叢書集成續編

一六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六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養園賸藁三卷……清 盛炳緯著 四明 一

浣花廬詩鈔四卷賦鈔二卷……清 唐受祺著 太崑先哲 四七

詩文別集——民

焚餘草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海 九五

容膝軒文集八卷詩草四卷……民 王榮商撰 四明 一〇三

詩文別集——日本

白石遺文二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二八五

白石遺文拾遺二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三三一

樂我室遺稿四卷……日 朝川鼎五鼎父撰 崇文 三七五

補遺：詩文別集——明

嶧桐集二十卷……明 劉 城撰 貴池先哲 四七三

附劉城先生年譜一卷……民 劉世珩編

養園賸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養園先生以庚午七月卒義寧陳散原既爲之傳稱道先生按試廣信呼名有應以楊宗簡者詢而識爲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慈湖墓於貴溪之羅塘引爲至快先生亦嘗以此語壽鏞云慈湖大儒也其將葬門人建昌傅正夫訪袁西山求銘西山曰不敢或使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其責差輕而可勉壽鏞何能望西山萬一顧自甲申與仲弟壽鎬始師事先生以迄易簀啓手足先後凡四十七年昌黎所謂移時則必有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者非邪先生少先君子十歲同居詞館序寸草廬贈言謂官京師寓廬咫尺朝夕過從無虛日生平風義在師友閒相見必商榷文字時或彼此互述世德紀寶也蓋先生爲晉洲觀察仲子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乙酉督學四川才三十一歲耳歲餘遭觀察喪去官辛卯復督學江西乙未任滿假歸時浙省猶未有學堂也先生開風氣先爲之物色教師爲之籌畫常費爲之建築講舍名稱屢易事實不更今南郊寧波中學是也先生撰陳氏翰香學校記曾及之當乙巳之秋

萍鄉黎公兆蕃爲吾郡太守汲汲興學有志改革張讓三丈與壽鏞倡廢書院之議毛价臣奔走最力至臥不貼席病而出淚一時陳屺懷陳慷夫馮汲蒙孫表卿最爲同調然科舉尚未停也和之者衆而墨守舊說者亦復不鮮先生周旋於新舊之閒苦心孤詣一日集會至涕泣以道嘗與壽鏞書謂吾郡晦塞已久值瓜熟蒂落之日猶不能放手辦事開此十里霧自當屬之顧大力大之人某何足比數此雖先生之自謙而一時融化之不易於斯見矣晚歲居遲讀翹然物表學養益粹每談

朝章國故娓娓動人遇國家有大變故必憂形於色鄉之大事更未嘗稍去於懷其尤盡力者在寧波和豐紗廠散原所謂利民生而便工商貲無不集事無不舉者此其一也嗚呼人生有涯少年一得志睥睨斯世舉無足動其心環而待我若士若農若工商漠然如秦越比惟身家子孫謀者皆是也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先生爲文不自收拾多散佚既沒壽鏞與喆嗣在琨同孫叔衡序祖燕方言宜裒輯其僅存者公諸世不幸同孫序祖相繼卒在琨叔衡燕方輯成示壽鏞因付剞劂

稾中如上諮議局書上浙江巡按使書述中校緣起記中校建築始末倉基陳氏翰香學校記皆犖犖大者昔錢公桂森稱之曰歐曾之亞今讀其稾益信先生慕仰慈湖者也慈湖以忘富貴利達勛西山先生於仲弟之亡輓之曰空消受十年仕宦最難忘兩家淵源今壽鏞學無所成獨後死耳幸得優游歲月埋首文字間於先生之學竊聞一二序其梗概固弟子之責也而吾郡學風之由肇得考而知之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受業張壽鏞序

前江西學政翰林院編修盛君家傳

義寧陳三立撰

鎭海盛君省傳諱炳緯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諱植型次子也兵備公淸節循政播聞中外維君繩前烈益發名於時天質挺異生十歲卽以善屬文應郡試號爲聖童兵備公官吏部從肄業國子監司業錢公桂森見其試列高等文稱曰歐曾之遺也歸補縣學生光緒己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君聲名籍甚顧不務徼逐競聲氣日求書海王村累十餘萬卷夙夜

披誦泊如也乙酉奉命督學四川君至察使署吏胥類與就試士巧貿射利學使者亦相沿納其例進曰陋規坐是弊藪牢結不可拔君立予禁斷風趨爲一變歲餘遭兵備公喪去官服除復督學江西甲午鄉試代巡撫爲監臨江西當宋明之際人文稱最盛今愈衰歇矣運會致然耶抑培才無其具耶君以南昌經訓書院依樸學課士績頗著於是按試所至就郡縣選高才生百數十人入與其學並繝所藏書三萬卷置其中講習漸摩所成才益眾君以母太夫人春秋高受代乞歸養壽浙

撫承詔舉賢才首以君應謝不赴及太夫人年登八十
四始卒君鄉居已十五年世變亦益極遂不復出朝廷
既採用新法趣立學海內嚮風君曰旣棄跡於國當陳
力於鄉首創設學攷儲才學堂後為中學堂新建舍宇
規制宏壯為浙中諸校冠又籌增縣鯤池書院廩給與
設備之費又設縣中學堂皆君辛苦奔走糾資累鉅萬
成之言教育者翕然歸心焉全浙學務公所立推君為
之長雖避不居其名而維繫贊助無不至以故披猖之
說闒陵一逞之習猶得君樹之鵠而隂救其弊他若通
航造軌振災恤患利民生而便工商者為君所號召資
無不集事無不舉悲澤之所被遠矣晚歲居偃憤超然
物表隱几寤歌以全其眞庚午七月卒享年七十有六
配王夫人生子在璣同孫叔衡繼配王夫人生子序祖
燕方墓在鄞西南鄉柴家山之麓
陳三立曰君以承明著作之才前後奉使持衡兩州於
造士得人可謂有勞矣退居猶汲汲務興學終始不貳
其精魂所淬厲何如哉聞諸鄉父老君之按試廣信也
坐堂皇按籍呼名有應以楊宗簡者君心動詢而識為

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先生墓於貴溪之羅塘大
喜過望引為平生所至快雅量高致為想見之焉

養園賸稾目錄

卷一　文

蛟川詩繫序
上諮議局書
趙母馮太恭人哀辭
上浙江巡按使書
老友慈谿王君煥文七十壽序
述中校緣起
記中校建築始末

題孫子授年丈畫冊
張氏寸草廬贈言序
嚴筱舫先生事蹟傳信錄序
勤稼別墅記
猶子薾孫五十贈言
上海四明醫院記
祭淸誥授建威將軍浙江提督軍門呂公道濟文
甬上靑石張氏家譜序

卷二　文

外舅王海帆先生德配外姑謝夫人七十壽言
甌海觀政錄序
黃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題鎭海向氏先世畫像
茗香館詩草序
謝節婦家傳
傅曉春先生家傳
何旭蕉先生家傳
題謝母王太夫人遺像

藤雪樓詩鈔序
奠伯兄醉六文
上虞經氏族譜序
炳桂經君家傳
童小橋先生遺稾序
周星北六十壽序
虞君澄齋墓表
奠從弟竹書文
題孫文懿公書客座私祝

題孫文懿公山水畫卷
題孫文懿公書楹聯
倉基陳氏翰香學校記
陳季生君家傳
卷三 詩
題施丈雪舲採芝圖小影二首
代伯兄醉六挽林雪帆親家四首
挽金翁鏡芙二首
壽江年嫂王夫人七十

壽趙姻嫂裘夫人七十二首
和張鎮峯五世稀古詠四首
張公權之尊人潤之先生暨德儷劉夫人六秩雙
壽
壽周个亭五十
題賀宋唐倚裴趺坐圖二首
節孝張母馮淑人七十壽詩四首
沈君燮臣為子納婦翌日為母楊太夫人稱觴祝
七秩壽賦此奉賀

壽陳少石同年
陳君琴舲八十壽
壽李寶裕七十
壽詹母鄭太夫人八十
題明遺獻辛克羽先生遺像
謝君蘅聰於梅墟故鄉刱設求精學校已居廿載
賦此以紀
挽費冕卿
洪潛菊先生暨德儷鄭夫人七秩詩

壽趙芝室五十
壽魏伯楨五十
壽馮保會八十
壽陳星白七十
張仲玉廳長出示先德蘿鄉先生小瀛洲圖囑題
率成二絕以應
挽洪復老
題盛蔚堂知事松亭餞別圖二首
林孟垂世講五十初度四首

挽俞雲蓀
題袁履登白首娛親圖二首
題徐仲麟課子圖、
壽蔣東初六十
袁燮元先生八秩弧慶暨德儷胡夫人六十雙壽
挽董淡生
挽陳子秀三首
挽謝母王太夫人二首
壽徐積夫七十

朱姻嫂汪太夫人七十帨旦
題黃涵之道尹先德春甫先生遺照二首
壽謝蘅牕五十四首
壽陳蓉館五十
洪君滄亭示余三茅十景詩紀賦此以志嚮往二
首
挽嚴漁三四首
挽張子淵親家四首
翰香學校新校舍落成兼祝陳稻笠先生百齡誕
辰紀念
壽周星北六十二首
賡瑶許先生暨德儷楊夫人百四十歲雙慶

蛟川詩繫序

鎮海盛炳緯省傳著

鄉先輩復莊姚先生詩古文詞刊行已久晚歲輯有蛟川詩繫一書凡三十有一卷蒐釆自隋唐迄清嘉道朝本邑詩家凡三百四十五人各選詩數首或數十首並人繫以傳敘述事蹟藉存梗概書成藏於家歲乙未余得自先生後人見原稾皆先生手書行草間雜篆古密行細字讎校非易儲之篋衍久矣老友范君柳堂見之

願任讎校乃延之至家兩閱寒暑始得竣事吾邑介居海濱自歐化內漸風雅之道亦稍稍陵夷矣後生小子目不睹先哲遺著烏知夫千百年來鄉先生文釆風流如斯之盛賴姚先生此編網羅散失闡發幽光俾鄉邦文獻之傳藉茲不墜不大幸歟炳緯馬齒加長抱此遺編懼遂放失使作者之精神與姚先生纂輯之苦心自我而湮沒則獲戾滋大適監造縣中學校落成尚有餘貲爰亟付手民排印期傳永久印成乃書其緣起如此

上諮議局書

竊論我國戶口繁庶何嘗無財自庚子北方拳亂鑄成鐵錯使我二十一行省安分良民歲輸五千萬償款流入外洋各布政司又鑄行不許完糧不准納稅之銅元巧取民財數達千萬於是百姓毋財爲之一空而市面恐慌之現象以成嗚呼誰生厲階忍以此爲言商人罪耶上海爲我國金融總匯首受影響九月初旬遂有源豐潤大匯號停閉一事查我國習慣辦法凡商號官私存款遇有失事先清官款再理民欠源豐潤事同一律故各布政司各關道追索款項不留餘地視爲當然顧

愚獨以爲此在閉關時代專制政體利源無外溢之嫌良懦無走險之慮猶可言耳今則預備立憲之詔旨彰彰在人耳目且新政繁興無一不借資民力若沿襲不變專以官權爲足恃於官款務必取盈而民欠可置之不論非獨向隅者吞聲飲泣情豈能甘且使百姓心目中知君民之地位懸絕官私之界域截然一旦國用告匱孰肯出其私財爲不關痛癢之官家盡茲義務據最近調查兩月以來滙上洋商如匯豐麥加利德華道勝荷蘭正金各銀行驟添存款四千萬元有某省人匯銀

元二十萬至爹加利該行拒而不納輾轉關說願歲息以活存計算始允兌收夫此四千萬元者皆我商號之所資以周轉洋行多一金之充積即內地少一金之流通顧吾商民竟忍而出此者誠念中國商號及戶部交通通商等官銀行皆官款所集官權所在儻有差池民受摧抑不逮外國銀行之平等相視耳夫當此民窮財盡之秋因司牧者但知有官不知有民至於為淵敺魚為叢敺雀而曾不少悔民心益離民氣益癥國計必日益窘國勢亦日益危此眞可痛哭流涕者矣夫不有民

何有國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人之所切戒故愚以為今日理財之道非發明君民一體之宗旨實行上下相維之政策殆不足以固人心而維國脈昔年頒布之破產律第四十條似未便因部臣爭執閣而不行應請貴局列入議案咨呈資政院從速核議凡商號虧欠官私各款應責令號主將財產和盤託出毋得隱匿俟彙集成數無分官私按成分派官不獨厚民不偏枯雖於公家稍似虧損然俾百姓曉然於憲政之利益君民一體得沾一二百數十年來曠蕩未有之恩施庶幾急公好義之心不擊而自動吾四百兆血氣之倫方將同心戮力以匡王室何必府庫之財乃其財乎萃已渙之人心儲不匱之財源肇無疆之國祚胥在於此即外國銀行之羈戹亦不期擧而自擧矣吾浙西有蠶桑之利東擅海產之饒為商務極重要之地若民氣久鬱公理未伸投貲必懷疑懼貨賄安望流通且東南民俗與洋人狎習日久顧而之他勢本甚便異日銖寸之遺皆非我有是豈朝廷之福故願早為之所而有以挽救之也芻見所及是否有當伏候詳擇施行

趙母馮太恭人哀辭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七日慈谿趙茂才家荃之生母馮太恭人終於郡城居第春秋五十有六家荃擗踊呼搶哀感行路炳縡既就喪次慰唁家荃乃泣而言曰家荃不肖不足繼述先人屢試省闈復不獲邀世俗之榮以娛堂上今吾母已矣獨念平生懿媺闕而弗彰恐從此無徵則不孝之罪滋大敢述一二以告吾子先生妣年始十五歸我先考府君逮事先王父通奉公先王母秦太夫人隨先妣沈太夫人侍奉庭闈絜治滫瀡

凡十餘年先王母性方嚴聚家惕息惟恐忤意先生妣先意承旨務得歡心以此先考甚倚之比先王父母先後棄養先考猝遘風疾起居造次需人調護沈太夫人年既高先生妣乃躬任其勞日昏達曉恆屏息侍側衣不解帶先考病少間命之稍休乃退而假寐有頃即趨侍如初如是者蓋四載先考疾既不起先生妣劬苦之下重以哀痛體因以羸先生妣於不孝兄弟撫之極慈而約束綦嚴遇嫡兄家蕪家法家芬尤敬禮有加常欲然意下若不自勝至變吾諸弟家藩家蓀家藝則恩斯

勤斯不啻已出先生妣自奉綦薄惟性喜施與往往損已益人親友以緩急告者必量力佽助馭下明而恕感恩者或終身不肯去故卒之日奴婢皆號哭失聲先生妣體素羸自早歲猝聞母喪遂得心疾是爲致病之始既遭先考大故歲乙酉不孝之同產兄遽爾逝世越五載伯兄家蕪復捐館舍骨肉之變重遝疊見先生妣哭之極慟自此神氣沮喪而疾深矣不孝冥頑無知罔恕歲月不克早施補救乃至疾愈進而不可治而今而後遂爲無父無母之人此人子之至痛不孝之罪大也蓋

家荃之言如此謹案太恭人氏馮江蘇無錫人歸道銜江蘇候補知府趙公樸齋爲側室有子二人長早卒次家荃附貢生援例捐郎中銜加一級請四品封典得封母爲太恭人女子三人長適余亡弟炳緒前卒次適定海厲玉夔次適慈谿盛士廉余之族人也余於趙氏既有姻誼邇年卜居郡城去家荃之宅蓋百步而近以是過從益數嘗歲時登堂問候起居於太恭人之居心行事頗知其梗概其沒也烏得無辭辭曰

緊賢母之來嬪兮幸處順而安常世乃視爲庸德兮羌

有美而弗彰思彷彿其懿淑兮愧語焉而莫能詳哀鮮民之在疚兮將終古其永傷

上浙江巡按使書

昨奉來函詢及刱辦和豐紗廠之經過情形並現在事實仰見巡按使注重實業之至意查和豐紗廠刱始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股本六十萬元紗錠一萬一千二百枚開辦數年損耗至三十六萬元勢甚危岌宣統元年延炳緯爲督董事共圖挽救並約今不需股分不擔金錢干係炳緯自願購股一萬元以示利害與共之

意核算原有紗錠逢極佳之時曾僅可獲八釐官息炳緯念此永無恢復之望爰建議添錠五千六百枚約需洋十二萬元其時本廠信用已失告貸無門由炳緯首先籌借三萬元復由諸董事合借九萬元始得集事宣統二年本廠發行借債證劵鮮有應者由炳緯首先認購一萬元以爲之倡甫及進行而辛亥光復軍起紗廠停工是年冬據經理顧釗報告每月須損耗八千元炳緯念前耗三十六萬元若停車一年又增十萬全廠休矣爰於民國元年二月建議照舊開工因運本全無由

炳緯向上海興業銀行陸續借款五萬兩由個人擔任干係至舊欠甬江各錢莊之款由炳緯擔保約期歸還俾紗廠得安心營業是年仗經理人之實心實力獲利四十萬元炳緯念危險幸已脫免爲永久獲利之計莫如再添紗錠爰建議再行借債十五萬元按月提存餘利五千元期以三年還清由炳緯首先籌借五萬數千元復由諸董事合借十萬元因得陸續添紗錠六千數百枚計二年三年獲利之數歲各二三十萬元於是和豐廠基固矣挪辦之初原有紗錠一萬一千二百枚現有紗錠二萬三千二百枚視昔已加倍有餘每紗一件核算做工及廠繳向需二十四五元現可減至十四元首次添錠之借款十二萬元現已還清二次添錠之借款十五萬元已每月提存預備於明年春季一律還清前次股東會決議每股單一百元者可換給新股單一百五十元循是以往但使經理得人可無失利之患至挪辦和豐紗廠係顧釗周墉戴勳鄭賢滋范翊鈐錢坤裕屠友益諸人炳緯未預其列近三年中計共獲利百萬皆仗經理顧釗副理魏振勳坐辦張同彝諸人苦心

規畫炳緯無尺寸之勞未敢掠美既承垂問不敢不據實上陳至查詢履歷炳緯本籍鎮海現籍鄞縣浙東一小民耳謹此上聞惟希鑒督

老友慈谿王君煥文七十壽序

往歲余自京師歸應省試假館於鄞城西趙氏時趙氏家門鼎盛姻丈樸齋封翁以名德重望爲上海錢業董事商界推爲巨擘聰明才傑之士奔走門下趾相錯也哲嗣蓮伯諸昆季方散財結客賢士大夫爭相納交春秋佳日帬屐聯翩有座客常滿樽酒不空之概顧其家

事無鉅細必以屬之煥文王君君亦視趙事如己事左右勗勤不遺餘力抑若爲應盡之義務也者余心竊異之一日從容叩君所以君語余曰吾生長田間一農家子耳自趙太公遇我厚識之於童年而愛猶骨肉今耿耿此心無一日忘也吾周旋趙氏諸郎閒有善則勸有過則規情意有隔閡者吾爲曲折以融洽之使各各稱意而後快而諸郎亦待我猶親昆弟相見以心久而益敬夫士爲知己者用其又奚辭既而莞然曰子知我託業之所在乎趙氏營業所及南盡蘇松北達燕齊翳才

多矣使占一優勝之位置當不吾卻而吾顧執業於城東帽肆冉冉三十餘年投薄貲而營微利焉無他求也余聞而益重之余與君相知既稔交乃日益親他日余家有事爲余力所不能任者輒浼君爲之經紀君亦夙夜勤劬一如其爲趙時其愛我亦與待趙氏諸郎無以異用是益歎君之肫誠懇摯根於性生所謂爲人謀而必忠者非歟君性行至孝自來甬上越數日必歸省母夫人安否孺慕之誠鄉里稱頌儉於自奉一絲一粟不敢妄費視人世紛華綺麗之習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其處事以精密爲宗旨以勤幹爲作用取與之際尤一介不苟以是信用昭著慈人某君有質肆在姜村會計出入皆依賴焉辛亥光復事起閭貨權捐之人主任迺屬君綜理其事鄞邑城區有濬河之役衆議推君爲經董周歷相視必躬必親費省而事以集輿論稱之早歲就傅旋即舍去嘗以過時不學爲憾顧性耽文墨披覽圖書輒知綱要文史奧義或猝未易曉者必咨訪通人反復研究至瞭然而後已尙論古人往往有獨到之識見爲老師宿儒所不及知者閒作書牘詞達理舉斐然

成章蓋天資高朗復能虛懷受益故所成就如此吁亦難能已今歲甲寅二月二十又四日爲君七十生日趙君芝室來告屬余爲文以侑觴爵君長余十年夙所兄事麥邱之祝璧萊之賡雖筆墨荒落猶能爲之無容多讓顧余與芝室知君至深諛頌之辭度爲君所不喜無已其述余兩家平昔之交誼與夫歷年所傾倒於君者道舊故以爲笑樂以博君之一粲儻亦君所首肯者乎是爲序

述中校緣起

清光緒二十三年鉛山程公稍村知寧波府事與郡人嚴君小舫湯君仰高陳君季臺謀設中西學堂因湖西崇教廢寺爲校舍大率依據上海廣方言館章程注重泰西語言文字冀陶成英俊子弟以開風氣已由道府公詳稟浙江巡撫及南洋大臣立案開辦矣繼乃商之吾友包君蒲園江君芋英袁君曜臣張君讓三及炳緯僉謂與學固善第事屬刱舉宗旨宜端否則流弊滋大且非得學優品端者主持校事安能招致才俊以張吾軍耶欲收成效則始基宜愼程公及嚴湯陳諸君深韙

其議謂嗣後校事聽諸君子規畫可耳乃議聘慈谿楊君遜齋爲學堂總教習楊君學有根柢通知時事師範尤端朋輩重之楊君至謂非改訂章程不能從事張君讓三迺與炳緯合草儲才學堂章程即名斯校爲儲才學堂楊君既主校事添聘侯官陳君緯如教授譯學江陰吳君成之教授算術其他經史詞章輿地等科皆楊君一身肩之風聲既樹高材生接踵麕至若王君蓺卿王君菉軒洪君樵舲林君孟垂朱君維周朱君賓堂劉君榮甫夏君仲彝王君稚林李君贊侯葉君叔眉何君

吟蓀陳君契琴等先後凡百數十人稱極盛焉嗣楊君應京師譯學館之聘去校繼主校事者爲關君萊青江君北溟復值國家明詔興學設專部定課程由是科學稍稍完備生徒益于于來矣三十三年寧紹台道萍鄉喻公庶三謂儲才校舍迫狹不足以容多士乃撥南郊道廠基地數十畝建築新校屬炳緯董其事凡十閱月而工竣於三十四年二月遷居計費銀圓六萬有奇其詳具余所爲中校建築始末記即今之浙江第四中學校是矣方程公刱設是校固無常年經費每歲以私函

勸郡屬官僚捐助者十之四由城內外商店捐助者十之六歲得銀圓凡五六千未幾程公捐館款不時至而學校有舉莫廢十數年來當道輒屬炳緯奔走徵集不足則撥辨志文會原有之款爲中學存款歲收子金以資補助逮新校既啓存款皆供建築之用炳緯迺浼顧君元琛商之江北馬路工程局之主其事者歲撥銀圓二千七百數十以爲抵補逮宣統三年中學改爲省立支領省費舊日官商輸款及工程撥款或中止或借供他校云夫作事難於慮始程公篳路藍縷前無古人草

創章程固非易事其時擔簦負笈而來者類多知名之士棄其所優爲而攻其非所素習科舉未廢或父兄迫之就試輒於校餘私自溫習舉業冀得一當往往篝鐙徹夜而不少休然試亦往往冠其曹偶蓋其用力視今學生加勤焉庚子拳亂邪說四播郡邑號薦紳者合謀欲燬校舍以圖消滅斯校之存不絕如縷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校章悉循部定經費一歸省撥諸生得壯心壹志研精科學從容講習馴致大成以視疇昔難易昭然矣雖然莫爲之後雖盛勿傳人亦有言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竊願與於斯校者思其艱毋忽其易也

記中校建築始末

吾寧波之有學校權輿於湖西儲才學堂即後之府中學是也方始創時因浮屠氏舊剎爲諸生絃誦之地齋舍無多且不適教科之用豈昔之人智慮有未周歟大輅椎輪之製土階茅茨之風文明漸啓制作聿新損之益之是在來者光緒三十年萍鄉喻公庶三來知府事越三年擢寧紹台道在官率作興事尤以興學爲亟見中校狹隘議擴而新之從郡人請撥官產南郊道廠地

若干畝俾供建築道廠者清時官設造船之區久廢不用鞠爲茂草背河面江地勢清曠無城市湫隘囂塵之氣闢爲學校洵稱得地議既定喻公乃屬童君玉庭范君清笙暨炳緯任籌款及建築之事嗣童君以年老范君以事煩乃一以委之炳緯中學自撥受辦志文會儲款有銀圓一萬九千慮不敷建築之用爰從衆議斥賣湖西舊校及寮院及同安公所凡三處其得銀圓四萬一千二百其由炳緯募集者有陳青州銀圓一千培養堂銀圓五百喻公復撥縣吏某報效之款銀圓二千以

益之惟是道廠以造船故有坎塹九深及尋丈塡築平砌工繁而費重築不堅實房舍傾圮可以立待故施工益宜愼炳緯於工程素未諳習懼弗克勝范君清笙言其友石君純曉富有經驗可備顧問石君由工業起家輸萬金勷設鄉校踐履篤實有士君子之行炳緯爰舉鳩工飭材諸務一一與之商榷石君條理精密所論動中窾要其全校之布置若者宜堂若者宜室堂幾楹室幾所皆依孫君莘墅之草圖爲之任匠目某使分途貢集工料仍責其成於一人則陳君屺懷之所舉也石君

委其戚李君桂馥駐工所監視而已總其大綱事賴以治計築屋大小一百數十間講堂教室學生自修室寢室會食堂雨天操場會客室僕役住室庖湢坑廁皆具一切位置方向結構規模有葉君德之所繪圖在茲不贅焉經始於三十三年二月凡十閱月而工竣其費銀圓陸萬有奇計用之塡地者爲數二千餘造屋者爲數五萬四千餘置備校具軍樂圖書儀器及開校雜用者爲數四千餘其他監工之報酬輿馬酒食犒賞諸費皆炳緯捐備不列入焉道廠基地係公據工科吏某報告

計三十畝而弱開工伊始曾親臨指示址界東及廠門而止今手工教室所在處有古柏數株右行向東數武即當日廠門基址施工及半炳緯於門外覓得隙地八畝有零詢之築備知有界石沒土久矣胥吏利其租値隱匿不報因清出之今所築操場會客諸室後此續造之教員室皆其地也工旣竣越一年馬君幼漁主校事議添築教員室一區屬炳緯撥款銀圓二千餘時江陰夏公閏枝知府事復撥官款銀圓一千以補助之於是校舍益臻完備炳緯嘗念斯校之成有舉莫廢而積旣廣歲須修葺其款不可不豫落成以後卽購浙路股券銀圓二千五百爲歲修費私冀得當或更有以裨益藉權子母庶幾他日無風雨漂搖之歎自改領省款前此修費股券及贍款銀圓六百餘皆移屬他校矣主持斯校者當有以善其後也

題孫子授年丈畫冊

年丈子授孫先生咸豐乙卯與先君子同舉於鄉辛酉壬戌浙有粵寇之難奉太公避地甬上厥後郡城之復年丈與有勞焉未幾洊歷清華供奉南齋侍學毓慶宮

時先君子同官京曹因是往還益數憶歲癸未先君子將赴外任炳緯以庶常散館留京師一日年丈過寓廬欲招炳緯與長公慕韓同學冀收切琢之益並言退直餘閒當舉詞林故事一一相告意極勤懇炳緯自維庸陋未敢承命然前輩獎進之至意固永矢勿諼者也次公仲嶼監督來榷浙海關稅官斯土者三年矣過從之暇出示年丈山水畫冊係庚申初入翰林時作距今甲子剛一周矣展玩數四始知年丈於臨池外兼工繪事能者固不可窺測耶炳緯未諳六法奚敢仰贊高深惟

幼年隨宦京邸幸接前菌其文章道德犖犖大者輒聞先君子稱述不置泰斗欽遲固非一日今瞻是冊後生小子猶彷彿摳衣撰杖侍立於長者几席側也

張氏寸草廬贈言序

寸草廬贈言者給諫肖莽張先生追念母節孝李太夫人之苦節仿汪氏雙節堂贈言之刻裒集海內名流投贈之作都爲一編者也余於先生爲館後輩平生風義在師友閒曩官京師所居距先生寓廬咫尺朝夕過從殆無虛日相見必商榷文字時或彼此互述世德輒聞

先生感念母太夫人之苦節與夫期望之殷訓誨之切言次涕泗交頤至不能竟其辭余竦息敬聽竊念有是母乃生是子蓋見先生至性至情數十年如一日其孝思有足令人感動者先生由館閣入諫垣遇有論奏務持大體不摭拾細故某歲閩東朝有易置大寶之意變懼至於廢寢忘食忠精直亮雖古名臣何以加茲先生嘗自顏其室曰蘋歐廬一日余私謂先生曰歐公蓄道德能文章居諫院有直聲公所景慕固已他日儻爲先德撰表墓之文如所云不辱其先其來有自者殆將襲用此數語乎先生雖謙不敢承然窺其意未始不以余爲知言也先生之編贈言以文字表章賢母用意與歐公將毋同柰未及刊行遽捐館舍今哲嗣詠霓善繼善述重加編次付之剞劂以竟先志語有之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而後此書傳矣太夫人之節乃益顯詠霓以余稔知其家世乃屬爲之序余維詠霓爲此彰王母之苦節慰若考之孝思一舉而二善備焉天啓張氏俾孝子慈孫萃集一門儻亦太夫人之靈爽有以庇蔭其後嗣而昌大其家聲乎豈偶然哉自世教衰微綱常墮壞

忠孝廉潔之事不復問矣是編之成豈獨張氏世世子孫讀之生感於世道人心關係亦至鉅也覽是編者當不河漢斯言

嚴筱舫先生事蹟傳信錄序

贈閣學筱舫殷丈先君子之執友也幼年從宦京邸聞先君子一再稱道丈以鉅人長德兼精藝事一日辱臨寓齋見余兄弟方習字輒教以臨池學書之法口講指畫娓娓忘倦比長稍習世事往來津滬見丈整理鹽筴恢擴商務凡所規畫高掌遠蹠具有包舉蘊括之概私

衷曼仰一如昌黎所云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
傑魁人也自歸道山匆匆二十年矣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世無老成人後生小子益踽踽而無與歸安放安仰
之悲豈獨余一人已哉哲嗣子均觀察與余交尤暱緬
懷志事常以不克繼述是懼其族兄漁三受丈知最深
事丈年最久翩翩書記於丈一生事實暇輒紀錄乃撣
其有文字可據者輯爲一編曰事蹟傳信錄冀永流傳
備他日史官之蒐采書既成子均屬余爲之序語有之
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烏虖丈傳矣子均繼述之孝思儻
亦藉以少慰也夫

勤稼別墅記

姻丈時勳樊先生治別墅既竟顏曰勤稼數典不忘祖
先生有焉蓋嘗論之吾甬濱海建郡闢爲商場生斯土
者皆注意商業自順康間海禁未弛已冒險交通百餘
年來益奔走馳逐自二十一行省至東南洋羣島凡商
賈所萃皆有甬人之車轍馬迹焉所以然者國家休養
生息二百餘載戶口益繁甬地又斥鹵無沃壤廣土以
大興樹藝故種植之事講求者尠矣雖然自甲午馬關
庚子北京與外人訂約商人利源朘削殆盡上海爲我
國商務樞紐越歲庚戌敗象乃益大見其尤失敗者則
甬人也甬人其尚沈迷於此而不知返耶然則吾立國
之道與民人所恃以生活者如何曰農而已先生固老
於商業而吾鄉人所尊爲巨擘者顧乃深識遠慮規畫
於數年以前既佐張修撰季直於通海大營懇牧復諄
諄然以勤稼詔告其後人烏虖此其故可思已余鄉人
也於別墅蓋數數至見夫廣可十數畝先營家廟次及
便蒙學舍別墅數楹以外花畦蔬圃蔥鬱可觀復於隔
巷建築女學位置井然先生老矣猶神明不衰他日者
息焉游焉攜幼子童孫且耕且讀吾鄉人之仰望先生
者得日候門下進而叩其所以然之故然後知先生今
日之所爲豈尋常營菟裘爲娛老計者所可同日語哉

猶子蘭孫五十贈言

吾家自雍正年高祖玉父始遷鎮海居邑之東城四傳
至世父蓉川公生二子長伯兄子常先生次仲弟竹書
子常先生生二子長即蘭孫次葆孫蘭孫於吾昆弟諸
子中最長亦最賢吾心愛之固數十年如一日也嘗謂

一家之興必祖若宗克勤克儉累行積德然後寖昌寖熾俾子孫萃食其報非偶然也顧爲子孫者亦必率循規矩學樸毋華寧厚毋薄寧拙毋巧無縱欲敗度以隕其家聲乃能緜緜延延閱世久遠而相承於不敝世父天姿卓犖懷抱壯志雖置身商界期望子弟翼讀書成名綦切子常先生仰承世父之訓年數歲即從先考觀察公受書顧質性魯鈍制舉之業非所擅長年逾三十始言其矜秉性純樸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受人誣誘躬任勞怨曾不少恤家故貧也尤敦崇操行非義不取料

量米鹽心力並瘁其刻苦有常人所難堪者用是鬱鬱遂捐館舍蘭孫之生也適當家運屯邅之際幼從伯兄讀書其質之魯與乃父相似而沈潛好學抑且過之歷年困頓名場曾不獲少吐抑鬱之氣亦與乃父同科名雖小事儻有命焉存其間耶蘭孫既不得志於有司余乃勸之變計圖自樹立時樊公時勳旅滬有聲闤闠由余薦充記室蘭孫佐樊公十數年凡事諮而後行奉職惟謹樊公憫其勞苦思有以振拔之嘗欲遣往遠方藉資沾潤輒謹謝不敏樊公故後吾友謝君蘅牕深加器重始令其經濟汽船出納之事有石炭鑛在江右者欲舉以相屬俾奔走其事蘭孫以非所素習辭蓋其小心抑畏恬淡寡欲量而後行量而後入無虛憍夸伏之習求之今日豈易得耶余生六十又六年矣追維先人艱難締造忠厚留貽獲有今日常以不克負荷是懼閒舉高曾祖父之嘉言懿行與夫固窮守約之事詔示兒子輩俾知遵守慮其年少未必能聽聽也今蘭孫年亦五十矣幼隨伯兄備嘗艱苦耳聞目見情事較爲切近感懷舊德永矢勿諼與余當有同心他日者訓勉諸弟

及其諸子誦先人之清芬揚世德之駿烈緊維蘭孫是賴如樹木然根柢固者枝葉必茂庶幾身其康強子孫逢吉有以緜盛氏之家聲於勿替乎

上海四明醫院記

自國家與歐美列邦立約互市寧波上海皆占五口之一郵程往還夕發而朝至於是吾甬人奔走衣食僑居上海者日增月盛無慮百餘萬人亦云夥矣人生居處之道散布郊野呼吸空氣則心曠而神怡山居多壽不信然歟滬瀆數十里地耳聚全國人熙來攘往於其閒

汽船汽車交錯道途一有不慎危及生命地價奇昂苛征層出坐臥僅咫尺之地狀若拘囚俗尚奢蕩上下縱於亡等之欲興居無節不辨昏曉石炭之氣日夜薰蒸吸入肺腑而不自覺凡此皆足以致疾夫陽愆陰伏殄癘興而疾病作雖聖帝明王之治世人和年豐亦不能保其絕無矧丁擾攘之世習淫靡之俗萃數百萬眾雜遝枕藉於一隅乎然則補救之方烏可緩哉四明公所之設刱始於開埠以前而擴大於開埠以後邦人士旅滬者篤念桑梓用意良摯凡所以為養生送死計者已

無不周矣光緒癸卯復刱設病院越歲辛酉乃議拓建醫院至壬戌秋落成合眾人之力費十萬金之財得數十賢人君子率作興事為之鳩工庀材而規模始擴美矣備矣雖然成事固若斯之難也余鄉人也幸此舉之有成望來者賡續為之永永勿替故樂為之記若夫地址所在室宇規制及設備一切具詳葛君恩元所為文茲不複述焉

祭清誥授建威將軍浙江提督軍門呂公道生文

嗚呼邦國殄瘁人之云亡公歸不復我心永傷緬維我公清代之良幼負奇氣膂力方剛遭時多難鼙鼓其鏜赤眉銅馬胥虐胥戕投袂而起厠身戎行誰其知我李公鴻章奇公材武曰百夫防從勦捻寇戮力疆埸直東皖豫旌旆相望援鄂援陝啟處不遑接統盛軍萬騎騰驤留駐馬廠建議墾荒造閘引水軍有宿糧新農營勇東竄猖狂單騎曉諭方駕汾陽歲在辛卯教匪披猖出關會勦師駐建昌時未六旬殺伐用張斷頭道主攜手蒙王軍有紀律民歌樂康香花牛酒承筐是將帝錫勇號曰勇曰強甲午一役謀夫不臧喪師辱國士氣凋喪

摩天峻嶺人怯我當設伏待敵敵走且僵敵且謀我洋兵華裝公燭其偽報以斧斯潛遣勁旅繞襲四旁殲彼統將三造富岡國有人焉咄爾東洋庚子拳亂沸羹蜩螗翠華播越西去蒼黃聯軍大集失我城隍津沽重鎮人心皇皇賴公搘拄艱險備嘗兩宮回蹕入都對揚溫旨慰勉天語煌煌福壽虎字玉蹀裝潢賞穿黃褂增輝甲裔帝眷南服移督浙疆駐節句甬欣瞻末光正己率屬勞來直匡大風雪夜周歷城廂短衣匹馬戴星冒霜曰余敢逸習勞其常綠營裁汰餬口無方為籌生計巡

警學堂講明法律細目大綱弁兵予弟曰汝是從今日
警吏昔年門牆沐公誥就遺澤孔長見幾而作善刀而
藏攬勝鍾阜買宅新鄘聊資息景翼遂徜徉國步忽改
世變滄桑蟲沙猿鶴狐狸豺狼謂公大官宜有積倉敎
忠清室宜予懲創他人入室于襄于囊公乃出走藉避
鋒鋩滬濱棲止旅況凄涼咫尺甬水宦遊之鄉部民敦
請來此何妨辛亥革命武大僨僨賴公舊部爲我保障
憶公治甬愷悌慈祥口碑載道士農工商宦成歸里民
不能忘去而益詠存以甘棠公今來止萬首皆昂願贍

顏色山海梯航七秩攬揆屬至奉觴臺萊頌美滿紙琳
琅庶幾耄耋長生未央胡天不弔病入膏肓鵩悲賈誼
蜨化蒙莊浮雲變幻天意蒼茫老成凋謝萬衆倀倀廖
櫰曩昔泣涕傍徨靈輀將發送歸北邙何以奠之桂酒
椒漿尚饗

甬上靑石張氏家譜序

嘗謂史記年表桓譚謂旁行邪上並效周譜知譜之由
來舊矣古但曰某氏譜其曰家譜據隋書經籍志唐書
藝文志所載始有之其題目居爲標目者始見於隋志
之京兆韋氏譜唐志之東萊呂氏家譜今張氏纂家譜
題曰甬上靑石張氏殆援京兆韋東萊呂之例歟張氏
系出宋宰相文節公知白至四世顧自平江遷慶元居
鄞之十七甲是爲遷鄞始祖至二十二世泮明汀州府
學敎授乞假養母歸居靑石橋聚徒講學學者稱味芹
先生其稱靑石張氏由此始自味芹先生以下至二十
七世士塤士培從姚江黃棃洲先生入證人社稱高第
弟子士塤著有黃過草堂詩集士培著有雪汀詩鈔二
十八世錫琨著有菉猗閣詩集錫璜著有半舫齋詩鈔

錫璁著有杞上居集昆季皆從慈谿鄭寒村先生遊全
謝山先生稱爲黃門再傳弟子羣從兄弟曰鐸曰錫玠
曰錫璣亦皆能詩二十九世寧承助謝山採續耆舊集
之詩學齡與婦范氏俱以詩名三十世炳精研經學師
事謝山與蔣樗庵盧月船董小鈍范沖一諸先生爲友
稱甦韭山房五大弟子其後吾友美翊讓三亦以博學
能文用光先緒爲當世所推重一門文學累世相仍可
不謂極盛矣乎士塤士培之父遐勳孝友見稱族黨此
又庸德庸行不恃文字以傳世者矣甬上舊家向推豐

樓史袁乃張氏文采風流代生賢哲獨與之相頡頏其為吾閭里光可勝言哉張氏先未有譜也至三十二世世安思繼二十八世錫璁三十世雲亭之志手輯譜稾未成齎志以歿以遺稾授姪溪蘅溪蘅歿復授姪讓三今讓三復歸道山乃授同宗延章俾竟其事蓋荏苒四十餘年矣延章雖廁身商業而性耽風雅與文人遊因延慈谿魏君拜雲為之校理並就質於同宗亦湘娶伯叔馴諸昆季始得編輯成書竟累世未成之志吁可云難已至其體例悉仍讓三手定不稍更改蓋其慎也旣成屬余敘其緣起如此

養園賸稾卷一

養園賸稾卷二

鎮海盛炳緯省傳著

外舅王海帆先生德配外姑謝夫人七十壽言

王氏系出宋太傅文正公元至正間南岐公官定海縣尹有惠政道阻不得歸蜀遂家焉其大宗世居鎮海之五里牌亦分支居邑城鼓樓前鎮海自清康熙間始析為縣故定海境也十七傳至外王舅琴生公以碩德清望名播華彝由商而仕合肥李文忠公深倚重之於是家聲稍稍大矣配外王姑徐太夫人生外舅海帆先生

配外姑謝夫人十月十三日為謝夫人七十設帨之辰海內知名士與海帆先生有縞帶之誼者多為文以壽炳緯甥也烏可無辭謝夫人作嬪王氏正當琴生公貴顯之時婉容愉色備極孝養上奉庭闈與海帆先生倡隨五十年旁無姬侍齊眉舉案白首相莊處己以儉接人以和教子女不嚴而肅待三御禮意周浹惟恐失之下逮臧獲遇之皆有恩紀生子四人長松年次岳年皆早卒次柏年次鳳年女子四人適袁適武適盛適朱孫五人祖慶祖樾祖望祖德祖成曾孫四人肇元肇基肇

祥肇礽柏年鳳年夙習外洋語言文字研求討然之術
高掌遠蹠皆有聲闤闠間祖夔自歐洲遊學回國方練
習商務圖自樹立祖樾祖望祖德祖成諸昆季皆嶄然
頭角瑤環瑜珥蘭茁其芽所居有崇臺廣廈隙地數弓
雜蒔花木春秋佳日流覽園亭開豁懷抱子婦追隨孫
曾翊衛含飴撫弄喜可知也一庭之聚順晚福之駢臻
他人占其一節輒動色慶幸謝夫人殆以一身兼之其
宜壽也豈煩覼縷抑炳緯竊有說者深山窮谷有大木
焉參天蔽日蔭可數畝要在厚護其本根然後發榮滋

長閱千百年而不改柯易葉炳緯處甥館久見海帆先
生秉正嫉邪好是正直非義所在一介不取曰此先大
夫之教也燕居侍坐輒聞稱道琴生公之嘉言懿行與
其遺聞軼事言之不勝餘慕謝夫人檢校內政自酒漿
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動循成法曰先太夫人
詔我矣若者宜豐若者宜儉敬誌之不敢忘炳緯乃恍
然於厚福厖祺之集持之有故而致此有由如樹木然
此物此志也今海陸大通世事變遷日新月異昔之人
不自暇逸先知艱難之至言直常談耳柏年鳳年昆季

方馳思廣博出其聰明材力與海內外賢豪角逐恢廓
家業日起有功勉之哉聰聽祖考之彝訓保此敦樸純
懿之氣象傳之來禩永永無極所以光昭祖德昌大家
聲者道在是矣即藉以博二老之歡心洗腆致酒爲堂
上慶者計亦無逾於此若夫祓飾盛美效麥邱之祝辭
則大雅閎達之彥篇章具在炳緯蕪陋謝不敏已謹序

甌海觀政錄序

公牘文字之亶有專書者藍鹿洲負幹濟之才汪龍莊
嫻法律之學政治家皆推服無異辭顧余所尤深慕者

若陳文恭公樸實說理滿腔慈祥愷悌流露於楮墨間
若曾文正公實事求是開誠心布公道雖驕兵悍將受
其訓誡無不帖服二公學問事業度越等倫凡所發攄
一根道德固不當於文字間求之即論文字亦庶幾易
所謂修辭立誠者歟涵之黃先生由甌海道尹調任會
稽官斯土者三年矣道尹一職今之從政者視爲閒曹
或俛仰偃息頹然自放先生既下車率作興事輒以興
利除弊爲志誥誡僚屬剴切詳明無日不操不律從事
一如官甌海時嘗自言吾治官書久矣獨自恨文筆不

足動人夫以言感人其感已淺雖然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先生乃自視歉然如此烏虖其所志可知矣先生在官於暇日編甌海觀政錄八卷印既成屬余一言序其端余受而讀之不禁竊有感也自國是紛紜官方頹壞安得起文恭文正於九原設誠致行爲百僚矜式庶幾蕩滌邪穢吏治民生或有補救之一日先生既不以碌碌者自居他日出其蘊蓄見諸設施頁吏風猷名臣勳業必有進而益上者是編固不足以盡之荒落如余且將敬芾棠茇舍之詩操筆而從其後已

黃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己未立冬金華道尹上海黃公涵之由甌海調任會稽莅官甫上其治甌政道人和百廢具舉比去都人士臥轍攀轅固留而不使行徒以太夫人年高邇甬水程夕發而朝至板輿迎養視甌尤近因是獲莅斯土既下車察知官商隔閡下情之未能上達也迺捐棄文法事事相見以心民乃大慰其爲治之旨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日治函牘訓戒僚屬指陳地方利病纖悉周至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下僚有漠視民瘼者輒嚴繩之不少貸嘗見屬邑糧食不繼則設局廣行平糶見寒燠不時疫癘將作則設臨時治疫醫院預爲防杜見嬰堂頹廢則邀集紳商力籌整治今年秋鄰邑及台州轄境蛟水爲災閭報輒寢食俱廢念非一人之力所能振也迺汲汲勸募如身在洪波巨浸中呼將伯以援手凡所設施皆大捐廉俸爲之倡不足則斥家財以補助之炳緯言接既頻徐叩所以曰此吾母朱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爲封翁春甫先生德配幼年肄業上海女校自歸封翁曲盡婦道處娣姒無閒言封翁精研方術弱冠

即爲仁濟醫館主任太夫人操持家政教督子女俾封翁專心館事無內顧憂封翁性好善居積所入悉以施濟創設牛痘局於邑城首開風氣給孤貧口糧助災區振款歲以爲常復出資設義塾於育嬰堂獨力創辦三育兩等小學校費至鉅萬太夫人皆節衣縮食以佐之封翁事煩日不暇給太夫人遇戚好貧乏輒解囊無吝色以輔封翁之所不逮封翁於醫術既富有經驗嘗白處方合藥以施病者太夫人至今踵行之求者門常如市歲糜巨款曾不少惜封翁之沒也所營商業被人侵

蝕涵之道尹方宦鄂省馳歸清理太夫人誨之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人皆感愧卒亦無恙今年五月爲太夫人八十生日值軍書旁午京邑俶擾未遑稱慶逮時局稍寧又以屬境水災命節宴飲之費爲振卹之助堅卻稱觴之請涵之道尹求所以慰親心者迺承命惟謹昔萍鄉騐公兆蕃以觀察使奉母夫人宦甬值親年八十郡之賢士大夫皆躋堂稱祝越十年而涵之道尹莅此二公皆賢者政績皆有可紀而母夫人年皆八十後先輝映於戲盛已顧萍鄉莅官在專制之代率作興事可

恃官權以爲振動涵之道尹則惟恃慈祥愷悌與郡人以誠意相感發然後集事其難易似少判焉用是益歎太夫人善心爲矜播爲家訓俾令子循是以著爲政績其所佑啓固甚大也嘗觀公父文伯之母勗子以勤勉儁不疑之母教子以寬平伊古名臣循吏多賚母教涵之道尹何修而得此耶然句甬數十萬家賴有賢尹俾吾民身被其澤亦何莫非太夫人之所賜耶太夫人年老矣猶神明不衰強健如少壯時子婦奉匜孫曾繞膝一室融融聞者動色稱羨余獨謂此意中事夫人身一天地也雨暘應時太和翔洽則陰陽疹癘之氣自無自而興其宜壽也固然其無足怪抑更有說者好生者天地之德世界雖極渾濁換天心之仁愛殆必不貳不息頻聞太夫人樂善好施數十年如一日料量歲入稍有餘資即儲備以充善舉天不欲一日絕斯人之生則斷不靳太夫人一日之壽庶幾林生衆羣之徒歲歲有所託命感召之理固應如是而修德獲報之說不與焉繼自今大耋期頤繼長增高炳緯雖不文且嘗晉無疆無期之頌操筆而從其後已敢質之涵之道尹儻亦以爲

知言乎

題鎮海向氏先世畫像

吾邑舊家恆言金向鄭王向氏世有令德家聲至今弗替裔孫吾友鳳樓文章行誼爲鄉黨推重自廢科舉佐理滬上商會書牘聲譽益起顧以回里鮮暇感念桮棬輒深餘慕因倩工畫先世眞容成冊尊藏篋笥便歲時展拜仁人孝子之用心固應如是吾家自雍正年由鄞遷鎮居邑之東城歷高曾祖父凡四世與向氏先德有縞紵之雅自紅羊告劫先人舊廬鞠爲茂草炳緯徙居

鄞城猶因故址葺爲宗祠春秋享祀時一至焉每覽候
濤登梓蔭穆然想見鄉先生之流風餘韻輒低徊不能
去詩不云乎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今睹是冊道貌衣冠
依然如昨後生小子彷彿侍立鄉先生几席側也

茗香館詩草序

吾友祝君幼珊歷司吾鄉榷局多所上增國課下恤商
艱道可兩全課輒報最余傾慕久矣一日出示其先德
茗香先生詩稾幼珊之言曰先王父當道光咸豐之際
遊幕淮泗間雖戎馬倉皇而不廢吟詠今遺文零落僅

得詩數十首擬付手民印行藉存手澤子盍爲我序之
余受而讀之當先生客游濠上正中原鼎沸之秋轉徙
兵間備嘗艱險集中如四月十一日紀事濠上泛舟遣
退四城諸作一似杜少陵生天寶亂離之年憂時感事
下筆輒露蒼莽悲涼之氣湘鄉曾太傅有云劫後文章
每多苦語不信然歟正陽關一篇亦石壕吏潼關吏之
遺響也七律體勢排奡左宜右有皖江中丞一律尤不
愧詩史之目哭弟晴帆詩聲情絕似昌黎十二郎文是
直以韓文爲杜詩矣餘作亦深情逸韻妙造自然雖篇
什無多吉光片羽不彌足貴哉幼珊當簿書填委之餘
掇拾叢殘俾先人遺著得以歷久常存孝子慈孫之用
心令人肅然起敬亦以見先生苦心孤詣精靈所聚雖
歷劫而不容湮沒也

謝節婦家傳

節婦姓陳氏餘姚縣人父曰開先年二十一歸同邑謝
君厚甫謝氏以商起家舅楞徵府君客滬尤著聲望姑
徐太夫人居家皆屏絕浮靡力持儉約節婦辨色輒起
事必豫治夜分始息不敢告勞酒漿縫紉以一身任之

最得堂上歡歸二年生子榮渙厚甫君年二十商於滬
體羸患咯血節婦調護維謹一日自市肆歸遽踣於路
疾益亟遂不起節婦慟甚矢以身殉舅姑以撫孤大義
責之得不死未幾北方拳亂風鶴之警遠達海上節婦
挈榮渙避外家時萬眾競趨輪船兼值酷暑疫癘薰蒸
比至而節婦病榮渙且大病昏瞀不省人事節婦乃大
戚曰未亡人偷息人世爲此襁褓物耳脫不保何生爲
旬有天幸榮渙病旋愈然節婦病自此深矣榮渙稍長
讀書澄衷學校校距寓舍稍遠節婦蚤起爲治朝餐日

未眹已倚閭而望入夜躬自督課一鐙熒然刀尺聲與誦讀聲相閒也暇輒舉楞徵府君幼年堅苦力學之事以相感動勉以繩武來潁旋肄業聖約翰大學學業精進馴致成材蓋得自母教為多節婦無女撫夫弟女為女女忘其母而母節婦節婦亦忘其非已出也夫弟某少時患喉痧家人懼傳染多遠之獨節婦躬左右之病以獲瘳其他拯人於危義無退避多類此節婦處已儉而待人寬疾惡綦嚴聞善則譽不容口水旱偏災捐貲振貸無少吝親故以匱乏告必應其求里黨有樸愿而

無職業者必命子薦引之道路橋梁時有修治每冬購米數十斛以給貧者將卒詔來潁曰吾年踰曰艾即死無所憾惟是世路險巇立身非易汝其毋騖高遠毋貪非義毋忘彝訓毋墜家聲此吾志也吾平生餘蓄可歲取息金為恤嫠用不足則益之吾固嫠婦也備知苦況汝其謹誌之勿忘卒於乙丑年某月某日春秋五十有幾

衛史氏曰婦職奉舅姑相夫教子而已不幸而喪所天教子之責集於一身用是益兢兢也顧克家不數覯而奮迹多在孤兒豈惟教之之善抑天之所以報節母歟然則為之子者宜如何感發興起歟

傅曉春先生家傳

先生諱昌順字曉春姓傅氏先世本閩人有諱光祿者商於浙之鎮海遂著籍焉考以和公處境困約潛德弗耀子五人公其季也以和公捐館數月妣劉太恭人始生公公生已不及事父事劉太恭人至孝感念劬勞奉養維謹劉太恭人目微眚調護備至髫年輟學業賈始執事於布肆已而改入木肆時汽船未盛行於中夏木

肆皆自置海船南至閩嶠北達遼海販賤鬻貴藉通材貨船設一人總其事責重事繁非篤誠兼有幹略者勿克任主者重公才一以相委公亦黽勉從事歲時駕船出海歷驚濤駭浪不為苦誠信既孚諸以木材為業者咸相與附先後二十餘年為其肆致贏無算性好交遊所至必訪其地賢豪長者而友之俸給所入半供酬酢皆出私財不支公費自奉儉約所御縕袍或更十餘年不易而急公好義惟恐或後戚友有匱乏者恆不俟告而周濟之鄉里公舉春秋社祭及修治道塗橋梁靡不

稱量佽助俾底於成而於報本追遠尤慨然引為己任某歲有族產水田若干畝為奸人賁緣一二不肖子弟私鬻於里豪某宗人畏勢知其事而勿敢問公自海上歸里廉得其實咈然曰是高曾之遺禮祀所需為子孫者乃坐視他人篡奪吾傅氏尚為有人耶乃慷慨具牘訴之邑宰一再集鞫宗人之怯者怠者皆畏避公獨侃侃陳辭邑宰為之動容得盡反所鬻之產凡訟事所費皆一身任之鄉里因事有爭議不決者就公評衡曲直得一言無不立解性尤切直嫉惡綦嚴少年子弟言動

有踰越軌範者輒面折之不少假論者謂公隱於市廛而以一身繫鄉黨教化之重並世士大夫或不逮也生於道光二十七年年十七出嗣為叔父以慶公後卒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春秋五十有二配李氏繼配陳氏子二宗德宗耀孫四人瑞鑫瑞森瑞銓瑞鈴以子宗耀貴贈朝議大夫

贊曰曩讀湘鄉曾太傅大界墓表述乃祖星岡府君嘉言懿行綦詳撮其要略如敬宗收族扶正抑邪分財以周窮乏解紛以息爭訟犖犖諸大端考其行事多與傅先生生平相類特曾氏居山鄉習於農事則講求樹藝傅氏居海濱俗尚懋遷則習於舟楫所產之地域不同故設施亦異耳每見英豪崛起卓自樹立聲施爛然世之人皆震而驚之而追溯數十百年前其祖若父雖名不出里巷然已往往有大過人者芝草醴泉根源故在特未發見世莫知之耳烏虖天下事豈有無本者哉

何旭蕉先生家傳

公諱涵譜諱開昕字旭蕉世為象山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諱某字硯秋者以公官封奉政大夫公之父也

天資敦敏自幼讀書輒明倫理大義事父硯秋封公母鄭太孺人以孝聞鄭太孺人患肺疾公讀書餘暇輒趨侍左右調護備至事兄及女兄曲盡愛敬早歲入邑庠為諸生以象邑介居海澨見聞較隘迺游學杭垣得廣交知名士業日益進數奇屢困鄉闈光緒丙子始舉副榜貢成均時封公春秋已高公眷念晨昏遂作歸計歸後與兄西槎襄治家政封公顧而樂之於心大慰越數年新宅落成遵父命析產公獨有推讓之美兄子六人賴公飲食教誨皆視同己出或嫌分授之屋不廣公割

已所得者以益之或苦築室乏基址公輒畀以地或患
瘵症困牀褥者累月公挈歸調治服食藥餌皆躬為檢
點病以起更與其子娶婦俾有家室封公幼失怙恃欲
申報本追遠之義擬建宗祠而未果公矢志興築屢饋
不忘光緒丁酉費白金萬餘始得竣工以成先志村有
神廟無恆產春秋報賽按戶輸貲人苦其煩公為籌集
基金兼置產業俾歲收息金由是祀典無闕並於廟之
旁屋設學校以課村童所居鄉多築隄障海為田畝每
逢夏旱有鹹水浸灌之患嚮嚴潭者為山流匯集之處

封公嘗欲築堰蓄水公與其兄出貲壘石築堰然後淡
港村數萬畝田皆得收穫象邑地接台州寧海時有匪
患公練鄉團衛之鄰村恃以無恐一夕某村有數十匪
徒持火器肆劫求救於公立率團丁往捕匪始竄去邑
之張嶴有奸民糾合台匪樹旂倡亂汛官教士皆被擄
城內外居民聞警逃避邑宰他出綠營弁兵皆束手勢
張甚公集壯丁扼守要隘杜匪越出為患然後馳稟大
府並函商寧海管帶營官定期進勦得一鼓掃蕩方事
之殷方略皆公所密授比邑宰回任而事已平矣公淡

於仕進援桐廬縣學教諭數月即解組歸後以輸餉授
內閣中書亦未赴京供職居鄉不分貧富惟善人是與
待年老者尤有加禮幼穉無依者輒收撫之及長為之
婚娶待臧獲亦有恩紀為人排難解紛扶弱抑強不避
嫌怨處人骨肉間尤能動之以情所居村有事必奔告
於公聽其裁判由是數十年鮮有赴公庭訟曲直者性
喜施與人有緩急告者無不佽助遇戚友尤厚生平敦
崇實踐不事鋪張年屆六十七十以稱觴請者皆力卻
之曰不朽有三所謂壽者在彼余無能為役也其謙遜

如此年七十九因匪擾避地僑居甬北遂卒時癸酉某
月某日也配某氏先公卒繼娶某氏子一明柔秉賦聰
穎年少好學識者卜善人之有後也

贊曰士大夫居鄉有應盡之責任焉遇邑有大利害若
痛癢之不關身伈伈俔俔甘伍庸俗世安用是士大夫
為夫天下大矣亦一鄉一邑之所積也使各行省各邑
得如公者一二人參錯其間利焉有不興害焉有不弭
則國亦烏有不治余於十數年前始一識公相與傾吐
懷抱縱論時事竊歎吾鄉人薄道德而負才能者如公

可一二數也入此歲來世變益亟公挈其家避居甬北比余聞信往視而憔悴憂傷疾已不可爲已邦國殄瘁人之云亡余誦斯言豈第哭其私哉

題謝母王太夫人遺像

噫嘻是吾友謝君蘅牕之母夫人嫺姆訓於早歲指淸門而來嬪舉案方其賢淑挽車遜此艱辛歐母畫荻以示教陶母截髮以留賓養成令器才邁等倫理廾入之職業展少伯之經綸母也娛養堂之綵舞撫飴室之麟振樂縞綦輒屏五采安澹泊不御八珍自甘抑損徧惠

周親善心爲務博愛謂仁施衣則歡騰挾纊發粟則數溢指囷蓋歎十年中出水火而登衽席者非涸鮒之枯瘠卽嗷鴻之災民晚耽禪悅了悟夙因旣皈依乎我佛將朝拜夫上眞忽焉怛化長此歸神皋魚之銜悲何極中壘之列傳方新母儀在望萬禩千春

藤雪樓詩鈔序

吾友漢陽趙大令種青年逾六十矣手編其所爲詩見示屬爲之序余知種青最深烏能無辭種青廉吏也始佐徐蓉齋大令治鄞提倡風雅識拔多知名士滁州呂道生軍門治浙延入幕府倚以治事尤見賞於萍鄉喻庶三方伯方伯嘗語余曰下僚中有是人乎吾當振拔之未幾萍鄉以憂去官於是種青亦落拓少知已矣二十年來歷司榷局多所他人得一則囊金輒充種青處膏腴而不潤依然一窶人子也性耽吟詠積詩盈篋有所作間就余商榷一二余維種青之詩直抒胸臆不假雕鎪不事模仿氣足以舉其詞筆足以達其所見雖信手揮寫其精到語亦往往他人窮年研鍊所不能有余嘗謂凡事皆關天賦意其性情所近得於天者獨優耶

種青兼工繪事每作一紙輒題詩其端言淺意深涉筆成趣使青藤板橋不得專美於前並世畫家未之有也自來滬瀆微祿不足以資養贍兼鬻畫以佐饘粥與海內名家頡頏畫境日進詩學亦輒隨以俱進觀其老而好學孜孜不倦他日更編新著必有進而益上者是編殆不足以盡之也

奠伯兄醉六文

嗚呼吾兄曷爲云亡世事顛倒天道渺茫降割吾家乃以兄當自兄年少性行溫良讀書京邸誦聲琅琅曲臺

禮記春秋公羊程朱語錄韓歐文章日誦手寫日昃不遑中制故事耳熟能詳聽者忘倦盈耳洋洋馳聲日下太學翔翔公卿延譽學富縹緗歲在癸未吾父啓行天子有命備兵荆襄兄從之任險艱備嘗侍奉父疾寢不安牀痛遭大故慟哭呼搶弟方使蜀聞訃倉皇扶櫬旋里承歡北堂文場小試名冠膠庠棣鬭履蹟末遂騰驤曾不少感曰此無妨秉性長厚言表行坊不逆不億可欺以方事無鉅細不自主張曰弟來此汝謀孔臧有事服勞習以爲常變憐吾子期登廟廊千慮一得片善徵

長譽不絕口逢人必揚素性淡泊素體康彊謂兄必壽耄耋難量兄亦謂余願弟健康白頭攜手韡韡棣棠此言在耳吾豈敢忘兄年四十始賦弄璋抱孫願切曾不獲償嫂氏徂謝吾姪繼殤悼亡潘岳喪明卜商一身兼此摧心腐腸天乎酷虐加此痛創公路稱帝羣小猖狂同避滬濱匿跡韜光風波少定曰歸故鄉往省女弟獲遂徜徉飛電相召舉室驚惶猶冀小疾未入膏肓足還心急大海歸航疾馳到門始知無望闔時三載乃遘三喪與兄相處六十星霜殁未訣別我心永傷煢煢弱息賴此娳婦受兄付託中夜彷徨後死有責不遑誰匡衣冠之藏丙舍之旁爲兄相地曾筮歸臧行當鳩工黽勉相將靈輀將發送君北邙維以告哀奠此椒漿靈其鑒之嗚呼尚饗

上虞經氏族譜序

吾友經君錫疇世居上虞經家灣念傳久遠譜牒未具懼其久而湮也乃獨力纂修宗譜既成屬余爲之序按其家世宋宣教郎諱某河北范陽人隨高宗南渡始著籍上虞纍葳昭同爰辜君鴻銘爲言浙之幅隕視各

行省爲狹而聰明奇偉之士多出其閒蓋自南宋建臨安爲都會汴京衣冠文物隨駕莅止中原神明之胄聲華於斯土宜非他省所能幾余始以辜君爲誤辭對浙人則云然耳二三十年來詢訪詩禮舊家先世多自汴梁南徙其後乃代有聞人始歎辜君之言固信而有徵者已今經氏自其始祖至錫疇凡十九世遙遙華胄遺澤孔長豈待言哉錫疇家故貧也奮迹孤童起家商業比歲生計稍裕輒亟亟爲此又其處境備受激刺羣從兄弟動輒朘削無可告語顧錫疇一以大度置之蓋卒

日格循昔賢敬宗收族之大道纂修宗譜特一事耳世變日亟異說繁興不惜舉我國數千年相傳之家族主義而掃蕩盡之錫疇商人也乃持之不惑此非所謂豪傑者耶經氏族人其有志錫疇之志者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非獨錫疇之心慰儻亦經氏十數世地下之英靈實式憑之也夫

炳桂經君家傳

君諱炳桂經氏世居上虞縣經家灣曾祖諱開元祖諱有旺父諱玉華經氏在宋為河北范陽人自宣教郎時

粲從高宗南渡始卜居上虞至君凡十八世皆潛德未曜君年十二三丁紅羊之厄家業蕩盡有弟三人長者遭匪掠去父玉華因亂得疾漸至殘廢母胡太孺人設肆鬻小物藉得餬口君執役雖極勞勩不敢懈年逾弱冠隨戚某至上海上海方與外人立約互市始開商埠君乃學習泰西語言文字未數月輒能操英語與外人酬酢外人招之俾經紀其所設商店旋加倚任擢重權焉年二十四娶室吳孺人生男子二錫光錫疇女子子三自君以忠信篤敬見重外人始稍得布置家事既為

仲弟娶季弟聘俾各有家室又為仲弟及從弟某謀安身之所設肆二俾一鬻果蔬一販穀米其他族戚以空乏告者撫不量力佽助年四十有一家業駸駸起矣錫光忽病亡堪輿家言因祖塋後地被族人發掘私埋骸骨致傷地脈象大凶占之果然君慟子情深遂苦心痛旋成痼疾未二年遂捐館舍卒於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三葬上虞毛竹篷溪頭妣胡太孺人墓右配吳孺人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六葬毛竹篷溪頭溪之東首

贊曰余交公子錫疇見其慷慨磊落不輕然諾有古俠烈士風意其得天獨厚或家教然歟及為君作傳詳考事實乃恍然於錫疇厚其本根擯斥重貴而撫少吝惜者其來有自語曰莫為之前雖美勿彰諒哉

童小橋先生遺稿序

余友嚴君子均搜集令舅氏童小橋先生遺著付手民印行郵書示余屬為之序小橋先生襟懷豪邁稱人廣坐議論風生其磊落英多之概迄今猶能想像及之書法俊逸直窺顛米堂與扁牓大字尤瀟灑出塵雙鉤特

餘事耳不知其兼嫻吟詠也今觀所作直抒胸臆不依傍他人門戶自成一家詩如其人詩亦如其人矣所編詩話於網羅散失之中兼寓表章先哲之意其用力可不謂勤乎自科舉盛行風雅之道亦稍稍衰矣予均爲此非獨鄭重遺文篤於桑梓之誼亦以見扶輪大雅爲藝林添一韻事也

周星北六十壽序

吾友周君星北年六十矣八月三十日其生日也始余奔走南北里居之日蓋尠與星北未相習也近二十年

來遇鄉人自天津歸者輒稱星北見義勇爲爲人排難解紛肝膽相照或事關重大他人當之趑趄不前尤非君莫能肩任其經營商業亦信用昭著候時轉物動握勝算因是家業日起吾鄉聰明才智之士多發跡商務其始所處至約及其盛也長驅遠馭一日千里雖古陶猗不爲富甚亦地勢使然意星北名滿海內外其人必魁偉奇特高寒遠矚具有牢籠一世之概及相握手則見其謙抑自牧退若不勝與人交和光同塵油油然與之偕使人各當其意以去每自津歸存問族戚禮意周至道舊故爲笑樂或彫詩不倦始歎君性情之敦篤學養之深邃固非恆情所可測也君家世商業尊甫源史先生長才碩德爲鄉黨推重余年弱冠由京師歸應郡縣試遇事諮而後行比再入都銜命使蜀奉諱還鄉爲先君子治大事欲再奉教而先生歸道山久矣及交星北猶想見先生之謙光和氣動人傾慕知星北淵源家教其來固有自也自三代以降民分爲四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俗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大率如是淵鄉曾公嘗論古今世家獨有所謂詩

書之澤稼穡之澤者自余言之四民既並立於天壤商歟工歟其傳世久遠何獨無遺澤者存竊觀其詒謀之道何如耳自海陸大通互市局啓商於國家關係尤鉅羣吾國之英豪極力與外人搏猶恐不勝況以下駟當之乎此烏可輕視也故今日之商國家重之衆人重之爲商者益宜自重重之道如何毋矜智術而見利忘義毋執己見而一成不變毋席豐厚而身委體怵術乎正大之軌擴其遠到之識去詐去僞公溥爲懷以復我敦厖之舊俗庶幾民康物阜國勢乃蒸蒸日上商之職志

當在是已雖然此未可爲常人道也星北宅心既厚有才而不自恃重公誼而淡私利肴容大雅與道大適蓋可以爲商人標準者其在斯人乎故敢以此說進之所願星北持以定力老而彌篤壽一身兼及一世余鄉人也尤願星北藏德善長使海濱鄙邑人才勃興風俗醇美駸駸乎上媲鄒魯餘澤之所留豈獨一家已哉星北儻以我爲知言而欣然進一觴乎

虞君澄齋墓表

吾鄉固多嶔奇磊落之士龍山尤扶輿磅礴鬱積之氣

之所奠基代產英豪虞氏一門尤號多材往往不階尺土不一二十年事業鼎盛名滿海內外君其一也君名成渭字澄齋浙江鎮海人世居邑之靈緒鄉龍山頭至國初始徙居邑城康熙朝有諱二球者官提學君之遠祖也考守仁妣周氏君生三歲丁紅羊之厄隨父母奔避不幸離散賴女兄提攜伏處鄉僻因而獲全家故貧也至是益困十歲就傅頗勤學暇輒拾薪捕魚藉佐饔飧年十六因貧輟學叔父某挈至滬北某肆寄居廡下肆主某一見器重俾入儕夥友之列執事必恪雖極勞悴撫慰答俸給所入悉以奉親不自私也年二十丁父憂二十五方娶婦孫氏君既練習商務適舊肆易主重振其業君乃出貲合作生平志願至是稍發展矣年四十四復遭母喪君夙具幹才且信用昭著外人聞名皆欽仰之英商某雅重君才乃延爲經理君亦爲謀必忠事無不舉未幾即自樹一幟高飛遠舉不依傍他人門戶矣持躬勤樸不嗜聲色旁無姬侍獨於義舉佽助不少吝光緒某歲鄉里大饑輒捐數千金以活之邑城火藥局災震及祖居君乃重新建築俾族人皆得安集

龍山舊有宗祠規模庳狹復出重金以擴大之迺各行省水旱偏災及橋梁道路之不治者孤寡之無依者教育之絀於常費者皆慷慨解囊不可勝紀生於咸豐七年二月十四日卒於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春秋五十有一子和巖娶樂氏和康娶史氏和庸娶葉氏女子子一適同里孫氏夫造物之生材亦不易矣什佰庸眾中忽覩一英特超異之姿非鍾毓之獨厚何由得此然使有其才矣而無其遇數奇不偶動與時違雖懷才蘊奇亦終老田閒已耳如君者有其才矣且遇矣使天

假之年凡所展布必更有大且遠者爲國爲桑梓爲邦家光豈待問哉而靳之以壽年僅五十此余所以重爲君惜也

奠從弟竹書文

憶弟始生王父健康少余五歲嬉戲一堂伯父卽世孤苦因傷余奉父命學不可荒挈之京邸攻苦螢窗學成歸試名列膠庠視田歲惡謀食不遑惟胡惟鄭作幕蘇常延弟佐治匡勉匡襄才猷練習乃著聞望漢皐會館四明同鄉弟爲之主和協衆商商既翕服名益遠揚金

融操縱厥惟銀行自滬興業迴翔交通之設隸屬中央孰主於是昔張今梁弟爲之長相得益彰領袖公會冠冕商場全國聯合百爲依屬弟固多材性尤慈祥爲民請命屈膝豪强相平呼籲叟挽猖狂皈依佛祖一辦心香虔奉訓誨勉爲善良非墜迷信求免災殃沈疴忽染上膏下肓三月牀褥痛苦備嘗羣醫束手諸兒倉黄余視弟疾形神彫喪略知心事欲慰撫方圖報知已奮顛難償公私交迫誠恐誠惶遽先朝露遽籃歸藏嗚呼吾弟有存有亡人生寄耳駒隙過光名自在雖死何妨獨悲余老髮蒼視茫欲歸不得出門倀倀而今而後益復淒涼弟苟有知悄其能忘靈輀將發傷心摧腸何以奠之桂酒椒漿尙饗

題孫文懿公書客座私祝

古今兼三不朽者明有王文成淸有曾文正曾文正之家訓家書王文成之客座私祝皆教子弟之言可見功蓋天下名滿天下特時來則爲之所私心願望者賢子弟耳夫世有賢父兄乃有賢子弟惟子弟轉瞬卽爲父兄是在爲子弟者以受之父兄者遺以詔其子弟然後

賢父兄賢子弟乃遞嬗而不窮年伯孫文懿公嘗手書文成客座私祝以詒其長君蓀韓蓀韓率循惟謹入此歲來年六十有二矣因重付裝池書示子孫冀垂永久蓀韓其知此意矣喬木世臣之裔過庭詩禮之傳門承通德代有達人詩於孫氏見之還爲孫氏期之

題孫文懿公山水畫卷

因陋草堂圖同治乙丑年伯孫文懿公爲其友顧湘衡太守作文懿畫不苟作故流傳絕少長公蓀韓懷轉得之屬爲題記猶憶往歲次公仲璵監督浙海關榷政駐

節而上一日出示山水畫冊余一見即指爲戴文節眞跡細審款識始知爲文懿手繪當時頗訝二公所畫何以如出一手今詢之慕韓乃知文懿少時學畫嘗師事文節淵源所在固不獨生同時居同里已也文節名重畫不易得文懿尤視文節爲罕手澤所存宜賢昆季倍加珍惜也

題孫文懿公書楹聯

曩見鄞友某得鄉先輩宋樗寮張先生即之殘字集爲聯語懸諸座右輒歎鄉後學愛護昔賢遺墨如是其謹也年伯孫文懿公嘗手書楹聯以詒其長君慕韓遭亂僅存其一慕韓乃施以裁翦裝潢成卷其珍重手澤之意宜其視尋常爲有加尤以見賢子恪遵彝訓但得一言輒永矢勿諼有如是也

倉基陳氏翰香學校記

吾鄉濱海僻郡俗尙懋遷同治光緒閒由商業起家衆論翕然尊爲泰山北斗者厥惟稍笙陳先生先生見義勇爲於地方善舉率作興事動底於成邦人士實利賴之顧尤留意於教育謂人生非讀書無以養成才識何

所資以供世用因所居近傍日湖乃捐設日湖義學因先世醒齋公墓在小溪定山橋乃設定山義學凡爲孤寒子弟就學之計靡有不周時科舉未廢乃於甬城設鄞縣試館爲鄉試士子息肩之所於家設紹科祀積儲常款爲子孫應試之需念先世自莊靖公以降三十餘傳世有聞人高曾祖三世皆身列膠庠詩書之澤累葉相承擬構書室若干楹顏曰翰香冀俾後世子孫顧名思義誦先人之清芬永永勿替會病革事未果行伯子芹君乃假日湖義學傍舍先行延師授課以副遺命子芹君下世叔子子泉君復相地於閭門之左構屋四楹實行先生之志子泉君之經營翰香也實命猶子簪館助其規畫簪館以國家既廢科舉改設學校凡先人所留貽關於科舉款項分應移作校費自主校事知學校經費大於私塾倍蓰又歲增無數學童費益不貲簪館既勉力擔任之又以西齋迫狹乃割牆外己產以裨益之又念九世祖克毅公遺有天朝師相飛蓋園古址鞠爲茂草乃商之宗老酌量取裁撥爲校用歲在甲子校舍不幸遭燬簪館乃建議曰翰香學校之基本金

余已別有籌措可持永久今新築校舍於教科欲求適當計非拓地不爲功飛甍固基址皆所未及購置者年來已盡屬余願捨以相助計鳩工庀材共費白金二萬餘圓於是翰香學校之規模乃燦焉大備迴憶子芹君之經始締造也距乃父之歿蓋二十有七年更閱二十有五年譽館乃落成新校增其式廓距乃祖之歿已五十餘年矣兩世拳拳遺訓未敢失墜語有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陳氏祖宗之宏願發起於前子孫之孝思纘承於後是皆不可以無記者也抑

余竊有感焉余自光緒乙未由京師假歸頗注意學務時浙江行省向未有學堂也吾郡中學之剏設余爲之物色教師爲之籌畫常費爲之建築講舍名稱屢易事實不更今南郊第四中學校是也方剏辦之初老師宿儒交相詬病余絕不置辯自時事變遷余亦馬齒加長厭倦世事於鄉里學務置而不問久矣譽館亦舊時科舉中人也迺能上繩祖武下啓後人再接再厲氣不少衰雖揮斥多金亦所不吝以視余知難而退其勇怯爲何如耶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譽館當之無愧色矣用是益欽陳氏世澤綿延代產英豪爲閭里光固不可企及也

陳季生君家傳

君諱家鑑字季生陳姓鄞人系出宋文介公禾大父諱安墉考諱庭椿君幼而聰異留心典籍未幾屏去儒書習計然術天性肫篤事親俗循孝道少時偶有過母氏欲撻之雖戰栗不敢避或詰之曰避則母益怒甚且以鬱憤傷母體是重得罪於吾母也故不敢比長有四方之志欲練習世事增長識見光緒某歲豫章某司馬官

浙中禮聘爲幕賓深資贊畫逾年丁父憂歸以病未嘗藥歿未視含生平引爲至戚服闋偕某刺史興辦湖南電線內地風氣未開功輒不就君雖歎喟無如何也時前所佐某司馬已擢安徽巡道飛書招君往比至而巡道遽遭彈劾落職君於是亦浩然歸矣歸後頗留意航業擬由鄂之鸚鵡洲行駛汽船直達巴陵事甫集而爲人牽率致敗折閱甚巨時慈谿嚴筱舫閣學旅滬最負時望以外商經理火險招攬寖廣吾國人無籌議及之者歲溢金錢不可數計思有以抵制之乃剏設保火險

中半由西一嶼勅歸百萬紅石十計以委之其被信
任如此者以性慷慨戒久門空步不周之撫少咨允篤
於本根既爲大父母營葬命叔父母尚在淺土亟治兆
域爲之合窆曰如是心始安也暇輒濡毫吮墨爲怡養
心神之助書法繩古人規矩少時練素以請者踵相接
也晚年耽心內典常趺坐蒲團藉資靜攝卒於乙卯年
某月某日春秋七十配何夫人先君數年卒子五人學
源學淺學海學溥學源女子子一適李孫三人思堯思
舜思聰

鄮史氏曰吾鄉濱海建郡俗尚懋遷故經商者居多數
夫四民皆不可以不學豈商也而獨異乃耳濡目染爲
商者皆會計贏縮無可以爲學者亦拘墟之見歟陳
君起家商業旁通藝事淵雅有士君子之行儼所謂儒
中俠俠者耶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嚴閣學固兼長
翰墨者其見賞也宜哉

養閒賸稾卷二

養閒賸稾卷三

鎮海盛炳緯省傳著

題施丈蜉舫採芝圖小影二首 癸巳江西試院作

江皋迴嚮御征衣一賦歸來悟昨非海上仙人原不死
漢陰老父久忘機初陽亭館花枝媚清露園林草甲肥
聞道黃公遺躅在黃公鄞人居邑之黃古林商山高致古今稀

披圖忽感宦遊人鴻爪東西託跡頻十載登朝猶小草
三年從事此勞薪寂寥朋舊音書闊夢寐家山笑語親
何日相從林下去長鑱三尺倚閒身

代伯兄醉六挽林雪帆親家四首

西風一夕訃音傳歎息斯人正壯年友到知心偏易死
醫雖國手詎回天豫凶我怪綢繆早慎疾君愁賦畀偏君素體弱頗諳醫理自謂四十後當死衣衾之屬皆其夙具也纔送方回安鑱步
歸來重復哭通仙余於八月二十七日送方谐大妹壻安葬逮次日歸家而君歿矣

藋蒼桑蓋蔭青春衡宇相望此卜鄰豈但交遊聯伯仲
還應嫁娶擬朱陳君以女許字吾猶子吾弟擬以女許字君子八年相見無
虛日每事爰諏不厭頻此後蕭齋好風月流連觴詠更
何人

162冊75號

九流旁洋百家通才人類策用不窮論究傷寒張仲景
法詳安命尹師中竹頭木屑經營細射覆揮棋賭賽工
尤喜堪輿能辨惑瀧岡吉兆賴葬崇公
匪就秋風入庭過名心到死未銷磨論文不背清眞旨
登第難輕甲乙科珍重槐黃來歲約（孔釗余明年同伴赴省而今已矣）
淒涼難露數聲歌風毛幸有佳兒在勉誦清芬望實多

挽金翁鏡英二首（允升同年之封翁）

河汾學派兩家宗曾共先人負笈從（公與先大夫同受業於外王父王公琴史）
痛奔鐙椿今共木歲寒枯到後彫松

鄭虔祖就廣文官聊慰高堂意亦歡祿養竟難酬夙願
悤悤捧檄太無端（允升同年選教諭因公歿竟不及赴任）

壽江年嫂王夫人七十

十歲試有司邂逅遇江子遂爲同年生往還由茲始頗
聞中饋賢系出琅琊氏鹿車屏鉛華漉醱承盤匜酒漿
調八齋縫紉疲十指夫壻入中咲跌宕通文史一試捷
春官學優乃登仕秋曹凜北府花縣燦成綺詎以翟茀
榮易斯荆布美廉吏不可爲達人貴知止仲卿念牛衣
靖節歸栗里苦茶久已甘式穀庶幾似丸熊課佳兒文
譽鵲起庭階蔚蘭芽含節概凌霜樹萱草歲歲採紉蘐
贈八座登堂祝千春有酒兮且旨

壽趙姻嫂裘夫人七十二首

記同夫壻逐名場文讌流連歲月長假館芝蘭叨入室
談心風雨共連牀盤飧屢拜儔妻惠眉案嘗聞德曜莊
回首前塵增悵觸故人墓木已成行
彤管芬芳衆口傳母儀鍾郝兩無愆布裙樸素習家範
蠶績辛勤勖後賢不解飯依資佛力只憑慈惠養天年
城西舊是經行地翱履登堂讓我先

和張鎮峯五世稀古詠四首

廿年不見歸靈光風送瑤鬆到草堂（鎮因修理鄮峯捐書院諸生膏貲）
（與君周旋最久）潘岳陸機家世舊由來遯德重文章
一門稼穡詩書澤（鄞鄉太傅論古今世家分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君家殆兼之）五福
康寧壽富鍾莫道古來稀七十高曾先導子孫從
後起英才蔚箭金東瀛歸後職農林（令子杏晴現官農部僉事）誦芬
世有傳人在食舊無忘佑啓心
吾家龜壽慶蟬聯猶憾靈椿溘露先（高祖王父曾王父壽皆八十王父壽七十二惟先觀察壽五十九）
一椽枌榆舊里社獨教觴酒聚羣仙

張公槐之尊人澗芝先生暨德配劉夫人六秩雙

詩

林下優游叟鑠翁高風恆話古今同活人方術稱倉耆
傳世文章軾轍工詩譜笙陔春盎盎歡騰舶至樂融融
齊眉合共增眉壽仙樂璆璈曲未終

壽周个亭五十

陳華浦水流瀰瀰中有周君信佳士世德淵源崇積累
恂恂持躬敦踐履分財贈人無彼此仁聚義舉徧鄉里
杜陵廣廈拓基址負笈莘莘來學子置譯通賓時倒屣

投轄陳遵差可擬信手揮毫常滿紙餘事丹青傲畫史
人生富貴自今始老氏知足復知止采菽中原式穀似
梧竹蘭芽紛蔚起天假之年介繁祉彼何人哉園與綺

題賀粲庵假裝趺坐圖二首

淵源儒釋兩家通塑坐將毋面壁同收拾此心腔子裏
六根都淨六塵空
風雲慘淡戰爭延我佛慈悲見亦憐安得大裘同白傅
曾大穩坐一蒲團

節孝張母馮淑人七十壽四首 張筱雲道尹之嫂

姑射仙人冰雪姿來歸名族協坤儀斑衣請習姑嘗性
珍重雞鳴問寢時
彩鸞舞罷鏡生塵秋雨孤鐙暗苦辛祇為高堂強言笑
此心誰識未亡人
升堂致敬伏波賢感念鴒原奉事虔臺築懷清光綽楔
旌褒降自九重天
古稀年屆未龍鍾鞠膝登堂式女宗天為大家彰晚節
貞心留作後彫松

沈君燮臣為子納婦翌日為母楊太夫人稱觴祝

七秩壽賦此奉賀

仙樂璆璈次第陳發星躔與壽星鄰門閭清遠吳興地
風物喧妍上巳辰弓冶後賢傳業舊蘋湯少婦入廚新
子生孫復孫生子笑舉瓊卮不厭頻

壽陳少石同年

長安紛似奕偷有子遺民治績留惇史功名付後人湖
山供湯沐書畫助精神天許劉樊侶優游歲月新

陳君琴舲八十壽

纔斟蒲酒過端陽又捧香山介壽觴自昔太邱尊碩德

即今悟徹仰靈光夢回桑海煙雲幻老去林泉歲月長
天與清閒增晚福期頤大耋正難量

壽李寶裕七十

極目晴霄秋氣清壽星移向析津明庭階蘭玉青葱色
里社枌榆繾綣情人到醉鄉無老境天資晚福有餘生
鬬闔璧月光猶昨邀入君家舉兕觥

壽詹母鄭太夫人八十

國家榷算躬舟車精密曾無毫髮差詹尹在官慎乃事
輿情悦懌無怨嗟側聞仰承慈母訓解除苛嬈毋斤斤

行役常憐予季勞望雲卻思親舍近條風入律春光新
介眉有酒尊罍陳養堂嬉戲萊子老餡室迴翔八龍荀
歡聲雷動達甬水齊祝歲鞶介緐祉臨民久欽崔母賢
作頌載賡魯侯壽

題明遺獻辛克羽先生遺像

世事變滄桑士大夫墮氣節奄奄非一朝誤人由學說乾
嘉盛考據蟲魚箋瑣屑菲薄性理家講學遂中絕末流
益加厲綱常竟破裂緬懷明季世薦紳樹風烈緹騎紛
南來報君惟碧血郲鄒衎已陳魯陽戈未撤追維提倡
功東林高概揭端文有高第辛公入中傑寒香遺書在
洽若嚼冰雪辭徵表素心淵明腰肯折冊社久已墟斯
文今不滅支孫擁皋比講舍仍故轍循流溯源廢食
毋因噎名教洵大防禮法豈虛設爲語爾諸生仰止鄉
先哲鯫生瞻泰斗瓣香心欲爇錫山高崔巍光照東西
浙

謝君衢騐於梅墟故鄉劻設求精學校已屆廿載
賦此以紀

謝公作事益求精兩字顏爲學校名業戒荒嬉韓吏部

化行絃誦魯諸生昝懷桑梓將恭敬樂育菁莪盼俊英
八百孤寒成立地廿年特爲苦經營

挽費冕卿

知交落落似晨星又送艮房入杳冥俯採芻言容箸借
頻移玉趾枉車停解紛只恃誠能感拌死能消禍已形
井里幸安耕鑿舊當年鋒鏑隻身經

洪潛菊先生暨德配鄭夫人七秩壽

忠宣胄系衍吾鄉北海迴環大隱藏妙解醫方參仲景
偶張藥肆慕韓康身因學道翻增健家有傳人信必昌

二老婆娑且行樂眼前梧竹蔚成行

壽趙芝室五十

豪情湖海一元龍誼託葭莩把臂從中令家聲垂宋室
季隨人望仰姬宗水邊沈李澄懷寄門左懸弧舊事逢
座客常盈孔北海爲歡應盡酒千鍾

壽魏伯楨五十

漢唐律法費研求況復東瀛考察周里社枌榆尊循學
門牆桃李廣從游同心健婦鴻光耦繞膝諸郎軾轍儔
富貴人生成底事澄清素志儻能酬

壽馮保曾八十

多少朋儕半古人是翁矍鑠尚精神每聞好事流傳徧
爲勸加餐宴飲頻弓冶佳兒傳業遠囊湯少婦入廚新
春秋此後曾無極始信人間有大椿

壽陳星白七十

兩世論交五十年季方踵武太邱賢窮經澤守蒲編舊
發解名標蕊榜前不露圭稜惟退讓廣蒐文獻待流傳
書家文蘿開先例翰墨常爲老耋緣

張仲玉廳長出示先德蘿薌先生小瀛洲圖囑題率成二絕以應

泰主得士盡登瀛一様掄才藻鑑精儒吏風流循吏績
滿栽桃李答昇平
涉歷名場廿五年（余於同治庚午始應北闈鄉試光緒己卯試浙闈獲售甲午監臨江西鄉闈嗣是十年而科舉廢矣）白頭宮女說開天槐黃無復忙時節掩卷
尋思一惘然

挽洪復老

同是殘年蔞朽身蘭言相對白頭新窮愁身世憂門戶
傲岸胸襟遠俗塵短榻書橫聊徙倚滿庭花藝總精神

遯廬老去辛勤有日暮空懷抱膝人

蔚堂先生兩莅吾邑循聲卓然屬時會艱難頗有善刀而藏之意鑒士民愛戴之誠未能決去暇日出示聽松亭餞別圖蓋卸任蘭谿時都人士留爲紀念之作率題二絕既述感情兼申維繫

無數甘棠美蔭連蘭谿移植到蛟川不須遠訪樂公社
竹馬兒童看著鞭
淮南雞神凝回旋如此長才柰地偏嶺海風波行不得
陶公莫漫賦歸田

沐孟垣世講五十初度四首

爵棠城南族望崇英姿早歲動鄉閭十年春夢槐黃節半世生涯竹素中時事神州悲失鹿故人京國楚遺弓功名脫屣由來久小隱淞濱作寓公

牙纛高懸上將臺滁州雅量獨恢恢誦絃愛子摳衣侍倡和賓僚把盞陪躡蹻記從瀛海返投戈為勸講堂開門牆桃李饒春色憶否當年善誘栽

誰把黃金禮郭隗為君彈鋏賦歸來廿人功苦窮探穴幕客文藁富取材八月鷩濤枚叔筆萬言倚馬謫仙才

欲酬知己無多願試嚼餘甘味美回

往事西河感易窮謝階猶喜綵蔥蘢盤桃近接西王母帶草新繁鄭小同菽水有餘心已足簡編尋味腹常充負薪翁子奚須羨愛日庭前樂趣融

挽俞雲孫

廿人職業苦經營令子才高冠眾英愛日庭前餘至樂望雲天末寄深情西風砭骨寒生慄荀極韜光慘不明耆碩凋零增百感回瞻枌社淚先傾

題袁履登白首娛親圖二首

人世塵勞未可拋幾莖白髮上華顛甘十狀我孩提態忘我便尋門丈年

詩氣當為瀟灑綠一家涵泳太和天子與三樂談何易獨有蠶絲似已全君秉性光明磊落雙親具慶友子棐篤曾任大學校長

題徐仲麟課子圖

不假囊貽金滿籯丹山雛鳳自聲清新居爽塏吾能說早已安排晏子楹

壽蔣東初六十

重陽節近菊花天甲子平頭六十年北海樽開嘉客座

南天弧曜老人躔一門儒雅源家學吾黨風流屬富賢書畫怡情宜養壽香光徵仲許齊肩

袁燮元先生八秩弧慶暨德配胡夫人六十雙壽

天生令器抱奇光伐木聲中好友求閫道蘭陔能孝養漸臻蔗境樂優游駟門將大由陰德萬石同尊少匹儔仙侶劉樊相視笑一庭愛日已千秋

挽董淡生

天邊光黯少微星去鶴驂人杳冥我佛當前心即是人間何世夢方醒墨花浮動餘殘草酒盞飄零膺淚醽

十載蒹葭明倚玉暮雲迢遞緬英靈

挽陳子秀三首

西流一水繞城隅二陸東西列宅居看取萊衣齊拜舞
華堂方展紫氍毹

忽聞小極已經旬猶冀刀圭著手春爭奈膏肓逢二豎
雁行忍別友于人

論交伯仲並苔岑暇日追陪惟素心只道長公尤健者
誰知八月竟凶臨

挽謝母王太夫人二首

肅拜登堂閱歲年神仙福分佛因緣彌留猶發慈悲願
軫念窮簷餉貸錢

豫章石炭證前聞繼述恨由詔誥勤難得南州徐孺子
表章歐母有鴻文義寧陳伯嚴氏新著謝君夫婦合傳敍述太夫人嘉言懿行至爲詳確

壽徐積夫七十

南州高士舊家風發跡原由畎畝中願割腴田讓同氣
肯興鄉校養童蒙新陰梧竹情懷慰晚景桑榆樂趣融
稼穡澤堪詒百世善人獲福正無窮

朱姻嫂汪太夫人七十帨且

姑射仙人冰雪姿珩璜循度肅坤儀望夫慘淡貞松操
教子殷勤式穀思列戟門庭光綽楔早梅時節介香醑
一編瀟碧清吟在欲頌南山愧麗辭

題黃涵之道尹先德春甫先生遺照二首

活人妙術擅岐黃戶限常穿應接忙聊借濠梁資憩息
一竿遙指水雲鄉

令子循聲徧浙東兼承家教播仁風披圖想見汪洋度
活潑襟懷自昔同

壽謝衡牕五十四首

舊家門巷認烏衣壯志鵬搏矢奮飛涉獵儒書能見大
經營廿產妙探微范蠡致富雄才負郭解輕財眾望歸
仰託北堂萱蔭茂卜君長此荷春暉

碧瓦朱甍數尺題齊雲臺榭躡天梯春波畫舫鄞江北
秋月疏林歇浦西百丈地衣紅靺鞨千枝鐙火綠玻瓈
只緣博得慈顏喜五色紛綸任目迷

郄超愛士廣牢籠談笑能生四座風珍重報瓊儀物備
聯翩躡履館餐豐東坡棋局何須勝北海樽罍總不空
碧眼虯髯同一醉多君常作主人翁

黍谷春回日浙長華室初啓錦屏張鳳毛自是君家物
燕喜新成魯國章瑜珥瑤環洵美秀金樂玉醴並芬芳
鄒枚授簡多佳什才盡江郎愧莫當

壽陳蓉館五十

休將迂闊誚吾儒自有槃才與衆殊書記阮生工筆札
算經孫子析錙銖涼生松徑人增健酒入荷筩客盡娛
百歲光陰方半世願君努力事前途

洪君滄亭示余三茅十景詩紀賦此以志嚮往二首

忠宣世澤衍明州代產賢豪邁等儔記取壽封橋迤邐
半為行路半箕裘
大陸風雲假擾秋故園東望路悠悠十洲三島皆零落
獨向三茅賦夢游

挽嚴漁三四首

黌宮蛋歲擷芹先眊耗秋風嬾著鞭到處爭迎珠履客
元瑜書記自翩翩
滬濱議會借才多百業殷盈入網羅擘畫周詳資一手
十年精力黍銷磨

湖山勝處卜菟裘嘯傲煙霞夙願酬如此名區天亦妬
病魔纏歲不曾休
延秋吟館一鐙昏遺稾淋漓漬墨痕定有哀音生楚些
美人香草與銷魂

挽張子淵親家四首

故鄉輕去鬱情懷戚好無多契闊皆苦憶城西秋月皎
年年相對是天涯
賤息舒祺愧不才冰清幸接荷栽培學成聊復謀升斗
幾見摳衣撰杖來

𩯭卿此去主嵊城風信遙聞舉室驚差幸箕裘傳緒早
鳩桑養子總均平
蒼茫東海正揚塵大陸難藏七尺身地下尙留乾淨土
郤教穩臥了遺民

翰香學校新校舍落成兼祝陳稻笠先生百齡誕辰紀念

翰香名塾始何年願誦淸芬勵後賢令子肯堂經始亟
文孫繩武告功全搜羅金箭英才蔚鄭重經籯世澤延
廣廈萬間誰發軔太邱碩望古今傳

壽周星北六十二首

候濤山勢壯磅礴產奇才縣衍灘溪派遨游郭隗臺
寬能致富義重輒分財每過枌榆社歡聲動地來
暫稅征人駕重申故舊情東山棋局伴北海酒樽傾梧
竹標新翠桑榆愛晚晴平分秋色好高會續耆英

廣瑶許先生暨德儷楊夫人百四十歲雙慶

脫離虎口賸餘生荼苦當年黽勉情倒啖蔗逢漸佳境
後凋松結歲寒盟人經浩劫方知足家有英才始著聲
白髮齊眉百卅載古稀雙壽一時并

簪園賸稿卷三

唐若欽先生著

浣華廬賦鈔

未刊本

後學馮景韶謹題

俞世德堂
戊辰校印

浣花廬詩鈔自序

詩有律。余不知所謂律也。詩有派。余不知所謂派也。古之人有言曰。詩以道性情。余不知何謂道性情也、憶童年初入塾、學師授以唐人五言七言詩、反復誦習、不知其何自而工也。偶遇二三知己投贈詩。毛視其體、則於五言七言外、又有所謂五古七古長句短句、不拘一格。余亦學吟以答之、而不知其根柢之奚在也。客有告余者曰、子規橅唐賢、不知讀文選奚足以談詩。余乃知詩學之高且深、而賴有知者以貺我之不知者、於是取漢魏六朝時五古、簡鍊揣摩、自愧稟資魯鈍、徵特不知其所以然、蓋並不知其所當然也、又有客遺余以某先達詩集某名人詩稿、受而讀之、則見有牛鬼蛇神、而自命爲淵博者、有裁紅刻翠、而共推爲綺麗者、余亦不知其意旨之所在也。弱冠遭粵寇之亂。避兵鄉居。凡有古今詩集、概付劫灰。而惟學吟之詩。其稿尚在。取而哦焉、刪焉、自以爲樂、然不知何因而有此樂也。中年奔走衣食、間亦成吟、自笑足不出里閈、不知天地山川之大、心不專典籍、不知古今事物之變、空疏謭陋、從不敢以詩質之人、後又有客嘗於酒後高談雄辨、顧余曰。子亦嘗就養入京、閱歷滄海、俯仰皇都、詎不足以開拓心胸、高掌遠蹠、而迺蜷抑若此、今老矣。側聞向藏有學吟稿數冊。是獨居嘯傲、未嘗不知吟風弄月也、朋儕贈答、未嘗不知絺章琢句也。盍見示可以定子之律與派、並以窺子之性情。夫唐之李杜元白四家、其詩非宋元明人所及。夫人而知之也。予平時瀏覽諸集、又取宋之蘇陸兩家而玩索之、是致知之方。卽於是乎在、安得諉爲不知。余笑謝之、既而喟然曰。客之諄諄語余者。殆深知詩律之精細者耶、殆深知詩派之流傳者耶。殆深知詩道性情、尤有關乎至性至情之感發者耶。余不敏、烏足以知此。若夫强不知以爲知、則非余之所敢出也、時在民國六年歲次丁巳舊曆閏二月七十有七惕叟自序

浣花廬詩鈔卷一

目錄

避難王五灣遷古間鎮感賦　聞赤眉賊擾山東　劉湄晚步　雪夜　過陽城湖　喜得　家大人示言　題李霞裳洲峯堅壁圖　陽城湖晚泊　滬上觀製造局　書齋不寐　詠紙鳶　題友松徐丈天門開圖　記寒食日寅刻地震　迎春　送春　喜治兒文戰告捷詩以勗之　冬日偕治兒赴揚州次北固江岸晚眺　西河表弟約遊平山堂遊小金山記事　和吳邑尊粵生開浚瀏涇三河紀事　春三乘輪北上　遷居戀詠甜水苦水　都中記事　雨後　憎蠅　仰屋歎　冬日即事　燕俗　哭已殤孫男愛猫　夢慈親　和吳邑尊南北開浚縻場等河紀事　感物并引　續感物　再續感物　都中漫興　長孫生誌喜　喚猫　避兵平義分村　冬日理髮脫辮自戲　聞友人都門紀變百詠　哭次孫

浣花廬詩鈔卷一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公字若欽別號閑客晚年自號恂叟太倉人咸豐九年己未諸生同治乙丑恩貢候選復設教諭戊午年東遊泮水誥封榮祿大夫年八十四卒著有浣花廬詩稿十六卷賦稿八卷行年錄二卷輯有陸桴亭先生遺書七十三卷處世須知一卷

予家避難王五灣平陽宅中秋前烽鏑迫近遷避古間鎮感賦兩絕 庚申

故城烽火問何因。八月十四日賊復踞婁城 差喜桃源堪避秦。靜到柴關深掩處稻花香裏遡伊人。

淒風涼雨不勝秋。半載羈居泣楚囚。佳節每從愁裏過那堪萍梗尚沈浮。

聞赤眉賊擾山東 以下辛酉

一亂東南勢不回。入關又報赤眉來。赤眉賊起山東即捻匪 祇愁泗水尼山地換到紅羊付劫灰。

佛郎機詐半無功。爛額焦頭血更紅。聞賊臨百幻有剃髮匪 問道將軍天上至一般馮異破樊崇。聞僧王統軍南下

劉湄晚步

瑟瑟商飈盡荻洲。夜涼頻惹旅人愁。樹隨斜月移疏影。潮與迴風角上流。砧聲搗殘千里夢雁書寫出一行秋。烽烟太息何時靖願學班超筆早投。

雪夜

朔風刮地塵眯目。凍鳥不飛老樹禿。一宵白戰寂無譁。江山化作玉圖軸。行人絕跡馬不前。非雲非煙相角逐。村家屋壞心搖搖恐與乾坤共顛覆。裘敝難禁徹骨寒。得句無奈凍手縮。探梅有約不敢往一天偃臥愁成斛。鄰叢空留橋畔吟阮籍直欲途中哭。襲寒思得人白浮。杖頭告罄徒攢顣。噫嘻吁一寒誰復憐范叔。

過陽城湖 以下甲戌

山頭煙波一葉舟。只將浪跡比浮鷗。無多詩思因風起。隔水蘆花搭晚秋。

喜得　家大人示言

寫盡思勤志。一函凍筆呵。平安難論價。尤比萬金多。

題李觀堂軍門泖峯堅壁圖

陣雲慘淡鎖妖氛。江山半壁愁瓜分。天教 朝廷得樑棟。東隅保障賚將軍。將軍善將兵。激勵衆志能成城。將軍善將將。讓功部下見雅量。連天烽煙起泖湖。羽書告急馳中途。民不聊生鹿走險。隻手誰敢分兵符。將軍慨然定大計。遏靈一體籌防衛。堅壁清野互為功。立法由來本無弊。當車螳臂何無知。攻險直欲憑偏師。虛者實之數誘我。瀕死不悔堅相持。驚傳踰溝只三刻。臨淮旌旗變顏色。訇訇一聲飛出佛郎機。乘勢援桴各努力。一曲鐃歌顧盼豪。豈容螻蟻穴中逃。全軍氣勢揚鷹壯。上將勳勞汗馬高。軍中有范賊膽碎。鳧藻騰歡敵王愾。易危為安亡為存。將軍偉績空當代。吾聞天生李晟輔有唐。中興將佐莫與相頡頏。又聞營屯細柳專閫重。其寄棘門霸上皆兒戲。如公赤手挽狂瀾。鐘鼎銘勳定不刊。書生惜未隨卓騎。叠揮露布俾爾父老爭相看。

陽城湖曉泊 乙亥

瀲灩鋪開水墨屏。片帆一瞥入滄溟。風花挾雨過湖白。山氣噓雲連樹青。十萬人家同畫二千世界本空靈。擢歌動我卬須念。浪跡頻年感泛萍。

滬上觀製造局 丙子

惟天生五材。斯民並為用。我來遊申浦。成局目一縱。箇中藏樞機。變化極錯綜。爐火純青時。一氣相縱送。轉運比轆轤。支持憑樑棟。廣廈千百間。彼此盤旋共。忽焉聲遙空。（鐵竈上竅氣管啓之聲徹十餘里）云以集有衆。或則權斲削。或則任磨礱。或比錐處囊。陷堅洒鑿空。或代刀鋸勞。一髮千鈞重。人巧奪天工。藉此藥愚懵。試與探奧窔。不啻發奇弄。相臣經營初。（是廠為曾文正公所創設）萬衆歸摶控。鬼斧本幻絕。恍遺益智糉。矧當海禁開。事機誠切中。莫以多糜費。瑣瑣託吟諷。

書齋不寐 丁丑

小小池亭曲曲廊。伊人宛在水中央。芭蕉帶雨秋聲急。簾幙搖風夜色涼。未有化機參夢蝶。那堪愁緒引啼螿。朝來劇喜晴暄透。格磔鉤輈鳥語忙。

詠紙鳶 戊寅改卷兒作

一路高飛欲戾天。好音報與綺窗前。縱然援引憑人力。畢竟乘風自有權。錯疑去雁信遙傳。情思惟憑一綫牽。寄與封姨莫相妒。有人望眼正連天。

題友松徐丈天門開圖 用古韻以下己卯

天視自民視。周書揭其要。而求率順理。不過憑感召。卓哉城北公。談天創別調。快說承平時。讀書年尤少。雁行隨長兄。憑欄肆吟嘯。維時夜未央。星月臨堂奧。砉然大聲發。山岳為之搖。但見層霄間。混沌鑿其竅。將欲辨黑白。一目竟四照。真氣乃舒光。旁矚復遠眺。誰為書眉者。彩雲繚以繞。誰為承睫者。靈光炫而耀。不作金剛怒。定奉玉皇詔。假此明明視。免爾夢夢誚。一瞬歛其形。斯理臻微妙。吾聞賈生言。視察無弗到。世人盲於心。因而眸子眊。又或冷眼看。離情徒合貌。即能分青白。究亦失之傲。惟天道無私。修德必獲報。愚蒙頓徹覺。遐邇歸怙冒。所以眼界寬。指顧闢奧窔。援之天門開。擬議恐未肖。試問眼中人。翳障誰付埽。視茲下里吟。相顧應一笑。

記寒食日寅刻地震

蛟龍一夜飛鳴急。風雨怒號鬼群泣。（隔宵大風雨）黃歇渡頭春潮來。冥漠直與通呼吸。連朝赤日行當天。煩歊之氣相盤旋。春服既成易而夏。招涼幾欲臨窗前。（前數日酷熱）忽焉大王雄風起。（隔日申刻大風埽）郤䥫塵幾千里。疊催玉女披衣來。到鼓一中天亦喜。瀟瀟旅館怯輕寒。讀書燈下興漸闌。一枕驚回蝴蝶夢。其時更漏催將殘。喧聲聒耳排空去。有客狂呼勢急遽。錯訝華元登其牀。心旌搖搖失所據。又若屋瓦已飛揚。危殆之機伏巖牆。更疑蔡姬乘舟蕩于囿。禁之不可情倉皇。輾轉中宵添反側。殘月不明雲慘黑。杞人此際彌傍徨。天欲墜兮墜不得。吾聞立極賴斷鼇。黃輿赤實相周遭。何為靜翕忽動闢。激盪廣衍乘平皋。得非勃磔之尾大欲掉。廣虛一泄滯淳發。否或石骨川脈病拘牽。張之閉之斯以盡其妙。朝來史冊載參詳。詰誠諄諄悟彼蒼。大書己卯寒食日。託之載筆無遺忘。

迎春 庚辰

一番風信回陽春。千門萬戶景象新。來從東郊德在木。太和元氣相淵綸。記得鼕鼕鳴臘鼓。桃梗換節並書虎。預識平原春草生。爭看曲徑寒梅吐。幾度冰霜春意催。渡江已報早春來。二分豔色梨雲釀。十里晴光杏塢開。東風處處聞鶯燕。夜遊秉燭誰開宴。相期刻翠併裁紅。金谷聯吟集衆彥。豪情醉月迭飛觴。花落紛紛衣袖香。但聽詩當鼓吹。那須絃管按宮商。朗吟一曲春光曉。宛轉繁音得好鳥。隔院藤陰綠漸濃。入簾柳絮煙微裊。何人拾翠向晴郊。潛聽花叢蝶板敲。斗酒雙柑餞別趣。忍將春色等閒拋。盎然淑氣周寰宇。千紅萬紫從頭數。迎得韶光有幾時。莫遣離情動南浦。

送春

鶯鶯燕燕暎江南。晴天沈醉春光酣。碧桃燦開雜穠李。爭姸鬬媚何狂憨。探春有約筵開綺。歌席半鋪泛綠蟻。雅因待月故遲眠。曾爲惜花頻早起。昨宵風雨逼江城。狼藉苔階盡落英。金粉亭臺空寂寞。愁紅慘綠不勝情。聲聲杜宇催歸去。一夢如雲不知處。零落天涯離緒多。劇憐蹤跡隨飛絮。繁華過眼太忽忽。安得推遷挽化工。芳草有情依院落。夕陽無語上簾櫳。蘭亭禊事成陳迹。惆悵香車擁油壁。九十韶光轉瞬中。春陰孰與加珍惜。幾日重陰鬱未開。留春無計暫徘徊。茶蘼老去芭蕉綠。不信東風喚不回。呼僮明日重開徑。杯銜麈尾餘清興。願花常好月常圓。斯言我欲相持贈。

謹按此爲　先大夫應上海求志書院課作院長俞曲園先生評云清麗可誦梅郁遺響乃詩稿中佚去茲謹口誦請陸君景周錄出憶從前　先大夫酒酣時不肯常背誦此詩以爲娛樂　先大夫曰來從東郊句頗呆滯不肯對曰此於迎字卻細切　先大夫莞然追念依依膝下之樂不可復得曷禁涕零如雨矣文治謹記

喜治兒文戰告捷詩以勗之 以下壬午

夙幸承先澤。冀攀桂一枝。憐余久蹭蹬。余七應省試　喜汝振門楣。瞻矚搏鵬路。披吟鳴鹿詩。學修且勵志。休負少年時。

冬日偕治兒赴揚州舟次北固江岸晚眺

雪水蒼茫眺望中。榜人罷唱大江東。浪翻千里雪花白。火發一林霜葉紅。鐵甕城圍樓突兀。金山寺露塔玲瓏。早秋猶記嵐光好。謂秋間赴試曾泊舟山下　憔悴今看向朔風。

西河表弟約遊平山堂

平山本無山。岡岡相迴抱。勢自下而上。勝境足探討。入門陟階級。落落復浩浩。堂以平淡奇。山以平遠好。金焦入杳冥。彷彿蓬萊島。第五泉流清。堂之西有亭其下爲第五泉　汲之俗塵掃。非無萬壑松。翠園皆植松　濤聲起夾道。亦有千竿竹。堂之後有精舍傍植修竹　搖風生寒早。俯視平野平。一色接蒼昊。相傳歐陽公。奧窔歸大造。位置斯亭臺。經營非草草。所惜罹兵燹。天運更寒燠。我來謁崇祠。堂之後爲歐公祠　古蹟難深考。敢以疏狂態。揚華兼摛藻。

遊小金山

我昔登金山。俯江恣遠眺。迴雲遶層空。金碧人返照。邗溝隔南北。郤少山岡峭。人巧奪天工。爲繫混沌竅。一簣羅爲山。光亦自他耀。築岸樹周遭。駕梁水縈繞。嵌空石不頑。橫影花欲笑。有亭據其巔。俯窗答吟嘯。有舟泊其下。凌波便漁釣。一墩郎離開。彷彿列壺嶠。自是風雅林。邱壑盡入妙。徙步涉危橋。心旌並風搖。扶掖猶兢兢。恐貽失足誚。人言遊最樂。我遊苦屢叫。擬偕拙　臨池一染翰。千古成別調。

記事 丙戌

人心日奸險。天運乃轉移。非天不仁愛。戾氣實召之。丙戌仲冬月。二日日晡時。余方苦兀坐。无思兼无爲。忽驚有聲起。氣勢摩坤維。始自北海濱。旋赴南山陲。轆轆車馬蕩。隱隆雷奔馳。一聲突止止。末路旅繇知。或曰縣崖隕。迴墜石嶔崎。吾婁近無山。此言涉支離。或曰佛郎機。遠自行旅施。顧已過氣靖。暫備奚取斯。或曰天狗降。來貽下土危。擇肥卽橫噬。剽悍莫克支。蒼蒼將降災。其孰消息窺。蛇神與牛鬼。大抵皆託辭。特歎愚頑輩。朝夕恣酣嬉。試玩履霜爻。還歌陰雨詩。桴鼓捷影響。俯仰滋憂疑。

和吳邑尊粵生開浚蕩涇六里塘六爱涇三河紀事七律四首卽步原韻 以下癸巳

溫於春日肅於霜。令下公旬廣測量。利溥導河波引白。功成數土壤分黃。克寬在昔能彰信。不息從茲驗自強。前歲曾開浚楊林鹽鐵潛涇等河　豈讓榮陽致豐稔。殷渠特著績循良。

懷保相期縛小民。公倡捐廉俸並定業食佃力章程一時稱便　敢從清淨置閒身。陶公運甓微勤己。公在署勤於政事幾無暇晷　宓子彈琴識任人。公遴選紳董皆工督清正之士　篙目事多籌補救。息肩弊恐蹈因循。公尤念新塘舊六爱塘前紳士函致彼處紳董亦將開浚　下風願詠躋堂句。稱兕先斟酒一巡。

多公才氣足空前。吾婁舊浚者前人以爲費大需久未議浚　衆議僉同尙慎旃。客冬集議今春乘農隙未動迅速舉行　譽起慈君新頌禱。名留佛子舊因緣。公徒步阡陌不辭勞瘁婦民食頌之　於今止水非無本。此後逢年恃力田。始信陽春同有脚。波紋一望動漪漣。

曲徑旁通三里城。河近西城　一般水淨與沙明。忘勞詎習閤中臥。暫惜頻聞河上行。公駐河干逃日督催鄉民供役　靜聽父老謳歌動。陶寫眞逾絲竹清。蕋從非　瑞感風雷剛績奏。二月初十晚烈風雷雨時已一律竣事矣　毫揮珠玉已詩成。公示紀事詩

春三乘輪舟北上

鯨歘何須說望洋。扶輪去矣勝帆檣。已償宗慤乘風願。尙少長房縮地方。愧我引年甘蟄伏。遲誰踏浪掣鯨長。行行翹首　蓬壺近。俯瞰塵寰入渺茫。

遷居怨

荆人多怨悔。悔令兒求名。求名非不貴。簪杏邀殊榮。客夏寄書歸。謂可來燕京。藉慰迎養願。並冀登雲程。十年一轉瞬。攢轉快澄清。斯言本近理。即之心怦怦。歸艇仲秋急。釀酒詩欣賡。臘盤春酒屆。料理行裝行。舂糧計百里。歇浦春潮生。寓目皆異境。聒耳惟繁聲。水火占旣濟。一朝動行旌。鼓輪飄然去。風浪爲之平。雲水浩無際。殊移成連情。津沽初戾止。錦繡仰皇城。僑居得數椽。儼亦高門閎。方異俗迥殊。誰非聖人氓。媚奧兼媚竈。新奇二難幷。不諱燔柴禮。煤炲煙塵樂。鼎肉色臭惡。釜魚氣腥鯖。閑蔬增聲價。那得笱蕨烹。洗手入廚下。無以資調羹。厥土僅宜黍。乏米愁呼庚。煎茶水復苦。病幾口舌爭。長安居不易。旦夕勞經營。區區此窮俸。儉嗇非豐盈。寄語諸後進。自古名利輕。儘許怡泉石。毋徒戀簪纓。仰屋喟然歎。世網詎可攖。

詠甜水苦水

甜水何嘗甜。苦水豈覺苦。吾乃徐悟之。命名兩有取。甜係甜俗派。習摩此爲伍。苦從苦海來。厥土性斥鹵。清在山與出山。濁劣清庸愈。然火試煎水。那禁涎先吐。滯跡染污泥。穢氣入肺腑。惜哉都人士。亦有伊呂輔。非不矢潔清。而乃逐臭腐。則盍計之輕。中流作砥柱。求木自北方。運甓自南土。巧匠招公輸。誠設恃規矩。高屋先建瓴。皆與詠百堵。小大聚宗桷。別戶成編戶。泥沙委棄之。膠漆編棠廡。量移春酒缸。用以儲甘雨。多多信益善。簷溜各快覩。而後貢之庭。深藏比良賈。擁爐添獸炭。啜茗翻茶譜。解渴斯有資。詎非風雅主。胡爲隨敝俗。仰屋聽空揃。鑑金貽子孫。缺憾弗思補。藉口不改井。自謂井謂古。或云暫寄居。何必爭建樹。本源俱茫然。甘心儕夜豎。歎我迂腐儒。半生嗟貧窶。事徒託空言。末由化椎魯。觀此甜苦水。紛紛盛瓦甒。且作掘井計。泰然遊化宇。

都中記事

巍乎八座位三台。都中惟一二品大員斯得坐轎 赫赫驊騮道路開。前騶皆乘馬 此後甚昏且塵上分明。載鬼一車來。轎後七八人乘坐板車飛隨於後輪更替也

本來魯鈍率天眞。況復遭逢世路新。何必離奇驚鬼市。都中向聞某處有鬼市 一般苦處足欺人。北地市儈無弗欺詐

雨後

安居樂業兩無權。兩齋無屋不漏蓬無一席可坐 故里興懷每惘然。一塊難尋乾淨土。雨後室中塵泥不可坐 數旬苦度鬱蒸天。習聞瑣事皆虛話。前聞北地燥寒則稍分勝於南中此其一端也 誰濟沈災倒懸爲問。庭堂燕雀可能棲息幾年。

憎蠅

盈千累萬青蠅。來集門之弔。何異哉。飢者易食渴易飲。磨牙吮血驅不開。清晨薨薨集幌外。雞旣鳴矣驚相猜。亭午竊我飯皛皛。趨之若鶩聲喧豗。向晚燈下猶飛擾。錯疑牆角蚊成雷。彼其之子顧而喜。肆筵設席爭追陪。謂是牛公及第兆。他年會卜調鹽梅。懷清履潔本無謂。人生孰肯醜壘埃。況復附驥行亦顯。飛鳴之技能鼎駭。引類呼朋得至樂。何妨共醉流霞杯。我聆斯語增太息。肉汁爭赴良堪哀。百年空自鑽故紙。幾謂古雅非凡材。庸知作僞亂聲色。樊棘自昔讒淼同。世人甘受白璧玷。穢濁隱與爲培栽。又兼黃金貢在背。容伊竊翹登亭臺。何怪王思拔劍逐。願留昭質常皚皚。會將聲罪特致討。飛骨馳檄窮搜垓。

仰屋歎

煌煌閎閎門牆高。主人顧盼意自豪。假此足庇遠方客。聲價十倍持之牢。金玉其外魚鱗瓦。如塗塗附成廣廈。中橫承塵之下帳鬣蘆葦用紙糊上 枯蘆間架寬。工師求木何爲者。膠之黏之紙數層。此有寓公甘承祇。凡屋中以紙裱糊須房客自行出貲 朱提百兩操券致。歸來一曲招寶讚。滿人時招瞽者說書詠不成文可笑 劇憐羈旅枝棲急。日費萬錢愁不給。聊庇風雨受一廛。那復牆垣計修葺。無端雨師稅駕來。凌逼老屋脊樗材。洞徹其間鑿百孔。紛飛白點連黃埃。力透紙背飄零餘。緣牀半訝銀波翻。補葺罅漏術盡窮。聞聲輒覺魂驚膽戰。我來斯土日無多。俯仰謂得安樂窩。一困於物肆吞噬。爲蟲臭惡可奈何。五月中臭蟲擾終夜勤捉之斯絕 再困於天作霪雨。濕透上棟彙下宇。五月十三後屋外水溢及屋中積至數寸六月十二屋中紙糊頂篷以雨漏掉下 垢汙之氣來薰蒸。厥禍詎非繇自取。穰噫吁厥禍誠哉。自取之吞聲那敢置一詞。令人回首江南好。杜宇聲聲喚徹時。

冬日卽事

身世飄蓬總一般。舉頭今且見長安。羣鴉噪雨荒村晚。獨雁盤雲大漠寒。落落賓朋分手易。勞勞車馬息肩難。春光聞道南方早。定有紅梅江上看。

燕俗

北人殊性質。冷眼試旁觀。有面皆深墨。飛塵汙人積久成黑色又多天生者 無顏不渥丹。婦女濃脂抹粉均尚濃 擁爐忘日暖。冬間以煤爐煤火必不可少卽和暖亦有所必需 脫帽任風寒。冬間均不用帽寒亦不間 莫不耷觀戲。同依化宇寬。

哭巳殤孫男 以下甲午

嗚呼吾孫兮。汝從何處來。而又何處去。歷小刧於軟紅塵中兮。遽迺假輕鴻而遠馭。豈未知生而已知死兮。羌神遊乎玉堂之仙署。念吾與汝之祖母兮。久望切乎含飴。惟汝父與汝母兮。苦生見之已遲。痛返魂有香而難覓兮。均呑聲以含悲。今晨送汝於城之外兮。（八月初三日）寺夕照其迷離。（京都崇文門外夕照寺）歎瘞埋之聊爾。穢我心兮。（借得寺後之隙地埋葬柩）汝已瘞而魂魄其又奚知。但見秋風凄以淸。秋草慘以綠。一坏黃土動我淚盈掬。嗚呼吾孫兮。予方旦夕計似續。汝來何遲。去何速。聲聲喚汝。汝弗膺。那不令我傷衷曲。嗚呼。那不令我傷衷曲。

是兒取名慰祖。因下地卽殤。故未載入家譜。而郁夫人卽因產難。距一日亦卒。實最痛心之紀念也。（文益謹記）

愛貓

有貓曾載詩人筆。更喜迎貓誌禮經。我但學詩兼學禮。強顏說與雅人聽。
匆匆記得裹鹽迎。也仿烏圓錫令名。（曾有毛似桃嗟呼之曰桃）此後任他高臥去。已教鼠輩戢橫行。

正月二十二日卯刻夢　慈親

萱庭見背忽忽已五十一年。小時茫無知識。及長奔走衣食。志氣昏惰。吾　母在天之靈。必痛恨予之不肖。故從未有以警覺之也。自來京都。瞬又四載。神思渙散。今晨夢中恍惚如在外祖家膝下。牽衣涕泗橫集。寤而記此。亦存蓼莪之意云爾。（以下丙申）

失恃方五歲。鮮民抱痛深。未由識笑貌。奚復辨聲音。慘慘晨夢哀。哀鞠我心。肝腸已寸斷。那不涕沾襟。

丙申春鎭洋吳邑曾粤生籌款開浚南北糜場六窰新塘等河紀事卽用癸巳濬河七律原韻郵寄索和率成答之

果然奇熯是冰霜。利賴東南未可量。常此一心誠保赤。任他衆口肆雌黃。（公於癸巳歲遭不白之寃故云）安瀾願與持恆久。濁派何能侈盛强。興役不憂財力匱。斯知意美法尤良。（公仍行業食佃力之法）

忘勞漫道在斯民。要識徵民卽本身。大抵措施關學問。於茲感應悟天人。旱澇已弭他時患。溝洫還敎古道循。始信相安無事者。總由畏縮與逡巡。

勸功樂事憶從前。（癸巳春開濬瀏河六里塘與婁江等河）公勗編氓共勉旃。北闕欣承重巽命。（公於乙未夏同任）東隅喜結再來緣。卽看灌漑資滄海。詎患焦枯類石田。料得取禾謀稼穡。謳歌旁及水淸漣。

和煦先回春滿城。歡聲雷動聽分明。只今餅壤農知勸。從古良謨水順行。傳記如天蒙福蔭。詩賡不日慶功成。南窰魁首仁耕在。遙指河淸覩永淸。

感物七律兩首（幷引乙未多作賦感物一章稿忽遺失僅覓不得第一句記憶今復賦此聊補遺忘之失云）

夫禰正平鸚鵡之賦。不平斯鳴。白香山禽蟲之詩。隨感而發。本非獺祭。自異鴉塗。乃或威鳳祥麟。標其品格。雖龍驤虎賁。鬻其英華。遂詡螳臂無可當車。鼠鬚不妨投筆。彼蛙怒良堪式耳。若鵝張何難哉焉。然而燕安宜懲。鳩拙可恥。鷃雀詎知鴻鵠。鷹鸇不若鳳凰。雉鷇空瞻。猶處禪中之鷃。牛刀雖利。莫屠海上之龍。爰學鸒蛋。略噴殘墨。自笑管中窺豹。祇同窗畔談雞。倘獲遼鸞翔鳳翥之思。未爲失也。若高躍魚躍鳶飛之境。又奚裨乎。（以下丁酉）

圖南只合讓鯤鵬。蝶夢蘧蘧醒未曾。犬馬臨歧猶戀主。鷗鳧逐食但呼朋。偶囮聚語緣階蟻。堪笑工饞止棘蠅。說與投林諸鳥雀。摩空搏擊有蒼鷹。

鋪張天馬慣行空。蠡測奚曾識變通。此輩威眞忘假虎。何人目卽送飛鴻。愛聽鵲喜占晴旭。盧有鵑啼泣晚風。欲證是非披羅簡。勞勞蚊貢古今同。

續感物詩

邛岠相依變態工。貢鷄貢鰈溜西東。豺狼性惡情斯狡。蜂蠆形殊毒總同。空有鳩儀誇整飭。那禁蛛網慣牢籠。雜乎精衛無窮恨。盡付青蚨一擲中。

漫詡探驪已得珠。曾成鸚語似還無。蹁躚徒見魏蝴蝶。文雅孰當鄭鷓鴣。春雨依依憐舞燕。秋風蕭蕭厭啼烏。白駒空谷留高致。願作鷺還與爾俱。

再續感物詩

蛤蜊且食本無妨。鄕思尊鱸託渺茫。大海鯨飛愁汗漫。空山蜂伏感蒼涼。扶搖颿或資風力。閃爍螢難奪月光。技似黔驢原止此。厭聞聒耳有蜩螗。

鷗鷺忘機歲月深。爭持鷸蚌亦何心。輕猨覩此採升木。困頓憐他鶴在林。蟻酒新醅多繫戀。魚書遼遠任浮沈。塵寰偶寄蜉蝣跡。一笑聊爲鹿夢尋。

都中漫興

行生時物數京華。饕見宜防記憶差。間有雷鳴非挾雨。不緣風起亦揚沙。菊逢秋九遲含蘂。杏待春三始吐花。鴝鵒而今已踰濟。曾聞送響到林椏。

二月二十七日長孫生名以慶詒誌喜（以下戊戌）

桐孫秀一枝。福蔭自天施。遺硯情方慰。懸弧禮亦宜。童蒙欣繫易。岐嶷願賡詩。頭角崢嶸露。蕃昌當有期。

喚貓

無能悲老朽 舉目盡生愁 獨汝窺人慾 來依得自由 花陰時千子 犀角故勾留 可惜逢寒素 猪肝累未休 (猫喜食肝故云)

避兵平義分(居平州順義縣分界)鄉村秋日述近況 庚子

窮餓何妨了此生 一甌豆粥比新秔 北山風味欣嘗徧 (平義分距北山五里許) 豆腐瓜茄謝大烹

飄疑采芑北山巔 數見何曾處不鮮 捫腹笑呼羊博士 菜園踏破是今年 (秋來日以菜羹豆腐爲無餘味)

秋日渾疑春日遲 漫漫長夜且何時 羨他草木無知樂 我亦將歌萇楚詩

瑣尾流離劇可哀 昔年曾侍老親來 而今又値兵戈警 屈指生平第四回 (余二歲避英人之難於廣市咸豐三年加定土匪作亂避居于五野十年與粵逆之亂初避王五府莊後移居老騾岡後又隨父親避居蘇門之三和鎮本年避義和團之亂于京城之北約七十餘里耶村莊庭風物皆如回想往年彌增感慨矣)

冬日晨起理髮辮遽脫櫛未經風禿如患病可發一粲自戲成此 以下庚子

人生宙合間 不過寄生蟲 肉骨並毛髮 一體視從同 慨自世變亟 蟊賊交相訌 大惡至不解 蠻髮與兵戎 鏈塔閃白 烽火昏臉紅 我躬丁其阨 憂心宜忡忡 避地赴北山 服物早一空 草具供大嚼 蔀屋作栖幪 八公慕風鶴 身世感飄蓬 桐葉報遇閏 幸未歸途窮 良朋敦道義 招我患難中 (時姪世君首先邀余來居住) 庇我以夏屋 示我以和衷 朝夕得假息 藉娛避世翁 回憶當仲夏 (五月十八日世君函招至其家同赴北山暫避) 朔南道路通 (時崇文門至城北路途未梗塞) 登堂訪賢主 慷慨有古風 鷦棲安一枝 (二十日余與治兒幫春楊世君家) 譬猶水乳融 轉瞬尚飆急 (閏八月二十一日回城仍居世君東院) 歲月殊匆匆 自顧七尺軀 衰頹又昏蒙 昔者歎齒落 (五月二十日余于世宅脫落齒一) 今則嘆頭童 仰天發大噱 毋乃將癡聾

聞友人都門紀變百詠因思避難時事如在目前尚覺心悸雪窗無聊證以所聞所見輒得俚語不入雅人月旦也

義和拳 聲喧闐 五月十七乘夜來 攻堅 (拳匪圍攻外國使館) 攻堅堅難破 槍林礮雨不覺 性命已棄捐 是時黨羽四出氣燄猶灼天 白晝道衢渾無忌 恐乃敢及城外 一炬焦土實可憐 (火焚城外各店舖) 紅燈照 閨女閑 黑燈照 寡婦到 (外匪以內外紅燈黑燈分指閨女寡婦司之) 閨女寡婦涉想將奚爲 紛以倡婦飾作仙女 其事尤詭奇 (作仙女狀法天津分妓女數人耳目) 煌煌總制信不疑 (直隸總督裕祿敬服之) 轅門跪迎謙禮儀 意謂有術可以禦外夷 禦外夷兮固恥雪 烏弋黃支盡殄滅 辟闔策動當第一 二毛子 名號奇 奉外夷 教乃呼之 閭衆瞋目尋仇怨 日殺不辜蔑國憲 腰纏紅帶首黃巾 掠殺及官與紳 謂是私通外國之奸人 伍列相向飼鳴頻 以紙作表自言焚之可降神 自下升高

方作免其身 此何等事置不問 大抵宰相專問牛喘 是職分 中朝國勢將陵替 赫赫大僚出奇計 習聞團衆號義和 厥有道法眞神異 (相臣剛毅深許義和團) 口誦咒語靈若有 雨礮火純菁 (相傳匪有生火之術) 手書神符熟 戈矛不能入其腹 相仇相殺任自爲 輦轂之下遂敢逐隊豎旗旄 奉 詔就撫膽愈壯 調護況有賢宰相 橫肆焚掠及鄉曲 嗟哉旅人資斧喪 廷議以爲果勇殊絕倫 得此足以拒遠人 遠人聞之心膽裂 國有使臣祇恐遭殄滅 掣電紛紛互告急 告急 掣電告急聯軍來 (各國相約而至號曰聯軍) 殺人如麻津沽哀 中土將士儼然陣雲開 徼倖嘗試決一戰 退避三舍有人熟習左氏傳 誰料敵軍利更乘 偃蠡弧旗共覩 頃刻都城破 巍巍公侯府 昔時盛歌舞 突來焚如驚走 伊呂輔 奔問官守抑何苦 平日練軍果然精 佛郎機聲震都城 平日練軍非不熟 飲食遊戲相徵逐 幸哉敵未來 領取餉糈笑口開 危矣敵將至 車塵馬足且暫避 禁城白晝持刀行 大呼車來爲載兵 曩者垂涎宰相府 此時黃白任携取 猝遇勁敵無所逃 可憐一命輕鴻毛 剩有幾人情急劇 忙向鄉村搜刮財物去

哭次孫慶平

孫於七月初四日丑時生時適避兵北山村居卑濕鬱炎蒸毒發耳目又以飢渴不時未百日遽殤寒宵追憶爲之泫然

坎是中男說卦辭 可憐穉稼未離時 深秋一夕罡風急 吹折芳蘭第二枝

浣花廬詩鈔卷二

目錄

遷居餘園　誌禽言　送吳生敬修視學粵西　喜添三孫慶增　無酒歎　送治兒應試差
試經濟特科　曉雨　我所思　追憶陸姑丈庭桂　悼失猫　燕京菜館竹枝詞　暑夜
納涼寫忘　青紗帳　冬夜不寐口占　正月十二喜四孫生　謝陸總憲伯葵惠鹹菜　題
寄亭弟獨立圖　丙午悼亡絕句四十首　陶然亭感舊　和紫翔王君壓韵近作　南降記
事　徐家匯寓齋　夢先室感賦　和崇明張廣文應穀雨窗誌感　氣毬歌　殘菊　春正
卽景　感舊　自題小像

浣花廬詩鈔卷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辛丑春仲遷居餘園主人戶部郎紹君叙五兵部郎紹君越千爲世君百先諸父行時世君挈眷赴衢州府任棠紹君見招樾蔭欣叨萍蹤有託撫景成詠 以下辛丑

顧識荆州已有年。紋五雲治兒同官余心儀其人已久 雁行今覩弟昆賢。越千諱理學 全生幸脫紅羊劫。肯穀新翻黃鳥篇。載酒名園拚日醉。庇寒廣廈仰雲連。傾心處事留餘步。園爲紹君之兄理瀛侍御所築嘗自題餘園扁額中有云處事當留餘步蓋識斯言 一語良堪千古傳。
花木亭臺布置工。涉園成趣比陶公。桐經雨洗翻濃綠。棠受煙籠暈淺紅。靜有清香縈几席。細聞好鳥語簾櫳。苦無暇晷貪休息。案牘勞形彼此同。紹君與治兒同赴部中理事

誌禽言　五月十七夜寓齋靜坐忽聞郭公郭公兩聲卽南中布穀鳥也 布穀郎鶉鳩 里人曾北地向無此鳥余前寓新開路時亦曾聞此感而誌之

郭公郭公兩三聲。聞之月下使我中心驚。江南四月嘗有此。處處布穀催人耕。地之相去三千里。曷爲斯鳥來燕京。譾觀鴝鵒不逾濟。聖人能知物之情。造化機緘突一變。得不令人猜疑生。曾聞有宋中葉子規啼過黃河北。哲人云是沴戾已有萌芽萌未幾。南人作宰相。安石新法貽禍及綿惙。大抵天地之氣久則轉。物性亦卽隨之更。況今電譯來者數萬里。首繪飛鴿船雲扶輪行。懸空一綫掣電氣。捷於鴈信頃刻可以周寰瀛。疆域無有溯濟限。天險直不能與人功爭。無端駐義好究起。鳥焚其巢易象示人殊分明。求援書疑鴿傳去。結鵝成陣遂來數萬之甲兵。盤空搏擊鷹隼疾。爲鵝爲鸛屏有餘力能支撐。鵲巢鳩居距足異。但見大陵之下積屍星象懸。縱橫道旁聞喚行不得哥哥。鬼車徹夜相和啼荒城。幸哉天使鶬張。歛其跡言歸邦族。齊將黃鳥詩篇歷吾儕生際世變亟。願出幽谷同遷鶯。僞安恐貽鷽鳩笑。向亦自謂九萬不啻摶鵬程。南居北徙豈眞此間樂。乃至棲息枳棘難與鸞鳳相爭衡。吁嗟乎。鶩在梁。鶴在林。將爲黃鵠舉。曷聯白鷗盟。昔諷我以不如歸去誠卓見。今聞得過且過一言亦殊心怦怦。郭公郭公爾其鑒於處堂之燕雀。毋爲集澤之哀鳴。須知精衛塡海此恨終古不能平。

按此因辛丑和約將成各國聯軍久駐北京尚未退去故感痛賦此一大紀念也 文燕謹記

臘月杪送吳生敬修視學粵西

兵禍幸已熄。斯文誰振起。有習縱橫者。以儒相詆訾。彼得此何失。昨非今豈是。泥古病迂腐。拔時涉奇詭。吾商所適從。若水無涯涘。枯坐摩榻間。天心參泰否。忽睹投刺來。云是延陵子。新承丹鳳詔。再讀柱下史。帝曰往欽哉。汝當貞履素。衡文專以西。相期斥浮靡。廣採治平策。細抉通達理。逸品搜驥騏。良材羅杞梓。計日星軺發。願言聞道授。吾儕慨已久。所學又樸鄙。自笑空空如。持贈將何以。顧念垂詢殷。怦怦良難已。不誠恐無物。誠爲物終始。乃以迂拙見。面命提其耳。謂今世道衰。齊末本不揣。敎先正人心。學校庶有秀。進以遏邪說。培植此髦士。孝緒居三載。門牆皆桃李。臨別發狂言。吾道其南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寅時三孫生名之日慶增補紀一律誌喜

止止祥開說吉祥。詩賡瓜瓞慶綿長。一門有喜含飴久。三葉生男繫易忙。難得讀書佳子弟。相期砥行比圭璋。貽謀愧我無通德。徒剩青氈留儼藏。

無酒歎 以下壬寅

長安市上酒價高。都中酒價昂於從前者一倍 一青銅三百空纏腰。緼袍不典醉難買。安得暖融兼餔糟。閒居我懷江南好。落花滿地呼僮掃。作客欣開不速來。談天氣蝶情傾倒。開拓心胸阮步兵。維時酒熟正清明。百齡顯父殷勤意。十日平原繾綣情。自從燕北羈萍跡。名酒過於求趙璧。況經浩劫更淪桑。傾盡金波並玉液。米珠薪桂已難支。太息阮囊羞澀時。伐木詩歌無酒句。那禁砭骨朔風吹。人生嗜好皆爲累。糟粕何能任吐棄。千金價値購瓊漿。有客當爐換一醉。吁嗟乎。贈袍有友感前因。乞米何妨帖子陳。史記陶公開遍甚。卻來送酒白衣人。今吾平日嚴辭受。樽開何處邀紅友。內史盛心權暫擱。新醅但望旨且有。杏花村店一旗颺。望眼何仵塊壘消。夜來但見酒星黑。一斗十千愁老瑩。

五月十五日送吾兒恭應試差 從前試差爲四月十五日擧行本年遇閏午

緩後一月 以下癸卯

閶闔九天開。冠裳蹌濟來。是日應試者有二百數十八 何人持玉尺。不負此量才。
昔已題名去。九進士俱得應試 今猶射策來。從前試差以帖括作詩改並一策一自壬寅年始 時艱匡濟急。俯仰幾徘徊。
一身多負荷。試者備極艱[illegible]而一[illegible] 擧止總安詳。誰見枚皋速。煙雲落紙忙。
掄揚爭耳筆。世局迭更新。殿闕遙瞻仰。從考者亦進逆內又中左門得瞻太和殿及體仁閣弘巍闕 幸哉草莽臣。

恭記閏五月十六日試經濟 特科

鳳詔求才日。鴻儀得路年。首陳三策備。祖著一鞭先。但願人心正。毋隨世運遷。他時宏展布。主聖慶臣賢。

古有才難歎。今何獨不然。幾人探夾袋。一律萃英賢。唐代奮庸想。虞庭柔遠年。所期衡鑒者。成格勿拘牽。

晚雨

一暢滂沱勢。炎蒸洗萬家。雲低堆屋角。水急湧簷牙。幻影遙環蜺。繁聲亂雜蛙。晚涼閑霽色。微露月鉤斜。

我所思 以下甲辰

我所思兮江之東。欲往從之御長風。擧頭但見晴曦紅。鈞天仙樂聞空中。俯仰一氣鼓鴻濛。忽爲銀濤矗立起。掀翻水底蛟龍宮。笑問天吳識我否。賴汝引我虛蒼穹。不然我將挾矢彎瑪弓。一聲霹靂鏦鏦聾。

我所思兮江之南。欲往從之乘鸞驂。靈氣呼吸杳冥探。玉樓忽覩仙雨三。招我入座飲半酣。揮麈娓娓作淸談。少年讀書不得志。輒喜戴紅輿刻翠。時或載酒貰奇花。縹緲具有凌雲思。而今悵望隔天涯。走馬長安眼漸花。曉風殘月知何處。寂寞簾櫳音問賒。

我所思兮江之西。欲往從之躍青霓。瓊樓高峙玉繩低。合歡之鏡懸玻璃。芳心一點通靈犀。娟娟素影隔秋水。琥珀爲枕霧爲被。送別南浦淚欲傾。明璫贈我不勝情。低徊一曲空惆悵。差比陽關成絶唱。

我所思兮江之北。欲往從之操桂楫。青山隱隱綠水長。一片蒼茫渺無極。鳥有聲兮樹有色。波之詭兮雲之隔。遙君鼓棹去不得。我愛仙人衣芰荷。翩躚舞影迴凌波。却嫌蹤跡同萍絮。春未許桃源去。

追懷陸姑丈庭桂

少年幸同學。契合我與君。君性質敦厚。君遇何迍邅。無端罹患難。逃歸自江濱。君於庚申秋遭變之擾即於冬間自金陵逃至江北乃得歸 甫脫兵戈劫。菽水謀養親。衣食勞奔走。舌耕疲形神。蘇臺棲息久。瀟灑來游頻。我亦爲飢驅。草草嗟勞人。同途奇遇合。余與君就館滬瀆無不相遇 彼此相依因。君言我爲佩。方之秋蘭紉。時或涉諧謔。吐屬俱雅馴。我每疏處事。君以條理陳。外觀其困憊。和光而同塵。內抱耿介懷。意欲全天眞。湘水稅君駕。耳目得一新。君佐合姪寶忠學幕 我客京華日。君先乘飛輪。御風走珠海。往探嶺南春。君曾游廣東 相思不相見。傳書阻魚鱗。側聞賦歸來。樂道仍安貧。記年在庚子。恍厄龍蛇辰。違道聞噩耗。杳隔百

年身歷歷懷疇昔潸然淚沾巾

悼失猫

余畜一猫甲辰六月六日晚出不歸越三日仍杳然噫猫其死矣感賦四絶

歷劫能將椶腹支（庚子五月余避兵北山門八月回城寓于胡同世宅猫於沿間路寓中猶存幾諸兒氣之路）參他已過十年期堪嗟一夕出門去其歿其存兩不知。

小憩花陰似發眞忽爲頑梗忽爲馴乞憐愛媚頻搖尾也識逢迎舊主人

踴躍憑高體格輕牆頭來往最分明一般曲解人心意宛轉嗚嗚喚幾聲

陡起雄風逞大王喎爭逐隊勢猖狂（貓性喜鬭雄鬭門）可憐飽煖相依久化作離魂入渺茫

燕京菜館四序紛陳不可紀擇其佳者爲竹枝詞四首

大好飛觴醉月天別存款燕爲臨淵過江亦有含漿洋風味何如青蛤鮮。春

冰盤品物應時嘗占到當筵一味涼愛煞尖尖菱角細柔情宛繞藕絲長。夏

廚下烹調且試嘗口中憑爾辨雌黃後來畢竟推居上也有橫陳大閘湯。秋（館中食蟹種以蟹脚作湯名大閘湯）

酒煖紅爐春意囘消寒何必綺筵開一盤獻出白魚白道是松花江上來。冬

暑夜納涼寫意 以下乙巳

除是山林可發眞不然江上去垂綸喜聞幻戲能消暑厭說東施慣效顰策挾侫門皆上客金辭暮夜殆畸人天河耿耿如堪挽願爲東隅洗劫塵

青紗帳（爲匪人行劫藏匿之所）

青紗帳密相向中有匪人作屏幛農家五月種植勤我稷翼翼屯青雲（田中所種高粱稷秋熟皆長匪匿其中）伏莽此際情欲欣牧圉之扞何足云手持霜刀虎而蹤斜睨旅人自來去裡臂一呼羣驚逃捐棄財物猶鴻毛所幸尚得保首領敢說在彷徨不靖大吏有聞如未聞任他阡陌日馳騁我昔避兵居北山（庚子之亂余家避北山）烽煙擾擾八月間（洋兵屯京城）連朝老僕走相告驚心旅況殊艱難價貴易得洛陽紙（市中紙貨價騰貴）猝遇長蛇與封豕（余買火紙託村人攜歸遇匪劫去）風塵詫叱要道旁一錢不值有如此（匪以紙貨不值錢擲去之）村人聞之來揶揄謂是未足動覬覦昨有客自東南隅得錢貰酒騎以驢歷歷方自欲行邁突起蒼頭弄狡獪欲逐逐兮視眈眈罄其所有斯足快又聞西鄙掠行人傾筐倒篋搜奇珍香聲不敢一仰視恐有禍災及其身如此世局創自昔（青紗帳之名相沿已久）百餘年前發橫逆試問此果誰縱之云是山深衆指僻嗚呼山深地僻是耶非指點城樓映夕暉請君休問青紗帳且看鸞凰雲外飛

冬夜不寐口占二律

世事窮千變天心復一陽怯寒晨起懶感昨夜吟忙策慕安劉壯言聞說項詳勞人嗟草草顧影自彷徨

豈誇東方白牆頭明月光寒深嫌飲淺睡短苦宵長翻影殘燈亂寒聲槃柝忙誰知松柏性不畏歷冰霜

正月十二日立春第四孫生名以慶永卽賦四言一章以勗之不自知其癡兒也 以下丙午

高曾世澤綿延於茲乃得汝父振起門楣天今生汝鍾秀其姿行列在四上有連枝立春之日首啓四時願汝少年志善爲師履匹方志立四德恭慎守匹勿廣推匹知充爾匹端張爾匹維永光門祚毋俾凌夷。

謝陸總憲伯葵惠冬醃菜兼以自嘲

菜根雖數得此味未曾知拜罷和羹賜狂歌式飲詩得味肥甘外褱懷淡可知御冬無旨蓄我愧賦風詩世味豈能淡酸鹹辨卻清未忘甕俯境寒士昔年情推擅冰壺號先生襟抱清一番投贈處深感故人情

題寄亭弟獨立圖

嗟異哉吾弟笑貌不如此豈師筆墨乃如彼彼此分明是兩人依稀約略何至是畫師曰嘻君大癡自古拍名竹有漸不似別今世亦皆在想像間君何求全責備及小技我聆斯語一驚然必欲鬚眉酷肖誠拘牽形似神似置弗論且從筆之所到窮摩研或曰是乃秋水之伊人何無蒼葭白露與結鄰或曰是乃考槃之隱者何無在阿在陸足以寄隱淪吾知之矣屈易象獨立不懼一任塵世張羅網飄飄遯士姿落落純儒衣於朝於市不必爭名利憶昔弟少年我告弟以相與敦道誼今果德性臻堅凝晬盎迴與俗流異茫茫四顧依傍空長此戴仁兼抱義勗哉我弟際茲時局難光前裕後愼毋稍墮平生志

悼亡

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巳刻余元配胡夫人以痰喘辭世嗚呼沈痾磨折前後十年天之阨夫人何其甚哉追惟往昔感念今茲得絕句四十首質直言之不自禁涕淚之無已也

重闈淵突淚沾襟。慘覩靈幃痛徹心。（庚申閏三月典質得銀葬養夫人哭之慟輒呼心痛由是起肝病）從此了無歡悅意。哀思笑貌與聲音。（夫人我既相得所愉愛故思念不置）

兵戈擾攘劇堪憂。泛宅浮家一葉舟。（庚申四月粵逆陷蘇松太各郡邑余家避逆北鄉其秋逆匪四出擄掠乃以小舟載移西避幸未及難）患難那堪兼疾病。（夫人時於舟中患病）流離顛沛話從頭。

愁看火燄起山頭。彈雨槍林路更遒。記已前途行不得。願先一死付清流。（壬戌夏五月粵逆出擄北鄉入夜燈閃家攜一帶且攢穿山頂焚火以威余全家在伯父舟中適近戰家焰忽逼近烟火之氣急逼夫人欲赴水死余急止之迨舟覺路出得免於難）

荊天棘地鬱愁懷。況復炎蒸戀未開。非有多金拼棹重。颿驚匪類覬覦來。（壬戌四月避匪警隨伯父全家舟行至蕩西口有土匪擬劫匪肆行恫喝勒索有錢七百而去比七月中余家將返鄉匪又在港口訛錢一千而去時值天炎夫人受驚者再故病更加劇）

連天烽火夢魂驚。渡得江濱慶再生。（七月中從江乘船門夫人曾寓舊居舟之數）惆悵秋風支病體。憐君鎮日坐愁城。（壬戌冬病發……北鄉大遭匪擄夫人幸未受此驚）

爲炊縱使竟無米。（時斗米錢千錢）避地猶欣早見幾。敢說高堂勤奉養。故教典罷嫁時衣。（時典衣以資日用）

三年痛歷紅羊劫。故土歸來喜不禁。（癸亥秋抄自海門返回）家宅已遭焚毀盡。拮据何事不勞心。

功名兩字未拋開。太息觀光又一回。爲念旅人資斧缺。潛從典質代籌來。（余丁卯應省試夫人典衣以助資用）

飢驅已自惆勞人。課讀嬌兒意認眞。逃學慎防將廢學。折葼施教寓恩勤。（庚午歲余就館蘇垣時治兒方六歲令從師讀書而恒恐欲逃夫人以大杖拒之手加責之曰若再不改悔當痛笞汝矣兒自此遂知勵志讀書）

去來晨夕侍高堂。兩地關心兩地忙。（外舅家借居施氏屋隔余家甚近戊寅十月外舅病而先君亦病夫人往返兩家日必數次）慘矣蝦蝦眞在疚。父喪乍遭又翁喪。（夫人父母相繼先後亦病夫人哀痛欲絕）

稼檣艱難記備聞。米鹽料理事紛紜。閑家並作持家計。訓女先當習儉勤。（己卯歲余就館瀘上治兒隨往讀書夫人與女勤儉持家余得無內顧憂）

祇庭遺訓命兒遵。當識詩書義理眞。（時以庭訓勗治兒讀書）轉瞬兒年已十六。泮宮幸作采芹人。（庚辰歲治兒入泮夫人猶勉勵）

爲兒授室費神思。寒素家風慣自持。不恤病中心力瘁。絲商從俗與從宜。（壬午春爲治兒授室新婦郁氏夫人猶抱病任中饋於是冬病後遂事事皆出心慮不休）

未幾井臼素性偏。和平態度異從前。大都事與心違甚。鬱結當胸遂勃然。（終不存解自言之猶恨私于此）

底了悲宗在昔年。（成了落第也夫人留余成名甚切復促行務明然）成名豈讓謂兒賢。（壬午九月十七夜治兒報捷夫人心始一喜）一甌方進雙弓米。不覺加餐出自然。（時有過望之如是夫人特之加餐）

鄰家交謫日相尋。嫁禍勞將惡語侵。（時有楊氏亦賃居趙氏宅輒病瘋日夜罵人不止余家被其擾者九年）數息病軀難養靜。時聞謾罵總關心。

荼艾空勞病已深。（辛巳冬夫人起肝鬱頭暈之症）一番痛女更傷神。（癸未五月女以文姐病殁）君言那不心悲悼。膝下依依少一人。

鄰鄰有眚風宿醫。閉戶還虞禍暗招。（天水趙氏時時爭鬥）一十六年容忍苦。方欣出谷得遷喬。（自乙亥至庚寅已歷十六載冬間始遷出寓鄉郡王氏空屋夫人痼其病爲之減）

自家臥病總支離。每痛萱庭色笑違。遽爾耄年成永訣。那教聘望不傷悲。（外姑暮年夫人每以病不能歸侍爲痛壬辰三月外姑辭世夫人哭之慟時沈痾幸漸就痊因是復病）

遙從鵲喚詎關心。遊子天涯繫念深。笑語團圞未夜半。喜聞報捷是泥金。（壬辰四月十二日余鄉會試已下昨日放榜而夫人寓之夫人謂功名前定治兒下第殆意中事而俄頃報捷者至）

最兒莫負顯揚身。此去門楣振起新。（癸巳殿入都夫人手家具什物皆親爲指揮裝載）蘿室借行勞整理。要防京洛染緇塵。

北來已病家多難。（甲午八月姚氏以產難亡）邊警遙傳膽更寒。（天夫人言倘使國家有難當與兒死其殉之）君謂倘遭戎馬禍。從容就義庶心安。（時日人發難邊近都）

旅況連艱意念灰。死喪相繼更堪哀。（甲午生孫而郁氏媳殁夫人痛之甚）兒謀膠續孃心碎。事事何曾應手來。（京寓諸事不便）

焚香每日籲蒼天。願早生孫似續延。（丁酉春夏每早焚香籲天叩求早生孫男）子舍夢熊幾有兆。那知君又病淹纏。（夏六月二十五日夫人忽起半身不遂之症）

十載沈痾幸告痊。（自辛巳至壬辰已歷十年病始痊愈）京華就養間欣然。（癸巳入都夫人以水土不服不甚歡然然亦有時自爲排解）無端一豎潛相逼。束縛居軀又十年。（自丁酉至丙午困於病者又歷十年臥床不能起復）

頻驚鶴唳與風聲。一步猶艱扶掖行。（庚子夏五逆拳作亂之亂予京北中藏分村起居更覺艱苦）絕粒已逾廿餘日。咨嗟絕處幸逢生。（夫人病時非食不下嚥後乃得粥稍定新進糜粥）

老媼南來呼應便。（壬寅春予故鄉僱用一嫗服事夫人稱爲順手）一繩床起臥總拘牽。痛君憐我桑榆迫。止我扶持已五年。（丁酉至壬寅夫人病中臥起扶持至丙午已五閱寒暑）

每從衣食慎權衡。撙節多方非好名。道是今生宜惜福。兒貽災晦到來生。（夫人每語家人曰我頗窮約勿以綵繡珍錯送也）

家鄉食品記依稀。適口甯嫌脆與肥。（夫人每謂故鄉鄉居其迪膾鮮中魚肉）病裏疑情猶未斷。諄諄朝夕盼南歸。

連宵病況迷離甚。自覺泉臺卽故園。（夫人病篤昏時嘗云我將歸園去）道有三般心事在。傷心爲未一抽言。（心事未即此做）

偶離君側君呼我。遠我咄之應已遲。（千古矣）後即武言本無事。思君悲戚抱無涯。

遙聞更漏已三移。顧惜分明往日同。揮手不教陪永夜。起眠恐我受寒風。

縱貯參苓藥籠中。乞靈草木有何功。呻吟猶作兒孫想。痛煞兒孫呼籲窮。（治兒每夜焚香籲天求延壽命）

彌留似欲訴衷懷。慘絕頑痰壅不開。（夫人以痰壅予病致不起）一敗果然塗地矣。痛心翻數應牙牌。（丙午正月夫人卜一歲休咎得忽開懸欲一敗塗地之句心甚惡之余以牙牌爲卜）

脫離苦海是耶非。寂寂無言對素幃。慘向靈床啓手足。知君心尙在全歸。先是夫人左邊手足寒冷而爲丙午冬月發痰病轉時余尙與其韓國遂患肄世手足已收拾不復屈曲矣偶哉

聞道歸宵禮節先先是有婦人歿後先由父母家之說 還應隨侍舅姑前。倘來愛女兼亡媳。挈得孀孫定愴然。補甲午戌

予所追錄

問我噓寒憶昔時。而今依戀更憑誰。不知君赴幽冥去。還是歡欣還是悲。

當時因應殺周章。一語煩君剖決詳。此後杳來事瑣屑。倩誰措置共誰商。

貧賤當年百事哀。而今塵網盡離開。明知有福君先逝。何日黃泉聚首來。

淒風四壁月三更。寂寞房幃淚幾傾。我道有生不如死。願君早挈我同行。

陶然亭感舊 憶先室也 以下丁未

十載之前君到此。丁酉五月夫人赴西河表姪婚之讌曾遊于此已十一年 曾將風景說當時。夫人歸述景物甚詳 我來懷舊頻揮淚。君在九京知未知。

和紫翔王君麐韶近作三律

襟抱欽君絕點塵。發揚恰得氣之春。怡情獨占溪山勝。君自號溪山老人 載筆能致耳目新。君任修志事 待與程朱傳道脈。君頃精理學 相期懷葛返天眞。君自辛亥後高尚其志不復出山 一番詩酒增豪興。豈特文章妙入神。

京華踏徧軟紅塵。拭目來觀萬象春。都中余就養入都已十五年 得月樓先詩證舊。運雲廈廣界從新。夢迷蕉鹿忘形幻。思動蓴鱸覺味眞。翹首天涯知己在。一般炯爍見精神。

紛紛軼轍起囂塵。大地咸詩有腳春。下國共球重譯道。中朝雨露四時新。亡羊競說牢須補。相馬誰誠識未眞。愧我龍鍾支老態。浮雲世事尙勞神。

九月初八日南歸記事

鯤鵬圖南力培風。垂天之翼學長空。我欲從之不可得。自崖而返心忡忡。予自癸巳入京思歸已十五年殷思南歸而不果行 一朝風過羽毛順。本年八月決計還鄉 惑虛吹下青霄信。星馳催駕仙兩三詔。以南轅此發軔。天涯秋燕倦思歸。落葉滿瀟路四圍。大車以載利攸往。錯疑奇肱能凌飛。援軫不煩更記里。翻翻聯聯鴉銜尾。九月初八日乘火車由京赴天津 幾蹤此界又彼疆。方知周道原如砥。津沽一望烟雲開。午刻車行至酉未已抵天津矣 指南飛遠相追陪。天津汽車馬車接迎 魚龍曼衍呈各戲。燈光不夜街埏垓。路間電燈相接 主人愛客開清讌。是夜處支部總理趙姪瑞君楷如招飲 珍錯紛陳目爲眩。于胥樂兮醉言歸。彷彿斯遊涉汗漫。晨起封姨傳語頻。馬當陳跡今翻新。張帆乘槎詎足數。此去大雅宜扶輪。初九日午後登新裕輪船 濟川仗汝作舟楫。望洋何事增歎息。轉附朝儛指顧間。初十日泊成山口 蒼茫一色長天接。碧海宏滔蛟龍宮。過綠水洋 銀濤萬疊相擊衝。鉄乘碩黃鉄淺

黑。過黃水洋黑水洋 扶桑日出光騰紅。於黑水洋中觀日出 不舍晝夜本天道。春申江上風光好。翹首此間雲影停。夙昔離悰許傾倒。十四日午刻抵春申江漢黃浦灘武陵伯姪下榻河間寓 桑田滄海幾徘徊。我願枕流漱石來。九月下浣退歸傳於高等實業學堂寓所特建之公館 自此鶴樓一枝棲。寄言燕雀休驚猜。

徐家匯寓齋

蔥蘢入望接田萊。十里晴光指顧開。且向此間聊容靜。任他世事變遷來。

夢先室感賦 以下戊申

一解消愁慮。入夢乃迷離。聞君共兒女。嗚嗚話房幃。旋見君獨坐。笑容如舊時。默不作一語。手將針黹持。予忽躍然起。云忘腹中飢。急思得晚餐。中饋問誰司。有媳在旁笑。笑言主人癡。三載祗一瞬。肴饌何妨遲。君起撫兒案。拂拭徐爲施。非若疇昔病。坐立難自支。此後設饌否。恍惚並不知。陡又開異境。欣歡有貓詩。斛睡予臥榻。貝余夢所畫之貓 似防寒風吹。覆衾撫手被。嗚嗚若有詞。旋亦渺茫茫。未知何所之。大抵君念我。不欲託諸辭。知我有貓癖。念釋胥在茲。故招仙哥來。慰我長相思。感君情深摯。幽明非兩歧。夢醒還憶此。老淚紛紛垂。

和崇明張廣文應穀雨窗誌感即次原韻

寶瀛小歷一天周。君居古瀛 力障狂瀾據上流。智學敏窺鴻寶外。君博學多才 星村名判鳳池頭。君於乙酉登拔萃科 情間觚管尋莊夢。處還何妨抱杞憂。沖淡襟懷能養靜。多君伴奐復優游。

有才欲問命如何。少壯年華電影過。驚座酒嫌三雅少。君豪於飲 感懷詩比四愁多。紛紛佳蔭栽桃李。落落高蹤隱薜蘿。君以隱居教育後進爲樂 獨向千秋尋墜緒。杏壇心血儘消磨。

居安幸際太平年。樂業寧爭負郭田。講學良規崇絳帳。君授業多佳子弟 傳家長物惜青氈。事難藉手空憂國。恨到填膺欲補天。君悲憤時事輒見于詩 今日圜橋觀聽集。幾人感解賴言宣。君充郡俗部高等學堂教授

閑潔循陔美味佃。麼詩久動蓼莪哀。君詩有循陔詩及呻吟之句 寄懷霧雨蒼生望。已苦乘風壯志灰。君涉于仕途 不退故應憐羽翮。君十應試 儒林豈竟乏鹽梅。如山祇恐山靈笑。南有莘兮北有萊。

鶴棲豈戀一枝安。君時作客遊 比德渾如太璞完。脫迹幹緣高士易。知音由水雅人難。陶公佳興栽秋菊。鄧子幽思感澧蘭。把酒問天惝無語。中宵明月尙闌干。

我亦飄蓬感半休。恰當歸去穩扁舟。秋余客南歸 門無俗客容歌嘯。案有新編欄校讎。老眼待披五里霧。時余患目疾 問身時倚一層樓。時余患滯暑殘樓 乘槎夙仰高情奇。敢復鋪陳汗漫遊。

氣毬歌

余來滬上見西人汽車電車巧奪天工無不詫為得未曾有戊申端午越十有一日偶遊張氏園觀西人升氣毬之戲特走筆記之愧無雄厚博雅之句以繪其情狀然觀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昔聞神仙有術能飛昇三十三天窺上屆又聞鳳凰上翔九千里翱翔杳冥靡底止人生下土昔凡材青雲翹首空徘徊既不得與蓬萊安期一相見又不能化為九苞五彩來秦壽泰西國民出幻想謂可天門窺詄蕩架木撐體骨帽布作圓像待爾御風行一躍可直上維時針線盤旋中（以布縫作毬）人巧真能錯天工有匠先掘地鑿使鴻溝通（掘地道于毬之下）厥職兼掌火歸功在祝融熛柴鬱鬱發炎上（地道中裝煤得氣鼓之）俾之一氣鼓鴻濛下曳長繩莞樞紐其間隱隱藏壺公（毬下繫以繩繩畢一寄人藏其中轉運機括）任伊真宰去上訴不愁吹下逢罡風風傾月姊顏而笑謂是妙手真空空碧城十二始將飄忽到滾滾星毬毋乃同得斯巧製窮遊歷霧窟雲衢許目騁去來尤務地行仙舟車何事勞形迹且聞利用行軍營俯窺勁敵知軍情孰當避處孰擊實進退一一精權衡我來昧蒨圃四圍車馬喧如雲集士女鼓樂聲紛煩（西人奏軍樂）但見西人之子各撫掌恍兮惚兮如作高山仰初則蓄勢故遲遲彷彿離地祇尋丈繼見長空一綫懸煙雲頻與相摩盪（西人先校定氣之高下度數俟毬至半空先乘縋而下）紛乃絕迹駭飛行暫遊已入杳莽（毬入雲中雖不甚高而已不可見）噫嘻吁公輸削木鳶還舉能飄然奇肱飛車更奇絕亦以機括不用術途並守轍今看飛毬去路遙令吾快讀蘇詩奏捷上烟霄

殘菊

陵苕頻白外到眼又秋深陶令蕪園句魏公老圃心幾誰憐骨傲而為惜霜侵今昔一嘆念臨風慟不禁（謂壬辰菊花開時亡婦輒為欣賞）

春正即景（以下己酉）

歲序履端新天行臘轉春（客臘晦日交大寒節）白沈江上雪紅展海東雲傳聞魚書捷（去臘妙報中友人借肖於人日前到）臨樽韻語頻得遊熙嗥字應進酒千巡

感舊昔戊申春張廣文應穀雨窗誌感

南華妙諦悟莊周尚曠當推第一流自笑塵寰容插腳頗思天外去昂頭閒閒桑者存真樂耽詩人抱隱憂垂幕劇憐神思懶且從林下學優游

名場角逐興如何彈指光陰駒隙過劫換滄桑佳地少思通風雨故人多隔花窗小依紅杏（余賃

居天水翰氏屋南外有紅杏樹一株）插竹籬疏繞碧蘿（余於院中插竹編籬以為屏蔽遺訪者藏目為竹籬中房家）悔未十年書再讀學修中止在蹉磨

出門惘惘感頻年無穀還欣是硯田書有一編藏舊篋（謂先曾祖手鈔遺書未遭兵燹）物堪千古重寒氈徘徊春雨孀紅徑惆悵秋風慘綠天我道居娜宜自好別無精義可言宣

痛失蟾依腸九回摩挱手澤更銜哀功名已入黃粱夢（余七赴省試）心事將成蠟炬灰勁爽丰神嗟竹芬芳消息隴頭梅浮雲世故渠翻變片善何須辭草萊

道由自得乃居安漫詡儒生行誼完詩詠一篇鳴鹿易門登三級化龍難（謂從兄初試博邑篋稿五赴京闈始舉進士）疊世路費生棘尚幸庭階漸茁蘭快憶板輿迎養日京華家室慶團圞（謂癸巳年入都）

太息民勞可小休（謂庚子遺難後）誰當共濟說同舟躬修孝議先教品經義曾聞大復讎愛觀抽蘇寘作鬭厭談嘘氣蜃成樓慚余學殖多荒落但向逍遙證舊遊

自題小像

己酉仲夏海上實業學堂專科畢業生高君恆儒吳君思遠潘君善聞胡君士熙屬畫師繪余小像見贈鬚眉自鏡感慨系之賦此以誌

本來面目盡人同笑我頹唐一老翁伏處願如知止鳥遊行且鑒寄居蟲情餘身世寬閒外興託形神贈答中他日諸君憑請念莫嫌狀貌更癡聾

浣花廬詩鈔卷三

目錄

七十初度自述　遊西湖　戲拈藥名作五絕句　倚樓　記蘇省大水　江浙女子從軍行
春日遷居錫山新屋　養靜　續感物詩　葺燕巢　答景周陸君愛蓮亭詩　遊五里湖
放言　衰柳歎　惜黃雀　月臺晚眺　去鬓　詠並蒂紅白石榴　百感　櫻花歌　素懷
記地震　偶檢得先室破鏡感賦　飲罷　嘲孤鴻　孤鴻答　訓長孫赓詒遊學美國辭
歸舟　羊皮襪　到家　誌歐洲戰禍　吾廬五景　飼蠶歌　追悼武陵大甥女　深秋
雜感　安得　忽忽　早春即事　談詩　新世界　傷足夜夢先室　即景口占

浣花廬詩鈔卷三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七十初度自述（以下庚戌）

幾歷刼滄桑。又逢春晝長。等身新世界。頭首古文章。（曾從梓中生有能為古文者與後生可畏也）覗恨眼多病。（兩目因風生火流淚）
已五年餘行愁足不良。（左股痹病疲軟已久正月杪下樓小跌筋脈作痛舉動疼痛然步履已倘倘矣）何時脫塵網。壺嶠去徜徉。
七十行年届。撫躬感喟深。徒增扶杖態。未抱斲輪心。花涉小園訪。（廊左有小園花木蔚然）酒邀佳客斟。（時約二三
知己小飲）自傷翩翼折。握管不成吟。

三月初旬避誕辰酬應之煩約徐君闓孫往遊西湖兒孫隨侍但覺湖光山色四顧移情其地有爲昔所未到者歸而記此

少年逐名場。（謂己未應省試倘猶存）曾作西湖遊。紅羊刼罹酷。（匪亂前省城為粵逆所陷）豈乏陳迹留。今歲值春暮。嘯詠
招同儔。願言訪西泠。一棹臨清流。甫經離烟波。遂欲探險幽。峭踏孤山石。（訪孤山林和靖墓）輕操六橋
舟。（六橋畔）高懷千秋染舊見尖塔。（雷峰塔倒）二塔倒作）斬新登酒樓。（往昔五柳居已毀行為新酒家樓外樓而三官二）遙指堤痕曲。（謂白蘇二堤）近
瞰潭影浮。（過三潭印月處）平湖湖水平。惜非月逢秋。尾破柳不浪。聞鶯客應愁。（柳浪聞鶯處但存破屋）晚近闢庭院。
也洗繁華羞。（劉宋唐莊均近人所建）展拜岳王墓。古氣盤松楸。離水而就山。肩輿傾轎兜。雲林鬱野寺。（登訪
靈隱古寺）路曲羊腸併。釆飛態猶故。（飛來峯）泉冷登筱遊。（冷泉亭）山靈定暗笑。笑我將何求。我乃默作答。
去來祇自由。塵世何紛擾。一葉兼一萜。（一路多進香人而途中乞丐之乞擾不可近）誠哉皆歎苦。（佛經云皆大歡喜）着糞防佛頭。
歸去渉遐想。佳境雖旁搜。但增今昔感。身世同浮漚。

戲拈藥名作五絕句

入山採甘菊。欲尋路路通。偶廬踐生地。獨發關發證。欲夙有遠志。兩兒識所依。何為香續斷。屢
喜說當歸。傍有青箱子。倩教開金鎖。探取錦地羅。防風密包裹。儂管摘荷葉。歎亦攀桂枝。交藤
永不斷。好譜合歡詞。欲見燕陸香。儂乃女貞子。相期勿皆休。同研破故紙。

倚樓（以下辛亥）

喜說鴿樓獲一枝。（治兒新購錫山地築室偕居焉）感懷今昔不同時。病心那得醫心藥。忘世爰存遯世思。繡訴素
絲仍舊染。空傳黃絹有新詞。倚樓四顧何聊賴。自幸炎涼已夙知。

記蘇省大水

頻年直省水患迭起嗷鴻載道聞之傷心今歲吉林兩湖安徽廣東四川雲南江西浙江山東各路或因山水驟發或潰隄決口紛紛告災而江蘇則地居下游幾於無縣不水爰撫今昔所親歷者誌之以諗後來言之不文所弗恤也

吾生九齡値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夏初霪雨積日久。(自四月至五月中)開門但見水瀰漫。(街道成河)四野溝渠成澤藪。老親購米試爲炊。色惡臭惡難入口。(先君曰雨買米歸黃色紅味臭直不可下咽時米價六十餘文一升)丙辰苦旱六月中。(咸豐六年)飛蝗食稼十空九。是時粵逆正披猖。(時髮逆正擾安徽湖北等十餘省)災祲乃亦乘其後。天心悔禍方底平。休養漸冀生業厚。(自甲子金陵底定後民困稍蘇)遠聞九垓並八埏。旱潦偏災亦時有。己丑之歲秋八月。(光緒十五年)雨師稅駕來南畝。四十日間歌滂沱。告災處處聞黔首。一波甫平一波起。外侮內訌相雜蹂。(甲午中日構兵庚子拳匪肇禍各國聯軍入北京)南山不移案可動。紛爭入事騁而走。滄海桑田轉瞬耳。造化殆實司樞紐。(庚子後始變法)紀年辛亥夏逢閏。(閏六月)雨雨風風聲競吼。上游山水間道來。下游巨浸莫容受。沴厲鬱積爲蛟騰。(太湖水蛟出)江海潮流互擊搏。(海江潮挾東風而來)數千里外波濤中。爲時既久難援手。發倉振貸苦無濟。呼籲於天天曰否。爲問溺者誰溺之。是必隱有尸其咎。

江浙女子從軍行

君不見大人城頭殺氣生三千粉黛皆精兵又不見娘子軍中政令肅一般紀律徵嚴明古來閨閣奇女子肝膽直欲男兒爭。逢今闢一新世界不獨木蘭代父留芳名。慨自風雲西蜀起。三峽倒流成禍水。(先是蜀中鐵路係奉旨商辦本年收歸國有)攘奪誰悲失路人。啼鵑泣血聲無已。(蜀人奉光緒主痛哭不已)突焉蒼頭起異軍。鸚鵡洲邊結陣雲。云是易象占革命。(黎元洪在武昌起義)槍林炮雨聲相鬬。五十日間響應捷。(自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事不二月湖南等十四省皆響應建號獨立)四方掣電軍書急。紛紛顏色變旌旗。不懼果然能獨立。維時北伐馳雄風。(各省募兵北伐)陡驚雌蜺盤長空。五申三令鼓而進。美人敢戰吳王宮。(江浙女子各組敢死隊出征)義師千古板屋始。大哉復讎今從同。關山不必虞判越。冰雪不必愁交攻。兵氣不揚謗說耳。婦人何妨在軍中。千鐃鼓鑄况一氣。(有夫婦同向前敵者)誓滅軍閥成奇功。昔聞機鈴握元女。能使鼠馳並驅舉。又聞助戰梁夫人。親執桴鼓臨江滸。古今人豈不相及。我瞻軍容增歎息。只此同袍同澤心。千秋足壯閨房色。

春日遷居錫山新屋(以下壬子)

故園無片瓦。新築近名山。望岳常開徑。偷閒急掩關。籬疏花點綴。池小石迴環。桑者閑閑意。將無在此間。(屋旁擬種桑)

養靜

帆影炊痕望裏收。綠陰濃處小勾留。非無王粲登樓感。頗欲張良借箸籌。高廈營巢憐舞燕。清溪漲跡謾問臨。林泉養靜忘形役。頗得攀躋第一流。

偶檢感物詩又續四律

清議揮塵任終朝。豐觸爭雄發自挑。恐有受驚偏打鴨。偶因習禮愛迎貓。祇聽蚓笛喧泥淖。快說螺舟趁海潮。我欲蟫宦一遊歷。煩他雁信達雲霄。

桓桓氣象壯熊羆。爲鬬爲鵝陣亦奇。鷺食後將絲白縛。狐埋彼葛性多疑。貪如鴟鵂何知餌。哺似慈烏未算癡。蟋蟀寧閑棠已矣。虹橋空見草離離。

龍人氣餒涉鶕張。詎識高岡集鳳凰。世事由來皆嚼蠟。天星常此炳貪狼。鶯驚同夢時嫌短。雀鼠紛爭理懶長。竊哭雎麟風化洽。謳歌賴尾早蘇魴。

爭看開道有驊騮。騶從分明在後頭。恐父癡心如待兔。牧童生趣解騎牛。機關稠密同蛾伏。媒介紛紜與雉謀。欲訪鮫人潛織處。徐愁蜃氣隔層樓。

燕巢忽墮急爲之補葺誌以長歌

砉然一聲燕巢落。急告爾燕毋驚愕。我作主人任保衛。大懼不克生胥匡。憑高爲爾謀。立杜橫插紫金釘成行。(就牆柱插釘二)削竹環空得依附。(釘傍以竹附之)結繩施治求周詳。盤踞在下紙作鎮。(用繩與竹絲欄其底復以紙填之)其上可以容翱翔。舊巢安置亦妥帖。(以舊巢置其中俾小燕得安息)基址鞏固猶苞桑。燕兮燕兮休猜忌。入此室處徐商量。世路誠哉多嶮巇。患難誰不思預防。而我與俗殊嗜好。常顧一念存慈祥。維持調護與有責。爾毋感慨增蒼涼。况爾乳燕待哺迫。恩斯勤斯常矚望。此間小小安樂窩。毛羽未滿宜潛藏。他時綢繆新牖戶。結構定勝人謀臧。我囑歸來雙燕子。且住爲佳勿遠颺。

景周陸君以愛蓮亭詩十二韻見贈依韻奉答

致謝承先志。清風襲德馨。(用宋人句謂先曾祖以愛蓮名居詳見詩集)愛蓮懷舊集。卜築創新亭。繞屋烟霏淡。滋花雨被靈。嫩紅依石徑。空翠補窗櫺。池漲三篙水。山開一面屏。(謂惠山)濂溪同著說。陋室待鐫銘。入座宜烹茗。焚香此讀經。斜窺帆轉側。(謂城外帆影)背指塔瓏玲。(謂錫山梵塔)蓀葉濃圍綠。桑陰近展青。長吟詩欲煖。豪飲酒遲醒。魚共濠間樂。鸝偕陌上聽。傳家留半舫。庭訓憶髫齡。(幼年聞之先君讀書有半舫匾額)

聞錫山東南五里湖之勝夏日喚舟邀同陸君景周往遊兒孫隨焉至則但見湖光山色而已作長歌記之

碧天無雲流金烏。涼風不來眼穿枯。科頭赤腳意自適。有客侈談五里湖。謂是具區咫尺近。(湖謂外即太湖)烟波浩淼騰鷗鳬。高子水居亦宛在。(高子忠憲有水居在其處)瀰洄可以從葭蘆。其間小小成市肆。酒家

一一能嘗熾。我聞斯境心躍躍。遂作舟子招招呼。放翁論詩最風雅。(周詞最)恰合我友歌叩須。指顧得採山水勝。欣賞乃與兒孫俱。出西郭門三四里。菱紅芡碧蓮菰蒲。欸乃聲中去復去。一幅漢陂來遊圖。似聞馮夷擊鼉鼓。約得河伯歡迎無。又如山靈默導引。引我佳境窮東吳。詢諸榜人曰否否。斯地已足心神娛。此外波譎並雲詭。扁舟無致爲前驅。聞言我惟莞爾笑。斯遊豈必形迹拘。山陰訪戴事彷彿。遺返何處人揶揄。乃從水國鼓棹去。繞出別港曲且紆。桃源聊作迷津問。風景疑與塵寰殊。(泊舟訪葉巷仙)夕陽未西風颯颯。一笑欸緩尋歸途。閑坐燈下結遐想。實者虛之情非誣。他時搜訪得眞蹟。何妨挈榼還提壺。一至再至集觴詠。詩成以補入吳趨。

放言

雲輪困日曈曨。水迴抱山鬱蔥。紅塵脫開數千丈。綠陰環市億萬重。有幽人兮居其中。娛佳日兮醉和風。氣吸太湖三萬六千頃。直達水底蛟龍宮。命龍女兮採珠。呼鮫人兮織綃。酒進玉女漿。果供王母桃。徐聞鈞天樂迭奏。行雲響遏入項璈。佐以湘靈瑟。弄玉簫。一時阮咸之箏。雲和之笙。同聲相應宮商調。飄然揮手去。赤松青琴招我。永夕兼永朝。豈無青雲士。遭際須臾間。高位備將相。聲名震鄉關。亦有三致富。權算工陶朱。石崇金谷豪舉碎珊瑚株。以彼富貴良足羨。而乃逃空虛。甘狂癡自詡知其雄。守其雌。豈非大惑不解。大愚不靈。一任獻嘲騰笑。莫能與之爲轉移。

衰柳歎

使天無疾風。庸庸那得知勁草。使天無歲寒。孰謂松柏後凋。好世人顚倒眞是非。塵羹土飯甘如飴。市塵但解用黃金。黃金豈及交情深。去似江流水。不復高誼雲天。尙自足。團扇富風遠棄捐。落英狼藉空芬馥。紛紛羨少年。丰致何翩翩。一雙蝴蝶舞彈入。鴛鴦袵。春花共秋月。過眼成雲煙。君不見張緒依依似楊柳。王恭濯濯亦姿首。一朝零落誰相問。不憶當年好風韻。聽歌唱別出陽關。欲折一枝苦無分。秋風秋雨愁江南。起眠殊有餘情。含桓大司馬空垂涕。樹猶如此人何堪。

惜黃雀

交交小鳥鳴西溪。西溪來傍茅亭飛。亭偕遺滯作掩蓋。啄之可以療腸飢。往復搜求不稍已。盤旋故作情依依。一朝農田告秋稔。遠颺又擇稻粱肥。紛紛紜紜結羣去。也如明哲詩先幾。主人徘徊亭畔久。頗訝遲日飛鳴稀。豈是鶉音果可革。亦或雁信偶來遲。緊彼小鳥智如此。我實信他在遠能不遺。噫嘻吁。我欲問他在遠何故能不遺。

月峯晚眺

頻勸盈盈隔水思。迴溯何處可從之。雲邊獨鳥盤來遠。城闕半帆移去遲。月色微吞微吐處。山光欲斷欲連時。亭臺布置雖潦草。恰與幽人寂處宜。

去鑿

正可厭。乃學奇雌不伏。遂欲飛神昏。先醉千日酒。柯爛未下一子棋。江海波濤頃刻起。一落千丈。徒爾爲鴟鴉。鳳兮枳棘棲。混破秋兮瑤琨疑。我羨安期生。周歷壺嶠遊蓬瀛。我慕劉與阮。飄飄許結神仙眷。回頭掀髯發大笑。高山流水誰同調。不如乘此垂暮年。混混茫茫去鑿混沌竅。

詠並蒂紅白石榴

並頭態度白描成。絕世丰姿不世情。囑咐石家雙姊妹。早將酷酷換芳名。

絳樹拔雲爛漫栽。一支團聚不分開。如斯多子環相向。先應封人祝語來。

聞道仙家本姓安。此間安樂儘盤桓。深房緒住同心結。卽是天然換骨丹。

分明仙骨具珊瑚。留與人間並蒂看。我祝花神呵護徧。有生一樣永團圞。

百感

百感中來强自寬。燈前祇覺夜吟寒。心知其意讀書樂。耳熟能詳行路難。頗訝出山羞小草。但憐空谷訪幽蘭。漫誰悔上屠龍去。可作中流砥柱看。

櫻花歌

壬子冬晚治兒自滬上寄櫻花苗歸卽植於坐花亭畔作長歌記之

吳下阿蒙喜種花。小闢蹊徑生雲霞。先春忽寄櫻花來。云是海國異種氣體殊清華。培本根兮長萌芽。十年之後當有奇芬吐出同天葩。問花作何色。發綠重緋是其色。每當遲日迎和風。千枝萬枝展輕紅。調脂敷粉意流動。爭妍鬥媚情酣醲。倘使一色鋪十里。錯認杏花豔無比。有時帶雨濃姿含。桃花彷彿增嬌憨。又疑海棠沈睡去。一曲紅梨不知處。吾聞庭階栽蘭芝。譬諸子弟清芬遺。培植桃李亦風雅。門牆瓌麗皆英姿。櫻花櫻花兮爾從異域來中土。被仁風兮沐化雨。遷地爲良得自主。愼勿無知學蔓首。當欣欣爭向榮。心花璀燦常恐生。次則觭然挺正幹。傍支毋任杈枒侵蔚成蔥鬱。又其次夾道續紛環綠陰。我向花叢告語久。恍有花神開笑口。爲我設綺筵酌我天廚酒。陶然共醉坐花亭。我且擊節高歌以爲花神壽。

素懷（以下癸丑）

素懷託恬淡，息影樂園亭。梅冷鶴無夢，竹疏風有聲。酒邊臨劍氣，天末寄詩情。誰是空山侶，超然心跡清。

陰歷清明（二月二十九日）前二日（陽歷之四月五號）午後六鐘許地震一分鐘餘歌此以誌

節屆清明春風寒，野鬼夜哭聲淒酸。欲雨不雨月無色，閉塞之氣蒸成團。晚來乾坤欲顛覆，睡龍未醒耳聾伏。忽焉靜極遽思動，鞭策邱陵並川谷。維時紅日沈崦嵫，勢作飛雄不伏雌。遠疑流蕩已忘返，近豈搖曳能生姿。是誰朽索六馬馭，九垓八埏任來去。何自發始何自終，肅入杳冥不知處。六十年前災異經，吉凶渾似影隨形（相傳六十年前癸丑春三地震數次後有洪楊土匪之變）。猶欣地脈牢維繫，不致滄桑驟變更。

偶檢得先室破鏡百感紛來詩以當哭

釵分無可續，鏡破那能圓。舊恨難填海，新憂欲墜天。歷年驚世變，何日脫塵緣。況又兵戈警，迴思倍悵然。

壬辰夏苦熱（是夏酷熱異常），君謂靜生涼。瓜綠沈寒玉（夫人每食井中沈瓜），蓮紅挹晚芳（時盆荷盛開）。撥爐香細引（夫人輒焚香靜坐），汲井水清揚（時汲井水置座間引凉）。此境今何似，寧將往事忘。

家室漂搖日，難堪風雨聞。遇窮常恤我（余頻遭死難君解之），積病總憐君。一別情長已，重來夢豈眞。衾衣相對處，空憶暖香熏。

飲罷

飲罷一登樓，天風吹未休。幾人勞念舊，老去獨悲秋。水月觀斯境，神仙疑與儔。滔滔舉眼是，猶自詠清流。

嘲孤鴻

孤鴻乘南風，哀鳴嚮北方。北方非樂土，寂寞更荒涼。但聞鳴聲慨以慷，比之子規叫月尤悽惶。有雌雄兮在山梁，自信時哉時哉曾入昌平鄉。毛羽初豐滿，哇其笑矣鴻之旁。謂是囂囂太不祥。我有言授若，若且聽之詳。若盡學燕語，若盡效鶯簧，若盡招鳩媒兮集觴。行雍容兮揄揚，譜一曲兮求凰，紛五色兮雀屛張。歌關雎兮第三章，宜福祿兮飛鷙鸞鵠報喜兮樂洋洋。會見干雲直上，得與青鳥之使同頡頏。胡爲孤蹤落落常此踽踽然神自傷。

孤鴻答

鴻聆雄嘲諷，不覺心怦怦。俯首幾躊躇，伊鬱難自伸。告眞發音節，歷歷訴平生。謂余往日巢居苦，一般林密兼山深。小時養成孤高性，不欲與世相競爭。迫後天機漸鼓盪，非若太上能忘情。今茲幸傳君勸論，如開茅塞心分明。夙聞君情作媒介，願從左右聯鷗盟。惟有數語與君約，勿來鴃舌南蠻音。阿婆餅焦更可畏，那堪姑惡偏聲聲。又若高唱泥滑滑，險阻在前安得行。不如歸去尤敗興，概從屏絕毋逢迎。羽衣獨有鸚鵡好，婉轉嬌語怡人心。詰朝當奉雙翡翠，請君作證傳余鸞鳳同和鳴。

訓長孫慶詒遊學美國辭（以下甲寅）

男子志四方，迢遙千萬里。今汝就學去，浩乎發軔始。路自中達外，程兼陸與水。記取我數言，處世道在是。節宣寒共暖，衛生明宗旨。愛惜順朝夕，毋爲肉食鄙。忌動慾輕佻，語言斷係理（勿談時事）。（勿涉嬉戲）交游貴謙和，持正勿卑靡。課功宜漸進，自修勿懈弛。出門戒浮躁，諦聽兼審視。常防飛行車（電車汽車），距離僅尺咫。敬中復存誠，周旋西人子。人生際今時，事變多奇詭。端賴己詳察，不致涵藏否。魚雁傳便利，平安寄一紙。翹首望白雲，父母亦孔邇。當棲盛芳華，有川正無已。吾年雖已邁，優游樂杖履。可以釋遠念，精研在國史。臨別此諄諄，不過大綱耳。萬事慎自愛，建立觀諸此。他日學成歸，光曜斯爲美。

歸舟

寂寂溪西三兩家，飄然一棹水之涯。天公不放秋搖落，隔岸猶開紅蓼花。

先大夫以大兒（慶詒）赴美遊學悒悒，入秋多病，不肖深以爲憂。後讀此詩，細玩詞意，躍然以喜。今檢詩稿，念願復深，思又復涕零矣。（文治謹記）

昔在都中嚴冬苦足寒冷，於肆間購得羊皮襪歸，室人笑謂是宜用褐裘之製，表裏護之，乃爲余縫寬廣單襪一副。先試著，後以羊皮粗厲棄去，置襪巾箱中，已歷二十餘年。今秋足指因濕作爛瘡，藥裹紙恐其汙及布被也，檢得此襪著之，所包者大，不受尋常拘束之苦，爲之怡然，轉念益復悽然，突成七絕一首

取材襪線莫相嗤，用褐羊皮衛足宜。尺布也持寬大體，咨嗟受賜到今時。（夫人謂凡事宜從寬大故製襪亦本此意不意今之適于用也）

到家

到家纔數日。艱總一身閒。雷迅乘朝雨（陰曆九月初十日頃刻大雷由滬旋錫）烟濃失近山（新惠山錫山均在烟雨中）寺鐘聲隱約（謂錫安寺）買舶路瀠環（謂域外帆船）翹首長天外。音書定早還（謂治孫赴美國）

誌歐洲戰禍 以下乙卯

鑿開烏弋與黃支。列國爭分勝負時（去秋奧塞兩國搆兵牽動德英俄法日各國至今戰事未息）合戰地皆埋白骨。聯盟書定載藍皮（外國記事有曰藍皮書）捷逾飛鳥空中艇（各國均有飛艇巧戰具）巧濟沈螺水底師（各國均有螺舟潛行海中）此鹿到頭誰手死。茫茫天意杳難知。

吾愛吾廬宜動宜靜鋪張其詞列爲五景

平臺看山

我昔愛登山。衰年怯足力。平遠何醞藉。懷人祇默默。

茅亭賞雨

滿徑潤嬌紅。半階滴空翠。我欲買春來。誰堪同一醉。

水榭納涼

荷花宛轉開。依依水一方。世界任炎熱。我心定自涼。

迴廊步月

皎皎挂圓月。顧影自徘徊。美人千里共。音書來不來。

小橋觀魚

潑剌忽一聲。日斜風定後。我知魚之樂。我樂魚知否。

飼蠶歌

青青桑。蠶姑忙。沾濡曉露遵微行。願言採採盈頃筐。今春峭寒蠶蛻遲。顧視簾箔增憂疑。風風雨雨不肯止。祇恐辜負三眠時。一朝陌上晴光好。萬綠如雲團夾道。桑之沃若採及早。宵來飼蠶喜蠶肥。朝來稽下桑葉稀。東家女伴呼阿姊。酴醿薔薇兩般花。開矣盍折一枝佐簪珥。西隣阿嬌衣裳新。云是前村賽會衆迎神。且往觀乎水之濱。鄰家妹聽儂語。儂爲飼蠶忙。未有閒心緒。去年秋旱田稻枯。阿爺賣牛始得完官租。今年催科急復急。賣絲不識能償無。況聞加稅名樂輸。樂輸之樂何樂乎。嗚呼噫嘻那得絲價增三倍。免致重罹抗租罪。

陰曆五月初十日爲歸河間武陵甥女殁日追悼記此（甥女歸同郡俞君隸雲佳士藝人也）

人惟性仁厚。方能篤情誼。亦惟具才能。始可治百事。武陵我甥女。秉姿夙純粹。憶共室人處。陳詞胥合意。自我客京華。時有音書寄。故鄉三千里。土物遠爲致。迨乎賦歸來。問饋月屢至。相見道家常。心思微密緻。我方倚老邁。弭勞代措置。天何降酷罰。一病不可治。我方借助殷。陡痛折一臂。回首望停雲。壁塵迴屏棄。兀坐萬感集。但有紛紛淚。

按武陵先表姊爲　先姑丈顧叔因先生長女歸姊丈俞君隸雲（俞君事蹟見文治昔年所撰墓誌）即鳳賓甥之諺堂也德容言功兼備　先門考暨　先大夫　先太夫人咸鍾愛之偶有拂意事姊至數言即解其賢慧婉娩如此今讀此詩追憶幼年中表昆弟姊妹環繞　先祖考膝下時情景宛然在目不禁涕泗之交集也文治謹記

深秋雜感

涼風颯颯雨瀟瀟。散步難教積悶消。花擷黃香人境淡。酒浮白墮客情豪。願扶鵬翼雲千里。怕課魚鱗水一篙（時連日甚雨水勢陡漲尺許）倘使坐忘希往哲。漫將時事繫心苗。

數日重陰霽未開。且循曲徑暫徘徊。樗材祇合空山老。竹報頻欣異域來（謂治孫在美國時有書來必數至）入世何人存古道。論文幾輩鬭新裁。問他麟閣圖形客。可有扶危濟變才（時都中有人設籌安會請更帝制）

安得

安得從心欲。相逢境地真。信傳青鳥使。酒送白衣人。槐國常通夢。桃源許問津。梯雲天上去。采取月華新。

忽忽

忽忽過炎夏。涼飈又幾經。霜嚴黃褪菊。水漲綠肥萍。曲徑寒烟鎖。空階落葉聽。鍊神冰雪裏。勁固在無形。

早春即事 以下丙辰

梅漸含英柳漸舒。融融春意滿遷廬。客談也欲誇捫蝨。奴戲伙嗤效牧豬。近水遠山情若此。清風朗月價何如。天涯極目多懷興。遙寄論文一紙書（謂治孫在美國寄與友人論文書同寄）

談詩

昔人言詩窮則工。今我欲言羞雷同。窮亦何必工。工亦何必窮。兩者尤當執其中。君不見燕許

自是大手筆。明堂清廟，瑤臺嗟後賢，璧闕上，物製理筆，華貴何難，容餘是詩聖，歷次河全集寫出處心情不然，詩伯謂之，諸因而造句，捋扯有仙風，神近叙事，仍一兒，謂是某詩某集，惟窮愈勢能渾然。我就中可以折衷，返諸一己，抒馭轉捩，憶少年初讀唐詩，日五言也，欲長城攻，而冠蓋縱兵發陣。古近體裁非不求明通，衡諸今句亦妥適，證以法律，殊啓蒙。中年衣食奔走，靡可關拓余心胸。手操不律，終日塗改帖括句。自謂陋窮至此，苟有好語，當得碧紗籠。豈知腹空空，情愫愫，有句難求老嫗解。頭腦不過成冬烘，而今頹唐託吟諷，有時得句似足開塵封，窮亦何必工，工亦何必窮，則且仰天大笑，一吐奇氣吞長虹。

滬上北市有美其名曰新世界者拓地寬廣構屋密麗架樓六層創新奇之觀陳曼衍之戲蓋營業家之巨擘者也丙辰夏仲偶一游覽誌之以詩

樓臺金碧互回環，中地陷升頃刻間。（屋中有升降機括一。陷可逕路頂高處。）一插腳偶來新世界，撫懷彌感（一作僅憶）舊河山。此中燦爛詩文物，以外喧闐接市闤。可惜補天石有限，多留缺陷在塵寰。

傷足絕句夜夢先室

九秋夜坐起，恍惚傷左足。非蹶亦非躓，筋攣致屈曲。行行抱痛深，不前羞畏縮。日夕默祈君，祈君解蹉跼。今早夢見君，容顏笑可掬。獨據繩牀坐，怡然神靜穆。有言欣告余，傭嫗往而復。某某先期來，曾任使令孰。又謂米值賤，式協豐年玉。更幸己病瘥，無勞艾預蓄。知是君念予，俯一臨塵俗。不必鍼灸施，隱痛已弗覺。（痛足起已止）悲哉十年別，悼歎時光速。憶昔處窮約，貧病相連屬。賴君慰藉殷，囑勿愁成斛。代余竭操勞，勉余慎寒燠。訓女針指習，勗兒書史讀。兒幸成名矣，不敢自居福。先後抱沈痾，五張復六角。未有安樂時，宛轉困牀褥。（君歿後余撰一聯云守端嚴對僕婢耐勤勞平時偏歷艱辛方期家室團圓執手可偕老氣惱病纏綿思難挑疾病一日未曾安樂縱使子孫繞膝傷心對此亡詞對之墜前每憶及此輒悵不能已）今尚徐懷余，恍以康寧祝。歷顛坎坷境，長歌聊當哭。

即景口占

占得溪山勝，閒窗悟化機。硯枯鴝鵒隱，書毀蠹魚肥。亭菊黃拖綬，階苔翠染衣。席珍毋自炫，所貴在知希。

有此閒閒樂，惜無十畝桑。酒依爐局（即古之熏籠）暖，花共畫牀香。鋤跡耕烟細，砧聲搗月忙。要知作百事，先得菜根嘗。

浣花廬詩鈔卷四

目錄

靜觀　記海隅雹災　惡草　中秋夕小飲　寄詒孫　對月有感　尋春　春晝　聞湘事
感言　夏雨　無題　有題　射虎行　寄詒孫共七首　落花　聞鳩聲有感　聞詒孫南游
日記　棄嗟歎　梁溪晚眺　寄詒孫　金木　八十初度有感　和李君仲侯共三首　頌江
胥緯陸丹翼兩君壽共六首　詒孫回國　水患感言　晚秋書懷　即景　題襟兄黄浚之
臨漢隸造墨　賀江君胥緯重游泮水　夏秋紀異　春雨獨坐小樓有感　飛艇　得許肴
弼丞和飛艇詩　黑貓捕鼠歌　答江君胥緯和飛艇詩　和江君胥緯蓮蓬老人五律原韻
又和七律原韻　再作蓮蓬老人歌　秋望書懷　感太倉兵災　感事

浣花廬詩鈔卷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靜觀以下丁巳

極天波浪駭橫飛砥柱誰將大力支范伯泛舟成素志留侯借箸決先幾兩途但識爭權利千古何曾有是非莫訝南陽盤高臥一窗晴日掩荊扉

記海隅雹災時陰曆三月十二日爲陽曆五月三號

海角忽聞雷風雲挾雨來爲霖方屬望雨雹乃成災松太雨雹凡近海處皆波及寒自層冰沍陽還大地回那能轉天意澤潤徧垓埏

惡草

頑石污泥生惡草惡草蔓延遏孔道孔道於今不得行枝枝節節相纏繞幾歷時雨茁勾萌頻經野燒弗枯槁强梗上隨荊棘排連綿下壓藤蘿倒非種鋤去此獨難老農老圃空煩惱嗟哉天下士本茫茫惡者既多善必少何因良不與莠敵斯意卬將叩大造

中秋夕小飲五律寄詒孫

佳氣滿晴空宵來飲興濃暗蟲鳴朗月落葉戰迴風山寺露華白水村燈影紅願持清賞意歡樂與人同

詒孫得余中秋夕詩函述比洛歐亦有此景象率吟二絕句寄之

海雲遙望繫懷深鵲喜連朝報好音六萬里餘共明月祖孫相印在心心

月華映澈露華濃秋老蟲鳴葉落中也似水村也山寺始知異地亦同風

對月有感以下戊午

長空懸月發於玉我向嫦娥訴衷曲月宮搗藥積儲多請將此藥施塵俗頻年苦旱潦晝圖一幅流民號客秋更駭洋水警西北方隅翻狂濤西北各直省大水蒼生驅入蛟宮裏太息流離致瑣尾願以此藥化黃金散給災荒數千里更進一說求嫦娥還者人心乖戾多陰賊險很釀劫運刀兵水火可奈何願以此藥徧揮灑一服同將心病改機械變詐盡滌除留將聖教千秋在吁嗟乎

人間疾苦欠知萬億與百千。操何術可保安全。美疢那得知。惡石要識其味。判天淵晚近。孰是醫國手。滿目瘡痍歷時久。編堤利病置弗問。虛扁霸甘任其咎。倘得此藥療貧乏。醫心咸感恩。德高且深。下士微臣拜手頌。竊願嫦娥鑒茲耿耿之愚忱。

尋春

劇喜江南春已歸。靡蕪一路駐晴暉。水融輕浪游魚躍。風颭落花蝴蝶飛。背郭送青山隱隱。繞隄延綠柳依依。閒庭領略韶光好。一片欣榮悟化機。

春晝

三徑春欣未就荒。蘭言竹笑任平章。池魚小躍知春暖。巢燕頻來覺晝長。空翠乍經新雨潤。亂紅微送落花香。考槃寤宿多真樂。世事於今付百忘。

聞湘事感言

百萬伏屍多逃亡又幾何。（南北交爭於湘中各縣大戰）關山馳鐵騎。荆棘泣銅駝。置躍仿箏運。鑑騰凱歌料。知洞庭上淚已盡湘娥。

夏雨

三日爲霖望齊。有渰今幸見淒淒。風驅雲影連天黑。雨壓雷聲出地低。屋角忽看虹蜺吐。林端遙聽鵓鴣啼。定知宙合歌霑足。一瞬晴光映隔溪。

無題

漫作君苗筆硯焚。聊從史冊數紛紜。豕能自大遼東產。馬竟全空冀北羣。難得傳中列循吏。更爭誇天上有將軍。激揚例作浮漚視。涇渭何曾徹底分。

上九天兮下九淵。升沈不幸數居先。猶春風拂和隨過。碧水漚輕到即圓。落落幾人難作合。颻颻斯境欲登仙。夷門佇想侯公子。聞望千秋亟禮賢。

有題

陰霾過盡變風雲。局局新聞不可聞。甘乞祭餘東郭食。任移隱者北山文。萬間廣孰畢寒庇。一著棋輸勝負分。試想崑岡經火劫。傷心玉石已俱焚。

仙子疑真降蕊宮。高張豔幟一叢叢。但聞北里昇華盛。誰謂東人杼柚空。淡冶花魂宜門月。飄零絮影總隨風。後庭玉樹嬌音轉。感歎興亡一曲中。

豺虎行

北山豺狼南山虎。兩兩牙張並爪舞。食人當以萬億數。哀哉人民細弱多逃亡。無冀可奈何。橫被呑噬一剎那。豺狼見虎恃稱嬌。且幸聲威正當道。虎遇豺狼起競爭。作百獸長曾揚名。惟時兩雄不並立。角逐紛紛鬬疆場。哀哉人民當其衝。骨肉拋擲原野中。有時豺狼力勝虎。蹂躪橫施及邊鄙。有時虎猛勝豺狼。磨牙吮血猖狂城市。掀翻又村落。老羸少壯同聲哭。流離瑣尾奚終局。哀哉人民何罪辜。困無拯救顛無扶。酸入心脾痛剝膚。我謂南山南兮北山北。彼中富各有安樂。剝今俱已滿欲壑。歸哉歸哉此其時。須知天道從來有報施。

預擬中秋夕小飲用去年韵仍寄詒孫

皎皎月懸空。流芬桂子濃。合歡持玉斝。挹爽對金風。細擘藕絲白。尖拈菱角紅。笙簫何處韻。雅興一般同。

雲淨更天空。閒庭露氣濃。月華團靜夜。秋思入涼風。酒拍餘痕綠。燈移電影紅。不知詞賦客。豪放可從同。

幸未趙囊空。行沽興正濃。魚蝦今備物。瓜醬古遺風。梨釀花浮白。（蒲口鎮有梨花白酒）蓮香稻熟紅。（稻熟紅粥）歡如小兒女。拜月萬家同。

樽中酒不空。知味淡兼濃。送影珠簾月。生寒玉宇風。筵登籬豆綠。座供海棠紅。爲報嫦娥道。清光萬里同。（東坡聞賀客云海外當中秋夕陰晴皆同）

一氣入清空。秋光淡勝濃。懷人宜對月。把酒且臨風。鬧菊抽新綠。池荷墮晚紅。讀書深夜客。孰是一燈同。

續一首（詒孫在美國朝鮮不同）

極目海天空。傳書墨淡濃。人皆爭望月。我欲去乘風。髮感衰年白。顏羞醉後紅。却奇中與外。時日未能同。（陰曆八月十五陽曆已九月十九矣）

又續一首（恐中秋夕適有風雨故預擬此）

方期月挂空。煙霧忽濃濃。客興詩兼酒。秋情雨又風。雲堆鴉陣黑。花溼雁來紅。不是重陽近。滿城蕭瑟同。

落花

前人名作如林大都纏綿悱惻感弔欷歔寓盛衰興亡之感閎之憤然余每思有以矯之而苦無清詞麗句爲之翻案寒夜酒後口占二絕細思尙無興味不足觀也寄詒孫閎之

人因花落每傷神。那識花神暗笑人。但使槃深根柢在。陽回有腳又逢春。

把酒臨歧送別情。未須惆悵可憐生。東皇隱與加調護。此後欣欣正向榮。

聞鳩聲有感 以下己未

鵓鴣鴣。名自呼。意南復意北。集菀非集枯。同聲相應空林裏。斑鳩鶻鳩類其類。自信能呼晴。海隅日出占雖明。自詡能喚雨。澤潤生民徧寰宇。昨歲鳩聚情意嚮。特從江上聯鷗盟。否則鳩安作假息。侈張指顧當遷鶯。彼其謀稻粱。大抵同燕雀。行不得哥哥。何曾計之熟。吁嗟鳩拙不自知。猶欲自鳴得意當斯時。窃恐獵人窺伺概其危。

閱長孫慶詒南遊日記得七絕十首

高曾世澤幸綿長。男子原應志四方。遊學遠踰六萬里。異鄉景物任鋪張。

二人攜手有同心。同學偕行 遊歷與言利斷金。恰好衛薰披拂處。暢懷山水共登臨。

木車驚載黑人來。事載日記中 深草潛蹤作盜猜。聽役槍聲頻震動。猶欣先妄未罹災。

假有蛇神隱主張。老人導引語介皇。事載日記中 銅頭彎尾難防禦。頗詳山經未及詳。

蟠莫洞中遊客多。齒床石室幾經過。沈淪一夕天光曙。更喜傳聲別有河。事見記中

貝殼磋成一大珠。一錢不値召揶揄。異方也有欺人術。事見記中 寄語同人莫被愚。

浴室驚開孺子呼。今來伴侶有還無。大都髮客爭相觀。幸早扃門備不虞。事見記中

縋幽鑿險亦尋常。瑣瑣偏勞敘筆詳。識得一編皆記實。非矜詭譎學蒙莊。

居然多見又多聞。毋誑知道抽繹文。開卷只堪自怡悅。休誇筆墨化烟雲。

好奇祇是性情偏。我對斯編一默然。經說文章貴親切。還應道學守前賢。

蠶絲歎

王政重蠶桑。我就蠶立說。蠶當三眠時。鼓腹賴食葉。轉瞬口吐絲。絲色盡瑩潔。作繭晝夜勞。工夫徵細密。追後繅車停。人功施組織。衣被徧天下。釆章耀五色。要終原其始。是蠶何奇特。初無紛爭心。自守繭之一。而我觀蟲蟻。螺動翔迄夕。大都爲私利。爭雄各相率。即如蟻結陣。決鬥共努力。俄焉勝負分。陳尸若封垤。余少時曾見此 又如蠻觸戰。和誼失兩國。不過競疆土。死傷所弗恤。至若蜘蛛網也。布絲稠密。但工羅致。誅弱肉强爲食。究亦歸於盡。天之報施。推以較蠶。生利功畢。蠶塡別我爲諸蟲思。空勞逞狡黠。凡弗如蠶者。雖死不足惜。迴念此捐棄。能無心悽惻。

梁溪晚眺

寫盡蕭疏意趣高。望遺時。斜風羣鳥亂。細雨一帆遲。樵擔忙歸路。田家熟晚炊。伊人何處隱。葭露動遐思。

預擬中秋夕晴霽小飮詩 仍用丁巳年韻寄詒孫

彩雲停半空。對景酒情濃。秀色蘭凝露。清芬桂挹風。天高秋月白。人醉夜燈紅。料得遠遊客。吟懷疏野同。

金木 家祠後隙地植金木一株由漸扶疏口占誌感 以下庚申

是何雄傑態。鬱鬱氣佳哉。百鍊冰霜刼。千秋梁棟材。殆偕三品貢。恍敘幾層臺。木枝葉數層 曲直兼從革。誰云相剋來。

三月初四余八十初度兒曹以稱觴請益增身世之感亟詩以止之辛未十分吝侈也

花名益壽酒延齡。古語敷陳半不經。南極更俘天上座。塵凡敢道老人星。

遐齡祝我晉嘉譽。撫字捫心愧有餘。曷敢當斯三致意。彬彬禮貌鞠躬如。從前行三叩首禮民國以來易以三鞠躬

顏氏曾垂家訓詞。思親正在誕辰宜。顏之推家訓以江南風俗生日張宴爲非謂此日正當思親豈宜宴樂 蓼莪我感餅罍久。漫賦風人春酒詩。

避地當時西復東。一番鵠毀室家空。前庚申遭兵燹之難 如何安樂忘憂患。六十年前兵刼中。

先後沈疴二十年。荆妻屢艚劇堪憐。室人於辛巳年患肝病壬辰始愈迨丁酉又患半身不遂之症因以不起 傷心偕老成虛語。忍覩萊衣舞膝前。

四經兵燹膽猶寒。余生平四遭亂離之苦 偸得鷦枝一息安。俯仰益增身世感。餘生那復有餘歡。

戰血玄黃志士哀。辛亥革命軍起 千秋奇局一朝開。謂君主改爲民國 幾欣讓德垓埏被。清廷讓位千古佳話 卻駭强鄰壓境來。袁項城爲總統時日本有二十一條約迫令簽字

邊境頻驚鼙鼓來。謂川滇黔粵 中原又告水成災。近年水旱頻聞而去歲鄂皖江浙尤甚 嗷嗷哺有三春待。我獨何心醼會開。須時太倉荷賑

買逾三倍慨時艱。近來萬物不昂貴有加無已可歎 每取繁文一筆删。余于俗例應酬每從減省 此日願將餘福惜。任人鄙我太

寒悸。
命宮磨蝎苦覩嘗。瑣屑猶堪筆墨詳。我論兒孫崇儉約。莫將稱祝事鋪張。

李君仲侯以和余丁丑書齋不寐韻詩見寄聊以近況答之仍用前韻

劇欣病愈步迴廊。閒徑尋詩興未央。以做方歌中國惡。同行休歎北風涼。數聲喜報占晴鵲。何處幽情訴晚螿。任是冬寒春早暖。不嫌時序太奔忙。

李君又以擬和淒字原韻見寄匆匆答之

幸無雨苦並風淒。樽酒常從花徑攜。頗欲匡時陳一策。敢期偃德慶羣黎。勞勞信遞雲邊雁。落落元[illegible]窗畔雞。我愛蕉陰明月映。扶筇頻步短橋西。

再叠廊字韻和仲侯

桑繞墻陰竹繞廊。閒庭有客憩中央。秋高老圃花魂淡。漏轉深宵月魄涼。喜說翩躚來舞鶴。厭聞淒切鬧寒螿。朔風獵獵將吹起。命僕安排煖閣忙。

春日錫山中學校國學專脩館諸文士爲校中主任江霄緯衡邑紳陶丹翼世鳳兩君祝七十壽治兒與焉越日兩君以詩謝余依韻和之以下辛酉

山閣祥雲乍起扃。懽然迎到老人星。介眉對酒新醅綠。抵掌談文古簡青。渺渺脩途期共赴。茫茫滄海記曾經。名山萬卷增豪興。一笑詩翁醉眼醒。

芳園桃李啟華筵。醉月飛觴步昔賢。筆慕生花參化境。門瞻垂柳拂晴天。文章幾輩堪名世。舟楫當時共濟川。愧我雕蟲詩句拙。緣情綺靡讓英年。

丹霄二君答同人席並爲余壽詩來再用前韻走筆和之

僉閒鎮日掩重扃。搔首多添鬢髮星。餉客愧無三釀白。傳家幸有一氈青。往來偶印鴻泥跡。高曠追譚虎觀經。春夢婆中瑤簡至。謂霄緯詩來 東風沈醉與俱醒。

設席賡詩又肆筵。敝廬却喜萃高賢。謂余設席征酒 迎來老帶莊襟客。快值風輕雲淡天。人壽永留春似海。日長方至福如川。一番拜賜金樽倒。且莫拘文說引年。

三叠前韻答江霄翁

爲眈寂靜戶常扃。祥仰輕雲瑞仰星。一水當門環泛碧。兩山傍郭送遙青。壬林致晉衡公祝。子舍思傳劉向經。聽到彌高三叠曲。朦朧老眼一時醒。

威儀秩秩賦賓筵。飲酒孔偕慕古賢。佳日共躋仁壽域。和風普被豔陽天。觴行次第分三雅。鯨吸豪雄溯百川。仰企珠聯兼璧合。願陪觴詠樂頻年。

辛酉季夏詒孫自歐洲回國李君仲侯黃君玉儒賦詩見貽索余和章勉次原韻答之即用以勗詒孫云

執耳登壇笑貌非。七年遊學暢天機。談瀛漫侈佳山水。詒孫述瑞士山水之佳 救國當愁歷饉饑。謂中國頻年荒災 未有文章稱博雅。謂詒孫尚未得博士文憑 尚期珠玉秘光輝。簡書自昔詩人畏。何事閒懷賦西歸。

交相征利不堪論。詎易襟懷絕點塵。我爲養心常習靜。汝宜立志首求仁。載言定識藍皮舊。施教休驚白話新。謂近來教育家均主白話文字 一瞬南轅將北轍。杳嗟草草是勞人。時將赴北京

水患感言八月中大水爲災

江河日下變斯生。一派洶洶勢不平。奮起方驚魚跋扈。合羣又見蟹橫行。大都風浪相摩盪。並激蛟龍各競爭。苦絕郊原成澤國。嗷鴻何計救哀鳴。

晚秋書懷以下壬戌

似此眞佳况。輕寒薄暖天。芳爭籬菊晚。春度嶺梅先。老境酒邊悟。飲酒減矣 詩情雲外懸。素娥應笑我。常視月輪圓。

即景

半村復半郭。斯境避喧闐。林鳥喚朝旭。寺鐘沈夕煙。近山雲擁塔。遠岸水浮天。俯仰柴門外。襟懷覺淡然。

題黃楳兄浚之所臨漢隸遺墨

人惟品端凝。筆墨自渾厚。亦惟性瀟洒。得心可應手。作字雖小道。亦足垂永久。况以漢隸古。魏晉暨乎後。卓哉我亞兄。八法通懸肘。落紙工蟲篆。古帖能墨守。不必取奇詭。形模幻蝌蚪。意象樸茂多。殆駕出其右。想見臨池時。無一筆或苟。我今題其端。願茲永不朽。

癸亥春日蘇臺鄉老邀集同學二百餘人設讌爲重遊泮宮諸君慶江君霄緯與焉示述懷詩四絕次韻賀之以下癸亥

162冊75

世局頻年痛閱牆。分明刼運遘紅羊。蘇蘧幸未遊麋鹿。天遣文人集詠觴。
與古爲新興若何。斯文未墜賴研磨。依然芹藻清芬在。携手同賡蒲宋歌。
胥謁宮牆懷昔年。題名都占鳳池先。定應上溯循循誘。也欵瞻之總在前。
氣度溫溫入座賓。初筵欣詠核看陳。當春願共長春祝。我亦膏矜參列人。（設席在長春萼臺新會館故用長春字）

夏秋紀異

造化小兒酣睡久。一天昏黑亂星斗。蒼天已死黃天立。訛言紛起十傳九。癸亥夏五霪雨來。黃河一瀉水口開。江潮海潮合而湧。雨挾水勢成天災。（近江海縣俱遭水患）封姨聞之色然喜。謂儂亦可展長技。意南意北任所之。偃禾拔木視諸此。（六月中起颶風忽南忽北不定）最奇六月徂暑時。雲衢未有雷車馳。（六五七凡匝三月無雷降雨者從前所無）大抵天魔刼奪去。列缺辟靂難兼施。自從雷部停律令。阿香轆推亦退聽。長空閃爍金烏流。爰有旱魃起而應。（六七月中亢旱）旱魃跳蕩驪龍驚。（久旱龍見）東海潛伏無吟聲。流火應令炎蒸積。那得大雨順時行。維時戾氣方鬱勃。疫癘蟲災駢不得。（時疫大作田稻生虫）更恐秋來風信狂。稻粱吉貝遭摧折。吁嗟乎。天人感應理非誣。試問黃天當立無。如水益深火益熱。曷覩鄭俠流民圖。

春雨獨坐小樓有感（以下甲子）

詩情枯竭幾春秋。（近年少詩興）淋漓空懷冰雪甌。飽苦我增身世感。治安誰爲國家謀。闌珊酒興寒風怯。零落花時凍雨愁。轉眼烟塵經一埽。無邊霽色護層樓。
連朝慘淡積陰霾。醞釀春寒鬱不開。醉後閒愁齊埽卻。夢中好句忽飛來。茫茫弔古常千載。渺渺懷人又幾回。風雨雞鳴延道脉。一隅鼓動到埏垓。

四月十七日有美國飛艇自西而來直赴滬上空中聲轆轆然賦此以誌

不愁飄忽遇罡風。一路騫騰水驛通。殆與雲舟爭伴勢。渾疑天馬去行空。計程湖海忘形外。託跡滄溟入望中。尤勝氣球來滬上。（戊申年曾於上海觀西人氣球之戲誌之以詩）喧傳巧匠奪神工。

得許墧弼丞和飛艇詩又成二律

恰如破浪去乘風。雲水爲鄉四望通。詎假檣帆爭得勁。渾疑鷹隼慣摩空。越裳車指南鍼外。漢使槎浮西域中。翹首蒼茫人巧極。神斤鬼斧錯天工。
飄飄仙意欲凌風。烏弋黃支路儘通。轉海千程爭速率。鴻濛一氣鼓遙空。巧踰削木飛鳶外。新合傳書彩鴿中。試問齊雲船得號。可能與此許同工。

黑猫捕鼠歌

碩鼠碩鼠歌魏風。食苗黍麥錢泛同。匈吳民居多浮飾。那免狡黠來穿墉。吾廬卜築過十載。坊者不慎舊觀改。摔珠蹤跡豈頻搜。憑社聲威若常在。甲子炎夏夜未央。乘間四出情張皇。自信值年正旺相。何慮捕者伺其傍。豈料鳥凶比健將。潛伏門隙日相向。初則故意歛英鋒。似未敢前與鼠抗。少焉跳盪勢摩空。鷹攫燕雀同豪雄。一鼠頭撲寂聲息。衆鼠膽落逃西東。追逐高下亂如搗。瓜果盆盎毒傾倒。俄頃喧騰大嚼聲。論功不愧稱家寶。滑稽有客前陳詞。謂今世道胥淩夷。無儀無禮大可恥。曷念相鼠歌有皮。我從斯義轉一說。方今大患在鼠竊。鼠竊侯竊國殆紛然。鼠雖何時得殄滅。君不見夜行晝伏自成羣。當年臧紇諷齊君。我家有猫即有虎。虎威一奮鼬類那敢肆橫行。會見銷聲匿跡閟窟早紛紛。（古見妥是猫稱之曰黑虎故曰有猫即有虎）

前得江君霄緯和飛艇詩兩律立秋日又來和章二率成一律並錄第一次所作一首遺之

彷彿渦毛過順風。銀河消息許潛通。扶搖如鼓溟千。飄泊欲縈塵半空。雁信魚書人擊件。天涯海角路居中。微茫望外窺形跡。車製奇肱比擬工。

和江君霄緯蓮蓬老人五律原韻

已改蓮花貌。非猶傳粉郎。子借榴競列。孫與竹成行。祝合蒲觴晉。扶休藜杖忘。記曾經浴水。舊侶戲鴛鴦。

又和七律原韻二首

汙泥不染證淵襟。老境聊娛繼自今。紅瘦縱教顏色改。白浮何慮鬢毛侵。未忘浴水搖風態。常抱懷清履潔心。撇炬送歸頻念舊。好邀社友發狂吟。
感懷絮果與蘭因。早向清流託此身。結社往來容貌古。解衣磅礴性情真。新添白髮年誠耄。舊疊青錢境不貧。贏得碧筒杯共醉。歡迎橘叟作嘉賓。

蓮蓬老人歌（並敘）

蘇蘧江君霄緯以蓮蓬老人五律七律見示余和詩後作此遺之江君亦有七言歌一章來答通體藏過蓮字余乃自悟其非稿凡三易亦藏過蓮字卻在中間二句內嵌入蓮蓬二字以求醒目蓋煞費經營云

橫塘十里清且漣。有嘉植兮涵芳妍。懷清履潔眞君子。濂溪定論千秋傳。一帶水房稠密處。主賓結社互來去。蘋窗竹屋賴護持。梧院槐廳得依據。中有老人笑顏開。春蘭秋菊借培栽。當暑仰邀樾蔭庇。消寒時約橘叟來。追思柳汁染衣日。芙蓉鏡光先時次。碧筒杯恰朋携來。醉心酒飲梨花白。及第花開正少年。榮華一路態翩翩。液池舊有瑤池侶。學士靑蓮蓬島仙。炎涼歷盡重回首。一空芥蔕胸中有。傾蓋懽迎念舊人。看花幸遇忘年友。尙書紅杏早心傾。鄉社枌榆播盛名。徑埽莓苔常託迹。門栽桃李久怡情。努人草草羞迂腐。桑者閑閑何足數。昔愛龔黃擘荔同。今嗤仰屋牽蘿補。菱紅荇綠水鄉隣。好證淸流結契因。爽挹金風侵舊夢。爕涼玉露感前塵。一瞬年華比松柏。花拈仁壽香風拂。不必逍遙藜杖扶。桑榆晚景賫休息。依依子舍請稱觴。老人曰嘻毋張皇。我挈孫枝慶受福。汝曹庶亦壽而康。借老有人樂宴笑。雲衣仙侶紛然到。桃奴菊婢也尋歡。菌妾桑姑亦命酹。五柳先生進祝詞。壽萊樂只共賡詩。歲寒三友心心印。益壽名花贈一枝。老人酡顏頫首謝。謂昔結廬依水榭。爾得太乙乘船來。照徹燈光樂永夜。

秋望書懷

杖履得閒適。倚樓四望平。靑山沈暮色。黃葉捲秋聲。碌碌寰中意。悠悠物外情。故鄉一回首。兵禍正心驚。謂江浙戰爭劉河一帶悉成焦土婁城四郊俱遭搶掠

感太鄉兵災

大好此山河。謂江浙二省 奈開兵刦何。八月初用兵始 連營忙拓土。謂兵士掘溝 同室競操戈。謂省界 毒自火金合。槍所到悉成灰燼 慘罹鋒鏑多。逃亡悲載道。何日轉祥和。

感事

崑岡玉石已俱焚。邊警傳來不忍聞。戰事起在太倉之劉河鎮即成焦土 大懼天心延刦運。自七月杪始至九月中猶未已 那能世事等浮雲。主謀人盡推吳起。所死邛將效范文。聞警膽落亂世眞生不如死 太息豈惟不我活。猶多躑躅去從軍。聞上鄉民尙有應募赴戰者 炮雨槍林震若雷。無端海上殺機開。兵戈又駭一回警。余避難四回今秋鄉居處戰而聞警已第五次 身世難禁萬感來。傳說貝山蚊力大。慘聞集澤雁鳴哀。嘉門我慟先靈遠。恐付烽烟半刦灰。聞劉河祖墓在兩軍戰線中

浣花廬詩鈔跋

先大夫浣花廬詩稿依年編次自丁巳年十七歲始迄甲子年八十四歲止都凡六集曰懷璞集曰劍鳴集曰雲薪集曰養閒集曰摩壘集曰自娛集凡十六卷　先大夫嘗有言曰我生不辰一身俱在憂患之中不肖偶聞斯言未嘗不流涕今讀遺稿舉畢世之悲歡離合困苦牢愁與夫戚友之情誼時事之遷移無不歷歷於心目之間嗚呼痛哉　先大夫向不論詩派而於自在派中別立一幟不入昔人範圍讀自序與第三卷詠詩可見大概胸懷高曠樂道全天後之人自能知之無待不肖之贅言矣戊辰歲俞甥鳳賓印太崑先哲遺書以書來請曰先舅祖之德行鄉黨所知也今請以詩賦稿列入先哲遺書其可乎不肖竊維　先大夫生平以韜晦為志甲子春預書遺囑有勿刻詩文集之命其何敢違惟念際茲世變不肖又行將衰老恐一旦先朝露　先人遺著或將湮沒不彰罪戾滋大權衡輕重有未敢過於拘泥者用是銜哀擎涕謹秉平日所聞屬同學沈君健生摘錄為詩鈔四卷陸君景周復臨圈點並屬何君芸孫與鳳賓詳加校字更得同鄉尤惜陰先生襄助校理而印費則多由鳳賓任之彌可感焉　先大夫九京有知儻亦默許之乎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禮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嗚呼痛哉

男文治謹識

會世德堂印行

浣花廬詩鈔勘誤表

卷一

二頁十二行三誤二　二頁十三行權誤擢　二頁廿五行語誤與　三頁五行努誤怒

三頁廿二行果誤重　六頁十五行徧誤編　七頁十三行祇承誤承祇　八頁廿七行流誤潸　十一頁十二行遽誤劇

卷二

一頁廿一行拶誤搏　四頁十九行粱誤梁　五頁廿四行艱誤難　七頁十二行碎下奪乙未歲見樅投江殉民氏　八頁廿五行彿誤佛　十頁廿三行感下奪韻字　十一頁六行榜誤傍

卷三

一頁五行彎誤灣　六頁十八行吹誤𠯁

卷四

一頁廿行俗下奪叵俗二字　九頁四行日誤日　十頁七行樂誤侵　又同行涼侵誤樂涼　十頁十六行槍下奪砲字

跋

一頁一行廬詩誤詩廬

唐若欽先生著

浣粤廬詩鈔

未刊本

後學馮景韶謹署

俞世德堂
戊辰校印

浣花廬賦鈔卷一

目錄

喜見雲章第一篇賦　如茅斯拔賦　息夫人不言賦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一馬從二馬賦　人跨金鼇背上行賦　饞吞賦　鶴立雞羣賦　腹稾賦　冀北空羣賦　帶牛佩犢賦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賦　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越王勾踐式怒鼃賦　韓文公處州孔子廟碑賦　陸賈使南越賦　名士如畫餅賦　有蟹無監州賦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燭之武退秦師賦　皮裏晉書賦

太嵓先哲遺書之一

浣花廬賦鈔卷一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喜見雲章第一篇賦 以題爲韻

皇帝御極之十有三年。四海永清。萬幾親理。懋功日底于粹精。宸翰時頒于遐邇。惟時侍從諸臣。鷺序班分。螭坳筆珥。實就瞻雲日。巽命申重。見巍煥文章。乾綱正始。楓陛而　詔頒五色。第一爻易筮　龍飛。槐階而祝協三呼。第一什詩賡燕喜」則當就玉局之頌揚。作瑤階之歡忭。想夫秘閣談經。東宮侍宴。黃麻詔賜以御書。紫薇花邀來宸眷。感天語分從容。矢臣衷之依戀。揮灑寶輝增翰墨之林。章句分明。付懸向金華之殿。寫出一編錦繡萬口流傳。錦將一幅琳琅千秋創見。一天附同文超倫軼羣。蕊香摛藻抒藻揚芬。膏詞華之掩映。見墨彩之繽紛。不啻雲霞一抹。兆凌雲之瑞。自成章法一行。披織錦之紋。幸吾儕得附末光。沐日浴月。命臣下爭先快覩。宸星燦」詔若焜耀。墨寶珍藏。爰呈表謝。謹託言興君以書代寵賚。臣以詩作對揚。喜雲漢昭回。薇垣輝映。瑞入龍胡蔚。漢彩高翔。備叢侵渥之恩。即此言微綸綍。聊藉揄揚之意。敢云學擅詞章」其擬爲第一篇也。所指推詳。從頭核計。準權輿假落之文。援初哉首基之例。第一日承茲寵光。第一人有此鉅製。紫誥寫名花豔麗。第一枝倍覺高華。丹墀比臚唱喧傳。第一甲允宜譽諦拜。第一番金鑾龍賜。闢心閬澤翠。落步第一級玉殿崇階。回首春風及第」時則內使傳鑾。史臣載筆。管拔消失窺天。情彌殷乎捧日。感一體之推誠。就一時以紀實。香浮玉案。知雲脊更上一層。人步金階。願章奏各徵一律。從此法中天壽。起禹拜。皋颺。備賡推。寰海見。鬪風同。道一」詎與日者遊。遊恩命。重詣經筵。鎖院則賜以法酒。禁門而撤彼金蓮。許奇才分鄭重。荷曠典分後先。回思初奉温綸。謨薦爵紅擬。作承寵眷。載錫鸞箋。陋漢武帝何選柏梁。不免同於獨祭。即唐太宗詩頒元日。還應遜此鴻篇」然未若我　皇上治晃輝。湛恩宣布。兩前代之規模。表　皇躬之律度。士也管見欣慷。奎章仰慕。願爲第一流人物。趨　丹陛而賡歌。特儲第一等才華。向　彤除而獻賦。

如茅斯拔賦 以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爲韻

夫國家將化啓菁莪。村儲梁棟。求賢維森野之駒。得士集梧岡之鳳。苟曾失其指揮。伊呂見於伯仲。豈惟育菁分錫土之榮。包茅貢遠方之貢。蓋必所資惟賢。乃可綏爰有衆」不見石介之進學德頌乎。謂諸宮之建極。由槐棘之備員。燦燦者金花誥命。翩翩者玉筍班聯。拔茅希文以

鎮邊陲。柳營嚴其刁斗。拔韓魏公以撫中夏。櫟衆息其烽烟。蓋是時掃除草竊。翦伐莠延。莫不遵平平之王道。實惟賴濟濟之英賢。」在易之泰初九爻辭。彙征協吉。輔相攸資。三脊得茅茹之象。九重廑拔擢之思。小人之道消。害先去莠。君子以類進。枕各傾葵。方將佩甯蘭言。道在披而採也。業已精其藻鑑。禮皆羅而致之。一而茲則朝廷遲賢英材。臣下獻其忠藎。茗發者皆曠世之資。崗升者盡一時之儁。櫛風沐雨。本支好自護持。錯節盤根。頑梗實資坐鎮。想枌榆結社。都經培植而來。看槐棘分班。遂各雍容而進。」則見操貞松柏。材異薪樗。品植荊榛而外。思叨雨露之初。其毓秀有如茅之勁。其敷榮有如茅之舒。如茅之以類相從。借雲英為庇蔭。如茅之同根可託。勞風力以吹噓。祗愿斬盡葛藤。使遴選之心思有屬。倘或化從萑葦。問芬芳之意味何如。」故其拔也搜羅盡力。藉用占爻。如擷如取。方體方苞。非蕭藾之並進。何樗櫟之相嘲。生翁屈空谷之詩。永朝永夕。伏莽切同人之戒。于野于郊。因是物以信是人。竊比良臣于植榦。即其小而見其大。敢輕新進于草茅。一向令節雖稟直。材求搜奇。莫效靡茂之痼溯。齊慳蹇茲之娭疑。拔萃而仍多屈抑。拔尤而不吝扶持。則彼許蘧蓬茅。草野自甘。騏代豈願遐思簡拔。楓宸競效弱低。何能致杖杜之渴飢。蝸譏若彼。竊恐惑持非之遺棄。終古如斯。一惟其道盡旁求。嫌消傾軋。拔文士以立朝野之儀型。拔武臣以防邊夷之狡猾。故視茲百僚之寅恭。可以信一人之側粹。然未若 聖朝仿周禮之升三。軼漢廷之俊八。微垣皆笏搢而紳垂。芸閣盡簪纓而玉璽方且向 堯階拜 命。託衡茅者 日就職以 雲瞻。何必誇宋代求才。篚用茅者朝取吏衆慕拔也哉。

息夫人不言賦 以題為韻

蕙性。沈沈蘭情。默默金鈿。銷魂玉釵。減色君行。悲于藏嬌妾何心而傾國。對今宵枕席。已覺淒涼澗故國河山。還增太息。」原夫息夫人者。有傾城貌。為絕代姝。因蔡侯之摇扇。致楚子之覬覦。開樽而方行宴享。衷甲則遂肆詐虞。郰子有妻。被執而邪何覆。醜紀侯讓國。贖還而魯少良圖。遂乃新兔振觸破鏡噴吁。想張我三軍。違計誚君玉女。歎兒其二子。翻嫌弱有金夫。一惆悵前因。愁新恨新。顏紅憔悴。眉翠粽粽。已等萍蹤之飄泊。何煩絮語之引伸。役夫而生我。狂呼笑江妃之喋喋。大命而振為將發。譏鄧曼之諄諄。祇應憐永巷之車迎非舊。主恨未育。庭門之劍新徵諡人。」故其不言也。意緒纏綿。情懷抑鬱。借生巧之分明。比金銘兮號寂。調絃而也咽新聲。對鏡則自憐尤物。其琱環無語空憶明月。閨闥與桃李爭芳。訴借春風。嘘唏但掩此一縅之淚。吾未如何。偷贈以三斛之珠。搊思豈不一然而妾禍忍辱。歌舞承恩。芳名既玷。清節何存。枉自兵戎抱恨。空教涕淚留痕。妾是殘花。解語未無勞屬意假冒禍水。隨流幾莫窮魂。當年微嬀降之辭。皆誠抱愧。此日作楚囚之泣。其又奚言。」迄今 雲夢來遊。瀟湘問渡。歎佳人之未免情多。笑往事之竟成錯鑄。竊訝羅如栩絮。定貽杭史譏評。何為廟號桃花。偏動後人憑慕。故是非須論定。有如息媯之忘言。而褒貶寓權衡。願繼唐賢而作賦。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 以題為韻

漏沈沈兮金階。星耿耿兮銀漢。漢武帝觸緒悲傷。撫懷悼歎。惟覺鏡掩菱以無光。絲連藕而不斷。羌嫣嫣其來遲。隔層層之帷幔。」蓋彼李夫人者。以絕代佯中朝主。雲遏微歌。風迴習舞。楊柳嗣其腰肢。蓮花異其步武。方且寵冠後宮。恩承內府。夫何好夢難圓。華年易逝。漣娟增翠黛之愁。宛轉隕紅顏之涕。艷竟花摧。香空玉瘞。杳無望為雨為雲。會不知胡天胡帝。」帝悲其不能重見也。迺召方士。覓仙蹤。就宮庭之寂寂。設帷帳兮重重。高張燈燭。靜想儀容。以為空中之欲下。非猶夢裏之相逢。」未幾光閃玉釭。漏推銀箭。颯颯風窗。淒淒月殿。則見乍陰乍陽。忽隱忽現。欲露全身。猶遮半面。分明雲裏飄來。只是暗中窺見。」遙而望之。恍舉纖纖玉趾。近而即之。如隔盈盈秋水。欲即仍離。疑非復是。貌湖擬乎芙蓉。芳韵欺乎桃李。緊還從坐而步兮。又不能以就視。已焉哉。魂歸縹緲。香斷羅綺。彷彿窺翠眉之斂。相將作紅袖之扶。但見露華冏映。月色橫鋪。渺娟娟之玉女。徒慘慘兮金夫。一夜如何其分。夜將晨。靜參緊果兮。并蘭恨相思。相見如何日。惆悵亭亭獨立。」帝用作詩。又自為賦。返魂香何處訪求。不死藥徒勞企慕。歎此恨兮。綿綿願再得傾城之一顧。

一馬從二馬賦 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為韻

客有觀於投壺之禮者。見夫算挾乎八。耦其以三。方馳驅之各效。遂軒輊之相參。而其間勢分勝敗。數妙包含。一則取多分定。一則讓少情甘。不禁揖主人而詢之曰。今者順投為入。宴樂方酣。順何以黨於左而黨于右。或竟過乎庶而過乎貪。請吾子屈指以數。請吾子抵掌而談。」主人曰。惟此投壺。本居風雅。既一算二算之可以分。亦五扶七扶之莫能假。蓋有馬焉。義託奔馳。數分多寡。或一蹶不能再振。庸有濟乎偷二。雖得以相并。是為勝者。客盡觀諸此投不釋。請數一純。客竟觀諸正爵既行。不分三馬。」夫藝以巧而居先。數以多之為貴。若彼得二馬者。卒投既挾。窶情中雋足增鋭氣。有與之並駕。逐電也。擬必于倫。有與之齊驅。下風者。望而生畏。漫道寡多。從寡兩端執其。卻同恐後爭先。四黃駕既。」至於一馬。則引手徒勞。望塵莫及。無與同行。祗成獨立。勢孤而殊覺彷徨。力絀而未諳服習。譬諸軍前。單騎絕少扶持。衡以道左。兩驂顯分等級。則何如明為之判其低昂。量為之別其出入。」爰有從之之禮焉。遜讓相將。競爭悉屏。中多者使之進權。中少者使之退省。但使三分有二。作先路之步趨。何妨一顧空羣。任前驅之馳騁。我處先而人處後。情自覺其從容。彼見絀而此見從。勢無嫌于衆併。此所以執算者坐而復

典。當飲者跪而行請」且夫馬之立也適本準乎叅慮。數必窮乎究竟。於三而得一。是始弱末見終強。於三而得二。是前茅又參後勁。故必由分而合。俾不足者知懲以少歸多。俾有餘者稱盡。而誰不權奇自喜。罰奉觴賜灌之儀文。而誰不踴躍以前。奉倩立踰言之禁令」向使心存淩競。跡恐偏頗。謂一馬之與二馬。雖相形不免見短。而相去能有幾何。則將紛爭並起。角逐相過。豈所以期振奮。釀平和。深謙抑。大包羅。竊恐一則呈能太少。一則取數未多。其何以成禮而因使賓爲主。黨靜聆夫狎首之賡歌。一客聞斯言。心歎心寫。知角勝之非涉偏私。信積數之自分高下。以爲二猶不足。曾其然乎。至若一無所長。何足算也。於是又見局中人握算持籌。洗爵奠斝。蓋投壺之禮將終。司射復進而有言曰。多馬既慶。請徹馬。

人踏金鼇背上行賦 以題爲韻

騰身碧落。插腳紅塵。登龍舊侶。躍鯉前因。踏踏兮高歌入聽。行行兮閬苑游神。翻起金波。欲向蓬瀛問路。繫將鼇足。竹徑滄海乘約快。一時破浪乘風。江頭過客。比我騎驂鸞駕鶴。天上仙人。昔蘇依文之題詩乎金山寺也。斂瞰長江。拊參[illegible]仰瞻殿閣嵯峨。遙指帆檣雜沓。謂瓊樓十二。有如此心曠情怡。謂珠闕三千。有如此神逈氣合。下臨鮫窟。消波浪之掀翻。近接龍宮。護雲烟而周帀。伯自寄身梵宇。三界塵空。客將濯足扶桑。千層浪踏。一去去江潯。斯行快心。上排鶴駁。下有龍吟。疑金鎖之乍駕。訝金闕之遙臨。波光而疾似金梭。光騰一擲。浪影而照從金鏡。影落千尋。想人間縮地之方。一棒馳風。掣電閃空際。奏鈞天之樂。幾回擊玉敲金」渤海周遭。洪波怒號。繫絆鼇物。每狎狂濤。既首冠三山而勁健。亦足撐四極兮堅牢。顧何以釣之者昔曾氣壯。詩之者今更情豪。笑指東溟。此去夢伊接引。欣瞻南極。者番快我遊翱。錯疑雲路迢遙空盤一鶴。始信詩情豪放。驍策六鼇。一則見人之踏乎背上也。術妙牢籠。情煩負戴。別有維持。了無罣礙。跟頭兮仰企滄溟。極目兮遠瞻海岱。穩踏牛背。前程儘許飛騰。占到鼇頭。雅興倍高儔輩。漫道追風良驥也能效爾馳驅。豈惟跋浪長鯨無可望其項背」其行也且陶然翱翔。琳宮遠望。幾等飛雲。未妨狎浪。將上界之瓊闕。任中流之蕩漾。不必加以金勒。乘之而自覺調良。倘教借得金風。御也而一空依傍。却好約虛放若士並舉雲中。何必叩安期羨門皆遊海上」彼夫梅福乘鸞而跡杳。王喬控鶴以身輕。或策白騾兮遠舉。或騎赤鯉兮歡迎。此不過仙家幻術。要未免人世忘情。孰若茲行從滄海。踏偏寰瀛。借靈鼇之呈能。幾程閱歷。看金精之煥彩。一片光明。方期玉宇瓊宮。從此奮身直上。誰謂方壺員嶠。總難絕跡飛行」客有鼇嶺來遊。鵬程展步。曾騎背之尋詩。又鼇峯之覓句。行蹤落落。偶從古寺留題。行色怱怱。更向空江喚渡。此日緬懷鼇極。常存躍浪之思。他時趨造　金階。願獻凌雲之賦。

餞春賦 以勸君更盡一杯酒爲韻

醉態酣情。離懷別恨。豔惜紅殘。香憐綠嫩。春來而脈脈含愁。春去而憮憮積悶。悵幽夢之難尋。聊舉杯而相勸」猶憶紅飄杏雨。白釀梨雲。鶯聲歷嚦。燕語頻聞。拾翠而春芳未老。踏青而春色平分。時則開筵徙倚。把酒殷勤。相對兮晨朝伊夕。相思兮惟我與君」未幾而憐綠蕭騷。亂紅零淨。月缺侵簾。花殘對鏡。長吟添庾信之愁。消渴感相如之病。呼儔持徑而徑荒。舉酒澆愁而愁更」此去何之。離愁難忍。西風將馳。東風漸緊。先從紫陌而停驂。如向青郊而接軫。爰開祖餞之筵。怕唱思歸之引。頻把盞于臨歧。有餘情之未盡」酬酢崇朝。流連竟日。抱戀情癡。飛觴興逸。問春對其何時。惜挽留之無術。縮別緒兮重重。訴離愁而一一」幾度徘徊。驪歌又作。午向玉樓送去。復從金谷邀來。且攜舊侶。重泛新醅。拚夜遊而燭秉。執花徑兮樽開。莫負當頭之月。更銜鸚尾之杯。歌曰。與君從此將分手。一曲陽關愁折柳。淪落天涯惆悵多。何如且盡樽中酒。

鶴立雞羣賦 以昨於稠人中見嵇紹爲韻

或有造於王戎者曰。夫人品概之超越。不有與物相若者哉。竊昔求友而旬賦鶴鳴。羣賢而情殷雀躍。知棘不棲。是鳳凰笑落雞羣。依夫燕雀。以爲今安得雞羣若驚嬌俊如鶴。能談元妙。漫誇宋處宗之雞。未免氍毹敢訕羊叔子之鶴。於雉闕兒依依。思緒月旦從今。於鶴班數濯濯王恭。風流如昨」而茲更幸見嵇紹焉。其光彩則熊熊雄雄。其神情則雅雅魚魚。其飾鵷儀也信豐姿之綽約。其垂鵠範也徵態度之安舒。可效鴝搏特立獨行之際。能符鴻漸中立不倚之餘。才人羣萃。雲間陸士龍。孝堪窺比。俊彥羣瞻。日下荀鳴鶴。定亦相於。一則試譬之以雞乎。山棲止。金穴來遊。或舞向崐崙之巔。或馭從江夏之樓。蒲雲漢而高飛。不同鳧燕。涉江湖而遐舉。非等閒鷗。常存千里之思。奮翼比翔。鸞翔鳳翥。試聽九皋之唳。回頭看霧密雲稠」而至于衆人之不齊。鶴羣也。則性安棲塒。職効司晨。逐之者託言夫囂。閧之者取喻於愚民。却慚爲樵那許班聯鸞序。縱名燭夜。詎知化鶴鴻鈞。兩千進之田饒。五德空言其體。笑爭雄之州綽。一鳴何足驚人」故以鶴而立乎雞羣。則鶴也氣秀清漢。雞也跡混樊籠。鶴則露眼未妨表異。雞則花冠徒自稱雄。寵或乘軒。鶴不等鳧鷖之逐隊。兩惟爭食。雞難如鸞鳳之摩空。品格既分高下。情形即有異同。倘乎遠哉。看舞影翩躚而外。渺其小矣。聽傳聲嘶啊之中」由是羣切欽承。羣深款羨。謂斯鶴也清高莫與相陪。俊逸尤推獨抗。站站乎令我心傾。矯矯焉使人目炫。縱聯羽族。飛鳴已判等差。試考禽經。彼此顯分貴賤。垂立不易方之象。幾一顧而皆空。有羣焉相讓之。形爲千人所共見」則信乎嵇紹之莫爲踵接無與肩齊。發名而早徵試起。境地則恰稱鸞棲。

同聲自足軼羣。誰許和來鳴。卻卓立無能角立。依旨登到木雞。羨他修語登龍。情甘御李。獨我願言附驥。志切攀髯。而王戎曰子之喙。言誠出意表。惟雞則難語豪雄。惟鶴則足徵夭矯。故當亭亭獨立。仰之者名。因知介介不群。同焉者少。然而仙禽之稱。自昔我已識夫。毛羽既豐。其子之和在陰。君盡驗諸錢。渥克紹。

腹稾賦 以投筆成篇不易一字爲韻

今將澄思渺慮。提要鉤元。闘心花之璀璨。吐意蕊之紛繁。則必胸無壁壘。學有本原。憑虛空而結撰。蓄旨趣於無言。庶幾腹有詩書。氣徵華贍。豈等篋藏封禪。志在攀援。一獨不見王子安之屬文乎。摛藻揚芬。披文相質。三珠之挺秀堪誇。四傑之稱名莫匹。銀鑪金燕。賦春思而意致纏綿。孤鶩落霞。序高閣而情詞曠逸。莫道磨多刪削。竹勞撚此吟髭。要之腹滿文章。夫豈輕于點筆。一壽以文之有稾也。花箋揮拭。草創經營。或細書而感多舛錯。或如點而恐不分明。大都揮灑成行。文興雜毫端而寄。亦有推敲作勢。詩情從腕底而生。從可知偃齒衙排。覩千言之筆下。要雖宛遂。吟俯唱。誇九轉之丹成。一此而欲脫夫窠臼。忘彼蹄筌。別矜意造。不涉言詮。謂腹非必呼其負負。謂應無妨謂其便便。而欲驗詞章。但當撫子陵而咄咄。謂將求著作。祇須坦逸少之腹。斷稿恐君苗之焚硯。全恭並無留藁處。依然卽使康樂之池塘入夢。那能成錦繡連篇。一而子安乃興託臥遊。思通造物。以胸臆之發攄。作昇平之黼黻。其成爲稾也。時而極意境之蒼涼。時而傳神情之抑鬱。不比松生丁固。留夢幻之迷離。若云書稱郝隆。定襟懷之髣髴。間幾輩淺。書撫微乎意。云何待異時。落紙揮毫。想思豈不一。良由心秉靈樞。胸羅載籍。別具鑪鑄。不拘形迹。故能默運神機。獨成體格。腹雖副是笑柄。儒負此襟期。腹自皤其。豈我甕視同膜隔。始信擇勝文字。謝絕空論。謠成著手。燦雲樣參。變易夫如子安之筆。情瑰奇。才思横溢。卽令慣作吟哦。初非託于靜慮。亦何嘗不義。謠潤翻文。皆傑出。而況乎拄腹則獨見空盈。脫藁而共驚著述。無難三千字。文名已覺無雙。只思二西胸。羅才調早推第一。七有稽古居今。忘言得意。抒側僚之英詞。爛綺縟之藻思。夫是以鼓腹而非效嬉遊。屬藁則素諳學記。豈特繼唐賢之後。獨能擅煥才名。抑且陋　卑代之陰闕。獻吉辭文字。

冀北空羣賦 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爲韻

客有遨遊冀北者。側聞詩詠維駰。易稱美脊。呈材則願効奔馳。齊力而足供驅策。願胡爲偏歷龍堆。竟虛蹤迹。空矜藻鑑。肅闕識得丹青。空說苗場維縶。永夫朝夕。市從北薊。笑索駿空。有燕王逆于北闕。枉牧馬空傳秦伯。一蓋昔呂黎之逸騎。處士也。座念材能。有懷寄託。謂今者人赴河陽。不齊境臨沙漠。緬物產之瑰奇。具英姿之磊落。定應騰虎迹斑斕。可想見龍文閃爍。然而

烏公出鎮。就此停驂。直將白屋搜羅。都邀顧盼。莫道志傺驥伏。頓興烈士之咨嗟。豈惟詩賦庶鳴。並及簫韶之宴樂。一爰乃因東都而思冀北焉。想夫塞草蔥蘢。朔風凜慄。地呈鍾毓之靈。物具權奇之質。同羣而互許龍騰。軼羣則獨推駿逸。盛相顧視。籌雲徵一例清高。奮効馳驅。迅電快十分勁疾。不數周穆王之八駿。擅譽無雙。何羨漢文帝之九良。掄材第一。一而何以白顧空賦。亦汗空欷。異產殊少。凡材實多。則是雅詩徒詩夫維駱。魯頌虛美乎有驛。喻以如龍。徵材莫必。指爲無馬。持論非苛。敢期捲雪飛霜。騏驥遭逢賞識。翻笑殊邪絕域。關山次第經過。一一顧而空。雕鞍絕類。那許行天。徒聞應地。三千列負此晴求。十二閑虛其位置。豈逸羣特占機易。成衆獨符。殆空谷斯有駒蹤。遐心是寄。宜乎魯國騂騂之叟。東野未免。張皇因嘆漢時天馬之徠西極。徒勞希冀。一蓋以伯樂之過冀北也。獨乘靈心。秉操卓識。術原授自九方。目弗迷夫五色。所由慨奢願之莫償。信奇材之難得。將思冠羣者以資控馭。而追風未協品題。欲求超羣者以驗騰驤。而蹴月空勞蠡測。從此驚帆之號。謾美遐東。何疑汗血之名。爭傳塞北。一嗟嗟全材罕覯。真駿誰旌。豈風塵之特出。竟網羅而無遺。忙少王良。孰解按圖致寄。今無造父。往聞伏櫪與悲。而乃精其選擇。判厥妍媸。非併空言。遂軼群而去也。定資甄策。可拭目以俟之。一迄今譽著遼村。方儔相馬。既呈致遠之奇。非數貢胥之寶。爲辨冀州之產。有驥有皇。何殊羣彥之求。心藏心竊此。所以登龍望重。羣欽立品于梓鄉。附驥名彰。羣仰求才於草野也。

帶牛佩犢賦 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爲韻

漢時渤海郡有斂俗焉。棄備耕耘。利其器械。引手爲雄。衛身稱快。竊牧忘周禮之司。蒲鞭少漢吏之挂。豈爲奪牛有罰。故示雄豪。詎因舐犢堪羞。竟傳訓誡。看幾輩帶其犛矣。倘爭持三尺而來。或有時佩以贖之。不必求千金而買。一太守龔遂見而異之曰。今者武偃文修。春耕秋斂。緊官守之勤勞。將民情之考驗。惟是雖綬者或耔或耘。相期者不濫不僭。顧何以綠楊堤畔。牽牛未見。來思紅杏村邊。叱犢不聞。緊念伻說光搖。冷侶呂望鼓刀。帷看氣懷清霜。莫邪鑄劍。一夫誰。謂偽無牛乎。弦高犒師之犛。非有足傳。宜王考牧之詩。文非難解。頗胡爲聲聽虎嘯。龍吟。器欲必驚。日駭。不以牧馬者課既辛勤。徒以帶馬者矜其瀟灑。一任桃林寄跡。何煩執刃以前。羣思蒞葉微材。不借典衣而買。一且有牛不更有犢乎。當夫依依短岸。躍躍半曦。奚不可抱從柴所。奚不可飲向清流。胡遽爭誇煉鍔。未習負餱。不聞驅者勞一番之力。但見佩者誇百鍊之遒。直將借箸子英靈。銘爲勒諸詞馬。豈有取庖丁割劍。目乃空夫全牛。一故以爲卽牛卽劍。而語豈從誣。以爲卽刀卽犢。而詞非近怪。帶在牛則耰鋤之利處。佩在犢則耕耨之物壞。祇維繫而義取堅牢。將芻牧而禮宗勸戒。問誰飯牛以去。向疇原。雉雊兮趨功。問誰引犢而歸。共綠水。青山兮入畫。試想課晴問雨。扶犂則別有挾持。何妨刮垢磨光。脫手而爭先賣。一民於是備聞

詩話自笑粗豪。知轉移之事便。知持贈之風高。知器不必誇夫鍊質。知利無容謝夫吹毛。劍可保身。孰若放牛之安其業。刀堪耀武。不如驅犢之習其勞。誦垂帶而賦之詩。休再說洪爐造劍。虔雜佩以贈之。何又何煩鞞琫容刀」爰乃易其帶之利。而牛則牧向郊原。爰乃更其佩之賁。而犢則飲從渤澥。以思公之奇爲準繩。以沫土之柔作模楷。蹊田弗奪。意何慕虎氣騰來。置絲相安。情何然鵝齊試。從非必騎。毒牛而得道。過關者相率借行。庶亦策黃犢而成羣。爭利者倏資以買」迄今雅化爭傳。陳編載識。悟農事之有待經營。識民風之宜消角逐。據滯則有餘而論。利本因乎編氓。就佩之無戢以思。致貲與于司牧。爲想陰陽燮理。相臣方喘欲問牛。即看村舍迢遙。童子且歸須載犢。

此戊子安道考列第二之作原本前路暗切劍刀字至四段尚未見牛犢字作法殊疏癸亥十一月中爲之删改數處稍見妥洽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賦 以此子宜置邱壑中爲韻

客有過於顧長康者。見其託興毫端。傳神畫裏。羣隱逸之丰標。摸林泉而徙倚。爰疑而叩之曰。子今者點染能自描泰技。石壑縈分横盤。巖屏層分矗起。顧何以圖展名山。態摹逸士。豈煙霞成病癖。混跡於斯。豈盤礴樂窮。歌移情對此」長康曰唔。君何不觀謝幼輿之素履乎。當明帝偶備咨詢。以庾亮相爲比擬。彼乃才略不矜。隱淪自喜。謂本非伊呂。敢稱莘野渭濱。謂顯學皋山。常樂寄山顛水裔。偕若良白鷺。聊歌所謂伊人。何勞良馬素絲。以畀彼姝者子」是其扃堂屏跡。澗谷興思。傾若巖而道悵。撫白石而情怡。較之卞隨務光。却同堅僻。其殆七賢六逸。可許追隨。以視彼紛紛班容者。神祇之不屬。只有此林泉布置。真人地之相宜」故我之援以入畫也。曲揣性情。深窺意致。爲之想衣裳。夌荷爲之染。蘿薜爲之徑開。松菊不教塵染。軟紅爲之屋補。蓬茅藉使陰分。積翠除是白雲出岫。共此蕭閒。若云丹陛趨朝。豈能位置一意境。優游。邈焉寡儔。地試幽僻。人許勾留。借層巖而息影。令頑石分點頭。廣成之談道崆峒。志雖未遂。宗炳之結廬衡嶽。情實相侔。從知侶伴招來。天半惟看白鶴。若問居遊何處。人間自有丹邱」一宛在中央。因寄所託。是可低其清操。尚冊麋以好爵。我亦慕山中託跡。迥殊塵世喧囂。君莫笑頰上添毫。繪出丰神綽約。只泉壑可聆。儼徘徊於峰巒。與雲意俱遊。聊指點于千巖萬壑。一客驗斯語。頓觸幽衷。信寫神之入妙。乃寓意于無窮。是何泉石枕流。得遇一時名士。豈意居求志。獨留千古高風。爰以泉石膏肓之意。歸諸畫圖想像之中。

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以題爲韻

天府文章。神仙階級。館閣宏開。冠裳畢集。選才于金馬玉堂。擢賢在瑤函寶笈。合九德九功而

得數。協兆龍從。數八元八愷而加多。分班鵠立。看先後策名。忝殿休誇傑士成三。想雍容聯步金階。何羨亂臣有十」昔唐太宗之未爲天子也。其時天策府羅致賢才。文學館分司筆札。若杜若房若虞若許。職叢贊襄。惟于惟孔惟蔡惟姚。嬪洎傾軋。他如一顏一蕭。蘭芷偕升。推之兩李兩蘇。茅茹共拔。而且德明元敬。才華尤璧合而珠聯。以及褚亮薛收。聲望亦金鏘而玉戛。得人最盛。惟衙闈禮升三。取數何多遺勝漢廷俊八」學士翩翩。齊邀拔擢。列文籍而廣爲搜羅。窮討論以歸之精確。信一本而萬殊。非五張與六角。惟我君虛懷乙覽。一二日矢其精勤。賴諸臣職効寅恭。十八人加以磨琢。記更番之值宿。佐治原是需賢。合衆說以參稽。遂志果然惟學。一而獨以興選之難。非人也。淺陋者義味辛羊。空疏者訛沿亥豕。或失之附會而莫闡宏文。或近于拘牽而徒稽故紙。且如魏徵能存直道。而其始所事非人。又若傅奕好斥異端。而厥職早供太史。乃十八學士以通達之才。析精微之理。就日瞻雲。衣青佩紫。是識仙境皆等身著作之人。徧笑塵寰有遯跡山林之士」雲路蒼騰。才名有慼。借瀛洲之超絕。喻學士之同升。分明驥附。輔佐龍興。大都氣儗清華。金相玉質。途衢處區隔絕。霞蔚雲蒸。金殿巍峩。想幾登瀛高而處玉階。逍遙快斯時拾級以登。一時則才欲蔚起。一逝際休明。仙果早聞于碧漢。高台尤勝夫耆英。恭可以坐致十八公尤符吉兆。天使之位登十八子恰配嘉名。來遊太液池邊。隱制能諧霎閣。近傾大羅天上。攀躋已到蓬瀛。他日者事功炳乎一代。經學傳諸千秋。信匡襄之有賴。乃姓氏之常留。因思奇傑蒐羅。駕三鳳八龍而上。菁英薈萃。較四佐六相爲優。乃歎寰起明良。不必讓五臣七友。如此功名富貴。何須遊三島十洲」迄今緬想人才。縱談際遇。惟覺境接蓬萊。序分鵷鷺。訂芸篇而各獻所長。結蓮社而適符其數。證仙班一一。丹陛分榮。荷恩遇重重。青雲得路。讀史者能不因唐代之尊賢育才。爲之濡毫而作賦。

越王勾踐式怒蛙賦 以蛙有勇式之況勇士乎爲韻

昔越王勾踐秘鯨吞之奇計。蓄蛾伏之壯懷。保楯而陣連若蟻。棲巖而國小同蝸。偶從郊野巡行。幸一隊之蟲沙未化。徐待河山恢復。看兩行之介胄分排。何來蕞爾幺麼。比齊相叩車前之馬。盡亦勃然興起。貌吳王如井底之蛙」時則徘徊江上。顧盼道周。齊邦家于蠻觸。例身世于蜉蝣。忽見有怒蛙焉。蝦蟆派別。蝌蚪文留。蹲當車而貌似。蠆有毒而情侔。詎存敵愾之思。也輸忱而踴躍。具有激昂之氣。非作態而夷猶」句踐曰唔。是何物類之呈能。可喻戎行之戮力也。夫徒觀其白石濟蹤。綠衣肆色。鼓吹傳來。官私判得。亦不過逐隊湖濱。爭鳴水國。而不知盛怒隱蓄于無形。憤怒共驚其莫測。笑吳地岸。皆蠖伏方以遨而以遊。顧我軍志守蛄蜣。且是訓而是式」而於是神爲之往。而於是意爲之移。而於是跳梁則羨伊材技。而於是憑軾則修我禮儀。憾強鄰毒莽爲應。勢類蛙爭而孔迫。幸此日邦自有象。功收蠶食兮非遲。請視茲接腹持頤。

斯爲從者。始示以揚眉吐氣。吾將鬪之」然而君王自其雄心。將士未殲雅提。嘗以爲撫此蠻境。修其碑以祠祥注之獨降。竟虔恭而相向。豈腹蟠口瞑。能效驅驅。豈蝶動蚋飛。足供咨訪。彼不過蟻鞠從蟲相須。非必甚殷。王盡思蚊負笠。務每下奈何愈況」工乃喻以物性之剛強。故極禮文之隆重。蓄枕戈將衛作捐。即伏軾非故。川從龍小以喻大。殆范蠡實與斯謀。後之視今。遂窮發不遺其私。莫訏停車瞬晦。曲致殷勤。即看從中縱橫。是何神勇」他日者壘築屯蜂。距排闥螳拒蝗縮之王孫雄。誅蟬翁之太宰嚭。鵲鵠啼而吳苑荒涼。麋鹿走而蘇臺傾圮。倘聽六吏之嚮。那不驚心。猶傳兩部之聲。何堪聒耳。回憶扶輪。誼重誓將斷頭。血灑騎。果然推轂。誠聆悟到禮賢。而下士」迄今緬中途之攬轡。思壯士之投袂。覺謀已成于興越。功旋奏夫沼吳。孰不謂蚊芒且可驅牛。事非異致。孰不謂螳爪猶能敵虎。理本同符。可知一怒安民。氣矜者亦堪尙也。倘蓄亂臣鳴鼓子食者用有濟乎。

韓文公處州孔子廟碑賦 以惟此廟學鄴侯所作爲韻 幷序

案處州孔子廟。係唐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繁所經始。大和三年。敬使君僚所建立也。碑文爲國子祭酒韓公愈所撰。據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使王通古重立。其碑重立者。爲宋時王夢龍。其重書者爲陳孔碩。是自唐迄宋。此碑已不免斷裂缺遺矣。今收昌黎文集校之。其中有與碑不同處。意者石本有缺泐模糊。及寫殘失次之病歟。爰衍斯旨而爲之賦曰。

客有過處州麗水縣者。採風問俗。訪古搜奇。見夫宮牆巍煥。庭宇參差。其間有古碑焉。字跡則翔鸞翥鳳。石華則負盤蛟螭。仰蹤在泗水東山。今豈任斯文。殿陛體例仿殷盤周誥。此亦徵大筆淋漓。惟聖人爲萬世師。道高德重。令後學作千秋想。口誦心惟」蓋昔鄴侯之經始孔子廟也。道企尼山。神游闕里。涵歸書兆瑞以還。溯鳳德徵祥之始。列門牆者三千人。通道藝者七十子。信開來而繼往。賢哲生安。當崇德而報功。福隆享祀。聖本智。清和而上。無煩請歟。其他人誰負銘勒之才。竟亦如視諸此」厥惟韓公。思精筆妙。其爲文實含英而咀華。其記事亦鉤元而提要。一時屬以文辭。千古遂成絕調。溯聖大成之集。本貫修删定。以爲功寡多能天縱之姿。與河嶽日星而並著。何必綦崎嶇。神采輝煌乎。石赤字青。始尤勝乎定淮西。塑改夫生民清廟」是碑也。潔淨精微。陸離斑斕。仰日月之不可踰。得江漢而以爲濯。天之高難語階升。道之妙總歸立卓。自顏淵以及子夏。計十人次第分明。由公羊而逮康成。列幾番英姿卓犖。社祭土稷祭穀。識先學之但美。立功懷忘食樂忘憂。知忠信之不如好學。而或者疑風霜已蝕頹年。兵燹爛經浩劫。彼處州碑雖稱精詳。而昌黎集尤爲賅洽。其中如焉然字別。恐經生未必貫通。拜薦文跂。令祀典何從取法。縱然如不如之異義。非預寫烏成焉。而遠者遠矣之分。字莫通反正。爲乏。竊恐入主學人。嚮來衞史之誤解。渡河反不若大雲寺碑記左思之高談建鄴」況乎又爲之字增設。元暫之解不倖。顏子顏回。稱尤歧異。攸始假始。義待推求。自唐迄宋以來。摩挲者未聞攷訂。由敬及于而後。建立者孰與校讎。雖前人攷字徵文。信蝌蚪之本從科斗。恐後代沿訛襲謬。如學校之莫識空侯」而不知字雖紛歧。義無齟齬。昔在孔子。心源直紹唐虞。惟我文公手筆堪追孫許。洵獨有乎萬年。任迭更夫四序。觀崇隆之廟貌。欽承濈濈前修。垂晝燦之碑文。振起芃芃瞻緒。其地接少微之麓。仰止山高。在天徵生德之奇。憑依神所」迄今樂振金絲。敎宜木鐸。爲儒修溯厥淵源。爲道統尋其脈絡。孰不起謁廟之敬恭。誇殘碑之零落。從此旁搜遠紹。益徵聖學之昌明。因而肆外閎中。愈識韓文之浩博。宜乎莘莘俎豆。約禮者罔不恭。自博文濟濟英才。明述者無敢矜其樂作也。

陸賈使南越賦 以和集百越假寫主人爲韻 幷序

南越者。南海辟遠之區也。秦二世時。任囂作尉死。尉佗自立爲南越武王。(漢書作趙佗今從史記)漢高帝定天下。以中國勞苦。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害。高后時。佗自尊號爲南武帝。連兵不解者歲餘。逮文帝元年。以德綏四夷。丞相平舉賈可使越。賜佗書。佗稽首稱臣。意頗謙讓。賈還報。文帝大悅。是賈固前後兩使南越也。茲綜其事而爲之賦曰。

夫人主不修其德化。則量不足以廣包羅。人臣不嫻于辭令。則勢不足以息兵戈。又況偏僻如南越。驕矜若尉佗。爾詐爾虞。極梗頑之難化。稱王稱帝。且勳伐之自多。夫安必仰王靈之震疊。而與中朝以輯和」乃炎漢之肇興。方干戈之戢戢。維時高帝以民困之乍蘇。慮鞭長之莫及。且又桂林業已并吞。王號自爲僭立。其招撫以禮也。庶海隅之被德無涯。倘聲罪而討之。恐閫外之援兵不集」爰命陸賈宣布恩澤。詔令堂皇。絲綸煥赫。謂宜泯乎兵戎。謂禮可修夫玉帛。將此往而彼來。毋去順而效逆。但使統陽山橫浦。邊靖夫三。何妨合田器馬牛。物通乎百」大使佗而果能去其桀驁。戒其狂悖。泯兩國之參商。聯一家于吳越。則必鳳闕欣瞻。螻忱勉竭。永懷高帝之恩施。常秉漢家之節鉞。何至越禮而乘左纛。巽時且稱制煌煌。發兵而攻長沙。此堀更逼人咄咄」高后臨朝。兵興怨搆。迄乎文帝。乃謀補救。統絕域與殊方。思包含而覆幬。謂昔者陸賈奉高皇帝命。歷南越之山川。撫南越之老幼。南越之風俗。分其莠良。南越之井疆。記其廣袤。以禦侮而乘莽。走其精誠。有是傳將門誠以爲布公此行何不可復」賈於是奉茲詔命。效爾驅馳。宣德音于此日。憶折辯于疇時。褚衣之餽道良厚。鄰國之存問亦宜。一言可以輿中土之藩臣。安在兩雄不並立。偏隅之黃屋。奚爲僭妄而思以自娛。其無謂也。屈強而依然于此。將焉用之」維時佗情雖倨傲。意亦悚惶。報書則頗殷繾附。稱臣而氣戢鴟張。極之不覩不

聽。效彼來享來王。前番罔所未聞。笑魅結蠻黠之無狀。後此謝所當謝。娟潔爲紫貝以相將。自非陸生之不辱君命。亦何能使頑梗者終化爲馴良。方今 聖朝恩周函夏。澤被熙春。拜天語者頻頒令甲。觀星軺者弗憚艱辛。而凡蠕動蜎飛之類。跂行喙息之倫。莫不欣依 化宇。顯荷 陶甄。比惟南土乂安。咸中就 日瞻 雲之慕。抑且南風披拂。俱係阜財解慍之人。

名士如畫餅賦 以畫地爲餅不可啖也爲韻

今將飽德而發其芬芳。猗廉而昭其耿介。詩書以饜飫爲能。口腹以貪饕爲戒。則必取士也勤爾搜羅。策名者爲之膜拜。探漸鴻之聲。望協彼羽儀。儼傅象之旁求。徵之圖畫。方且渴飢可慰。聞名如市駿之來。何須屬饜爲懷。有餅說公羊之賁。然而魏文帝則心存猜忌也。以爲何晏既妄竊顯榮。鄧颺亦濫膺爵位。嬖陳思之才藻。但襲浮華。笑吳質之詞章。何關平治。漫說調和鼎鼐。鹽梅可以專司。空矜含咀英華。糟粕概從吐棄。雖吐哺皆夸大丹。階方將窺俊而闢門。而嘉會多語乎紅綾。何期設身以處地。一若彼餅也者。方聯除目。顧侈名言。影乍掣乎玉屑。品較勝于瓊糜。未妨嚼比屠門。盤中字映。先覺香膩。麥隴野外。風吹但應借新殺爭嘗。食譜詳以燔以炙。那得例虜珍。待聘儒生。徵有守有爲。而豈知所謂名士者。則藝苑誇張。詞壇馳騁。豈德業之果修。徒才華之自逞。說之非必甘於肉。遊揚竊恐辱焦。用之曷嘗和爾羹。稱許翻愁齒冷。料彼趙岐避難市塵。不得而知名。問他丁斐。何心印綬。乃以之易餅。則試作畫餅觀乎。由莫爲而爲非不物于物。憑空而製造偏工。就地則塵埃輕拂。居然蒸出形模一樣團圞。想到吹成氣味十分臆鬱。問無因之取象。于意云何。果有術以療飢。爾思豈不。一名士如斯。斯眞瑣瑣。既自愧乎素餐。豈能同乎炙輠。拓胸襟而氣有難舒。挂齒頰則意偏相左。縱有吟哦之東晳。筆下千言。堪嗤賓筵之王欽。懷中一顆。人口空傳。膾炙皆好之堪。憑君材。倘任廉默。亦共知其不可。一爰詔盧毓。惟選舉之精詳。當人才之綜覽。有令德乃克有令名。以誠應斷由以誠感。倘苦口作鍼砭之進。惟爾之能。若枵腹爲時事之談。則吾豈敢。願他日賢然後用。沽名者勿備蘭升。笑前番味美於回。說士者竟同蔗啖。雖然致疑于人者。魏文之偏。而無補于世者。名士之假。果使啓度啓謀。心葳心竊。勤採訪于山林。切徵求于儒雅。曾見有包餅之劉晏。人朝且作諫諍。豈僅來蒸餅之何曾。坼字特嚴取舍。遂假而早增十倍。豈其然乎。徵聘乃不惜千金。良有以也。

有蟹無監州賦 以但得蟹有監州爲韻

倩鬢肥甘。職從閒散。借箝鍵而爭權。氣勉忘己之習于貪饕。恐人之糾其疏嬾。偶思對酒。相邀公子無腸。若問懸車。最恨大夫乘但。昔有錢少卿者。謀工適口。才窘分猷。非功名之自奮。實甕釜之爲係。願乃官方未敘。外郡是求。有大欲存焉。鼎鉉之宰臣啓宥。特輕心掉耳。江湖之使者羅發。一嗜其所好者。莫如蟹焉。取諸水國。供我庖廚。看流金以稱郁。貲案玉而涵濡。科爾罪於橫行。供職儼誇調鼎。授其權于剛克。臨民但此分符。試猜百里境中。供張具否。爲問一燈堤畔。郭索來無。而其所患者莫如監州焉。屬目則情無可欺。掣肘而事眞難解。旁觀謂其精明。下吏奉爲楷模。竊慮越俎。烹鮮不足比方。若使操刀代割。定多遲駭。豈婧共爾位。致鄉思莫動專鱸。倘魚肉吾民。恐種類不遺蝤蛑。是必時給肥鮮。不煩典守。憑伊屢擘青筐。讓我獨膺紫綬。話風味于樽前。息競爭于事後。盤中羅列。盡容對衆持螯。局外優遊。祇許從旁袖手。自此秋高九月。詢異味以嘗無。何愁飽繫一官。訝煩言之嘖有。而特恐方求口實。又列頭銜。則煩加指摘。曷慰貪饞。而復恐物莫攙從水窟。人徒卸卻朝衫。則擘雖免於傾軋。味難和以酸鹹。惟羅珍品則有黃有白。去冗員而無越無攙。斯知從易象研求。柔其中而剛其外。何事仿賓筵體例。佐之史而立之監。然而天地之資生未必取求悉遂。朝家之分職。恒虞鑿別難周。彼少卿乃譬綬是戀口腹貽羞。片語而貪心如繪。兩全則奢願難酬。何如謝郤同寮。常此蹄蹤白屋。占以家食。誰爲從事青州也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以忠貫日月神明扶持爲韻

夫詰貢南越。吾以識陸賈之卑辭焉。橫行匈奴。吾以信李廣之英雄焉。然而一則服以智。非必開誠而布公。一則逞其勇。猶頌挾矢而張弓。問孰能從容而陳信義。談笑以卻兵戎。有置腹推心之懷。慨矢忘身報國之公忠。而獨不見郭令公乎。貫百戰之勤勞。定兩京之禍亂。惟時吐番方起而爲奸。回紇亦因以發難。天可汗恩威猶昔。曷爲甘受欺蒙。我國家休戚與同。何乃自居離叛。緣訴董。闕直通。看彼軍陣作蜂屯。漫言一矢相加。決將士射能雞貫。夫使公于此畏葸無能。遷延不出。用莫審夫剛柔。機未窺乎虛實。謂敵趨于合。我當待其分。謂敵處于勞。我將應以逸。由是以引退爲奇謀。以堅守爲妙術。則彼性成剽悍。詎知慕義而向風。方且謀定攻闉。鳥肯輸忱而就日。又使奮爾車徒。簡我士卒。忠勇發皇。神情激越。謂茲者刃可竭而矛可修。鼓未衰而力未竭。誓必滅此朝食也。前貔虎而後熊羆。今乃可以見乎。左旌旄而右斧鉞。將結起數行營陣。四壁屯雲。或排開小隊。弓刀一輪挽月。而公則謂示以威武。不若出以拊循。馭以操切。不若待以寬仁。況衆寡雖于匹敵。祗肝膽可以披陳。彼方恃稱戈比千。將河山之割據。我何弗尋盟修好。示氣味之相親。庶幾影隻形單。猜忌消於異類。遂乃安車輕騎。式憑惟德諸明神。一單騎獨行。一軍皆驚。宣以德義。導以眞誠。若蠻助叛逆來乎。妄覬鴻溝之割。諸君同盟雖久矣。何忘牛耳之盟。請從茲甥舅聯歡。人歸和好。況有若馬牛可取。天賜餘贏。因知夷不亂華。酒後之歡。登踴躍共喜公是吾父。馬前之羅拜分明。是蓋德威久著。聲望咸孚。我自有巍而有翼。彼乃無詐而無虞。設非匹馬龍驤一誠感格。詎必大人虎變萬衆歡呼。從可知專閫勳

名祗片言之鎮撫於以歎有唐社稷賴隻手之匡扶」嗟嗟褒敬和親有傷體統狠瞫赴敵豈合權宜而若令公之忠誠畢貫智勇兼資卻來人之誅比免強敵之猜疑豈徒犯難而來恃有盟言作證始信推誠相與無妨寸鐵不持

燭之武退秦師賦 以臣之壯也猶不如人爲韻

力扶弱鄭肆遏強秦言深而婉情切以眞謂師何勞于越國謂計何左于陪鄰他時軍覆崤陵悔不用番番良士此日主留東道幸猶信蹇蹇孤臣」方鄭之被圍于秦晉也誅無禮則聲威自壯歎同袍亦特角堪資悵拔兵之易集顧大勢其將危佚之狐于是言于文公曰欲存鄭國宜卻秦師際此戎馬倉皇之日烽煙告警之時自非明乎利害善爲說詞竊恐付社稷與人民傾以覆也何能化干戈爲玉帛辭而闢之一而幸也有燭之武者言語通材老成碩望適當休目于狼烽可使談兵于虎帳亦有不利願吾子其圖維誠無能爲作此間之保障夜縋而出定知往則有功令急而求始信老當益壯」秦氣縱橫深情傾瀉共見秦伯也以爲今者地逼孤城軍屯四野將以保鄭之民人將以覆鄭之廟社算非不操自局中盟何難致之城下然而徒矜熾強罔恤小寡君非有錯何爲起以爭乎鄭既知亡原可坐而定也」而獨惜往來不聞早計而獨惜厚薄未及預籌而獨惜鄙遠之難惟劣親代深夫顧慮而獨惜闕秦之便在當局莫致其推求則當此與子作儔偕我戈矛殆已忘許君焦瑕版築兮夕設亦不計供其乏困通行李而時猶」穆公于是意爲之移詞爲之屈惟覺因人而不免勞勞居此則正多鬱鬱不是過殽高之市犒從者而從容比之迴子反之軍聽其矣而髣髴間濟師以襲遠于意云何笑孰事之過頌憾歸豈不一其退師也成林返駕汭水回車與盟而情殊坦直置戍而事異輯疏所惜者客館之隨資告竭殽函之過軼乘虛未免利貪于後衷改其初而要之燭之武之者辭則閑較資媚人之存齊吏窮容而不迫比吳蹶由之卻楚尤慷慨而自如」迄今繹經展籍披新就秦晉之霸而重爲衡量據東西之封而姑作引伸則彼危詞之悚惕豈眞雅意之敷陳祗以與共存亡臣子固心懷報國卽彼能扶匡弱翊家非首重得人也哉

皮裏肓書賦 以時人號曰皮裏竹書爲韻

將欲染濡其耳目窺辯其心思羅當胸之武庫儲滿腹之文辭則必熟悉乎前朝掌故貫通乎一代規爲見聞弗隻皮毛待異日啓茲書簏得失非同皮相任他人笑我書癡由經而史而書豈志凝神之日自漢而魏而晉撐腸拄腹之時」不見判求晉之綜覽晉書乎編排一一記誦頻頻列傳既躊躇而玩味記載亦反覆而引伸朝綱半誤于清談梟雞條生王謝閩袖難延夫典午銅駝已徧荊榛笑芸閣競說陸機侈口盡隣之若璞顧江上得逢佩遜傾心而與名斯人」夫徒觀其故簡留連陳編嘯傲少年而儲爾之才博學而從吾所好或驚懷禍變痛誅劉曜劉淵或備論賢奸旁及王敦士謨話恩龍之張翰齒頰芬芳想愛菊之陶潛衷懷傾倒擧記而方諸國史未妨摘彼菁英寓貶而託于陽秋豈樂居其名號而不知覘既興亡綜乎治忽搜羅寬爾無遺疑始不煩偶闕如磊塊之填胸如細筋之入骨口誅衆乎指畫容予捫腹便便目兒參以耳聞笑彼塵空咄咄想尋味宛同嚼蠟也有然評積儲竟比書城堅乎不日」其藏之于皮裏也見深見淺不忘不遺浸淫者已久蘊蓄者無涯幾疑阮籍稱彪有時目覩莫是劉琨陶侃互證心期惟嚮向胸懷功效非矜口耳倜儻隔膜披吟有愧鬚眉謝東山談笑用兵庶相與披肝而瀝膽桓司馬張皇跋扈恨未能食肉而寢皮」彼夫曹倉可驗中藏邊笥足徵內美或心花燦自臨文或腹稿成于落紙斯亦可以炳奇才晰名理曰誦者奧與頡頏耳食者斷爲比擬然未若此前言均入包羅故事悉供驅使異爭能于口舌不涉粗疏信壘守于膏肓相符表裏」願或討論史者宜鑒黃農稽古者當宗堯舜惟朝野之載籍極繁獨聖賢之經傳可信彼何但取夫觀記堪資忘其爲偏安不振是雖網羅之靡遺要亦去取之未愼故書誠可讀將擬老聃之藏丁周而皮之不存曷冤熊射之譏于晉」然而遊心典籍冤詭空疏詭不沿失亥豕字能辨夫魯魚數殷浩之投函神情恍惚仰顧榮之謀國經濟展舒備摛來曠代詞章可弗虛一丁不識得如此宏才貫澈無稱窺二酉之藏書

浣花廬賦鈔卷二

目錄

耕田欲雨刈欲晴賦　三年不窺園賦　名下固無虛士賦　峋嶁萬碑賦　安得廣廈千萬間賦　聞鐘揣籥以爲日賦　飛白扇賦　稻田足水慰農心賦　伊尹身如植鰭賦　守瓜賦　李白夢遊天姥賦　曾子居衛歌商頌賦　三冬文史足用賦　山水有清音賦　野人輿之塊賦　箸於竹帛謂之書賦　鍊石補天賦　左冲之造千里船賦
趙淸獻一琴一鶴賦　引鏡爲刀斫刀爲鏡賦　下水船賦

浣花廬賦鈔卷二

太倉唐受祺若欽著

耕田欲雨刈欲晴賦 以題爲韻

夫天道著趨於變。人情貴持其平。乃一心而互用。致兩念之交縈。乍喜分秧。待澤而占旬遇甲。旋看秀麥。登場而紀候逢庚。渾忘事不相侔。判打晴而雨潤。始信力宜交盡。兼火耨而水耕。昔蘇玉局以詞人之筆妙。寫農事之情衷。謂撫此高原下隰。北陌南阡。方欲此獺而頻來隔隴。方欲蓺魚而利兆豐年。方欲利滯耕耘聯十千耦。方欲功勤刈穫。收三百廛。而特以上叩蒼穹。非易濟孚而默感。那能必償素願。不慮力穡而服田。一盡以耕之宜乎雨也。易筮屯盈。詩歌濡足。萬頃含青。一畦釀綠。不必桔槔迭響。已看原隰之涵濡。未妨蓑笠隨身。屢向泥塗而踽踽。妙潑火迎梅之用。雨也沛然。循順時。硯士之文。耕者皆欲一。而以刈之取乎晴也。麥氣連晨。槐陰轉午。消薄霧兮千層。蕩遺煙兮萬縷。卻好腰鐮斜荷。雉隴忙分。最宜肩擔橫挑。鱗原影聚。話香騰餅餌。遙迎幾度輕風。喜穗吐溝塍。綫過一犁好雨一。而獨以時易推遷。事多窒礙。値其雨則刈之力難施。當此晴則耕之功幾廢。故將欲專心於刈。時或苦積雨之未收。將欲壹意於耕。時或苦烘晴之未退。斯則雨晴亦間有參差。耕刈可迭相更代。竊恐旱乾致歎。率農夫者難効耦耕。或且水潦貽憂。庤錢鎛者莫親銍刈一。是必瑞啓珠囊。祥呈玉燭。鳩能喚而韻覺悠揚。鵲可占而聲聞繼續。方欣雨澤之滋培。又荷晴光之亭毒。晴餘得雨。歌優渥於靑郊。雨過開晴。吐光芒於紅旭。而後耕者志少紛營。刈者晴能專屬。信五風而十雨。無失其時。定千倉而萬箱。克償所欲一。乃歎郊原致力。燥濕關情。一境而揣思切近。兩途則結想分明。鶴欲其時鳴。話雨正當梅熟。鳥欲其久駐。占晴更切葵傾。欲從宿霧露中。歌處處插秧之曲。欲向夕陽影裏。起村村打麥之聲。倘麥涼燠風光。更無定準。恰好淸和天氣。半雜陰晴。方今　聖朝免澤恩流。離明治布。農桑既上緊　宸衷。歌頌逢時聞　蹕路。是以勗耕殖者不廢田功。勤芟刈者無荒農務。時而間雨。南畝爭趨。亦或課晴。西疇小駐。此際日華尖綫度　一人有慶之詩。他時玉粒金穰。獻萬寶告成之賦。

三年不窺園賦 以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爲韻

客有詞林博採。藝圃窮探。懲荒嬉之漸啓。戒隨惰之旁參。繫他考績之期。庶免齎心失據。課我有成之業。休教牆面懷慚。祗應雞窗秘府。闢蠹籤分。一一何暇窺園。庭花木徑踏三三。則嘗慕

下雌之疑哲希好學之前賢。而潤其經緯載籍。流覽陳編。辨陰陽而春秋致訂。歷寒暑而冬夏勝研。忍使歲華蕩氣。渾忘時序推遷。直上追東魯淵源。學業惟日將振起西京學派。乾乾窮年。一夫使託業簡編。游心景物。借佳境之搜求。舒素情之抑鬱。惜年華易逝。流連秋月。閉圖感年。尚漸增惆悵。春風披拂。方謂探幽選勝。我樂何如。若云遊目騁懷。爾思豈不」則必顧園林而興適。緬圖兩而情移。踐金谷尋芳之約。思茂陵消渴之思。本來俯察仰觀。足恢眼界。何論夕稽朝考。別有心期。謹嚴樹道德藩籬。笑啓門牆。故嶠翁闢成乾坤樞紐。任予消息消窺」而況三年則爲時甚久。定力難言。假使橫馳意馬。擾亂心猿。哲詩書之束縛。磨歲月之寒暄。而以爲偶資游息。蕩卻紛煩。則假本無多。容或賞花。東閣且客來不速。何妨載酒西園」而童子則調情怡悅日。孰與大折知周規。吟風嘯月。孰與夫誦書誦詩。歲宴一華。夕攬一秀。孰與夫朝通一解。暮益一知。任園亭之絕好。將窺測兮何爲。只驚心荏苒光陰。竊願聰明歸我。即極目文章林府。何難奧窔探其」此三年中心無泛然。念息紛營。桃李園休探綠窗。芙蓉園詎戀紅情。容我蘊登。夏日盡披吟之力。效他映雪。冬宵傳誦讀之聲。敢云時值通經。功多積蓄。差信學非志穀。業勵專精」良由義通三傳。陰借三餘。入聖賢之堂奧。本經訓爲菑畬。不敢燕安之自即。不使蛾術之稍疏。若開窺尋古蹟。窺由陵川澤。依言窺見天機暢草木蟲魚。小園而作賦。愉懷堪憐庾信文園而悲秋病臥。窺笑相如」迄今懷先哲之精勤。動後賢之仰止。謂百年禮樂。賴以振興。且三策天人。具存條理。而孜其屏閑閑而益勵清修禁窺覘而恒貞素履。凡或作或輟者。固未能語於斯。則無惡無荒者。亦豈易臻乎此。

名下固無虛士賦 以人歸雁後思發花前爲韻

丰裁俊逸。體格清新。惟真意懨。說項情真。非虛聲之純盜。洵佳士之絕倫。向亦疑名滿寰中。貽笑千秋識者。今始信名高日下。無慚一代詩人。」昔薛道衡之留題人日也。入春而年光草草。離家則客思依依。縱有詩名之傳徧。猶傷國士之知希。維時南中人狂慢輕觸。後口交譏。以爲誦白居易之佳篇。原欲嘲之以去。乃若對崔信明之全稿。何妨棄此而歸」及讀其人歸思發一聯。則如見夫天外翻翩。花間顧盼。如琢玉之雙環。如聯珠之一串。宜名望早爲流傳。非空虛所能取辦。不數少陵佳唱。託傷春於語入新。然恍疑士勃天才。誇警句於鴈驚寒雁」文士如斯。盛名不負。純聞者見者而傾心。合才人學人而額首。追逐李杜兮此衍齊肩。壓倒元白兮誰與抗手。擬之往哲無殊。斯豔而班香。例以時賢。何愧王前而盧後」且夫士之不易得名也。番地之餅。以飲啖而貽譏。過江之魚。因衆多而見刺。即令藝圃欽心。詞壇把臂。而美名非必可居。榮名亦且招忌。斥爲虛僞。大都同燕說郢書。譏以虛儒。誰復識閒情孔思」而茲則直道猶存。公言未沒。謂從前已露才。而此後更欽仙骨。彼眞名手。非虛談刻翠裁紅。此殆名家。非虛託吟風弄月。蓋神情既發其穠纖。而才調亦徵其英發也」因是悟因然之理。非有增加。豈虛言之致美。乃名下之堪誇。惟覺擒來宋豔。振起江葩。藝苑早推能手。詩壇可號作家。一番吟詠。何心不過。離懷自寫幾聯。掄揚交口居然。老眼無花」士有裁金爲句。雕玉作聯。文名非同泛泛。嘉名不愧翩翩。才異東坡之致飾。學從虛室而精研。將期雁塔題名。一例簪花而去。恰喜 鶴階選士。幾番珥筆以前。

岣嶁禹碑賦 以字寄石旁形模奇爲韻

客有遊於衡州之南嶽者。躡軟紅。蹋空翠。訪古蹟於月館雲壇。搜奇文於石室金匱。則見有碑焉。插紫蓋兮峨峨。向朱陵而位置。三千丈。摩雲藏日。匠氏工程。十二州沐雨櫛風。史臣載記。援以登也。神人遇蒼水元夷。捫而讀之。古篆披赤文綠字」翳惟岣嶁。高入杳冥。日華薄赤。雲氣嘘青。有芝岡柿嶺之鬱鬱。有石廩天柱之亭亭。休說魏夫人授籙駕蒼龍而下。側聞夏后氏祭天取白馬以刑。馳驅效鑿。律度辰四載。建隨刊之績。秘奧發金泥玉簡。千秋傳山海之經」緬昔拜命堯階。徵祥啓石。感熊夢而爰勞。鑿龍門而規畫。非僅東漸西被。共戴聲靈。遂乃泥轎山樏。備呈轍迹。是誰筆秉鉤摹。予鳥篆蟲書。有此大文。焜耀乎三湘七澤」是碑也。煙封雨淋。雲翳霧閟。盤蛟螭而跡作。模糊幻蝌蚪而字難尋繹。大抵銘勳紀績。揄揚王者規模。豈徒相賞披文。誇耀後賢體格。朝日晕蒸成瑞氣。映拖珥之日紅。曉霞鎖蔚起文光。翻建標之霞赤」顧或者謂楊慎釋文。端開聚訟。長山刻本。字有遷移。昔劉禹錫未至衡山。不過耳聞碑記。即韓退之親遊嶽麓。何曾目覩碑銘。而欲證異同於篆刻。竊秘要於眞靈。竊恐上下數千餘年。難辨別鼎鐘之體。推評七十二字。徒驚龍虎之形」而不知事以闕疑而無譏。理由傳信而非誣。即如曰咨或爲令嬰。洲渚一作欽翠。援弼佐卿。字形迴別。癸酉入旅。文義懸殊。且洪流漁池之互異。又永奔蒸彝之不符。而要之取證於路史。發揮非同荒誕。旁通乎道元箋註。豈涉虛無。則觀斯碑者。既想見夏王之偉績。夫何疑安邑之宏模」迄今文人稽古。學士搜奇。登雲苑而蹤尋標渺。致勤銘而字識紛歧。縱然淮雨別風。文義防謬。悠穿鑿一任苔侵蘚蝕。光芒覺斑駁陸離。斯知獨有萬年。高建白雲之表。不必標題二字。侈談碧落之碑。

安得廣廈千萬間賦 以題爲韻

昔杜少陵興懷考室。託念庇寒。緬棟梁之擔荷。思締造之艱難。以爲世界三千。多夔牖繩樞之苦境。那得金錢十萬。成連雲蔽日之奇觀。倘容我一例。併樓樓同鳳造。敢笑他數椽棲託。志在鳩安一方。其値秋風之破屋也。竹徑涼侵。茅檐冷逼。計未釋乎鶴棲。願嘗償夫燕息。爰託諷吟。以開抑塞。謂文章經千辟萬灌。詞境未許庇身。謂儒林少下有萬箱。藝圃空勞致力。但有曲檐

啓扇雨欲斜穿。若無近水樓臺。月詩先得。一夫使開。卬廣廈拓基緒壤。命良工而朴本搜羅。爲巨室而規模宏敞。庭階楄其堂皇。戸牖微其軒爽。高廊拔瓊樓。千宇通千萬里之程。途廣居連甍棟。雲擘懸千萬人之瞻仰。儘好卜隣卜宅。來依垣。發規重從茲。潤屋潤身。會見體胖心廣。一然而蓁蕪熙春。屋誰構夏。築宮之盛事無多。關館之高風益寡。祗俯仰於斗室之中。徒棲遲乎衡門之下。漫說爽窗重屋。考工可測周官。空言鳥革翬飛。築宇堪歌小雅。千萬舊蓬茅久闕。幾椽瑞花間身。千萬家樾蔭羅閣。一木爲支大廈。」則安得亭臺鳩聚。則安得宅弟蟬聯。則安得拓其基於十里五里。則安得成其制於九筵七筵。花繞紫紅。安得有無邊光景。春圍門戸。安得間一派暗關。安得峻宇雕墻。連欄千分十二。安得丹楹刻桷。羅氣象之萬千。一千間萬間。恆吾素願。義郵卑寒。功成營建。誰其志在千里。得是以廣作搜羅。孰則心雄萬丈。得之而廣侈營勸。變化自紛營而出。閶門或許兒山。俊傑由招致而來。賺宅無煩執券。是眞聽徙。分明得路八千。今果籌遷。聊備買鄰百萬。一嗟嗟淒涼門覡。假息情爲。惟詞人之幻想。嗟寒士之歡顏。千重萬重分擠垣陡。陜千叠萬叠分門。世琤環。非徒臺築九層。致其崇奉。豈特樓高百尺。容爾躋攀。何須炎暑鳥來遊。有萬竅千岩而外。科燃是蜀都賦就。居千廡萬厦之間。」客有福地遐思。學賓小化。感杜陵之茆屋興嗟。適工部之臨風得句。燦焉蜀山突兀千萬落。高詠阿房。安望泌水樓臺千萬錢。莊莊錯庫。此日孝廉未出。月抱膝而長吟。他年鳳蹉欣依。好贈毫而獻賦。

聞鐘捫籥以爲日賦 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爲韻

稽蘇子之喻言。尉吳君以明辨。謂茫茫者兩眼多昏。疑杲杲者一輪乍展。由是耳有聞而更涉迷離。心有揣而愈形乖舛。按扣槃爲兩旧如驗聲音。拔捫燭而推求。若得之隱既。抱珥而儼覓紅旭紅光。篤悶駟之馳。龍欲而欲測青天。泰影說流鳥之轉。一蒞彼生而渺者。既捧槃而錯疑晨旭。更根燭而妄測。情哎。道其所道。岐之又岐。亦知說本傳聞。寶籥耀從暘谷。也識理墳懸揣金鳥浴自咸池。由考槃以驗考鐘。此其是矣。進執燭以思執籥。夫豈遠而。一則有僞懸而叩之斯鳴。羽聲而持以相向。製從鳧氏。豈取窮和。掌自笙師。氣徵條暢。而從官於目者。乃從此默想於璞。燭旁猶狀耳得之而自如。冥通下拎之而仰墻依傍。節六律之聲。其始繽欣能識。縱錯取節物之感。始中更幸生色聽。若聞若離。取而自疑。金成音錯。籥亦可爲。誘扣焉者。於原是此信捫耳者。狀亦如斯何妨爲奏籥之傾。就以自衒。訴必思繁。籥之晚想而相追。非目辨而耳聞也。豈昭昭在是。可心摹而手捫。詎云假假憮之。一則以爲原本習聞。磨同轉盤。悟曰斯而日隱別在。杳而有尾。惟陽羽常息之深深。故湛燠從逢之帝。堯得而聞也。豈相睨兮麗涯。曲以揣之。其不合者。有幾鐘鐘。而于斯成象。綮綮誰能。號噫而即此。豈形昏昏。吾豈。一是日也。丹穴而升。黃人未守。或云出自扶桑。又日入于細柳。因附識而非虛。遺忘由揣摩而道。竊慚久撞鐘。

者待問。問卽驗夫光之流。吹籥者導和。和乃徵其籥之厚。於此悟甘泉浴影。臨照四方。豈惟從若木分華。包羅萬有。一然而窈窕方深。聰明殊未。縱然動就日之遐思。幾曾識在天之精氣。祗如聞其聲也。嶙嶙國亦計程途。殆不揣其本乎。黃赤道正知經緯。未必辨流珠之狀。驗璿璣於無方。爲能輪質曝之忱。戴光華於席。既良由其日旣眇。其情更愚。謂聞知而耳殊恍惚。竊揣測而意籥模糊。聲聽疑鐘。誤認者之槃並進。形呈禀籥。疑向時之燭同符。故捧日而以爲爾爾彌映。戴日而以爲光彩平鋪。試看連璧臨稱。究何似也。爲問麗天垂象。豈其然乎。

飛白扇賦 以扇動清風以增其價爲韻

豈無標六角之嘉名。擅九華之美譽。翦翅扇藉以招涼。龍皮扇聞其奏御。斯亦足爲障日之資。藏塵之助。有未若唐太宗之賜自功臣。頒從禁署。將炎暑於焉滌蕩。供其指揮。遂仁風由是奉揚。慰彼黎庶。」原夫五日之用物玩相賀也。縱命絲綸自閣。圖爲智椽儲從業籍。香胖惹而迹近懸虛符祛邪而事多。鑿空太宗以爲時當溽暑。蒸炎傾煩燉。欲夢吾將轉世界於清涼。大衽區之熙。惟天子莅。飛行象協龍德而詔令。風行願諸臣清白爲心。沛鴻施而歡聲雷動。」爰進長孫無忌與楊思道而詔之曰。今者權乘赤帝。候屆朱明。涼飆爽致。酷暑將迎。細葛寒含風之軟。香羅欣叠雪之輕。然非披拂之眞機。引出爾雅之新樣。製成書流而媲其雅致。救暍而繫以深情。竊恐塵任亂飛。更莫驅來日杲。誰信室生虛白。漫教引得風清。」有扇焉新裁宛轉。舊様玲瓏。無九光之作誐。較百綺而逾工。非鵲翎扇珍詩世俗。非鳳尾扇巧奪人功。非書棵憚之雲。詞矜吐鳳。非紀羊孚之雪。爪擬留鴻。但效楓陛承恩。揚君子之盛德。何必蘭臺奏賦。摹大王之雄風。」其製之取乎飛白也。殊剪綺羅。一塵滓。皎潔神情。瑩表裏。將以勵彼清操。將以貞其素履。無煩題字寫裁雲鏤月之思。不必傳書復篆籀蝌蝌之始。祗取高懷。建白用之則行。倫敎逸興遄飛。視其所以。」以爲舶賜。用寅勳懿。彩何誇乎蜀錦。質僅取夫吳綾。願從今履潔懷清。翹承鴻獎。冀斯世黜華崇實。翊贊龍興。只看纖素橫陳。信炎歊之盡滌。差類蒲葵握取。喜發價之頓增。」豈不以襟懷宜矢潔清。俗尚當懲綺靡。際盛暑兮送蒸。賴和風兮遠被。潔同白雪。臣鄰之操守如斯。閒到白雲。宰輔之經綸若此。握手而化機鼓盪。以外皆空。披懷而元氣渾淪在中。有美。」迄今追溯匪頒。緬懷懋則。覩斯扇之形模。仰有唐之詔敕。非不足勵彼儒臣。勵茲臣職。然何如　聖天子覆幬推　恩。曾歸立　極。所由矢臣心之精白。拜　賜者慕義儲風。慶仕路之飛騰。珥筆者歡　功頌　德也。

稻田足水慰農心賦 以題爲韻

客有儲經野之才。能賈作霖之澤。抱辛沛澤於天公。思騰歡於野老。以爲斯時也荷鋤雲成。知

時雨好聽田歌四處。鳴呼而鶯答深林。連水色千村。稻比而蛙聞遠道。良堪慰藉。非徒紅綻閣梅久已心期。劇喜綠催陂稻。爰取數石屏梅雨之詩而往復焉。流連焉。益以當日者噙蒲望杏北陌南阡。稻或種分青芊。稻或穗別紅蓮。定應漠漠成陰。鷺飛水漲。剛值家家望雨。魚夢心懸待他時壽介老農。爲酒啟欣穫稻。幸此日詩歌既足。逢年先賴力田。夫使纔綴遙青。未生衆綠。詠中谷之嘆乾。雖長空之晴旭。如原望處。祗每患其瘠枯。蓑笠來思。思莫邀夫亭毒。維令水堪挹注。也許涵濡。詎能稻熟後先。衆歌饒足。則爾時之農心。必將閭澤翹瞻。甘霖仰盼。見卜夫能封覩自豐。詎安得颯然風生。油然雲起。始賡籬藻之詩。繼誦滂沱之喜。庶幾膏流隴畝。綠浮萬頃之烟。不須忙到枯槔。碧泛一犂之水。而幸也獨潤土膏。濃蒸雲氣。田蓄水兮旁通。水繞田兮遠野。其足也下隰而高平原。東西經而南北緯。烏陵稻賴以滋培。赤甲稻資爲灌溉。喜時若沾來。甘雨我田。既擬穮穰如噓。到清風其心以慰。時則隄環曲曲。波泛重重。稻含滋而化機畢暢。田秫潤而生意尤濃。看原隰龍鱗。萬青排列。數非礎櫳齒。一碧橫縱。從知鋤雨犂雲。登說已占圖野。會見積金粒玉。豐收定更三農。良由雨師德溥。造物恩深。匹萬民之待澤。慶三日兮爲霖。故足於此而子婦欣聯。燕賀足於彼而丁男喜盈。蟻忱鋪開一幅。烟雲疇青若蓋。刺出千層。波浪秧綠如鍼。慰伊力穡之恩。自此富溢地臌。慰爾有秋之望。果然上應天心。

一方今 擧天子德廣耕耨 恩周雨露 頒詔書而勸田功 勤耕藉以親農務。

彼編氓之謀及稻粱者。方且田園慮其就荒。水國樂於小住。夫孰不慰深情於盼澤。相安鑿井而耕田。慰奢望於有年。且喜桿衛而薄賦也哉。

伊尹身如植鰭賦 以昔如植鰭十葉雜爲韻

辨異說於荀卿。溯名臣於商代。誕空桑而語涉荒唐。耕有莘而情甘韜晦。如魚得水。論相業事啓後賢。若能徵之。稽楚言可知大概而執意稟質之奇。則不啻隨其流而揚其波。非僅見於面而嵌於背。一昔在尹躬伊水隱居。大澤龍潛之始。泥塗蝘蛭之餘。飯生豈是不才。當體之誕膺其重。鯤化將期異日。批鱗之忠。藎非虛汝作舟乎。恐此象攝藻。未符吾北魚矣。間中情躍躍。何如一夫不覩於鯖乎。出沒海濱。泳游水國。掉尾隨時揚鬐著力。來依緊市而誰窺。濟伏歛宮兮莫測。若使比擬且之。幻應化爲人。縱或由羅網而來。孰張其鬣。波臣爲佐。作中流之砥柱支撐。物類何知。賴汪濊之淵恩培植。一而以證諸伊尹。則見其懷材挺特。負質瑰奇。有激濁揚清之槪。有乘風破浪之思。惟爾之植品兮德隆望重。惟爾之奮身兮海立雲垂。號以魚頭而確肖名稱。鯁骨而相宜。蓋請奇非若山中之欲。而壯闊竟同海上之鰭。一遇想是時。夏臺因矣。眞龍伏而未見。伊洛竭矣。涸鮒困兮堪傷。君則矯矯鰭之貪政。誰除暴歲則久旱魚之惠。兆早徵祥。人競作下流之逐。瀾莫回既倒之狂。而尹以一身肩其責。惟覺天下之任既重。溝中之推宜防。異

時附尾材多。德惟一共懷推範。此日擧鱗臨逵。聘有三聘興王。以故懲非道非義則塵網無羅。任先覺先知則恩波普洽。共球並受。貢鱗鱗而咸仰良材。苞櫱足除。封鯨鯢而堪垂成法。由吾身以敷利澤。克寬兼佐克仁。賴此身以挽頹波。不順早徵不狎。所由立朝有奇遇。觀覩解網之恩施。居己于清流。卒成放桐之事業也。迄今亳都追憶勤勞。莘野補懷肥遯。望虹蜺可證前聞。負鼎俎知非定論。右相並傳伸摯。思承流宣化之懷。北門吏還汝鳩。愜共濟同舟之願。又豈惟忱輸熬戴。譽望無愧保衡。門比鯉登功業特徵利建也哉。

守瓜賦 以黃甲小蟲喜食瓜葉爲韻

有物焉濃陰潛伏。密葉深藏。非蝙飛之遽集。異蟻陣之成行。拖蔓而形殊盤屈。分甘而勢亦張皇。豈是守株識異名於鼓翅。偷逢瓜戰陵急趨之者黃。爾其南岳貽珍。東陵託業。蓁蓁以低垂。花叢叢兮倒壓。魚可化而變幻離奇。鵲能飛而祥和浹洽。方且栽培根本。誇五色於園丁。距同劇食風霜。垛一畦之菜甲。而乃灌溉者喜碧葉之紛披。蠕動者附綠藤之繚繞。潛蹤而備種深微。託跡而差疑縹緲。宛同蛾伏。兩翼堪分。更類鶴栖。一枝非少。肆鯨吞于彼界。寘然而來寄珠隰於此間。渺乎其小。則見負固于瓜樹之上。成團於瓜蔓之中。露爭飲碧。霞競簪紅。居然我理我疆。闢典司于守土。酷似永朝永夕。專責任於守宮。若教氣類相求。聚族應聯槐蟻。

轉笑拚飛有志。取名偏借桃蟲。其名以守瓜也。蝸廬如結重簷。蟻垤如盤高壘。寄生爲之引援。貧販供其驅使。沸蛙鼓以揚聲威。瞻螢燈而定進止。似妨鼠竊。支蔓宜除。尤恐狼貪。侵吞無已。是以不辭守拙。惟茲啾啾。雖忘料應居此瓜期。頻亦沾沾自喜。且夫寄蜉蝣於天地。何慮何思。冥蟪蛄之春秋。不知不識。又或鄙其類則目爲蠅。聲斥其名而指爲蟊賊。惟此則瓜圃潛藏。瓜田服匿。非必守成儼然守職。從此嘉名肇錫也。堪愧彼鳩安。若論素志。貪饕要自遑其露食。一由是涵濡雨露。吐納煙霞。當綵實之肥綻。喜綠陰之周遮。酷肯螭盤。寫出紛爭之狀。翻疑蟠集。雖成乞巧之花。豈眞防面目。變更僞桃代李。就此悟陰陽消息。以杞包瓜。歌曰。瓜蔓高以峙。瓜蒂近相接。騎彼竹翅蟲行止。自蹀躞亂曰。李有蟠花醉蝶。蟫蟆井畫巢蚊睫。請看輿父守何堅。搖風猶抱青青葉。

李白夢遊天姥賦 以洞天石扉訇然中開爲韻

縹緲諸峯。迷離一夢。吟舒嘯龍。影縮鳳。境宛歷夫遊仙。事非同於鑿空。但見侵襟之綠。平分排閶之靑。遠送數千巖萬壑。乍入微茫看倚石。迷花都歸空洞。一昔在靑蓮詩情欲仙。緊懷吳越。託興林泉。海客而俘聞談論。天台則願作流連。宛然送到剡溪。雲靑靑兮欲雨。竟爾照來湖月。水澹澹兮生烟。蒼茫感碧海瀾迴。恍身異地隱約睹赤城。霞起望眼連天。一蓋浙西有天姥

举者遠蓊空青高涵峭壁碧地遙通仙寶迴隔雷山叠叠以蜿蜒風穴冷冷而咫尺萬松影合遠連近海烟雲八柱香清近作神仙窟宅試聽歌謠於剡水側耳何人倘逢說法之中公點頭有石一果使遊歷周夫地軸游觀暢其天機任紅塵之插脚看翠色之沾衣將蝶之夢非同怪誕鹿之夢不涉依稀異宗少文之臥遊山水境詩歷歷笑謝惠連之幻夢池塘想入非非方且捫蹊青雲徑窺石室更好寺尋黃葉人叩禪扉而乃游蹤約略夢境分明如華胥夢之化機頓觸如邯鄲夢之幻態紛呈劃見千盤縈繞萬笏烟橫接磴蹬而日麗連玉峴而雲輕嶺近摘星光欲暝而欲晦亭依交翠更宜雨而宜晴幾如二酉探來路經紆曲迴想五丁開處聲震訇訇一枕兮惚兮躊躇隨兮惚兮恍兮謝塵緣兮遙聞天雞聲四達兮瞥見海日影高懸兮忽焉而鏘鏘雲旋動音碎碣兮噴聞忽焉而邱壑排裂徑屈曲兮盤旋維時雲之君仙之人盡神情莫不颯飄謝而來下且以紛紛然一過夫游欣曾備夢醒朦朧含情脈脈留別恩恩回思嶺屬遺兮突兀峯環列兮玲瓏迴殊夢幻羅浮雲霞偏合遠遊夢來槐郡境界旁通休談他國蟠方壺超出寰區而外始信此嶠巒叠嶂都歸想像之中一迄今山岡憑眺嶺畔徘徊尋天姥之佳境思謫仙之逸才錫我清遊詩向別時贈去聞余好夢采從天外飛來亦將倚壁留題快藤蘿之攀附豈特看山拄笏喜烟霧之作開

曾子居衛歌商頌賦 以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為韻

客有游于洙邦者賦新詩之三章緬疑哲而心傾聞諸二三子者曰昔有聖門高弟此焉棲止矢其貞七篇肆業一園怡情仁滿據其共仰憐同調之誰能想下思採風嵩和陽春白雪頻着人傳道詠音宋振金絲一籌惟曾子之居衛也寂寞閒庭蕭條別館淇泉停遊歷之蹤槃澗訂孫言之伴誦典型于昔日帖戒自書感淫靡之成風詩傳彤管三日而何曾舉火劇憐洙土重來十年而久未製衣但有清風徑涵一結思飄然披吟一編西方之美人不作北門之貧士誰憐歎抱布蚩氓詠到貿絲之什慨用兵與國傳宋擊鼓之篇人雖禮節堪嘉賦投桃而報李我自誦綠不勝安知命而衆人一有商頌馬韡鼓音聲其球位置采入殷乎武功思成詳其祀事改天子遠承修商周太師錄序睹記聞誰講肆咸與除三變之心就此吟哦中正域四方之義只合閒坰叫嘯遙行吟雲而按劍酬歌音出所地」曾子于是上下古今因寄所託境困頓而淒涼情懷而磊落謂孔門嬖幸廿聞猶哀怨於龜山謂戚邑鳴鐘何竟完顛危於燕幕大息頓舒歌絕編章句而於義闕如而懷商代郅隆效雁鷗而惟臣欽若」且夫衛固商之舊邑也風土移於酒誥其訓誡猶堪追述也保民歸於梓材其典猶未經散佚也乃當斯時而桑濮習于淫聲中冓難語無顧富教莫衛增加斯詩空言有秩則惟有蒿目傷心長吟抱膝屏絕

新聲摩挲舊帙庶幾休風想像好音總覺其可懷因之盛德形容生氣彌徵夫道出」俯唱遙吟其誰賞音但覺殷武之聲靈丕振猗那之寄託尤深斯人自理性情歌詠非無寓意其地共瞻淇澳居遊孰訂同心殆已悟尼山一貫之傳出風入雅恍若聆殷代八音之奏擊玉敲金」迄今仰企高蹤興懷陳迹安居兮緬彼優遊寤歌兮信其閒適當亦來過門之荷蕢詠厲揭而判淺深方且笑執籥之伶倫賦榛苓而思碩乎又豈惟居今稽古託寄興于陳編納履捉襟勵清操于介石也哉

三冬文史足用賦 以題為韻

漢東方朔習逢占之術工詼笑之談值武帝詔徵文學之士迺高自稱譽而上書曰臣今者文辭討論史學鉤探二十二齡兮襟懷磊落四十四萬兮字義包含第覺齒編貝兮彩錯目懸珠兮精涵頭腦比冬烘而差近經綸齊用世而無慚顧未忘少小學書之日適年當一十有三」獨懷積陳萬卷叠居三冬其時微陽未轉短晷初逢始齊發而信起繼栗烈而寒衝細腰之鼓乍擊纖手之冀維縫而朔則願爲此有用之學未敢稍涉于疏慵」夫使玩時惕日眇見寡聞味文章之典雅忘史事之紛紜圍爐焚刻擁酒宵分何有於百家諸子何有於五典三墳則不足窺一編之韓史亦足扛百斛之龍文」而朔乃悟文之足用焉自書契肇興以遷迄形聲隸訂之始其間鉅製鴻編異轍同軌所當取裁於講學之名儒通經之博士上而虞書夏書商書下則老子莊子列子以及歸燐炳炳自成一家言者蓋莫不諳審於其有春有倫亦元亦史」而朔因以悟史之足用焉假儒臣之秉筆披天府之寶籙既盤古伏羲兮高談且疏佗稽蜚兮遠矚下而典謨誓誥異其名排議徵誅殊其局彼何如之朝綱此何如之國俗以備鑒觀以資啓沃蓋所謂記事直書者朔且識其爲不一而足」豈不以學毋偶即於怠荒材當自知其珍重就時序之推遷作簡編之講誦斯能底於精純化其愚蒙故當嶒寒作三徑之迎披讀資三餘之用亦惟於文史中求其觸類引伸參互錯綜此則朔之所恃以上規周秦下薄昆宋者也」今日者朔之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堅強積之棻矣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貪詐非所務矣竊自謂得力於文史者可以爲天子之大臣而恢廓漢家之制度願朝廷鑒其向日之忱而俾之獻凌雲之賦

山水有清音賦 以題為韻

夫何繁音之畢奏迴超越乎塵寰則見青山萬仞碧水一彎神情曠遠意境蕭閒協變徵變宮之調介非絲非竹之間依稀譜入紅腔情含脈脈彷彿送來紫韻響答潺潺聊傾耳而聽之是處即洞天福地非援琴而操也其發有流水高山一紬昔太沖隱居自喜將適志於林泉豈繁

情於城市枕流而藉以安身漱石則俾之礪齒方欲逆袖曖渺別存模範之思因之屏跡塵囂一洗箏琶之耳不自可勉持清節息影箕山何須羨留待清時釣璜渭水一故其寄懷于山也恍歷仙寰遠離塵境拄笏看頰扶筇望久俄烏鵲出澗溪響蹄岡阜非竹籟而松濤非龍吟而虎吼斯真山氣於茲應以洞然或者山靈為我此間揮手絕勝宮移羽換調往復於三終只看岫列峯環信包羅乎萬有一且其怡情於水也一潭澄澈萬派縱橫月搖浪影風送濤聲祇覺浩浩蕩蕩縱縱錚錚不夢不惡亦管亦箏初聽坎兮鏜鞳忽嘈嘈而砰訇將毋水調翻成新弦節奏豈是水謳揚出聽不分明莫或致之道評含商而嚼徵如斯逝者非徒激濁而揚清一萬籟寂沈山深水深如聞仙樂非囂遐心水得山而栲遙活潑山因水而氣更蕭森惟世界清涼不雜繁絃急管任宮商清越韶聲玉韻金始知逸韻悠揚此曲果然寡和不信天倪動邊人間竟少知音一客有聲極擬奇泛瀉鬨波寄清音而流連懷好音而企慕方為山曲之間遊又作水濱之小住仁者靜而智者動好樂如斯玉為節而金為和諧求有素故音徽舒接此時吟揚隱之詩而音節能諧他日纔纖都之賦

野人與之塊賦 以乞食野人野人與塊為韻

白壞手攜紅塵面揚祇即丸泥別無長物忠豈恤夫鴻嗷情轉嗤乎蟻垤眼中落落休道我一味揶揄腹內空空過問他十分抑鬱誰信過都越國風塵竟有英雄邵嫌諸癸呼庚骨相自成寒乞」方皆公子之窮途求食也身遠梓鄉面形菜色有類鵾飢不追燕息維時耕夫竊笑於其旁饈婦致詢於其側謂予今者窮乏極深坎坷境遇則奚不闢閒十畝聊分黍稷稻粱獨胡為碌碌半生常此東西南北不作突黔稿飯誰云克勵清操況加孤趙從行竊恐貽譏棗食一則有野人之黠者從而詰之曰吾真苦於稼穡甯舆莫樂於脂車秣馬以子也腹雖空虛貌殊彬雅方今作客途中亦背寄人籬下不惮乞憐搖尾濕飢而飲之食之行看拓土開疆功業則炳也蔚也屈指計千介之積料我家已然斯炊有心施一飯之恩奈此地適當曠野」無已其惟塊乎千畦壟頃一握勻略黃粱之夢夢與白石之鑿鑿我自多情取向阡南陌北君應適口登之海錯山珍願將來非土分茅四方影附豈深愧為炊無米一樣艱辛豎此微忱幸公子認為上客退然珍物喚吾偕只是小人一其與之也取比探囊掬來盈把塵重若輕真多益寡請區區之界用備征夫之頭顱戔戔為聊供從者俯受之有愧幽報非必其無時要之取求傷廉不歸而嫌才久假君可從此逝矣從容而途覺都程我將歸而遁之投贈則風高草野」一是何誼論致召怨讟挾役青黎黃壤投茲馬足車塵野人誠妄加狎侮公子豈久困遭遁倘士可飯而塵可羹日腹無須珍重將米如珠而薪如桂艱矣曷若昏晨宜乎怒欲鞭之絕不矜憐夫命父安肯受而投也致貽訕笑」逆人」然而賜百從人區真界汝即泥塗見辱斯時定樂土可磨得所譽懷安之致敗本無煩鼓腹以遊想疆域之宏闊直不啻取懷而予卻之誠不恭也休疑款款殷懷時哉其用失乎莫笑匆匆行旅幸舉目野田殘壟不肯袖手而旁觀卜當胸塊磊今消無弗傾心以相與」迄今路出衛邦事稽周代記田夫佳話有類嘲譏想重耳當年不無悲慨為問同況瘁者何人訂賞音者幾輩不過秦庭宴享賦詩養覺雍容亦惟晉地盤飧置璧藉伸愛戴讀史者能無因遭逢之不偶而時深感歎於前人惜物色之維艱而願假文章於大塊也哉

箸於竹帛謂之書賦 以題為韻

今將託意蒐羅等身箸作操觚而成其粗疏握管而徵其奥博則必窮探古今兼綜詳略竹漆執簡千秋炳其文章帛擬傳書一字嚴於筆削通書動書言之例明為數陳援書方書策之文有所倚箸一原夫跡皆鳥篆字必貫魚飛龍造作之後介頡創垂之初其人本成竹在胸乃象形而依類其事異東帛加璧祗貴有而課虛體裁記威鳳祥瑞美矣茂矣俯仰合天文地理觀於祭於」然而增益者形聲變遷者簡牘科斗之跡易淆鐘鼎之文雜識自周代而迄秦世體與例時或紛更觀程邈以及李斯篆與隸法徵嫺熟試想易結繩為書契時尚無靈蘭名籤何乃詳對命而書思忽則用魚須文竹」蓋有箸於竹者焉製仿殺青字從飛白東之成編創以為策或垂丹鳥之文或煥蹏龜之迹爰茲直筆未妨慷慨而指陳視彼虛心何取鋪張于簡冊將縱觀乎其體備詳邱索典墳倘有味分其言知是菽粟布帛」復有箸于帛者焉量絜短長紛陳經緯言以字而傳體取文為貴分編而適合絲連載筆則不煩辭費付勞組織寶光成虎踞龍拏大煥經綸精氣作雲蒸霞蔚卻笑心驚勒帛見序劉幾更嗤手奉天書導諛丁謂一探赜搜奇斯文在茲竹既有典有則帛亦不忘不遺最宜虎觀書堅極勳名之絢爛其或書人書地例義例之紛歧一編而藏向名山悠也久也百世而頒諸學校教之誨之」迨夫世移代易著述紛如蒙氏筆留傳而後蔡倫紙創造之餘識赤字綠文之神碣溯金匱石室之權輿筆秉兔毫竹个个而無煩刊削紙鋪魚網帛戔戔而何事卷舒豈惟雲漢分章國留信史遂乃儒林紀實家有嫏書」方今　聖朝文德光輝　綸言敷布　奎章既炳耀　日星翰苑亦熟諳典故上也昔學凌雲書成垂露方冀名垂竹帛欣瞻　鳳閣以賡詩豈徒祕閣圖書願列　螭坳而獻賦

鍊石補天賦 以鍊五色石以補其闕為韻

有拜石逸客造于談天主人曰吾嘗攷簡編稽史傳見有女媧氏者惜玉宇之將傾歎金甌之莫與爰借大冶之陶鎔濟以和風之鼓扇鍊成纍纍千丸補入蒼蒼一片是豈天留缺陷不無

媧淵之形忘。豈石本玲瓏。甚覺取攜之便。是豈巍乎煥乎之量。難憑隻手以彌縫。是豈剛克柔克之功。惟賴精心爲鍛鍊」主人曰。嘻。子但窺天象于今茲。而未識天工于往古也。夫昔渾沌初分。旦尚快覩轉旋于樞圍。闕其戶。奈共工肆虐。付留抵觸之痕。笑太一無權。幾損清虛之府。倘使天傾地陷。不爲彌縫。必將石爛海枯。雖言建樹。間誰陶鑄。扶持世界之三千。安得綱維妙合眞精于二五。而幸也有石爲五色斕斑。一卷挺特。仲含日月精華。不受風霜剝蝕。可以呈轉運之能。可以施陶鈞之力。爰有幻想。賁狀狀之元精。迴翔焦思。仗炎炎之火德。卻自袖中攜得青赤燦爛。俄爲竈上鍛來。赭黃變色。一則見其鍊也。調鑪霧和精液。碎風絲融月魄。別其鍊鑪平分黑白。借陰陽爲炭。氣得輕清。與星斗爭光。機參翕闢。將恃此挽回造化。上蒼維宗動之天翻笑仙湖洩。神功下界墜支機之石。一補向空虛。天非只咫。幾度彌綸。一番齊祀。缺者俾之全裂也。達於巍始不倚而不偏。亦何終而何始。初無罅隙。識石性之非頑。遂爾循環。見天心之不已。始信形同蒼覆。由鼓鑄而後成。豈惟勢若弓張。能左右之曰以」由是布濩元功。氤氳化宇衣無縫而奇呈。臍盤空而氣聚。始則一鑪鎔鑄。方熀耀乎石華。繼乃萬象包含。賴支撐于天柱。頻勞位置。安排及北斗南箕。偶有盈虧。修斲仗雲斤月斧。惟得諸心而應諸手。成此大觀。信過者化而存者神。道非小補」客聆斯語。更動遐思。謂天機易測。天體可窺。天亦賴人工之匡救。天誠隨世運而轉移。彼列禦寇本非荒誕。豈羅長源故炫神奇。然而石比金鎔。成者事猶近理。

倘謂天何爲闕。那能化溥無爲。況當闕不可階升。名言佩我。何弗因得之火化。妄論斥其」迄今搜軼事之荒唐。剛傳聞之恍惚。惟覺金烏炫日。輪玉兔映從月窟。土摶人而事涉離奇。山擘華而勢忘突兀。同此鋪張。何待典核。試想鄰鄰之石。安能遺貌而取神。誰云浩浩其天。可以脫胎而換骨。此好談奇者。縱然稱聞闢規模。而談元妙者。慎毋羨神仙宮闕也。

祖沖之造千里船賦 以題爲韻

將欲駕輕舟。臨極浦。轉四輪。翔八櫓。隨風而泛煙波。計日而周寰宇。則必疑其製於蜀艇越舲。爭其奇於神斤鬼斧。而後一櫂瀾迴。片帆浪鼓。截海之雄。競誇齊雲之撻。快觀起落任波濤。千丈鷁首橫飛。轉旋濺機括。千盤鷁程歷數。盡方舟特舟之利。渡江無俟畫流。攷刳木剡木之文。數典幾忘。祖」昔齊有祖沖之者。稽古而精神獨運。談天而積算能工。解鍾律則機參損益。製水碓則義取因通。問樂遊苑中。誰能造此。而合檝乃新亭江上。陡思破浪而乘風。爰闢奇蹤于舴艋。爰參新樣于艨艟。爰以轆轤鬬幻想。爰以鬃綸運神功。卽看影曳。纜帆備檣帆之一一何必製同。馬革獸像。蒼之沖沖。一獨見鷁鄒易亂。鯨浪多危。倘或揚威于海若。奮怒于馮夷。中流未必其容與。遠道恒恐其稽遲。縱然鼓枻情豪。其跬步千里之勢。漫說飛艫名重極。咫尺千里之奇。看此時駭浪奔騰。何敢輕心掉也。想他日征帆旋返。要當拭目俟之」況乎雕鏤之器不堅。成虧之數難保。而欲憑巧力爲轉移。向機關而探討。用以泝江流。窮海道。遊十洲。歷三島。則扶輪而去。無需短棹依依。將鼓柁而還。莫禁橫波浩浩。竊恐折旋無力。難爭貫月之神奇。那能遠到呈材。媲美飛雲之創造」而沖之則術工駕馭。技擅轉圜。參十分之變化。本一氣以推遷。無取雕文之飾。不煩錦纜之牽。譬記里名車。測量有準。眞使船如馬。凌厲無前。笑他鳳艒龍舟。只合怡情簫管。數到山陬海澨。悉成過眼雲煙。斯行觀蜃市迷離。湧現樓臺十二。此去識鴻濛鼓盪。平分世界三千」其船之名以千里也。御風而行。在河之涘。幾度往還。一番量揣。倏千里而踏浪。遺貌取神。駒千里而追風。離形得似。寄千里之目。憑高也。建層樓。遣千里之書。傳命無煩騎使。如千里之志。存老驥。恐後爭先。擬千里之足。借明駝。陟遐自邇。任爾日天空海闊。幾層疊起洪濤。喜今朝偃製星馳。一葦言歸故里」由是移來曲水。試向重淵。則見波光蕩漾。飄影回旋。疾似梭而展軸。勁如箭而離弦。機緘將力挽千鈞。徧遊大地。瞬息已路經百里。試望遙天。但看鷁尾龍頭。高建候風之羽。奚羨蘭橈桂楫。爭誇上水之船」良由測算既精。藝能夙具。揣此奇思。自然合度。卽一物之運行。有元功之布濩。悟到木牛流馬。備極輕靈。休言弱水蓬瀛。終難飛渡。笑後世艦移沒突。化機未及推詳。料同時船建崑崙。成法尚多依附。所以獻欬器則雅慕古風。闢屯田亦深諳農務。讀史者能無因製造之新奇爲之濡毫而作賦。

趙清獻一琴一鶴賦 以題爲韻

三疊風前。幾聲雲表。適性怡情。辭多取少。一心希清節堅持。一路屏紅塵紛擾。攜來綠綺。備德性之悟悟。對此縞衣。寫丰姿之矯矯。莫他日琴堂奏績。財阜歌虞。願斯行鶴俸徵貪。囊空比趙」昔趙清獻之入蜀也。徘徊逆旅。款緩行旌。借水山而見志。與鷗鷺兮聯盟。曾經典到琴書。素風確守。更見拖來鶴綬。丹陛輸誠。當年極諫。罷言忠而常昭骨鯁。此日東裝就道。頭銜願矢冰清一夫使拜。既已秉丹心而美富。亦其素願。或者命僕從兮前驅。操舟車之左券。紛紛看僉箭之陳。赫赫作旌旄之建。則安必絃歌化遠。布政足召天祥。利且恐因羽葆張皇。勞民致生其嗟怨」縱使議成琴操。居然宜雅而宜風。竊愁貢到鶴書。奚以自清而自獻」而清獻則意趣蕭閒。襟期曠逸。謂征途將歷崎嶇。謂行李休嫌簡率。謂琴聲清越。足徵內念之沖和。謂鶴夢沈酣。可證中心之靜謐。願就青車林馬。料檢忽忽。還從沐雨櫛風。安排一一」則見其攜有一琴焉。惜心半體。軫玉徽金。移宮調徵。換羽聲音。借七絃之雅奏。滌數點之塵襟。廣陵散留在人間。一番意遠。水仙操彈從海上。一曲音沈。焚一炷之清香。卻好臨風操縵。對一簾之涼月。更宜靜夜橫琴」並見其招來一鶴焉。宛轉相偕。清高莫匹。瘦影扶來。吭聲引出。非乘軒致誚衞懿公。夙好從心。非對竹凝思。錢惟演新吟點筆。非夢鶴竟同三局一時。覺指顧迷離。非騎鶴欲上揚州

一謐諧腰纖損密看一雲穠穩舞去不同泛水鷗雙聽一呵嘹嚦傳來卻等驚秋鶴一」是琴也傳伊節操澄淸是鶴也寫儲胸襟磊落協音律兮和平任飛翔於廣漠惟鶴鐵面別訂賞音具此冰心弗縻好爵偷齎囊或偕童子亦將隨鶴而抱琴笑世間不少傖夫乃欲焚琴而煮鶴

迄今韻事追思高風景慕但覺一味淸超半生炎熱養心而志在論枝上位則班辭鶴鸞聽琴徵其已耆尙友者方且論史而傾心信鶴立之雌黃論古者願爲濡毫而作賦

此爲戊寅正誼書院課題當時所作多空衍語乙卯春刪改之稍覺妥適　　恂叟自記

引鏡爲刀屈刀爲鏡賦 以稜時不改推之復敵爲韻

豈無啞鯉堆盤成羊叱石烏銜吳猛之符鳧化王喬之舄遇龕紙爲馬之道人招噴飯成蜂之仙客亦能使形質轉移陰陽闔闢而未若孫博之拂拭寶光銷融金液方圓迭爲其盈虧彼此互參以變易漫說進千秋之鏡瑞彩繽紛漸忘持百煉之刀眞精變化」原夫鏡也者芙蓉鏤質翡翠含姿脫祥妥其五色懸新月兮一規有此圓神形窺鸞鳳惜古樣背作蛟螭火齊結以青銅靜觀日升若使磨從碧水縱照何疲試推鏡而窺之熠熠珠光以外騰看刀而藏也序榜發而之時」若夫刀也者金或曾鎔鐵非可刮吹毛而紫電飛流寄手而淸風披拂碧鍔鏤之蹤花餘犀鋪鬚此寶劍之吟龍不祥能被鼓從呂孚元衍際遇吕明拍自閱稜卻得英靈劈

絲試返觀而對鏡我武維揚將製錦而操刀儷思豈不「惟鏡也掣電飛霜惟刀也鏤金錯彩惟鏡也如止水之澄波惟刀也等豈才之逐錞鏡則懸冰有象纂列三公刀則偃月韜光價增幾倍鏡雖鑄御較諸刀而獨白懸殊刀縱彎環例以鏡而形非對待但是鋒鋩所露已如鑿枘之不容何曾妙合而凝忽訝滄桑之頓改」此而欲其默化潛移離形得似懸向虛堂抽來秋水則必憑鑪火於爍人課攻金於冶氏極鎔化之全功施刮磨之妙技而後鏡則鑑之皆眞刀則取之即是夫何能相盪相摩一張一弛移步換形法盡摠彼縱說憑予鼓鑄惟所欲之從心豈其遇此堅剛竟化柔而繞指」而孫子乃默爲轉運別炷神奇引之則能收能發屈之而若卽若離第覺鏡與刀非異用刀與鏡若相資顏色菱花舊觀頓易光芒柳葉新樣偏宜翻疑鼉腹剖來已及鋒而一試但使龍泉佩去亦照膽而無私彼纖爲輿而瓠爲樽方斯蔑矣惟荃化茅而橘化枳庶幾近之」夫徒觀於明可照心鋭堪怵目鏡則呈妻影於閨闈刀則逞雄風於角逐幾疑出自陶鎔不關伸縮而豈知拔擢轉圜機參反覆方欲語憑鏡聽陡驚目眩刀光旋思曲唱刀環已喜信傳鏡卜想奇術總歸引導有誠則形信至剛亦可屈撓無往非復」是蓋理妙推移道歸參互即物象之變遷有元功之布濩故能迭運樞機潛爲陶鑄擬以攝砂作米別創奇觀比之摘雪成金更饒佳趣省識工夫純熟不煩煉汞而燒丹但教變化離奇無事喜新而厭故也已

此爲己卯年求志書院課俞曲園院長評云大氣盤旋而仍細意熨貼故佳　恂叟記

下水船賦 以文書敏捷號下水船爲韻

將欲就文機之便利譬水道之平分撼乘風破浪之意趣廣推波助瀾之見聞則豈如上瀨船之遲迴神情窘塞要惟等眞珠船之記載萬象繽紛風利不得泊乎定跋千層鯨浪推行莫能限也尤推一代鴻文」獨不見裴廷裕乎翰林供奉才氣展舒源流學貫舟楫材儲道通覘水而有術文成翻水而濺處譬諸靈動如飛手揮一枝之櫂自爾灌輸不盡胸藏萬卷之書」則試觀之于船乎或憑兩槳之施或借一帆之引齊雲而侈其規模避月而立之標準纜牽繞而彩長櫓咿啞而聲緊但許作隨波之瀲灩彼上游何當如遜志之學修務乎時敏」而至于船之下水也則乍濺三篙快乘一葉鏡面輕飛波心穩貼果然得路奔騰而千里揚帆似着先鞭憁慨而中流擊楫信忘機之鷗鷺難與追隨看過眼之雲煙如斯迅捷」故使文而失之紆徐也則運意不如船之輕構思非卽船所到其機未免乎拘牽其力易疑夫掛棄將見一波頓起幾爲歧路之迴三峽雖窮未觀詞源之倒瀉恐文境退縮甘讓淸流那能藝圃優游獨留嫋號一而廷裕則詞義縱橫襟懷開暇窺既淵源參以變化其急而赴也與船之逐浪爭後先其疾而馳也與船之隨風相匹亞第覺來者探意境于波瀾逝者悟機緘于晝夜江上羨使船如

馬直隱隱然有同符筆端猜戲水神龍又幾幾乎不相下」良由淪彼性靈神其驅使獨往獨來自行自止是以珥筆之雍容可作行舟之比擬順風以導學派分開書勢而來文瀾競起信乎腕底亦爭上流而源頭自有活水也」客有捜羅往事景仰前賢緬天姿之敏捷由學力之磨研爰臨文而規倣運大氣以盤旋遂覺韓潮可以繼于後蘇海不能誇于前樂水而希蹤明智稱水則託興原泉方且才思恢張搜得珊瑚之網豈特丰神瀟灑泛將書畫之船

浣花廬賦鈔跋

先大夫賦稿共有八卷此鈔二卷從前自定自錄都凡四十五篇今佚其三爲四十二篇其中恢奇閒適刻畫精工各盡其妙　先大夫嘗言吾律賦較勝於詩殆因推陳出新匀用純熟左右逢源或非他人所能至也自唐代以詩賦取士律賦乃自成一體近李次青先生選賦學正鵠分高古神韻氣勢遒鍊各門類蓋隱師曾文正古文四象遺法雖小道必有可觀後世有志於此者亦江河不廢之義矧是編中性情誠摯之作有足感人心理者乎謹屬同學長沙沈君健生北流張君甯人鈔錄一通常熟何君芸孫校讎同鄉陸君景周復臨圈點併寄俞甥鳳賓付諸排印鳳甥表揚之厚意與諸君鈔校之勤勞私衷感激不去於懷謹誌數語用矢勿諼云男文治謹識

跋

余幼時隨侍先外祖父順叔因公、與先外祖母唐太夫人。寄寓松江。延師教讀。六齡、叔因公見背。先外祖母常住余家。先本身父隸雲公、奉之如親母。憐余坐臥衣食功課、先外祖母無不一一訓誨。慈愛有逾於恆。即旅行時、往返滬太崑瀏間。亦必隨之。又嘗携余屢至唐第。同謁先舅祖父若欽公。公乃先外祖母之胞弟。又嘗往賀蔚芝母舅中式舉人及中式進士。先外祖母居恆無事。常道及先舅祖父教授之合法。就學者一經命提。即易入泮。人爭師之。又述治家之勤儉。柴米油鹽。菜蔬魚肉。必親自檢點。而購置有度。人皆以爲封翁何必躬理瑣屑。而先舅祖父、數十年之舊家風。不稍懈如一日也。又述人品之清高。自奉簡約。刻苦終年。衣服有藏至二十年以上。而仍着之。平生最惡揣摩諂媚。與世浮沉之輩。深慕陸桴亭先生之爲人。搜集其著作。鐫成陸子遺書。風行一世。曾手輯格言。名爲處世須知。以代家訓。其吉道照人之處。大可爲後生之模範。又述文學之擅長。詩賦之屬。鈎心鬬角、典故雅馴。而字句鏗鏘。押險韻必使之穩。押排韻必使之工。若夫性情本原之地。不必標無爲爲宗旨。而自然無爲。猶其修身立品。不必標道學爲宗旨。而自合乎道德。陶白天眞。濂洛風雅。追蹤昔賢。始無愧焉。他日當流傳之也、云云。又憶蔚芝母舅督學南洋時。先外祖母。輒往徐家匯小住。以敘手足之情。或數日或旬餘而始返舍。一日、余奉先母命。往迎先外祖母。先舅祖父云。何急急爲。余曰叨擾已多日矣。先舅祖父微哂曰。好婆在吾家。非外人也。言次、笑容可掬。復諄囑不可見外云。又憶先舅祖父中膳後必步行一千步。晚膳後五百步。十餘年未嘗間斷。自無食積之患。享壽八十有四。衛生學言人雖高年。不可不運動。然不可努力過度。則緩步實爲適其中矣。自母舅遷居無錫以後。遂不易親聆教誨。一日余往謁時。見報載某軍人命某村師改宰予晝寢爲宰予畫寢。時人誹笑之。先舅祖父曰。此乃梁武帝之說。見經典釋文。畫寢者。畫寢室也。余背誦下文。畫寢二字。亦可自圓其說。覺先舅祖父學問淵博。非尋常讀書人所可比擬。不覺自恥。此次以後。即不復見面。齊盧戰爭之年。甲子冬十二月。先舅祖父患肺炎之疾。時余方離家避難。又患深部頸癰。甫動手術。日須洗創數藥。因痛臥伏。母舅電召。未克成行。女弟慶棠及妹壻慶詒。於兵甲發雜中。趕到梁溪。而先舅祖父已於祀竈日歸道山矣。至今思之。猶黯然神傷。先外祖母仙遊時。余因游學。不及奔喪。而於先舅祖父。又因自病。不克侍疾。嗚呼、遺憾綿綿。何能消釋。今遵先外祖母遺訓。徵得浣花廬詩賦鈔印入太倉先哲遺書。倘先舅祖父在日知余印刷他人遺著。爲文學界保存瓊寶。闡揚潛德。則必立予贊同。今以佳作之一部分。示諸後人。以垂久遠。先舅祖父九原有知。其亦不以此爲多事。而見許否乎。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中秋。俞慶恩鳳賓敬跋。

浣花廬賦鈔勘誤表

卷一

三頁五行侍誤倖　三頁六行府」三頁九行催誤推　四頁十一行人」五頁八行晤誤唔　五頁十行杯」五頁十六行昨誤昨　五頁十七行丰誤豐　又同行搏誤摶　六頁二行萜」六頁十九行易」七頁二十三行焉誤馬　又同行爲誤馬　十一頁十行王誤主　十二頁二行良」十二頁四行豈誤比　十二頁八行賓」十二頁十二行考誤詳　十二頁十三行驅誤馳　十二頁十六行炊誤吹　十三頁三行無」十四頁一行蹲誤噂　十四頁二十四行尖誤乎　十五頁九行析誤蜥　十五頁十二行睹誤覩　十五頁十五行徹誤澈

卷二

一頁十六行斷誤繼　一頁十五行情誤晴」一頁十八行晴　二頁七行歷誤磨　二頁十五行臥病誤病臥　二頁二十五行追誤追　三頁十三行秉筆誤筆秉　五頁四行既　五頁九行而誤有　六頁十二行正誤匹　六頁二十七行犄誤奇、七頁十一行餓誤食　又同行藤誤籐　七頁十四行閒誤開　十頁十四行此誤郎　十頁二十四行祇誤只　十一頁二行可誤用　十一頁十七行體誤軆　十四頁二行騶惟誤惟騶　十四頁六行妥誤安　十四頁二十五行技誤拔　十五頁四行泊誤洎

跋

一頁三行生誤身

東莞張伯楨著

焚餘草

長沙鄭沅題

焚餘草

長沙鄭沅題

東莞張伯楨纂述

余義士墓誌銘

大明袁督師之僕曰余義士粵順德馬江人也執役于督師督師出必挈之行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明廷非罪殺督師暴骨原野鄉人懼禍不敢問義士夜竊督師尸葬北京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終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師墓葬中華民國五年東莞張伯楨子錫遵死伯楨以督師故瘞子忠魂之側余淇涕泣曰余氏世世守督師墓今將三百年家本粵鄉愴懐首丘獸九死不歸者承祖志也伯楨曰自古中朝大官範人形而立人國者如蟻戢戢矣一旦隨風易嚮彼其受氣於

未生之前已純然褚淵馮道遺種也君臣之義亡以交道衡之世無義士天柱折地維滅矣廼奠幽宮伐石燕山銘辭石上銘曰

是維大明義士墳厥名不傳傳余君藩溷之華胡紛紛茲墳勁草千萬春

四兒錫遵墓誌銘

錫遵東莞張伯楨滄海第四子也余供職法部以表揚先烈爲志首駮禮制館議草袁督師應配祀關岳書天下將軍巡按使暨京師部院長均韙之人告政府將以明令公布而帝制之事起遂暫寢錫遵之死適國家大亂婦與余謀葬地余曰袁督師天人也葬錫遵莫如督師墓地宜余妻然之葬兒後六日弟伯榮死於粵鄉旦復遘亂雞犬不留余妻思親哭兒積鬱成病病六閱月又死余曩讀葉虞部天寥年譜天寥年四十七喪女喪兒喪妻哭之哀所作戲午夢堂集余年不及天寥而遭際與天寥無異嗚呼余方刻滄海叢書思網羅放失舊聞以今思之廼如庚子山言惟以悲哀爲主矣兒卒於丙辰年五月十日年四歲友人螺岡居士爲卜其穴銘曰

已乎吾兒夭耶壽耶雖夭實壽自天補耶已乎吾兒魂兮天倪藏魄幽宮傍袁督師

祭原配蔡夫人文

丙辰九月二十日丑時原配蔡夫人歿于京邸余因螺岡居士之定穴爲之營葬於廣東新義園每過其地神游目想悄

然涕下原配爲人恭順慈惠不類夭折孰意其遽死於異鄉也悲夫原配彌留時無別語獨眷念八旬老母六秩家翁拳拳不能舍其意態悽惻可悲已余前嘗賦詩詞哭之今又擷詞祭之聊以誌哀云爾

恰佳節之過重陽兮命磨折而不長嗟丙辰之厄運兮欲上問乎彼蒼憂鬱鬱其莫釋兮心悽慘而彌傷歷半載之辛酸兮慨人謀之不臧憶蒲節之初届兮悲四兒之幼殤忽噩耗之傳來兮復摧折其雁行自春月以度秋風兮實居處之未遑既纏綿而沁骨兮亦躑躅以斷腸君病遂以潛伏兮形神耗而銷亡雖乞靈於藥石兮遂奄死乎他鄉既難割其愛根兮更繫念乎北堂目不瞑而長逝兮哀陳尸之在床撫棺其

痛哭兮立庭階而徬徨擇吉穴以安幽靈兮爰感激乎螺岡（螺岡居士姓李名青粤之番陽人李君曾在西陵南平臺爲清帝定萬年吉地此穴卽其所定觀者皆稱之）祝福蔭其後人兮望千載而流芳茲摛詞以致奠兮盍來格而來嘗嗚呼哀哉尚饗

自題篁溪歸釣圖

篁溪爲余童子釣游之地余幼嗜釣村人戲稱曰篁溪釣徒比長從南海先生游始聞經世義理之學先生以實學啟迪後進從游多豪俊之士余每於課暇輒垂釣以爲樂厥後先生以國事走海外余亦負笈東渡值春秋佳日恣游日光箱根諸勝地每一臨淵不禁興羨魚之感以情有所鍾則然也已酉歸國滯跡都下與慷慨悲歌之士爲文酒會每悲身世

飄泊若魚游釜中而不自知用是競競不敢自縱因思人之生於天地間者亦若魚之游於江湖間魚以游泳江湖爲樂人亦以俯仰天地爲樂人生於天地不囿於物則人有至樂不觀夫魚躍乎其躍而出也如登龍門不自以爲得耶及其掉尾而出也自鳴得意又安知夫漁人睨其旁耶其躍而出也與夫躍而不能出也魚之爲魚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嗟夫人之知魚之躍而不善而終不能逃釣與網者則魚之躍可悲矣然則人之躍何也舉世皆網人之聳身一躍而入於微茫宦海中鮮不爲宦海波濤所掀動其不爲掀動者蓋亦僅矣昔之以善躍著者曾幾何時以貪餌敗躍一也而能躍與不能躍與夫躍之善不善自有術在未可以操切爲也世之不善躍者往往旋躍旋敗塵世勳名及其一切富貴利達凡可以紛吾心者均餌類耳貪餌者反爲其餌所釣雖有躍術不能自保則自衞之術立窮今之繼起而躍於宦海者正未可以自恣何也上有人監之下復有人伺之進退失據宦途實爲地獄雖曰不入地獄不能救衆生恐衆生不能救地獄亦不能出是大可懼況退而結網者之大有人在耶吾爲不善躍者危更爲善躍者危則勿若不躍者之尚可以隨波逐流得以游行自在世情巇險觸目皆有危機宇宙雖寬恐無側身之所此余所以有歸釣志也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囿於物役於心終日奔競不遑寢食不安縱得榮名寧有幸耶反不若漁隱爲樂可以養其性怡其情壽其年優

游草野享林泉清福此余歸釣之心於以益決也同志者爲余繪歸釣圖殆亦有把臂入林之意耶爰爲之歌曰天風浪浪江水泱泱一舸鴟夷五湖徜徉今我來思懷歸故鄉眷念同志黯然神傷

乙巳游學東瀛感賦

長風破海渡蓬萊話到滄桑首一回身世於今同擊楫江山如此獨登臺瀟瀟煙雨送春去滾滾龍蛇捲地來曉向東方觀日出從知異國有人才

丁未旅東除夕感懷

一歲如風過眼前苦從雞口覓新年遠憐作客同王粲窮到無詩祭閬仙西海未游心已醉南雲遙望眼常穿全家此夕思游子細語分明到耳邊

戊申三月二十九生朝感賦

俯仰乾坤亦自寬東風料峭襲人寒忽驚生日一彈指頻望鄉關時倚欄多少壯圖成畫餅無窮春事勸加餐故人四海飄零甚同把山河月裏看

壯不如人攬鏡羞滄桑無盡古今愁江山一客自叉手風雨落花人倚樓未老雄心沈大陸相思前路各千秋一盃強進延齡酒自古憂時易白頭

戊申旅東寄懷粵中諸同志

河梁話別各飄蓬風雨何人識苦衷客邸荒雞常妬夢故園春草想成叢多生眼界空雲水四海生涯印雪鴻獨立蒼茫看落日故人一一到心中

送瑞安陳介石先生返浙 并序

瑞安陳先生之來以西林岑公聘主兩廣方言學堂先生對人以誠人亦以誠報之四年來粵人士愛先生惟恐或

去今秋浙人選先生爲諮議局議長羣相奔走先後電請浙撫冀尼先生之行然憲政關舉國前途尤大先生不可終尼也爰諏藎辰餞先生白雲山白雲爲吾粵勝地先生未嘗往游游之自今始而先生去矣安可無言

斯人出處望非輕揮手河梁壯此行元祐黨魁關國脈范滂行徑本書生別離將淚爲杯酒歌哭如今抵渭城待訪明夷應用世白雲山上送陳嬰

庚戌三月赴都廷試留別粵中諸友

慷慨燕山弔樂生春風作別五羊城卅年知契同牢落三月桃花解送迎前世因緣疑老衲關心兒女問歸程夢華預辦東京錄長樂花邊聽曉鶯

側身平子四愁南北無家水一漚此去愧無三策上歸來當作五湖游眼中塵世全優孟意外功名讓馬周中歲傷春復傷別鱗鴻消息望傳郵

辛亥十月餞同邑尹翔墀先生歸里

庾嶺梅花夢裏看離亭揮手一憑欄送君自檢萊衣切歸路渾如蜀道難彿跡江湖時縱酒眷懷家國且加餐上東門外休回首早晚征裘念薄寒

最難舊雨聯今雨況是同鄉感異鄉幾輩羈人分去住一聲汽笛喚興亡有情南浦天將老同話西窗夜未央便作灞陵銅狄看露盤如月出咸陽

壽南海先生

時維丁巳春二月初五日大師南海康六十生逢吉手撰開歲篇身世還自述（師丁巳有開歲忽六十篇）名曰耳順記似珠穿一一（伯楨會請師近撰一年譜將六十年大事彙記之或名耳順記或名我史）我今欲賡詩愧無杜韓筆請泝昆侖虛原自草堂出憶昔丁酉歲從學春秋律學記遵長與首言變氣質（伯楨乙未丙申從梁新會先生游丁酉由新會介紹從師學春秋均遵長興學記規則以變化氣質為本）會究偽經考名論真無匹（癸巳冬梁新會先生以古學設教於東莞周氏祠此為新會講學之始伯楨從新會習古學受偽經考讀）改制託素王詭辭亦詭實師曰天下裂所憂在道術蕊言已淆亂無復衷於壹遂乃託大同取邑亦為疾（師著有大同書闡春秋疾始取邑精義）筆削寓微言褒貶誠嚴密公車三上書（師公車上書名動中外）救國詞未畢天不相清朝變政潰

戊戌懸金購頭顱（戊戌政變清太后以二十萬金懸賞捕師）聞之股戰慄出險仗英艦（英政府仗義以軍艦保師出險）海外聲名溢周覽十九年天人洞三策全球七萬里寸寸在匈臆滄海幾桑田今始獲安逸偷憶癸卯春香港嘗駐蹕歸自南美洲聚談會促膝師言赴印度欲命隨記室（癸卯春師自海外歸寓香港伯楨借同里陳官桃往謁師言將游印度暨游歷諸國擬命之借行時因創辦邑師範學校不獲待行今以為憾事）教務所羈阻壯志反未聿魂隨海角游恍惚若有失紀年至乙巳辭席出蓬蓽（乙巳春追憶當時不獲隨師遠游乃辭席自費游學日本）游學渡扶桑心壯還復怵新會一紙書學費蒙振邮（伯楨留學日本二年費斧告竭擬東裝返國新會先生貽書商於師許每月津助學費乃得卒業歸國）師曰點也狂聊以堪鼓瑟布衣傲王侯論世自捫蝨蹉跎復蹉跎已酉始歸國發言伸民權執筆討民賊雖有杞人心奈無迴

天力俛首閱流光無狀愧奉職師言宜安命待時姑偃息（甲寅政府設平政院肅政廳師以伯楨名薦當道因額滿見遺師貽書有安命待時等語）文章雖用世國粹擬叢刻（伯楨擬辦一國粹叢刻社師來書贊助之）欲起三代衰以為天下式師曰法至善同門實難得（師來書有醉心風雅能事刻書為同門所無等語）贈以新著書萬里出紅日（師許將生平著作數十種刊於國粹叢刻中）上下五千年抱道無人識傷哉老門徒荒落嗟學殖蹉跎過半生駸駸歲華逼惟師情最摯是以思報德仰望南海南稽首北燕北夜夢渡滬瀆展轉復反側（伯楨與師別已十年擬告假渡滬祝壽因事不果）起草五言詩詩成愧詞質復獻壽星圖（圖為北平李需代寫）圖與壽無極詩圖將此心祝壽極千億不數老博士三百空斷臆（鄉人伍廷芳講長生術自言可得三百歲）遙飛一盞賀天壽羅浮色下言獻其私上賀中華國

題述雅

世道漸陵夷大雅久不作我欲闢宗風自愧才力弱北平有李需採訪極淵博兼擅摩詰畫負質亦磊落不染世俗塵疑是雲中鶴與酬或落筆紙必貴京洛時來酒家眠寄興有所託我從癸丑年識荊青雲閣心心久相印一見遂如昨勝地屢同游把臂醉林壑君本王謝家不受微名縛我亦滄海客天涯嘆飄泊等是淪落人倚竹憐袖薄君以綿渺思伸紙伏案著着墨雖不多句斟復字酌篇成徵我詠一讀一雀躍久欲振筆書其奈情緒惡勉題五言句聊以踐夙約

題書畫金湯釋言

讀君釋言篇宜作畫舫觀此中有佳趣令我深仰止聞君及

冠年闚宦在楚水獨抒懷昔念鄉蹋河之挨流風溯屈宋遺蹟訪沅芷尚論友古人軼聞考外史幽靈嗟莫見敢曰俯拾是爰在冷暑側築樓眺海市廣可容雁足高僅及城雉風景遠在目烟雲似着紙名勝入遐思亦曰觀止矣殆至國變後侍親返故里畫本雜塵碎游蹟莫可紀金湯一卷存不隨劫灰燬展卷重演繹斯作自此始以一來復日奏此雕蟲技書成倍惆悵復貽杏嚴子今我挑燈讀權作卧游擬短篇寓妙理孰悟靜中旨笑敎忙裏人奔競不知耻動我蓴鱸思歸釣約宜履蒼茫雲水間許我片帆駛斜風細雨時容我釣絲理一蓬與一柑擊楫眞樂只江湖一漁翁嘗見心忽喜秋潭感搖落英雄徒撫髀滄海渺一粟塵土亦蕞爾嗟彼利祿者大道安可冀燕趙悲歌士呼之狂欲起摩詰倘再世千載有知己

輓定海胡以魯

我來宣武城追悼淚如雨今君殯西湖昔送君南浦南浦不見君空見一坏土不勝滄桑感身世厯可數宗派傳太炎哲學括其矩推爲人中鳳秉質誠進取當年遺留學奏派伏浙撫甄錄列第一文字爭相詡在學早稻田作氣能一鼓新理研彼都舊聞考故府殆至畢業歸供職在比部拔自吳興章吳興章宗祥調君司法部參畫豈無補賦性眞淡宕欲采芳洲杜鴻飛正冥冥弋人忽張弩勸君出幽谷免自羅網罟君病遂日增髮指復目怒撒手忽西歸此恨成終古文章能壽世何必羨彭殂學問與事功同此一建樹吾廬即天地足以供仰俯將爲亡國奴權作已死覩我今營生壙亦在錢塘鄔自撰生壙記無人能踵武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南海先生爲余在西湖錢塘江上老虎山之右購一吉地擬營生壙壙下築一釣臺由來胸次寬雲水自吞吐人爲仰會悲憐才比鸚鵡我爲仰會弔不忍聞杜宇

焚餘草終

番禺沈宗畸校

篁溪叢稿第十種

容膝軒詩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容膝軒詩文集序

王友菉先生父執也壽鏞自弱冠時望見顏色而以未能親炙其道德文章為憾雖然嘗聞諸先君子矣先君子曰吾儕好學無有如友菉者友菉能拒人之所不肯拒能受人之所不能受性好靜豪華之地固避之若浼即相得之師友同居一城一年半年有欲相見輒不可得者蓋閒冷然也今數十年後得讀其文乃適如其人其自論文曰性拘而多畏不敢為過高之言非力之所及也不敢為過刻之言非心之所安也不敢為深精之言懷意之晦而不明也不敢為虛誕之言懼人之疑而不信也夫先生之所述悉中今日學者之弊故先生之文典雅詳贍而一歸於清正且以文傳人以人傳事以為文非虛作則萬季野之用心也嘉道以後慈谿鄭氏喬遷或可與匹他無能及也以其學言泛覽於經史百家尤精於漢書既補注之而心以為未足然已行世矣其於鄉先生之書尤拳拳思有以網羅之即如曹放齋詩說嘗先壽鏞而輯之矣沈端憲家集五卷嘗惜其書之不傳僅得其規友人詩云為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

卷終亡羊已大可見師門宗旨而壽鏞幸輯有定川遺書倘亦先生之志乎嗚呼聞道有早暮壽鏞何人何敢言聞道而先生之聞道先於壽鏞者乃得承其緒焉不大幸乎哉林君滌庵先生快壻也壽鏞以斯文如星辰日月宜常照耀於世於是滌庵會合親朋肩其任傾貲十萬以上重刻之是足慰先生於九原已時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後學張壽鏞序

人物傳

王榮商字友萊永肩孫生而歧嶷溺苦於學制藝詩賦治之尤精光緒八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授編修二十年大考升侍講二十四年轉侍讀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川鄉試正考官生平留心學務疏請地方官廣立鄉塾改大學堂總辦提調爲實官鄉有靈峯寺鄉人移香火之資以充靈山公學費僧負緣當道幾翻前議榮商言於支提學恒榮得寢其

事其有持論過激鄙薄科舉者則又面斥之雖至好者無所假借靈巖二都二圖之河既狹且曲雨則溢旱則涸榮商方省母假歸因集衆議疏濬始事於二十四年孟冬迄於歲除凡濬幹支河其萬有三千餘丈明年大旱闔村咸受灌溉之利宣統紀元預修德宗實錄三年丁母憂歸清祚告終遂不復出民國八年邑設局修志延榮商任總纂發凡起例悉心商權時已病困猶手訂大事記人物傳兩門餘未及審定而卒年七十

容膝軒文集目錄

記一

石湫義民祠記　振文書院記

崇賢閣記　容膝軒記

槐蔭堂記　重修妙林廟記

漚上四明義塾記　修京城鎮海試館記

靈山書院記　溪南謝氏宗祠記

孔墅嶺庵記　重建德興縣署記

崇正書院記　重修井㚲廟記

陳氏思本學堂記　稽園記

石高塘文昌閣記　周氏承德義莊記

顧氏宗祠記　靈樹觀記

修傅氏祠堂記

記二

記澳口製法船始末　黃俊生贈書記

墨海樓觀書記　大梅山館書目記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記祁文恪公軼事　七千卷樓記

嚴二二莊濬河記　戊庚事變記略

移築永豐塘石日記　題慈谿費氏半圃圖

題蜀館小集圖　記貧民索食及平糶議

題蔣巾波先生墨蹟

序三

贈楊文醒禪序 培元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燕祥

贈陸漁笙先生序 廷黻　贈俞樹周序 汝昌

贈石秀礽序 企嵋　贈湯鴟九序 鵬衡

送夏香孫南歸序 翊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景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慶增

送陳蓉曙之江蘇序 遹聲　送陳磬莊之廣東序 居綸

贈陳甄甫序 守謙　贈蕭履安序 開泰

送張讓三序 美翊　送譚彤士之廣西序

送劉彤卿之官銅陵序 佐宸

送裘魯常之官廣豐序 鴻勳

序四

蕉雨軒詩鈔序　蛟川耆舊詩槩題詞

書藏塡鼠璞後　焦竑獻徵錄書後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星圖便覽自序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槐窗雜錄序
漢書注校補後序　紀年錄序
盛世危言題詞　楊家橋王氏譜序
第三洋王氏譜序　石門王氏譜序
蘆江胡氏譜序　四川鄉試錄序
玉堂譜書後　學堂章程書後
算山胡氏譜序　鎮海南鄉程氏譜序
程氏譜跋　輯放齋詩說題詞

東錢湖志序　穡圃詩集序
少有軒書目序
傳五
李雪篁傳　張周二布衣傳
王小崑傳　胡子鑲傳
蘇經士傳　繆養庵小傳
顧一仙傳　顧湖舫先生傳
舅氏邱鞠臣先生事略
江秀蓀傳　虞敦甫傳
虞澹初傳　顧家輿傳
方母莊太君家傳　方正甫傳
徐小蓮傳　胡貞烈婦傳
樂節婦傳　夏封君家傳
傅君崇德家傳　張崑泉家傳
胡綸元先生家傳　王己生傳
張雪厓兄弟傳　林本初家傳
顧舵舫家傳　傅寶榮傳
程參議傳　陳爾修傳

陳協中傳　記王全福
志表六
傅君鯉門墓表　樂乘國先生墓志銘
林君玉洲墓志銘　陳公峻峰墓表
謝櫓峰先生墓表　方公仰喬墓表
杜夢蘆墓表　楊公理庵墓表
傅梅軒墓志銘　鍾杏仙墓志
樂達四先生墓表　卓子培墓志銘
顧君詩舫生壙志　王紫珊先生生壙志

林子綑先生墓表　方內翰壙志銘
顧嘯舫先生墓表　卓鎮蘩墓表
顧湖舫先生墓志銘　傅樹南哀詞
丁君壙志　俞樹周壙志
樂俊奎壙志　周个亭壙志
周筱亭壙志　邵元升權厝志
太學王君墓表　葉寶鏡壙志
吳琴軒壙志銘　朱彝堂先生墓表
胡青原先生壙志

家傳七
先大父述　先府君述
王府君墓志銘　亡弟廣侯權厝志
王節婦傳　邵氏姑傳
王媼傳　從兄雨人傳
亡妻樂宜人哀詞　洙兒哀詞
女菊英哀詞　弟琴史哀詞
礎雲叔生壙志　仲妹傳
先慈行述　立嗣告祖文
次女像贊　兄友夔壙志
先兄行述　族弟玉林墓表
書八
答鄭雲仲　答某甥
再答某甥　與端制軍
與增中丞　與喻方伯
與張讓三　與榮協揆
論簡字教科之不宜設上榮協揆及唐春卿師
右容膝軒文稿目錄凡雜文一百四十三首其七十一

首光緒二十一年冬刻於京師琉璃廠工既竣嘗自為序錄曰王氏世耕鎮海之南鄙九傳至先考府君始為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鄉里榮商八歲先府君教之為詩九歲為時文二十五歲而孤始學為古文蓋深痛樹立不早不能顯揚於生前惟勉效古人之文記述先德傳之後世庶幾先人雖亡而尙有嘉言懿行之留貽可為子孫法則此區區之志也旣成兩世行述念單文不足以自存因推廣其類而為之然才力淺薄於古人深微之境茫乎未見性復拘而多畏不敢為過高之言非力

之所及也不敢為過刻之言非心之所安也不敢為藻繢之言懼意之晦而不明也不敢為虛誣之言懼人之疑而不信也積此數畏而文愈不能工方其搆思之時何嘗不欲擺落凡近力追古作者而與之徒旣下筆則氣之厚薄格之高下規模之廣隘詞旨之淺深神味之修短若有一定而不能強焉嗟夫余今年四十有四矣多病之身未必更能深造而區區記述之初志不可以終虛也亦姑就才力所能為者取以焜燿家乘而已其果能久而不亡耶長至後十日書其後在京師增刻八

首戊申在甬上增刻三十一首癸丑甲寅閒又增刻三十四首凡八卷別有詩稿八卷板皆藏于家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記

石湫義民祠記

咸豐十一年冬粵賊陷甯波五縣明年同治紀元夏四月七日官兵由定海入大浹江規復鎮海靈巖泰邱海晏三鄉民裹白巾應之賊據鄉村者搜斬悉盡明日助攻縣城克之進攻郡城戰靈橋門外陣亡者三十二人賊平有司奉宣德意准所在建祠於是石湫有義民祠之建蓋朝廷之於死事雖草茅微賤而報之如此其厚也惟四明古稱忠義之鄉往者流寇亡明我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混一區宇聖祖仁皇帝繼之深仁厚澤浹於人心鵙鴞之徒罔不革面而吾鄉諸遺老尙惓惓故國山砦海槎風波不靖者殆三十年周之頑民皆殷之義士也今天下之平久矣蠢茲小醜敢抗王師吾民肯與之共處高厚也哉方是時賊氛蔓延東南幾無完土自諸義民捐軀後賊望風瓦解不數年遂底蕩平此固由聖天子中興將士用命然而海隅一戰首挫凶鋒諸

義民之功亦不可沒矣書於石以媿夫世之衣租食稅而不忠於王事者也

振文書院記

國朝沿明制以經義取士歷數百年文體益頹靡而不可復振其號爲中繩墨者推之於世亦往往無所用之議者謂當因時改制儲非常之材以應世變輒廢格不果行余嘗伏而思作而歎曰至矣哉聖天子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其必出於此乎天下非常之材常少而中材常多非常之材不擇地而生不待人而興功令不足以限之而亦能循功令以自見者也中材之士可上可下上之所施而教化行焉衆之所趨而風氣成焉苟導以功利富強之說未嘗不足取效於一時然而爭奪兼并之禍且相尋而未已暴秦之往事可覩已經義之制使人服習於聖賢之言牖其本心之明而化其桀驁不馴之氣非常之材既有以正其本原而中材者亦不至憒然於邪正是非之辨偶有亂臣賊子出則人人深惡而痛絕之故不旋踵而就夷滅蓋經義明而人心正其效如此至於度支之盈虛兵力之強弱則國家別有

致此之故而於經義之廢興固無與也振文書院者本浮屠氏之居而改爲之其地介靈巖泰邱兩鄉之間有屋四十四楹前爲門後爲講堂最後爲崇賢閣祀曹放齋沈端憲黃文潔三先生其餘爲學舍而其外爲廛廛之入合之田租爲束脩膏火之費不足則有力者佽焉其課士一遵功令以經義爲重經始於光緒三年五月蕆事於四年某月同邑周某既記其大略而余復推論立法之意以見夫經義之久而不廢者蓋由於此語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書院立而經義其自此益明乎若夫實事求是卓然爲有體有用之學言之而可行行之而有效原本經術而不泥於古世變百出吾從容應之而不離其宗此非常之材國家所汲汲求之者吾鄉雖僻陋豈遂無其人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矣倡是事者先府君諱錫山縣學生甫定議而卒成之者廩貢生董德綏候選訓導顧國瑞理問銜監生林鶴年舉人邱煥章廩生顧家桐王顯謨諸生俞汝昌周乃大王炳奎樂俊嚴卓厚栽也

崇賢閣記

吾邑學派導源於放齋曹先生至沈端憲黃文潔而其流始大後之論者於沈黃無遺議矣顧於放齋則但推其經學而不以道學許之書院之祀不得與沈黃並蒙竊惑焉夫經義載道經與道果有二乎放齋拒秦檜之招閉戶治經志節視沈黃無媿況其師爲婦翁李莊簡光實涑水之三傳弟子先儒學問具有淵源未可以意輕爲軒輕也若崇賢閣之並祀三先生庶乎得飲水知源之義矣閣凡三楹余謂宜購藏羣籍以供多士諷誦之資而三先生之遺書與焉顧其書或傳或不傳或雖傳而介於若存若亡之閒黃氏日鈔其盛傳者也放齋易解雖不傳而永樂大典尙存其詩說全謝山入詞館時嘗借鈔以歸今亦不可得見余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而終以未見全本爲憾此雖傳而若存若亡者也端憲家集五卷則幷無一卷之得傳僅傳其規友人詩云爲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卷終亡羊是即師門宗旨之所表見而其他不可問矣書之得傳與否殆亦有數存乎其閒乃若三先生之流風餘韻歷千百年如一日者固不隨著述爲存亡也是閣故爲福聚庵之大雄寶殿

自庵改爲書院而是閣遂爲釋奠先師之所正學方興微言未絕三先生之墜緒庶有起而承之者乎

容膝軒記

人以眇然一身寄天地之間存於我者性命之精無一而弗備取於物者仰觀俯察耳目之所遇不待求而自足如是而猶若蹙然無所容者此吾心之廣狹爲之而於身之所寄無與也昔人有言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是說也雖避世絕物者之所尚而君子有取焉夫苟知容膝之爲安天地之大吾焉往而不樂苟求多於容

膝之外雖結駟連騎庸有饜足之日乎君子不惜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未嘗汲汲於榮利者誠其所見者大而貧富貴賤之迹不足以擾其心也自余幼時先大父始構是軒而以容膝名之忽忽二十餘年人事之變遷不知凡幾向之以軒名者今皆易而爲寢獨是軒褊小不能容他物故余常據而有焉夫以天地之大而有軒以軒之褊小而有余皆其眇然者耳然余之居是軒也促膝而談有親舊之樂抱膝而坐有文史之娛時而憑弔古今覽觀雲物命酒獨酌頹然就醉浩浩乎一窮通齊得喪不知天地之容吾耶吾之容天地耶作容膝軒記

槐蔭堂記

槐蔭堂者吾高曾以來之舊宅先大父始仿晉國公故事植三槐於宅之東偏而因以今名名之者也往者粵匪之亂故家巨室之蕩爲灰燼者何可勝數惟吾鄉安然無事壺梅瀼僻陋之地本非賊所力爭而諸父老保障之功亦有不容沒者是堂之得以世守非偶然也會余承先人庇蔭獲與鄉薦吾兄因稍加修葺門之朽敝者易之地之傾側者平之丹堊之剝落者增之以百餘

年之物一旦煥然改觀不可謂非快意之舉而獨於盛衰之閒不能以無感焉憶余七八歲時自大父母以下皆康強安順每遇歲時嘉會內外親屬大小畢集相與置酒燕笑爲樂一堂之上愉愉如也堂下故有池春夏之交大雨時行池水瀰瀰自庭除間流出游魚逆流而上若信手可掇者槐之高不過丈許而其蔭可覆數人每暑月與諸昆季嬉戲其下涼風颯然自至當此之時熙熙然處高天厚地之中曾不知夫少之能壯壯之能老而生之又有死也自辛酉以來諸老輩相繼凋謝而

少壯者亦往往摧折不遂其天年二十年中悲泣之聲不絕於耳堂下之池既淤爲場圃而所謂槐蔭者亦銷滅不可復見回思曩日景象遂如隔世然則斯堂也余能以無感乎抑非獨一家之盛衰而已雖天下之形勢今亦有異於古所云者今夫中外之界西北以山東南以海而海較山尤險蓋其波濤洶湧茫無畔岸使人望之卹然以驚而水之所際又往往有山以輔之故西北代多邊患而東南常少亦其勢使然也自泰西諸國互市以來番船渡海如履平地而火器之精悍尤爲前

古所未聞天豈欲撤我東南之藩籬耶何西人之多機巧也方今朝廷整頓邊防不遺餘力而疆臣狃於和戎之巳事務爲因循粉飾以偷旦夕之安一旦有變則海濱首被其禍然則自茲以往吾民將有不能以安枕者雖欲如前之歌哭於斯堂其又可以常得耶夫坐論廟堂之上推賢薦能各懸其職使外人有所懾服而不敢動民得安土樂業終身不見兵革此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所爲宋之文正庶足以當之而余不肖未有以副先人之期望也姑記今昔之異以寓身世無窮之感焉

重修妙林廟記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近世之廟大抵不考其功德之所及而相奉以爲神其有舉無廢者閭里之間相望也豈神之靈固不以地限與抑其名是而其實別有所依附與吾鄉妙林廟之神爲宋曹武惠王彬神之功德在江南其廟祀固宜而吾鄉本吳越分地神之澤所未及也然自明隆慶時建廟顧家橋之南天啓時徙王公塘上至今三百餘年矣其閒繕葺之役難一二數規制豐儉視他廟爲得中而諸父老猶以爲未稱也相與

醵錢庀材庳者崇之隘者廣之昔所未備者增之寢殿閎壯樓臺偉麗門垣庭廡咸改舊觀凡用白金五千餘兩經始於光緒庚寅某月至癸巳某月而告成以余粗習文字乃寓書京師屬爲之記惟吾鄉風氣質樸凡徼福免禍之事皆歸其力於神則今之崇奉固至無足異者獨其始所以祀神之故余終不得而詳也雖然有說焉今夫國家之設官以治民也然而民之畏官常不如其畏神何也官治明而神治幽明者易避而幽者難測也鄉僻之民或終身不與官接惟神近在里社能入其

耳目心思而震動之故愚者勸於善而下者亦不敢縱於惡夫能使民去惡而就善則神之功德固已大矣而區區焉執祀典以議其後是余之陋也夫

滬上四明義塾記

滬上自中外互市以來五方士女鱗雜雲集而四明估舶往還一宿卽至故寓滬者尤衆父兄之於子弟大率敦禮師儒晨夕督課與里居時無異其餘志在就傳而適館授粲之典廢而不能舉者亦往往而有也光緒十九年吾郡諸薦紳既於虹口創建飛虹書院而周司馬

子蓮復築樓五楹於書院之西偏以爲義塾凡童子之願學者咸得與焉余足跡未至海外然竊觀滬上風景殆不類人世者豈彼國習俗奢靡自古然耶抑亦機巧之日開有以致之耶夫五行百產之精雖日出而亦有所限以區區一隅之地而粉飾如此推而廣之天地之菁華幾何而不盡洩也金陵維揚自昔號爲繁富之區然皆幽閒靚密有深藏若虛之槪自非春秋佳日至其地者不知其爲美也獨滬上穹甍雕繪軒豁呈露數十年來奇詭工麗之形不絕於目急管繁絃奔車馳馬之音不絕於耳遊人過客其樂至於忘歸況乎當韶齔之年處雜糅之俗雖以詩書禮樂之澤日浸而月灌之猶懼其不勝又可聽其時過而後學耶周君立塾之意美矣先是君之友童孝廉炳森請余爲記余諾而未果今爲補之其詁訓蒙之規用錢之數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修京城鎭海試館記

光緒十九年冬戶部主事李君康水修鎭海試館既成余寓館中最久爲之撫今追昔而歎曰夫創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而有時若相反者豈非時勢爲之哉

自我朝定鼎燕京內城爲八旗所駐故直省會館皆在外城而鎭海計偕之士常休息於府館若大國之附庸而已及同治初年粵寇削平鎭海被兵較淺人文盛而物力豐其時內城禁限稍以疏闊鄉先生工部謝公東部盛公乃購民居於小甜水井之旁以爲試館西依禁闥東近禮闈臨試無遷徙之勞而閒居有寬廣之樂士大夫往往稱美之以爲出直省各館之上然其價廉工省曾不數月而告成何其易也洎乎歲月遷流廳事而外漸就頹敝補苴粉飾歲費數十百緡每暑雨傾注潦

漏百出居其中者惴惴焉聽命於天人力若無所用之李君奮然撤其舊而新是圖事戒其猶觚費大於作始公私消耗勞怨叢集經營五年僅克蕆事又何其難也然而李君能不畏其難以繼二公之美至於今處者有磐石之安過者有輪奐之羡則知時勢雖難得其人而為之而難者亦未嘗不易況乎合天下之材以冀長治久安之業其收效不更易哉余嘉李君有功於試館甚大又感其事之可以風世也於是乎書

靈山書院記

靈巖上游之水自瓔珞河東流二三里折而北行經湖塘以達於鄔隘有屋巋然峙於水西者曰靈山書院始建之者曰鄔明經畢畢有義行見鎮海縣志記之者曰督學院文遠公亦見縣志而院中故有鄔氏祠以是遊學者甚少後遂傾圮舟行過之但見斷椽殘瓦零落墟莽中而已同治間嘗修之者曰鄔明經錦泉錦泉能文章其於書院特編葺數楹而荒寂如故也光緒十八年議遷祠於湖塘廟之北而集眾力以新書院者曰虞茂才清華佐之者曰虞茂才得祺虞氏多樸學而兩君尤

勇於任事故期年而有成也其外為周垣而其東為門捨舟而入東向者曰講堂凡五楹中祀朱子左右為夾室肄業者居之其後亦有垣垣內蒔花竹其東南隅曰魁星閣循閣而西有假山有池皆嘉慶間舊物也其南偏亦有門門之西曰文武殿祀文武二帝殿右曰松蔭軒凡三楹旁有古松森森獨立類人之有氣節者其東北偏亦有門入門而南曰春靄樓凡三楹登高眺遠之勝於是乎在又西為守樸齋凡五楹又西為庖湢之所而其中隙地餘材尚多有之蓋絀於力而有待云爾其來京而述於余者曰樂孝廉駿余里居時嘗往來書院之旁而惜其不振也聞其成而喜故為之記

浹南謝氏宗祠記

凡事無大小難易苟力為而不怠無不可成者盍觀於浹南謝氏之為祠乎謝氏其先由鄞天官第遷居十八都秦家畝村三傳而遷鎮海大浹江之南岸蓋居鎮海者二百餘年而未有祠同治己巳議敘同知紹禹與其從孫候選訓導周訓國學生傳訓始謀所以為祠者訓導因立醵錢之法自男子始生以至發名成業皆量輸

祠贊而權其子母如是者有年猶不足則同知以已貲佐之爰度地於雙眼河之濱鳩工庀材俾國學生耿光董其役凡用公私錢共若干貫經始於光緒壬辰某月日至癸巳某月日而告成祠屋兩重每重五楹前爲門後爲堂翼以廊宇自始祖以下皆立主祀焉祠成之明年而訓導之哲嗣覲巖舉於鄉又明年就試京師屬余爲記夫祠者所以尊祖而收族其事固不小矣然自有力者爲之蓋亦未嘗不易而謝氏爲之至於二十餘年其先欲爲而未果者又不知凡幾可不謂之大且難乎

然而卒以有成者力爲而不怠之明效也由斯以觀世之任事者雖有大且難於此亦可以毅然自信而不惑矣縣人王榮商記

孔墅嶺庵記

鎮海大浹江之南羣山横亘居民鑿石通道以嶺名者凡十數而孔墅嶺最高登巔而下視川原廬舍不掩於山者一覽可盡而其東大海接天浩漫無際昌國諸島嶼隱隱出没於風帆浪舶之閒亦海上之奇觀也嶺故有庵在亭北歲久庵圮而亭僅存光緒二年林君鶴年醵金鳩工因庵之址而稍增其深廣作殿舍四楹時方改福聚庵爲書院乃徙佛像於是庵延僧主之又置田若干畝供施茶之費凡用錢若干緡歷若干日而訖事夫佛之教以慈悲清淨爲宗故其所居常在深山窮谷人跡罕至之地與龍蛇虎豹狎處而馴擾之而爲之徒者或溷迹廛市以便其私如福聚庵者非佛之意也嶺雖出入孔道然地高而遠於村落庵門常晝閉行人就亭暫息無酬接之勞故於習靜者爲宜至於日入之後萬籟岑寂陰氣逼人或晦冥風雨林木之搖動禽獸之

啼嘷奇形怪響往往駭人耳目而是庵鎮攝其閒有以祛羣情之疑畏而履危險如坦途其爲功豈不大哉君子謂是役也可以悟凡事之廢興各有宜便不可執彼以例此也因書之以詔後之人

重建德興縣署記

德興爲縣始於宋其縣署在城之北隅背山面水廣四十一丈袤三十八丈明季嘗圮國初毛令九瑞新之至咸豐七年而燬於兵燹而復建者慈谿陳君知縣事時其縣人承君之意而爲之也君素有經世之志既由翰

林改官戶部度部中事莫足以有爲也因求爲縣以自效光緒十九年冬奉檄至任居興賢書院而決事焉閱視所謂縣署者自大門至於二堂規模粗具而風雨漂搖漸即頹敝餘則蓬蒿彌望獨其基址猶可辨識而已詢諸縣人曰同治壬申孟侯慶雲嘗議建之未成而調任弋陽工遂中輟是歸然者即孟侯所爲也蓋距今二十餘年矣君歎曰事有先於此者耶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祥燕視事日淺未有惠澤加於民何敢爲勞民之舉雖然縣署所以爲治書院所以爲學皆大事也今署

廢而以書院代之官失其所以爲治士失其所以爲學祥燕居此心何以安今欲捐廉爲倡以竟孟令之緒幸而有成庶得從容休息專一思慮爲吾民籌興革之宜父老其許我乎則皆躍然曰是吾儕之責也其敢不勉遂諏吉於二十年之孟春醵貲庀材昔所已爲者修之未爲者建之外而堂皇內而寢室大而庫獄小而庖湢以次畢舉凡增屋八十餘楹用錢八千餘貫明年十一月工徒告成閎壯堅密視昔有加又以餘力修葺書院俾肄業者居之蓋一舉而兩善備焉於是縣之士民相與造君之庭而言曰吾邑羣山叢雜地僻而民貧兵燹以來元氣未復同治閒茶市稍盛故興作較易然猶中道而止今以日就窮瘠之區一旦因侯之言集衆力以蕆大役民不知困工不言勞維吾儕始願不及此此侯之德意所鼓舞而成也請爲文以記其時功君重違其意乃寄書京師以屬余余謂君能以誠實惻怛之心感其民於下車之始則其後之所設施者可知矣德輿之人能以急公好義之心成縣署於凋敝之日則其他之不令而行又可知矣然則謂瘠土之民不易使者果民

性使然與抑亦誠不足以動人而但以法令智術驅使之故民皆漠然而不應與夫能聯上下爲一體匪特有作必成而已也充其效雖堅甲利兵可使制梃以撻之古人之言不我欺也余故樂書君之事以爲世之臨民者告焉君字子封光緒己丑進士董是役者舉人楊嗣榮貢生舒理元例得附書

崇正書院記

昔者戰國之時正學不明君臣上下交騖於功利相傾相軋獨孟子抱其區區之仁義以息邪說正人心爲己

事世主皆迂闊其言而莫之用其後六國皆入於秦秦無所取利不旋踵而亡而仁義之說歷久而不廢邪說之不勝正固其理也今天下之變益奇爲功利之學者益精且巧舟車器械皆耳目之所未經殫思竭慮務以貧弱中國中國才智之士皆推崇其學以爲出我先聖人制作之上而仁義之說幾於復廢豈正學至是果無用歟抑亦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歟賴聖人在上扶正學於衰晦之秋使邪說有所遏抑而不得逞天下之人不至迷於所嚮而尊君親上之心卒堅持而

不變然且不免於貧弱者非仁義之效固不如功利法久而寖弛忠厚有餘而裁制斷割之道或未足也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正氣充溢外邪不侵其勝於功利之效萬萬矣豈非理之可信者乎鎭海崇正書院始作於康熙五十八年乾隆嘉慶閒一再新之事詳前記惟校士之典久而未舉至是而劉明經鵾等醵金數千爲月課之費尊經稽古一遵功令資給優厚規制嚴肅議旣定而請記於余余感夫世變之日新嘉諸君子之能崇正學而不爲邪說之所搖奪也於是乎書

重修井溪廟記

泰邱鄉之上傳村有井溪廟相傳祀郭姓之神其來久矣光緒三十二年村之人葺而新之旣竣事而請記於余有尼余者曰方今世運昌明阮瞻無鬼之論盛行於天下神道設教之說將自茲廢矣區區村廟之興作何以記爲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此爲不務民義專媚神以徼福者言耳若夫祈年報賽之典奚爲而可廢也生民之初厚於妻子而薄於父母幼則依之壯則離之死則棄之與禽獸無以異也有聖人

作然後推吾身之所自來而致愛於親又推吾親之所自來而致敬於祖有祖則有鬼有鬼則有神而祀典興焉彼外人者未漸吾聖人之教人死則以爲無鬼而報本追遠之禮皆缺而不舉然且天主耶穌教堂林立則神之說猶未盡絕焉特彼所事之神專而壹而吾中國聖人之敎以爲隨時隨地皆有神以監察之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當祀之神古有田社而今有神廟其義一也今夫水旱風潮之爲災螟螣蟊賊之爲害其關係於吾民之生計者甚大中國聖人蓋嘗多方以防

護之而莫能免也夫以吾民切身之災害而人力不足以禦之則安得不求助於神其幸而無災害矣則又安得不歸功於神是故春而祈焉秋而報焉寢殿以安之衮冕以榮之牲醴以享之音樂以娛之靈旗社火以發揚而震動之事雖近於戲而扶陽抑陰勸善懲惡之義寓焉論者不察一切指爲迷妄奮然攘臂而欲去之者多矣而豈聖人設教之本意乎井溪廟者其旁有井有溪故名或謂之錦溪其取義殆弗可深考然吾聞其民善歌謳有河西齊右之遺俗伶人度曲稍有脫誤輒能

指正之其待客禮意尤厚是亦山村之佳話不可以無傳也尼者無言而退遂書之以爲井溪廟記

陳氏思本學堂記

往時吾邑葉君澄衷建蒙學堂於滬上規制宏壯實開內地風氣之先朝廷賜書褒美爲興學者勸由是葉氏好義之名聞於天下吾鄉陳君瑞海葉氏之戚也歲爲滬上學堂監督耳濡目染中心景慕者有年矣一日舊然曰君子之推恩也必自近者始吾力未能及遠先加意於一本之親其可乎會陳氏祠堂徙於水南君佽費七百餘金族之人以其地歸君君就故址營學舍兩重東臨曠野有練藝之場其三面則陳氏聚族居之於就學爲便通州張修撰謇署其門曰陳氏思本學堂思本者君先世所居堂名也門左右凡六楹爲食息會計之室後爲講堂凡三楹廣可容百人堂之右曰東齋曰暫頖室左曰西齋曰總課室凡八楹皆通兩室爲一空明洞達無少壅蔽階上鏤鐵爲闌楯階下雜蒔花木金碧輝映其南偏則庖湢之室傍水爲門凡五楹經始於光緒丙午十月至丁未四月而告成凡費白金五千餅堂

中器物之費又二千餅歲延教習三人學額六十人皆陳氏之子弟不足則招他姓補之而量收其學費族之子弟減焉極貧者免焉不收費不足以持久不減且免不足以睦族而恤貧蓋其慎也爰以五月八日行開校禮鄉之學堂自靈山時敏而下合羣撰詞畢來致賀遠近聚觀者無慮數千人贊歎之聲不絕於耳可謂鄉校之盛事矣於是校中執事請君先後述陳君之意請記於余十月已巳余自時敏汎舟過之徘徊審覽諦問原委竊歎夫封殖之徒深閉固拒視他人之失學與否漠

然無動於其心不轉瞬而銖積寸累之所有爲其子孫揮斥殆盡者何可勝道陳君能慕義興學而又不忘其本如此雖廣狹不同其足與葉氏並傳無疑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蒨園記

庚戌之秋余訪協揆榮公於西城因得遊公之別墅曰蒨園者園之大不逾畝許然洞壑迴環草樹茂密有亭聳然而高有井窈然而深池形橢圓水色深碧相與度短隄循修廊而小憩於南軒蓋跬步之間而悠然有山林之致焉先是公由禮部尚書直軍機太后嘗問公自入直以來所得外官饋遺共有幾何具以實言無有所隱公對曰人情有施乃有報臣愚不能樹德於人雖至戚無投贈者太后嘉歎尋賜樞臣月俸各二千金同列欲固辭公曰此養廉也辭而不廉孰若受而廉乎遂拜受焉公家故貧其得有是園者以此然亦以孤立寡與凡直軍機九閱月而罷公指謂余曰某樹某石園中之舊物也其他則吾所移致而補綴者也園雖小吾休息其間若寬然有餘者子其爲我記之余惟大臣之憂樂

以天下爲量而一身之豐約不與焉誠使內政修明外患不作大臣雖厚自奉養不害其爲賢也區區一園之構陋曾何裨於國計民生之毫末公豈以此自矜而朝廷所望於公者亦豈但小廉曲謹而已哉雖然利欲錮於中則視聽搖於外天下岌岌然有不可終日之勢而大臣方窮奢極侈以娛目前此與燕雀之處堂何異曾謂憂樂同民者而忍出此乎公雖解樞務而所掌皆清要之職國有大政靡不與聞其造膝密陳俾天下陰受其賜者非外人所及知觀於是園而公之志趣亦略可見矣余是以樂爲記之或曰說文無蒨字當爲茜園然蒨與茜之區分已久園無茜草而望之有蔥蒨之色故名蒨園改蒨爲茜易蹈流俗之惑此公之所不取也

石高塘文昌閣記

石高塘在鎭海靈巖鄉爲二圖市集之所列肆數十家東西相向而文昌閣居其中面南而臨河巍然爲一方之鎭咸豐五年先祖之所建也閣凡三楹中祀文昌前立魁星其下祀財神土人謂之財神殿縣志則謂之魁星閣閣之東西室及前後隙地歲收其租爲修葺之費

殿以柵爲門有事則開門而議之彈詞演劇之舉輒羣
月而一見惟市則旬日四集二五與大碶一三橫河之
市四九相間錯云余幼時先父設米肆於市西而賃閣之
上下以治箔業余初赴童子試先父字余曰友萊卽閣
上所命也其後米肆回祿移於閣之西室而先父課徒
於閣上每市集之日舟楫肩販自遠而至市上人聲浩
浩然而閣中書聲琅琅然相與爲應和如是者凡十餘
年當是時二圖號爲殷阜而士子未有發科者堪輿家
謂建閣可以興文運故先祖醵貲而爲之同治癸酉先

舅氏邱鞠臣先生始登賢書光緒壬午傅君賓瑚林君
長清及余繼之至丙戌而余成進士入翰林擠科名
於斯爲盛僉曰非建閣之效不至此然則形家之說其
果可信耶噫閣之巍然者至今無恙也而建是閣與居
是閣者已忽然不知何往矣余爲是記亦聊以志今昔
之感也

周氏承德義莊記

自范文正公爲義莊以贍族其後踵而行之者不絕於
世其在吾邑最著者爲小浹江李氏之養正義莊柏墅
村方氏之寶善堂義莊俞曲園太史皆有文記之載於
縣志又有敬義堂胡氏義莊亦見縣志其繼三家而起
者或爲之而未成或成矣而未著耳目所及尙多有之
周氏承德義莊其一也周氏世居泰邱鄉之陳華鋪嘗
乾隆嘉慶之間有秉禾公諱豐者以勤儉起家積田至
千畝始有意於義莊而不果爲秉禾公生二子長諱魁
字懋志次諱焜字懋奕懋奕公爲邑諸生早世而懋志
公享高年善居積其藏粟甲於諸鄉婦人孺子皆知稱
道之至於義莊之舉亦未暇爲也懋志公生三子長載

衡次載逖次載道懋奕公無子以載逖爲之子粤匪之
亂載逖公出家財以餉戰士見縣志雜記中而載衡公
長子寶南載逖公長子寶鼎皆謹厚有義行其於義莊
尤惓惓而皆未及爲以卒載道公生六子其存而最長
者曰寶斑光緒季年始與其諸弟寶瑜寶珣寶璋從子
克愼廷珍廷瓚克齡克榮克鋆從孫維熊全璧維夢等
謀撥秉禾公祀田二百畝懋志公祀田七十畝懋奕公
祀田七十畝都凡三百四十畝爲周氏義田名其莊曰
承德虞君清華旣書其事於譜鄞縣童君第德復爲之

記而廷璜又介顧君家樵以徵文於余蓋周氏之義莊萌芽於清之中葉至於今人事之變遷不知凡幾故家喬木幾於無復存者而寶斑諸君能振興於衰落之餘核實正名以恤一本之親而慰先人之志周氏之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其澤不可謂不遠而其成亦不可謂不艱矣以其成之艱故愈欲其傳之久遠而於規條之外廣求文字以發揚之惜余不敏不能趾美於曲園聊舉周氏之先德以爲後來者勸俾知凡事苟緝續不已則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未有不潰於成者至於義莊之法

良意美兩君已詳言之固無俟余之覼縷爲也丙辰暮春前翰林院侍讀同縣王榮商記

顧氏宗祠記

鎮海妙林廟之東有顧氏宗祠光緒丙申顧君福雷所建也君素工心計光緒初族之長老屬其先世允祥公祀田得錢三百餘千委君權其子毋越十餘年積錢二千餘緡顧氏近支分忠恕兩房時忠房有支祠而恕房未有因創建祠之議族人皆曰善君乃相陰陽立基址鳩工庀材皆躬自程督不求助於人踰年而告成祠凡五楹中三楹爲享堂始祖以下木主皆在焉左右兩楹爲翼室前五楹爲門屋門南向東西各三楹爲廂房西偏五楹爲小屋守祠者居之堂階庭廡悉砌以石庭之四隅築土使堅爲建舞臺之地其外繚以周垣凡用錢二千八百緡祠成而族人咸歸功於君君曰此祖宗之福澤諸長老之賢明吾何力之有焉又曰吾他日得復祀田輯宗譜歌舞以落其成心始快矣蓋其不自滿假者如此然君竟賫志以歿又十餘年而君之哲嗣家樵始與族人議爲譜且出君所述建祠始末請余記之禮

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今之祠即古之廟也余忝從大夫之後屋舍儼然而至今未有宗祠每過妙林見顧氏祠宇相望意欣然慕之觀君之所自述竊歎君理財之精任事之勇而又喜家樵之克成先志也遂摭拾其語而爲之記丁巳

靈樹觀記

世傳泰山神主人生死故東嶽行宮之建徧於郡縣而吾鄉爲尤盛最先者在石湫謂之老行宮嚴泰兩鄉之廟屬之其後分建於大碶爲靈山觀巖鄉前後五廟屬

之近年余兄棠廎偕諸友分建於龍樹庵之前爲靈觀農鄉後五廟及崇邱鄉之青峙屬之地分則力愈薄然其規模之壯麗像設之森嚴皆與神之名義相稱嶽神之佐爲五都神間一歲以仲春之月巡歷各村五廟之神或導或從三日而畢青峙無社火然亦懽忻迎迓極一日之樂蓋有引而近之之義焉或者疑爲有害於風俗竊以爲不然自井田之制廢比閭族黨之間不復設官野處之民散而無所統惟賴神道設教以聯合之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互相親愛此以天合者也推之於

一族則門戶分而心志歧有宗祠以聯合之而一族如一家焉推之於一村則族姓異而心志益歧有神廟以聯合之而一村如一族焉而靈樹觀者又能合五廟及青峙之人而使之相親相愛平居不費升斗之祿而聚會不過三日之期於以導和宣鬱而仰承郡縣之教令若身使臂而臂使指焉此眞吾民之社會而豈淫祀之比哉觀作於光緒丙午龍樹庵僧兼主之其捐錢之數詳列於他籍里人王榮商記

修傅氏祠堂記

傅氏祠堂始建於光緒十一年倡其議者傅君梅仙其弟賓豳汝霖廷贊從弟家銓實左右之族之長老詢謀僉同乃度地於居宅之西而施工焉祠門南向前臨通渠據主有室治祭有堂燕居有舍有樓有臺祠成而歌舞以落之歲時享祭少長咸集蹌蹌濟濟會食一堂既乃纂譜系以收族設愈愚學堂以育材禮教彬彬乎盛矣三十年來耆老凋零祠亦漸非其舊梅仙之長子曰國烘慨想先烈有意其修復之也受命於諸父集貲於族人於是支欹傾補缺漏數月之間而丹堊一新以祠

堂未有記也乃屬其從弟國饗請記於余余聞梅仙在時嘗儲金數萬爲建義莊之用不幸賫志以歿儲金耗散此事之至可惜者國烘雖欲繼父之志而今尚非其時也愈愚學堂創於家銓之手而羣從助之今亦以費絀而中止數年之間近村子弟倀倀然無就學之所此則人事之尙可賡續者國烘於祠堂既葺而新之矣其於學堂必能以餘力及之繼自今絃誦之音洋洋盈耳豈惟村人之幸亦祠堂之光也余故樂爲之記戊午孟夏月同里王榮商記

容膝軒文集卷一

一九四明叢书
約園刊本

鎮海王榮商友菘撰

記

記澳口禦法船始末

光緒九年法蘭西圖越南屢為越將劉永福所敗越本屬中國永福又廣西人故邊將頗助之五月法使脫利古來天津詰問意在內犯沿海各口戒嚴先是英吉利犯鎮海由乾口門登岸故議者以澳口南防為尤重十年春浙撫劉秉璋至鎮海相度形勢自金雞山迤南至育王嶺駐兵六營提督歐陽利見統之北岸駐四營記名提督楊岐珍統之招寶山攔江泥灣港口各礮臺守備吳杰統之同知杜冠英為營務處游擊錢玉興駐梅墟為後路超武元凱兩輪船及紅單師船泊口內小港五鄉碶皆泊礮船江上設馬渡船江口釘木樁沈石船於兩旁而虛其中流以通出入別購小船四舊輪船一儲石以待口外設水雷數十具各要隘密布地雷鄉村辦民團漁團以絕漢奸而招寶山麓烏龍岡各添築礮臺一金雞山添築礮臺二曰天然曰自然提督親駐焉

其他石浦圖[illegible]所在皆是四[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椿木中往往設旗幟為疑兵備禦之嚴前此所未有也六月法人犯臺灣七月犯福建燬我兵輪船廠尋復犯臺灣十二月總兵吳安康督兵輪五艘援臺中途遇敵望風奔潰澄慶馭遠二船駛入石浦港十一年正月辛丑朔放水自沈開濟南琛南瑞三船駛入鎮海江守將慮其引敵蹤之去江督曾國荃亦嚴電催促令回長江時浙洋無一敵船而吳安康等懼為所邀竟不敢出甲寅法船四艘游弋蛟門外始沈船堵口開濟各船泊樁邊助守乙卯法先以一小輪來犯招寶山礮臺擊卻之尋一大黑船率三船繼至與礮臺兵輪互相轟擊法船受傷而退法礮彈墜城內外無一炸者居民不傷一人時以為神佑丁巳法復以大船來犯我軍擊傷其煙筩法不敢復進僅以一船泊游山下相牽制而已而守者自言丙辰己未夜法用魚雷小艇來襲屢為南北岸防兵擊退又有法酋孤拔被殲之說或云孤拔死於閩江傳聞異辭莫能定其虛實也時法船久泊不去我兵晝夜嚴防不得休息閩中復調兵五營助勦會馮子材蘇元春

等大捷於諒山法人叩津門求和海口解嚴諸將升賞有差惟游擊蔣超英參將金榮以石浦事革職留繳船礮與安康等助守有功免其處分各營防兵以次遣撤居民安堵如故然越南遂爲法人所有雲南廣西皆與法界毗連邊事益棘手矣

黃俊生贈書記

黃大令俊生將赴閩出其殘書若干帙分贈故人余亦載一稛而歸發視之書凡數百卷經史子集無所不有雖首尾不具然皆余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因爲編次其

目而重有感焉蓋余家世爲農自先君習儒業始稍稍有書然力薄不能多購粵匪之亂郡縣各城皆爲賊窟良民被掠者往往自賊中逃歸或攜金帛而出守門賊輒搜括以去惟於書則賊雖見之亦不禁由是故家遺書分散四出鄉村之閒至有權觔兩而賣之以易升斗之米者而余是時年尚幼不知書之可好也及丙寅夏寓齋遭火而先君之書都盡存者友人所假數書而已會天下承平郡中藏書家摭拾散佚稍還舊觀而封疆大吏往往設局刊書流布海內本善而價廉自有文字以來得書之易殆無逾於此時者而余之力亦不足以聚之每繙各家書目輒歎息不能自已私竊自念古人之書雖淺深純駁不一然皆畢生精神之所寄也而書成之後或隨時而散失或束閣而不觀又或願見而不可得如余者豈少也哉俊生爲贈太常卿維煊之長子太常藏書甚富俊生自兒時卽能讀之故弱冠已有詩名今且出其餘以治人而是書特其所棄耳夫以俊生之所棄而余得之方欣喜而不自禁人之才力相去顧不遠與然余以爲是數百卷者雖殘缺蠹蝕蓋亦古人精神之

所寄也而千百年後經束縛棄置之餘忽有人焉繙閱而整理之古人有知倘亦欣喜而不自禁耶然則俊生之惠不可忘也俊生名家鼎鄞縣人是書卽喪亂時所得故無一足本云

墨海樓觀書記

吾郡藏書家首推天一閣范氏次則抱經樓盧氏其餘遭亂散失或後人以貧故喪其遺書者不可悉數惟二家之書久而無恙故其名最著論者謂有神物護持之殆信然與其繼二一家而起者曰墨海樓蔡氏墨海古硯

名而蔡君菉卿以名其藏書之樓蓋喻其所畜之富云爾余生平交遊甚寡每以試事至郡城落落無可詣者煞寓廬常與蔡氏相近頗聞菉卿豪放喜聲妓每遊滬上脫手數千金立盡一時有蔡蕩子之謠不聞其他有嗜好也歲戊寅館陳魚門太守家太守賓客甚盛自范樵磐盧寶輝陳琴圃三數人外余不能徧識時有台州王子裳者嘗飲菉卿家聽其姬人朱盈盈鼓琴因爲之引余聞而慕之以爲菉卿乃近時之風雅者亦不知其能聚書也壬午春館水亭橋竺氏館中無書可讀聞寶

輝在蔡氏因過訪焉時菉卿已歿其家方延人編書目貽登所謂墨海樓者而觀之寶輝因言菉卿平日輕財重義故家子弟攜書求售者菉卿輒以善價與之其人請益不已菉卿輒問君所需幾何往往滿其意以去以是得書無慮日及菉卿歿而諸故人漠然無所向相與歎息泣下而墨海樓之書則既富矣詣文見一琴橫書堆上塵封甚厚寶輝指謂余曰此朱盈盈舊物也菉卿歿後姬妾星散盈盈獨自滬上來歸矢志守節訓其子悅生甚有母道而悅生亦聰慧能讀父書矣余聞之竊

之肅然起敬是夜宿樓上東西繙閱徧四下乃寢次日與寶輝申後約而別嗚呼人生之修短百物之聚散自達者視之蓋莫非前定焉菉卿即無此數萬卷書豈能長享其富厚之奉而歿世之後又安能令人流連慨慕若此哉然則以菉卿所爲與世之求田問舍者較亦未必彼之爲得而此之爲失也范盧二家之書余皆因寶輝得觀之而惜其不能久留也今而後蔡氏之書庶足以慰生平之飢渴乎因爲文以志吾幸菉卿諱鴻鑑號秋蟾著有詩詞數種藏於家

大梅山館書目記

吾邑姚復莊先生以詩詞駢體文名於世而以其餘技畫梅世無不愛先生之梅者於是先生自號曰梅伯而以鄞之大梅山署其館畫之所入一日可得百十金而盡以其金購書於是大梅山館之藏書幾與甬上諸故家相埒而先生手編之爲書目蓋先生畫愈工書愈富而詩文亦愈有名相傳先生鈔書目二十餘紙病中猶手不釋卷世徒震驚先生之才以爲不可及豈知先生之勤學好古乃其所以爲不可及也先生歿後書歸里

海樓蔡氏目亦隨之以去故鎭海藝文志盡載先生之
著作而書目獨遺壬午春余於墨海樓見之歎其聚之
多而散之易也因記其略以見先生著作之所從出凡
經一卷爲類二十有九史二卷爲類四十有三子三卷
爲類五十有六集五卷爲類三十有六餘五卷皆道藏
釋典傳奇院本之屬爲類三十有四總爲大梅山館藏
書目十六卷嗚呼書之沾溉人者至無窮也而聚散之
[illegible]若曷編其僕俯臨醲以成此區區之名者能
[illegible]天[illegible]間耳觀於是編可以慨然而興矣

訪俞長洲父子墓碑記

靈巖之俞在前明爲望族竹所先生以孝行著長洲少
尹以吏治稱而長洲諸子並顯於時其叔子河源知縣
世中相傳纂於分宜以賓嫁得官志乘簡略末由知其
詳也墓在長山碶之西南規制宏敞士人呼爲俞十萬
墳余舟行過之每思摩挲遺碣以助文獻之徵卒卒未
暇乙酉春養疴振文書院相隔僅一水乃偕沙君光甫
董君引孫王君蕉軒操舟往訪之墓前石馬二翁仲二
正中三冢繚以短垣兩旁各數冢蓋俞氏數世聚葬於
此碑在翁仲側左右各二皆仰臥趺上碑文爲苔土所
封模糊不可讀洗剔數四竭目力乃能辨左二皆長洲
碑一爲墓志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宸靖沅州等處兵
備半湖陳槐撰長洲名憲甫字士欽號東川孝子竹所
之曾孫由例貢爲長洲丞所載吏治與志傳合碑又稱
其解組後操贏相時富甲一邑然則十萬之稱有自來
矣一爲行狀工部營繕司郎中史誠撰卽墓志之底本
首尾已不具右首爲世中碑萬曆壬辰湖廣永州府知
府孫壻葉萬景撰世中字守之號靜峰與仲兄世才並

治春秋世才魁正德丙子順天鄉薦而世中由例貢爲
壽州別駕超擢河源知縣有反風滅火之異滿五載告
歸邑令議鑿育王嶺引東錢湖水溉三鄉田世中以穀
米易出沮之而止其一已漫漶僅撰人結銜翰林學士
掌院事數字可辨大約亦世中物而世中家居時總督
胡宗憲勦海寇調兵於穿山過長山街造廬訪焉宗憲
爲分宜私人嚴黨之說或因此而附會之歟余既錄其
文之可辨者以歸因歎世中以富家子辜緣爲吏歸田
而後猶能使封疆大臣枉駕相過其一時意氣之雄蓋

可想見而里之人不惟不以爲榮幸反從而鄙夷之流
傳至於數百年之久遠而猶不免於齮齕之譏以此見
趨炎附勢之不足貴而士君子之欲砥礪名節者其亦
可以獨立而不懼矣世中子堯明由萬曆歲貢授福州
之侯官丞跅弛多才所著有寤寅頤神等集榆縣志有
萬曆歲貢俞文明號卽堯明之誤而仕履撰述皆不載
此後人所當補入者故並記之

記祁文恪公軼事

壽陽祁文恪公余會試座師也始余釋褐時凡公卿中

有師道者皆嘗修弟子之敬私念海瀕下士一旦得與
天子之大臣分庭抗禮而親承其謦欬固已幸矣又敢
爲矯激之行以自高乎其時自南皮相國以下得見者
十人自高陽相國以下不得見者尚十餘人余亦遂不
復往見而仁和許尚書嘉定廖侍郎至辛卯鄉闈中始
見之其餘皆以無事不得見蓋爲大臣者有奉職之勞
而余亦頗愛閑居之樂是以兩相忘而不覺也今世之
所重尤在座師余亦不敢妄自疏遠然錫尚書未見而
堯嵩尚書僅一見尋亦徂逝至今以爲恨濟寧孫尚書

爲余本師視他座師尤重又與余隔巷而居余得晨夕
往候之然尚書樞務尤劇每至門輒悵然而返自丙戌
進謁後僅於宴會及入直時一再望見之而已因又自
念人生遇合固有定若師弟子之相見豈亦有數存乎
其間耶惟文恪公則不然公之視學吾浙也浙人士皆
頌公仁恕雖被擯黜無異辭余固已傾慕之及主丙戌
試門下士數百人公與之見皆依依有情其門者亦詞
色卑下客至卽通謁無稍留者余以是得數見公公貌
粹而氣和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余與陳蓉曙同居內

城公見余必問蓉曙見蓉曙亦問余一日謂余曰聞汝
閉戶著書是何書也余以校漢書對公頗有激賞之言
嗚呼以余之固陋而公所以獎進之如此則於才且賢
者可知矣公外和而內方服造次必於禮法與人言一
出於正人亦不敢以私干之凡廷試卷皆糊名而閱卷
者往往陰用前代通榜之法以爲去取或記錄前列之
詩先時傳播言官至登諸彈章其公正愼密者自公之
外落落可指數也雅不喜西法門下士有願爲總署司
員者公聞之輒蹙額相見必力阻之曰奈何與若輩相

周旋耶公諱世長字子禾壽陽相國諱寯藻之子由庚申翰林累官至工部尚書清操卓絕薨之日家無餘財其生平未嘗市恩於人而人皆思之不能忘嗚呼公可謂古之大臣矣公之盛德其大者宜載於國史義不得私爲傳其小者余亦不能盡知獨其言論丰采有往來余心而不去者用敢記述一二以見弟子之於師雖一晉接之間而相感之深有如此也

七千卷樓記

七千卷樓者奉化孫仲鳴內翰之所築也先是晉有范

蔚者聚書七千餘卷遠近就讀者甚眾蔚爲辦衣食其事甚雅故流傳至今而仲鳴藏書之數適與之合因以七千卷名其樓而請余記之余曰古者以竹帛爲書非內府所賜故家所傳世莫得而見焉好學之士必從人求借手自鈔寫經年積月始成卷帙其聚之之難如此故有書七千卷足以豪矣今也書多而價廉囊金入市雖立致數萬卷不難子素負博洽之名而所藏止此又無奇祕難得之本爲遠近所傾慕顧沾沾焉揭所有以名樓毋乃示人以不廣乎仲鳴曰吾非敢炫其所有也吾生長寒素賜冠而後偏文字以爲生者殆二十年而歲節所入以購書銖積寸累以有此數蓋世之得書易而吾之得書固甚難也以其得之難故吾亦不忍淡泊相遭而時竭心目之力以從事其間又爲是樓以庋置之他日倦遊而返吾得與此七千卷者朝夕晤對以娛吾老以傳之子孫吾之願足矣且吾常以虛名無實爲深恥吾之書止於七千卷而又有前世故事爲之佐證則其名樓也固宜至於奇祕之本吾力不足以致之然烏知夫數百年後不更以吾所藏者爲難得之本哉余

憮然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以爲記

巖三二莊濬河記

靈巖之河自長山碶而東最爲深廣餘皆淺狹不能多容水而二都二圖之河既狹且曲往往數里之近舟行半日許乃至故其淤淺尤甚於他河雨則溢旱則涸里人議濬之久矣光緒二十四年余請假南歸言於林君禮孝君首捐千金傅君賓弼等和之遂設局於傅氏宗祠諏吉興工爰自孟冬訖於歲除天氣和煦雨澤稀少治防出土無閒日時凡濬幹支河共萬有三千餘丈用

錢萬有一千餘緡自諸富人捐資外賦諸田者蓋十之六七焉方濬之時淤泥山積道路壅滯耕夫織婦咸有怨聲甚者謂費出自官履畝徵錢悉歸中飽眾餓紛紜莫可究詰會明年夏大旱舊河既涸賴新水溉田浹旬而雨禾以不槁久之又知官實無費然後浮言乃息蓋區區一隅之水而治之之難如此其卒免於謗議者幸耳是役也籌給工食不爽於期傳奉常家銓之力會計出納無敢侵冒邱太學鈺殿之勞相度地勢巡視河干以董以勸余兄榮唐及林君萬祥朱君其濂之功至於

稽隱匿督逋負奔走先後實賴羣力以覯厥成余也無所事事惟是紀述之職不可以辭乃書其略於石

戊庚事變記略

余於戊戌閏三月乞假省親側聞朝廷開言路改科舉百度維新欣然有中興之望及聞王照一言而禮部六堂官皆斥瞿然曰黨禍將作矣會家慈患腹疾遂於八月四日繕摺陳情暫留侍養踰數日而皇太后訓政康梁之黨誅逐一空蓋殺機萌於是矣是年冬立大阿哥宮闈之內傳聞互異庚子夏遂有義和團之變中外紛和亂民載道輦轂之下號令不行及洋兵入都城六飛西狩衣冠塗炭於時裕祿李秉衡聶士成羅榮光等以力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毅崇綺徐桐延茂等以憂懼死熙元壽富王懿榮崇壽寶豐宋承庠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毓賢啓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邂逅捐軀經溝瀆罹鋒鏑者不可勝數玉石同焚言之酸鼻逮辛丑回鑾時局初定余亦奉慈命來京供職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嗚呼孰知此數年中風雲之變幻一至於此哉夫忠義之士何代蔑有蓋棺

論定今也不然正人被誤國之名而哲士昧保身之義雖曰厄運使然亦人謀之未臧耳死者已矣來日大難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執筆記此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光緒壬寅七月二十七日記

移築永豐塘石口記

吾鄉三面皆山其東為大海而海口有舟山大榭金塘諸島嶼互相屏蔽風濤紓緩海塗逐年淤漲居民築塘捍海率聚土為之惟永豐塘之北首為算山碶碶在山麓如弓梢外向而塘身內曲如無弦之弓曩時離海較

近有石口一段䃔旁之石皆方正凡十餘丈餘則大者
如斗小者如拳與沙土相依附凡三百餘丈自雍正季
年始築以迄於今塘距海日遠潮汐不至貍鼠之所穿
穴漁牧之所蹴踏石之傾圮剝落者固不少矣光緒二
十八年家兄榮唐以海塗高仰可田請於穿長場竇大
使築久豐新塘北首仍自算山䃔起與永豐塘相銜接
漸南則相離漸遠大約內塘形曲而外塘形直如弓之
上弦然塘內蓄田九百餘畝而塘外漲塗尚數百丈潮
之紆緩如故也踰二年秋八月颶風鼓浪爲數十年未

有之巨災沿海田廬漂沒無算惟吾鄉被災較淺外塘
間有衝齧然北首一段仍屹立無恙尋常潮汛亦惟北
首爲最弱蓋今昔情形不同就目前而觀外塘無石口
亦可而墾田者以爲內塘之石無益於捍禦而有害於
耕植不如移築外塘爲便家兄以爲然遂於三十三年
夏四月醵貲興工外塘加寬丈餘下塡松椿外砌石口
而內塘仍添培土方是役也掇拾修補費與購石等然
內塘之石既盡牽鋪所施無復窒礙墾務當日有起色
家兄欣欣然方自謂一舉兩得之計而爲忌者所藉口
遂譁然有毀塘之說矣其年秋九月吾鄉始立約章分
六圖爲六區家兄充區董顧生獨庭者余中表戚也素
與家兄齟齬擯不與其事顧生大恚遂以毀塘訟於大
府大府信之遣屬員行視責令如式賠修而視者以爲
外塘堅實內塘亦完善且田之墾者已半萬無更築石
口之理頗不直顧生所言而顧生持之甚堅好事者從
而和之紛紜之說久而未定夫充潮之力可以無堅不
摧外塘不足恃內塘之石口果足恃乎然使顧生力阻
於改作之始則所謂仍舊貫者未爲無見而其事亦可

以中止既成矣爲者無自私之心居者無不測之險乃
猶危詞悚聽欲糜財力於無用之地以快其意見之私
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故詳記其事以俟夫世之尚論者
平心而察斷焉

題慈谿費氏半圃圖

宣統二年春梁廉夫觴郤來京師述其親家費君瑚卿
之意求余題所謂半圃圖者余未見其圖也則問其所
以名圃之義將割其地之半以爲圃與抑分其日力之
半以從事於圃與廉夫曰皆非也曩者君之先德旻書

翁嘗得阮文達隸書半圃二字因以顏其齋而倩吳小松圖之又自爲之記君蓋承先志而索題以永其傳爾問其圃奚若則數畝之園編竹爲藩雜蒔蔬果之屬而已噫是圃也余亦有之宅之西畔隙地數弓傭賃之所培慨兒女之所采擷晨羞夕膳大抵取給於是由今思之圃中之景物猶歷歷在余目也而垂老之年忽焉舍之而去若無足顧戀者費君父子能世守是圃又爲文字以張大之是皆余之所愧也廉夫累請不已姑書數語以應之三月丁卯日

題蜀館小集圖

光緒癸卯余偕通州張心田太史典蜀試得蒲殿俊等九十四人副榜十二人榜後來見者約十之四余尋泝舟東歸不相聞問者五六年及宣統紀元余復來京與心田相見時科舉久廢而蜀士宦學於京者頗不乏人聞余來則皆出於不意相與輾轉告語而余之門時有跫然之足音矣明年六月二日同人小集於蜀館將用西法撮影爲圖以存一時之蹤跡初至之時炎景爍人午後大風揚塵陰雲蔽天衆頗失望俄而風止雲散乃呼工竟爲之時心田以給事中奉命監拔貢試不果至余中坐蒲君等十九人左右立圖成同人各得一分余覽而有感焉夫風蕭然而起戛然而止夫雲滃然而聚倏然而散人之處世也亦然余嘗度雲棧入劍閣過瞿唐下三峽皆生平未歷之奇險而由今思之若夢幻然以未嘗有圖也況以區區文字之知遇至於今已若無足稱道而余以垂暮之年嘗倦遊之後復與諸君子相聚於一堂蓋亦非偶然者不有圖以存之則酒闌人散之後亦與山光水色同其想像已耳有是圖而疏者以親暫者以永雖終日寂處而儼然有合羣之樂焉豈非藝事之可貴者哉余又慮夫圖之久而漫滅也爲之記以補圖所不及云

記貧民索食及平糶議

吾鄉障海爲田水利不足於灌溉近年以多雨故收穫頗豐而無田可耕者居其多數每歲四五月間貧民以米貴爲詞千百成羣沿門索食謂之喫大戸至穀熟乃止其始梅墺鄉之梅山人嘗以歲歉出境就食而吾鄉沿之爲故事蓋十餘年於茲矣今年發端尤早三月二

日在傳宅領月米卽署約於牆曰明日喫某家由是周流無虛日遠者露宿以俟又以大戶稀少數日卽徧乃細加搜剔凡中下之戶無得免者主人嫌分米之煩率用銅圓代之取攜既便附和滋衆或一日而歷數家或一家而分數次單獨之婦至借他人之兒女以充數間有衣飾楚楚者旁觀偶加詰問則努目相向毀罵踞竈破面碎衣之事日有所聞兵丁不敢訶斥反以甘言撫慰之實則極貧之民不過數十人終年以行乞度日其餘婦孺類能自食其力特狃於索食之易互相牽率以

壯聲勢而已其後分爲數隊且有散入旁邑者定海知事以六橫被擾移書鎭海縣請由縣飭自治會設法截留論者謂世變以來游民習聞均產之說陰相鼓煽是以聚集愈早氣焰愈張不遏抑之雖穀熟亦未必安靜五月二十八日鄉人共議驅逐之法先由地保宣詞拒絕崛強則以藤條從事爲首者送之官費出於大役朋不以累主人私給錢米者有罰議既定卽日驅至橫何如法施行貧民望風解散傅氏亦裁革月米以[illegible]其聚衆之樞紐吾村爲善後計乃有借錢積穀之[illegible]

本村有田之家三十畝以上出穀千觔以次遞加每穀百觔定價銀二圓四角先給半價明年出穀時再給半價先期造冊屆期平糶俾米價不至過漲貧民無所藉口以爲號召之資於體恤之中寓禁止之意法至善也顧余尙有過慮者中貧之戶悉數難終則造冊必以極貧爲限若輩不名一錢米價雖平恐亦無力能購賒貸則錢無著推廣則穀易盡此宜計及者一也從前出穀之租穀多由米商收買故積儲較厚平糶則商有戒心恐留少數之倉穀而反漏出多數之租穀民食將因而

愈窘此宜計及者二也有田之家未必皆有餘穀往往穀未登場已入債家之手漫無區別轇轕必多此宜計及者三也竊謂振極貧之民需穀固不甚多然若輩無日不乞獨於春夏之交斂穀以振之於義何取固不如聽其自乞之爲愈矣爲平糶計則非籌鉅款不辦而百物皆貴獨抑米價而使之平奪農商之利長游惰之風銜非萬不得已之時愚終以爲可緩也其後傅氏不復給米喫大戶之風竟革平糶之議亦中止事雖微瑣而繁賾之理寓焉故爲記其顛末如此

題蔣巾波先生墨蹟

吾鄉王樵庭（猷）家藏蔣巾波先生墨蹟修福一幀長九尺有奇廣二尺蓋其曾祖愚亭公爲先生屬吏而得之者先生名群堡字于蕃湖北天門人兄群垾乾隆庚戌進士嘉慶戊午典試浙江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先生由廩貢生選授浙江青村鹽場大使嘉慶戊寅攝穿長場篆是幅即戊寅五月所書縣志職官表列先生於道光朝誤也樵庭稱先生書法雄勁有龍跳虎卧之勢余讀先生所爲東關頭廟記論奸民之當去聲色俱厲其氣骨丰稜與顏柳諸公相類則其書法之雄勁也固宜相傳先生喜臨池有求輒應故吾鄉藏其墨蹟頗多流傳至於百年之久則其後人不知寶貴而視爲無足重輕者亦不少矣惟王氏自愚亭公得是幅以來子姓蕃衍孝廉任開化訓導歷任松陽德清永康教職所至皆攜以自隨孫小蓉處士晚而訓蒙亦藏弆惟謹至樵庭尤篤好之樵庭弱冠廢儒書然其志趣高雅過於世儒遠甚其嗜先生書幾若飢渴之於飲食每至東關頭廟觀先生所書廟記及楣額楹聯欣賞竟日廟中演劇熟視若無睹者家居取先生書手自鉤勒懸四壁幾滿見者莫能辨其眞贋而墨蹟則不輕以示人癸丑在上海製柚木箱貯之慈北洗覺圓署其蓋曰王槐澤堂珍藏去年春又鎔錫爲箱以護於外既自爲之記復介胡君濂心以徵跋於余其拳拳先澤久而勿懈若此豈惟王氏之賢子孫抑亦先生之眞知己也惜余書法惡劣不足附於先生之後爰爲先生之家世則知之頗詳先生由鹽大使遷諸暨知縣終於烏程知縣子立藝道光壬午舉人由教習出爲甘肅寧夏縣遷河州知州孫元圻亦由浙江仁和鹽場大使遷建德寶坪知縣而祥埠子立墉嘉慶辛未狀元官至內閣學士立墉子元溥道光癸巳探花官至江西鹽法道其門第甚盛凡皆樵庭所欲知者余故詳書之以爲徵文考獻之一助云丙辰孟夏月

容膝軒文集卷二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序

贈楊文醒禪序 培元

余觀文人之負盛名者大抵摭拾先朝遺逸及近世名臣碩儒之事蹟而表章之或搜求非常奇偉可驚喜悲愕之行以自發其光彩故其文尤不可磨滅蓋不獨人以文傳而文亦託於人以自重也獨歸熙甫以晚達之故其所爲志傳不過內外姻親耕夫織婦之屬雖其所稱爲文學士者亦祇鄉黨自好無卓卓可稱道之事而熙甫爲之文字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夷考唐宋諸家於無足輕重之文間一爲之顧未有如熙甫之多者熙甫於其人亦不肯妄有嘉許往往就家常瑣屑從容敘次無粉飾張皇之意然至今讀其文猶可想見其爲人焉夫以無足輕重之文爲之又如是其多而能使人諷誦流連與名臣碩儒之事蹟無異非其文之工何以至此故嘗謂自有記載以來使尋常庸猥之人皆得附名字以不朽者自熙甫始也余既愛重其文私念文者學

人之職業若農之治田工之爲器械商賈之持籌握算不問其能精與否凡以盡其分之所當爲而已而世之自能不朽者上之列於史冊下之則有門生故吏之傳述無由見於余文余亦不能取不知誰何之人無端稱說其生平而聊以自重也獨於先人之言行朋輩之情好有往來於懷而不能去者輒竊取熙甫之意而衍述之以爲文其能傳與否有不暇計亦以自盡其職業而已楊君醒禪爲余族姑之夫少時嘗及先君之門今又同主傳氏其好余文甚篤若余之於熙甫者歲暮爲余曰子必爲文以存吾名余謂君文學行誼皆循循修飭有古儒者之風使得如熙甫者而文之其不朽必矣惜乎余文不逮熙甫之萬一而君之請又不可虛也姑敘夙昔所見以贈之君亦有以諒余之固陋矣君名培元醒禪其字也

送陳子封之官德興序 辟燕

今之縣於古爲侯國而知縣之難爲視侯尤甚以遠方之人莅素不相知之地而任以至煩之事大吏之桍於上胥役之蒙於下同官之睥睨於旁內而幕友之挾持

外而勢家之請託以至子弟親戚奴僕之屬一或不檢皆足蔽我知而撓我爲故余嘗謂知縣之任非智仁勇三者兼備不能勝也然而世之人多易視之捐重金以爲餌懸三尺以爲鵠峩冠大裾而坐於堂之上曰吾知縣也問以縣之事則曰吾知上官之喜怒而已知官橐之盈虛而已其他則吾不知嘻縣固若是之易知乎哉吾友慈谿陳子封平素究心於經世之學其官由庶常爲部曹而改知縣其縣由廣東海康而改江西之德興其之任也思有異於世俗之所爲而索余言以箴厲之

夫未爲者不能知也必於既爲者徵焉憶去年冬子封放振霸州周歷村落核戶口多寡不以爲煩風雪載塗往返四百餘里不以爲勞夫耐煩與勞而持之以無怠何事不可爲者而子封又善醫嘗爲余及內人治病其辨證也審其用藥也果而醫固仁術也然則智仁勇三者子封蓋兼備之尤是量也豈惟德興雖治天下不難矣書之以驗其後

贈陸漁笙先生序　延徽

同治閒吾郡以時文著名者數家其一卽吾師陸先生余時未識先生而於數家者皆嘗誦習其文以應有司之求然竊以謂近世之文號爲工整而實則靡靡成風獨先生文有得於山水清華之氣視古之所謂文者殆相去不遠也已而先生主講鯤池書院得余文而稱之吾友俞樹周自郡城歸以語余余因介樹周以見於先生先生獎飾過當時余爲諸生已十餘年連遭大故神志沮喪自念生長窮山中落寞終身固分內事得先生言遂若栩栩有生氣其後先生逢人卽揄揚聞者往往目笑之而先生未嘗稍變然先生非特稱余而已凡吾

邑能文之士若胡子餞盛省傳石季郁樹周諸人先生皆稱道不去口余竊慨歎以爲古所謂一个臣視人之技若己有者庶幾於先生親見之耶及余將服官京師先生爲余言者甚周且誨之曰子禮數脫略非處世之道也吾觀學隴右文官自典史武官自把總以上吾皆與之分庭抗禮以是得免於訾毀夫持身宜介而接物宜和子其識之余唯唯而別既至京閒居無事頗思遵用先生之言與當世賢士大夫遊從以稍擴其聞見而山野之性不習車馬每一出門則閉置帷中僕御前坐

足不得伸縮輪蹄展動傾側顛躓心駭目眩造廬投謁或終日不遇一人既見又不能作寒暄語賓主框瞠然相對偶語一事則方音雜糅彼此皆不能詳其顛末因又自念以余之鈍拙而周旋時世間不能爲益徒取嫌耳遂絕意不復詣人人亦無詣余者然每思先生言未嘗不自愧其才之短也庚寅秋先生來京相見意甚憐余而無如之何歲暮則問其有無緩急疾病則好言撫慰之曰吾曩年亦如是子無憂也余雖無所求於先生又明知先生非多病者然心益感之灌陽唐學士者余

丙戌房師而先生之辛未同年也一日先生語學士曰王某孤寂可念君能分餘光以照之乎學士笑謝曰吾亦孤寂者安能照人且凡事有命豈人力所能爲耶是語也先生未嘗告余而學士以先生故頗重余數驅車相過爲道先生語如此於乎先生之於余可謂始終曲成不留餘力者矣苟非木石其能漠然無動於中耶先生詩古文駢體皆蔚然深秀又自負有治賦之才嘗戲與人言吾若筦度支當使國用不乏余謂先生風流宏奬休休有容使處鈞軸之任眞賢宰相也區區出納之

事何足以溷先生哉惜乎世之用人方拘於資格而先生亦倦遊思返無復有出山之意矣余既不獲追隨左右因述素所拳拳者以爲獻以見余於先生雖蹤跡疏闊而知己之感固未嘗一日而忘之也

贈俞樹周序 攷冐

己無長而人稱之是諛己也非知己也己無短而人攻之是誘己也非知己也有長而稱之有短而攻之斯眞知己矣雖然人之相交也稱者十九攻者十一是何長之多而短之少也抑人之情有藏焉稱其長不問己之

果有是長與否而以爲知己也攻其短不問己之果有是短與否而以爲非知己也如是則稱之者日多攻之者日少矣然則己果無短耶抑有短而不自知耶人果不見我之短耶抑見之而不我告耶見之而不告告之而不受所謂知己者果何益耶余竊致疑於此故凡與余交者往往而攻其短以爲朋友之道固如是也然坐是不見悅於人人皆目爲非知己而遠之獨俞君樹周交余最久君少孤能自奮於學事親行己粹然無闕失惟於文字有自矜之意視科第若可操券得者一失望

則悲不自勝余謂其信命未堅常察言觀色而力攻之初若格格不相入而卒以余之言爲然余有短君亦無所隱諱而余受之與君同故愈久而交愈篤斯可謂之眞知己者也今年春君負用世之才獻於禮部不見收而歸其言色甚和無幾微不自適者余服君進德之猛而惜會合之不可常也作知己說以贈之

贈石季礽序 企喃

余里居時於天童育王瑞巖靈峰嘉溪諸山無弗至者其林壑皆深秀有致而瑞巖遊人稀少尤稱幽絕瑞巖

之水東注爲蘆江江於近村諸渠中最大余嘗偕胡子籛操舟往遊微風搏水有波瀾起伏之觀既登陸循仟雲居而入偏覽所謂十二峰者隱隱在雲霧中不可盡識但見竹樹彌望蒼翠欲流而已時盛暑天氣如新秋寺僧出楊梅飽啖之夜與劉午亭同飯寺僧分六房其最有名者書蕉能詩補炘能飲午亭皆能之而兼能畫以是相傾倒不厭而余方爲舉業所困不能極登覽之趣僅留詩一絶而返然亦自以爲生平之勝遊也比來京師耳目所接皆閎壯偉麗稱天下之鉅觀而城西有萬壽山昆明湖諸勝爲翠華臨幸之地都人士往往稱說其風景而余以多病未嘗往獨於故鄉諸山時時記憶之而瑞巖尤往來於懷而不能去盡追溯始遊之歲倏忽十餘年子籛久化爲異物而余亦衰病侵尋非復少壯時之意氣矣石君季礽居瑞巖之麓爲人蕭閒高雅默而好深湛之思其文字久知名於郡中而累試不售癸巳秋始與余樹周同膺鄉薦今春相晤於京邸余交樹周二十年而交君稍晚然情意甚歡無新舊之間君持論不蹈襲故常乍聽之若新奇可駭而樹周性質

直每君發端輒相詰難君紆餘委曲卒能自伸其說而犂然有當於心余甚敬慕之蓋嘗以爲天下之人文往往與其風土相稱西北雄厚故其人多樸東南清淑故其人多秀而其閒又有近山近水之不同近山者多樸近水者多秀此其大凡也析而言之山水包孕眾美得其一者皆翹然有以自異於人姑舉所知而論子籛得其秀午亭得其逸樹周得其厚廣濟初得其峭李魯儀得其潔而瑞巖幽雋之致君可謂得其深者也君之罷歸也余方爲惋惜而君翛然若有以自得者嗟夫世實

需才而才者亦思自見於世然往往兩相求而兩不相
值蓋自古而歎之矣而余也以無用之人久竊祿位常
恧然自愧於心行將從君於嵩山之中與書蕉補炘諸
人逍遙觴詠以終餘年君或者不以俗士謝我乎請書
此以當息壤之盟

贈湯鴻九序 嗣衡

余所識郡中才俊士以百數而最心折者兩人曰章紹
洙魯泉湯嗣衡鴻九兩人者皆少余十餘歲而先後與
余爲同年又申之以婚媾故余皆深知其爲人魯泉短

小精悍而宅心長厚鴻九磊落軒爽而稟氣剛勁其質
性弗盡同然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篤於友朋之義無弗
同者至於文章論議縱橫馳驟曲折變化下視世俗塗
附拘攣之習若踞泰華之顛而俯臨培塿也若王貢造
父振策齊驅旁觀者但見其超軼絕塵不知其孰先而
孰後也余嘗謂天既以才優此兩人宜不與庸庸者同
其位置而由今觀之亦若有不可解者魯泉成丙戌進
士初以第一人自命壽由刑曹改知縣將之東鹿任丁
繼母憂今方需次天津鬱鬱不自得閒來京相見意態
如故而向時英銳之氣已摧挫殆盡矣鴻九由壬午副
貢舉己丑京兆試累躓於春闈以貲官戶部郎中非其
好也獨其處境較順故豪興未減往往高歌大呼以自
排遣蓋兩人者不可謂一無所遇而皆名不副其才位
不充其志豈天所以位置人者固漫不經意耶抑韜之
者久而後將大發其光耶鴻九之在京也余緩急恃以
無恐今挈眷南返余益有才然寡助之懼矣於其行爲
文以贈之并以致魯泉其亦將有慨於余言也

送夏香孫南歸序 瑚

自古天下之變多出於智慮之所不及亂臣賊子之變
於內敵國之變於外或旋起而旋滅或始於微而終於
不可制其開致變之故與弭變之方史策所紀不必盡
同大要不外乎得人則治失人則亂而已今天下可謂
長治久安獨海外諸國恃其器械之利冒險涉遠與中
國爲難此誠開闢以來未有之變而其要仍在乎得人
以禦之得其人則我眾而彼寡我逸而彼勞雖聚而殲
之不難也不得其人則彼堅而我瑕彼勇而我怯一戰
不勝則倉皇失措相與張大其事以爲自古未有之變

非人力所能禦而專為偷安旦夕之計然則自茲以往中國之變終無已時乎亦未免輕量天下士矣夫所謂得人者非必奇技異能驚世駭俗之人而後能禦今日之變也其要在乎不愛錢不畏死而已不愛錢則士卒樂為盡力不畏死則有進無退兼是二者而不足以克敵吾未之信也吾友夏君香孫以試事留京師自倭人擾邊常慨然有從軍之志竊其意非猶夫世之汲汲於榮利者其於二者蓋庶幾兼之而世莫之知余雖知之而不能為力今和議告成君亦見擯於有司而將南歸

矣夫和可恃乎不可恃則君之才終當效用於世君歸其廣求同志以待時焉可也於其行序以勖之

送唐春卿先生省親序 景崇

光緒乙未閏月吾師內閣學士灌陽唐先生乞假省母天子許之先是中倭和議初成士大夫之見幾者大抵以省親為名引身告退有詔禁止至是允先生所請蓋異數也榮啇夙以疏愚受先生知愛既喜先生之得遂其志而又惻然有以自感者於其將別不能以無言在昔成周之世人臣有馳驅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者往往形諸歌詠如陟岵四牡祈父北山諸詩皆是也我朝功令親老無次丁者許留侍牧令得移遠就近而皇華之使大都給假省覲以為榮幸其他陳情告歸者自非多事之秋莫不夕疏上而朝報可嘗竊慨歎以為國家孝治之隆軼於往古矣獨人臣事君之義似尚有未盡者平日受腹心干城之寄有事則委而去之而曰吾有親在也此不獨負吾君而辱其親者亦已甚矣雖然此特就重臣言之耳今天下大事皆受成於軍機其餘內臣自大學士以下皆莫能有為而閒曹在所不論以大

義律之均無臨難苟免之理顧天性所在獨不可稍伸其區區之意乎先生通籍後太夫人常在京邸及伯兄維卿中丞開府臺灣始迎太夫人南往蓋兄弟兩人交致其孝養者如此去年秋先生典試廣東將便道就省以海氛不靖而止會割臺之議與內外臣工交章力爭臺民亦留中丞為自守計議未定而先生適奉會試總裁之命外事不得與聞先生既慎國威之不振而又憂太夫人之在險校閱之暇輒與同事諸公相對痛哭淚痕未嘗一日乾也既而中丞見事無可為遵旨內渡而

臺民已先送太夫人至江南於是先生愴然有將毋之請此一行也毋子兄弟相見其悲喜交集當何如而先生受國厚恩誓以身報又非飾辭觀望者比計此別當不久卽返然則忠孝之義先生可謂兩得之矣獨念榮南離毋七年未能致一日之養蓋人子事親之心有足傷者見先生之行益不勝其望風羨慕之私云

送葉至川侍御南歸序 慶增

京師爲人才所聚雖有善取友者終日馳騖於冠蓋之閒不能徧交而深識之也適然而値焉通姓字問里居

不數日而忘之矣酒食相徵逐名刺相往還禮貌殷勤無肺腑之語不數月而忘之矣時暫則情不習人多則志不專亦勢使然哉余居京師七八年雖同年而同官者猶未能徧識之獨與同郡諸公時時以土音相酬對爲樂人少而時久故性情術業皆有以知其詳而慈谿葉侍御又余所師事者故知之尤詳焉侍御貌古而體癯深居而簡出視其外粥粥若無能者聽其言吶然如不出諸口者適然而値之則以爲常人已耳徐而察之經史百家之言無所不通星相醫卜之技無所不習至於朝廟之掌故軍國之利病山川之險要並世人物之臧否海外各國之情狀耳目所涉不遺於心引其緒綿綿而不絕也窺其涘汪汪乎其不可窮也蓋世之所謂博學多能者吾必以侍御當之焉然則人之相値其可以輕量乎哉今年夏侍御告歸省墓同人咸惜其去而余早衰多病得侍御調治輒愈故於其去也尤深惜之夫京師之大一二人不足爲損益而吾郡之人才則日見其少矣況余所宗仰者耶念師弟之倫統於朋友用敢竊附於贈言之義爲文以道其行

送陳蓉曙同年之江蘇序 邇聲

自唐以來士大夫多輕外而重內至近世則不然仕於內者祿不足以自給則不惜委曲以求試於外論者因有內輕外重之說雖風氣不古亦迫於勢而然也吾以爲官無內外其輕重均耳京師者天下之本也仕於內者職雖簡皆有輔君之誼安得而不重故昔之重內是也其輕外則非也民者國之本也仕於外者官雖卑皆有治民之責又安得而不重故今之重外是也其輕內則非也外輕則薄其民內輕則蔑其君二者皆非設官

之本意而今之弊尤甚何也昔之仕者厭外之煩劇而輕之樂內之清要而重之雖不能無爲名之心然猶非汲汲於利也今之仕者其視內既無所不輕矣其於外也蓋猶有所擇焉苟無可多取於民雖位尊而事簡其視外猶之內也獨擇其可多取者而相與重之夫居官而惟知多取於民此民力所以日疲軍政所以日弛而世變所以日亟者也嗚呼士大夫豈盡無廉恥之心而流弊至於斯極上之人獨不可深思其故與抑經費有限出於上者不能以復增而姑縱之使自爲計與將救

時之策尚有先於此者而世俗輕重之見不足以爲時政之損益與吾友陳君睿曙才高而學博官翰林六七年名公卿交口稱譽之君未嘗輕有干謁獨以寓廬相近時時就余談余嬾而善病計一歲中閉門仰臥之日爲多君至則縱論時事或評騭當世人物高下臧否意氣甚盛余竊慨歎以爲君子居一官則能使其官因我而重而不當以世俗之見參之翰林素稱榮選然或不幸而久居於內則世之輕之也視他曹爲尤甚如君之才貞能有以自重者會海疆多故君試御史銳意有所詆斥與執政忤置下第因求出爲江蘇候補知府君之出也有辭而知府之在外又吾所謂位尊而事簡者也然則君於內外其意非偏有輕重豈與夫世之汲汲者同日而語哉雖然朝廷之設官衆矣而至於今能重其官者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夫千百人輕之而一二人重之於世道不爲無補而余竊有感於上下一體之義下既羣輕其官而上之所恃以爲重者果安在也余既求其說而不得故因送君之行而願與君一討論之云

送陳馨莊之廣東序 居綸

余觀自古豪傑之士其始多混混於庸衆之中甚者受汙賤摧辱而不悔一旦遭時乘勢奮起泥塗之內智名勇功赫赫照人耳目而曩時游處之侶相與驚顧駭歎以爲非意料所及自余思之彼其才識器量得於天授者固厚而其恢廓於磨鍊閱歷之餘者取之必以其類而發之必有其端雖其人深自韜祕不肯輕襮於外而苟與游處之久固可以微窺而得之也方今海外諸夷恃其區區之巧陵轢中國中國之人上自君相下至田夫野老婦人豎子之倫莫不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吾

意必有豪傑之士出而驅除之以一舒天下人之積忿而吾尚未之見也豈其伏匿而不出歟抑吾之閱人未廣而識又不足以知之也吾邑陳馨莊年少而氣銳數試有司不利即棄去舉子業思有所樹立於世今年秋以貲敘縣丞來京謁選與余同處者月餘其議論志趣甚偉而其心猶欿然不自足欲就世事歷鍊而恢廓之吾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倘在於是耶何其氣象之甚相類也而馨莊又數稱鄞王君崑玉者抱負奇異往往孑身遠遊徧覽山川阨塞陰求天下奇士而與之交王君

嘗來京余與接談意其非常人而君遊西山不數日即辭去故不能知其深然則由吾郡以推之天下信乎豪傑之士不乏於世而吾特未能盡識也馨莊有族叔名良杰者方治防務於廣東之瓊州今將往依之夫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而不能不有所憑藉以爲樹立之地馨莊行矣他日海氛不靖有起自下吏而功業竟顯於世者非馨莊而誰哉因書之以爲券

贈同年陳甄甫序 守淑

始余館陳君甄甫家君之先太守方負重名於時賓客交遊衣冠門第之盛甲於吾郡君於其家號爲材子弟年少倜儻不爲繩檢所羈束然神識渏曠談笑從容穆然有深谷大林變化不測之致余固已奇之及壬午同舉於鄉時太守已下世家亦稍落君兩試南宮不第即入貲爲知縣謁選得雲南之麗江人皆謂知縣事煩雲南道遠而麗江轄地且千里君年甫三十涉世尚淺顧毅然盡室以行若未經審量者雖愛君者亦以文弱不勝爲君憂余獨以謂君之才必能任州縣而無難其爲君憂者蓋知之未深也已而君履任果有能名仁和王

尚書尤器重之甫年餘委署姚州知州調補昆明縣尋擢思茅同知於是君援例入覲與余相見於京邸握手道故囘憶初見君時余亦年壯氣盛自通籍以來棲遲偃仰於人海之中終歲無所事事今已頹然就衰而君爲吏十年往返數萬里方神采煥發意興益高若不知有簿書填委山川跋涉之瘁者余以是益奇之君自言爲吏無他長往往和光同塵與世推移獨於死罪出入必詳必愼不肯枉法徇上司喜怒在麗江時江東西里民鬭死者頗衆事聞知府以爲亂民擬上書大吏發兵三千

往捕召君判行君請親勘而後從事知府怒與君爭君執不可遂輕裝就道僚友謂君宜派壯勇二百人為衞君卻之曰彼聞請兵方疑懼今以多人往是激之變也即挾八人自隨疾馳數百里至則呼其豪謂曰吾來活若曹若能縛首惡者來即無事矣其豪感君誠即縛首惡二人抵法縣以無事其他執法不阿多此類余益以歎君之才殆有得諸天授者不獨能勝州縣之任雖以余向者之知君亦尚有未盡也君之北來也尚書已由雲南移督直隸今將往謁之余謂直隸控制遼海保障

神京其地較邊徼尤重尚書知君深必留君相助為理繼自今河潤所及雖余等亦將蒙君之福而雲南之民必有企望懷思而不置者矣余既嘉君之治績而又以慶先太守之名德將由是而益光顯也因為序以壯君之行

贈蕭履安序 開泰

自唐虞三代以來生人教養之道甚備獨殺人之器尚有缺略豈中國聖人之智有未足耶抑其心誠有所不忍也今之泰西蓋即漢時康居大秦之屬其嗜利好遊出於天性一二巧術之士逞其私智穿鑿緣飾以快其無等之欲沿習既久彼國山澤之所出不足於供乃益殫思竭慮糾合眾力務為馳騁兼并之計數十年來海外各國聞風應和遞推遞廣舟車槍礮之製月異而歲不同其人終年冒風濤適異國眈眈逐逐以取利為事以殺人為心無一日休暇者吾嘗推原其故彼之堅忍而不悔者倘亦不得已而為之歟各國之尤而效焉者其嗜好固有相類者歟惟我中國涵濡於聖人之澤既深且厚民雖嗜利而無大志故其欲易盈平居以殺人

為戒故氣柔而不振非有忠勇之將帥朝夕訓練使萬眾一心而佐以出奇制勝之具殆不足以自固也洪雅蕭君履安精於算學當西法盛行之時能以新意制器為禦侮之用其志氣偉然庶乎出奇而制勝者余惜知君之晚而深冀其後之有成也夫窮今日之世變不獨前聖人教養之法將蕩滅無遺雖天地生生之機亦有時而息矣君誠有以禦之其所圖者豈特一世之功哉余不敏猶願執筆而記之

送張讓三大令序 美翊

自西法流入中國中國之賢士大夫旣鄙夷其法而不肯爲其爲之者類皆輕躁浮僞之徒襲取形似以炫衆人之耳目而不適於實用故論者謂洋務中無人才何者風氣初開雖有一二公忠體國之臣倡導於上而應之者非其人也邇年來邊防日亟中外交涉之事日繁豪傑有志之士皆知西法之不宜菲薄相與降心下氣實事求是以備國家之用於是洋務一途遂爲人才之淵藪彼此一時亦世運使然歟鄞縣張讓三大令博學多聞嘗隨副都御史薛公出使泰西於各國風土政教語言文字皆能得其要領尤精於輿地之學凡五洲之內山川道里如示諸掌其根柢深厚議論通達非苟爲大言以欺世者今將需次津沽過余言別余喜中國人才之日出而緩急之有所倚賴也因爲文以贈其行

送譚彤士太守之廣西序

廣西山水奇勝甲於天下居民風俗醇樸往往有太古時遺意而異時越南爲外藩素稱恭順二百年來邊徼晏然無犬吠之警官其地者常於簿書之暇登臨觴詠以自娛樂不知其在蠻煙瘴雨之中也自越南受制於法鎭南關以外遂爲强鄰之所偪處頃者東方多事泰西各國益有窺伺中土之心法之鐵路駸駸達於龍州而潯梧以下皆震動矣新會譚彤士同年由工部主事出爲廣西候補知府君工書法喜爲詩嘗浮海使日本得詩數百首而還其詞旨和平庶幾無入而不自得者今茲之行其能爲桂林山水增重無疑也然今廣西之所急尤在於邊務君雖未有守土之責抑朝廷所以用君者其意固不輕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今以日本區區數島之兵力而敢於縱橫馳騁使海上各國望而生畏蓋亦非偶然而得之古者誦詩可以知國政君之詩豈異於古乎觀彼之所以伸而悟此之所以詘則夫奮發有爲以佐大吏之設施而爲國家收折衝禦侮之效者必有其道矣余與君同出瀧陽唐公之門竊喜君至公之鄉而將有以副公期望之厚也故於其將行而爲之序

送劉彤卿大令之官銅陵序 佐宸

光緒戊子秋鎭海領鄉薦者六人而劉氏居其半於時劉士俊子和齒最長而彤卿與其族父崇照楚薌並年

少有雋才文章意氣高出倫輩一時老師宿儒皆斂手避之無敢與抗者已而楚藩成庚寅進士由庶常散館出爲鹽城知縣而彤卿累試不得志慨然曰當今之世而必欲以進士起家是刻舟而求劍也且吾年已逾三十卽從此掇巍科除淸秩循資遷轉至於稍有可爲之時不老則已衰矣况未可必乎遂循例入貲爲知縣方是時楚藩已宦成思歸而彤卿謁選甫數月得安徽之銅陵以去蓋今世負才不遇之士苟有有力者爲之佽助則可剋期取一官一邑以自行其喜怒生殺之權或

不數年而躋監司任封疆者往往有之其甲科之選則反蹉年累月而不得一試如楚藩者殆十無一二焉凡今之仕宦其風氣如此然則彤卿雖不遇其視世之所謂遇焉者宜其漠然而不屑也然彤卿意氣雖盛而頗懇懇於余其將行也若必得余文而後已者余謂以彤卿之才而出之以忠信篤敬雖媲美於古名臣不難彤卿行矣異日功在天壤名在史冊豈惟劉氏之光抑亦鄉邦之榮也區區一第之得失烏足以爲毫末之輕重哉

送裘魯常大令之官廣豐序 鴻勳

國朝重親民之官而視京職尤重凡知縣治行茂異者往往擢爲部曹以優寵之則部曹之重可知也近世仕途日廣各部額外之員非兼充樞府譯署之職則常曆十餘年而不得補官於是才智之士爭求一縣以自效自余來京師吾郡部曹之改官者不可悉數雖於官制爲左遷而得之者反以爲榮選亦勢之不得已者與慈谿裘君魯常由刑部主事出爲廣豐知縣卽今之所謂榮選者也然君之本意則誠有異於人者君好學能文

章困諸生十餘年始領光緖辛卯鄉薦壬辰聯捷成進士其初至刑部也同官者皆鬱鬱不自得君獨欣然就職曰吾一介寒士幸蒙先人庇蔭備位京朝俸禄足以自給公餘足以讀書雖終吾身可也鄞縣張肖蓀給諫歎曰吾見新進士爲部曹而志意堅定者裘君一人而已明年秋君將入都供職會家人皆病不果行又明年爲甲午秋海氛方熾朝士皆謀南歸君返所賃宅於主人盡室以北至上海而君又病家人請歸以待時君堅不可曰吾已無家可歸京師卽吾家也然君病竟日進

臥逆旅中昏不知人者十餘日家人懼強奉君以歸既歸而病良已然資斧已耗其十七八於是親友謂君曰子治裝者再而再遇病是不利於北行也盍改圖乎君意良不欲姑漫應之又明年秋君將子身供職友人袁孝廉景尹力止之且為君醵貲改今官君不得已而就選然自是亦不復病君歎曰吾之不得仕於朝其命也夫吾安能與命爭繼自今吾亦安之矣因日考求古名臣循吏事蹟以自策勵踰數月遂有廣豐之行謂余曰吾所以樂就京職者非有所矯飾而為之懼負吾先人

之遺訓也吾先人性廉直嘗為人索逋於九江遺家賄以三千金請勿窮竟其事先人峻卻之盡得其所隱匿萬餘金而還生平聞貪吏事輒切齒謂某曰汝他日居官其誡之矣某謹識之不敢忘今當出而治民自惟才能淺薄雖欲力遵先人之言而未敢自信也子素知我者願益助以所未逮俾得朝夕省覲以免於失墜則子之為賜大矣余曰乃今吾郡京曹寥落存者皆徬徨不安君庶幾能安之而天顧奪之以與廣豐之民何其事之相反者與雖然以君之志趣而又時時不忘其先訓廣豐之民豈能私君吾見君之未久而內擢也君欣然曰不敢必耳固所願也請書其言以俟

容膝軒文集卷三

鎭海王榮商友萊撰

序

蕉雨軒詩鈔序

余不能爲詩而頗留意於鄉先輩之詩以爲文人之立言皆思不朽於世而不能保其身後之不散佚也彼其庸猥僿薄無與於風雅之事者固聽其銷沈而不足惜矣至於流連光景抒寫性靈苟不悖於風人之旨則雖其子孫不能世守而鄉里後生相與珍惜而愛護之亦足以稍永其流傳何至一沒世而遂有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之歎也故自弱冠以來遇里中朋好其先世嘗習儒業者往往訪求其遺著以庶幾有助於鄉邦之文獻而十餘年來曾無所得豈吾鄉作者固少耶抑猶有沈匿而不出者耶箕山胡桂林先生字雲梯號鎭東乾隆甲戌歲貢生其制藝有盛名於時而張氏續耆舊詩頗載先生之作余意先生當更有他書嘗使人求諸其家僅得其與友聯句數章而全帙則無有矣壬午春訪姚君小復於郡城讀其先復莊孝廉蛟川詩繫載先生詩

多至數十首而小復又出詩繫底本則先生蕉雨軒詩鈔儼然在焉余甚喜爲借鈔百首而歸之復莊抉擇精審其所餘殆不啻鱗爪而蕉雨軒之名不可沒也余乃徐謀所以梓行之者而先爲之序其端

蛟川耆舊詩繫題詞

光緒八年春姚小復茂才出其先孝廉所輯蛟川耆舊詩繫以示余余讀而歎曰篤矣哉先生之用心乎夫通一世而觀之詩之數方日增而未已及退而求之一鄉一邑之間不惟不見其增而常患其日減也蛟川爲山海之會其奇秀靈怪之氣嘘噏迴薄鍾於人而發於詩其多且工也固宜然嘗按藝文志而求之其名存而實亡者殆十之六七焉其幸而存者往往孤孑不足以自行或全集具在而無好事者爲之刋布非後之人薈萃而表章之其不終於泯沒者有幾人哉此張氏耆舊詩之輯有功於文獻甚大而先生所以賡續之者尤非尋常負才之士所可及也凡人之情好是己而非人而負高世之才者其意氣尤足以陵轢今古其持論也一若己之言可孤行於天下而他人之言皆可廢者自愛其

名而不樂成人之名其亦不恕之甚矣先生著書滿家不必附人以傳而其手錄鄉先輩詩至數十卷自宋元諸家以後又爲之區分門類每類冠以總論其津津推許若惟恐傳之不遠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歟抑余甚有望於小復者先生是書乃絕筆之作故網羅雖富而未及甄錄者尚多昔姚察撰梁陳二書未成而卒其子思廉續成之是乃君家故事小復其留意矣

書戴埴鼠璞後

是書刻宋左圭百川學海中題曰桃源戴埴仲培父四

庫提要以桃源爲縣名故不詳其仕履余觀書中辨大人堂佽飛廟二條皆四明掌故乃知桃源實鄞之鄉名非縣名也案鄞志選舉表埴嘉熙二年上舍戴機傳埴與兄塤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語本王應麟桃源戴氏世譜引是戴氏本桃源鄉望族埴之自署桃源者以此而埴爲塤弟與仲培父之字正合左圭鄞人故是書見收於學海而志傳反不著錄則亦誤以桃源爲縣爾世固有同時而同名者如是書之撰其出於鄞人無疑也載考鄞志藝文據程端學春秋本義引用書目有四明戴培父春秋志因歎曰此則埴書之見收於邑志者蓋埴字仲培父而稱培父猶劉原父貢父之例而程氏明云四明人則桃源之爲鄉名更無疑矣夫徵文考獻後死者之責攀附非也遺漏亦非也劉君藝蘭方緝四明藝文志因表而出之爲芻蕘一得之獻焉

焦竑獻徵錄書後

吾郡自粵匪亂後故家篇籍往往散布於鄉村之閒其抱殘守缺者固多有之或不幸而遭焚棄之厄泯滅澌盡而不復見於人世者又不知凡幾也若余所得焦太

史獻徵錄可感焉憶庚辰秋余因病家居故人胡信焜時時相過從余因屬其訪求里中遺書頃之胡君以是書來刻本甚精而七十卷以前皆缺蓋其族人得諸兵燹中者余雖惜其不全然有明一代文人如唐荊川王遵巖弇州諸家之撰著皆得窺見其厓略而鈐山堂文亦淸婉可誦獨見其名則生鄙薄之意因歎高位固可畏而文章亦不足恃如此爲爽然者久之而旣缺者則意其不可復得矣乙酉館北鄉張氏偶與金茂才賢林談及是書茂才曰吾家亦有之而不全得非一書耶因

使人取以相贈則自七十卷以前皆在焉噫是書之由合而離者二十餘年矣兩家相距既遠其藏之也又皆在有意無意之閒宜其終於曠絕而不復合也至是而皆歸於余不名一錢而完好如故天下快意之事尙有過於是者乎書於後所以賀是書之遭也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吾師顧湖舫先生既歿之數月其門下士傅君家銓裒刻其所爲時文若干首而以榮商從遊最早知先生宜最深屬爲之序榮商竊觀立言之道至孔孟而古今之

有德功者莫能並焉可謂尊矣時文代孔孟立言較之諸家雜說最爲雅正然其體太拘而作者不得盡其變其語多從同而見者或習而厭之故治天下者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不朽之業反不在是至於爲之既久而其人之性情氣度有流露於其閒者故觀其文亦可以知其人焉先生內行惇篤貌樸而神清其舉止厚重不見有喜怒之色而於處事接物之道皆深思焉而得其理之所可通生平不輕與人言言則委曲詳盡必當於理榮商每侍先生見其容之莊而不覺肅然以敬聽其言之和而不覺油然以感退而誦其文而因以想見其爲人未嘗不爲之悠然而情深穆然而意遠也嗚呼先生豈屑以時文見者而今之可見者止於是其不可復見者雖以榮商親炙之久亦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也然則先生不朽之業其不在於是乎其亦重可慨也夫先生諱家桐鎭海廩貢生榮商大母貫先生之姑故知之尤深云

星圖便覽自序

凡治曆必先測日日出入而爲晝夜日行北陸南陸而

爲寒暑會月而爲朔周天而爲歲而周天度數必以恆星爲紀故治曆尤莫要於辨星堯典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卽辨中星以測日之法蓋日入之先星隱不見故必以初昏視南方之中星而日之所躔始可定矣後世推步之法日益精密究其大旨不出乎此也星數不齊自古已然漢書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

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晉太史令陳
卓總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
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隋丹元子步天歌始以各
星分屬垣舍明薄子玨經天該稍有損益然大致不同
者寡矣今依丹元子所歌分而圖之三垣二十八舍各
爲一圖北斗亦自爲一圖附以南極諸星爲一圖而赤
道南北恆星總圖冠焉分大小明暗爲六等凡中外官
三百九名積數一千四百二十九星其五緯所變瑞星
祆星使星客星之屬及分野占驗之法亦略摭其說要
於存大略廣異聞非敢與疇人子弟校其疏密也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歲丁亥余暫寓吳淞口時吾鄉販木之船由福建至長
江者皆輸錢於淞局以佐軍需其法驗木之大小定錢
之多寡品目煩碎吏得隱蔽爲奸大約商民輸錢歸公
者十之六中飽者十之四余初未涉世事聞而駭曰弊
有大於此者耶卽上書大府請仿上海樹木局捐法驗
船之大小定錢之多寡使吏不得上下其手而稍增其
捐額分中飽之錢半以歸公半以惠商大府以爲然而
局員以下皆不便之議遂寢余將入都供職乃集前後
論說爲淞木捐章芻議一卷而序其端曰夫船之大小
易見而木之大小難見此盡人而知之也上海之木登
場可數而尙驗其易見之船吳淞之船暫泊卽行而反
驗其難見之木此其孰有弊孰無弊尤不待智者而可
決也一舉手之間而公私兩便非有積重難返之勢也
然而設局之初旣不能畫一其法以塞弊竇及有人焉
大聲而疾呼之終爲中飽之徒所持而利不歸於上澤
不究於下由斯以推貪吏之蠹國病民者可勝道哉木
捐之事雖無足爲重輕然亦可以見一時風氣之敝而

天下事之敗壞不振者有自來矣而余也以局外之人
嘵嘵不已蓋亦不能無出位之愧云

槐窗雜錄序

傳稱聖人不語怪然六經所紀龍血鬼車河圖洛書之
類不一而足其可謂之非怪歟六鷁之飛鸜鵒之巢其
物固耳目所常見非以事之可怪而存之歟余意聖人
所不語者不過方士輩誕妄之說造作附會以自欺而
欺人者而已若其事之本有而可以究人物之變異見

鬼神之情狀者聖人固將有取焉爾彼夫干寶任昉之記洪邁元好問之志大抵據事直書不造作以爲巧不附會以爲奇蓋亦聖人之所取者豈與夫游談無根者一槪而論也我朝作者林立其最有名者莫如蒲氏聊齋志異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蒲氏懷奇未試生平精力萃於是書故能摹繪入微有領略不盡之致此以史傳之法爲之者也紀氏博辨不窮往往託鬼狐之口以自伸其說此以史論之法爲之者也二家之外雅俗互陳或街談巷語而不傷其爲雅或文飾甚繁而不掩其爲

俗蓋文章氣度之異有不可强者然其大者足以資勸戒小者足以助笑談則一而已矣余於辛卯之夏養痾京邸長日無事追述夙昔見聞爲槐窗雜錄二卷凡前人已錄者不復及焉數年以來稍有增益其閒傳聞失實或所不免若夫造作附會以自欺而欺人則非余之所敢出矣

漢書注校補後序

余年二十三始於胡子鑀所見漢書列傳數卷心獨偉其文辭愛而不能忘也明年秋得之於杭城旣歸先大夫發篋見書喜動顏色已而歎曰吾家安能蓄是書况得毋癡耶其後奔走衣食常以自隨歲戊寅在郡城陳氏頗加評點定海黃孝廉以周見而謂曰評文乃明人陋習不足法子能取各本校勘則善矣由是稍稍爲考據之學人事牽綴無所成就自來京師益縱觀諸家之說而閒參以己意本紀諸表粗有端緒至律曆志而不能盡通余又有心氣之疾輒檢篋中稿七卷題曰漢書補注而爲序以付手民疾稍閒復取閱之意甚自悔而書已刊行不可止余力又不能增正乃復序之曰夫文

字之爲用於世亦有差等矣經以明道史以紀事其上也古義深奧爲傳注以發明之其次也本經史之意成一家之言亦其次也至於拾賸義考異文其爲用微矣然而世競爲之者直以文人不盡有用於世立言者亦不能盡爲有用之文姑以消遣時日已耳豈眞有不得已於其中哉若余之所爲毛舉細故割裂舊說抑又無用之尤者而以補注自名不已汰乎乃改題曰漢書注校補而幷書其緣起以志余愧云爾

紀年錄序

紀年錄者王子自編之年譜也本名星命錄其法取七政四餘與二十八宿分布於十二宮之閒以身命爲主而視其得地則爲吉失地則爲凶相傳唐順宗時都利術士李彌乾始爲此法昌黎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古法以月爲身而南斗在丑爲磨蝎宮則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閒矣自唐以來相衍不絕而近世永定廖氏所纂最爲賅備甲午夏余得其書於琉璃廠既爲方圓二圖復取生平事蹟分年備錄而以其法比附之其五行喜忌之大致與李虛中之法頗有同者然細核之

多不可曉取他人年命驗之則益齟齬不合其已往之事或可多方附會而未來之吉凶則茫然無所覺焉因廢書而歎曰昔人有言術士之前知者必有鬼神相之豈不諒哉惟鬼神靈氣有大小遠近之不同故其知亦有差等而要非學力所能至彼無所憑依而自謂前知者皆欺人之言也嗟夫世運之盛衰人才之消長蓋莫非命焉世之盛也君子足以制小人其衰也小人足以凌君子即其爲君子爲小人亦命也而非有鬼神相之則皆不能以前知其可知者禍福死生皆有命無所用其趨避而已余既不能前知尙何星命之錄哉故更定曰紀年錄而序之如此

盛世危言題詞

余讀香山鄭君觀應危言而愀然有感也嗟夫今日之西人其眈眈於中國者豈若佛老之柔弱可以空言爭而勝之哉故處今日而謂法不宜變者此世之所謂迂儒也鄭君之論中西利弊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雖然有立國之本焉不變其本而但師其經營馳騖之迹謂可進於富强吾懼其爲海軍之續也西人以商爲本自王

公以至庶人無非商也商多則俗奢俗奢則源竭於是材智之徒思爲巧取捷獲之計以佐其窮而機器興矣力薄不可以行遠於是合衆商爲一商以厚其力而公司立矣遠行不可以無備於是人皆習戰以精其技競爲利器以厲其威而輪船鐵艦槍礮雷電之製紛紛出矣夫征利者必危好戰者必亡彼履危亡之機而猶能崛强於一時者合衆人之力以取他國之財所謂盜亦有道焉爾使其閉關自守其能一日以安乎故商者西人立國之本也中國以仁義爲本而商其末也今能强

中國之王公卿士庶人而皆爲商乎能驅中國之商而皆爲兵乎如能之則法可變矣日本諸國其已事也而吾竊慮夫中國之不能也何也中國之王公卿士皆不願爲商者也庶人之有財者雖願爲商而不願爲兵也其爲兵者又皆不願遠適異國以爭利於水火之閒也不願則不能矣夫此不能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莫不嗜利嗜利而無以節之則爭爭則殺機動矣故今日之西人日持殺人之器以取利於他國者豈其性殊哉亦勢之積漸以然也中國聖人知其然也故以仁義

爲本而教之使人皆好生而知廉恥好生仁也知廉恥義也知廉恥故取之有節好生故不肯冒險而遠行此所以與西人異也所有殺人以取利者與西人同矣而中國名之爲盜賊必捕而誅之然後已其於西人特畏其强而容之耳夫以平日所捕而誅者一旦欲相率而效其所爲雖以法令驅之未必從也官與商分則勢輕士與商分則謀拙商與商分則力微兵與商分則氣懦故雖有輪船鐵艦之屬其行不遠其戰不力無事則耗天下之財以養之有事則委棄而無所用此無他變法而不變其本徒益其貧弱而已雖欲崛强於一時豈可得哉嗚呼仁義之末流常至於貧弱東周是也秦一變而爲富强然六國滅而秦亦亡矣今日之西人蓋六國未滅時之秦也而中國區區欲持舊法以相敵固知其不勝矣鄭君之議變法不可謂過計其於商務亦剴切言之而未揭以爲本也吾故表而出之以俟世之識時務者擇焉若夫練陸兵以防邊與地利以足用此二者以全力爭之庶幾自强之中策與

楊家橋王氏譜序

世稱王氏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源遠而末益分後世子孫不能盡知其氏族之所從出而先世之淵源漸至於泯沒近人撰王氏通譜太原瑯琊而外有所謂王氏零派者無慮數十百支大抵分門別戶不相聯屬其爲通譜所失載者尚不可悉數原其始未必不同出於一望歲久失傳一瞬而不可復合也吾鄉王氏尤多村落之閒或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而是凡言通譜所謂零派者而以楊家橋之王爲最盛其先世之族望亦不可考其可考者始祖服義公宋末自奉化之忠義鄉贅於

楊氏因家焉橋故以楊氏得名而橋西有王氏先塋相傳爲目講僧所定其後楊氏式微而王氏寖大因謂之王隘村蓋自服義公以下五傳而分支十有三迄今蕃衍者六支曰恭寬信敏惠五房者多至二千餘家曰季房者亦不下千家而散處四方者且指不勝屈近村氏族之盛未有能過之者也譜作於嘉慶十年修於咸豐八年至是而吾師候選訓導紫珊先生復纂輯之會余乞假南歸命爲之序先生所纂乃五房之譜而季房之譜先成先生將合而訂之以敦親親之誼夫時代既遠

而先世之淵源無可稽考此不得已而闕疑者也若夫耳目所接明明爲一本之親而聽其日疏日遠馴至一睽而不可復合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宜乎先生之欲合爲一譜也余自南歸後頗有志於家乘寥寥數十家久而未就承先生之命竊慕其宗派之盛成書之速而又以歎夫先世族望之未必不同而文獻之無可徵信也於是乎書光緒二十五年五月既望具官同里王榮商序

第三洋王氏譜序

王氏居鎮海靈巖鄉之第三洋村自明以來世以耕漁爲業咸豐二年先大父贈中憲公始與族之長老謀爲宗譜延倪處士某主其事未久而成書實余始生之歲也同治十年復延處士修之時余已弱冠亦與於補綴之役又二十餘年余自京朝告歸顧瞻身世愴然有今昔之感則譜之修又不容已矣方中憲公之爲譜也嘗遣人至石門訪求世系石門者在崇邱鄉之西偏其地兩山對峙若門闕然故以名村相傳王氏先世寓居於此當是時耆老數人裹乾餱以往石門王氏慮分其祀

田設詞拒之遂不果合及余有修譜之議復遣人往訪之而石門之譜久佚僅錄其世系圖以來案圖始居石門祖諱達達生名揚名揚生四子季子字愛陽愛陽生二子其一子卽遷第三洋之祖葢在石門爲第四世陽與揚相近不避而石門始祖之所自出與吾始祖世祀公之諱均不可考余頗以爲疑而父老皆曰是累世之所傳先人一再求之而未得者不可失也乃以戊戌冬至日親詣石門行祭獻禮至大河口謁愛陽公墓道摩挲遺碣低徊顧念者久之既歸而疑信參半因循數年

譜迄未就會族之人有以行輩先後爲言者石門新譜遂遷就其說以爲名揚生五子其四子遷第三洋則與愛陽爲兄弟行蓋年湮代遠圖籍無徵所謂三世四世特出於後人之臆度而已余念流傳既久吾宗之出於石門當無疑義而世次不明升降任意使其言可信則所得不過數世之閒而於沿流泝源之義終闕而未備萬一援引失實父子兄弟之倫顚倒紊錯較之數典忘祖獲戾滋大故仍遵舊譜以世祀公爲一世祖而於石門之王雖引爲同族終不敢强合爲一譜以重蹈於誣

妄之咎焉甚矣繼述之難而文獻缺略之不足以傳信也夫充儒者胞與之量雖殊方異類猶不忍坐視其顚連無告而常惻然思有以救正之況於族姓之同邑里之邇淵源所述不盡無稽則引而近之亦固其所豈以譜之分合而遂有所歧視於其閒哉惟余也才智淺薄雖賴先人餘蔭忝竊祿位而力不逮心無宗祠以妥先靈無義田以贍貧乏本支之不能恤何有於疏遠此則言念宗盟而不能不爲之汗下者也光大而潤澤之是所望於族之後起者矣

石門王氏譜序

自余爲童子時卽聞石門王氏爲吾始祖之所自出以鎭海志考之石門在縣之崇邱鄉距吾第三洋村不過三四十里然鄉村貿樸往來不通譜牒亦不載其淵源所在僅得諸故老之流傳而已光緒戊戌余自京朝告歸重修宗譜始與石門定合族之議而石門尙未有譜族之賢者乃相與蒐蠹簡剔殘碑網羅掇拾以爲石門王氏譜王處士東萱任編輯之役而以余忝列宗盟請爲之序案譜始居石門祖諱達自達以上不可考達生

二子名揚名芳累世單傳至十世而絕今之聚居石門及散處於他鄉者皆名揚公之後也其閒生卒配葬與夫行諱房分率多缺失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大抵不悖於春秋之旨惟於遷第三洋之祖則屢變其說而於義終有所未安夫王氏居於鎭海者多矣高門大族衡宇相望吾宗皆不之攀附獨於不甚顯著之石門則引而近之以爲水原木本之所在此必始祖以來相傳之舊說雖載籍無徵而可信其淵源之不妄者也若必確指爲某公之子某公之孫則求詳而反失之誣矣

余爲及其說之不可信者俾還第三洋之祖別爲一派以附於傳疑之列又以族人相見不可無一定之稱謂乃爲考其世次蓋自始祖以迄於今石門傳十四世第三洋傳十二世而名揚公之長孫名御龍者順治十六年海寇登岸失散吾始祖葬於天啓辛酉在御龍被寇之前三十餘年其非名揚公之孫灼然可知故新編行第始定吾始祖爲第三世兩譜各自爲書以厚其別仍以行第聯屬之然後脈絡分明後世子孫曉然於同出一源之義邂逅問名而親睦之心油然而生矣夫事莫

難於創始石門之譜既有其始矣如作室然基構既立垣墉既具自茲以往塗塈丹雘廣續弗替後之言文獻者庶乎有所徵信而不至蹈數典忘祖之失也夫光緒三十一年秋七月

蘆江胡氏譜序

蘆江胡氏吾邑中望族也其始定居者曰用之府君在宋理宗之世六傳而族乃大今爲五大房曰五馬橋曰前墩曰完工橋曰前房曰車門裏每房皆有支譜而集其成於總譜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洋洋乎大觀矣光緒丙午六修告竟以余粗習記載之文屬爲審定而序之余惟古者欲辨百姓和萬邦必自親睦九族始故治族之法甚備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又有小史以奠繫世辨昭穆有族師以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是有宗卽有譜也自世祿之制不行宗子無收族之力而宗法廢於是本倚齒之義而立宗長有事則族之賢且能者分任之而宗長擁虛名以可否於上所恃以收族者惟譜而已故宗法廢而譜愈重魏晉以降朝廷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官私簿牒參互

鉤稽其時譜學最盛然大旨主於分別流品浮僞之徒往往攀附華胄以誇耀其門第先王以族得民之義蕩然無復存者譜學之盛實譜學之衰也迨歐蘇之譜出詳於近而略於遠傳其所可信而闕其所不知後之秉筆者有所取法希榮慕勢之風息斯惇本睦族之義明然則譜之作其可苟乎胡氏譜例定於周方人先生先生國初高士其學深於春秋故其爲譜謹嚴有法後之人遵而守之雖衍至千百世其足以信今傳後無疑也惟自用之府君而上其世系尚有難盡信者譜稱居鄞

始祖顓來自青州八世孫椝爲沿海制置使命其子居
廬江以宋史考之椝廬陵人忠簡公銓之孫與兄椝並
爲尚書而不言其爲他官與譜所載祖亘弟權及籍貫
官階皆不合豈同時有兩胡椝而記事者誤合爲一歟
是在前賢已有辨正之者所謂疑以傳疑於史例亦無
悖焉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天下言新
政者皆以地方自治爲急務夫自治之急孰有過於治
其族者而治族必自治譜始觀胡氏之譜有倫有要使
人親親長長之心油然而生倘亦可爲自治之先導也
歟

四川鄉試錄序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其明年爲皇太后七旬萬壽
詔以癸卯正科鄉試作爲恩科屆期禮臣以四川考官
請奉旨命臣榮商偕臣張世培往典試事伏念臣浙東
下士由光緒十二年進士授職編修十七年充順天鄉
試同考官二十年大考翰詹超擢侍講轉補今職備員
講幄未報涓埃茲復渥荷恩綸持衡巴蜀謹偕臣世培
馳征就道齋祓入闈維時監臨則四川總督臣錫良肅
清綱紀提調則布政使臣陳璚鹽茶道臣黃承暄監試
則按察使臣馮煦候補道臣賀綸夔內監試則龍安府
知府臣潘炳年恪恭將事爰進學臣吳郁生所錄士一
萬二千有奇扃闈三試之臣榮商臣世培率同考官知
縣袁凱胡世昌齊廷藩熊廷權邢驤朱遠綬理番廳同
知王郅知縣陳偉勛胡振緒趙源濬通判興元知縣常
炳燿通判金正煒知縣李子榮悉心校閱得士九十四
人貢太學者十二人擇其言尤雅者恭呈御覽臣例得
颺言簡端臣惟考言之典自唐虞至今相沿不廢良以

言爲心聲凡人品之邪正學識之深淺皆可於言辨之
而文字尤言之至精者其上者足以傳世行遠下者亦
各肖其平日之所有而莫能以自掩靜觀於一室之中
而千里百里之士皆若親聆其謦欬而有以窺其志意
之所存雖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論者疑空言爲
無用欲循名責實以收有用之才臣愚以爲士之有用
無用視乎學校之造就何如又必試之政事然後可以
見其眞至於進身之始惟考言較爲可信若但較其功
課之分數與師儒之文憑以分高下而定去取苟非其

人惰者可以爲勤優者可以爲劣甚或終年未至庠序而可以坐得高等之名譽其流弊殆有不勝防者就令一一核實數年而後卒業及格者必多官職不能徧給勢必拔尤而用之則考言之典又安可廢乎今之稱有用者莫如藝學然士通其理工製其器理包乎萬有而器囿於一偏今使舉公輸王爾之倫而授以公卿大夫之任鮮有不倉皇失措者然則舍考言而求取士之方固有窒礙難行者矣四川爲古梁州之域岷嶓江漢孕奇毓秀自文翁興學以來文章政績彪炳史策者代有

其人臣等所取雖不敢謂無濫無遺惟是竭誠搜采冀有明體達用之士出乎其閒以仰副聖天子大孝尊親壽考作人之至意是則臣等區區之心所願與多士共勉之者爾維時官斯土者則有成都將軍臣蘇嚕岱提督臣馬維騏兵備道臣沈秉堃成都府知府臣雷鍾德等例得備書

宣統元年玉堂譜書後

右宣統元年七月玉堂譜凡一百八十九員余來京時從友人借鈔以便省覽者也先是翰林院正俸裁足供

楮墨之費近年始有津貼銀每月三千兩分四級開支掌院爲第一級學士讀學講學爲第二級讀講撰文祕書郎爲第三級各支六百兩修撰編檢爲第四級其員數最多掌院常自減二百兩以附益之凡支一千四百兩又有公費銀二千五百兩掌院月支五十兩餘皆八兩南書房講官辦事撰文處視他員爲特優別有講習館以功課分高下歲支四十兩或二十四兩國史館增設編纂十員月支五十兩惟待鈌人員正俸津貼公費皆減半而計資論俸與實鈌同皆前此所未有也然自

科舉廢而試差停提學使之權大抵操諸學部於是翰林一官幾同雞肋而奏調他部及出外求差者紛紛矣觀於是譜亦足以驗世風之變遷也

學堂章程書後

張文襄所定學制其宗旨甚正而防弊甚周自戊戌庚子以來異說蠭起天下囂然以君父爲不必尊以周孔爲不足法裂眥攘臂殆有不可終日之勢而文襄不動聲色舉而納之範圍之中其功亦偉矣論者猶惜其不純用新法而治經之時刻獨多於他課以爲虛耗日力

此一孔之論也經者綱常名敎之所寄人道植於是世運維於是中外大同之樞紐存於是而可苟簡乎惟謂中學堂以上必勤習洋文以專門之學爲普及之敎則愚尙有所疑夫今日時勢不通洋文者於交涉游歷游學無不窒礙其說是矣然洋人於外交政策最爲注意不聞强彼國之士而盡習華文則本末輕重之閒固自有辨就科學而論西儒於倫理政治各科莫不辨析微芒窮原竟委爲其學者亦悠然有自得之趣然往往支離蔓衍用力多而成效少獨其藝學之新奇非華人所

能及然苟有精於繙譯之員舉一隅而導先路則後此之日新月異者智巧之士亦可推闡而得之苟不能觸類引伸自悟新法而終其身惟洋人之師則是濟濟學生不過養成無數之繙譯而已於自强之義庸有當乎夫洋人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以中國之人不習其語言文字隨所在而格格不相入也今以勤習洋文懸爲功令口耳習熟心與俱化洋人以利相餌勢不至盡爲漢奸不止我朝列祖列宗不責漢人以習淸書而文襄乃强多士以習洋文此愚所未喻也至於平權自由之說惟狂妄者信之知道之士雖不通洋文必不爲所搖惑故謂勤習洋文可以通中外則有之若欲消亂賊距邪說恐非聖經賢傳不能有此功效而文襄乃歸功於洋文其然豈其然乎

算山胡氏譜序

算山胡氏宗譜乾隆閒胡桂林明經修之迄今百數十年矣光緒丙午胡氏之宗長智學謁余以重修爲請余爲代延張茂才祖培主其事踰三年始脫稿而余適有北京之行迨辛亥春余奉諱歸里問其譜則刷印未及

半而智學與祖培皆作古人矣今宗長智佑偕其宗人信泰良洪等以印工迂緩竣事無期謀於余易工而速成之旣成請余序其簡端譜凡四卷自宋以前其世系多不足信以舊譜所有姑過而存之自始遷祖以下則紀述加詳焉其義派則附於末卷蓋胡氏一家之信史也嗟乎方余南歸之始時局尙無恙也曾幾何時而海內鼎沸玄黃翻覆天潢貴冑岌岌乎有夷爲皂隸之勢惟吾鄉以偏僻故不見兵革胡氏諸宗人得以從容宴集樂觀譜牒之成可不謂厚幸歟而余以衰老之年相

與始終其事撫今追昔蓋不勝滄海桑田之感云

鎮海南鄉程氏譜序

程氏出於重黎自顓頊以來世掌天地之官其後裔封於程因爲程氏周宣王時有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平徐方之亂是爲程氏見於載籍之始春秋時有程嬰爲義士有程本與孔子爲傾蓋之交秦有程邈作隸書漢有程不識爲名將山東程鄭爲富人南昌程曾爲經生三國時蜀有巴西程畿爲從事祭酒魏有中山程昱爲衛尉封安鄉侯吳有汝南程秉爲太子太傅北平程普爲

江夏太守盪寇將軍遭五胡之亂程氏中微然以武勇著名者不絕唐定氏族而程氏分爲七望宋初中山之程最顯有爲相國太師者及明道伊川兩先生出爲道學大宗而程氏益大著矣四明程氏唐初來自鄱陽有官率府參軍者與杜工部交歸四明工部有詩送之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以文學行誼重一時爲甬上望族而支裔分散莫能知其統宗所在慈谿程士龍宋理宗時爲禮部侍郎奉化程搢明時爲順昌知縣其同出於鄱陽與否皆未可知近有程利川居鎮海貝郭由戶部主事官至度支部候補參議於權算最精然其先世淵源亦不可考參議自稱爲端禮後人又云出於歙縣蓋亦臆度之詞無所據也鎮海南鄉程氏不知其來自何地遷於何時其始居靈巖鄉妙林顧之河西與橫河相近土人呼其地爲程家基河爲程家漕其後分爲二派一遷第三洋一遷泰邱鄉之小山而居妙林者轉微迄今破屋數椽已更兩姓僅香火一龕在頹垣敗礎之閒後人知爲程氏故址而已其先墓在黃板橋者八在金家河者四第三洋程氏主之在程家漕者五小山程氏

主之墓皆無碑記惟程家漕一墓有石欄已斷裂藤蔓交絡其上洗剔久之字跡隱隱可辨知爲程天秀墓然亦不能定其爲幾世祖而他墓勿論蓋其家世未有譜牒或有之而中更喪亂散亡磨滅子孫無所稽考以致然也第三洋程氏與余家爲比鄰先是有富旺者爲蒙師始有譜稿之作其子可貴繼之未成而卒小山有富興者與可貴同時爲支譜亦未成書又有富和者留意於譜事最久歲在壬子余養痾家居富和偕其宗長富霄從子聖貴從孫金香及小山宗人富春等協力採訪

請余任編纂之役余以卷帙無多勉從其請譜稿自祥字以上世系多牽合不足信近日搜尋故紙得康熙閒析產書始增入瑞字一代而程氏宅東有古冢相傳爲程公相墓是爲遷第三洋之祖小山之遷稍晚而天秀之外尙有積義瑞生諸名見於糧串析產書有宗長瑞奇皆居程家基之可考者余爲推論其世次蓋自始遷祖以下其派別有三小山自祥震以上居程家基者六世故始祖外有五墓第三洋自公相以上居程家基者四世其先墓應減於小山而程家基一派六傳至瑞奇

而止第三洋以相距較近兼主其祀故有十三墓就三派而分配之則先墓多寡之數與程氏基之歷世大略相準獨其倫序之先後不能懸揣而知故自四世以上皆虛存其次雖其名之可考者亦姑闕焉譜旣成爲略述其源流而增編行第以垂久遠自茲以往倘有殘碑斷簡足以證明先代之昭穆者固程氏世世子孫所馨香而禱祝者也若乃憑臆造作誣先祖以欺後人則非余之所敢知矣壬子仲冬月上浣

程氏宗譜跋

庚戌辛亥閒余在京纂德宗實錄未成而奉諱歸里尋遭桑海之變臥病萬山中飾巾待盡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也一日鄰人程聖貴過余自言族小而貧力不足以延譜師一二有志者思廣聯同姓以厚其力而東西奔走迄不得其要領是以譜久不就蓋數十年於茲矣語次若求助於余者余憐之慨然以編輯相許而疏宗則姑舍焉支派旣簡裒集較易惟是先世淵源若明若昧初擬斷始公相繼念祖宗宅兆近在妙林不宜聽其虛懸而無稱乃增列數世以比附之輾轉改削未

慊於懷而孱軀已不支矣會印工來遂舉以付之且爲任校讎之役追溯生平未嘗爲人作譜今老矣杯酒無歡而嘔心不悔此非程氏之初願余亦不自解其何意也憶在史館時同直程侍講棫林和余六旬自述詩末句云實錄告成花甲過好將剩墨著潛虛程氏宗譜其亦潛虛之類耶侍講貴州思南人博雅士也余題其濂溪搨像稱爲伊洛後人特揣測之詞惜未詢其族望之所自出云壬子仲冬月

軒放齋詩說題詞

南宋之初吾邑曹粹中先生著有放齋詩說三十卷嚴華谷王厚齋諸家多稱引之其後流傳漸微惟永樂大典中尚有其書全謝山庶常嘗鈔而序之而康熙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所採尤富由是海內佔畢家無不知有先生詩說者光緒己卯余在管江嘗輯其散見者爲一卷未久而棄去誠以先生全書尚在而余所輯之零章殘句爲不足貴也及余廁身詞館問所謂大典者皆茫然不知所在而全氏本亦未見刊行相傳謝山歿後書歸抱經樓盧氏余嘗偕虞寶輝孝廉登樓求之亦不

可得蓋先生詩說雖未盡湮沒而全書之不易見如此因念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先儒經說自大典中錄出者不可勝數獨先生書不與其列全氏序既不詳其卷數其注困學紀聞於所引先生詩說亦未證以原書于頃堂書目則稱詩說止十卷豈大典所存非復三十卷之舊抑諸書所採已得其精華而其餘皆可略歟要之先生全書未必無彰顯之一日特以余之衰老侵尋恐不能及身而親見之乃復取前日所棄者掇拾成編以備鄉邦之文獻焉凡採諸彙纂者十之八採諸他書者十之二遺漏之譏知所不免尚望博雅君子教而正之

甲寅季秋望日

東錢湖志序

四明水利江海而外莫大於東錢湖昔人論之詳矣顧自唐以來未有專書湖亦日就淤淺此豈盡由於財力之不贍哉凡人之情不親履其地則無由激發其好義之心杭之西湖以名勝聞天下其屢淤屢濬若一池沼之易固由於山明水秀所致亦以密邇會城日爲士大夫之所聞見故費易集而功易成也東錢湖之風景殆

不減於西湖然距城稍遠萬山圍繞遊跡之所罕至故雖有人焉倡議疏濬而應者寥寥湖工之不能興何有於湖志其相因而及固自然之勢歟光緒季年鄞邑忻君錦崖銳意濬湖久而未就易世之後吾邑陳君協中助以巨資別出白金若干爲纂志之用於是忻君募集工役先濟梅湖即於湖工局中附設志局延陸珠浦澍戴霽青彥咸分任編輯而以余常往來湖上於湖事粗有建白俾總其成余固辭不獲爲發凡起例以先之及梅湖之工甫竣而陳君謝世余亦病甚不能與陸戴二

君時相商榷深懼湖志廢於中途無以副陳君之意會忻君督促再三復延董華夫淵就已編者詳加詮次分爲四卷付諸手民其有缺失俟後人訂正焉嗚呼滄海之大且變爲桑田何有於區區之一湖而是湖賴忻君之苦心佐以陳君之毅力梅湖一帶向之茭葑彌望者今已一碧如洗大湖間有淤墊尚不至如梅湖之甚而自梅湖濬後湖水盡趨下流雖欲不濬全湖而不可得如爲山然未成者圄不第一簣而忻君方進而不止陳君未竟之志有不藉以告慰者乎抑忻君之於陳君所

謂曠世一遇者而濬湖之舉必賡續不已乃能衍其利於無窮湖固遶於城而是編薈萃衆說俾覽者如親履其地而激發其好義之心吾知陳君雖往當有如陳君者接踵而起東錢之水將與杭之西湖永在人間不至爲廣德之續然則湖志之成倘亦他日湖工之先導也歟乙卯季夏前翰林院侍讀鎮海王榮商序

濬園詩集序

吾友虞濬初孝廉所著之詩文曰濬園集宣統辛亥哲嗣銘新刻其文集於京師踰四年又刻其詩集既成而濬初之從兄午研請余宜爲之序張君子驤承午研之意請之再三若必得余序而後已者余惟序詩者之才力必與作詩者之才力相稱然後詩中之曲折皆了然於心而其爲序也乃親切而有味如遊山然凡巖壑之幽深木石之奇秀必身履其境然後見之確而言之詳若徒眺望於數十百里之外則所見者不過烟嵐杳靄之大致而已而欲標舉名勝以爲遊覽者之先導其所言庸有當乎余與濬初爲壬午鄉舉同年而濬初之年少於余者且十歲然其天才亮特作爲詩歌秀色四映

余固已驚異之既而濬初試南宮報罷裹足不復至京師家在蘆江有山水之勝日居其所謂濬園者事親課子俯仰自得世俗之榮利一無所動於心閒與其友梅伯儼胡廉水陳覺生虞寒莊子驤諸人選勝分題行歌互荅其胸襟日以曠故其詩格亦日以高惜其不幸早世年止於三十二然其所造之深邃蓋有老師宿儒窮追力索而不得一窺其藩籬者矣濬初諸友皆能詩而子驤爲濬初僚壻致力於詩者尤專且久其評濬初詩謂其神清而氣腴秀骨天成時露崛强之態可謂深知

澹初者故余謂序澹初詩莫如子讓爲宜若余則自丙戌而後終歲馳騖於聲利之場與澹初蹤跡疏闊每聞澹初家居抗志希古翛然塵俗之外心竊慕之其歿也嘗私作小傳致惋惜之意及銘新刻澹園文集乃取之以冠簡端澹初之文如危厓幽谷愈轉愈深余文則如培塿小邱一覽輒盡蓋才力之所限有不能强同者又況詩中深奧之境余益茫乎未窺而欲序澹初之詩是何異褊城市之人而使之言山林之勝雖蹊徑猶不能盡識而況於深焉者乎無已則姑述其烟嵐杳靄之大

致以塞子讓之請而慰午研之意至於巖壑之幽深木石之奇秀覽者當自得之余固不能言亦無待余之言也乙卯季夏同邑王榮商撰

少有軒書目序

吾鄉傅家銓可堂築室於徐家浦之上取昔人苟完之義以少有名其軒前後聚書三萬餘卷自爲四言韻語凡六十四字每篋標一字旣編之爲少有軒書目矣踰數年其仲子國謇謂卿重加整理以板本之優劣分爲正續二編都凡一千三百九十二種編成而請余序之余家與傅氏衡宇相望少有軒之書大抵余之所常見者較之郡中范盧諸家殆不逮遠甚然自吾鄉視之已如景星慶雲之不易覯矣夫學者之於書宜若飢渴之於飲食而科舉文字相傳有速化之術故束書不觀者比比皆是至於今而旁行斜上之文流布日廣習是文者其化爲尤速故學者益棄書而從之蓋雖通都大邑之間藏書家且日見其少而況於吾鄉乎可堂當科舉之時已能發憤聚書旁搜博采而裒之於詩文迨滄桑之變謂卿自京師避地南歸同學者相率以趨時爲業

可堂獨教以杜門讀書而謂卿亦能仰承親志沈浸穿穴於三萬卷之中以登其堂而嚌其胾每與余相見其答問也無不盡之辭其辨疑也無自矜之色其年富其學懋而其心又沖虛廣大若是古有讀數萬卷之書堅僻自用以禍人家國者又不足爲謂卿慮矣余故樂爲之序丁巳夏五月

容膝軒文集卷四

容膝軒文集卷五

傳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李雪篁傳

李湄字雪篁鎮海附貢生爲人英明善斷里有爭者不愬於官而取決於公之一言鄉人爲之語曰李湄不到事終不了其見信服如此英夷入寇公有籌餉勞議敘鹽運使司經歷粤賊之亂以僞官迫公公不受賊掩捕欲殺之公踰垣走乃免時巡道張景渠在定海銳意恢

復顧無所得餉公與先大父協力供之并結降賊爲內應至期遂舉事於璎珞河三鄉同時響應皆受約束於公公簡丁壯使沃庭訓胡大全分統之助克府縣各城其秋賊復至公練防兵於育王嶺延洋人教習槍法軍容甚壯邑令倚以爲重事聞加提舉銜賞戴藍翎卒年七十八公精醫理嘗所活人甚眾孫東燁今爲名諸生以醫世其家

論曰余年十六謁公公老矣猶肅衣冠迎入抗賓主禮語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其取重鄉里宜矣其歿也會葬者千餘人大抵受公惠者也嗚呼公不出里門而成就卓卓如此使假以事權其勳業可量也哉

張周二布衣傳

昔萬季野定明史列傳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其言以爲吳會士大夫多誌狀家傳可據而他省遠方紀載寥落往往知其名而不得其事跡故詳略不同如此余讀鎮海縣志見他鄉人士多列傳其行誼不盡遠遜於人而怪吾鄉之得與其閒者何少也嗟夫萬氏之言豈不信哉故嘗搜訪鄉先輩遺文冀有萬一之遇十餘年來僅從姚小復處得胡明經桂林秦雨軒詩鈔一帙足補

縣志之缺而其行誼亦不可考矣近得善書者二人一曰張友德字立之號義齋一曰周斗建字秋槎皆靈巖鄉布衣義齋草書夭矯神似懷素秋槎初學魯公晚造自然又善作率更體其遺墨流傳鄉人猶寶貴之而鄉之外鮮有知者豈非紀載闕略之故歟義齋後人式微而秋槎子琅森乃大皆爲縣學生家亦貧而兄弟皆有風骨乃大字玉生年十四猶鬻餅於市著有小螺山房詩草有句云窮約半生能立腳功名二字末灰心其梗概可想琅森亦能書然不逮其父矣

論曰新志於人物之外別立孝義傳余謂孝義宜并入人物但於尋常義舉置而不錄焉可矣惟藝術則當別爲一傳而擇書畫星相醫卜之尤精者以充其選庶幾體例之盡善者歟後之作者或有取於余言

王小農傳

王銘恩字小農鎭海人世居靈峰山下其女余妻之嫂也余少時先生老矣猶逐隊應童子試竟無所遇以卒爲人和厚有風趣然大節不苟粵匪之亂先生以薙髮爲賊所執時賊目陸惠綏踞穿長場署叱之跪不跪强

之則張目罵曰王某大清士子豈跪賊者乎賊怒欲殺之會有救之者乃免頃之義兵起陸匿署後大樹上履躧鄉民搜得之縛東嶽行宮前將就戮矣先生裹白巾趨至謂陸曰死賊尙識我否我卽王某是也從容出袖中小刀刺其腹一下大笑稱快而去

論曰自洪楊倡亂所過殘滅各省男女以殉難聞者多至不可勝數有司設局采訪歷數十年而猶未盡豈非我朝德澤入人之深與不然何忠義之風若斯盛也然其閒求生不得而僥倖以成名者亦多有焉先生罵賊不死而賊卒死於其手此自會其命之不當死耳乃其氣概則過人遠矣余故敘而論之世有不幸而遇賊者其生死當一委之於命無徒屈膝賊前求免於不可必逃之死而終以身殉之也嗚呼若先生者可以興矣

胡子鑲傳

胡龍壽字子鑲世居鎭海之蘆江祖濱字石泉書畫詩皆有名於時父宋選縣學生子鑲眉目疏秀善屬文尤工楷法年十六入府學第一名大噪尋試高等食餼尤優貢副取第五子鑲爲文初以才思贍逸爲宗後一變

而爲高古簡淡之作鄞陸廉塍先生見而歎曰此詞館中有數人物也余初見子鑲於校士館風姿玉映氣靜而神和恂恂然美少年也後與同學於壜頭顧氏書樓器宇深邃終日不見喜慍之色粹然有道君子也而子鑲不幸咯血以死年止於二十六悲夫子鑲歿後其字蹟流傳於世至今猶有寶貴之者

蘇經士傳

嗚呼生才實難而成之尤難自古懷才而早逝者如王輔嗣李元賓諸人猶能以著述自傳於後其餘學業未

成而爲師友所惋惜者何可勝數千載而下令人思之有餘恨也而況於並世者耶以余所見吾邑庠序中如胡君子籛蘇君經士其人皆有過人之才使天假之年不獨有聞於世其必傳於後無疑也而皆年未三十以死悲夫余嘗與胡君同居有詩酒唱酬之樂而蘇君者余僅見之於逆旅中其光彩照人望而知爲非常之器而竟未及訂交以死故余尤悲之君名兆霖字經士鎮海莊市人也父丙森壬午舉人君富家子而有逸才甫成童下筆驚其長老友人張祖培嘗錄君數詩示余高

雅俊逸信乎其才有過人者而張君又言君於朋輩中少許可顧獨心折於余而以不得同學爲恨一夕夢余攜書十六篋至其家君大喜過望具道思念之苦方爲余治臥室而余爲師所訶負氣欲歸君固留不可得大哭失聲而寤余聞之益感歎欲從之遊而君遽卒矣此余所以尤悲也君所爲鸛鴟行最善今已失去聞其家尚有遺詩數卷庶幾能自傳於後者余求之而未見云

繆養庵小傳

繆養庵名繩功字秉揚議敘從九品父繩祖能書蘭母王孺人手迹工速女紅中有鍼神之譽余之第三姑也養庵生而韶秀以早孤習計然書其在閭閻中被服修潔見者多以雅流目之養庵亦顧影自喜與其儕輩數人學爲詩自號菊嶼又號幼吾晚乃號養庵云養庵既爲詩獨喜與文士交尤暱於余余年十二先大父攜之赴縣試時校士館爲賊所燬假地總持禪寺養庵方爲人主會計每入場養庵必自城外走數里相送扃門然後去比出必立門外相候或夜深遇風雨他相候者先去養庵獨留也累試皆然其見愛如此養庵以好詩故

不合於時久而益困晚歲喪偶寄居親串家而吟詠不輟癸未余留京試教習養庵病中時時念余比余歸而養庵已歿年四十有幾無子有一女尚幼林君鶴年爲經紀其喪余使人取其詩稿以來凡數百首惜其用心之勤而不知悔有類於歐陽公之所歎者因爲之傳嗚呼士而不爲商賈之行其不窮於世者幾何養庵反其道而行之宜其貧困流離以至於死也悲夫

顧一仙傳

顧霈霖字一仙鎮海縣學生年十七從塾師徐定楨處

聞姚江致良知之說因有志於聖賢之道其學以思誠爲入手一言一動胡於稱心而出而不參以一毫之欺飾又慮空空一心之無以應變也則博取萬事萬物之理沈思默索以求其會通如是者十餘年若時時有鬼神來告者一夕忽覺虛明本體軒豁呈露上下四方觸處洞然則大喜曰道在是矣於是啼笑歌舞一時俱作見者驚以爲狂一仙自以爲由誠生明若身登陸王之堂與之周旋辨論相視而莫逆也一仙嘗遊先君之門歲丁卯與余同學於顧先生宣椃余方專治舉業一仙

文思特鑱刻然竄於詞藻故不多作不知其有志於道也及己卯余在管江杜氏讀傳習錄頗有所悟尋爲人事所阻復棄去而聞一仙家居潛心體道因數過之一仙諄諄以務本相勖曰子不患不博患不精耳其論文以歸玄恭萬古愁曲爲最厚曰吾懸是爲衡則他文一覽無餘矣余謂一仙之學已造於精微而未致其廣大一仙則自謂所少者特敦厚崇禮之功其勇於自信如此然一仙竟得狂疾以卒豈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耶一仙有子錫蘭以癸巳舉於鄉好學能文庶幾克成其先志者因爲傳以貽之

顧湖舫先生傳

顧湖舫先生家桐余嘗序其遺文以行世者也先生早失母事後母如母及父卒事諸兄如父而嚴憚其仲兄尤甚仲兄名家校字篠舫少力學能書喜爲詩以足疾中廢家故貧嘗賃余鄉宅爲小肆而訓蒙其中余兄弟皆出其門先生幼時亦受業焉及先生壯大遊學名滿庠序階後進奉爲師表而仲兄視之如兒時仲兄勤力刻苦過於恆人常恐先生不能效其所爲而好餌藥多

浮費每先生自外至則訓誥百端聲色俱厲先生事之益恭自始入以至於出仲兄申申不絕先生目未嘗斜視耳未嘗傾聽足未嘗移尺寸口未嘗辨是非既退未嘗有怨言凡數十年雖相遇於人家逆旅無不然者然其仲兄待他子弟亦不然或反加以禮貌獨於先生則然以先生能順受也其後家小康臨歿則先生願少取之曰此皆諸兄之力吾何有焉嗚呼可謂悌弟也已先生厚重簡默望之可畏與之居久而愈可敬愛爲文清超拔俗院課歲科試輒高等秋闈五薦不售以廩貢生

終年四十五初娶張氏繼葉氏鄔氏有一子先生歿時未彌月也余念前序未足以盡先生故復撥其行誼而爲之傳

舅氏邱鞠臣先生事略

先生諱煥章字鞠臣鎭海算山邱氏外祖諱統昌議敘從九品喜飲酒與客拇戰常連日夜不休醉則雜述生平涉歷之事信口成歌若世之彈詞者以爲笑樂或叫呼跳躍習拳法以爲豪至老而興不衰然未嘗以酒廢農事算山田磽埆無積水外祖所治田歲入常爲諸家

最冬則入山伐木以爲薪夏則捕魚蝦螺蛤以爲食室無閒人地無棄物以故資用饒給號爲山中巨家外祖母胡氏早卒繼俞氏吾母伯舅鴻及先生皆胡出也先生少從先大夫受業數稱其勤學性强記爲文操筆立就若不假思索者同治甲子補府學生尋以高等食餼癸酉舉於鄉先是吾鄉二都二圖無登賢書者自先生始連丁內外艱服闋屢上春官不第光緒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七初娶顧氏生男女各一男人杰縣學生女適焦某繼娶王氏生男幾人女幾人先生故樸訥不諧於俗中年以後稍刓方爲圓朋輩徵逐之地率酣嬉淋漓無所顧惜然不能瑣屑治生計自外祖歿後家業日落晚歲益窮空妻子衣食不給而先生處之怡然人以訟事就愬先生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强聒之則隱几睡去愬者逡巡自退嘗覓食於定海之衢山與巡檢齟齬大爲所窘居川沙鎭久之亦無所得而返而邇年來文體稍變先生所爲頗自謂不宜於時坐是所如輒困蓋十餘年閒而外家盛時之氣象不可復覩令人慨歎不自禁然先生所硜硜自持者其賢於世

俗之人遠矣余從先生遊最久幼時讀書外家常抵足共寢其後文字多先生所點定受室之初先生貽詩規勉所以貺余者甚厚而余落寞一官未有絲毫之報壬辰春先生來京會試余擬請假避之先生止之曰甥無然甥居此不易吾能曾與否未可知也卽甥入闈甚善吾倘健行當復來耳是時先生顏色已憔悴然酣飲劇談興復不淺笑聲往往震屋壁竊謂先生之年倘未有涯涘及試罷南歸不數月而凶問至矣嗚呼天何奪我先生之速也方先生適在東嶽行宮

會議改建書院事雨中聞訃蠟屐走十許里至余家撫靈牀慟哭不已余深感動以爲師弟之情其深摯者不當如是耶今余於先生之歿既不能臨其喪復不能恤其家區區之文何足爲先生重然舍是則更無以致吾情矣乃流涕而記之時乙未五月二十六日寘先大夫之忌日蓋亦有觸於先生之往事而不能自已也

江秀蓀傳

江仁葆字秀蓀其先嶽州人宋宣和間有宣教郎諱少虞者爲縣令於定海因留居西山下定海今鎭海遂世

爲鎭海人君幼穎敏年二十餘由府學生中式咸豐己未科鄉試考取覺羅官學教習大挑一等歷知福建南靖詔安二縣事加同知銜居官以廉愼稱既罷歸家無餘財以授徒終焉君事親至孝父緒賢老而有風趣日與諸少年飮博爲樂君侍立承迎躬執僕隸之役諸少年皆踧踖不安其後不敢復至君必多方邀致以博親歡其他先意承旨類如此性端謹盛夏未嘗裸體在塾中終日正襟危坐雖弟子至其前必肅然起立若禮賓客然君故短視弟子以爲偶誤也其後常然下至傭夫販豎君皆禮貌之巳甚與之語姁姁然如恐傷之人皆畏其恭而服其誠由是頑者感肆者戢嗚呼可謂有道君子矣君楷法娟秀詩文精深靜穆如其爲人配樂宜人景甯教諭涵之女孫安吉教諭人炳之女弟也弟某子某某皆以謹厚聞於里中

論曰君儀觀偉然而恂恂恭謹如此士大夫之居鄉黨固宜爾耶余知君不詳故所紀止於此然視古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已無愧色矣嗚呼賢哉

虞敦甫傳

虞本初字敦甫鎭海札馬村人也性謹厚以聖賢自期許嘗手錄勸孝戒淫之說梓以行世衆迂之敦甫不與辨但仰天微笑意以爲不足辨也其學以切實爲主少時觀星象恒徹夜不寐尤精於輿地之學凡古今沿革道里遠近山川阸塞所在皆鑿鑿能言之而未嘗以此自矜曰吾所不知者多矣是區區者豈足道哉敦甫內行修飭造次必於禮法與人交不立崖岸人尤以此多之家貧甚歲賴館穀爲養而常怡然有自得之色其父人望老而無所遇自敦甫爲諸生未嘗一日不樂蓋壽

其子之賢而忘其身之貧且困也則敦甫所以事親者可知矣其後敦甫連丁內外艱既免喪猶不忍釋服御酒肉其意以二親之喪不當以三年盡之故倍其數以致哀然敦甫終不自言問之亦不答嗚呼世衰俗薄後生小子以風流放誕自命見禮法之士動以僞學相詆諆若敦甫者可謂避其名而務其實矣敦甫卒年四十三余交敦甫久故述所素知者著於篇

論曰虞氏多質行君子敦甫其一也余之交不足以盡敦甫抑敦甫之外不及表章者何限然使後死之士各就見聞所及據事直書不以阿好而飾其美不以私嫌而匿其長則善人君子之湮没於世者必少矣此余之志也

虞濟初傳

虞景璜字濟初鎮海蘆江人年二十一舉光緒壬午鄉試一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余嘗叩其故濟初曰吾家貧而今之祿又薄幸而通籍不能無求於人是求榮而反辱也由是閉門教授事其祖母母以孝聞及親歿竟不復出濟初有雋才其詩文書法皆高出倫輩而性狷介視世之人若不可一朝居者其教人一依古法而不爲世俗遷化之學嘗選宋以來忠臣孝子制藝爲乾坤正氣集又采輯先世嘉言懿行爲虞氏先德錄後益究心三禮凡世俗所謂禮者苟揆諸古而不合濟初輒著論非之雖以此取譏笑不悔初聘胡氏未娶而卒彌留時呼濟初與訣要以合葬濟初流涕而許之既而悔之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尚歸葬於女氏之黨況未娶乎遂不肯迎其柩女家請別葬亦不許或以前約譏之濟初曰此少年過舉耳吾乃今而改之也其毅然自信多此類濟初於世事多不屑爲既爲之則期於必成不以挫辱中止故論者謂其力能任天下之重而惜其不幸早卒年三十二濟初卒後其弟子守其教皆恂恂修謹無敢越禮者

論曰濟初超然榮利之外以綱常名教自任其言行可傳載者必多余別濟初久故所知止此雖然此豈易及者哉

顧家興傳

君姓顧氏諱家興先大母之族子也粵匪之亂先大父有功鄉里其時輸餉以迎官兵者曰林中岳中高傅鼎基鼎宏統義旅以殺賊者曰林萬餘而先後奔走承先

大父之意以聯絡各村者君之力爲多君性寬和善辨論自先大父棄養里中爭訟者多就決於君君委曲調劑常得其平諸富人皆倚重之其治田尤力君所治皆瀕海新漲之田蓄洩稍失時海水輒浸灌爲患每土膏始動君戴星出入巡視隄防督率諸傭耕作人以事延之君常謝不往至於收穫時亦然故所入較豐於他田余嘗慨歎以爲菽粟之於人重矣自逐末者衆田多荒而不治不獨西北然也雖東南之田蓋亦罕有能盡其力者甚至舍五穀以殖害人之物而生民之禍亟矣如

君者其猶有古力田之遺風歟君與先府君同歲相親善自余遭兩世之喪每就君問先人舊事君歷歷能言之歲壬午余與傅賚弼林長清同舉於鄉君以爲各家祖德之報時時追述之以語人焉然君竟無子以卒享年七十女一適國學生張武烈初君養族子爲子既娶而卒又養族孫爲後今又卒甚矣天道之難知也余素敬君者爲之傳以存其概云

方母莊太君家傳

夫人鎭海莊氏贈奉政大夫諱仁和之女候選州同累封資政大夫方公諱喬之繼室也公前室胡氏繼林氏遺四女夫人年二十四歸公生一男駿華而側室沈生男女各二長男曰桂季曰駿華未幾沈亦卒諸子皆幼夫人愛之如己出無前後嫡庶之介於其心而其待之也較厚於己出之子蓋憫其母之早亡而恐其意有不能自達也而諸子亦依夫人如己母無有歧視者其女或未嫁而殤或已嫁而中逝其壻娶他氏女爲婦亦以母禮事夫人夫人待之尤厚於諸女或不幸而嫠則又加厚焉下至傭婦之嫠者矜恤之亦異於他傭其慈仁

蓋出於天性也公善營運而夫人相之以勤儉家業日起其事姑以順撫下以寬貧者贍以恩而强者折以理凡皆人所難能者而鄉里尤稱其均一之德以爲不可及蓋人倫之閒難言矣自舜之聖閔子之賢猶不見諒於母而夫人能推廣之以及於異姓茲非尤難歟夫人卒年五十二先是桂由道銜加三級封諸母皆爲夫人其後三子相繼舉於鄉諸孫彬彬向學方氏益大而夫人已不及見矣於是駿華以姻好之故涕泣求余爲傳駿華孝友誠篤人也其言可信因詮次之以彰母儀焉

方正甫傳

方義路字正甫世居鎮海之柏樹村羣從兄弟皆以貲雄與小港李氏齊名縣中有大捐輸兩姓常占其十七八而正甫尤慷慨喜施與見人急難周之如恐不及不待其求亦不以告人也少時所從塾師歿其子貧欲廢讀君歲餽以金使卒業歷數十年無閒每歲暮偏省姻舊察其緩急而左右之嘗至所親家見一嫠婦蹇而貧君惻然月給錢若干後歲餘婦意不自安辭不取君曰是區區者於汝有益於我無損何不安之有卒給之君

之振恤人多此類也爲人謀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力尤厚遇士大夫異時鎮海秋試者皆僦屋以居君始築館於仁和之平安坊以庇多士規制閎壯士林翕然稱之南方風俗寒畯登甲乙科率望門投謁諸富人畏之或避匿不與通君獨傾心交接多方爲之經畫人人各饜其意下至輿夫僕從飲食寢處必親自檢視家人勸以節勞君曰彼雖賤亦客也客可慢乎其禮意周密如此自海疆多故一介之士入粟於大司農取縣令長如寄然利害相半富人多不樂爲貧者又無力以爲其謀於君君必竭力贊成之朝士改官者亦然由是吾鄉選人接踵大抵得君之助者爲多性剛直有不可其意必面折之亦不宿留於心其事母孝處羣從和諸子服飾不中度輒取而毀之延師督課十餘年禮敬不衰及師舉甲午鄉試第一君大喜自負有知人之鑒所設塵舍甚廣然君非屑屑校錙銖特以位置窶人爲糊口計傭保或物故必厚爲褒殮且寄金卹其家每召工有所營作必戒以樸陋無華飾既估價矣及物成而工巧有加君詫曰吾原估物不如是價得毋廉耶工具以實告即

優給之無吝色以是人皆誦其寬厚其他善行如義莊義園育嬰堂之類不可殫書大約人所能爲者君皆有之君之所爲人或自以爲弗如也先是殭上主計某耗君四十萬金君幾不振踰數年稍復其舊而好義益甚孜孜不倦以終其身嗚呼盈虛消息之理甚微而不易知君其知之矣君由國學生議敘福建試用同知加道銜晉三品銜賞戴花翎年二十餘自營生壙於慈谿杜郭山人服其達光緒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六子八人曰某某

徐小蓮傳

徐小蓮者鎮海東稧頭徐源富女也年十四日者推其命當刑夫遂立志不嫁茹素諷經事其親甚孝光緒十八年源富販鹽於川沙時有鹽梟拒捕緝局員劉某耳而逸吏卒逐捕不能得見源富船蓄鹽疑而詰之源富答詞戇捕卒怒遂逮繫源富等六人於獄其一人得脫歸小蓮聞之涕泣白其繼母而其弟亦荏弱皆皇遽莫知所出小蓮毅然以救父自任遂孑身赴川沙日投牒鳴冤情詞哀惻廳官亦憐之曰吾已審知汝父無罪但

局員持之急事已達上官吾不能自主盍至觀察處愬之小蓮乃詣上海陳書當道求爲昭雪文移往返者月餘會源富病小蓮復至川沙請釋其父就醫而以身代源富始出獄踰數月事白諸被繫者皆釋歸而小蓮以此名聞鄉里聞時年二十有二後遂出家住持定香庵與之語落落有丈夫氣洵奇女子也

胡貞烈婦傳

胡貞烈婦者鎮海陳華浦周氏女也父錫勳附貢生議敘員外郎母張氏先卒女年十二字同里胡孝廉儒亮之子禮和光緒三十一年女年二十嫁有期矣時禮和習賈於杭夏六月以瘵疾歸錫勳素知醫往視之憂形於色女乘閒問病狀甚悉父恐傷其意祕弗使盡知俄而禮和卒卒之明日或以告錫勳錫勳搖手戒勿言女已微聞之退而詢諸嫂耗良確即入室偃臥嫂欲慰之而窮於詞試呼曰園菜欲萎阿姑能助我一漑乎女即起其嫂操作陽陽如平時嫂以爲無他意始安至晚不食而寢女自閉夫病不食者數矣故亦相與聽之比夜分嫂覺聲息有異趨視之女已仰藥死實七月十四日距禮和之卒才

一日耳先是女見里中不貞婦輒白眼待之衆哂其迂弗顧也至是竟以殉夫死發其篋皆殮時衣物乃知其志素定矣明日胡氏以櫬來又明日與其喪而祔焉

論曰周氏女非婦也夫死而殉之有婦道焉故婦之曰貞則疑於未殉曰烈則疑於已嫁以貞烈名之而其義備矣婦無殉夫之禮不苛人以所難也未嫁而殉且從容焉抑又難矣邪說誣民廉恥掃地三綱之不墜女有力焉闡幽表微史氏職也作胡貞烈婦傳

樂節婦傳

節婦姓顧氏余內弟樂俊寅之妻也父宣保以力田自給母早卒故節婦年十一即歸於樂眉目清婉望而知爲明慧人也及外姑卒節婦常止余家撫諸甥女皆依依有情吾妻絶愛憐之將婚然後去光緒十九年夏五月俊寅溺水死節婦年甫二十四家貧無子女時吾妻臥病京邸聞之亟語余以書招之來吾妻亦尋卒諸女漠然無所向節婦以十月初旬抵京諸女見之如見其母節婦亦隱然以母道自任凡居京邸一年而有還東之誓節婦攜諸女南返依吾母以居又十餘年諸女先

後出嫁而節婦亦病矣節婦自夫亡後長齋奉佛與人語色婉而氣和遇拂意事輒委曲譬解聽者常爲之霽顔然性素剛不能容人之過偶以細故與余有違言遂悒悒成疾獨與諸甥女親善始終無閒昔人所謂可託孤寄命者節婦足以當之爲德不卒余愧節婦節婦不余愧也節婦精於女紅病中治其身後事甚備其繼子秀林將娶婦請節婦歸節婦不可曰吾終當自食其力不以累兄公乃出金佐其婚費而仍留余家操作病甚乃歸樂氏甫二日而卒實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年三十有七

夏封君家傳

君諱慶增原名德明字子眞號芷津鄞縣夏氏父祖芳贈中憲大夫妣王恭人君少孤苦依季父思紹以居篤志問學道光戊申補縣學生性穎悟經史而外旁涉方技諸書季父善寫生君私效其所爲遂工繪事爲先人覓葬地因精堪輿家言然君雅不欲以藝名人亦無知君者初娶孫恭人無出繼娶陳恭人年四十餘連舉丈夫子二伯曰啓瑜仲曰啓瑞甫童丱皆嶄然見頭角君

喜甚逢人稱說不容口人謂君有譽兒癖君不顧也已而啓瑜成甲午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尋視學甘肅啓瑞成癸卯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封君如其官人以是重君君雖愛子然未嘗以姑息爲教既通籍猶諄諄以大義相勖勉啓瑜在甘肅月修書問安否君戒之曰汝朝夕銜文猶懼不給而暇念家乎庚子試事竣同僚以君春秋高將製詩文爲壽君唶曰國家多難豈臣子稱慶時耶急發書止之及啓瑞改官江蘇知縣爲迎養計君諭之曰知縣親民官最易造福亦易造孽汝能爲好官乃

所以承親歡也其他隨事諳識多此類則君平日義方之教可知矣君篤於天性早失怙侍哭泣如成人祖母陳患風疾家貧無婢媼君晝入塾夜篝燈讀書牀側時時抑搔以爲常粵賊之亂季父殉節萬安橋下君入城求其屍殯斂之從弟德行爲賊所執君入賊中物色之屢瀕於死卒翼之以歸若有陰相之者少時嘗辭婚富室日闕無儲不計也其後富室爭欲得君之子以爲壻君亦不復固辭曰兒曹自有命吾何與焉然君竟賴其力以免於窘乏晚年與朋輩手談竟日夕不厭或盛怒投其具於地君俯而拾之神色無忤其風趣如此卒年

八十一

傅君崇德家傳

余少時所見與先大父遊處者其人雖在田野閒然皆有敦龐樸茂之容寬博深固之氣與其生平之樹立相稱而怪近世之類此者何少也豈非文勝質漓而風俗之漸趨於薄歟夫數十年之近不足以言升降而咸豐同治閒實世運剝復乘除之會故豪傑之士皆能乘時以自效其尺寸大則廓清宇宙小則捍衞桑梓其次手創門楣傳之後世雖分量廣狹不同然其人類有深心毅力足以轉禍而爲福易危而爲安有非凡材殘智之所能及者是以其人雖往而其精神氣象猶令人懷思而不能去以余所知傅君崇德其一也君名鼎基一名崇德少貧以漁採爲生及長刺舟江海閒貿遷逐利會粵賊之亂南北騷動君有膽略所向輒獲奇羨遂雄於貲初吾鄉雖瀕海未有以估船起家者君與林君中岳同時崛起其後輾轉放效帆檣之盛甲於四明而兩家食其利最久至今猶並稱林傅云君貲既日進里中有

徵發輒以身先之無所諈諉粵賊據縣城月責鄉民供米踰期則焚殺之禍立至時米價騰貴當事者恒倚辦於君君指囷相與無難色鄉里賴以安堵及勦賊之議起君首輸千金餉官兵於定海賊遂平時君所蓄舟僅容數百石田宅不踰中人之產乃其急公好義已如此爲人深目高顴鬚眉古樸望而知爲厚德長者與弟鼎宏相友愛白首無閒遇族黨姻舊咸有恩紀舅氏林某素無藉君事之甚謹每歲暮必治具款之食已問所需幾何米鹽蘇雜一一昇致其家嘗曉行見舅氏脫帽立門

外時寒甚君急輟已帽奉之人或謂林某汝甥孝有餘錢盍一魚肉之瑣瑣者不足貪也林某憮然曰甥賢而有禮吾忍以非禮相加乎鄰有方某者君嘗與錢通頗得其力及方卒家中落其子愿慤無他長君延致肆中優給廩食不苛以事從容坐鎭而已粵賊亂時君有木肆在江干雇人守之賊取其木去或謂君此守者自盜耳君怒責守者後察知其誣乃厚慰藉之買物常使居間終身信任焉其他委曲成全不可悉紀性方正無聲色之好晚年出入孔墅嶺猶徒步陟降以爲常雖年少

者不逮也同治某年卒年七十卒之先君就盧江錢某卜曰是月有災時君尙矍鑠已而果然君由國學生議敘同知銜以孫階贈朝議大夫配賀恭人勤勞澹泊克媲厥德子二人昌禮昌珩孫六人曾孫若干人君卒後傅氏益大然子孫皆能守其家法無豁刻放恣以叢世詬者故余嘗論吾鄉忠厚之家以傅氏爲最其源蓋發之於君云

張崑泉家傳

張家政字金生號崑泉鎭海張家埠人也性伉爽好急人之急嘗爲上海工部局司會計木工顧詩紹者傭於羅松國中寒死工頭沒其傭資君理諭之不聽爲代訴於當道閱兩年竟還其傭資孤寡賴以存活晚年客揚州之仙女鎭友人傅鼎鈖病篤手一籍授君曰此各家宿債緩急無可恃者家貧子幼今以累君矣及傅卒君經紀其喪葬事甚備傅有螟蛉女年十三寄養鄰家見傅卒欲居爲奇貨匿不見君恍以利害卒挈之歸爲擇配而遣之其債家遠或數百里君按籍追索不避勞怨竟得四百餘金以贈其家及傅之子授室君啓曰吾乃

今可以慰死友矣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君者非獨今世之所稀也君在仙鎭嘗修石道二里許易板橋爲泥埧行人便之光緒戊戌年卒年六十五子一九皐嘗刲股療親疾鄉黨稱孝焉

胡綸元先生家傳

先生姓胡氏諱宋駿原名宋銓字綸元世居鎭海之盧江祖母姜通書史有知人鑒先生幼時卽以大器目之及長善屬文工書法與同里曹編修昌燮齊名鄞張封翁善元侍郞家驤咸稱賞之先生益自淬厲讀書恒徹

旦不寐一夕倦而仆指爪傷眉睫閒血涔涔下創既愈痕識宛然其刻苦如此後以累躓秋闈得心氣之疾然思力所至精深奧衍前無古人視世俗庸猥之文蔑如也光緒己丑由歲貢生舉於鄉戊戌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及署富陽訓導之檄下而先生已歿矣爲人孝友端慤言動不苟嘗就館蘇州夜夢父秉燭冒風而行寤而心悸亟束裝歸省父時尙健促之返先生託故不去踰數月夢果驗醫藥棺斂得以竭誠靡悔人以爲孝思所感異母弟宋嶶負才不羈先生督課甚嚴恒於母前施

檟楚毋諒先生之誠未嘗有慍色弟亦憚兄如嚴師垂老猶俯首受責退而未嘗有怨言論者交賢之家貧常鬻文自給所居之室書卷藥裹堆積滿案伸紙疾書日搆四五藝不倦至於米鹽瑣屑略不措意遣嫁諸女輒先期遠出以避之歲暮索逋者至則張目曰此兒曹事毋慁我見人困急或傾囊相贈盎無儲粟弗計也其論學以踐履爲本詞章爲末故雖貧而清操卓然遇人落落難合意所不可輒白眼待之見博者席皆不正撫而歎曰此豈正人所宜爲耶聞者皆面赤嘗誡其子炳奎

曰士不立志如屋無梁棟其不爲風雨所漂搖者幾希理學宗傳一書典型具在汝其勉之平素以經濟自負每與友人講求救荒之策禦侮之方竟日夕不厭顧困於遇不得有所施爲因究心形家之說爲親營葬相地鳩工備極審愼及長孫振雍生先生推其星命甚喜曰興吾宗者其在是乎念中法種痘多險證乃倡議立牛痘局醵金延醫不數年其法盛行鄉里便之嘗謂蘆江旣淤淺而水勢又奔迅故多貧寠議大浚治之且開他道以紓其流絀於費而止由是周流相度初謀徙宅於

郡城久之乃定居備碶其佗善舉如設粥廠於下岸購義山於洪嶴自有力者視之皆若微末不足道而先生爲之甚力成之又甚艱蓋先生抱經世之志雖屈於身而猶思伸於子孫故不惜多方以培植之而於陰陽流泉之義尤篤信云晚年喜與方外交發言多奇中丁酉炳奎秋試報罷先生愀然曰世變方亟恐盛典不再逢矣庚子春爲秀明上人撰傳自署曰遺筆是秋兩宮幸陝西省試竟輟而先生亦不起年六十有三所著詩文曰唾餘集藏於家子炳奎諸生孫三振雍振巖振彭巖

與彭皆先生歿後所出也論曰余娶先生季女甫數月而先生歿是歲先生凡三至余家所論皆鄉國大計無市井猥瑣之談而炳奎又語余先生病中惓惓於余之出處以爲人臣不幸而遇變故或舍生取義或明哲保身均無不可但苟且偷生與明哲保身相去祇一閒不可以不辨蓋慮余之臨難而苟免也而余是時方浮沈里閈雖欲廁名忠義其道末由今且乞身終老先生之言殆無所用之而先生之意則厚矣嗚呼使先生而立於朝其風節可想而惜其不遇也悲夫

王巳生傳

王巳生名景鳳鎭海縣學生少嗜棋所至恒挾具自隨同里俞志堯以棋鳴市中君初不敵久之遂出其上每赴試角藝者雲集君常占優勝江湖閒多知其名者爲人迂執自喜意所不可齦齦爭辨不以勢力稍詘與人言必依於忠信少年無藉者對君陽爲悔悟狀君信之傾囊資給無所吝或輾轉爲之道地先世充穿長場吏君承其業歲入差足自贍爲諸少年所紿屢至乏絕積逋且纍纍然終不悔嘗爲陳某聘婦其人旋以行劫被繫婦家請退婚君猶多方營救之其長厚如此宣統二年卒年五十有三

張雪厓兄弟傳

張雪厓名錫采弟麗生名祖堉兄弟皆爲縣學生家貧有志節嗜飲易醉既醉則詞辯鋒起兄弟皆如此雪厓熟於史事嘗手鈔綱鑑成巨帙喜吟詩有秋聲秋色等八詠爲試官所賞同治十年春雪厓夢中得句云薜荔被紅牽短幅末幾卒於北鄉寓齋蓋詩讖也初雪厓有破屋數椽殘書堆壘其閒窗外竹木掩映頗脩然不俗

雪厓卒屋益頹麗生挈眷依友人以居久之買新塘田十餘畝結廬鹽墩之上率妻子耕作而酒趣不衰宣統三年卒年五十有七

林本初家傳

林禮孝字本初鎭海石高塘人也父中岳以帆船起家君性謹愼父歿兄弟競造巨船貿易登萊遼瀋閒君避險就夷列肆於市徵租於田銖積寸累歲有盈餘由是貲產日進平居不妄費一錢米鹽薪炭皆稱量而出之當是時吾鄉商業殷盛諸富人多寄居甬上卒與族黨

交接君於儕輩中最爲儉嗇然周旋親故不厭煩瑣然諾必信慶弔必親可謂恂恂好禮之君子也晚年築義塾於居宅之北置田百餘畝供脩脯有餘則以周鄉村之凍餓及死而不能殮者至如新里社濬河渠助書院膏火皆出鉅金不吝其能權輕重識大體類如此君由國學生輸餉敘同知銜元配夏宜人生一女楊宜人生二男萬植萬槐及夏楊相繼卒君已五十矣以術者言乃續娶胡宜人生一男五女男萬楷一名森爲余長女之壻君竟及見森之成立而後卒年七十有三君卒後

林氏中落至鬻義田以償逋負而義塾改爲高塘小學經費無出森欲復其田而未果也嗚呼富民者國家之元氣同治以來寧波號爲富郡曾幾何時而老成凋謝十室九空富民盡則元氣亡而國祚隨之矣一隅可以觀天下吾蓋追記君之事而爲之欷歔不置也

顧舥舫家傳

中國生齒之繁甲於天下充其類將有人滿之患然西北尙多曠土東南稍蕃衍而無告之民所在多有遠者不具論余親串中如張氏繆氏邵氏諸姑其始皆門第鼎盛曾幾何時或及身而絕或一再傳而式微生長深山無水火刀兵之厄而今昔盛衰之不同如此其他遭時不幸以至消耗者何可勝數烏睹所謂人滿者耶惟先大母顧夫人兄弟六人仲曰佑鈿生五子長子舥舫諱家枋配王氏生四子曰虞庭夏庭詹庭楚庭凡有孫男十五人而仲弟嘯舫先生生二子濟庭潤庭亦有孫男十一人其後來者方興而未艾斯可謂之極盛也已舥舫公凝重寡言笑能以勤儉率先諸弟而殖其家初爲農繼爲賈晚年有田宅之奉輸餉敘從九品銜嘗見

推爲里社長里人敬憚之光緒癸未年卒年五十有八楚庭娶余之從妹亦能振起其先業者惜其年未五十而遽逝故附著之云

傅寶榮傳

傅家珍字瑞卿號寶榮余大妹之夫也性拘謹爲人司會計細書端楷一字不苟儕輩服其工整遇人禮貌周至人或狎之則艴然以爲輕己也初雖不與校後必正色詰責以相報復用是人皆嚴憚無敢以非禮相加者治家尤苛碎兒女小有過輒譏譏指摘不稍恕而待其

同產甚厚弟歿撫其孤寡又加厚焉嘗與余同學數日輒棄去後至石高塘習賈業中年客吳淞及仙女廟皆負氣而返最後居甬上爲林氏持錢凡十餘年頗以手談自娛而意氣不衰及林氏毀產君已謝病歸聞之慟哭累日其惓惓於故主又如此嗚呼君可謂古之人矣君家本小康幼時連遭二親之喪遺產蕩然弟妹亦星散然夫婦貌皆豐厚見者謂其後必有福澤已而果生五男國安國璋國芳國瑜皆習商業國衡肄業中學堂女一適青峙李厚圓孫男女共六人辛亥臘月君病甚

自知不起握手求余爲傳余不忍辭乃書其大略使國安讀而告之踰數日遂卒實壬子正月四日年五十有六然覽余文者猶以君爲未死也

程參議傳

程利川字如方鎮海南門外人自幼莊重步履有尺寸光緒十五年舉人十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戶部俸給視他部爲優而捐納尤爲利孔君有心計京城各金肆皆存君印結貲郎求識認者爭趨之以是所入較豐尤勤於職守每晨餐畢攜一僕徒步入署他員據案治事君枯坐竟日無忤色亦無倦容日晡乃歸以爲常久之吏稍稍以文牘進君閱之不甚解輒虛己咨詢至再至三吏或匿笑不顧也義和團之變百官星散君孑身留京終日游行衢巷間有售珍玩者輒以賤值購得之遇洋兵則舉手爲禮雖被詈辱不悔事定遷員外郎郎中派管捐納房選岳州府知府不就宣統元年由度支部候補參議加三品卿銜出爲湖北財政正監理官與總督瑞徵不相得謀改官以避之三年秋告歸營葬頃之卒年四十七君耆食豚蹄然皆餽贈之物寓中常不

舉火窗槅穿漏截敗楮補之滌圊者月索錢二百君欲減給不可乃命婢僕舉而傾諸溝同寓友雇人守更君曰吾室無所用之竟不名一錢其堅忍如此初君之卒也論者頗惜其年位未至俄而革命軍起事即在君服官之所然後歎君之遭際爲不可及云

陳爾修傳

陳事昌字爾修號楚穎鎮海靈緒鄉人自幼刻苦好學初從舅氏謝周訓遊下筆有奇氣同學皆斂手避之後遊姚燮之門益淘汰凡近務爲博奧論者謂得燮之衣

鉢爲人枯瘠目近視敝衣垢面不自修飾心之所注雖大雷雨弗聞也每就寢懸拳石於牀爇香其側承以銅盤香燼懸絕石墜盤鏘然有聲乃起而復讀其精專如此由廩膳生充咸豐乙卯副貢同治乙丑舉人辛未成進士釋褐江西知縣或勸君改教職君不可曰吾以實心行實政何歉焉遂奉檄之省癸酉攝廣豐縣事興利剔弊孜孜不倦武弁某恃符健訟君痛繩以法豪右帖然有掘地埋碑冒宋張叔夜之墓者君廉知其詐其人懼懷餅金賂君君力拒之卒歸地於原主吳俞兩生爭

地獄久不決君爲文諭之兩生皆感悟罷訟逾年以病歸光緒辛巳調補興國未赴壬午入京引見仍回省需次甲申正月卒於南昌年六十君性孝友嘗割股療母疾寡妹無子迎養之終身且割田以供祀事所作詩文多散佚子宏燮集其零殘者爲一編曰草舍利舍存稿藏於家宏燮今爲興國知縣卽君調補之所也

陳協中傳

陳協中一名濟易鎮海人先世籍廣東之新安父長淮咸同閒以武弁來鎮海勦匪遂家焉嫡母海寧夏宜人殉難於杭州毋氏陶生協中早失怙舅氏陶長發挈至上海習五金業通英文算術性勤慎爲西人所信任延主天津商務津水苦汙濁協中創設濟安自來水廠並定救火規則津人便之尋與德商傳爾福合資貿易勘覗高綫架空鐵路蹟而傷其股然治事不少懈以輸餉敘縣丞銜晚年值滄桑之變慨然謂其友林際春曰夫盛極必衰者天之道顧世之富人多耗財於無用之地吾甚惜之吾家雖不豐然衣食之外粗有盈餘今欲罄所有以潤鄉里以何者爲最溥際春曰吾聞鄞縣忻錦

匡謀浚東錢湖奔走二十餘年而應者尚寡足下佽而成之此百世之利也協中曰善乃招錦匡往津定議相戒勿洩其名時梅湖淤塞尤甚遂於癸丑八月興工遣其戚胡學泮司出納凡役工三千人費白金四萬六千又以二千金爲修湖志之費明年三月梅湖工竣將以次浚全湖協中已於二月初病卒年五十鄉人德之立遺愛祠於湖上以協中祔祀焉

記王全福

王全福定海西門外人也乙卯臘月來余家爲傭年四

十餘性卞急而好勝其治田圃甚勤東作之時或遺之他適非有要事不往也其所種稻粱菽麥瓜芋蔬菜木棉之類皆碩大蕃滋過於他人遠甚而全福視之常不能滿其意間遇災傷則咨嗟太息若無地自容者一日大風既息全福巡視而歸蹙然曰今日之風若獨爲吾家來也問其狀則曰他田稻皆未花而吾田獨早秀皆搖落無餘其未花者風亦摧折其幹將穎粒無收矣問他物則曰某物十損其六七某物十損其八九僅一二分可望耳因自恨年運之不佳欲辭職而去家人慰留

之乃止及收穫則所損實無幾而全福已大失所望矣登場之物皆籍記其數持衡者稍仰必抑之使平多收則自以爲榮少收則自以爲辱其天性然也待同夥甚嚴其姪爲副作至不勝其詬而逃去性尤善疑嘗曰吾所治米約可食幾日今止食幾日得無司炊者竊之耶而已則一無所染其廉潔又如此噫吾所見爲傭者多矣食焉而怠其事視主人之物無所愛惜甚者乾沒而無厭其能勤於所事者十不得一焉勤於事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尤百不得一焉若全福者求之士大夫中亦未易數數覯也雖有氣質之偏固賢者之過哉

容膝軒文集卷五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志表

贈中議大夫傅君鯉門墓表

君姓傅氏諱昌禮字鯉門鎮海金泉里人也曾祖其發賜參政大夫祖逵彩父鼎基兩世並贈朝議大夫母俱恭人君由國學生議敘布政使司理問加同知銜累贈中議大夫元配江氏繼娶竺氏側室潘氏並贈淑人傅氏自君之父朝議公始以服賈致富爲人慷慨明大義

粵賊之亂公首助千金迎官兵於定海諸富人皆應和賊以殄滅鄉邦賴之君少時往來甌閩江淮之間爲朝議公所倚任其後貿遷益廣君以足疾不復出優游一室中總攬大綱而已其遇人特意落落與之語目直上視若弗聞者然樸誠寬大能守朝議公家法以傳之子孫而恤其族姻故舊故吾鄉論累世忠厚者必推傅氏爲最嗟夫俗之薄久矣機械變詐以爲巧浮僞刻深以爲能操必得之術與擾擾者相角於名利之途其究也或一無所得或既得而旋失亦或久之而未失若是者皆命也而世人不察見夫巧且能者之偶得也則竭心力以慕效之以余所見凡世俗所謂巧且能者傅氏皆無有也然其所得亦久而不失彼巧且能者或未逮焉此可以思矣君嘗與弟昌珩修復鯤池書院德清俞樾爲記事詳縣志其他善行尚多然皆富人所易能者於君爲小節故不書君有男子五人梅仙國學生議敘理問加四級賚弼壬午舉人內閣中書家棣宣講生早卒江淑人出汝霖縣學生議敘光祿寺署正加六級潘淑人出廷贊國學生議敘都察院都事加五級女子二人

長適登仕郎孫家振次適李某皆江淑人出孫男五人孫女十餘人君卒於光緒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年五十一以九年某月日葬清涼山之麓三淑人祔旣葬賚弼以表墓之文請余於君爲年家子自丙寅以後歲就君家讀書至郡城輒宿君寓舍故知君之深莫余若者謹述君之梗概而幷推論夫傅氏保世滋大之由使鑱諸石以告後之人焉

樂兼國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汝驤字兼國鎮海湖塘人也曾祖某祖某父瀛

岡皆國學生欒氏自唐以來世為邑中著姓而先生祖父以貲雄於鄉園榭花木猶有故家餘習先生少放縱不羈既乃痛自懲艾獨肆力於舉子業所錄房考行卷高可隱人為文伸紙立就然久困童子試以國學生四赴鄉闈凡三薦皆不售同治丁卯主考已取中矣尋以三藝有疵復棄去戊辰始補府學生又十年為光緒戊寅十月十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三孺人同里虞氏祥治之女生男子五人俊宣俊宗俊宅俊宇俊寓女子五人其四皆殤存者適舉人王榮商孫男女若干人先生

性狷急既連困於有司居常鬱鬱好使酒罵人坐是得狂名然榮商竊有異於先生者自西人互市以來所以疲敝中國者蓋亦多術矣惟煙之流毒尤甚中國無貴賤智愚既入其中鮮有能自脫者先生沈迷者數年一夕忽大悔恨盡碎其具投廁中而絕口不復食嗚呼斯非有志之士而能之歟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瓔珞河上之樸查山而榮商素有知己之感為之銘曰

赫赫中華羣陰蔽之靡靡酖酒其甘如飴不遠而復先生非癡懦夫可立視此銘詩

中書科中書林公墓志銘

公諱瑞璜字玉洲鎮海林氏祖大富父世莫母宋氏鄔氏公宋出也季父世超早歿無子以公兼祧公事節母賀氏如己母節母亦自傷其無子而視公如己子及卒奉旨旌表公為伐石立坊於通衢大書深刻鄉人至今以為榮相與瞻望歎息曰節母有子矣公善治生不好燕遊遇里中義舉則出金佽助無吝色嘗與同志倡立體元會葬枯粟之至今不廢其所為多此類由國學生議敘中書科中書贈兩父皆徵仕郎母皆孺人公卒於同治七年七月二十

九日年六十二配於孺人國學生諱萬育之女卒於咸豐九年九月三日年五十二以光緒某年某月日合葬於盧山碶之西原子男四人文鈞國學生文翰縣學廩膳生文謨文韶皆國學生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一人公既有四子乃以文翰文韶承季父祀文翰長子光松光緒己卯科舉人余之友也將葬來請銘余不敢辭銘曰

峨山導江實惟一原至公而匯繼世乃蕃珊瑚玉樹異柯同根我銘懿德昭示後昆

贈資政大夫峻峰陳公墓表

光祿寺署正銜國子監生累贈資政大夫陳公諱雲岐字峻峰慈谿人也曾祖咸九贈儒林郎祖又昌父廷綸議敘州同知兩世皆贈奉直大夫母蔣宜人公治生以勤制用以嗇數家以嚴少賈於杭老而歸里子孫舉甲乙科公皆親見之光緒五年九月某日考終享年八十諸子以公留杭久山水名勝魂魄所戀當在於是卜二十二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錢塘縣明聖湖上賈人峰下夫人宓氏葉氏祔禮也子男八人溶泉殤錦泉監生錦藻縣學生杭府訓導皆封資政大夫錦榮舉人蕭山訓

導錦濤從九品封朝議大夫錦渭監生候選府同知錦棠廩貢生候選教諭錦沂監生女二人適俞鴻樂繡恆孫男十六人曾孫男二十八人將葬錦藻之子花翎三品銜刑部郎中邦瑞請余表墓惟公福備於身慶衍於世孫曾蕃昌封誥稠疊邦瑞方以勤謹參佐樞務駸駸將大用沿流討源公之陰德軼事蓋有人所不及知者此其大略也謹表

謝檐峰先生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謝檐峰先生諱周訓字彝封鎭海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家有贈奉直大夫母樂宜人先生年十二而孤執喪禮如成人侍母疾終夜不寐疾篤取糞嘗之而甜因籲天求代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日則營葬夜則廬墓既除喪遇生日忌辰必親薦在外雖大風雨必至祭畢而餕念其親嘗嗜此則哽咽不能下性嗜酒幼時母嘗戒之其後飲不過三爵雖戚友不知其善飲也與其兄艮訓最友愛兄服賈於蘇家中食用皆身任之不以析爨有異兄歸輒就先生塾中歡談竟日夕一日兄弟相敘於思園有脊令翔集庭樹識者以爲雍

睦所感同治乙丑兄卒於逆旅先生方就試會城星夜奔喪逆旅主人索殮費二百餘員先生心知其欺以兄故弗忍校罄囊償之扶柩而返踰數年先生亦卒而其兄未葬易簀時誡諸子曰汝曹必先葬兄而後葬我否則魂魄不安矣其篤於天性如此幼勤學父歿後兄將攜之習賈行有日矣先生手一編不輟兄感悟仍使就學遂博通經史善屬文門下著籍者前後數百人館穀所入悉以周族黨之貧者羣從孤嫠皆待以舉火凡爲嫁娶者六營葬者十有一又爲遠祖置墓田以供祀事

及卒家徒壁立獨以陰德遺其子孫而已生平非禮勿履服御之物喜方而惡圜邑令以禮敦請未嘗一往與人交懇切周至人皆敬而畏之有過則相戒曰得毋爲櫓峰先生所聞耶喜獎掖後進子弟聰穎者輒勸之學貧者不受其脩脯且資給之使卒業以是多所成就或相繼掇科第以去而先生累薦不售終於廩貢生候選訓導同治十年正月六日卒年六十娶胡氏朱氏皆有淑行子男三人覲晃佾生錫南縣學生出爲從父鼎訓後覲黻甲午舉人女四人適夏銘世嚴啓泰邵煦德劉

照青皆縣學生孫男五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先生以光緒四年葬石門村殿基山之麓諸子承遺志未爲墓石之文故新修縣志無先生傳竊謂先生之行誼可以敦薄俗而式來今非特一時之師表也先生雖不求知於人而後之慕先生者非託諸文字無以申其敬恭之意且懼盛德之傳闕有時而佚則後生小子將何所取法焉乃爲文以表於阡丙申春正月謹表

方公仰喬墓表

公諱喬字仰喬一名仁高姓方氏其先閩之莆田人宋時有諱軫者以太廟齋郎上書請誅蔡京編管嶺南尋戍永州赦還出知鄞縣貧不能歸因家焉子姓再徙居鎮海之柏墅村方氏遂爲鎮海人自軫以來無顯名者公之父亨吟服賈申江始以義行聞於鄉里縣志有傳公其長子也公事親孝父素患痔老而益劇公手調藥敷患處或中有積瘀徐爲導達不避汙穢親殁述先人勤苦事恆欷歔流涕生平不妄費一錢服食器具務從儉樸居室偪仄裁足禦風雨而已至於營家廟立義莊規畫久遠不爲苟簡親友以匱乏告必厚振恤之尤留

心於水利近村河道自駱駝橋至江北岸綿延三十餘里爲鄞慈鎮三縣通渠歲久淤淺夏秋稍旱兩岸數萬畝田禾悉患枯槁公請於宗守源瀚募工疏濬費白金巨萬由是旱不爲災其見義勇爲皆此類也性寬厚臧獲有過必婉言開諭遇事務持大體尤善知人列肆徧於外邑執業無慮百餘人量材任使各稱其職或有委用方專忽謝而去之旁觀莫測其故後其人受任他姓卒致僨事眾乃服公之先見嗚呼開國承家類非一手一足之烈惟公悃愊無華所信任者一以篤實謹愼爲

銜而浮夸傾險之人不與焉故雖急公好義所費不貲卒能恢廓先業流澤深遠蔚然爲四明鉅家推公得人之效則夫世運剝復之際所以旋乾而轉坤者亦必有道矣公由國學生議敘同知以子階累封資政大夫曾祖上曜祖元祺父亨吟皆贈如公階曾祖妣余氏祖妣劉氏妣劉氏公初娶胡氏繼娶林氏莊氏側室沈氏皆封夫人妾吳氏子男三人桂光緒乙酉舉人花翎道銜隨帶加三級駿華癸巳舉人道銜加四級駿萃戊子舉人花翎內閣中書五品銜女六人適同知銜鄭芳均鹽運使運同銜盛在銓河南柘城縣知縣費鴻年中書科中書傅立烜丙子舉人新城縣學教諭胡啓熹候選同知陳錫厚孫男八人積球附貢生郎選訓導國子監典簿銜積琳附貢生刑部福建司主事積瑞優廩生大猷國學生前通政使知事積瑤國學生積瑜國學生中書科中書銜積琨積璋皆國學生曾孫男九人公卒於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八十以二十六年十月某日葬慈谿丈亭之石家渡胡夫人以下祔禮也先是余在京師桂以表墓之文請余諾之而未暇爲及余乞假南

歸桂貽書再三敦促且曰墓石具矣辱與子爲姻好可無一言以存先人之厓略乎乃詮次其事實如右

杜君夢廬墓表

君姓杜氏諱錫齡一名恒煋字九齡號夢廬鄞之管江人系出唐杜工部之少子宗武九世孫安宋熙寧閒由蘇州徙鄞至君凡三十世矣曾祖慶榮贈奉直大夫祖積中考善儀並贈儒林郎祖妣蔣安人妣朱安人兩世皆以節孝旌君生周歲而孤本生祖積名以貲雄於鄉比析產君爲大宗應得二分之一本生祖愛其幼女而側室傅又有娠乃命四分其貲以其一畀君君受之無怨言論者以爲難道光閒杜氏號爲極盛藏鏹盈數室會海濱多事一耗於湖匪之劫掠再耗於艇匪之勒贖最後粵匪踞郡縣以僞職脅君輸米八百石乃免坐是家中落君能以勤儉振起之廣祠田繕津梁倡建嵩城恒德堂購義山於城東以葬暴露周恤孤寒孜孜不倦晚年謀立義塾未成而卒遺命諸子竟成之論者又多君之積而能散焉善飲酒賓朋滿座必盡歡乃已課諸子嚴作字凝重有法以助餉勞議敘布政使司經歷授

儒林郎卒於同治十三年十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二原
聘金氏配金安人武舉諱樹勳之女孝敬慈仁著稱三
鄉卒於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七子男七
人培松殤宸黼國學生瑞樑附貢生皆前卒培枬佾生
殤宸黻培機皆國學生文蔚廩貢生女一人適國學生
陳烈墀孫男六人女七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諸子以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九日葬君於鄒溪之下廟山兩金
安人祔禮也余嘗館君家培機文蔚及君之長孫本詒
皆從余遊故知君家世爲詳至是文蔚以表墓請且述

其先兄瑞樑之言曰吾先人行誼非得夫子表章之是
爲不有吾父母也余聞而悲之乃不辭而爲之表

翰林院檢討楊公理庵墓表

慈谿楊公理庵以文學知名當世有子五人皆克世其
家學有聞於時由是吾郡善教子者稱楊氏公諱泰亨
字履安一字理庵先世有諱謙者宋紹興閒以進士通
判明州子孫遂居慈谿自曾祖超以下三世皆爲名諸
生祖兆熊父慶槐累贈通奉大夫妣贈夫人公由廩膳
生登咸豐八年鄉榜奏留內閣中書同治四年成進士
授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纂修起居注校修庚午癸酉
兩典湖南試今尚書瞿公鴻禨張公百熙皆出其門尋
以母老告歸撫其諸子曰此吾家萬金產也遂家居不
復出顏其塾曰經畬聚書六萬卷延內高材生飲食敎
誨與諸子相切劘燕朋昵友一不得至其前先後主郡
孝廉堂月湖書院及餘姚龍山書院講席賞奇析疑必
與諸子共之工書法而作字甚敬每謂卽此是學諸子
守其敎無敢率易者及家騶等相繼登仕籍公貽書任
所勗至數千言官達歸侍猶日課背誦經史若初就傅

者嗚呼世之人孰不望其子之有成然或牽於職事而
不暇以敎或始勤而怠於終如公者可以興矣公篤於
天性侍母任太君疾衣不解帶比居喪齒逾不毀猶杖
而後起與伯兄訓導君相友愛兄歿撫其孤嚴而有恩
嘗建孝子祠以祀遠祖誠立義塾以敎族人撰葉貞婦
事略以表彰女弟倡修慈谿縣志以存鄉邦文獻其他
嘉言懿行不可悉記然論者尤推其敎子之善以爲不
可及云公著作等身而手不釋卷鈔劄歲常盈尺日記
至易簀乃止卒於光緒二十年七月某日享年六十有

九以子貴封中憲大夫晉通奉大夫配王夫人有淑行語詳德清俞樾所撰墓志子五家駣附貢生先卒家駿舉人候選知縣五品銜家驥優貢生花翎同知銜江蘇溧陽縣知縣家騊拔貢生順天舉人刑部額外主事家驥翰林院編修女一適餘姚優貢知縣朱續基孫男六孫女九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公暨王夫人於岷山之龔祔先塋用治命也樂商於公爲同館後進公嘗愛好其文而以爲可傳又辱與其諸子交而申之以婣婭故知公之家較爲詳不腆之文愧未能闡揚於萬一聊述公義方之概以揭於阡俾後來者取法焉

傅君莓軒墓志銘

君諱家枬一名梅仙號莓軒鎮海傅氏祖鼎基以貿遷起家贈朝議大夫父昌禮贈中議大夫母江淑人有五子君其伯也少時顧影自喜於世事若不屑經意及中議公卒君承其緒而恢廓之南北營運帆檣如織徵責徵賤書札旁午君坐甬上持籌按籍參互鉤稽熒熒一燈達旦乃寢數千里之外物情纖悉如視諸掌相機操縱動中竅要常有天幸不罹於險由是家業日起待諸弟和厚任勞任怨口不言功閒有規戒如恐傷之疾病則調護慰問晝夜無閒內助顧恭人性尤婉順家人化之詬誶不作一門之內愉愉如也傅氏故無宗祠君與從弟家詮等出貲創建且議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貧乏未成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日不幸齎志以歿年止於四十三論者惜之君由國學生議敘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授中議大夫配顧恭人諸生諱宣誥之女幽閒貞靜族黨推爲女宗卒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年五十二子二人國燦國學生太常寺博士國煒附貢生試用訓導女三人周廷璜鄭志通陸聖汭其壻也孫男四人孫女三人諸子以某年月日葬君及恭人於算山之某原而求余志其墓石余於傅氏爲通家嘗志中議公之墓矣其何敢辭銘曰

陶朱霸吳伯升興漢功成者退或夭或竄君於傅氏實爲功人造舟作室舊精維新如何事年曾不至艾業就身殲古今同慨無德不報其在子孫勒銘貞石以慰幽魂

鍾君杏仙墓志

君姓鍾氏諱穎先字中行號杏仙世居鎮海之蘆江曾祖某祖上達父某母某氏君由國學生議敘光祿寺署正加二級誥授奉直大夫配胡宜人同里諱宋麃之女生子二咸芬六品銜咸誥國學生女二長適前清泉縣知縣顧汝熊次適虞中達鍾氏饒於貲君恂恂儒雅無紈袴之習少多病遂通醫理然不輕爲人診治喜作畫一花一鳥取以適意不甚求工也君卒於光緒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宜人卒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八以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合

葬於蘆江河西之懸河墩是爲志

樂達四先生墓表

君姓樂氏諱嗣聰一名淵字達四國學生鎮海湖塘人曾祖雍瑞祖容正皆國學生父瀛斌邑庠生母賀氏謝氏胡氏君謝出也初謝孺人卒父欲再娶恐傷諸子心依違者久之君固以請乃再娶胡氏君事之無異所生鄉黨稱其孝爲人偉容貌目炯炯如流星初攻舉業甚刻苦及父卒遂廢讀理家政聞人家有聰俊子弟輒攜果餌至塾中出句索對欣賞忘倦遇事能裁決里中人皆信服之平居座客常滿圍棋飲酒意灑如也初娶王氏繼娶宋氏生子二俊豪俊雄孫一秀迪君卒於同治十三年某月日春秋六十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西山鳳皇嶴之粉箕灣王宋二孺人祔是爲表

卓子培墓志銘

君姓卓氏諱厚栽字子培先世由奉化徙居鎮海之鍾家嶴曾祖正茂國學生祖成溥父忠善並以騎射補諸生母曰節孝李孺人君好書畫私淑同縣盧振頗得其

彷彿同治十三年補縣學生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於鍾家嶴之某原君初聘傅氏繼娶林氏邵氏周氏生男二人慈懷縣學生慈恂業儒女五人長適顧庭怡次適吳永言其三未行卓氏自始遷以至於君凡七世其族不大君有一弟浩國學生旁從皆無之然自其高曾以來皆能以才智先人凡所論斷一村鮮不服從者雖其婦女亦然余觀簪纓之族不數傳而委瑣庸下者往往有之若卓氏者可謂能世其家者也銘曰

生於斯葬於斯水之淸耶山之靈耶子孫其興耶

顧君詩舫生壙志

君名家櫨字詩舫鎭海顧氏國學生父佑鈿議敘從九品母林孺人生五子君第四子也初吾鄉罕治錫箔者君少時至杭城習其業歸與諸兄共爲之勤力刻苦以振其家以傳其鄉里數十年來鄉民治生以箔業爲大宗君有開先之功焉性剛而待人忠厚季弟家桐能文然嚴憚其仲兄家校已甚君調和其閒仲兄常爲霽威人稱其友愛初娶高氏生三女已適人繼娶徐氏生二子宋庭明庭一女尚幼光緒二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五自營生壙於方河墩之原會余典蜀試歸屬志其石余祖母顧恭人君之姑也故爲之志云

王紫珊先生生壙志

先生姓王氏名顯謨一名燕模號紫珊鎭海王隘人也曾祖遠懷太學生祖釗府學生考謀涵太學生贈奉政大夫先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以經義教授里中久之由廩膳生貢成均候選訓導加五品銜配賀宜人太學生聖樅之女生子一翊俊布政使司理問孫男一長濟

孫女一先生才智過人既不見用於世則退而施於家與諸弟分居推多受少謹身節用以事其親以型其妻子一庭之內愉愉如也由家而推於族修宗譜葺支祠興義塾有爭訟則力爲排解斷斷如也由族而推於鄉恤孤嫠瘞暴露改福聚庵爲鄉校復迎恩堂之祀修碶者及浚渠繕廟諸工役愼初惟終井井如也晚年益留意水利石湫之水發源於太白至新路隩而分流沙壅溪淤水決隄旁溢盡入泰河而巖河稍旱輒涸衆議疏治者屢矣然皆因循不果爲今年春先生毅然爲之數月而畢工鄉里尤以此稱之然先生胸中之所蘊蓄百未一施也先生與賀宜人皆以道光戊戌年生光緒乙未自營生壙於新路隩之馬鞍山其達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榮商幼從先生遊去年爲七十壽言今又承命爲壙志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林子繩先生墓表

君諱文翰姓林氏原名顯祖字子繩鎭海人中書科中書瑞璜之仲子也林氏世爲農賈君始習儒業勤學能文咸豐三年補縣學生同治四年以一等一名食餼六

年秋試幾得復失遂悒悒成疾十一月己丑卒於家年三十有七後以長男兆松貴贈修職郎初君母於孺人棄養中書公年未五十日必數往市肆稽核簿籍君讀書樓上聞父歸輒隅坐承歡躬執婢妾之役伺父寢乃退歷十餘年不怠父安之忘其爲鰥也季弟文紹幼而失恃爲父所憐君尤厚遇之其善體親心如此元配陸孺人有賢行生男女各一咸豐八年十月己酉卒年三十有一繼配鄞縣陸孺人撫前室子若已出人尤賢之生二男一女同治十三年六月甲午卒年三十有七以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乙卯合葬於萬圖洋之假山坂男兆松光緒五年舉人分水教諭五品銜兆杭五品軍功兆烝佾生長女適府學生顧曉鶴次早卒冥配金氏孫男二承熊承照孫女五君之葬久矣至是兆松自分水歸始礲石請余爲表蓋君文行兼優內助又皆賢又有賢子孫而非表亦無由著也故爲書其大略俾來者有徵焉

方丙翰壙志銘

君姓方氏名駿華一名義銘字鼎甫鎭海柏墅村人也曾祖元祺祖享吟國學生以義行旌邑志有傳父喬國學生候選州同加同知銜賞花翎三世皆贈資政大夫曾祖妣劉氏祖妣劉氏妣胡氏林氏莊氏生母沈氏皆贈夫人君生而秀削眉目如畫家素封諸兄皆循循修邊幅君於其間最爲豪放徵歌選勝顧影自憙然涇渭分明外若無訾省而內實矜嚴不苟以是人莫能欺光緒十四年由廩膳生中式本省鄉試先是伯兄桂以乙酉舉於鄉至戊子而君繼之癸巳仲兄駿華又繼之兄弟三人先後登賢書一門之內綽楔相望科名之盛吾

邑世家所未有也性孝友事親有嬰孩之色與伯兄桂同母故情好尤篤連試南宮不第以貲爲內閣中書加五品銜賞花翎會時政多變革君意忽忽不樂遂不復仕往來甬江滬瀆之閒以棋酒自遣而居滬瀆時爲多夫人鄭氏前翰林院檢討直隸宣化府知府諱賢坊之女賢能之名播於三鄙光緒二十二年某月日卒年若干生子一積瑜國學生議敘中書科中書娶楊氏慈谿翰林院撰文家驥之女孫男五善坊善垌善圭善墉善垣宣統三年君年五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鄭夫人於

慈谿東鄉周家岸之原廬其左爲生壙而屬余志其石君可謂達於生死之際者矣系以銘曰

方氏兟兟世載直聲爰及義行天子所旌再傳而蕃與廉舉孝珠樹連蜷惟君最少君年五十余有贈言天倫之樂永矢弗諼君曰吁哉滄桑遞貿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內嬰多難外遘時艱逝將去汝遯於荒陬慈東之原沙廻水抱於萬斯年是藏是保

顧嘯舫先生墓表

先生姓顧氏諱家棪字芹香號嘯舫鎮海靈巖鄉人考佑鈕從九品妣林氏生五子先生其仲也貧而慧以足疾廢讀訓蒙之外鴉煙酒雜物役乃專治箭業兄弟皆勤儉能殖其家而先生尤工心計仰有取俯有拾顧氏遂爲塘下巨室性卞急課季弟家桐最嚴能作大字尤喜爲詩榮商幼時從先生受業及入翰林先生甚喜曰向覩玉堂人物如隔霄漢不意近出門牆居常瑣務叠集見榮商則津津論詩忘其事之煩也五十自壽有句云服官何必拘周禮知命還須讀魯論人稱其典雅以貲爲國學生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八配周氏國學生明邦之女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有一子二濟庭娶虞氏潤庭邑庠生娶王氏女二吳永楨王榮裕其壻也孫男十一人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是爲表

卓鎮鰲墓表

太學生卓君諱浩一名厚振字鎮鰲世爲鎮海縣鍾家隩人父忠善武生早卒毋李氏以守節旌卓氏在鎮海甚微然男女皆有才智稱爲山中世家君有兄厚栽以經義補諸生能書書篆刻君佐節毋治家亦矯然不與

凡眾伍嘗爲大姓司會計悉有所表見未幾以疾卒於家實光緒四年正月六日年三十有五配王孺人貤封奉政大夫錫封之女於余爲從姊生子一慈慎例貢生女三長早卒冥配吳氏次適太學生李維煥三適五品銜吳永柱孫男一應祥孫女一君初葬於宅西之山麓今年冬以形家言乃稍遷而東其右爲王孺人生壙時慈慎已卒應祥實治葬事余與慈慎詩所謂崢嶸纔起者也既葬來請表爲書其大略如此壬子十一月

顧湖舫先生墓志銘

顧湖舫先生既殁之二十五年其子紹庭已前卒家貧孫幼不克葬紹庭之妻父於明經尹詒既收恤其孤寡又爲之斂錢治窀穸卜以壬子年十二月丁酉葬先生於宅之東原而榮商志其石曰先生諱家桐號湖舫鎮海顧氏太學生時章之曾孫存心之孫從九品佑鈿之季子先生孝於親恭於兄貌甚樸野而器宇凝重神識湛然論者方之渾金璞玉文章有清氣歲科試輒冠其曹顧困於鄉闈屢薦不售人爲先生稱屈而先生無幾微慍色閒以絲竹自娛不自知其情之一往而深也光

緒十四年正月九日以廩貢生終於家年四十有五原配張孺人縣學生錫采之女弟以難產卒繼配葉孺人亦無出三娶鄔孺人生男女各一男卽紹庭嘗爲小學敎員長於體操唱歌女適王本祥孫男一錫疇尚幼先生之葬三孺人皆祔系以銘曰

鬱之久藏之固碩果不食後蕃庶

傅君樹南哀詞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日吾友內閣中書傅君樹南以疾終於甬江寓舍春秋五十有四君初娶周氏繼娶張氏又娶樂氏去年冬樂宜人卒君有子國瑨已授室成諸生徒以一姬方遣五女未行乃納采於慈谿馮氏其新室密邇舊寓君日往來指示陳設所宜中途傾趺遂以不起距昏期才六日耳悲夫君弱不好弄長而劬學中年承父兄遺業克勤克儉以大其家平居粥粥若無能者至於操贏相時人棄我取雖精於會計者不能過也性謹嚴取與不苟內外孤寡皆倚君如長城尤善容忍嘗有族人挾盛氣凌君四座皆爲不平君獨夷然無忤色衆皆歎服以爲周伯仁火攻之言異師德唾面

之戒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然君亦以是久寓甬上歲時旋里親舊罕睹其面蓋其中不能無介然者而竟以客死尤可悲矣余長於君一歲生同里學同塾光緒壬午同舉於鄉是歲嚴泰海三鄉同榜六人副榜一人科名之盛爲海濱前此所未有二十年來諸同年相繼凋謝存者惟余與君耳今君又長往余能無隻輪孤翼之懼哉乃爲文以哀之其詞曰

世運遞嬗古往今來人誰不死君死可哀先民有言五十非夭觀君所爲自視猶少舊緖屢斷將續以新粲

祭華屋百物具陳孌彼諸孤待之撫育奄忽告終其能瞑目嗚呼哀哉燕水之姻卜云不吉君遑忠告以逑良匹鸞書往返竟達空函鬼神簸弄孰測其緘謂君無緣胡不中止謂君有緣胡爲遽死吉凶同域天道寧論賀者在室弔者在門嗚呼哀哉君善理財一介不苟內外相依如左右手高明之族衆望推先君不市德以柔自全保家之良保身之哲歷數時賢君居首列龍鍾荼苦尙戀餘生旣豐其遇乃嗇其齡嗚呼哀哉壬午同薦三鄉七人存者寥落惟我與君我齒差長體又最弱身

後之事謂君可託君祖君父暨君伯兄三世行誼我傳我銘今又哭君豈意所料不腆之文以抒悲悼嗚呼哀哉

丁君壙志

君名惠堂姓丁氏字濤和鎭海人父紹忠母王氏皆早歿君幼孤苦至挑陶泥以爲生稍長販布山北後乃設肆於長山街會計精審屢蹶屢起爲人短身多智主辦婚喪事條理井井有兼人之才巨室爭延致之光緒二十六年以巡檢需次福建甫數月告歸與里人創議就海塗築塘周旋場圃閒不避勞怨塘成費廉而工固數年後皆爲稻田由是海濱益足於食晚年爲鄉邑議員熟於民間利弊雖文學士不逮也原配徐氏繼娶王氏胡氏子五祥珪祥瑋徐出祥珏祥瑞祥瑜皆胡出女五長適孫次適顧餘在室孫男一義燿孫女一君將於甲寅之歲治壙於黃山頭祖塋之旁而倩余先志其石余素才君者遂不辭而志之云

俞君樹周壙志

吾友俞君治壙於泰邱鄉橫山之麓而倩余志其石曰

君名汝昌一名志楨字樹周鎭海靈巖鄉人曾祖康震祖泰岡皆隱德不曜父士璣早歿母賀孺人以守節旌君幼孤能自奮於學弱冠爲名諸生從遊者日衆光緒十九年由廩膳生中式本省鄉試舉人積資揀選知縣以母老不仕爲人長身巨口資性厚重爲衆望所歸上自官府下至百工事無巨細咸取決於君君遇事不堅持己見然大體所在未嘗苟同尤嚴於義利之辨鄉里榷酒稅君取足額而止不以自肥主持學費無絲毫侵蝕其潔清類如此共和旣建充鄉自治委員從容靜鎭

無廢事亦不擾民黨議興獨超然無所與其所守可知矣原配樂氏早卒繼室顧孺人生子五往欽府學生早卒道治道津道濂道滙女三其二殤存者適張永錫孫男二惟勳惟烈孫女一余嘗謂世變之來惟持重者足以定之君無赫赫名然造福於桑梓者大矣後之尚論者當有徵於余言

樂俊奎壙志

君姓樂氏名駿一名俊奎鎮海湖塘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嗣璜母竺氏張氏賀氏君賀氏所出兄俊源已卒而

生君故爲父母所愛俾負儀從師稍長連失怙恃乃廢學而賈年二十二始習騎射每試輒冠軍中光緒癸巳科右榜舉人乙未補兵部差官兼充南城練勇哨官從公之暇爲夏太史啓瑜課其諸子夏視學甘肅君由兵部奏保以都司分發浙江補用己亥廣西提督蘇元春調君赴行營勘廣州灣界務差竣回浙庚子以解散鎮海花會及剿大嵐山股匪有功署海標中營守備壬寅署石浦營都司癸卯入京引見仍回浙江呂提督本元允器重之甲辰署鎮海營守備丙午補海標右營守備丁未仍署鎮海營守備免赴本任戊申署寧波城守營都司旋入巡警學堂肄業宣統庚戌裁都司缺改充陸師巡防第三營管帶官駐定海總兵舊署共和既建充定海支部總長尋罷總長仍管巡防營癸丑冬赴象山泗州頭剿匪擒斃盜首朱有水蔡阿丼擒獲謝有高等甲寅改爲寧防第二營尋改爲警備隊第六隊隊長今爲警備隊第二區第七營管帶仍駐定海君處事安詳待人誠摯謹身節用視人猶己尤熟於地方情弊捕盜禁煙卓著功效上游嘉之屢獲銀章之獎事其嫂虞節

婦甚謹妻子能率其教虞今年八十臨殁自以爲無憾論者交賢之元配李氏副室黃氏陳氏子四人皆李出秀瀚秀濤殤秀澄娶賀氏胡氏生子二漢初寶初出爲兄俊源後秀漣娶胡氏先卒遺腹子一定官李氏卒於光緒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二黃氏卒於光緒壬寅年八月初十日年二十今年冬君將爲亡室營葬事且自治生壙而求志於余余娶於樂爲君之族姊君入武庠余爲認保在京常同寓舍余眷屬南歸君常左右之至今交好無閒義不得以不文辭乃濡筆而爲之

志甲寅仲冬前翰林院侍讀王榮商撰

周个亭壙志

君名廷珍一名克岐字个亭姓周氏鎮海陳華鋪人也曾祖焜縣學生祖載迖國學生議敘鹽運使司運同父寳鼎國學生議敘同知三世並以君階累贈通奉大夫曾祖母陳氏張氏祖母胡氏母鍾氏張氏並贈夫人君由國學生議敘江蘇試用道賞花翎加五級初鍾夫人未嬪而卒張夫人生二子其長卽君次廷瓚出爲仲父寳善後君年十四張夫人卒弱冠父亦卒然兄弟同居

如故又十二年祖母胡夫人卒乃與弟異炊君沈靜寡言笑處儕偶中恆竪坐竟日而廷瓚伉爽善辨論兄弟資性不同而同有賢名家居常蒔花卉以自遣見名人小幅兄弟競購之鄉里推其文雅周氏自君之高祖豐以居積起家本生曾祖魁益擴而大之負田連阡陌稱爲泰邱甲族其後稍衰而歷世祭田尚無恙君念先人嘗欲爲義莊以贍族而族之孤魂無依者議別築一祠祀之曰敦崇祠而皆未及爲以卒宣統己酉君與羣從謀割祭田三百四十畝歲備其租入爲承德義莊而敦崇祠亦因以就緒語詳周氏譜中九峰學校經費支絀君謀於縣之船貨捐局承辦木捐而以捐之盈餘充校費由是歲用粗給歲歉則辦賑濟辦平糶二十年來荒政屢舉君皆視爲分內事任勞任怨不稍推諉其見義勇爲多此類也配陳夫人鄞縣江陰知縣康祺之從女生子男七全濟全淮全瀚全漢全澤全法全濤女一殤冥配慈谿孫氏孫男一令炤孫女一歲在丙辰君年四十有六自治壙於某處之某原而倩余志其石君長子娶陳氏爲余子壻祥川之女兄於義爲姻婭而余與君

皆深居簡出故蹤跡較疏然嘗望見君於稠人之中其容肅然以莊其氣穆然以靜雖未接一言而心竊敬之退而考其行誼凡周官所謂六行君皆有焉可謂表裏相符者也古者選舉之法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而鄉大夫與其賢且能者於朝爵祿之頒皆由於此近世法制簡略則所謂德行道藝上之人有不能盡知者君之獎敘固亦以任恤得之而他行之未章顯者多矣余方伏處田閭不腆之文聊以代閭胥族師之書其可乎遂不辭而爲之志丙辰夏五月前翰林

院侍讀同縣王棨商撰

周筱亭壙志

君鎮海周氏名廷璜一名克鎬字筱亭世居泰邱鄉陳華鋪村曾祖焜縣學生祖載述國學生鹽運使司運同兩世皆贈通奉大夫考寶善縣學生妣盛氏湖北安襄鄖荆道植型之女翰林院編修提督四川江西學政炳緯之女弟也周氏自君高祖以來仍世稱素封然習舉業輒不利曾祖赴省試卒於杭州年三十無子以兄魁之仲子爲子而君之考且未婚而卒年十七兄寶鼎哀

之聘盛氏女爲配而以仲子爲之子卽君也君少時亦習舉業從石孝廉企嵋學最久旣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由國學生納貲議敘光祿寺署正銜改廣東試用知府賞花翎贈其考爲朝議大夫妣盛氏爲恭人君性伉爽有英氣嘗自負其才思有所表見於世以天下多故遂無意仕進喜賓客善辯論所居綠蔭樓與九峰山相對客至則瀹茗圍棋閒尊行炙君雖不能飲而能使飲者盡歡時或辨論鋒起言人人殊君操縱其閒摧牙折角一座盡傾閒居以繪事自娛尤喜畫牡丹每得一佳幅調粉染脂終日臨摹不倦又於宅外闢地爲小園築室五楹署曰竹可居有亭池花木之勝良辰佳節優游偃仰若與世相忘者族人周雋生喜度崑曲君學之頗能得其節奏里中彭城廟演劇素以跌撲爲工至是而絃管悠揚風氣爲之一變由君好之也君雖出爲仲父後然與兄廷珍友愛無閒凡行荒政興小學立義莊之類皆推兄主其事而已贊成之故其暇豫之日爲多仲長統有言使居有良田廣宅逍遙睥睨不羨入帝王之門者君洵其人矣初聘盛氏諸生炳經之女編修炳緯

之從女未娶而卒配傅氏布政使司理問家栴之女生三女卒於光緒乙巳年九月九日年三十有三繼范氏祥馥之女生二男一女男全瀛全洲長女適橫河李光均餘未行宣統元年君營壙於戴家岙之珠簾篷盛傳二恭人先祔今年以石質未純更治而新之而徵志於余君總角時余嘗至其家去年秋君四十初度余以兩詩爲壽今春又爲君記義莊君聞余補輯蛟川耆舊詩因出金以襄剞劂壙志之請義不得而辭爲書其大略如此丙辰夏五月前翰林院侍讀同縣王棨商撰

邵元升權厝志

君姓邵氏諱文翯字元升先世由慈谿賈於鎮海之長山街因家焉祖艮國學生父秉芳慈谿縣學生前母張氏早卒母王氏六品軍功其鵬之女開化訓導賡華之從女也軍功生三女長即君之母次適光緒己丑舉人胡宋駿三適諸生曹名樹其後皆有子能世其家而軍功嗣子景鳳相繼爲諸生每王氏宴集舅甥中表衿佩雍容一門稱盛事焉君幼孤與其姊妹俱育於外家姊病跛爲童養媳以卒妹適布政使司理問王翊俊而君

隨訓導至任所訓導既愛其從女又與君父交最篤以故撫教君甚至君歸而貧不能婚母姨胡憐之妻以長女乃訓蒙自給踰數年亦爲慈谿諸生當是時邵氏居鎮海者四世矣而父子猶占籍慈谿以慈谿學額廣也君善飮酒好摴戰與人交外若豪放無町畦而內則芒角森然有不可其意發聲徵色雖尊長猶畏之然篤於伉儷儉於日用服御薪米皆有常經胡孺人堅忍刻苦能成君之志閨房之內雖屢空訢如也生子男三長學錦十六歲殤次學鑑娶李氏恭章之女有賢行舅姑皆愛之三學銳幼讀女二長適陳秉鉞其次在室孫男一信楔丙辰孟夏君將爲殤男娶林氏前數日自時敏學堂得疾歸至夜分遂卒實四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五君訓蒙三十餘年而在時敏學堂最久假期亦最少其以敎習兼司會計凡八年無一錢侵冒者人尤以爲難初君以形家言宅不利常轉徙在外其後埒築數楹乃歸而居之然室中空無所有至是而百物粗具且能釀酒以待酤矣而遽卒豈非命也夫卒之後三日癸丑以舟載三喪權厝於白石廟根先塋之次從君志也余第四

姑爲君之世母晚年爲僚婿君實執柯焉故不待其請而志之云

太學王君墓表

君諱仁拾字杏生鎮海王氏世居泰邱鄉沙岡頭村父開瑞母金氏君習儒書無所就遂隸名太學治田釀酒以給食用時出羨餘周恤貧乏修粱繕道亦樂爲之仍世爲里社長社中庶務咸取決於君或有爭訟曲直君調停其間常以無事卒於乙卯年三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五配陳孺人例貢生贈奉直大夫慶雲之女無子以

從兄仁秀之子金鉅兼承孫男一昭德義男伍二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本鄉白雲畈之原右爲陳孺人壙孺人姪祥川余子婿也書來求余表墓且言君生時嘗慕余之文歿而得之庶以慰君於地下嗟乎草木同腐志士所悲悠忽之徒隨化而已推君之意豈非欲自拔於流俗者乎遂詮次之以示君之存

葉寶鏡壙志

君姓葉氏名大章字寶經一字寶鏡鎮海人曾祖瑞煜祖士楊父承輝世居泰邱鄉之城灣城灣居民多業樵

而葉氏先世有列肆在杭城遭亂燬殘君之父謀修復之然卒不振君幼嗜書家貧侍母顧宜人且樵且讀年十五始習賈於長山街父歿寓廬江及甬上又改而航海最後居閩中洲爲木商世所稱南臺客者也往時南臺爲利藪客多暴富後爲土人搜剔殆盡君謹身節用以有盈餘蓋葉氏之商業中衰而再振於君遂爲城灣巨家君性樸厚治室不求華美曰吾不忘誅茅補屋拾葉佐炊時也其自奉甚儉至於義所當爲卽無所吝初父歿葬從薄後改葬於張鑑禊封樹有加焉旅行見時食必購以奉母弟大櫆姪敵周皆早世養生送死務盡其情嘗收責某村見一嫠婦哭甚哀詢之則以貧故議改適而不忍別其姑與子者君惻然爲醵錢周恤之議遂寢婦卒復爲營葬其他所瘞埋不可悉數歲饑出餘粟以糶價平而施均鄰里德之城灣故山村君勸人多種番薯以代穀無力者貸以錢至如平道路繕橋梁興小學收棄字輯宗譜置遠祖祀田皆量力佽助喜飲酒而有節與人語煦煦有春夏氣尤敬禮文士邂逅酬酢情意肫然陳君脩榆名其堂曰鋤經君甚喜曰是吾志

也蓋君雖仍世爲商而其心常恐染於紛華謂不如耕讀相傳之可久故於陳君之言有深契云君由太學生議敘同知銜賞花翎贈祖父皆奉直大夫祖母母皆宜人配陳宜人忠亭之女有賢行生一子敵雲能世君之業由是君不復居閩歲一往來父子自相瓜代而已君有妾黃氏先卒歲在丙辰君年六十有一自營壙於某地之某原而屬余志其石蓋有意於不朽之名者余識君久嘉君之行誼可爲世法遂詳書之以慰其意焉前翰林院侍讀同里王榮商撰

吳琴軒壙志銘

君名永柱字廷憲號琴軒鎭海靑峙吳氏父正溥娶顧氏無出以兄正渭之次子爲嗣卽君也君幼貧苦本生母李氏早卒後母邱氏督之嚴日必課薪兩束君時病瘧稍間卽腰鐮入山暮則荷薪而返其耐勞如此年十四習布業以近視改而操船又苦眩暈之疾久之乃主船政最後族父正闓延之客海州之靑口鎭經理船貨出納君性謹愼無絲毫浮費凡居靑口者十年偶以事拂主人意歸而築室三間讓故宅於兄弟而間至各商

埠相時取舍既失利遂不復出君由太學生敘布政司理問銜聘顧氏未配卒配鄭氏生男一茂植繼室卓氏太學生浩女君以壬子年十一月某日葬顧鄭兩安人於靈巖鄉蔦山之麓虛兩穴爲生壙族弟企唐既爲之表矣今又介其妻姪卓應祥求志於余余與君兩世爲姻親頗聞君儉於日用而厚於酬酢顧太君性和婉而本生父母皆嚴毅君事之未嘗有失禮然每過蛟門嶺思少時樵採事輒流涕被面而督茂植亦甚嚴不以獨子而有所寬假然則君之克自樹立固其家敎所致而君亦庶幾有象賢之子歟系以銘曰

析薪負荷父子相承威克厥愛惟家之興我銘其石來世有徵

朱彝堂先生墓表

先生姓朱氏諱啟洪字敘範彝堂其號世居鎭海之石高塘父諱斗權增廣生母顧太君爲余祖母之姑生三子先生其第三子也爲人和厚寡言居近市而無塵俗之態余幼時先考嘗攜文就正先生爲添註數行細書端楷一字不苟其規範可想是時先生爲算山邱氏修

譜未成而居室不戒於火譜稿亦燬再修甫竟而顧太君棄養先生思慕哀毀踰數月亦卒實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元配王氏生子男二其犢出爲伯兄啟疆後其沛女一適庠生王炳謨繼室陳氏生子男一其澄女一適壬午舉人林長清孫男一昌祺孫女一適王奕倫曾孫男一象槐曾孫女一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某日葬先生於宅之北原王氏陳氏祔兄弟四人皆同壙有古風焉初先生有季父曰斗衡兄弟皆能文爲里大師先生繼之亦有聲庠序間然皆終於

增廣生而先考猶豔羨之常曰吾試卷得去耳旁改土旁於願足矣以附生卷從耳增生卷從土也蓋當時海濱科第之難如此同治以來士之食廩餼登賢書者接踵而起鄙陋如余且通籍於朝然世變亟而國運亦告終矣悲夫昌祺請余爲表墓之文余是以感而書之下巳仲春月

胡青原先生壙志

歲在乙卯鎮海南鄉山民以鹽局故至興官軍對壘槍礮之聲亘數里不絕當是時海濱村落幾成瓦礫之場

有能調和軍民使之相安於無事者則廬江胡青原先生也先生自少有儁才甫弱冠以第一人入邑庠名大噪旣乃棄去繩檢頹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至屢爲學官所糾而先生不悔也爲人心地坦白不文過不宿怨不蓄餘錢幼從異母兄宋銓受業故事之最謹歿而思慕不忘推恩子女有加無已其他所振恤往往有游俠之風鄉里以此稱之迨乙卯之役而人心大和上自長吏下至販夫堯豎莫不信從其言聞其病則憂知其愈則喜雖輿人之誦子產畏壘之祝庚桑不是過也嗟夫世苦兵禍久矣以先生之才而不得早顯於時桑榆之補一隅實受其福而豈足以盡先生哉生平未嘗作詩病中和從子炳奎數詩皆清新可傳其天質之美類如此先生名宋徵字春元青原其號曾祖明科邑志有傳祖子玉父有棣皆太學生元配姚氏舉人燮之女孫生子二聿瀛業儒備行工科博士女一適李義瓔繼娶張氏先生以戊午年正月壬寅自治壙於紫石山之麓姚孺人先祔志其石者先生兒子之壻前翰林院侍讀王榮商也

容膝軒文集卷六

容膝軒文集卷七

鎮海王榮商友柔撰

家傳

先大父述

公諱承肩字心一王氏自公始爲世譜故族望失考其可知者始祖當明季卜居定海之靈巖鄉皇朝改定海爲鎮海遂世爲鎮海人二世祖諱祥祥生德德生玉眞玉眞生廷宰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國璠年三十配朱氏卒終身不娶族黨以義夫稱之考諱家勳字碩旂國子

監生妣張孺人生三男一女公其長男也累世謹厚以力耕自贍公自幼有膽氣年十六値歲歉收家有積粟飢民恣爲攘取會縣令行視海塘公攀輿陳訴詞氣侃侃不類凡兒縣令異之爲迂道過其家撫慰備至由是知名既長好急人之急善排解里有爭者公輒委與語靡不聽服長吏之庭殆無里人迹焉道光二十一年秋英吉利據縣城土匪顧某兄弟以私怨殺其鄰婦衆莫敢問遂嘯聚徒黨劫奪財物至相與尅期曰甲日取某家乙日取某家居民惴惴不自保公與其宗老謀擒顧某兄弟告於社而戮之餘黨悉解散鄉里獲安咸豐十一年冬粤賊陷寧波五縣官吏退保定海公與同里附貢生李渭國子監生王津等密圖恢復内應外援約結既定會有洩其事於賊目何文慶者賊執公入城脅以白刃使言師期公堅不承時賊黨陸某踞穿長場署實不知狀乃爲公緩頰賊猶不之信拘數日無驗始釋之公歸登孔墅嶺方徘徊瞻眺而定海兵船已銜尾入蛟門遂馳至石高塘樹旗舉事斬賊首數十級俄而諸村皆響應時同治元年四月七日也當是時賊氛徧地西

人方首鼠兩端官兵又單弱不足深恃一有挫衄屠戮之禍殆不堪設想而公毅然發難若以賊爲不足平者明日助攻縣城克之尋遣兵助克府城其秋賊復至鄞慈奉三縣遭焚殺甚慘公與李渭等練衆守禦賊亦退走事聞賞不及衆爲公扼腕公自以因人成事本無功之可言故泯然無怨尤之色友人傅鼎基遺以從九品銜公再三辭而後受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八日以疾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九公身短而癯音如洪鐘目烱烱有光其見義勇爲出於天性而未嘗因以弋利軍興時

諸富民傾家輸餉公所出納前後無慮萬金無一錢入私槖者人尤以為難生平最惡游惰之習家居必披星力作為傭賃先子弟稍逸豫立加笞責諸甥就館或流連數日輒訶曰是浮蕩子他日恐不能成立諸甥聞之往往逃席去婦女出行覘公所在常繞道相避里中失業者皆畏見公然公於貧乏者必竭力振卹之寒有衣飢有粟未葬者為之葬力有未逮稱貸以益之族弟某孤貧無依行乞於道公方墾田於林大山麓呼其人至墾所授以田廬并為婚配後其人娶子婦而公已歿特設

具薦之曰吾非先兄不能有今日矣倪處士某由縣城僑居村中以訓蒙自給公嘗延之作譜頗詳慎不苟越二十年處士益貧且老矣公欲周之而窘於資乃與族人言吾宗日盛譜宜修盡仍使倪處士為之衆唯唯請既成而處士亦賴以不乏其設法濟急多此類也奧時村人赴郡城者皆遡大浹江或買棹賃艫河頗迂遠費日力公設夜航於長山橋倚裝安眠一昔而達行旅至今便之素知醫晚歲公務稍閒始為人診治多應手奏效每淩晨杖竹杖手一繖而出迎致者相望於道歲

終餽果餌者不可勝計其他所為如修廟社治梁道浚渠築塘皆濟人利物之事而粵賊之亂所全活尤衆功成而名晦身詘而志伸識者謂公之陰德大矣喜樹蘭每仲春作花几案皆滿尤好治生飼家畜魚動依古法以至商販細業皆試為之然意豁達弗能屑屑校錙銖與人交推心置腹人有負之終不以介意以故所為多折閱至於臨大事決大疑意氣慷慨神色安定從容指揮算無遺策雖古所稱智勇之士殆無以過之遭時多故生平幹局略見諸施行而當道無援引之者懷抱利

器終老田間此志士之所歎也公後以孫榮商官累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三級配顧恭人同里諱存心之女慈順勤儉能成公志卒於同治四年五月四日春秋七十有一以光緒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西山下唐婆井之西公所自營壙也子男二人錫封從九品贈奉政大夫錫山縣學生贈中憲大夫女五人適張光德張才悌繆全林邵秉勤顧令標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五人榮商侍公二十有三年甫能言公即負劍辟咡教之識字所以期望之者甚遠且大自丁卯以後每

秋試報罷公輒愀然曰兒終當有成恐我不及見耳及榮商仕於朝恭遇覃恩得推封如例而公之墓木拱矣嗚呼先人種其德而後人食其報顧可漠然不知其所自耶念百年易盡而文字或可傳於無窮用敢粗述見聞求有道君子序而銘之以庶幾先德之久而勿替焉

第三孫男榮商謹述

先府君述

府君諱錫山字巖卿號祥和世居鎮海第三洋村曾祖國璠有義行祖家勳國子監生父丞肩議敘從九品累

贈中憲大夫粵匪之亂功在桑梓母曰顧恭人王氏世爲農家自府君始習儒業性篤重無世俗之好每赴試同寓友挾妓呼盧以爲豪府君獨默然無所與衆笑其迂弗顧也咸豐元年受知於學使吳公鍾駿補縣學生秋試報罷乃里居教授異時吾鄉高材生多不屑爲童子師閒有屈意爲之者一切條教概從闊略弟子肄習經年裁足識名姓而已其勤者稍從事於講貫大抵文言腐語聽者弗能通曉以是人鮮知學者府君則力矯其所爲自勝衣以至成人兼收並錄雖甚魯鈍必反復譬解務爲淺近易入之言以相啓發察其終不可教然後置之其材質可造就者誘掖獎勸不遺餘力而於童丱之年尤所加意曰失是不教則事倍而功半矣嘗自言少時在村塾中頗劬學然如瞽者無導人倀倀不識途徑後從謝周訓魯峰王士鼇冠山諸先生遊與同學相切劘始漸開朗而獲益於向學榮巨川爲最多蓋師友之不可少如此故其教人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用是成就者甚衆而一時高足弟子如邱孝廉煥章顧明經家桐楊文學培元等各以所學遞相傳授爲里大師

由是海濱多向學之士矣府君授徒凡十餘年而伯兄錫封卒先大父始命之服賈又十餘年而喪葬婚嫁之事粗畢里中諸富室爭欲得府君以課子弟府君忻然挈諸子往就之語人曰昔人有言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以是終吾身可也會里人議改古刹爲振文書院推府君主其事未成不幸遘疾以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卒於家榮商承遺志與諸同事踵成之事詳縣志府君內行惇篤嘗誦先儒格言性沖淡布衣蔬食怡然自得視非分之財泊如也浙西某

商以豪侈聞於天下人有經其盼睞者立致千金閭巷以爲美談府君聞之蹙額曰是人奢淫無度不久籍沒矣衆皆愕然無幾何某商果敗衆乃服府君之先見嘗遊天童山寺寺有韋馱神素著靈異同人率拈簽問休咎府君賦詩有今生際遇前生定空把茭杯此日占之句其淡定如此爲人德容豐粹望而知爲正人君子與人言呐然如不出諸口至於啓迪後進則亹亹不倦中年雖溷迹市廛會計之暇時理舊業書聲與市聲常相和也榮商年六歲府君卽鈔書授讀屬對必用故事以便

記憶比出就外傅歲時告歸未嘗令一日休暇其立敎尤以敦品爲先嘗曰士尙無品雖貴爲卿相不足重矣榮商十五遊邑庠意氣頗發舒府君戒之曰昔人以少年科第爲不幸今發軔之初而志滿意得豈吾所望於汝耶又嘗作文有所刺譏府君見之切責曰厚重爲載福之器汝刻薄如此他日將以文字賈禍矣其他所諄誡多持身涉世之要不能悉記大約府君於先儒格言躬行實踐不徒以爲口說之資故一言一動皆可爲法使之得時行道必能爲國家陶鑄人材楷模多士卽不然

而黃髮兒齒優游鄉里閒亦足使後生小子常有所矜式昊天不弔旣厄其遇復促其年典型之亡有識同歎蓋非獨吾家之不造也府君以是年秋九月某日葬於第三洋村周家基之原又十餘年而榮商仕於朝恭遇覃恩累贈府君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三級吾母邱氏封太恭人孝廉煥章之女兒也子男四人榮唐國子監生貤封中憲大夫榮商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甲午大考二等一名升用侍講加三級榮晉國子監生出爲從父錫金後榮清女三人壻傅家珍張武

明毛宗蕃孫男女各五人曾孫男一人嗚呼過庭之訓言猶在耳而不孝榮商自失怙以來執德之不固修業之不勤時與先訓相背戾清夜追思悚惶無地獨念府君敎澤之及人有不忍聽其湮沒者是用和淚濡墨述其梗槪俾後來者有考焉次男榮商謹述

贈奉政大夫王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王氏諱錫封字祚安榮商之世父也爲人精明果敢先大父以爲類我而愛之時吾鄉頗尙武力諸少年多習擊刺之法而府君尤精悍居石高塘米肆中一

市無不懾服者然生長平世懷材無所用日與諸少年遨嬉宴飲以爲娛樂而已及粵寇之亂土匪蠭起鄉里不堪其擾謀鋤而去之而府君不幸以疾卒於家是爲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四十四蓋府君之材幾足以自見矣而遽死豈非命也歟府君後以榮商官由登仕郎貤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配顧宜人國學生元福之女生男女各一女適國學生卓浩男榮漢光緒六年客死於杭無子以從弟榮唐之長子才渭主其祀宜人卒於光緒九年某月某日年六十六以十四

年十一月某日合葬於鍾家嶴西山之麓本先大父所卜塋地也榮商幼時常侍府君左右其英毅之概至今猶能記憶之三十年來吾鄉風氣柔弱猝有外警求如府君之材武者以爲鄉里倡率而不可多得矣亦重可慨也夫系以銘曰

才足以有爲而不逢時吁嗟府君後世所思厥宅孔幽銘以昭之

亡弟康侯權厝志

弟諱榮晉字康侯國學生先大父有弟二人仲諱永源季諱永芳永芳生錫金娶傅孺人生女子四而男子皆不育孺人卒遂以弟爲後實先府君第三子也幼時府君教之讀鈍甚既習賈雜閱稗官小說家言乃漸通文義客如皋時府君貽詩規勉弟藏之篋衍晨夕諷誦後數年覽詩古文辭皆能識其旨趣儕輩有作詩者弟見而笑曰以若所爲亦易與耳然根柢淺薄令人齒冷吾不願效之也因抉摘其利病多中肯綮學柳誠懸書亦粗具風格余以爲奇時時與母言之母曰誠然汝父在時常悔不使汝弟之卒讀也性高伉然能以義理自克

治交遊皆稱其長厚常纂書傳中古孝子事思倣而行之府君病中風倉猝棄養弟自皋徒跣奔喪號泣欲絕行路爲之隕涕事母尤曲至母或以事怒諸子恆涕泣不食弟在側必婉言開解俟母霽顏然後已遣嫁諸妹母所欲與者必曲意從之母或詣他所弟必從行或留數日必頻往省視比歸必遠迎道旁若久不見母者然其欣喜之色雖嬰兒不啻也前後在皋幾十稔月必寄食物詢起居家居必日市甘旨進母母問值幾何必減值以對家用或不給必祕不使母 知既患疾委頓牀蓐毋

就問所苦必曰無他但倦而思眠耳稍閒必强起循行以慰母心比卒母哭之慟曰兒死誰復能體我意者余等亦內媿自以爲弗如也嗚呼嚴氣正性以對其父母而婉容愉色則移而用於不知誰何之人此世人之恆態如弟者乃獨使之背母以死天道豈可問耶抑修短之故別有物以主乎其中而不繫於其人之賢否耶弟嘗納一姬張氏未半年以疾遣去而弟竟不起卒於光緒十年正月十日春秋三十以其年六月權厝於宅東南池上母覩之歎曰家貧子幼葬無期池水齧隄且陷

即不陷日臨深淵魂何以安乃以明年二月朔改厝於宅之南原妻胡氏國學生智德之女生男子二才泮巳就傳才澧弟卒後一日生也先卒之十餘日余讀書容滕軒弟力疾至軒中誦余試南宮文咨嗟太息既而慨然曰弟思富貴之樂不過及身惟傳後乃佳耳意蓋欲藉余文以傳也而余以貧病交攻學殖日落文之傳否尚未可知姑志其大略以塞弟無窮之望而已矣悲夫

王節婦傳

王節婦於氏脊生王錫泉之妻也年二十九而夫死遺一女一男尚幼節婦痛哭欲俱死家人力挽之乃止而事舅姑益謹舅承源力田蓄居積在王氏號爲素封初令錫泉遊學甚望其有成不幸而死意獨憐節婦所以體恤之甚至雖安逸弗問也然節婦刻苦尤甚布衣疏食終歲勤動不少休以是舅姑益憐之而其男樂洲又死節婦獨與其女相對治女紅熒熒一燈常至午夜女吳氏沈靜如其母母女共處一室中終日寂然過者但聞紡績聲而已晚年稍事佛而刻苦如故與男子不輕接一言雖子姪見之猶凜然若冰雪焉光緒十年卒年

六十有五初節婦撫從子樂濟爲子比歿時已有孫三人矣

論曰吾家自高祖以下皆老壽至是而始有節婦非家之幸也雖然人既不幸而遭其變如節婦者固足爲門戶光哉節婦余從母不稱母者著其本事也

邵氏姑傳

姑適邵氏先大父第四女也性明淑知大體其在室也父母兄嫂莫不稱姑之賢及其爲婦也其舅姑娣姒所以稱姑者如其在室之時旣老而往來兩家之閒兩家

男女無長幼上下以至旁近姻親皆賢姑如出一口殁而哭之皆哀嗚呼其可傳也已邵氏世居慈谿其先有賈於鎭海之長山街者遂留家焉姑歸時邵氏方盛其後衰替而姑之夫秉勤卒遺三女一男未幾男又殤姑斥賣其家具得錢百緡貸余家而歲取子錢供衣食不足則督率諸女治女紅以佐之艱苦備歷而姑未嘗向人言貧自先大父母篤老姑常在側其容色必婉以愉歲時餽問必豐以潔入其室器物必疏以整被服必樸以完邇內外族黨必肅以和邵氏距余家十里而近余

兄弟過之姑必留飲食既辭出行二三里許同視之姑猶立門外相望也其訓諸女甚嚴比其嫁也亦不至於過儉又爲所後之子聘婦未娶而姑卒悲夫先大父有男女子七人余之通籍也惟姑及見之自姑卒而先君之同氣盡矣念姑之葬未知何日聊撮其大略而書之亦庶幾賢者之有聞於後也

王嫗傳

王嫗姓顧氏余之族祖母也夫永悅爲人操舟嫗獨居斗室中終歲食貧無怨言年三十餘有二子尙幼而其夫溺海死嫗對人亦不甚哭獨默默自悲傷而已性溫婉閑助余家操作余家待之不能異於他傭然嫗意甚感歎對余內子言以爲厚我內子曰嫗自食其力吾家無一錢相貸何云厚也嫗曰汝家何人不可使而常使我非哀憐我耶其忠厚如此嫗生平寡言笑自夫死後無一語及其夫實無一時不思其夫也已卯秋余次女蔣英生嫗宿余家夜半風起忽牀席震動齒相擊有聲內子呼之覺問其故嫗初不肯言再三問乃歎息曰吾念亡人遭風死每聞此聲如身在大海中心膽摧裂肢

體自動不能禁夢中亦然殆爲痼疾矣又曰吾聞人有溺海而遇救者常意其未死今久而不來尙何望耶因黯然流涕未幾嫗果得狂疾凡耳目之所接無非其夫者自以爲遇救而竟歸也如是數年光緒丁亥年竟死嫗死時年五十餘其長子已娶矣

論曰嫗之至情可以感風雨泣鬼神其不死於殉者撫孤事大且僥倖於夫之未死也卒死於狂固必至之勢矣嗚呼若嫗者使之爲臣必忠使之爲子必孝吾哀之敬之爲之傳以附於家乘嫗亦不死矣哉

從兄雨人傳

余同曾祖兄弟七人惟雨人與余生同歲長同塾及余授徒於外而雨人常從遊每余有撰著雨人未嘗不稱善有過則彼此互相規戒兩人者跡最親而意氣亦最相得也雨人九歲始能行性偏執以氣節自期許遇釋徒募化及非老稚廢疾而行乞者必正色詰之曰四民各有職業汝耳目手足皆無恙何不自食其力乃仰面求人耶其人默然去則已或崛强有所辨論雨人輒大怒操杖逐之媚黨中有不可其意者雨人厲聲訶斥無

所避忌或絶其人不與相往來衆皆謂其過當雨人自以爲守正不阿當其意之旣堅雖萬夫莫能奪也喜作擘窠大字頗自矜貴於文章亦深知利病然構思艱苦往往終日不能成一字又有目疾書試卷恆逾格以是累試不售卒於光緒戊子年九月某日年三十有七時余治裝將入都爲遲回者久之嗚呼由死時觀之彼富貴功名定有何味而必汲汲以求之乎然未至於死而終不已者其亦命也耶雨人諱榮沛其應試屢易名不可悉記祖永源議敘從九品父錫鬯國子監生娶江氏生二男三女其一女卒後所生也雨人好觀相人書嘗相竺氏姑之女當大貴已當壽考有三男病篤時猶指妻腹預爲命名其他所言尙多大抵無所驗云

亡妻樂宜人哀詞

宜人少余一歲十四而許字十九而來歸在余室二十三年以光緒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京邸春秋四十有一冬十月其族子某持喪南下余率諸女送至東便門外而返嗚呼悲莫悲於死別況伉儷之情耶先是宜人欲偕余摹小像余以非急務不從及宜人臥病余

欲延畫師寫眞恐傷宜人心復不果因循至於大慼而遂有不及事之歎哀哉自玆以往天壤之大終不復見有斯人矣宜人姓樂氏名順心字媚鎭海湖塘人也父汝驤府學生母虞氏生男女子各五而四女皆不育宜人初亦善病藥餌不絶於口比至余家朝夕隨吾母操作病良已宜人曰吾今而知勤之可以愈疾也由是終其身不敢有暇逸時生平無脂粉之飾無華靡之好其在家也惟視親心之得失爲憂喜先大父性嚴毅家人多匿影不敢前宜人奉事四年未嘗有幾微之過嘗誤

碎粥器倉卒無可代者宜人甚惶懼曰今日必獲譴矣余憐而自承大父亦不復問宜人欣然若脫重戾者向余稱謝不置其謹愼如此吾母平日少許可宜人察言觀色終日惴惴惟恐不得當一日先父汎詢諸婦能否吾母因言仲婦善烹調掃除亦整潔宜人聞之甚喜以爲翟茀之榮不是過也其在京也余祿薄不能多畜人厮役南來者以次謝去食物皆宜人治之余又力不能僦屋常假試館以居每公車將至則倉皇移出試畢復入宜人來京五年而移居者再摒擋家具屢至委頓而常有怡愉之色曰吾視在家時巳爲逸矣其於物也雖燼餘猶不忍棄其取效迂遠若將入於人世者然其至性過人既連遭內外大喪哀毀備至又哭其殤男而痛其後之不繼以是舊病復動既病矣終不肯暇逸蓋猶冀因勤而得愈也會余亦患心氣之疾宜人日誦太上感應篇夜禮北斗求減巳算以益余未幾而宜人竟不起嗚呼使死而可代則余之餘年皆宜人之貽也如不可代而宜人之意固巳厚矣然則及余之身而遂使宜人泯滅澌盡幷遺像亦不可得見余之心其能一日以

安乎乃爲文以存宜人之彷彿且以抒余之哀焉其詞曰

嗚呼宜人生而見憐若掌珍兮長而相依謂余骨相不長貧兮孰知余之驚鬐攬轡而驅仍邅迍兮一囊之粟不能自飽矧細君兮嗚呼宜人夙興夜寐常執勤兮何辜于天遠離家弄隕厥身兮昔日之來笑言啞啞喧四鄰兮今日之歸夫悲女哭寂不聞兮嗚呼宜人古今桑海孰測其因兮鹿車歸櫬余乖初志沒則伸兮死生契闊九原之下有老親兮魂而有知相依以居無酸辛兮

洙兒哀詞

兒名才洙生之年月爲癸酉癸亥其日時又爲癸酉癸亥先大父以爲奇愛之異於他兒兒亦聰慧能得大人歡及明年冬先大父棄養丙子夏先父繼之其秋治葬事於宅之東阡兒能自至工所嬉戲又二年爲戊寅九月十日兒竟以喀血殤父子之緣六年而盡余嘗爲擴志以寫其哀然余是時方年少氣盛視兒之得失若無甚輕重者獨以謂五年之間喪我三世造物之迫人巳

甚不能無戚戚耳其後吾妻連舉四女求如兒者而不可復得於是始知兒之可貴而其苗而不秀爲重可惜也嗚呼兒之殤十餘年矣而余思之如昨日事者蘋擴志已佚其稿乃更爲詞以哀之亦以見余之嘗有子也其詞曰

衆人之擾擾兮而兒獨夭其年世系之緜緜兮而余獨艱於傳非余之涼德兮而孰使之然聊爲文以自訟兮夫何憾於蒼蒼之天

女菊英哀詞

菊英余之第二女也其母方病而孕故生而體弱年十一從母航海北來微波盪舟他人皆無恙女獨偃臥不省人事其世父推之醒女出不意驚怖幾死平居嬉戲時或有人自後呼之亦往往作錯愕狀殆形家所謂神不足也幼卞急長乃更爲沈靜喜讀書姊妹之閒自相師友尤留意女紅他人所爲一見輒能效之早作夜思如恐不及辛卯春余苦心氣怱怱若欲散者自揣無復生理向女言之女退而痛哭不能仰視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既殁而哭獨哀余憫其弱數禁止之女強自

抑損口不言而心常悲也未幾而女病初不自言及余知之而病已殆念其母無遺像意尤惻惻一日女執余手哽咽而言曰兒今見父則不能見母欲見母則不能見父何賦命之薄一至於此余聞其言亦悲不自勝明日爲呼工來攝小像數紙女已若明若眛然尚能起坐如平時踰數日遂殤甲午七夕前二日也嗚呼余以服官之故使其母客死三千里之外常感愴於心今女復背余而去推其惓惓思母之意在女或可以無憾而余獨何以爲情耶女年十六字慈谿楊氏故其殯也在城南慈谿義園而未知歸葬之何日也哀以詞曰

母去兮女隨女心慰兮我心悲女宛在兮母獨何之噫

弟琴史哀詞

光緒甲午秋九月二十四日吾弟琴史以疾卒於家年止三十先是三弟康侯卒於光緒甲申年亦止三十又皆當海上多事之年斯亦異矣弟諱榮清字琴史先大夫第四子也生而膚理玉映然目力不逮恆八年十二先大夫見背余又多病不能卒教之以是所學未就自

余通籍後親族訢訢然咸謂富饒可立致弟亦以爲然余戒之曰未來事不可知弟宜求自立之道則緩急無憂矣弟由是一意課徒務爲節嗇衣敝履穿有他人所不能堪者余來京七年祿不足以爲養吾兄亦以貧故時時出遊每念弟在家侍母意爲稍慰不圖七十老人復遭此傷心之事而余又未能遽歸也然則人而有仕宦之子弟如余者其果何益耶弟娶張氏生一子才濬甫四歲矣嗚呼三弟之卒余適外出然倘及視其含殮獨於弟則天各一方生無涓滴之潤歿無杯酒之奠孤

兒寡婦不知何以存活斯其尤爲可哀者也其詞曰

人事兮變遷彈指兮十年海氛兮不靖家禍兮相連嗚呼噫嘻奈何乎天

家祥雲叔生壙志

君名錫光字祥雲鎭海王氏曾祖國富祖家定父永邦母顧氏君生而孤苦稍長操舟海上性誠謹爲主人所倚任凡航海數十年未嘗遇險人以福將呼之既老歸而治田挽水車至終日不倦其勤力雖壯夫不如也娶顧氏家備之女婉順有婦道子二榮寬榮乾以工業起其家女一適潘明奎孫男四才昌才華才剛才直宣統元年君年七十有二榮寬等爲治生壙於傅氏宗祠之西而屬余志其石君與先考爲同高祖兄弟自曾祖以來累世止單傳及君之身而始大天道福善於茲有徵庸書之以詔後之人

仲妹傳

仲妹先大夫第二女同里張武明之妻也先大夫有三女長妹適傅家珍端厚靜默而仲妹頗褊急屢以反唇觸母忿於諸嫂亦偏有愛憎母常切責之慮其不宜於

家室也既適張氏爲舅姑及夫所愛重妹乃益修禮讓處事明決而待人仁恕歸與諸嫂相接推心置腹宿嫌盡釋由是兩家交賢之張氏以估船起家妹始嬪時商業猶盛而余家自先大夫棄養伯兄連遭覆舟之厄兩弟皆早世余雖通朝籍祿不足以爲養母常空乏妹輒供給之甘旨之饋不絕於道季妹毛氏貧而目眊妹尤憐之生女卽約以爲婦所以資恤之甚備毛氏女旋殤而妹待季妹始終不替其孝友蓋根於至性也及武明以聾廢張氏衰落而鄰比皆富人濡染有素凡事不能

苟簡妹以孱軀拄門戶外豐內悴日促促寡歡竟以憂勞致疾宣統元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有一子一家驊女二鑾生適王德芳徐堯美孫某

先慈行述

先慈系出鎮海算山邱氏贈文林郎諱統昌公之女同治癸酉科舉人諱煥章公之女兄生而明慧先外祖父母皆奇愛之年二十一歸我先考贈資政大夫嚴卿府君王氏世業農先考以咸豐辛亥補縣學生常授徒於外家中仍治田數千畝先大父贈資政大夫心一公課

田功最勤婦女未明而炊終日奔走無停趾稍濡緩則譙責不已先慈夙興夜寐門內稱爲健婦猶不能得大父心屢遭訶斥先大母顧太夫人時庇護之及大母病偏枯棄養先慈望影生畏恒遣不孝輩侍大父側以博歡顏退治膳羞必馨必潔既殁思其平日所嗜好而薦之霜露之感數十年如一日鬧與子婦輩語及前事猶嗚咽流涕自傷其得親之難也先考厚重寡言而先慈善辨論時或抵隙蹈瑕以相詰難見先考面發赤則噤不復言以是終身相敬愛初生一女最後生一男皆殤

道光己酉生伯兄榮唐咸豐壬子生不孝榮商乙卯生三弟榮晉丁巳生長妹傅氏己未生仲妹張氏辛酉生季妹毛氏同治乙丑生四弟榮清先慈皆躬自乳養稍長督責甚嚴遣嫁諸女率樸質無華飾歸寧數日即促之返諸女亦惕惕不自安以先慈無片刻閒也課子婦操作亦不稍恕然能曲體其情而撫慰之嘗謂世人皆愛女而憎婦故力矯其弊晚年至加以禮貌諸婦化之風氣爲之一變性剛直而有安舒之度雖盛怒無疾言遽色事過亦不宿於心至如先世生忌之辰戚友慶弔

之節器物庋藏之所備販賒貸之數茍爲思慮所及雖經久弗忘也雅不喜積聚得錢以周貧乏未久而盡外家中落婚嫁喪葬之資皆力佽之鄰里告貸者時其空乏冬撤帳夏覓爐以應之不使他人知也夜無夢偶夢輒有奇驗若鬼神來告者光緒丙子夏先考見背先慈即長齋奉佛嘗西登靈隱東泛普陀里老爲佛會求先慈主持亦時徇其請然先慈實不甚信佛特爲娛老計而已七十以後兩耳重聽猶勤動不少休不孝輩諫止之輒艴然不悅喜蒔花木多應手而活尤喜畜雞鶩多

多益善有事或操刀自割嘗曰使輪迴之說可信此輩皆惡人轉世不殺何爲其達觀如此生平無兒女之態榮商自戊戌告歸先慈常邑邑不樂及壬寅入都先慈送於門外喜動顏色癸卯冬榮商自蜀歸次年值先慈八旬不復作出山之想先慈亦相與安之及宣統紀元親友有詢安否者先慈答曰吾無他望惟盼商兒得一外任或可廣行方便耳屢詢皆然榮商見先慈神志未衰妄謂期頤可致試以北行爲請先慈甚喜曰汝第往吾來日方長數年後再相見也榮商遂貿然成行去年

秋先慈失足而仆旋發寒熱戒家人無驚擾吾當自愈已而果然惟目光驟減猶謂老人常態不足深慮寄書屢以平安相慰今年二月二十日偶患微熱酣臥數晝夜熱勢益劇始命家人趣榮商歸而已無及矣先是榮商在編修任內恭遇覃恩得加級請封先慈爲宜人在侍讀任內晉封恭人及己酉冬詔升侍讀爲四品又以加級得晉封夫人易簀之前一夕誥軸適自京齎歸先慈已不能言次日卯刻遂卒實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七自伯兄以下諸孫曾及內外眷屬皆覩含斂獨不孝榮商以戀棧之故侍奉不終憑棺哀號永無見母之日惟有泣述先慈梗概冀當世立言君子賜之銘誄俾傳久遠庶足酬罔極之恩於萬一而已嗚呼痛哉

立嗣告祖文

榮商不德元氣早虧行年六十思子而悲初婚樂氏首產殊兒吾祖吾父喜溢於眉兒殤不再祖父寧知婉婉四女哭母京師陳姬當室亦復得雌吾母曰咄是尚可爲媒於胡氏吾鬢已絲十年一瓦母顧而嘻曰汝立嗣

莫如禮宜毋不能待遺言可思吾兄吾妹異日同詞涓吉昭告後其蕃滋尚饗

次女像贊

女名菊英生於光緒五年九月六日字慈谿刑部主事楊家駒之子乘瑄光緒二十年七月五日卒於京邸年十六同邑陳君艮楨題其柩前曰鎮海淑女王菊英之柩時遼東有警諸女皆南旋女留慈谿義園者二年而歸殯於里又十二年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始歸其柩於楊氏女病中常以其母無遺像爲言余悲

其意爲呼工搨小影此幅卽從小影摹出者雖不甚肖然女之形模具是矣其性行則有余所作之傳在嗚呼吾女孝女也孝之德可以通神明光四海恨余衰劣無文采以張之耳系以贊曰

其行純孝其性靜專旣豐其德胡嗇其年閟芳韶於黃土存彷彿於素縑倘斯文之不滅庶在久而猶傳

兄友夔壙志

君名榮唐字友夔鎭海王氏祖永肩議敘從九品考錫山縣學生兩世皆贈資政大夫祖母氏顧母氏邱皆封

夫人君性剛直善排解有先祖遺風嘗自署其堂曰繩武論者以爲不媿晚年倡議築海塘爲田四千餘畝踰數年皆成熟民食賴之以弟榮商官累封資政大夫共和旣建襄理鄉自治事守正不阿同志引以爲重配賀夫人生子男二才涓才泗女一適胡聿和孫男五士模士樞士棖才涓出士棟士楨才泗出孫女三君壙石已先具癸丑冬乃與榮商並爲兆於宅東之原坐壬向丁兼亥巳距先考墓才百餘步云

先兄行述

兄諱榮唐字友夔自幼入家塾輒不甘居羣兒下稍長先父命治田事兼營舊業兄黽勉操作然志高氣盛常以不若人爲恥丙子先父棄養兄念農工所入微而近村多以估舶致富乃自購一舟爲人運木於閩至爵溪遭颶風壞舟浮沈巨浪中幸而達岸衆謂兄不利航海宜改圖兄不信曰此偶然耳踰年復購一舟稱貸不足典質以益之其始運煤江淮間數月無所獲利乃復入閩運木甫出虎門而舟又壞由是輟不復爲而望余之成名甚切嘗在長江輪船中見一人衣裝甚盛詢之知

爲官親省其兄於縣署者兄慨然謂同伴曰吾亦有弟乃獨以落寞終乎時余躓鄉闈者屢矣壬午秋試後兄至郡城提塘候榜日出見余名疾馳七十餘里抵家而日方中踰兩時報者乃至兄不自知其勞也己丑余補館職兄送眷入京以京寓清苦留十日卽返是年遇覃恩貤封兄如例兄意稍慰又念因弟得名之可恥而先大父居田間以排難解紛爲鄉里所重思有以繼述之兄讀書不多而明於邪正公私之辨又熟知里人家世素行及農工商賈各業情僞間有以事就質者兄爲評

其曲直往往中肯由是赴愬者輻輳其門兄性素剛戇所不可訶叱不避親舊其大旨以息訟爲主故論者頗稱其公直兄嘗語余曰凡多疑善悔之人得寸則望尺扶東則倒西不以聲色加之彼終不肯就範諺云雷聲大雨點小吾用此法耳又曰吾文字不如弟至於準情酌理應機立斷自謂有一日之長其自負如此兄素不能飲中年頗嗜酒兼染烟癖晚年乃悉戒絕其所建東嶽廟曰靈樹觀蓋以果報警人者至如賑饑民浚河道皆盡其心力而所注意者尤在海塘戊戌冬傅祠立河

工局兄常在工次監視會周令廷祚下鄉見永豐塘外積淤甚廣潮退則沙草茸茸然語兄曰此可田也兄以爲然庚子倡議築延壽塘而丁君惠堂董其役其後次第興築曰永穩曰餘豐曰久豐凡爲田四千餘畝兄招佃墾種講究蓄洩之宜不十年禾稼瀰望民食賴之然兄所自有者不及十分之一又隨時斥賣殆盡今年築新塘爲田約六百餘畝兄自任其半乃塘未竟而兄遽逝矣先是余治宅於故居之西兄踵而爲之於故居之東門垣堂廡兩宅若一而兄之爽塏較勝於余即廣志

所謂繩武堂也自宅成而歲費驟增余與兄皆深悔之已酉兄復購一舟冀爲桑榆之補然亦時有蹉跌今冬舟又壞兄素患痰喘至是漸篤卒於乙卯年十二月二十日春秋六十有七前數月季妹夢雪積兄門醒而爲兄憂之十九日大雪兄疾果劇次晨兄命呼女於廬江自是不復言余往視之兄氣息僅屬時時以左手撫其目旋開旋闔午後女至而氣遽絕若忍死須臾以相待者嗚呼異矣兄由國學生累封資政大夫配賀氏累封夫人子男二才渭才泗才泗先卒女一適胡聿和孫男

五士模士樞士根才渭出士棟士植才泗出孫女三壙在宅東余已志其大略矣綜計先兄生平任事甚勇而或誤主乎先入之言自待甚高而常加人以難堪之語氣質之偏駁余固不能爲兄諱要其端居一室不交官府不握利權徒以三寸之舌剖析是非造請之衆如川赴壑前者未去後者踵至而傾邪恣肆之徒皆有所憚而不敢逞此豈依草附木而致然哉不貪非分之財故事煩而心不亂不爲陰詭之計故言質而人易從失固有之而不勝其得之多也毀固有之而不敵其譽之廣

也至於築塘捍海化斥鹵爲膏腴利澤之及人尤有與世而俱永者壙志鐫於石故言不詳今兄且長往矣手足之痛義不容於苟簡故復詳著其性行以補壙志之所未備焉弟榮商敬述

族弟玉林墓表

族弟玉林寓定海之桃花山桃花所出螺醬風味爲諸島冠玉林歲時饋余兄弟不絕間以事歸鎭海相見常依依有情故余於玉林之卒也爲詩以哭之其葬也爲之志亦以答其禮意之勤也玉林姓王氏諱榮祖世爲

鎭海人父錫纓少時從其戚趙某習賈於桃花後乃自立門戶入其肆百貨充牣山中人養生送死之物無一不備居民漁採所得若魚鮝薪木茶薯之類皆擔負以來計直易貨而去出入之間獲利倍蓰以此能殖其貲有田宅於桃花老而歸鎭海以玉林代之玉林有才智爲山中人所推興學堂辦民團皆爲董事近年釀錢築海塘得田數百畝塘成而玉林病就醫於鄞甲寅八月二十六日卒於甬江客次年四十有四母李氏原配袁氏皆鎭海人先卒繼室方氏沈家門方仁祛之女生二男三女長男才珽及兩女皆殤次男才琮玉林卒後所生也簉室定海某氏生一女而出又納溫州陳氏亦先卒丁巳十一月壬辰葬於鎭海靈巖鄉雙浦根先塋之次袁氏陳氏先祔方氏爲生壙方氏賢明知大體能收恤同宗之孤兒而出錢以葬無主之棺用人理財操縱有法其終能負荷先業以保世而滋大乎是則玉林之志也已

容膝軒文集卷七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書

答鄭雲仲孝廉

承示所論安侍御事義正而詞嚴思深而慮遠當輿論波靡之時而有翹然自異如足下者雖固陋如僕安得不頫首以相從也抑僕尙有疑者足下所詠侍御之心也夫使侍御之心而果希冀將來之福澤逆料今日之必無禍患而因以進其離閒之說則侍御誠不免爲小

人之尤而足下之論亦可謂之見微知著者矣如使侍御之心但憂和議之誤國而因大聲疾呼以啓太后之聰使朝廷得一意主戰以庶幾時局之猶可挽回則是侍御之心不可謂不忠而其言固他人之所不敢言者君子與人爲善足下之論得毋深文周內近於莫須有之冤獄而使懷忠者無容身之地乎侍御之行誼見稱於流輩而其心未嘗出以示人足下與僕皆不能知之姑懸此說以待異日之論定無爲斷斷而相爭也

答某甥書

昨接來書附以箴語陳義既高進德尤勇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甥之孟晉過古人遠矣至謂不廢科舉中國政治必無進步大言炎炎聞者咋舌今之科舉本爲古法習非所用名存實亡將來學堂林立人才遞升改絃更張乃意中事若遂鄙薄科名羞與噲伍士各有志固難相强先考有靈恐不謂然近世文人醉心西學倍根笛卡奉若神明尼山鄒嶧視同學究按之事理詎可謂平民權之說尤爲亂階貴賤交爭基固互戰夷酋殘忍柄乃下移中朝仁愛抑何取焉竊謂治

國之道猶治水然去其壅塞水乃暢流中國積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嗟我士夫實尸其責匡坐讀書自命忠義一行作吏廉恥道喪苞苴之納視爲固然貪墨之刑廢而不用國事敗壞遂至於斯沿流溯源良由祿薄身家不給遑恤其他雖有清操獨立誰助若厚養其廉恥而嚴懲其貪墨淸濁既分黜陟斯當天下之事庶可以循名而核實乎否則科舉所收固爲國蠹學堂之設亦養漢奸猶吾大夫何益於事議院紛擾更無論已要之中國雖弱尙有可爲定傾扶危匪異人任狗淸難俟朝

政方新翩然來儀有厚望焉

再答某甥書

來書論辨鋒起與僕所言若冰炭然勇矣哉甥之自信也僕生平不喜爲過高之言常憫康粱之徒放言無忌大之足以亡國小之足以覆宗蓋暴戾之氣與殺機相感召其理有不爽者竊不自量欲斟酌於中西新舊之平以救其弊而才力不足以充之詞旨淺近知非吾甥所樂聞以吾甥之親暱不敢終閟其愚故復略而言之今天下要政在於使農工商各精其業而皆淵源於士

朝廷蓋亦見及於此而偏設學堂以造就之矣其收效之迂緩僕以爲官吏不廉之所致故前書有重祿之議而吾甥謂不廢科舉雖重祿無益遂毅然不試以踐其言異哉何吾甥惡科舉之深也僕以爲科舉者由鄉學而升國學蓋詢事考言之遺制耳自學官失其職而士習日趨於卑陋朝廷所得大抵空虛庸劣之徒如甥所譏者固不乏其人然中國之大未嘗無一二奇偉之士出乎其間至於通達時務能爲國家興教養捍患難者尚多有之徒爲私計所窘混混與俗吏無別故僕謂朝廷宜養其廉而懲其貪以漸收綜核名實之效而吾甥概以木偶敗絮視之得毋見目前諸人之淺陋而遂疑科舉中之必無人才乎至謂愛國之士雖妻子飢寒有所不恤此惟臨大節則然耳若尋常供職之時漠視家人之呼號而不爲之所恐非人情所宜有也且甥所謂愛國者果何如人哉農工商之專精者歟抑亦務其大者遠者歟夫農工商誠富强之本然士之爲學究與農工商有異古之時文字簡略然臯夔益稷之倫倘有嘉言傳於後世況以今世之士而又有愛國之心必非曾

塞不文者可知其於國家治亂興衰之故必心能知之而口能言之而吾甥謂其不嫻於科舉之文殆過慮也如第專精於農工商之業而於治體無所通曉此其人在畎畝市肆之閒自有位置至於公卿大夫之位朝廷必擇其尤異者而後授之其不能盡廢詢事考言之典又可知也甥所惡於科舉者恐士子不肯專力於學堂耳夫中國何嘗無學堂自國學以至家塾皆學堂也學中之官師即教習也科舉即學堂之比校也但以積習之相沿久已存其名而亡其實而時勢之遞變不得不

舍其舊而謀其新故又有偏設學堂之舉然西學之流入中國久矣士之未入學堂者豈無能通其學者乎其入學堂者果能盡為有用之學乎夫事有大小材有短長巧者創其器智者通其理士固有有用之用亦有無用之用未可以一格繩之是以孔子不如老農老圃而門弟子之貨殖者自子貢以外無聞焉蓋亦通其理而已向使孔子生於今日其於訓農惠工通商之政必采用西法汲汲然振而興之此可信者也謂必驅天下之士盡學農工商之學而舉中國制度文物之繁綱常名

教之大一一掃除而更張之此必無之理也然則士生於今日但當兼收並蓄以勉為有用之才而已何必痛恨於科舉而急欲廢之哉且科舉之不能遽廢亦固有說方今公私匱乏各州縣之學堂非數年不能有成而人才之造就又非一朝夕之效朝廷望治孔亟此數年中能坐待學堂人才之出而後取而用之乎士之伏處於下者抑亦有懷抱利器而迫欲一試者乎以己之少壯而忘人之遲暮見一二人之不通西學而謂天下皆無用之人此一偏之見非通人所宜有也今世所詆為

至無用者莫如經義詩賦然其為教尚足以得奇偉之人才其最下者雖空疏迂腐然其言論丰采亦往往有異於庸人此亦所謂無用之用也朝廷知今日之時勢非多得有用之士不可而學堂又不能速成故亟變科舉之制使脫然於經義詩賦之範圍以暢其心之所欲言又開經濟特科以羅致之此其求賢之意不可謂不殷而其道不可謂不備有志之士宜無不彈冠相慶者吾甥自命為愛國之士又未嘗不嫺於科舉之文徒以意見不合決然舍去反謂國家厭棄志士使之老死而

無聞不亦厚誣朝廷之甚耶至於格致之學西人所得如是其博大精深僕亦何敢有輕蔑之意但其間有有用者有無用者有艱苦而不易學者亦有迂闊而不必學者彼為其創我為其因正不容以無辨竊怪今之愛西學者推崇過當譬愛西子之貌并其唾溺而亦愛之徒使守中學者啓門戶之爭而志新學者興望洋之歎故欲略為區別以審去取之宜而偶舉測黑子探冰洋以為例夫以西人之巧探測至數十百年之久而其成效尚在依稀恍忽之間此豈華

人所宜學者僕以夸父愚公擬之殆不爲過而吾甥動色相戒一若大人聖言之不宜狎侮者甥於中國之科舉官吏則極口醜詆不遺餘力至謂金馬玉堂衆人所視爲榮耀者乃國家極傷心之事使僕幾無地以自容獨於西學則雖其迂闊而寡效者亦愛之護之惟恐不力何好惡之偏一至於此此眞僕所不解者也夫愛國之義與尊王相表裏我朝根柢深固不易動搖進步雖遲成功則一惟少年好事之徒倡爲平權自由之邪說以煽惑人心內亂紛起外侮乘之或不免於意外之變

此唐才常之徒所馨香禱祀以求之者吾甥愼無助其焰而揚其波也

與端午橋制軍

榮商告歸後足不出里門見聞固陋自我公建節兩江曾未能獻一得之愚爲幕府興利除弊之助雖分位宜爾亦自愧其學之疏也乃者因鄉里之私願有所陳於左右惟我公裁擇焉伏見近數年來海濱居民生計日蹙雖太平無事而常䰐䰐焉有朝不謀夕之憂蓋外人取精用宏而內地之民力不足以抵制之此殆大勢所趨莫能驟挽而亦有人力可以補救者則長江之米禁也榮商於壬寅冬在侍讀任內曾有請開米禁之奏蓋閩浙兩省產米不多全賴商船由長江運米源源接濟故以禁之爲非便其時署江督張公蘇撫恩公覆奏略言裏下河一帶本爲產米之區歷年由寧波釣船裝赴閩浙兩省售賣農民稍獲餘資市面賴以活動此本有無相通農商交益之正理上年四月因邵伯鎮窮民搶米滋事前督臣劉坤一電飭常鎮道停給米照暫行封禁出口近日鎭江米價又漲至六圓以上小民食貴堪

虞俟米價稍平擬卽酌量開禁以順商情而恤民隱由二公之言觀之則米之不宜久禁明矣至於禁米之故聞係江都某紳與米商爭四明會館之地以致積不相能故藉搶米一事而封禁之蓋以備荒之說爲閉糴之謀此說既行故雖米價稍平卒爲紳民所持不復開禁自是以後米市蕭條船商輟業沿海少米之處人心惶惑而農民亦呼籲不靈一遇偏災流亡載道蓋貨物貫於流通我以所餘餉人人亦將以所餘濟我故東西各國專重通商閉塞太過其應爲潰決前年大水爲災未

必不由於此也側聞今年江北豐收米價在四圓以下此正可以開禁之時我公胞與爲懷伏望咨商蘇撫曉諭紳民札飭常鎭道俾米商仍得領照販運其搶米之風尤須從嚴禁止蓋游手無賴之民覩搶米爲習慣一聞開禁之說米貴固搶米賤亦搶米禁之不能開半由於此此輩無可理論必以兵力彈壓之庶有所懾而不敢動如此則船商運貨而入販米而歸百物流通農商交利貧民皆可自食其力而釐金收數較增於軍餉亦不無小補此榮商所謂鄉里之私實則蒙澤者不獨寧

波商民事固有其端甚微而其利甚溥者在我公一轉移閒而已或慮洋商援爲口實然內地商民與鄰國迥異似不得以均沾利益爲詞抑或顧念邦交未能固拒而使沿海商民向隅啜泣尤非仁政之所宜有也我公幸勿視爲迂闊而恝置之

與增子固中丞

榮商素性拘謹歸田以來力守尊王之義與新黨相牴牾雖被頑錮之名而不悔此鄉里所共知也去年定海民變乃有受賄主謀之謗丁中立之紀事高莊凱之詳文大抵隨聲附和幸爲張筱帥所鑒未掛彈章然亦危矣事隔年餘風波未靜每念丁中立之粗暴而知定海之民必有與榮商同其冤抑者而其人多樸陋不能自言他人又懾於丁中立之威而不敢代言榮商復引嫌不言蚩蚩之氓將聽其顚倒生死於丁中立之手而更無拯救之人語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用敢不避斧鉞之誅爲定民請命惟明公垂察焉伏念徐仁依與莊書爲難本非不可逭之罪鄉民傳聞失實釀成搶擄官紳毀壞公署學堂之巨案此乃無意識之舉動不一懲創

之定民將囂然而不可復治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固其宜也平心而論定海官紳之斂怨於民未必無自取之道而其集矢於丁中立亦自有故何也定邑孤懸海中與內地殊其風氣官吏尊於牧伯差役威於虎狼而丁中立在定海學務商務皆其主持尤有莫大之權力百姓何知凡橫征苛罰之事皆疑爲丁中立之所爲其積怨既深斯其受禍獨酷而丁中立實亦蒙不白之冤出險之後急欲得仇人而甘心亦固其所但其性情浮躁又無知人之明是以輕信流言廣爲羅織而所謂罪魁

者乃加諸渉不相渉之鄙人其視定海之民幾於比戶可誅又不待言矣榮商鬨變之初竊料徐仁依之家屬必爲戎首然自徐仁欽伏誅後人言藉藉謂徐仁欽於三月間離家六月六日始由上海回里果如所言則是五月二十四日之變徐仁欽當不與聞或謂高丞鍛鍊之其言未必可信而已無從究詰矣其他牽連捕繫及因罰贖而破家者尚不絕於耳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況欲多陷良民以徇豪强之喜怒哉就使情眞罪當亦宜有所限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治叛民且

然況定民本安分之赤子特激於一時之意氣而然耶昔明臣周順昌被逮蘇州民變至於毆斃中使凌辱彊臣其情節之重較定海之事何啻十倍然當日原情定罪不過殺五人而止所傳五人墓是也今定海之民誅死者三人瘐死者二人似已足洩官紳之忿而寒頑梗之心其餘人犯謂宜一切原宥與之更始雖非丁中立之所樂聞明公以故事曉諭之當不至終於執拗至於定海士商之意見皆丁中立一人之意見又不足爲輕重也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於事理明公倘以爲可採而施行焉則定民之福矣漸寒惟自愛不宣

與喻庶三方伯書

竹洲別後音問寂寥其時席上狂言自知觸迕故畏懼而不敢復通歲月滋多瘦成疏闊非於執事有芥蔕也乃者謠諑紛紜風波震撼恐因杯酒之失遂啓投杼之疑故復布其區區惟執事垂察焉伏念僕在京見執事時頗以道義之交相期許歸田以來意見不合約有二端其一因蘆瀆學堂與崇正學堂爭產僕頗有左祖崇正之言執事以僕嫉視新學疑爲頑錮一派然僕非惡

新學也惡其宗旨不正而將爲亂賊之謀也近年風氣轉移尊君尙孔之義大著於天下新舊之界漸融僕亦廓然無復門戶之見矣其一因濬東錢湖之議爲執事所不喜經費難籌僕亦知之所以斷斷議濬者以忻某三次赴京人心震動畝捐二百沾利者必無異言故深望執事竭力主持以收得尺得寸之效而比年雨澤過多湖水幾同虛設故論者皆視爲不急之圖此僕所謂天時未至者也僕生平拘謹不敢失言色於人獨恃執事相愛之深以有此二失然未嘗不退而自悔也自是

以後伏處深山稀聞外事閒爲小民代陳疾苦務以委
婉出之懲前毖後冀免愆尤而今年磨蝎旋宮謗書滿
篋舟山民變目爲主謀衆口鑠金幾難自解秋閒舉行
鄉約謬長齊盟洗手奉公益爲怨府家兄伉直招忌尤
深匿名之帖日揭於通衢毀防之言上徹於清聽深文
周內險語逼人靜言思之不寒而慄自非相信有素其
能免於傾家之禍對簿之辱哉伏惟執事守正不阿造
福東南未有涯涘誠恐淺見之徒疑執事與僕稍有齟
齬萋斐之言將有加而無已則僕之心跡或倉卒無以

自明故敢冒昧獻言以庶幾執事之渙然而冰釋焉

與張讓三書

月初恩恩作別未及暢談爲悵委錄家慈八旬壽言一
時難覓寫官謹將原稿繳上大著淵懿樸茂信爲必傳
之作家慈得附以不朽何幸如之惟前呈薄物數種未
蒙賞收思之歉然頻年浮沈里閈疑謗交乘讀大著勸
駕之言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劉太尊似尙矍鑠會中
前議對付之法鄙見不以爲然尙父鷹揚衛武抑戒老
成未必可輕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欲拒之於下

車之始耶此風似不可長高明以爲然否

與榮協揆書

商垂老不知止既退復進不獨僚友之所非笑亦私心
之所不自安也是以入京數日趑趄觀望及代奏銷假
之議定始敢投謁於執事之門雖未能望見顏色然商
所請已遂又遇朝廷曠典待缺人員亦得支給祿廩無
飢寒乏絕之憂則受賜固已厚矣他又何求焉過蒙執
事不棄次日即遣人報謁又聞夏同甫太史傳言商抵
京之前執事曾垂詢及之蓋執事之不遺故舊如此商

雖衰朽何敢自屛於疏遠之列而又念無事坐食之重
可恥也故妄思有所論獻以庶幾涓埃之補而藉手以
爲進見之資所言微末懼不足以贊新政然竊以爲中
國此時乃君臣上下臥薪嘗膽之時非行樂之詩也其
可代達與否惟執事垂察焉己酉八月十九日

論簡字致科之不宜設呈榮協揆及唐春卿師

伏見勞京堂乃宣請於簡易識字學塾內附設簡字一
科聞學部正在研究贊成之員居其多數以愚思之殆
不可行夫字無難易華人視洋文爲佶屈洋人視華字

爲艱深其素所不習然也中國文字相沿歷數千載高文典冊詞旨深邃誠非淺學所能遽通至於世俗習用之字父師所傳授市鎮所流行不約而同形不謀而同義無論中原大省學校如林識字者殆居十之七八卽邊遠瘠苦之區苟爲文敎所及斷無合村皆不識字之人閒有孤寒子弟目不識丁此由失學使然非字之難識也今各省皆廣立學堂兒童限年就學又有簡易識字課本以牖愚蒙立法至爲完備但使實業漸盛小民稍有生計斷無不遣子弟入塾之理亦斷無入塾而不能識字之人教育

普及尅期可待若於正課之外別設此一科有聲無義不中不西之簡字父師之所未習市鎮之所未行教者尙苦其紛歧學者豈易於通曉就使數月畢業而此之所習非彼之所知雖曰識字與不識字何異如必强人人以盡習簡字則中國非復同文之治貧民將永無識字之時行之旣久恐力能讀書者亦將奉簡字爲依歸而不復深求其義其有阻於文化之進步殆意計中事是欲開民之智而適以益民之愚也夫人之聰明不甚相遠數月之中果能識此簡字卽教以漢字亦不至茫無記憶每見鄉村子弟其初識字甚少其後觸類旁通積少成多者往往有之然則費數月之功習無用之字孰若專教以漢字之爲愈乎或謂洋文簡而易識故販夫走卒皆能閱報此亦一孔之見耳夫洋報之暢銷誠非華報所及然華人之不喜閱報其故有二而識字之難易不與焉民氣安靜不願與聞外事一也民氣偸樸不肯浪費銀錢二也兼此二義是以城鄉市鎭報紙寥寥卽學士文人亦多輾轉傳觀罕有特購一報者此乃風氣使然非盡不識字之故也至請有妨選舉尤爲過

慮凡貧民暴富者或因不識字而失其選舉之權然不過千百中之一二此輩失學已久簡字倘能補習則漢字亦可臨摹如萬難舉筆簡字亦無所用之至爲兒童計則目前尙無選民之資格及今教育未爲後時何必强立異文徒淆耳目所有簡字一科應請無庸附設以一文教而絕歧趨迂陋之見是否有當惟執事裁擇焉

容膝軒文集卷八

跋

王友蒹侍讀著述詩文集外別著曰漢書注校補七卷已刻行世曰清史傳曰德宗實錄曰星圖便覽曰東錢湖志四卷雕版印行曰三鄉防勦志曰王氏譜二卷曰程氏譜四卷曰槐窗雜錄二卷有刻本曰辛卯鄉闈雜記曰使蜀紀程紀年錄曰奏議曰容膝軒筆記曰蛟川耆舊詩補十二卷付梓刊布都凡十有五種記目於此以備訪焉己丑入日慈谿馮貞羣跋

容膝軒詩草目錄

卷一
古體詩三十六首
卷二
古體詩四十一首附十四首
卷三
近體詩一百三十首附二首
卷四
近體詩一百廿首附十七首 又五十六首

容膝軒詩草卷一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古體詩

望雲贈友人

薄暮望西山日落層雲外餘光自下浮雲色如圖繪在天爲絳霞在山仍碧靄本質豈不齊升沈殊運會顯揚亮可慶韜晦亦何害寄語山中人深藏器乃大學成出岫去誰能相掩蓋陽德亘古昭被恩未有艾悠悠西山中潛修待時泰

秋日登白石山樓贈虞茂才寶昌

久晴天氣秋秋如春久別友人故如新此樓別我亦已久今日與君重相親煙樹遠近自作畫亂山高低爭看人眼前風景足怡悅無爲戚戚憂賤貧

靈峰山下

雨後望靈峰秀色如新沐相傳葛眞人鍊丹寄高躅仙鼎渺何許爐煙裊殘馥循厓折而南一氣分靈淑竹含曉露清松映溪流綠草閒綴異花娟娟媚幽獨插上美人頭光彩勝珠玉無使樵牧知吾將采一匊

飲社酒微醉臥鯉山石上

赤鯉不成龍橫臥泥沙上千年化爲山磊落空依傍霜鱗草木稀石骨風雲壯斧鑿始何年夕陽照平曠我來賽社餘醉倒成疏放微風吹襟裾酒氣資滌盪仍恐弄神異忽跋滄溟浪起視滿山雲隱隱飛騰狀

貧士行

富人多金玉貧士爲之奴所得亦無幾惜哉千金軀士當窮居時傲骨安可無道逢紈袴子知名不輕呼常恐金玉氣倉猝中肌膚肌膚雖可染此心終不渝

怨婦吟

醜樹無佳果曲木無直枝枝頭獨宿鳥哀鳴求新雌當君絃斷日是妾待年時君家橫塘西丹漆塗門楣妾家橫塘東荊布修容儀南鄰桃花開君行故遲遲花下窺妾貌遣媒婉致詞贈妾雙白璧知君喻妾姿贈妾雙明珠使妾鑑君私感君纏綿意九死誓相隨誰知入門後平地生猜疑妾顰謂妾怨妾笑謂妾癡豈無歡好時轉眼遭鞭笞鞭笞日三五痛徹無完肌肌膚何足惜所悲君意移君意不復回妾身死有期寄聲諸姊妹苦口宜

三思寧爲糟糠婦莫嫁輕薄兒

曉行大霧中

早起衝霧行恍遊混沌世前後咫尺間相望渺無際蒸水氣如湯中人鼻欲噎疑有賢人隱幾乎天地閉

冬夜有懷俞樹周 汝昌

大風西北來勢與蛟龍合出入荒齋中重門自開闔檐下雙鐵鉤搖曳聲相答仰視半天間黑雲走雜沓陰雨何時休晚禾半未納齋僮持酒至獨飲不盡榼忽憶素心人分手月已帀願言共銜杯高論洗塵雜客路閒重山君館城西厲氏歲事逼殘臘良會邈難期孤燈照寒榻

夜起步月

檐溜夜無聲朔風亦徐歇懸知天已晴不謂窗有月滅燈乃見之起步重縛襪人影在空階天宇何寥闊乍苦浮雲蔽俄睹清光發明晦詎有常所爭在杪忽

蛟門

淡水趨東溟蛟門爲之鎖窄道兩厓間怒濤日掀簸山洞龍所家靈迹流傳夥雲垂海水立恍惚見尾彈憶昔在算山受書髮方髻枯旱謀迎龍奔走喧道左鍠鍠銅鉦鳴簇簇素巾裹竹旛遮飛揚松亭競負荷露行列日中流汗如豕蜾負渡青峙沙微風送輕舸入洞求神物形質殊么麽舁歸鯉山麓新廟薦牲果好雨忽經旬僉曰神福我事隔二十年威靈故未墮每賴捍潮功幸免陸沈禍方今海氛惡戰守無一可鐵鍊空橫江艫舟難縱火捍蕩未有期神力或能挫龍乎爾有靈一阻西來柁

讀詩品有感

皓月鏡四溟孤螢明草閒怒雷簸山谷羣蛙自喧闐聲光雖具體大小天壤懸胡爲蕞爾物亦復生人憐造化賦形色寸長期畢宣守貞絕雕飾草木皆新鮮秦伯非不武舉鼎戕其天東施非不媚捧心損其妍

傷雞

西風吹晚禾芳塍堆腐粟一雞出相呼羣雞隨就啄咫尺藩籬閒忽遭何物撲披毛見血痕遺卵斷生育傷哉一念貪罹此橫災酷主人雖赤貧微物尚能畜何爲離故園自取生機蹙感念世途難終身願雌伏

盆柏歎

新甫有嘉種屈作盆中柏一屈不得伸終身二三尺土薄枝幹微器小根株窄但供幽人翫不副工師得奇材爲地留對之心惻惻安得移深山養就參天色待建明堂時梁棟任君擇

深山篇 有序

舊說蛇雉相交遺卵入地五百年化而爲蛟出則大水隨之謂之發洪土人呼爲出蛟國語雉入大水爲蜃卽是物也山居屢遭此患感而有作

深山蟄蛟蜃冬燠夏不毛雷雨假神異頃刻生波濤飛泉裂石出氣吞陰雲高林木大數圍摧折如逢蒿雞犬升屋山虎狠噤不嗥但聞墟墓間啾啾羣鬼號是時暘氣盛粳稻徧東皋洪流迅奔赴彌望何滔滔河海易衝決隄防無久牢頗聞大司農歲歲糜泉刀事變理則常誰能相訾嗸茲地固偏僻不足饜貪饕譬彼舟人子猛獸何由遭樓臺出蜃吻幻術爾所操胡不帖耳去滄海恣遊遨頑性竟不擇平地鼓腥臊山居逼水患外侮安所逃願持千金劍入水殲其曹澹臺與佽飛自古稱賢豪

自申江北上

大地環滄溟自昔中外隔煙水何茫茫茲惟靈怪宅掀簸作奇態雪浪黏天白帆檣一失勢破碎常千百異哉西域胡刳木出新格烈火轉孤輪浩蕩隨所適詎云風濤險坦如履衽席四海眞一家萬里乃咫尺我生三十年天涯始行役俯仰雲水中坐覺乾坤窄中原厭兵爭物情憚改革猛獸在藩籬餧肉豈長策安得掣鯨手一洗腥羶迹精衛爾何知區區銜木石

謝張季直家斯借漢書

少壯居深山忽作遠遊客行篋苦無書愁如中飢渴感君秉高義一瓻無吝色雖非葫蘆本下酒計亦得但愧久不歸蹤跡近乾沒折券未敢期幸勿相敦迫

曉聞烏聲作

雷雨乍過天微明若有怪烏啼前楹初似老人舒噫氣又如武夫叱咤聲披衣起視乃兩烏見人俯仰如相迎北方多烏衆所愛運巢捿翼依禁城愧我南人但喜鵲驟聞惡聲魂夢驚豈知此烏解反哺母子依依相向鳴

烏鷹雖惡性不惡烏中曾參誰敢輕好諛惡直古所戒辭親求榮竟何成歲暮南飛覓食去願附雙翼事歸耕

庭花

暑雨漲空庭衝泥花競放就中紅薔薇翩若羣花長不醉顏已酡迎風態愈蕩羣從皆清絕仙姿映素屯門外車馬喧幽豔誰見賞惟應羈旅人相對發遐想明月照迴廊徜聞環佩響

歸思

鷗鷺狎江海麋鹿馴山林偶然遭羈絆安能勝冠簪我本山中人畏聞車馬音懷刺强奔走顛躓力不任猶憐旅館寂了無人事侵消夏計亦得天涯暫浮沈晚食久無[illegible]有酒聊細斟作字如塗鴉見帖時一臨借書滿牀頭坐臥恣浸淫巾袜嬾不著客至常費尋庭前何所有綠槐森午陰鳴蟬發高響嘒嘒清人心秋風起木末微涼生枕衾頗思買燕玉拂拭書與琴但恐傖離語不解莊舄吟昨夜得家書涕淚忽沾襟念茲無名遊骨肉戚何[illegible]會當買歸棹南去隨飛禽觀日成山外看花吳江潯卻歸越山臥杳然雲霧深

荒園

荒園少人迹一雨眾草滋幾日不相見青青被階墀煙條擢新秀露葉含芳蕤俯仰相媚悅曠若生無涯秋風一以起草根蟲語悲娟娟天上月照見憔悴姿昔供耳目玩今爲廝養欺於世誠無補零落將怨誰盈虛有定理大化同推移謫非金石質歲暮安可期願言樹明德及茲陽春熙

游魚

游魚萃南沼赤鱺眾所尊水深網罟稀因得長子孫不知何方獸入水恣屠吞小魚半糜爛遁逃苦無門大魚稍崛强跳擲餘游魂主人豈好事驅暴固仁恩橫逸入羅落喧呼驚雞豚識者歆以酒茲獸乃西奔大造富孕育細弱常蒙冤君看古烏夷零落無幾存立國猶如此微物何足論

書感

朝營南山壘暮築西郊城短衣操畚挶壯哉湖湘兵湖湘本僻壤比戶安農耕偉人應時起攀附成功名至今有餘烈一呼集百營妻孥送離別但聞歡笑聲豈惟志

富貴實能輕死生古來豪傑士力與風氣爭强弱豈有定感發本至誠君看戚南塘操練皆鄉兵寥寥三千人海寇望風驚楚材亮可用越軍詎不精但愧韜略短坐令桑梓輕男兒貴自奮慷慨思長纓

鬧江

湛湛鬧江水山石何巖巖下爲蛟螭宮百靈施雕鎸爐冶出奇製樓閣凌空嵌利器不虛作根荄待鋤芟側聞西海鯨霜牙舞長鑱諒山烽火急澎湖刀斗嚴江神厭軍事誦佛聲喃喃戰陣有變化固仗異人監煌煌朱鳥

宿慷慨天憲銜陰符佩黃石直節慕彭咸丈夫四方志千里駕雲帆誓驅雷霆將妖熖掃槍欃失機亮可惜門戶疏扃緘彼軍未成列又不鼓其儳生平湖海氣唯諾儕庸凡坐看鯨背上炎風搖絳縿神宮忽破碎血浪騰腥鹹水沸百物爛何分琮與瑊嗚呼鬧江口其險視崤函臨敵不先發俯首餌貪饞微軀獨何愛瑟縮伏深巖天恩雖浩蕩何以謝譏讒馬江流屈曲虎門青巉巉作詩抒悲感涕下沾衣衫

書事

桓桓水犀軍赫赫樓船將奉檄援基隆聲勢一何壯中途忽惶惑風波迷去向翻令青海鯨追躡蛟門浪茲邦固天險木石助保障元戎裕壯猷金雞駐行帳諸將亦勇敢一發中虎吭敵礮皆空飛夷酋色沮喪此自忠義氣足感羣靈相朝廷愼邊防歲歲糜巨餉落子一爭先全局神俱王惜哉石浦舟不隨春潮漲時澄遠馭遠二船皆沈於石浦

海鯊

海鯊潑潑能吞舟化爲黑虎騰山陬殺人如麻不肯休河東少年氣食牛挽强一發中虎頭虎雖未死氣已柔

宛轉返形没洪流里長上牒陳緣由縣官色喜心煩憂帳下壯士春雲稠江上樓船森戈矛捕虎不得良可羞論功行賞姑從優少年得金高山邱向人猶言功未酬

述懷三首

天風激海波搖蕩殊未已同是舟中人爾臥誰當起病鶴睨九霄老驥思千里昔人遯巖谷夜半常撫髀但愁才智短進退無一是山居愧白雲開卷慚青史

觀史如觀劇賢奸差易識相士如相馬優劣苦難測男兒志千古誰肯負君國歧途一縱轡意倦不得息坐令

俳優羞面目施塗飾何以葆厥眞英雄貫本色
入世一不合槎枒生肺腑箕踞斗室中高談薄湯武不
知耕鑿民何處覓隆古正坐吾輩陋俯仰無寸補衣冠
飾社神享之以鐘鼓紛紛出岫雲期爾爲霖雨

寄題瑞巖寺兼柬石季礽孝廉

玲瓏天童巖迢遞育王嶺虛名滿人閒輿蓋擾淸景瑞
巖獨寂寞翛然塵囂屛虛閣貯秋聲深林宿雲影昔在
祥符年名心偶一逞皇鄣捐粉飾野性返孤冷卽今十
二峯縹緲無人省地僻僧愈閒鳥啼山自靜造化斂羣

秀罷此幽閒境自非瀟灑蹤淸味誰能領世事來未已
浮生方馳驟寄語山中人深藏詎非幸

寄卓子培茂才 厚栽

卓君山澤癯結廬傍龍樹書畫師盧派瘦硬見家數草
堂煙霧深北有先人墓森森羣柏林手澤勞培護每當
祭掃時溪山逐幽步翻波石蟹驚角射松鼯怖賢仲吾
姊壻談笑含風趣羣從亦不俗儼然東道主自我來京
華佳節常虛度矯首望鄉關愴懷感霜露靑山諒無恙
朱顏或非故何日叩煙扃開尊話情愫

感事

利氏入中土嘵嘵誇曆算歲差能幾何狂波漸浩瀚卽
今東海頭戰艦游魚貫危樓瞰宮闕列肆徧江漢异教
固荒唐火器實奇悍蛟龍避潛雷星斗碎飛彈邊吏啓
猜嫌民命憂塗炭荒荒窮島閒纍纍築京觀頗怪生理
殊齒角附羽翰金城自無形疇能廢防捍餘物皆精奇
一一供娛玩沙礫鎔玻璃羽毛織錯縵屑粉琢瓊牙漬
果緘鉛鑵無絃琴韻調不夜燐光燦攝影意態眞噓枯
神彩煥海客偶攜歸野老爭傳看洪纖難具陳利害或

參半巧製疑鬼工胞質隨冰泮電線亘萬里揮刀可立
斷鐵路車如飛觸石憂糜爛皆以耗精華未足紓急難
霸圖可持久此語將無謾尤愯印度煙酖毒徧薰灌禍
我萬萬人偉軀成弱幹冠裳化魑魅種類儕腐騢厄運
甚懷囊深思足悲惋仰觀飛鳥羣啾啾惜分散誰謂遠
遊人竟無漂泊歎風俗鬭奢淫搜求窮里閈倀倀浮海
來絕域同流竄冰極夏偃凍火山冬喘汗衝波鯨吞舟
冒瘴蛇螫腕華戎嗜好歧薰蕕判蘭蒜見利笑口哆爭
贏怒目睅驕氣叢怨仇禍機發疑憚生還已寥落展轉

相欺謾君看申江濱殊光忽璀璨琵琶蕩婦樓驄馬垂楊岸昏明視鐘表水火出鑪鍜粉飾十年餘繁華天下冠南郊避暑臺北里消寒館飛走盈庖廚珍奇羅几案鐵牀被重茵風窗扇疏幔花木費翦裁狗馬勤梳盥餘閒習角觝趫捷逞手段葦帶緊纏腰氈衣短蔽骭曼衍雜魚龍變化神鵝鸛狹路兩騎逢跳躍驚互換睨視八極表鴻濛待剖判機心役百靈威力驅羣僚嶺嶠縱幽探地隔窮深鑽冥想廢眠食孤行忘宵旰尙恨天衢高勝遊阻汗漫御風詡列子折翼驚陶侃失勢墮窮荒茫

茫人迹罕枯骨誰見收旅魂空羈絆我欲煩舌人春夢試一喚黷武致民貧開邊生內叛秦始與隋煬覆轍今可按乾坤雖廣大化育資參贊精亡山澤枯物竭陰陽亂天醉有時醒窮奇孽難逭大道炳日星六經未漫漶詹詹楊墨言蠻獠互褒讚輸我文明邦不直一笑粲歸語爾國王悔過未爲晏君臣實慈儉男婦親耕爨雜家黜申韓正學崇璧頻舟車防顛覆宮室戒輪奐金租謝卄人火政歸司爟奇器悉銷除故園同樂衎彼此守封疆如農無越畔庶令國本堅勿使人心渙此意終迷茫

長夜何時旦

紀事

庚子七月晦挑燈坐西室破篋搜鼠聲毋適子就執憫其倘無知未付豬奴食散置薹箔間蠶蠶隨所適厥象爲偷兒夜半踰垣入穴窗用火攻婦女驚相詰旋鬨沃水聲流檻疑檐滴我意此幺麼可以盛氣懾秉燭啓中閨不虞猝見襲棒喝當頭來退避痛若失履闖誤顚踣脫屣急起立拔關走閒道喧呼鄰里集籠燈滿中庭大索賊已逸牆外倚修竿攀緣固有迹檢視東西軒零落

餘書籍內室尙嚴扃誦佛聲未絕鼻端吁可憎紫色若新涅親朋相慰唁告官請追躡舉手謝親朋我實自貽戚古稱富潤屋我貧不量力高明鬼所瞰況乃開門揖舉動太鹵莽災禍宜其及側聞北方耗神京萃胡羯兩宮既蒙塵百官多殉節我雖處田閒國恩嘗忝竊既無勤王勇又乏捐軀烈坐視君父難分應罹誅殛偷生良自慚微物夫何恤作詩紀厄運北望吞聲泣

有犬

有犬生四子銜置西籬邊母飢出就食兒飽向陽眠念

彼忠義性幼小已可憐呼童移牆陰束草如鋪氈毋從牆外來意似安所還羣兒相偎倚哺乳無後先入夜憂風雨支板遮其顛豢養勢難久且爲營目前狐鼠宜自反勿謂施恩偏

雜感二首

芸芸各有見取舍祇兩途自非天民秀疇能握其樞貴賤有定分所要同悲愉異哉佻巧子翻笑先民愚

孑孑生水中浮沈頗自適一朝化爲蚊飛鳴遶牀席喋血指掌間損人竟何益爾曹豈有知旁觀爲歎息

容膝軒詩草卷一

容膝軒詩草卷二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古體詩

出山三首

吾心有泉石始與魚鳥親林棲未免俗得趣故不眞念
昔歸田時抗志希隱淪獨居忽不樂飢寒能累人想見
方寸地中有萬斛塵揮手謝松菊永慚懷葛民
初歸浚渠沼次年治屋廬娶婦兼嫁女歲歲苦拮据私
計成就事此來尚不虛豈知古豪傑變化神龍如功業

滿天壤數載良有餘沾沾自得意井蛙眞拘墟
高樹枝葉稀衆鳥方哀鳴悽悽諸兒女未別先吞聲老
母獨慷慨倚閭送我行笑謂子尚健速去成汝名明知
流光駛拂衣且長征中途有感觸淚如江河傾

入都二首

二月發甬江三月抵津沽華戎昔爭戰壯士多捐軀平
沙蔽白骨血點青模糊掩袂不忍覩疾馳到上都城市
改舊觀衙舍半榛蕪中途忽隔絕此事非通衢旁有崑
崙奴舉手相揶揄神京方擾擾分裂成芋區宮廟爲爾
守盜賊爲爾驅事定歸故物所割止一隅皇路仍坦蕩
士女還歡娛吾曹固大度但哂爾輩愚聞言面發赤攬
轡空長吁
紆道東安門言循甜水井蛟川舊寓廬聊可息吾影器
物已蕭索牆宇尚完整鄰舍多殘毀僅存眞天幸園中
兩白榆荒榛委斷梗詢知多事秋屯兵備戎警門戶皆
洞開戰馬日馳騁投鞭繫樹閒蹄齧無時靜蒼皮盡剝
落風雪追嚴冷陽和轉土膏百卉舒新穎茲樹獨婆娑
朽株綴枯癭始信根本傷元氣留難永樹也何足言觸

目成悲哽

雜感八首

天地如轉轂日月如流丸黃土堆白骨孰能究其端智
巧復何補紆鬱摧心肝萬代趨一軌超舉良獨難
牽羊就水草羊肥旋見烹軀命誰不惜入市闤悲鳴早
知主人意一飽何足營飢腸迫馳騖哀哉此微生
荒園長蒿萊羣雞恣爬抉俄頃起爭端冠竦皆欲裂得
失亦區區相持至流血老鶴獨翛然忍飢咽冰雪
都門往來衝萬轂銜尾轉先驅者誰子捷足凌駑蹇一

車塞中途寸步不得展自誤還誤人稽遲至日晏
治道更千聖民氣歸馴良豈料稗海外薄俗固未康小
儒騖近效汲汲廢綱常狂波灌大陸世界其鴻荒
柔弱勝剛强物性各有制元牝喜潛藏羣雄困牽掣詩
極忽思動頡頏作氣勢權分果亦輕獲益良不細
朝聞烏東去暮見烏西歸朝去迎日出暮歸送斜暉風
雪滿天地烏仍隨陽飛嗷嗷失羣雁爾獨昧所依
圍爐擁重裘寒冬生奇煖安知窮檐下負曝嫌晷短豐
約理難齊天道忌盈滿四野苦瘡痍何心樂絃管

過徐相國故居

徐公冰雪姿凜凜質華皓秀色映朝班深叢擢瑤草別
墅在城東獻言時一造林深有鶴窺室靜無塵到插架
多賜書高坐談王道出門見穹廬憂國心如擣橫磨十
萬劍倉卒伸天討惜哉力不逮狂飆捲枯槁宗社幾爲
墟身家焉得保至今都下人競說和戎好

弔裕壽山尚書父子 有序

公諱裕祿姓愛塔臘氏官直隸總督庚子秋殉
節楊村季子員外郎熙徵負屍歸葬甫十日以
毀卒於保定旅次仲子祭酒熙元偕其妻嫂仰
藥死徵字達甫辛卯出余門下流覽遺牘哀之
以詩

裕公任封圻清名天下聞晚登樞密府出領畿輔軍燕
趙多壯士什伍各成羣自言有神術赤手掃妖氛里巷
相傳授婦孺同歡欣公知事無濟叱使歸耕耘公素不信義和團見惟天降喪亂語誠徒殷勤兵端閧儵忽津沽變風
雲桓桓破虜將指揮建殊勳殲敵北倉下積尸潞水濆
社鼠久跳梁烈火原一熏由來戰陣事旦暮異所云狂

飆吹毒霧咫尺迷斜曛揮戈力已竭一死報吾君達甫
侍帷幄慟哭收遺文上書言死狀血淚何繽紛閒關隨
行在慘淡向臨汾衷腸已寸斷骨肉中途分司成尤激
烈蘭蕙甘同焚偉哉忠孝門萬古揚清芬

題王文敏公懿榮遺札 有序

公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官國子監祭酒直南書
房庚子之變偕繼室謝夫人寡媳張氏投井死
事聞贈侍郎銜謚文敏余藏公手札二通皆甲
午大考後所得風骨遒勁如見其人會公家以

訃來得悉公死事之狀因綴一詩於後以抒向
往之忱焉
胡騎陷洛陽朝士多遭戮流寇踞燕都降臣尤被毒南
冠縶牆陰搒掠索金玉呼號乞賊憐宛轉登鬼籙人生
血肉軀委化爭遲速一念畏刀鋸千秋汙簡牘偉哉文
敏公義不受凌辱烽火逼甘泉屬車趨商雒攀轅嗟何
及望塵惟痛哭明知運難勢轉盼歸輯睦忍死待須臾
中興諒可卜顧念臣子節未宜儕齷齪況值聖明君知
遇冠僚屬生平嗜鐘鼎款識皆手錄詞館久浮沈朝衣

頻典贖獻賦承明宮一朝蒙特擢召對勤政殿至尊爲
拭目南齋校祕書東序領文學內府頒奇珍深宮賜畫
幅黃門絡繹馳賞賚何優渥驕虜肆憑陵義軍歸約束
長城一以壞先聲驚草木環侍媵妻孥巷戰無部曲乘
輿幸安全都城奈顛覆緬懷高厚恩殺身報豈足大節
苟弗光何以別庸碌秋風吹井梧慨然悟歸宿玉玦付
孤兒金蟄移健僕伉儷誓同行黃泉慰幽獨寘媳亦從
容貞心完大璞湛湛止水中俄頃超塵濁浩氣返雲霄
忠魂依輦轂凶問達行在天顏增悲蹙䘏典異羣臣義

聲動殊俗當時衣冠禍追思何慘酷赤眉本亂民狂刀
恣屠戮西域重行人推刃逞報復牽曳充鬼薪逼脅經
溝瀆僥倖脫危機間關走微服刦奪摧心肝倉皇失骨
肉判袂滿天地生還已爲福前後殉事臣參差非一族
張湯陷狄山宋萬批仇牧畾錯斬東市莫敖縊荒谷玉
石既同焚蘭蕙詎異馥成敗論英雄吹求生謗讟隻手
思迴瀾萬口譏覆餗蓋棺事未定青史煩商榷公職本
清華公心無愧恧一死卽完人大名配岱嶽我來喪亂
餘臨流弔芳躅猶憶廷試時鵷班忝追逐提筆上文墀

鬢眉見清淑貽書論朝儀風骨欽高卓闊別幾星霜滄
桑變時局公已享明禋我仍戀微祿附驥更何年止烏
竟誰屋流涕綴哀詞哽咽難卒讀

贈夏香孫孝廉翊入蜀

皇皇營一飽士各爲其身軒眉論世事英雄好欺人元
運遘陽九四海爲比鄰蚩蚩六國雄弱周扶暴秦巧取
復豪奪沃土翻憂貧林空駭倦翼水涸驚游鱗至尊常
焦慮有君詎無臣肉食少遠謀樹立終因循夏君獨奮
發志在清胡塵陰符司馬法腹笥儲經綸兵事恥空談

矢石期躬親東土昔紛擾君充觀國賓墜馬幸不死從
軍苦無因我時爲感動上書言紫宸欲仗左右力奮髯
當車輪聖明鑒駑鈍委蛇隨朝紳遼海羽書急看劍同
悲辛自分蒲柳姿努力希松筠神京脫有變殺身庶成
仁入井君掩土燔室君聚薪忠義相期許肝膽俱輪囷
燕都幸無恙卞璞誰見珍君看歇浦花我采千里蒓江
干一握手相見無由頻時局益變幻銅駝起黃巾翻覆
桑海劫寂寞桃源津狂瀾稍紓餘故山難隱淪陰雲復
出岫旅食京華春君亦襆被至縱談淹浹旬異端距楊

墨大道芟荆榛骯髒猶故我未逐時態新朝廷廣賢路
山澤搜沈湮薦牘倘有君光彩當璘彬君意原落落取
舍殊羣倫天驕據臥榻潢池弄飢民虎狼日吞噬詩書
難遽馴常恐筋力衰素抱鬱不伸掉頭辭我去臥病東
海濱昨宵得君書征鞭指峨岷江何湍激峨眉何嶙
峋不畏蜀道險但愁蜀帥嗔岑侯善相士好龍求其真
君名固耳熟我書已具陳魚水一相得草木生精神勉
旃立勳業佇君書麒麟

足痛戲成東江亭英比部　仁徵

養癰古所戒決去斯爲勇奈何受寸膚坐致成虛腫昨
暮約登高聞之喜欲踊曉起忽蹣跚左足微且尰初似
蚌生珠漸如蠶化蛹穴潰勢已成鍼刺心猶恐馬援惟
曳腳墨子難放踵呻吟牀蓐間朝請何由奉羨君腰腳
健交遊多光寵痛癢本無關貽詩相慫慂駿馬奮長途
跛牂畏高壟稟體有強弱舉足分輕重逸步豈能追吟
肩聊復聳瑣屑告君知一笑腹應捧

附亭英和詩　江仁徵

足捷能爭先趾高能示勇君乃用其柔左蹠致浮腫

憶昔倭釁開請兵躍且踊胡今行蹣跚脛氣淫生尰
肉瘤腐如蛆軍敗藉如蛹跬步雖云艱跌坐復何恐
嗟哉奔競流牛馬走相踵君身躋清華恬退絕趨奉
寧求容膝安勿市曳裾寵寧行我踽涼勿受人慫慂
鄙彼賤丈夫超距而登壟今茲足不良舉止益慎重
淫痺將漸瘳傲骨毋孤聳倘能杖藜來會當洗斝捧

疊韻答亭英

京畿昔雲擾亂階始拳勇藐茲不材木倖全由擁腫肌
驅復出山再舊頻哀踊鵷翼未云濡夔足何妨尰側聞

選期近如繭將出蛹蟄等一一吹東郭能無恐僉君同
巷居往還不旋踵未疾翼相臨吟箋勞屢奉跛鼈嘲孟
郊遼豕嗤彭寵足音終渺茫酒盃虛從慂行當與君齎
故鄉守先壟老厭世味淡病添歸思重津沽水未冰橫
海樓船聳去去觀扶桑日出紅雲捧

附亭芙和詩

人生過五十欲買無餘勇壯氣日銷磨棄材甘擁腫
盲者不能視跛者不能踊況乃時局艱亂階釀微尰
蟠伏甕裏雞瑟縮繭中蛹中夜起徬徨念此心悚恐

我與君齊年軌轍難繼踵羨君有高堂歸則可侍奉
羨君直承明出則多榮寵嗟我愧不才友朋相慫慂
戔戔謀升斗去去違邱壟傀儡復登場貌若鴻毛重
塵壤隔雲霄仰視身欲聳結襪為王生願將病腳捧

三疊韻答亭芙

張良如婦女椎擊一何勇蔡義為丞相背如橐駝腫君
身雖眇小聲價久騰踊文章見精悍錮疾起跛尰詩才
尤清富妙緒抽春蛹心花忽怒放瘧鬼猶知恐刑曹暫
羈迹貲郎方接踵鈴尾類宵書纓腰足私奉行當躋廷

尉八騶傳呼寵富貴由壽考斯言非慫恿我方苦積病
分應歸田壟進畏世途艱退憂家累重搖搖心旌懸鬱
鬱愁城聳愈病得君詩喜如毛檄捧

附亭芙和詩

驢馬出郊場騎射鬪材勇驊騮步方前駑駘腹已腫
勝負決須臾觀者如雲踊豈不奮豪雄無奈苦尫尰
咄哉琅琊生詩思抽獨蛹巴里和陽春舌僵心更恐
長歌聽未終妙舞又接踵善賈信多財鼎裀厚自奉
旁有窶人子卻立難分寵才盡笑江郎謝君空慫慂

惡醉勿強酒輟耕勿壅壟枯膂那生花有如千鈞重
搜索飢腸鳴吟哦寒肩聳雖欲效西施安得心常捧

四疊韻答亭芙

都門名利場馳逐有餘勇雷走車聲殷塵堆馬背腫我
無再求藝敢效微虎踊緘口久疑瘖弱足況患尰同巷
得吟朋雙絲抽凍蛹氣竭我猶鼓才盡君何恐惜哉雅
道微儔輩鮮繼踵珠玉閟好音酒食誇新奉紛紛賭墅
豪赫赫乘軒寵綺席日追陪鄒筒虛慫慂浮生如泡影
華屋俄邱壟隻字未流傳千秋誰引重君看元與劉名

並香山聾詞壇待主盟願將牛耳捧

附亭芙和詩

世路多崎嶇壯往亦傷勇況復異種滋罔兩兼沐腫
長安游俠場健兒紛跳踊偶有踽行人舉俗誚跛尰
今我憩京塵蜷曲如伏蛹闖捷愧未能索居亦所恐
思欲訪同心逸步邈難踵汝士不羈才結客盛供奉
元龍湖海豪好遊博光寵有時雜其間逢場聊慫慂
夜半始歸來月黑草没壟邏卒嗔相視車載無輜重
似此冒險行令人毛髮聳不如守蓬廬安坐酒巵捧

補侍讀日作有序

余於戊戌三月十七日請假九月初四日開缺
今年三月十六日銷假九月初三日見缺前後
相抵似非偶然詩以記之壬寅九月十九日
我歸戊戌春半載擁虛位我來壬寅春補官仍秋季京
曹如雞肋咀嚼了無味前後相乘除時日誰登記乃知
造物神瑣碎皆經意世人羨膴仕紛紛生謗議春風豈
有私桃李自妍媚

五疊韻示陳雪樵比部康瑞

陳君最醞藉粥粥若無勇煦物氣何溫憤時腹欲腫秀
句偶流傳紙價爲騰踊俗手强追摹失步成跛尰我晚
始效顰吟聲出土蛹侏儒見修人望影先驚恐含笑倩
正冠流汗常至踵自慚雙翅微敢希風雨奉每得一字
褒如承華袞寵蛩駏願相依心悅非慫慂但苦謙面難
仙鄉隔坡壟室邇人自遐會稀情愈重天街月色涼城
闕岩嶤聳珠唾早飛來莫負銅盤捧

附亭芙和詩時寓齋析爨

我懷彈鋏生寄食恥無勇丈夫乞人憐口噅面赤腫

一飯亦區區飢啼飽卽踊何似於陵廉匍匐效跛尰
嗟余客都門食葉寧如蛹醱金附公庖轢釜當無恐
豈知乾餱愆決裂不旋踵杯勺難分甘薪芻聊自奉
增竈如疑兵炊爨乏故寵主人親料量奴僕私慫慂
東市暮叩關西市晨登壟遂令門戶分一一苦繁重
同居勿同廚諺言非朦聳自今喫家常笑將此腹捧

六疊韻呈劉沚芬比部一桂

劉君已杖鄉少年無其勇截餠齒何堅餔糟面微腫輕
重諳情法貴賤識屨踊曹司勤趨走僕御悲跛尰衣裝

尤輕儁悉縮殊淶蛹指揮胥吏驚談笑侏儒恐南歸曾
聯袂北來復躡踵我自迫飢驅君豈關私奉兒女婜深
情（君送女來京）衾裯辭故寵簿書遂塡委僚友爭慫慂馮婦
悔下車季孫恥登壟出處亦偶然賢勞世所重借問于
廷尉驅馬高門聳何似信陵君一尊紅袖捧

附亭芙和詩呈泚芬比部

我慕劉貢父血氣老尙勇腰健謝鳩扶背植殊駝腫
重來泚西曹同僚喜欲踊愧我廁齊竽肩隨笑疣瘇
吏胥猾如狙纍徒紛若蛹君爲持其平讞定咸知恐

退直多餘閒過從不旋踵竹林偶同遊稀酒聊相奉
談笑若詠諧交遊分光寵邇復得汪倫近局互慫慂
（汪比部鳳池同寓慈谿館）君謂明年春歸去守先壟諒哉達士心
不爲微名重同是羈旅人聞言先驚聳留君作此詩
索和將硯捧

七疊韻調楊壽孫比部（家騶）

楊君始出山意氣兼人勇鶴翮稍回搠虬柯漸曲腫巳
隨張湯趨仍效魏犨踊妙手總成空捷足翻疑尰年來
納粟郎多若繰絲蛹主進壽豐收避債釋前恐門庭頓
改觀車馬紛接踵陳蕃一榻專韓信千金奉碎錦贈邱
遲大錢選劉寵林逋本淸閒許攸善慫慂餘客亦豪華
歡若趨市壟汪倫友誼深孫楚時名重江郎善言情吟肩
時一聳惟有解襪生病腳終日捧

附亭芙和詩示仲弟及兒輩

掉鞅入名場文戰苦不勇造物旣生材詎甘終擁腫
數奇偶迍邅時至紛騰踊譬諸岐黃家著手療積尰
腐草亦爲螢涷繭亦化蛹進取會有期棄置原無恐
明年恩榜開前後相接踵風氣費揣摩功令須遵奉

壯志勿衰頹同學多貴寵努力愛春華斯言非慫慂
我豈子叔疑官貴又私壟但思餬口糈不覺名心重
聯翩月窟攀高矗雲梯聳無使祖鞭先喜看毛檄捧

八疊韻

作吏苦無才禦敵慚無勇端居觀世態慟哭目爲腫湯
沸蟲仍嬉幕焚雀猶踊但求腸胃肥誰憐脛股尰方今
四夷倨何異繭縛蛹猇亡虎將及薛築滕宜恐奈何冠
蓋徒徵逐日相踵徧戶困誅求豪門侈供奉撈攡搏戰
酣絲竹歌呼寵盛會遝招邀諛詞互慫慂虎狼已在門

狐兎方遊壟養士雖云多緩急誰倚重曉日麗宮槐鳳
闕雲際聳拜獻乏嘉謨丹心空自捧

附亭奕和詩

作客逢衰年老拳徒奮勇君病足蹣跚我患齒浮腫
不如少壯時醉飽競跳踊南居厭煩勞北來苦寒尰
水涸難爲魚絲盡將化蛹人壽能幾何孱弱良可恐
與君結比鄰晨夕欣躡踵但知朋友樂還誅妻妾奉
但求飽與安遑論辱與寵閒曹偶羈縻往事空慫慂
君看轅前駒餓歸山下壟本來培塿卑難負贔屭重

滄海方橫流胡壘相對聳去去保餘生故園花盈捧

九疊韻

良相猶良醫施治兼智勇去腐乃生新補虛庥消腫中
原久衰弱狐鼠紛跳踊正坐賈生言病胼且苦尰今玆
百度新變化速蛾蛹虎豹文炳蔚見貌諒無恐桑孔籠
利權古法今難踵民命繫國脈脂膏竭供奉計臣苛征
斂毋乃負恩寵惟山有寶藏商賈爭慫慂惜哉民力微
他族私斷壟願藉少府錢稍增廿八重坐看黃金臺長
傍薊門聳如何督亢圖輕向秦庭捧

附亭奕和詩

蝗蝻奮臂前恃其蠻觸勇駱駝擁脊行指爲馬背腫
聾子尋聲音跛人學跳踊齊末不揣本治疣反加尰
方今他族滋紛紛飛蛾蛹楊旁睡已鼾遍處將無恐
輸款逾萬千飢民相接踵雖存變法心其奈具文奉
粉飾示太平苟安固榮寵黑白終混淆中外互慫慂
肓舍付夷酋城闉爲市壟地既割東南鼎可問輕重
緬懷發祥區長白猶高聳霄漢望迢迢誰將天日捧

十疊韻戒博

我初好博弈如好貨色勇譬彼種樹翁手熟背已腫去
歲稍知非逢場仍歡踊今春始立戒閉戶安跛尰鑽書
類蠹魚眠箔疑蠶蛹超然勝負外無奮復何恐嗚呼軒
轅後戰鬬日相踵瀛洲九斛塵翻覆遞推奉近代禍尤
烈殺人取榮寵蠻觸逞凶殘儀秦恣慫慂乾坤大博場
白骨堆邱壟悔禍竟何時民命天所重行看兵氣銷波
平邊不聳無使長樂老僕僕降表捧

附亭奕和詩

拔劍作悲歌王郎氣何勇嗜好戒摴蒱如刀割疣腫
暇日偶消閒朋輩皆忭踊君今獨何爲卻步學跛尰

君謂世情涸湯火撲蛾蝻坑塹落人多聞之輒生恐
嗟哉牧豬奴呼喝相接踵勝則雜彩投敗則全籌奉
更有大博徒航海爭利龍輸與我瀛洲設局來慫慂
金穴與銅山俄頃化平壟萬乘爲孤注那計事輕重
償進了無期背裂髮欲聳寄言局中人勿復骰盆捧

附夏伯瑾編修北上紀行次韻　夏啓瑜

乘風破巨浪意氣一何勇馮夷忽猖狂同舟目盡腫
脫險達津沽直欲奮而踴火車瞬千里蛩蟨猶跛尰
入都謀安居紛若蟻抱蛹此行良不易驚定心猶恐

執手相慰勞賓朋來接踵我思在家日椿萱快侍奉
門前樂事多豈必戀榮寵移孝可作忠旁觀苦慫慂
富貴宜及時但勿效登壟斷茲樗櫟材出處何輕重
胡塵滿京華一覽雙眉聳丹忱矢不渝天衢日常捧

庭樹

嚴冬人事稀開卷怡我心流覽未云倦白日淒已沈空
庭展幽眺瞑色催歸禽崇垣露喬木枝葉何蕭森念當
敷榮時黛色彌天深莓苔承嘉庇熱客爾煩襟鳴蟬助
得意嘒嘒揚清音繁華曾幾時悲風嘯空林託身豈不
高高處寒易侵俯視牆下樹新條綴濃陰賤有全性命
貴有羅災祲即茲悟物理感喟成短吟

自頤和園退直偶成示亭芙比部

中夜趨直廬更鼓聲逢逢天衢何縣邈萬點懸星釭西
郊木葉禿徹車風透窗奔馳三十里肩背困磨撞斗室
得爐火始覺寒威降僚友相問訊燕語雜吳腔時同直者丹徒支學士恆榮滿洲侍講達壽宛平陸編修鍾琦漸聞鑾鳥鬧曉色明旌幢龍種
嫺騎射驄馬繫高樁卿相半黑頭恩賜肩輿扛濟濟宮
門外體貌多豐龐此皆梁棟選論道能經邦衣冠肅其

末顧影慚愚戇歸途益喧鬨兩耳鳴濤瀧刺口談時事
識短言易哤是日署中徽札記聊學擁鼻謝持示生花江大雅
久淩替非君誰與雙

讀于海帆侍講齊慶庚子紀事詩一百六十韻賦
此奉贈

積雪壓檐風透幃凍泥澀軌塵不飛驅車報謁相見稀
遠尋于子敲煙扉軒庭幽敞森寒威菊枯盆空堆四圍
主人出詩就斜暉千六百字皆珠璣疇昔之事可悲欷
白蓮餘孽訌京圻吞刀吐火神所依辛相驚奇言宮闈

王公伏壇聽指揮有不信從或腹誹言出禍隨若發機遂驅羣羝鬭封豨腥風怒吼百卉腓枉矢晝見三光微翠華西狩啼嬪妃衞士跣走寒無衣百官飢瘦胡馬肥仍控八駿就銜鞿天驕要約誰敢違我於其時方南歸道路傳聞疑是非君詩質直無脂韋昔有詩史今庶幾城東敵壘何崔巍長安門外燈月輝深目高鼻馳騑騑朝士插足憂訶譏神竿摧折絕享祈鹵簿散失餘冕褘柯亭劉井迷前徽還我舊物安可希新政求賢如振饑或聘以帛招以旂君方選士貢帝畿（君爲北闈同考官）我何爲

者來頎頎凍鴉黯黮隨錦翬杞梓羅列登封非望雲思日淚不晞勉歌出車次采薇願君清詞賡霏霏無使對雪空瞻睎

附伯瑾和詩

王君躭靜常下幃圖史羅列文雅飛門無雜賓車馬稀長安寂處猶巖扉寒冬凜凜霜雪威有酒可酌爐可圍餘事作詩送殘暉興酣落筆成珠璣陽春寡和應歎唏我適襆被來京圻欣然下榻許相依校書共侍青瑣闈君感時事毫頻揮嗣響風雅工怨誹獨具深識洞先幾心長語重妃呼豨將毋庸德人所朋異學爭鳴吾道微有時攬古思湘妃靈均奇服仙子衣裘馬何事誇輕肥名韁倘促羣受鞿忍能與俗同從違雖無田園胡不歸以詩示我質是非古人訂交如弦韋山石攻玉或庶幾聖朝功德高巍巍爝火偶爭日月輝終見壺漿迎六騑遵時養晦詩無譏東山不出蒼生祈安用荃福與蘼褘正宜努力追前徽中興諸臣堪仰希滔滔天下苦溺飢明詔求賢賁弓旂多士畢集千里畿惟君鶴立逸且頎俯視雞羣張錦翬

生花之筆饒芬菲瓊英浥露朝未晞我欲取讀先盥薇但覺玉屑清霏霏胸襟沖澹安可睎

不寐

夜長不成寐挑燈擁寒衾鄰雞激高唱百感縈我心六合未清朗世路多崎嶔離家三千里骨肉爲商參人事旦暮變何異晴與陰南鴻況寥落兼旬無好音老母筋力健霜雪料難侵伯兄疲奔絮抱恙知淺深四女似諸姊諒能守閨箴五女隨其母拈筆抑弄鍼諸姪異門戶支持慮不任戚屬有遠近時節誰見臨念余昔治至辛

苦銜泥禽巢成棲未穩翩飛辭故林瘦妻挈雛女遠來依藁砧賴茲慰岑寂冷署暫浮沈方朔但索米王陽難點金歸期未可必聊學寒螿吟

十一月二十日召對勤政殿恭紀

扶桑曙色動明月仍當天驅車景山下待詔宮門前煌煌勤政殿玉勅承傳宣趨走慣戰慄瞻仰增肅虔聖主憂社稷堯臛過昔年聖毋宵旰歷睿照周八埏溫語垂顧問滄海容微涓小臣域咫聞應對多拘牽上負勳華聖俯慚皋夔賢作詩紀榮幸聊備家乘編

即事二首

陰陽吐靈淑山海羅瑰奇今人不如古此語吾所疑森森槐棘林豈無皋與伊棲棲車馬塵顏閔常追隨川以合流大木以孤立危事賢友其仁利器洵頁規出門忽惘惘此行當詣誰居沽不易識吐握安可期口語相唯阿肝膽深莫窺所得無分毫但覺尤悔滋歸來長歎息一編聊自持前修倘可企委懷且在茲

羣龍戰大野妖狐偏神州閭閻竭膏血山川縱冥搜湮沌幾鑿竅夜壑難藏舟維持賴名義一綫生機留異哉

許行徒入室操戈矛六經皆糟粕三綱爲贅疣楊墨吹其燄蘇張通其溝陰靄滿六合白日變九幽念此忽不樂濁醪與婦謀得趣不在多一醉散百憂吾道如元氣兩儀同周流紛紛撼大樹爾曹眞蚍蜉

奉酬柴萸坪大令（正衡）見贈之作

中年羈薄宦故鄉隔芳訊每當公車來疏落見才俊柴君貢帝廷我方展歸軔聞聲昔已慕察行今乃信書骨含隸古詩心露雄駿靜觀收衆遁探懷富瑜瑾憐我屢悲歌荒園伴蒿莪叩門乞傳薪道在詎敢吝所愧爝火

光灰冷無留燼殘語出枯腸氣弱難自振君手有霹靂勢逐風雨迅數撐偏焦原相期溉餘潤

附萸坪見贈二首　　柴正衡

景岳瞻星二十年搏沙一面奈無緣李膺庭幸逢今日陽五曾疑是昔賢捧日孤心懸北極迴瀾隻手障東川就詩聊作銷寒計看到梅花便聳肩

茫茫大陸起胡塵舉目河山百感新賈傳牢愁終爲漢魯連意氣已吞秦文章自古宜經世時局如今敢乞身我敏門牆訴心事願分星火與傳薪

除夜贈夏伯瑾

河流挾泥沙幾處不盈丈翕然百川合瀾瀉千頃廣夏
君吾同官才名懾儕輩舊寓隔城闉過從頻抵掌俠步
喜回翔枝言近疏放頗疑及肩牆縱目稀留賞徐徐考
行誼惓惓切景仰孝友無閒言朝賀必親往伉儷敦深
情姬姜袪幻想投分託知交披懷見誠讜俯視浮夸徒
雲天隔塵壤乘軺赴隴西衡文冰鑒朗矯矯隴士行陶制
軍模清節世無兩初見謂易與深觀悔挾長觥觥兮嘉州
今方伯春塤襟期尤倜儻詩酒相往還得意忘言象彼皆負
盛名一氣融邋沆賢者固難測追思徒悵惘茲來喜同
居眞率猶疇曩推敲貢所疑剖析應如響批導中竅要
快若搔奇癢文字有至樂豈謂相標榜君頗述前言自
嘲仍自獎池館未幽深軒庭尚宏敞長短寸心知品題
諒不爽嗟我識拘墟視天小如盎信口作雌黃常恐嬰
羅網藥石或誤投終身意鞅鞅君能受直言天懷眞坦
蕩今宵例祭詩糕餌承分餉嘉惠可無酬速藻竟難强
爆竹喧四鄰吟成汗流顙自慚勺水微敢擬大風泱吾
語出煎熬宿垢期滌盪君才誇捷敏靈珠握象罔挑燈

遲報章莫待晨曦上

附伯瑾和詩

太華天下秀壁立千萬丈峻峭窮攀躋徑蹊苦未廣
贈言相攻錯所貴羣不黨除夜貽我詩一讀一拊掌
君詩殊撝謙我意嗜疏放淺水本無波清流乃見賞
自慚培塿卑彌切高山仰識君已廿載寸心久向往
西郊暫聚首闊別常夢想詞林步後塵益復欽忠讜
嶽瀆雖高深不辭流與壤志趣豈盡同胸懷俱開朗
我乘隴上軺文字權銖兩君返故鄉舟宴衎事親長
睽隔四五年馳念心儻儻今歲來都門相得忘言象
下榻依陳蕃賦詩促劉沆晨夕樂盤桓出門免悵惘
昨宵忽縱談品題憶疇曩君謂測子淺前言猶影響
我實感君言中心識痛癢汝南月旦評直可國門榜
粥我有微長臣朔好誇獎越宿投吟箋意似許宏敞
涓涓成江河先後語非爽我願貢箴規世情愛融盎
胡爲鬱鬱居戶外容張網耿介誠軼羣誰能脫塵鞅
游戲人世中乾坤眞浩蕩親仁汎愛衆經訓曾遺餉
詎必矜孤標兀立不可强彼此互鍼砭慙汗各沾顙

我懾三峯奇君歎百川洑獻歲萬象新積習一洗盡
獲益在觀摩慎勿蹈迷罔努力樹令德蒸蒸期日上

柴黄坪方莪田紹露兩大令招飲本館時柴選江西德安方選廣東瓊山即席賦贈癸卯

皇都迎淑景旅舍生春風愔愔兩賢宰剖符一日中借問宰何地一水分西東江州白司馬海南蘇長公昔為仙吏居今有佑舶通豈如黔與桂荒遐阻兵戎貴州即江廣西雒容同日掣籤艮宵張高宴賓主皆洩融雅誼託桑梓歡慰固所同但念察首久忽若分飛鴻持贈無長物願言輸微

衷宇內苦凋瘵邊境寧獨豐兩君皆廉靜儒術能飭躬一請恤民力再請安固窮坐看三載後治理登熙隆

容膝軒詩草卷二

容膝軒詩草卷三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近體詩

春日山行

曲磵冰初解芳塍雨乍過水聲沿路活鳥語入山多翠篠舒清節丹葩醞太和春光先到處强半在巖阿

冬日飲顧丈漁莊家與俞樹周汝昌同作

雪窗把盞共盤桓文字緣深一見歡古盎插梅姿不俗小爐煨橘味猶酸本來面目都寒士末路英雄是冷官

淡泊生涯隨分好莫將口腹累儒冠

送徐雪堦之鄮出布陣嶺戲以紅葉爲贈

贈君一紅葉從此兩浮萍泛泛隨流水行行入畫屏煙凝寒樹碧山插暮天青欲去頻回首斜陽木末亭

贈周玉生乃大

月旦存清議書生舊餅師拚教貧徹骨不肯媚如脂黃祖死公耳石崇奴視之心腸疑鐵石偏有解頤詩

自長山橋赴甬東

四顧山頭夕照橫淨居寺外暮煙生扁舟一夜江東去臥看蓬窗月色明

送繆養庵之邗上

子規聲裏雨紛紛才送春歸又送君別後相思在何許吳江流水越山雲

詠紙答友人

鈔得千行字飛來五色箋人情如此薄消息藉君傳夜月梅窗帳春風麥隴錢洛陽聲價貴端爲賦三篇

外舅樂秉國先生家丹桂一樹臘月作花詩以紀之

丹桂森森出粉牆高枝容易受風霜旁人莫訝秋光晚臘月花開滿院香

早起

小樓早起獨徘徊淨几明窗絕點埃萬朶紅雲迎日出一聲黃鳥送春來煙籠遠樹參差見霧捲重門次第開怪底嫩寒禁不得霜花如粉點青苔

自甬東夜歸舟中作

江上桃花逐浪浮江邊楊柳送歸舟貪看斜月眠蓬尾亂疊寒衣當枕頭村市燈稀人語靜野塘水滿艣聲柔

祇憐家在青山外未許輕舫下石湫吾鄉屢有鑿嶺引湖水之議迄不果行

規某友

傲骨休輕露虛心始有容君看顏柳帖筆筆是藏鋒

留題瑞巖寺

入山不見寺入寺不見山惟見萬重樹白雲時往還

瑞巖五月菊

綠陰庭院雨初收一片黃花映石榴不是高人附炎熱山中五月已如秋

田家

陽氣潛深澤繁華事已非土香秋芋熟霜重晚菘肥采菊和新釀裝棉入舊衣田家饒積貯生計莫嫌微

冬日久雨

花未含苞柳未萌天公厚意最分明耐將殘臘朝朝雨定有新春日日晴

自三山浦浮海至爵溪三首時家兄在爵溪

落日三山外雲收海氣清晚潮催棹去初月向人明遠岸迷高下扁舟託死生白鷗吾羨汝風浪不能驚

島嶼浮煙點蒼茫古角東地隨山腳盡天與水光融海晏帆檣集時清壁壘空一城如斗大自昔困英雄

南望通閩越西行抵爵溪浪花衝岸塌山翠壓城低村市春醪薄漁船夜火齊渡頭逢骨肉相見各悲悽

曉渡錢塘江

一月行李兩輪車走盡西興十里沙殘月有情隨客渡曉風無力壓帆斜大江鱗甲潮微動隔岸樓臺霧半遮此去他探山水勝好將眼福向人誇

曹娥江觀潮

一綫迢迢至娥江走怒濤雲移銀漢直風捲雪山高拍岸侵茅舍分流點竹篙越兒渾見慣意氣若爲豪

遣懷二首

人間瑣瑣說窮通生殺無心是化工雪後草多依舊綠春來花有未曾紅牽牛偶爾過堂下失馬何須弔塞翁蠻觸輸贏瑣細事莫將冰炭貯胸中

懷中刺字已全銷故友音書亦寂寥但覺疏慵惟我最更無意氣向人驕古今代謝新陳酒悲喜循環早暮潮悟得此中消息早不嫌蹤跡溷漁樵

大雪出管江

歲暮客心急山深人跡稀彤雲垂野合殘雪遶輿飛溪水凍無語竹梢低拂衣舊時來往路風景訝全非

爆竹

迎春無別物一綫借香焚立地如紅燭翻身入白雲騰能驚鬼破聲要使天聞海外餘威播元功屬此君

哭胡子籛龍壽二首 有序

子籛有雋才妻竺氏不得於姑以是常鬱鬱有句云渚鴻孤巹長粱燕歎情太蓋自傷也余別

有傳存集中

臨風玉樹影翩翩生就才華鬧苑仙紅杏栽培宜日下白芙冷落奈江邊子多誰識蓮心苦絲斷難憑藕臂連我欲攜君秋夜句登樓搔首問青天登樓句問天君與余甲戌中秋聯句語也

病中聞訃倍淒涼回首前歡夢一場泮水芹泥春識面瑞巖梅雨夜聯牀渚鴻粱燕風騷意斷楮零縑翰墨光一曲招魂和淚寫蘆江秋水月茫茫

有懷劉午亭懋孚

同居海角聞聲久忽漫相逢在瑞巖寺裲開尊潤書筆潭龍送雨絛塵衫登樓大笑燭將跋遶地狂呼杯尙銜許寄新詩猶記否霜鴻寥落朔風嚴

聞三弟在如臯患病以詩招之

全家皆飽健汝獨病通州水土欺孤客風霜厄遠遊路遙難得信年少不禁秋急束歸裝喚寒江一葉舟

清明自塾中歸

清明天氣好雲影斂晴空秧隴淺浮水柳隄微有風山光牛背外春意鳥聲中歸看小園裏桃花紅未紅

容膝軒新闢西窗

老屋臨池展新窗面圃開日搖波影上風度鳥聲來雛竹園書幌瓶花映硯臺村居無客至隨意拂塵埃

郡齋臥病二首

自笑謀生拙年年作嫁衣關山遊子感城市故人稀月冷蟲聲苦風高鳥力微病中須藥物所欠是當歸

訪友春城暮曾登墨海樓縱橫書萬軸眞贗帖雙鈎秉燭延清賞題襟滯後遊遙憐編校客眼福幾生修時盧寶輝編書目

鄉居雜詠三十首

靈巖鄉在萬山中東望蓬瀛有路通我欲挂帆風未便
聊拈故事入詩筒
金紫銀青兩大夫湖塘舊宅未模糊梁碑唐敕皆佳證
不獨宮門待漏圖（樂仁規仁厚兩尚書宅在湖塘）
嘉溪山麓古風亭八百年前墓志銘天遣兩碑先後出
石痕猶帶土花青（徐夫人墓志在嘉溪王府君墓志在古風亭皆梁乾化間物）
海邦賢令紀經遊曾下靈巖泛石湫新法病民他日事
吾鄉遺愛自千秋（見王荆公經遊記）

錦帆東指海雲昏城郭蕭條劫火痕誰向山中曾布陣
不教胡馬擾鄉村（布陣嶺相傳宋高宗航海時有人布陣此山故名）
荒年一飯最艱辛慷慨韓侯不顧身海上腴田三百畝
育蠲租米活貧民（元高陽郡侯韓常有田三百畝在靈巖屢蠲其租）
壯歲求婚計已遲卻將婚費賻孤兒人間果報如風影
老蚌雙珠又一奇（湖塘樂彥通以婚費助喪家其後長子用才成庶吉士次子用良爲富人）
恭定居邊講席開扁舟未泛鑑湖來浦頭賸有先祠在
誰仿淩溪築釣臺（賀恭定欽以戍籍居邊東淩溪釣臺其講學處縣志云吾鄉舊有臺未知所在）

長洲吏治紀循良更有河源德政彰誄墓文工誰過問
空隨翁仲臥斜陽（長洲丞俞憲甫子河源令世中墓在長山硤之西碑石尙存）
東南王氣黯舟山指日樓船出海關結眥柴樓成底事
鷓鴣零雨泣殷頑（明季遺民徐孚遠張密等嘗居柴樓）
謝安門第甲江東晚入深山作寓公三百年來遺澤盡
烏衣猶見舊家風（謝泰宗嘗避地柴樓謝燧昌隱靈巖山今柴樓謝氏其族人也）
尙書幹蠱有佳兒收拾溪山入小詩史筆微權霜凜凜
草廬清夢日遲遲（邵尙書輔忠子似續躬耕嘉溪有史筆有權分漢魏草廬無夢到幽燕之句似雍似歐皆有游靈峯詩）

西山高士軼羣才領袖遺民社會開留向人閒防作禊
新詩都葬化人臺（陳高士昌統隱西山下臨歿取所爲詩悉置棺中）
長山硤畔舊祠堂愷澤流傳共水長尙有三君宜祔祀
前明何令後陳楊（康熙間盧守承恩戴令銘楊丞吉祥修長山硤鄉民祀之墉頭庵余謂明何令愈雍正間陳令秉鈞楊丞國幹皆有功於是硤宜祔祀）
金泉風雅溯前朝楮墨流傳歎寂寥偏是杜言詩律細
刀痕鳥迹悟超超（靈峯寺僧杜言有詩集）
長山巡檢舊城蕪指點山街入畫圖第一淸閒鹽課署
市聲擾擾一塵無（巡檢城在羅山上有城基尙存鹽課署在長山街）

柳絮庭前坦腹郎墓門華表水中央至今掃墓人如鯽
不見橋邊舊綠楊 楊家橋以楊氏得名相傳王贅於楊目講僧爲之相墓由是王盛而楊微今墓傍石柱猶在水中土人呼爲鷹卵
八鳳橋頭戊壘空五龍汊口釣槎通虛名了不關形勝
穿鑿何勞信國公 吾鄉形勝俗傳皆謂信國公所破蓋齊東野人之語也
箸成方竹飯成蜂都是神仙縹緲蹤丹鼎已隨雞犬杳
爐煙終古裊靈峯 靈峯濱法堂相傳皆葛仙翁遺蹟
世界滄桑遞變遷育王舍利尙流傳山僧愛醉渾無賴
瓔珞河頭當酒錢 舍利易酒見黃梨洲記

烏盃潭水斂神光梅巷湔腸事渺茫畢竟渭陽恩誼厚
中元猶祭謝龍王 烏盃龍神相傳爲焦氏之甥至今中元節猶祭之梅龍巷云是龍王浴處
烏石山前白帽兵浙東恢復此先聲防勳小志非途說
青史他年補姓名 李丈渭倡義勷粤匪
艅艎徑搗浹江濤毀產迎師仗傳林慷慨千金憑一諾
吾家先德亦高深 傳丈鼎基林丈中岳等輸餉迎官軍先大父實左右之
林大山前築海塘石高塘上祀文昌浚渠修道無閒晷
更傍虹橋設夜航 皆先大父事
東錢湖水隔重山城郭迢迢怯往還安得五丁開蜀道
更將高堰築迴環 同治閒鄉人議鑿山入錢湖水鄞人阻之而止若築堰障水以便交通事或可行也
靈山絃誦久無聞提倡儒風是振文鄉校本來無畛域
不須昔與泰邱分 靈山書院久廢振文書院在巖地今與泰邱鄉共之
崇賢閣上古儒林遺紹旁搜詣力深不讀藏書三萬卷
茫茫墜緒恐難尋
燈火輝煌廟貌新無邊簫鼓閙芳春和親康樂遺風在
不是區區媚社神
永豐塘外漸成田海物登盤日日鮮剛趁早潮下塗去
碶頭徧泊網魚船

小窗扶病强吟哦故事應知漏脫多記取此身强健後
鄉居重譜竹枝歌

壬午聞捷作

箕裘傳授想當年情景依稀在目前識字頻叨堂上賞
受書常伴塾中眠偶施夏楚威旋霽每盼秋闈眼欲穿
今日耳邊聞吉語可能歡慰到重泉

題賀柘鄉同年 東瀾 山水畫扇二首

溪上漁樵舊往還北來何處覓煙鬟故人卻有長房術
畫出瓶甕雨後山
津口冰開共北征長安花落送南行瑞巖五月楊梅熟

定有諸君蠟屐聲

出京

長安居不易出郭賦南征獨客衣裝簡無官去就輕溜河新漲闊遼海暮雲平屈指還家日中秋月正明

泊香河縣

落日香河繫短篷數行鳴雁水聲中垂楊不解漂流苦猶向人前舞晚風

申江舟中食黃魚

柳隄一帶暮煙疏玉鱠金鱗入饌初回首崇文門外物帝鄉風味竟如何崇文門進黃花魚甚劣

自長山橋歸里

野泊晨光動藍輿度碧峯雲迷昌國島風逗淨居鐘身世嗟無定親朋喜漸逢鄉音相爾汝幸未改吳儂聽說風潮劫秋來兩度經隴搖殘稻白巖卧斷松青破寺全飛瓦浮攢半逐萍登堂先一笑無恙舊門庭

即事三首

一抹疏林挂夕曛遠山涼雨忽繽紛亂風吹得天如斷半是黃雲半黑雲

竹籬茅舍傍寒汀蛛網蕭疏戶不扃添得雨中三兩樹畫來便是好丹青

大浦溶溶一鑑開水中清影漾樓臺月明滿地無人管卧聽風聲過海來

哭三弟

江上年年悵別離歸帆又苦病魔隨竟無多日娛萱草悔不先時遺柳枝卅載塤篪今已矣一天風雪夜何之可憐握手彌留際尙恐親悲不使知

海警

西風獵獵陣雲開又見飛鯨跋浪來塞外鼓鼙連屬郡山中烽火徧荒臺亦知玉帛非長策敢信樓船盡將才妙選水犀應未晚好憑强弩射潮回

過通州口占

浹江一別三千里沽水重經七十灣微雨隨車塵不起通州城外望西山

丙戌得報作有序

是科浙江中額二十四名報錄誤江西劉某爲浙籍故額早滿又疑余居城外故報最遲蓋幾

爲意外之喜矣

連番風信報花期開徧南枝與北枝額滿誰知名籍誤路歧更覺好音遲蕉隍得鹿猶疑夢夜半聞雞未失時猛著先鞭休自棄故人贈語是吾師時有故作劣書以求外用者林君兆松云凡事當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余志乃決

入翰林二首

燕許文章大筆傳馬工枚速各爭妍如何草草塗鴉手濫作霓裳隊裏仙

一代承明著作才文星璀璨映三台劉蕡下第元賓死卻讓吾曹橐筆來

引見恭紀

禁衛分行肅佩刀直廬待漏萃仙曹九霄日射金門麗五色雲臨玉殿高龍袞光華瞻御座龍爐香篆裊宮袍小臣趨走山中慣翔步天階未覺勞

南歸書感

錦衣新自日邊來燕賀頻煩綺席開敢謂文章原有價即論翰墨已非才余不工書法黃金何意投虛牝赤手無端築債臺往事追思多可悔空慚仙籍著蓬萊

丙子到京喜賦 己丑

二十年來比翼禽出山忽聽白頭吟蘼蕪舊恨銷南浦翡翠新巢託上林薪桂米珠遊子感海枯石爛故人心雙飛願借秋風便長傍南枝弄好音

辛卯元旦

爆竹如雷鬧四鄰吾廬寂寂自迎春車茵暫接趨朝侶名刺虛傳賀歲人砌畔寒枝添雪豔門前小榜映霞新官閒恰有閒眉處長共妻孥笑語親

移居西交民巷

鳳城西畔覓新枝門巷幽閒與嬾宜多病老妻思佞佛垂髫嬌女學吟詩爐邊茶熟宵眠早瓦上霜濃曉起遲莫道清時無祿隱姓名可有世人知

病中作二首

九州春浩蕩一樹意婆娑莫漫悲搖落曾沾雨露多

秋風吹木葉旅雁各南翔獨有驚寒鳥飛鳴禁樹旁

玉河橋畔柳攀折其依依不見深山裏松杉大十圍

家慈七十生日作 甲午

茫茫塵海寄閒身遠念高堂白髮親三十年來逢上巳

三千里外慶生辰延賓地借名園曠宜壽天開淑景新
正是公車高會日共持巵酒祝長春（是日府館團拜）

大考擢侍講恭紀

芸館回翔近十年不才虛領大官錢曾無聲氣通時貴
敢望科名繼昔賢（曾文正亦以二等一名擢侍講）獻賦明廷慚學陋署
銜講幄沐恩偏文章報國知難稱惟矢冰心一片堅

湯鴻九農部見示三十自述詩二章次韻奉贈兼以自嘲

京華冠蓋逐時新舊雨關心有幾人入座清談參魏晉

通財高義薄雷陳河梁小別心常繫旅館重逢意倍親
城闕迢迢風雪夜爲君不惜往來頻
生長書叢不解愁無端投筆欲封侯長纓虛效終軍請
短棹思隨范蠡遊正恐山靈迴俗駕聊尋海客問瀛洲
廟堂自有平戎策慚愧迂儒越俎謀

除夕感懷二首疊前韻

十載京華白髮新蹉跎無補一閒人著書傳後談何易
挾策干時迹已陳豈有涓埃酬聖主翻將細弱累慈親
烏私反哺知何日悵望南天雪涕頻
細傾濁酒洗窮愁一醉能輕萬戶侯北里笙歌縈別夢
西園燈火續清遊沈沈夜色催三鼓冉冉春光徧十洲
銀燭朝天還怯冷歸來更與細君謀

和作　鄞縣湯嗣衡鴻九

天回斗柄歲華新多少春風得意人官祿羨君臨驛
馬命宮慚我應句陳（星命家言余命坐文昌宮）半生卻被文章悞
一別方知氣味親舊侶於今重聚首奚囊索句往還
頻

三月三日清明口占（丁酉）

夜半猶飛雪朝來恰放晴良辰逢上巳佳節況清明遊

子何時返慈親此日生綵衣無羽翼南望不勝情

題陳仲榮大令宏燮抱琴圖四首即以送別（陳選江西興國爾修大令之子也）

潁川四長舊齊名文範先生德最清今日攜琴棠下去
元方定不愧家聲
一室絃歌萬戶春親師取友卽經綸關心最是高堂母
問爾平反活幾人
不釣陽鱎只釣魴邇來赬尾亦堪傷憑君挹取西江水

洒作人間一味涼

聚首春明歲已周驪駒唱罷不勝愁潯陽江上秋風起可許香山放棹遊

凍蠅

凍蠅貪日煖旋轉紙窗中欲出非無路淒淒畏朔風

詠史五首

漢家拓宇徧窮荒暫棄珠厓自不妨可惜雁門關外地等閒付與契丹王

竈下中郎習水嬉彌天太保泛金巵瑤池桃熟無人問

卻被東方曼倩知

南山深處避胡塵四顧淒涼剩此身手積金錢三百萬不知辛苦爲何人

拋卻銀鞍獻潞州北平賣主欲何求癡心更有劉延壽甘作胡兒不自羞

國亡家破欲何之多少英雄怨數奇長樂老人風度好可憐不遇太平時

鄉思

寓廬十載禁城邊回首鄉關別緒牽老圃芥菘經雪美荒江魚蛤入春鮮瓶壺羃頁千竿竹瓔珞河頭一葉船

但得歸休隨處好不須苦覓買山錢

有懷王紫珊師翽謨

猶憶垂髫日曾依絳帳中文章歸劫火同治丙寅余從師在傳宅是夏書齋回祿談笑想英風秉鐸頭銜冷當筵搏戰雄楊家橋畔路何日一樽同

詠史四首

主吏贏錢大嫂羹絲毫恩怨苦分明如何雍齒終身貴不放丁公一日生

度索歸來甲仗空君恩猶許鎮河東定楊他日論勳閥

合是興劉第一功

浪擲中原百萬金樓船橫海總成擒石郎豪侈成何事買得胡兒一片心

都城連日括金貲半奉藩王半入私聞說衝鋒張太尉軍前高卓赤心旗

書感一首用前韻

鏤瑑雕紅世態新獨將本色傲時人市東貴得何妨舊倉粟頒來不厭陳舌蹇祇知鄉語好眼昏倍覺古書親空名何與興亡事枉著儒生考索頻

入山

雨雲翻覆日紛紛一入山來百不聞比舍漁樵頻話舊當階曉雁自成羣冠裳何遽儕鱗介斥鹵猶能變埴墳莫放風潮衝岸入海濱隨處可耕耘（時築久豐塘）

老圃

薄宦頻年別故鄉歸來老圃未全荒疏籬不礙春山好高樹能生夏日涼過雨新蔬爭作綠經霜小橘漸成黃莫嫌景物無多在世味酸鹹已飽嘗

散步

散步東籬外言尋舊釣磯菊殘蝴蝶瘦楓老鯽魚肥涼意風到樹水聲人浣衣鄰翁相問訊小坐欲忘歸

望海

雲開日湧海門秋浩蕩乾坤一望收樹杪帆檣風捲葉天邊島嶼水浮漚驚聞碣石翻龍穴坐見焦原舞蜃樓安得巨靈移五嶽波心突兀障洪流

家居雜詠三首

啼鳩聲中細雨紛新秧出水密於雲年來真莫知苗碩只覺鄰田綠幾分

每笑薔薇似女郎柔枝無力臥斜陽呼童作架扶將起花影亭亭欲過牆

一庭園坐餞餘春烏鰂黃魚入饌新飽食莫嫌無異味世間多少忍飢人

追悼十首（爲亡室樂恭人作）

小住塵寰四十年深閨偏得謝公憐自從嫁作黔婁婦憔悴花枝不值錢

敷粉調脂百不知挑燈梳掠尚嫌遲小窗靧面晨炊後那有閒情學畫眉

粥椀茶甌取次煨老人傳喚急於雷東軒西室遙相望一日應須走百回（恭人侍先大父四年）

一家宛若盡從容敢望高堂愛獨鍾偶得片言相獎借快心如接紫泥封

過庭失教便寒心誤入花叢感不禁春夢醒來人已老淚痕夜夜漬鴛衾

瓦全玉碎暗神傷料理紗麻日夜忙十幅布衾千縷帶靑藍疊徧女兒箱（恭人生一男殤止存四女）

日炙低檐雨溼階寒家百事費安排北來更有無家苦

歲歲移居避詐偕（自己丑入都寓鎮海試館至癸巳已兩次移居矣）
宦海追隨四載強朝朝辛苦作羹湯傷心未待黃粱熟
已了遊仙夢一場
猶記垂髫入壻鄉大家風範肯深藏清臚皓齒燈前立
笑著襴衫問短長
臥病經年玉貌枯別來追憶總模糊畫工縱有傳神手
一片聰明肯得無

輓賀孺人（俞樹周母）

冰霜苦節溯當年母子相依劇可憐恤緯勉供留客饌

篝燈忍費賣文錢（孺人夜紡績燈光熒熒如豆樹周請益油孺人愀然曰此汝心血所易吾忍浪費乎其節儉類如此）名場人老秋增感（樹周秋試報罷輒作數日哭孺人甚憂之癸巳獲售乃已）寢室孫多夜減眠（孫男五人）蔗境漸回親不在衢哀豈
獨蓼莪篇

輓林本初親家（禮孝）

絲毫物力體艱辛與我纏綿有夙因累世交情聯管鮑
忘年姻誼締朱陳銜泥為護營巢羽決水頻蘇涸轍鱗（余營居宅賴君之力為多）推解恩深何日報追思惟有淚沾巾

輓外舅胡綸元先生（宋駿）

高山景仰已多年射雀遲聯少女緣三造頻憂天下事
再來頓失地行仙（先生夏間三至余家甚康健比余再就甥館則先生病矣）淒涼風
燭符前夢（先生在蘇州課徒夜夢封翁秉燭冒風行亟歸未幾果丁外艱）鄭重楹書付
後賢今日桃源何處是側身西望淚如泉（時兩宮西狩）

容膝軒詩草卷三

容膝軒詩草卷四

近體詩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偶成

豈有先幾哲江湖偶乞身如何歸隱客又作遠遊人才短難經世官閒不救貧至今宮闕外滿目尚胡塵

贈江亭美比部

故鄉相見久心傾京洛同居倍有情斜日市樓評酒味秋風門巷聽車聲朋簪小集詩篇富官俸分嘗米價輕祇恨年來清興減懶隨裙屐隊中行

雪樵宿壽孫寓數夕不歸戲柬二絕

彩雲南去翠巢空獨抱寒枝怨朔風忽夢化身作胡蝶拍張雙翅入花叢

洛陽金谷舊知名豪竹哀絲不斷聲料得風流何水部霜天飽啖菊花羹

赴頤和園二首

十年魂夢繞西山只坐疏慵眼福慳今日山靈如迓客一天涼雨洗塵顏

天街迢遞接行宮爽氣初迎潑面風萬樹垂楊新雨後人家都在畫圖中

入直西苑作

待漏趨西苑停車望北辰夜深依火煖坐久見人親比戶眠猶穩深宮命屢申萬幾披覽罷閶闔曙光新

乘火車至正定

驛路飛行巧製傳前車雲動後車連蘆溝野店怱怱過明月清風（店名）不值錢

大雨渡滹沱河

眞定西來第一程滹沱河上雨如傾郵亭小憩黃粱熟又作拖泥帶水行

登白石嶺（輿前始用縴）

四牡騑騑驛路驅芻糧瑣屑驗兵符安車傳食慚非分更向輿前設縴夫

山西道上和張心田太史韻

昔聞三晉險今入太行來澗狹水爭道山高雲作堆廢關叢樹擁深塹野花開治世邊塵靜傳烽尚有臺

原作　　　通州張世培心田

一徑入雲去萬峰迎面來瀑飛緣澗落石亂夾坡堆
隨谷人聲應盤空鳥道開鄉心問流水日日到燕臺

閨怨

君行向益州妾返海東頭不及汾河水隨君日夜流

立秋宿靈石縣始聞蟋蟀

銀燭燒殘夢未成空階如水月華明翠峯山下初涼夜
聽唱秋蛩第一聲

登韓侯嶺

層坡曲折曉煙濃攀陟渾忘路幾重回視萬山皆俯伏

始知身在最高峯

途中雜詩三首

玉宇無雲火繖張輿中揮扇不知涼試將身作輿夫想
便是神仙御暑方

紛紛碑碣道旁鐫塵俗撩人倦欲眠小憩不知時已晚
綠楊風裏聽鳴蟬

一峯才過一峯橫似有山靈阻客行山自長留人自去
都因名利誤浮生

宿馬道驛

偪仄蠶叢路荒涼馬道郵泉寒人易瘦土薄戶多流鄉
約標門額靈旂掛樹頭素冠長壓髻應爲武鄉侯

過褒城有感二首

陟徧秦山馬已瘏雞頭關上見平蕪人心更有非常險
莫認褒城是坦途

褒女嬌啼意自憐君王索笑悞嬋娟驪山烽火難憑信
寄語臺兵莫浪傳

沔陽懷古

卧龍一去霸圖休漢水無情日夜流惟有定軍山色好

年年蔓草護荒邱

澗花

澗花紅可憐攀折到君前何似深山裏迎風自在妍

棧道書所見

迢遞千盤嶺崎嶇百級坡荒亭臯豹入古洞跨龍過石
迸泉聲壯山含雨氣多農田方苦旱竹爾溉嘉禾

寧羌州

持節臨氐道茲遊亦壯哉星分秦野盡雲擁蜀山來萬
怪幽潛穴羣雄割據才荒厓多寶物猶待五丁開

宿昭化縣

弭節葭萌縣拏舟桔柏津暝煙催短棹微雨洗征塵晴蜃蛟成市深林鳥避人山城喧騎從愧爾力耕民

劍閣

劍門秋色好客路捲簾看峭壁排雲迥陰厓帶雨寒地形誇絕險王業惜偏安滿目滄桑感休言蜀道難山皆細石結成似從沙灘湧起者

翠雲廊

劍南三百里古柏鬱蒼蒼不雨山村暗無風驛路涼蔭

隨遺愛遠節以後凋彰回首咸陽陌蕭疏但綠楊

登梓潼縣七曲山

入世原難直道行悔將蹇拙誤微名如今七曲山頭過可有靈機死轉生

入廣元後連日陰雨

千巖萬壑白雲深神物吹噓便作陰多少農田方待澤出山隨處是甘霖

宿魏城驛

踏徧連雲棧坡陀路漸平江流巴字水雨暗左綿城永夜銀缸淡新涼翠被輕夢回聞鼓角無限別離情

桂湖弔楊升庵在新都縣

滇南一去鬢成霜盼斷深閨織錦章爭似桂湖秋水穩紅蓮花下宿鴛鴦升庵繼室黃夫人能詩升庵在滇以聲伎自娛黃家居不寄一字升庵甚以為憾

入成都作

晉水秦山次第經西來飽看蜀峯青雲生衣袂成甘雨風捲旌旗迓使星豈為儒臣隆禮數須知邊徼奉威靈夜郎自大公孫僭試與摩挲劍閣銘

蜀中書感二首

水陸皆天險重關未易攻江流三峽曲閣道萬山叢負復圖猶在陰平路已通應憐黃皓輩歌舞漏舟中

偏處兵爭慣深藏物產豐山高稀見日峽小緩來風尺土皆生計居民半寓公回思離亂苦忍效揭竿雄

江行

三日錦江行江流漸不平支渠添水勢斷石激雷聲下峽程何駛維舟夢尚驚險形冬夏異莫問舊灘名

胡君濂心挺立求備蒙學經費支絀感賦四章

海上飛濤駕怒風濟危出險賴羣雄如何畏壘山前客
未要庚桑作寓公
馬隊居然講肆閒休將兒戲哂羣孩君看魯國汪童子
曾執干戈禦敵來
鹿洞鵞湖負盛名當年禁網困諸生海濱慣唱漁家樂
誰識絃歌是雅聲
緡算枝梧眾力殫日高猶未具晨餐本來難鼎調羹手
無米爲炊恰是難

詠犬

頻年相伴舊居停晝臥空階夜守扃慚愧士人非肉食
未容爾輩飽餘腥

書感二首

六經如海納羣流萬象涵濡氣自柔碧眼胡兒渾不解
祇將機巧傲中州
風土民情細較量中原角逐定誰强木蘭縱有英雄氣
正恐人知是女郎

新正病中作　丁未

料峭春寒雪壓廬病軀搦訶客來疏階前爭食喧雞鶩
廚下徵肴斷肉魚土銼香生新煮藥瓦盆酸發舊蒸蔬
今晨略欲加餐飯喜見親朋賀歲書

詠史五首

燕寢凝香午漏沈門前畫戟列森森廬江主簿休迎客
正恐孫郎飲恨深
烹鮮妙手奏賢勞戶祝何煩代捉刀真把寒蟬哂劉勝
閉門掃軌自清高
鍾室施刑事未公黥彭冤獄後先同繞庭拏手誰親見
更憶前言羿蒯通

龍種微時溷博徒君臣旁坐記贏輸太原郡守真無賴
枉費官家索舊逋
陽消陰長互相爭世濁難容爾獨清千古傷心鉤黨禍
祇緣黑白太分明

山居恭奉兩宮哀詔恭輓四章

六載棲遲別聖顏忽聞哀詔下空山鼎湖弓劍瑤池駕
兩事驚心一日間
禹甸茫茫外侮侵籌邊陳迹渺難尋宵衣旰食支危局
想見宮廷惕厲心

浣花溪外泛歸舟聖度如天任去留今日椎心呼負負
感恩圖報此生休
書接恩榮未易忘夢中時惹御爐香衢歌壤擊餘音在
追想天顏竟渺茫

輓李魯宜明經東燁

玉几鍾靈秀斯人迥絕塵文心清似水醫手妙成春先
澤流傳遠幽居卜築新祇憐羈旅慣息影未兼旬
本是清癯客翻成矍鑠翁熏香茶鼎外識味舞筵中陸
羽經堪補京房術亦工名場餘興在投筆恨途窮

鶴立愿丰采雙眸烱有光養生嵇叔夜愛潔米元章遇
事情如畏臨歧話更長佳兒佳婦願垂老竟能償
弱質慚蒲柳頻年仗護持寒溫都奏效風雪不愆期飲
德盈千缶酬恩吝半絲帷將瓔珞水濡管寫哀詞

出山自嘲四章

蜀舸東迴臥海濱玉堂迢遞隔紅塵爐灰久冷偏留火
野草全枯更望春朝市豈眞容大隱山林無處著閒身
宮門衞士應相識白髮蕭蕭舊侍臣
分甘晨夕傍慈闈垂老離家淚暗揮敢謂歐生知養志
重煩姜母寄當歸金門著籍前塵在洛社開尊素願違
極目天涯芳草遠白雲深處有春暉
失計當年挈眷還深閨先見淚潸潸傾將南越千金橐
偷得東山數載閒意外風波生海島眼前荊棘滿鄉關
白頭重訂雙飛約檢點行裝一解顏
衰庸戀棧豈初心攬轡踟躕感不禁客路風霜催暮景
天街榆柳展新陰名場轆轆爭前後世界悠悠變古今
飽食自慚無寸補聊揩倦眼看升沈

和作　慈谿陳康瑞雪樵

早年聲譽滿江濱騏驥追風已絕塵絲竹頻經中歲
感鶯花猶及上林春希文憂樂關天下司馬安危繫
此身不是太平須潤色古來勳業出詞臣
使節曾傳主鎖闈崎嶇九折一鞭揮岷峨路記蠶叢
闢楨幹材從蜀道歸天語春溫驚寵渥臣躬色養久
心違導江便許浮東去就爾南陔愛日暉
倚閭果得望中還喜極翻教涕淚潸戲綵不知朱紱
貴買山常伴白雲閒寢門歲月歌難老海國風潮達
故闕回首觚棱魂夢繞高堂敦促覲天顏

幸託同舟話素心抗懷時事感難禁行蹤絶似雙飛
烏勵志當爭一寸陰壘守詩書空泥古學探瀛海侈
談今嗣皇繼聖開新運待滿東華鐘鼓沈

和梁廉夫同年戊申入都書感二首原韻

老態侵尋壯志留開尊共話薊門秋家山幾載充高隱
宦海無端續舊遊差喜慈親猶健飯應憐少婦獨登樓
馮唐偃蹇長卿病各有天涯一段愁
駑馬逡巡不耐鞭悔將野性誤華年翩飛偶逐凌風鳥
勇退仍如下水船半世行藏都合轍此來唱和亦前緣

故人消息君知否寥落晨星倍可憐聞江亭共同年下世

鄞縣梁秉年廉夫

原作

十載飛鴻雪印留禁門煙樹又清秋西賓闕館恢新
界東閣吟詩感舊遊憂世杜陵惟愛國依人王粲獨
登樓新亭舉目河山異把酒難消萬古愁
新進乘時競著鞭慚余蒲柳近衰年壯心已變將灰
木薄宦眞如不繫船差喜苦岑多夙契聊從蘭署續
前緣一枝應許鷦鷯借雞肋功名只自憐時由工部改分陸軍部

移居鎮海館西院二首有序

西院本夏君伯瑾所居夏出守吉安余自廳事
移居之寒窗兀坐喧寂迥異觸物懷人情見乎
詞

歲闌移宅向西鄰裘馬聯翩迹已陳惟有貍奴思舊主
時來簾外一逡巡
冷官家具本無多留得空棚覆雀羅夜半天風嘘眾竅
還疑南院奏笙歌吳農部晉夔寓有唱琴

感事用法部唱和集元韻二首

異說紛騰古義沈爰書輕重總隨心郎才誰不憐司馬
家教何須撻伯禽泛泛人羣辭蒂絮寥寥約法解絃琴
腐儒空奮瀾翻舌未必孤陽勝眾陰謂勞玉初京卿
巨浸茫茫大陸沈最難拯救是人心宮中豈有銜花鹿
海外偏多擇木禽游釜餘魂窺漢鼎歌鐃新曲雜胡琴
毀冠裂服尋常事歲曆還思駁太陰

三疊前韻答陳雪樵比部見贈之作

積雪盈階萬籟沈苦吟聊寄憤時心人倫原不同遊牧
婚禮如何廢委禽大海空銜精衛石高山又聽伯牙琴

鳳池棲息休相羡欲乞東皐護綠陰

四疊前韻贈雪樵

頻年宦海共浮沈一片冰壺證素心小院互烹甜井水
春風對語上林禽客中我欲彈長鋏爨下君能識異琴考試法官君爲提調薪火相傳從此廣豈惟南國有棠陰

和高雲麓編修歲朝雜詠原韻二首即以奉贈

餞歲欣嘗粉餌圓焚香煮茗又新年門無車馬眞成隱
室有妻孥不羨仙昨喜龍章雲際下除夕領到封誥三軸曉聞鶴
語雪中傳消寒試過牆頭酒話到先朝一泫然

五倫先廢睦婣書官禮重遭劫火餘曾觀豈能容少正
吳宮何意赦專諸魔戈愧我雄心減擊楫期君壯志舒
功業都從忠孝出故人激賞定非虛謂張達夫聯語

六十自述二首再疊前韻

六甲推移一度圓趨朝人屆杖鄉年詞林强半稱前輩
吏籍無妨署散仙名刺生毛容我嬾文章刻意倩誰傳
邇來頗悔雕蟲誤擬泛扁舟學計然

曾起東山奉簡書重依北闕又年餘秋風玉局懷蘇子
落日金臺弔望諸老去談兵猶氣壯愁來得酒覺眉舒

故園松菊應相笑一片閒雲濛太虛

程少珊侍講見和四章并出濂溪遺像索題三四疊前韻奉酬

高懷與俗異方圓典籍沈酣不計年虎觀談經尊博士
麟臺修史伴羣仙金根字辨鈔胥誤漆簡文搜祕府傳
斜日退衙人靜後一編坐對意翛然

便便腹笥富藏書好古還分鶴俸餘賸有疲騾牽薄笨
從無佞僕飾偏諸澄潭止水心常靜大海迴瀾志未舒
聞道朝廷容直諫批鱗夙願豈終虛

傾蓋論交月幾圓偶書亥字記生年那知頌禱工張老
竟許推敲續浪仙故事猶煩高密註新詩巳徧洛陽傳
吟成落筆龍蛇舞斯邈遺型尚宛然

濂溪學派溯通書伊洛遙傳積慶餘異代眞容留石本
蕭齋清供薦梅諸題詞敢繼朱元晦數典應嗤呂步舒
文苑儒林兼道學如君名下固無虛

和作　貴州　程棫林少珊

漫叟奇文號惡圓聱牙古性足延年憂時舊署蜘蛛
隱賽老新吟蝙蝠仙結襪傲憑朝列怪過磚嬾任禁

中傳玉堂清冷人能稱件直應呼孟浩然
幾載江湖老祕書西淸重到食無餘要將肝腦維皇極未忍漁樵戀孟諸深夜卻金楊伯起明廷抗疏路溫舒拾遺補闕詞臣事惜抱箴言信不虛
一盂覆水失方圓黑劫紅羊正厄年豈有祥雲朝玉帝似聞淸露泣銅仙元豐新制紛難已長狄衡鋒警又傳太息與君傾壽斝眼前無事且陶然
蓬壺深處共修書領袖羣仙二載餘中禁食單分不錄上眞宮史記方諸精思我尙慚原父博識君能繼

仲舒寶籙告成花甲過好將剩墨著潛虛

楊德孫撰文惠鹿肉風鰻賦詩道謝

老人在座眾無歡家食常陳苜蓿盤幾見禁中頒鹿脯（歲杪實錄館曾頒鹿脯余未及領）每思江上把漁竿雲迷古驛鄉書杳雪映空庵酒興闌多謝慈湖楊學士分貽珍錯勸加餐

和作　慈谿　楊家驥德孫

愧無尊酒助君歡喜見雲章氣鬱盤載筆西淸方領袖垂綸東海且投竿長沙抗疏心如揭景略談兵興未闌世事茫茫蕉鹿夢齩根原勝萬錢餐

疊韻酬德孫撰文見和

幸分鄉味佐淸歡更譜新詩侑冷盤腕底圓勻珠百琲胸中瀟灑竹千竿猩簾壓雪春眠穩翠袖添香夜飲闌借問玉堂修史客直廬何日伴晨餐

聞廉夫姬人至京戲贈二首

登樓望遠久傷春喜見金臺柳色新一夜薊門風雪裏天涯不信有愁人
婪尾春光劫後棋印泥紅潤勝燕支不須更羨封侯貴十萬纏腰此一時（時廉夫管印結）

輓卓甥謹廉

雞肋孤兒瘦可憐長來英銳氣無前智囊料事能穿的赤手醫人不取錢語激身為疑謗府時衰鬼弄死生權寒門薄祜成常例賴有崢嶸繼起賢

稉稻將熟風雨摧之感賦

計日登新穀天心不易知雨隨檣瀑瀉風挾海潮馳巨浸將沈陸貧家久斷炊蒼生竟何罪中夜涕交頤

病中雜感六首

慈烏西去淚痕多又聽悲風送楚歌凝碧池頭絃管夜

傷心最是病維摩

誓向陰山射虎狼無端戈戟起蕭牆麒麟自古稱仁獸
錯被人間罵不祥

神州黃種溯根芽南北離披本一家若問春秋夷夏義
祇應河洛是中華

涿鹿功高帝統尊遙遙華胄卻難論常鴻風牧皆明德
不獨軒轅有子孫

專制無權政府休翩如鷹隼脫拘囚漢陽消息須深祕
言論何曾得自由

鷸蚌相持淺水濱科頭漁父正垂綸河山破碎難收拾
寄語田閒太息人

六十生辰作

京華北望路迢迢草創東南又一朝臘鼓未催春帖換
驚心生日是元宵（余生歷十一月二十七即陽歷正月十五日）

郊行有感

倦鳥投林早息機剩門回首夕陽微蒼茫世事殘棋局
淡泊家風舊布衣白髮無多遺老盡青山如昨主人非
村農不識興亡感自愛春田苜蓿肥

壬子元旦五疊前韻二首

六旬往事夢初圓劫火餘生第一年扶杖思尋方外友
爛棋未了橘中仙衣冠故國無多在正朔新朝又別傳
贏得兒童騎竹馬太平景象尚依然

解紛新見魯連書守府名存破碎餘抔土築深山吳太伯
分茅故里越無諸星臨殘月同明暗雲傍晴霄自卷舒
慚愧成都楊執戟閉門終日講元虛

詠史

平勃交驩未典兵義旗西指亦虛聲榮陽堅壁成和約
漢室元功是灌嬰

女身秦伯原非陋剃髮曹瞞亦自豪祇恐吳兒心木石
但知修飾到皮毛

遣兒生一男志喜

建戌月既望添丁夜正中孫枝初內附（余外孫已有八人）歲物
偶從同（與余同壬子）已識啼聲壯還傳骨相豐櫺書荒閑久
待爾理殘叢

和作　同縣　胡炳奎　漱心

吹律霜初降懸弧月正中國民新舊界甲子祖孫同
弄效羲之樂相徵穀也豐何當攜酒去共醉菊花叢

哭傅妹丈家珍

塵世繁華轉瞬虛晨星寥落更愁余幼無怙恃悲孤立
晚有兒孫慰索居冷眼看人常忿恨名心到死未銷除
回頭四十年前事承德堂西共讀書

病中贈內子

漫言衰老厭繁華伉儷深情一倍加布被長寒晨勸藥
瓦盆留火夜溫茶鬢絲欲盡還依繭蜨粉將枯尚戀花
老樹經霜枝葉禿春來猶望發萌芽

方叔通以海上諸遺老詩相示和瞿止庵酬章一

山一首

溪山深處俗塵疏雞犬桑麻樂有餘不信黃龍承漢運
空傳白馬弔殷墟忘年嬾寫宜春帖卻病閒繙養性書
偶聽漁翁談世事六朝如夢足欷歔

衰病

早年困鄉賦中歲忝朝衣守拙難諧俗臨危似見幾官
閒招忌少地僻遇兵稀衰病惟堪隱無心戀蕨薇

叔通錄虞含章東游詩見示感和二章

島國君民共一舟中原骨肉自相仇小儒不悟興衰理
枉作東溟萬里遊
仙種流傳幻術工迷樓自昔悞英雄君看開國胡丞相
願載金珠作寓公謂明初胡惟庸

病中口占

人閒何處覓長生細數流光暗自驚仕宦半生仍本色
文章千古亦虛名悼亡兒舊身如贅抱子添孫願已盈
惟有膝前嬌小女待年未字最關情

意有未盡復成一律

人生難得六旬壽我今況已三年贏桑田滄海曾親見

華屋山邱皆手成誓墓豈爲王懷祖挽歌聊比陶淵明陶年六十三
東錢湖志方草創恨未成書空署名

張子驤聞余在瑞巖枉駕過訪到寺乃知誤傳有
詩見懷奉酬一首

芝峰蒼翠護僧樓曾共吟朋一夕留竹筧通泉晴亦雨
松陰蔽日夏如秋別來故國悲搖落丁丑同遊諸人均已逝世老去
名山愛臥遊咫尺仙源難再到空煩溪上覓漁舟

題東錢湖志稿

鄞東湖價萬金傳人事蕭條六百年地僻麥荷能占水

民貧賜雨且由天愚公竟慰移山志（謂忻愚仙）信史宜刊導
水篇曾是扁舟來往路白頭疏拙不成編

甲寅上巳日作

舊曆重三日先慈九十年笙歌曾故第風雨忽新阡乍
釋孤兒杖虛開壽母筵生存疏問視寤寐幸相連（余生壙距先塋甚近）

答友人招隱

久慚迂拙玷清時況值衰年百病滋操筆詎勝良史任
彈冠空負故人期亦知薇蕨霜芽短其奈桑榆日影遲

國步艱危須共濟此心何敢薄皋夔

小園

屋西園半畝三面竹籬環石罅潛流水林梢遠露山草
深蛙黽亂花盡蝶蜂閒蔬果隨時異何勞月令頒

壽陸漁笙師八十

隴右皇華使城西鶴髮翁風流唐白傅耆舊漢黃公感
事言多中傳經道未窮荒莊無寸贄惟祝老還童

喜雨

年年苦秋雨今日雨知時檐溜爭翻砌溝流亂入池村

農談稽事野舫數行期我亦腸枯久烹茶慰渴思

哭族弟玉林

弓冶恢先業吾宗汝最賢偏備山上物新築海濱田病
葉秋紅樹歸帆暮雨船（君[illegible]殁於寓次[illegible]第三年）桃花塢
遠寄懷舊一淒然（桃花泥塑及韓蝶畫甚美君每歲寄贈）

元旦作竹枝詞數首嫌其俚俗已刪之矣意不忍
舍復存一首

何處新年異舊年庭前竹馬舞蹁躚老夫豈有蒼生望
高臥東山聽管絃

贈樂俊奎（駿）

滄濟中華士誰能禦四鄰好文心易懦尚武氣難馴似
爾稱儒將眞堪式國民材官仍蘊藉莫謂世無人

九月十五日先考九十生辰

不接趨庭訓遙遙四十年詩存耆舊外話錫亂離前宿
霧迷書舍寒潮蝕墓田（祀田在永豐塘外）慈容今並挂淒絶又
開筵

題費瑚卿小滄桑館二首

年來木石比癡頑萬事成虧付等閒殷土茫茫皆禹甸

漢京冀襄卽秦關爲周避地憐孤竹與謝爭墩笑半山
寄詳小滄桑館客本非故物莫言還

商音金氣徧中州煙樹荒涼滿目愁陵谷已成新世界
亭臺猶見古風流夕陽花影明芳榭夜雨書聲出小樓
試向戰雲深處望仙鄉今在海東頭（歐洲方有戰事）

題外舅胡綸元先生詩卷

先生妙悟本南華詩格翩翩自一家風雪滿山人不到
科頭扶杖看梅花

感懷四首

聖德寬仁累十朝遼東王氣未全銷小民歌舞猶思漢
洪水懷襄竟困堯故國河山多感慨中原風雨劇漂搖
傳賢爲紓蒼生禍草澤英雄莫復驕

洪楊寸戮有餘羞忽謚人閒第一流亂世蛇狐皆瑞物
蟲天冰雪是深仇湘中將相無遺廟市上屠沽盡列侯
聚散飛蚊纔一晌幾多謬種已傳留

孤舟曲折上危灘萬衆驚心出險難淺水見沙妨柁轉
飛濤如雪潑衣寒時艱未忍抽身退力薄空慚袖手看
不解江豚顚舞意强隨風雨作波瀾

一家疆土化爲公晚近居然太古風但使唐虞眞揖讓
休言曹馬本奸雄閉關俗已前朝異愛國心宜五族同
我在山林非避世敢將衰朽飾愚忠

題傅可堂結感百詠卽用其壓卷見懷原韻二首

生平未著絕交書裙屐追隨興有餘詩寄閒情渾漫與
酒逢善價且沽諸（君新營酒業）樽中歲月無今古筆底雲霞
自卷舒更喜七襄工織錦天衣燦爛映危虛（卷末集友人句爲七律十六章）

天涯盼斷故人書獨坐高樓結想餘楊柳依依念行役

（君嘗入京充議員）柏舟汎汎感居諸名場老去雄心在酒市歸
來倦眼舒滿紙琳瑯皆故事應憐郊島太空虛

原作　傅家銓（可堂）

蕭條京寓注班書名動公卿退食餘故國河山留破
碎新朝生計念居諸（高達甫詩君門嗟綑縋身計念居諸）一官歸去陶
彭澤三策天人董仲舒西伯不逢誰養老徵求東海
恐成虛

和林縣庵光山阻雨值先考忌日有感原韻

誦君阻雨思親句憶我望雲作客時薄宦羈人身忽病

高堂念子淚空垂國將衰難家先及兒尙偷生母豈知
便到百年殘喘在春暉報答更無期
原作　林森 滌庵
空山遇雨淹留日十載先君屬纘時舊業已妥樂禪
重來無望慕容垂天涯行役具非易地下原情未可
知續續槽聲和淚落三年與祭久愆期
輓樂嗣寬
髫年子舍共橫經晚歲居奇享重名駡座灌夫常避客
移家少伯善治生甬江舟楫扶衰運臺島蒲莞見盛情

我臥山中多涕淚高枝搖落倍心驚 君嘗以蒲席貽先母至今尙存
和張子驤見懷原韻
相見時無定相思月幾圓音書原易達情緒若爲牽舊
刺應全滅新詩且緩傳 來書乞余寫名片兼索余詩草 蛟川風雅盛願
與子同編 余擬續輯蛟川耆舊詩約君相助
原作　張寅煇 子驤
載酒前期誤 四月間擬造胡宅相訪 望舒今幾圓門牆原不峻
人事每相牽涼蔭蟲如訴秋心雁許傳盟鷗吾有待
何日寄新編

輓張樸生 丙旭 有序
樸生博學多能和平醞藉宣統二年由副貢生
入京考職余與盤桓者數月深重其爲人近歲
幕府交辟漸有用世之望今年冬忽傳其自京
扶病南歸歿於金陵旅次年止三十有六父樹
棠親至金陵持柩歸厝聞者咸悼惜之余飾巾
待盡聞笛興悲聊賦二章以當一慟甲寅長至
後十日
蛟川別墅舊論文張緒風流迥出羣博浪功名今處士

陳留書記古參軍梅含幽韻能禁雪竹抱虛心漸拂雲
一夜朔鴻傳信至霜林蕭瑟不堪聞
薊門風雪棧車開釀就江南作客哀荒店驚回塵世夢
粗棺斷送濟時才鯉庭有父招魂返馬市何人買骨來
蕭艾叢生芳草死茫茫天道費疑猜
閉門
風雨閉門居蕭然處士廬厨香炊飯後室煖擁爐初補
漏新添瓦翻泥乍種蔬禦寒粗有備萬事不關渠
與滌庵談及時事偶成

中朝本意愼催科獨上謻臺奈爾何比戶不輸新秸穗
寸金忍割舊山河休言內地財源少須識鄰邦稅額多
但使民膏非浪擲迺人徇路漫譏訶

和鄭漢泉近日見懷原韻

江干小別歲華深日暮飛鴻送遠音棋酒早銷名士氣
松筠如見故人心陳橋往事存疑案淶水遺詩待細尋
世運遷流文獻在好隨元史續遼金

再疊前韻兼懷張子驤

海濱詩學數誰深霞浦蘆江總雅音山寺舊傳張籍句
（子驤有游瑞巖寺見懷詩）驛書今識鄭莊心騷壇旗鼓應相敵藝苑
琳琅試共尋愧我粗才身又病披沙何處揀黃金

原作　鄭岱雲 漢泉

先生隱迹白雲深閉戶惟聞正始音未忍霸王（借論）
世變卻從風雅繫人心文章身後名原寄（文章身後名壇杜聯語）
安樂窩中道自尋忽憶鄉邦多文獻更勞采玉與
搜金

即景

病多久識此生浮衰甚還憐一息留枕上追思皆往夢

門前小立當閒遊山含淺雪清如洗池帶殘冰白欲流
幾日嚴寒驚婦孺又分春意上眉頭

補壽胡余田（克翁）七十

裙屐風流在蘆江有逸民眉分芝嶺秀氣得筆山春書
法傳家學棋聲懾遠人一枰容易了祗恐海生塵（君藏雲南
棋子甚寶貴之屢寄語欲與余弈至今未果）
昔占歸妹祉曾挹令君香追祝萱閣壽重生草舍光君
年初杖國我病未登堂會泛扁舟去溪邊看釣璜

雜感六首

坐對青山春復秋愧無佳句寫清幽偶從雪後開門看
山似愁人也白頭
颯爽英姿不似前曉霞偏傍日華妍液池雨後羣蛙鬧
可任爭鳴御榻邊（攝政之後大權旁落）
太炎眞是太憨生進退孫袁豈定評拉朽摧枯一枝筆
新朝殷鑒在前清（清室人心韋氏實搖動之）
槍雲彈雨互相持耗盡精華祗自知總爲強秦營帝業
他年蹈海卻嫌遲
迢迢萬里隔烽煙世外桃源別有天不遇武林漁父說

無人知是太元年

林下優游一散人自拈短何送殘春詩成恰有驚疑處

恐是楊雄著美新

偶成

淵魚叢爵自成羣蟻穴蜂衙各有君但使中心相愛敬

呼牛呼馬亦何分

題蛟川耆舊詩補二首

浹水徵詩小局開劉編潘錄疊成堆東西鈔撮知何似

科舉場前老秀才

前明史稿宦搜羅北畧南詳奐奈何萬季野語不信浹江衣

帶水南鄉詩比北鄉多

飲酒甲寅冬日

六旬曾戒酒萬念已成灰多病經三載困寒試一杯燄

分茶鼎火笑索綺窗梅冰雪滿天地春從何處來

雪中作

大地蒼茫白日渾坐看飛雪滿乾坤西來風勢羣龍戰

東去濤聲萬馬奔眼底蓬萊幾淸淺耳邊笳鼓又黃昏

昆明劫火誰能數自撥田家老瓦盆

輓於莘拔尹詩

雙桂淒涼賸一枝東風摧盡更堪悲半生偃蹇安儒素

垂老咿唔作女師甥館撫孤朝臘屐客窗懷友夜題詞

如何轉盼成耆舊添得橫河十首詩

風雨

捲地風聲又雨聲春寒困我坐愁城煙雲慘淡今何世

湖海飄零感此生落日已隨三島杳奔濤欲撼萬山傾

滄桑變換尋常事老眼頻看亦可驚

和張子驤宿容膝軒作二首原韻乙丑立夏日

蓬門汎掃已多時芳訊傳來慰夢思孤館雨聲晨速駕

小窗燈影夜談詩詞瀾羨爾探源久樂府慚予審曲遲

垂老一編聊遣日箇中甘苦豈能知

一角圓亭數樹花陽春雅調壓吳巴三唐遺韻悠然遠

五柳高風蔑以加避世不妨形似木削詩眞有面如瓜

故鄉文獻資參訂何日重迎下澤車君於朱甬川詩糾彈甚嚴

原作 張寅輝子驤

綠陰滿地嫩晴時趨謁崇階慰所思古藻紛披熏谷

序高華重晃右丞詩靜參妙論春醪釀倦理殘編夜

漏遲林下優游原自得心期更許幾人知

短鬢新霜眼未花當年行部憶三巴名場選士欲相
得故里徵文意有加先生近修東錢湖志及蛟川耆舊詩補 元亮任移
芳樹柳邵平添種小園瓜願言大雅扶輪起容我來
停問字車

春暮口占

老去文章不入時劫餘經典欲傳誰落花滿地人[illegible][illegible]
自揀新詩教女兒

春暮嚴寒庭花盛放偶成二絕

老怯春寒尚擁爐花枝偏與老人殊庭前一簇紅如錦

不數徐家沒骨圖
滿樹繁英擁石欄東風故故作輕寒遊蜂浪蝶都吹散
付與幽人自在看

喜晴

驟雨狂風頃刻收喜看晴色滿神州驚波已捲流沙去
倦鳥還欣故壘留芳草隄邊聞叱犢夕陽江上認歸舟
天心不是無陰慘海外羣龍戰未休

解嘲 四首 并引

中國以弱見欺誠為可恥然強如歐洲亦苦戰
禍則強亦不足恃矣因賦此以解嘲

一夜狂風倒竹籬曉來修補尚堪支鄰家牆壁高千尺
也有磚飛石舞時
玻璃世界互相撞破碎如泥未肯降昔日狂言今竟驗
漫將沙土笑夷邦玻璃世界余前致友人書中語
齒牙落盡舌猶存物理剛柔足細論海上蛟龍誰見得
游魚隨處長兒孫
海濱寇禍溯殘明恢復功微祇苦兵三百年來逃劫運
卻慚忠義了無名

追錄再疊韻酬楊德孫贈麂肉風鰻

老去心情慘不歡寓廬寂寂對杯盤病思麂鹿銜芝草
官比鮎魚上竹竿籬眼編成終學圃磯頭釣罷獨憑闌
他年訪我抵山下鄉味猶能佐薄餐

輓虞西津 清華

公才公望競推先鄉里何緣屈此賢風緊碶橋徐撥棹
月明山寺靜參禪小軒補竹供詩料破篋搜衣當酒錢
忙裏偷閒今撒手清名留與後人傳

書所見

弱燕飄零失故巢紛紛棲宿偏嵩拗既來似作商量語
飛上庭前舊竹梢

和俞樹周四月十日峯曙樓曉望原韻（樓在靈峯寺）

雨霽瓶山旭彩新葛翁壇下祝長春（俗傳是日爲葛仙誕日）諸天
靈護莊嚴佛徧地金酬布施人禪榻清風懷雁侶（虞西津常主是山）歸舟細浪壓魚鱗（是日香資悉充學費）此鄉眞有仙源樂東
海波平已浹辰

原作　俞汝昌（樹周）

霽色初開景物新清和猶帶幾分春竹隨風勢勤參

佛花滴雨痕暗泣人（時香雪山房主人虞西津新喪）窗外峯孫喧鳥
語溪邊原隰錯龍鱗家家拋卻農桑務共上名山祝
壽辰

和俞樹周別後見懷原韻

治鄉眞作宰官身積牘紛披案上塵名士丰標能鎭物
暮年飲啖尚兼人山中茗苦逃禪慣廳下松高索句斯
莫訝鄞筒勤往返平生心迹本相親

原作　俞汝昌

靈巖靈秀萃君身鶴立丰姿迥絕塵蜀道輅歸金鑑
客薊門轡返玉堂人節裒慈室詩尋舊（君挽先母詩佚余尋得之）
光照先塋誌綴新（君志余壙）四十年來鍼芥合相逢白首
意彌親

自述二首仍用前韻

陽亢陰虛卦氣圓算來未濟是今年（第六十四卦）逃名强署
支離叟食字空憐脈望仙歲月都從忙裏過詩文翻在
病中傳飛鴻自逐浮雲去雪印泥痕總偶然
六十新更甲子書偷生又歷四年餘山中薇蕨寧無盡
世外柴桑信有諸長樂何心效馮道九原應愧見龍舒

髫齡識字談忠孝頭白翻教夙願虛

山居二首

故國知何處深山尚有家雁潭雷後筍龍井雨前茶淺
水浮荷葉疏籬綴豆花更憐江海近村市足魚蝦
高尚非吾志幽棲少俗喧病多常倚枕興至偶窺園鳥
語竹窗曙蜂聲花隖喧何須問漁父是處即桃源

喜雨

插罷新秧十日晴沿隄不斷水車聲殷雷忽送千山雨
一夜溪流與岸平

詠史八首

流寇橫行禍未休南朝天子更無愁神農澤盡蚩尤戮誰信炎黃是世仇

前朝秕政百無存率土深蒙覆幬恩直爲時艱須付託秦嬰漢孺漫同論

祖宗劫奪子孫償因果相尋未渺茫借問古來讓國帝幾人安穩住平陽

洪水滔天四海窮敷行禪詔出深宮黃熊久與波濤狎肯逐夔龍拜下風

漁陽戰士盡貔貅千里煙塵頃刻收莫笑當塗才略短世間何處有孫劉

眼前階級最分明陵谷誰能一剷平寄語生公壇下客休將佛法禍蒼生

荼毒生靈事可傷饑民嘯聚卽強梁天驕未便輕相角留取兵威鎮白狼

黃屋辭榮感慨多鹿臺灰燼待如何巢由祇合山中隱不作齊夷叩馬歌

俞樹周和余自述韻見示再賦二首

幾回月缺幾回圓朔望循環不計年亂後深山存舊臘病中高枕夢遊仙品題敢附遺民列詩卷惟憑弱女傳（余詩爲諸壻所校刊幼女誦近體詩略皆上口）往古來今多少事臨風抒寫獨淒然

怪事空中咄咄書虬髯眞欲霸扶餘爲奴箕子猶存否不祀庭堅竟忽諸敢望寇氛清海岱且留兵力鎮荆舒休言外患驅除易補救先防正氣虛

鄭蕊舫寄示六旬自述詩卷徵生輓詩病中勉成四律

江城五月似秋涼遠寄新詩到草堂旅館高歌風雨夜

歸帆遙指水雲鄉種梅繞舍身將隱荷鍤隨車興更狂祇恐人間無甲子玉樓消息總茫茫

引年故事忽翻新驅使雲煙筆有神築室時供溪上水下簾不染市中塵關心兒女陶元亮揮手親朋賀季眞醉眼應憐同調少江湖誰是謫仙人（君詩有傾慕青蓮之語）

甬東少敘見鋒鋩片語驚人氣激昂（君論浙路股票甚激烈）收貲憑驢能市義徵歌陸賈慣傾裝曳來革履心如水箋就毛詩鬢已霜（君詩自注甚詳）莫道龍蛇多厄運海濱今有避秦鄉

身依金谷手量珠老去閒吟祇自娛綺席未傳青鳥使空山偏索白駒芻花閒醉夢醒蝴蝶海上詩名噪鷓鴣（游戲雜志刊君詩署曰鷓鴣詩裔）料得羣芳爭惜別一堂嬌語勸提壺（君有十洲品花記凡女校書百八各贈贊詞楹聯）

和張子驤題虞澹初景瑣詩卷兼索鄙人作序原韻

澹園文讀竟古雅見遺編秀色春山外高風劫火前才名誰與並精意爾能傳老我頹唐筆何由妙蘊詮（澹初詩文曰澹園集其子銘新刻於北京）

原作　張寅輝

極北關山路迢迢寄一編翦燈孤館夜回首卅年前（余以壬午年讀書澹園）舊雨心如訴名山業已傳酸鹹滋味在應為發言詮（午研欲先生作序酸鹹不在濃澹初舊贈先生句也）

題張子驤所贈詩箋即用其題拙集原韻（有引）

余識子驤已久壬子夏君始有詩見懷三年中積八十餘首益以手札及所採耆舊詩已厚如梵夾君品既高雅詩尤深秀每一披閱如見其人焉

汪氏能詩壻虞卿未永年（君與澹初皆汪氏壻）留君成碩學惠我富新篇山水高深意風騷去取權甬川殘草外猶望細磨鐫（余補耆舊詩待君删訂）

原作　張寅輝

東海尊遺老詩名五十年蕭閒摩詰墅忠愛杜陵篇養氣胥關學持平固有權豈同時下彥屑屑事雕鐫

懷唐春卿師（景崇）

問字宣南宅風沙慣阻人郤緣蹤跡簡翻覺性情真念舊書連軸憂時淚滿巾別來生死隔何處弔靈均（聞師已下世未知其詳）

閱五月報知唐師尚在復賦一律

又見除書下朝儀訪叔孫高風知不屈碩果喜猶存海上留元老人閒重達尊生平無限感含淚望師門

述懷

農田吾舊業識字廢躬耕才短逢迎拙途窮勢利輕詩無驚俗句病得避時名誰曉山人意喁喁望太平聖清家法懿於古未前聞國勢趨衰弱宸衷矢儉勤傳賢殊落落易暴漫云云悟得同舟理何心薄故君

五月晦夜坐懷子驤

夜窗餘暑熾移榻坐中庭月隱方隨日雲開漸露星縱橫穿瓦蝠明滅度牆螢遥想醒園叟長吟戸未扃

子驤有詩見贈並附其族人晚荷題詞世兄雅亭和詩賦此奉酬

詞壇牛耳久推君英少聯翩競策勳翦燭共吟霞浦雨閑牽遥贈瑞巖雲一門勝事誇咸籍兩世深情感紀羣詩社從知多健將慚余衰劣未能軍

容膝軒詩草卷四

容膝軒詩草題詞

余少時作詩多淺近之語既長涉獵稍廣自知無當於大雅因不復作雖作亦不自收拾嘗有句云酒味嘗來薄琴聲奏出清高低吾自曉不待別人評可想見所詣之不深也光緒壬寅冬曾刊古體詩第一卷而首卷久之未成今春忽遘末疾自念生長田閒官至四品不為不榮行年六十不為不壽從此一瞑不視亦復何恨惟是委化之後語言散為飄風心志埋於荒草求其稍可留存以示後人者惟詩與文而已而詩以言志尤不忍

聽其放佚因搜摭舊作命寫手錄而存之凡近體詩若干首分為二卷增古體一卷總為容膝軒詩草四卷將以付梓而傳後焉少時所作頗有未能割愛者至於隨俗應酬有聲無義之詞則概置不錄良以藻采非余之所工舍區區心氣而外固無可存之理也宣統辛亥二月中旬榮商自跋

辛亥以後詩附

白石遺文

白石新井先生傳

先生諱君美。字在中。初名璵。一字濟美。號白石。又有紫陽錦屏山人天爵堂勿齋等之號。（先生與佐久間洞巖書。多署竹谷。竹谷與筑後國音相似。蓋出一時遊戲。非別號也。）江戶人。其先新田二郎源某削髮爲僧。居上州苑居。因以新井爲氏。新井與苑居。邦音相通。父正濟仕于久留里侯。（土屋利直。）明曆丁酉。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內藤政親柳原邸。而先生生焉。侯因呼之曰火兒。天質岐嶷。穎悟夙成。三歲時能書大字。侯愛其幼慧。召置膝下。一日盛岡侯（南部利直。）來。一見異之曰。吾無嗣

子。請養以爲子。侯曰。是侍臣之子。非吾兒也。曰必賜吾。吾待其長。當與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携觀戲劇。後語之於人。一無所遺忘。正濟歎曰。是兒非常。將大興吾門矣。及十歲。常給事侯側。代書。殆若老成云。侯卒。而正濟辭仕。嗣侯賴直無道。延寶四年。臣某等謀廢亡。問之正濟。正濟不可。六年春事發覺。賴直逐臣某等。先生亦坐父與謀。放逐且禁錮。時年二十二。先生倜儻不羈。自負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旣而折節讀書。都下富人河村瑞賢欲妻以女。且請

以三千金所買地。爲勸學資。令其男說之。先生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有大龍光于他山。龍卽嚮所傷小蛇。而其瘢幾一尋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瘢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滋貧。而苦學不懈。通經史百家。久留里侯國除後。仕於古河侯。（堀田正俊。）天和二年三月也。會朝鮮來聘。通詣客館。與其學士等唱和。韓人爲序其陶情集。中歲始遊於順菴木下氏之門。以該博見稱。後有故致仕。去之日。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

已。隱居都下。處貧晏如。順菴欲薦先生於加賀侯。適加人岡島仲通感然語先生曰。僕多年遠遊落魄。而老母衰頹。倚閭待僕。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幸得君先容。得釋褐本藩。則吾願足矣。先生以告順菴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舍美薦仲通。順菴嘆曰。衰世人情日趨偷薄。如卿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先生曰。子嘗仕除封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身之期。須故所事而圖榮顯也。先生笑而不答。諭之再三。先生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既無君父。獨有師也。

以師不遇。而致所天。則回路諸子。豈從陳蔡之厄哉。元
祿六年。
文昭公在藩邸。召爲儒職。待遇日渥。每進講畢。必賜坐
使說國家遺事。十四年。 命新撰列侯譜。七月起草。十
月脫稿。其譜三百八十七家。始于慶長庚子。終于延寶
庚申。凡八十餘年間。往來公華備載之。乃 命曰藩翰
譜。寶永元年。 公立爲儲副。將入西城。先生就間部詮
房言曰。凡天下之事。臣嘗進講。今亦何言。無忘則幸甚。
後 公謂詮房曰。君美之一言。予一日不敢忘也。先生

家居二十餘日。或曰。同輩皆爲擧。子盍求之。先生曰。予
乃藩邸之舊學也。不可不以禮進退矣。遂不肯。無幾召
爲侍講。如藩邸之時。撰俳優考進覽。蓋有所諷也。六年。
公繼 大統。賜采地。歲租五百石。 命以文學給事
中。事無大小。必召而諏之。七年冬。以事使京師。八年春。
還報稱 旨。冬十月。朝鮮來聘。敘從五位下。拜筑後守。
命掌其事。凡驛傳供給之制。進見饗賜辭見之儀。所
建白多施行。詩文筆話。韓人服其敏。目稱甘盤云。十一
月。以前後功。倍賜采地爲千石。金銀改造。海舶互市。亦

命與議焉。先生寢病數十日。使市正正直問病。歸報
曰。思慮傷脾。元氣頗衰。四花灸及萬壯。猶未有驗也。
公顧正直曰。嗚呼君美憂世之心實深矣。豈特萬壯之
灸所能治哉。正德三年。 公病甚。奉 旨有所議。十月。
大喪。執政議 儲君喪服。林祭酒信篤曰。 儲君年
未滿七歲。無服而可矣。先生駁之曰。 儲君雖襁褓之
中。而立承 大統。不可無服也。乃引證古義。與信篤辨
論。執政遂從先生議。初 公恨我邦又廢冠服。上下無
章。欲制禮改俗。屢與先生議之。先生乃著經邦典例。詳

記制度沿革之事。先生又請欲鑄造銅字活板。以周布
經籍于天下。皆奉 命未行。 公薨。無幾 儲君亦不
幸早薨。而先生漸老。無意當世。廼杜門謝客。日夜以典
籍爲樂。先生著述三百餘種。今所存者僅三之一。尤長
詩。其豐腴馴雅。直與盛唐諸名家相頡頏。由是四方爭
傳。以遠海外。清翰林鄭任鑰所序白石餘稿。今行于世。
年六十有九卒。實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十九日也。男明
卿克家。
論曰。先生自少肆力於倭漢古今典故。慨然有以天下

自任之志而身際清明得施其所蘊蓄聲播於朝野眞可謂千載一遇矣國史古事記等往往聱牙難解而國學者殊說蔓論誕妄滋甚先生以博覽多識之力精讀國史其有可疑焉者則或驗之人情或參之漢史故其所論著大有裨於後學後之讀國史者折衷於先生其可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白石先生遺文目錄

上卷

史論

垂仁皇后之禍
景行拜彥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仲哀崩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位定矣

讀仁德帝紀
武內大臣釋寃
大連之亂
馬子弑帝
新羅質子
東史多訛
日本府建置沿革 原文失題
大化元年八月。懸鐘設匱。
孝德改新詔
天智崩 原文失題

下卷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弁省官員 原文失題
關白阿衡 同上
報在唐僧中瓘牒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祖遺日本書跋
題靖臺實錄
南嶋志總序
采覽異言序
題采覽異言後
蝦夷志序
與土肥元成書 此以下三篇文不全
論互市權場 原文失題
律呂說 同上

起請文考證

鞍馬寺所藏古甲記 原文失題

鹽竈社考

鹽竈松嶋圖誌序 原文失題

江關遺聞序

青山公奇石記 原文失題

問日持上人事跡書 代作

告瀬戸神文 代作

詩 詩草餘稿等不載者錄于此。

竹石鎭歌

藤臺老五秩壽詩

失題

加安子先七秩

伏承特旨近侍　御座。以覲朝儀。

謝人惠壓尺

天爵堂賞月。和鳩巢韻。

聯句

失題

酷暑聯句

白石先生遺文

卷上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史論

垂仁皇后之禍

古事記略曰。皇后母兄沙本毗古王。開化帝孫。彦坐王子也。王陰蓄異志。因誘皇后。謀以簒立。卽授匕首。教之曰。方其酣寢。乃得從事焉。帝嘗晝寢。枕后膝而臥。后憂心惙惙。及此因思我兄所謀。若是之時也。不覺泣下沾帝面。帝驚寤曰。我今夢。暴雨自沙本來。一小錦蛇纏我頸。是何祥也。后乃嗚咽。以其情告。因請伏罪。帝曰。非皇后之罪也。卽發近縣卒。命討沙本毗古王。王與城而拒之。后徒跣而出自後門。走入于城。時后既有娠。帝勅莫急攻之。及后生子。男也。后抱嬰詣城外曰。天皇若以爲子。幸賜收養焉。帝乃歎非上曰。恒復其母。及后授皇子。因欲執之。髮髻衣珮觸手皆絶。遂不能獲之。（古事記云。天皇欲必獲皇后。乃選軍中多力輕捷之士曰。幷取其母。若身若首。隨手所觸。急捉而獲之。后心亦疑之。乃自剃截其髮。玉緒及衣。皆用酒令腐。故其所執。皆斷裂。遂不能獲耳。玉緒者。絲繩貫玉。以纏手。爲之飾也。）帝使人問曰。凡名子。其母名之。此兒以何名。后對曰。當今城中火作而生于此。宜稱本牟智和氣御子。（本火也。牟智貴也。和氣別也。古男子稱。）又使問曰。養兒如之何。曰。宜擇于諸母與可也。又復問曰。后宮之事。當繼者誰。曰。妾聞旦波比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二女。淑範懿行。宜皆爲內助耳。皇后遂與其兄。焚死于圍中。

嗟呼后與聞兄謀。其力不能回。亦不忍不告。旣以告矣。豈復忍令我兄獨死于罪乎。方其有娠。忍死須臾。使其生兒。幸得所託。天也。及城將陷。對帝之言。委曲周悉。皆當于理。非其視死如歸。而能若此乎。嗟亦烈哉。帝當其大義。則滅其親。而今觀與后相問。猶及其後事。何其衰也。雄略之世。有曰狹穗彦玄孫齒田根命者。雖行不軌如王。而罰弗及厥嗣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越厥志。古者仁人恭行天之罰。豈復有他哉。蓋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不可得而私。亦不可得而避也。帝於是舉。則仁之至。義之盡矣。（甲辰十月二十七夜燈下書）

古事記智下有能字。

致下恐脫有字。

景行拜彦狹嶋王。爲東山十五國都督。

初崇神帝皇子豐城入彥令治東方。及帝之世。東方大亂。天威一震。海外有截。帝乃使王嗣前業。往于舊邦。蓋以東人之畏也。東人仰王不衰。竊取其屍。以歸葬焉。嗟夫東人慕王如此之切。乃其追思前王。久不忘也。非皇子之化。及人深且厚。曷能至此哉。周人思召伯而愛其樹。況於其子孫者乎。王之子御諸別王克世其德。甚得兆民和。東人率服。來獻其地。卒使廟廊之上。莫有東顧之憂。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斯之謂與。厥後子孫受姓者三十二氏。世承其祀千有餘年。尊之所積。其慶有餘。豈不信哉。帝八十一子。未有一人受大國者也。而帝亦惟其德。委王父子以東山十五國事。是亦可以觀其無所容私于天下焉。昔賢論二南之化。以歸于文王之德。帝之爲德。可謂至矣。甲辰三月二十五夜燈下書。

仲哀歾

附上。恐脫小字。

諸史帝紀事。可疑極多。帝爲日本武子。而歾年五十二。可疑之甚。說見于前。帝嗣位之初。乃幸角鹿。去巡南國。遂討熊襲。至穴門國。駐蹕七年。莫有一事所紀焉。既而

度海。至橿日浦。進擊熊襲。軍敗而還。歾于行宮。擧皆可疑。而其尤可疑者。一旦宮車晏駕。事出乎曖昧之間。蓋是二皇子兵。所以問其故也。三史紀事。皆有少異。而古事記止言不聽神言。不言被中賊矢。舊事紀日本紀。皆謂帝自擊賊。失利而還。而不言其所戰是爲何地。則古事紀疑近矣。美竊謂帝不聽神言。可謂英明之主矣。鄭人拒王師。射王中肩。漢祖擊黥布。爲流矢傷。唐皇征高麗。白羽落眼中。宋主伐契丹。兩箭中股。已而漢宋二君。卒爲之歾。事皆彰著。鍾巫祭神。春秋不書魯公之葬。柱斧戮地。古今以疑宋祖之歾。我於帝紀。未免疑也。曰。武內宿禰請帝以夜召神。及帝俄歾。左右皆無侍者。果其然。則大臣亦與其事乎。曰。吾何知其不必然也。雖然。公時年百餘。元老四世。而其輔翼少主。亦猶有似陳相安漢。狄公復唐者。魏志曰。女王事鬼道。能惑衆。以予觀之。惟其非有神託后。而后能託之神也。安知后即託斯人。而取信於天下哉。不啻一時取信於天下也。雖曰百世。能使天下之人盡信之矣。異哉。

古事記不係神后之事

舊事記帝皇本紀。終仲哀世。而列神后於本紀。自後六十九年。繫神后之世。日本紀仍舊史。書。古事記則與之異。仲哀書崩。書葬。乃繼之以應神臨朝天下。太后攝政。削而不書。蓋是其帝紀所以削僞定實。即此書撰錄第一義也。美每讀國史。而至于此。發書而嘆。以謂實是國論之難斷者矣。昔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曰。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宋胡氏（安國）以為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狗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遜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嗟我載筆之臣。原仲哀之崩同難。應神太后所出。而以恩掩義。哀哉。然婦居尊位。以干天統。非常之變。豈翅夫人遜于齊之比哉。至若范氏（祖禹）唐鑑一書。則黜武氏之號。繫中宗嗣聖之年。後之說者。猶以為深得孔子春秋之義。及考亭朱氏（晦庵）資治通鑑綱目編。故從唐鑑書。古事之作。於唐鑑書世之相先。三百餘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蓋其為義則一也矣。嗟亦偉哉。古事所載。此非其作者之言。即天武勅語也。故今此書。一從古事例。雜取舊史。亦惟所以廣其異聞也云爾。

應神非十四月生

應神為仲哀遺腹子。天下以疑其非仲哀之子也。舊史則以為仲哀九年春二月崩。皇后有娠。是歲秋九月。皇后西征。適當其開胎。乃自取石挿腰而祝之曰。事畢還日。生於此土。冬十一月。還自新羅。十二月。生皇子於筑紫。此蓋據當時流俗。解釋其疑之言而書。若其然則應神以十四月而生也。豈亦不可疑哉。且其取石之說。或曰。取之筑紫怡土郡。（見于筑紫風土記。筑前風土記日本紀畧。與之同耳）或曰。取之火國彼杵郡。（見于萬葉集山上憶良鎮懷石歌序）或曰。取之對馬嶋。（見于八幡愚童訓）或曰。取之新羅國。（見于古事記）地之近遠。事之先後。其說紛紜。既已如此。且謂其石在逸都郡兒饗野西。（逸都即怡土也。事見于筑紫筑前等風土記。兒饗野。萬葉歌序作深江村子負原）大小二石。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八寸。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八寸。（見于筑紫風土記）或曰。其一。長一尺二寸。周一尺。重四十一斤。其一。長一尺一寸。周一尺。重三十九斤。（見于筑前風土記）或曰。大者。長一尺二寸六分。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十八斤

五兩。小者長一尺一寸。圍一尺八寸。重十六斤十兩。其大且重。豈此可挿箸婦女裙腰間者也耶。如古事記所載。則與之異。仲哀以壬戌六月而崩。皇后西征。還至筑紫國。始生皇子。遂至末羅縣。（郎今肥前松浦郡。）時當四月上旬。釣其河魚。後因爲上俗故事。（日本紀以爲仲哀崩年四月事。若據古事記則仲哀壬戌六月崩。蓋其所謂四月。當是癸亥之年也。）因是推之。應神在胎。亦非歷十四月之久者也。（古事記所書應神之生。不紀其月。若使其果爲冬十二月生。則夫仲哀崩。僅七閱月耳。若其明年始生。亦是去仲哀崩八九月之間矣。）蓋夫仲哀暴崩。應神後生。天下疑焉。古俗謬解。欲神其事。後史附會。以徵其言。是以愈傳而愈失。遂爲曠代疑義矣。天武詔。削僞定實。欲傳後葉。宜哉。

應神位定矣

古事記云。忍熊王死也。故建內宿禰乃從太子將禊。歷淡海及若狹國。至高志前之角鹿行宮而居焉。（淡海。郎今近江也。高志前。郎越前也。）夜夢伊奢沙和氣大神。（日本記作去來紗別大神。）曰。我以吾名。易皇子名。對曰。唯命是從。神曰。明旦與皇子。期于水濱。我則將易名之幣焉。乃辭。如期往。已有毀鼻入鹿魚。盈滿于浦。（鯆鮪。俗呼云入鹿魚。毀鼻。謂其鼻傷也。）皇子謝曰。賜我御食

之魚。因稱其神亦曰御食津大神。今謂氣比大神也。（食古讀與氣比同。氣比又作笥飯。後隷敎賀郡。）魚之毀鼻。有其血臭。亦呼其地。云血浦。今謂都奴賀也。（角鹿。讀云都怒我。後置敎賀郡。）及還。太后置酒設宴。乃自作歌。建內宿禰代皇子作答歌。是所謂酒樂之歌也。（二歌並見古事記。酒樂之歌。猶言燕歌也。）日本紀曰。神后十三年春二月。命武內宿禰。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太神。太子至自角鹿。是日。太后宴太子於大殿。舉觴以壽于太子。因作歌。武內宿禰爲太子答歌焉。二史所書。皆可疑也。古事記則以爲太子祓禊。爲忍熊王死之故也。日本紀則以爲太子至于角鹿。拜笥飯大神。而不言禊與易名也。唯其易名一事。僅見應神本紀注。若夫祓禊。以爲夾神常事。故略而不書乎。然其令太子拜笥飯神。亦是何故也。果據古事記。則忍熊敗死。當在太子年十三四時耳。考之魏志。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正始八年。遣使說相攻擊之狀。卑彌呼。猶此云女王也。狗奴國。猶此言氣比國也。卑彌弓呼素。猶此云皇子忍熊也。（卑彌弓。猶此云日御子之語。呼素。猶此云忍之語也。）正始八年。歲在丁卯。仲哀崩年壬戌。以至于此。既六年矣。古事記。仲哀崩後。

凡叙其事。皆不紀年。蓋此所以傳其疑也。氣比大神。史皆不言是何神也。然神與皇子。相易其名。則神之所稱者。太子初名。而太子所名者。神舊號也。日本紀注。以為大神本名品陀別。太子舊名去來紗別者是已。據史。成務同母弟五百城入彥古事記作五百木之入日子。成務無嗣。乃立為太子。太子先薨。故以仲哀為嗣耳。生品陀真若王。王育三女。長曰高城入姬。古事記作高木之入日賣。次曰仲姬。季曰弟姬。應神並納為妃。仲姬即仁德母后也。應神御諱與王名同。則知氣比大神。即謂品陀真若王也。初仲哀西征而不復。二皇子是聞焉。天下亦疑少主非先帝之子也。王帝室懿親。於仲哀為近。皇子皆沒。尚有王在。王故太子之子。與仲哀為從父昆弟。仲哀二年春二月。幸角鹿。館笥飯宮。夏四月。親征筑紫。蓋命二皇子及王。留守行都。及後忍熊戰敗。為叛逆誅。欲走行都也。意者王皇子之黨也耳。建內宿禰欲徼福假靈於先帝。鎮撫百姓。乃修舊宮。古事記建內宿禰造假宮於高志前之角鹿。冀戴太子及王。以會申之以盟誓。東之以婚姻。且使王與太子。相易其名。所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也。於是乎則天下始定矣。古事記書太子還自角鹿。以終仲哀之世。乃繼之以應神。續承大統。其旨微矣。古文相因為義。要自可以為意通。亦可以有據耳。如氣比大神。史文不明。然參之影行成務仲哀及應神等紀。則可以見是故太子之子。而一時宗盟。亦為仁德外祖矣。古文亦多假借譬況之言。蓋以存諱直言其事也。如此一節。除惡為殺。言將殺。謂其鮮允也。歃血為盟。言血臭。謂其共誓也。古呼王國為御食國。言於我賜御食。謂其以天下授之也。太后酒樂之歌。其意可知。蓋非平生之驩也。食津之為氣比。血浦之為角鹿。流俗傳聞事出二說。類亦惟多。不要強辨而可。凡讀古史。例亦當放此。

讀仁德帝紀

吾讀帝紀。而後知人君務財。天下之不仁。莫甚焉。帝之不仁。可謂甚矣。然天下號為仁聖。無他。蠲除天下三年賦役耳矣。夫飢者莫擇食。渴者莫擇飲。民之苦虐政。殆有甚於飢渴焉。帝發政施仁。民被其澤。蓋古今之所不及。而帝親行之。宜乎天下之稱以為聖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先王親其親而仁其民也。吾竊怪其澤足以被于生民。而恩無以保妻子兄弟。帝於其仁。是誠何心哉。史載帝作壽陵事。而今所存山陵陵池。其廣表皆與諸陵式合。古者帝陵之制。未有如此之大者也。因此推之。帝嗣位之初。躬行節儉。以惠其民。蓋所謂將奪之。固必與之者與。史亦稱帝之末年。妖氣稍動。叛者始起。於是輕賦薄斂。以寬民力。則果其奪之矣。雖然帝不遠而復。修其政令。天下復安。二十餘年。嗚

呼帝亦英特之主也哉。甲辰五月二十日。

武內大臣釋寃

應神戊戌年夏四月。遣武內宿禰監撫西方。大臣毋弟甘內宿禰以其兄反謀告。帝遣使誅之。大臣乃自嘆曰。嗟我無罪而死耶。壹岐直眞根子曰。公之無罪。天下共知之矣。躬自詣闕。披陳其情而死。未晚也。世人且稱吾酷肖公形貌。請我今代公死。即自伏劍而斃。大臣悲慟。竊自脫身浮海。而南抵紀水門。直赴闕謝罪。帝更加按問。昆弟爭辨。遂不能斷。乃勅二臣。請神探湯。探湯。北史云。每訊寃獄。不承引者。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卽此。弟則敗矣。大臣遂欲殺之。帝勅赦其罪焉。曰。管蔡流言。周公以懼。雷風動感。成王乃悟。武內宿禰帝室懿親。勤勞皇家。歷事四朝。年殆二百。及其探湯。僅免一死。嗚呼君臣之義。兄弟之恩。雖曰聖智。亦為難能也。其他則又何說。若夫壹岐直。則可謂忠友矣。豈亦易得者也耶。甲辰閏四月。君美書。

大連之亂

大連之亂。史所紀多可疑也。敏達崩。有太子可立。而用明以弟傳位。其一也。皇弟穴穗部皇子。與大臣大連。共殺前朝委任之臣。其二也。用明牽于河上。是日得病。瘡甚而崩。其三也。按字書。瘡。楚莊切。刀傷者。成瘡。南史。虎魄療金瘡。又瘍也。移長切。曲禮。身有瘍則浴。此云瘡者。不知是何瘡也。有人告急。大連退去。聚衆於家。其四也。中臣連呪詛太子。其五也。大臣稱敏達皇后令。殺皇弟及宣化皇子。乃與諸皇子共誅大連。而太子不與焉。其六也。史稱大臣之妻。大連之妹也。大臣妄用妻計而殺大連。雖其事不詳。然大臣妄殺大連。大連之死。實非其辜也決矣。史稱皇弟欲奸後宮。大三輪君拒而勿入。皇弟忿之。遂欲斬之。亦曰。皇弟陰謀王天下。詐殺逆君。何其所言前後乖異也。美竊以謂敏達七子。彦人最長。立為太子。而非皇后所生也。用明本蘇我氏之出。而大連亦自利其仁弱易制。遂共定議。大三輪君受任前朝。久典樞機。皇弟與二相共謀殺之。除太子之黨也。至大連為姦讒所構。與良有隙。中臣連呪詛太子。及後其附于太子。而舍人乃殺之。亦其事情可以觀矣。用明既崩。大臣又欲舍子而立弟。用明有六子。弟卽崇峻也。嫌其兄卽穴穗部。既長。且多權畧。素善於大連。故誣以姦亂。而枉殺之也。大連亢厲凌物。無弘致遠識。無乃其取禍之道乎。萬夫勇敢義烈。能使

也下。恐脫牽字。

其失爲己先之。而不能使一百人爲主先之。豈彼所乏。亦在將略乎。抑亦其所遇不幸也。大抵事以成敗論者。兒曹之見也。天下凡事唯有義之當否耳。中臣象二皇子之形以詛之。上宮刻四天王之像以祈之。其愚一也。幸而事成則號曰聖德。吾未之信也。太子超然處外不累於時。可謂肥遯矣。皇孫入承大統。以爲百世之宗。舒明是也。天之與有德者。豈不昭昭哉。甲辰八月二十日草。

馬子弑帝

美曰。馬子逆謀。自帝嗣位之初而兆矣。史以爲其開帝指猪之言。乃斷不執非也。曰然則其立帝者何也。曰。大逆之亂。馬子殺帝兄。當是時。帝莫有可加之罪。而并殺之。衆心必有不服者。故立之以慰其心。蓋亦不得已耳。殺兄而立弟。其弟非人則可。使其弟而果人也。則必報其怨。雖庸人孺子。亦知其當然也。況姦邪如馬子者乎。始其立帝也。獨計以爲我之於彼。有援立功。彼之怨報德。我必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帝有英氣。彼恐變必生肘腋。竊伺帝動靜。於是宮人左右。皆爲之耳目。帝朝發一言。馬子夕必知之。帝心有所貯。彼盡已知之。豈必待

其指猪之言哉。吾故曰。彼其建議復興任那。乃其逆謀已決之日也矣。征西之役。勇將悍卒。盡出在于外。譬之猛虎去其爪牙。西夫搏之猶傾孤豚。大軍一出。駐師于外。內難既定。乃召之還。未始有使一矢加之敵也。其詐謀可以觀已。軍志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征西諸將仗鉞握兵。無敢一人反旆廻軍以討其賊。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皆顧其家也。三輪君死。馬子因天下之亂不久矣。至其逆勢既成。能使天下弗敢動。則彼先爲之措置規畫矣。甲辰八月二十四日草。

新羅質子

日本紀曰。新羅王波沙寐錦。既降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質。高麗百濟。亦皆稱藩。因定內官家。卽是所謂三韓也。注云。新羅王宇流助富利智干出降。一云。擒王斬之。埋于沙中。乃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王妻欲得王屍以禮葬焉。誘宰以利。且約爲其妻。宰密告其所。王妻乃與國人共謀殺宰。埋之地中。擧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天皇赫怒。乃發大兵。旌旗舳艫。蔽海而西。新羅擧國震恐。乃殺王妻以謝其罪。美按。婆娑寐錦新

羅王號也。婆娑寐錦。當讀如伐休錦。當讀云尼師今。舊讀如錦字。皆者託據古事記及總崇紀。太后親征新羅。適當助賁尼師今之時也。新羅稱君曰尼師今。猶言王也。初伐休尼師今太子骨正先死。及伐休死。大孫助賁尚幼。次子伊買之子奈解揚長。國人立之。奈解以女妻助賁。奈解將死。遺言以其婿助賁爲嗣。其俗呼王族爲伊伐飡。助賁以王族爲君。時稱曰伊伐飡尼師今也。微叱己智波珍干岐。一作微叱許智伐旱。東史作未斯欣。或作味斯欣。波珍干岐。舊說云官名。謂其爵號也。干岐或作旱岐。伐私記云伐音勃

是亦古也三品伐旱品。東史作波珍飡。亦是王族之稱耳。註云。一作汲助富利知干岐。流東史作于老。取富利知干。東史作舒弗邯。職名也。史註以爲國王者。誤。據東史。新羅沾解尼師今三年四月。是歲己巳七年當魏嘉平元年也。太后親征。後倭寇新羅。初倭使葛那古來聘。王使舒弗邯于老儐之。舒弗邯職號下。于老人名。奈解尼師今之子。于老奈解尼師今之父也。于老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王怒。遣將軍于道朱君來侵。王出居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故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

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輿地勝覽作未鄒時。倭大臣來聘。于老之妻。請于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葛那古不詳。于道朱君即大矢田宿禰。彼此方音轉訛耳。姓氏錄曰。神后西征。及還。留大矢田宿禰於新羅。爲鎮守將軍。將軍彥國葺命曾孫難波宿禰子也。彥國葺命一曰納命一曰納子難波宿禰也。將軍娶新羅王女。生子長曰佐久命。次曰武義命。佐久者野郡祖。東史註所云。留爲新羅宰。即謂大矢田宿禰也。云宇禮妻誘殺新羅宰者。流傳之謬耳。東史以謂後倭使來。于老之妻使人殺之。蓋得之矣。

東史多誤。

初新羅納款。以微叱己智干岐爲質。太后攝政五年春二月。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許智伐旱。一曰也。奏請曰。臣令聞使者之言。我王收臣妻子爲孥。而不知其情。伏願大慈。臣往而視焉。太后許之。乃遣葛城襲津彥送致之。襲津彥與使者共至對馬。泊鉏海水門。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歸。紿爲人。臥于床上曰。微叱智病矣。襲津彥使人看病。乃得其狀。執三使者。焚而殺之。進至新羅。

次蹈鞴津。拔草羅城而還。爾時所俘者。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四邑。漢人之祖是也。葛城襲津彥古事記作葛城長江曾都毘古武內宿禰第六子。蹈鞴一作多多羅。即今朝鮮東萊縣多大浦也。草羅一作歃良。即今朝鮮梁山郡地。桑原高宮並屬葛上郡。忍海後陞為郡。佐糜後改佐備。屬河內石川郡。姓氏錄桑原二姓皆出漢高帝之後也。微叱己智。東史作未斯欣。曰初新羅奈勿王死。嗣子幼弱。國人奉實聖而立之。實聖金閼智裔孫也。實聖常恨奈勿質己於高勾麗。及立為王。欲害其子以報之。遣未斯欣於倭。卜好於高勾

麗。以為質。復令人殺其長子訥祇。訥祇乃殺實聖自立。明年春。新羅遣歃良州干朴堤上。如高麗。迎其次弟卜好而還。是歲秋復遣堤上迎季弟未斯欣。堤上詐為叛者。浮海入倭國。於是倭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上未斯欣為鄉導。行至海嶋。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未斯欣妻子以還。堤上知之。勸欣潛還。堤上獨寢舟中安起以俟欣遠行。倭人覸知欣之亡。縛堤上追之不及。倭王怒訴之。對曰。誠成吾君之志耳。倭王備極慘毒以背之。終不屈。遂燒殺本嶋中。訥祇慟之。贈大阿飡。使欣娶堤上

▲朱一作柒。

▼後允恭二叅脫安康

女為妻。堤上婆娑七五世孫也。美按國史載微叱己智事。與東史未斯欣事頗為相合。微叱己智。未斯欣。彼此方音轉訛耳。東史以為訥祇王二年事。三國史記或以為元年事。東國通鑑。他書則不記其年耳並訛。參諸國史古事記及魏志。帝紀初新羅以微叱己智為質子。是歲癸亥。魏正始四年也。訥祇以丁己立。實是晉義熙十三年也。世之相後。百七十五年。是其訛一也。東史以朴堤上為婆娑王五世孫。輿地勝覽亦同。即據東史。婆娑王以漢建初五年庚辰立。在位三十三年。以永初六年壬子死。自漢永初。至晉義熙。凡三

百餘年。夫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果使其為婆娑五世孫。豈有得為訥祇時人也耶。是其訛二也。據國史。及訥祇立。猶藩大國。北史云。新羅百濟以倭為大國。仰之。是也。四十六矣。朝歸誠効順。奉職無闕。我安有舉兵致討之事哉。是二年。訥祇當國。據舊事紀日本紀。允恭安康雄略之間。若據古事記。則歷仁德履中反正允恭雄略之其訛三也。凡此三者。其事昭晰。不待深辨。至如襲津彥天朝宗臣。帝室外戚。履中外祖。功業勳績。著在國史。其所俘漢人。厥後子孫。亦有發于仕籍者。史書所稱。可得而考。或曰。東史載未斯欣質于倭。自倭還來。贈舒弗邯。皆係

之歲月。其事必有據。且稱慈悲王四年春二月納舒弗邯未斯欣女爲妃。其子炤智實爲未斯欣外孫。豈彼國來不可信者也哉。曰。即據東史新羅王實聖元年春三月。遣未斯欣質于倭。二年春正月以未斯品爲舒弗邯。委以軍國事。七年春二月。王欲遣兵擊彼對馬嶋倭營。舒弗邯未斯品諫之乃已。是後未斯品莫有從事。且不載其爲誰氏子。未斯欣未斯品。其名相近。流俗因訛。史載記書。遂承其訛。併而爲一。是其不審之過耳。未斯品蓋訥祇弟也。東史載訥祇十七年夏五月卒。贈舒弗邯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慈悲四年春二月。納爲妃者。舒弗邯未斯品也。（日本紀繼體二十一年九月。新羅遣彌至己知奈末貢賦。微叱己智彌至己知方音相同。人自異耳。）然其東史作于高麗之世。號爲粗略。況於三韓舊籍無徵者乎。（三韓載籍無徵。三國僅有粗略。案大抵出于朝鮮李克敦之言。）大明舊史。（即謂舊事紀也。）既成于三國鼎峙之日。而本紀新撰也紀等書。雖係外史。亦皆當時實錄。足可以證。（即謂百濟本紀。百濟新撰。南嶋僧道顯日本世紀等書也。）若彼東史之作。在乎千載之下。而出于三國之後。截筆之上。綴拾補葺。僅取于舊聞遺事。實惟有十一於千百而已。屬辭比事。尤多牴牾。豈可盡信哉。（後云東史）

載籍字上。一有

（訛亦欲也。）皆是。亦按新羅使者汗禮斯伐。（讀伐音勃。）即是史註作宇留助富利智于。東史作于老舒弗邯。亦是彼此方語之轉耳。于老一名。史註以爲髖脚抽筋。斬而埋之。東史以爲攢相失言。說而焚之。眞是兒戲。豈有若此事哉。今據國史于老亦是半死于未斯欣事耳。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即二人名。其中必有彼云朴堤上者。殊方異言。其詳難考。可惜哉。（三國史記作堤上。余麻。東國通鑑作歃良州于朴堤上。也書皆作朴堤上耳。）但據其文則毛麻利叱智蓋斯人與。（國史云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載微叱旱岐令逃新羅。蓋謂其首謀者也。）

日本府建置沿革

日本府建置沿革。史無明文。今不可考。私記引草本日本紀曰。日本府舊作倭宰。日本紀註云。凡王人奉命爲使三韓者。自稱曰宰。言其宰于韓。如今言使也。考姓氏錄。初加羅東北與新羅間。中有上中下己汶地。方三百里。其土肥饒。二國相爭。更互攻伐。加羅使使來獻其地。請得一將軍。鎭撫方外。以紓內難。天朝乃得其地。始置彌麻那國。彼稱國宰曰吉志崇神末年也。彌麻那後云任那。其治謂之府。其官謂之宰。猶後之筑紫太宰府帥。

魏志云。置一大率。檢察諸國是也。及神后西征。新羅服
降。百濟內附。遂定比自炑。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加羅。
乃取南蠻忱彌多禮等地。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
望風自降。蓋古辰弁二韓之域也。乃分南蠻忱彌多禮。
以封百濟。於是併國置宰監之。乃居太宰於加羅國以
治焉。是為任那府。加羅又作意富加羅。即大伽耶。說見于前後。凡倣此。凡其所屬
十國。總而稱之曰任那。其官各有位號。宋書曰。平西征
虜冠軍輔國等將軍。蓋謂之也。後十四年。新羅不朝。乃
討其罪。大將受新羅二美女。移兵擊加羅而滅之。加羅

王出奔百濟。來愬于朝。神后大怒。更命將出征。復建加
羅。此云加羅。即駕洛。又作加耶。乃是安羅多羅加羅等宗國也。伽耶大伽耶。史混而為一。恐非。今姑從舊文
耳。自是之後。六十八年。新羅又不朝。削奪四邑。是歲仁
德乙丑年也。其後二十六年。而伐百濟。先是百濟枕流
王甍。王子阿莘尚幼。季父辰斯篡立。以故乃問其罪。國
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莘為王。阿莘立。無禮。削奪忱彌
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後七十年。雄略大
舉伐新羅。討其不朝也。天兵進入王城。王棄城逃奔。既
而諸將不和。遂引軍而還。後九年。高麗入寇百濟。百濟

▲晉一作魏。

王蓋鹵敗死。帝賜王弟文周久麻那利地。安輯餘衆。復
建百濟。文周文斤相尋而甍。乃納故王蓋鹵從孫末多。
立王百濟。其後八年。任那府宰交通高麗。欲據任那王
于諸韓。百濟發兵擊而走之。後十四年。百濟廢王末多。
而立斯麻。斯麻蓋鹵庶子。武寧王是也。武寧既立。內賂
宰臣。請任那四縣。朝議以為可許。遂授其地。是歲繼體
壬辰年也。明年。百濟復請己汶地。伴跛亦請之。其地亦
既賜百濟。伴跛以怒。乃舉兵叛。新羅遂因取南加羅喙
己呑及卓淳等地。任那之滅。實本于此。後十四年。大發

兵衆。收復新羅所侵地。會筑紫國叛。海道隔絕。軍不能
進。更命將出征筑紫。二年克之。先是百濟王武寧甍。子
明禮立。是為聖明王。聖明亦請以加羅多沙津。為朝貢
之路。乃依其請。加羅失其津要。深怨天朝。自是之後。遂
絕不來。加羅一云伽耶。古狗耶韓即是。安羅多羅加羅
等宗國也。是年使使于安羅。令安羅風諭新羅。以還南
加羅喙己呑等地。初加羅與新羅婚。而後相失其驩。新
羅遂拔任那八城。於是加羅王入朝以告。乃勅使于安
羅者。和二國之怨。天使驕傲。新羅怒而復拔任那四邑。

加羅亦厥天使凶暴日甚。乃欲逐之。借兵于新羅百濟。天使邀撃百濟兵。嬰城固守。百濟與新羅攻之。十一月。勢不可下。遂拔任那五城而還。欽明帝即位之初。勅百濟以復建任那。於時任那非舉國盡滅也。地壤日蹙。無復往時矣。古稱每國置宰。蓋是惟有加羅安羅二國日本府已。其他變衰亦可知也。新羅自創開邊隙以來。好辭甘言。即以昔初建國之制爲言。輙曰。百濟以割賜之地。還于任那。則弊邑亦還任那地。尚復何論。朝議紛紜。初無奇策。遂以興復委之百濟。百濟乃議曰。我豈敢違背明詔。遮斷貢路哉。蓋胡吉亦及任那四縣加羅多沙津之事也。當是之時。新羅内犯。高麗外侵。縱使百濟撤南韓之戍（即任那四縣也。）則任那失守。可翹足而待矣。參諸東史。加羅安羅送款新羅。有年于此。至如拜彼官爵。受彼冠服。本朝恬然置之不問。而不知國實被其潛責也。當時議臣謀國。如此其左。尚何以興復爲望耶。豈不謬哉。百濟所論諸國敗亡之由。悉得之矣。其後任那之滅。一如其料。何其驗哉。然其射一時之利。基百年之禍。釁端既啓。誰復救哉。且其國興復機事不密。責讓安羅。指斥其罪。

以激發怨。遂招外寇。既知王國之亡。皆由乎内懷貳心之人也。殷鑑不遠。何以復循故轍乎。易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其慮也深矣。（甲辰八月初二。源美州。）

大化元年八月縣鐘設匱。

堯舜之事。而義有可疑。則學者何所折衷。太史遷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如是而已也。言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吾嘗疑焉。而考諸虞夏之書。孔子之言。果皆所不言。蓋其事始見管子書。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尸子曰。堯立誹謗之木。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王世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諸書所載。皆有異同。衢室之問。事見列子。文帝詔不斥其名。諸註家皆謂堯時。然也。吾聞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鄭夾漈春秋考序語。）蓋其言見於文帝詔。而古稱以爲堯舜之事。是以學者樂聞其言。信而不疑。習而不察。然其實則非堯舜之事也。虞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曰知人則孔

子所謂知也。安民則孔子所謂仁也。能哲而惠。則孔子所謂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擧皆出乎聖人之言。而其言之不異。猶且如此。而堯舜之德。巍巍乎所以後聖之不能及者。誠其在此。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蓋自唐虞之世。博求天下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耳。難者曰。九重深嚴。固非叫閽之可聞。萬邦遐曠。或有寃民之無告。故設謗木。置諫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曰。不然也。堯咨四嶽。薦舜于天。舜亦咨四嶽。薦禹于天。乃

命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言君之善政由其臣也。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非君能自明。爲臣不能盡力也。夫冕之有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若夫聰明深察。不能任賢。以謂吾能使嘉言罔伏。勿虐無告。則非吾所聞也。曰。古者所稱。旣已如此。亦不足信與。曰。經之所言。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且管仲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稱。

焉。尸子晉人尸佼撰。佼爲秦商鞅之師。而全書不傳于世。其雜出諸書。如曰孔墨皆弇於私也。其言頗與鞅相類。而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耳。曰。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吾讀鞅書。然後知其師所以爲教。亦出乎告訐假託聖人。以飾其說也。其爲法之弊。變爲誹謗妖言之禁。其勢有所激之也。至漢興。自除秦苛法之後。諸儒輩出。有誹謗進善之說。及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而不知其說本出於刑名之學。而非聖人之事也。曰。然則誹

謗妖言禁之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王遂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召公之言。是

則夏書遒人徇于路之事。而民之有口。胡可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有議。亦皆叔世之事耳。魏太武懸鼓於闕左。梁高祖置函於公府。所以廣言路。而達寃民也。然南北二主。皆不免其亂。亦何望唐虞之治乎哉。僞周武氏置四匭。以受四方之言。於是告密蜂起。亦如秦之先也。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亂亦極矣。因此觀之。謗木諫鼓。豈必爲堯舜之事也耶。吾故曰。世之所稱。事出乎聖人。而義有可疑者。考之於經。而所不言。則其非聖人之事也決矣。甲辰九月晦草。

而下。恐脫疊字。

孝德改新詔 改新之詔。前後凡三。當通考已。

太古以來。歷世縣邈。文獻無徵。不可考信已。大抵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之時也。中世已降。亦猶漢初兼有封建郡縣之制也。迨及孝德世。天下盡變爲嬴秦郡縣之制矣。昔在上世。五方之國。各有君長。散在山海間。大小強弱。不能相統一。神武開國之初。封其有功。乃命爲國造者凡八。爲縣主者凡三。當是之時。王畿獨有中州之地。國造縣主。頗受封於其中。其餘諸國。唯與之正始耳。崇神之世。始封皇子。鎮撫東方。後定男女調役。皇子分封。邦國貢賦。皆自此始。景行丕承基緒。以揚前烈。四征邦庭。大拓土宇。而帝八十餘子。受封者七十七人。更封宗室。爲東山十五道都督。犬牙相臨。統制天下。於是國亦有別焉。所謂別王是也。成務嗣徽。始分天下國郡縣邑。各置官長。其爲國造者。凡九十又四。餘則不可詳考。蓋猶周有五等國。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古事記云。天皇定大國小國之國造。大縣小縣之縣主。日本紀作令諸國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國造縣邑所來尚矣。蓋成務所制國郡則有國造伴造。縣邑則有縣主稻置焉。與別通爲五等。魏志云。官曰多模。副曰

卑奴母離。多模。卽伴造也。卑奴母離。卽夷守也。夷守見景行帝紀。北史云。官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卽國造也。伊尼翼卽稻置也。據舊事紀。古者國造一百有二十餘人。北史所書與此合。稻置之制。我史不詳。北史所書最爲詳悉。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耳。伊尼翼之翼或作冀。其音訛。初垂仁始置倭屯田。稱爲帝皇之田。猶周人所謂天子之田也。其官曰屯田司。屯田屯倉。卽始于此。景行乃令諸國興田部屯倉。蓋古者耕田之業。猶不足食。凶年荒歲。最多艱阨。於是勅令諸國制其土處其民。務稼穡廣蓄積。以備災害。其制猶後之義倉也。義倉見令。其始未考。古言曰。部卽民也。此云屯倉。猶言蓄聚之穀也。延及安閑。制置屯倉於西南

諸國。凡十三所。其中二所在東國耳乃令有司。主掌其田租事。自是而後。經理寬閑之野。墾闢膏腴之田。分命官司。以掌其政。史不絕書。所謂彼有因之建郡縣之制是也。其行皇子倭武䔍。因定武部。曰欲錄功名也。名代入部。實始于此。厥後仁德爲皇后太子及諸皇子。定名代部。皇后湯沐邑。太子諸王食國。亦皆自此始也。清寧無子。置白髮部舍人膳部靫負等於諸國。白髮者。帝名也。取武烈安閑皆循其故事。謂之子代入部。蓋以其無子故置之。因謂子代。皇后無子。亦置爲名代子代。殊號而同實耳。置之之

制。其詳未聞。亦猶漢時陵邑。徙天下民與田宅守陵也。初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長陵邑。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illegible]以奉[illegible]不常設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illegible]內器物。又有園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清寧無子。因定子代部。以憂萬歲之後。其祀遂絕故也。其置舍人膳夫靫負等。猶漢時故事。近臣皆從陵爲園郎。部曲之民。亦猶漢時。陵戶民。凡名代子代。餘皆倣此。至於孝德創制立法。廢國郡縣邑。廢其君長。始置百官。制其祿俸。使天下之命。獨制於一人。致諸祖宗之也。亦猶更姓改物也。若其罷名代入部。詔責之以山川官族名其所諱也。夫以諱事神周道也。我之前

世。未有所諱。猶夏殷之也也。夏人尚忠。殷人尚質。周人尚文。譬如夏葛而冬裘。是其時然也。若使周人責夏殷之忠質。亦猶譏於冬者。責夏之葛者也。嗚呼其亦不思之甚哉。若夫名終將諱之。改其所名而已。晉廢司徒爲中軍。宋廢司空爲司城。魯廢二山。以其鄉名。未聞其倂官與山而廢之也。晉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改具山敖山。以其鄉名山。古不墓祭。陵有園寢。自秦始也。古宗廟之制。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

新物。月令云。先薦寢廟是也。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夫送死之禮。卽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旣以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營葬卽遠。豈得已而爲之。

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於四時大廟之祭。礿禘烝嘗。惟儀之循。而兢兢業業。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以爲孝之至也矣。帝始廢陵邑。似矣。雖然大廟之制。未之有聞。則曷若仍其舊貫。而愛敬之意。猶有所存焉。魯人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帝之似者。其斯異乎魯人之所學與。亦責之以部曲官民分居國縣。遂使父子易姓。兄弟異宗。一家五分六割。爭訟之起。職此之由。夫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

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枝分派別。千塗萬轍。且士類以氏族相尚。厥來久矣。允恭許定氏姓。事在于清寧。置標代民之前。然地勢相傾。更相排詆。古今之弊。終不可改。至其不肖子。取爾松檟。依托富貴。衰世之俗。人無廉恥。抑亦誰之咎與。古者宗子之法。所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也。降及後世。所以不重其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是以其族散而忘其祖。遂至於父子無親。而兄弟相訟。若欲天下相與親睦。必先自宗法始。尊祖而敬宗。先王之道。所以尚之也。若其廢封建詔。以謂分

國郡縣邑。各置己民。割山川土田。以爲私地。妄作其土。兼并劣弱。夫自太古以來。有土之上。皆神明之後。其他亦皆社稷功臣。帝室懿親也。有令德以饗其封。一尺之土。一民之衆。祖宗不以賞私德。君長不敢貳于己。亦何私己之有。帝爽其兼并。而欲以天下奉於一人。則其爲兼并孰大焉。昔秦併天下。以爲郡縣。帝亦併天下以爲郡縣。其事雖同。其義大異。秦滅六國。諸侯猶其敵國也。廢三代制度。猶其異姓也。帝之所滅者。社稷也。臣也。其所廢者。祖宗舊制也。秦之創制。天下皆知其惡矣。帝之

變法。天下皆稱其善焉。何則後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以其利爲自利之也。故其流之弊。以傳千萬也。天下亦皆不能知之也。悲哉。請試舉其一二。而論之。古者國郡縣邑之主。皆神明之後。奉其先祀者。其後既亡。其祀既絕。不可得而考。天下神祠。兼在祀典者。凡三千一百三十二所。此自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古之神人有功烈於民者也。帝家宗廟。置而不論。其神明之後。以奉其祀者。獨有出雲國造焉耳矣。其餘則不知其祀是何神。而其後是何人也。蓋此無他。帝變法之後。如

其神明之後。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況其衰門舊族。散徙四方者。歲時欲祭其先。則其祠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而其著在祀典者。官命有司。祭古之明神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也。上世以來。賜姓。其載在史籍者。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事漏舊典。聲所不及者不與焉。此皆古者神明之冑。帝出之裔。冠冕之緒。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者。而今其姓氏以傳于世。僅存十一於千百。豈其君子化鶴。小人亦化爲猿者也耶。蓋此

無他。帝變法之後。高門右姓。名爲世官世族。無有尺土之奉。使其土無常君。其民無常主。況其衰宗落譜。亦皆栖栖爲東西南北之人。間有乘風雲之會。崛起於草萊。策名於廟廊之上。安知非其爲帝出之裔。神明之冑。而其德在人之後者哉。雖然遙遙華冑。其所由出。不可信也。因此觀之。天下有神多歆非類。天下有姓。妄認遠祖。蓋亦可知也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夫受命於天。爲生民之主。而絕人之後。奪人之利。天下之惡。莫大於此矣。秦

三世而亡其族。帝二世而滅其宗。皆反乎爾者也。夫自作孼不可逭。如此夫。甲辰十月六日燈下書。

天智崩

昔人相傳。帝幸山科。騎馬入林中。不知所之。又曰。帝馭上天。羣臣葬其遺舃。又曰。是舃化石。於今猶存。帝王編年水鏡。揚鳴曉筆抄。或曰。帝之終不可詳也。故曰。升天云爾。史之所書。何足盡信焉。吳曰。黃帝得仙。騎龍升天。帝亦其然乎。萬葉集載帝挽歌凡九首。中有如言昇仙之事者。豈非是所以有後世紛說邪。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我史

於天智天武之世。亦猶定哀也。諱尊隆恩。臣子義當然也耳。雖然大津皇子以叛書。則凡篡逆之罪。見於斷例。亦自明矣。若彼上天之說。姑存疑而可也。

白石先生遺文

白石先生遺文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水藩　立原萬　伯時纂

卷下

史論

天武十三年十月。始定八姓。

初白鳳十一年八月。詔曰。凡諸應考選者。宜撿其族姓及景迹。方後考之。若雖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選之色。

古未有姓。唯有名號而已。賜姓命氏。自垂仁始。蓋其命之姓。貴其功德也。神后攝位。三韓內屬。而秦漢及韓人。揚于王庭者。亦以其名號。賜之爲姓。（王吉師。村主。美吉之類此也。）是後士類相尚以其氏族。流習所狗。煽以成俗。貴種庶姓。紛爭莫定。蓋習夷貊之俗也。（天竺北狄。貴其種姓耳。）允恭之初。乃下明詔。質諸鬼神。正其眞僞。萬姓一定。天下服矣。天智三年。制定冠位及氏上。氏上。猶言宗子也。立之所以奠世繫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注。志謂國誌。奠定也。父子相繼爲世。世所自出爲繫。奠世繫。則知祖宗之本源。）先是皇極之世。蘇我氏臨誅。悉取圖籍。投火而死。姓氏亡譜。嫡庶爭長。至是家有異言。人有競心。初蘇我氏亂。舩史惠尺急收國志。而獻于天府。九年。乃因舊貫。編造天下戶籍。（所謂庚午籍也。）地望既分。氏族自別矣。天武差第閥閱。始爲之制。凡有司選舉。不問賢能。必考氏族。遂改群姓。以分高下八等。古語拾遺以謂。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誠有故也。天武以勲秩。而得天下。其高爵大祿。所以寵異之。皆其所謂壬申功臣也。至若別生分族。多所升降。加之以銓總人物。專任門地。天下靡然。好誇地望。其弊則狗勢利。亡禮教。一如西北胡俗然。東方仁厚之風。於是變矣。（弘仁姓氏錄所載。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而今猶存者。僅不過數氏而已。其餘則也莫所聞焉。其帝出之裔。皇別。神明之胄。蕃別。[illegible]化爲鬼魅耶。抑古之名門右族。赫赫乎當時者。世胄陵替。貴賤無常。遂致此寥寥耶。蓋必有故也。我未得之辭。）

幷省官員

光仁寶龜十一年三月。太政官奏略曰。古者人稠田少。而有儲蓄。由於節用也。今者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繁費也。臣等商量。當今之急。省官息役。上下同心。唯農是務云云。於是每司幷省。各有其數

沙汰冗官。古之善政也。蓋古之時。天下之民。莫不有田。

人生五年以上。皆給口分。女及家人奴婢。減三分之一。凡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其在官在役。租賦調庸。各有除免法。鰥寡孤獨。貧窮老癈者。收養給侍。皆有其法。凡無子孫。聽養四等以上親於昭穆合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旌表門閭。悉除課役。五位以上。則有位田。有職田。亦有功田。有賜田。其餘則有祿俸焉。官解職免。則咸皆歸田已。是以官員增。則戶口減。農桑廢。田園荒矣。故曰。省官息役。唯農是務。皆古之善政也。或謂當今之務。亦唯在并省官員。以足國用已。蓋不思之甚也。及王政衰。文武異制。而兵農既分矣。於是民也。其業而不從官。士類唯有祿。以代耕耳。今夫一奪其俸。亦將使之焉歸耶。孟子有言。若民則無恆産。因無恆心。苟無恆心。無不爲已。然其仰事俯育。皆失其所。父母凍餓。妻孥離散。彼將何苦而惜其死。果其行之。適足驅而爲羣盜而已。古之善政。豈復如此乎哉。若欲彼善。則甚反其本矣。

▲亦恐

關白阿衡

宇多仁和三年十一月。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基經。以關白萬機。

漢宣帝即位。霍光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關白之號。所由始也。或曰。光孝即位。太政大臣藤原朝臣還政。乃詔令關白萬機。關白之號。自此而始。或曰。清和讓位於陽成。乃勅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攝行天下之政。元慶四年十二月。勅改攝政之號。爲關白。乃拜太政大臣。關白即始于此。蓋皆可疑也。考諸實錄。貞觀十八年十一月。清和讓位於皇太子。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保輔幼主。攝行天下之政。如忠仁公故事。元慶四年。拜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爲太政大臣。策命曰。攝政之職。猶自如舊。蓋太上勅旨也。是月。太上崩。八年二月。陽成遜位。光孝即位。乃勅太政大臣。百官總已。以掌庶政。凡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禀。然後奏下。以其辭職也。仁和三年八月。天皇崩。是後史亡。其有所考。據扶桑略記。仁和三年十一月。宇多即位。是月。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奉表辭職。乃賜詔曰。萬機巨細。皆關白于太政大臣。然後奏下。太政大臣累表固辭。再詔有言。曰。實惟社稷之臣。

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太政大臣不肯視事。四年二月。勅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準三后。賜年官年爵。如忠仁公故事。太政大臣報奏曰。去年閏十一月勅。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但未知阿衡之任。若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博士等奏言。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則知阿衡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乃宜勅曰。朕之本意。關白萬機。賴其輔導。今省來表。驚嘆已甚。故今復述朕意。太政大臣自今以後。總掌衆務。兼領百官。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禀。然後奏下。朕將垂拱而仰成已。蓋此史之遺文也。由是觀之。前者之說。皆非其實也。夫伊霍之事。實非人臣之福。太政大臣躬當大任。傾託惟重。遭主昏亂。國家將危。敢決大義。以安社稷。蓋非其志也。而今承明詔。以遵霍光故事。其心不自安。累表固辭。亦申命之。阿衡是任。畏懼愈深。失其舉措。及寵錫命降。遂不得已。奉表謝恩遜言以辭。於是上亦曉其意。宜勅一依前朝之詔。蓋夫前朝之詔。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禀。然後奏下。乃是關白之事。然是之時。未有其名也。乃至仁和詔。即言關白于太

政大臣。然後奏下。又曰。關白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職名關白。即始于此。後人追稱之。以謂光孝既有關白詔。非其實也。或曰。阿衡之詔。左大辨從四位上橘朝臣廣相所草也。時人難之。因勅博士等議。僉曰。阿衡殷也三公官名。三公坐而論道。無所典職者。太政大臣持疑累辭。以其無所職故耳。非若子之言也。曰不然。蓋時人難之。以謂商書曰。太甲不惠于阿衡。是則非美事也。然商頌有言。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又言。爾尚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何所難之有。且其博士議曰。阿衡殷也三公官名。三公無所典職亦非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孔穎達曰。以謂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豈是殷時三公之通稱也哉。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蓋三公至是始有定制。而未嘗特置也。周公以冢宰兼太師。烏得謂之必無所典職哉。總而論之。則阿衡之言。未必失之。而博士之議。未必得之。太政大臣遜言以辭。其憂也深矣。享保庚子十一月十日夜。燈下書。散位源朝臣君美以呈新川平秀才乞刪正。

跋在唐僧中瓘牒

右牒見于菅家文草。僧中瓘表。不可得而考。謹據牒言。蓋朱褒欲通天朝。使中瓘爲之先容。且爲唐家。聞天朝修聘之事也。按唐乾符初。黄巢倡亂。所在兵起。朱褒本永嘉賊。以其中和元年秋七月。陷温州。自稱刺史。寛平六年。是歲甲寅。卽唐乾寧元年。而褒領温州。此事牒中在十四年于兹矣。是後天復元年夏四月。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是歲辛酉。天朝延喜元年也。又按寛平六年秋九月。菅公奏請令公卿議遣唐進止。狀云。在唐僧中瓘去

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之錄記。唐家凋弊。載之具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與區區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伏願以中瓘狀。下公卿博士等議。个略此牒蓋是歲秋八月。以菅公充聘唐大使。紀朝臣長谷雄充副使。故公有此奏。廷議遂罷其使。東西聘問。此後遂絶。

謹考。魏晉宋隋之間。天朝世有隣好。蓋以西蕃諸韓。壤地相接故也。唐龍朔初。新羅叛亂。與唐掎角。滅我屬國。以煩天討。結難累年。唐亦悔其過。遂立扶余氏之後。冠蓋相望。來請渝平。天朝辭前愆。復舊約。蓋亦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故也。初隋氏已前。彼此往來。路由遼陽。諸韓滅後。每從南道。海洋浩渺。風濤叵測。飄蕩沈溺。前後相繼。幸得生還。亦極其險阻艱辛狀。是以奉使之家。命下之日。父母妻子。憂念悲別。如送死然。觀其時縉紳諸生遊學之徒。以附行者往往有焉。經書藥材。凡百服玩。有無相易。以利生民者。亦未嘗無之也。當世之人。雖有知其弊。而一切因循。視爲故常。無敢正言以建其議。蓋夫聖賢之道。載在六籍。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

則其政息。苟求其道。則文旣在兹矣。且天地之生。五方物性。各自有與其人相宜。萬國之人。養生救死。豈必資之於彼川廣藥材耶。日本事尚川廣藥材。見于彼方書。古之仁人有言。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何不反其本也。菅公拜其命之日。不敢以躬之故。避其嫌疑。直言正論。能除歴代之弊。以爲後世之法。遂使我天朝與彼謝絶西賊。同其盛德。其功豈不偉哉。公之精識。天地爲之震動。斯人無容復置其喙。雖然夫人之情。安其所常爲。無故變其常。勢必不行。當是之時。若非有中瓘之言。其議或有所不行

焉。嗚呼若彼中瓘輩後之人猶不能忘本朝於萬里之外。眞可謂盡其誠矣。（按問公之語。○己亥九月與草。）

雜著

宋徽宗遺日本書跋

元永元年。宋主附呉侍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産。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誠。

右宋徽宗重和元年書。首尾文缺。見元永考例。謹按。永觀初。奝然浮海而西。宋太宗召見焉。因獻本朝職員令。王年代記。各一卷。太宗乃歎天祚遐久。文武僚吏。世襲祿位。傾謂宰臣曰。此蓋古之道也。嗟呼宋主夙夜寅畏。不敢暇逸。苟易其玩物之心。爲祖宗求治之心。則豈有狎侮之至于斯也哉。燕雲之地。彼自不能取之。而欲徵方貢於萬里海外。抑所謂不知其量也。且彼自矜中國之大。而其人一之詔附之賢竪。亦何塞其體也。宜乎客死朔漠。非其不幸也。白石跋。

元世祖遺日本書跋

蒙古之禍。古今之大變也。我叔世已降。天下之權。以有所歸焉。（言外戚之權。）禮樂征伐。以有所出焉。（言武臣之權。）逮於政在大夫。（指北條氏事。）則其變豈復爲小哉。蓋其漸之所由來尚矣。（指文德立幼子事。）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見于元史。）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殆庶幾乎。享保己亥八月。白石跋。

題靖臺實錄

辛丑之秋。亡友商子新來過小齋。飲酒娛甚。語及臺灣亂矣。乃戲之曰。今年市頭蔗糖增價乎。（臺灣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頃歲唐船來。說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術也。子新曰。朱一貴明帝遺胤。臺灣鎭鄭氏故國。豈是尋常海賊比邪。曰。昔項氏起。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也。近時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聞朱名。非所以從民望也。果使其爲明宗室。則是赤眉劉盆子耳。今春獲觀清人所錄靖臺紀事。吾悵然曰。恨不

與了新共謀是書也。然鄉使臺地米價莫有官吏出入。貴賤與用客子雖獰得能倡亂於傳有之。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噫乎小人務財。其慘毒至此。而記者以謂有此一變亦唐虞三代所時有也。蓋其然乎。甲辰初夏中旬紫陽源君美跋。實錄曰。賊之人其人多亡命無妻子。擁聚鑿中人人名爲客子。性尤獰獷。○此四月臺地米價。官吏出入。貴賤與用。民多期譏。奸民云云。遂與客子等謀通爲亂。○又記多臺地災祥。

南嶋志總序

流求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

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大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既通于斯矣。考諸國史曰。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嶋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實隋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益久。曰夜句。曰益救。東方古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

久。卽是流求也。又曰。天武天皇二十一年秋。所遣多禰嶋使人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所謂多禰國。亦是流求也。當是之時。南海諸夷。地名未詳。故因其路所由而名。多禰嶋。卽路之所由。而後隷大隅國。一作多褹。唐書亦作多尼。多禰國。卽南海諸嶋。於後總而稱之南嶋者是已。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南海諸嶋。咸皆內附。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後。史闕不詳。初文武天皇大寶中。併掖玖國於多褹嶋。置能滿益救二郡。以爲太宰府所管三嶋之一。及仁明天皇天長初。

停多褹嶋。以隷大隅國。於是乎南嶋貢獻蓋既絕矣。而此間之俗。亦稱之以爲流求。且謂其俗啖人之國。殊不知此昔時所謂南嶋也。至後又名曰鬼嶋。則遂併流求之名而失之矣。既而其國稱藩中國。且通市舶於我西部。流求之名。復聞於此。以迄于今。按流求古南倭也。南倭北倭。並見山海經。而南嶋復見海外異記二書。蓋皆後人所作。雖然其書並出魏晉之際。如其所傳。亦既尚矣。美嘗按東方輿地。經短緯長。限之以海。莫有海內可以容南北倭者。若彼流求蝦夷之地。接我南北。相去不

遠。蓋此其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以爲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晉以前。天朝未有通中國者。所謂我極南界。卽是古南倭也。其傳併載夷洲澶洲。而鮮卑傳亦有擿石抱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之事。吳志又曰。大帝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所絕遠。卒不得至。但得夷洲數十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國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並在海中洲嶋之上。或絕或連。以爲東方一帶之地。其他可以爲國者。如彈丸黑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後所謂蝦夷。而吳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已。若彼二國方俗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間不異者。往往在焉。且夫後漢魏晉以來。歷世史書。並傳我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繫以爲其縣閩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未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鼅鼊嶼。又一日。便到流求。義安卽今潮洲。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卽

今台灣。鼅鼊嶼卽今其國所謂惠平也嶋。明人以謂熱壁山。又謂葉壁山。古今方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亦不可知也。國人之說曰。永萬中。源爲朝浮海。頗流求而得之。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世既有流求之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爲朝始至鬼嶋。其地生萑葦之大者。因名曰葦嶋。明人又以謂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世法錄。）蓋亦不然也。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爲流求。且謂國無文字。並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不強求其說可也。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說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錄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實也。前者寶永正德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　教旨。得見其人。采覽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焉能得無訛謬於其間

哉。雖然美嘗據國史考之。於僧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乃紬繹舊聞。以作南嶋志。庶幾後之觀風詢俗。以有所考焉。享保己亥十二月戊午。源君美序。

按己亥其四年也。清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記琉球事。甚爲周悉。觀其序則其書之成。在康熙六十年。而當我享保六年。然則後南嶋志之著。卽二年耳。

采覽異言序

昔天教之來。起自番舶通利矣。法本出于大西邏馬國。西南諸國。鮮有不奉其教者。蓋教之之術。所以惑世溺民。其甚如此。我自國初。乃設其禁。而舊染汙俗。弊亦滋甚。及寬永間。嚴申戒令。諸番互市。一切沮之。嗣後番人來獻。以求關市。明正典刑。驅之出境。久之其纍少殄矣。寶永戊子秋。薩州管內。多禰海上。忽有大船一隻。隱見出沒。已經數日。竟指西去。是日嶋中見一人。被服如我俗。而語不可曉者。州卽報長崎。尋送到官。有司歷問海商。皆莫能曉其辭。獨和蘭以謂。蓋係邏馬國人也。及文廟嗣位。初。降　旨長崎。起送其人于都下。和蘭通事從之。是歲己丑冬十一月。特　命臣美按驗事由。初長崎報至。時上居備間。頗問及此事。臣美不敢對。上復問。乃對曰。夫番彼來求我。言猶不通。何由達志。且彼亦人耳。苟有其言。雖鳥語牛鳴之比哉。至是上乃先試謂臣曰。彼人將至。以美前日之言故耳。爾其問焉。因傳譯。咨諏方俗。其言侏離。似不可辨。徐而諦之。西人用東語。唯其聲音隨方而轉耳。於是美就而問焉。彼於我言。有所不解。輒出懷中小册。檢閱以答。其書則大西所刻。此方寄語也。他日乃示之。以官庫所藏。和蘭鏤板萬國輿地全圖。而其中有未盡釋者。使通事翻之。以和蘭語。其說靡靡可聽也。居未幾。彼稍熟我語。略無滯礙。神領意得。如響應而鏡照。坐使絕域萬里。超然遠覽。歷

歷在眉睫間。第如其人。實係邏馬教主使者。不惟陳訴彼冤。求開我禁。蓋亦欲爲諸番遊說。以求貢市也。明年庚寅春。和蘭入貢。美復奉　明旨。私其使者。貨以舊聞。旁及時事。繇是每貢爲例。續以後語筆之於書。與和務八都底伊須多之呂底。邏馬人也。凡敎門所奉宗派繫之于上。族姓繫之于下。八都底伊須多卽其名。懷中二冊子。其一曰比伊多散務止流弁。日本紀事也。其一曰底幾之與奈阿與年。日本寄語也。已流彌刊阿良流底務。幾與底與年保多數。宇伊呂務和阿加夫務須。皆和蘭人姓名。其流底務頗通天文地理。兼善番書。併多務宮住仰良。凡六年。習其方俗。二人皆其總首也。和阿加末務須老于醫者。自少游學西南諸州。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皆對所遇之人也。西圖和蘭阿牟須底流多牟所刻。與阿務不良阿撰。阿牟須底流多牟卽其國都名。

若夫職方之氏、輶軒之使、辨其邦國。采覽異言。如我鉛槧之餘、亦何足錄焉。正德癸巳春三月。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序。

題采覽異言後

浙西李之藻刻萬國坤輿圖。萬曆年間。大西利瑪竇重修攷定。附以南北半球圖。事具二子所敘。而一時薦紳。揚景淳吳中明之徒。贊述焉。正德己丑冬。美得遇西人。乃按其圖。訪以方俗。其人曰。此圖明人所作。稍似縝密。然與地理不合。莫由依據。設辭。美意謂彼不解漢字。強

爲之辨。曰是則歐邏巴人利瑪竇所攜入于中州者。世稱其善。子無取焉。獨何與。曰。某未嘗聞我有其姓名者也。曰。西教東漸。自利氏始。子不知其人可乎。彼笑而不答。既而索得西圖於官府。以示之。披翫久之曰。是和蘭鏤版。蓋百年之物也。雖我西土。亦不易得。某與此圖。唯得三見之矣。於是左把右指。章步（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云云。）而亥算（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使人不待窮夫轍迹。而周游乎八極。名山大川。擧望而出。殊方絕域。隨顧而在。亦奇矣哉。誠

得其術也。明年春。和蘭入貢。美私其使者以質焉。對曰。輿地全圖。舊有數本。此版弊邑所刻。去今既及一百十三年。先是西土佛來釋古者。始唱大教於東南諸州。其塔今在印度地香華之縣。一百七十年於茲矣。歐邏巴人。未聞有利氏之子者也。美尤怪焉。嗣後適得金閶鍾始聲闢邪論於新增大藏函中。因知竇本生於廣東旁近海嶋間。北學於中國者。實非西方之人。則前者之說。果不誣矣。李氏之徒。徒嘆其學在夷。而不知用夏變於夷也。故今我是編。所採其說。係之明人者。蓋從其實也。

源君美書。

蝦夷志序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北倭出山海經。）漢光和中。鮮卑檀石槐聞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卽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人。卽北倭也。夷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曰渡嶋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謂陸奧國。曰鰐田。（一作飽田。今作秋田。）曰渟代。曰柵養。（一作城養。）曰津刈。（一作津輕。一作都加留。）又皆東北之

別也。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蝦種分居內地。其始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略人民。往古以來。未霑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久矣。而致服亦尋矣。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伐蝦夷。齶田渟代酋帥迎降。渡嶋蝦夷亦來會。乃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倍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方羊蹄而還。後方羊蹄。讀云之利遂之。即今南部之利遂之之地也。是歲秋遣使

▲[illegible]

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偕來。即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舉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而言也。出日本紀註所載伊吉連博德書。都加留即是津輕。是其在內地而遠者。麤猶言荒也。是其在荒服。即次遠者。熟謂其居內地而近者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也耳。天平寶字六年。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朝獦刻石於鎮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近遠。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舊址。其石古俗所謂壺碑。則知宮城

郡北方數百里。盡沒于夷地。古謂百二十里。准之今法二十里。至其驅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為塞。則征東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為大也。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哉。嘗聞之津輕人。堺將軍行營之地。往往而有焉。土人亦說其事。猶如前日。惟其文獻無足以徵者云。厥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歲嘉吉三年也。信廣若狹國人。始稱武田大郎。後稱蠣崎。又改稱松前。蓋因地名也。自此以降。子孫世也。據守其地。而迄于今。東顧之憂久絕矣。因輯舊聞。以為蝦夷志焉。享保庚子正月庚寅。源君美序。

與土肥元成書

所聞或引括地志云。則天武后改倭國。曰日本國。蓋因史記注所引正義之文而訛也。括地志。唐貞觀中。魏王泰命蕭德言顧胤等撰上。當時。豈有稱謂武皇后者耶。正義者。開元諸王侍讀張守節所撰。而其所引括地志。止係百濟國事耳。史注所引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即是正義之文。而猶言武后改名倭國。蓋存其中國之體也。亦據唐書所載咸亨元年倭更號日本。此時高宗既委政武后。然則其后字下。或脫時字。亦未可知也。

近世學士無史學類如此。吾輩可以爲鑑戒。

論互市權場

西洋諸番。繼據古俚麻剌加瓜哇呂宋等國。皆以利誘之也。洋舶載貨。唱以珍奇。請置權場於要地。以通互市。夷中國安于無法。而其關防不嚴。因託盜賊水火。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既而內築保壘。外分其伍戍。隱若一敵國矣。夫利之所在。權之所歸。富者爲之貨殖。貧者藉之衣食。恩與威行。皆其私人。攘臂一呼。聲應四起。客轉而爲主。反掌而已。南方之俗。古稱簡慢。利孔一開。奸詐百

出。眞是七日而渾沌死矣。

律呂說

周禮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甤賓夷則無射。六者爲律。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者爲呂。本朝樂譜亦分呂律二調。而其所謂呂者。黃鐘宮無射商仲呂徵黃鐘商仲呂宮夾鐘商。此則本朝所謂雙調也。樂家之說以雙調爲無射徵。然今詳其聲調果是夾鐘商也。別有論著。仲呂商等也。所謂律者仲呂羽無射羽黃鐘羽角等也。按此與三代之律。全不相合。不知何據而制此名乎。蓋亦初出于俗閒所呼。而承襲日久。不覺其

訛者已。

起請文考證

本朝所謂起請。蓋盟書也。按日本書紀。誓約二字。讀作宇計比。三字以音。後世所謂起請。其字亦讀作宇計多都流。五字以音。雅言則曰誓約。俗言則曰起請。其義相同。天德之比。前中書王有山亭起請。載在本朝文粹。及朝野群載。其文非後世所謂起請。卽自誓遯世之辭也。同時又有叡嶽僧良源之起請。源康保三年補天台座主。滅後勅謚慈惠。也謂之勸請起請。著聞集云。有阿闍黎賀緣者。與天台座主慈惠不

相善。妄稱惠以爲濫行肉食之僧。惠爲之作起請以披露。三塔薩戒記云。勸請起請。所悉載諸佛薩埵諸天善神之名也。上部象好云。勸請起請。自慈惠始。蓋後世稱盟書。謂起請文。權輿于此。然而貞永式目。起請奧書。載白河鳥羽之時。既有起請文。未知孰是。大治中。有太宰府安樂寺僧。爲起請以藏于北野神廟。其詞載在東鑑。蓋是昭告其祖神。而垂氏族爲僧之鑑戒也。高倉帝幸嚴嶋之時。相國平清盛要帝與己盟。帝不得已。賜以起請。事見于源平盛衰記及平家物語。東鑑亦載源賴朝

疑其弟範頼義經等背異志。二弟各上起請。矢以靡他。但義經所陳不可得而考。範頼盟書。乃後世起請文之體也。貞永中。鎌倉幕僚。相與詛盟。其辭見貞永式目條末。近代所用盟神之辭。以貞永起請爲定式。爾後龜山後醍醐兩朝。共有賜告文於武臣事。所謂告文。亦是所以告神而誓也。源義經與江廣元書。有書起請於牛王寶印之裏語。所謂牛王蓋神璽也。所在名神之寶印諸尺紙。俗稱之謂牛王。以載盟辭於其紙背。按璽字俗作玺。遂轉訛分璽字。以作牛王也。後人亦曰。古有歃血與

下手書遂灑指血於押字。以爲之記。抑亦叔世之俗與。前所謂起乎白河鳥羽之時者。蓋指若此事而已。源頼考。

鞍馬寺所藏古甲記

庚寅之冬。奉使在京。獲觀源廷尉義經甲于鞍馬寺。他日京尹亦借得山中所藏敝甲。與我同觀之。訪之寺僧。不知何人物也。若其甲制圖列于後。鍍金鐵冑三。皆失其鎧鍜。金銅刻鏤以爲冑飾者十有三。並如所圖。蓋秀于庫中。歷世既遠。摧折斷缺。亦可甚惜。然其形製位置。

各有所相宜。可以想見舊制也。其一置大火珠於頂上。而眉子隱隱有波浪紋者。（小乳鐵磁。俗之所稱星冑。裏以鍍金銅片。）與左右珥有波浪紋者。龍之大小六。而蟠者立者行者。併是爲一。其二額上塗金飾者。（小乳鐵磁。額上而塗金飾。）與眉子有雲氣狀者。左右珥有日月龍雲之象者。龍翔將降者。併是爲一。其三頂如米囊于頭者。（小乳鐵磁。裏以鍍金銅片。溝文似尾蟲子彀狀。其頂如米囊子頭。）與頂上眉子。及左右珥之飾。有寶珠雲氣狀者。併是爲一。以余考之。其一源將軍義家八龍之冑。而二龍則亡矣。其二亦是將軍物也。飛騨守惟久所畫將軍東

征圖中。其所戴即是古人所傳八龍之說。頗有異同。或云。將軍東征日。刻金造龍者八。以爲甲飾。或云以飾甲冑。其孫廷尉爲義傳寶之。保元之役。以授其子下野守義朝。平治亂。義朝亦授其子義平。兵敗不知所在。或云。源廷尉義經八龍之冑刻銀爲之飾者。前後各三。左右各一。即是先將軍東征時物。乃至保元。季父爲朝所藏也。據今所觀。後說近是。（龍首如蘭陵王假面。額上廂者。當在前面正中。其尾繞出于後。龍身長與珥等者二。當在左右珥上。所謂前三而今所存唯其右珥上者耳。龍起而立者。當在後面正中。龍身與之相稱者二。當在鎧鍜後面之下。所謂後三而今所存唯其左者耳。龍身稍長者二。當在鎧鍜左右之下。所

謂左右各一。而為朝所戴。自倣其制。而飾以金鋧也。事見于後。刻銀所飾。蓋廷尉在官時。從其舊物而倣之。猶季父金鋧者。豈非眞八龍也。既而廷尉不為其兄所容。去赴南海。其將去日。舉而付之鞍馬寺。寺則廷尉幼時托身之所。而僧東光乃是其師。於是乎是物藏于山中久之。遂亡其傳也。苟非神物為之呵護。則當與其不傳者偕亡。雖然其在叢叡之下。四方之會而湮伏不聞於世。五百餘年。未嘗得遇識之者何也。嗟亦可勝嘆哉。

鹽竈社考

東陸州鹽竈社。祝號祭式。不載祀典。而文獻不足徵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或曰。昔在草昧之世。武雷槌神經津主神以岐神為鄉導。征是四國。平定天下。後武雷槌為鹿嶋神。經津主為香取神。岐神止于此。神皆有功于是州。州人乃廟祀之。以鹿嶋神為左社。香取神為右社。而岐神為別宮。總稱謂之鹽竈神社。或曰。鹽竈所祭之神。即與南紀熊野鹽屋王子同。伊佐奈伎神子鹽土神也。曰猿田彥。曰岐神。曰道祖神。曰國勝事勝長狹神。皆其異稱也。美按神祇式。州之信夫磐城等郡。有鹿嶋

神社。牡鹿行方等郡。有鹿嶋御子神社。黑川亘理等郡。有鹿嶋天足別神社。又亘理郡。有鹿嶋伊都乃比氣。鹿嶋緒名太等神社。栗原郡。有香取御兒神社。黑川郡。有行神社。皆是每歲祈年祭。案下班幣。及國奉其幣者。而宮城郡。莫有鹿嶋香取岐神及鹽竈神社焉。舊事古事日本紀等書。未嘗謂伊佐奈伎神有子鹽土神也。猿田彥或稱衢神。前說所謂岐神不與之同。長狹古之襲國主神。襲國即今日向之州也。前者二說之言。未知是何稽據也。以余驗之。鹽竈神社。載在祀典。崇奉祇恪。不懈益虔。所謂名神大社。凡皇家大祭祀。則莫不與焉。但其祀號。今昔異稱耳。蓋古之神聖。德被四海。廟祀百世。以到于今。按史太古二神。有男名宇比地邇。女名須比智邇。古之神聖。多稱功德。以著其號。古言宇比地邇。猶言泥海也。須比智邇。猶言泥鹹也。至後傳今字。以記古事。宇比地邇。作溼土煮。須比智邇。作沙土煮。蓋條二神。始為魚鹽之利。以贍民用。故名。州之宮城郡。有志波彥神社。栗原郡。有志波姬神社。方言志波。即鹽也。鹹謂之志波波由反猶言鹽味也。彥讀云日子。姬讀云日女。日子日女。古男女至

尊之稱。則知二郡所祀者。宇比地邇神。須比智邇神。是已。郡名宮城。乃神所都之墟。而古史所謂高天原地。與州壤相接矣。高撰云多阿天讀云阿麻古言天謂之阿海謂之阿麻天亦呼云阿麻其音之轉耳。原讀云播羅播羅上也。日本紀河上讀云簡播羅。即此高天原乃言多阿海上之地也。古者其上壤墳曠後分爲常陸陸奥二州。凡讀東方古書宣通古言而不拘今字。則恐過于矣。但其說極長。且我有其考。故略于此。後俗以鄕戶所在。故稱之以謂鹽竈神社。而古時祝號遂失之矣。其有二社。蓋配以其月次神也。古言和氣男子通稱。今字作別。別宮猶言鹿嶋香取等御子神社。乃神之子若孫。亦未可知也。或曰。按風土記殘編。是郡有

志波彥神社。有鹽竈神社。其所祭之神。本自不同。而俗以爲一。豈其然乎。曰。元明和銅六年。勅京畿七道諸國。撰風土記。天平初。書成奏上。而其所謂殘編載多賀城碑事。碑者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鎭守府將軍藤原惠美朝臣朝獵所建。相去風土記奏上。無慮三十餘年。安有預記是事乎哉。其餘則亦可知也。據僧仙覺萬葉集註釋。文永弘安間。風土記全書猶存。自是之後。其書散亡。於今則僅存一二。矣。嘗觀所謂殘編二十餘卷。其書體裁。與原本不甚相似。且其文字鄙陋。實是兎園蠹冊

耳。其中一卷跋云。右加賀國之小帳也。可以證己。噫夫上世之事。若存若亡。正史實錄所不載。吾斯之未能信。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穀梁氏曰。疑以傳疑。聊述所見。以俟博古君子而質焉。

鹽竈松嶋圖誌序

天下名山水。世之所稱。可勝數哉。而號稱神奇靈秀者。多在東西焉。萬物之生。發育於東。擎成乎西。蓋天地英靈之氣所鍾。不在乎此。必在乎彼。理或然也。司馬遷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矣於蓬萊言之亦然。其物禽獸皆白。黃金白銀爲宮闕。皆是燕齊怪迂之士。夸誕虛妄之言。今夫我東方國於萬國之東。距此已東。寸土尺壤。似將釆粟粒之不在。則知古之所謂日下暘谷。蟠木扶桑。大平之人。君子之國。及神山羣仙之居。皆是我式圖之中。或今古異稱。或方言殊譯。不可得而考乃者。

文廟之世。美啓恭明旨。屢遇西洋喎蘭地人。以訪四方風俗。喎蘭地人者。以善游布地名于天下焉。且觀其國所鏤萬國地形圖。侶伴遜等闕。略開其說。我在東方。則大地上下之極際。而我東方之東。一邊地。轉出於彼所謂地平線下。蓋東陸頭海之表。古人以為天地之奥藏是已。美竊以謂是則陰陽晝夜之所分。而衣被日月之精華。最為萬國之先。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天地之至矣。必其在乎此。及觀洞巖源氏所撰鹽竈松嶋等圖誌。則知其果然矣。但其地名古未之聞。天朝地志散

亡久矣。無由考詳已。今據圖誌。其地則在大海之濱。曲岸回潴。遠抱四合。隱若大環。獨缺其東十二。鹽竈之浦。在其南陬。而有左右二社。蓋是太古神聖。始作魚鹽之利。以贍民用。後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舊稱之曰志波日子神社。方言志波。即鹽也。日子乃古之尊稱。皇家祀典亦與焉。郡曰宮城。即神聖之墟也。去此水行一十二里。而到松嶋。松嶋在其西濱。海中洲嶼。大小凡百。亦唯白沙。棊布星列。登高望之。則鬱鬱蒼蒼。皆是古松之所蟠根也。故名云。若夫雲烟開斂。濤瀾起伏。鳧雁飛鳴於

蓋非其性歟一作蓋是其天性歟

其前。魚龍出沒於其下。四時朝暮。雨暘晦明。變化倏忽。不可盡狀。古之所謂蓬瀛之洲。其奇如此耳。而前人之述亦備矣。今後何言。雖然有一焉。東陸之洲。古稱其俗勇悍。好相殺略。美嘗聞東方之人仁也。其俗尚如此。何其反也。古者是州。為毛人所據也久矣。漸染之弊。或其然也。仁者必有勇。豈非其性歟。昔岐豐之地。周人用之。以興起二南之化。秦人用之。有併吞八州之氣。顧其導之之術何如耳。蝦州之人士。出乎天性者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安知其風俗之變。因併其

山水專美於天下哉。若其登臨遊覽之勝。以此自多而已。非美之所望也。於是乎言。

江關遺聞序

天地果不變乎。古今果不變乎。蓋自其變者觀之。則旦暮而千歲也。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千載而旦暮也。故以其不變。而觀其變者。則一日萬變。未嘗知有其變也。夫耳目之為物也。耳之於聽。能聽其所聽。而不能聽其所不能聽者。目之於明。能視其所視。而不能視其所不能視者。聽雷霆於百里之外者。如鼓瓮。望江河於千里之

開者。如縈帶。以其相去之遠也。故居于千載之下。而求之于千載之上。以相去之遠。而不知有其變。則猶刻舟求劍。今之所求非往者所失。而謂其刻在此。是所從墜也。豈不惑乎。今夫江戸者。世之所稱名都大邑。冠蓋之所集。舟車之所湊。實爲天下之大都會也。而其地之爲名。訪之於古未之聞。豈非古今相去日遠。而事物之變亦在于其間耶。蓋知後之於今。世之相去愈遠。事之相變愈多。求其所欲聞。而不可得。亦猶今之於古也。君竊有感焉。遂聞之書所由作也。有客嘲之曰。大聰哉。盍於

百里之外者雷霆也。蟪蛄之聲。豈其然乎。堅縈帶於千里之間者江河也。濫汀之流。豈亦其然乎。詩書百家之言。傳之百世。以抵于今。唯其人也耳。今子欲子之言以垂之不朽。亦猶求劍之刻舟也。何其言之相背戾耶。吾笑而對曰。古有里老好接果樹者。鄰人與之戲言曰。比及其結實。則翁之墓木拱矣。里老愀然曰。我先人之言。亦如子言。是以我園中無有果樹焉。以到于此。嗟我寧死。尚爲兒孫計未晚也。此言雖近。可以喩遠。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所變者。不可知之。則子果知無有後之君子詢吉於芻蕘者哉。遂以爲序。

青山公奇石記

青山藤公出鎭河陽之明年。圖其所得奇石。求文於余以爲記。余發書披圖。其石大如拳。形似商著尊。其色黳黑。頂有白脉一帶。若繩封其蓋然。可以奇也。世人之所共愛石者。多取峰巒屼嵂坡陀之狀。公乃以此。不取於彼。吾竊疑焉。大凡天下所寶。皆其難得之物。蓋夫通都大邑。舟車冠蓋之會。兼有山水登覽之觀者鮮矣。是以賢士大夫。有幽人高尚之致也。托於彼以寓其意。方且

欲之而不可得之故耳。河陽爲州。峻極之嶽。表于東海。群山環列。曠野平衍。大河之來。嶽下泉水。傾折駁奔。流入于海。道家所謂蓬萊之丘。其山河之勢。奇偉特絕。冠于天下。而皆是公几案間物。豈復待求諸外者哉。蓋尊之爲物。所以成禮合歡。而家所常有。亦其得之固易求也。而猶有取於此何哉。今夫河陽。實惟我太祖始基之地。陵寢斯在。猶周之鎬京。漢之沛邑。千秋萬歲後。　神靈猶思之。而天下之人。亦思其功德流澤。所以不能忘也。故

獻祖已來。眷是別都。委以管鑰。乃惟當代信臣。皆所謂公侯干城者矣。公勲舊之胄。典領親軍。累擢給事左右。兼掌候吿。歷事四世。乃拜是命。過亦榮矣。公以舊德。當此重任。聲成所加如此。其赫赫也。賓佐僚屬。以事到府。進則誾誾如。退則怡怡如。唯投鬮當是時。公欲與親戚故舊。樂酒於一堂上。歡欣愛洽。偕樂從瀜覽觀之樂。其又可得耶。矣遑事文廟之世。望其風範。退而歎曰。公可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也。況今居守之職。匪躬之故。公不顧其家也明矣。

雖然天倫之感。出于情。有不自知其然而然焉。理固然也。且聞公得之於是歲孟夏初五。適是去歲拜命之日也。豈其爲祥乎。詩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美爲公賀焉。晉文公爲公子。在乎外也。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舅犯曰。天之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於後公子復還。侵曹伐衛。遂取五鹿。天事必象。亦有如此。嗟予雖老。幸待公入覲之日。忝從子弟之後。尊壺洗爵。聽鹿鳴而笙南陔。以稱壽於堂上。尚未晩也。謹記。

問日持上人事跡書 代人

未接清顏。久欽香名。今次因新總管往莅貴邑。敢奉小簡。以致意于左右。緬惟各位道體佳勝爲慰。抑我宗祖高弟六老之一日持上人者。駿州貞松蓮永寺開基之大德也。相傳暮年波海而西。其事始末不可得考。近者蓮永寺住持日圭寄書見示其略曰。日持上人本朝正應四年歲在辛卯正月朔日。（弘安五年。宗祖示寂。後十年也。扶桑倫類錄作貞應者。傳寫之誤也。）自松前開洋。至北高麗。遂建一寺。曰持統山博傳寺。其忌辰則十二月七日也。但未知何年。（此出於身延所傳也。如本山則只以十二月爲會式耳。）持師法弟四人。曰敬圓達進日圓有故不與渡海也必矣。其餘三人從否未詳。天和壬戌。朝鮮來聘。前住僧日閑以書問焉。不得其報。于時常山源義公亦問韓使以此事。如其所對。則未之聞也。正德改元。朝鮮信使來過本州。懇于實泰寺。予因得一問。應接百端。亦無答書而止云。予竊按今謂自松前至北高麗者。蓋是女直地方矣。相傳上人初有入元之志。不知高麗弘法之後。果能入中州耶。正應蓋當元朝至元之末也。正應一作正和四年。未知孰是。貴邑之於朝鮮。殆

爲密邇。傳聞所得。或有其據。設使貿諸韓人。宜若易然。今謹揭問目于左方。

一日持上人渡海時。年紀幾許。當高麗氏何王之時耶。

一上人遷化年紀幾許。在何年耶。

一上人法流相承至今。有克振宗風者耶。

一所謂建一寺者。的在何郡縣。今尚存耶。

一倘有願滕仰祖德。一拜遺址者。我朝廷舊制許之否。

以上五條件。諸垂指教。萬一得聞其大概。則數百年來。宗派之大疑。一旦忽祛。悉賴老師之洪䕃耳。統祈恕亮。

不備。

告瀨戶神文 代人

伏以乾坤始闢。靈蹟從此而存。日月長懸。聖功與之不滅。爲德其盛。擧世所尊。須盡如在之誠。豈失可射之敬。是故禱爾之語。猶徵于今。稱我之言。又錄諸古。作威且作福。同權皇王之治民。長之而育之。比愛父母之養子。上而一人。以祈永命於赫赫。下而群姓。以仰介休於冥冥。萬方齊觀。百世一致。恭惟本社瀨戶神位。地占勝景。天造名區。建彼玄宮。實爲一方之鎭。護此書土。固有三嶋之稱。逮威亘古今而無窮。徽福達上下而不匱。峻命有降。明禋可欽。[redacted]稟性庸愚。慚未能克前人之烈。存心敬畏。其不敢貽後裔之憂。依泰階之太平。諸神德之靡庇。一身非圖利達。合族只期平安。所願永使子孫不隕祖業之美。旁及親戚無失家法之懿。進有干城之望。退有鄉里之譽。內無侵于百病。外無傷于千災。共錫康寧。同躋壽考。仰祈神鑒。俯賜下臨。

詩 詩草餘稿等。不載者。錄于此。

竹石鎭歌

洛邑稻若水氏家所藏竹化石。蟠根一節。質若玄玉。天然鎭紙。邈絕人工。蓋南海所產數百年以上物也云。

穆王神駿若龍飛。周流八極遊忘歸。萬里一休玄池上。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說卦曰。震爲蒼筤竹。註。幼竹也。三日廣樂駐驂騑。實酬手種蒼筤竹。白雲千載共依依。震雷一夕地中起。拔根折幹紛煙霏。蛟龍捲去鵷雲際。落星往往散珠璣。左氏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南部新書曰。祕省內落星石。碧水深沈琅玕綱。異魚圖曰。琅玕。青色生海三寸寒玉蘸含煇。

中海人以網於海底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總龜對類曰。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珠。質似玉。鮫

人夜合珊瑚市。傳到人間知者稀。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番禺雜記曰。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往往得異物。桂海石梅疑

可比。占城黑竹似而非。桂海虞衡志曰。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不能及。根所附著。如[illegible]海水所化。如石鍛不暇之類。湧幢小品曰。黑竹如藤。長丈八尺。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若水先生今博物。嘗名欽然

振帝畿。一顧千金寧問價。案頭長對讀書幃。古來松柏

皆能化。歲寒心事亦何違。白孔六帖曰。回紇拔野古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化爲石。色紫節理猶在。號康干石。○桂海虞衡志曰。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踈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

君不見君平唯識銀河石。天孫織錦著支機。博物志曰。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還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唐詩曰。尋河取石有支機。

寶永丁亥三月七日夜作。白石生在中甫。

奉壽臺老藤大人五秩生辰。詩壹章。伏乞政。

天地風雲會。邦家社稷臣。明朝當上巳。初度啓良辰。鄭國猶餘俗。崧高此降神。三河名族舊。兩世主恩新。東洛周元老。南陽漢貴人。芝蘭臨砌茁。桃李映門春。鶯鳥遷喬樹。龍魚躍要津。瓊林傳勝事。應是燕嘉賓。甲辰三月初二日。源君美拜。

失題

八萬大衆繞座。人聞天上丈六身。七重寶塔湧地。雲表天開百由旬。八萬恒經說法。過去未來十二因。四七達摩面壁。海南漢北九載春。東西曇摩浮海。一花五葉南北春。十八諸賢結社。溪邊橋上三笑身。六十放翁愛梅樹間花下幾億身。

賀安了先七秩

周家太史上蔡非。乃見當時大老歸。君是今年纔七十。陽春還自和人稀。

伏承特旨。近侍　御座。以觀朝儀。

扶桑日湧海雲紅。萬雉春城佳氣中。定識夜來天象動。一星近傍紫微宮。[illegible]列仙傳。陳摶遇宋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

天爵常賞月。和鳩巢韻。

金風吹月上南樓。萬里江光烟霧收。鴻雁霜飛連地落。魚龍潮湧捲天流。霓裳欲問銀橋夜。仙斧應修玉戶秋。不厭望中雙鬢冷。老來偏喜伴清遊。

謝人惠壓尺

美人千里贈珍質。擬琅玕珠蟆押銀蒜。玉鎮琉石蘭。披書風不動照家雪。猶寒永荷仝山重。瓊瑤欲報難 唐詩中和節詔賜公卿[redacted]云。捧觀珍質麗。云如荷仝山重且酬方寸功。

聯句

失題

青冰松是冷。白石 翠浪麥方秋。雨足乖簾早。蘭洲 雲膚潤礎幽。提壺宜勸酒。新川 撥棹欲求鱻。樹暗晚烟色。菊坡 遞香夜月謳。天機霞織錦。石 雷鼓電梭矛。龍戰恭爲漢。川 鷹揚殷變周。一人清四海。洲 二客泛同舟。黑霧家何在。坡 紅塵道共由。馬肥嫌箭瘦。川 鳳去嘆歌留。衰矣霜披菊。石 美哉露洒萩。僧還還返照。坡 士尚尚名流。高臥陶窻北。洲 醉眠畢甕頭。竹聲鶯蛾蛾。石 柳陰鳥啾啾。棋罷隕星五。洲 醢爭亡國九。生涯梁未熟。川 老嫗鮓增憂。拜賜魚池吏。坡 論交燕市儔。梟飛虹勢白。石 潮湧日華綠。水則不容測。川 艸猶或似犓。曉行珠履清。洲 宵飲玉杯浮。鱸膾萬錢箸。坡 鶴齡滿屋籌。挑從西母贈。川 芝爲上仙求。碧篆爐薰斷。石 朱絃琴曲愁。讀書聰鼻漏。坡 奮杖戲毛毬。羊叱初平石。洲 鵑哀望帝州。花飄春亦暮。石 葉密夏方稠。知是新溫故。洲 變能剛雜柔。喑啞東壁燭。川 娉婷後宮鉤。吹管蟒臨幸。坡○以下失

酷暑聯句

朱火燃凉熾。川 赤雲煮海飄。流金虹截雨。洲 爍石水埋源。池變枯魚肆。石 土焦羅雀門。午天眞良日。洲 丁夜尚溫暾。月窟冰方解。川 雪山竈欲奔。稻畦龜兆坼。石 槐樾鳥群屯。穠纎罷中苦。川 紗羅爐上蹲。奇峰尖出岫。洲 炎霧黷成昏。渴飲袁劉酒。石 暍招荊楚魂。巫枉焨旱魃。洲 蠅蚋資煩冤。雨注臨淄汗。川 氣象夢澤呑。仰憂蒼跕跕。石 俯視鵝貫貫。十扇奴疲臂。洲 一餐老絕殄。火能飛霹靂。洲 燧象怒燉潤。有虐如炮烙。石 無焚不烈燔。熱腸寧漱石。洲 炙背那窺園。疑益烈山澤。川 效韓賦陸渾。萬牛皆喘喘。石 集鶤豈能言。尚代望霖久。川 秦時伏祀存。粉將湯餅試。洲 書爲晒衣論。滿野朱提草。石 連家赤火盆。鄭瓜心未鎮。洲 揚荔腹仍溫。穿岸應無地。川 履霜徒有坤。忽凌頭痛險。石 焉徯氣蘇恩。不見九烏落。川 徒聞厥草蕃。禰祀圭璧卒。洲 象服絺綌科。雪白鼠毛布。石 景朱

犢身殫。昊天何赫赫。洲 愁客故喧喧。如燬傷王室。川 何

辜叫帝閽。憂心偏悼暑。石 咏嘆欲除煩。川

白石先生遺文終

162冊95帳

228

白石遺文拾遺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目錄

卷上

序

田制考序（以下至職官考。係先生所著經邦典例自序。）

貨幣考序

車輿考序

冠服考序

樂舞考序

職官考序

尺牘筌序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附凡例）

集古圖序

停雲集序（附凡例）

方策合編序

東音譜序（附凡例）

奇子觀游記序

孫武兵法擇序

新井家系序

卷下

雜著

排佛論

樂山亭記

記義奴平八事

恭答本鄉先生問目（附平信如問目）

答友人

題七賢盃

白雉帖題辭

附鞘記後

跋那須國造碑

題觀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文昭廟寶鐘銘

多賀城古瓦硯銘

偶記

詩

（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和泉南唐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丙戌春自壽五十
和雍丘詩
失題
謝崎陽人寄壽福及王母下降圖
祝田翁八十壽
自題肖像
奉使西上留別親友用前韻
和榕巖詞兄中秋韻
靈山鎭
驟雨
次韻擬上元應制二首
次古寺韻
燕
春日送人
別後寄友人
題畫鷹
閨情
征婦詞

讀蔡記
烏江
明皇乘月御笛圖
賦得雁有欲歸聲
賦得竹風如雨
折楊柳
宮前螢
古意
秋興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韻增至四十韻
西山呈朝鮮鼇餅於順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謝。西山依韻數衍。賦古風二十韻。兼寄僕。謹以和。
登淺香山
菊有佳色
折楊柳
辛未中秋和韻
蕎麥粥

中秋小集天漪取得盤中蒲萄而歸。戲簡。

春雨

題丹生八詠卷末

絶句

謝南紀祇伯玉贈金漆塗木枕

春初和韻寄滄浪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失題

悼亡

和寄寬齋韻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弔藤公實方墓

和後巷葡花行十五韻

席上和祇伯玉韻

席上賦得十日菊

冬夜會祇子

讀書詞

戲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烏江詞

卜居作

移居內藤宿

贈南藩祇伯玉

寄祝南紀祇伯玉五十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上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序

田制考序

古者聖王效天法地、開物成務、時莫先焉。自堯命羲和定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陳洪範、協用五紀。蓋皆所以重民事也。故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陰陽寒

暑、無形而運于下。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往來、盈縮遲疾、其抄忽微芒之間、亦有時而不齊。積之之久、不能無差繆。是以曆象以來、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理固然也。不合則不一、不一亦變其法、以求其合。故易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堯以天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自殷周後、革命創制、修治曆數、以改正朔、而未始有改其時也。故明之云爾。孔子嘗爲邦於顏淵、其始曰、行夏之時。蓋是王政之所先也。先儒解之曰、自曆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敎民事者、至夏而悉備矣。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至於孟子論王政、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其言頗與孔子不類、何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以至禹治洪水、因定九州貢賦、而後殷助周徹、其法雖異、其實皆是什一。而經界井地、未嘗有變其成也。是以春秋之世、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人曰、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季孫欲以田賦、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方是之時、欲行夏時、亦唯舉而措之耳。延及戰國、天下大亂、諸侯惡

其害己、皆去周之典籍、而井田之制、始已壞矣。孟子欲行王政、何遑及彼時也。故先儒以謂孔子言經世之大綱、孟子論濟時之急務。言之不類、其時之然也。其於齊梁之君、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是與孔子之言不類者也耶。秦并天下、先王之大經大法、蓋皆区滅矣。及漢、乃造漢曆、以行夏時。其後歷世皆因而無改之。孔子之言、實爲萬世不易之法。而孟子之言、遂不行于世。唯有唐班田之法、頗與古

制相近耳。雖然後之所謂用夏之時。建正於孟春以爲人統。其餘亦唯群悉苟禁。安在彼欽若敬授也哉。於是乎則知孟子果能學孔子者也矣。天朝曆法。其始莫聞。據史。欽明之也。百濟每貢其曆博士。分番交代。以供厥職。蓋其事自三韓內附始也。古者三韓。漢始定其地。以爲四郡。亦因置二府。至後三韓鼎立。亦皆受彼正朔。由此而推之。天朝曆法。亦行夏時。其所由來。亦既尚矣。故今置而不論。欽明十四年六月。勅令百濟所貢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又以卜書曆本及藥物爲付送。明年二月。百濟所貢五經博士王柳貴。曆博士王保孫等。皆依請代之。是歲甲戌。當梁元帝承聖三年也。先是天朝行曆。蓋取大初四分三統乾象景初等法。而其用何法。亦未可知也。且百濟貢其博士等。分番上下。所始不詳。據史。應神之世。百濟始貢博士王仁。繼體七年六月。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十年九月。貢漢高安茂。請代段楊爾。從之。其餘無有所書。而後見于此。蓋易曆醫卜等博士。亦交番上下。其所由來。亦既久之。史文闕畧。不可考。已後四十八年。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書。亦兼通其術。勅分命書生就學焉。陽胡史祖玉陳傳其曆法。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新曆。是歲當隋仁壽四年也。[illegible]所獻。蓋是宋何承天元嘉曆。因取其法用之。造曆。持統紀所謂始行元嘉曆。是已後八十六年。持統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蓋謂兼用二曆之法也。是歲實唐嗣聖七年也。儀鳳曆所謂戊寅元曆。而彼已行之十五年于此。實錄云。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蓋其後遂廢元嘉曆。專用儀鳳曆。後六十七年。孝謙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勅令曆筭生讀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曹周髀定天論等。七年八月。遂廢儀鳳曆。用大衍曆。是

歲癸卯。當唐廣德元年也。大衍曆。僧一行開元中所作。後十七年。當光仁寶龜十一年。遣唐錄事從五位下行內藥正羽栗臣翼獻寶應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衍曆。唯用此法。明年天應紀元。勅因改曆法。本朝司曆未嘗習五紀曆術。猶用大衍曆。五紀曆凡四十卷。唐寶應元年所作也。後五十五年。仁明承和三年七月。令歲須曆以是月爲小月。博士等議各自不同。至是廷議遂據七曜曆法。改爲大月。餘小改其大小爲初。後漢光和中劉洪作七曜術。而後陳隋及唐所述。凡二十九家。所謂七曜之說。亦不知是何書。後一年。文德齊衡三年。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請停寶應五紀曆。並議以爲國家據大衍法造曆尚矣。去聖已遠。義貫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後三年。清和貞觀元年。勅渤海國大使馬孝愼奏獻長慶宣明曆。因參吉備家所用也。三年六月。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曆。且參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麤踈。又校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曆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方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始用長慶宣明曆法。從之。十五年。宇多寬平六年十月。曆博士葛木宿禰茂經奏議。以博士大春日朝臣弘範所呈明年丁酉曆本。因多差謬矣。七年十月。乃命弘範茂經共議。歲首年戊戌替。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春[illegible]唐曆[illegible]記文類累其頭求。不可考。是歲丁酉。後晉天福二年。曆先是乙未歲。後唐既亡。天下擾亂。蓋大晉無有所得已。自是以往。本朝司曆所業不精。僅有賀氏傳其家學焉。皇室漸衰。遂失家職。民間所行。唯用宣明曆法耳。逮乎近世。寬文末。始有建議以請改曆法者。貞享元年甲子十月。取用元授時曆。以造新曆。名曰貞享曆。始自長慶宣明曆法得行于此。凡八百二十三年而廢矣。竊倣孟子所學之法。以作

田制考。維我東方上世之制。猶三代封建也。中世已降。猶秦漢郡縣之制也。田賦之法。上世則猶夏后之貢。中

世則猶周人之徹而後倣唐旣田之制及皇綱不振。班田始廢。亦猶周末諸侯去其典籍也。過此以往。古之良法美意。亦皆蕩然矣。因叙歷代田制。以爲第一。凡二卷。

貨幣考序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耕稼佃漁之事。貨謂布帛金玉之屬。二者民生之急。食爲最急。而貨次之。皆所以養民也。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古者聖王之制財。所以利民之用。而非所以自利之也。所以厚民之生。而非所以

自厚之也。政者正也。謂身正其德。率而教之也。仲虺稱湯之德曰。惟王不殖貨利。是其所以建中于民也。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鈞是財也。周之所以得民者。殷之所以失民也。顧其聚散何如耳。三代之後。號爲天下富强者。莫盛於秦與隋焉。秦滅六國。而得天下。隋併南北。而一四海。二君者也之所謂英雄智勇。而非庸愚闇暗之主也。始皇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文帝每旦聽朝。日昃忘倦。五品以上。引坐論事。

▲曠一作贖

衛士傳餐而食。二君爲政。其勤亦如此。然陵土未乾。海宇大亂。其富且强。所以自恃其力者。適足以顚覆其天下矣。由此觀之。天下大器。非力可得而守之者也。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夫天地生物。皆有其數。故不在乎彼。則在乎此。未始有其無所不在也。而利之所在。民之所求。求而不足。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盜。夫居乎上位。爭民之利。法以奪財。至窮而盜。則刑以殺之。古

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是罪。民之御財。其爲利急於水火也。其爲害亦大於水火也。哀哉。古者聖王之理財。所以仁民也。後之暴君禁非。豈必義刑之與義殺也耶。不可不以辨也。因作貨幣考。第二。凡二卷。

車輿考序

車制尚矣。其見於經。則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四代之制。可攷諸禮已。孔子告顏淵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夫孔子歷考先王之禮。以示後王之法。而特擧此二者而言。則蓋是

其於禮。最貴且大者也耳。虞書曰。車服以庸。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袞冕黻珽。昭其度也。亦可以觀之矣。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周書謂之次輅。孔安國以爲木路。曰木則無飾。鄭玄曰。不輓以革。漆之而已。禮亦謂之素車。所謂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已。或解孔子之言。以謂殷尚質。殷之輅則得乎其質之中者也。以余觀之。蓋此非特爲尚其質也。亦以爲其稱也。何哉。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以此而言。不止殷質。夏未嘗不質。而虞亦未嘗

不質也。不止周文。殷亦未嘗不文也。且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故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然則孔子於四代之制。取殷之輅。非特爲尚其質也。夫禮莫大於祭天。祭天本質。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如是而后宜。蓋是所謂其稱也。夫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哉。特舉其貴而大者而言。則自天子以至諸侯

及大夫士庶。服器物采。登降度數。凡損益取舍。以制其過。固可以例推也。夫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維我東方禮之所由起也。故設官分職。制禮作樂。莫先焉。蓋其禮之初。以素爲質。而文物聲明。莫不皆備。間亦有與彼三代之制相同者。唯其車制。古未之聞。中世已降。乘輿用輦。輦夏后之末所作。名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使人所輦也。秦以輦爲人君之乘。漢亦因之。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天朝之制。亦唯使人而輦已。皇后皇太子及王公以下。車輿之制。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乘輿

及皇太子以下鹵簿。并附見焉。作車輿考第三。凡二卷。

冠服考序

冕弁衣裳之制。古未之詳。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古者敬重冠禮。三加彌尊。始冠布。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冕服之用。自天子下至卿大夫。凡奉祀朝聘大事。則服之。士之服則自皮弁以下而已。孔子嘗稱禹致美乎黻冕。又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夏后之質而致其美。孔子雖褻必以禮貌。蓋先

王之禮。象物制服。以辨尊卑。使服之者。以養其德。示民有上下之別也。非爲其觀美也。虞夏商周之際。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孔子於四代之禮。特曰。服周之冕。蓋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夫治天下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而孔子特擧其最尊且重者而言。則知其餘亦皆當以例推也。戰國之世。趙君胡服便于騎射。而先王法服。其制始變。秦出於西戎。素不習禮文之事。且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無復其君之冠。

以賜近臣。烏能參考損益先王之禮。以立一代之制哉。漢初高帝不好儒。用事者推魯無文。不過蓋襲秦冕而已。因是西京二百餘年間。亦未能有其制也。及東漢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以制冕服。郊天地宗祀明堂則服之。魏晉已後。亦因漢制。然皆非所謂先王法服者也。昔在上古東方之俗。男女以玉爲首飾。頗近卷冕簪珥之制。而古人相傳云。天皇冕服。自應神始也。若彼弁制。我亦有之。而其制之初。靡有所聞。蓋其來最久。而失其傳也。因叙歷世以來儀章制度。可得而考者。作冠服考第四。凡三卷。

樂舞考序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樂也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然血氣心知之性。不能無其偏。哀樂喜怒之情。莫得有其常。故禮以爲之節。樂以爲之和。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陰陽始交。物猶鬱結。未能通暢。雷

一震焉。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者。蓋天下之動。莫疾乎雷。物類相感。莫神乎聲。聖人觀象於雷。以和人心之形於聲者。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之舞。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莫不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也。及其至也。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諧。閨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故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夏商之際。靡有所聞。周大司樂掌教

國子。其教之之法。周官備焉。蓋其聲歌各有所宜。亦猶舜命夔之職也。至春秋時。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箾。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亦聞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傳曰。韶繼也。又曰。樂者德之華也。蓋舜之德重華。協于帝。夔之樂克奮至德之光。方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其情文之備。聲容之盛。雖經乎千載。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所謂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亦如此。故孔

子告爲邦於顏淵曰。樂則韶舞。且夫聲氣之感。各以類相動。倡和有應。善惡相象。是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焉。孔子又曰。放鄭聲。鄭聲淫。蓋此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當是之時。周室旣東。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論而定之。所謂吾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雖然晏嬰之賢。猶毁孔子於齊侯曰。孔丘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不可以示其教也。陵遲以至戰國。魏文侯最爲好

箏一作筝　稱一作褒

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臥。及聞鄭聲。余不知倦焉。自此已降。流湎沉佚。遂往不反。及秦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卒於滅天下矣。漢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詞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作武德文始五行等舞。或曰。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大抵皆因秦舊章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世。鄭聲尤甚。哀帝性不

好音。及卽位。下詔禁之。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湎自若。以壞於王莽。東漢之世。亦未有立禮成樂也。自魏晉以後。歷世皆依漢代遺聲。但改樂章而已。至隋倂南北。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分爲九部樂。唐初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作大唐雅樂。又置教坊習。尚讌樂清樂散樂之屬隸焉。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部樂。宋陳氏樂書曰。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蓋自秦漢以來。所謂雅樂。亦皆

非先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天朝之樂。有聲樂者。有舞樂者。其來久矣。蓋是其始出於祭天神也。郊祀朝享。各異所用。亦有若彼雅頌國風。為歷朝制作。略亦可考。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而舞。助時生也。唐賈公彥以謂樂有二名。此間之樂。亦有是象。而到于今每奏樂舞。其始則陳之。但其所始。莫得而考。隋七部樂。有倭國伎。不知亦是何如也。初自三韓內附。各獻其國樂。而百其樂生。於是始有高麗百濟新羅及渤海等伎。

▲異一作冥　▼聲一作齊

其後東西通聘。本朝伶官。亦傳彼樂。於是復有隋唐及西涼龜玆疎勒天竺林邑扶南等樂。而其所傳者。彼之所謂俗部胡部。及散樂雜戲。故用之於歲時朝會燕享。而郊天祭祀則不用之。皇室漸衰。古樂多缺。新樂迭興。猶用之末世也。而後之所謂古樂者。古之新樂是已。而其使後之觀者。亦唯恐則何也。馬氏通考曰。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

▲祀一作進

度曲皆任俗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事乖而世亂。則雖以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一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予竊疑吳札之所觀。非虞廷兩階之舞也。孔子之所聞。非后夔九成之奏也。魯國得用天子之樂。其僭也。陳氏有傳先代之樂。其奔也。安在其政和而世治也哉。雖然千載之遠。遺風所在。使人與感。不可以已。無他。其聲容之盡美盡善。以至於斯耳矣。且孔子之聖。所惡於鄭聲之亂雅。亦何其末也。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唯君子為能知樂。子夏曰。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馬氏之所論聲耶音耶樂耶。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五。首敘歷代樂制。本朝樂府。前人之述。自有其譜。毋庸贅敘。次樂器。次樂曲。凡三卷。

職官考序

孔子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繼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蓋所以示若彼禮樂。必其如是然後可得而行也。戒飭之意。亦甚深矣。孔子深戒此二者。蓋所謂惡其似而非者也矣。靡靡流蕩。五音皆亂。迭相廢替。可以知其聲之淫也。進俯退俯。俳優侏儒。獶雜子女。可以

知其樂之淫也。若夫巧言如簧。盜言如飴。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何以知其佞而遠之也。樊遲問知。孔子曰知人。問仁。曰愛人。樊遲未達。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聞而嘆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由此觀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其遠佞人之謂與。昔者皐陶陳謨於舜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言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苟能知而仁。則雖有佞人。無所施其術矣。善乎宋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得孔子放鄭聲遠佞人之意矣。因繼乘考以職官考第六。夫唐虞三代。其官也倍。古今沿革。其來尚矣。故周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未有如後之文武內外清濁之別也。漢氏舉賢薦能。古意尚存。魏始創九品官人之法。其弊遂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族。先是漢立任子之法。蓋是古者世祿之遺意耳。王吉猶論之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而況於唯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乎。降至南北。南人有言曰。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豈是先王立賢無方之謂也哉。維我東方中葉已降。皇室政衰。職此之由。亦不可不以辨焉。凡五卷。

尺牘筌序

竊覽古今文人雅士。善於簡牘者。少事據出處。筆下數語。或千里致情。往往競艷於翰墨之餘。自若不假磨洗。而盡極巧妙矣。然其長短接續。未嘗見有一字破費處。量外明皆以其濃。但可掬焉。余茲莽蕩。雨窗寂寂。倦讀之暇。漫草所見。不辭一刻。僅與童輩是非者。倘經大方一矚。則不追拚醜云。旹貞享歲次戊辰仲春日。白石子書于片雲僑居。

采覽異言輿地總序　附凡例

異嘗聞西人輿地之說曰。天形渾圓。地居其中。海水相

附共爲圓體。猶雞子中黃。孤居青內。唯天包乎外。旋轉不息。地凝乎中。確定不動。而上下四旁。皆有人居焉。天之旋轉。別爲其樞者。如輪之有轂。如磨之有臍。名曰南北二極。二極相距正中之界。名曰赤道。界之南北。斜絡於赤道者。名曰黃道。黃赤二道。即是太陽經行限界。四時寒暑晝夜永短。所以相分也。夫天地之體。共是渾圓。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但天包地外。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每地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極星高低各差一度。則知地之周圍有九萬里。隨人所居之地。太陽所照。亦自不同。居赤道下南北二十三度半之地者。春秋二分。太陽正過其上。日中無影。春分之後。太陽漸北。則其影在南。秋分之後太陽漸南。則其影在北。其地常煥。其人多惰。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截至六十六度半之地。太陽所經。不遠不近。其地不甚冷熱。其人亦多聰明。南北二方自六十六度半。各抵其極。太陽餘照。時見時隱。隱見之候。相爲晝夜。因此推之。其地甚冷。若夫地既爲圓體。固無上下方隅。姑從人所居。乃分五大州。以爲上下兩

界耳。蓋南北極界亦各有大州。而生人已來。足迹未到之所。置而不論。此其大較也。問美舉示明儒所刻萬國坤輿平面半球等圖以問其說。西人笑而對曰。我方舊有地球圖。近古已來。和蘭鏤版山海輿地全圖。並行于世。地形渾圓。本無可畫。以入圓管。如鑿二經。有人形圖。必要面背二圖。始可明全體。故其圖分爲二圖。並以南北極爲經。赤道爲緯。周圍分度。皆與天應。凡五方四海方之各國。海之各島。其形勢之高卑曲直。廣狹遠近。道路之所由。水陸之所接。險不具我推步有法。測量有度。因小知大。因類知微。絲尺之幅。幾萬大與。可謂釋千古未發之秘矣。近觀支那人擬作平面半成[illegible]隔以准陳猶煩冬亦其製妥特甚。若其所謂平面者。地之圓體。變成爲[illegible][illegible]。如半殺爲無理。中分南北爲兩界。業繞東西爲四圈。果如是。圖則是其南界無北。而其北界無南也。且物象有關要。使人便于觀覽耳。天壤之間。人迹所及。古今未有到于極星直在人上之地者。則是圖不作而可也。

凡例

一西人山海輿地全圖。明儒所譯。方國及人物名。美質諸西人之言。率多紕繆。大抵西方音多字少。故記其言。字有合成。而無音所遺。中土字多音少。故翻彼語音。有轉假。而無字可該。且絕域殊譯。歷代異稱。而中土之人。各隨所聞。轉假用字。其音所記。亦皆在彷彿聞耳。我今所譯。其端在於別音。凡聲音所象。一如琴之有譜。按譜而求音。則殊方之言。可盡譯也。若其義例。具詳于譜。故不贅焉。

一大西方國之言。亦自不同。其凡有三。曰邏馬語。蓋其中土正音也。曰意大里語。蓋其西南之言也。曰和蘭地語。蓋其東北之言也。又有波爾杜瓦爾語者。書中旅註。邏意和波等字。要辨其異。其無所註者。蓋彼方通語也。

一西方之語。中土譯文。甚有異同。並今附註。若其舊譯或有遺漏。或有疑滯。姑闕以俟。

一凡亞細亞諸國。雜見元明史書者。略取其說。以備參考。

集古圖序

虞夏商周之制。天子有宗器焉。諸侯有分器焉。所以茂昭明德。而鎭撫社稷也。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兌戈和弓。垂矢之屬。及魯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愼之楛矢石砮。皆前代之物。歷世所以傳寶之也。迨于秦併天下。滅諸侯。燔諸書。壞禮樂。棄先王之制。與其器俱亡。漢氏以來。時有獲先秦彝器。亦唯供奇古寶玩之具而已。安在其茂昭明德鎭撫社稷者也哉。雖然後之君子。因之以觀其象。以考其制。足以徵先王之禮。或有之矣。恭惟本朝皇天眷佑。神聖承統。永嗣無疆之大歷服。郊社宗廟之禮。生民已降。未墜厥典。迺至天府所掌。凡國之玉鎭寶器。莫不皆有。其他神廟佛宮。世臣故族之家所藏。亦各不失其實守焉。是則天地古今之間。四方萬國之所絕無。惟我日東爲能有之矣。而我所聞者。亦不爲不多。匆得傳摹圖寫。所以昭其度數文物。纖悉無漏。浸盈卷軸。非敢以器爲玩也。若夫觀其象。考其制。以徵其禮。則庶幾後之好古博雅君子。亦將有取焉。正德乙未春三月。筑後守從

五位下源君美謹序。

停雲集序 附凡例

予昔從先師所。與交遊皆一時之儁。講詩書。談禮樂。旁及子史百家之言。遊息之餘。命酒賦詩。迭唱迭和。連篇累牘。翰飛墨落。風生雨集。如予材劣。執鞭周旋其間而樂。相得之歡。若張樂洞庭。大戰涿鹿。未足以喻其壯觀。然當斯之時。忽焉不自知樂也。不圖數年之間。山頹梁摧。交游日彫散。雖有二三新知之可樂。於其風流雅致。索然無復往時矣。是歲之春。挈家海濱。與魚工舟師雜

處。慨然寓匪命率爾之歎。適會都下有災。親戚義故。亦皆避在草莽。乃僦一廢館以居。從者數十口。僅庇風雨而已。居所當大江口。枕席之下。天水相接。雲帆出沒。烟笛四起。偶得故人詩二百餘篇於敝篋中。時時倚檻擊節。高聲歌之。波濤為之洶湧。魚龍為之悲嘯。因思昔遊恍在心目。不復自知此身在困厄之際。既而觀其姓名。多為鬼錄。猶有存者。流離契闊。落落如星辰。嗚呼。予於諸子。犬馬之齒。既居一日之長。而天不假年於彼人。慭遺一老。以有感斯文何也。遂錄其詩。都為一集。庶其不

▼有一作皆

朽。且欲使我之後人。知先友亦有若斯之人也。丁酉仲夏。白石序。

凡例

一。是編以停雲名。義取之陶靖節思親友詩題也。

一。凡是編所錄。只係交友詩。至如先師子弟諸作。則不敢載焉。

一。凡交友諸作。曾經梓行者。既傳于世。故不復載于此。如知解倡和集所載及南國華登東嶽山詩。卽此。

一。平昔所得交友詩。各家篇什。其數不少。歷年以來。災火鼠盡之餘。今所存無幾。是編所錄。卽從其所存。或載曾所記者。故不免闕漏。

方策合編序

周官大祝六辭。一曰辭。二曰命。皆王言也。王者撫邦國。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必有其辭。而諸侯之所交講信脩睦。亦如之。是以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鄭國衆賢各盡所長。愼重其事也。故孔子曰。愼辭哉。聘禮云。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者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春秋之也。天子諸侯之辭。左氏所傳。可得

而考。蓋自周以上。莫有天子相告之辭也。至漢天子與匈奴單于相遺以書。單于猶漢言天子也。晉代已降。南北分裂。乃有兩朝天子通問之書。及宋於遼金。聘問往來。遂無間歲矣。世變至此。亦可慨哉。恭惟東方與西隣交聘。肇自神后併三韓始也。當是之時。我未有今字。使譯將命。唯有言辭耳。推古之世。與隋通好。於是乎則東西天子相聞以書焉。唐初太宗遣使修好。我不受其書而却之。蓋以無禮也。高宗及新羅共滅百濟。既而屢請和好。自是而後。東西聘問。亦唯行人以言將命。若有故

則加書彼其書式。亦倣漢於匈奴故事。蓋欲存國體也。天曆間。吳越錢氏來聘。以求天台教法。乃勅左右丞相。報以書幣。本朝輔臣。外交以書。並昉于此。永觀初。僧奝然西游于宋。太宗存撫甚厚。賜以紫衣。及還乃遣弟子奉表謝恩。奝然本是方外之徒。置而不論已。昔者美述事。 前世幸遇盛際。辱蒙 延對。每預 顧問。退而蒐輯 邦家典故。參之時事。庶其有論思之所補。且如東西辭命。可以贊野謀者。合成一編。變故已來。投散事少間。發篋所櫃而閱之。頗知其有挂漏。竊自嘆曰。是書之編。蓋本乎 前世求聞師古之意。豈以美之鄙而廢也。於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凡其爲文二百一十七篇。附以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七首。總爲二十卷。遂作之序以述焉。己亥十月望。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書。

東音譜序 附凡例

六書之作皆象也。八卦之畫。伏羲氏之字而已。蒼頡因制六書。鳥跡科斗古籀篆隷之文。歷世損益。變體百出。追乎兩漢。雜以古文署篆八分爲之。魏晉以還。隷書遂盛。東方文字之興。由來遠矣。唯其爲體。列國不同。始傳漢隷。卽魏晉之際耳。當是之時。古三韓地咸皆內附。百濟初獻經典字書。乃詔徵博士。時應此選者。其先漢人避亂於海外。乃以中原之音。爲傳也學。至於天朝置史列國。以達四方之志。專行今字。而古文盡廢。蓋是不但讀書講學。而交隣使命藩國政令。各適其用也。若其國中所用。則其例有二。曰取義。曰借音。取義者。不必用其音也。借音者。不必用其義也。百濟復獻佛書。會有一尼自吳地來。乃操南音。誦而傳之。於是乎字音始有漢吳之別焉。隋唐以降。兩國聘問冠蓋相望。東方搢紳從學於中國。唐嗣聖初。有續薩雨生者。而至于斯最精聲音。乃詔並拜博士。命大學諸生誦習焉。音韻立學。而置博士之員。卽始于此。延曆間。屢下制詔。天下之學。明經諸生。皆正其讀。一依漢音。莫用吳音。凡明經宏詞科。當就試者。必先習毛詩及爾雅音。嗣是以來。諸儒切韻之書。亦從而出焉。東方音韻之學。此其大較也。唐末之亂。聘問遂絕。而方外之徒。西遊求法。無代無之。延及明季。吳越閩廣人。往來相踵。以迄于今。如其方音。皆有異同。學者疑焉。我嘗觀魏晉以來歷世史書。記我東方之言。大

半與我不合。夫中國之書。本乎象。以形兼聲。故字多而音少。小國之書。由於音以聲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東方。則兼有之矣。凡外國之音。與中國異。其字雖多。亦非所該。故諸家方言之書。聲音轉假。多在彷彿間。且所用之字。古今方俗。各自異旨。豈能得無傳訛哉。美昔在前代厤來 明旨。訪問殊俗。采覽異言。竊自以謂五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該。音託於字。不如音托於音之近。古者樂曲有譜。蓋尚音也。東方音韵之學。舊有母字。今當借之以記其音。其字如琴譜。而五音七聲。莫不共

備用之之法。凡一音一字。其音雖可一字該。必合數字。從衡展轉。呼吸闔闢。足以括天下之聲。古人創憑之妙。亦至如此。豈其不奇也哉。美雖不敏。亦有取焉。略定其例。因作之譜。以便覽我所記之言者。此年實享保己亥冬十二月甲子。源君美序。

凡例

一東方音韻五十母字。蓋本于悉曇金剛文殊問。而有數字重出者。猶華嚴母字兩阿攞。因今從其闕。

一東方音韻母字。蓋做琴譜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體耳。琴譜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猶梵有半滿之字。於絃上之音。曲盡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皆做琴譜。以立合字之例。

一外國字母。或取五十。或取四十二。或取三十。即今取二十四。如東方所用之音。則唯有烏意阿邪牙數字而已。其他無字。皆爲二合三合之音。凡東方字母。自古所用。一音一字。故今一皆依舊。不作新字。美嘗遇和蘭人。獲觀其國字。因請以其字寫東方音韻圖。彼一行唯音五字。正是一音一字。其他字非皆二合三合。

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體。即是方密之所謂外國喉音諧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統于宮。亦以見此圖之妙。

一中國之字。其音下行。蓋以一音一讀。故耳。外國之字。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故其書不得不橫行。左之右之。亦從其俗耳。即今所定字例。凡其音二合者。皆從右行。以便合呼。

一凡二合音。與翻切法別。而有開有合。其音亦異。詳見于譜。

一凡字各有發送餘收之聲。而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所該者多。故今所定字例。凡一字之中。以幾聲爲頭。以

餘收二聲爲尾送聲在其右傍。而餘聲亦有初發之餘有送氣之餘。詳見于譜。

一凡收聲平上去則有啓舌喉三音。入聲則有啓舌牙三音。其平上去聲。喉收者與鳥之餘聲相混。啓收者有始終皆合之合口。有合即開之合口。皆宜辨明。

一凡平上去入。乃清濁輕重。並有舊譜。一皆從舊。

一東方字母音釋。明人所註。音多轉假。而在彷彿間。今所附注。乃出於長崎市舶務各州郡通事所填者。亦多轉假。且平上去入不甚分曉。姑存一二。以備參攷。

一是書本爲記異音而作。外國之音。與中國異。故今音釋取義。亦多與舊說不合。覽者恕焉。

高子觀游記序

寶永庚寅冬。美奉使西上。初見高子道周於京畿之間。後二年。高子亦抵江東。屢得見之矣。高氏之先。出自渤海。數世之祖。寓我西鄙。厥後徙爲長崎人。道周始出從仕。旣去隱於攝城。予因訪西土風俗。乃知其壯時有志四方。遊徧名山。亦能言其山水之美。登覽之勝。使人僾然有上會稽探禹穴之想。而不厭于開濶。居未幾而還。

乃自擇背遊之最者。爲之圖以贈。且屬予爲記。予少有高子之好。而以親老求斗升之祿。宦游以來。奔走東西。棲棲遑遑。凡足跡所至。殆半天下矣。然未暇一登所謂名山以償平生之志。旣而遭遇一時。濫從大夫之後。以造于今。志氣俱衰。而又多疾。幸得其所閒。撫琴動操。以使衆山皆響而已。若夫高子所遊。皆是天下之大觀。非天下之至文。孰能得傳其奇哉。予之於學術文章。亦唯知好之。猶一丘一壑。徒自往來于懷。且古之君子。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特以其人耳。苟以其文。則予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予之淺陋。亦非其人也。高子辭父子新氏以老於文學。名於當時。其所請。不於彼而於此。無乃好奇之過乎。因辭。高子屢請不已。蓋其所欲我知之矣。天下名山。號爲奇偉秀絕者。古之賢達勝士。窮極幽險。以傳之也。然後非其爲奇偉秀絕也。自有宇宙。更千百年。雖未有一人之至於其上。然其所以爲奇偉秀絕。固自在焉者矣。譬如天宇開豁。陰翳解駁。巉崖秀壁。可以挾日月。可以摘星辰。而不加其高峻。噴雲泄霧。雷雨震電。窅窅冥冥。至無所見。而不加

其幽峭。而況其所以傳之者乎。其文辭之工拙。烏能爲之軒輊也哉。高子只欲得其同好者。以記其遊之歲月。而未得其人也。得如予之所好者。斯可矣。不然則高子豈不知予之不文者也耶。何其所請至于如此。高子達矣哉。予亦何辭。雖然予嘗聞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昔者鄭國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予今所記。則裨諶之事也。如其潤色。世多君子。高子其請焉。是歲享保庚子春三月。筑後守源君美序。

孫武兵法擇序

孫子兵法。魏武帝所註者。司馬遷稱孫武十三篇。是已。而班固藝文志乃言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爲武所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後人因謂孫子亦有未盡之書。或謂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而貫穿。非筆削者也。蓋秦滅先王典籍。焚詩書百家之編。至漢孝惠時。除挾書之律。孝武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厥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遷繼其父志。乃紬石室金匱。自成一書。而於孫武兵法。兩言其十三篇。且其言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孝成之世。秘府之書。頗有散亡。乃使求遺書於天下。分命劉向等校焉。而任宏校兵書。每一篇就。向輒修其篇目。錄其指意。向卒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奏爲七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世祖中興。又集新書。班固傅毅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藝文志。繇是觀之。漢書所著孫子八十二篇。乃所任宏所校遺書而稱焉耳。魏武獨取十三篇。乃

自爲註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自曹氏亂中原板蕩。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而後世所傳孫子兵法。與漢志不合。牧意以謂魏武所定。而非孫武之全書。予嘗觀其書。與管子越語。相出入者頗多。蓋孫武齊人。而學管子兵法焉。又其爲吳王所稱十三篇者無疑也。自魏武後世所傳孫子註。亦爲不少。宋元豐中。集次武經之書。以孫子爲首。天下之士。教習兵法。乃自孫子始。而世之議者。以謂武書所以舍正而驚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然武之所諭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胄危。修道而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全爭於天下。若夫利害之權。奇正之變。攻守圍禦之術。一皆以爲末事也。考其辭。雖未盡粹。要其歸。與仁人之兵異者鮮矣。昔者趙括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其變也。兵書豈易讀哉。後之讀孫子者。大率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故武之本旨。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辯而不發。遂使其書以爲一切變詐奇詭之說耳。世之論兵。不復知夫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其流之弊。以到于今。

吾竊爛焉。乃致會衆說。因校其可見者。以俟夫講武者考而擇焉。予豈好論兵者哉。蓋有不得已也。享保壬寅七月戊午。紫陽源璵序。先生初稱勘解由。勘璵音相近。清鄭任鑰序先生集。稱新璵。蓋誤傳略稱之。先生亦有時自署云。

新井家系序

東方諸姓。蓋古之世爵。後因爲姓。新撰姓氏錄序云。謹德考功。胙土命氏。國造縣主。始號於斯。即謂之也。非若彼虞夏商周之世。因所生地也。然其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則其道一耳矣。若夫賜姓命氏。乃自垂仁始。而後史不絕書。天武改定天下族姓。分爲八等。即始魏氏立九品之制。差第其閥閱。類多所升降。古語拾遺云。至于淨御原御朝。改天下萬姓。而分爲八等。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即謂之也。或同出而異等。高下懸隔。亦其紛亂不一。而帝世所賜。僅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其餘則莫有所聞。迨弘仁初。乃撰姓氏錄。甄差群姓。以皇族爲首。國族次之。番族亦次之。凡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猶且有未定之姓氏云。夫世祿之家。以氏族相高。天下之俗。皆是也。若我東方。別生分族。以其世爵。則姓有尊卑。氏有大小。自古固然也。至其弊也。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唯論有門

地。非復辨賢否。舉世所尚。權有所歸。竟使嚮所謂帝出之裔。神明之胄。累葉陵替。莫有著姓。皇室式微矣。世道之變。一到于此。可勝而慨哉。當爾之時。權貴之門。其第所宅。衣冠相推。以爲其號。亦其尊之也。流習所徇。煽以爲俗。至若郡國豪傑。各自相稱。以其食邑。亦猶古者別其族也。降及喪亂之際。故家遺族。往往有世不可紀。而不知其所自出。舉前世所號。稱之爲氏者。夫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不可以命。而族人子弟。相稱相呼。所行于家里。豈此古者受氏之義也哉。劉氏起自沛中。

爲天子。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其名姓不傳也。李氏出于隴西。有天下。成紀人之前。不知何始。其世系不詳也。漢唐之盛。亦猶如此。而況衰宗落譜。冀有所考乎。繫之地望。而考其所出。質之氏族。而知其所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余家系所由作也。且嘗聞之。聖人之治天下也。其不可得變革。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尊其祖。敬其宗。收其族。以序昭穆。正昏姻。人道竭矣。嗟亦是我所以望於吾後人也。享保癸卯秋七月戊亥。筑後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君美序。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卷之下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雜著

排佛論（中大兄皇子與鎌子謀誅蘇我父子）

教化之於風俗。所係大矣。豈可不愼哉。頒其導之之術何如耳。佛氏之教。傳自百濟。初我俗未習。或廢或行。獨有蘓我氏之家。世尊信其法。及上宮皇子升于儲位。與大臣馬子大倡其教。造塔廟度僧尼。講其書爲之疏。乃至製憲法十七章曰。是我所以流布諸惡莫作之教也。

（出四天王寺發願文之語。）瓶天下靡然嚮風成俗矣。夫天下之惡。臣弑其君。莫大焉。上宮已能爲佛討賊。（事詳于發願文中。）莫能爲君報讐何也。（馬子殺崇峻帝。）大抵佛氏之教。其言善云者歸之也。其言惡云者反之也。忍辱柔和。是爲人因報怨無所發憤。（瑜伽論二因緣云。何等爲二因緣。一忍辱。二柔和。云忍辱者。謂於他怨終無返報。柔和者。謂心無憤性不惱他。）而綱常倫理。置之不問。遂率天下。俾莫知有禮義廉恥之節矣。中大兄討蘓我氏。亂史之所紀。皇子與中臣連鎌子同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之際。乃定其謀。仲尼之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皇子天錫勇智。聿求元聖。與之戮力。雖曰未必由學。亦其有獲于古訓。蓋亦不誣矣。使之處上宮之地。元惡大憝。獲免天誅。亂靡有定。亦何至此。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上宮獨自信佛。忍其主辱。而使其子孫亦忍辱其宗。悲哉。或曰。上宮何可當也。當是之時。外戚之權。猶水之方盛。火之方熾。帝子皇孫。莫非其親也。卿士大夫。莫非其黨也。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積惡之殃。罪亦貫盈。中大兄撥亂反正。亦如摧枯拉朽耳。曰昔陳恒子弑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君。請討之。於傳

有之曰。魯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據史上宮太子薨。諸王諸臣及天子百姓。長老如失其愛兒。少幼如喪慈父母。哭泣之聲。滿於行路。曰。日月暉矣。天地壞矣。自今以後誰恃矣。上宮果能有爲。則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而人心所服。奚翅齊魯之衆。中大兄舉事。其與之者僅五人耳。安任其能摧枯拉朽也。孔子既老致仕。而其弑君者齊人也。猶且三日齋而請伐之。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而況國之儲貳。

於弑我君之賊乎。上宮素好善之人。使其能自得師與聞周孔之教。無義無耻。豈其若彼而已耶。南淵先生乃古之隱君子。蓋遯其世者。史沒其名。惜夫。

樂山亭記

苟有求而得之於彼者。非我固有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其所同者物皆有焉。非取之於彼也。知者於水。仁者於山。亦是已。水流而動。知之類也。山止而靜。仁之類也。故知者而樂水。仁者而樂山。若彼山之與水。非能使人仁且知者也。樵者日與山居。漁者日與水游。而不可

與之共語仁知者。非其類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其聲則峩峩乎。志在流水。其聲則洋洋乎。其志之所在者。非手非指。非絃非桐。得之心。應之手。以形其聲。是則精之至也。雖然犛牛望月。月形入角。其爲之形。有所由以生。非其固有之也。是以其爲之效。唯止絃聲之洋洋峩峩而已。安在彼樂與壽哉。古之聖人。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樂天知命。安土敦乎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行乎夷狄患難。無不入而自得焉。況於其氣與類一者相合乎。由是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豈不然歟。吾友山順之官於泉州。其燕息之居。名曰樂山之亭。蓋其起居飲食。與東南諸山。相接于几席之上。因請美爲之記。泉爲州。當西南之水會。治所在其海口。古之時。海外諸舶。輻湊所至。所謂沙界之津者。民物富庶。百貨考午。而風俗之美。於今亦都也。其西則與大海接。孤嶼長洲。出沒于波濤蒼茫之間。東南諸山。若遠若近。崎而爲嶽。峻而爲嶺。層巒疊巘。聯亘數十百里之外。髣爲山水清遠。而若其諸山。非州之所有也。順之取之於彼。而不取于此。或疑其有求

於外焉。美與順之結交。幾三十年矣。嘗試其在乎貧賤患難者。而未始見其貧賤患難也。苟非有所得。豈其然乎。既而從仕。雖不足展其才。比之前日。官亦遠矣。而其心所樂。果復如此。且夫學也者。所以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彼仁且知者。其自少所志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宜乎其取類於山之深矣。嗟乎吾衰既甚。不及見其德之效也。至若彼樂而壽。則我望順之也久矣。順之其勉哉。享保庚子冬十月。白石源君美書。

記義奴平八事

國家驛傳之制。沿路州郡守宰。掌驛遞次舍供頓等事。總以執憲司會之職各一員兼領焉。延寶四年丙辰夏。東路旱傷。驛戶凋弊。官發金穀賑貸。（毎驛金三百兩。糙米一百七十五石。）委本管州郡。毎年出擧。以其息利。分頭量給。旣而東海濱名郡所管白須賀驛。爲郡遣符旨。不肯遵行。不霑實惠者十有八年。元祿六年癸酉夏秋之交。旱疫並行。人亡馬斃。不能爲役。於是驛民具狀申訴。衆推其長赴官以聞。官乃聽於本郡陳告。衆皆危懼曰。我郡方命民苦積弊以訴于官。官轄下郡分理。是餧肉於餓虎也。蓋受賂欲庇之耳。或有縣吏以及其言者。明年甲戌春正月。郡誣以誣告。繫驛長於獄。驛長有家生奴。時年十八。旦夕入視不離其側。給飲食候言問者九十日。郡忽縛奴拷問。告狀首謀人。奴不以實告。郡遂放逐驛長。禁人于都下及本管地方十里內。田宅資財盡皆籍沒。驛長家人奴婢。不爲不多。無一人敢從之者。唯其家生奴。與主及主母主婦俱去。寓于三河鳳來寺山下。一家四口羸身而來。饑寒交至。主家族人。亦皆畏官。不敢顧恤主婦之家。稍稍以米粟給。朝不及夕。奴乃借錢於人。販魚鹽及尨走之屬。錢空則賣傭。以供其奉養焉。十一年戊寅秋八月。次相源君昌尹（米倉丹後守）奉使西上。路過三河。奴伏道邀訴主家寃枉。居數年。會鳳來寺僧將赴都下。奴請爲之傭隸。因託其僧。得以附赦帳。附赦帳者。國家赦例。毎爲祖宗追崇冥福。大設齋會。日行之先期。凡犯罪家族赴于會場。因請赦除。導師具注其姓名於帳籍。申送于官。是故常也。十五年壬午五月。主家會赦聽還。而其田宅旣歷沒官。欲還無所。奴又爲人傭而來。數邀輔相藤君（秋元但馬守）於衙門外。以狀申訴。且請所沒田宅。藤君乃命於本管官府陳告。官給引照。回本郡。責保於主家族人。不聽主從去其所在。叫訴寃枉。蓋官指使之也。寶永五年戊子秋八月。藤輔相自皇京歸日。奴邀中路泣訴而言曰。初家主被誣竄逐。九年會赦聽還。奴以其無所歸。稱訴于公。再得罪禁錮。亦旣五年。藤君爲之惻然。引來于赤坂驛。給以食。還之。且使其人言曰。嘗附赦帳耳。奴因欲赴都下。自慮若以情告主。必也爲保人拘留矣。遂逃去。乞食於路上而來。復出訴于藤君。

君面諭曰。官各有職。當告於本管官府。君亦屬其官。官
責以健訟。禁之逆旅舍一箇月。乃斷以籍沒財產。雖會
赦不放免。論奴更自念素情不遂。歸望亦絕。要有賫為
他家奴。所得傭直。以充本主衣食之用而已。遂因逆旅
主人自鬻。為城東賣豆腐家之奴者五年。頗得造豆腐
法。後去為城西賣豆腐家傭作者三年。
文廟嗣位之初。即下 明旨。行寬政。赦有罪。去事之妨
民。于時先補蔭子者。七百三十一人。次之赦有罪者。八千八百三十一人。爾遇貸者鉅萬計。分遣使
者。問海內所患苦。因 關諸路水馬驛遞運所。以兼平

日久事務日多。近驛郡邑亦或因之以罷弊。乃 命有
司。議其利病。復置司會貳職二員參詳焉。正德壬辰春
三月。改修驛傳之令。是歲東海一路。徭役所減視之前
歲為人夫者一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為馬匹者四
千八百二十三。他路亦准之。前歲東海一路徭役夫二十三萬五百五十人馬四
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匹。五年乙未冬十月。府中聚會。憲使某官語
予同列曰。比年以來。有人行販豆腐。每見其擔下揩伏
道路。常悽慘。似若煩冤無以自明者。諸君亦見之乎。某
官曰。是奴為故主屢以冤告者。事歷累政。案不可移。且

請所沒田宅。其情不可測也。憲使復問參郡官。曰。君等
以謂如何。菅君美雅故原源左衛門曰。鄙職未審事由。憲使疑
其有枉。當不得不理耳。衆皆以為然。即召奴勘問其狀。
悲憤口不能言。憲使乃委菅君更加辨究。菅君因引于
私庭。叩階徐問。其言若無可疑者。參以郡下前後主家
之言。二人皆稱。未始知其事情也。雖然彼其為人誠信。
必其靡他。乃至移于本郡。咨詢追問。具得其實跡矣。郡
且報曰。籍沒家產。其田園則抄劄入官。宅舍則賣與某
人。某官堅執前議曰。籍沒財產。未有放免之例。若聽其

所請。依價收贖。菅君駁曰。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者。
本依犯罪論。無罪豈合沒其產。且依價收贖。猶贖刑也。
舊冤既白。今日却斷輸贖。未知據何條例。衆亦疑以為
奴之本情未可測也。議不果行。明年丙申春閏二月。官
遂斷曰。籍沒家產。在官者聽贖還。在私者聽和買。若其
估賍則官據本管地方當時下等物價估計和買。亦不
得過其原價者。奴泣謝而去。即赴本郡。先問其田。應用
價金一十一兩。始自驛長為其民。獲罪於郡。二十四年。
于此。前為郡者。亦以罪落職。其後任郡者。欽遵前符。賑

給如法。由是驛戶之人皆無不憤彼寃而德之者。然奴年少時從主而去。屢得罪於官。且逃其主家。主家族人。亦猶疑之。其他無相識可以交錢物者。奴自悔恨而歸都下。前後之主。爲之相議各出家財以假貸奴。乃請于官。官依准管君使人問之曰有田而無宅。汝上焉歸曰非所敢望也。其人曰。官既許之。何爲云爾。奴卽歔欷掩淚曰。嘗聞之。宅價三十金。非我力所能及也。管君聞而嘆曰。哀哉。適有京師商客來於管家者。竊聽奴言感泣而去。他日奴復請其宅。蓋以京師之商分其橐裝。爲之周濟故也。未幾管君遷爲他職。是歲夏四月。

章廟昇遐。

上以

文廟遺旨入嗣　大統。秋七月。奴謝恩於官。且請曰。幸沐鴻澤。本主得歸。雖然微爲後上者。奴亦不及此。且夫買田買宅。實賴衆力之所助。報恩報施。豈能一身之所任。伏請鈞裁。奴今所得者。並聽還本主。本主今年六十又四。流離之際。殘喘僅存。別差一人。代奴修業。上謀公役。下給私養。奴自嚮如初。周旋進退於都下兩主之間。

歲得額錢。以償宿債。是區區之志。所以報恩報施之私願也。有司至此。則始信非其爲己謀也矣。乃具開事狀。實封啓　聞。且請奴自贖得本主田宅。官出府金照其實價。以給還。冬十一月。有　旨准請。嗚呼奴賤役也。非知有君臣之大義。非知有忠信義節。所以見稱於世也。而考其所行。甯俞之愚晏嬰之順。亦何有加焉。豈不賢哉。蓋如彼二子。世之所謂世臣巨室。嘗與其君同休戚者也。奴所得於其主。僅不過一飯一衣而已。固非有爵秩祿俸。可以望其報禮者也。後之士君子。爵非不隆。祿非不厚。信任寵遇。非不專且優。而所以事其君也。阿諛迎合。唯身是謀。利之所在。不顧其義。忘恩負德。求容當時。苟推其心。凡奴所處。皆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也。獨怪古之忠臣烈士。仗義勵節。至於其能全身以濟君。若奴之所得者幾希何也。豈其誠之未至耶。抑亦命之使然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先民亦有言。曰匹夫而爲百世之師。嗟乎人之爲臣。唯知有其身而不知有其君者。聞奴之風。宜少知愧哉。奴名平八。其姓氏未詳云。享保二年丁酉。春正月之望。前筑

後守源君美書。

奉答本郷平先生問目　附平信如問目

第一條

東方文字其來尚矣。蓋太古已降。歷世變其體。列國異其制。而無由考詳。

歷世書體之變。猶書契以來。變體百出。且其爲制。亦猶梵書右行。佉盧書左行。蒼頡書下行。各土異俗耳。

俗間所謂神代文字。美嘗得與聞者凡五。或有其字不可讀者。或有其體不可辨者。或有如科斗書者。或

有如鳥篆書者。古體之變。蓋亦如此。天武之世。更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又有肥人書。有薩人書。而肥人書一二字。即今猶有通用者。古者列國各有其字。亦可以證古之王者。封泰山禪梁父。管夷吾所記。自無懷氏以下。七十二家。其六十四家。無記錄者。孔子亦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天朝國史。自舊事始。而舊事所記。亦猶夷吾所記。揚

▲竊一作竄

朱所謂或隱或顯者耳。而況如孔子不得而數者乎。

美竊以謂無由考詳。即爲之也。

卜氏所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字。乃是灼龜之兆。猶卦之有爻也。古人有言曰。八卦是庖犧氏字。然則方功義亏。以謂之字。亦可也。其實非所以代結繩者矣。古事記云。應神之世。百濟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恐誤。日本書記以謂典籍。蓋有故也。

千字文。梁書勑周興嗣所選。若其千字。則鍾繇王逸少所書。蓋有二說耳。方魏晉之際。豈得有是書哉。記

云。其書一卷。或是史游急就章類。即是爾雅小書之書。後人因以爲千文而已。

漢隸傳來。蓋在乎應神之世。美嘗考之。不止漢隸。始于此。行書草書也。傳于此。亦同其時。

日本紀私記云。今按假名本世有二部。其一部者。和漢之字。相雜用之。其一部者。專用假名。倭言之類。上宮記之假名。已在舊事本記之前。又云。假名之起。當在應神之世。遣新羅招文人。僅習文字之時也。美謂此間之俗。呼爲假名。即是草體。則凡隸楷行草。皆是

一時傳之矣。唯其謂新羅者訛。當作百濟。
古者殿門額。即是飛白體。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張懐瓘以爲本是宮殿題署者。空海逸勢之徒。親見唐朝之制。以倣其法耳。

第二條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曰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懐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書爲隸。美評此間之語。雅言謂之隸。俗言謂之眞。即是楷字。蓋傳唐人之語也。以八分爲隸書。自宋歐陽子始。非古也。

第三條

美嘗觀四天王寺西門額。及寺寶上宮太子疏楷書者一卷。其疏則元弘天子親寫太子書者。非其眞蹟也。若彼門額。則寺僧亦以爲野道風所書。美又嘗觀野氏三體千字文。草書神品。寺僧之言。蓋有受之也。

第四條

新唐書所載。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眞人興能。據史實追九年十二月。以布勢朝臣清直。充送唐客使。天應元年六月。送客使等。自唐還。是歲辛酉。建中二年也。興能即是清直。猶妹子稱因高。葛野稱賀能。以我方音相通故耳。舊唐書以眞人爲天朝官名。新書又以爲因官而氏者。並襲之謬矣。

第五第六條

楊億談苑。左大臣道長書。道長即太政大臣從一位。世稱御堂關白。于時爲左大臣正二位。公家衆乃載寛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宋寂照上人書來。蓋其書則報之也。國王弟野人若愚。即中務卿親王具平。村上天皇第四子。實是冷泉圓融二朝皇弟也。稱後中書王者。其所稱如此。猶寛平上皇賜渤海使人書。自稱野人。又稱無名耳。治部卿從英當作俊賢。其書則存草字體相似而已。據公卿補任。源朝臣俊賢寛弘五年九月。爲正三位中納言兼治部卿。治部省掌僧尼之官。故其書以稱焉。是年十月。敍從二位。

此間之人莫識俊賢工章草。猶不識清直善書。乃是王獻之所謂時人那得知者也。唐宋元明諸名家皆

以為莫能及。並其徒然也哉。

辛丑四月十一日　筑後守源君美識書

附平信如問目

因源義和奉質白石先生問目

日本文字。起于何世。漢隷眞行草書。肇于何時乎。不詳其來由。如何。

愚竊聞日本元有國字。至于推古朝尚存。今卜部家藏而不可讀焉。蓋隷書乃今之楷書。按古事記應神十六年。遣使於百濟。徵王仁。王仁持來千字

文。此千文者。非今之千文。魏鍾繇書。此時王羲之未生。則又非羲之千文。況周興嗣次韻本哉。愚管見如此。奉請是正。桓武以前。殿門額用漢隷。嵯峨已往。用眞行草書。事見日本後紀。

隷有秦漢古今之辨。見古學編。續日本紀已下國史。言隷者。似指眞行書。如何。

四天王寺西門額。世傳以為上宮太子書。又為小野道風書。此時草書不可有之。後說近是。如何。

新唐書建中元年。日本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為氏者。興能善書。紙似繭而澤。人莫識之。

愚按。眞人興能國史無所見。寶龜八年。遣唐判官有海上眞人狩。十一年隨新羅使而還。是年建中元年也。其餘寶龜中遣使無稱眞人。或云興能者藤原賀能也。然時代相後。新唐書其末王曰桓武。遣使是即賀能也。如何。

書史會要載南海商人船自日本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章草之妙。中土能書者亦莫能及也。

愚按。若愚無所據考。然皇朝類苑引楊億談苑。載若愚與寂照書。其後題曰寬弘四年。蓋具平親王冷泉圓融之兩皇弟。而寬弘六年甍。恐是具平親王歟。又或國王弟而稱野人。必出家隱者。愚按。本朝文粹延喜上皇賜渤海裴頲御書後。稱野人。又稱無名。然則具平亦隱者乎。

皇朝類苑左大臣道長野人若愚治部卿源從英凡三書。皆二王之迹云。　又從英與寂照書後題曰寬弘五年。

162冊 95版
248

或謂寬弘二年。源俊賢兼治部卿。俊賢二字。草書與從英相似。筆畫相類。或云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然俊房非寬弘中人也。

享保六年辛丑四月　本鄉平信如謹書

答友人

龍本天物。豈必待西河一遇水哉。方其震雷。猶在乎地。向無寸雲可以輔飛騰之勢。深藏於鵝絲穴中。蓋亦其時耳。然唯其能潛。亦以觀能德焉。百聲且有可聽。況於衣被五色。潰澤斯民者也耶。謹答。

題七賢盃

七賢盃藏在于洛東山銀閣。一套七盃。朱漆。金書竹林七子姓字。少壯者盃淺。老大者盃深。蓋是東山大將軍之物。其字所自銘也。去歲吾西上之日。過寺得一見之。以爲奇絕。南禪長老見公因爲余使工摸作。器成見贈。形制字樣。一如其舊。長老持戒而作酒器。居士不飲而愛酒器。二人者。所爲如此。可以發一笑也。正德元年五月十一日。

白雉怡題辭

古之名畫。摹寫人物。未有不出故事者。使後來觀之。有不問而知其事。不名而知其人。若所謂望而知伐莒然。蓋其使觀之者意而得之。固難。其觀之者意而得之。豈獲易也。吾聞東郭郵齊人也。素知莒之所以可伐。故意而得。設令晉楚之人望而視之焉。則惡知其口開而不闔。非肖與拒之謂乎。又惡知其舉手而指。非爲雲煙飛鳥過于其前乎。若使目不識聖賢之書。徒觀夫袞衣繡裳。負扆南面而立者。混不曉其周公負成王之圖。觀夫河目隆顙。獨立儽然。如喪家之狗者。卒不曉其孔子立

鄭門之圖。吾故謂繪事之可傳于世者。亦不可以無記焉。去年冬。朝鮮修聘我。其報禮有例附使者。其中貼金彩畫屏風。繪我古聖主賢臣。良將勇士。才女使婦。名山大川。宮闕劇堂。鐘鼓樂舞等。臣美忝奉　明旨。遂識謂畫面無記事。彼未必識其情。乃　命臣高岱記其事。凡十五篇。如不須記者。單志其名。就後使手題於屏。書凡五體。於是炳焉煥然。能使外域之人。一展眉目間了然識我古君臣之盛德偉業者。猶如縉紳諸生之能識周公孔子之盛德偉業焉。不翅如齊人之以微射明而已

矣。高氏二子。特以其州本五體勒石。因印予請書其由。予拙於文辭。焉得書。然惟向者予幸得與末議。於義則似不可却。以辭焉。若其書畫工拙。予素未識。且置弗論。要至于記文之縱横變化。無不各極其致者。予久安敢措言其間哉。正德壬辰春二月既望。筑後守新井君美題。

附鞆記後

我俗所稱鞆繪。世傳以爲水渦之象。亦因借用巴字。非也。虞書藻火之火。周禮畫火以圜。及宣和博古圖所圖古器。飾以圜紋者。皆是我所謂鞆繪也。鞆者古射著臂以避絃之器。源順以謂鞆俗字。當作韝。今撿諸書。並無鞆字。蓋我俗所製。從革從丙。丙字俗讀爲火之兄。韝與火之繪同。其器用革爲之。以火繪之。義取于此。火亦轉言鞆繪者。其所畫之象如鞆也。出雲州所隸畫雲郡。古稱繪鞆。上古神人。相其地勢。似畫鞆之象。故名云。古之畫飾用火者最多。橋梁舟車。亦皆畫之。於今所存者。唯有樂鼓舞臺。及屋尾之飾而已。後人諱災。故稱之鞆繪。亦附以水渦之象。而其義亡矣。丁酉三月書。

跋那須國造碑

右那須國造碑。貞享中。故常山源公得之封内。摸而傳之。乃建碑亭以置守戸。碑已埋没。九百九十餘年。而復見于世矣。嗟夫物之顯晦。固各有時耶。美今所得一本。所謂傳摸補足。非其眞者。恨未見石本也。其跋曰。元年上二字。不甚分明。乃摸印見之。永昌二字也。然本邦無永昌號焉。飛鳥淨見原天武朝也。天武有朱鳥號。永昌字形。髣似朱鳥。想是歳月之久。字體訛缺也。因推爲朱鳥號。後考之。朱鳥元年。歳在丙戌。而此曰己丑。則非朱鳥也明矣。今按唐武后永昌元年。歳在己丑。而當持統三年。此時本邦年號闕。故假用異域年號乎。美竊疑以謂維我東方。建國已來。未始有稱藩異邦。奉其正朔者也。僞周之號。亦何以假爲。若其果然。則文武四年只用甲子。何也。以余考之。或以爲永昌元年者。即是朱鳥四年也。持統稱制。無改前朝之號。蓋以其攝也。據史。持統四年庚寅正月朔。始即天位。亦足以徴矣。歴代縣遠。文多刓缺。不可盡解。但其四字。僅存三畫。而右旁轉折處。隱若挑勾勢。上頭一點。乃是剥落之跡。遂使觀者以爲

元字耳。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孰知鴻飛冥冥哉。美嘗聞之。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之故也。堂堂天朝。豈復有假以僞周之號哉。我學淺陋。性且不好臧否人物。雖然事之關係。則重矣大矣。敢不得不辨。享保辛丑秋七月二十二日。源君美書。

題親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募緣疏

吾昔時家貧。不能得書。就人假借。手自寫錄。往往卒業焉。慨然竊有爲人鏤版之志。而未果也。頃聞雷山長老

慈海自幼誓以親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轉之誦之。普濟群生。功既及十之一。乃得主席于是州藏園禪寺。而寺原無藏經。傳錄甚難。方今欲併衆力募一本。以託其功。請予題緣疏。吾未與聞釋氏之說。又未知其轉經功力果何如也。雖然善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而我自恨學之不成。志之不遂也矣。且聞其寺蓋是我遠祖所剏造也。義亦似有不可以固辭者。故述其大略。以係所請。寶永五年閏正月新井君美題

文昭廟寶鐘銘

奕奕寢廟。於穆皇清。思文　烈考。維德之行。不顯不承。祀事孔明。鼓鐘喤喤。降福穰穰。祈天永命。萬葉無疆。元子　元孫。以孝以享。

多賀城古瓦硯銘　應洞巖需

金玉其相。如圭如璋。德音無瑕。何以不瑕。寀心塞淵。曰求厥章。以介眉壽。萬壽无疆。

偶記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者是也。頒其賜玄圭。以告成功。則當在舜陟帝位之初

年。然則即位之初。告咨十二牧者。仍其舊職也。次咨禹者。賞其成功。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也。虞史立言之叙。可謂不紊矣。不然水土既平之後。尚安以濬川爲哉。諸儒皆以鯀之殛死。禹之治水。爲攝位初年事。而肇州封山。或以爲攝位之末。或以爲即位之初。第弗深考。遂致紛紜之說耳。嗚呼。在古之時。未有列州。舜始置十二州。不久至禹。遂以爲九。及其受禪也。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自是以降。地名沿革。方幅分合。歷世或異。而其爲九州則一也。是禹之九州。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

矣。辛丑八月初三之夜燈下書。

詩詩草餘稿所漏。錄于此。

謹賦攝政大相國殿下文房四賢之詩

公新製文房四器。所謂劉司空者書刀也。胡補闕者法糊也。温平章者温器也。于光祿者研光也。其刀製如一个而圓牆。烏木曲柄。鍍以鹿角。適筆誤墨汚。則可以刮之者。其糊煮海藻製之。束以紅紙。形如筆管而短。用時湯漬其頭。則和柔而黏。可以搨平其刀痕。不起毛也。温器以黃鍮作之。大如拇指。爐內煨而温之。熨其搨濕處。使莫之沾且皺也。研光以象牙作之。製與温器。大同小異。二器亦以烏木為柄。以黿角為鏤。四器皆有雅致可觀。而公命之以賢者。蓋視有其賢者之能也。

賓鐵凝霜色勝寒。青萍一片月兒團。研池雲起龍蛇出。
走紙風雨黑漫漫。宋斤曾削已遷地。郤勝郢人斲鼻端。
烏鯽墨痕何足拭。蒼蠅屏上不須彈。碧海珊瑚枝尚短。
金莖沆瀣露初乾。豹毛自澤斑斑色。獺髓能醫點點瘢。

香爐峰頂烟籠日。鈷鉧潭中水不瀾。玄錫磨瑩玻璃鏡。
明珠走轉瑪瑙盤。天朝上公周冢宰。當今居攝總六官。
吐握躬勞天下士。敬賢常得萬人懽。多才可繼考工作。
文物典章紀不刊。玉堂新樣瑚璉器。巧成字字爛琅玕。
亥職由來無所闕。補天五色斗間看。太平天子多暇日。
為寫小人稼穡難。

和泉南甫生中秋所思韻二首

故人南海月。萬里對秋明。潮湧金波潤。星涵碧漢清。龍舟飄笛曲。斂室響機聲。忽寄絃歌興。相思舊武城。

今歲中秋夜。愁來負月明。先生天契潤。風露月淒清。孺子置芻色。隣人吹笛聲。感君千里贈。何以報連城。

丙戌春。自壽五十。

青春初度日。社雨潤芳菲。綺樹迎鶯出。銜茅待燕歸。當年寧學易。前事復知非。賴此治聾酒。翩翩舞綵衣。

和雍丘詩

故園花隔楚江春。客裏春兼白髮新。年年逢君花堪憶。
今日相逢花若人。
勸君莫問東流水。花開花落春相似。不用花前不醉歸。

一曲狂舞爲君起。

失題

星軺一夕度天津。到處賓筵盛八珍。虎踞山川王氣壯。
龍飛日月皇華新。三秋鴻雁同作客。萬里松楸更思親。
却愧木瓜難報贈。詩成珠玉共璘彬。

謝崎陽人寄壽幅及王母下降圖

崑崙之丘赤水陽。青鳥西來萬里長。群玉仙人開策府。
金簡丹書爛成章。二十八宿何燦燦。雲漢昭囘日月光。
瑤池忽降王母駕。白雲歌謠奏八琅。當日待詔金門右。
歲星隱見六十霜。應許他年一偷果。餘桃花撲紫霞觴。

自註云贈者九十八人。

祝田翁八十壽（田翁朝鮮人）

丈人先世出朝鮮。不獨秦童採藥船。殷代少師餘故國。
周家大老共歸年。鑑疇五福先稱壽。鶴筭千齡豈問僊。
脊令鳴江春水色。芳樽浮綠綺筵前。

自題肖像（時奉使西上）

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
明時何用畫麒麟。（南海祇氏曰。此公本色。）

奉使西上。留別新友。用前韵。

鉄鎗丈八黑蛇身。驄馬驕行立若人。休折武昌門外柳。
主恩須賜玉麒麟。

和榕巖詞兄中秋韻

雲物凄凉洗素秋。雨痕暮過庾公樓。斷鴻出塞邊聲早。
積水連空月色流。北海盃樽違伏枕。西園冠蓋憶同遊。
清朝[redacted]無歡樂。短褐誰歌甯戚牛。

靈山鎮

靈山開巨鎮。鄉月照雄藩。鐘鼓千峯動。貔貅万竈屯。出
師資上略。刻日復中原。一夕長星墮。年年哭嶺猿。

驟雨

百里雷聲動。蛟龍冲遠天。小魚并雨落。輕燕逐風旋。林
下叢青靄。屋頭走白烟。須臾虹影斷。斜日亂鳴蟬。

次韵擬上元應制二首

清都咫尺近天顏。紫極九重啓鉄關。五色彩雲盤鳳闕。
一輪素月滿鰲山。珠簾高捲星辰上。寶扇雙開錦繡間。
幸爲春和調玉燭。宵移嚴仗擁仙班。
紫禁春城寶氣浮。南端傳蹕拜宸旒。夜珠光動双龍燭。

仙管聲來五鳳樓。天靜月中留絳仗。星聞雲裏下紅毬。聖明自有同民樂。共沐恩輝記勝遊。

次古寺韻

古殿崢嶸鎖化城。層巒遙隔世中情。龍歸陰洞行雲濕。鶴踏長松落雪輕。蕭壁青煤金像暗。當窓白日玉毫明。傷心欲問前朝事。草沒殘碑綠蘚生。

撚

差池渡海津。復見畫堂春。不道滄波濶。歸來爲主人。

春日送人

楊花飄盡水生衣。可忍春歸客亦歸。不似雕梁新燕子。風前猶作一双飛。

別後寄友人

一別河梁久索居。西風日日柳條疎。東流不到西山曲。双鯉難傳尺素書。

題畫鷹

八月陰山白草寒。單于縱獵醉金鞍。聖明不奏長楊賦。徒使秋鷹畫裏看。

閨情

菱花鏡裏綠鬟垂。遺却金釵意自疑。記得夜來明月下。玉堦回首立多時。

征婦詞

將軍西出玉門關。搗練金閨素月寒。不見沙場征戰苦。送人猶問破樓蘭。

讀秦記

轟双一銷皆入秦。咸陽銅狄爲傳神。莫言天下渾無事。猶有江東學劍人。

烏江

散盡吳中兵八千。東來自許父兄憐。君王曾有上游計。不信烏江艤一船。

明皇乘月御笛圖

漁陽金鼓振潼關。萬乘旌旗入蜀山。夜到行宮吹玉笛。不教胡馬月中還。

賦得雁有欲歸聲

京洛紅塵涤素衣。滿城花柳自芳菲。一聲過雁朱樓上。似勸遊人欲共歸。

賦得竹風如雨

玉立森森翠欲流。美人翠袖挹雲脩。細聽簾外微風動。
十二巫山暮雨愁。

折楊柳

楊花綿白柳條青。笛裏春情不耐聽。莫恨江風吹作雪。
猶成點點水中萍。

宮前螢

景華宮殿夜螢飛。亂點雕前歌舞衣。却恨江南烟柳晩。
錦帆一去不思歸。

古意

香羅如白雪。出自鴛鴦機。裁爲身上飾。春痩減舊圍。朝
採陌頭桑。行雨沾妾衣。沾妾衣尚可。雨晴郎不歸。

秋興

張翰初在洛。京塵化素衣。忽値秋風起。決然千里歸。八
王方倡亂。晉室日衰微。滔滔天下是。三歎早見機。使輸
眞有見。明爲受齊非。見機已晩矣。於夫當庶幾。

和西山古風二十五韵。增至四十韵。

唐虞去我久。時運或否泰。浩湯汨鴻日。民罹蟲蛇害。伯
旋烈山澤。神禹濬畎澮。巢窟移平土。萬世繫其賴。有夏
政漸衰。五子歌聲嘅。玉食求龍醢。御龍旣備寘。成湯雖
慙德。大旱望滂沛。悲哉瑤臺宴。成林割炙膾。殷鑒猶未
遠。賢聖六七外。象箸初開釁。玉杯極侈大。顧彼岐之陽。
鸑鷟飛翽翽。皇天訖殷命。獨夫罔懲艾。成康光先烈。靈
物在郊藪。黍離王風降。宗周亦顚沛。舊物復何有。秬鬯
誰其賚。汲汲魯中叟。泣麟霑衣襘。胡爲絕代下。澆風日
晻藹。秦刑及典墳。漢儀出綿蕝。遺編發墻壁。餘燼吹埃
壒。諸儒頗傳經。白首兩眸昧。洙泗淵源遠。百丈泝急瀨。
巍巍我東方。仁氣自藹藹。一姓億万斯。宸極御圓蓋。棣

萼君臣間。鑾聲和噦噦。溫潤蘊珠玉。誠信肅蔡蔡。沸乎
善居喪。降志與義會。孰作乘桴計。聖心懸風旆。青牛不
度瀛。鬼祠邪間厲。飄飄徐氏子。徒望五雲靄。万里漫求
仙。于采芝草藹。桂舟何所截。幸未逢纖貝。煥煥一百篇。
文字新如繪。爾來二千載。儒風襲冠帶。環海聽絃誦。詔
泮和鳴鐄。教化祝鯫鯰。英材育松檜。寧詩雕蟲小。豈用
蔽牛大。君今得所擇。綿蠻止蔚薈。逸步遇伯樂。何患困
驥儈。春華旣敷榮。碩實宜固蔕。長期廊廟上。金盤薦李
柰。

西山呈朝鮮甆餅於頤菴先生。先生令嗣以詩見謝。西山後韵敍行。賦古風二十韵。兼寄僕。謹以和。

象管始製孫螢起。被髮佯狂爲物神。愈云赤烏流王屋。誰抱寶器陟續琭。白族一鬢厉文倒。周雖舊邦維命新。東走何人超遜海。夕占避地都遜東。化行八條變頑俗。法授九疇肅來賓。遺風千載猶未謝。作往人材毓席珍。冠辮衣錦及組豆。瑠釧延恒貴不淨。對海太守舊隣好。行人抵玉勝問頻。蒼鸞鼻比傳物産。分得上黨五葉春。碧甌縹瓷極絕品。甄陶自如太化醇。西山家藏玉餅子。秋瓜落蔕裂毬均。封豕彭亨豊腹滿。野鶴軒昂長頸伸。精緻堅密不呰窳。因憶有德在河濱。竹爐溫酎靈籟響。依稀鳳鳴學伶倫。數爵解得相如渴。一洗胸中万埃壓。興逸百篇拂綃素。鐵畫蒼然楷法貞。揭來讀書薔薇洞。短檠守夜坐向晨。苦心已斷郁頷飲。小槽珠滴未濡脣。青將筆牀當時急。不用奇玩雜前陳。樂只君子無限壽。好捧一杯長相親。

登淺香山

天符初剖九重關。大王聲華動夷蠻。東藩將帥迎牙纛。

佩鞾弓劍道左班。瓊筵高會香山上。桂酒椒漿饌白鷴。獻酬百拜儼容肅。賓意未飽怒踈頑。近前美人誰家女。翠翹玉釵綠雲鬟。起奏清歌肅金鈴。震威頓霽一開顏。亦知風刺感人遠。朱絃三嘆誰復刪。安罷歌闋人何處。徒有遺響託人間。我賦東游秋風晚。長歌弔古登香山。山中古井無人識。幽泉下咽水潺潺。轆轤索斷銀餅碎。玉甃零落綠苔斑。不照當時紅粉色。但見山頭雲影間。雲去雲來山長在。日落千峯飛鳥還。

猶有佳色

千林楓落日。孤秀向嚴霜。百煉黃金嫩。三燒白玉光。應須省晚節。非獨爲重陽。況復東籬下。南山佳興長。

折楊柳

欲折綠楊枝。嬌嬈不自持。春風似相惜。偏向手中吹。

辛未中秋和韵

武昌樓上夜蒼蒼。鳴管吹晴興正長。金井新添梧葉影。珠簾忽動桂花香。連城還璧完無玷。明月投珠暗有光。王粲從來常作客。浮雲何處望家鄉。

蕎麥麪

落蓉玉屑白皚皚。素餅團圓月樣開。蘆倒孤洲吹雪下。
遥颷平野捲雲來。鸞刀揮處遊絲亂。翠釜烹時疊浪堆。
筴䐐葷葱杏蒲㨯。肯將麻飯訪天台。

中秋小集天滿取得盤中滿菊而歸戲簡

西域蒲萄入漢家。並傳苜蓿石榴花。天滿夫子眞仙客。
亦泛銀河八月槎。

春雨

羅幃繡幌曉生寒。卯酒醺來倚畫欄。桃李花明楊柳暗。
春光偏向雨中看。

題丹生八詠卷末 丹生勢陽地名。

丹在夫子白雲端。八角岩芒星斗纍。顧我挂冠神武日。
安能洞裏訪神仙。

絕句

楊楊柳綠絲絲。花落何堪上舊枝。非是春風吹自別。
人心不似待花時。

謝南紀祇伯玉贈金漆斑木枕

鷓鴣寶枕錦斑斑。原是南金欲報難。只有相思無近遠。
清風明月夢中看。

春初和的寄滄浪

漢苑望馬荊州。絳帳東閣負笈游。孤館聽鸞消白日。
高城送雁瞰著流。五言曾識蘇卿節。八詠今知沈約樓。
借問太玄千載後。有人門下姓爲侯。落句答來詩之意。僕曾有東門退隱供老之句。兄蓋用之矣。

和堀山氏見賀生孫之作

男婚女嫁事初成。後見兒孫數後榮。五嶽從今遊有日。
名山到處擬芝莖。

右三十四首叔原承囑侍醫竹內宗甫所贈。聞

令之新井氏者乃其門人也。故得之先生手澤。
及應與南海等所記云。

失題 此詩蓋先生所贈南國華者。

關山千里路。江海幾年情。夢寐思儀貌。人物擬茂哲。文
字慕建安。北窓起劉楨。早歲觀國賓。非關魚尾赬。胸間
萬卷蓄。腹腸可杞樸。逸足推驥騄。良材計松樟。挾簡登
台嶽。盤紆出化城。雲樹鬱森森。時聞仙梵鳴。白水流沸
騰。青山繞縹縈。風景先瀟洒。有意頻欲清。高門兀崔巍
徹乃極高岜。紅霓同蓬宇。翁仲立其傍。月中窮天末。脚

下縮地紘。中般殊峭崎。珠玉相映明周軒臨絕巒。延閣連宗岡。閣中多竹樹。定識來鸞凰。凭欄試一望。四圍總翠巒。有時逢已昏。雲氣似高唐。鱗鱗起陰氣。乘風入九閶。蛟龍忽行雨。颯然鳴壁衍。瑞烟浮綺席。佳氣侈朱甍。樹抄霞裁綺。艸間露綴瑛。一日一宮開。氣候轉可驚。實塔比鷲嶺。玄宮擬雁堂。掬水夢初地。雨花迷上方。蘭蕙薰蘂廾。日月懸綉甍。衆會奏鐘鼓。和鳴聲鏗鏘。惟嶽元嶙峋。宕崑削不成。紫巒落水中。六道白氣橫。綠波蒸薄霧。寥寥可直瞪。天紹意未解。忽聞千里飈。雲霧一時盡。

豁然氣峥嶸。又聽江聲起。泥泥鳴刀槍。不知如此處。奈何得無生。滄洲隔人間。悠然思羲黃。絡繹明鏡中。人影各激揚。疑是水精宮。何復問蓬瀛。情景兩相得。心澄水更澄。從此何所求。昂[redacted]驕盈胸中。容大地。忽爾忘世榮。常恨揮大筆。不成豪放名。自悲才不及。竦然心未平。看君抽秘思。紙上[redacted]天台如面見。笑却桃源行。天性自聰慧。凌晦有青睛。知是杜家老。應休傚比征。君家耽文字。常[redacted]屋泓。今值治平節。不須賦伐櫻。平生好寬弘。未嘗爲相輕。志氣復耿介。獨立守祇[illegible]。何當攀仙

桂。相逢歌野革。可羨子多能。由來妙丹青。風神最高徹。何人稱寧馨。鳳雛雖終貴。惜不早振翮。爲道松栢姿。不似蒲柳零。眞龍無人識。相視爲蝘蜓。郭奕心先醉。一醉長不醒。談理盡微妙。吐辭入窈冥。文采眞繡虎。嘯風生晶熒。把詩倚几案。色映紫翠屏。吟罷餘音在。三日尚繞梁。明時生傑人。挺光堯年英。懿懿與瑞草。千載共流芳。吾輩只碌碌。資質偏沉暝。辭鋒舊自鈍。因君發霜硎。詩病今愈窮。因君加參苓。南薰春草長。往往夢池塘。仍思九罭魚。何有漏鱣魴。定期五色賦。爍爍入明光。詞壇早

破敵元功嘆崑煌。恨君背來雁萬里趣行裝。天涯已別後。雲雨各飄颻。要知相思意。月落百花場。長天不可盡。微茫隔參商。此時怨應深。何忍餞通莊。羸馬一異群。更恐顛且僵。君今比張仲。孝友護萬祥。歸期已將近。北望傾里鄉。只恨將已曲。難地酬麗章。不如一樽酒。相對盡餘觴。

悼亡

落月下階除。飛螢影亦疎。窗中人不見。猶照架頭書。

和寄寬齋韻

十年詩思向誰開。風月只甘觴酒杯。依舊寸心猶未已
郢中一曲起予來。

奉賀洞巖源先生七十生辰詩三首

仙臺蓬七五城樓。河上仙翁向此留。遥寄人間難老曲
長生何必訪丹丘。
芝蘭玉樹滿庭香。遍勸南山萬壽觴。東望蓬來多五色
天風吹上彩衣裳。
君言六月我生初。七十當年慶有餘。若是儒林尋故事。
濟南口授典墳書。右壬寅六月朔旦作。

六十生辰用五十自壽詩韻述意

六十懸弧日。應知筋力微。聖恩無復棄。衰病未曾歸。夙
昔甘鹽虀。流年邈璣非。羞將雙鬢白。謾自照緋衣。

弔藤公實方墓

昔日藤公宅。禪林一逕深。東陲千里淚。北闕百年心。蒲
葉無人識。松聲幾處尋。山中墳四尺。空有綠苔侵。丙寅八月
廿一日。過千歳山下賦。追憶舊事。託知發耳。

和復趙菊花行十五韻

近者世賞大菊。夏月開者。亦似黃花盛時。去秋
洛陽出異品三種。其中有經一尺二寸者。此方
所出亦三品。有經八寸二分者一種焉。

種松唯見老虬鱗。種竹唯見樓鸞筍。誰思種菊如種玉。
徑尺花開可忍貧。奇品歲增新菊譜。劉王范史皆成塵。
焉知黃花非正色。莫比幽姿是隱淪。芳蘭還自爲蕭艾
杜衡亦能亂細辛。南陽大菊介眉壽。縱使中年踰七旬。
花師巧奪天工妙。何啻輪扁老斲輪。龍腦鶯毛皆舍舊
金盆銀盂不厭新。百煉精鋼應繞指。一點靈丹便通神。
世間萬事何無有。大禹惟聖猶裸體。少康之子復文身。

公孫盛開招賢館。子陵徒弄釣魚緡。古來萋斐成貝錦。
蒼天豈必得勝人。近見繁花映朱日。定期濃豔媚青春。
君不見義熙年後人尚在。頭上時戴漉酒巾。

席上和祇伯玉韻

十年長鋏不堪彈。萬里西風歸思寬。示我清篇問叢桂。
報君雜佩綴幽蘭。紅楓江畔斜陽盡。白雁洲前過雨殘。
世事唯歸長嘯裏。蘇門此去欲聞鸞。

席上賦得十日菊

黃花杯酒聲金香。盈把摘殘昨夜霜。好泛落英留客醉。

貧心不獨爲重陽。

冬夜會祗子宅

城西搖落日倚杖夕暉時寄覓黃金諾來吟白雪辭。錦鱗時薦酒銀燭共圍棊。歡樂應終夜幸憑玉漏遲。

讀書詞

貧家讀書子。常苦少藏書。富家讀書子。常苦多藏書。貧富二家子。少長讀一書。所見還淺深。果是非其書。讀書聊復爾。況又難於書。讀書行之始。故要博涉書。君子百行者。不悔所讀書。讀書能若此。始爲能讀書。爲告讀書人。尚其能讀書。

戲謝洞巖老惠金烟管二十韻

相思千萬里。芳草旣爲烟。遙謝瑯玕贈。何酬錦段鮮。斑斑雙淚竹。翦翦並頭蓮。鷺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鬱如象鼻曲。纖若馬蹄翩。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碧篇宜共飮。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蘇卿本嚙氈。趣同餐蔗境。狂似嚼茶顚。絕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鑪虎伏鉛。飛灰金瑣內。擊節玉壺邊。流火歌豳雅。薰風和舜絃。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不羨飡霞客。還懷服氣仙。吐成玄圃霧。歎作白雲泉。誓藉心良苦。紉蘭佩可捐。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舩。

烏江詞

楚帝爲君楚王臣。楚雖三户足滅秦。沐猴何慊秦中苦。咸陽宮室化成塵。龍文之鼎黃金印。印可刓兮鼎可扛。刺刺猶說婦人語。笑見鴻門白璧雙。項莊拂袖爲誰起。劍舞未終聽楚歌。上游帝子今安在。江東父兄奈我何。

卜居作

今歲春初。有司籍我宅。將入官。適值都下大火。遂移地海口。到秋初。卜郭北林居。

滿城花柳半凋殘。嘆息人間行路難。烏鵲月中三匝急。鷦鷯林下一巢寒。還同東海乘桴去。且對西山拄笏看。楚客卜居堪可賦。卽將秋思託幽蘭。

移居內藤宿

青麥阡阡秀。紅桃樹樹春。烟中聽犬吠。似有避秦人。

贈南藩祗伯玉

宣化周南國。正風及汝濆。犬牙疆埸闢。鶉首列星分。社

稷宗藩衛干城大國軍。抠陰光炎紫。掾專吐餘芬。玉酒菁茅縮。金包橘柚薫。神山鼇共峙。滄嶼鶴成群。鵲渚靈軿下。鳳樓仙管開。朱門增氣色。畵閣借氤氳。圍綠歌淇竹。池香採泮芹。鄒枚皆賦雪。荀陸既披雲。府僚知多士。才華見妙文。賈生年少傳。却恐未如君。

寄祝南紀祗伯玉五十

嘉賓初度會。春日正遲遲。南極新添老。西河舊得師。鹿鳴鄉飲酒。麟趾國風詩。學比陳良悅。賢推蘧瑗知。鶯聲遷茂樹。蘭葉映堦墀。應是縣弧地。扶桑借一枝。

白石先生遺文拾遺終

跋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

余總角讀先生答建部內匠頭書有云。合則鞠躬盡力。裨補闕漏。進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於是始知其爲人。竊有所慕焉。及長敷閱遺書。多是國家有用之書。自非博物洽聞。洞見古今。而左明邦典。安能如此乎。栗山柴氏曰。在中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非溢美也。獨恨先生之後。明邦典者。寥寥莫聞。近時有賴襄者。好討論國史。其文可觀。而猶有未能出其範圍者矣。嗚呼先生之有功于邦典。豈淺鮮哉。宜矣至今百有餘年。海內稱之而不衰也。特惜其遺書多罹火災。而今存者。不及其半焉。余舊藏立原萬所纂遺文二卷。又求其所漏。相繼收錄。頃㮚宇林祭酒示白石遺稿外集輯錄頗多。萬所纂亦悉收在其中。於是除其二卷既刻者。更編其餘。并余所嘗收錄者。校其異同。合爲二冊。名曰白石先生遺文拾遺。後之人補其所漏。則余所望也。

天保辛丑七月既望。節山板倉勝明。書于安中城習暑亭。

樂我室遺稿

樂我室遺稿序

先君詩文稿無慮如千卷。嘗古川義卿坂耕雨等請上梓之。先君不允。乃鐫隨筆二弓。已行於菽苑。于其博識。或足觀半豹。未可窺全牛也。吾儒之道。上本經史。下綜百家。修身礪行。其緒餘以輔君德。以育英才。以明人倫。正教化。而矜式於天下於後世而已矣。世儒或未嘗堅其本根。苟事末伎。競以浮華眩俗眼。譬如麋鹿之蒙虎皮。據巖牆。以恐赫乎野人。不知勢極力竭。而終亦自斃也。先君奮不世出之才。上據聖言。摭賢傳。貫穿諸子百家。下至野乘稗說。纖悉考究。斟酌煩簡。取捨精密。務期義理至當。輙驗之於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故平昔所綴之文。片言隻詞。不敢逞華飾。惟實用之爲主。若夫徒寫山林之幽邃。摸川澤之秀媚。徇俗好。以浮華爲伎倆。以狂恠爲豪雄。則所不屑爲也。然是吾之私言。不可謂公論焉。今茲辛亥。丁先君大祥。乃因諸子慫慂。謹訂訛證誤。藏之家塾。抑謂如斯書。固非子弟讀訓。然亦足以窺知其學之所由。易曰。用馮河。不遐遺。得適于中行。於是乎書。

不肖慶　謹識

樂我室遺稿目錄

第一卷

李氏周易集解序（四十三歲作）
聖學私言序（四十二歲作）
皇朝史略序（四十六歲作）
文章軌範序（四十六歲作）
梅園日記序
乾道本韓非子序（六十五歲作）
蘇東坡詩鈔序（二十六歲作）
眞山民詩集序（三十二歲作）
仁說古義序（三十三歲作）
放翁詩話序（三十三歲作）
將碁明玉序（三十四歲作）
新書畫展觀目次序（三十五歲作）
先哲叢談序（三十六歲作）
新刻國語序（三十七歲作）
古學論序（三十八歲作）
將碁妙手序（三十五歲作）
名世碁鑑序（此篇缺）
諸家人名錄二編序（三十八歲作）

恆齋相學三書序 三十八歲作
西遊詩草序 三十九歲作
中唐二十家絕句序
甲子夜話序 四十二歲作
再北游詩草序 四十五歲作

第二卷

蘭藥鏡原序 四十四歲作
古文尚書勤王師序 四十四歲作
師善錄序 五十八歲作
淸嘉錄序 五十七歲作

近聞偶筆序 四十六歲作
藏泉目錄序
船山詩鈔序 四十八歲作
折肱秘錄序 四十八歲作
江戶竹枝詞序
柳灣漁唱三集序 六十一歲作
星巖詩集序 六十一歲作
行書類纂後序 四十九歲作
晏子春秋音義序 五十二歲作
裴潢志序 五十九歲作

詩藻行潦序
孝經六書自序 二十九歲作
送平松子愿序 三十九歲作
送梶原大夫序 三十九歲作
送村瀨三車仕於唐津序
望雲祝壽圖序 四十二歲作
富士紀行詩序 五十二歲作
靑柳茂明本命壽序 此篇缺
左國占義序 四十八歲作
與古志永世

復細木大夫 五十八歲作
與南京楊秋棠 三十八歲作
與冠臺公子 三十八歲作
板溪伊藤君墓表記
高木權兵衛墓表記 三十三歲作
竹庵居士墓表記 三十九歲作
福山泰庵墓表記 四十六歲作
富津屋六左衛門墓表記 四十六歲作
處士董堂先生碑記 四十一歲作
詩佛老人碑竹記 四十二歲作

駒谷吉田先生碑記
桐生詩人佐羽淡齋君碑記
善人三宅善兵衛碑記四十八歲作
黑崎至純筆塚記
鈴木斧八郎君碑記

第三卷

秋田氏先代記五十八歲作
川田昌居翁生壙記五十三歲作
芭蕉翁追福碑陰記
最上川埋木記

香遠堂記
讃岐金毘羅大權現靈驗記四十八歲作
柴田和助墓表四十七歲作
二宮君齡順墓表
宗春大窪先生墓表四十八歲作
處士乾君墓五十一歲作
鍥居士細川君墓表
桑弧黑澤君墓表五十七歲作
鹽原左內君墓表五十七歲作
萬街市島君墓表
里見善二郎墓表五十九歲作
巴陵林君墓表五十九歲作
原田翁吉右衛門墓表六十一歲作
原田君吉右衛門墓表六十一歲作
東坡中呂滿庭芳帖跋三十三歲作
大萱生君名字說三十七歲作
同
天花說三十八歲作
東坡行香子帖跋三十九歲作
原君公道墓誌銘四十歲作

祭兼山先生文
私擬對策問
孔明比管仲樂毅論附梶原山中二大夫〇四十三歲作
宗桂法印大橋君追福碑五十一歲作
東條氏先塋世系碑
荷塘道人圭公傳碑五十二歲作
慈德山聖寶寺鐘銘并序五十九歲作
安房山人石塔碑五十九歲作
松前故醫官櫻井君小膳墓碑銘
菱湖卷先生墓碑

第四卷

雜詩

樂我室遺稿卷第一

江戶　朝川鼎五鼎父著　男鼒校

李氏周易集解序

夫易者天地之文也。天下之象也。世無聖人。易懸於天。世有聖人。道行乎人。蓋聖人獨以聰明睿智之德。仰觀俯察。遠物近身。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於是乎。後之君子。明之以決進退。小人賴之以知吉凶。亦不過觀其象而玩其辭而已。其玩辭者。必觀其象。觀象者。必知其數。卦之躰以數成。名以象得。爻之位以數列。吉凶以象顯。凡天地之間。可見者象。可計者數。故聖人作易。寓諸象數。其所以示人之意。蓋止于此。過此以往。參伍其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卽聖人所以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而象數所由生也。象數所生。必有其義。有其義。然後明之以物。所謂卦者掛象示人之義。爻者⚊⚋互交之象。自易之取名於蜥蜴。彖之取於全體。象之取於分體。乃至乾之龍坤之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隨事義而取象焉。故昔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易之尙象久矣。漢去古未遠。諸儒皆以象數言易矣。猶之古也。而其專於論數者。拘泥五行。偏迷灾異。而穿鑿之弊。或至於無驗。專於說象者。惑溺讖候。多參天象。而牽合之弊。或至於無說。要是漢儒象數。非聖人之象數也。至魏王弼注易。懲其如斯。一切掃去象數。暢以義理。而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自是老列之見。亦非聖人作易本旨也。當時玄虛之風盛行。而天下諸儒多宗之。唐孔穎達承詔定撰正義。亦取王注。而漢儒象數之學。殆乎廢矣。獨李鼎祚集解。宗鄭玄。排王弼。併採虞翻荀爽三十餘家之說。其所未詳。輙加添削。以發明漢儒象數之學。其旁通互採。不拘一家。欲以得聖經本旨。此乃鼎祚之志也。古人云。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中多矣。然則若集解。安得不梓而傳之哉。下總植木螭龍翁篤志明經。以經學爲邑人倡。頃者出其所藏李氏集解。活字刷印。頒諸同好。庶使漢儒象數之學有所考焉。其有功於聖經大矣。此不可不敘。故敘。文政癸未古重陽日。四十三歲

聖學私言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卽詩書。行卽禮樂。詩言志。書道

事。知之屬也。禮序事。樂和物。行之屬也。知博之而愈至。行約之而愈精。是聖人所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多學而識。一以貫之也。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其博文多識。必能約之於未行之前。而後可以弗畔道矣。論語近思。孟子說約。蓋以此耳。夫學非博無能知約。非約無能盡博。徒務博者多不能約。務約者或不能博。是近世學者之通弊也。予性疎濶。學無統紀。雖好讀書。亦唯如涉水獵獸。如顯處視月。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動輒負無要之謗。每以自警。亦爲二三子道之。而吾未之能免。也。下總岡田彥輔初學於予塾。後入昌平學。勤苦多年。

於書無所不讀。而最用力於朱子書。即能究其旨趣。博辨詳說。多所發正。蓋朱子之書。見有早晚。論有出入。況至若語類文集。則雖一時之言。未定之說。亦雜載兼收。頗致混淆。後之奉朱學者。一切據信。而不知所以裁之。是豈朱子之意哉。今彥輔獨取可取。去可去。擇精語詳。將以反約。爲著一書。名曰聖學私言。其學一以朱子爲歸宿。則何私言之云乎哉。而仍曰私言者。蓋遜語也。朱子曰。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予深嘉彥輔得先博後約之旨。書爲之序。

文政壬午五月端午日。四十二識

皇朝史略序

史豈易作哉。自非兼備三長。而不拘四患者。則五難之目。或不能免。故以遷固之學之文。猶且有記繁而志寡之誚。何況其他乎。然其人胸羅全史。眼高一世。筆創次第。不藉衆功。後世之史。雖或出於衆手者。亦各用所長。以成一家言。但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則其間雖詳略不同。得失互有。要皆足稱一代之良史矣。然其一代事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況且碑版案牘。多傳軼事。野史小說。間存遺聞。一出一入。孰信孰

僞。國是不定。公論焉在。豈啻總會之爲難。裁成亦未易也。而作史之家。去取予奪。以一筆自任。則舛謬漏落。不能免後人指摘也。故曰作史難。史豈易讀哉。若善讀史者。上下數千年。出入數十史。窮源竟委。巨細靡遺。別其同異。審其得失。刊其誤。補其闕。欲以救諸史之失。而爲一代實錄也。又且謂全史卷帙浩繁。不易周覽。況復事蹟錯出。本末難審。觀者望洋。莫知津涯。是豈作者本意哉。但其紀傳之體。不得不然。於是乎會萃諸史。爲編年之體。通鑑其詳而備者也。史略其簡而要者也。書殊體裁。人易觀覽。斯蓋非具作史之才與學與識者。又烏能

得敍事簡明。詳略協體裁。故曰讀史亦難。　皇朝自六
國史而下。私史家乘。代不乏書。古事往蹟。文獻可徵。及
　王室中衰。武弁爲政。史非其人。書失其體。言皆瑣碎。
事必叢脞。識小而遺大。詳內則略外。識者不能無遺憾
焉。水戸黄門義公大開史局。廣集群儒。訪金匱之秘。探
名山之藏。軼事遺聞。網羅殆盡。作大日本史二百四十
六卷。其文則史。其義則公竊取之。凡事關名教者。特秉
鴻裁。以扶明大義。其體大而思精。不但稱實錄而已。然
而謙光之至。不欲以作者自居。藏諸書府。未經刊行。其
原稿散落在人間者。輾轉傳寫。漸失面目。猶且流傳不

廣。購求非易。有志之士。往往恨焉。今史館總裁青山君
拙齋。學問淵博。才識宏遠。爲文精核而有體要。嘗著皇
朝史略十二卷。其辭約而旨暢。文省而事備。事數千年
治亂興廢。與夫典章經制之沿革興除。首尾該貫。逐年
爲編。使觀者瞭然如燭照而計數焉。其惠後學大矣。後
之讀史者。先讀史略。然後讀全史。史豈難讀哉。卽使不
能一睹全史。亦能讀史略。而審一治一亂所由。大經大
法所存。則固與全史無異也。而有志之士。亦可以無恨
矣。然則如史略者。可不梓而傳乎。又可不序而言乎。故
序。文政丙戌冬十月。四十六歳

文章軌範序

天有文。地豈無文。地有文。人豈無文。夫五行順布。四時
運行。日月星辰。昭然其懸象者。天之文也。山嶽錯峙。江
河流行。鳥獸草木。燦然其著理者。地之文也。然而天地
之文至文也。故變化無窮。神妙不測。忽而陰合。忽而陽
施。日夜相代乎前。而莫有端倪。然其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存焉。惟聖人仰觀象於天。俯觀
法於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遂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
又擬言議動。以成其變化。變化卽人文之極。而聖人所
以爲教也。於是唐虞文章。煥乎其盛。周之文哉。監於二

代。追夫子纘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定六經。以弘文
教。所謂易者。天地之文。而天下之象也。人之性情之文。
著諸詩。政事之文。寓諸書。其極中和者。曰禮與樂。亦所
以行人文也。既而矢之於口。肆之於筆。則其辭不得不
脩而文之。故詩之風雅頌。書之典謨訓誥命。意既殊。體
亦不同。義極乎性情。辭匠於文理。遂使天下義理。悉歸
文辭。而文爲載道之具焉。自六經之文。變爲戰國。而漢
魏。而六朝。以至唐宋諸家之文。孰非以道相盛衰者。何
則人品有高下。學術有深淺純駁。又且風教所煽。時之
好尙。亦自不同。以其人生於其世。發之爲文。則體以代

變格以人別。必然之勢耳。於是乎有戰國之文。有漢魏之文。有六朝之文。有唐宋之文。而戰國不止戰國。唐宋豈皆唐宋。正變得失。無代無之。難易繁簡。無文無之。但其本諸經旨。參天地而爲文者。文之至也。譬之水之有源。木之有木。源遠者流派自大。木固者枝葉自茂。若文亦必從源木上養出來。參之以天地之文。變者愈變。而神明於正。則縱橫開闔。呼應起伏。又何患其無法哉。文之論法。譬如臨敵布陣焉。八陣六花。四門五行。孰不謂分合應機。奇正合變。妙究莫測之工。而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則一敗不塗地者幾希矣。故易言

法者。趙括之談兵也。霍驃騎論兵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此乃作文之要也。然則文果無法耶。下筆之時。何嘗有法。成文之後。不可無法。蓋文匠於前。而法立於後。文豈可由法入手者哉。但做多則手熟。思量多則工夫精。又且讀多則根柢既深。意見亦闢。至是始可與言法也已。不然而瑣瑣遽論文法。徒守死套。而無變化者。若不造車合轍。亦必依樣葫蘆矣。何足以爲文哉。若能文之士。則熟精道理。洞知世務。胸有成竹。目無全牛。變化縱橫。不拘一途。方下筆時。不知法之爲何物。是膽大也。而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範我馳驅。徐疾不逾。一字無妄下。一篇無苟作。是心小也。文章軌範以放膽小心二文。分其大體。蓋爲此也。而其文字大旨所係。深意所存。必施圈點。或斷抹。或勾畫。教以成法者。不過爲學者開見路耳。讀者由此審其大體。觀指知歸。則篇章字句之法。亦不待外求而可自得也。是其所以名軌範歟。其書刻有數本。而藍田翁校正本最行於世。歲久刷多。板稍漫滅。頃者書肆某刷淨新之。問序於余。余短於文而長於喙。故始欲不言之。亦不得不言也。遂序。文政丙戌冬十一月。四十六歲

梅園日記序

太平三百餘年。奎運大啓。文教日昌。方此時。都下有以工商而學問淵博。精於古而詳於今。不求聞達。著述自樂者二人焉。一曰狩谷棭齋。富商也。其學專奉漢唐注疏。不屑宋明理氣。性最嗜古。古刻本。古寫本。古器古物。乃至碑版法書之類。可備採錄者。與夫珍書異典。金匱之秘。名山之藏。博物未經見者。廣搜而多聚之。精擇而詳言之。其攷尺度。注和名鈔。考證精覈。發明極多。一曰北靜廬。貧工也。其人以讀書爲性命。博學洽聞。古今無遺。一物不知。引以爲恥。嘗著梅園日記若干卷。古今並舉。雅俗互陳。闡幽表微。辨訛訂闕。皆人所未發。每攷一

事引論書目。殆及十數部。洋洋纚纚。務爲反覆辨論。窮原竟委。歸於至當而後止。其詳且盡。無復賸義矣。但言皆瑣細。事必叢脞。識小而遺大。人或以是病之。靜廬則謂。吾輩小人。性好讀書耳。若其說義理論政體。非分也。吾不忍爲。然於書語文字之閒。正是非。別同異。亦風流罪過。吾不能已。故目長之。耳飛之。不論古今。不問雅俗。凡有文字者。必無不讀。讀必有得。隨得隨錄。要是一時漫筆。豈可與學士文人著述一例言之哉。學士文人。其分重矣。其職大矣。說理義。論政體。以資天下治教。固宜也。吾輩小人。承其餘澤。樂樂利利。忘帝力於何有。即有

所言。亦不過爲擊壤之歌耳。是蓋遜語也。而實事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小豈獨小而已哉。亦有文武之道在焉。則小何可不識乎。若徒曰書札裏志。是理學家之言。非篤論也。楸齋久已物故。遺書散佚。子孫不能永保。識者憾焉。靜廬年八十。雖已老矣。精神奕奕。視聽無改。日夕耽讀。手不釋卷。汲汲屹屹。猶以著述爲業。所謂梅園日記者。案頭成堆。皆平生精力所存。不可不傳也。志千堂主人與靜廬交善。前後料理。先刻五卷。而急傳之。其餘將陸續開雕。以垂不朽。是不獨爲靜廬謀不朽。亦所以謳歌太平德化於無疆也。

乾道本韓非子序

先君山子。窮經餘力。治諸子百家之學。於荀子韓子呂子等書。皆著一適。以攷異同。訂誤闕。當時所有子書。率皆明人刻本。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己意。本來面目。至失其眞。可勝歎哉。邦人承其弊。文字異同。不必攷古。雖有宋板。置而不問。故宋板亦不甚顯世。況至若群書治要。人無知者。誰能攷其異同。先君以不世出之才。邃於經史。貫穿於諸子百家。獨知治要異同出於古本。以治要爲主。更徵引古書。以校正諸子。其所考證。以今觀之。與宋本一一相符。人皆奇之。又以古文徵古事。以古

言正古訓。字之假借。詞之遺用。左右證明。著古文互證三卷。先於王引之經傳釋詞。已四十餘年矣。人亦奇之。但天授才學。而不假之以年。年僅踰知命。遽焉捐館。寡婦孤兒。不能保家。遺著散佚。流傳人間。近今蒲阪圓增讀韓非子。太田方韓非子翼毳。皆根據先君。而更加詳細。然人各有意見。不必皆同其說。兒格固奉家說。博徵諸古書。臚列異同。考求得失。著韓子述若干卷。其業勤矣。最後得清人復刻乾道本韓非子。其書誤闕雖多。猶善本也。將翻刻以併傳之。又自謂。韓子之書。苛刻寡恩。刑名爲治。蓋爲聖世所不取焉。今遺著未刻。而異端是

傳。將無得罪名教乎。已而又復謂先君治諸子。豈爲奉其學流哉。有取爾也。夫苟可資經義者。雖異端亦所不廢也。於是決意謀梓。刻已過半。惜乎年三十一。以力學竟致瘵歿。四兒鼐承兄之志。剞劂爲任。更校其書。誤闕難讀者。揭異同於上層。以便考索。今茲乙巳七月。校刻竣工。督序於余。夫韓子之爲人爲術。古人論之盡矣。今復何言。然聞之北山先生。曰初見秦一篇。國策爲張儀說秦王事。此爲韓非。併考二書。策似可從矣。存韓篇當是實事。蓋其徒所記。非韓非手著。在當時必有分別。及漢人校錄諸子。篇次淆亂。不可復知。若管子墨子莊子

等書亦然。世人或以其徒所述。槩爲後人僞作。豈其然乎。然是臆說也。聊質言之。正諸四方。不可以言序也。今復何言。姑誌刻韓子緣起耳。六十五歲

蘇東坡詩鈔序

詩云。思無邪。聖人以斯一言蔽三百。何哉。蓋言詩有情致。可以美。可以刺。可以怨。要皆歸乎禮之中正。以思無邪也。思無邪者。得中正之謂。而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所謂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亦謂此也已。嗚呼。古之聖人。詩以爲教。其意深矣。苟學乎詩。則其於近體。亦復然矣。近體之詩起乎唐。唐人之詩。率皆溫柔敦厚。而三百

遺味存焉。降迄於五代。纖佻薄弱。日以淪胥。宋興。乃有蘇舜欽。以豪放自異。梅堯臣以高澹爲宗。其意皆在於矯時弊。然如其力不足何。及蘇東坡先生出。特以天才之宏放。學問之淵博。識見之高絕。大卷波瀾入小詩。風靡一世。而出其門者。山谷淮海后山之徒。各木鐸於東西。詩之世界。於是一變。宋詩殆乎駕唐而上之。實是先生使然也。先生之於詩。志意豪爽。體格極大。飄逸清廓之氣。一拂塵埃。其生平豊功偉節。皆出於忠厚正大之意。而詩亦靡不因之以見焉。夫詩不飄逸清廓。則韻不能高。而又無忠厚正大之意者。非風雅之旨也。今世詩

人。其謂學於唐者。白雲萬里。關山明月。務腐陳其字。以風調立格。又學於宋者。媚閤虬戶。篠驂魄兎。强新奇其語。以雕刻取致。皆非詩之眞。使斯文復就淪胥。一與五代相似爾。予與大窪天民松井長民。校刻東坡詩鈔以傳之。其意蓋在於救斯弊矣。文化丙寅仲秋。二十六歲

眞山民詩集序

風雅頌尙矣。變而爲楚騷。又變而爲漢魏六朝之古詩。至唐近體之詩興。而又大變。自唐迨今。亦凡幾變。其間文人學士。以風雅爲任者。何代無之。而獨推陶彭澤者。豈非以其意高其語潔。而氣韻流暢乎。蓋命意可以能

高。造語可以能潔。獨至氣韻流暢。非存養有素。則不能也。自古高人逸士。高踏遠引。以潔其身。夫山之高。水之遠。是其世界也。吟花嘯月。是其生涯也。泉石煙霞。所常觀也。山籟溪聲。與夫樵歌漁唱鶴唳猿吟。所常聽也。其所養既如彼。則所存亦如斯。性情之眞。溢而爲詩。則意自高語自潔。而氣韻亦自流暢其中矣。以予觀之。括蒼眞山民。蓋其人乎。山民宋末嘗登進士。及宋亡。慨然成探薇之志。匿跡銷名。以全其節。此乃大倫所關係。亦不得已而長往者歟。夫然。故觸感遇景。其不可默止者。發乎情性形於言。而爲題詠。其詩遂流傳人間云。四庫全

書提要載眞山民集一卷。而謂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爲之。未必遽確。又謂此本出浙江鮑氏知不足齋。較他本爲完善。然皆近體無古詩。元詩體要中。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此本無之。或詩本兩卷。而佚其古體一卷。或宋末江湖諸人。皆不留意古體。山民亦染其風氣。今按。此本所載詩。視諸提要所收本。多五十一首。而又有元董師謙序。就序攷之。山民族子伯源。爲文忠公嫡玄孫。則山民爲西山後裔無可疑也。又收五言古詩十首雜言一首。其詩皆高古清潔。亦可陶天眞也。則其謂不留意古體者。亦無稽之論耳。予竊謂。元

詩體要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而此本無之。龍泉邑志收其留槎閣賓戲題濟川橋二詩。而此本一有題而無詩。一有詩而無題。其間蓋脫二詩一題。又董序所謂泊舟山間行醉和尙等篇亦闕之。提要所有而此本所無者。凡八首。因知此本亦非全本。然較彼本爲完善。泉澤充字始達。號履齋。其人溫良忠實。予疏附友也。嘗得此本於松篤所。甚愛其詩。欽其節操之高。與奈良圓藏相謀。校梓以布于世。山民生前深自湮沒。不求聞達於世。而今傳播其詩。是在山民反爲累矣。然因此而人皆知西山之澤。久而未艾。子孫有若山民者。則

山民之詩。亦可以發揚其祖光。吾於是乎。乃知其必不以爲累矣。文化九年壬申冬十一月。三十二歲

仁說古義序

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仁者愛人之道。義者正我之道。正我而愛人。人道備矣。然而仁義對言。始見於易。中庸孟子亦皆言之。若論語。言仁六十條。言義二十條。可謂多矣。而一無仁義對言者。余甚疑焉。孔子曰。行至則仁。又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擧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蓋仁大德也。而大道也。是故有仁即有義。若伯夷之仁。三仁之仁。其所行雖

同出乎至誠惻怛之意。亦資於義爲多矣。傳云。蓄義豐功。謂之仁。不其然乎。若其以義爲對。則仁差小。而非一貫之旨也。余又疑。古人作字。仁从人。義从我。孰非有所由而製者哉。然則其屬仁於人。屬義於我。仁義相對。以立人之道。夫豈偶然。此蓋立言之家有取爾也。其言不謐於道。亦何固執一端。以疑古人。然亦不可不辨也。千種茂倉者結城侯世臣也。其人行敦而學篤。嘗在江戶。與余言仁義之義。余爲書仁義說一篇以贈之。其二男利邦出嗣小場氏。頃以其所著仁說一卷見示。且索序言。蓋述父之說也。余乃以前說不言及者。題諸首簡。第未知有當於作者之意乎否。文化癸酉六月。三十三歲

放翁詩話序

宋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東坡山谷后山放翁。皆其人也。而陸放翁詩。本於曾茶山。茶山之學。出於韓子蒼。子蒼則淵源於山谷。乃知文章淵源。有所自來也。然山谷之詩。字句過於出奇。而氣乏渾厚。至放翁則渾厚有餘。而豪逸不逮東坡矣。要之東坡豪逸。山谷新奇。放翁渾厚。皆其所長。而於老杜則同矣。後世詩人。俎豆三家。有以也。常陸黑崎至純善作詩。又善論詩。其詩其論。出入三家。而深歸依放翁矣。頃與飯村子德。就老學庵筆記。摘錄其論詩者。名曰放翁詩話。是蓋昔人以吳子良林下偶談。作吳氏詩話。以何孟春餘冬序錄。作餘冬詩話之意也云。文化癸酉夏四月。三十三歲

將棊明玉序

象戲不知肇於何代。而楚辭載象棋名。說苑言孟嘗君鬭象棋。則晚周戰國。已有此技矣。蓋及周之衰。諸侯兵爭。各以謀略相勝。方此時。巧思之士。乃作象棋。以寓兵機焉。與其蹴鞠角觝投石超距諸戲。莫不皆爲鍊武講兵之具也。象者像也。武王子戚之樂。名爲象舞。亦像兵之義也。至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

講說。當時其臣王褒王裕何妥等。皆注之。是蓋出於帝創製。而與古象戲不同。然其猶以象名者。行棊有日月星辰之象也。其製雖不存于今。而王褒象經序。庾信象戲賦。言之頗詳矣。今又以玄怪錄所載岑順一事考之。則唐之象戲。亦非後周物。不知唐之象戲。卽古象棋耶。將亦何代誰氏所製耶。宋晁无咎廣之作廣象棊。司馬溫公又損益作七國象棊。而後唐之象棋。今不可復見也。若今金鵬變勢。乃明人倣宋李綱魏勝所製陣法而作者。亦非唐宋象棊也。我邦所傳象棋。亦莫知其來由。而明月記已稱其名。則亦傳久矣。相傳昔新羅百濟之

相戰爭也。我進則彼退。彼攻則我守。我兵也。降而爲彼役。彼將也。取以爲我用。千反百覆。輸贏無期。我邦人有見于斯。而作此技。其義一以將略爲主。故名將棊。其局面八十一格。棊子四十二名。以局面三分之一。爲陣營地。其將爲玉。列其左右者爲金將。列其又左右者爲銀將。爲桂馬。爲香車。右先鋒爲飛車。左先鋒爲角行。皆在桂馬前。其在玉將前者爲醉象。步兵九名。又列其前。是爲一陣。兩陣相對之間爲戰場。不立河界。不行線道。其開闔操縱。進退取捨。變幻萬端。機會百出。視諸彼國所傳象棊。殊精且巧矣。及 後奈良帝朝。亞相藤晴光。伊

勢守平貞孝。皆善此技。二人相議。除醉象。定用棊子四十名。更立規式十四條。而後巧之又巧。亦非從前將棊也。天正初。大橋宗慶以高手稱於時。嘗以技謁信長公。公賞之。賜名宗桂。蓋以棊子有桂馬之目也。後一謁秀吉公。公薨後。奉謁神祖。神祖一統之初。賜以將棊司。其子宗古。亦善繼箕裘。爾來孫孫相承。以至今日矣。頃書賈北林堂主人。以今宗桂所著將棊明玉。上梓布世。來請序於余。余爲錄考證所及以與之。其若明玉之美。乃觀者知之。文化甲戌春三月。三十四歲

新書畫展觀目次序

伯書佛魍。雅性風流。甚嗜書畫。嘗學書於浩然。又師南湖畫山水。文字則就余面問。蓋禪之爲教。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方此時。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何況書畫。今魍也以出家人。是爲常住。是爲修行。又請一時諸名家筆墨。欲以爲展覽會。其愛河洄渡。入於貪海。吾不知何日得到彼岸也。然其於翰墨。可謂大有緣矣。經曰。佛種從緣起。四方檀越。其爲翰墨供養而可也。文化乙亥涅槃後一日。三十五歲

先哲叢談序

余與原公道。兄弟交者。二十除年矣。其初相知時。予年

尙少。氣壯志得。浮慕古人。而謬自謝譽。公道則謙虛篤實。好學自力。每自謂曰。但其學實而行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存養修察。積以歲月。乃可到古人耳。何遽以古人自期。又嘗以此規予。而予狂簡之性。不忘其初。索隱行怪。好殊異乎人。人或呼爲狂生。而公道獨不他人視之。切切偲偲。極盡交誼。其以助予者。亦已多矣。既而予浪遊數年。經涉世故。間關四方。事不如意。行拂亂其所爲。於是乎。始知古人處事制行。自有不可企及者。而公道昔日所規。亦足以起予矣。嗚呼。予何知之晚。而公道之見。蚤已及此。此得非其學實行篤所致哉。今茲

其所著先哲叢談梓成。予得受而卒讀。竊歎曰。學殖之富。溢爲文辭。彬彬斑斑。華而能實。然此書非僅以此爲工也。公道平生攻實學。脩篤行。又景仰古人。以自勉勵。凡其德可仰。其事可法。學足以明道。言足以垂教者。載籍所傳。口碑所存。窮搜博訪。薈萃成編。乃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於是乎可見。然公道不以此自居。但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吾編述之大旨。而至其梓之。乃善與人同之微意也。予也近來氣撓志折。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今及讀此編。而面熱汗下。所愧實多。自今而後。志古自鏡。尊所聞而行所知。其兀兀日有孜孜。卽不到古人。亦當不負其所規耳。嗚呼。余二十年間。得益公道者。如此其多。則如予者。取友於公道一人而足矣。尙幸賴此編。以得尙論古之人。亦公道之賜也。因序。文化丙子冬十月。（三十六歲）

新刻國語序

嗚呼。人生之不幸。豈有甚於不肖鼎者哉。而幸亦莫甚於鼎者。鼎生未週歲。而先考兼山先生遽捐館舍。二兄一姊亦皆幼。加之以家難。內親外戚。無可依賴。鼎之呱呱。養于朝川氏。竟爲之子云。嗚乎。不亦不幸之甚乎。人皆已孤則長孤。我獨喪父更有父。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保抱攜持。日課誦讀。但云鞠子可哀。誨爾式穀。然材之薄劣。不堪負荷之重。則又云是箕裘也。可以已乎。提撕警覺。無所不至。以鼎之不肖。今日得承箕裘。以窺家學萬一者。是誰之力歟。未欲靜而風不止。欲養而親不待。今也養父已逝。母亦隨亡。罔極大恩。萬不報一。家庭遺訓。所負亦多。每念及此。未嘗不自悔自怨也。嘗聞先考以不世出之才。立一家言。六經諸子。各有論著。又嘗著垂統一書。以抉發聖經奧旨。而自謂君子創業垂統。後世子孫爲可繼也。獨奈後世子孫如鼎者。雖教養有方。亦無可繼之才。徒讀父書。而無能仰承先志。每念及此。又未嘗不自慚自懼也。昔歲先考門人葵岡先生奉其餘教。著論語一貫。以振遺業焉。鼎之得於家學者。於斯爲多。蓋先考學術深遠。不易窺測。然其循循善誘。教不躐等。在世日。詩書論孟文選等書。皆施國讀。以便課習。但天不假之年。其他未及開雕。門人弟子。能承其志。周易禮記。次第版行。以大其傳。頃又菅葛陵者校正國語。施以國讀。其去煩就簡。約而能盡。亦先考之讀法也。嗚呼。先考已沒三十餘年。門人弟子。尙能以繼述爲事。其師教所及。門風之厚。蓋可知矣。夫然。故鼎不肖假口於此。賴以補過。煢煢孤身。猶立宇內。得承箕裘。以窺家

學萬一者。亦幸之甚也。是歳六月。國語刪剟竣工。問叙於鼎。鼎不肖。先人之書未傳。而何忍遽叙是書哉。然亦屋上之烏。尙蒙人愛。嗚呼。如鼎者幸亦更甚矣。是豈可辭。因序。文化丁丑秋七月。（三十七歳）

古學論序

自性理家之言行。而訓詁之學廢矣。大抵宋儒强專講義理。亦不全廢訓詁。惟其專於義理。乃于訓詁不深用心。遂謂習訓詁者。以爲章句之學。於是乎義理訓詁岐爲二塗。夫訓詁者義理之所在。義理豈出於訓詁之外哉。爾雅詁訓。墨子經說。亦皆訓詁之學。謂之不講義而可乎。漢代之學。距古未遠。授受有源。乃其解經。亦惟訓詁耳。而義理自存其中矣。是卽古學之意也。自性理家之言行。而訓詁之學廢矣。注文冗長。論議精緻。文外之義。十居五六。詳則詳矣。非古訓也。其他若拔學庸於禮記。擠孟子於經。皆非古學之意也。小南慄齋好古之士也。嘗有慨于斯。爲作古學論。痛論其弊。以主張漢學。其志厚矣。其業勤矣。頃因門人勸梓。以問世。鼎雖不才。亦有意于漢學久矣。因序。文政戊寅九月。（三十八歳）

將棊妙手序

象戲戲兵也。其源出於圍棊。而視諸圍棊。爲約而易講。故其類亦頗多矣。以余所知言之。有曰和將棊者。有曰唐將棊者。有曰天竺將棊者。有曰摩訶大將棊者。有曰大太將棊者。有曰太將棊者。皆拙陋煩雜。使人欠伸不勝焉。有曰大將棊者。關白賴長公台記。已稱其名。則其行也亦久矣。有曰中將棊者。後奈良帝最嗜此技。當時搢紳之徒。亦有善者云。有曰廣將棊者。物徂徠以經義緒餘。創製此技。以寓兵機。其開闔隨變。縱橫出奇。大非大太摩訶諸戲之例。而要之不若小將棊簡約古雅。人人易講也。故是獨專將棊之稱。而今人或曰小將棊者。非技之小。卽局之小。而棊之寡也。夫局小棊寡。則約而易講。故兒女童僕。猶能爲之。及其至也。雖知兵者。亦不能盡變化之妙矣。其技蓋出於唐將棊。而唐人象戲之製。牛僧孺玄怪錄所載岑順一事。僅可據證。其上將橫行擊四方。非此所謂飛車乎。輜車直入無迴翔。非香車乎。天馬斜飛度三止。則類於桂馬。其進退有法。變化無方。彼亦然。此豈不然。入壘者進位。階沒者降爲敵用。彼之所無。此獨有之。彼以爲一時消遣之具。此則大橋伊藤二氏世其業。以將棊司食於官。則其講習精鍊。彼豈及於此乎。頃者大橋宗桂著錄其與同志所嘗講習者若干條。名將棊妙手。問序於余。余嘗序明玉。以考證

將棊事。今又錄其所波及者。爲之序云。文化乙亥冬十月。三十五歲

諸家人名錄二編序

書賈層山堂主人。嚮刻諸家人名錄。其所記載。當今文藝之士。二百有餘人。可謂夥矣。而余所識所未識有名之士。不歷記載者。尙多。不知其何故闕之。今玆又刻其二編。記載弗漏。網羅殆盡。於是余竊歎曰。甚哉商賈之巧於射利也。聞前刻之出。寒鄕僻邑之士。脩刺執謁。或乞字求畫者。甚便利之。人人爭購。以爲奇貨。今此書亦與前刻併行。則其爲利也多矣。此其所以初編二編。次

第刻之歟。雖然。世之看此書者。若謂東南之寶已盡于斯。則失矣。百朋之貝。淵客不能悉其名。十朋之龜。皺人不能詳其數。則其三編四編。陸續開雕。欲以罔市利焉。是蓋主人之志也。文政元年戊寅十一月。三十八歲

恒齋相學三書序

聖人之道。智與仁而已。智以知人。仁以安民。則聖功致矣。然其安民。必以知人爲本。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故二典三謨。其所言大抵知人之事耳。人雖可知。知亦難矣哉。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故曰。相形不如論心。雖然。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是蓋孔門相人之法也。其他左國所載。若重耳廣儉有禮。楚或知其將興。孫周視聽無違。單襄卜其得國。鄭悼視流行速。貞伯決其在位之不長。單子視下言徐。叔向料其享年之不永。亦皆推理言之。古之相人。不過如此。若夫度表揣骨指色攝理者。抑末也。然亦不可謂無其理矣。穀之豐下。商臣之蜂目豺聲。已見左傳。姑布子卿唐擧。各以善相稱於戰國。則以相察士。其來尙矣。然猶未聞其

有書傳焉。漢書藝文志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則相之有書。始見于此。但未知何代何人所撰也。後漢郭泰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想其爲書。非若今相家者流。以形骨氣色。斷吉凶禍福之類。蓋其於聽察之間。必有所見而存焉。惜哉其書亡失不傳也。隋書經籍志載相經要錄二卷。當時陶弘景劉孝標皆作相經序。先是魏曹植王朗各著相論。以論相人之事。亦皆心相之說也。後世若麻衣神相。神相全編。燕山神相。柳莊相法。人相水鏡集等書。論議細密。不謂無理。但

其詳於外而略於內。遂使後學者拘拘乎形骨氣色之間。而不知心相所在焉。是豈古相人之道哉。唐趙蕤著儒門經濟長短經九卷。其察相一篇。本於相經。而心相爲主。簡而能明。約而能盡。其本末所在。一覽明白。可謂詳略得宜矣。唐詩紀事載。李白嘗師事趙蕤。其人蓋高尙隱士也。夫人能明乎陰陽消長之理。則隱身修道。不求聞達於世。以高尙其志。故自古高人隱士。於陰陽家言多所發明云。我日本應永年間。叡山有天山阿闍梨者。修陰陽五行之學。精義入神。有所論著。後藏其書於伊豫國某八幡廟內。蓋古人名山藏之意也。其書一一

以隱語記之。人莫能知。北溪先生嘗在伊豫。得見其書。獨能解之。始洩其秘。傳之於人間。先天相法內外傳。即其一也。北溪先生者日向延岡人。初在京師。以儒醫爲業。後隱于丹波上久留山中。又移住播磨網干。鬻相賣卜。凡四年餘。遂隱于伊豫宇和島山中。莫知其所終焉。平安安積光角師事北溪。前後五年。千古之秘。盡得其傳。今來于江戶。以相術成一家。柴田恒齋講經之暇。旁修陰陽五行之學。一日獲其書於光角。乃自謂曰。昔者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吾爲斯書之龍龜。固所不辭也。遂欲上梓以傳于世。於是趙蕤察相篇爲主。加以所得之二書。名曰恒齋相學三書。三書皆前人著也。而獨名以自家相學者何也。蓋世之講相學者。就察相篇。欲以知後世相法所由。就先天相法。欲以知動作威儀爲定命之符。就手紋通變。欲以知瑣瑣手紋亦有理存焉。是乃恒齋微意所在也。於是乎吾儒本領不失。而孔門相人之道。殆將復講矣。予豈得不爲之序哉。乃序。文政紀元戊寅十二月。（三十八歲）

西游詩草叙

詩佛老人今茲年五十三。長余十五歲矣。以其嘗同學。於奚疑塾。契分特深。忘年相親。不但忘年。雖形亦忘。老

人以詩名重一時。又兼善書畫。其草書墨竹。筆力雄健。純以天行。不拘拘於法。而自具古人之意。余性鈍劣。不能作詩。又於書畫固茫然也。老人風流洒落。無一點塵俗氣。其與人交。不設城府。不脩邊幅。一團和氣。坐人春風之中。余則勃窣理窟。不免頭巾氣習。老人嗜飲。而余絕無量。然與其相對。則若飲醇酒。不覺自醉。古人所謂見之則名利之心都盡。不見則鄙吝之心復生者。吾於老人亦然。幸以其契分之深且久。日夕往來。得以罄交歡焉。故知老人者。莫余若也。余固不以詩知老人。而老人之詩。高澹平易。陶以天眞。一如其爲人。則誦其詩。亦

足以知老人矣。則世人以詩稱老人。亦宜也。戊寅之夏。老人以詩游京師。往來取路尾勢。尾勢亦詩國也。其紀述唱酬得詩二卷。頃者其門人欲開雕以問世。徵敍於余。老人以詩名重一時。則老人之詩。何待敍言。若其必有敍。余得不爲之乎。故敍。文政己卯正月。三十九歲

中唐二十家絕句序

詩之與世推移也。道隆則從隆。道汙則從汙。聖人與書並存。以立一代風敎。其旨深矣。其二雅三頌。成於朝廟。而十五國風。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作。夫以勞人思婦。猶能矢口成章。與雅頌相雜而無愧焉。雖古之人。

豈皆然哉。故或謂多出詞人所擬作。然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則其工拙妍媸。自有在矣。不獨雅俗別體。正變殊趣已也。要之其詩自是周代詩。後世雖有作者。終不可及。夏侯湛周詩。束晳補亡詩。規摹二雅。而不脫六朝氣習。文隨世變。不其然乎。近體詩唐爲盛。宋人學唐。仍是宋詩。明人學唐。仍是明詩。同學乎唐。而時與之闇化矣。唐猶不一。於唐。何況宋明乎。詩之維持風敎。蓋以此也。夫詩一代有一代之風。一人有一人之體。風以代別。體以人殊。故誦其詩者。必論其世。唐自有初盛中晚之別。其時代格調。不得相同。豈可混哉。唐之有四。其如四時

之變乎。四時轉續。變於所極。詩亦然。若又以詞比花。音調比蟲鳥。則詩人其花鳥乎。桃紅李白。而鳥之嚶嚶。春之景物也。蓼紅蘆白。而蟲之啾啾。秋之景物也。秋蟲不鳴於春。春花何放於秋。時有常節。物有常候。混而一之。吾不知其可也。館樞卿嚮刻晚唐十家及十二家絕句。嗣刻中唐十家絕句。今又刻二十家絕句。其別中晚以審其世。分家數以知其體。皆得古人選詩之法。但其自晚及中者。漸到佳境之意。而敎人之法。自不得不然。及刻成。以是爲序。

甲子夜話序 代平戶侯

余常慨草野藜藿之民。目無一丁文字。固非敎養有素也。猶能以其至情。竭其至歡。養口養體。又能養志。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或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父母。彼雖其天性乃然哉。嗚呼亦可謂能乎難能矣。若有土之君。上有明天子統其制。下有賢大夫輔其政。君國子民。以世其封。則其於親飮甘膬。不缺於供。衣服輕煖。不竭於用。居息有廣厦邃宇。爲安矣。登眺有池亭臺榭。爲適矣。輿馬之飾。於出遊。臣僕之便。於指使。其所以養口體者。欲斯至。求斯得。皆不足以爲患焉。獨有一養志之道耳。而有土之君。或未之有能。豈敎養之不至哉。蓋

其幼少也。立傅相以養之。延師儒以教之。又置諸莊嶽之間。以毓其德。方此時。耳濡目染。無非教也。手持足行。無非學也。薰陶涵養。自弗狎于弗順。而其於養志之道。又或未之有能。嗚呼。何其易於孝。而難於爲孝也。夫居尊養優。則宴安之心。不期自生。驕逸之情。不圖自動。竟背訓於師保。以詒父母憂。豈可草野藜藿之民之不愧恥哉。初吾老公之營菟裘於江東也。余不肖出震而向離。以幼沖丕承基緖。嗚呼。童子何知。徒懷明法而歌式穀。日夕危懼。庭訓是賴。老公獨憫其弗逮。又使不肖奉教於祭酒林公門下。更延一二儒生。以交修之。嗚呼。老

公之於不肖。教養之方無所不至。而不肖一養志之道。尙且未能。不知何日果能樂其心。而慰其情也。一日林公過於老公。談話竟夕。謂老公曰。公之先君德祐公所述武功雜記。嚮既借寫於公。藏之秘府。以備史氏之用。今公齒高德邵。自少好學問。老而無少懈怠。其間耳之所蓄。目之所涉。古人善言懿行。可以警可以勸者。想必多也。盍記以傳之。使爲子孫者。有所法觀焉。老公曰。其然。豈其然。吾將以備忘。竟自其夕起稿。日積月累。成若干卷。名曰甲子夜話。蓋以其起稿於甲子之夕。以寓造端之意也。昔者菅得庵除夕詣於林羅山。謂曰。弟子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春爲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卽以其夕起講焉。老公之此擧。蓋類于此。又其平生銳於進善。勇於爲義。亦從可知也。今林公之有斯勸。而老公之有斯著。豈獨詒謀之云乎哉。不肖由是多識言行。以畜其德。且以知所法傚焉。又能紹聞衣言。朝夕恪勤。不辱前人。而老公之心。始可樂也。而吾養志之道。亦可能也。嗚呼。父師之警深矣。豈其可不思哉。謹序。文政五年壬午三月。四十二歲

再北遊詩草序

詩佛老人遊加賀。其詩有北遊草。未數年再遊。又有再

遊草。皆梓而傳之。老人以作家久著詩壇。則其詩有歷而走四方固也。但恐四方之士。徒知老人能詩。而無眞知老人詩者。果能有眞知老人詩者。余不必言也。倘或無眞知老人詩者。則余不得不言也。今讀其詩者。徒以謂韻高乎。猶未也。謂字精句工乎。猶未也。謂平淡淸潔有味外味乎。猶尙未也。若又謂擺皮風流。滿腔灑落。自成飄逸之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得江山之助。則失之邈遠矣。蓋詩佛老人卽多情歡喜如來也。故能飮酒食肉。又且有妻有子。而不能忘情於世。其七情所感。自性靈中流出成詩。故其詩天眞爛漫。毫無虛飾。自合於

古人言志之旨。而老人又不能忘情於詩。故猶不以爲足。其格力欲躋李杜階。情新欲奪蘇陸髓。刻意效學。融洽入變。遂以是名家。別開一道場。以濟度一世。亦不能忘情於世也。則其人之多情可知矣。余更以現今一事證明之。加賀之國。沃野富饒。風俗淳古。山秀而海潤。魚鮮而酒美。其人士文雅風流。足可與語。亦樂土也。然其往來數百里。踰山涉水累日。亦多衝雨踏雪。艱苦亦極。一之爲難。猶能再之。蓋不能忘情於加賀也。然而又翻然歸去者。不能忘情於妻子於父母之邦也。比其歸。秋田侯聘之。老人之祖嘗仕於侯。故老人不能忘情於舊

君之家。欣然釋褐。就其仕籍。於是乎。加賀之遊不能三之。遂梓其詩草而傳之。猶之不能忘情於加賀矣。嗚呼。如老人者。可謂老而益多情矣。故其詩韻自高。字句自精工。平淡清潔。自有味外味。惟一情字能爲之也。四方之士。若以余言爲不然。則非眞知老人詩者矣。故序。乙酉九月。四十五盦

樂我室遺稿卷第一 終

江戶　朝川鼎五鼎父著　男　厤校

蘭藥鏡原序

天地之始。一氣而已。其輕清者升爲天。重濁者降爲地。日故曰。太一出兩儀。兩儀天地也。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日月生而陰陽立。故曰兩儀出陰陽。陰濕而陽燥。陽燠而陰寒。二者相盪相摩。而木火生焉。蓋其寒且濕者。和而爲雨。亂而爲霧。雨霧卽是水也。內陽而外陰。故重沈而凝燠且燥者。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雷霆卽是火也。內陰

而外陽。故輕浮而散。是皆陰陽二氣。升降旋轉。交於空中而成質者也。又水火二氣。闔闢絪縕。交於地中。而成質。其輕且浮者。發散爲木。重且沈者。凝結爲金。金含火而出水。木出火而含水。皆資生於水火而麗乎土矣。是其始生之序也。然天地間有陰陽。斯有水火。有水火。斯有木金。蓋陰陽交感之際。水火木金同時皆具。非必今日出陰陽。而明日生水火木金也。水火木金。謂之四象。四象氣之質也。其所以成質者。恒運行乎天地之間。而一消一息往來不窮。故或曰四行。四行行而萬物生於土。以成生生化化之妙。故又加之以土。謂之五行。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由是言之。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始。陰陽五行。乃人之父母。故在人則魂魄卽天地。健順卽陰陽。仁義禮智卽水火木金。亦與天地同其理。夫人既稟二五之精以生。則亦莫不以陰陽五行養其生焉。百穀皆雖能養生。惟稻麥可以充常食。何則稻者以陽生而陰成。故布秧於純陽之月。而純陰之月卽熟。麥者以陰生而陽成。故下種於純陰之月。而純陽之月乃熟。其稟陰陽之氣。既純且具焉。則稻麥獨儲二氣之精而無虧。又更聚水火木金之氣以發馨香。夫釜金也。甑土也。薪木也。上水而下

火。蒸以爲飯。二氣之精。於是乎鍾。五行之秀。於是乎萃。然後人可常食以調精神。養氣血矣。此其常也。若夫六氣之淫。人或生疾。則非稻麥所獨能養。於是乎制爲方劑。以五氣五穀五藥養其病。所謂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皆有其理存焉。然病有萬變。藥亦萬變。一藥不足。又以衆藥益之。其性質氣味之相合者。相反者。相佐者。相使者。或以爲君。又以爲臣。隨機應變。加減處方。然後人可以養病。又可以盡年矣。夫藥有單用者。有複用者。皆因物則以徵之。則理無不在。果能一一研究。而審其功用者。何病不

可治。又天地之生。何物不可爲藥。故後之爲醫者。審味於本草。辯性於別錄。以資療用。然若本草所錄。三百六十五種。古有今無者。居三之一。況且古隱今顯者。亦不爲不多。於是唐宋諸家。各有本草。以講物産之學。一出一入。互相發明。至李時珍著綱目。折衷諸家。集以大成。可謂博而備矣。但其辨性質氣味。一曰有毒。又曰無毒。一曰味辛。又曰味甘。其以一物。而平毒殊性。辛甘別味。豈有是理哉。抑亦究理之未能精也。加賀醫官駒谷吉田君精和蘭學。又長於著述。其所翻譯之書數十部。或梓。或不梓。皆爲世所傳重焉。先是本邦醫家治和蘭學

者。獨審外科。而不明内科。何也。和蘭内科之學。開於近代。而若素問靈樞傷寒金匱等書。舊傳本邦。沁乎人心。講習之久。目慣耳熟。得諸心應於手。故不待求理於理外。而内治方法具焉。此其所以内科取法於漢。而和蘭技止於外科也。和蘭素有内治之學。而邦人未之精耳。惟君獨用力於内治。遂精其術。又就西洋諸家本草。譯選其適用者數十百種。考名分類。審性質。辨形狀。以推闡主治之原。名曰蘭藥鏡。原分部十六。爲卷五十。別附圖五卷。其究理之精。而備物之多。豈獨供蘭家用而已、哉。又可以補綱目所未足矣。蓋西洋之學。精于究理。大而天文地理。小而人身器用。以至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驗其實際。其於物理。多所發正。而世儒或斥以異端。措諸度外。而不審是非所在。何其忍於以人廢言也。若謂理之不可究。則窮理盡性。見於周易。盡心知天。出于孟子。是皆非歟。但聖人語上於中人以上。而不使民知之耳。醫之於病。可謂中人以上之人。又烏可不語上乎。況復養生之道。非究其理。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者幾希矣。古人云。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不其然乎。予故論列人之所以養生之理。以爲之序云。文政甲申春二月。四十四歳

古文尙書勤王師序

先師述古先生在日。每謂子弟曰。尙書百篇。經秦火之後。古文五十八篇。出孔壁而立學官。其間雖時有出沒。嚴然存。今帝範臣軌。賴以傳者。神天之所護持。誰其不崇奉而敬重哉。在今一天四海。惟有古文五十八篇。而無所謂今文者。其有之。自元吳澄始。先是唐陸德明作釋文。孔穎達作正義。當時馬鄭二注並存。以其親見之。引用二注。且審其篇數。而並不致疑於五十八篇。後唱今文者。僅依陸孔所載之篇數。分出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又謂眞古文。遂以增多二十五篇。全屬僞筆。其斷割

聖經。以逞臆見。何無忌憚之甚哉。夫古文五十八篇者。居正之統。而歸一者也。若乃今文家。入室操戈。而割據一方。僭竊大號。盜據神器。以爭要害之形勢。騁變詐之機略。其勢焰日熾。或使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山河疆理。遂分於土壤。雖非靈心之所眷。暫爲人望之攸屬。殆是偏安之勢矣。若容已露之罪。縱易長之惡。彼自狃於姦軌。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吾將出勤王師。以殲渠魁於一擧之下焉。然而先生持重而養威。戒爾車乘。修我甲兵。審號令。整卒伍。以有待久矣。何意天時不助。事功未了。而大星一夜墜於營中。嗚呼。命矣哉。蓋先生學

問淵博。識見高絕。每以撥亂反正自任。故勤王師一書。特爲其宿志所存矣。臨病革日。尙顧鼎曰。勤王師之書。論議未盡。錯誤亦多。何況文辭乎。然精神所寓。猶見梗槩。能繼吾志而終吾業者。二三子之責也。但其可筆則筆。可削則削。得以爲成書。乃吾事了矣。當時鼎乃欲有請。亦不知所言。惟胸塞心亂。茫然揮涕耳。雖遺託之重如此。非微力之所能任。況且手澤宛然。一辭忍贅。縱雖負先志於無窮。只冀綿遺緖於不朽。於是與令嗣公行相謀。謹仍舊貫。不敢胸臆改竄。以合辭章。付諸剞劂。以問于世。獨所恃者。先生之威力久服人。則豈無死孔明走生仲達哉。鼎不肖。惟知授首陣頭。以報先生於地下而已。成敗利鈍。非所論也云。文政甲申夏五月。四十四歲

師善錄序

漢唐訓詁之學。煩蕪叢脞。其弊極矣。至宋諸老先生。始唱道學。嬌之。二程其傑然者也。但明道主氣。伊川主理。其自伊川來者。爲朱氏理學。自明道來者。爲陸氏心學。一道學也。岐而爲二。各持門戶。以相軋爭。要之陸求諸心。朱求諸理與心。是爲異耳。當明之初。天下宗朱者。蓋十之八。宗陸者。蓋十之二。及王陽明出。其人明敏穎悟。才過於學。又其禪機所得。遽爲致良知之說。夫道一而

已。吾一念良知。致諸事物。而好惡得眞。知行合一。則大人之事備矣。於是古之言性言命言理言心者。一切以良知冒之。斥格物爲義外。爲支離。單刀直入。使人易悟。一時高明之士。喜其簡捷。隨而附和。王氏心學。不脛而走天下。余謂朱氏理學。譬之人。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獨所缺者一眼睛耳。夫人一無眼睛。則目雖能視。耳雖能聽。手足雖能運動。何能得其要領而適機會哉。自陽明一點眼睛。而死便活矣。然視聽運動。不加學習。一任良知之發見。則所謂良知。亦何能保其不爲私智哉。故爲朱者失於拘。爲王者失於恣。抑亦朱王之弊也。淸

諸儒稍知其非、復漢唐之舊、專攻訓詁、加以攷據、其於字義、雖精詳無遺、然至講道德、猶之朱王之徒矣、若本邦伊物二氏、首唱古學、不踏訓詁陋習、不染理氣弊風、以經證經、直溯洙泗之源、但其强論附會、矯枉過直、遂不免爲一家私言耳、夫道天下公物也、豈一家所能私乎、太田君明著師善錄、意或在于此、所謂師善者、博學審問、實事求是、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一折衷於聖人、此自非超然其有獨得、確乎其有定見者、取舍出入、豈能得公正哉、君明父曰艮叟、備前人、客遊至佐渡、愛山水之美、遂占住焉、而君明生、君明自少小向學、受經於默

齋先生、蓋隱者也、其教人、專貴踐履、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君明從遊日久、默證潛修、多所自得、既而其父挈家而南、移籍於江戶、當是時、父母已老、弟妹皆幼、君明勤身苦體、以奉供養、家素貧、加以善病、又遭回祿之變、一身數厄、誠爲可悲、最可悲者、數年之中、父母相次偕亡、狼狽零丁、備極憂瘁、其困苦窮毒、不可言狀、然而毅然不少撓、志堅苦刻厲、未嘗頃刻釋卷也、有一疑義、必就正有道君子、舍己從人、取以爲善、然意所不慊、雖宿儒老先生之說、亦岸然闢之、論難辨駁、不肯絲毫假借、此所云超然其有獨得、確乎其有定見者非耶、故師善錄一書、當仁不讓、我且直之、豈阿其所好、而以道自私乎、此其所以卓然可傳也、余深善其折衷群言、甄綜至當、不爲一家私言、故樂爲之序、君明佐渡產也、而曰備前者、猶朱子以閩人仍稱新安、蓋不忘本也、其爲學之篤、而用心之厚、亦可以知矣、天保戊戌十二月立春日、五十八識

清嘉錄序

近刻淸人詩集、船到極多、以余所見、尙有二百餘部、而傳播之廣且速者、莫顧君鐵卿頤素堂詩鈔若也、梓成於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諸江戶書肆

玉巖堂、蓋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內外、而商船往來、一年僅不過夏冬兩度、又且長崎之於江戶、相距四十日程而遠、然而其書刻成不一年、自極西而及於極東、所謂不脛而走、是豈偶然哉、今誦其詩、各體咸備、衆妙悉臻、彬彬風雅、比興不墜、如詠古諸什、最多傑作、皆中晚唐人之詩、宜其行遠而傳世也、末又附清嘉錄十二卷、蓋紀吳中民間時令也、吳古楊州地、東際大海、西控震澤、山川衍沃、水陸所湊、唐宋以來、號稱繁華之區、亦江南一大都會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貨災祥藝文之類、縣志邑乘、或能詳之、至其歲時瑣事、則略而

不言。卽一二言之。亦不致詳細。蓋恐其涉蕪雜也。然土風民情。於是可見。則其所關係。亦自不小。豈可闕哉。古有采詩之政。以觀民風。今無其政。又無其詩。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風俗而移易之。然則紀其土風。以備採擇。亦古人貢詩之意也。顧君詩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於土俗時趨。推其來由。尋其沿習。愼而不漏。該而不侈。考證精確。纖悉無遺。然後土風可以觀。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聞者也。若其廣耳目而資學問。抑又餘波所及。而余輩受賜多矣。余私心竊謂。塡海爲平地。縮地爲一家。倘獲親接謦欬。聞所未聞。不

知當何如愉快也。悵矣心飛。無翼何致。徒付一浩嘆耳。豈意君亦謬聞余虛名。壬辰五月。扇頭題詩及畫。託李少白以見寄示。且請題詞於淸嘉錄。余才學謭劣。何能任之。然傾慕之久。又何可無一言題簡端。以結知緣於是與二三子相謀。先將翻刻其書。更爲序行之。而余適嬰大疾。瀕死數矣。至今筆硯荒廢。塵積者三四年。以故遷延度歲。不果其志。深以爲憾。久居安原三平好學樂善。勇乎見義而爲。一日慨然謂余曰。顧君之於先生可不謂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無知於知。何以相知之爲。吾當爲先生代刻之。庶幾其不負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茲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適又聞甲斐門人大森舜民亦將刻顧素堂詩鈔。今與斯書合而行之。其傳播之廣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東。海之內外。無所不至。豈不愉快哉。然後乃知顧君必不以余爲負相知。抑亦二三子之賜也。因序。五十七歲

近聞寓筆序

書林老泉。父曰麥鬼居士。嘗患喘疾。常食麥屑飯。而病得全痊。因以其所自試者。精製麥屑。出以鬻之。其意專爲養人生。而不必求贏利。故又攤賣廢書于通衢。以別營生。老泉嗣承家業。當時鏤本幾一貫二百文。生生自

力。家道日隆。遂以鬻書爲業。其舖曰麥屑。沒時自授戒名曰一貫二麥居士。首丘之義。尤足嘉尙。老泉奉敎於篁墩。深信其學。篁墩沒後數年。獲盧文弨參校宋本經典釋文及考證合三十册。捐貲翻刻。以惠同好。繼其志也。篁墩著有近聞寓筆若干卷。深藏篋底。未及開雕。而篁墩卽世。其子亦尋亡。老泉恐其久而湮滅不傳。欲梓行以圖不朽。奉其敎也。但寓筆之刻時隨事遷。不果其志。而老泉亦亡。其子慶元主人能承先志。以剞劂爲任。未數年而竣工。乃謁序於余。余爲之言曰。篁墩好古之士也。好古之情。原由於不忘本。今老泉之不忘本。其厚

雖天性乃爾。亦得篁墩薰染力爲多耳。篁墩自少治軒岐家言。博極群書。善於治療。而不欲以醫自名。遯而歸儒。性恬澹寡欲。不趨榮利。務高尙其志。著述自娛。又癖嗜異書。尤好搜揚。其窮幽索隱之功。與年俱積。考證精覈。頗多發明。每自謂曰。解經當以近古爲信。後代諸儒。各立一家言。有所論著。其信道非不篤也。講學非不精也。要之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以其漸近古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聖人之言。豈可不崇尙哉。於是專奉漢唐注疏之說。不屑洛閩性理之學。別是非。辨同異。一以古爲斷。其論語集解攷異四卷。舊既梓行。可以窺

好古之槩矣。夫與古人稽者。必與今人居。亦溫故知新之旨也。其近聞寓筆五卷。所記率皆近時朝野軼事遺聞。乃至經說詩話醫方物產。凡可以備參訂資博識者。識大識小。蒐輯靡遺。令閱者几案間如親接多聞之友。談論彌日。角折心服。聽受不疲。余生也稍晚。雖不及識篁墩。然其爲人則每聞而知之。又讀其書而知其志尙所存矣。則余之不識篁墩。猶之乎識也。況復老泉之奉餘教。慶元之承先志。皆足稱述。余豈得不序而言哉。丙戌二月。四十六歲

藏泉目錄序

古人曰。有文無錢。有錢無文。其然豈其然哉。吾友青柳茂明豁達好學。不拘小節。其初極貧。一日讀魯褒錢神論。慨然嘆曰。世間何物能如錢之神哉。又誰人能盡錢之用哉。吾當爲神物盡其用矣。從是節儉自力。日進蠅頭。漸告贏餘。既而青蚨霏霏來聚。遂爲儼然一朝奉矣。余與茂明相知已久。而貧富相去甚遠。嘗竊叩其術。茂明曰。豈有他哉。君但厚於文。而獨薄於錢。又且有玩古之癖。故錢一到手。則只恐其化而不去。一切無用長物。案頭爲堆。而至於妻子泣饑寒。親戚朋友所識之人告急訴難。則茫然束手。莫敢伊何。是豈能盡錢之用哉。君

平日視錢如冦讎。故錢亦視君如路人。君之有文而貧。不亦宜哉。予之於錢。必敬必重。雖一文半銖。不敢費於無用。當其有用也。數十萬緡。亦無靳也。於是乎錢以予爲知己。不招自來。錢何嫌於有文哉。遂出其所輯錢譜。請予文。其爲品千七百餘種。自古今錢貨。乃至吉語壓勝等錢。無和無漢。網羅殆盡。嗚呼。君之於錢。可謂費心矣。余雖有玩古之癖。猶未及古錢。蓋恐其有銅臭也。宜哉吾爲孔方兄所忌。遂書此爲序。

船山詩鈔序

以今人而爲唐詩。仍是今之唐詩。非唐之唐詩也。唐之

唐詩不可爲。爲而逼眞亦優孟衣冠。不足動人。何則非眞也。今以宋諸大家。比之唐詩人。其人品學力。雖勝無劣。若欲强而肖之。豈難爲乎。爲而可爲。彼何憚而不爲。恐亦不能爲耳。是蓋氣運使然。莫可如何。於是乎別出機軸。不必摹倣唐人。以其出自性靈者爲眞詩。雖然宋人之所宗。獨性靈耳。若夫字格句法。不得不取之於唐。故其間肖李肖杜。肖韓肖白。亦各以性所好。自同符於古人。是非必有心肖之。至於明人。則字摹句擬。沾沾乎求唐詩於音調之間。肖則肖矣。如詩之非眞何。夫詩自性靈中流出。于涵養上得來。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

精工。而自精工。亦何患其不唐哉。余友雲山道人以詩成家。人或謂其詩唐也。非矣。謂宋也明也。非矣。蓋雲山詩學極博。不拘一家。時或觸景起興。感事攄辭。則其詩爲唐爲宋。爲元爲明。悉皆自性靈中流出。于涵養上得來。何必摹唐擬宋而云然乎。然則雲山之詩。卽雲山自爲其詩焉耳。如是而其肖唐者。人或謂之唐詩。肖宋者謂之宋詩。亦何害其爲眞哉。余嘗以是論雲山詩。而雲山深以爲知己之言。頃者雲山得淸張仲治船山詩草而讀之。船山詩性靈活潑。不倚人門戶。又其論詩。亦與雲山一一相符。於是不堪狂喜。曰吾於海外亦得一知己。豈可當吾世而失斯人哉。將急梓而傳之。旣而聞其人早已卽世。嗚呼。若使其生一處而在一世。則相與拍手。必將謂世果有子雲焉。惜哉。及刻成。是爲序。戊子夏五。四十八歲

折肱秘錄序

岐伯嘗草。而藥品備。巫彭製藥。而醫方著。醫之有方。其尙矣哉。而古方莫可攷於後世者。漢志所載。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僅傳其名而已。余竊疑醫藥本草。已免秦火。至漢成帝時。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劉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不知其書何以今皆亡佚無傳

也。意者專門之家。獨秘其方。私諸一己。而不容易傳人。若不幸而其人遽亡。或一罹水火兵厄。則散佚失傳。遂使古方莫可攷於後世。可勝歎哉。遠江高部魯菴數世醫也。自高祖某皆以善醫名。至魯菴。博好經方。尤精治療。尙且東西遊方。每遇名手良工。必就學焉。名方奇藥。盡獲其傳。家素多蓄奇方。與其新得者。編輯成冊。名曰折肱秘錄。皆經驗之方也。遂付梓人。以廣其傳。欲使天下名方。永不絕於世。乃所以重其方也。語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世業之家。蓄方多且備也。今魯菴以其多且備者。刊布傳世。亦可以見其家傳業之久。而其人

用心之厚矣。何唯三世之爲貴而已哉。文政戊子秋七月。四十八歲

江戶竹枝詞序

竹枝本出巴歈。巴兒聯歌竹枝。其音協黃鐘羽。卒章激昂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音。劉夢得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竹枝詞盛于貞元元和之間。唐去漢魏樂府未遠。其歌詩倘論律呂。況若竹枝。每句首四字爲竹枝。末三字爲女兒。一唱一和。蹋歌赴之。其間抑揚疾徐。自有天然之音詞存焉。雖然。其辭則兒女子天機所動。

觸口成章。故字句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協。惟以俚言土音襯貼之。世有知音若劉夢得者。脩爲之詞。以其土音詠其風俗。於是乎竹枝遂爲變風一體。其仍曰竹枝者。主音節也。若專詠風俗。而土音置而不問。譬之以燕趙音歌吳越竹枝。何在其爲竹枝哉。明淸詩人。多有竹枝詞。若楊廉夫。以竹枝擅名一時。亦不過詠其風俗而已。何則元明以降。有詞無聲。雖凡詩亦唯宜讀而不宜詠歌。何況竹枝乎。小南慓齋作江戶竹枝。余受而讀之。辭必極其工。情必極其至。不陷鄙俚。不流綺靡。比喩婉約。深得風人之旨。夫竹枝者變風也。今江戶雖僻在東方。而冠裳禮樂之府。爲天下風化之本。是豈可以竹枝言哉。然堂堂大都。萬國繁會。風俗亦自不一。且俗之所好。隨時變移。若卽一時一方言之。則假名竹枝。何其不可。故慓齋所詠。亦止於一時之風。一方之俗云。

柳灣漁唱三集序

越後館君樞卿少習吏事。以幕賓歷仕四方。衣食于斯。歌哭于斯。老身長子于斯。年甫六十。已倦游矣。乃引疾而退。吟詠自娛。君固長於詩。數十年間所經歷。官迹風土。詩以紀之。與其唱酬寄懷寫景詠物詩作。凡數十百首。子姪輩裒輯成篇。名曰柳灣漁唱。際其懸弧之辰。歌

侑壽觴。年七十。又刻其二集。今玆辛丑年八十。又復刻其三集。其命名皆同矣。君所居官舍也。非柳灣也。所作唐詩也。非漁唱也。名之與迹。若不相似。然不知君何取於柳灣。又何取於漁唱。蓋柳灣之爲地。山窮谿廻。水綠沙明。新陰合而幽禽靜鳴。靑蘋動而淸風徐來。其境幽邃閑靜。遠世絕俗。使人有塵外想焉。況復春雨濛而楊柳凝煙。秋月冷而蒹葭結露。當是時。何邊漁唱。隱隱遠聞。其韻淸眞幽絕。亦可以澄人心矣。讀君之詩。無乃然乎。其然豈其獨然。所謂漁唱者。天機所動。觸口成章。淸則淸矣。眞則眞矣。而字句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協。要

亦土音鄙腔耳。君之於詩。刻意學唐。字句欲其必全雅。平仄欲其必全協。百鍊千磨。漸老漸熟。久之融冶入變。宛然唐音矣。是豈可與漁唱同日而論哉。其謂之漁唱者。蓋遜語也。若柳灣則其志所存也。因以自號。始終不欲其變。然則君雖身在官舍。而心存柳灣。故其觸物感事。寄興於詩者。猶自比漁唱。遂以命編。宜乎其詩澹雅和平同唐音。又且清眞幽絕。自足以澄人心矣。天保辛丑閏正月。（六十一歲）

星巖詩集序

余性質直。口剛腸硬。不能作風雅語。間有所作。輒義涉理路。詞少風致。蓋性無詩也。故雖好論詩。不欲作詩。雖多爲文。不欲序詩。而人亦不敢請序。蓋知余性無詩也。然所交多詩人。其最親善兄弟交者。前則詩佛。後則星巖。詩佛長余十五歲。星巖少余十歲。前後同學於奚疑塾。其間雖聚散或有之。然其相聚也。以文藝切磨。心亦眼青。情無適莫。但余專治經義。不屑作詩。二子者以詩爲性命。吟花必詩。嘯月必詩。詩以論茶。詩以緩酒。凡天下人事物態。無見而聞而不悉以詩之。其學之也力。其好之也專。遂能到至處。以此名家。俱爲一代宗匠。詩佛之性淡。故興會所屬。銜口成篇。清眞飄逸。寓至味於淡

泊。是其所長也。星巖濃。故詩學極博。用思最精。溫潤清雅。一字不苟。蘊積典則。工於使字。大抵詩佛之詩。類於國風。星巖近於二雅。其天性便爾。然則二子今日所詣。諸體無不有。皆自濃淡中變化出來。各自成家。要之一濃一淡。可以蔽之。余以性無詩。而論二子如此。人不必肯。然其交之久且親。知二子悉矣。若有其刻詩集。則余豈得不序乎。詩佛有詩聖堂集若干卷。其後每出游。詩必成帙。余再序其西游北游二草。今茲辛丑春。星巖集刻成矣。星巖不得不請序於余。余亦不可不序而道。故序。辛丑閏正月。（六十一歲）

行書類纂後序

行書之爲體。上可以通眞。下可以通草。其兼眞者爲眞行。帶草者爲草行。眞者書之正也。草者書之變也。行書獨在正變之間。而兼正變行之。故一行書也。而眞草之體。亦賅而存焉。其運筆之難可知也。夫書之有行。猶人之有行。人之行也。改玉改行。故端行有度。時行有容。何唯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而已哉。大抵作字。結構體勢。亦皆取態。若方圓疎密。任意塗出。則立者行。而行者走。惡在其爲行書也。王虛舟論行書曰。以楷法作行則大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瀟洒縱橫。濃纖得中。高

下合度。聖教蘭亭。鬱焉何遠。則其不可苟。亦可知也。而篆隸眞草之體。古人著有成書。獨於行書無有之。洵是墨苑闕典。豈不遺憾乎。關潢南先生奕世名家。書學甚富。家又藏古人眞蹟法帖。極夥。頃就其中採擇行書體正而可據者。類而纂之。作行書類纂十二卷。蓋有見于斯也。潢南者南樓先生之子。鳳岡先生之孫。自鳳岡先生以書名家。乃子乃孫。世濟其美。今又有斯擧。可謂盛矣。余幼受書法於南樓先生。性鈍劣。不能作一字。況且言之不文。何足爲師門輕重。而余爲門人者。當斯盛擧。其可無言乎。故序。文政己丑春三月。四十九歲

晏子春秋音義序

先王之道。自孔子而降。爲儒家者流。非自小也。蓋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未有之才。生不遭時。道大莫容。故雖席不暇煖。而東西南北。終無一合。退與二三弟子。表章六經。以傳道於來世。亦不獲已也。自其以道得民。而人謂之儒。儒豈在下任道之稱哉。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教誨開導於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擀迹文武。制禮作樂。以開太平基。荀卿謂之大儒之效。而又次之以孔子。其意蓋謂孔子卽不得志之周公耳。其明道德助教化。存斯文於未喪。留人道於幾希。其功賢於堯舜遠矣。宜乎其以先聖先師。倶爲百代儒宗。是所謂儒而師者也。世衰道微。邪暴又作。列國大夫無有能以儒術相君者。獨齊晏平仲當姜弱媯昌之時。事千駟無稱之主。節儉力行。明哲保身。危言正諫。啓沃畜君。能使其君寬政毀關。去禁薄斂。爲徵招角招之樂。是謂其君之自能顯乎。皆晏子以其君顯也。豈非儒而臣者乎。其書文質而近古。義正而合經。故漢志列諸儒家。苟爲儒學者。其可不考究哉。而古無注本。讀者難焉。淸孫星衍著音義二卷。考據細密。多所釐訂。但校人疎陋。誤字層出。不無遺憾。大關政卿一一校而正之。其於儒學。可謂勤矣。及刻成。序而道之。壬辰雪月。五十二歲

裝潢志序

夫人魂魄分去則病。盡去則死。分去者。術家有錄魂之法。盡去者。禮典有招魂之義。蓋人之有情。心可轉也。氣可移也。故魂雖分去。猶能錄之。雖能錄之。亦病不可不治也。治病必用醫人。但世多凡工。不治常得中醫。治則促命期。若其精於醫者。必攻諸腠理。而不使之至於魂魄盡去矣。余因思之。若書畫。卽文人精血所注。亦魂魄寓焉。是神韻也。此其於書畫。猶景之於形也。景本無情。何心可轉。何氣可移。凡有情者。感物而動。動則不久。是

生前之壽。所以不盈百年。而身後之壽。書力能保千年。畫力能保五百年。何則無情也。無情則不能感物。故魂若一去。不可復返。古之書畫。有筆而無神者。是魄止而魂去也。率皆背匠壞之耳。夫書畫之傳也以裝潢。而今以裝潢失其神。則不若不裝潢之爲。愈是得中醫之說也。故必擇用良工。古人譬之病篤延醫。蓋以是乎。然而醫之於病。雖一誤。治猶可復爲。何則在生前而有情也。身後之神。傳於筆迹。心不可轉。氣不可移。爲背匠者。豈可更不盡心哉。越後唐十老人精於裝潢。嘗挾是技以游四方。又好與文人相交。文人亦甚愛其風流嗜文有

雅致。不敢工匠視之。唐十深以爲德。一日得周氏裝潢志。大喜曰。是書在文人爲身後續命符。魂可錄也。病可治也。梓刻傳世。或足以報萬一貺。遂以國字旁譯。雖凡工使之易曉。嗚呼。唐十所以爲文人謀者遠矣。宜乎文人亦甚愛唐十。不敢工匠視之。刻成。因序。已亥九月。五十九歲

詩藻行潦序

嗚呼。北山先生眞豪傑之士哉。說書講道。極多發明。其經義經說。自成一家。文宗韓柳。而詩尚淸新。博學治聞。海內無比。而不欲以儒名家。忼慨尙氣節。韜略自任。每謂子弟曰。聖人之道。以仁爲至。而智勇行之。所謂仁者濟世施物之稱。昔管仲之相齊。一匡九合。不用兵車。是其仁也。樂毅以弱燕下齊七十餘城。譬如破竹。一節之後。無留及矣。是其智勇也。世若有以樂毅行管仲者。天下雖大。不足爲患。然則管仲樂毅一人耳。其用兵與不用者時也。諸葛孔明常比管樂。而成鼎足之勢。蓋以是賦。先生年二十八。作擊龍說。又以自況。故其於學。亦以撥亂反正爲事。嘗著古文尙書勤王師三卷。奉古文黜今文。以明正統所存。先是著作文作詩二志。殺及作文率。孝經樓詩話等書。痛斥僞文僞詩。以矯護園弊風。皆其所自任也。又嘗爲童蒙學詩文者。纂文藻行潦。詩藻

行潦二書。以備作料。文藻行潦早已梓行。詩藻行潦猶未脫稿。頃靑囊關主人得其稿本。竊以授梓。屬余序之。蓋欲證其爲先生遺書也。是書在先生則一時漫著。何足道也。然先生學問治博。巨細不遺。綽乎其有餘裕。亦可知已。若其謂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吾淺之乎視豪傑之士也。

孝經六書叙

余七八歲。奉教於家大人膝下。大人授以孝經。當時但耳受口誦之而已。豈能知孝之義爲何若哉。年甫十二。初入奚疑塾。受業於北山先生。蓋先生之教人。以力行

孝弟爲先務。而其所以爲教。則以誦習孝經爲始。鼎不
佞日侍絳帳。以問業焉。以請益焉。即以知孝之義者。非
先生開示訓導警覺提撕使之然。焉能得其萬一哉。夫
人孩提知愛。少長知敬。自天性已然。故孝之爲道。亦愛
與敬而已。愛敬之所至。仁義亦至焉。仁義之所至。即人
倫之至也。自古聖人莫不以人倫爲重。故又莫不力以
行孝弟爲先務。而言其義者。莫盡於孝經。但其書自秦
火之後。今文獻於顏氏。古文出於孔壁。而歷代之儒。或
遵今文。或遵古文。各立門戶。互騁意見。彼之所是。此以
爲非。紛紜衆訟。莫之有定。鼎不佞輙不自量。以今文古

文校其同異而攷定之。作攷異三卷。又作定本一卷。歷
代注經家。各自有所見。一短一長。孰是孰非。初學或苦
無折衷久矣。今就諸家傳注。擇其明白切當者而取材
之。間有諸家所未盡。則以己意竊測一二。又取古今孝
行嘉言。可以發明經旨者附載之。猶醫之有案也。於是
乎其文義既可知。事實亦可擧而行。學者苟於此而心
知躬行焉。其於治道立身。豈無小補哉。作證註三卷。其
承訓過庭。奉教函丈。皆今文也。鼎不佞不能守其言而
行其義。廑以一得之見。指彈今文。推奉古文。妄言之罪。
固無可逃。然記其所疑。以質諸有道。亦質疑之道也。作
私記二卷。若夫訂正孔傳。校補鄭注者。雖好古之不獲
已。亦存餼羊之遺意也。書成。凡六種。名曰孝經六書。藏
之家塾。以授子弟云。文化己巳春三月。(二十九歲)

送平松子願序

洞津平松生將從其君侯而西歸也。過予告別。且請贈
言。余謂曰。學不患不博。而患不正也。志不患不大。而患
不立也。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明。蓋由於學之正。
故學貴於正而已矣。夫人讀書志道者。誰不謂學於正。
而其所謂正。亦皆正其所正耳。如是然後可以爲正。則
吾與人皆正也。倘何正之有。然則學何如而正。蓋聖人

之道。仁與義而已矣。而所以爲教者。禮樂即其具也。禮
以脩外。樂以脩內。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則其成也
懌。恭敬而溫文。一言一動。無往而不仁義。其義則聖賢
之書具在焉。是乃子所學而知。何待予言。然其相知之
深。何忍無言而別哉。無已則其立志之說乎。夫志不立。
則信道不篤。其流學亦不能遂正。請試言之。吾人皆謂。
吾能讀書。吾能志道矣。而問其所以。乃曰。學所以明人
倫也。事君能忠。事親能孝。夫婦兄弟能明其倫。學求如
是而已。又試問其事君何如而忠。事親何如而孝。則倜
然無所歸宿。然則嚮所謂讀書志道。亦但有其志耳。豈

志立之云乎哉。吾人同學於聖人之道。亦皆聖人之徒也。假使孔聖復起。而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同在言志之列。則不知何辭以對聖人。當時子路雖其言不讓。而志立之日。亦已久矣。是其所以卒爾而對也。若左右顧望。急求所以應之者。則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吾人苟學於道。則每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輙必反之於已。而求其所以行之。事君吾當如此盡忠。事親吾當如此致孝。接物應事。吾當如此處置矣。斯志先立于胸中。而後所學者在我。果其然耶。吾與人在孔子而前。而其志可得而言。彼七十子之於孔子。即是也。謂之志立。志立而

可以能大學正而可以能博。故曰。學不患不博。而患不正也。志不患不大。而患不立也。予所見既如此。若有可取。請以爲贈。文政二季夏四月。三十九歲

送梶原大夫序

洞津梶原大夫從其君侯而西。及將行。請余贈言。余愚直。不知所隱諱。乃謂曰。古者人無生而貴者。冕其冠。端其衣。乘堅策肥。履綵曳縞。玉食而錦茵。是豈所生而具哉。其膺天命順人心。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者。天命之以爲天子。上尊天子。下養百姓。功德堪備旬宣者。天子予以公侯。德合一君。而徼一國者。公侯賜以卿大夫。是皆有所貴者。而後能貴。若言其生之初。亦但呱呱一赤子耳。士農工商。又何擇焉。惟天貴之爲天子。天子貴之爲諸侯。諸侯貴之爲卿大夫。以其各有功德於民。後世爲之子孫者。嗣爵襲祿。日鬭奢於富貴。則居移氣。養移體。或至以富貴驕人。在古聖人慮其如斯。勿論天子諸侯。其繼世而君者。必居之民間。以知小人之依。方此時。飯糗茹草。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若將終身焉。則稼穡艱難。紡績辛苦。莫不目覩而耳熟焉。天子諸侯猶然。何況卿大夫之子乎。及其起而卽政也。政治得失。民情險夷。其所洞徹而知也。故爲君必明。爲臣必良。是古昔

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也。夫古之聖人。莫盛於堯舜。舜自耕稼陶漁。立爲天子。是豈庶人之子。而朝臣進之。堯亦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哉。古雖質矣。聖人雖公而無私矣。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吾知其必不然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瞽瞍乃一諸侯也。況且瞽瞍抃五絃琴。以作爲十五絃之瑟。命曰大章。以祭上帝。是豈一匹夫所能爲哉。舜曰虞舜。幕亦曰虞幕。則瞽瞍之爲虞侯。蓋可知也。但其生而無目。以諸侯爲堯典樂者歟。舜以其世子。降居民間。與小人出入同事。固其所也。惟父頑母嚚。則浚井塗廩。艱苦

亦至。殷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可見殷亦尙然矣。至周滅殷也。未及制禮作樂。以綱紀天下。而武王崩。成王尙幼。周公以冢宰攝天下之政。方此時。頑民未遷。三監及淮夷叛。則成王長於深宮之中。不與小人出入同事。亦不得已也。天子既如此。則諸侯卿大夫亦不得不然。然其入學尙與國人齒讓。講究切磨。必相與爲政治得失。民情險夷。與夫修己治人之道。接事應物之術。學而究之。習而熟之。亦尙足以知小人之依矣。然躬不涉沐雨櫛風之艱。而據富貴之勢。不知殫精疲身之勞。而享治安之効。則宴安之心。不期而自生。蓋古之人君。得之

於體踐之餘。後之人君。知之於學習之後。故古之爲君者易。而後之爲君者難。如欲易其所難。其必由學乎。今君侯好學。而不以富貴驕人。若小人鼎。亦得侍講筵。每辱顧問。大夫亦能好學。而不恥下問。芻蕘之言。亦必稽焉。不知鼎之不才。而有贈言之請。雖鼎非其人。亦獻芹之情。不能自已。請敢謁一言。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且今之人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哀危懼爲何物。僅得之於佔畢之餘。則雖一旦志於學。而不能保其終始無變焉。故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大夫果能以斯心從政。君侯能以斯心處富貴之位。則古昔之治。其可庶幾焉。而國家之福莫大焉。是鼎所期於大夫也。此爲贈言。文政己卯四月。三十九歲

送村瀨三車仕於唐津序

門人村瀨三車以儒就仕唐津。及其將西發。請言於予。予平日與二三子者。三車所目習而耳熟也。今復何言。然唐津之於江戶。山海千里。再會無期。亦豈忍無言而別乎。乃謂曰。夫學所以知道。而道所以行。所知也。故古之學者。必措諸事業。不涉於虛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伊尹耕於莘野。農夫也。傅說築於巖阿。役夫也。膠鬲之隱於漁鹽。與賈豎無異。閎夭泰顚之處於罝

罔。與獵人何別。彼若以其材與學。而開肆聚徒。教授爲事。皆能可優享其養。而矜式一國矣。所謂無位而尊。無祿而富。豈難爲乎。然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苦心志勞筋骨。與農商爲伍。是非好爲之。古之學乃爾。管仲齊之世家也。兄伯氏食於駢邑三百。鮑叔亦齊大夫敬叔之子也。仲叔已非世嗣。則其始困時。管仲與鮑叔賈。後及其倶立相於桓公。人不以商賈病之。何則人不可以無業。但無以儒爲業而已。儒之名始見周官。本非職名。謂以道得民者。故漢志云。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蓋先王之道。自孔子而降爲儒家者流。亦不獲已也。孔子

自少以知禮聞。人稱博學。世號多能。則四方從游之士。日月益衆。當此時。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爲農而耕。不過獲十千之利。爲商而賈。不過致鉅萬之富。是何足乎。若夫成德達材。以教育英才。則假使道不行於天下。亦足以傳于後世。於是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學不厭。教不倦。表章六經。以明先王之道。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自其以道得民。而人謂之儒。遂以爲在下任道之稱。其後門人弟子。分處諸侯之國者。徒抱道而信其志。學以爲己。教以爲人。砥身礪行。以師道自居。周德日衰。諸侯力政。當事者。不必知道。修學者。不得行。所知學與事業。歧爲二途。但其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者。槩謂之儒。而儒有大小雅俗之別矣。墨子非儒。荀子非十二子。皆末流之弊也。儒豈然哉。今之儒官。卽古之史。然其日侍講筵。談仁義。傳聖法。以輔君德。或在黌堂。明人倫正教化。爲一國矜式。猶之古之儒也。故其職雖輕。其任甚重。今三車果能持古居今。依經守義。輔君德。明人倫。以開政化之原。則無愧於儒之名。而不負於所學也。此爲贈言。

望雲祝壽圖序

皆人子也。誰其不戀戀然思慕其親。又誰其不欲承顏順志。以馨潔晨夕焉。故人子重於去其親。孝也義也。然士大夫一出就仕。則遠去梓里。久違親顏。不得朝夕奉歡于膝下。是非急於君。而不急於親。蓋勢有所局而爾也。勢之所局。卽義之所存。義何關於人子。但其祿養之道。不得不然。則可不謂亦孝也義也乎。況方今國家封建爲治。朝覲以時。則其士大夫從君而往來也。或侍老侯子世子于江戶邸者。曠十數歲而不得一歸而省者。間或有之。亦不得已之勢也。平戶葉山君仲達初從君侯於江戶。旣而侯老矣。凡國家之制。諸侯一老。則不得再往其國。君亦遂留侍老侯。出入均勞。夙夜在公。其留在江戶。前後二十餘年。移孝事君。殆若弗置老親於念頭者。蓋勢有所局而爾也。然孝子一出言。一擧足。猶不敢忘其親。君何其無陟屺之嘆乎。無望雲之思乎。又何無尸饔之怨乎。吾聞之。君之初東也。母君已老。兒佐內君。則呱呱猶在襁褓中。然勢之所局。義之所存。去其親別其子。遠來江戶。遂侍老侯。二十餘年之久。不得一展顏於慈闈以爲歡。君豈獨無老親之在念乎。嗚呼。欲歸而省乎。勢不可得也。欲迎以養乎。山高海濶。路亦遠甚。又不能必迎。迎亦或不能必至。至亦水土之異。風候之

殊果能適於老體耶否未可知也況且都人以勢而相軋也不如吾田里之閑官舍以代而相傳也不如吾第宅之安然則水陸萬里迎致遠方非其情也幸有先子之祿在則愛閑田里居安第宅又且甘脆不患於養口輕暖不患於養體輿馬僮僕自足給用於是乎君一意奉公不顧其私若是而口養體養志亦能養又可以無貽母君之憂矣何必君之歸而省迎以養也而後樂乎又聞之母君雖老而體益强健佐內君亦已成長今也衆媳抱孫代致孝養能使君無內顧憂嗚呼君與佐內君皆長於母君則母君乃二世母儀又能成忠孝於一門皆母君之年也不可不賀也今茲壬午三月二十三日爲母君西鄉氏八十八懸帨之辰佐內君大開賀筵以伸南山之祝君獨不得躋堂爲壽則何其無望雲之思乎余倩畫工勾臺嶺爲製望雲祝壽圖以寓君睽違遙祝之意且述孝義所在而慰思慕之情君其可以無憾矣遂書此以畀之賓筵文政五年壬午三月朔日（四十二歲）

富士紀行詩序

富士之距江戶三十里而遠其間箱根諸峰競秀爭奇孤聳撐空而富士獨塊然跨其上咫尺於三十里外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余又屢過山下近看遠看橫看側

看亦渾厚雄美而而蓮華不要奇而自奇不求工而自工宜哉其盤踞三國要提群峰而傑出於東海之表余遂以是移而論士士之要奇行怪好殊異乎人磊磊落落豪傑自許者抑亦山之雲仍也何足以爲高哉嘗爲快庵道之而快庵頃日以其富士紀行詩見示余受而誦之豪爽俊逸與富士爭高不必言也其山四時積雪雖六月必具絮衣而登僅至半腹則一眸千里自有小天下之志既而雲出捲雨風起飛石倏忽變幻不可思議其積石峩峩嶄巖危嶮絕壁深竄如劍如鑿千奇萬怪莫可名狀於是豁然悟曰豈惟山哉士亦不可以皮相論夫所謂英傑之士胸中磊磈自有一具豪骨存焉若徒見其渾厚雄美以爲止是而已則何能盡其人哉古人云看山如覓孟萬年信哉壬辰二月（五十二歲）

左國占義序

古之占法不傳久矣其僅可見者左國二傳而已朱子作易學啓蒙據二傳考變占其意甚善然至於二爻變四爻變猶云經傳無明文故若筮學研幾啓蒙意見等書雖專從朱子亦或異同要之二傳可據而不可詳知況且考究之未盡何遽謂二傳如此乎毛奇齡春秋占筮書旁引曲說詳則詳矣然其依文生義就迹論象吾

恐其不免造車合轍。殺頭適冠之誚也。蓋春秋之時。有
用正占者。又有用雜占者。所謂雜占。殆如今易林之流。
亦自爲一種占法者耳。故杜預亦言當時有雜占筮辭。
卽漢志所載大次雜易八十卷。蓋此類也。嗚呼。易道廣
大。莫不該通。雖瑣瑣小數。必有可觀焉者。況雜占之法。
何可全廢。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則魯之用正占可知也。而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
亦引用雜占。然則正雜參用。以占吉凶。自魯已然。況於
他國乎。且至玩占。則其人卽己之神。合物之神。以開人
之神。方此時。靈悟神通。目擊道存。固非可以口傳而筆

授也。今若拘其成迹。守其遺文。一槩據信。以說古占法。
豈不謬哉。皆川田龍著左國占義二卷。左依杜。國依韋。
順文以通大義。其意乃謂後之說易者。不失於淺。而失
於深。夫易之用活矣。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要在其人自得耳。何必穿鑿附會。務深其義哉。此雖
爲左國言之。而凡謂易者。當作如是觀。是乃田龍之意
也。因序。文政戊子秋九月。四十八歲

與古志永世

都下之住。絕無淸閑樂。日抱兎冊。講授子弟。亦唯衣食
計耳。古人謂讀書樂。如鼎讀書。則苦亦多矣。昨在講席
時。遞使傳信。幷賚一籠。新鮮野味。香氣撲鼻。手未及觀
封。而食指爲之先動。倉卒終講。喚酒烘賚。一醉直入華
胥。方此時。平日苦境。變成一大樂地。擬從赤松子。而攀
菟絲掘茯苓。獨奈好事多魔。忽爲問字人喚醒。不得復
作松林遊也。然至今尙覺謖謖松風在兩耳間。永世足
下。生在山野。平生消受此淸福。亦何幸也。當自愛之。遞
回附此申謝。不宣。

復細木大夫

臘書未報。春信又至。因審侍奉安勝。丕膺新禧。欣幸曷
已。鼎也疎慢。久不候起居。入春懸擬脩緘致賀。亦以賤

事紛擾。稽報至今也。忽又接手教。情意懇到。溢于紙外。
展誦之間。感愧交集。不知所言。且大夫海量所波及。每
辱下問之誼。鼎不佞何足知。雖然。鼎之於君。固非一日
之交也。則無隱乎爾。故鼎既以淺陋之學。爲君道之。今
又再述所見。以答厚意。其言若有可取。實爲幸矣。所問
人君造命之說。非自鼎始發之。唐德宗以播遷爲天命。
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宋沈明遠亦曰。人主不可
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命於天。歸過於數。故
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鼎嘗得此二
說。深以爲然。因徵諸經傳。則中庸所謂天地位焉。萬物

育爲者。人主致中和之効。大禹謨地平天成。豈非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之所致哉。其他若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人君造命之說也。又洪範一篇。大抵發明此義。所謂九疇。一曰五行。夫人稟五行之精以生。則又莫不養以五行焉。人君若汨陳其五行。逆施失序。則彝倫斁矣。是最不可不愼也。故爲第一。二曰五事。五事卽人君之行事。赫赫之位。民所具瞻。未有身不脩而能治人者也。故次之。三曰八政。八政者。養民之具。乃所以九功惟叙也。故次之。四曰五紀。凡爲人君者。五事修己而己可以脩矣。

八政治人。而人可以治矣。己修人治。而後天地和順。四時可得其序矣。故五紀次之。此皆言其常也。五曰皇極。極中也。凡人性雖善。感物而動。若非禮以敎中。則智誘於外。而性化于物。自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矣。所謂皇極者。備變之具。以是備變。則五事八政。何患乎不得其所哉。故次之。六曰三德。此言用中之法也。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中也。當剛而柔。當柔而剛。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聖人以是制事應物。此其智所以無過不及。而道所以行也。故次之。七曰稽疑。上文六疇。盡常盡變。

而人事盡矣。易不占險。不疑何卜。聖人至是特以神道設敎。亦知天之義也。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周易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豈非是之謂乎。八曰休徵。曰咎徵言天之休咎應於人君也。九曰五福。曰六極。言民之福極受於人君也。由是言之。天之休咎。民之福極。皆在人君陶鑄之中矣。而若謂治亂禍福。自有命數而任之。則何賴於人君乎。洪範一篇。不過發明此義耳。聖人之語。徹上徹下。在天子則天下。在諸侯則一國。持此以往。則亦皆造命之人也。此說非自鼎始發之。乃古人之說亦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請賜高裁。餘付後鴻。春寒未去。

爲國自重。戊寅正月二十五日。三十八歲

與南京楊秋棠

疇昔下田之役。鼎不佞以文學承乏。爲屬吏於韮山。彼此膠釋。得專掌之。日往大舶。筆墨相酬。幸蒙不遺。且承雅愛。一見如舊。每辱投心之誼。雖乃一時邂逅。亦是千載奇遇。至今無日不往來於夢寐也。然江戶之於崎山海阻絕。風馬牛不相及。況且與外國人。相通書問。非得好便則不可也。別來三載。不一脩尺書以候安否者。職是之由。幸勿以疎慢罪之。今春星野君以公事于役長崎。因付呈數行。聊伸繾綣之情。幸賜嗣音。以慰鄙懷。至

懇至懇。拙著古文孝經私記一部。并以往爲。此書儁年
奉託故長崎尹牧野公。以數本寄贈貴國人士。以請訂
正。至今杳無音耗。不知落于誰氏手也。足下高情厚誼。
不忘久要。果能以此書轉致知名之人。代鼎請正。使之
得爲成書。則爲賜多矣。惟此鷄肋。雖焉用牛刀乎。幸經
大庖割烹。猶或可以供同嗜耳。鼎不佞今玆年三十八。
學問淺陋。見識尙嫩。況此書之成。既在十餘年前。則其
說不穩當者。亦必多矣。私記中云及述義直解。吳音相
近。所謂吳音者。非吳國之音。乃音之互通也。吳與互同。
猶詩互體。謂之吳體。我邦人讀書。有漢吳二音。恐貴國

人不曉其義。故今及之。鼎頃得元和年間所刊活字本
古文孝經孔氏傳。經文一千八百五十字。與足利本同
其字數。其書以大外記中原師富自書本一一相校。師
富本。乃以述義校之。孔安國序。題曰述義卷一。開宗明
誼章。曰述義卷二。三才章。曰述義卷三。聖治章。曰述義
卷四。廣感章。曰述義卷五。又于其上層。載述義說者。與
孔序直解全同。是可以知其爲同一書矣。又以具平親
王外典弘決鈔。藤定家公詠歌大概釋覺明三教指歸
注。及邢昺孝經正義所引攷之。則述義之爲孔傳義疏。
無可疑矣。然則稽義一篇。別是一書。不在述義五卷之

內。又按藤佐世所撰日本國現在書目錄。載劉炫孝經
去惑一卷。蓋劉炫于古文孝經。僞造孔傳。更述其義。以
傳於世。然當時儒者。諠諠猶云炫自作之。於是乎稽其
疑。去其惑。欲以取信於人。其所以有斯著也。此皆後日
所得。併又及之。其他當以改正者尙多。惟紙有盡。而意
無盡。心事萬緒。不能仔細。請諒察焉。會面無由。但懷思
耳。更冀若時千萬自愛。不宜。鼎又白。陶君粟橋想必平
安。不別修問。代爲致意。泉澤生去春釋褐龜山侯文學。
岡田生尙在敝塾。均囑致候。本文懇乞拙著諟正之事。
足下俯垂青矚。不吝緩頰。千萬是冀。至囑切囑。貴報之

到。引領以俟。文化十五年戊寅三月朔。三十八歲

與冠臺公子

愁霖終日。冷氣襲人。不審尊候何如。嚮昔奉話之次。言
及河圖洛書之義。鼎略陳梗概。未盡其說。今又承辱問。
義不可辭。敢以謬見。浼亂尊聽。河圖洛書。易未嘗言其
體。但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謂之圖者。蓋必規
畫也。謂之書者。蓋必文字也。但其出在何世。而誰將之。
誰受之。皆不可知。又其所以出之。亦未指言何爲也。夫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惟聖人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易以昭天地之化。復其見天地之心。苟不固

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大哉聖人之道乎。世無聖人。易懸於天。世有聖人。道行於人。天賚聖。聖賚天。易道立矣。故聖人之興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苞地符。以發聖人之獨智。所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蓋謂此也。河圖洛書。亦神物也。雖乃神物。何關於易。是蓋不過以證天生聖則之義耳。若夫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乃漢儒孔安國之說也。繼而劉歆亦云。然尙未言其體何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古未有以此爲圖書者。故桓譚新論曰。河圖洛書。但有兆眹。而不可知。是實說也。若洛書。他無所見。河圖則

有可言者。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在西序。天球河圖在東序。是河圖大訓。東西相對。則均爲簡册之類。可知也。水經注引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由是言之。河圖卽江河山川分界之圖也。但其自河而出。因名河圖。猶魯論壁經之稱也。鼎竊謂當堯之時。洪水爲患。氾濫中國。民皆置性命於巢窟。爭飮啄於龍蛇。昏墊溺困。人將爲魚。是非一時然。其來也久矣。堯獨憂之。擧鯀治水。鯀之治水。拂潤下性。不能行其所無事。彝倫所斁。天誅忽至。禹乃嗣興。其隨山濬川。以奠高山大川。一循水之自然。而無用私智。彝倫之敘。

天錫洪範。成功所告。堯賜玄圭。於是乎水由地中行。而人得平土居焉。然其治之之初。洪水方割。懷山襄陵。蕩蕩浩浩。無有畛域。則孰爲人居。孰爲河道。雖禹神智。莫能識別。方此時也。河出圖。使之由是以審江河山川之界。以施疏瀹決排之功。禹而得此。豈非天授哉。是卽所謂天生聖則者。而大禹之功。於斯爲盛。又其終陟帝位。亦斯之由。故或與鳳鳥並言。以爲王者之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是也。然則後世子孫。因河圖以知祖功所由。因九鼎以見祖功所成。則其爲念爾也深矣。歷代相傳。以爲國寶。不亦宜乎。鼎所見旣如此。然非敢以

爲必然也。惟高明裁焉。講筵在近。餘留面謁。不具。文化戊寅四月二十七日。三十八歲

板溪伊藤君墓表記

君姓伊藤。諱信。字順卿。號板溪。備後三次郡板木庄人也。其先青山式部太輔幸滿。爲鎌倉鶴岡八幡社司。永仁中。以安藝五龍山城主宍戸安藝守隆家之招。與男常陸大掾幸氏。奉神主。自鎌倉移住於其城北長男山下。自是世爲藝之人也。更十一世。有諱某者。爲養子於板氏。移板木庄。而生君之父諱良珍。良珍有故。復姓青山。娶井上氏。生七男。君卽其二也。君少而志醫術。受業

於廣嶋宍戸氏。年十九喪父。居一年。負笈學於京師。三年而歸家。遂辭母及兄弟。遠遊江戸。學於伊藤尙貞翁之門。學成。家於江戸。以醫爲業。而君特精產科。其術出賀川氏。而別成一家矣。後移下總之福岡鄉。居十一年。又來江戸。時尙貞翁病沒無子。其門人推君嗣家。因冒姓伊藤氏。文化癸酉九月廿三日。以病卒。年四十七。葬於江戸城北目白蓮華寺。君娶淺井氏。生四男。長名玉。字玄琢。次觀讓。三某早夭。四三平。尙幼。君性情孤峭。負氣傲物。而獨與余交善。是余所以作記也。

高木權兵衛墓表記

嗚呼慟哉。高木氏之子。捨我而亡。豈獨我哉。捨母捨兄而亡。亡矣喪矣。嗚呼其夢耶。幻耶。吾猶未信其亡也。想其初入吾門。去今四年。而不足三年而有餘。嗚呼之子入則事親。出則仕君。苟有餘力。則必來問道於余。其問之也切。思之也近。尊所聞而行所知。其學之勤。志之厚。吾既知之。況其講會之席。摳衣趨隅。宛然如見。而其人既上鬼籍。不亦悲乎。吾猶如此。在其母其兄。則何如耶。兄姓高木。名正固。稱源五左衛門。石川侯世臣也。父曰正方。娶木部氏女。生正固。再娶飯田氏。生之子。之子名正敏。稱權兵衛。兄正固無子。養以爲嗣。文化癸酉十月念八日病卒。年十有九。葬於谷中玉林寺先塋側。嗚呼悲哉。之子好文學。嗜武藝。善使刀運鎗。射弓騎馬。兼善火術。凡所學莫不研究。其天性爾。吾竊期後日大成可必焉。豈圖中道而夭。使余作其墓記也。余臨文想其平生。胸塞思亂。辭不得修云。文化癸酉閏十一月十日。十三

十三

竹庵居士墓表記

君姓福田。諱務廉。稱彥八郎。竹菴其號也。江戸人。本姓坂倉氏。幼養于福田氏。遂冒姓承後焉。祖諱木道。父諱嘉叙。俱稱彥八郎。家世隸于賄頭。厚其貲。君克幹蠱家

道益饒。君性孤介。廉潔自守。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至義所在。則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人多愛敬之。初好爲詩。與詩佛五山結社唱酬。後遊於國歌。從平春海翁受業。最長于國文。亦善國字。翁集曰琴後集。全部皆出乎君手澤。其編選校訂。亦專任焉。蓋受其遺託也。又善飲善論。最好理論。酒間興闌。則言論亹亹。座上生風。使人聳聽焉。至其得意處。則雖宿儒老生精物理者。不能難也。又脩本朝典故之學。好讀經濟之書。各有所論著。又精算術。善碁戲。其他曲藝小技。人間所有瑣細之事。亦必研究精曉焉。凡人之所爲。莫不爲。人之所能。莫不能。

然又不欲隨人悲喜。其天性乃爾。性愛古器古書畫。多方購求。不惜厚貲。杉田之梅。玉川之櫻。三叉江之月。墨多堤之雪。四時遊觀。不敢後人。其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率皆如是。文政二年閏四月廿八日。暴病卒。年四十有六。葬于淺草崇福寺先塋之側。娶福田氏。蓋同族女也。生四男二女。男長曰廷芳。小名勝二郎。嗣承家業。二曰廷臣。三曰廷信。四曰廷和。女長適鈴木氏。次適海埜氏。君交遊甚汎。皆一時知名之人。而與余及詩佛交最相親。於是乎及其立石。余作文。詩佛作書。終始其交。以全耐久之義云。文政二年歲在己卯夏五月。（三十九歲）

福山泰庵墓表記

福山允。字恭甫。號泰庵。江戶人。父曰舜章。濱田侯侍醫。母朝川氏。即吾姉也。初舜章贅于吾家。而允生焉。生而岐嶷。神氣非凡。先君默翁先生奇愛之。甫數歲。親授以孝經論語。一遍輙諷誦。歷日不忘。未總角。已涉諸經史。賦詩屬文。亦漸入繩槼。性醇正周謹。長而彌篤。日侍先君膝下。仰承色笑。務得其歡。吾少好遠遊。不能奉親以居焉。冬溫夏凊。所缺常多。猶且游學多年。以遂四方志者。蓋以奉養有所恃也。先君於醫術。特極精妙。允自幼學于家庭。親受指授。故所得最深。試諸病者。多獲異效。吾有故改醫爲儒。雖不能承門戶。傳三世之業。猶曰予有後。弗棄基者。蓋以繼述有所託也。一年舜章陪其君侯。在勤于大坂城。允奉母留守。以綜家政。其應世接人。率有規措。親戚登親。朋友登篤。老少皆安懷之。又且恪勤惇守。一於幹蠱。出入不避寒暑。業亦大行。家聲日振。人皆不虞其爲少年子也。而父母亦恃以安焉。文政九年丙戌四月十六日。病瘵而卒。春秋僅二十有九。鄰里鄉黨。不識者惜。識者歎焉。親戚朋友可知。而父母豈可知矣。而吾更有甚焉者。今也先君久已即世。雖豚之養。既不逮存。箕裘之業。遂喪所託。嗚呼。命哉。不惟吾之不

幸。乃吾家之不幸也。及作墓記。潸潸淚下。胸塞心亂。故言不成文云。丙戌八月。（四十六歲）

富津屋六左衛門墓表記

無位者曰四民。而商賈其最下也。然以匹夫而富敵公侯。權侔卿相。不署綬而自榮。無爵土之入。秩祿之奉。而樂與之比。故謂之素封。又其治產致富。自有王覇之別。而與封君爲政。亦無異也。夫富而仁義附焉。好行其德。豈非所謂王富者耶。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必藉美言。爰賓善價。巧詐圖衆。謀人自肥。非所謂覇富者耶。若其握算最精。秋毫必析。利之所在。如水趨下。熙熙而來。

穰穰而往。鮮差璃緇。不知一毫利人者。固已市心而賈行矣。揚子曰。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若是乎民斯以爲下。不亦宜乎。加賀大國也。其都邑曰金澤。金湯之固。山海之利。實爲北陸要衝焉。故四方輻湊。百貨叢集。互市日繁。貨泉流瀦。富商大賈。指不勝屈。而富津屋六左衛門者。最稱豪富。不但稱豪富而已。其富而仁義附焉。好行其德。殆所謂王富者乎。按譜其系出加賀名族富樫氏。有七左衛門者。避亂居平栗村。後移住金澤城下。以商賈自穢其家。號曰富津屋。是爲君八世祖。君本姓富樫。後有故改巖尾氏。名宜周。字周二。稱六

左衛門。同國白尾郡人。父稱利兵衛。姓岩佐氏。君以其五男入贅於巖尾氏。當時家中落。生產窮空。僅能充口。君以幹蠱克家。生生自力。遂至富累巨萬。爲人尤敦義氣。甚好施予。每遇鰥寡孤獨。死哀疾急。無不周恤饋遺焉。而其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故雖志存節義者。亦易於受恩。姻族知交。賴以成家。鄰里鄉黨。待而擧火者。常數十家。又公家有用。取具於富人。則君必先出數千金。以倡諸巨室。雖屢蒙褒賞。號義民。非其志也。其於人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帑金窖粟。不爲管鑰。其啓閉出納。雖僮僕亦必使之。而錙銖升合。無有犯者。君每謂人曰。一家之人。義均同體。理在坦懷。豈嘗有相疑之道也。但使其衣服調度。必常優足。而不羨於人。又能均其勞逸。度其忙暇。幼者憐其智短。老者念其力衰。若有非意相子。亦情恕理遣。使其易事。則彼亦人也。何敢欺人而自私乎。其性度寬惠。常推赤心置人腹中。皆是類也。宜乎家人感勵。多勵謹業。亦日益昌。文化丙子閏八月十七日。以病卒。年七十三。家世奉親鸞教。荼毘葬于邑之野田山。法號曰祐了。配巖尾氏。名民。貞潔順正。勤脩婦道。君之所以勤其躬淑其家。以成富大者。內助之力亦爲多云。文政甲申五月九日亦卒。年七十四。法號曰祐智。又穿

君墓而合葬焉。無子。養姪七左衛門爲嗣。名魯。孝謹篤實。善脩其業。嘗從常陸大窪行受其書法。亦甚相歡。及其立石。介大窪行請余表墓。夫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嗚呼。富而能仁。好行其德。如君者。其有幾。夫然故謂之素封。非徒以富而已。是可無表乎。文政丙戌十二月。（四十六歲）

處士董堂先生碑記

君姓中井氏。諱敬義。字伯直。號董堂先生。又以其先出於遠之小笠。亦自號小笠外史。江戶人。君夙以書著。而尤長于行書。書法姸美。筆鋒勁利。咄咄逼眞於董文敏。後又好作詩。其詩淸麗蘊藉。一肖文敏。雅性風流。溫文

爾雅。亦居然文敏矣。凡一生做作。惟文敏是慕。是學。學而習。習而肖。詩書性行。莫一不文敏焉。嘗築一小室。名曰董堂。安文敏像。以崇奉之。又別構書齋於其側。名鵝鵝居。遠託浪華木世肅書其額字。世肅一號兼葭堂。亦好董家書。藏有兼葭堂鵝鵝館二法帖。世肅爲割其愛。以鵝鵝館帖贈君。且云。僕嘗以兼葭爲號。後偶獲兼葭堂帖。而始知兼葭是文敏別號。今君鵝鵝居。亦文敏既以名其館。僕深有所感者。因以奉贈焉。君始知此事。亦自感喜。寄謝二絕句。以言其志。是蓋誠信既至。神亦通之。不知不識。同號於文敏。可謂奇矣。晩年業益精。名日

益重。搢紳大夫延聘。求其書法。遠近乞書者。日不暇給。戶外屨常滿矣。世或至以東海思翁稱之。君性不喜酒。然燕客必盡歡。時吟嘯風月。放適絲竹。雖與酒客終日相對。未嘗見厭倦之色。其與人交。溫淳恭和。但恐拂人。而情意懇到。自有足感動者。故人皆愛重之。文政辛巳四月。始嬰疾。七月廿五日。遂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于築地淨見寺先塋之次。君嘗倣釋智永故事。瘞敗筆于深川宜雲寺。爲製碑文。題曰文載先生中書君墓。門人某等。今又將立碑其側。請余文以傳君生平梗槩。蓋其遺託也。君交遍四海。名重一時。況復方今都下能文之士如林。則撰君碑文者。世當有其人矣。而獨遺言託余。余深感知己之言。不敢以不文辭。然余文何足以傳後之欲知君者。請以一部董容臺集。充君小傳可也。余則言其由耳。何碑文之云乎哉。文政辛巳八月朔。四十二歲

詩佛老人碑竹記

竹之爲物。非草非木。無常花。無常實。不風雨撓。不霜雪凋。直節挺然。獨立風塵之表。此乃隱士操也。故君子常比德焉。詩佛老人超逸洒落。介然絕俗。名佛而實儒。隱市井而游書畫。其初好畫梅。自號痩梅居士。既而曰。其花清而香遠。又且有和羹之實。此非吾輩所可得比也。

改而畫竹。且自謂曰。以佛爲名。而有圓通之相。以儒爲實。而有苦節之操。固其所也。於是遂專畫竹。畫竹必題詩。詩必自書。書之勁健。詩之高淡。畫之飄逸。併可以知其爲人矣。若以竹而已矣。則直節虛心。無花無實。得風而笑。經霜雪而增色。自是詩佛面目也。故或曰。詩佛畫竹。卽詩佛一個肖像。是其所以碑而傳之也。壬午竹醉日。四十二歲

駒谷吉田先生碑記

君姓吉田氏。諱成德。字直心。號駒谷。江戶人。幼而好學。脩方技家言。師事豎院士岐君。不數年盡傳其業。又從

月池桂川先生受和蘭學。君性沈靜明敏。最長於思。精究物理。至廢寢食。先是本邦醫家。言和蘭學者。止於外科。而不及內治。彼其長於究理。必有內進乎外者。何獨謂詳於外而疎於內耶。但其方法不備。藥品不明。則邦人或未之能精耳。君獨覃思專精於內治之學。鑽仰沈研。有所發明。翻譯泰西熱病論七卷。以明其方法。其二原三因之說。考究細密。鑿鑿有據。可與一部傷寒論相頡頏矣。又就西洋諸家本草。譯選蘭藥鏡原五十卷。考名別類辨性質審氣味。以便其藥用。視諸漢土本草諸家。有加而無損焉。蓋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始能成是

編。於是乎內治方法。可學而行。遂以是名家。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驗。名亦隆隆起矣。遠近慕其術。及門從遊者。常不下數十百人。其於人。無貴賤無長幼。一接以誠。不隔膜視之。又且循循善誘。使人欲罷而不能焉。及其叩問請益。則雖一時之交半面之識。亦一切傾倒說出。不敢秘方匿術。其所知必使人亦知之。又能與人為善。而成人之美。其平氣宏量自足厭服人心。而人亦皆樂為其藥籠中物矣。故先後奔走在在游揚。而其傳亦廣。加賀侯聞其名。聘為醫官。命其翻譯著述。以終其業。吾東方有和蘭內治之科。君蓋其嚆矢也云。文政甲申夏。加賀老侯病於國。召君診視。君即日上途。行及越之高田。而遇疾。輿至金澤。若干日遂卒。實八月十日也。年四十六。即葬于金澤棟岳寺。君娶某氏。生一女。早夭。而某氏亦先君卒。繼娶由井氏。卒無子。養門人中條道碩。冒姓承家焉。道碩與門人某等相謀。更立石于江戶駒込養源寺。將以補松楸之闕。展拜掃之儀。嗚呼。是可無記乎。因記。

桐生故詩人佐羽淡齋君墓記

是為桐生故詩人佐羽淡齋君之墓。君姓佐羽。諱芳。字蘭卿。號淡齋。其堂曰菁莪。上毛桐生人。自其父祖。以財

雄於一鄉。君亦能幹蠱。家業發振。其日倚市門。時稽貨物。化其小大。通以有無。常思奇貨之可居。每致秋毫之必折。不損於人。以益於己。愛其奴婢。多其牛馬。廣其田宅。博其產業。吾知其為良賈矣。嗜文好客。最能憐才。汎愛厚施。急於救乏。不待魯公之乞米。已見衛尉之許賑。何嘗涸轍去轍。亦是蟄蟲啓戶。於是乎深林之枝。鷦棲自安。萬里之程。鵬羽遂振。乃至鄉里鄉黨所識窮乏之人。皆能安生起家。亦賴分惠施恩。吾知其為義人矣。其在江戶。春則探梅杉田。曳枯笻披短簑。冒雨雪於數程。秋則泛舟墨江。吹參差歌宛轉。占風月於一家。或又偎

紅擁翠。結綺夢於巫山。傾銀注玉。捲白波於鯨海。南樓弄月。不知漏之已盡。北里賞花。深惜春之將殘。其丰神清爽。性度快豁。人皆爲烟花總管。君自謂風月主人。吾知其爲風流才子矣。性好山水。癖耽烟霞。吉野嵐山之花。須磨赤石之月。金華之靈妙。日光之佳麗。松島天橋之以勝顯。妙義榛名之以奇名。其他靈境奇蹟。雖兎穴鳥道往來所絕。亦蛇行鼈步。探討必窮。嘗其在家。則別構十山亭。聚遠於四窓。探勝於一室。嫌臥遊之非眞。喜縱覩之得意。吾知其爲高尚逸士矣。而今獨以詩人稱之何也。夫詩以性情爲主。性情一正。其詩自善。君之詩。

能得其性情。遂以之行賈故良。以之爲人故義。以之弄風月。故風流才子。以之遊山水。故高尚逸士。皆其性情之見事業。亦詩能爲之也。故意與境適。往往寄諸吟咏。以自見焉。其菁莪堂集三編。嚮既梓行。可以見性情所寓矣。又名山勝地。所到輙立詩碑。每謂人曰。吾一生之間。必當立百碑。以存游踪矣。其所立僅至十一而沒。惜哉。文政乙酉七月四日。以病卒。年五十四。葬於鄉之淨運寺先塋側。娶福田氏。一男三女。其子元澄立石。請記於鼎。鼎與其友人大窪行山本謹・奥山翼等相議。題曰桐生故詩人佐羽淡齋君之墓。令鼎記其由焉。鼎不佞雖不能校好其辭。以副地下之意。而詩人之目。君其許我哉。

善人三宅善兵衛碑記

相摸淘綾郡東小磯邑有善人善兵衛者。儉勤眞素。甚好施捨。里中每有鰥寡孤獨。疲癃老廢。及貧乏不能自存者。輙陰施其惠。陽隱其色。不使其知恩所從來。久之人稍知其慈心好施。所在以善人推重焉。邑素瀕大磯驛。大磯當東西孔道。西自小田原至。東自平塚至。一切使客差員皆至此換馬。故人馬雜沓。往來如織。驛卒牌夫。囂競成習。於是乎奸頑好事之徒。恃強使氣。動輿爭

端。或又乾餱失德。酗酒生事。蠅頭互爭。雀角相訟。凡遇有此等事。則莊頭鄉約。以善兵衛平日能和輯。人人皆心服。就令其代爲講息。亦能委曲調停。開誠勸諭。何唯飛鴞革響。亦是頑石點頭焉。邑有阿波多良山。傍山田地若干段。常苦於旱。稍就荒廢。現徵無措。先是有地主七人。相謀質於善兵衛。欲以逃荒。善兵衛謀其所入。猶不足以充官租。於是慨然有起廢之志。遂以買取。乃將新開陂塘。以便瀦蓄。且謂曰。吾因石於山。因力於貧民。則其爲費無幾。而小民亦尙有利哉。又且餘潤所及。轉相浸灌。則傍近田地。省力亦多。是可已哉。遂以某月日

興工。東西十五步。南北十步。深一丈五六尺。用工千六百餘人。爲用七十餘金。一切貲費。不以煩縣官而告成矣。嗚呼。善兵衛以區區匹夫。變勞於逸。易瘠以濃。可謂力移地利者矣。韮山令江川君聞之。竟上其事。文政二年己卯正月。官賜白金五枚。以褒旌之。善兵衛姓三宅氏。世以田作爲業。其田入三十餘石。家亦頗饒。然是非必待有力始能爲之。其樂善好施。自天性已然。語曰。有實心者。必有實事。豈不信哉。今茲戊子。年七十六。老而其志愈篤。善人之名益著矣。邑之父老。將刊石立碑。以不朽其事。乃請旨於江川君。君倩余作記。亦以爲世勸云。文政戊子春正月。四十八歲

黑崎至純筆塚記

至純姓黑崎氏。名貞孝。號洗心子。又號無爲山人。常陸人。系出下毛宇都宮氏。及宇都宮氏亡。其族黑崎大膳亮名久重。流轉至常陸。遂久客焉。蘆澤伊賀守信重。薦之武田萬千代君。會君薨。大膳亮亦尋沒。子藤右衛門名久長。源威公時。賜宅地十餘石。蓋以其名家也。因占籍大子。遂爲常陸人。其子亦稱藤右衛門名某。是爲至純六世之祖。至純幼失怙恃。家既稍落。及長。奮志於學。負笈來江戶。時北山先生講學於玉池。一時英傑多聚門下。至純周旋其間。亦以才子稱。性好詩。時出奇語驚人。學務博涉。不屑一家。意氣岸然。不與人苟同。常欲以奇節自見。在江戶數年。東西游走。一無所合。困而旋里。以其久客。家益落。稍就窶憊。而至純不少以爲意。菜羹糲飯。蕭條自得。又開樂山吟社。以誘進子弟。時年力猶壯。守志愈固。慷慨尙氣。好與時牴牾。會以事被逮繫獄。既而得釋。以是落魄放棄。餬口四方者。近十年矣。所在迍邅。卒不得志。老病歸家。則妻子死亡。家室蕩然。卽所著詩文。亦多散失。其洗心堂易談及兵話若干卷。僅傳於門人云。嗚呼。至純一生苦學。名不出百里。徒齎其志

而老且憊。豈不大可哀歟。於是門人知舊。爲築筆塚。以作身後之計。遠走書請余記之。余嘗在奚疑塾。與至純同筆硯者數年。余知其工於詩。又知其精於易。未聞其善書也。昔唐僧智永懷素積年學書。禿筆成堆。埋諸山下。號曰筆塚。不知至純亦其然耶。然至純每謂書足記姓名。大丈夫安能區區事筆硯。故至純平日不甚用心書學。案頭僅有筆兩三枝。以供驅使耳。況復詩賦文章。用筆雖夥。多成於顚沛流離之間。何至蓄筆如此其夥哉。退而又思曰。非是之謂也。詩文亦筆。何獨書畫。自古文人學士。刳精嘔血。勤一世而爲之。若詩若文。欲有所

著述。以見於一時。亦或不幸而泯滅無傳。其心血所注。獨有筆存而已。若及其鋒退頭禿。不爲之用。棄而無顧。是豈仁人之用心哉。今至純窮老失志。憔悴枯槁。與筆同命。洵可哀也。門人知舊。有所爲感。而築筆塚。以圖不朽。且謂使至純生前及見予文。亦可以少慰其心。予聞而憐之。然又聞至純雖老病。亦善飯。必不至死。即使其不幸而竟死。其僅存詩文。及易談兵話諸書。自足以不朽。則至純一生苦心。其可磨滅哉。乃若筆塚。蓋不過報其勞而已。

鈴木斧八郎君碑記

君姓鈴木氏。諱重明。稱斧八郎。後改大學。江戸人。世仕尾藩。職爲先鋒物頭。天資驍勇。膂力絕人。嘗受刀法於岡田十松。究其蘊奧。後於其刀法。有所發明。別開一派。遂以劍術。爲一世師範矣。夫吾東方日本之人。以武勇勝於萬國。固也。其武藝之精。又天下無比。而刀法爲最勝。明戚繼光著紀効新書。講兵頗詳。獨至刀法。則彼國久失其傳。人鮮習者。嘉靖辛酉。臺州花街之役。得我邦人所傳眞影流目錄。幷其習法。又從而演之。然其習法。僅止一流。而所演亦別無發明。惟不過敷衍其習法耳。若我邦人。則慶元以來。名人高手。歷代輩出。講習鍛鍊。理究微妙。亦皆出其所長。樹赤幟於一方。以教授子弟。又且流流相試。以決能否。其刀法之精且詳。可知也。當時有福井兵右衛門者。夙精劍術。人莫能敵。而不自足。周游四方。徧求良師友。而不遇其人。聞飯綱權現靈現赫著。無叩不應。一心矢死。以祈冥祐。其精誠所感。格恍惚際。權現現身。親授劍訣。自是妙技入神。神變自在。莫不心得而手應焉。其刀法。名曰神道無念流。竟以名家。爲一流開祖矣。其門人爲戸崎熊太郎。其又門人爲岡田十松。而十松之名最著。又於刀法亦無敵。英傑之士。多聚其門。近時門下之盛。未見其比云。君亦從學多年。

用心最精。遂於神道無念之意。究獨詣之妙。抑亦有所傳也。蓋無念之流。第一刀法曰五加。凡五勢。二曰非打。凡十勢。其間橫擊直刺之妙用。釐然具備。後人失傳。徒以斫擊爲能事。而莫知其微意所存焉。君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而左右横擊。上下直刺。奇正虛實。隨時應用。又其平日在教場。操時身綴鐵幕而試其技。其意蓋謂夫人衛身堅固。而膽可大。膽大而藝可精。故先衛其身。而後其刀法伸而不縮。圓神而不凝滯。從容應酬。得以延其氣。展其能。而逞其意。是即神道無念之意也。遂以是爲教。業日登振。名亦隆隆起。其執贄及門者。至一萬餘

人。嗚呼盛哉。天保二年辛卯六月二日。以病卒。年四十八。葬于江戶市谷宗泰院先塋之次。配伴野氏生三女。一二皆夭。養姪重行爲嗣。以第三女妻之。重行與門人某某等相謀。欲立石於本所龜戶村之梅莊。以不朽其事。請余記之。余竊謂君之於刀法。源流有據。倘且纂論公察。不泥成法。實事求是。以發揮先師之餘意。亦所以擴大其業也。其人之勇。而武技之精且詳。眞不愧爲吾東方日本之人矣。是豈可無記乎。故不敢以不文辭。作之碑記。

樂我室遺稿卷第二終

江戸　朝川鼎五鼎父著　男慶校

秋田氏先代記

秋田氏本姓津田系出平相國清盛公二十傳至尾張岩倉城主伊勢守織田信安爲信長公再從弟信安子曰伊賀守信武自岩倉移美濃白銀庄後復出仕信長公邦俗衣服旌旗必有花號謂之紋每家異樣不相混用織田氏紋用窠及引兩五七桐信武以其爲一族獨得與公家同紋亦殊遇也有子二人一稱勘兵衛一稱

庄兵衛俱以津田爲氏庄兵衛名信義天正二年甲戌長嶋之役殺獲有功時年十八邦俗又名認旗負諸背者曰指物凡爲主將者臨陣必用之信長公賞其功賜以其指物成天衡形者一口旗一面纓一副朱漆十字槍一根正宗所造短刀名小手丸者一把及感狀一通且命屬於信雄公麾下信雄更賜菊紋蓋紋之最貴者也天正十七年己丑以信雄推轂謁東照神君於濱松城遂奉仕焉賜食邑若干慶長五年庚子關原之役屬左衛門大夫福嶋正則在先鋒獲浮田家臣鎌田助七及士二騎又與西山宮内搏戰適流丸中指物左右傷股而退神君大賞其勇新賜天衡指物然自是足不良不能援旍擐甲以效汗馬之勞遂自陳請致蘇而去慶長六年辛丑五月神君於伏見建官銀局以統理天下銀政特召信義命爲目代職目代猶言監也於是薙髮稱常味叙法眼賜黄金三枚時服若干奉旨改秋田氏後又置銀局於駿府於江戸皆移面監之俱第宅其間侍神君於夜話及扈從游獵者屢矣慶長十二年丁未四月賜親墨色紙信義沒後子宗古就宮女春日奉請裝具於大猷大君乃賜所有錦及章服皆葵紋花樣也慶長十九年甲寅信義在大坂奉使於岡山本營會城中敵出爲放二矢郤之遂將命焉神君深加褒美載二矢於葵紋金扇上面賜之且命以是爲家紋至今子孫用之後每侍行營日注起居恩眷最隆寬永九年壬申四月二十日卒年七十六子名義宗稱内藏天正十八年癸丑三月豐太閤征小田原神君從討義宗年十七於篠曲輪與淺香甚四郎鏖戰獲其首神君曰壯哉姓名爲何未及對又問年幾何曰十七歳又曰十七郎乎遂賜名十七郎後因伯父勘兵衛無子請以嗣改稱庄助既而不能承家遂退隱攝津天王寺村慶長甲寅冬神君在二條城命後藤庄三郎特降内旨令義宗出就

仕焉。時父信義亦遠來謝恩。十一月三日。俱賜謁見。其明四日。寇入平野。擄掠首領五人而去。義宗奉命使於織田有樂。說而放之。又大坂冬夏二役。駿奔奉公。皆有成勞。神君凱旋。至二條城。召義宗謂曰。汝父屢勵軍忠。慶長庚子。伏見城陷日。母亦給使宮闈。赴火而沒。汝今又有功。可謂世盡忠貞矣。仍賜來國光所造刀一口。更命板倉伊賀守。賜食邑若干。義宗辭且請曰。願承父家。元和元年乙卯六月。奉命代父爲目代職。薙髮稱宗古。寬永十三年丙子二月。新置錢司於江戶。鑄寬永通寶。大猷大君特賜墨印書。使宗古爲之奉行。宗古爲陳事宜。且書錢文。俱稱旨。乃施行焉。又於近江坂本。鑄寬永通寶。宗古使其臣鳴海兵吾監之。三年而停鑄。賞賜白金五十枚。時服三襲。先是神君眞容成矣。大猷大君頒賜眞容於宗古。且謂曰。以汝父子堪事之効。亦春日爲之奉請也。宗古既老。以弟義治爲後。稱左平次。寬永七年庚午正月。代宗古爲目代職。慶長四年辛卯七月十四日先卒。宗古子義隆嗣。稱仁兵衛。九月爲目代職。十一月二十六日亦先卒。更養義治二男義成爲子。以女妻之。稱作左衛。於是辭目代而請頭役。頭役猶言長也。寬文二年壬寅四月二十六日。宗古卒。年八十九。四年

甲辰十一月。義成爲頭役。六年丙午七月二十一日卒。子義長亦稱作左衛。貞享二年乙丑八月爲頭役。元祿元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卒。義成義長二代。奉命巡察諸國銀山。俱賜格於代官。其辭朝亦皆有銀服之賜。子義當稱太郎右衛門。義長沒時。義當年纔二歲。叔父十右衛門成泰看視承家。天和中。官禁諸公司帶大小二刀。秋田氏獨例外帶刀。以卒其職。至是以其年幼。不自奉於公。同諸公司不帶二刀。遂以爲制。又是時改頭役爲年寄役。年寄猶言老也。義當後薙髮稱丈慶。延享四年丁卯十一月二十日卒。子義敷亦稱太郎右衛門。寶曆十一年辛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是爲高祖。曾祖義彰亦稱太郎右衛門。文化九年壬申十二月。薙髮稱澤翁。十二年乙亥七月二十九日卒。祖義詡稱仁三郎。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八日先卒。義詡養考岡田義利爲子。以娣妻之。稱牧次郎。以承家督。天保二年辛卯四月二十二日卒。先是義利以多病不堪賢勞。亦養義人爲嗣。以其女妻之。義人本姓大給氏。初稱太郎右衛門。後稱內記。文政十二年己丑十二月。爲年寄役。天保六年乙未八月。再奉官准帶大小二刀。以復士列。八年丁酉十二月。請旨奉納神君眞容於上野。恐其市宅湫隘。瀆

褻尊神也。今玆九年戊戌七月。修祖宗追福於龍寶淨寺。請不佞鼎。記其世系所由。祖澤所及。以欲使爲子孫者。知所遵守。亦所以報本返始追遠繼孝也。作秋田氏先代記。天保九年戊戌七月。五十八歲

川田昌居翁生壙記

今玆癸巳。昌居翁年七十矣。七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其子保則等奉觴上壽。同里親舊。及四方賢傑。知名之士。傣風愉忭。若詩文或和歌或發句。抽奇騁祕。以相頌禱者。三百餘人。彩箋錦軸爛其盈門。保則等奉以進之。翁曰。嗚呼。諸君之愛我。可謂至矣。而汝輩所以供養。亦

盡矣。然余固無事蹟可稱。唯能守先世儉勤之風。毋蹈今時華靡之風。樸率眞素。不過爲一田舍翁耳。而福分所以能勝人者。蓋有由然也。若不推本其所由然。則猶是尋常搬祝之辭。非所以賀吾也。汝不聞乎。吾川田氏。系出源氏。世爲上毛金山城主。隸於新田。及新田氏亡。退隱水崎鄉。後移武藏榛澤郡中瀨村。以田作爲業。有二郎左衛門諱某者。又移住成塚村。是八世祖。七世祖諱某。稱八郎右衛門。有子三人。仲諱保專。亦稱八郎右衛門。六世祖也。高祖亦稱八郎右衛門。諱保道。時成塚村爲山上侯稻垣氏封地。保道府君方應侯辟。出仕於江戶邸。晚年歸里。參禪終老。子三人。長諱保秀。稱丈右衛門。仕于侯。卒於江戶。次曾祖諱保高。稱彌一右衛門。嗣承家督。力於稼穡。次諱利英。稱主馬。亦仕于侯。後請致仕。歸卒於家。自保專府君析居分產以來。三世儉勤。稍致饒足。竟以財雄於一鄉。享保壬子。吾黑田公封於沼田。時成塚村亦屬其封內。寬保壬戌。公自沼田移封於上總久留里。久留里城廢久矣。更築而居之。其功費浩廣。常用不支。保高府君爲傾家產以資其費。公賞其有勞於國家。許署名用姓。又佩大小二刀。以就士列。且賜月俸若干。蓋殊典也。祖諱保明。考諱保房。亦皆稱彌

一右衛門。俱屢入貲。以供國用。天明初。保房府君始仕。於公。自成塚移於岡村。先是公雖移封於上總。而原封一萬石。猶在武藏。故置署於岡。以管理民務。蓋府君爲之代官也。年六十四卒。無子。養不肖某爲嗣。以女妻之。某自始就仕。子武子總二十六年。歷仕四君。終無絲髮之効。幸及於寬政優游。賜老家。又藉先世遺產頗饒足。今也男娶女嫁。孫亦成長。齒躋七十。而精明彊固。筋力不怠。是皆祖先餘澤所及。非吾所能致也。汝等其念之哉。於是保則等遠走。書謀所以介壽者於不佞鼎。曰。是翁之所以爲壽也。余聞之。翁本生父曰井上淨光。爲兒

王郡北堀村村正。母中氏。翁以其二男出嗣川田氏。川田氏世以親民爲官。翁能遹追先志。每自謂曰。國之正賦。義所當徵。而民之恒產。亦爲可念。若夫聚斂病下。以附益上。非所以奉公也。又以是戒子弟。故保則亦襲其職。淸白相承。一塵不染。嗚呼。世如翁之嗣先啓後。以克家者。復有幾人。然而恭謹謙虛。濟若無爲。年六十五。告老而退隱於成塚。成塚卽桑梓之地。翁更構亭棲之。名曰昌居庵。其長杉參天。巨松盤地。與夫梅魁乎春。而香遠菊後乎秋。而色鮮。皆祖先所遺。又可以娛目。可以悅心矣。而翁最愛菊。菊滿庭。使畫工竹谷製歸去來圖。請

波山書其辭。裝潢成幅。懸諸室內。與二三朋友對酌婆娑陶然。竟日不復問人間事矣。然則翁之歸隱于此。抑是正邱首之意也歟。正邱首仁也。天之報以多福。不亦宜乎。是不可不賀也。翁聞鼎言。喜曰。是言也。可以賀吾壽。又可以表吾墓矣。遂自定壽終之藏。凡附身之具。瘞骨之所。一一營辨。鼎次第其言。以作生壙記。翁名眞形。稱彌一兵衛。配川田氏。情神堅固。視聽無改。年六十二。今借壽云。五十三歲

芭蕉翁追福碑陰記

俳諧十七字三句。卽和歌之上截也。其源出於俳諧歌。而圓美流轉。取趣於隻言半句之間。其工妙解人頤處。在以滑稽行之。是所以言俳諧也。故古之工是技者。乍雅乍俗。又能雅其俗。而俗其雅。機轉活潑。莫可端倪。如芭蕉翁。蓋其人乎。寬政癸丑春。二條相公賜號正風宗匠。以此耳。今玆壬寅□月。丁翁百五十年之忌辰。惺庵主人西馬與其徒某等相議。修追福於龍廣寺。又更醵貲立石勒翁句。翁一生名句極多。是其一也。龍廣寺在高崎城內。環城而流者。烏川也。碓氷川也。寺前俯斷崖。臨望甚曠。平田淺渚。芳塘綠野。遠淡近濃。錯出如繡。其目極處。爲淸水觀音。松楓陰森。丹碧相間。飛閣層甍。

玲瓏縹緲。隱映烟靄中。西望淺間妙義諸山。南則三株山。東則群山並峙。或近或遠。如拱如抱。綿延不絕數十里。皆絕景也。今移此句以寄題此景。亦不爲相負也。寺主睡睡子。學通內外。旁好詩文。與余交好。乞余文記其由。以存不朽云。

最上川埋木記

後乎天地而生。先乎人而成象者。獨水火木金耳。蓋草昧之世。未有人之先。天渾然於上。地塊然於下。而四行之氣。運乎其間。水流而火燃。木發達而金凝結。吾東方之國。於四時爲春。春之爲時。生氣方盛。木德周行。勾者

畢出。繭者盡遂。又於四行屬木。則其木長大盛多。以勝於三方。固也。故西土之人。或稱曰扶桑國。蓋指其受氣淳而異於群類者言之。木豈獨限扶桑。扶桑何止一木哉。昔景行帝時。筑後三池郡有僵樹。焉長九百七十丈。其未僵之先。日東上則西隱肥前杵島山。日西下則東蔭肥後阿蘇山。其樹或曰歷木。又曰棟木。與夫神異經所云扶桑豫章二木。皆吾東方之勝也。近世伊豫海底所得扶桑木。陸奧阿武隈河所出古木。其他若諸國深山窮谷中所有神代杉。是皆洪荒時之樹。仆於風雨。厄於水火。或遇陵谷之變。而千尋之幹。埋於沙土。克歷千

萬年之久。而不壞。其偶被人掘得。重出世上者。亦不爲少矣。出羽國最上川水底亦有埋木。黑質黃文。細緻堅實。敲之聲甚響而淸遠。不問知其爲洪荒時物也。夫木自萌蘖而拱把連抱。歷幾星霜。以至於如斯能大。但其命數有限。或枯或仆。不盡其材。然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或有神物愛惜衛閟之。沈埋耐久。以待材顯於後世。或又有時乎洩其秘。其理固有在也。拙逸堂主人機巧有思。精攻木之技。凡什器出其手者。人爭購之。一日見爲奇貨。採伐製器。以充文房之用。木質固堅良。又且斲而磨之。磨而光之。黝黑如漆。而古色可掬。其製之精。

而爲用之周。非常之材。至今日重顯于世。又吾東方君子之國。以木德勝於三方。亦於是乎可見矣。則此木豈獨爲一文房之用而已哉。因爲之記。

香遠堂記

宋晏元獻公自姑蘇移植梅於其西岡圃中。又張功甫圃中。有古梅數十。更增取西湖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花時居宿其中。亦何等風流也。然余竊怪何野何園。無處無梅。無梅不韻勝。無不格高。無不凌寒欺雪而魁於春。其老枝古怪。稜稜山澤之癯。風韻淸絕。凜凜氷雪之操。玉堂茅舍。無易厥素。故君子常比節焉。而西湖

之梅。一自暗香疎影二句。爲花傳神。而名人墨客。吟賞不置。或遠方移植。以相矜詡。若以其地勝而人高。則籬落一枝。將置之於何地。抑亦有其以異於常而然乎。嘗聞昔時官命長崎鎭臺。致西湖梅二株於我。當時以其一賜某侯。然上林異種。艮山奇品。人間莫傳其種。佐野靑山子堅適得其實。蒔諸園中。以漑以糞。耘培頗力。惟恐其不生而長也。既而生長矣。又恐其不開花而香也。既而花開矣。其花大而香遠。非尋常梅花可得比焉。豈特韻勝格高。凌寒欺雪。而魁於春哉。於是斬其居之旁地。新築堂以臨之。日夕吟賞。悠然自適。其人之好尙可

知也。不然佐野之地。闤闠盡而畎畝連。麥之秀也。翠浪漲天。稻之登也。黃雲滿野。其山之奇而秀。水之淸而遠。與夫丘墟林莽湖澤陂塘。遠淡而近濃者。四環而集。亦皆可以娛心悅目。何獨有取於梅。而又有取于西湖哉。又足以知其好尙所存。殆冥會于晏張二公。而二公好尙。亦自不苟也。余應其請。扁其堂之楣曰香遠。且謂曰。其花大而香遠。果有以異於常。宜哉。名人墨客吟賞不置。或遠方移植。以相矜詡也。自今而後。種以傳種。併其名與實。以廣流人間。則其爲香也又愈遠矣。豈唯暗香疏影爲花傳神而已哉。

象頭山金毘羅靈驗記

讚岐象頭山金毘羅大權現靈驗甚著。四方之人。無不奔走歸依進香火者。又各卽其地爲行祠。以尸祝之。故何國何郡。無處無祠。又無祠無靈驗。而象頭山爲尤著。余友榊原亘嘗仕於某侯。頗見信任。惟是釁所自起。妻妾者實爲厲階。壬午正月。緣事罹重譴。禍將不測。乃計潛脫往京師。尋將歸江戶。而白其寃。路經矢橋。有同渡者。云是讚岐人。道及金毘羅大權現利益廣大。尤極靈應。亘素奉之虔。亟蒙默佑。因謂吾嘗欲一詣象頭山。親奉香火以答神德者多年矣。獨奈世務絆身。不能遂情願。深以爲憾。其人曰。若是乎。君其得小符崇奉之。與親奉香火何擇。但小符最艱於得。何則院主一代所出有限。而求者極夥。或其轉所受之人。信心不固。崇奉少怠。則符不安其家而他移焉。若天假良緣。遭其機會。以得展轉相傳。幸甚矣。然是不可必。惟君誠心求之。或可得也。自是渴仰小符。夢寐莫忘。既而歸江戶。緝訪猶嚴。居往未便。乃潛蹤上總。寓於某寺。當時天地跼蹐。茹苦亦極。猶貼神名於屋柱。朝夕禮拜。積誠默禱。居僅四五月。忽蒙恩釋歸。得再往江戶。其神德感應之速。不啻影響。爾後信心愈固。奉禮益虔。惟不得小符之爲憾。一日適

過杉邨某家。語次聞象頭山院代某阿闍梨旅寓深川永代寺。與某姓來甚稔。乃請某爲紹介。徑詣阿闍梨。一見如舊。款接極渥。亘直擧胸情。懇求小符。而不能已。已阿闍梨沈唫良久曰。君少待焉。讚岐國人高村某今來住江戶。其人傳之久矣。頃聞其家屢不利。蓋符爲崇也。彼若肯相授。亦兩家之利矣。吾當爲君圖之。君其信心勿怠。亘叩謝以退。其明日某突如而來。授以小符。且謂曰。某性嗜酒。懶放不事事。獲罪於小符者幾多。今朝適訪阿闍梨寓。聞君誠心求符。故以奉贈。亘不堪驚喜。傾貲酬之。符豈易得哉。而今有毋望之人。茲拜鼎

來之脫。殆是有神導之矣。先是亘辱知於增上寺大僧正。震風零雨。每託倂儻。又一天也。遂仕爲用人。大小事務。莫不擔當。嘗爲主公建議有所計畫。以圖一山永遠之利。已就緒矣。丙戌七月忽嬰疾。至十一月。飲食不進。危迫旦夕。名醫束手無術。亘奉小符於枕頭。扶病盥漱立願虔禱。謂某年既六十。死則死耳。餘生何足惜。但主公拯拔之恩。萬不報一。今而朝露遽至。何能瞑目。幸藉神助以緩須臾。使某終其事。則死亦心足矣。神其鑒之。一心祈念晝夜無懈。至是病稍輕可。不數月卽愈。不啻病愈。猶幸延餘命。以得優終其事。皆神之賜也。嗚呼。神

德廣大。洋洋昭著。無叩不應。無求不得。非僅夢寐通靈也。於是捐貲鳩工。立行祠於私第。以酬神德。更募善信之有財力者。每年十月。修百味供於象頭山。永以爲例。因屬余記其始末。刻諸貞珉。以遠播四方。又以永傳不朽。惟恐余文拙陋。不能奉揚神德萬一也。亘本姓多湖氏。名實則。江戶人。其善信姓名。悉附著于石陰。亦善與人同之意也云。文政十年丁亥冬十一月。（四十八歲）

柴田和助墓表

君姓柴田。名長之。稱和助。武藏入間郡押垂村人。少遊於江戶。仕爲代官屬吏。奉法公平。人以循良稱之。君每謂于弟曰。吾愼無爲善也。善且弗爲。惡何可爲。但其職分所當爲者必爲之。不可爲者必不爲耳。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所奉者。天下之公法也。所治者。三代之直民也。若其屈公法而申私恩。修小善而要虛譽。皆非所以奉公也。雖然吾豈不欲善哉。但恐其近名。故不敢爲也。其公正不苟。蓋可知矣。既而代官欲以君爲屬官長。君固辭曰。長之爲職。錢穀之出入。刑名之輕重。地方利弊。關係亦大。若以非其人而失於不經。則不特傷上之明。亦非心所敢安也。敢辭。然遂不得命。勉強就職。未數年。辭回原職。其恭謹自守。蓋可知矣。君娶鷹野氏。子男二人。

長名勉之。稱桂助。次名孝之。稱清七。出冒瀨川氏。桂助夙承父業。尋爲屬官長。君退而家食。優游終老。又常謂子弟曰。吾生平不爲善。亦不爲惡。度身守分。公平無私。故吾家雖無幸福。亦無有災禍。此天之所以報我也。汝等愼勿貪小便宜。遭大奇禍。則可以保身。可以養親。亦何患於不爲善人哉。年八十七。文化癸酉八月十五日卒。葬於牛込鳳林寺。配鷹野氏。以文政丁亥三月廿六日亦卒。年七十一。距君之葬十五年矣。啓以祔焉。及其立石。余竊歎曰。抑君之所以無憂無虞。優享康寧壽考。且子孫稱祉全者。亦有以也夫。是謂爲民修善爲子孫

惜福分何可無表哉因爲文之俾鐫諸其墓云文政丁亥閏六月（四十七歲）

二宮君齡順墓表

君諱獻字彥可稱齡順二宮氏攤鼻其號也叟樂又號也考東海先生諱敏字魯龍小篠氏濱松人初在江戶受業於太宰春臺後游京師問易於新井白蛾學成旋里聚徒教授寶曆壬午以儒筵仕岡崎侯明和己丑秋侯移封濱田亦從徙焉君幼面感乳母有黴毒毒發頭面及咽喉虛羸尫弱生育頗艱父母知其將爲廢人養滄洲門人加美紀爲子冒姓嗣業君時年十四先是藩

有口科醫曰二宮某其家中絕斯波某有意起廢且慭君多病不能承家請諸有司使其以口科紹二宮氏業二宮某門人山縣良斑任在廣嶋年十九往受業焉家秘方法盡獲其傳又從惠美三百學內科在塾四五年苦心力學殆忘寢食其間口絕鹽味日服劇劑者三年由是疾雖全瘉而鼻柱遂陷會母病一歸省于家未幾往浪華學眼科於三井玄儒往京師問產科於賀川玄吾皆究其蘊奧又屢謁山脇東洋論古今方東洋每嘆其妙年精於業云既而將西游長崎路次謁赤松滄洲於赤穗湯淺常山於岡山龜井南溟於福岡亦皆以才學見推許焉到崎就吉雄耕牛學外科一日譚及正骨手法耕牛曰西洋雖有正骨法亦必用器械如其手法未之有聞崎有吉原杏蔭齋者精于正骨手法子若願見某請爲之介遂從杏蔭學其術盡傳秘訣年三十八歸濱田侯深賞其苦學多年無術不究特加秩祿爲侍醫居三年奉命徙家於江戶江戶醫最多而君名最著遠近請治者門外屢常滿矣文政壬午秋彥根老侯病於國召君治療一匕之下果奏奇効其他公卿貴人每遇重痾無不延聘求治者又從受業者日月頗多至其正骨手法雖大醫桂川栗崎二君亦就而學之君著

有正骨範二卷行世配內田氏生一男二女先卒男曰齡修繼娶高木氏生一男曰亥十二名穆爲養子於千田氏既而長子齡修亦卒養安藤晉爲嗣晉字公緣克承于家君以寶曆甲戌某月日生於濱松之曳樂村文政丁亥十月十一日卒於江戶年七十四葬淺草長遠寺

宗春大窪先生墓表

寬政二年五月二日宗春大窪先生卒年四十九其子行以禮葬淺草光感寺使余表其墓先生姓大窪氏諱光近常陸人系出於多田滿仲滿仲生賴親賴親生賴

遠賴遠生有光有光仕陸奧國石川郡稱石川冠者冠者十四世孫曰詮光時佐竹公雄據水戸威震鄰國詮光次子治部少輔其始仕佐竹義盛公有功爲大窪城主其子伊勢守光通光通子伊賀守某從義舜公戰死於金沙山某生伊賀守光兼光兼生日向守光正光正生伊賀守林正凡六世皆爲佐竹四老之一林正子曰種光方此時義宣公移封秋田自是子孫退居大窪邨。隱於醫至先生初來江戸爲小兒醫業大行然非其志也子行夙承其志改醫爲儒以詩學立赤幟於一方。名動天下大窪氏自詮光以來以武弁名家世爲公侯干

城但其更代既遠功名莫知是豈爲子孫者所能忍哉先生奮然勵志欲一振家聲以揚祖先之美獨奈年輿命戾齎志以殞則貽爾孫謀以期後人其子有若行者。以文雅爲一世棟梁遂爲佐竹今侯所聘再仕舊君之家紹祖業成子道以光家門噫是先生雖不自爲猶爲矣何可無表乎文政戊子冬十一月（四十八歲）

處士乾君墓表

上總山邊郡有隱士焉不知何許人流寓已久教讀以給人問其名氏曰姓乾名坤八蓋假以自命也問其邑里曰陸奧三春人蓋有託而逃也爲人嚴謹修潔動必以禮雖幼女老婦授受不親不苟笑不苟訾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好爲名高詭激之行澹然自守惟道是務。膏肓難晨寢食爲廢恒以著書爲娛儋石無儲晏如也。其教人孝悌爲先務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其言簡易懇切漏民孔易故人皆樂從之及其疾也人憂其無妻子侍奉左右者曰吾讀書砥行不愧古人足矣若其左右侍奉幸有二三子在又何患焉及疾革又問其名氏亦曰吾無有也縱令有之何用名氏爲遂取平生著書若子卷火之不遺隻字奄然瞑目而逝年五十有八實文政十一年戊子十二月四日也葬於小關邑之妙覺寺。

門人私謚曰至要先生蓋取諸至德要道之義也君沒後無幾而人有知者曰君本姓長沼諱祐達陸奧三春人考曰祐庵祖曰祐仙曾祖亦曰祐庵至君四世以醫仕三春侯而君不欲以醫自名專修性理家言嘗爲國家有所建議而不用乃題素餐二字於書几上決然去國遠來江戸受業於祭酒林公之門既而周流四方不欲事二姓學以爲己教以爲人遂以處士終身云嗚呼。君貞隱無跡湮沒姓名不求見知於世其志操之高可謂不愧古人矣然君沒之後人知其名氏又審其有託而逃則天之不欲湮沒善人豈謂無所報哉門人相謀。

醵金立石請余文以圖不朽抑亦助天爲善也是可辭哉因表天保二年辛卯春三月（五十一歲）

鍛居士細川君墓表

君細川氏名正義稱良助下毛人世居都賀郡之稻葉村考名義儀移住鹿沼遂占籍焉先是有故改姓落合氏君自少恭謹篤實孝於事親嘗欲以一技見於世以顯父母時刀匠水心子以名手名聞四方君遠來江戶從受業者數年盡傳秘訣攻究精妙既而旋里以作刀爲業君之所鍛一發於硎則文光煥發星行波溢不啻其利斷金其工之精自足稱名工矣君平日事親孝養備至又性好善樂施恒周人急不問家之有無其人之厚亦足稱善人矣領主宇津宮侯嘗賞其孝於親賜白金十枚以旌異之又嘉其精於工賜月俸十口以列藩士君於是復姓細川始就仕籍矣人皆榮之經日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其有焉文化十一年甲戌七月二日以疾卒年五十七葬于鹿沼之正德院配田邊氏子二人長正方出仕津山侯後襲父諱改名正義次正平承家襲職仕於本藩皆善嗣箕裘甚肖其父正方等將欲伐石表墓以不朽其事其於揚顯之義亦可謂能承其志矣故表

桑弧黑澤君墓表

是爲桑弧黑澤君之墓君諱景信字義卿桑弧其號稱佐左衛門信濃佐久郡崎田村人文政十年年六十四正月十五日卒葬於先塋次其子景敏哭而寓書乞余表其墓石蓋以余知君久而交最親也余何忍辭按狀系出多田滿仲其後裔有和泉小次郎親衡者精兵法善劍術來住本曾山中射獵爲生建保元年癸酉與和田平太窺謀傾鎌倉北條氏事覺親衡隱跡滅影竄亡深谷路險不能追窮也五傳至兵左衛門諱景郷興國元年乙卯應募率兵若干勤王於吉野行宮後感御嶽權現靈夢移住崎田村始稱黑澤氏賣刀買牛以田爲業又七傳爲彌惣諱吉景是時天下擾亂國屢易主紛紛然皆作法於貪而民不聊生吉景挈家依舅氏於海尻村亦避地也吉景卒葬於醫王院及其子惣兵衛諱某政治歸一民始有寧宇於是與子兵左衛門諱某復歸崎田村實元和元年乙酉也自左衛門至君凡七世二百餘年子孫相承無墜家名爲邑之望族君父諱景備娶某氏生君君生而五歲某氏卒育於伯母父憐之終不忍更娶及長至性獨絕篤於天倫事伯母如所生奉養備至由是鄉里稱之凡誨子弟必欲以君爲法年

二十五喪父。值其病也。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便溺轉側。未嘗委人。必躬親之。七年如一日。沒則哀毀骨立。斂送以禮。所謂病憂喪哀。君其有焉。君幼受句讀於勇魚老人。朝誦暮習。一日無懈。老人深愛其志至誠。諄悉無所隱匿。他日在其規矩之中。皆先入爲之主也。老人沒。爲服心喪三年。又梓行其所著三從解。以圖不朽。所以報師恩也。君以公事。屢往來江戶。其在江戶。余知君最先。故其受業於北山先生。學詩於詩佛。皆余爲之介。年四十以家政屬景敏。遂留江戶。而終其業。業成歸國。北山作詩贈之。文化九年壬申。北山卒。亦服心喪一如勇

魚。其篤於在三之義。自天性已然。故君讀書雖博。作文雖工。篤信師說。終身無移。自甘樸學。而不欲以浮文炫人耳目。又好爲詩。亦直寫情景。不假布置。皆可以知其爲人矣。君爲人坦率而易直。無矯情飾貌。故不知者。便謂是朴率野人已矣。蓋君有餘於內。而外如不足。久而人皆心識其溫然抱道君子。莫不斂手敬服而樂從之。又爲人謀。悾悾推情。不私毫髮。是以里有爭訟。必就君質曲直。至於排難解紛。亦片言可立定矣。嗚呼。君古心古貌。內外完樸。斷斷守善。善積而成。和自厭服人心。豈非篤行君子哉。配土屋氏。先君十五年卒。子二。長景敏

嗣承家督。次景訥別開產業。女一。適鷹野氏。天保八年春三月。五十七歲

鹽原左內君墓表

君鹽原氏。名敏眞。稱定四郞。武藏兒玉郡都島村人。都島村原屬上毛那波郡。爲木庄侯小笠原氏封內。寬永初。改隸武藏兒玉郡。十年癸酉。分給四家。爲采邑。君之先世有河內者。慶長中爲都島村長。自河內至於君。子孫相承。世以望族。割知邑務。爲民所推服焉。信濃淺間山上有火坑。廣三百步。深不可底。火燄烟騰。自古已然。土人習以爲常。不復怪也。天明三年癸卯。自六月廿七

八日。火烈甚。山亦鳴動。灰飛數十里。日爲奪色。至某月八日。山裂水自瀑起。砂石從山上迸落。其東南卽上武二國也。田圃屋廬。悉爲壓沒。加之吾妻利根二川暴溢。水高數丈。兩岸民舍林木。蕩然如洗。沈沒而死者。以萬數之。實六百年來未有之大變也。時都島村亦砂壓田沒。民多飢乏。君於是爲經紀賑給於江戶。以通貨財。竟闔邑。主高城公深褒美其勞。晉格於給人。賜以月俸若干。蓋優之也。年六十三。文政六年癸未。授家政於周敏而老焉。改稱左內。君樸率誠謹。樂善不倦。老而愈篤。其

天性乃爾天保六年乙未六月八日病卒享年七十五葬於正觀寺配內田氏子三長周敏亦稱定四郎仲光敏稱彥兵衛出冒淺見氏季秀敏稱傳兵衛女二一適松本氏一適宮下氏天保八年丁酉五月（五十七歲）

萬街市嶋君墓表

司馬溫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保之可以長久此雖警語而出於不獲已也世若有積書積金遺之子孫又能以是施德於人而家日益昌子孫亦極富大者豈不甚美哉今以余所聞萬街市嶋君其

庶幾乎君市嶋氏名行宇之謙小字唯吉後改休太郎越後新發田人以其住居萬街人皆以萬街稱之市嶋氏水原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其在葛塚村者曰市嶋助次郎卽君本生父也母建部氏既而父早卒母亦歸於舅氏君以年幼育於水原市嶋氏先是助次郎弟權之丞出嗣萬街市嶋氏老而無子請君爲嗣以女妻之於是襲其稱亦稱權之丞君爲人豪爽寬潤慈仁好施趣人之急甚於已私文政戊子以來捐金錢米穀以賑貧民凡十有八度若其隣里鄉黨所識窮乏者待君而擧火則不可勝數焉新潟卷大任嘗

謂余曰吾於富人每患其不能施於人獨於萬街吾恐其施人其輕財好義蓋可知也故公家有用取具於富人則君必先出數千金而爲之倡又爲公家輸金數萬以備一藩非常之用其規畫分晰立制周詳雖水旱頻仍亦可以支八年矣更出其餘輕息緩期以濟窮途藩士甚便之然其金額廣大不必盡出於已多方稱貸以繼之他若爲坊市積永續金令坊正管理融通以供賑救亦皆自君倡之也公家嘉君一意奉公不顧已利仍許署名用姓且佩大小二刀以就士列蓋異數也君本生父助次郎以儒術見推服焉君自幼習聞庭訓故雖

不甚讀書而能見其大義性甚嗜古法書愛玩弗置暇則作字以娛書法尤爲人所傳又聚書萬卷遇珍書異典不惜重價購之其意蓋欲立義學以資諸生惜哉未果其志而卒時天保甲午五月廿三日也年五十六子男二人長曰珉承家業次璧嗣葛塚市嶋氏女四人一夭三皆適名族葬于城南五十公野之淨念寺余初不與君相知兒格嘗館於其家教授子弟因得以篇章通交焉余爲書溫公語贈之何料君不出於不獲已而積書積金遺之子孫又能以是施德於人宜哉其身以公司格進代官家日益昌子孫亦極富大是可無表乎故

表。

里見善二郎墓表

善二郎名義方。字元淑。上野吾妻郡川戸邑人。姓里見氏。系出陸奥守源義家。義家子新田大炊助義重。據上野寺尾城以自立。爲是爲上野源氏之祖。義重孫伊賀守義成。自京師來援。始稱里見氏。里見氏子孫蔓延。分處各方。世遠族繁。本支莫詳。其在川戸邑者。三十傳至新左衛門。諱吉景。卽善二郎父也。世以望族爲村正。割知邑務。娶大野氏。子男四人。長某。襲稱新左衛門。嗣承家業。次善二郎。次某。稱良助。冒富澤氏。次徇幼。善二郎

自幼好學。年十九。負笈來江戸。入余學古塾。苦心力學。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兀兀以窮年。精進之功。日長月益。未數年。學以成矣。遂下帷駒込。以教授子弟。業日益行。而學亦愈力。竟以積勞致瘵疾。壬辰二月。旋里養病。十一月二十日。遂不起。卒年二十五。蓋天保三年也。葬善導寺。嗚呼哀哉。一生苦學。齎志以卒。名行不甚顯於當時。所爲詩文稿多散逸。間有存者。亦零紙片素。不可以傳焉。其人其學。自足不朽。而無不朽可以託者。又余拙於文。不足使其能不朽。僅託諸貞石。以圖不朽。嗚呼。不尤可哀哉。天保己亥七月。(五十九歲)

巴陵林君墓表

君姓林氏。名敬豐。號巴陵。小字忠三郎。後稱傳兵衛。下總香取郡山崎邑人。邑爲甲斐守池田公別封地。其租入三千石。君以右族。割知邑務。又屢勞於公家。仍許以署名用姓。且佩大小二刀。蓋土遇之也。文政丁亥□月。命爲代官。先是土地凋荒。田多未闢。懋力耘耔。僅給朝夕。若一遇水旱之至。卽凍餒流亡。或不能免。君深患之。務本而抑末。勸農勉作。使之知稼穡之利。故草萊日闢。土無遺利。稻田歲增。民有定業。又更置義倉。以備凶患。於是民安於畎畝。而水旱不以爲患焉。戊子□月。公邸

罹於災。自廳宇房舍。乃至諸凡械備日用物具等。一時盡委灰燼。君專任土木之事。日夜拮据。心竭口瘏。指畫商訂。井井有條。蓋其工大費繁。而未數月。廳宇房舍次第營建。械備物具。靡不繕完。其爲力多矣。辛卯□月。公拜西城侍中。君增祿至六十石。亦與有勞也。天保癸巳。關東諸國大饑。君爲出私米賑窮民。全活甚多。丙申正月。官賜金若干以賞之。是歲九月朔日卒。年六十九。葬于東廣寺先塋之次。君儉勤闌闠。勉力過人。考諱□□。號宗巴。始以農起家。君能承先志。開產益廣。遂以財雄於一鄉。性好學。雖不甚讀書。而通大義。每聽文士講說。

輙雖終夜不知倦故子弟亦皆能嚮學矣配安藤氏先卒四男二女長靜遠承家次雍德三四尚幼二女皆適名族天保十年己亥中秋（五十九歲）

原田翁吉右衛門墓表

想其人則髮皤皤兮目炯炯兮坐文茵倚烏几容儀矜莊儼若思者非吾原田翁乎論其行則事親孝接物恕恭勤儉素信必由衷者非吾原田翁乎故其生也人愛敬之其死也人哀慕之我於原田翁見之矣翁原田氏諱包教稱吉右衛門出羽國楯岡人自少好學多所硏總比其壯也負笈尋師游方於學歲餘家罹火災產業蕩然翁慨然棄觚而歸經營纏綣修理舊業老親亦倚以安焉翁最長於經紀於是通有無化小大與時俯仰致富千金未數年以財遂雄於一鄉然樂善而好施若親戚若朋友若鄉里有貧乏者存恤必周若歲饑出私米以賑窮民屢蒙官褒賞非其志也翁每謂子弟曰人不可不讀書苟不讀書則義利之分不明其究或至於以富自穢可不誡乎嗚呼若翁者眞讀書人哉夫能讀書故德彌乎中而文彪乎外又且樂善好施無所遺餘宜哉其生也人愛敬之其死也人哀慕之□□□年□月□日病卒年八十二葬于□□寺娶□□氏無子養

鈴木某子爲嗣亦稱吉右衛門天保十二年辛丑秋八月。（六十一歲）

原田君吉右衛門墓表

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爲其好善也以余所聞則若楯岡原田君蓋好善其人乎原田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勉勵不肯以自暇自逸菲飮食惡衣服儉素朴率絕不類富人然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其於鄉里利所當興率躬先唱義所當爲傾財無惜恤孤寡施貧疾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若其建一切經堂於香火寺承先志也領主白川侯嘉其好善仍許署名用姓且佩大小二刀以就士列蓋異數也晚年築室於後園默坐讀書几上每置册子自其日之風雨陰晴賓客往來書札贈答朝野之異事奇聞目之所接耳之所觸無大小無雅俗手自登記樂以遣老客到則一豆一觴對酌相歡或遇春秋佳日杖屨逍遙翛然自得不知塵事之攖懷也是皆積善餘慶而人皆無不歆羨焉嗚呼善之不可不好也而其所及廣矣宜哉孟子喜而不寐也□□□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一葬于覺木寺先塋之次君諱英知稱吉右衛門本姓鈴木入贅於原田氏生男二人女二人天保十二年辛丑秋九月。（六十一歲）

東坡中呂滿庭芳帖跋

坡公此帖。舊藏北山先生家。今爲訥菴鈴木氏所得。秋田關謙齋嘗見而愛之。將摹刻傳人間。而適有豆駿之遊。余假田內月堂手。爲摹一本贈之。今秋謙齋歸江戶。遂使井上淸風刻之。摸刻之妙。與原帖不差毫釐。亦墨寶也。山谷老人曰。東坡少時規摸徐會稽。筆圜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顔魯書。眞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今觀此帖。蔚古遒勁。兼備三家之美。而一段秀氣。又自不可遏。蓋公之於三家。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者也。昔人或云。東坡作字。腕著而筆臥。又云。不喜雙鉤。夫三家者。豈其然哉。此老平生不欲隨人悲笑。其天性乃爾。於是乎變古。別出新裁。以取致耳。董玄宰評坡公自書赤壁賦云。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可見其有時乎亦用正鋒也。余亦竊謂若此帖運筆圓勁。恐非單鉤著腕所能爲也。然余闇於書法。則豈敢以爲必然哉。姑識此以問之。文化癸酉閏十一月。三十三歲

大萱生君名字說

山爲高矣。而五嶽獨尊。五嶽爲尊矣。而嵩山獨高且大。所謂膚寸而雲。不崇朝而雨乎方千里者。豈獨泰山爲然哉。名山三百。支山三千。何山不出雲。何雲不作雨。而獨推嵩山者。豈不以其高且大哉。但嵩之高且大。不止雲雨於一方而已也。又能降神於申甫。申甫亦能稟精於嵩。而世其功。此蓋嵩所以爲山宗。而申甫之所以世爲周家榦楨之臣歟。南部大夫大萱生君。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嘗就予問名字。余爲名曰嵩高。字曰山宗。乃謂曰。南部之地。山深而水遠。其靈秀之氣。豈無鍾生其人乎。君果能因其名而思其實。保和養精。以答山川之氣。能爲雲雨於一方。則家之幸。國之福。而予亦爲知言之人也云。丁丑冬十一月。三十七歲

同

山曰高乎。嵩山高而大矣。邱陵亦類也。誰謂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哉。果其然耶。邱陵山也。山亦邱陵之高也。若以爲皆山而已矣。則山與邱陵。又奚擇焉。而人皆俯視邱陵。而高山仰止者。豈不以其高哉。若又徒以爲高而已矣。則泰山高矣。崐崘高矣。須彌又愈高矣。夫山國之鎭也。鎭而不大。雖高亦奚以爲。但其體嵩厚而大。高峻且深。則雲雨興焉。寶藏出焉。又可以駿極於天矣。所謂山嶽則配天。蓋以此耳。山曰高乎。嵩山高而大矣。若言其初則一卷石之多也。故曰。累卑以成其高焉。南部

世卿大萱生君之嗣子某問名字於余余名以嵩厚而字子大且謂曰大夫者國之望也況於世其職乎父爲大夫君亦大夫之嗣也譬諸邱陵之於山邱陵亦類也誰謂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哉君如能恭謙以讓柔卑成高出入均勞不恭厥職則具瞻之民知所仰止矣余則隱士也其所云云亦山中白雲也持以贈君豈無意乎君其勉旃

天花說

文化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曉執政吉田侯薨都下傳言其薨之夕天雨菩提子九月五日葬于野火止其日風

雨及晩天晴入夜又雨菩提子云其狀類豆而稍小於豆有孔通中余審其形狀決非菩提子不惟非菩提子又非木子也蓋氣凝而成形者不可强名爲何物焉宋元豐三年六月癸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即此類也其曰菩提子乃神奇其事耳源白石折焚柴記曰正德四年十月十四日文昭大君殂以同廿日殯於增上寺此間天花亂墜無日無之其狀類薊花金色而有光惟隨風綏綏然下也十一月二日葬于增上寺後山其夕雨雹閟宮上殊多皆潔白有光經日不釋竟成小白珠矣

此事若得於傳聞其誰信之然皆余所親見第未知天地間果亦有此理乎否當時室鳩巢答人書亦云天花之說非虛吠也余親見之其花皆金銀色但落於地及人以掌承者則皆消化其聚在於檐角牆頭者獨成花狀久之凝結成珠矣故信佛者或謂天雨舍利珠云然則今所謂菩提子亦舍利珠之說也余按天花即曼陀羅華法華經曰佛說此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是也梵語雜色曰曼陀羅見翻譯名義集由是言之天花本無定色亦無常狀其狀類花而自天降故曰天花蓋雪花之類也余

嘗在深山遇雪其雪皆六出成花狀是亦天花耳但雪白而天花無定色雪常有而天花不常見況當大喪之時間或有之則雪與天花自有差別果其有差別乎雪自雪天花自天花何其一之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輕浮爲天重濁爲地而五行之氣運乎其間人稟其精以生焉乃知人氣即天地氣天地氣即人氣人與天地非有二氣也故配義與道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大者也若以一端言之金石雖至堅氣能貫之天地雖至大氣能動之一人之氣尙猶如此何況天下億兆之民乎夫大君者天下之望也其正位而凝命統陰陽

變和之職。操賞罰威福之柄。以制六合。六合之人。一心歸往。其氣自鍾於一人矣。若其殂也。所鍾之氣。忽然而散。其颺者爲風。和者爲雨。鬱者爲霧。結者爲雲。舒者爲霞。凝者爲露。肅者爲霜。冽者爲雪。戰者爲雹。擊者爲雷。一闔一闢。變化無窮。故自古賢聖之君。英明之主。及其死也。必有六氣之變。蓋以此也。是皆天氣時候。與人氣相感而成變化。則其爲風爲雨爲雪爲雹。陽變陰合。何常之有。然則雪與天花。雹與舍利珠。果是同一類也。雖然天地氣無心。而人氣有志。故其精秀靈明者。凝而爲雪。則金色有光。結而爲雹。則經日成珠。是爲異耳。若吉

田侯。亦爲執政。前後三十餘年。朝野皆倚重焉。則人望之所歸。可知已。其薨之夕。天雨菩提子。其理亦無乃然乎。余因謂其夕天花自下。夜間凝結成木子狀者歟。不然而天直下木子。則瓦簷板屋膈膊有聲。都下之人。或能知之。而人子明日。得諸簷角牆頭。而後始有天雨菩提子之說。是可以見其初非木子狀矣。又何獨在於簷角牆頭。而不于地上見之。蓋氣雖凝聚成花。忽與地氣相接。則冰解而散。亦當然之理也。然是皆出於余臆說。其果然乎否。談天之家。當別有所考究焉。戊寅正月。十三

東坡行香子帖跋

七脩類稿曰。成化間。仁和嘉太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坡行香子應之。詞亦果痛快。今錄之彙云云。所謂行香子。卽此詞也。類彙似作歎。取作盡。背作對。俱不若此帖之爲優也。此帖舊爲柴栗山先生家藏。先生沒後歸詩佛。今又歸竹菴福田氏。友人金山見而健羨。囑人購於崎奧。乃得。一木字畵漫漶。已覺昏鈍。蓋搥搨日多。古刻稍就銷刓。當初面目。終不可見。是亦金石之厄。不獨此爲然也。此帖獨字畫完整。搨亦精良。信墨寶也。惜書名處石理已泐。僅辨字體。要是白璧微瑕。不失

爲寶。余惜之久矣。久而不歸。竊抱攘取之心。第恐竹菴不能割愛於此帖。以故遷延引日。不敢發言。何圖今夏竹菴暴病而死。義不得不完趙其家。焉古人謂借書送還亦可嗤。然吾豈忍作此不義。擧以負死友乎。因摹勒上石。僅留影響。謹以元本還之。己卯夏五。

原君公道墓誌銘

嗚呼。公道亡矣。吾尙忍銘吾公道也邪。初公道未亡時。每謂鼎曰。子爲兼山先生子。吾爲雙桂先生孫。其箕裘同也。子傳家學。吾承庭訓。俱以繼述爲事。其志同也。同門而同志。其道同也。吾生平交友雖多。唯子同道同志。

又且同箕裘。嗚呼。亦難得矣。子其終始其交以不渝也。蓋君子之於朋友。定其交而後求。有善必勸。有過必匡。奇則相賞。疑則相析。爲君子之淡。而無爲小人之甘。情義並盡以無隱也。吾有深望於斷金。爲子豈獨無意乎。嗚呼。公道之於交。可謂厚矣。鼎徒辱知交。而無一所裨益。然二人聲應氣求。則二十餘年之久。無日不以文相會。討論切磨空臆盡言焉。公道以吾爲相知心。又每謂鼎曰。子知吾。吾亦知子。其交也生固無渝。死亦河變。吾死。子其銘之乎。子死。吾必銘之。併文與姓名以相從於地下。則耐久之義。莫以加焉。子豈獨無意乎。嗚乎。公道

之於知。可謂厚矣。何圖公道先吾而亡矣。吾倘忍銘吾公道也邪。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況有前言在。則非吾銘之而誰。及葬。其子擇以遺言。來請誌銘。卽使無請。吾豈得不銘乎。君姓原氏。諱善。字公道。號念齋。小字友之介。後稱三右衛門。江戸人。其先出自甲斐名將美濃守原虎胤。其子孫世居京師。七世而得雙桂先生。卽君祖也。先生諱瑜。字公瑤。號雙桂。先生博學洽聞。兼善屬文。以儒術筮仕古河。其學出於東涯先生。而別成一家。其所著有非朱詰物疑藤洙泗微響。桂館野乘。傷寒論私斷。溫泉考。過庭紀談。桂館詩軌。雙桂詩文集若干卷。事詳於芥彥章撰碑文。其長子良胤。字朴伯。蚤卒。次子恭胤。字敬仲。是爲君之考。敬仲先生。以次子嗣承家業。亦善繼述。然以多病故致仕家居。後仕於大府。年四十六。亦蚤卒。君自幼習聞家庭之訓。專以繼述爲務。其齋名念祖。扁以自勗。往年梓行雙桂集。以廣家學。頃又校刻過庭紀談。已稍就緒矣。未果而卒。嗚呼悲哉。君性嚴謹周密。不苟言笑。遇事各有條理。而不越尺寸。其讀書屬文。亦皆類此。而其於人謙冲忠實。不隔膜相交。故人皆見其謹厚而愛敬之。其少也與吾同事北山先生。先生之門。英材極多。少所推服。而君獨以老儒先生稱焉。君

最長於著述。嘗著史氏備考一百卷。先哲叢談若干卷。其先哲叢談儒林部八卷。旣梓行。遂四方鑒賞焉。文化丁丑十一月。奉官命獻之於朝。十二月官賞賜白金五枚。人皆榮之。文政庚辰三月十九日病卒。年四十七。葬於駒籠洞泉寺先塋之側。君娶重田氏。生一女。先卒。更養志賀某次子爲嗣。名擇字處仁。乃請銘者也。銘曰。

有文有行。何獨無年。繼者爲孝。述者爲賢。善繼善述。箕裘是傳。君而早亡。可謂無夭。言若不朽。名豈泯焉。文政庚辰三月。識四十

、祭兼山先生文

維文政四年辛巳春三月望。不肖三男朝川鼎敢昭告于皇考兼山先生之靈。嗚呼。吾皇考纘道統於既絕。興學脈於將衰。經明行修。爲一世規。天如賜壽。道其庶幾。是耶非耶。哲人其萎。豈獨遺于孫無窮之恩。抑亦失後人仰止之依。鼎也生而不逢。逢此百罹。養于他氏。而不知親慈。所謂黃鷄生卵。烏雛伏之。但知爲烏雛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幸逢蜾蠃類豕之祝。猶免禽獸知母之譏。覩風木而泣下。履霜露而心悲。松楸棲神。起桑梓之敬。詩書垂統。開堂構之基。爲箕爲裘。及乎不及。入堂入室。期於無期。長立無似。老大何爲。有兄有弟。膳羞不能

逮事。無田無祿。祭祀不得以時。不孝之罪。何以得辭。獨有葵岡先生在。而創至德堂于斯。更築手澤冢。乃祝乃尸。固守遺教。以明先師。北海之鄉既立。西河之民不疑。況且蘋藻俱潔。蒨羹咸宜。潔齋以誠。春秋是祠。嗚呼。神靈舍此何之。今茲暮春之吉。鼎以血胤。見諸君推遠來此土。修其祭儀。雖人之不肖。冀神之有知。淸酌庶羞。敢虔孝私。伏惟尚饗。

私擬對策問

蓋聖人制禮。承天之道。而治民之情。故禮有以多爲貴者。又有以寡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又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又有以素爲貴者。各稱淸而立文。使之歸於中正而無過不及之差矣。又其若刑政。法無改度。義有隨時。則剛柔互克。寬猛相濟。亦皆天道之常。而聖人之用中也。夫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惟聖人仰觀俯察。深得天地之心。播仁恩於春而禮教興。宣義氣於秋而刑殺立。禮教興刑殺立。而政化行矣。是其常也。更以天道言之。春屬於陽。以生長爲德。秋屬於陰。以刑殺爲功。若其陰結滯固。否而不通。則鼓以雷霆。潤以風雨。使庶物皆開發呈露。遂其生也。夫動萬物者。莫疾乎

雷。故其蟄陽出滯甚。則轟轟其威。震驚百里。蓋秋陰之威者常也。雷霆之威。亦非常之常。而所以達春陽也。聖人有時乎行大威刑。以聳天下之聽。使其去故弊新汙俗。亦取象雷威也。孔子之誅少正卯。亦無乃然乎。昔周公之治魯也。親親上恩。伯禽又能承周公之訓。以忠厚開基。故其後世君臣以相忍爲國也。雖無與立。必有與斃。傳至春秋之世。猶能知重禮教。崇信義。此其所以一變至於道也。然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因循苟且。情弱自安。政寖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瘉。於是乎有名而無情。國

日以蹙事日以壞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或使羣臣不能
盡力于君其弊日甚漸入於衰亂若非卓然有爲斷之
則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也幸也定公以孔子爲司寇
攝行相事當此之時不任斤斧以武折之而欲以樸重
之法治抗弊之民則難矣其嚴猛斷制以威其刑乃所
以相時革弊也鼎嘗觀諸易而知之矣夫刑獄之道非
威與明無以斷之先王法雷之威電之明故雷電爲噬
嗑爲豐噬嗑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
也蓋噬嗑自否來否之時剛柔不分天地開塞九五之

剛分而之初初六之柔分而之五剛柔分則上下交矣
動而明則否塞通矣獨奈魯君臣不能主豐大之治而
致交泰之功則孔子亦遂以微罪行抑又有故矣噬嗑
離在上其明廣也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明罰勑法人
主之事也豐離在下其明狹也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有司之事也以有司而明人主之罰者孔子
之誅少正卯也但君弱臣強則其明雖廣亦不能遂久
以人主而致有司之刑者舜之誅四凶也況君聖臣良
則其明自廣而無所不及然其時則皆不得不明罰致
刑以極財成輔相之能此乃聖人所以象天道而制刑

于義之中也凡事非中謂之已甚若以孔子之誅少正
卯爲已甚則天之於雷威亦可謂已甚豈有是理哉孟
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蓋言聖人義所當爲而爲之不
加一毫於本分也以鼎觀之孔子之誅少正卯卽其所
以不爲已甚歟謹對

諸葛孔明比管仲樂毅論 贈梶原山中二大夫

管仲者齊之世家也父曰莊仲兄伯氏食於駢邑仲以
其仲子與召忽傅公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豈不死之是而死之非哉君辱臣死況君見
殺乎蓋管仲少長於齊習知其國事每自謂齊海王之

國也伐萑薪煮沸水爲鹽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
濮陽則可以籍於諸侯斷山本鼓山鐵則可以毋籍而
用足連五家之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以强於天下
況今周德日衰諸侯放恣加之蠻夷猾夏荊蠻於南狄
橫於北戎又介居河山之間封豕長蛇敢行暴虐吾若
挾一中主以翼戴天子攘斥荊舒則取威定霸不必用
兵車而可成也是卽齊國之利也吾生則齊國利吾死
則齊國不利其自期也既如此故不羞小節而唯耻功
名不顯于天下嘗謂召忽曰我當爲社稷宗廟致死豈
死一糾哉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吾死非此三者則

吾生。嗚呼。其志則大矣。其義則吾不知也。然而管仲非不辨義與不義之人。則其忍心害理。反而事仇。獨不畏君子之謗乎。但其素志不遂。驥足未展。則生有所不得不愛。何暇恤人之言哉。於是乎靦然面目。生臣自居。是不可忍也。而仲獨能忍矣。忍以成齊國之利。又以匡天下之亂。其功自足合於道而甚正。當是時。天下後世不可以無仲之功。故孔子曰。仁也。仲豈可死之人哉。樂毅者。趙人也。聞燕昭王屈身下士。以招賢者。假節於魏而使於燕。遂委質爲臣。當此時。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樂毅亦以昭王之心爲心。未嘗一日而忘伐齊

也。其二十八年之久。齊國雖強。豈無小疵可乘。一釁可蹈哉。然而堅忍自守。不以齊爲事。唯弔死問孤。與民同甘苦。及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七十餘城。破竹而下矣。其不欲速成。不見小利。以圖大功於一擧。其志大矣。大故能忍。忍以成大功。亦管仲之志也。但管仲忍於成利。樂毅忍於報仇。皆能忍矣。而難忍有甚於此者。其得君專行政久。而又假之以年者。天也。向使其不竟其功而身死。則管仲之生。不若召忽之死。昭王則長爲同仇戴天之君。而此二人者。委死生於天。任濟否於身。泰然自信。不爲動志。可謂忍於

難忍。故不獨身成業名。亦能爲國家立莫大之功矣。諸葛孔明蓋有見于斯。故每以管仲樂毅自比焉。諸葛孔明以識時務之才。鼎殊天下形勢於胸中。每以謂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下以令諸侯。此不與可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天下用武之國。唯荊益二州而已。若跨有荊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信大義於天下。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但劉表劉璋非其人也。不但非其人。又不能久保荊益。則事會之來。取而據之。世豈謂無其人哉。其展吾驥足。亦豈謂無其時哉。於是龍臥南陽。不求聞達於諸

侯。以待其人久矣。故張昭薦於孫權。則曰不能盡亮。曹操遣人招之。則辭不願仕。其觀變知化。遠大自期。亦管樂之志也。時四海鼎沸。群雄雲擾。獨劉玄德以帝室之胄。信義久著於四海。卽其人也。以其人而三顧草廬。問以時務。則孔明不得不吐其所蓄。嶄以自見焉。玄德亦不得不機合而心服焉。於是乎風雲會。水魚親。鼎峙之業已定矣。然劉璋善遇玄德。玄德亦不欲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故孔明龐統左右相勸。伐劉璋而奪其國。雖二人者。豈以爲快於心哉。惟其必求有成也。非心忍義決。斷然有爲。則大事去矣。蓋三國鼎峙之業。基於草廬。

定於三願。成於取判。益其間歷年之久。涉變之多。所以動心忍性者。謂必無哉。但堅忍耐久。而智慮周。謀畫審。亦可以立大業而延正統矣。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孔明之謂乎。鼎嘗爲梶原山中二大夫言之。大夫深以爲然。及其將歸于洞津。請錄以贈焉。於是遂謂曰。方今天下無事。國家閒暇。政修於上。而俗美於下。三于所以忍者。無足道也。然大夫者。君倚民仰。國之治亂興廢係焉。況且王事適我。政事益我。則其所以動心忍性者。亦謂必無哉。大夫果能以三于所以忍者。忍於無事。則何功不可立。又何業不可成也。語云。磨礪如百鍊之金。急就者。定非邃養。施爲似千鈞之弩。輕發者。必無宏功。大夫其思之。癸未五月。四十三歲

賜將棊所宗桂法印大橋君追福碑

象戲其昉於後周武帝造象經乎。說苑孟嘗君鬪象棊。楚辭亦有菎蔽象棊。有六博些之文。是皆言六博以菎蔽作著。象牙爲棊者。非象戲也。按隋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當時其臣王褒王裕何妥等皆注之。又有象經發題義。帝嘗殿上集百寮講說。以其行棊有日月星辰之象。名象戲。其技蓋爲講武而設。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若徒曰一時消遣之具。又何煩帝講之。臣注之哉。而唐之象戲。非復後周物。然今以玄怪錄所載岑順一事攷之。天馬斜飛。上將橫行。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猶之宛然兵法矣。我邦所傳將棊。蓋出於唐象戲。而棊名行法。又自不同。但未知其製於何代誰氏也。局面八十一格。棊子四十二枚。以局而三分之一爲陣營地。玉爲大將。金銀爲左右副將。其又左右有桂馬。有香車。右先鋒爲飛車。左先鋒爲角行。俱在桂馬前。其居玉將前者爲鮮象。步兵九名列於前行。是爲一陣。兩陣相對。以決輸贏。其出入無倪。變化不測。一以將略爲主。故曰將棊。後奈良帝甚嗜將棊。當時搢紳之徒。如

亞相藤晴光伊勢守平貞孝。亦皆善此技。於是二人相議。除鮮象二名。定用棊于四十名。今所行將棊是也。天正初。平安有大橋宗桂者。近江人。系出佐佐木義秀。義秀八世孫石見守宗氏居大橋。其二男信氏小字石見丸。後稱五郞三郞。始以大橋爲氏。自信氏十一傳至五郞左衛門尉諱宗也。宗也于諱宗正。號宗金。最精將棊。嘗以技謁信長公。公一見大詫且喜曰。神哉技至此乎。是戲兵也。武人必須講之。遂賜號宗桂。蓋以其巧於行桂馬也。後一謁秀吉公。又屢奉謁東照神君及台德大君。神君嘗命宗桂與本因坊算砂鬪將棊。宗桂製圖式

八十局上之。其戰守攻奪之形。死生強弱之勢。莫不究其精微焉。神君深加褒賞。賜以將棊所。以總特天下將棊之政。時後水尾帝亦嗜此技。屢召宗桂殿上試將棊。仍叙爵法印。寛永十一年甲戌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八十。葬於平安本法寺之教行院。其子宗古宗與克承箕裘。亦以國手稱焉。又有出雲人伊藤宗看者。嘗學技於宗桂及宗古。究其蘊奥。宗古以女妻之。亦奉仕大府。均荷恩眷。宗古子亦號宗桂。宗古沒。後嗣承家業。遂以疾卒。子宗傳亦壽亡。宗傳子亦曰宗桂。與宗與子道仙宗看子宗印。三家鼎立。歷代相承以將棊所俱食於官。

自宗桂法印以將棊起家。于今二百餘年。世濟其美。不墜家聲。故天下言將棊。莫不根抵三家。而宗桂之名特著。夫將棊戲兵也。武人必須講之。故神君一統之初。宮施而食之。使之世其家而精其技。是雖出於天覆地載細大無遺之洪恩。亦寓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之至意也。今宗桂年妙技精。夙有國手之名。又能追念前光。朝夕不少置。竊自謂曰。代維十一。永賴貽謀之力。年已二百。久荷承麻之餘。爲之子孫者。其可不上副國家至意下修前人遺業。有所勉力。以圖報萬一哉。於是廣募門人某某等。大修追福。倩余記其緣。始勸諸貞珉以光昭先祖。併使天下後世知將棊匪徒一時消遣之具而已矣。

天保二年辛卯夏四月。五十一歲

東條氏先塋世系碑

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豈徒別本支之源流。審世次之遠近。使爲子孫者。知其所由生。以報本返始。追遠繼孝而已哉。昔楚士亹傅太子。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何則時有治亂。家有盛衰。況復世非一世。人非一人。則其間好惡異趣。取舍不一。於是乎興。於是乎廢。由是而存。由是而亡。其得失所由。臧否所跡。可以勸。可以警者。不待他求。

而徵諸家庭。則與夫視越人之肥瘠。固非同日。蓋將使後世覩之而感發興起。怵懼其動。而由是以溯往古之緒。弘來裔之業。其爲貽爾也。不更親且切哉。抑亦孝子仁人所宜用心者矣。東條君爲一自六世祖正茂君初仕大府。乃子乃孫。莫不蒙業而相安。可謂能保矣。今攷其系所自。東條氏有二焉。一出於三河者。東字以音呼之。一出於甲斐者。以訓稱之。而君東條氏。獨以訓稱之。乃知其出於甲斐。而爲信濃東條氏之祖。然其徙住信濃在何年。而當何人。譜牒散佚。莫得其詳。爲一乾惕痛心。深以爲憾。一日聞田畑吉正精於譜學。就而質之。吉

正爲出所藏諸家秘譜研究考索事指諸掌於是乎二百年來湮沒失傳祖先歷代之履歷事功鑿鑿可據又與信濃兒玉秀富談及此事秀富者板木亭長也其居與東條邑相距不甚遠他日至邑訪舊跡得東條氏祖先歷代墳墓及其臣齋藤氏七騎墓爲作署圖遠見寄示蓋聞齋藤氏不與世之紛紛而隨以推移更革至今子孫世守墳墓掃祭不絕其功多矣又聞之邑今屬松代侯封內墓地若干畝侯槪與蠲除禁民樵採其世隔歲久猶能免侵占巋然存今亦侯之賜也既而松代世臣堤俊詮亦更作墓地及天飾城趾地圖采軼事蒐書

聞別附所見以資攷索於是事迹詳明無復遺憾而爲一不堪其喜重緝家傳新修家譜以發潛光其考證穿鑿多取資於人是爲一孝思所致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謂此也按譜始祖次郞右衛門尉信茂自甲斐徙信濃邑埴科郡之東條居焉始以東條爲氏後爲天飾城主屬村上賴平麾下屢立軍功某年七月朔日病卒其子伊豆守茂方後稱左衛門尉嗣主於天飾天文之初爲賴平子義淸守戶石城十五年丙午三月武田晴信率衆攻之義淸來援戰不利而退城陷茂方方戰死之茂方子日遠江守信廣十六年丁未八月義淸與

晴信戰於海野平大敗路塞不得歸於葛尾遂往越後託上杉謙信弘治二年丙辰三月義淸從謙信出兵於信濃爲眞田幸隆所圖信廣與義淸臣有澤力之助山口金太夫等合擊敗之八月晴信使幸隆攻天飾城信廣以眇爾之身守幾亡之城外無聲援勢不能支開城而退亦投謙信謙信卒後仕景勝信廣子日源右衛門廣方時景勝移封於會津廣方亦從焉然以祿減半去往出羽仕最上義光祿五百石慶長之後義光使廣方擊景勝身自搏戰斬獲極多以軍功食寒川邑二千八百石廣方子日成興子日正興子日正茂初仕大府以

與力隊隸於市尹是爲六世祖高祖常茂曾祖爲貴祖爲美考爲職以至於爲一世襲其職不墜家聲天保丙申夏六月修祖先追福於靈鷲山寺與寺主蓮常上人相謀建世系碑於先塋側以告子孫承祭祀云

荷塘道人圭公傳碑

師諱圓陀初名松陀號一圭又號荷塘道人姓遠山氏陸奧人生而岐嶷夙慧非凡稍長嶄然若成人不逐兒童嬉戲好從老人長者遊聽其話古談今雖終夜無倦色也人皆異之一日隨衆遊寺聽僧說法自覺有省後借人經論觀之義理融通一目卽領殆若夙悟然從此

誦經念佛。不復以人事挂念。屢稟父母。求出俗。父母不許。然道心愈固。服頭陀行。久而益勤。年十七。決志出家。從石卷禪昌寺住持僧。至信濃。途中落彩。投諏訪溫泉寺願王和尚。受具得度。參究禪學。年二十二。遊方徧參。道公益勵。其行脚所至。遇住持首座開堂。必横機騁辯。深徵鋒出。一衆爲之靡然。居京攝之間數年。遊歷中國。至豐後之日田。寓廣瀨氏塾。修文字業。無幾去往長崎。卓錫於崇福寺。時年二十六。師素通悉曇之學。兼精聲律。於是學唐話於譯司周某。未數年。土音方言莫不通曉。又聞姑蘇李鄰嗣精於音樂。閩中徐天秀妙於梵唄。

亦從學之。皆究其精妙。時又有金琴江者。善月琴。師盡傳其指法。與江芸閣朱柳橋李少白周安泉諸子交最親。源源接談。又數以篇章往來。其傳奇詞曲之學。蓋得諸其間云。他若鼓笛箏琶諸技。皆從心悟。不必假指授。在崎五年餘。再至日田。既而將歸信濃。省老師於溫泉寺。路次過筑前。訪龜井翁。翁一見奇其才。設館授餐。一家爲之齋食。翁即西海宿儒。不苟許可人。而其見欣慕如此。亦可以想其爲人矣。留數月。飄然飛錫。經京攝尾信。年三十一。始來江戶。寓於本所。與余居相距不甚遠。故余知師最先。余與大窪行宮澤雉諸友。設席延致。受

西廂琵琶二記。先是江戶文人無精於傳奇者。何況詞曲乎。若攜月琴者。絕不見其人。而師兼能之。竟以是名家。人亦以是稱之。師長身玉立。清瘦如鶴。丰度端凝。而志趣高簡。眞神仙中人矣。然情地夷曠。不作靑白眼視人。故雖名人宿儒。亦咸樂折節論交焉。於是交徧一時。名馳四方。其踵門問業者。屨恆滿矣。後移居淺草。業日益振。師學問淹博。內外兼通。至兵法律例音韻聲律闌字滿文等。靡不包孕而貫串之。若其唱曲攜琴。抑末耳。又精於攻工。琴笛鼓板諸伎器。手自製造。或使梓人爲之。亦一經指畫。妙理絕倫。人服其精巧。是其最末也。而

猶能如此。雖天性乃爾。亦費精用心。豈不多哉。又晝則門人也。諸友也。四方之客也。雜沓坌至。應接不暇。夜則一燈熒熒。誦讀自課。雞鳴始寢。或達旦不瞑。攻苦力學。不肯偷以自暇自逸。體素羸。勞悴不支。竟以促生。天保二年辛卯秋七月朔日。示寂於鴨脚山房。年僅三十七。葬淺草稱念寺。嗚呼哀哉。著書滿家。率未卒業。其僅脫稿者。北西廂記注釋。月琴考。胡言漢語考數部耳。卒前五日。力起端坐。援筆書小詞。以訣諸友。字字活動。如無病者。越二日。病彌滋甚。目無見也。猶引月琴於病床。臥彈漫板流水一回。音節調和。無異平常。又使侍病之人

奏呉歌一闋。破顏微笑曰。好好。蓋永訣之意也。守郎約
與師友善。爲將立石於墨多之長命寺。以存遺踪。以其
爲其淸唱之地也。若其唱曲摘琴。抑末耳。固不足以稱
師。然是猶可傳矣。作荷塘道人圭公傳碑。天保三年壬
辰秋九月。（五十二歲）

慈德山聖寶寺鐘銘并序

下總國猿島郡生子村慈德山聖寶寺者。淸和天皇貞
觀十二年庚寅。山城國醍醐寺開山聖寶尊師所創造。
故稱聖寶寺。爾來千有餘年。宗風大振。法化盛行。猷廟
特賜朱章。爲置田二十石。亦法門盛事也。文化九年壬

申二月二十一日夜。舞馬告變。一山焦土矣。嗚呼。痛哉。
前住賢尚和尚廣募善信。拮据經營。堂宇門廡。次第落
成。金碧爛然。頓還舊觀。其功甚偉矣。而猶未及鑄鐘。夫
五部觀場。三密戒壇。豈可無二六報時。以警晨昏哉。現
住賢海和尚自以爲己任。大募助於本土及四鄉之有
力者。和尚梵行素修。四衆敬服。於是諸檀越協力贊成。
信施有加。今玆天保十年己亥三月告鐘成矣。抑亦和
尚願力宏深。道望奇特之所感也。乃係銘曰。鳧氏作鐘。
鎔刻精工。弘通甚廣。功德極隆。一聲傳響。萬籟皆空。上
聞鷲嶺。下徹龍宮。寂滅爲樂。般若成因。直示覺路。大濟
迷律。慈悲似海。解脱如神。緇白捐財。善信捨身。爭開淨
施。倶結善緣。莊嚴道場。流澤福田。微妙密藏。放光法筵。
誰其爲之。前後二賢。（五十九歲）

安房山人石塔碑

是爲安房山人玄歸之宅。山人姓山崎氏。名素絢。字何
言。自號安房山人。下總匝嵯郡松山村人。生而岐嶷。稍
長。嶄然見頭角矣。隣邑有實川宗正者。從受句讀。略通
文義。既長。將游方江戶。自誓曰。學若不就者。必不歸也。
遂來江戶。學醫於平嶋祐廸。又從伊東藍田翁受古經
義。苦心力學以成矣。某縣令延入賓幕。佐邑有稱。中年

嬰疾。拋俸歸。忽有所感。入於本積龍頭寺。剃髮爲僧。改
號勸善。法名宥恕。修道堅固。持行淸苦。住持醫王密寺。
一住三十餘年。四衆歸仰。修行之暇。專攻經義。好修古
文辭。遠邇志學之徒。從問業者百有餘人。山人素精醫
方。兼通曆算。皆有定見。而無成書。蓋不欲以是自顯也。
惟孝經訓解一書。傳於門人。天保四年癸巳四月示微
疾。藥餌無効。日以衰頓。七月移疾。就養於鵜鶘庵。其退
院地也。八月十七日書偈別衆。端坐合掌而逝。春秋七
十有三。葬醫王院後山。門人某某等相議伐石爲塔。塔
有碑。余署其碑曰。安房山人。以爲儒乎。釋也。以爲釋乎。

儒也。是其所以自號山人歟。然則余署曰山人。山人其頷之哉。天保十年己亥八月。（五十九歲）

松前故醫官櫻井君小膳墓碑銘

君諱順。字子萬。小字武一。號得常。稱小膳。櫻井氏。松前人。本姓永井。其先永井大學仕於大坂。元和之役。城陷矣。遠遁至松前。松前慶廣公愍其孤介無依。且愛其材力。欲祿而事之。不可。遂承旨爲神明廟廟官。改白鳥氏。其後幾傳至君考諱政武。娶志村氏。生五男四女。君即其三也。生而穎異非凡。年十五。慨然志於醫。其意竊謂吾不能爲良相。必當爲良醫而濟人矣。是可以已乎。不

可已也。從此人食不食。人寐不寐。刻苦勤學。雖甚暑寒。未嘗頃刻釋卷也。年二十。奮然負笈尋師。遠游京坂之間。其意又謂方今以醫仕於侯國者。若國家有事。必在行間。以充軍用。其刮骨縫瘡固也。從軍之士。衽金革而寢食。易以感疾。況且上霧下潦。毒氣薰蒸。或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亦害之。當是時。救急應變。不可與治世同年而語。是當預先講究以備不虞。而世無其人。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耳。適有薩摩醫官小田醫三者。來寓大坂。蓋其人也。乃就學焉。八年而盡傳其秘。其間。攻苦自力。傭書以給。鄉人或愍其有志而無貲。遺金七兩以助膏燈之費。君却之曰。丈夫立志。何因人熱。其執志固而不苟。蓋可知也。寬政四年壬子夏。歸省於鄉。松吟公使大夫下國某私於尾山匡政曰。櫻井通義沒無嗣矣。今順也學成而東歸。彼若肯爲之後。亦公私之利矣。汝盍謀諸。匡政乃言之君。君於是冒櫻井氏。承家襲祿。爲侍醫。時年二十八。文化四年丁卯。靈照公奉官命移封梁河。當時有司譏免君祿。故君留在松前。官使箱館尹移治於松前。更名松前奉行。奉行嘗聞櫻井氏爲松前醫祖。又知君精治療。問以病案。試其方法。君詳答明覈。若揭火而行。乃賞賜白金一枚。既而梁河侯復。君

原祿。蓋松前開國始祖礪崎若狹守諡曰□□公。二世若狹守諡曰法源公。櫻井氏祖仁兵衛諱某。客於二公。其年月莫攷焉。永正十一年甲戌春。法源公使世子伐犬館。乃築而居之。今松前城是也。十一年乙亥。蝦夷酋長庶埜匍峙叛。公伐平之。仁兵衛皆與有力焉。及五世慶廣公時。仁兵衛四世孫諱元三者。旁好方技。公特命開醫業於松前。自是子孫遂以醫仕焉。所謂開國世家不可以無後也。先是二年戊辰春。津輕兵士數百人戍於宗谷。不習水土。身盡腐腫。又連遭瘴癘。死者相枕藉焉。奉行請君治之。君爲陳進方法。且謂曰。是其大略也。

古方新病。自不相能。若其審其氣候。辨其水土。隨時應變。以施治術。顧其人何如耳。君若無引肘。吾其往矣。以三月十二日赴宗谷。八月二十日歸松前。所全活者百有餘人。賜宅地一區。及金五十餘兩。蓋報其勞也。六年己巳冬。挈家移於梁河。文政四年辛巳。世子病脚弱。衆醫以爲脚氣症。百治不効。君獨謂是折傷所得。一藥便瘥。人皆奇之。冬十二月。公復封松前。六年癸巳夏。君亦歸松前。天保九年戊戌夏。巡視使至松前。自松前至蝦夷。蝦夷之地。周廻七百餘里。分東西二部。其近於松前者曰口蝦夷。遠者曰奥蝦夷。並隸于松前。巡視所至。西

限乙部百二十六里。東限黑巖百五十里。君皆陪從焉。是歲疫大行。途中遇病。歸七日。以六月二十日而卒。得年七十四。葬于專念寺先塋次。會葬者蓋千有餘人云。君爲人貞正溫和。孝於父母。信於朋友。其立身愼以廉。其與人溫以厚。故人交慕而親敬之。歷仕三公四十七年。祗役江戸十有餘次。未嘗失愛於人。抑有故也夫。君三娶。元配蠣崎氏。生一男。先卒。次配佐佐木氏。生二男一女。亦先卒。男皆夭。女爲士人妻。今配宇野氏。生七男一女。曰權。嗣承家督。曰恒。嗣犬上氏。曰貞。曰紀。嗣伊東氏。曰永。嗣酒井氏。曰金。曰時。女尙幼。銘曰。

公之先建國東陲。而君之祖佐蠣崎公之先施德海涯。而君之祖開醫道於蝦夷。蓋彼海族。長以服隨。天賜之祿。子孫咸宜。嗚呼君承先開後。若其制行。能忠能友。技之精妙。莫出其右。能修三世世業。不墜名家家聲。是可以傳。勒石墓塋。

菱湖卷先生墓碑

先是十餘年前。菱翁自帝京歸。其志嘐嘐然大。且誇曰。余自少好書。長而愈篤。今已過五望六。猶且汲汲矻矻不能已已。其間古今碑版墨帖。靡不悉以臨摹。書譜論評。靡不悉以講究。見聞既廣。所得極多。竟自成說曰。文

字之義。待訓詁而通。訓詁之學。得六書而備。古籍散佚。在今日其可見者。爾雅說文二書耳。爾雅訓詁之書也。說文六書之學也。但許氏之於六書。形聲之外。所得無幾。然經籍遺文。轉注豈無。金石古字。假借猶多。所說雖異。其義則同。及後世古文籀廢。篆隸草行。紛然錯出。體或不同。亦皆有取。倘能斟酌古今。分別雅俗。以講求源流所在。則六書之用。此可以通彼。彼可以考此矣。余嘗著十體源流一書。以示于弟。是字學所由。書法所出。不可不知也。蓋晉人能得其理者也。唐人能傳其法者也。若歐虞褚顏柳。皆能傳其法。而變其體。得於心。應於手。

瀟洒流落。行筆於所無事。故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其餘雖狂若旭素者。不煩繩削。自中乎矩。唐人之於書法。於斯爲盛。宋元明其衰矣。唐人眞跡。不可多見。所存者止石刻。石刻雖善。刻手非摹手。摹手非書手。合三手爲一筆。安能保其無毫釐之差哉。故一定武也。肥瘦剛柔。或不能同。但能合諸刻。仔細看之。猶可以定佳否。獨至於用筆之微。非石刻所能盡也。然舍石刻。又無可見。是自非眼透紙背者。難乎得其眞。竟又成說曰。結字之妙。雖石刻猶可見。用筆之微。非眞跡不能盡。余四十餘年眞積力久。古人用筆妙處。由心悟入。似有所得。竟以自

信。茂視一世。而横行天下矣。頃遊帝京。奉謁左大臣近衛藤公。公有賀季眞草書孝經。庋藏淸秘。非吾輩寒儒力所能睹也。一日公辱賜拜觀。何幸何幸。一部千八百餘字。筆力縱横。變態無窮。不必言也。其起於此而止於彼。或輕或重。乍徐還疾。忽往復收。如是是印印泥。錐畫沙也。折釵股也。屋漏痕也。古人用筆妙處。歷歷在眼。所謂深切著明。見諸行事。蓋謂此也。若石刻。豈見之哉。僅傳影響耳。余已在石刻。畧知梗槩。今見眞蹟。便究微妙。至是又自覺余書法更進幾層矣。當是時。志嘐嘐然大且誇。其詞氣激昂。叱咤逼人。雖知而愛之如余者。一時聞之。未嘗不驚其言若河漢也。既而思之。翁四十餘年之久。焦心苦志。勤於學而精於業。其所自信者。與古人不謬。則喜極之至。不知言涉誇大。是豈誇大之云乎哉。蓋實事也。翁姓卷氏。諱大任。字致遠。號弘齋。又號菱湖。新斥人。幼喪怙。恃家既稍落。翁奮然欲別建門戶以振家聲。年十九。負笈遠來江戶。受業於鵬齋先生。先生素善書法。翁與之上下其議論。大有所得。自是專攻六書。兼講聲韻訓詁之學。又好作唐詩。其論法最嚴。故矜愼不肯苟作。作必醇乎唐音。亦一作家也。遂占籍江戶。開門教授。從游日衆。遠近乞字者。跡接於道。搢紳公侯延

聘受其書法。業大振。名亦隆隆起。爲人卓犖負氣。足以自豪。又嗜飲以自放。客至則狂歌拍浮。竊晝繼夜。不以爲倦。然酒間興到。必命筆且飮且書。千紙立就。其筆力縱放。勢欲飛動。故問奇者。必載酒而往。翁嘗應人請。卽席書數紙。其人嘆賞曰。咄咄逼眞於松雪。翁更取其書。反覆熟視曰。余書不謬。余書不謬。余於歷代名家。無所不學。故形似耳。心血所注。在以唐人書法出之。彼那得知也。翁一生所自信者。斯言足以盡之。又足以不朽矣。天保十四年癸卯四月七日病卒。年六十七。葬於谷中天王寺。娶竹內氏。先卒。子男一人。

第三卷終

江戸　朝川鼎五鼎父著　男　農校

新年作

五兩十風春最溫。太平有象亦何論。千門作節松篁綠。幾處趁朝車馬喧。不用耕田歌帝力。只須學道答天恩。自知福分吾能勝。且著斑衣侍二尊。

險箱根關

百重千重萬重山。箱根關山聳其間。拔地排空千萬尺。欹危石徑自險難。一步上兮一步下。芒鞋竹杖作躋攀。

二子之山白水畔。浮雲咫尺繞孱顏。山上有湖水澄碧。碧水淼漫滴烟鬟。湖邊山上通一路。此路頓著箱根關。君不見山下花如雪。山上雪似花。山上山下花又雪。一般風樣競年華。

上巳雛遊

上巳雛遊女兒節。鏤金作勝羽儀新。香羹憐爾調晨膳。齊季今朝學采蘋。

感懷

羨他馨潔奉親慈。縱有斑衣著向誰。忍見詩書存手澤。何唯橋梓想容儀。春風堂下趨庭日。夏月牀頭扇枕時。亦是昊天罔極恨。淚沾人讀蓼莪辭。

詠石

昔者女媧氏。五色以補天。其餘頑且醜。百中無一全。天上非所用。一一皆棄捐。棄捐在何處。山上又溪邊。世間好事者。千載有米顛。拾來重珍襲。巧德上詩篇。唯夫頑且醜。是以節尤堅。嗚呼米顛子。愛此豈徒然。我亦石成癖。同病自相憐。

無題

堯朝取士到田園。何處高人不感恩。松是大夫檜五品。近聞野鶴亦乘軒。

席上示陸秋實

人間臭味尤難得。容易看來休浪拋。邂逅縱無松契久。唱酬賴爾許蘭交。

再答陸秋實

我亦東方一繫匏。無人共濟被空拋。嘗來世味渾辛苦。不料天涯得淡交。

雨後看月

淺宵雨過後。新月與雲浮。雲散天如水。一鉤清影流。

偶得

浮身漂泊紅塵海。不奈世波千尺深。一切衆生應濟度。

橋邊安著石觀音。

寄齋藤豹藏

南來北去離群客。憑伏鴻音爲寄聲。如得雄飛酬宿志。
翰林不許汝先鳴。

乾珠滿珠嶋

長門海上一輪新。正看雙珠白似銀。碎作波間千片月。
二三十里水粼粼。

寄錢宇文

天長海濶三千里。萍水因緣此盍簪。不是肆然稀和者。
爭令蓂爾有知音。評經訂史情尤厚。裁賦屬文交最深。

博問廣聽吾輩事。休言十九尙童心。

秋夜作

翩翩畫錦未成章。季子裘寒客夢驚。底事秋蟲促機杼。
通宵惱殺一書生。

上溫泉山

曾向煙霞試結緣。烟霞緣熟小神仙。一雙不借雲生脚。
半破夫須雨滿肩。突兀排天山拔地。蒼茫縮地海連天。
請看眼界寬如此。恰好玆中養浩然。

其二

一邱一壑總登緣。堪笑玆生恰半仙。詞賦裁時倒經腹。
烟霞擔處聳詩肩。翠微抹嶋嶋原嶋。紫邏映天天艸天。
知否溫泉山水妙。塵懷洒落意淒然。

下溫泉山

名山辭去意依依。想得玆遊似浴沂。不是春光舞雩下。
由來騷客詠而歸。

二瀨村古樟

行人可以避風雨。如洞如家一古樟。箇裡從來天地別。
南柯不用問槐鄉。

墨梅

淡淡濃濃梅一枝。三花五葉總淸奇。畫工心事君知否。

疎影暗香恰此時。

其二

淸癯風味墨梅花。片楮描來韻更嘉。密密疏疏何所似。
月窓枝上影橫斜。

燒香

閒身日課爲何事。蘭甲梅心手自焚。飛鳳口中含瑞靄。
蟠龍首上起慶雲。星辰點點紅成象。科斗行行自作文。
手夢醒時淸味足。枕頭底畔有餘薰。

望嶽圖爲石田伯孝

泉石前盟尙未寒。半床暫夢入名山。起來試向西窓見。

萬仞芙蓉咫尺間。

春日卽事

近水遠山春氣蘇。陽和日費幾工夫。晴霞一抹濃還淡。自是天然活畫圖。

其二

輕雷昨夜挽春回。竹裡松間發晚梅。一味淸香人不識。多情蛺蝶作花媒。

其三

遊絲千尺雨初乾。靑艸池頭春意闌。郊外訪花歸去晚。暮風尙覺袷衣寒。

燕

柳陌芹塘社雨時。年年隨例作差池。茅檐竹屋捷能慣。畫閣朱門去不疑。底事來從寬世界。等閒住此苦生涯。誰知北雁歸去後。又向天南寄相思。

烟艸

阿誰喚做想思草。果是癡情覺更深。不管高唐雲雨夢。輕烟一縷結同心。

淡齋製遊舫一艘。中貯琴書酒茶及釣魚之具。莫不盡備矣。因名曰小天隨。同社之友各係之以詩。

不逐人間車馬塵。輕舟短棹託吟身。頻尋舊約鷗成伴。若問前緣萍是隣。併與琴書半生業。載來茶酒一家春。浪遊子弟何須怪。眞箇東西南北人。

木犀

萬粟凝酥釀桂漿。方知秋露染鵝黃。中山千日何須侑。一味濃香醉欲狂。

文化丁丑十二月晦。南京永茂船主楊秋棠陶乘橋駕往長崎之路。因風不利。漂到下田外港。雖海上缺安。幸人船無恙。可祝可賀。但一路在船日久。苦楚不少。鄙謂一首聊爲寄慰。

一路都無恙。孤篷入下田。已經危嶮海。更送太平年。彼此雖殊俗。東西共一天。陽春元有脚。何不到吳船。

弄胡孫圖

孫慧郎孫慧郎。出山幾日混優倡。孫叔衣冠今復見。一驚喫著楚莊王。朝三暮四能爲計。俯仰隨人上戲場。恠爾巫山三峽口。三聲底事斷人膓。

詠上瀨船

下瀨船下瀨船。滾滾長流水浸舷。順大好風帆腹飽。一葉輕舟下急川。此時愉快雖無比。世事何能得兩全。請看長堤風雨夜。百丈牽上上瀨船。

野景

連朝雲雨太濛濛。出向郊頭試儉豐。知得西成終有日。千村萬落稻花風。

范蠡載西施圖

定國忠臣傾國色。片帆共趁五湖風。人間倚伏君知否。吳越存亡一舸中。

江村秋晩

霜黃露白秋初老。十里江村刈稻忙。日暮纔收農具去。如鎌新月掛枯楊。

題蘭石圖

奇石勿言頑且醜。蘭花相倚吐淸香。深林却得同心契。不以無人不自芳。

墨竹

朱可以代墨。墨亦自成家。不知爲何物。如蘆又似麻。葉不論疎密。枝何較直斜。胸中有成竹。塗抹總淸嘉。此意君知否。古言無色花。

墨梅

世情只是競春華。誰訪西湖處士家。雪徑風寒人跡絕。一痕新月領梅花。

下田道中

藍輿坐睡下長陂。泉石烟霞幾個多。自笑平生無勝具。每逢山水夢中過。

下田竹枝

風定潮頭平若席。布帆不動夕陽船。女兒能慣風潮候。指道明朝到品川。

畫山水

昔時探討事躋攀。日倚孤筇恣往還。茅屋深林相掩映。石溪細棧幾潺湲。糢糊認得夢中路。磈磊寫來胸裡山。追憶舊遊猶在眼。恍然置我畫圖間。

感懷贈葵岡先生

零丁自感所生恩。偏羨君能獨及門。南郡嘗聞名最重。西河今見道逾尊。生前垂統期賢哲。身後遺經付子孫。珍重老成人倘在。詩書何啻典型存。

村居書喜

數間茆屋占林邱。地僻山村心自幽。三口嘗同猿鶴住。一經誰爲子孫謀。麥秋已有終身飽。蠶熟都無卒歲憂。消受淸平閒富貴。生涯此外復何求。

賦得莊周夢爲胡蝶

無有之鄉廣莫野。箇中恰好送生涯。芳魂不向牡丹近。知是元來富貴花。

雨夜聞蟲

東西走遍心如鐵。人是人非馬耳風。獨有閒愁消未盡。蟲聲併在雨聲中。

有感

朝簪抛却避風塵。不用棲棲勞此身。獨向深山採藥去。艸根亦自有君臣。

歸家

百苦千辛行路難。敝廬歸去始開顔。一宵穩臥床頭夢。又在水村山驛間。

曉起

早起曉庭何所見。枯荷殘菊太淒涼。誰知一夜閒窓月。結作荒園三徑霜。

秋陰

近水遙山帶濕雲。秋陰漠漠送涼氛。殘蚊一隊春無力。又比前宵減二分。

欲雪

朝來欲雪前山暗。雲脚重重凝不開。只有病身先會得。已添了木護庭梅。

春郊

嫩晴天色自融融。草氣如烟日正中。君儻要知文化洽。請看牧馬臥春風。

春朝

滿街車馬曉喧閧。無事閒身獨晏然。日已三竿猶未起。梅花帳裏聽鶯眠。

春草

春入燒痕生意動。嫩芽一面綠迢迢。果然昨夜池塘夢。多少吟魂已見招。

門外追涼

低檐元不耐炎蒸。蕉扇相携出竹扃。來往貪涼門外路。又追螢火過前汀。

寒食

日淡風濃寒食天。桃花江上杏村邊。槐烟楡火何須問。一任千紅自在燃。

江漲

深山何處雪初融。渡口浪高舟不通。欲向杏花村裏醉。酒帘隔在水之東。

題梅下老人圖。爲二宮君彥可六十壽。

君不見南極老人星。光芒煜爗在丙丁。已窮天上無疆壽。又向人間降精靈。梅邊松下常相倚。不與龜鶴比長齡。畫工以此祝君壽。君壽何須此丹靑。天長地久天所

賜。方知陽報在冥冥。濟世秘方一百帙。便是君家衛生經。

中秋無月

書劍三年倦遠遊。風風雨雨又中秋。世間多少不平事。併作樓頭一夜愁。

戊寅正月十七日開講。依例講孝經。講畢有感因賦。

曾無一日供甘旨。追慕至今思不窮。莫道先生顏尙厚。抱經幾度泣春風。

秋夕不寐

竹簟藜牀夢不成。臥聽四壁亂蛩聲。詩情一段情於水。惹起閒愁對月明。

詠龜爲原元鱗本命壽

靈龜千載豈無同。六十有餘顏尙童。極知吾翁天錫壽。自存濟世救民中。

送釋養道歸信濃

誤入尋常文字禪。問師求友事窮研。鉢衣畢竟傳心印。糟粕從來在意筌。若使止明如水鏡。定知飛躍見魚鳶。家山千里北歸後。鶴唳猿吟了萬緣。

詠赤間關平家蟹

平家將士此類傾。紫蟹空傳鬼面名。晚汐早潮難解甲。二螯八跪自存兵。居廻洲渚成愁壘。身住風波是恨城。宿世劫因猶未盡。海龍王處也橫行。

送釋良關歸山

與爾同遊一二年。方之內外舊因緣。極知別後相思日。定裡灰心又欲然。

金魚

紅頭赬尾玉爲粧。逐隊隨羣且徜徉。若不桃源花浸影。定知雲漢錦成章。重淵日暎驪珠見。泮水風皺金帶長。相對總忘三伏熱。已看流火報秋涼。

春宵

龍閒橋畔一寒儒。胸懷磊落與世殊。不敢隨人看戲劇。何況依樣畫胡蘆。六奇三署都抛卻。半生功業付吟鬚。吟鬚撚斷夜已半。梅花枝上月糢糊。淡粧一抹橫斜影。窓紗寫出百梅圖。此時忽得詩三昧。此時又得畫工夫。雖得詩畫妙秘訣。愧慚鼎亦性太疎。難復說取難畫取。通宵搔首獨踟躕。瘦梅居士綠陰子。借問春宵有此無。

紅樹

昨夜西風送野涼。靑楓烏桕入秋鄉。丹山已見寒燒色。紫谷猶留夕照光。十里錦江三日雨。一張繡樹半林霜。

黃岡赤壁何須問。喚做霞城亦不妨。

秋村旅況

寒村經過又荒原。一望蕭條野色昏。葉盡秋風無所著。總將全力捲蓬根。

春雨

餘寒幾日閉簾幃。高臥不知春色歸。細雨連朝雲漸足。靑苔一夜上柴扉。

聞蟲

如悲如恨還如訴。聽作千般百樣聲。元自秋蟲非有意。閒人畢竟是多情。

柳

輕黃萬縷柳絲新。雨後風前曬麴塵。亦是化機工手段。鶯梭織出滿城春。

閑中富貴

莫道西家雪滿門。淸閑且自有雞豚。東籬酒貰黃金綻。南畝山糧白玉繁。種竹聊同千戶富。擁書叨擬百城尊。醉鄉太守猶多事。又有封侯入夢魂。

聞砧

擣破歸家夢。聲聲砧杵涼。秋風心緒亂。絲淚不成行。

送釋單孝之水戶

短笻破笠舊袈裟。此外一身不著些。春夏秋冬常是客。東西南北總爲家。人間合散寧須問。世上悲歡未足嗟。踪迹從來何所似。浮萍流水淡生涯。

佐渡大野氏元夕夢雞。畫工南湖爲作雞報情晨圖。貽之。余係以詩。

夢生於想。豈其無因。三朝四始。謂之雞辰。雞辰之夕。夢自通神。朱氏之翁。來告吉人。有文有武。又且有仁。勇能自力。信不失晨。孳孳爲善。孝子忠臣。

孔雀

火離爲孔雀。嘗生南海濱。自抱文明質。羽毛五彩深。不與鸞相配。何著鳳毛金。雖云梵王鳥。自是孔家禽。

送田內月堂陪白川老侯浴箱根溫泉。

道德五千傳受後。誰知身是掌書僊。仙恩更似君恩重。使向烟霞了宿緣。

其二

溫泉一浴灑塵煩。朗月光風道性存。極識平生心願足。白雲滿袖是君恩。

庚辰歲暮

壯懷英氣盡銷磨。自覺光陰疾似梭。昨日春花今夕月。一年又是等閒過。

送森忠人赴北邊

北地承嚴命。堂堂一膽存。服人寧在力。治狄不須煩。四海原兄弟。群黍況子孫。祁寒良苦極。自愛答君恩。

花市

橋南橋北競年華。紫白紅黃各自誇。風朶香深和蝶賣。雨枝色淺罩烟賒。杏花叢引千般錦。桃李場成一様霞。幾種春光人去後。不知分付在誰家。

吉田遊佐叔藏來訪賦示。

泗洙源已遠。來訪墨陀濱。欲結金蘭契。只緣文字親。物皆備於我。道自不弘人。此意如知得。何邊去問津。

鯉魚圖

六六金鱗漾夕波。浮沈幾日在江河。一朝忽上龍門去。不似龜魚點額過。

有感

紫百紅千幾種新。牧牛背上一駄春。春光地僻無人愛。只被村童折作薪。

花遲

閑却吟節且偷眠。紅情緑思只空牽。無端更補閑窓夢。擬與花神共結緣。

江村春晩

晨朝天氣淨。雙眼不知慵。梅塢花魂冷。沙汀鶯夢濃。夜魚人未返。卯飲客相逢。尚看前宵月。糢糊掛半峰。

賀越後鵜森阪井羽水八十初度

屹立亭亭萬古青。子孫枝長蔭園庭。高標尚養千秋色。擬與萲椿等大齡。

贈越後鵜森阪井君栗為五十壽

笑他斗米誤斯生。誓向田園獨養精。松菊主人年五十。高情何必愧淵明。

入癸未新歲

玉律初囘斗柄臨。悤悤四十度光陰。文章繡虎嘆吾老。

情性嘉魚嗤我今。幽鳥遷喬非有意。閑雲出岫豈無心。經論誰比金華語。玄理何如正始音。閲世雖然雙耳冷。迎春難奈二毛侵。黃楊已免閏年厄。翠竹依前緑更深。

妓常盤抱兒迷雪圖

同雲黃慘澹。蜜雪白渺漫。千重又萬疊。松折壓危巒。棲鴉驚且起。無復一枝安。群雛唯呼母。哀鳴聲欲乾。嘗聞覆巢下。自古卵無完。君不見妾節潔。於雪敢言君恩薄似紈。雲山萬里一望遠。片片霏霏自作團。今夜不知何處宿。小孤啼飢大孤寒。眼前飢寒猶可忍。惟怯人間未路難。請看雪底寒梅子。枝枝憔悴立江干。他日如得陽

和力。豈無一點香吐檀。

靜妓

吉野山中分手後。源郞消息太模糊。從來趙氏非無胤。豈敢虞姬不愛軀。伯壎仲箎音始絕。朝雲暮雨夢還孤。此中心事君知否。便是嚴然女丈夫。

寒夜聞笛 效李于鱗體

誰家玉笛帶霜吹。正是關山月落時。黃鶴樓中牽客恨。洛陽城上動鄕思。

咏龜

泥塗曳尾亦何爲。只道千年不負期。誰識攝生元自有。

浮遊宛轉漾淸池。

賀本谷德隣五十壽

黃白丹成火候眞。僊書寶籙日相親。是中自有長生訣。壽宴先聞五秩春。

達摩

一葦泛重溟。來住少林寺。九年口掛壁。誰識無言意。何況貝多經。總是閒文字。別自有心傳。直入如來地。水止而鏡明。花黃而竹翠。

關將軍

漢壽亭侯髥將軍。忠肝勇膽古無倫。浩然正氣灰不滅。長作人間禍福神。

乙酉新年作 十韻

玉律潛移斗建寅。氤氳淑氣屬元辰。纔過一夜人心改。偏覺今朝物候新。簾外寒威猶帶臈。池頭草色已回春。遷喬幽鳥聲初滑。出窖名花香漸勻。九陌塵埃紅欲漲。千門松竹綠相隣。迎祥椒酒斟親友。獻壽辛盤薦賀賓。兄弟壎箎歌棣韡。夫妻琴瑟咏螽詵。園收菘韮何嫌鹽。架揷圖書未必貧。文政幸逢無事日。儒冠且作太平氏。病身定逐陽和健。好向梅村覓舊因。

藤堂侯挽辭三首

一朝厭代仙遊去。海濶三山路渺漫。平日只言爲善樂。淸時每戒守文難。遺編空仰千秋美。餘澤猶期百世安。記取當年窮巷士。萬間廣廈不知寒。

其二

雲車羽旆去朝天。纔住人間四十年。世外梅花消息斷。階前玉樹色香全。餘恩猶有甘棠在。遺愛何唯故笏傳。知是三山非遠地。夢魂昨夜侍仙筵。

其三

七年知遇感朝昏。往事回首夢想存。危立思天皆弔鶴。倒懸哭月有窮猿。丹襟元自難藏淚。素食誰言徒荷恩。

豈意平生經史力。挽歌一曲引靈轜。

自歎 二十六韻

誰道愁莫愁。於客愁。吾生自幼好遠遊。蹈遍中山與東海。歷盡四國又九州。一書一劍長相伴。風餐露宿幾春秋。千山萬水家愈遠。暮雪朝霜路亦遙。涉海幾將葬魚腹。入山時復料虎頭。此時英氣猶不屈。只言懸弧志未酬。誰道窮莫窮。於貧窮。吾生自昔家屢空。食絕袁安常臥雪。體羸滿蓄每畏風。孤寒自分塡溝壑。菜根咬得笑周菘。翻雲覆雨人情薄。閉門更不與世通。可憐臣朔飢欲死。百年性命牛蹄中。一瓢一簞猶相樂。窮通總是付

天公。誰道苦莫苦。於病苦。吾生自少有二豎。春寒秋冷身先知。仙方奇藥勞無補。不將火艾灸浮雲。烟霞成痼何能瘉。梧桐葉落早秋風。蟋蟀聲枯寒夜雨。氣息綿綿一縷存。欲死不死誰爲主。我生不有命在天。光采何與艸木腐。嗚呼客愁不足愁。何況貧儘任病苦更纏身。人間萬事不如意。英豪自古多艱辛。蕭敷艾榮非所貴。淸風明月却自珍。笑他病因牛衣泣。丈夫雖死不哀呻。一寸陽春坼寒木。百尺恩波活涸鱗。慙吾涓埃無以報。憐君形影委窮塵。當年猶記承恩重。七載何言知己新。海水倒流天柱折。兩行血淚灑蒼旻。

自詠二首

一曲牙琴和者少。憐吾咄咄獨書空。只言蓬嶋舟難到。何料桃源路不通。身賤無人知道貴。運蹇此日哭途窮。慘然天地歲云暮。白雪陽春暫夢中。

其二

高山流水石琴虛。擬向林泉賦遂初。窮巷素期歌短褐。侯門不料曳長裾。家藏幸有千金帚。胸貯寧無萬卷書。好是自珍還自樂。人間知己尙存予。

富士山

萬壑千峯劍戟攢。爭高競秀幾孱顏。就中富士獨渾厚。

便是東方第一山。

秋胡

薄情不必恨秋郞。桑下相逢兩此忘。別後五年無一夢。因何髣髴認容光。

山溪避暑

溪深不受暑光侵。四面山環夏木森。一點無風涼自足。綠陰如水滴衣襟。

夏山水

堤柳不搖帆腹重。江湖一面淨無風。淸涼但覺暑光薄。烟水泓澄碧涵空。

賀井口壽山翁百歲壽（翁英還高田村人。地有養老瀧。）

生辰開宴薦瓊觴。滿座春深日月長。元自靈桃多壽種。
久知玉樹有清香。一家恰見耆英會。百歲嘗聞人瑞坊。
養老瀧同甘谷水。高田村是蔡仙鄉。

賀竹內無因翁八十初度

業路早抽身。優游養性眞。椿年開壽域。桃節遇生辰。堂
下靈芝秀。階前玉樹親。四時天不老。一室自常春。

菜

貧士猶多幸。園蔬味飽諳。世間肉食者。不識苦中甘。

送岩永子順歸省大村二首

日夜研窮鐵硯磨。一朝聞信侍親痾。錦衣爭似斑衣好。
況復懷中陸橘多。

其二

洙泗分流元一脈。眞源千里不須尋。口訣當時知正味。
心傳他日證遙襟。

江山屋避暑

飮餘一睡懶愈加。困困濛濛送日斜。欹枕蕉陰侵几席。
移床荷氣透窓紗。半身白雨龍皮扇。兩腋清風鷹爪茶。
眞箇江山不知暑。羨君高臥寄生涯。

詠胡枝花

風輕小朶參差亂。露重柔條婀娜垂。嫋嫋嬌姿支不得。
霜前碎散紫瑠璃。

聞佐羽淡齋訃。愴然傷懷。因成二十韵。

嗚呼莫莫復休休。此夕聞君赴玉樓。雅量應將滄海比。
高懷自與白雲儔。千山占勝耽幽賞。雙閣開筵試壯遊。
今日空懸徐穉榻。有唯重泛子猷舟。錦城歌吹七年雨。
赤壁文章兩度秋。堤柳岸花都是夢。清風明月也關愁。
三編吟艸無窮業。幾片詩碑不朽謀。好客猶知遺愛結。
憐才已見故情留。千金買骨人安全。一飯回飯思未酬。
許與深慚多所負。吹噓偏怯却成羞。光陰去去傷斜日。

世事茫茫感逝流。萬里裏羇吾老矣。何時巵酒灑松楸。

題詩佛畫竹

色卽是空空是色。或朱或墨亦何常。此君神韵此君筆。
不向人間相牝黃。

梅花二首

無風無雪冬猶暖。數點梅開近水枝。要看黃昏清淺月。
溪橋停杖立多時。

其二

青松翠竹都無色。銀界茫茫一面平。只爲清香埋不得。
是梅是雪自分明。

題物徂來與其徒七子同宴集圖
曠世英雄遺範存。多賢當日屬謾園。經綸已見太平策。吟咏共誇高勝言。蘭菊異芬無可廢。筌蹄叶契復何論。一團和氣春風似。桃李羨君常滿門。

丙戌新年作
鳳曆年逢戌。雞辰月建寅。彩雲天欲曙。玉燭候調晨。江海風情換。山川氣象新。寒隨窮律盡。節趁艷陽伸。福壽元朝草。衣冠太古春。三條開綺陌。百尺張紅塵。花信番番近。韶光處處勻。淸閒先得性。素白始關身。本是昇平世。何妨自在人。寶船誰買夢。罇壘若爲神。莫道仁無里。

應知德有鄰。交游皆俊傑。講會簇簪紳。老子猶多幸。先生不厭貧。同斟藍尾酒。只缺奉慈親。

無題
錦囊秘訣好持身。休道何方是救民。元自仙家無妙術。唯能點鐵作金銀。

草廬三顧圖
梁父吟成年廿八。風雲他日豈無期。誰知天下三分業。已在悠然抱膝時。

題詩佛老人墨竹
彩華何須更寫眞。墨君風操是天民。虛心忽現圓通相。

詩道場中佛化身。

風竹
百尺長松蟠半空。傲然自許本中公。此君生得虛心甚。一笑低頭拜下風。

題鍾馗大臣圖
不道鍾馗是大臣。元自終南一擧人。一時忿激觸階死。猶駐忠魂護帝閽。當時能入君王夢。捉鬼除痾大現神。君不見死猶能捉鬼。生必可誅姦。惜君當日不抉楊妃目。而食國忠肝。

送曹龍禪師歸山 戊子正月

一自來參文字禪。螢窓雪案幾多年。誰知教外別傳旨。不在那邊在這邊。請看迦葉又達摩。豈無文章寄貝多。教中自有醍醐味。何唯教外是禪那。吾儒却有一善庵。衣鉢傳君仔細諳。眼透紙背能三寸。有甚禪機更要參。

畫貓
食豈無魚坐有茵。飽來睡去又窺春。貓奴畢竟誰相似。不道先生是後身。

題栗山先生嚴嶋詩
百八珠燈嚴嶋東。風光想得畫難工。何知一夜書窓夢。已落栗翁詩句中。

墨菊

微官擲去且歸休。一掬淸風三徑秋。金紫從來非所慕。好投白社渾緇流。

月梅

月上書窓花影移。橫斜寫出幾枝枝。癡心欲與梅爲地。不向素屛題小詩。

槐陰

浮利浮名心已灰。三槐何必擬三臺。臥床移去新陰下。也恐南柯入夢來。

盆蘭

蘭芽移種碧瓷盆。偏愛孤苗守舊根。幽谷無人亦自可。也隨時世入朱門。

初夏

深院無人晝寂然。閒身不奈日如年。困來斜倚闌干坐。一吼新蚊過耳邊。

辛卯元旦試筆

老子平生見事遲。向人猶誦去年詩。四十又九今朝過。借問昨非知不知。

蘆雁

孤雁求群落遠洲。烟波十里夕陽收。楚雲曾是先花別。冷抱蘆葭度九秋。

漁家婦

潮高海濶夕陽陰。葉似漁舟浮又沈。百尺風波奇險極。妻孥看慣不關心。

牡丹

天香偏惹玉堂風。一段穠姿富貴紅。野蝶從來輕薄甚。紛紛飛入牡丹叢。

赤馬關懷古

維昔天皇壽永春。厓山一敗自傷入。寺僧幸說當年事。免把興亡問水濱。

其二

御裳水古玉淨琮。忍向烟波問舊蹤。海底便知帝都在。百川無日不朝宗。

佐賀嘉村紫岳以一角製鞭。非直爲觀美也。亦能消諸毒。蓋希世之珍也。詩以寄題。

叱咤風生疾如電。不知何處策殊勳。好將艸木鞭餘力。直向西疊掃毒氛。

登龍圖

頷下驪珠足自珍。淵藏却識是通神。一飛恐有亢陽悔。世上風雲多誤身。

伍子胥抉眼圖

眼珠抉去黑昏昏。忍見蘇臺艸欲繁。英傑自多詭激語。
枉言越寇入東門。

査嶼觀魚

一身輕似鷗。出沒付悠悠。日落汀烟白。潮高海氣秋。釜
淵何處在。査嶼有時浮。如許風波大。漁舟儘自由。

萬歲樂詞

萬歲樂萬歲樂。太平萬歲祝德若。諧音素襖烏帽著得輕。
一唱一和相戲謔。尾張有僧名無住。小詞聊擬騷人作。
本是新樂上梁文。善頌知君有所託。傳至三河又何年。
三河萬歲今如昨。年年來舞江戶春。萬歲樂是太平樂。

雨霽出城書事

小痾幾日斂攀躋。好趁新晴試杖藜。有約名山何可負。
相逢良友便同携。林花經雨紅猶濕。野艸牽風綠欲迷。
散步不嫌歸路遠。小舟繫在柳堤西。

壽茶仙草魁園主華甲

千片嫩芽香且靈。茶仙引友試長生。陸家已見眞傳在。
五內清冷身亦輕。

採蓮

纖手廻舟入白蘋。風荷欲折更無因。蓮莖有刺蓮心苦。
不奈清香惱殺人。

題關岡融山畫其父德風肖像二首

一幅鷲溪筆有神。至情知爾寫來眞。宛然眉宇生耶死。
身外方看更著身。

其二

豈言身外更無身。鶴態雲情入畫新。皮相相人猶自可。
逼眞筆力是傳神。

畫鷹

秋骨得霜愈俊捷。金眸玉爪細文斑。寄言狐兎莫回首。
萬里長空瞬息間。

旅懷

其如客況自成愁。老大何言萬慮休。夜已三更不能寐。
前山月黑叫鵂鶹。

正月初卯日龜戶村看梅

樹雜古今花最奇。月邊雪後不曾知。病藜纔試春晴好。
便是遊人紛還時。

題七策後

世味嘗來記獨眞。此中甘苦有誰分。卅年咬菜緣何事。
要爲君王薦野芹。

春雨新晴

雨餘天氣淨。青綠數峰堆。一幅好山水。春風吹出來。

夢金雞道人

一別春秋三十三。夢魂昨夜接淸談。恠君顔色猶依舊。不似吾人短髮鬖。

題谷文晁連山一望松圖

四時無改色。天令且不從。本是不臣木。何肯受秦封。孤直以爲性。獨立最高峰。磥砢雖多節。棟梁人所宗。此意誰畫取。連山一望松。

紅葉

霜楓一夜染丹黃。知是天孫試七襄。十里錦江三日雨。

恰看雲漢爛成章。

病中述懷

好把沈浮盡聽他。茫茫四海奈吾何。文章報國心常赤。經史窮年鬢已皤。時事難言詩自遣。光陰可惜病徒過。只因一念功名在。未免周公入夢多。

懷金山道人。是日適丁其忌辰。蓋道人下卅及今庚子。恰二十三年矣。愴然志感二首。

世事茫茫等逝波。廿三歲月夢相過。故人太半仙遊去。近日爭如泉下多。

其二

泉臺近日故人多。詩酒知君屢相過。顧我病軀猶健在。塵緣未了補蹉跎。

菱田文二母岩上氏沒三年矣。文二孺慕不已。祥琴未和。爲綴小詩以慰孝思。

慈恩欲報更無期。手把熊丸憶當時。鞠養之人竟何在。秖應苦學慰親思。

人亡物在感無端。三載何曾淚眼乾。桮圈至今存口澤。不殊刻木拜丁蘭。

將赴大村。感別

江湖老去任沈淪。只道儒冠誤此身。到處青山皆葬地。

看來四海是比鄰。千金死骨誰能買。半世虛名徒自珍。豈料衰殘六十二。感恩又作遠游人。

自小田原至箱根關途中作

百二關山擁郡城。芙蓉蒼突映新晴。病來前約分明在。泉石烟霞到處迎。

過箱根西河原

曾游歲久不分明。四顧渾疑是隔生。巖下青苔厚三寸。模糊認出舊題名。

箱根山中

郡峰相枕帶。詰曲一溪縈。仄徑人斜步。懸厓松倒生。雲

歸山失色。石出水飛聲。觸目皆奇景。幽懷愜素情。

箱根關

高門百二關。前後萬峰攢。湖近春風濕。山深白日寒。石如蒼虎踞。松是老龍蟠。閱盡世波險。不言行路難。

山陽道中二月中旬菜花盛開

不道靡蕪是當歸。菜花開遍正霏霏。春風二月山陽道。一路吹黃入客衣。

詠鳴海纐纈

節過元辰氣候勻。海南已見手成春。深紅纈似花初綻。淺碧綾凝水作鱗。辨色番番誇巧力。結紋箇箇費心神。

就中最愛新模樣。不染京華半點塵。

入大村封內。側用人淺江九郎兵衛先君侯迎接

孑孑干旄良馬五。淺郊禮接不勝多。松間喝道殺風景。莫是先生濫吹過。

感遇

十里郊迎遠。道尊人亦尊。雖然身善病。所恃舌猶存。入夢唯亡友。關心是幼孫。呼嗟吾耄矣。何日答新恩。

病喘累月。君侯手製梨子膏賜之。詩以紀恩。

渴甚馬卿曾作賦。靈方一服病如忘。仙人掌上金莖露。便是公家梨子膏。

殘菊

歸去來兮三徑荒。此生只合老柴桑。風風雨雨秋狼藉。黃菊猶留晚節香。

梅

姑射仙人雪作肌。清寒唯與月相宜。此花不是上林種。籬外何妨著一枝。

閑雲

閑雲飛去復飛回。亂入林巒撥不開。果否無心還有意。爲何容易出山來。

閑雲答

商霖一滴本無從。儘任傳巖雲作封。偶爾出山亦何事。西天飛去聳奇峰。

自述

簞瓢樂道是吾常。故自青雲豈敢望。此理竊於心有得。幾年已與世相忘。莫言狡兎營三窟。偏愛靈龜巧六藏。霞彩斕斑晚景好。便知天亦惜斜陽。

笠坊正太夫製藜杖見貽。詩以謝之。

七尺青藜老腳輕。水尋山討感交情。更知天祿校書日。太乙兮光眼亦明。

謁菅相公廟

讒口攻何忍。忠姦不相容。雷轟古槐殿。天意在誅凶。

其二

梅飛千里外。松長一宵中。神德不思議。靈蹤仰古風。

題畫

一行宿雁落平沙。夕日含山帆影斜。照出長江江盡處。
白雲黃葉幾人家。

留侯

幻出圯橋一老翁。留侯伎倆亦何工。誰知後日赤松子。
便是當年黃石公。

老境

嗚呼莫莫更休休。昔日英雄今在不。將欲與人談義勇。
方纔開口淚先流。

偶感

自言三窟善爲謀。其奈古今俱一邱。請看北邙山下路。
誰人免得土饅頭。

紫騮馬

天寒汗血凍成霜。萬里長沙幾戰場。不似公家紫騮馬。
春郊蹈遍碧蹄香。

回道人秋空橫劒圖

萬里秋空一劒橫。朗吟飛過岳陽城。終南捷徑無干涉。
幾處降仙問鼎名。

題畫

水樓高百尺。日沒秋江爽。中有抱琴人。開窓待月上。

病中述懷 寄辻元崧庵

文章氣槩豈能任。病骨如柴老又侵。雪後培梅鄰苦操。
風前洗竹養淸音。甚貪可笑爭殘劫。睡欲不知惜寸陰。
寄語靑雲舊相識。功名無復向來心。

雨中山水

雨飛雲走過江關。飄覆紛紛頃刻間。遠淡近濃秋入畫。
無端掃出米家山。

自感

老濫朝參何意思。文章報國更無期。平生錯作功名夢。
筋力不知今已衰。

自說

新論猶帶舊儒酸。莫把刑名一例看。如不察情唯察事。
豈無周孔亦申韓。

題南陔養志圖後。爲正水健藏。

晨夕猶欣養志時。又聞旌表悅親慈。老夫一夜不能寐。
快誦南陔再補詩。

樂我室遺稿卷第四 終

跋

朝川善庵江戸人。少壯痛自濯磨。以通經學爲職志。游京攝。又遠游肥薩。遂能張壇坫。以箸書育英自任。松浦大村藤堂諸侯屢禮遇之。進謁大將軍。其爲學主折衷。不敢偏頗。而文辭則暢達溫雅。秩然有法。故世人師尊之。當是時。松崎慊堂佐藤一齋太田錦城海保漁村諸家。以經術文章鳴世。善庵別樹一幟。並峙無愧。而其箸作未刊者多。頃者安井于寧得樂我室集稿本。使余校字。蓋聞箸書爲刊刻者。必經聖堂檢閲。集中言涉德川氏者。墨筆抹去。此檢閲者所爲。今皆仍舊存之。校字已畢。爲書數言。刻于崇文院。善庵有知。或不吾非。

昭和五年春三月　館森鴻跋

嶧桐集二十卷

坿錄年譜

傳

康熙池州府志人物志逸民本傳

本朝劉城字伯宗晚更號存宗貴池人幼折節讀書沉著郁離子及長爲文雄放與里中吳應箕齊名出則偕遊名公卿爲復社眉目時明季四方多故城慨然有救世之志所爲書疏論議歌詩皆切中時弊有關世運乃屢蹶場屋不得用崇禎九年詔在京三品在外藩臬各得薦所知之堪任州縣者安池道史可法及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交薦城就徵吏部會其事寢歸十六年始應歲貢而明亡矣避兵山谷轉徙數年齎志以歿祀府鄉賢所著嶧桐集二十卷他著述詳藝文子廷鑾廷鏊廷鋆廷廢四人

光緒貴池縣志人物志隱逸本傳

劉城字伯宗改字存宗善詩古文辭與吳應箕齊名而折節

溫恭人比之春風好王嘗脫貲贈黃奮尊道周成御史勇陳剌史弘緒於詔獄欲出死力論救之崇禎九年安池道史可法江西布政使張秉文應詔保舉先後以堪任民牧薦城舉應箕自代不許奉嚴旨徵至京考授知州請假歸皖撫黃配元辟爲九江同知不應十六年左良玉兵至池城同池太道程世昌登陴經畫池人德之十七年聞北京陷懷帝殉社稷城與應箕率諸生聚哭於野時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弘光立城馳書可法陳恢復十策一正尊號以定大計一聯各省以一大勢一舉賢才以收人心一罷練餉以寬民力一制閹宦以防干預一分忠逆以飭綱紀一嚴科舉以絕鑽營一罷監軍以杜侵濫一馳將帥以收大權一選講官以導主德既聞朝議立四鎮出可法督師儀揚城又間道馳書曰五侯半盜賊之餘主弱必叛敵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爲而

互相兼併今在廷推公防守名雖督師實出公於外而使此四人者防河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攫足矣可法得書悔之而已無及遣吏具書幣來徵不赴御史黃耳鼎以中興人才薦亦不起金陵既下棲隱峽川冠服不改應箕死冒險葬之撫其孤爪掌畫几頻仰咄嗟不常至沒時握金陵臨安圖志不釋手猶其東晉南宋之事可得復見云順治九年崇祀鄉賢見舊志並嶧桐集

徐世溥劉徵君傳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於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限於異地不得見至溉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吾其於夙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

通聞時崇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覿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冠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職者連坐由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公可法爲池太道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元辟爲九江同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天安徽盛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貢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君蓋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入都考授知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言利以要人主訐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恥不爲也是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由外拜鼎試之外開拔貢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之桐城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

城功得罪縣竹幾不測而余亦以答友人書論時事致爲程閒之作色有厲辭此皆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纔達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者亦時時潛用餽餉得升轉天子焦心孤立於上無以示激勸則淮安吏陳啟新武康知縣朱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大臣並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云云其含蓄指遠而不亢類此也以故時宰亦不甚忌之乃范文貞公景文與孫太僕三傑特敬愛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京史公以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立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伯劉澤清興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擁重兵填之徵君則持書閒道趣昌言於史公曰五侯皆盜賊之餘非有恩義可聯結知慕節概思樹功名流聲稱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爲而互相兼併勝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而爲流賊今內無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壓不肖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防河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及矣五侯者其一甯南侯左良玉也既南益封左而北立四鎮弘光未奔君乃與程公世昌東西遊走自高淳歷湖州嘉興以還有終隱廬山之志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僧服偕往而不果也遂終棲止於峽川是時益貧矣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東及廢紙背書之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爲辭章而不諳典故於史學尤惓惓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元約曰吾易就在輦轂閒依日月之光矣即當討習聞見以整本朝史乘同異若上讀古載籍無貫旅食長安爲也以州郡圖經可以考

核史誤故收藏志乘尤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泯滅者學也故輯古今閫學記以化鄉國天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事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藥產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未錄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著而未成者後通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鑾集後樂苑選明人章布詩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變聞與其友吳應箕哭於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死君益無侶少時故喜與僧徒遊曰儒門所未收者多在此況本朝聖學不及宋儒至是益親之曰市朝更變王侯貴人名流老將必多於此中去矣於縱橫之客雖不與交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拘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畦云阮大鋮仇嫉善類將及廷鑾伺徵君父子過無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譽焉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友死必賙客旅必周於財利豪無所苟故黨禍編及名士終莫能害君南還以後鬱鬱日不樂爪掌畫几頻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爲東晉南宋之事尚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不釋手焉竟以憂病終而君皭然完節全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羨之及門之士有爲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萬茂先爲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聞其脫資贈黃督事遣周成御史勇陳知府弘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爲論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揚之煒死而亦貧君爲經紀其喪纖悉備至輟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爲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愧時鄙薄者而

為然耶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者遭時非革悅愴成疾君子之終也至其所為時文古文嶧桐詩集學者多能誦記不更列特次其言行尤卓犖關當世得失者俾人修史志得以資焉

溫睿臨南疆逸史劉城傳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少負雋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開府安慶深器重之每大事諮訪焉崇禎丙子詔大夫保舉天下才智傑出之士與科甲並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城應詔既至銓司議以知州用城輒稱疾歸其友人曰今國勢搶攘主上旁求俊乂搜及山澤藉以拯難子抱匡世材乃將試而復藏乎歎曰進士勢積重久矣我非甲科一旦出而與之爭衡徒自困耳即任事且有出而掣吾肘者何以副主上之知哉若夫言利以剝民齮齕用事大臣以得當人主博一官我

又恥而不為也蓋指給事中陳啟新云歸而名愈高及江南建國廷議分江北地為四鎮駐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軍城聞之慼然曰禍始此矣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桀驁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朝廷亦非素以恩德撫循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為互相吞併干戈起於肘腋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公之出也名雖督師實不容於朝耳既無老成宿將挾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根本不固而恃四人者防江是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足後必悔之其後四鎮果跋扈不可制可法慨然謂幕客應廷吉曰國事決裂至此揆厥所由實戮四人以為大臣誤國者之戒昔之廷議封四鎮者高碩齋也實成之者姜燕及馬瑤草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惟劉伯宗嘗予我書預言之吾愧伯宗多矣城見馬阮擅政知必敗杜門

不出及江南亡吳應箕以起兵死難愈憤恨不自聊徬徨山澤未幾竟卒

逸史曰當時保舉亦多得士惜未盡登廊廟也或試之州縣沉於下僚故卓然可觀者鮮若劉生者用世才也而迄無所試以死悲夫

黃太沖劉伯宗小傳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為人平易無次尾之鋒鋩雖挂名防亂公揭阮大鋮亦不忌之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圖書不愧名士也

蔣臣徵君劉公伯宗行略

往者崇禎間天子下明詔徵海內賢良詣公車試補守令不稱坐舉者懲吏治之日偷絜元之日困也所司輒皮闒不時行會有妄男子上書詆斥在位積埶朋比狀甚悉且言皆資

格之弊科目之趨日下也上覽之心動遽拜夕郎朝貴咸憤嫉無所發擿謬意徵辟得人則科目且罷以故尼沮萬端丁丑禮闈策出至用為譏訕賴上意弗移督趣之旨屢下始漫然以應然應之者不以實也上焉者裁取譽望素聞雅意獨善度其終不復出也則為之次或徇其所親暱下焉者不復可問矣其聞名與實稱蓋可僂指焉大江南北則余與伯宗沈眉生咸在舉中余屢書致辭幾於詣讓伯宗則以讓友人吳次尾既不獲讓復辭者再及授官又皆不拜若眉生則試亦不復就僅上書論時宰徑拂衣去當是時天下事已萬不可為矣局殘且盡無下子處更命奕秋能無斂手然伯宗獲遂以隱終若余則復為倪文正公力挽以出余素不識公面及賜對殿廷出乃謁公於私第相見遽曰公何相迫之甚耶今日之事雖使舜禹同堂伊呂並世亦何能為無已獨有以

死報公耳及除目下即馳書老親及友人訣別謁及甲申之
難余殉難於彝倫堂中死且半日矣有還余就穌者乃復活
其人爲余毀形易服復護余以出隻影遯荒中間顛躓狂發
瀕死者屢矣尚視息人間視伯宗且稱後死矣豈不痛哉伯
宗既卒其子廷鑾以狀來請余與伯宗居隔一衣帶水耳辱
交垂四十年生平出處大略無不同余雖病癈廢棄筆硯且
八載然知伯宗者莫余若也其何敢辭謹狀其略公姓劉氏
諱城伯宗其字也晩乃號存宗明所以不即死也世爲池州
之貴池人遠祖某自某來遷曾大父岐爲河間丞大父正業
爲湯陰丞俱起家冑監父處士光謙母王氏以萬曆戊戌年
六月二十四日生公於邑之某里處士公素豪達不事家人
生產及生公時所承先業落且盡又早棄藐孤世父刺史公
光謨友愛素篤即從襁褓中撫育公爲己子恩勤顧復不少

異公歧嶷幼清初隨任青田得郁離子讀之即慨然悅慕甫
成童補博士弟子試輒冠其等衷而好學通古今內行純備
聲名鵲起公卿聞不獨以帖括爲諸生所誦法已也是時士
習頗尚藻譽刑雉標幟所在而有豫章金沙雲間婁東始以
聲氣相招終以意氣相激識者病之秋浦介江之上下不爲
强異不爲苟同秋浦晩出而先後之爲異同者始息所稱秋
浦者即伯宗與次尾吳應箕也兩人交最久亦最篤調則金
絲之相宣性則韋弦之相劑也次尾伉爽悍鷙多怪少可嘗
其侘傺慷慨吐論縱橫唐突卿宰鬚戟奮張人多辟易伯宗
則溫恭樂易飲人以和沖然如不勝衣對之使人意盡次尾
大義侃侃好面折人過伯宗則玄談靜穆終日口無臧否次
尾高視闊步或不矜細行伯宗則擇地而蹈有所不爲次尾
家世寒儉而原鴒急難至費數千緡然資賦借交後於聲色

資用亦漸康伯宗則席先世之資稱饒裕矣而以篤於朋友
敦族睦姻好施樂于濟人之困如將不及急人之難如負在
躬若黃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陳刺史弘緒之在獄皆不遠數
千里橐饘以餽四方以問字請益來者至則如歸戶外之屨
恆滿樽中之酒不空而又嗜古如飴積書至數萬卷家且日
落以故交次尾者或不能無異議而交伯宗者則雖憎嫉之
口亦終不能有閒言者也要之兩人皆賢者次尾既以義勇
奮發不忘喪元如田橫客烈烈以死覆巢之下無完卵矣幸
賴伯宗存濟其家教養其孤俾無顛隮非一死不足以成次
尾然而所以處伯宗者則更難矣友人陳士業寄余書曰所
南先生危行孤往若不能終日尚寄承天寺中積七十六年
而後死范粲在車中三十六年不交人一語古人所以忍此
至艱至苦不即死者何故嗟乎文履善云男兒死未休所南

亦云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肯灰可以想見其志矣伯宗既不
就官歸而益發所藏書遂志時數晝夜披覽不少休所著書
且如干卷昔人謂身隱焉文伯宗豈誠以不獲大行其志徒
欲以此施諸後世哉觀其自署謝髮鄭心則從可知已心史
一書有聲皆淚有字皆血此心不死即天地常存伯宗故手
足之際猶手金陵臨安圖志不少釋則其心豈與七尺同歸
坏壤哉僅謂託立言爲不朽非爲知伯宗矣伯宗以庚寅三
月二十五日考終既卒之明年余始得讀其寄書蓋未死前
兩月筆也猶云古人經五得四州九得八欲以髡笠從余爲
五嶽之遊嗟乎伯宗已矣尚何言哉書寄來時余病正劇哭
不成聲但爾流涕被面追念生平音容如即余每渡江輒棲
湖上伯宗必扁舟載酒爲竟日談嘗以同甫擬余每曰開拓
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子真其人然余所心折伯宗

劉集首傳

者汪洋千頃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則黃叔度也鎮審酌挈意
思深長不激不隨不可得而親疏則在伯言幼安嗣宗之閒
也余嘗謂伯宗小戎之詩曰溫其如玉子之人以之蒸民之
詩曰穆如清風子之詩與文以之嗟乎喪亂以來朋好略盡
海內數子碩果猶存嗟乎伯宗而竟已矣豈不痛哉樞輔史
公素愛敬士觀察吾皖時初欲薦余而爲太僕楊公所先欲
薦伯宗而爲方伯張公所先然其念余兩人終不寘諸懷也
鎮維揚日數遣人迎余至淮上余歎曰公奈何以一羊將五
狼也古有設鎮不在藩垣而反居堂奧者乎公曰曩者伯宗
實言之今愧恨無及且奈何因出伯宗書示余余曰固也臣
爲公策數事公且泣且拜曰曩者若在醉夢中子實生我從
亦莫能用也然公雅意謂薦辟可以得賢非如科目之時求
弋獲也故於吾黨尤多所引重云嗟乎世治則上之所求于

之所應也世亂則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也世或謂辟舉可以
得德業之流科目僅可得文章之士虛文不加實行也嗟乎
科目甚設而今海內力學好古能文章之士如伯宗輩者皆
遭屢刖軼於格外尚謂非科目無由得士乎余赴召時適值
丁丑試策出余爲辯其一訛五誤十三謬天子震怒兩政府
及大銀臺一月閒先後罷去伯宗聞而壯之爲梓其書以行
會將大有所振滌而護局甚堅終不可得而破也此北風所
以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也余與伯宗生平志行出處交遊
大略可髣髴者如此若其嘉言懿行世所共見不復致詳云
伯宗娶王氏生子四人曰廷鑾廷鼇皆能世其家學而鑾聲
稱已久著二幼子曰添丁曰賸丁孫曰漢泉漢威

吳山嘉復社姓氏劉城傳略

劉城字伯宗晚更號存宗貴池人負儁才與吳應箕齊名史

可法撫安慶深器重之大事每諮焉丙子應詔保舉以知州
用城辭歸福王時廷議分江北爲四鎮城聞之慼然曰禍始
此矣亟上書可法言四鎮桀驁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主
弱必叛敵强必降主軟皆弱則專制自爲互相併吞公之督
師無老成宿將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後必悔之
卒如其言城知南都必敗杜門不出及江南亡應箕以起兵
死難愈憤恨不自得未幾竟卒私諡貞文有嶧桐集

陳弘緒徵君伯宗劉君墓志銘

崇禎閒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
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
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
窮經令之良吏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
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

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於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
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
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子欲救焚拯溺
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
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
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
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余辭
京職而剌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
察閣部力欲殺之左遷舒城閱歲介馬交馳余張空拳而守
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者孟浪一
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
未幾余亦告養返余舍期與公爲避亂之圖乙丙閒猶致長
牘於余慇歎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變空山閑

其無人逢查不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
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
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子輒解頤仰止甫成
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藝者各以所長分
立支派於是有臨安婁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之學大指
不甚悖戾而末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騭序論幾等彈文至
讀公著作咸頫首紬繹而心折休寧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頻
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留心當世要務者河渠
司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
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
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輒手馳赫蹏商之皖撫鄭二楊貴配
元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曰無虛旬黃又欲辟公爲九
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則黃益重之適左師良玉假勤王名寇

驟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堵
黃每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翔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嘗有所
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侯皆盜賊之
餘今列爲鎮未必扞蔽黃河而先牽制白下嗚呼祚不長矣
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無及至今有遺恨
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更
非時流所及家素封至公而漸窘迫後以癈著售書與館穀
四方來者生計益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敭歎奔馳減
口縮腹以相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
部獄公皆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鉤黨之獄周禮
部鑣雷御史縯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曩弘緒
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參也方冒矢石城守憊甚一蒼頭又病
隻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有衆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

遣與周二爲南之伻也余倅視驚訝爲一笑遣抵獄橐饘壺
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脫於難嗚
呼公餉余於幽囚之日而余不獲哭公於寢極之間余其何
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余以時事日非欲退而
爲著書之計手嶧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余曰子無爲面諛余
曰孟堅昌黎之閒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
時且孔亟君姑廬且不保矣安得閒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
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余亦諾而不
果作無何而天崩地圻余踉蹌棄家走厥原山中痛哭痛少
定輒輦所藏書置墓左之廬然終爲士卒恣取以藉馬櫪公
崎嶇峽川師山開悲感與余相類然獨幸藏書尚存得以慰
俯仰消寒暑貴池故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余書雅
而悍目光若炬每酒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聲張齒切而

皆裂自國變來日同君聚哭於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
公益孤無所向又日與其子廷鑾徬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
有至豫章者余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髮
鄭心將自比於皋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余曰伯宗摩挲此四
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愧公嗚呼公今其獲全歸
矣聞公將屬纊前喉吻閉獨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
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
以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愧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不
獲一見設施人頗爲公歎惜然於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成
類西漢於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僅數種
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曰南宋文
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
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家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

劉集首傳

鑿曰後樂苑亦未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卽公文學之一端固皆昔賢之所罕覯矣公生於萬厤戊戌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某山娶王氏子四廷鑾廷鍪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晚舉子添丁勝丁尚幼孫漢系漢咸

銘曰

人亦有言耳白於面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有宜其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則能兼兼而長傲勢固難己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垢莫污有如此水於萬斯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提要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存目一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爲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162冊 75版

劉先生年譜

貴池二妙集第二十八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

先生名城字伯宗明南直隸貴池縣人曾大父岐官直隸河間丞大父正蒙官河南湯陰丞父光謨字觀明萬厤歲貢授浙江處州府通判（按七修有董子時存處州歙酒甚甘不知其爲金聲否是先生少時隨任也）署青田縣事多惠政民無逋賦監造漕艘於杭州計材程工徧恤軍力擢廣西養利州知州告歸敦睦族黨修舉廢墜建青谿二生祠見江南通志母柯氏柯栖之女無子以同產弟之子城爲嗣觀明崇禎癸酉卒柯先卒於庚午事見譜中本生父先謙處士母王氏先生崇禎十二年由諸生薦舉考授郴州知州皖撫檄任九江同知均不赴鼎革後改字存宗隱於峽川完髮以卒年五十有三永厤己丑桂林詔授給事道遠未達黃文煥沈壽民等私謚貞文

明神宗萬厤二十六年戊戌先生生一歲

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先生生於池州府城魚市狀元坊前試門里（俗呼試門口稱試門劉氏）

按本集李行季遺詩序萬厤之甲寅余始交行季時余年十七甲寅爲萬厤四十二年以此上推十七年則萬厤二十六年戊戌也又漫成詩昔賢辛丑稱爲艾丁亥今年我亦然是丁亥年先生正五十也（按戴移孝雲仙雜記跋云徵君辛酉年作是歲徵君二十有三矣然據陳弘緒撰墓志許臣事略李行季詩序及漫成詩先生實生於戊戌至辛酉年二十四載誤）

萬厤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十三歲

從青田厲先生（立身）讀

萬厤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十七歲

子廷鑾生（按樓山堂集有婁護歌爲劉與父作甫九齡也是年爲壬戌逆數之當生於是年）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一歲

見鍾伯敬先生論詩　子廷鍪生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二十四歲

【時事】大清兵取瀋陽遼陽　魏進忠矯詔殺王安

【詩文】雲仙雜記序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二十五歲

【時事】大清兵陷廣寧熊廷弼王化貞俱論逮

【詩文】猗園詩（四言）　孺子歌代稱子婁護奉酬次尾（應箕）之贈（婁護鑾小名）（七古）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二十七歲

【時事】魏忠賢專政左都御史楊漣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削籍黨禍始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詩文】遙哭萬郎中燝（五言長律）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入吳門婁東張天如吉士（溥）與張受先大令（采）始倡復社之會楊維斗解元（廷樞）夏彝仲考功（允彝）陳臥子黃門（子龍）皆附之江以上則先生與吳次尾（應箕）監紀預焉一時有小東林之目

【時事】毀三朝要典　卹贈死璫禍諸臣　陝西流賊大起

【詩文】虎邱坐月（五律）　答張西銘（溥）　虎邱見贈兼致張來章（采）　虎邱贈韓張甫（羅）（七律）　虎邱月夜程穆倩（邃）過晤用杜集韻　虎邱逢栖鈎上人戲贈（七絕）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三十二歲

【時事】大清兵入洪山口克遵化薄京師逮督袁崇煥率寧錦兵入衛未幾詔下獄　定逆案　罷錢龍錫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三十三歲
秋應南都試不第與吳次尾許德先九桁蕪湖沈崑銅上
杜槩國門廣業之社上下江名士畢集而先生爲之倡
柯宜人卒
按明南國子監六堂首曰廣業積分之法皆自廣業遞
升至率性始試以文學經義一歲積至八分者貢入京
師是年合百十人爲雅集先生以之並約以自後三年
一舉行更番主會
時事 大清兵東歸 增田賦 殺袁崇煥逮錢龍錫下
獄遣戍
詩文 李行季遺詩序
秦淮社集分得六魚五古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三十六歲

春遊九華夏歷南京再舉國門廣業之社 觀明公卒
詩文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曾房仲詩序 癸酉程墨選序 楊維斗稿序
九華雜詩七律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三十七歲
遊南京與范大力世純訂交報恩寺
是年徽安池兵備道兼管糧務江西按察使副使衙史公
可法來駐池州按貴池縣志隆慶六年設兵備道於池州
時事 流賊自陝西分犯江南江北湖廣
詩文 陳大士易鼎序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三十八歲
春流寇陷鳳陽圍攻安慶桐城池州戒嚴先生作池州防
守議三篇上之當道不省

時事 流賊陷鳳陽廬江巢縣無爲圍攻安慶桐城
詩文 池州防守議三篇
乙亥雜詩五古 答方密之七律 讀和州失城本末有感
諸將三首 數詩雜體 十二辰體歌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三十九歲
吏部議舉孝廉詔下池太道史可法江西右布政使張秉
文以先生應薦辟先生上書言不如吳次尾者數事請以
自代不許
時事 大清兵入昌平喜峰口八月東歸 盧象昇敗流
賊於滁州
詩文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
吳次尾自代書 香烈祠碑
過姚北若澥五言長律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四十歲
是年兵備道由池移蕪湖
時事 流賊犯安慶
詩文 辭江西方伯張公秉文薦舉書 再與張公書 答
黃赤子論保舉書 出門偶集序 解惑篇 勵志詩四言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四十一歲
春池州大旱繼以大水歲饑人食白土秋應召到京師寓
真如寺 脫貧贈黃聲事道周因劾楊嗣昌削籍 成御史勇因劾楊嗣昌下獄
撫陳晉州弘緒不納劉宇亮兵入城下獄 與米吉士壽都 梁公狄以樟
王敬哉崇禎 申孚孟佳胤 陳昇昭丹衷 孫伯玉吉甫 馮躋
仲京第 交
時事 大清兵入牆子嶺下畿輔城四十八宣大總督盧
象昇戰歿

詩文 北征草序 封疆局面說
北征早發五古 舟行書所見 連日讀陳士業詩 到白
門答萬茂先望月賦贈 酬萬茂先送與具兼問疾寥
答周農父岐 山東贈張鍾陽方伯秉文 與吳駿公偉
業 凌龍翰翀 陳亨昭月袁 見過 贈孫魯山晉 贈申
公素園佳胤 與胡吉雲守恒 上元曲古七 苦旱歌
大水歌 食土行 空倉鶴行 聞鄭大司寇三俊 蒙恩
出獄 與陳大士際泰 簡章大力世純 與楊機部廷
麟 贈朱蔚園 贈盧德水世㴶 米吉士壽都 漫園
英山行 壬正二日吳湯日道新 北上渡江話別五律 寄
周勒卣立勳 兼訊徐闇公孚遠 采石得眉生書因懷仲
馭 用韻答詹孺發 揚州 高郵道中 清江浦重九
贈主人劉生 贈大理葉公成章 贈馮躋仲京第 都
門逢青陽熊文誥舊賦贈用壁間韻 姚都諫以抗言兵
事左遷諸公贈詩和韻送別 昌平道中望陵後諸山
恭謁長陵 行經昭陵 恭謁定陵 萬壽寺大鐘 玉
泉寺 呂公洞 香山寺 碧雲寺 秘魔崖 卧佛寺
過武清侯故第 劉羽長之鳳大行索題其隱德錄
西阸道中 贈答孫松石太僕三傑 答李括蒼太史建
泰 答張季筏 聞黃宮詹劉趙兩翰林謫譴七律 答雲
南王升如人開 答熊仲平拔 渡黃河 與中雜詩 德
州逢李小有盤 寓慈氏寺六日寄家書 畿南雜詩
賦得獨奏邊機出殿遲 贈丁天心時學 簡汪長源偉
投馮鄴仙元飆 和人寒夜詩 集行人張來初一如
齋中用韻 苦寒有感疊韻重贈張來初 借人暖耳追
和謝方石李西涯王鳳洲諸公韻七首 聖節日 送楊

職方廷麟 軍前 真如寺守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四十二歲

春就吏部試注官湖廣郴州夏初返南京應鄉試不第秋
回里ㄙ復之南京在吳次尾寓度歲約同里吳非共著書

時事 大清兵下山東十有六城旋由青山口東歸 楊
嗣昌督師討流賊

詩文 燕臺集序上下 梁公狄稿序 王升如時文序 祭
山東方伯張公秉文文
己卯春暮與孫松石坐語以同道爲朋爲韻五古 次韻奉
酬盧德水見送南還與魯山共載詩 和孫魯山出都門
道中 德州道中大風 嶧縣早發 盧德水奉命巡漕
再次原韻寄之 望嶧古七 恭謁孟廟石象跽侍鄒國太
夫人 贈鄭休仲 河間道中一日驟三驟感懷題壁
酬王敬哉崇簡贈別律五 再題任邱壁 汶上題壁和李
小有韻 感懷未已再疊前韻 元日律七 壬正二日逢
李小有自廣平至時與城守事四十日矣 春日畿南雜
詩 詩人史玄納姬都門自命曰傾城悅名士盧公德水
首唱一章次韻贈之 雪朝懷朱白石荃宰 [redacted]退贈孫
碩膚 弔督師盧公象昇 中書朱湛菴常湄 王孫奉使
謁孝陵舟泊白下爲我載都門所購書數百卷見還且將
從敝里過也感贈七字句 逢陳定生貞慧於秦淮時攜
其令子律七 同止書舍 和東阿舊縣題壁詩三十首六言
律 謝恩感述絕七 白溝河題壁和韻 高唐州竹枝歌
抵南都寓靈谷寺 己卯初夏返自都門友人孫克咸
賦徵車回十章見訊依韻奉答十首 爲顧與治題滑稽
酒隱圖分賦 九日抵家 唐宜之右史之襄陽見過劇

別　撥悶復之金陵舟中漫興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四十三歲

春客揚州遊越西再上京師復回江南

時事 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詩文 官子制義副鐫序

樂府三十五首　琴操二首　晤江都歐陽宰即日具舟邀遊城北得齋字律五　揚州上方寺　將遊平山堂沿郭一路觸目交心　夏初過馬頭　感事贈官詹黃公東厓景昉　補梁公狄夢中句　感事用韻重與密之　弔張德璉　除夕答次尾三首用來韻　寒食到江都喜與孫大宣晤語律七　宿歐陽憲文燕公廨中兼喜晤其令子孫氏園亭　同孫日乾釋雪耕出郭乘小舟至梅嶺遊覽登官梅閣一云謝公別墅　漫園懷米友石太僕五言長律

三過揚州與鄒幼惠絕七　紅花旅店題字滿壁皆主人索書者感賦　白舖至營家疃道中　長途　舜祠　望泰山三日至杜家廟大雨　過齊河　曾竹君爵　同羅文止萬藻先余出都歌四闋送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四十四歲

歲洊饑又遊嘉興茗溪編何來集

時事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自殺

詩文 答皖撫鄭公搜開張文字書　再答鄭公書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王正四日詣柯賢甫先生語及余除夕元日詩律五　傷逝　後傷逝　答徐州曹澹如過訪　送澹如還彭城用前韻　寒食　鹽官贈錢虞鄰陳霽遠　辛巳元日律七　元日書懷與次尾以其有移家入郡之約故云　連日感歎與柯賢甫之來　空堂　孔璋　同朱雲子應入華山道中雜韻二首　虎邱月夜程穆倩嘉過話　姜如須垓乞假南遊結班荊社余為作詩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五歲

皖撫黃配玄檄任九江同知辭不赴時徽安池兵備道程世昌移駐池州

時事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張獻忠陷廬州連陷舒城廬江含山巢無為六安南都大震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詩文 披垣奏疏序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南雍七子詩序　祭張天如文

中公移居古五　即事律五　得次尾書郤寄　黃石齋先生

同涂德公南古以戍出都至白下律七　送黃先生戍楚自蘭水匡山溯流上永　聞陳百史還自黃州阻清谿見訪上余先隴留書見懷　南大司馬范質公先生諫謫歸里詩和方孩未韻　贈光祿吳公　奉別皖臺鄭公晉菴去京口得衣字　陳身昭升東數以漢宋舊物見遺　吳眾香雅許出藏書借讀因賦贈示其兄弟　又遇石齋機部靜海寺中　孝陵道上感懷　有懷戴敬夫重時卜居銅井陶嶽　泊荻港遇子鑾來自銅井因聚鄭公舟次　驚聞河決開封偶讀汴京遺蹟志撫筆成詩　吳緒倩應箕將以周仲馭書入永謁石齋先生作此送之　答白瑕仲康侯依韻奉和　軍城夜坐　皖歸　守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四十六歲

春左良玉兵東下池州戒嚴兵備道光山程公世昌督兵

城守左兵退始解嚴成癸未集吳次尾爲之序
【時事】夏 大清兵出口 張獻忠陷武昌 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
【詩文】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祭李源常文
中秋前一日程公世昌招同鄧東之森蔚燕集齊山得避字五古 程公集齊山令弟際甫世會留署中不出賦此致悵用避字 齊山翠微亭爲程公落成同用避字 齊山探左史洞至史巖 紀事答問 淮上行七古 官鹽行
人日齊山五律 遂上翠微亭是程公修復者 偶憶李獻吉有癸未中秋不月詩今夕既雨兼更月食追和悵然
九日漫懷 贈吳發若應夢 渡江感事與范小范又蠡
元旦有感二首七律 又聞楚警 雨中送子鑾之湖州

先過九華 警至 危城雜作十首 對書而歎 湖州健卒至 以詩代書寄子鑾若水 城上作書答胡文瑜士蓮 沈考叔彥章 見憶 得嚴子觀渤兄弟書因憶西泠諸友 萬戶 兵後 遂飲酒賦詩 過北門狩園 重送王鍾淑芝瑞 提學赴蜀 買牛 胡嗣玄司訓吾邑有秋浦遊覽諸詩因贈 贈撫軍黃公配玄 贈安慶司理來公元成 與杜總戎 張將軍以舟師防守吾池贈之
金綠從文光 將軍過話因感歎張二無彝中丞金張曾共事粵東 十月五日懷集令李小有盤以外艱歸停舟訪余與程公即夕南發 寄題石船山顧夫人祠用方憲副孩未震孺 爲李小有悼亡韻 舟中書示吳山賓廷
除夕簡柯賢甫之來 先生兼食爲餉時年七十有八 送別廣文沈玄贊先生七言長律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明崇禎十七年巡按賀登選特疏薦未報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明帝殉社稷夏五月福王即位於南都改元弘光初三日池州始聞京師凶問先生治木扶櫬以死自誓二十一日哀詔到與吳次尾哭於野秋去南京作茅山之遊 子廷鑾生
【詩文】旌忠錄序 讓帝忠國臣紀序 池州防守後議 答貴池令本縣江防書 上閣部史公書 曹靜娥傳 公祭孔文忠文
茅山宿元符宮道院五古 忠孝詩七古 相逢行贈程際甫世會 五月初三日聞變二首五律 大行皇帝詔至池州四首 追恨詩十首 九日萩港 茅山道中看紅葉四首 山趾懷望 上山歷華陽洞曲水池喜客泉二首

二十四日是先帝萬壽節 讀都諫吳忠節公絕命詩七律
太僕申節愍公輓詩 秋杪同張莉人芳遊茅山懷李小有盤有約不果 遊茅山歸呈潤生明府 霜降日小有招同曾庭聞傳燈張莉人芳天生玄三石磊雨季校書烟鬟佐酒同用烟字次小有韻 漫成四首七絕 茅山雜詩八首 漫成 崇禎宮詞十八首 小除夜西江友吳石卿守歲余家 除夕二首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明弘光元年夏左良玉兵東下池州戒嚴五月南都破避兵至湖州秋旋里吳次尾起兵於泥灣爲 大兵所執不屈死於石灰冲先生就峽川山居改字存宗
【詩文】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謝楞全畫聽松圖題後自說

樂府變九首　乙酉春童謠二首　乙酉首夏至南都以
近事寄示子鑾五言長律　斷頭歌七古　峽裏大風歌　乙酉
首夏與戴敬夫決筴去金陵二首五律　居敬夫石臼湖寓
舍贈其長公本孝用多字二首　旋泊丹陽湖憶吳空之
劉沖　湖州忽逢孫新齋廷評鼎　攜家君木在此　懷吳
山賓　答吳山賓見懷賦得欲問平安無使來次原韻
答吳山賓喜余書至賦得消息真傳解我憂次原韻　答
山賓二首　子鑾以次尾子長魯至　歲暮答空之次來
韻二首　即事用齊字二首　送山賓歸高田屬以次尾
後事　聞蔡蚪侯[redacted]不及待余而去寄語悵然余歸自南
都贈之以句蚪侯故金谿相國子七律　柯先生之來八十
二首　贈嚴別駕紹凰　雪夜寄上程撫軍世昌兼陰
送劉壽次星耀司理之任武庫　長慟詩五首　初歸就

峽川山居　峽居二首　偶成　九日雨甚　漫成二首
恭聞　人送白菊　克捷　冬抄雜成四首　贈柯君
久欲報鄭公書有近聞賦此　記答次尾語五言長律　元
日喜劉及叔弟還蜀見過七絕　三日雪與李廣文聯句　二首
送雪上人遊天台二首　喜康三一雛髮爲僧五首
題畫遺江生戲用江字二首　金陵重怨曲十五首
順治三年丙戌先生四十九歲
居峽川僦一室上漏下濕誓不入城几上惟離騷經及淵
明集父所南諸集夏遊桃波季秋再遊
【詩文】哭母舒太君六十序　尚寶孔君哀辭　與次尾先
生傳
苦雨二首五古　春雨歎七古　寄題韓韓齋次原韻　德先
屢顧余山中用韻贈之　德先與我山右諸志再用韻贈

之　禽言八首　遊杉山水竹谿放歌　別杉山蒙公
歲行盡矣廚饌蕭然適舒生廷詔汪生之渭遺信齋糟鰻
鹽鯿豚蹏巨鯉蔬燭諸物至戲爲長歌　後孤兒行爲麻
乾齡作　二日雨雪五律　晴步二首　泥飲二首　日望
山賓至以近事相語　門人輩傳次尾題壁遺詩余以命
其子長魯誦輒上口了了明日問之諷對無一遺誤因有
此作　答劉引之來問近事次韻　松寮山寺　上天堂
菴　天堂菴三首　寄吳子相遇　杉山喜逢諸子　鎮
國寺覽眺得次尾壁閒詩　水竹谿二首　伴雲菴高處
送子鑾之金陵　得子鑾金陵書稍聞近事見其沿途
新詩二首　寄子鑾金陵時寓大報恩寺二首　明覺菴
二首　哭史公六首用聯髮集韻　哭黃先生六首用聯
髮集韻　哭戴敬夫六首用聯髮集韻　峽川谿閣用所

南多景樓韻　感事二首用所南郊行即事韻　鮑甥可
大來山中二首　西山尋宋蹟二首　哭麻孟璿用原韻
四首　元日口號七律　上元即事就俳體　是夕未夜半
風雨大作感賦　寄懷劉引之光稹用來韻　蒙公藏經
閣是杉山稱燕窩處　蒙公贈我竹杖一　累日山行有
作　答吳山賓送遊杉山之作次原韻　聞蘭水消息
寄白門余澹心懷二首　秋感憶子鑾　感懷　重寄子
鑾　寄懷林茂之次來韻　重寄茂之仍用前韻　萬羅
山與鄭公話別
順治四年丁亥先生五十歲
居峽川時過湧泉　子廷麻生
【詩文】遊暑序　師山問字詩序　汪漢字序　游暑記
李愍傳　鮑主簿墓碣　李母金孺人哀辭　署池州府

推官監紀軍事吴公誄
蘆人謠四首　病中四首古五　上曹山　下曹山　宿村
始至俞菴　行眺　村塾　湧泉寺　水漲　漲後
徐生章生先後來過　兩章生來移余湧泉寺　子鑾偕
吴山賓自峽川至湧泉　二十四日諸子畢集湧泉　寺
後看泉湧處　姜生先後至湧泉　村步雜感用所南郊
行即事韻二首律五　晩步谿閣用所南僧房夜坐韻　重
尋西山宋蹟二首　茶排沖二首　寄子鑾于郡　雨後
送山賓返高田　春日漫興律七　正月二十六日暮山賓
以長句至同用杉字　二月二日寓樓觀雪山賓明吟急
雪舞迴風之句因各賦一詩　徐生弗以數詩見訊索贈
漫興答之二首　乙酉四月余在金陵長干寺何生見過
不值歸遇塗次有詩見貽追和一首　何窹明煟見懷有
作以近狀答之次來韻　聞孫魯山以爲僧至自台州不
及晤余貽詩而去用韻奉答二首　苦雨遣懷用杉字
漫興效八音體　用八音體自賦　雨寒即事用八音體
即事　汪生授經峽川雨久不數見戲爲簡此　始聞
孫武公訃哭之二首　魯山有述恭賦二首　答吴山賓
見貽五十詩次韻二首　初度雜感拈得九青韻八首
初度山行答李敬仲懋　食鯡魚絶七　僧房再看湧泉處
二首　和尚峰　古鐘仆地　夜坐　遊仙姑洞二首
章去謀再攜尊至小飲樹下　出俞村　題贈楊園八首
師姑橋　望自已山　楓樹嶺上松二首　麒麟山
過隱了山　峽中人云自已山實寺基而訛也要皆不可
考　三年三度三絶句　舒生巢友貽我筆牀一竹制精
好有感而賦二首　饒烈婦歌四首　男蛾來顧山中三

宿始去賦別三首之一　寄答蔡大美次來韻鄱之者孟
璆子乾齡也二首　寄題鄭公雲影菴二首　聞黄老山
姜之熊過峽川　報諸遊好　除夕前五日汪生渼訪我
山中信宿賦別　漫成二首

順治五年戊子先生五十一歲

居峽川仲春遊桃波
詩文　錄開聲唱和詩序　非箴　遊桃波記　遊殷村記
墮星石記　古仙洞記　遊大樓山記上下　大樓山崩
石記　峽川山水記　鄭氏傳
後蘆人謠　桃波歌古七　殷將軍墓歌　斷碑歌　大樓
山歌　古仙洞歌　大樓仙洞相望圖歌爲山賓作　遊
萬羅山歌　曹烈女歌　欲雪行送山賓還高田並示長
魯兄弟　雪中送兒充役歌　遊大樓山雜詩六首律五
以詩代書寄山賓兼問高田近事　戴敬夫次子移孝亦
僧矣來過留數月送之去兼致長公本孝四首　鮑甥可
大同住萬羅山中始終遊事者五日乃各別去二首　和
子鑾枕上聞聲詩五十二首　和山賓樓夜雜聞詩三十
首　除日得和州戴本孝書及所貽詩畫即便寄答并問
其弟移孝以僧服歸者　金陵八代懷古詩十首律七　和
子鑾窮極詩十二首　羅季先尚甲維旗夢旗男占夢熊
見過峽川絶七　隱莊嶺訣六　大樓山　桃波　洞口

順治六年己丑先生五十二歲

居峽川　桂王自桂林召先生爲給事魯元藻薦也
詩文　何來集序　瞽者宵君七十序　吴文學墓表
元日小飲孫漢系輒呈二詩喜有此作律五　再用韻戲示
漢系勉之四首　人日見持折枝梅者有感因憶漳浦公

丙戌有是日■悵勉觀梅花詩追次其韻四首　踏青節有感和山賓作二首　寄懷方淑人學聖　寄吳緒倩湧泉寺　姜生可久來過有感贈別二首　空之五十詩三首　和遠公湖居詩六首　即事感懷六首　藏書亡戲成六首　中秋蒲菲柯生招余及子鑾孫系小酌待月因憶山賓高田　山賓貽新栗到　作客峽谿柯生歲一送菊余亦歲報一詩昨年菊至而病緒廢吟今當九日又復分貽感此黃花之來陋彼秋雲之薄爲賦律句謝與歎俱二首　半開白菊二首　柯君再送白菊仍半開者　和答山賓子相九日登高見憶之作二首　答陳秉文希昌書問二首　寄懷王公儼心斋五首　黃菊一本獨晚開二首　答周汝爲甫兼簡農父岐子醞日赤

順治七年庚寅先生五十三歲

居峽川三月二十五日卒私謚曰貞文黃文煥沈壽民等有私謚改謚議

辛卯胡孺人五十序

新歲四日送子鑾之高田二首律五　客秋吳少友過談數日贈詩四章用韻以答　已矣三首

嶧桐集文十卷詩十卷和州戴移孝編先生無兄弟集曰嶧桐取嶧陽孤桐以爲名

先生夫人王氏四子廷鑾廷鏊廷鋈廷㢑孫十人漢系漢閣漢胄漢絳漢儀漢俊漢傑漢佐漢仕漢位

貴池試門劉氏世表

岐字鳴鳳號石溪官河間丞

正蒙字養卿號山泉號晚卯南官湯溪丞

光謨字敬儒號葵石晚號觀明貢士官浙江處州府通判

城字伯宗更字存宗號嶧桐徵舉貢士配王宜人

廷鑾字德輿一字興父號梅根恩貢生

漢系字王孫號江祖諸生

漢威字仲虎

廣西養利州知州

廷鏊字幼濟諸生

廷鋈一名添丁字三續諸生

漢胄字耳半號條江諸生

漢辭字勃黎號孫亭

漢初字師說

漢閣字渭紫號玉函諸生

漢俊字燾雲號友莊

漢儀字威如

漢傑一名

躬耕字寶馨

躬耜字去耕號諸生芳

躬稼字大田

躬植字黍堂

躬穡字旣登

躬秩字天

廷㢑一名丁字四號諸夫生訥佶

漢遵字超號錦諸生萬席

漢佐字宵臣號雪諸生巢

漢仕字沛人號履諸生巖

躬……昇

躬棨字憲章

躬標字錦其

躬材字秀生諸書

躬秉字執生諸彝

躬穆字執義

躬桓字執觀

劉集齊世表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妙二卅八

劉氏刊行

書

躬本執序

棧

貴池二妙集第二十八

劉先生所著書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見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存目一

春秋左傳人名錄六卷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一卷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一卷

古今名賢年譜二十卷

池州雜記八卷 見安徽通志

讀書略記二十卷

古今廟學記四十卷

遜國貴池三忠錄三卷 黃觀陳敬宗全焦三人事

九華遊記一卷

遊杉山日記一卷 以上見縣志均未見

嶧桐集二十卷 存 縣志作嶧桐集十卷峽川集十卷案先生居峽川詩文均併入嶧桐集中

共文十卷詩十卷已刻貴池先哲遺書貴池二妙集本

名賢年譜

何來集 以上見集中自序

南宋文鑑 見集中自序並陳士業墓志

劉氏家訓 見集中自序

古事異同

今事異同

劉氏藏書題跋

後通志略

後樂苑

選明人韋布詩 以上見徐世溥傳縣志均未載

劉廷鑾所著書

尚書年曆

春秋月厤 案康熙池州府志作日厤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 存 案縣志無建文二字無卷數 已刻貴池先哲遺書續刻單行本

池州文選

貴池掌故

九華散錄三十卷 見康熙池州府志

唐池上詩人八卷

明詩爾雅八卷 見康熙池州府志

梅根集二卷 見舊志皆傳記之文多備池州故實

詩願八卷 以上均見縣志

劉漢系所著書

江祖詩集 案青山嚴祠志作江祖詩集縣志作江左誤縣有江祖石或因此名更不得爲江左矣

獻徵錄 見通志

齊山圖畫志 見舊志續編

劉躬耜所著書

焦裛集 見縣志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序　貴池二妙集第二十八

貴池吳次尾應箕劉伯宗城兩先生同時以古文名家聲譽藉藉起吳樓山堂集已盛行於世劉所著猶未布國門海內重其人憐其遇思有以傳於後嚴顥亭先生屬池陽太守柴雲巖為之表彰會移官未果余督學江南按行其地其次子廷鎏孫漢系出嶧桐集相示且言窶貧未暇狀因出俸錢佐之授剞劂焉先是先生長子廷鑾與父弱冠能文章為名流所重胡滄園師今烏程設榻留之余數共晨夕以古道相敦勉為言先生應薦不起事甚晰二十年後復相遇京師雖在羈旅中而沈酣古籍不愧向歆之譽乃未幾時而與父與先生相繼淪謝至今日而始得以未了之事慰先生於地下能無命笛山陽薦琴阮瑀哉古今豪俊之士以功業文章焜炫者代不數人其他名業小大率由風雲遭際使然若其負蓋世之才而聲施不出里巷終以枯寂斯足悼矣至於遭會不辰蘊畧抱憤有伏櫪千里之志而無鉛刀一割之用長汲短綆無所措施而又行野寄食避地驚心放意於詩歌抒懷於詞賦抑又悲矣先生應薦入都授職未就遭遇冠氛隱遁以老平居銳精史籍於易理尤邃圖經年譜搜討詳核為文務辭達結構不疏力去塵言有自然之藻繢精明嚴潔適當乎理樂府借古綴辭煩多託諷駸駸乎趨漢魏間其他五七言諸體思深可誦雖經濟之才絀於遇乎就嶧桐集觀之亦自成一家言矣所可惜者與父負奇特之才著書充棟亦復偃蹇一官究不能遇何父子抱才之不異而數奇之若一乎夫北海既歿魏文猶賡其書昌黎遺文柳開乃獨稱其美余有愧古人無足以增重先生然是集之梓使海內重其人憐其遇思有以傳於後者不亦可大慰也夫康熙十有七年歲次戊午中秋春江邵嘉題於金陵官舍

余友徐巨源為劉伯宗徵君作傳余書其後具悉疇昔登堂定交於交遊中獨深敬愛乃今讀其所著嶧桐集而更有異焉余生平嗜書然於近今之作意鮮所諧或枕上或遊行車中偶一寓目旋棄去獨至徵君詩文則一見不能舍且不敢易視晨起弗盥櫛弗衣冠不敢展讀也與人譚浪奕棋或酒食遇從必先掩卷也夜分讀之不能寐即寐矣或更起挑燈讀之甚矣徵君詩文固已移我性情矣蓋其忠君愛國之懷無在無之舉我數十年悲泣感慨喀喀喉間者一一寫出且詳且摯以為史筆載記也可以為諫議奏草也可以為方名輿圖紀事亦無不可蓋無一言之不澤於道德無一言之不關於利弊若徵君者豈徒聲悅修辭已耶至於朋好贈答詠物即事亦皆具有微情至性寄託深遠非尋常應酬者比故余以為徵君樂府直接國風詩直擬工部文直擬宣公下此者固不得而儔焉抑余讀徵君集而重有感也夫士誰不思好古力學以不朽於後世然飢寒奪之者半功利奪之者半徵君生長名閥家有藏書得肆力購求諸經籍志記其所憑既異寒畯而天性澹薄不求聞達即再上徵車輙棄一官如屣其衷懷泊如得專力著書其子若孫如與父王孫既能秖承過庭毋愧更生之傳而同邑則有吳公次尾唱予和汝同郡則有建德鉅公典型在望至於皖江宛陵金沙婁東吳門雲間一時皆雲蒸霞蔚枹鼓相應遠如浙之山陰慈谿閩之漳海北地之燕山吳橋齊魯之萊陽中州之鄢陵及吾江右之南州瀟江文水臨汝諸君子者皆嶽嶽人望蓋人文之盛至此而極而徵君皆得而事友之故益得以佐助聲華增長志氣而所居貴池濱江而居海內舟車道里相通郵筒往還

無虛日徵君平易近人至誠動物自鄉閭以及四遠咸敬服無貳滄桑以後避世窮苦里中爭相延納而其及門諸子猶襆被載酒追隨於峽川湧泉之間而徵君亦卒以壽終然則徵君之為徵君又豈僅在詩文已哉余敬愛徵君人文備至故得而申論之後之覽者其亦有所感也夫江右門學晚弟

康范生頓首拜撰

嶧桐集者秋浦劉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歿之明年其子廷鑾抱遺詩而泣曰子知先子深者盍為先子序而傳之懷不敏其何敢妄語以辱先生先生名城字伯宗一字存宗貴池人其所交遊李杜齊名者蓋有吳應箕次尾云當烈皇帝盛時天下學士大夫皆明經復古兩先生肩文章之任其所著書率皆醞厚爾雅不詭於道天下靡然向風即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者不是過也己庚之際人物聚於留都范相國景文為大司馬馮大司馬元飈為大銀臺張僉都瑋為少京兆其他如詹侍郎兆恒為御史錢副使棅為銓曹而優游林下坐卧東山者則有金先生光宸周先生鑣其四方流寓之士則有和州戴推官重桐城方學士以智孫職方臨山東姜司馬埰姜考功垓葷塵扇過江文酒跌宕而懷與王孝廉潢錢茂才匯二三同人進退揖讓於其間莫不推兩先生為祭酒云乃吳先生貌癯黑鬚似蝟毛磔每當稠人之會則竟據高坐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劉先生則頎如玉山鬢髯若神仙豐頤廣額飲人以和博極羣書而謙讓未遑其不相雷同有如此當時之人皆憚吳而樂劉議論亦頗有優劣迨其後也吳先生以建義銜鬚而先死劉先生亦終於衰閭之士室然後兩先生之名節昭然如日月之經天嗚呼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歟懷與兩先生皆杵臼之交而劉先生舉主為張方伯秉文方伯子克仔懷之門生也先生數往來其家是以與先生更密而知先生亦最深先生文章本於經術感憤所至溢為聲詩其寓物以寫興會而吟者風之遺也其鬱拂不伸連綣陸離者騷之響也其碩然煌煥有典有則者雅之音也大抵甲申以後之作沈鬱瀏亮與少陵夔峽以還諸律詩相伯仲矣嗚呼豈非美備也哉昔陶元亮揮杯勸影企腳羲皇寔有田園之什謝皋羽痛哭西臺戢身許劍厥傳晞髮之篇客有以兩公比先生者而懷不忍也懷次其語以授鑾且告之曰先生既不辱其身矣更勿使妄男子謬點污其詩文以辱先生吳先生子之師也當輯樓山遺稿合刻以傳世俾後世知秋浦兩先生有德有言依忠依孝若斯之著也語未畢鑾乃泣然流涕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

舊京余懷澹心氏謹序

昔歲辛巳非寓吾樓山兄白門寓劉徵君先生至期與其長公與父同事著書明年壬午如約迄庚寅共先生事者九年每詩文脫稿相示則請筆之簿以為程若張文昌之於昌黎公所云為文先見草尤無閒也歿後和州戴无忝移孝以世誼再至峽與父稟其前後已刻未刻者屬分之文十卷詩十卷閒有遺也他編輯不與是嗟乎余非何由以序先生之集哉顧以與先生交生死情有不容不一言者先生之性天溫厚和平若人人可近而剛方嚴毅之氣使視為可近者復自遠故其詩文如之見先生者讀是集知先生之為人未見先生者讀是集亦足知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凡讀書必記其要領學問淵瀲經史蘊藉而吐之為辭藻又生當爾時與並世名盛諸君子角立推為雄長吾樓山兄目空一世者也嘗語非曰江上之淹博如伯宗者有幾哉蓋心折之矣跡其生平

堅操貞志所見既審稟不敢苟非可游移奪者顧又不徒以學問勝而未嘗不從學問中來故其於保舉也則辭辭而歸為諸生於羈隱也則禁步而必於土室謂非操之堅志之貞而能之乎在他人猶未免不委蛇疑慮欲前故卻卒不得前而乃悔之無及幸以成其名由是以推詎惟白沙剩夫輩為然矣陳白沙獻章大儒也應薦至京林見素曰過從講學時當事久未有以起白沙者林上書尹太宰謂山林遺逸之路不可自我而塞尹遂為請試林又勸白沙勿試上疏乞歸使非林則白沙何以歸夫白沙豈不見及此哉特持之不力耳陳剩夫真晟既講聖賢之學自詣闕乞召對而後陳說已雖上程朱纂要下禮部復為當事者所寢程純公以布衣乞召對可比例更行予二陳同時後先若此視之先生忠孝道存義利介析安然自處者何如也今先生集具在言所欲言利弊洞晰夫豈非其用世之業而鬱鬱自甘讀之者焉得不為之扼腕歎慨矣乎余非於先生既歿追思述筆為无居詩誥六卷輿父以无居記徧非其雜感詩有曰龜鑑書當續丙丁是其未竟之志也非承意旨續為之贈詩有曰白頭差負人倫鑑許爾横山一伏雛非也敢負先生同事著書之始約乎哉集刻十二年乃訖工則安得並傳輿父所著如督學鄒公所云云也同里後學吳非拜撰

今帖括家往往以全力用之書藝而以餘力及其所治之經故經藝恒減書藝之半易於詩經廣大精微學者不能究其要歸惟以勦襲剽竊為務苟取功名而已故易藝又恒減於諸經之藝之半嗟乎聖如尼父其於辭占象變也不免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他若周邵程朱諸大儒窮年皓首於其中然後太極先天與夫傳義之學足以印義文而質周孔聖賢之於易無一不以全力注之如此夫京房之卦氣焦贛之繇詞王弼之義理彼其聰明才智既已處乎大過之分矣然且以全力注之而竟無當況於未嘗用力而勦襲剽竊之云乎然則易之亡也帖括為之也而能使之不亡則又易之廣大精微為之譬之酣寢昏愀之中狂呼囈語時見真性之存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不知其然而然非旁聽者無由審諦而別白是則易之力能使之不亡而能使易之不亡則又選者之力也選者之力顧不重哉余友劉伯宗嗜古耽奇負盛名於海內而尤深於經學曩與吳次尾有皇明易選之梓其於先正如朗鑑之辨媸妍如平衡之析銖兩吾黨既已著蔡奉之茲復取同社之文悉加采擇以補前刻之所未盡自余所閱易藝數十家未見去取嚴甲乙當如伯宗之選者洵經義之功臣也夫告人以讀易或至聽古樂而恐臥諺之於功名之途焉俾貿貿者因此偶而尋兩儀四象八卦之奧斯亦鼓舞盡神之一術也易道之興其在茲選也乎新建陳弘緒拜撰 易選序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集參訂姓名錄　　貴池二妙集第二十八

編纂西泠邵嘉贈雨金川喻成龍武公京口包斌二允夏邱鄧世棟乾符嶺表姚子莊六康三韓張登進梁升連江陳元鍾孝受蘭水王爾綱紹李廣平申涵光鳬盟蘭水鄭思昱穉默濕陵黃虞稷俞邰繡水王聚安節迪江陳肇復問心三韓李燦若章東陽趙衍心遠粵東温譲六吉常州裴國熙寍野淮上施有光爾賓蘭陵朱廷客我嘉北平田庶牧園江寗倪燦闇公浦江虞邦瓊首林校讐貴池柯仲實琴泉李時男蛾曹風扶三羅雲逵遠伯羅棗熊男古男廷鑾廷鍪廷鐇廷厥孫漢系漢胄漢絳漢關漢俊漢儀漢傑漢佐漢仕漢位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集目錄

文卷之一

賦

石楡賦
哀孝子賦并序
桐始華賦以始洗之月桐始華矣為韻

序

雲仙雜記序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四書大全辯序
被垣奏疏序
墨志序

旌忠錄序
合録嵒山斗山兩集序
九種易序
山中呵凍錄序
讓帝忠國臣紀序
古人幾部序
筆史序
南宋文鑑序
劉氏家訓序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名賢年譜序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文卷之二

序

本事詩序
李行季遺詩序
習房仲詩序
渡江詩序
家草序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劉浣松雲勸齋詩序
詠廬居詩序
南徙百韻序
和西涯樂府序
北征草序

南雍七子詩序
樗園詩序
法會錄詩序
曹娥詩序
徐羽先近詩序
秋浦草序
有無唱和詩引
避暑序
澄懷閣近詩序
師山問字詩序
隱巷詩稿序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韓聖秋近詩序

秋浦寓吟序
歐湖近詩序
錄聞聲唱和詩序
何來集序
南陔詩序

文卷之三

序

癸酉程墨選序
楊維斗稿序
李源常制藝序
國風序
陳大士易鼎序
遵法集序

沈治先詩義序
左子正制義序
出門偶集序
燕臺集序上
燕臺集序下
梁公狄稿序
王升如時文序
方爾止易稿序
官子制義副鐫序
方密之易義序
擬彭澤父老送邑令陶公致仕序
吳母舒太君六十序
劉母桂太君九十序

陳母姚大孺人六十序
醫者甯君七十序
胡孺人五十序

文卷之四

議

駮韓愈學生代齋郎議
池州防守議上
池州防守議中
池州防守議下
制鎮將議
池州防守後議

文卷之五

論

隱公論
荀息論上
荀息論下
里克論
趙盾論
伯州犂論
吳季札論
晏嬰論
三桓論
莊周論上
莊周論下
四皓論
陳平論

楚元王論
賈高論
田叔論
爰盎論
司馬相如論
蕭望之論上
蕭望之論下
田賦論
兵制論
將兵論
明見萬里之外論

文卷之六

說

封疆局面說
風聞言事說
將權說

箴

非箴

銘

硯銘
又
圓硯銘

贊

湯半李像贊
孔中甫太史像贊
蜀人劉嘉復像贊

陳中湛中丞像贊
吳檀像贊
甯峒像贊
劉遠公扁舟江上圖贊
甯峒像又贊

書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辭江西方伯張公薦舉書
再與張公書
答黃赤子論保舉書
答皖撫鄭公搜關張文字書
再答鄭公書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答張爾公書

文卷之七

書

答漕撫史公書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上閣部史公書
一大討宜定
一大勢宜審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
朝廷之氣勢宜立

東南之民力宜寬
閹臣之干預宜制
紀綱之飭治宜尊
一枝葉之論其目有五
取才之法宜嚴
起用之倖宜杜
將帥之權勿假
最急之官宜先
似緩之地宜備
答汪西京書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書
一春秋討賊復仇之義
一朱子晚年定論

一陽明致良知之說
一二氏之學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文卷之八
記
遊署記
遊桃波記
遊殷村記
墮星石記
古仙洞記
遊大樓山記上
遊大樓山記下
大樓山崩石記

峽川山木記
印記
篇
解惑篇
題跋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書循吏傳後
方密之九將題辭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牘卷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書蔣一个潞卷後
姚孝子傳題後

謝楞全畫聽松圖題後
書吳草廬題李赤傳後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監本三國志書後
無他技堂類稿書後 劉世珩謹補
書申嘉眉州刺劉先生傳後 劉世珩謹補
文卷之九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讀李空同大康縣安氏塋碑偶書
書空同為人墓志中詩語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題于鑒文丞相東流詩記後

題子鑾相公埰讀書記後
題子鑾六泉口記後
題子鑾金鐙巖記後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跋後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詩後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書男蛾刻樂府變後

雜著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擬責和氏璧辭二
萬家姓
張猷印譜

雜說

北郭之虎
峽川之犬
梁上之鼠
詛雞文
募建痘神廟冊

字說

自說
鮑士法字說
汪漢字序 附與子鑾家書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糸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文卷之十

傳

吳次星先生傳
汪思誠傳
李懋傳
劉長公傳
姜翁傳
國子生柯生傳
杜孺人傳
曹靜娥傳
饒氏傳
鄭氏傳

碑

香烈祠碑

墓志

貢士吳寬生先生墓志銘

墓碣

鮑主簿墓碣

墓表

吳文學墓表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尚寶孔君哀辭
李母金孺人哀辭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328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祭張天如文
祭梅朗三文
公祭孔文忠公文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祭李源常文

詩卷之一
風雅體 己丑
靈鳥
鹿呦
魚潛
狐之豐
冬日
我遘
樂府 有序 庚辰
鐃歌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有所思

雉子斑
聖人出
上邪
石流
獨漉篇
善哉行
西門行
東門行
豔歌何嘗行
苦寒行
秋胡行
猛虎行
君子行
鰕䱇篇
從軍行
對酒
東光
箜篌引
當牆欲高行
企喻歌
折楊柳歌
幽州馬客歌
北風行
前緩聲歌
武谿深行
今樂府 有序

內教場歌
叫天歌
招安歌
賊逃歌
愍災歌
韈下駒 有序
後冬青引
樂府變 有序 乙酉
君馬黃篇
將進酒篇
害馬歌
後圍扇郎
龍爲豬
當善哉行
當猛虎篇
後瓊花引 有序
瓊花引
琴操 庚辰
倚杜操 有序
慧蛾操
謠 有序
乙酉春童謠
又童謠
市人謠
又市人謠
廬人謠 丁亥

後廬人謠 戊子
四言
猗園 壬戌
勵志篇 有序 壬午
題吳山賓 非 畫扇
詩卷之二
五言古
曉發清谿
感事二首
臨川三子詩
陳大士 際泰
章大力 世純
羅文止 萬藻
贈沈眉生 壽民
詠史
猗園愁臥
白下贈夏彝仲 允彝
過采石
黃母姚淑人詩 有序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有序
乙亥雜詩
昭明廟
葺小園
觀刈稻
觀刈稻了述田父言
烹茶

讀周仲馭鎮邊國忠紀
觀朝雨
讀萬茂先時華園居詩卻寄
贈別陳士業弘緒
寒食出西郊取徑昭明廟歷乾明寺歸
秦淮社集分得六魚
讀龔當時典學夏登本末亭拜方正學祠述懷詩感
　有此作
古意與徐九一汧
簡書
寓赤石磯吳園喜倪右臣天鶚過話
喜范計部仲闇文光論詩率爾有贈
北征早發

舟行書所見
連日讀陳士業詩
到白門答萬茂先坐月賦贈
酬萬茂先送與且兼問疾寥
答周農父岐
山東贈張鍾陽秉文方伯
與吳駿公偉業
凌龍翰駉陳孚昭丹衷見過
贈孫魯山晉
贈申公萊園佳胤
與胡吉雲守恆
己卯春暮與孫松石坐語以同道為朋為韻
次韻奉酬盧德水見送南還與魯山共載詩

和孫魯山出都門道中
德州道中大風
嶧縣早發
盧德水奉命巡漕再次原韻寄之
送王元倬潢北上
題嚴與孫殉難紀
讀漢書
朱蔚園統鉷大行坐我小樓閱所藏書感賦
申公移居有序
盧墓詩有序
中秋前一日程公世昌招同鄭東之森廣燕集齊山
　得避字
程公集齊山令弟際甫世會留署中不出賦此致悵

　用避字
齊山翠微亭為程公落成同用避字
白門寓孫振公中麟園
與金大中丞光宸
紀事答問有序
齊山探左史洞至史巖
寄懷厲先生立身

詩卷之三

五言古

茅山宿元符宮道院
苦雨
避暑積僧舍
詠史二首

病中
憶小園
子鑾哀殤作此示之
觀雪用所南韻
春朝觀雪用所南韻
舒生廷評爲余手錄諸書喜有此作
讀南宋文鑑志感
詠史
賦得盧次楩
上曹山
下曹山
查村
始至俞菴

行眺
村塾
湧泉寺
水漲
漲後
徐生章生先後來過
雨章生[redacted]來移余湧泉寺
子鑾偕吳山賓自峽川至湧泉
二十四日諸子畢集湧泉
寺後看泉湧處
姜生先後至湧泉
今日良宴會寄答陳伯璣
夜夢亡友李源常似言天台瀑布之勝指畫恢奇如

其平日覺來痛念作此紀之
再示男蛾
次答伯璣以子鑾過燕相晤喜而有作兼以見訊
讀後漢書
紀事
讀梁史王琳事
詠史
寄懷關中李叔則楷
答李男蛾
讀穆天子傳十二首有序
秋懷有序
奉寄舊中丞鄭公潸菴二陽
鄢陵鄭公以種菜詩見貽次韻

寄答陳百史名夏
擬古少年從軍行
詩卷之四
七言古
趙公祠堂歌幷序
羅刹行
觀世音菩薩二軸是唐宜之內人繡一魚籃女相一
比邱身坐蒲團敬歌以讚之
十六夜看月感懷歌
孺子歌代穉子婆護奉酬次尾應箕之贈
杏花村
家藏楊升菴病榻手眂真蹟
健婦行

少將行
短歌二首
食土行
五人之墓歌
緩歌行贈答徐巨源 世溥
清姑曲 有序
短歌行與梅朗三 朗中
英山行 有序
隄柳
吁嗟行寄懷蔣一个 臣
聽客彈琴
寄懷王在明 都俞 兼訊梅惠連之焻
聞鄭大司寇蒙恩出獄

苦旱歌
大水歌
征婦怨
客思吟寄張爾公白門
空倉鵲行
君不見
天台吟送李源常
阻風
與陳大士 際泰
簡章大力 世純
與楊機部 廷麟 有序
贈朱蔚園
贈盧德水 世濯 有序

米吉士 青都 漫園
望嶧
恭謁孟廟石像恩侍鄒國太夫人
贈鄭休仲
河間道中一日驟三蹶感懷題壁
舟過梁山訪魯孺發 可藁 劇談一夜率贈以歌
送方爾止 文 之泗水幕中
喜蔚園見爲余留遂展九華之期歌以志之
贈張二無先生 瑋
送張二無應大中丞命北上
投鄭大司寇
莫相疑行
去矣行 有序

上元曲
淮上行
春陰曲
宦臨行
欸艎行
答先生 廷瑞

詩卷之五

七言古

忠孝詩爲王孫潤生 議㴋 明府賦
相逢行贈程際甫 世會
斷頭歌
峽裏大風歌
春雨歎

寄題韓韡齋次原韻 有序
德先屢顧余山中用韻贈之
德先與我山右諸志再用韻贈之
禽言 有序
割麥插禾
行不得也哥
脫布袴
春去了
泥滑滑
提胡蘆
得過且過
力作力作
遊杉山水竹谿放歌

別杉山蒙公
歲行盡矣尉䙡蕭然適舒生 廷詔 汪生 之沉 遺信齋糟蝦鹽鯿豚曬巨鯉䟽燭諸物至戲爲長歌
後孤兒行爲麻乾谿作
桃波歌 有序
殷將軍墓歌
斷碑歌
大樓山歌 有序
古仙洞歌
大樓仙洞相望圖歌爲山賓作
遊萬羅山歌
曹烈女歌
欲雪行送山賓還高田並示長會兄弟

雪中送兒充役歌 有序
篆刻歌贈韓將軍琠 首尾戲用杜體
今蕩子從軍行 有序
大功坊行
虞美人草歌
金銅仙人辭漢歌 有序
煙酒行
徽宗畫鷹歌
征人新怨曲
鮑烈婦歌

詩卷之六

五言律

水中樓景泰維作

聞新蟬
觀蓮下游魚
湖心閒望
示內
寄吳寬生 先裕
期次尾不至
喜次尾至
湖上與楚僧話憶諦公
夜不得眠
詠小兒采菱
答泰和留房仲見過即貽二詩及子鑾之作
村夜
夏苦寒

雜興
羣盜
效唐樂府十二首 有序
上之回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芳樹
臨高臺
遠如期
隴頭水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騮馬
劉生
虎邱坐月
答張西銘 溥 虎邱見贈兼致張來章 采
輓宮詹姚現聞 希孟
王正二日與湯日 通新北上渡江話別
寄周勒卣 立勳 兼訊徐闇公 孚遠
釆石得眉生書因懷仲馭
用韻答會稽發
揚州
高郵道中
清江浦重九贈主人劉生
贈大理葉公 成章

贈馮躋仲 京第
都門逢青陽熊文話舊賦贈用壁間韻
姚都諫以抗言兵事左遷諸公贈詩和韻送別
昌平道中望陵後諸山
恭謁長陵
行經昭陵
恭謁定陵
萬壽寺大鐘
玉泉寺
呂公洞
香山寺得中字 有序
碧雲寺得天字
秘魔崖
臥佛寺
過武清侯故第
劉羽長之鳳大行索題其隱德錄
西隄道中
贈答孫松石太僕 三陳
答李括蒼太史 建泰
答張季筏
酬王敬哉 崇簡 贈別
再題任邱壁
汶上題壁和李小有韻
感懷未已再疊前韻
訊周仲馭山中
答劉杜三 自耀 次原韻

長沙馮椶公 一第 遇余白門貽詩幷禹碑李北海石刻依韻和答
晤江都歐陽等即日具舟邀遊城北得秋字
揚州上方寺
將遊平山堂沿郭一路觸目交心
夏初過馬頭
感事贈宮詹黃公東厓 景昉
補梁公狄夢中句
感事用韻章與谿之
弔張德璉 以徵車卒都
七夕劉引之 光衍 孫子韓 象壯 招集
答吳鑑在用來韻
送胡文瑜 七璘 之烏程令

除夕答次尾三首用來韻
王正四日詣柯賢甫先生語及余除夕元日之詩
傷逝四首 有序
後傷逝二首 有序
答徐州曹澹如 志明 過訪次韻二首
送澹如還彭城用前韻
寒食
鹽官贈錢虞鄉陳靈遠緯度
舟次送別尉園大行
春暮田家
雨後
白下得徐巨源書
忠節祠拜黃侍中公夫人二女墓

夏日讀書忠節祠與敏上人語雜識成詩
楊機部太史餽米分其半餽黃公祠僧
贈別機部北發
贈蕭伯玉儀部
夜誦劉安期所遺先世文集
獨坐懷張爾公
寓目
即事
忠烈祠遇次尾舟過
雨中金天駟過別余遂登舟遇陳士業於中河口
舟中簡別諸子 有序
賦得賦斂夜深歸
王集止 馮 時侍其尊甫鍾淑公 步瑞 督學蜀中以上

遊兵暫留
得次尾書卻寄
偶憶李獻吉有癸未中秋不月詩今夕既雨兼更月
食追和悵然
九日漫懷
贈吳發若 應夢
渡江感事與范小范 又蠡
和遊宇詩 有序
李涉
人日齊山
遂上翠微亭是程公修復者
相公墩湖心寺示僧琦二首
送程際甫 世會 於清谿時將自北門還省汝南

西郊
北郭
五月初三日聞變
大行皇帝詔至池州
追恨詩
九日荻港
茅山道中看紅葉 有序
山趾懷望
上山歷華陽洞曲水池喜客泉
二十四日是先帝萬壽節

詩卷之七

五言律

園居

遇道開上人於北門感詩賦贈
乙酉首夏與戴敬夫決策去金陵
居敬夫石臼湖寓舍贈其長公本孝用多字
旅泊丹陽湖憶吳空之劉沖
湖州忽逢孫新齋廷評鼎擕家若水在此
懷吳山賓
答吳山賓見懷賦得欲問平安無使來次原韻
答吳山賓喜余書至賦得消息真傳解我憂次原韻
答山賓二首 有序
子鑾以次尾次子長詹至
歲暮答空之次來韻
即事用齋字
送山賓歸高田屬以次尾後事

二日雨雪
晴步
泥飲
日望山賓至以近事相語
門人輩傳次尾題壁遺詩余以命其子長詹誦輒上口了了明日問之諷對無一遺誤因有此作
答劉引之來問近事次韻
松寮山寺
上天堂巷
天堂巷
寄吳子相 過
杉山喜逢諸子
鎮國寺覽眺得次尾壁間詩

水竹溪
伴雲巷高處
送子鑾之金陵
得子鑾金陵書稍聞近事見其沿途新詩
寄子鑾金陵時寓大報恩寺
明覺巷二首
哭史公六首用晞髮集韻 有序
西臺哭所思韻
哭所知韻
哭廣信謝公韻
哭正節徐先生韻
哭肯齋李先生韻
重用西臺哭所思韻

哭黃先生六首用聯髮集韻有序
哭廣信謝公韻
哭肯齋李先生韻
哭正節徐先生韻
西臺哭所思韻
哭所知韻
再用哭廣信謝公韻
哭戴敬夫六首用聯髮集韻有序
哭正節徐先生韻
哭所知韻
哭廣信謝公韻
哭肯齋李先生韻
西臺哭所思韻

重用哭正節徐先生韻
峽川豁閣用所南多景樓韻
感事二首用所南郊行即事韻
餽甥可大來山中
西山尋宋蹟
哭麻孟璿用原韻
村步雜感用所南郊行即事韻二首
晚步豁閣用所南僧房夜坐韻
重尋西山宋蹟
茶排沖
寄子䜌于郡
貧味
雨後送山賓返高田

山中
田父語
和子䜌湖上詩紀聞也
大無詩和子䜌作有序
無花
無酒
無錢
無米
無蔬
無寒具
無茶
無衣
無燭

無俠客
無日
無月
無春風
和子䜌大有詩有序
有酒債
有詩題
有荒田
有廢址
有逋
有齊東野人之語
有吝嗇
有嬾畫

有老嫗
有客
有僧
有夢
寄懷歷陽張文伯 弘閣
寄全椒金天駟 光房
大水
山實以長魯返高田
得陳伯璣書有感
酬九華諸宗人
陳伯璣初度次韻
遊大樓山雜詩
談虎

憶齊山詩十二首 有序
蒼玉峽
上清巖
繡春書院故址
九鼎洞
陽春嶺
史巖
翠微亭
妙空巖
涵秋亭
華蓋洞
左史洞
石林菴

讀劉須溪評閱杜詩莊列諸書
倘賦 錄韻指南
不睡 錄韻指南
讀史 錄韻指南
南社
南社僧菴逢吳生
袁吳孟醅 弟孟 過來南社村巷明日見貽衡山字卷
伯以果餌
子鑒攜家督耕金阮其兄鑒有詩送之余和以示
以詩代書寄山賓兼問高田近事
戴敬夫次子移孝亦肖矣來過留數月送之去兼致
長公本孝
鮑錫可大同住萬羅山中始終遊事者五日乃各別

去
和子鑾枕上聞聲詩 有序
曉雞
寒雁
牧馬出
大背烏
燕
送親
鶯
塘報馬
鼓吹

鼓刀
開門皷
布穀
送義兵棄市
賣卦
滿韈
茶鎗
八哥
木魚
鵲
鷹
唱邊調
簫

三絃子
琵琶
箏
優戲
酒樓
蜂
雀
西風
翦刀
羊
蠅
乳燕去
追呼

早蟬
藥碓
圍棋
牧馬還營
聚蟁
定更皷
磬
竹響
杜宇
柝
鼠竊
深巷犬吠
齁

鬼哭
骰子
和山賓樓夜雜聞詩有序
北風
山鬼嘯
冬青子落屋上
麂鳴
猴囂
野燒
冬蠅
村人唱
竹韻
獨犬吠

繅車聲
枯樹搖
山鳥
鼠聲
鄰貓
村童鼓吹
迎佛
虎過
野鐘
寒雞
歸人語
擣衣
逐貍

斲木
野哭
茶鐺
誦詩
稚子擊節
磨刀
鄰舂
除日得和州戴本孝書及所貽詩畫即便寄答并問
其弟移孝以僧服歸者
元日小飲孫漢系輒呈二詩喜有此作
再用韻戲示漢系勉之
人日見持折枝梅者有感因憶漳浦公丙戌有是日
[redacted]帳勉覩梅花詩追次其韻

踏青節有感和山賓作
寄懷方淑人 學聖
寄吳緒倩湧泉寺
姜生可久來過有感贈別
空之五十詩
和遠公湖居詩六首 有序
晨起
午睡
夜坐
放船
納涼
畏人
即事感懷六首

藏書亡戲成
中秋薄暮柯生招余及子鑒孫系小酌待月因憶山
賓高田
山賓貽新栗到
作客峽谿柯生歲一送菊余亦歲報一詩昨年菊至
而病緒廢吟今當九日又復分貽感此寒花之來
陋彼秋雲之薄為賦律句謝與歎俱
半開白菊
柯生再送白菊仍半開者
和答山賓子相九日登高見憶之作
答陳秉文 希昌 書問
寄懷王公儼 心齋
黃菊一本獨晚開

答周汝爲甫兼簡農父岐子醞日赤
新歲四日送子鑾之高田
客秋吳少文過談數日贈詩四章用韻以答
巳矣
詩卷之八
七言律
宮人入道用傳遠度韻
寄沈雨若春澤
八月二十五補十五夜示李行季達十五無月
讀丁太史講筵恭紀詩私賦
丁介之新娶嫂氏工詩字作此爲花燭詞
九華雜詩用竹枝體有序
答方密之有序

讀和州失城本末有感
諸將
寄題萬茂先溉園
去白門留別諸子
贈別方密之限元字
虎丘贈韓張甫四韓
送萬次謙六吉應詔北上
園居雜感
營書
覽江防圖有感
消夏
雍石蓮鳴鸞戶部自黃州寓張來章禾見寄膏作此
奉簡兼訊賊情

飲楊維斗書屋
向許孟宏鈔書兼致令子孝酌
懷陳臥子子龍里居
相公墩閣上作
馮千秋延年來泗州司理署中約以五日出共劇飲不及期忽遄歸寄此聊小詰兼致張殿諸子
觀戍兵還自安慶
烹魚有感
夜望單飛雁
寄宣城令余賡之颺
雜感
江行即事
聞黃宮詹劉道甫翰林滿謫

答雲南王升如閒
答熊仲平坡
渡黃河
輿中雜詩
德州逢李小有盤
寓慈氏寺六日寄家書
畿南雜詩
賦得獨奏邊機出殿遲
贈丁天心時學
簡汪長源偉
投馮鄴仙元颺
和人寒夜詩
集行人張來初一如齋中用韻

苦寒有感學韻重贈張來初
借人賤耳追和謝方石李西涯王鳳洲韻七首有序
聖節日
送楊職方廷麟軍前
真如寺守歲
元日
壬正二日逢李小有自廣平至時與城守事四十日
矣
春日錢南雜詩
詩人史玄納姬都門自命曰傾城悅名士盧公德水
首唱一章次韻増之
雪朝懷朱白石荃宰
贈孫碩膚
弔督師盧公象昇
中書朱湛巷常溜王孫奉使謁孝陵舟泊白下爲我
載都門所購書數百卷見還且將從散里過也感
贈七字句
逢陳定生貞慧於泰淮時攜其令子彝鼎同止書舍
贈方孩未震孺侍御時偶相遇侯雍瞻岐曾邸中
楊龍友招集楚陶仲調汝鼐滇潘道華[redacted]聊用仲
調扇頭韻送其北上
寒食日到江都喜與孫大宣晤語
宿歐陽憲文燕公廨中兼喜晤其令子
孫氏園亭
同孫日乾釋雪耕出郭乘小舟至梅嶺遊覽登官梅
閣一云謝公別墅

贈錢孚于嘉徵有序
送姜如須垓奉南宮給假還里次來韻
胡吉雲[redacted]直東華講請假還里
送王子美錫之官巴縣
送鮑碧亭[redacted]司理惠州
送黄無伎廷才司理南雄
八月十四日李臨淮玄素招集諸同人分得其字
送金契桐[redacted]備兵蒼梧
辛巳元日
元日書懷與次尾以其有移家入郡之約故云
連日感歎與柯賢甫之來
空堂
孔璋
同朱雲子隗入華山道中雜詩
虎邱月夜程穆倩遂過語集用杜韻
姜如須垓乞假南遊結班荊社余爲作詩
贈沈次斌泰考叔彥章
頋王氏小木天
野望
行色
黄石齋先生同涂德公南吉以戍出都至白下
送黄先生戍楚自蘭水匡山溯流上永
聞陳百史還自黄州泊清谿見訪上余先隴留書見
懷
南大司馬范質公先生諫諍歸里詩和方孩未韻
贈光祿吳公

奉別皖臺鄭公潛菴去京口得衣字
陳昇昭丹良數以漢宋舊物見遺
吳眾香翀許出藏書借讀因賦贈示其兄弟
又過石齋機部靜海寺中
孝陵道上感懷
有懷戴敬夫重時卜居銅井陶嶽
泊荻港遇子鑾來自銅井因聚鄭公舟次
驚聞河決開封偶讀汴京遺蹟志擲筆成詩
吳緒倩應巢將以周仲馭書入永謁石齋先生作此
　送之
答白瑕仲瑜依韻奉和
軍城夜坐
皖歸

守歲
元旦有感
又聞楚警
雨中送子鑾之湖洲先過九華
警至
危城雜作
對書而歎
湖州健卒至
以詩代書寄子鑾若水
城上作書答胡文瑜士瑾沈考叔彥章見憶
得嚴子觀渤兄弟書因憶西泠諸友
萬戶
兵後

送飲酒賦詩
過北門猗園有序
重送王鍾淑芝瑞提學赴蜀
買牛
胡嗣玄司訓吾邑有秋浦遊覽諸詩因贈
贈撫軍黃公配玄
贈安慶司理來公元成
與杜總戎
張將軍以舟師防守吾池贈之
金緑暖文光將軍過話因感數張二撫燁中丞金張
　嘗共事粵東
十月五日懷集令李小有鑿以外艱歸停舟訪余與
　程公即夕南發

寄題石船山顧夫人祠用方憲副孩未震孺爲李小
　有悼亡韻
舟中書示吳山賓㝗
除夕領柯賢甫之來先生兼食爲餉時年七十有八
唐貴子軍宋鐳世疎隱處吾友空之小築其間寄此
　以贈
讀都諫吳忠節公絕命詩
太僕申節愍公輓詩
秋杪同張菊人芳遊茅山懷李小有鑿有約不果
遊茅山歸呈潤生明府
霜降日小有招同曾庭聞傳燈張菊人芳天生玄三
　石磊雨李校書烟鬟佐酒同用烟字次小有韻
別曾庭聞五年喜遇之華陽用韻賦贈

贈李侍御 關京

開黍虬侯[redacted]不及待余而去寄語悵然余歸自南都贈之以句虬侯故金谿相國子

詩卷之九

七言律

柯先生之來八十

贈嚴別駕御鳳有序

雪夜寄上程撫軍世昌 撫陰

送劉壽次星耀司理之任武庫

長慟詩

初歸就峽川山居

峽居

偶成

九日雨甚

漫成

恭聞

人送白菊

克捷

冬杪雜成

贈柯君

久欲報鄭公書有近聞賦此

元日口號

上元即事效俳體

是夕未夜半風雨大作感賦

寄懷劉引之光衍用來韻

蒙公藏經閣是杉山稱燕寓處

蒙公贈我竹杖一

累日山行有作

答山賓送遊杉山之作次原韻

聞蘭水消息

寄白門余濟心懷

秋感憶子鑾

感懷

重寄子鑾

寄懷林茂之次來韻有序

重寄茂之仍用前韻

萬羅山與鄭公話別

春日漫興

正月二十六日暮山賓以長會至同用衫字

二月二日寓樓觀雪山賓朗吟急雪舞迴風之句因各賦一詩

徐生壽以數詩見訊余贈漫興答之

乙酉四月余在金陵長干寺何生見過不值歸遇塗次有詩見貽追和一首

何寤明見懷有作以近狀答之次來韻

聞孫曾山以爲僧至自台州不及晤余貽詩而去用韻奉答二首

苦雨遣懷用衫字

漫興效八音體

用八音體自賦

雨寒即事用八音體

即事

汪生授經峽川雨久不歎見戲爲箭此
始聞孫武公訃哭之首字
魯山有述恭賦二首
答吳山賓見貽五十詩次韻二首
初度雜感拈得九青韻
初度山行答李敬仲懋
讀敬仲見寄鼓龍生詩皆其手書多古文奇字賦此
寄沈崑銅
寄劉遠公
寄丁介之兼陰
答李男蛾
喜麻天爲乾齡入峽見訪次韻
答吳孟醋

送麻天爲還里
奉酬蘭水鄭公
答孔仲石尙絅
答王季恩
孫魯山書至
答吳空之
九華劉若失光得六十
傳說
羅氏義士胡公孫詩
自詠用韻寄丁紫芳耀
戲贈山賓用韻
噴皇石有感
哭李敬仲

悶
題子鑾舍半山樓用雙字
感事戲成用雙字
眼脐
李善承元肩罷太倉司訓歸里
移寓命題壁用雙字
雨中漫興用雙字
午日卯章和山賓作用雙字
和子鑾雜感仍用雙字
戲和山賓題窺天堂作用雙字
寄訊源頭李實公叔毅男蛾時叔姪用雙字源頭地名
寄關中韓聖秋詩
答陳秉文希呂用韻

連日有酒食筆墨之苦山賓長句見訊次韻答之
寄懷陳房昭房表
和王元倬南陔詩同用一先韻
金陵八代懷古詩有序
吳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南唐
明
答順德黃吏生祐有懷申節愍太僕

吳緒倩見過信宿長談見贈新詩即韻奉答
行人蕲宗鼎過池見問
寄問徐羽先
寄贈劉西佩 斯瑮 璽卿
山賓至自高田
讀伯璣戊子詩
寄林茂之白門
憶余澹心
寄懷梁公狄用來韻 有序
曹日贊 參芳 六十用周汝爲韻
子鏊自句曲返問之
送山賓還高田省覲即議昏事
和子鏊窮極詩 有序

一東
三江
五微
七虞
八齊
九佳
三肴
九青
十蒸
十一尤
十三覃
十五咸
伯璣將歸南州寄此留之

伯璣書來決計言歸再賦此
寄懷唐祖命 允甲
有懷蔣子卿 臣 戶部
山賓花燭詞
趙友沂孝廉還楚過池州留書見訪因述委如須
冒辟疆李玉凋孫坦夫方爾止何駱明垂念老夫
即次其荷池分韻六首寄懷
別男蛾後有懷不已賦寄

詩卷之十

五言長律

吳少友 光錫 爲刻私印酬以二十二句
送吳萬郎中 爆
送鄭際盛 三謨 北上

張彥先 一儁 至自采石同遊齊山
答贈劉客生 祖客 用佳字
贈謝孺玉 瑶 曾玉 典 用灰字
漫園懷米友石太僕
贈徐黃門蓼莪
山堂夜雨共用傳字得十韻
過姚北若 淅
記答次尾語
寄答陳伯璣二十韻 有序
即事寄伯璣三十韻 有序
柯醫士年五十索贈爲賦十二韻
答贈王元倬次韻

七言長律

與孫大宜鼎廷評
訪朱雲子山居
送少司馬馮公鄴仙
送別廣文沈玄贊先生
乙酉首夏至南都以近事寄示子鑒
六言律
和東阿舊縣題壁詩
白洋
五言絶
明妃怨
班婕妤
出塞
漢宮詞

魏宮詞
長卿
看騎馬
懷麻孟璿沈治先
遊九華早發
三歸臺
黃石蹟
董子下帷處
過易水
嘉禾早發
看孫武公畫
長風沙
題昭君圖

重九前一日柯君送白菊一本是昨歲曾貽余者
九日雨
偶題
絶句
題山窗畫扇
僧送新茶
谿柳
折枝榴花
融上人至自天堂菴
懷祖公
別九華十餘年矣客有往者戚爲用漳浦公辭九華韻
春日懷齊山用漳浦公辭齊山韻

題山窗畫扇
題種菜圖寄鄭大中丞二踢
夢中作
七言絶
冬夜
題畫
湖心寺沉月
題浯谿藏玉卷有序
學畫
天啟宮詞
梅朗三趙雪度沈崑銅見過高座寺寓
送別黃生文玉歸天都
喜黃生復留

虎丘逢栖筠上人戲贈
王公儼以天女散花圖扇索題
寄題冒辟疆樸巢
謝雍戶曹遺蜀箋
示休寧方生
酒品九絕戲詰王元美詩用韻
內酒余入京始飲然不過索嘗市肆未如元美四
沾燕賜及諸大璫所釀也
慧故酒亦自京師飲之然在市肆其與內酒濫觴
極矣劇門周氏三屯營帥師未之聞也
山東藩司出秋露白余前飲張方伯署中未之有
也何暇問德府王親群生之釀哉
童子時在處州飲酒甚甘不知其爲金盤露否憶

而賦之
高郵五加皮酒美甚不必以甘責之矣
淮安苦蒿酒元美以爲味近苦而烈余往飲友人
稀首酒亦似近酸而清也世人重甘吾固笑之
然使酸與苦豈亦可嘗哉
麻姑酒亦非余所嗜然存其名可耳
池州不以酒名元美謂其色深而味甘且釀土人
極貴重之又云余絕不喜飲今觀歙郡不可謂
之有酒矣余家所釀頗足自給味亦清且醇邑
之西曰濬源高田居萬山中泉甘水冽雜石爲
麴和味亦佳絕使元美過池州飲諸家十日又
余輩觴詠其閒酒豈在靠壁下哉且蘇州之煮
酒南京之玉蘭濬山之燒酒難言之矣元美詩

曰池州酒美直如油隻碧濃甘瀉不流蓋故家
珍藏臘酒比於琥珀荔枝今實有歷百餘年而
以宴客者尋常安得似之
三白酒甚佳而蕪湖所市水陽酒不足飲然冽而
不甜
謝恩感述
同諸子夜集楊氏園中
白溝河題壁和韻
高唐州竹枝歌
抵南都寓靈谷寺
己卯初夏返自都門友人孫克咸賦檄車回十章見
訊依韻奉答
爲顧與治題滑稽酒隱圖分賦

米元章
蘇子由
九日抵家
唐宜之右史之襄陽見過劇別
撥悶復之金陵舟中漫興
與韓人穀留別
贈陳閑仙嗣
三過揚州與鄒幼恩
紅花旅店題字滿壁皆主人索書者感賦
白鋪王菁家嚏道中
長途
舜祠
望泰山三日至杜家廟大雨

過濟河
曾竹君爲同羅文止萬藻先余出都歌四闋送之
少年行
出塞
從軍行
家園
追昔遊口號 有序
夜讀書以三鼓壺爲節
王季豹文南公車阻[redacted]南還見過
十月桃花詩爲陸孟文孝廉作
徐元書
贈耆耆
去婦

陛楯郎
永巷
戲贈疊裔上人
漫戲
茅山雜詩
漫成
崇禎宮詞
小除夜西江友人吳石卿守歲余家
除夕
元日書劉及叔森還蜀見過
三日雪與李廣文璘
送雪上人遊天台
喜康三一雖參爲僧

題畫遺江生戲用江字
金陵重怨曲 有序
侍御高君索青扇絹漫題
雙柑詠何氏煜孝也已又有芝草之異故及之
絕句 四首
絕句 二首
藥名體擬謎詩
即事
口號
食鯽魚
僧房再看湧泉旋
和向峰
古鐘仆地

夜坐
遊仙姑洞
章去謀再攜尊至小飲樹下
出俞村
題贈楊園
師姑橋
望自己山
楓樹嶺上松
麒麟山
過隱子山
峽中人云自己山實寺基山而訛也要皆不可考
三年三度三絕句 有序
舒生渠友貽我筆牀一竹製精好有感而賦

餽烈婦歌
男蛾來顧山中三宿始去賦別三首之二
寄答蔡大美次來韻鄣之者孟璿子乾齡也
寄題鄭公雲影菴
聞黃老山妻之熊過峽川
報諸游好
除夕前五日汪生漢訪我山中信宿賦別
漫成
羅季先尚甲維旟夢旗男占夢熊見過峽川
題山賓畫扇答姜汝亮寅
與吳空之
贈朱氏隱君畫壁人
德先舉子數月矣歌以贈之
王公儼以山中諸石名狀見示索題各賦一絕
石欄
石門
石笏
石壁
石池
石泉
石柱
諸石
寄塞洪橋黃公忠節祠主僧
恆公見訊法語答之
六言絕
隱莊嶺

大樓山
桃波
洞口
題山賓春山霽景圖扇
雜體
數詩乙亥仲春作
又數詩舟次大通河作
十二辰體歌乙亥暮春作
十二屬體歌見所募勇士作
種樹漫成三韻
吳石卿寓茂先巨源書至

峰桐集目錄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二妙集第二十八

黃岡陶子麟承刊

貴池劉　城存宗

賦

石榆賦

峽谿獅阜爰有三榆匪根于土寄石爲軀合同而化厥狀詭殊吾既名以命之爲抽毫而賦諸猗彼倒生歷歷上天望形似駁落莢爲錢枌其別諡莢則實然赤心最善色白常鮮條長于沃食令人眠生在隰而可詠種舍北以宜蠶貴官常占于夢漢皇亦嘗社焉要皆滋荄土壤扶質泥塗坤身爲之埏埴戊方灌以榮敷荄植物之大凡雖至仁其庸異與乃者嶙嶙爲骨嶻嶭其身堅貞者若有感而孕誕礌磈者若狡獪而獻新奇如鬼搏掇忍之蟠怪在禹貢條穿其空皴秀且透杈枒茂兮盤空玲瓏枝蓊叢兮磊若英多回曲根柯頑不可轉

臃腫勿翦危者欲崩條披紛矣醜者可嗤節陸離矣大或硌硌偃蓋厥矣小或曳璣條垂苞矣兩無情而偎抱兩無知而結交既解脫之不可亦判合之莫救豈其補天所膹雖夭矯萬彙異體同包抑或隕星所致則玉衡散彩一氣相殺我聞木假爲山蓋枯槎齧蝕于潺湲又聞松化爲石石上之交柯文理具拆斑斑是皆造物者離合其質樹石相關然猶前後異際兩體不奸未若茲榆之參和混合投隙無間乃有種榆使君攀條太息歌曰吾將使人不飢兮莢爲旨蓄不如煮白石如飴兮吾將使人足車材兮名節者任用不如叱石轂轉點頭紛來兮詎濟南之產兮是槖駝之選兮乃有抱石先生撫玩一拳歌曰吾將漱以厲齒兮臥劉子駿之堂下雖老剝折神仙可喜兮吾將袍笏揖丈人兮游孫叔敖之園中樹有飲露鳴蟬者吾下拜逡巡兮猗華林之十九株兮何啻袖中

之三出三奇人攫以登車兮乃有博物君子重爲詳曰土精爲石兮石氣之核兮榆土之襲兮石與榆何擇皆大地所魄兮山海荒經碧樹亭亭臨海水濟石樹粼粼夫皆和合膚骼樛結枝莖彼豎地之鞭成林兮秋寒藏胞之坎茂育兮合陂又何異寄生于砢碑合體乎嶔崎苟齊物兮察理古人殆鞭榆渡海兮而種石以爲雛

哀孝子賦并序

昔人有哀寡婦哀江南諸賦所可哀也孝子行成而志遂無所庸吾哀哀之者孝子之兄子雲志也孝子姚元呂時以秋水自目其兄子雲吾友也哀子雲之哀非感矣孝子孝母母病請代死果死事詳傳贊余爲哀之賦曰

嗟黃虞之雲耳兮要道世承相宅臨水兮兆食葦媼之樂津

猗降此喆人兮攬秋水以爲名氣稟冽兮顏孳質晶粹兮空清維事親無方兮宛轉屬氣通魂哀母氏劬勞兮奄遘罹呻吟痛越人兮不乖咄刀圭兮徒紛吾躑躅任餘而莫與謀兮吾壹誠并志氣上征而有帝可求也跪敷衽以搏顙兮匃無我尤痹母患脫然兮躍興以游苟余罪當誅兮翦贊茱之久蔓使椒桂永修曷不畀庖人雞鶩兮解鳳凰出放而長休辭號咷以倖直兮情紆軫懋鞠而綢繆當關猛嘷兮初莫與通羌纏緜曲踊不舍去兮胥爲動容遂排閶闔兮帝聞而閔默其衷鄭重以俞兮曰許之以風起有日兮死有期明昭顯白兮使人知孺子得請兮喜不持家人徬徨兮然疑之昔有死忠兮嬰曾而不亮申申其詈兮有死孝兮妯深相知謹謹告語日夜以幾已焉哉堂上康強兮日啜粥仲宣死至兮如刻燭昨者帝諾兮與我期雲旗龍輛兮紛迫促亂曰姬旦始請

兮帝爲雨全大恩不靡兮多狗則玩而生奸彼新莽作僞兮豐隆霹靂卻奏而不使前光奏可兮成其志矜既輿以成言兮卒果然玆蓋帝之所眷而賢哲世之人兮勿誕謾曰詒傳兮此據于誠兮百行之本至德所先固所以格宙合橫海澨歎萬國而格皇天

桐始華賦 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爲韻

粤玄化之推運轉玅氣于虛無甲乙更權乎昏旦句萌易象于斯須乘時者壯盛若榛家之伯孟謝令者老退似傳政之舅姑是以陽烏次胃以執御牽牛戒旦而遵塗於斯時也氣盛以昌在物而顯夭矯必達敷榮乃展蓋嘗瞻龍門之奇植百尺無枝跂嶧陽之古道孤根獨選空井之生雖雙而長柯僅交沃土之宜有五而菁英尚卷惟大氣爲之灌溉其息若噓斯百物由之潔修其花如洗夫其苕苕穎豎爔爔光垂天嬌態藹藹多姿甫附幹以葱蒨旋散影而離披擬梧檜之乍放覺清潤之漸滋縣思靈鳥之棲于翠條疏風可託默念達人之據含綠柯蔭宇安之當其在穉比于孫枝初引同于新月豈遽有毳爲布之供豈即有氣成雲之浮且勿侈數畝之偃蓋可以廬居且勿稱兩邊之菴藹足以蔭暍但使節應清明苞有苗發則四序免大寒之憂九州無易主之嗟向榮而仲呂合奏數葉而歲閏其同馮翊六尺之枝候不異于辰月吹臺百圍之質藹豈後于吳宮蓋時與物有其深感精與色妙其微通既鼓蕩于羣彙遂灼見於玆桐吾聞王者時值暮春修政之紀居青陽之左个薦鞠衣與淵鮪出廩以振貧窮束幣以聘名士命司空者有章戒野虞而循軌采柔桑以曲籧欑荻奧于室尼觀苻木而盡經綸似緣起乎桐葩之伊始豈徒流連日景愛玩物華望玄谿之託險生危比薦桃園柳爲樂樊寒山之出冥合律僅萋楊盛杏堪誇已哉是故即始知終緣華察理想削琴于古帝心有太和悟刻魚于蜀材物含眾美卬朝陽而知貴敢同養棘之賤師就爨下以搜奇非繆爲弓之智討破不復合君臣之分以明翦即成封戲豫之端以止化行願恆無翠蛾之女摘葉書辭道勝耶消絕白帢之節渡江波起若是則拂葩萬狀非多桐臺千年猶峙嗟曉露脫葉辨士之喻幾何笑花影臨池公子之尚渺爾矣

宋人馬永卿言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來一老職官須鬢浩然輕薄生前謁曰舉人關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試題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乃滿場閣筆相率詣簾引過懇請改易不得主文去申言通鄧州曳白是年遂罷舉云余按題既難于鋪陳韻復限以險隘風簷之下固應窘手然嘗偏覽唐人試賦載文苑英華者率猥庸俚拙多可嗤鄙即宋文鑑中號稱精擇亦大略可見韓退之之明水秦少游之單騎皆一時盛傳異代壓卷顧止爾爾他足知矣余困老場屋每見中式文卷輒爲憤悶至回思唐宋律賦知從來試士所收皆然不足多歎暇日因戲擬此全倣試體僅取成篇蓋聊爲鄧州塞白不知于渴睡先生刷抹何如也

序

雲仙雜記序

唐小說妙一代幾與詩等余之好讀之也如讀其詩然未有事徵所自出而非臆語攝其最勝而不雜如雲仙雜記者也余之讀之則小說之高岑王孟儲常也夫唐詩妙于初盛故高岑王孟儲常不在長慶以後而此編成于天祐天復閒已唐終而五季始獨晚出而踞其勝則小說與詩爭妙之一變

也抑余重感歎焉士君子不幸生逢衰世太上匡危定亂實有功德以及人以自見于天下次度吾之不可為而決不為則劉康晦明寗沒世無稱不欲使一人知我又次才無貨于救濟而穎露復不能退藏尚望後世之有述則惟是著書立言以庶幾于不泯泯已爾故嘗縱論之當唐終而五季始李沙陀張七哥其太上者也百抗百戰相與有成不苟然而已也其次則吾不知矣是劉康晦明不欲使吾知者司空圖朱全昱未足當也又次含纂著安歸哉干戈交於門筆墨遁於室謦無卒起咎亦鮮加天祐天復之閒宜如是耳馮稱九世畜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吾計其引用書目猶將丌三十餘種及今所盛傳為吾誦讀者亦罕矣馮之精神常存而古人之姓名亦藉以可識厥功偉哉固勿敢言太上視朱三長樂老何如余故讀焉不以唐小說等觀也重梓而傳之

徵君嘗自悔其少作故天啟以前諸撰著悉削之偶讀雲仙雜記序蓋辛酉年作也篇中感慨唐終而五季始者再三按是歲徵君年二十有三才名方盛起何忽戴歎於司空圖朱全昱也何忽致譏於朱梁及長樂老也何忽汲汲於立言以垂後也幾自兆其生平矣嗟乎異哉吾是以備錄之司空圖之人與詩唐末不多得是書首捃拾圖事微尚具見徵君晚年則最稱其人矣雲仙雜記亦稱雲仙散錄所采摭有史傳文陶穀清異錄實師法之者先賢或譏其誣所引書目亦疑多偽妄夫干戈之際而保有九世藏書數千萬卷以今日度之誠難信然未可謂無是事也徵君天啟以前諸撰著使得盡存可錄者豈止是哉和州戴移孝跋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類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靡憶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服虔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英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為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粗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癸酉夏五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余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前錄皆棄而弗取今併襄采以補闕遺庶幾備其版籍焉爾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矣

四書大全辯序

張爾公今之醇儒也植節砥行言動不苟生平與朋儕骨肉書未嘗作一草字譚說名理重躬修黜虛悟惟程朱是宗排佛老是力即舉子藝一言有乖辯斥不少假斯其學問之概也要所從來得之濂洛關閩而微言最著在即四書大全而為之辯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指云或曰大全者文皇帝令諸臣撰輯之矣亦有辯與爾公曰是乃所以辯也聖人之教人也甚無取乎一說而不知有更端也是故學者所見出乎向所懷來之外則亟喜之知來啟余喟然之與概可覩也夫程朱之言是矣蔑以加矣文皇帝又令采之諸儒使相助發意可知也且夫胡光大黃宗漢金

文靖夏忠靖蹇功名事業則彪炳矣其不登兩廡之祀有別論焉而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之文去取四家之論機務之佐得與見知蓋容納細流不名一善意又可知也夫西河之教尚詆木末谿湖之聚爰有異同余後生小子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爲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辯焉者其實以存吾疑而已此諸儒之樂聞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余小子又奚辭益爾公之意如此余聞而是之會同舍生欲傳其書爲請之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樂其事移書大宗伯及御史臺俾其督成焉使之教青得竟承學其有賚也夫

掖垣奏疏序

奉常羅公尚忠以天啟丙寅捐館舍至崇禎壬午冬其季弟尚甲偕遺孤夢旂始克編輯公掖垣諸疏授梓成而屬城爲之序焉方公初入省中正熹廟訪落之際客魏芎蘖頗見公具有憂危一疏諷刺糾止義正而慮深城時從邸報讀之至今猶記其約略使當日聞言能信無論國事即奄保諸人亦不至自禍若此今閱所編輯乃無此疏則亟問之甲與旂搶泣對曰先公諸疏皆無存稿此一一從諸家蒐得者旂兄弟孤稚歷冰霜險難先緒僅存以今上初服已曠然日月重新而吾家至今日始克輯錄成帙是知其散佚者不少矣余愴歎久之入告嘉猷外順於我后昔云避人焚諫草今實有其人如此然即所鈔存如補革除之謚號文公綱目之思也祈講讀之真實明道經筵之意也別白貞邪則朱雲呂晦之痛切爭持浮濫有魏相貢禹之豈誠至於關門窒遠開何止秦庭之慟號西平之坐測而有用不用有行不盡行可勝惜哉公歸里時逆璫勢成附者無復人理公太息語城曰吾不得早從應山嘉善於地下以有老親耳夫危吾身與危吾君此不待較者也危吾親焉則子爲我奈何余時亦囁嚅未之對公以此憤懣抑鬱卒不起而丁卯之秋不及見今上神聖亦不及事先帝家門至十餘年後當睿慮尊師求舊宥過釋纍概念才難至再至三之日而諸孤始克行世其艱難如此然今世所稱盛矣與丁卯以前異治者有一非公見之奏議者哉言行於身後而功及於兩朝雖焚草亦焉避之矣公兩任嚴邑雅意作人入閩所簡士尤多名碩茲不具論以旂見屬惟序其掖垣奏疏云旂才而好學能讀父書者城乃從其請而附姓名於公文字之末

墨志序

昌黎爲毛穎傳雖不盡故實而文辭瑰瑋怪麗穎足以傳蘇氏羅紋奇變稍不及然嗣響焉墨介於二者之閒而兩公不爲之傳何哉前人如墨經諸書頗具概略顧考求未博文采不章則反以損其重而被之辱近世如程方軋立各務設嘉名美號以新耳目廣邀公卿讚頌積帙尺許牙籤古錦焜燿贈遺競相誇詡此於兩家售墨則工矣而於墨無毫髮當麻子孟璿所以作墨志也志倣自紀原而下凡列九門自浮提國人而降凡數千年事蒐采散佚舊蹟粲然乃又以己意爲斷淹通該洽抽史才而偏用之斯謂墨之董狐矣吾嘗歎美好難堅惟文章可久如墨氏無論廷珪父子世廟時羅小華諸家流傳何限而余所收藏數挺而止往嘗寶惜今塗鴉用之亦有感於墨將磨子之說也有孟璿茲志墨不亡墨墨者亦長在老無煩於口吮狡亦奚膺偏攫與夫筆墨硯爲文字所需三者闕一焉點畫不成紙不得黑而文字既立乃足以傳筆墨硯羅紋毛穎既以食德韓蘇易水族裔顧不嘗擇首

孟瑺氏哉

旌忠錄序

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申公故太僕寺寺丞秦門先生佳胤也公何爲一日而追褒易名建祠諭祭賜葬予蔭則以今甲申三月十有九日抱忠而死也公何以死死先帝也死社稷也死其官也嗚呼是日之不死先帝者多矣貴爲輔弼尊爲六卿親爲侍從所謂社稷之臣百官之長受殊恩於先帝者死不數人則公卽不死猶得有辭然而公志士仁人也吾蓋以其生平卜之矣城自己卯之春過從燕市壬午之夏把袂陪都公澹泊寧靜不以憂讒形於口不以遷謫動其心傳經賦詠蕭散若布素中與人語含吐風雅推歸孝友豈意其以死先帝死社稷死其官顯節義於燕京徵風烈於廠井也哉城游於公凡六載託在知交城絕志仕官公未嘗不擊節子

之今城子然草莽食息悲傷其亦愧後死矣巡漕御史白公抱一亟以公殉難本末聞于朝而公子涵光集奏議傳記爲旌忠錄城讀廣平殷氏所紀覲公誓義時遺慰軒太安人以忠則從容之至性可知也既死之後同年林君銘其旌書儒徐某衞其櫬則誠信之格可知也公子涵光才名籍甚惟恐隕其先人正氣之傳則門祚之吉昌可知也

合錄壘山斗山雨集序

壘山集舊有刻本漶漫不可讀斗山集不盛行人亦無知者其取而合錄之自吾友鄭婁尹始或曰十年以來南宋文集頗章著於世李伯紀汪浮溪宗忠簡建炎紹興之初也文文山劉須溪謝皐羽鄭所南德祐祥興之末也其集忽競傳爭板行之馴至甲申三月乃有先帝之事讖與鬼神之告與之二集之行也何居曰婁尹語我矣以媿偷也以勸厚也敢無

說以處此夫高皇帝功德茂矣烈皇帝之勤勞三代而來無與比旰食宵衣憂勤萬狀十七年如一日一旦小醜射天突前恫喝遂門無人焉者成此大故尊賢敬士之報不聞而拗進美新之徒實甚范李倪凌申吳而下可數者有幾是皆通籍食祿望隆朝右者何與布衣韋素之士哉且夫江左既建事固可爲也而泰風之偕作無歌安國之復讎未講花門長留銅馬自若上下狃習以爲固然矣又況玉步既改廟社都墟猶以死殉如兩先生者哉夫列聖之深仁厚澤不薄於趙氏之涵濡也諸臣之尊官厚糈肥潤妻子不淪於王謝之放佚林皐也而又殷高既興周宣將作非如趙氏厓山時移望絕也然而兩先生猶且矢志畢於毋亡雅懷著於周魯視彼掉臂君親行同狗彘者後之君子宜何從焉夫邦昌劉豫之罪著伯紀忠簡猶可爲也玉津園葛嶺而後則膠結牢固雖文

山且奈何兩先生身不攝尺寸之柄無伯紀文山絲粟之勞徒以矢志孤忠與須溪皐羽所南輩繚繞嬋合於碧落閒而趙氏爲有人後世考古可以觀矣故曰以愧偷也以勸厚也婁尹之意如此婁尹稟忠孝之性生節義之鄉多識砥行與古爲徒其自爲文森鬱灝渾而所愛好多南宋之人與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卽兩先生集以知婁尹矣

九種易序

易稱世歷三古人更四聖尚矣自商瞿子木受學而傳漢之田丁施孟梁邱京焦費高之屬各爲章句訓故陰陽災異言人人殊晉宋而下理家爲多輔嗣以降指不勝屈而圖數之言亦不廢絕蓋治易著稱者無慮千餘家不必皆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吾以吾夫子之言範圍之矣曰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竊嘗紬繹之夫易之

尊於他經者以其廣大悉備無不有也易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他不具論周程張朱理家何如者無極而太極金谿兄弟終致難焉傳與本義又多異同撤虎皮者已不自信安問四聖人然以云治易固稱彬彬矣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夫聖人之慮世也深以詳其救世也亟以摯洪荒險難草昧戰爭治少亂多從古一轍是故立象以起悟繫辭以明民近身遠物比類畢陳其無不有者其有憂患者也夫修德乃以濟蹇存身所以安人己而入穴難奚由解故又曰明於憂患與故內外知懼曰懼以終始此所以作易所以易道甚大百物不廢也近以舉業治易使易爲膚庸淺小之最識者痛之皖城戴伯繩先生少而庭受長益覃精研朱以讀者積有歲時於是網羅羣言斷以己意部分條貫汰猶存精有成書矣既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將以梳桶

賁響之流幾城於一得者出所譔集一曰影二曰鏤三曰探四曰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氣八曰數九曰圖積種幾卷命篇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諸儒所專據一家如章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者罔不擇焉而精所謂燭照龜知者矣先生嘗曰舉子帖括之易是百物不廢中之一物豈可以此一物廢百物邪旨哉斯語夫陰統於陽六七八之策莫尊於九數至九而究今繹易而九是爲集成昔之九師方茲爲蔑若夫離焚坎陷大蹇方來否物之傾濟處其未先生雖登陴而卻寇攝劇以盜人乾乾虩虩誠敬危疑者未一日解也憂患而懼寘其然乎讀茲九種不益信三古四聖哉

山中呵凍錄序

余抱病入山都無長物舊所擁書亦漸殘闕几案所置惟離騷淵明手不能釋大則皋羽晞髮所南心史與須溪點閱諸詩以繼心娛目而已意欲於六籍二十一史中有所論著而空山荒寂朔氣侵人噓指裂肌殆不可耐又觸手入目輒見賢不勝奸忠不勝逆華不勝夷治不勝亂則爲之氣極意憤長歎涕零蓋未嘗終卷每至痛絕雖深春盛夏若有嚴霜苦雪使吾毛豎舌撟不能吐一語也以故歲月悠移默默悶所撰述猶省煩愧而吾友吳空之山居呵凍集且成矣空之目所見耳所聞身所遭歷歲時事物皆與余同而能讀書尚論出入古今奮筆成篇無有梗避若偏於眾人袖手縮足之際能解衣盤薄吮墨揮毫遠考近徵毅然筆斷何也蓋空之靜正守道人也其性莊其致嚴冷其爲文肅括而潔清吾嘗比況於老梅修竹之間是其人與文殆與凍類者與以身近之殆於以身爲之宜其大冬流澌而言益以有章文日以行遠也且徵論空之與凍類者也其所論議亦多歲寒之事與

人是故漢衰而郭林宗出宋渡而李伯紀岳鵬舉名唐中衰而張許見五季久而馮長樂亦以成其他連及皆可類見嗟乎此皆空之之自爲呵凍也非其身爲之又誰與以身近之哉余骨相多寒不宜熇煥終當出龜子而呵鐵研與空之上下其議論不獨嘿嘿而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余與空之交勉之矣

讓帝忠國臣紀序

高皇帝驅攘胡元整齊墜緒百王以來中國所有政刑禮樂之盛復還舊觀蓋得國之正與濟世之功比於湯武下此未有幾及者也曆未三百構茲甲申三月之變斯固已足痛心矣乃執節死義者大臣自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侍從庶僚自馬公世奇汪公偉劉公理順成公德凌公義渠吳公甘來申公佳胤金公鉉十數君子外屈指計之何寥寥也

嗟乎是豈有血氣者所忍言哉夫不聞國初壬午之事千親爲高皇之子兵有輔成之名疑於家事外人可以勿與而方黃耿練下逮於釋子樵夫傭匠類千數百公捐胆湛族趨死如歸變姓更名視生若贅戀慕哀思百折不回者殆靡可紀極自古興亡之際節義之盛未有如遜國者也夫以高皇帝開創三十年而教化如此其盛更以列聖漸摩三百載而氣節反如此其衰嗟乎是又豈忍言哉夫忠孝之性無所於解童而習其說矣生死臨而禍福亟則皆有所藉以文其言王魏口實於管召三楊胡解之徒又借吻於王魏似是而非遂相掩覆有識之士即訟言之而主持無人卒未有是正其論者遂使人汨其本心之正將三百載所謂教子貳而賞臣奸一旦遘會事變人人如發蒙振落欲節義無衰不可得也今江左初建大讎未雪獨有差強人意者燕山史公正揆席以主國是崑山顧公錫疇爲大宗伯典禮遂首請上讓皇帝之徽號復建文之紀年予遜國死義諸公之贈諡蓋一代闕典今始行之人心曉然乃知君父大義而吾同里友曹日贊所爲忠國臣紀亦由是作日贊英奇磊落倜儻非常其天性然也適又傷激時事抵几裂眥以爲窮愁著書古人皆緣發憤於是蒐往牘教將來正性微衷厥蘊淵廣不止如前此數公備載姓氏故實而已先是余有遜國二忠紀爲吾邑黃公觀金公焦輯也日贊見而好之因悉取吾所藏遜國諸書重加討論用成鉅觀無論意指即篇牘亦號集成矣嗟乎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至崇禎甲申而若闕失有聞讓皇帝得人心植義士之盛至崇禎甲申而始較著彰明一明於廟堂之寵褒無復忌諱再明於野史之紬繹用爲激揚從此諷諭勸導感奮必多夫日贊一窮諸生耳著書聊以自寓而效至於作人誰謂崇禎甲申後不見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也哉

古人幾部序

陳子伯璣作幾部起陶唐訖元末上下三千年古人察微知著之用約略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讀卒業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何可與幾並論也機以發矢其弦括砮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驗焉事不專乎殺而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彰剛柔之介也故會通觀變得先焉意不苟趨吉而其用必吉聖人之論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道生矣貞不畏禍而修慝行焉無禍始矣故曰其用必吉所云吉之先見者也世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由如石之貞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有堯舜周孔之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非邪是故堯之前父子兄弟世及爲君至堯而始有與舜之事堯不得舜不敢以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欲殺之即不可得又安肯爲他人死也此皆非一朝揵得之效也周之西歸孔不入趙人以爲鳳翔千仞動與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慎於積日乃明決於當幾斷可知矣即如伯璣非超然行道不易節於存亡不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考古今得失之林日新富有其德抑亦安得涉世之末流而身全名潔道信而物無迕如此哉有伯璣之守與學可以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必有如石之貞矣吾讀幾部至耋末叠未嘗取許衡劉秉忠之致用而第尊金仁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卷懷也不得已而又許顧仲英倪元鎮之以詩畫放廢而未嘗紀張弘範史天澤之謀略也伯璣之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之指也夫是爲序

筆史序

自結繩以降古人簡記竹冊皆刀刻畫之无論簡冊繁重勢不得多即刻畫亦勞而不易故古作者理顯而詞核無辭費也至毫毛進用紙墨朋興輕脱簡易人樂爲之是故眞以之述妄亦以之行詰人區區有不容已愚夫亦剌剌不肯休世傳蒙恬造筆此其功罪正與築長城等蓋先於蔡倫輩數百年矣若夫武王筆銘自是秦漢人作決非周初時有至陷水可脱陷文不活之云蓋未嘗不深致痛於毫毛也韓退之毛穎傳大爲筆策勳而歎息於秦之少恩豈非以秦弃詩書而任刑名斥儒生而任法吏哉其實法吏刑名皆仗筆爲之鋒用事其間益横何得爲中書君快快也嗟乎自旁行之書盛行蒼籀之傳欲絶中山東郭㲨以雜淆鼠須雞毛無辨貴賤余嘗欲倣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少存論斷此文既成便當投擲於地弃以高穿不復與免冠髮秃者相恩因循未果而九華甯山同乃成筆史要欲序之此書余於他所嘗見其略未若山同茲帙之詳核完善也山同愛奇嗜博才具超忽增損點竄遂成一書可想見其握管大致矣余嘗言世謂筆落紙黑筆之於書當無譎繆然即一筆耳或名聿或名畢或名不律筆已如此況筆所云云哉故先以史命筆使筆之本末功罪明然後執筆爲史庶史之是非賞罰審矣乎若是則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簡冊書之與毫毛書之一也吾無庸遠想於結繩前矣

南宋文鑑序

宋呂成公奉敕編文鑑斷自中興前止汴京彬彧燦焉略備時同志之儒猶訾爲無補身心也建炎以後汔祥興已百餘年中間大儒挺出哲相開生勞人文士肩次錯見暇日用成公例稍綴輯之得若干卷以論世者考其事以知人者辨其言以取衷者引其説以修辭者尚其文四用具焉爲之賢已吾未見其果一無裨也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嗚呼犂然具在則在讀者詳之矣

劉氏家訓序

古今賢哲皆吾師資載籍極博咸多明訓獨取劉氏訓焉者一約之也一勸之也約之何也若曰吾不暇教爾以他族自吾劉得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則如此矣踵武非多可循而及也勸之何也若曰爾毋謂劉無人自得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已如此矣此吾家故事如之何多讓人也若是則吾子孫之讀是編也固高曾之規矩無庸畏難亦乃父之祈嚮宜往而克祈矣夫忠孝廉節仁義禮信之目類不勝舉而事不勝名壹之乎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則畢舉矣壹之乎倫亦全乎家訓云爾昔人訓家多自立説吾直取成事不更樹義者吾本薄劣早承學於先民奉訓而往以誨爾曹亦先自敎也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余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謚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余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邱明或疑邱明恥之丘亦恥

之之云其辭氣近於竊比恐邱明未爲受業弟子即傳內筆理參錯至假借楚半纚纚特甚安知非左史諸家人成牘其間邪余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卽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余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采摭博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於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人外夷狄人內夷狄而禮義之人外中國而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因題外傳人名錄縱語及此

名賢年譜序

古人之學必據實而可據功有程期所以爲實也塗有經歷所以爲據也孔子大聖人也由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六十七十年運而往則學積而精如遠行程記既過者不復然歷歷具在矣其論門弟子或三月不違或日月至焉而弟子中亦自考以日有知月無所忘夫積日而月積月而年積年而十積十而數十年豈惟年變以兼月化豈惟月化亦既日遷則聖賢之學自不食不寢之勤以至通晝通夜之知自舞象舞勺之始以暨啟手啟足之時其進退損益離合虧全之致皆灼可考見而後之學者亦由是以得師矣即如人稱子美夔州以後之詩子瞻海外之文夫非其歲時有徵故漸積可審也哉余因輯晉唐迄今名賢年譜得數十家手敘錄之時一省覽蓋性命文章氣節功名之流咸備或早成或晚立或遭變而精或歷久而定若尺量寸度閱歷昭然後之有志古人者其敢或塗飾誣之淩躐競之乎哉諸譜端末亦各有論序其間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太子少保鄭公既敭歷南北秩任孤卿爲光祿勳則裁冗剔蠹當御史大夫則振典推賢兩莅民部則裕廪寬賦一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於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恤隨言路者凡數十章而於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十城嘗得徧觀而審讀之今所哀存纔什三耳城反覆數過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爲之也然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則以君子嘗不盡其才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然哉當天啟初元祖烈具存沖人纘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乃節甫聖嬈煬於中廣戒類並聾羣附於外公時籌兵餉議漕推者碩豈不事有裨益與而妖治之規逆耳惡璫之擊刺心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縉紳之禍成而天下之人心失世不能長治不亂幾決於此矣逮至思皇興代蕩穢殛兇求治之勤宵衣側席周漢兩宣之業疑在指日乃者孫弘刻深林甫忮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間公三計羣吏數議勦防至累牘於吏治民生而汲汲老成遺佚之登用豈不汔可小康然而當關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再躓賴聖明之知醫藥有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邑趙錫山高吉水之鄒關中之馮始皆要地也既不能致公

大用而且先公以世福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劉吉水之李漳浦黃宜春袁皆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諸公竟其用而已亦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勝眾君子亦不能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亂日爭多哉然公之勤勤懇懇所謂自牖之納揚廷之論則大略見矣後之論世知人者審讀乎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用舉可覩矣記壬午之秋公應太宰召城實侍公舟行日惟講求人才如昔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歧戒塗即具乞罷草顧又浩歎以儻得一濟時艱奉身而退為幸而行篋所攜則惟敬輿奏議一帙紙敝墨渝猶丹黃重案不輟讀聞一語城曰韓忠定有言勿文文弗省也勿多多弗竟也敬輿之後能為奏議者意惟忠定乎此則城之目擊親聞於公者後之人由此數端以讀焚餘草其庶幾乎

嶧桐文集卷之一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序

貴池劉　城存宗

本事詩序

詩莫尚于三百篇三百篇皆詩也而皆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詩本性情心卒然欲有言而不可以已境會迫而成響即稱句鍛月鍊必極其工要如其未而止而未嘗他有所借此三百篇之詩也後之君子循其質之所近成一家之言亦無不可者而以爲非是而不貴思以易天下將使狂童靜女奏清廟之音公侯征戍矢衡門之句乎哉孔子刪詩者也三百篇不受刪者皆選者也則既已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焉如此後之君子挾其非是而不貴者稱詩于己而因以進退夫詩非能選詩也自選而已同已則悅異已則慍豈詩之故輿詩之所以關于人心風俗政教治亂之原也本事詩非有深致吾獨取其知有事而因有詩然則無是事之詩亦詩也哉夫無是事之詩不歡而笑不悲而啼走李林甫之面劉德願之聲也斯可鄙也已矣暇日嘗閱此意有所見輒書數語今刻其原本不遑去也遂并存之

李行季遺詩序

萬曆之甲寅余始交行季時余年十七行季二十有五矣自此過從無閒出就試他所同舟車邸舍者再三行季性和易道廣江之南北楚越人咸與游盡得其歡心而同郡中爲所問字久者吳寬生光裕同邑中馮爾文交甚暱者吳大尾應箕丁介之煜及不佞城行季雖諸生然亦能詩與古文詞聲名早起郡邑長吏多致爲屬草有深相知者不亦陽浮慕之故居不得寂寞也行季之爲詩古文詞以敏贍自喜不加點竄余開舉古人高簡幽異者以相難行季心避之然卒卒不暇更進益以家貧多酬應取舉事而已獨其自爲詩性情所在彝秀條穎華整芊緜如集中存者固可以俟後人論定也嗟乎世之拙劣猥鄙之徒日昏墨飽噉不知交游爲何事不知初盛中晚爲何稱及相率第夫入則坐堂皇若帝釋人伏謁惟謹出則乘軒張蓋十百輩呵呼前後辟人匿道傍冢雄於貴田園極膏腴後房擁伎女又子孫眾多歲時伏臘則婦子羅拜童稚環繞勸觴濟濟以終老而行季以彼其才竟以諸生四十死無一子女嗟乎豈不痛哉行季十五六歲時即著有金剛頌宗門問答度世雜劇諸種歷年詩文卷帙亦大繁壘而余與介之屬大尾所定存者止此以爲此所以傳行季也已矣行季初死家人顧慮不及是余急索之乃賴其伯兄斌文第簡出然亦多亡失云

曾房仲詩序

泰和曾房仲以名家子負至性少爲舉子業有聲既教治詩歌排然欲自爲一家言以傳世又旁通陰陽醫卜諸術藝與浮圖老子之言無不究悉長齋食淡閒飲醋酒爲樂他嗜好泊如也癸酉冬來司訓貴池岸幘歡笑把示閒園詩一卷則城之友陳大士嚴印持既序而傳之矣越數月復出其新篇屬城序焉夫房仲詩在今日固已自爲一家顧時時稱說竟陵不置我推所由來作者之指實與竟陵合非陽浮慕之獨其擬議以成變化見其然莫見其所以然耳今天下豈少爲竟陵體者哉甚者既以其孤清空宕之貌便吾不學可徒手而爲之而又辭其名自詭他家以與夫攻竟陵者相助爲說嗟乎又每下哉閒園詩以雋上之才挾剛直之氣冥心象外舍筏先登然一言以蔽之曰清深而香潔見於竟陵所稱許

耆天下工詩之士莫不曰然而推能不居意以先疇畎畝位不得䄋斯亦足以微其性術矣吾聞温柔敦厚詩教也古今人皆以才質之所近爲之有緣情而綺靡或抗懷于平典此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乃有詩派多言比黨樹敵用相譏刺以爲名高此豈温柔敦厚所云然乎聞園詩觀者歟息而主人無言斯全乎詩之教也矣詩其必傳乎哉

渡江詩序

古者國異政家殊俗游女思婦皆能詠歌非盡如生民清廟之什作之皆聖賢之徒而施之盡祝薦之用也聖人以爲吾雜陳乎此則詩已足諷刺譏議於天下後世而豈有所褒譏諷刺於其詩也哉漢魏以後學士攻之遂以能名塗巷之詠蔑如矣然尚未分門立異挾詩逆爭顯用詆訾卒成仇釁如今日詩人者也蓋自北地信陽瑯琊歷下公安竟陵之目出

名曰積而多事日降而薄流日遠而分嚮日承而眾鄙人何知鄉其利者爲有德則焉得又舍而之他哉吾即瑯琊歷下時言之如東粵一方公實早彤歐黎代起大雅卓然同工異曲諸君子淵源深遠豈擘積字句求合王李者而卒無不王李也夫是以傳也朱屈陳二姓則粵產矣倜儻磊落意若不屑工詩而詩無不工先是車前諸隖壁變多奇至渡江近什則益出入諸家不名一善蓋二姓訥介其論人論詩惟真者貴真者不必古人不必不古人振筆書之性情浮動是二姓之人之詩之指也昔人云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二姓渡江志固足悲夫三百篇之所以傳者亦云真焉已爾二姓爲其真即何必三百篇始傳也

家草序

李長度先生既罷吾郡司理夷然無愠色悠然不見有是非得失之介於胸中日手一編吟詠不輟時採篋中次第出詩稿與二三子賡歌互答而以新詩曰家草者見授城讀之而歎曰語云詩能窮人豈不信哉夫所言乎窮者非其沈淪坻厄困頓監門覆食不充短褐欲絕而已也或遇矣而位不配德或晉顯矣而志不得爲或稍稍措施矣而事會乖忤使主德不宣澤不下究則仁人君子皆有戚乎其中而以爲是獨善而已獨善而已者古之人之所謂窮焉者之事也唐詩人無如李杜杜拜拾遺矣天顏日近貴幸臣也要以踉蹌出走卒轉徙西川劍南自比稷契之身忽忽以老李翰林供奉矣恩寵益赫奕未幾放歸且中他事幾不測坐流夜郎東山安石蒼生屬望之云亦成虛誕夫如是者曰窮不窮於飢寒卑賤而窮于志不得施澤不肆及也蓋詩人之胸偃蹇千載鬱邈入區或激昂抗厲傍若無人或澹與泊相遭頹乎若冥欲

其伺顏色設機穽牢固尊寵而避遠愁思非其質矣夫是以往輒得窮豈他有窮之者哉今先生司理一方攬轡列郡上與諸臺使者爭可否利害而下以其所得爲惠養元元也亦可謂遇矣稍稍措施矣而卒以廢去則豈非先生以詩人自爲哉詩人之所爲固往輒得窮者也奚咸焉本朝如獻吉用修輩其詩與窮正與李杜等惟先生亦然先生之詩清微閒遠澹蕩風流凡所爲詠北游松臺諸集皆是而家草其一也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昔人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余觀三代而後所謂詩人者則辭人而已矣無論東山七月清廟閟宮其人不可作矣其學絕業也微言大義有講習而紹明之者哉唐詩起衰八代然往往以辭人爲之宋不盡以詩人爲詩康節擊壤集子部論語頌庶幾近之我明有詩人之詩有辭人

之詩是以北地信陽而外新會餘姚江浦諸君子詩最著雖新都瑯琊亦亟推之修辭之列嗟乎數君子豈以唐之詩人爲詩者哉吴門章美字子充同人成莊事之執經問字者戶屨滿非徒謂其文章巨麗也其人熟習周邵之書不言而躬行獨與二三同志汲汲乎纂承前緒所爲詩若文深厚雄杰極作者之致然推所由來皆有其本矣詩如空山吟芙蓉篇其一帙耳無論備風諸而寄諷喻者殆四始六義之全相其精要包含萬象不惟其辭惟其理此豈今所謂詩人者乎

劉浣松雲勸齋詩序

蜀州劉浣松治日焻不一年築景蘇臺以子瞻故刺蜀州焻其屬邑也謂劉彥和爲焻鄉人鄉人故不知有彥和乃祀之學宮以勸文士嗟乎此二端者豈俗吏所及哉蓋浣松多讀書好吟詠自計偕登仕版衣食之費盡置圖籍應酬稍閒即哦五七言以明己志閔時觸事胸懷墳起亦盡見之詩篇今所傳雲勸齋集其一也凡人有書卷之緣風雅之味即鬚眉氣象隱隱隆隆然以之媒貴仕稱善宦豈其質哉若浣松者其大較也蓋余歷攬世事每擬昔人行路難之作週留止白下然後乃今益歌蜀道難也今之膴仕大率目不見古今之籍蓋不及騷雅之林即卑之無高論從不聞世有所謂北地信陽瑯琊歷下諸名目者辨舌深機即坐致高位擁厚貲可敵國日夕樂未央矣下視浣松手一編不輟弄柔翰歌清商若窮布衣者程不識豈直一錢哉然而浣松不以彼易此君子其必有以許之矣

詠盧居詩序

三代而下少全人矣士有一行獨至者即宜稱道勿絕匿瑕揚美所以奬往勸來也況孝爲百行之本有能纏綿沈摯事死如生執喪三年而孺子泣又以其雞骨投宿嶕嶢土傍與犨庶爭命以不忍以其父如吾邑盧墓舒孝子者乎孝子初無特異人咸易之卒有此行聲稱亦遂起好事者形爲詠歌或有難之者余曰子言過矣且微獨子言蘇氏之議頁舉也亦云使今以孝誼取士則強者割股怯者廬墓余嘗非其說即如是不愈夫推刃其父而病不嘗藥者乎不愈夫在戚而有嘉容父尸蟲出戶外而子以爭故不違問者乎楊香生父於虎口孝子依父於虎林一也君子成人之美引類而益精之則至德要道當不絕於世矣石埭金將軍文光篤至於倫者也少嘗移孝爲忠慷慨負大節故聞孝子行亟稱焉冀以激厲世俗子一日以此冊要余作詩余以韻言不足盡將軍指爲序而歸之

南徙百韻序

黃山谷曰北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知言哉豈非以其備得失具諷諭纏綿悱惻風雅同歸耶崎嶇鄜鄜竄身巴夔誰爲爲之蓋有其故夫既言之而文遂長言之得中已乎哉錢子幼光身負逸才其人與文得於少陵爲多夫豈惟人與文而已遭時則然桐川藪賊殺人以邑董司蠢雖高世無李光弼郭子儀久矣幼光安得不避賊與兵飢走荒山男呻女吟不知誰爲衛八處士也嗟乎察幼光之志浩歌激烈許身固已愚矣北征不可無南徙顧得少乎哉

和西涯樂府序

古樂府有不當擬者數端古者自郊廟大祀而下其一時情事必有詳曲目覽心動則吟歎成焉後人徒取原名蔑所感觸不歎而笑不悲而啼知無當也古者旨遠辭文諷勸之意多出言外或本題而甚美其辭或規此而引喻於彼今模畫

成語耳不通槩表頌刺之致皆失其本則鮮之甚者也古者聲樂槪多失傳即一曲之內豔趨雜陳斑剝行內傳寫譌舛則不可句今斷錯無考槪以好語當之文辭雖麗而音節罔聞即又奚所稱樂府也唐惟杜少陵即事創題不仍往昔本朝李西涯別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識教俗訂譌之功斯爲大矣余少得西涯樂府本讀而好之後覽元美危言謂一史斷耳心然疑其說夫不擬古之既作者而自爲之此有所動于中矣然其事則古其文則古即安能無美刺諷諭其閒而又湮漫滅沒奚爲者也吾友顧不盈氏系出鎮遠家五等之爵身三餘之勤值國家多事淬礪濯磨意在出當一面而中懷有所不可不欲措足其閒則隱之里居斥遠時事詩壇社酒草聖畫師以自怡悅焉嘗取西涯樂府一一和之不盈不肯擬古持論正與余同其獨和西涯者蓋以題無因仍

事見本末情有感觸語具興觀故能獨繼己力爲之也往者隆萬之盛臨淮角扎于元美西寗競爽于緯眞元勳武闕代有聞人不盈又其踵起者哉

北征草序

古之大儒無不游學京師者覩書柱下所不敢引漢唐宋而來指數不盡即其顯且近者韓昌黎蘇眉山豈急榮進之人哉而以布衣入京國何也學問經術將以見之施行不歷覽朝廷事會不磨礱以鄉大夫異敏技能之所聚山澤儒生一旦攝尺寸臨事忽焉喪所守矣韓之答呂山人于由之上太尉書可推觀也子由專言著書爲文尤吾輩切務夫馬遷世史官留京師猶游行天下爲文章地今草莽士欲總攬諸家爲文自見反不當與京國觀哉余年來游歷遂至都門悠悠者不解何事友人吳子鑑在所見略同留連闕廷詩且成帙

又鑑在年甚少才甚高昔人所稱亦元亦博亦文亦史天性然也夫吾黨之彥無先龍眠一時才杰雲蒸霞起方密之實領袖之鑑在與密之同几席我歌汝和肆意騁覩詩安得不工且多也密之曰昔太白入長安賀監見其爲栖曲而異之把臂呼仙衍用以起子美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是也今鑑在有古良史才博學不倦所賦詩具在沈鬱頓挫刻意子美斯誰爲知章其人者乎

南雍七子詩序

古者賦詩見志蓋取風雅成言以自況喻如七子之於趙武可槪覩矣然漢魏以後有述己之辭有美他之作如阮籍詠懷延年五君尤較著者其以宣微敘質綜行事於韻言綴朋好以雅句致足樂也顧詩以言志亦云性情無忠愛悱惻之思著于本心而以垢俗忤世形見其憤悁憔悴之音所謂溫

柔敦厚稱詩教者豈有當哉申公素園以吏部郎失要人指鐫級得南雍者有六子及公而七皆正人守職事不肯上比其忤時略同夫陪京得聚星之象輦上有釋卷之傷攜手同行旁觀於邑乃公既詠六君亦兼自序探述所及有邃深之旨無怨懟之文雖句止響斷若有餘思而未獲稍溢出于溫柔敦厚外者其志與性情不從可見哉昔白傅有唐名宿禪悅甚深至其琵琶行自稱有遷謫意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使微之諸人得聚一地其仳傺無聊相與剌剌不休者何限讀南雍七子詩加于古人一等矣

樗閒詩序

武侯有言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此學問深至之語在全易爲遯在乾龍爲潛老之元牝莊之樗櫟皆是也余嘗謂武侯亦徒言之耳茅廬三顧不得不出矣鞠躬盡瘁

至食少事煩身殉之後已于二語何居雖然知不可爲然且爲之聖人之事武侯願學焉此侯所以不可及也杜陵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知三分之業等于一羽則侯雖志決身殲有同于潛龍散木者此義甚微杜陵詩人能道之杜詩所以不可及也婁江黃奉倩壯爲江上聞人兄弟之名藝苑籍甚近以樗園名詩何與余交奉倩知其匡濟之思隱隱隆隆讀其詩如甚楚集甲申三月諸篇忠愛懇款是其中有出師表梁父吟焉而欲逃之擁腫支離不中繩墨可乎雖然苟全性命武侯爲亂世言人非中才時遭末流杜陵潦倒于殘羹奉倩託喻于惡木皆是物也余願從學焉時局公道開在座上語曰使二子學問更進則當處于才不才閒武鄉之所以三分割據等一羽毛不欲見其材者也獨樗云乎哉余笑語奉倩此未易學請俟之異日云

法會錄詩序

往余與雲子入華山訪道開也雲子宿知余爲生客顧道開法器深宏亦將以聞揵擊竹騶而許我矣壬癸之閒時時遇道開於旅次黃面緇衣不以津梁疲而欲臥視其導世猶之乎調御我也至於宣妙偈於聲詩見因緣於繪畫筆墨所至義蘊甚深似右丞有妻肉之累東坡在游戲之閒矣一日得其涅槃法會錄余愛玩讚歎不置客從傍曰今日灑淚新亭此非所及余曰凡今日之禍胡寇盜賊血夷刀兵相殺使然矣然殺從嗔起嗔自貪生貪由愛欲兼以淫邪是則勝殘止殺之道斷可知也夫善性不絕殺以業成世無古德以婆心辯舌一一諷勸化誨之耳使有如道開者十數輩講席以提唱之詩歌以感動之又遇繪畫以悟觸之淫邪愛欲貪嗔滅而謂殺不止有是理哉涅槃所說盍復外此吾表道開以救殺也推所由來有其本其敢謾諸

曹娥詩序

吾邑烈女代不乏人入本朝黃夫人翁氏與其二女及唐氏于梅康氏清姑最著者也諸婦女以節稱矣而皆有其孝二女沈水屍出與母手相握拳不可開唐以匿姑殲行至死不言康以父得走脫乃毅然就死蓋守身之烈原本於篤孝抑又難焉爾清姑後又百餘年而有曹靜娥之事靜娥以未字之女既脫其父即罵賊隕命不辱其身正與康氏同從容慷慨而有之者歷稽史牒亦不多見而娥復特聞娥亦人傑也哉往余作清姑曲云我歌此曲何爲乎多少丈夫不如姑感歎闊達今於娥亦云娥家貧里人能道其事而當路或格不聞賴吾里友徐萬春率諸生昌言之始大也吾觀末世微論躬忠孝節義之行者少即言其事者亦囁嚅不出口豈以揚

彼之優形己之劣也乎可慨矣余懼娥事之湮也既爲作傳又集諸哀輓詩歌序而傳之嗟乎千載兩曹娥相對望矣獨吾邑乎哉

徐羽先近詩序

池山川深秀在昔詩人頗多寓止而兒童婦女村農漁父咸能口實者無過羅昭諫至舉怪徵異讖緯小數俱附益之推爲神仙者流而或謂隱爲衣輒稱羅某先生云然吁異矣昭諫生晚唐詩格頗下蕭然一不第舉乎崎嶇亂離閒至使寓止之地後人傳其話言吟詠咨嗟相與神之不置何以至此哉夫隱不得志於唐者也當朱梁改物翔振策勛隱獨拒諫議之召又走吳越乞師效申胥之于秦庭謬雖不能用其言以是敬而禮之蓋隱大節如此然則江東生以詩傳江東生非獨以詩傳也梅根之渚糾黟咸稽而至今傳誦獨俎豆昭

諫不衰者抑亦有其故矣若夫光啟景福而後唐風不振雅道淩微運會使然賢者不免而隱猶為傑出詩又焉可以豐隱也桐城徐生自甲戌乙亥間避賊渡江來止吾池十餘年矣卒然視之若池人然幾不知其為僑客其始詩筆蕩佚若不經思而近益工鍊自好刻意為之似其楷法如投余數詩殆有義山飛卿之意不止昭諫焉者乃其遺時不造食貧如初四十無家孑然僑舍嗟乎昭諫當日父子兄弟擊稱奕奕郡守寶璘且為別墅以居今徐生方之渺焉其及顧生之不苟亦即可想見生何得不與江東生論大節邪夫乎戈之際流寓隱逸代不乏人吾池今日以擬餘姚則風騷未墜生也勉之若爾時張喬杜荀鶴皆上著詩人抗志巖壑將誰屬乎哉知生四顧而求之矣生名壽字羽先過江時余已序其詩者

秋浦草序

李太白池州一寓公爾號九華以華千載蓮生歌秋浦之秋一時愁絕賢者所至有益人國如此至顧雲張喬輩皆池產也聲名章句頗不寂寥而池之景物實未有特經品題遂傳不朽者豈所謂見慣渾閒事乎抑力不足以張之也友人何寤明生九華之趾而服奇好異生平游展多在金陵淮南閒其孝似王休徵俠如黃衫客人人誦述其事至清辭麗句流播江左凡名流卷帙無不引何郎姓字者是其胸中不有一九華然天下緣是知九華有人矣今年以下榻衙齋遂有秋浦草詩不皆為秋浦作顧性情之言扶以彬彧閔悼之什重見淒清益往往啼猿之遺響也九華去秋浦百里而近自李唐迄今秋浦在郡治西九華隸屬邑寤明視之維桑與梓爾僕生秋浦鹿鹿無聞不能一張此水至待九華何郎以著嗟乎少時意用壯往視顧雲張喬諸人曰姑舍是今欲彷彿一似陰鏗之句竟不可得也讀秋浦草一為寤明動色一重自太息矣

有無唱和詩引

以所觀今世無不無也無不有也不可究言言之醜也予孌之所大無大有者無其所無而有其所有是一身之有無云爾是以予孌作於郡居而余和於峽裏有無有不能盡同者山賓身居峽裏而家在高田其為言也或無其所無而或遂無其所有凡以為有無之實也已爾夫古詩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是吾三人者無無而有有之指也蒙莊氏曰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果孰有孰無也此洸洋虛罔之論非吾興觀羣怨之教矣雖然無不無者無之大而詩未始無之無不有者有之大而詩未始有之大小之分既倒又安知有無之數不齊也邪因山賓錄唱和詩而題其後余為廣此于篇端

游暑序

易林曰召伯游暑用修據為甘棠之釋此古聖賢優游泮奐之義亦方伯大臣觀風行國之為非後世詞人所云登覽眺矚者矣然因緣假借吾之游亦源此大之子長之會稽禹穴小之子厚之鈷鉧西邛猶是爾夫游非宜暑也有無可如何于暑者則逃而之游蔭高木拊流泉入精藍躡石广成吾游事而無苦于暑是游暑所緣起也游竟暑差而詩記作又為序之如此丁亥七夕後五日

登懷閣近詩序

昔士衡擬鄴中諸詩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為多余謂所待實在喪亂即王徐應劉皆嘗言之獨孔璋哉顧覽蕭氏

文選鄴中詩多入錄而孔璋書檄外無聞焉當由其文言不韻詩筆多無非言喪亂之過言喪亂之詩不得稱詩焉之過也則詩難言哉吾友伯璣以吁江非出杜下門子作旅人羈客栖遲江滸夫非其時爲之與乃讀其近詩清而綺和而壯感嘆而不促狹有優柔敦厚之風無噍殺散流之失乍一諷之未見喪亂之致使靶搾而神傷也嗟乎伯璣其遭時可考而攷言如是乃知昔者孔璋以詩累喪亂非以喪亂累其詩也詩如伯璣乃有德之言固詩教也伯璣撰著滿家澄懷閒詩甚侈而痛自芟除有兢兢懼多之意然凡多不足累之況喪亂哉稱丙丁者如許渾丁卯劉因丁亥或以地以時亦附見其志意云

師山問字詩序

師山劉子偶也問字詩李生男娥自滄源過劉作也李與劉交四世矣變難以來不執手對顏而四載矣雖芳訊時通而促膝無地今者擁鑪合尊長語三晝夜爲布有事詩是以作也其曰問字李生自抑損之辭也生工文辭治古學愛博好奇精通六書之故點畫波撇皆放頡籀斯邈以下以爲秦不師古多不中法其說與其世父文中同每赫蹏見及亦輒有數字翰口畫肚推求考索而後通余有油素輒喜從生書昔賢詩文摩挲案上謂斑剝有古色足愛玩是生可稱讀書識字而余因從之問者今生曰問字是爲自抑損之辭也余雖云然而生以爲字學中絕古說湮微非余莫可語余執筆不能爲而所正其義時亦弋獲以相發明生是以不嫌自損而曰問字詩也其詩工爲鮑庾長言當泣短語吞聲余不具論而第以字說嗟乎此劉之所以伏處深谷爲師山旅人而李之所以衝寒策蹇來問師山之指也夫

隱菴詩稿序

城幼而受書先生長者或舉近古名臣相告訓如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輩皆誦述其盛德大業指數不盡即開稱通鑑潛虛與諸奏議固未嘗一語及詩詞也已稍長博涉羣籍得安陽集與兩文正全集反復覽之則見深理訏謨豈徒見於大篇長牘所謂仁義道德如飢食渴飲兵農禮樂如婢織奴耕已哉即五七言韻語都自成家高者韓吏部次亦白太傅懿雅雋勝未嘗不可爲詩人也惟是諸公德業盛大天下後世見其人不暇及其詩所謂人掩其詩詩固自當傳也蘭水太宰鄭公自起家循吏游歷上卿其生平清修偉節如所云填空頭之敕救一路之哭殆不一事而又以屢攖章蔡之搆幾題元祐之碑此正與韓范司馬先後一揆蓋其儀刑在君子其愛利在斯民而立朝梗概亦略見於前後奏議中天下以爲古大臣之足以傳者如此已矣城近得徧讀巢雲隱菴諸詩則見長言短韻淡墨疏行皆成勝義正不必遠倚曹劉之牆近入李何之室而孤行一意吐語即真所稱吟性情而備風謠固識詩之教也公視雕文小技宜不介意而詩又足傳如此此與韓范司馬復何以異然後知大臣名誥之不可以一端盡如此哉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世擬沈韻三江七陽可無分也故洪武正韻更爲一東二支而并江于十七陽是矣然余考江韻自有一意蓋其字皆具東聲固陽之所無有也如江字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周禮注六書諧聲江河是也既明以諧聲爲江矣故晉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又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又楚辭以逍遙而來東叶上洞庭而下江此皆

江之在東韻可見者又如雙字從右手持二佳爲偶則指事
會意兼有公貫之說左傳駟氏雙注息拱切云以雙得聲故
漢人音叶雙皆疏工切如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
可同兩貴不可雙又泰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泰輸清酒一
鍾又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諸如此類甚多亦正入東韻矣如
邦亦從邑丰聲詞封建諸侯爲邦也故周易必亂邦也與以
正功也爲協是矣如厖亦從厂尨聲故荀子引詩下國駿厖
作駿蒙而左傳厖茸之厖亦讀如蒙是矣夫江諧工聲則凡
杠矼釭扛項肛缸玒之屬從之邦諧丰聲則凡梆䢯之屬從
之厖諧尨聲則凡哤駹浝痝之屬從之雙諧雙聲則艭䉶之
屬從之其爲東韻舉可知也若涳悾憧幢之類其得之益易
見若囪淙瀧從之類則字直見于東冬又不待言矣凡此皆
江有東聲故別爲一江而陽之字屬所未有者是以未可與

陽一門也暇日偶題子鑾寓樓用雙字因自題舍壁連用之
子鑾悉和而引伸之山窗遂張大演迤之益推而廣又手書
成帙以雙字義釋而序之鑾託謂元白皮陸未若此也余謂
如此作戲不啻博弈之賢已因以平音所見江韻意更言之
爲沈郎解嘲其實今所行韻蓋非約本此又有說在姑未暇
及耳

韓聖秋近詩序

先是余日與四方諸子游也在關中之友最先知名者韓子
聖秋而最先捧手者劉子客生乃客生數稱聖秋云恨子兩
人相見晚也已而叔則李子至語亦云然其實余從行卷中
熟聖秋制義從載籍中見明文西從友人所習其學古堂諸
詩歌文辭久矣制義不復語其詩歌文辭約略言之殆遠之
西京之餘烈也嘗即點畫音韻中推覶之蓋眉目如刻畫見

心脾可探而知哉昨歲陳伯璣數貽書稱得定交聖秋爲客
中一快示以所鐫識舟社詩中有今日良宴會篇益余擬以
寄陳而聖秋遙和之者即無論其氣體情辭全乎十九首斯
之雅懷高致亦所云千里兮共明月矣同聲則應有感斯通
安知聖秋旅舍梁月窺人不有鄙人顏色與之俱在耶余既
益讀聖秋近詩見其隱秀苞蓄具有風人之指然而悱惻沈
鬱又何多騷才與余乃稍序論之以語陳子曰關中近詰蓋
可考矣聖秋以二十年名宿夷猶噲伍其馬伯循之困頓公
車而名播外裔安南高麗輒問姓字者乎其詩文墓古卑今
伉直自遂斯李獻吉之書不讀唐以後詩惟學杜甫一人者
乎近之浮湛江淮淋漓文酒賦遠游而歌奇服或又康德涵
王渼陂之寓言絃索託寄聲歌也若是者胥從聖秋近詩得
之即不盡然約略是矣倘伯璣謂余知言則余與聖秋何啻

合衣而出併口而談客生叔則無庸惜余序韓子晚也

秋浦寓吟序

吾邑在蕭梁始有貴池之號及隋初乃置秋浦縣皆從水得
名爾顧嘗歎焉昭明食魚而美僅比丙穴之呼楊隋以浦爲
邑已概錫扆之境今反以貴池舉全邑而指秋浦故治名其
一流是名實有乖舛也又貴池始著風物在天監之閒秋浦
署邑劃分乃開皇以後今反以秋浦之稱爲前古而卑貴池
之名爲近今是時代之倒置也若是者何與山河不改郡縣
屢更池與浦如故也或貴之或秋之一水猶郵亭稱名如過
客矣於大地之中寓四海於四海之中寓江南於江南之中
寓池浦又於池浦中寓漢魏六朝三唐五季南北宋未已也
而人又寓其中焉或宦而寓或游而寓或土著而寓而寓公
之能以修名自立者李白齊映杜牧胡楚賓黃觀輩其最著

焉貂諸鴉者著而貴池秋浦亦隨以著是一水又借人以長存也物之相寓吾烏從定之祁門友人陳秉文氏薄游做邑乃有秋浦寓吟夫秉文當貴池循縣之日栖遲今治所城郭人民俱非古秋浦舊而引以自其寓因以繫其寓時游息懷歎之詩而其所為詩又淵源起忽纖緻雕奇或六朝或三唐不名一家而可意其中之有物吾思之古人假物取類每況以形故有寓龍寓馬而甚之為寓言夫言者心之聲且以為寓況其他哉秉文之來秋浦東有所鬱陶而詞有其寄託然怨悱不恣辭六律和殆全乎寓之說矣南州陳伯璣時寓姑孰與秉文投好而敦詩詩追古作者豈今之詩人例在寓與余生秋浦所謝土著而寓者意所於邑亦時寄之乎詩夫蒙莊氏且以道德為蘧廬至不可再宿此其言豈有當哉吾與伯璣秉文則皆藉是說以解嘲見故嘗以詩為寓姑孰秋浦可勿論

歐湖近詩序

遠公既奉其尊甫西佩公旅居於湖日與伯璣探韻和歌有積帙矣復深入歐湖成詩若干首郵示余余誦焉樂而序之曰余于遠公知詩意矣昔者相如論賦以經緯宮商為末事而推原賦心夫詩意亦猶是也先是遠公浮家東下作扁舟圖倚卷掠舲御風凝望吾相其須眉衣裾閒思太白之錦袍漾采石少陵之百丈浙江爽不是過也孤帆一片謳歌激答之句殆隱見焉已得遠公貽和二章與其歲暮感懷八首清真靈厚聚體風人皆胸有全詩可哦可罷不必有題而後詩臨詩而求料此所謂詩意矣今諷其晨起午睡夜坐放船納涼與人山寺諸章亦猶是也斯豈非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忽然而睡漁然而興者哉向以獨推伯璣今遠公倘得之矣吾聞燕有赤鑄山舊云楚干將鑄劍處故曰楚之陽劍歐治所晳耶谿之鋌赤山之精是也此其事有無不可知第古人淬劍嘗遠求江水知精微相浸內外助發夫白波浩盪激射春容又詩意之大者也詩曰身健愛長日心閒對晚花坐來人事少乘醉即為家知遠公意思所由來矣

錄聞聲唱和詩序

禮樂詩書同用而異體禮主容樂有容又有聲也書主義詩有義又有聲也故書禮之教莊其入人可見而詩樂特優柔漸漬感物于不自知則其聲為之也而詩與樂之聲又相傳合以行三百篇皆詩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用之房中焉用之郊廟焉則皆樂被管絃以成聲諧律呂而入耳警抑揚以移情韻唱歎而化物皆其聲為之也三代以降樂頗失傳而詩教不廢顧自漢魏樂府逮乎唐人絕句咸可入絲竹比陶匏伶官伎部肄習能工詩聲不絕則樂府亦常存焉爾豈惟詩聲昔人謂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號皆韶樂九成之全是凡眾竅之聲無非樂聲故夫聽樂而識盛衰聽眾聲而卜治亂一也濮水之清商與天津之杜鵑皆以聲鳴皆以聞入物以之接我而我以之觀時精微相激豈有差殊哉吳山賓與吾子鑒各有聞聲詩數十章皆一時悽惻之思觸物引類余既別序其意如數和之又屬山賓通錄成帙蓋以其精六書善籀篆也山賓固自歉于書之不工夫聲音文字又相傳為用者也字成音音成聲聲成文則詩生而樂寓閒有有聲無字有字無聲者而字與聲之相生相傳固昭然易見人知齒牙喉舌之傳響抑知點畫波撇之善鳴也哉因錄唱和詩成復極論以序之

何來集序

戊寅秋八月余捧檄北韓塞明詔冀少自建白迂道山東初欲訪濟南名士遲回孔氏廟庭而[redacted]倉卒入都伏覩至尊社稷之憂折衝之算遠過巖廊諸當事者萬萬狂生欲言則無益祇取譏訕明年己卯春仲[redacted]余就試吏部奉俞旨得刺一州例卯拜官往余自惟書生冒昧齒又未衰也尚堪僕僕牛馬走四月乞假猶應制舉南都畢試還家考古論文或邑邑不樂復去白門度歲明年庚辰作客揚州游西越而黨禍忽興讒人交亂余聞憤發再上京師尋以文網漸寬聖明離照默默而返明年辛巳饑饉頻仍或相戒曰子不拜官可也當今之務莫有大於論兵籌餉二者諸公言殊未盡子曷亦更賣田宅爲車馬費上書闕下痛哭流涕陳之乎余應之曰今聖明在上眾正盈朝野無遺賢今日之謂也城椎魯無似長爲博士家詠歌太平足矣遂又汗漫鴛湖苕溪聞比歸取四載舟車客舍詩小加芟輯名曰何來蓋謂適從何來之謂吾屬所不免也云爾又九年爲己丑余匿跡峽川乃爲之序屬稺子添丁牘丁藏諸縢復指而語之曰此皆而未生以前八九年而父所謂北征詩也而入小學學書法時當爲而父錄而誦之

南陔詩序

友人王元偉者家本烏衣文成黃絹卅年名下邁邏來夫子之稱兩佛堂前萊老尚嬰兒之色善歸父母允當漢孝廉之科志在綺黃長辭泰大夫之爵公車之輪生角礬焉作炊板與之御無方能以爲壽婉容和意在甘毳之外微通夏凊冬温即勤勞之中妙契郗下之樂至矣且舞蹈以不知門外之事杳然固魏晉之無論杖名扶老几號養和已事事道存於目擊樂和所生禮本自始遂陶陶志永以言長詩蓋所之歌以見志七言八句諸家所難一先十章於斯爲盛含宮咀徵雋熟卜子夏之正範攀雅挺風今陋束廣微之補綴組織至德要道參貳金石之聲圖寫地義天經陶潛託酒翁爲語快循南陔之適笑謝北山之移余飄焉而樂海濤遂移我情撼之於鳴蟲響亦爲君發滿篋雲子玉粒導用秕糠盈耳郢國春聲賡以瓦缶欲使聽浩浩之歌者知天壤非無人倘亦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之有子云爾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文集卷之二終

貴池劉　城存宗

序

癸酉程墨選序

往者歲在庚午次尾崑銅有程墨之選余爲序之淋漓盡致語不得休蓋爾時南國既首維斗而天如駿公臥子燕又孟宏源常葦數十人舉同黨之士登賢書竭平得人之盛前此未有也即吾輩下見錄者亦數十人咸以額登有限年在未逢樂天知命無怨尤不平之意介於幾微故余於選本尊揚休美甚盛事也今年癸酉吾黨得雋者數子然特止數子亦云僅矣楚越齊魯閩粵尤希微焉嗟乎識者憂之豈獨一身榮悴之感哉以故次尾科牘要余弁言余不能應余行卷名篇選亦不得自序嗟乎難言哉雖然鋪張揚厲貢諛之辭

皆吾輩所不能也分別纖微清疏雅鄭仰鑽聖賢之語意掖以高皇帝之尺度其合焉者是之表章之以助爲說于天下苟其離焉雖有司所矜重舉世所奔歸吾辨之非之正告之世使承學之士心手有所戒若是者則吾黨皆能爲之皆有所不得已于其閒加戴于敬夫魯于孺發過余白門邸中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余心儀曰此當有異已而敬夫偕來吾見其至性惻怛一似重有憂者雖患難之言不出諸口而意常浮動于顴髮余復心識之乃二子者合志同方又能倡致歷陽咸爲立誠修己之學矣于是攬文事之猖披慨科舉之失實矍然思救爲曰是音聲斷侃然嗟乎二子之說曷可少乎哉夫士不得志則明道于天下吾之夙願也今剌謬于堯舜禹湯以來之意乖忤四子之書叛裂二祖十一宗之法淫哇啾嘈正聲散亂則道之不明孰大是矣吾於墨牘常畏

避嫌怨既不能如敬夫決起而爲矣有能爲之如敬夫孺發者余復囁嚅喉閡不以一語張之豈夙願也哉夫尊揚休美整齊裘亂皆吾黨士也有爲之者宜有言之者余又奚辭焉

楊維斗稿序

余交維斗幾年矣維斗今日而舉舉以第一人天下之士徒相慕悅者望洋而歎莫得其所由來余敢不悉維斗之所以正告同志使敬聽焉以知所寘式與葢維斗之制義非文也其躬行之實見之言焉而已然未可驟而幾也當天啟酉戌中讀維斗諸作豪傑之氣盡見楮墨閒則吾聞維斗時方慷慨倜儻指畫天下事痛如切膚葢堅毅有爲之志立矣甲乙以後益深宿于聖賢之旨沈湛六藝之文其于仁義道德明倫端矩之說三致意焉猶飢渴之于飲食誠然者爾是故忠貞萃而歎發于聲悖逆張而義形于色推賢樂善則神聽其

和平含垢匿瑕則交全其終末此皆維斗之所爲在人耳目前者故尺幅之上有形見焉不可誣也乃者杜機剷采藹粹沖夷散爲制義皆大呂之響而光發于堅惟質有之已矣凡此者內外具見所謂躬行之實見之言而未可驟幾者此也使維斗數年前率然一第去豈不亦稱雄制舉冠進賢有聲而顧至今日乃售豈偶然與夫功令三年一取士維斗即第一人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又有矣苟非維斗雖喈之鳴引聲中律恐未足以儀世瑞國而厭服當世學士之心使之延頸舉踵翻風而從如此夫學者徒相慕悅以爲第一人之文如是而不能推其所由來可乎哉

李源常制藝序

余邑中望族葢有濬源李氏云李之顯自方伯戶部兩公始嗣是舉南宮登鄉書者累累代不乏而又多大賢君子之徒

其一二先生懋勉人倫敦崇古道為當世師者斯即不科名而傳者也而乃今以源常特聞源常方年少生當族大而寵多或教以舉相稱者勿應顧獨奉其嚴君之教益嚴君淵懿端靜好沈湛讀書人也源常用是閉門御掃即族子無或見披誦之勤達旦為率時聞歌聲出戶外斯其伸紙疾書龍焉矣源常為文近所愛慕勤切者西江則文止大力大士數輩吾吳則天如維斗駿公諸子每諷詠其文徧友其人以為快以余之獲從諸君子游也則亦與余娓娓甚或稱引諸君子之篇以相辨或詳其讀書制行之概以自益凡此皆源常所以自拔於流俗而卓然自命不苟者今乃受知於賢執事矣夫一日之知積素之誠然者之相感也豈苟也哉攬源常之文鬱鬱乎其氣浮楮墨殆所謂精神大於身要其源流本末可考而知也夫物好得朋而事連所類固宜與維斗天如駿公同升聖世而余亦樂得而道之為騎驛其開也

國風序

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常志周乎天下殊方隔域山川謠俗之攸貞淫沃瘠盛衰遷化之端莫不指數區畫縮萬里於掌上也是故化貴之言由之以出異日者補偏救弊應節隨方而功以必成豈偶也哉文章一事于德與功處一焉今日之舉子藝又于文章處一焉然以憲章王制而導揚聖賢之微言因之以為名卿碩輔之地故吾黨近日切起衰之志未有不盡心于斯者也武林張天生于越中號端愿質素神情蕭散若不與外事相關乃其心營四海嘗欲舉古帝王辨方經野定賦一俗之道次第講求以為太平可望而即見端于舉子藝其持論之意大約以吾治其精以教天下之粗天下不勝教也合眾多之所為雜然並陳之亦可以自為正矣蓋一方之論不足以救濟天下察千變之容而各為之所是以所為而成扁鵲過邯鄲為婦人醫入雒陽為老人醫至秦又為小兒醫夫亦觀變熟而風土之宜詳救濟之道得也抑吾之于此敢苟然哉王風莫盛于二南而何彼穠矣之什疑在乎王以後衛邶鄘淫僻傷敗而有婦人之詩大皆止于禮義而不過吾所以求拔萃之才不使以鄭國受累而又不至如崔饒州之服石鍾乳如子厚所譏云云且夫以文繫人以人繫地振古如茲龍門扶風而下有名地不名人者矣此皆漢有也吾別白出之而後世稱之地從主人則皆我明產爾亦以昭國華也積此數端而國風之選成益天生之論若此亦以見其勤苦周至矣嗟乎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未有不如是者也天生獨治文事哉

陳大士易鼎序

陳子大士既鼎南宮以假還里取道金陵探篋中得所錄諸同籍治易家言授之梓而屬曰必我友者伯宗為序而行之時不佞城亦以論文故將至先後數日不相及乃緣大士指而序之曰漢儒治經各有專家其專治一經各以其師說終身不易故雖疏釋精勤而廣大變通或尠矣然漢儒之功卒不可誣我明陳大士治經不名一家淹通條貫指叉閎渺每說一經諸經來會天下承學治專家者皆師之大士之功亦不可誣即以舉子藝言國家功令習一經而已今上甲戌所賜進士則兩人特異顏壯其之闈牘五經畢對其舉于鄉也亦然大士則所治諸經篇成數萬著書滿家齊于淵海益自祖宗設科以來為舉子藝者篇目之富未有盛于此者也然吾因是感歎人才之不相及豈不太甚矣哉夫功令取士止一經使人簡于所事得以精治而肆力其中今也不然方游

里塾時四子之書稍取誦說督課欲中程及所占經塾師或非素習强句讀多謬誤則姑漫聽之先聖至文聊得記影略閒至足矣學宮所頒差有訓注故庋閣之不必觀也又何問諸儒及繩墨之外乎且夫取士者固無庸此爲也郡邑學使之試無菡及此者所取士已在高等則教爲補作萬分一有人從試所爲之羣笑其迂鄉國之推擇南宮所舉逾不恃此但具足成數刺刺長言勿遂已視行閒閒有所命題中字即云敦治已甚主者爲詩辭如吾易則致梁邱施孟之舉輔嗣康節之稱或遂以爲過之矣他經率稱是嗟乎祖宗欲以專經得士之意其效固如此也大士何自苦爲精于所事而又兼他家謀之大士何自苦爲雖然事會之流相激使然不有軼才絕學如大士者出則我國家經術之盛將遂出漢宋下哉乃大士所裒同籍易文抑又異矣人皆盈尺之書篇多希

有之論即如吾所感歎安得此纍纍者或氣勢所至不同昔時吾言妄未可概信乎或曰大士壯其雖兼治諸經其起家皆以易壯其之舉于鄉所不至格不得見主司者皆從其初以易名也夫二君之于易抑又深遠與若是則大士言之矣易爲五經之原陰陽先于人事伏羲先于堯舜諸聖也且試觀大士之于易其廣大變化何如也大士計偕去來道中撰述遂成帙併出以教世名之燕草附行

遵法集序

以科舉之途行之將三百年名卿杰士輩出其中一日請罷非法也然祖宗所以重經義求人才之意大旨炳如今有司所頁不必其所是拂經叛理鄙倍而無當者往往然而克自敦琢以求副乎祖宗之意者或擯不錄則亦非法也又士或修辭矣金玉其外中格擬上第矣問所躬行視先資之言背

反衡決無一相應豈其教歟與則益重失祖宗所以重經義求人才之意又非法也今以一法繩之進必以科舉也科舉之文所登進者必粹精爾雅醖乎聖賢之理道昭晰乎帝王禮樂刑政之全規矩乎比偶之式非此不獲售也既售矣向所言仁義道德安上治民之語刺刺紙上者身果有之即不能無毫髮差然皆彷彿得其似若是則大善矣然祖宗所以用科舉重經義意蓋如此而今之奉行者果恪然一王之大法也精修其事不惑不忘以是致治何更端爲友人孫淳曰子之說未盡也子所云精修其事者徒言之易卒未必爾夫選舉是一法也自有天地以來明明揚側陋言揚行舉二帝三王稱烈矣太祖高皇帝不嘗徵天下賢才爲守令乎不嘗罷科舉舉賢良乎不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乎不列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乎不令科舉

薦舉並行乎是一法也成宣列聖皆開行之熙洽久而功名無庸見執事者樂糊名易書之制可以遠嫌疑而束才俊畏避保任徒相幸于不可知謂彼此可以無患此亦非法也今明天子銳意太平修舉辟選故事慮謂賢公卿誠承上指盡心其間妙簡善任以課成功俾與科目並行既使選舉之法復則人樂爲善不敢恃空文華說以倖爵位遂悍然爲非而又以椎樸不以文字起家者亦辱恩拔擢使之圖尺寸則忠義廉節之事或多有所見又使科目之人以爲吾素所號說道理著文采者我所樹立豈可出彼草野固陋下則科目之途將大競于光明俊偉謀王斷國之略次亦端謹靖恭不敢過自決裂爲選舉之人所形較如是而後善矣是皆所謂法也以此求合乎祖宗用人才致盛治之意斯科舉可不罷而不復使人有罷科舉之請子所云未盡也其言如此余心韙

之無以難第曰吾與子方治科舉事姑舉此役無多歆且皆法也求無負祖宗意則可矣語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有治人無治法是在遵之者哉是在遵之者哉

沈治先詩義序

余幼而受易長而汎覽諸經意有所得輒欲效箋疏傳注之業而才力不逮又為諸生日亦不給焉願且旁治他家時作制義益不欲沒吾箋傳之本心而又以安吾舉子之分嗟乎事與志違亦云可慨矣宣州沈治先教于詩者也當其在童丱與兄眉生同受易又別受詩益思自名其學恥為雷同意固遠矣其治詩不苟坐于一室中析毛鄭之疑斷齊魯之獄義類名物所辨者微乎若息即無論刺謬顯著者也至其稱詩為文必曰溫柔敦厚是不悖于詩之教云爾吳中子常稱士最為攻于詩者其言曰詩有詩位又有文位論策之制戾于和平詞曲之穢傷其麗則雲間臥子諸君緣情綺靡則又彷古作者嗟乎攬治先之篇不亦助為說于天下哉今諸子經學甚盛既各治一經又合以諸經治一經而余皆得從之游以往復其議論膏油素而籍記之歸而與眉生治先坐一室取折衷焉然則箋疏傳注之業余未即已也哉

左子正制義序

桐城左國柱字子正故大中丞今贈太子少保左先生光斗長子也當天啟之季逆黨盜弄左先生與其儕十數君子首被慘禍天下聞而高之先生立朝大節世亦既知且見矣而桐川里居與敝邑距衣帶水余知之尤悉聞子正嘗讀書山寺去家二十里而遠一日見冥色矣子正之讀書所念吞書不釋意將借款段疾而馳先生命之曰何騎為勞筋骨習勤劬女事也澹泊寧靜此其一端何騎為子正奉教惟謹遂持

襆被徒步昏夜中至發甑習所課業則雖初就矣蓋先生所以教子正者如此余生少晚不及事先生然得從子正游又得盡從子正里中諸名儁游其有高簡樸略蕭然布素不習為富貴之容如子正者子余嘗對子正太息曰自子之先中丞死而中朝之禍甚頼今聖人廓清之自子之先中丞死而樅川之亂作有亟砥廻之者誰與是必秉禮守義修潔自將敬其長老高軒不時御下車入里門約飭押客者頭奴無或鮮衣怒馬爭道上者與蓋子正澹泊寧靜本之所生而深以學問其發為文辭以理馭法以道裁情帖括中諸詭故不經之習爽然勿屑者豈徒自寓以留先中丞風烈也合其伏闕陳情諸疏讀之嗟乎子正子是為孝子矣余方裒集中丞公同時僇死十數君子制義板以剞行以為治舉業由科目進者自有如此人學士家所號稱讀書明經術者此是也立身行已垂功名于來茲豈必在帖括外與而以魏子敬之文附以子敬亦既死余不阿生者也子正請制義天下有同識必不謂余諛所知交者故不辭為序而傳之

出門偶集序

丁丑之夏坐一室忽忽無歡會陳士業從豫章來過我信宿與論古今政治得失之故人才興衰消息之所以然傍徨喟歎蓋夜分不成寐士業曰吾與若浮沈舉子業幾年矣於經傳遺文即不無小補顧今天下事棘須才甚此何能為吾將出而圖吾君夫吾出而圖吾君凡農田水利戎卒城壘阨塞險夷之區則與夫夙昔同志號稱賢才大之毗輔翼亮小亦捍守撫綏今散處川谷閒徘徊未起而為吾所卬須之友也之數者其在三輔九邊兩川百粵吾待明年若夫晉畿吳越遠不至三千里者吾嘗過焉問焉交焉語焉矣今再往復之

視昔所見聞有增損乎於吾居恆籌畫所以爲之者當焉否也子曷不偕我游余既欣然願往於是士業輕帆先下約相待於鍾山後五日余繼至余之游固以士業意然兩人所至輒有逢迎其好我者率以舉子藝故常即次未安而文章積於几上旅人得此至惠貺也方在鍾山時吳楚秦蜀之友有挈余載書盟者分韻賦詩而後羣以其舉子藝授曰子財取其閒必行之世余不能辭而來者益衆已而之吳門吳門亦然之湖上湖上亦然蓋是數地固皆東南一都會也四方之才翔集其境而文字之樂有加無已每留許日輒得數巨簏快讀之暇因裒輯之各繫以所從得之地而名之集雖時道中多聞異論使士有爲善之懼故去來頗卒卒意所擬一游止者反未至或至不能待則吾友之文遂闕佚是吾所甚不樂也乃復發篋簡取其精要略載之篇有部分曰鍾山曰吳

門曰湖上是某時某地所有之文不繫其產也曰匯中者非某時某地所授受而其文故在吾枕袐久吾以當宗少文游錄也總題曰出門偶集以余始與士業約所願徜徉吳越閒者意不在此而此集適成蓋偶然云雖偶然乎易曰出門交有功古之君子鄙闚覘之陋於女子而求勝己之友以自輔益如此又曰出門同人又譏吝也蓋渙小羣成大羣無方隅門戶之說以機穽賢人才士而偕之蕩平正直之塗今天下事棘需才甚是二說者亦曷可少哉初士業語余是行也茂先次謙約偕來不果今得子而快吾將夸言之遂由湖上趨桐江富春山得遄返而余以授梓金閶取故道自鍾山泝大江歸云

燕臺集序上

戊寅冬余始游燕市值[redacted]畿輔戒嚴書生無事任雖憂

心京京亦莫適與言也惟是夙昔同好以文字遙相唱和者爾時感得謀面論文之暇旁及邊關形勢戰守機略頗悉所未聞蓋我友生長金臺目熟情事視伏處東南揣摹臆說者不同也猶記最先晤語者吉士吉士以余至告之同人則公狄析木敬哉時過從焉已而介伯至已而惟調來會于漫園已而若侯會于公狄所方余始至即問若侯所在公狄爲言出游近畿阻[redacted]不得入諸同人皇皇欲以計致之不果[redacted]而若侯與余始成晤云此數月中余屏居蕭寺或三四日一至書賈所訪未見遺書或閒日一操觚習吾舉子業以故諸同人制義時時來几案閒南還之前一夕諸子觴余于楊園則彭仙兄弟又集矣是日以余離別諸兄弟乃有慷慨悲歌燕市酒人之態余遂車載諸文而南是燕臺集所自起也

燕臺集序下

先是余出門偶集流布京國吉士公狄讀而樂之一日詒余曰子居此吾燕山奇文聚子所矣是亦一集也曷爲我表之余領其言因念往者出門義例以某地所得之文繫之某地不繫其產也子是南還簡素中文都爲一集蓋吾南之友先余至都者陳昇昭馮躋仲後余至都者周二爲三子所操皆吳音樂安孫伯生吉甫家有直節名臣而顧以文字遙擲余廣平申孚孟學自庭授而亦教我以高言皆吾一本之學又一快也因裒輯之與諸子文並行公狄以新得意貫人欲別出爲解元稿余笑而從之人不可以無科名如是夫

梁公狄稿序

近代北畿榜首以文章氣節最著者無如神廟丙子之魏崑溟允中熹廟丁卯之金伯玉鉉崑溟同時南元爲顧公涇陽

文名籍甚而公已肩次之後抗疏言事與錫山名理爭高矣伯玉弱冠領解額文號爾雅而直聲亮節震動一世天下聞而慕之若背皆不知其齒未壯也余入都門風塵游處惟北同志之士尊酒細論亦惟是文章氣節為敦勉吾于岳季方而外升函指相勖進者兩解元是也今公狄騷然首舉矣公狄年二十餘容止秀美望若朝霞所謂富貴吾自有也此宜早達與伯玉同即其文章之氣蓬蓬勃勃而又絲理緊軋動合古人至頓剉瀏亮壯其跂蔚有如杜甫所美舞劍器者焉今天下多事若如犁扢策者既鹿鹿萇有樹立復塞嘿相戒無一言徒取高科大官去豈公狄鄉先哲之教而又豈公狄自命之指哉公狄析木詩歌古文並自超軼藏書萬卷日坐其中直與身等夫讀書以明理理足則氣生吾知公狄所以後先繼起者端有在矣

王升如時文序

神廟末年士大夫無憂國之心邪正漸淆是非莫定時滇南王先生聚奎官給諫獨起而爭之侃侃不阿疏數十上直聲震一世其與為唱和者二三君子而已余方童子耳王先生名如予聽之以韓范富歐陽問塾師者年來栖止白門朋好畢集載予故夫則尤推許王升如洎獲交焉則固王先生長君也先生樂鍾山之勝留家此中遂隸籍云升如在諸生方年少然嗜古力學篤氣誼喜交游素心亮節已嶽嶽有父風余昨歲去燕市贈行以言有痛哭入承明之句余嘿嘿往返至今愧此語然升如懷抱可知矣閒時問以揚用修戍滇事則為述父老言甚悉鼓掌頓足以出之益重有感歎于其直節危言者即升如寄託可知矣古人志潔則辭芳行修則言立升如每搦管兢兢乎聖賢之理道矩步不敢失也然而沃

其根者枝葉茂焉是故其旨遠其辭文殆歸屬乎作者之林豈韓所云應酬文字哉浙少司空劉先生宗周今之魯靈光巋然獨存者也喜升如能世其家學輒翦勸勉升如未為弘珠嘗屬余敘以為厚幸今又得序升如文讀之夫城不獲侍王先生游乃序其子之文牽連傳合以當執鞭其愉快何如乎

方爾止易稿序

桐城方爾止少負雋才如昔人所稱沈博絕麗者始攻詩治古文辭專家矣不數年盡棄去獨講求名理所讀皆通書啟蒙近思錄之類為舉子業則益用學官大全說繩引先儒矩步往詰四方人士覽其纂著若耆年長者不知齒未至也世受易以此起家爾止守先儒之學則治易尤力網羅漢宋諸書斷以己意象先槩表幾幾乎旦暮遇之一日手其六十四卦全爻文授余序余讀之卒業曰大傳有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三古四聖也即以我明論以易藝論洪永定科成弘修古至隆萬之季而剿說膚陳排比中遂絕象變筮占之學斯豈復有易乎今上稽古右文重經術攷象數旁及占驗小道不廢搜求下逮有窮經析疑如吾黨吾黨中專精屬意如爾止者折衷王何揚搉周邵使帖括一途猶得存剛柔時位于萬一此亦易之興中古之說也夫使爾止徒欲以易應科舉為禮部體貌上第去奚用此者懼微言之將絕閔大義之不傳悼顓經者汗漫靡散而失祖宗明經取士之意也故為之推明于帖括如六爻諸文夫豈曰文而已其初其上其中四爻或難或易或遠或近或異或同之故明白備見不越尺幅而有李鼎祚集三十家之勤勞爾止功茂矣然推其始憂思悲憤而作六十四篇此亦憂患

之說也哉或曰時文小技子張之已甚嗟乎古易非徒避羲也聖人以承羲動之明易非以治文也文成而易道以顯司馬季主一卜者耳尚能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以有所發明感動而況建王之制爲致身之先資者其于易道興廢無繫屬乎

官子制義副鐫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蓋以聖賢理道之蘊古先帝王禮樂兵刑之實士既以講貫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焉灼然可信矣是以登進之才諸位授以民社馳場之寄一旦有事取諸其懷而用之不更設也近者[redacted]中外騷然大自秉鉞專征下逮郡邑之長無能廓清摧陷撫綏窮黎以上報明天子者咸謂經義之效如此玉危無當蔑毫髮用故易以科舉外別開用人之門是矣顧余思之今之以經義進當事任者非獨

其居官非也蓋其經義固已非矣滔滔者流膚勦庸劣甚者叛道離經無一語當聖賢道理帝王禮樂兵刑之實而執事者不察盲昧因仍轉相推進遂釋褐當事任耳其先資之言既已如此而望以戡定著勳得乎哉黄州官子凝之屈首經生當盜賊入境居圍城中毅然登陴任守禦出奇制勝談笑解圍卒保全城邑活生靈無數有才如此張詠虞允文之亞也父母之邦見一斑矣今茲急才要在救時崇濟以需一旦審克于法博綜于古今情事時勢機略靡弗條貫如松下吟如眾石山房稿如廬山藝如棗草如濟居草皆在人誦說閒者也其中有確然復古者張子爾公定若干篇鐫入貫希函集復彙其餘合西塞山近稿爲副鐫行于世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注曰副析也以有用之文而期以爲之天子則副

之可也夫大才不期名身期名世大言不期可說期可行君子講貫道理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雖制義固灼灼其可信哉余庚辰人日過凝之白門時病新起嬴不勝衣坐不能多語獨指謝公墩周處臺三歎息焉嗟乎讀凝之經義其知此意哉

方密之易義序

余治易好爲象數占變之說又好講圖義顧學士專經家無及此者日與予變布卦陳畫私相擬議而已同學中吳門則許孟宏孝酌父子講此每有勝義皖桐則方密之特言之皆治京焦陳邵諸家觀象玩占之學非舉子輩應有司尺度之言也然獨密之遂以易登上第矣密之才高學博凡天官地志陰陽五行筳篿諸術藝無不精此非以爲易而皆于易有涉者是以于易號折角卯以治有司尺度亦所謂擬議以成

變化者也又焉得不當執事意哉史稱匡衡以不中第故經益明習衡真鈍夫與余同若密之豈須爾乎密之易文甚夥此其近作蓋亦歷險阻處憂患朝乾夕惕有危平易傾之思焉鑑在曰密之近著離經小辨是十三經注疏也于易見端于易義見一斑云

擬彭澤父老送邑令陶公致仕序

我國家既殄巨盜景命維新則潯陽陶公來宰敝邑清靜寧一惠我無私吾儕小人方德之甚乃抗志抽簪賦歸去之辭與人傳頌縶駒吾儕也計明公蒞事才八十日耳敝邑褊小簿書省甚送往迎來經時無有有亦無過苦者明公聊酬酢之何遽捭印紱爲古者七十縣車今强仕之年駕言終老不太早計與蓋聞明公稟姿清勝棄遠猥塵含雅吐風引觴劫菊殆有以自樂者昔被推舉爲州祭酒體高而事逸亦少日

引去不屑屑焉其不肯以下邑淹明矣明公之來不挾一力今茲之去葛巾脩然即所種公田秫既未熟秫亦不收三徑之資垂橐無辨視士大夫以官爲家而厚取乎民者孰可恥也抑聞明公雅志君夫人有同於陵偕抱瓮之朋吴門解低頭之諷撫茲羣兒酌彼新漉明公之足已無求則已審昨雖未非今豈不大是也哉必以引年未合須二疏之賜金乃以霑濡妻子燕衎田園亦末矣吾儕小人所不釋然者明公曾大父勤勞聖代殲厥大憝至竹頭木屑咸所揀料明公獨離事自全有懷高尚即至德可師清識難跂胡恝然當世也今王室再造弼亮得人而中原未一微風可搖世啟功名之會人多景附之思儻明公不鄙敝邑需次涖登將秉政立勳光于乃祖顧脫焉如遺塵比倦還之鳥何哉若是則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吾儕所見牖中日耳而明公深遠矣明公家里在

近巾車難回敢以言贈布茲拳拳

世傳鄭端簡公曉登進士將廷試董學士玘攜制策題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爲之云出首揆楊石齋意端簡以初入仕路不宜呈身宰相辭不爲余以鄭恥掃相門爲佳事送淵明致仕亦佳題遂代擬一篇按潛本傳年四十謂所親曰聊欲絃歌以開三徑因爲彭澤令至其卒時六十三在宋元嘉四年朱子已特書之綱目逆數而上四十時正晉安帝義熙元年也時以桓玄伏誅安帝返正故改元義熙潛義不仕宋必痛憤僞楚小草一出亦快玄誅而然然桓滅則劉勢遒成寄奴之蹤從此日熾前人有辨題甲子者云潛詩自庚子歲即書甲子歷至丙辰凡十七年至恭帝二年庚申宋乃受禪是在劉氏未篡二十年前已爾何得云入宋後不稱永初元嘉也此說固是余謂

知幾其神視于未見況事勢已成灼然可料者曹操破袁紹漢獻自在也謂獻尚能漢可乎司馬懿滅曹爽魏芳固自若也謂芳尚能魏可乎劉裕誅桓玄晉安固自若也謂安尚能晉可乎且晉之亡形已決于隆安之愨暗與道子國寶之貪橫致王恭桓玄一再舉兵向闕玄亦亡晉裕亦亡晉不待義熙也梅福逃王氏已有形聲淵明至庚子吾有嘻其晚矣之慨何云早計哉至彭澤父老語要似知淵明又似不知淵明要似知興廢又似不知興廢晉宋閒文格亦欲近似之存宗氏自記

吴母舒太君六十序

自次尾以文章名一世而秋浦之吴爲天下往自次尾以身殉義而同邑里者避高田爲不祥夫其往也爲嚮其利其避也爲恍其害則豈惟天下與同邑里者雖族姓亦有之而次

尾有親將盡而桃之弟曰筵而字山賓者獨與一二子嚴霜不渝其色風雨不改其音莊事邱嫂俯援遺孤視不侫城子鑾闍行郭解之門搏顴魏澤之側俾巢有完卵得就句讀者實同心焉夫山賓之受教次尾也深學與城與鑾游也久讀書好古日治三代以上言點畫波撇皆將凌斯邈而追蒼籀意以爲吾慕古之貌則思循古之立是故執誼不苟而亮節有終宜山賓所優爲勿難也乃鑾進而語余曰是蓋有母教焉鑾乙酉夏攜婦子入高田從吾師所從山賓舍既遷寢室以居我矣堂階房闥靡弗整潔也旦夕薪水井臼靡弗備具也夫鑾旅人也多所假貸夫山賓窶人也何以克資給之勿有缺也勿有倦也則雜佩之既盡而剉薦繼之從容條理咸賢母之是爲矣然高田一二子之所語盍詳曰山賓尊甫知難翁攻苦力學不問生事則績紉佐讀惟母之勤知難翁數

奇不早達嘗爲里中授經束脯無多而濟濟有旨甘而能樂亦惟母之勞迨翁齎志沒家徒壁立耳而兩孫煢然不能以旦夕亦猶今日次尾先生之遺二子也今山賓學日以植業日以勤又以年少經明爲教授師能以古義自抗誰一非母賜哉山賓曰吾族子之稱纔也謬其述吾母則不誣矣鑾以是悉舒太君賢不獨于作客高田知之也今丙戌仲冬爲太君六十辰則請以侑觴之辭稍著懿行俾有聞于後世幸甚不佞勿敢辭遂爲序次如此已又歎曰使次尾而在首舉伯雅不有瑰奇偉論與而不佞卑之乃爾雖然山賓詩學少陵書師摩詰當自爲南山之圖率新婦手菽水作嬰兒戲跪進之樂何如者雖三公豈易此哉

劉母桂太君九十序

自今日而泝之六十年前何世也文恬武嬉兵革不試雖非上理亦云小康今耆老之生其時者多矣類能言之又泝之七十八十年前何世也民殷物阜道不拾遺化成中古俗號大同今耋齒之生其時者不多然有矣亦能言之又進泝之九十年前何如哉周成康之世未遠漢文景之象猶新氣厚時龐風淳道固然而世雖可論人則罕徵吾欲問今古之縣殊訪禮樂之代謝其誰與是正哉而吾宗引之母桂太君實今年十一月稱九十上壽云方太君之歷七十八十以及今也侑觴之言稱述懿行亦既備矣語婦德則事舅姑以孝處姒娣以和相仰惠公以莊順者云云語母儀則育如心如己子督引之若嚴父畜臧獲以慈幼者云云是皆散辭也論其偉識則于猶子中若早識奉嘗公爲名臣而恩遇獨至迨奉嘗以廷爭重譴而命引之事饘橐盡恭敬不衰引之始以貢舉計偕亟得顧秩矣而遄歸以奉太君晨夕又以別駕授選

部可以之官矣而弃之不顧是雖引之篤孝乎實太君時稱古誼曰知女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則有以教引之使然也吾進而奉觴退而重有感矣夫太君九十泝其設帨之日固所稱成康之世未遠文景之象猶新在朝在野往往而是雖不能盡人皆然而大家德里得天之厚者時則鍾之或爲名臣或爲淑媛俾其純嘏備至如太君者來嬪仰惠公以引之爲子以奉嘗若失輩爲群從芝蘭繞舍聲芬盈牀既非易事矣而又篤其生爲岡陵松柏之久久坐閱滄桑身當文獻此豈近今淺薄之氣所得有者使引之非砥行立名遺榮抗志如今日即佩玉珥貂焜燿康爵豈有當太君指夫試泝之九十年前何如而易稱此觴乎哉

陳母姚太孺人六十序

城不肖辱與陳子伯璣游義均兄弟則姚太孺人吾母行也

太孺人壽六十城宜手觴濯跪進介福之辭適伯璣以避地奉養子舍在客所城亦移家敝邑之深林不即相聞既後期矣乃克譔言以祝先是南昌陳士業修古而慎許可嘗爲太孺人五十序瑰瑋驚奇城愛而信之已與伯璣交甚深又十年所閱歷殊異而母德益章然後乃知今所以頌太孺人者非常辭例也城椎無文第舉大端言之夫甲手以六十爲一週此六十年中身之苦樂世之治亂前後推移必不能一致惟明理信道者安其所應得而恬于所至嘗則神全而守固顧須眉男子多惑易焉以冀狩禪之流其有幾太孺人之相先侍御公也當逆璫燄起黨籍勢成侍御公疏斥阿保閹人之奸所推舉皆海內名碩如吉水鄒公南昌劉公關中馮公羣正魏豎所側目豈不知言出而罰至哉時太孺人預聞擊奸之志不以兒女語相勸沮至侍御公果中擠排勢岌岌而

升沈不動樂若固有斯以爲人所難爲一矣嘗侍御之弃伯璣伯璣稱貌諸孤也伯璣五齡誠藐孤矣他姬侍惟貲財是問太孺人獨取圖書守之日抱伯璣而授之經簡手澤之書指示之教以無忘乃父志夫一未亡人當存沒之交攜持弱息從盱江而去俾就外家其時事可見太孺人不敖不譁荼苦如飴若無一事者而伯璣遂以成立如今茲斯以爲人所難爲二矣尤有所難者伯璣天下才也書讀等身詩成績古而又內蘊機略外總羣材頎然經濟吾曹推首焉苟非時移燹起翔天衢而施大用矣今雖色養無虧甘麗有腆顧浮家江畔類旅人明夷之行無乃非夙志所許而太孺人又安焉無幾微閒伯璣不以伏處爲卑太孺人不以行遯爲左語皆正訓依之恬然是又豈易言者哉顧嘗推論之富貴而可求不易于客魏之徑竇也而太孺人有閱歷矣患難不可處不

難于始未亡之艱危而太孺人有拮据矣六十年中興衰得失亦幾經焉以其小者類其大者則今日所尤難亦人自難之太孺人率其素履往爾昔日抱伯璣而訓大義指固如是是足己無待而矜飭勿庸又奚難之與有他若勤恭慈儉所以贊侍御公易太君與夫物身遠下諸爲細美無煩悉數矣夫人明理則守定定則神不亂營神不亂營則氣足光祿而可以立命可以延年仁者靜壽理固如是士大夫多不靜則其效難見無疆之引意將于太孺人徵之哉蓋回思士業稱壽之時年運而往又以加十使非經涉世變至今日誠不能推論至此又使非後期而言而雜然並進于毅悅之晨則頌象服魚軒諸類榮者滿耳幾何不以理明守定之言與冠遠游觴五龍擘麟脯之說同笑迂誕也敢即以此博太孺人一徵粲乎

醫者甯君七十序

甯故婺城望族科名文學趾相錯也而端所君獨業醫其爲醫卽又投七立效所至男女旄倪德之甚邑長吏奇其術欲榜旌焉而君特謝卻之泮沈隱約生活人而無德色殆全乎隱者與余雖未面君而君之子峒從余游故悉之憶余與峒極論經義嘗遠引旁摭因及扁鵲倉公事余曰之二人術則精矣要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越人蓋好名而急利者意差愈焉而亦不能無市道則難乎免陰陽人道之患矣夫醜俗爲變醫無恆稱君于羞其趨時之亟身造宮門以自衒見疑于中庶子而固求售益甚自輕矣一妖夢之故受田四萬畝賞抑何汰利抑何巍與以此推之他所致貨可勝數與夫淳于氏名著矣醫門多疾何擇于人而舉所治驗或王或王后王子美人王侍者它亦中尉中大夫中郎王姬兄丞相舍人

類何尊多貴游與豈以位高金多足相推重他無足吾涸與若此者皆吾之所未安也吾聞端所恂恂長者人以病來無貴賤治之無不誠病而起者以值來無厚薄受之無期望居恆了不異人而求治絡繹蕭然食貧刀圭亦不倦君誠隱者于是乎深遠矣余自識事來見市醫之黠者咸結長吏鑽貴官以謀利而其術則先交于胥吏左右酒食餽幣日輸若輩家閒新除官至徒隸往迎則餽送稠疊且偵其曹若何而已加厚焉以相傾冀獨爲己地叉一醫乃公召請之使沓至青黃之額縣楹招搖市上關通門內受賕壞法不可殫紀數年來俗益敗法益弛一二黠者公然肆志各致貲數千金以上揚揚中衢人望見辟易不可謂非結長吏鑽貴官之效而君嘗拒令君之請次且不前欲榮以榜額卒固卻之斯其操行何如乎昨秋峒過余曰吾父以明年庚寅元日稱七十願得

先生言爲壽者君操守如是是李醢之刃無從來中人之書無可訓問者也仁心爲質而湯液佐之內取之已足矣大年豈待祝哉古醫之夭者無如淳于氏年三十九耳雖自知精審其陰陽人道必有所致患者君今已倍之益引而長神仙可學論豈有誣焉㠯本名自炳垂髫時意氣豪上固欲以科名文學世其族業者也乃乙酉以後變名劉志無復當世意獨放情觴詠嘯處于材不材之間客游授徒取束脯以供菽水以爲是趙孟不與易此深得于居之庭教者君爲有子又豈緹縈一女所可望哉君眞可以壽也矣

胡孺人五十序

歲庚寅春二月十有二日濬源李氏有舉五十觴胡孺人者吾亡友孝廉源嘗之元配今諸生時峙母也源嘗生萬曆己亥以崇禎庚午魁賢書壬午冬方治裝北上一夕暴卒得年四十有四以彼人才而年位不逮余恨甚故余爲孺人語刺刺不能舍源嘗始源嘗爲諸生時義聲著耳既舉於鄉其主司新建姜公京山鄭公同門之友則楊伯祥廷麟陳臥子子龍楊廷樞維斗輩皆有重名負儁才源嘗與之氣激道合乃益鼓舞淬厲內淵覆而外卓犖志氣岸然偏交名碩銳意天下之事益多讀異書經史而外稗官雜家輒口舉其辭千餘言不脫誤而意所向慕擬爲師資者如山陰之劉滄浦之黃中心誠服願及門稱弟子而未克故近求之同郡則建德太宰鄭公近求之同儕則金沙儀部仲馭又近求之同里同學則吳子次尾及余不佞皆投好篤摯以明親其所類而樂其所願嗟乎使斯人登王塗爲世用必有可觀而三上春官不第又不及中壽化去何哉余嘗因耳目覩記太息而爲說曰甚矣登賢書之不如爲諸生也始諸生時晝作而夜思者尚有孔孟詩書之語已而手口所及皆竿牘請乞之文矣始諸生時握手與游者猶子衿文墨之友已而稱入幕號𠜑頸者皆以卯卯進盡郡邑之胥隸指使之游閒矣始諸生時排比之言尚粗記誦辨具已而干謁媮其本業貨利荒其始圖不植而落一餒腹矣凡此三不如可恥孰甚時次尾絕倒余言獨源嘗之學問文章志意則鄉舉後日拓以大而日進以高究其所至可爲世之偉人而卒然以亡未見其止則邦之殄瘁吾知其兆矣竊獨爲源嘗惜與雖然使源嘗而在獲及見今日延年不過一紀然以彼學問志意卜之則其存亡得喪未知與次尾伯祥臥子輩孰先孰後其逃遯放廢未知與余孰遠孰近而謂其獨偕胡配宴然舉五十之觴吾未敢信也從時峙立義則母氏稱壽即爲至樂從源嘗言今日之觴吾能無感歎乎哉且壹言不出外吾故不以誣諛相夸而第重必源嘗者如此始胡孺人有三子與吾子鑾皆者夭時從吾游欠文行魁岸有父風峙亦英穎不凡是可以紹述源嘗即可以壽阿母矣

嶧桐文集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二妙集第三十一

貴池劉　城存宗

議

駮韓愈學生代齋郎議

道之大用曰禮禮之大本曰敬敬之大端曰嚴祭祀蓋以其恍惚與神明交精微之至聖帝明王所謹重也是故內心齊矣尊彝刀幂咸勿之苟胥徐穆穆矣絲衣載弁者亦罔敢吳敎也使學生而非湛道德明禮誼以宣流教化之人則已學生而治聖人之道沐浴禮教也則豈以執籩豆駿奔走爲鄙事乎哉使齋郎而非執籩豆駿奔走以與乎宗廟社稷之事則已齋郎而有役於宗廟社稷雖小事夫非禮義之節目敬其之著見者哉今學生者誇嚴自高曰吾德藝是爲也彼微末爾猥褻爾吾何間焉則齋郎曰我微末猥褻之徒也矣遠

之不在德藝之內矣胡自苦矜慎爲由是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也滋甚所謂牲酒齊酸取具臨時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寅清誠慤蔑之一有則孝饗之具亡合漠之道謬人神之交絕豫順之休撤矣豈非甚不可者哉且其議曰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廢嚴其本業則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厭是惑於理也甚矣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學操縵所以安絃學博依所以安詩學雜服所以安禮吾未見入廟門之內游揖遰之閒究其繁曲習其纛重而幽明之悟不生仁人孝子之誼不益慓動者也蓋學生之業之所以重於天下亦惟是敦仁孝篤尊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蟠際天地藹隆休和已爾而齋郎之事在其中矣躬親治之不以猥鄙推去之是向枝見其理今明其數也向虛言其道今操其器也向概覩指略

今詳其品目科條也是學生之教加勤學生之道益隆而有用也奚爲不可哉不寧惟是今士大夫坐嘯堂皇媮安樂逸無復彊力敏幹者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故簿書符檄委壓叢多一聽胥史之爲而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則鼠齧蟲蝕蠹亂乃生彼胥史者又自謂吾之所爲煩劇雜沓固養尊處優者所不習也益窟穴其中肆爲奸利而民生國計日極敝不忍復云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不可之大者也愚故曰學生可代齋郎齋郎可使學生爲之無以愈議從事則得矣

池州防守議上

今夫所防守者土地也而防之守之者人也人和聖賢正論也池無險而難堅有瑕而易動是故固人心尤急也曷言之池壤乎逵三面受輸蹠東南盡青陽石埭境錯宣歙西盡東

流接九江騎而馳徜徉而入我國都矣徒行坦步建袂扣郭門矣古云奧府四塞一夫當關池何有也獨直北濱江湯湯天塹差足自限而十五里而近即爲皖桐兩岸夾治春水雖生可辨牛馬野航亂流而濟日夕相織使載奸宄千億輩自北而南誰曰公無渡也一城斗大浮置江干真黑子耳脫更有劇盜乘艅艎飆至則帆檣倚雉堞立糜碎矣此所謂無險而難堅也而又隍濠不治庫藏者崩陁軍實不蒐單弱者烏有沿江戍所甃石皆散亡無論踐更者城自東迆北譙角無聲按部使者至行臺頗近即聊一鞾韜過則已焉故四五年四再反獄逸大盜劫公廨旁斬關出入無門焉者形見勢屈亦斷可知也其甚者芻牧日乖窮蹙已極教化亡具偷薄競起山居而谷汲者坐不得食則習椎埋剽劫之奸爲胥史所虐憤無復之者亦遂欲爲南塘之出此其地其人即青陽石

埭爲劇固與宜歙錯接習其風尚句連寨穴爲吾內蠹者也暇而易動其斯爲甚夫以有暇易動之時而處無險難堅之勢何恃而不恐萬有一幸曰賊不至耳賊不至耳夫事久則智生兵挂而變起無論吾所云亂流而濟帆檣傳渫也賊從中出且奈何哉然則無策乎曰吾無險則不得所恃之資而務亟爲自勝之具吾有暇則反觀利弊而得措置以爲轉敗之功非人心烏所藉之池雖褊小遠不暇論萬曆而後載籍可考者大略戶一萬九千七百有奇口七萬八千六百有奇郎以附郡一邑計之戶六千七百有奇口三萬二千八百有奇也姑以一邑戶約略之戶得三人爲守守者二萬有奇矣戶得五人爲守守者五萬有奇矣夫今日之賊固非南倭北[redacted]殊形詭性異技絕倫中國所死不敢鬭者也猶是飢民猶是逃卒猶是脅驅烏合之徒彼能爲跳蕩我亦能禽戮者也

且夫今日之防賊又非出玉門浮瀚海赴徼郵遠期會急公家之難博趨義之聲也賊每焚村落或舍官城概殺平民略無存恤吾厎力而防守防守吾身命也云爾吾鉤聯纚貫合力防守各防守身命也云爾無險可拖而不自爲堅距計豈其聚族爲釜魚乎無險可安而遂無可如何聽之冀賊至則鳥獸散豈其室廬墳墓親戚骨肉不一罣胸乎且寧盜如毛走則何遽不相逢也由是言之人自爲守者宜其踴躍奮迅觸白刃冒流矢計不旋踵也而有不然者德教不先法令不豫飢寒苦而怨怒積夏民無聊奸人有以生其心也故務和人者使之衣食饒足衣食饒足則有生之樂而愛其死使之情氣和平情氣和平則無憤恨之志而不輕去其鄉使之明禮義重廉恥禮義廉恥明則偷生苟免之計詘而勇敢果毅之氣生夫池土固瘠土瘠則貧貧則易見德池俗固愿俗愿

則近厚近厚則易向方使池一邑中六千七百有奇戶三萬二千八百有奇口其所以謀爲防者皆詳以確而力爲守者皆勇以强何畏乎飄忽之賊又何藉乎恇怯無賴之兵哉昔者周澤敦龐人心蟠固故雖以洛邑之地夷曠四衝殷爲至弱而可以久秦刻深强服人無固志則以咸陽天府形勝獨制而瓦解土崩策池者以小從大以古揣今亦若是已矣豈其老生常談哉不根本是圖而娓娓枝節兵鑲水陸之謀囚鎖毫毛攻穴險隙則寃說也夫

池州防守議中

夫守池者人矣則黎民其首治與曰吾亟治之人三而民不與焉三者之人治則民固已大治然後可得而用也一曰郡邑長吏一曰鄉之薦紳一曰庶人在官者益池人謭植而寡蓄志樸而氣孱非若吳楚他郡有末利之羸足多朘削負强

捍之姿不受虐使也上之人稍煦嚬之陰陽之即買毋召父之藏翕然矣今鼎𡒄塞路表去思而祝畏壘何粟粟也其或奮其吏氣虐以非辜誅求草菅罔遺錙力亦頭搶地謹乞憐而已默然飲泣惟所爲而已卒不敢懟一語雖然痛甚者沁心恨隱者刺骨幸今無事爾一旦賊至立而視掉臂而去無乃亦其情與責以手足之捍頭目得乎哉夫居上有行仁之勢爲長扶布利之權其徭役均與聽斷審與催科時與贖鍰輕與贏羨省與不以民髓媚要人不以公法餽過客不以中飽厚吏胥與勤乃職敎乃事畫乃法與是郡邑長吏之人治也夫然固所以大治民也池之產顯要不多先達諸大夫類闇也近稍一二沃矣有暴起得志欲逞爲犄阜者或與上之人因緣交結得進說左右者則遵耆頭詗里黨龍致富民輒

恫喝之又反抑疾苦開導利端貢媚乃公圖便己欲若是者未有非黷財賄壞理法痛楚人心者也怨汝詈汝實敵瑕釁可奈何且夫利則相先害則相後征徭或詭力役非平使亦手拊腹伺隙思起之仇讐而為荷戈擊柝衛吾封疆鄙鴟也有是理哉夫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猶以是非義理言也今患禍亟矣誠明而熟于訟獄無涉與選舉無奸與素封無覬覦與家奴狎客無橫生事端與民有利為請于上興之民有害為請于上罷之與輸納則身先守禦則身奮效忠執義作為倡率與是鄉薦紳之人治也夫然又所以大治民也雖然未若庶人在官者實甚池有天幸吏吾土者未有非賢人君子者也若不便而媒孽之感易之曰廉吏不可為某事某所用將安出某所某事費且莫支曰貪吏而可為某孔某利應嚴之公某利某孔取之無禁既以移上心中所欲而乃張

牙露吻偏吸脂膏矣其在他方鄉薦紳起而能言之若不得獨為政也池則吾所云顯要不多產爾潔清恭謹搖手勿向邇孰出一語是正之他一二汰者或反執恭敬仰鼻息交高其能于君大夫冀因君大夫之暱若若為我地道以小有濡沫也嗟乎下視他輩又何足云吾嘗約略計之郡大夫之長其以書史役者殆百人以徒隸役以便變役者殆六七十人他雜役無氣勢者不與焉邑之長人滅其十之二郡丞別駕及幸人滅其十之五他小官無氣勢者不與焉是池一歲而有不去之蠹賊千也是千賊者其以作奸犯科枉嚇民財靡有算數者置勿論第以常法度之彼皆輸值于前人乃入役值豐殺有等姑約略之人率白金二百是已先置毋二十萬也即以二分息與之彼亦將歲取子金四萬于我百姓也益池之民歲輸四萬金于千賊幾何年矣怨深而髓竭亦已甚

矣一旦又有所謂秦龍楚豫之賊至而此千賊者方徜徉堂皇追呼鞭朴曰爾民其衛我我役官家不編行伍爾民持金錢余我我免爾徭爾不持金錢余我我困爾以法雖勤衛我使爾受罰責然則池民者將捐怨釋怒肝腦塗地以死鬭去來飄忽之賊而謹衛負隅根蒂之賊乎哉斯亦大惑之甚者也請汰其黨與省其先與乎其值以補士伍與簡不法者汲其貲以享士與有過勿赦有闕勿補使漸耗折與不授以意爲翕張與不假以柄爲攖擾與不偏爲右爲恣狂與夫退而緣南畝者多則風俗淳而志慮壹攫財積恨者少則物力足而情誼專故夫大治庶人在官者又全乎其治民也蓋以防守切言之逮蒞土者城池存亡之律危乎切膚矣薦紳之家其顧惜係累百倍于單弱窮窶也池之胥吏又皆鮮衣美食廣田宅儲珍玩前堂羅賓朋後房列妓女苟不得倉卒從賊

則守之亟亦百倍單弱窮窶也是三人者庸可緩諸且以事理推言之本末相使道法相維其大較也賢君侯一人耳所與其扞掫者蓋林林矣推心置腹乳哺安全潔源正表徒自爲與亦將以生其共也夫虛室生白德威惟畏吾未見賢君侯之政教號令徵發期會不如翰如飛也夫鄉之大夫亦所部民爾民儕類之有氣力者爾庶人在官庶人也民儕類之害焉云爾今也民之有氣力者與其單弱窮窶者心意和同歡欣無間晝則相見夜則聞聲翕然一人出而圖事斯大善矣害焉斥去之不游庠序即南畝矣尚耕作習勤勞則其力可使羞貪狡樂端愿則其心可安是去蠹賊千而益勝兵千再戰勝也益勝兵千而使向之憤恨幾幸叛亡者率踴躍專固荷鋤耒捷賊是更益勝兵不知幾千萬也益大善矣聖賢之業恃乎人心經遠之規始自貴近是故治防守者治人治

人者治其人之要聽者不以吾說為迂吾乃敢進而畢其議

池州防守議下

今議者亦大集矣吾皆用其說稍損益之而第行於吾所建議之後上下公私一心如結疏通牢固根本沃深則其事乃精而行乃效故有二經焉曰防江曰守城有四緯焉曰治兵曰治餉曰治民以出餉曰治民以益兵經之中條析之目各四緯之中條析之目兵有六餉有三而治民之目無專指總二說耳矣請具言之夫賊所在有之不必江以北也江以北者固然矣防江誠是也所謂禦之藩籬之外也江干舊有斥堠約十里一臺堞矣置守望矣吾視傾圮者繕葺之亡匿者句稽之一尉幕往按視足矣江濱舊有哨艦約三十里三艅艎矣三十人衣短後矣吾視罅漏者補塞之游閒者約束之一百夫長往董課足矣此二目者按舉舊典非擾民閒然故

事治之亦未即有利者也若北來之艘必議夜泊之帆宜問似矣伺察非常懼吳子輩白衣搖櫓也而池土寡產稻粱百物待命客舟窮詰苛嚴商賈裹足則池乃坐困又若澤居之民可益游徼近水之村就任團練似矣人自為守如范龍岡弓箭社可也而使等隸尺籍務欲中程器甲費貲迎送失業舊所征徭百未省一則民益重困此二目者事創今茲人生惶惑行之不善未免有害者也第言防江法如是止矣精修之使果得效則有由然爾且吾治所及池屬地也使賊上從九江濟下從姑孰湖陰來池烏能為故必有賊即渡江吾抵城屹立處萬全無事之勢而後可議防江也賊所在有之不必城以外也城以外者劇矣守城誠是也上所自為者嚴保甲謹讀法斯走集之奸絕窟穴之蠹清矣然或土著之子鷹眼性生或兵起之後鴟音乍作可奈何廣漢翁歸有鉤距籍

記之能雖效者莫及以詳以勤當亦具得要領也上所使下之人為之者備薪米斂牲畜斯固城有支久之粟堅壁無齎寇之糧矣然數家厚積羣小生心無賴藉以尋端公家因之敵糴市無虞請常平公廩比屋羸餘使官私具足富貴不相耀以和其心益漸積使然也是二目者行之兼道與術矣堞城門衢術便焉瓶甃石碌力鉅而艱蒼黃不可為也往來無他塗辨詰差易奸不得闌入也然而薪水迂勞貿易乖忤貧人廢業坐檄為憂又物情沮抑病起鬱蒸啟閉有節可勿講與守城堞有兩難焉睥睨多于戶口闕一夫則瑕患人不足也坐派聽之伍伯受小賂則免患法不均也況乎責辦矢石督治衝墉勞力傷財猶或扶其背又賊耗不時至使驅迫上城烽火屢戲朝氣銷亡力食者不暇給可勿思與是二目者行之辨久與暫矣第言城守法如是止也我觀今日之賊城

三日守即舍去矣顧譙支三日哉秦隴荊豫舒六之閒陷名城者以十數彼豈不講畫守具如所云云乎故曰精修之使果得效則必有由然爾此所謂江防城守之說也池兵六百爾落落晨星稀殆不能罕矣然使一可當百奚多少足云請語治兵者是有四先曰先之以廉卒故寠人子非生有敵愾之心也釋耒耜而牀粘莫得餉賚給俯仰爾今常例有餽矣支領有扣矣替代有入矣贖罰有規矣卒知其指所在捐以啖之逸而事他作器與手終年不習即威與法不得施矣惟無所於染指則率以蹈水火可也曰先之以勇愛身命者人之情作之亦必有道矣池所署伍長非有大帥建節不可等夷之勢也乃者使捕鼠盜匿不敢前處己如幃婦人而驅素所進金錢法不得施之卒往以死鬬知必不能螫蓏陷陣古專闖或為之而況若等與曰先之以勤今日者非有臨陣決戰

經時不解甲介冑生蟣蝨之勞也稍練習之以待耳弓弛而
不御馬食粟苦肥相蹴廄中不試而徒以責帳下兒坐作擊
刺不少休息即故事耳何第苦吾屬爲也古者甘苦同士卒
且經習勞瘁異日蒙犯霜雪橫草稱功不亦可乎曰先之以
法益既潔清自效身先勞苦斯亦可以有辭于下矣司馬法
在如之何解縱繩墨也昨者城守戒嚴卒監門矣令勿聽人
移家出而惟賄是問也賄不至則懿筐不得就柔桑賄至則
肩輿槖橐且爲耳目導去也昨者江上耗惡卒巡徼矣令遏
止北來者而惟賄是求也賄入則卬涉親于我友賄不入則
賈客布帆孰言爲寇虐之使無聊賴也是尚有法與而號爲
其長者熟視之若無覩或反右之陰利其爲是可用之征伐
行陣閑乎而治治兵者其最先有二曰先擇譽望之人池任
兵事者世職白衣咸戢下矣非不云取貧勳舊拔異屠沽也

九

而皆材質朽敝齷齪狠汙第持要人竿牘至或暮夜有所乞
憐即一旦指撝在上矣人微望輕物情不服導之壞法侮紀
爾即推擇巖穴乎曲逆窮巷門來長者之車淮陰寄食葬營
萬家之勢皆早有以見非庸庸也曰先定畫一之官池兵六
百耳水陸分隸殆十餘長䑧之十羊九牧弊誰不知則以所
持竿牘與莫夜請無以塞責聊概存之分沾濡也卒多所剩
而軍法如絲棼矣苟推擇之得其人即全旅付之金鼓號令
事無兩制耳目專而心志壹不大善與省費祛貪又其次矣
以是策池兵池兵其殆可治也且遂言餉貴池池首邑也方
今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丁一萬九百有
奇耳田二十萬四千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田一十八萬七
千有奇耳千方百孔取足其間無事不徵無徵不派無徵派
不重羨嚴科不獨三韓治兵餉門增壘稍出常賦外也故池

之餉萬不得更議增無已治其蠹餉者斯餉足矣曰取之之
蠹食土之毛既厚自予而以供軍國需其孰忍逋之惟民部
之會計牒下邑胥胥謀之官匿不使外人見偽增數令別立
科條正供無多而旁取已侈侈則不能疾輸輸不中程曰此
逋上供也又加罰焉追呼有賄贖鍰有入旁費益增而常賦
益坐歉矣反是則輸將早及格矣曰入之之蠹賦之入也所
待命者多矣池之民之入賦也奉上法而畏罰不及格者罕
矣乃納之筦庫如投大壑胥謂己物耳以置母錢以買田宅
爲富人居又狎邪用之若泥沙然輩役卒叩之邪移稍應更
叩之蔑以應巧謝之巧謝之不支事大露始以身入獄爲質
耶泰然矣僉曰餉廩不贍夫豈不贍也反是則支給裕如矣
曰出之之蠹筦庫之士豈惟不出出亦實甚役卒來請必以
賄俱賄不先即以今歲支昨歲勿有也昨歲之前益勿有也

十

賄先且計月日數如子錢與之即以今歲支明歲有也支明
歲之後益有也勿有者詫謂餉不我足其有者稍踰時算之
數歲之勤獲乃止此益大恨謂餉不我足而豈其不足也反
是則士飽槖中矣以是策池餉池餉非真不可治也若眈眈
者欲民再益餉吾既謂必不得增矣又欲益兵民豈得復爲
兵哉請無忌諱言之夫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言自有羸餘
也今也不然正供未輸先懸羨格猾胥里正蠹十之三公十
七爾夫民不望弛以與我矣官胥勿入以當加賦亦可飽數
百卒也不然即文以美名曰人樂捐助而益勒苛急弊甚橫
征度量不生奸人措手宜急罷之矣抑池有民兵殆將百人
號稱壯快故籍戎伍也隸事公家久而不歸衹行句攝每奉
符一出雞犬爲空吾所謂蠹賊千者其一也彼六百人者啾
啾不平之鳴久矣還其本事隸而習之物情既厭亦以壯軍

容也不然剌取裹脹曰練鄉勇而抽及矜寡廢棄耕桑石濠新安之詠再賡宜亟止之矣且自昨歲迄今別有募置盡惡少年親若弓兵氣同驕子飛而食人道路以目矣不戢自焚端在若輩益招致之解散何時也凡吾所議兵餉者皆不治兵餉于民不治兵餉於民所以大治兵餉也豈惟不治民兵餉而已議治民者皆略略於治民所以大治民也蓋固已言之矣固人心植根本所藉慈惠之長明察之師非伊朝夕矣前所云云有行之而效有行之而玉危無當象人土鼓而已吾是以務推原其所由而不遽言之不遽言之者固將精治其事豈闊說乎哉

制鎮將議

臣嘗謂御將者當假便宜於行陳之閒不可不嚴檃策於坐鎮之日此通論也然于邊帥尤甚蓋內地氣勢頗在文臣民

多於卒力無所逞彼操殺人之器挾可以為亂之資而常抑於不得用故諸弁之就繩墨也易若邊鎮之將度其事勢殆不可不制者而今日尤甚其說蓋有三端一曰天遠夫肇轂之下禁令嚴密內地之吏文法拘牽故賢者雖無以盡其才而不肖者亦莫得甚其惡今邊關之帥遠接中朝建牙秉鉞一鎮之上恭惟知有總帥已也撫臣地位僅頡頏矣制臣鞭長不及腹矣豈惟莫約束之家丁健兒文吏自顧不如遠甚且甘退聽矣閫闑萬里明有所不及照法有所不及施驕蹇自恣或遂亡等故昔日東李西麻之橫與近者祖氏一門之肆治習成風日漸以重此不可不制者一一曰地險國家建都三面鄰虜凡此邊帥接跡穹廬之帳出門數武即虜巢矣中朝所謂戎狄豺狼者邊帥視之猶閭里故舊也馬䮍絡繹聲息時通厚利甘言往來不絕不重嚴其防彼益與之媾無

忌矣不陰制其命彼且外挾之以要上矣稍一動搖關隘險阻殆非我有故石亨圍不軌必誅以石彪鎮大同吽氏既與事遂顯以盜夏句小虜此不可不制者二然謂今日尤甚何也曰與中人交關夫邊帥之不易制也如此矣所幸者身在疆場內無與援事有影響則法網隨之未見必不可拔之勢也今皇上無鎮不內臣矣當內臣之始至邊也目不覩戰陳之事耳未聞金鼓之聲勢不能不以情實託邊帥而邊帥則挾其所難而有以恐之其操之為已促矣及內臣之既在邊也體非全氣性樂諂諛之文人實有徒意在饕餮為快彼邊帥者恣睢於萬眾而奴隸於一二人則投其所喜以媚之其結之為已深矣且內臣武臣并積怨怒者文吏也以左右班相軋之人構之于南北司水火之日朝夕一鎮之內包匭文吏而作贅焉其中之又已至矣若是則鎮將之柄日重鎮將

之美日聞撫按不得行糾劾中樞何所施甄別蓋自鎮臣謂邊帥不我欺而皇上謂監臣不我欺斯邊帥之不可制已甚則不可不制亦岌岌乎哉臣所尤慮今日者此也夫今日邊關大帥其階秩則三公三少也其物力則猗頓陶朱也其耆頭義兒皆拖曳金紫布列偏裨而足以貧人富人生人殺人者也又所與誓矢刎頸結歡投好者中車令大長秋外廷大臣所隔絕不得通而彼歡洽無閒者也是身在藩垣而機在肘腋之中跡遠荒徼而事探禁闥也此其勢易驕驕恣則僭擬僭擬則朋益附而長亂萌始不制而使之驕既驕而驟折之則恥恥則怨怨則釁隙多而事以起嗟乎臣能無迂慮與然聞近議者欲裁郡邑之佐盡易以千夫長百夫長參錯腹內事勢平分將纓綬漸訕於兜鍪市邑幾同夫戍堡臣所謂內地氣勢頗在文臣民多於卒力無所逞者其說大謬不然

矣使此議果行柰何獨諉諉憂邊帥哉

池州防守後議

崇禎乙亥春愚嘗有池州防守議三篇時不見省屬有天幸卒恃水為功也距今十年事勢大異無論長江之險賊與我共今豐芑之氣更新雒邑之營若待池于神京且為三輔視北之真保通津不啻焉謀國者不以甌脫視池則不獨池幸甚作池州防守後議略一而目亦有三

議者謂九江有督安慶有撫錯南北而扼上游池門戶固矣池何庸焉而未盡也池屬若建德東流過安慶而上百里直梗江省之浮梁彭澤者雖皖難可及夫固先皖而承上流矣是池不全恃皖為蔽也池之貴池青陽石埭又與徽歙黟祁南陵旌德涇縣互錯大盜所竄探丸無虛日非有重臣以坐鎮之不可萬曆間皖盜作逆建議者以徽寧池太安慶廣德

總涖一道臣而治于池其涖以道臣也時天下全盛盜無大根株以監司鞭箠之有餘力也其合徽寧太安廣德而治于池也蓋池北帶江濤南鈎連山脅肩臂大郡巖邑惟治于池而聲教可四達也今荆襄糜爛楚豫幾髮絲是故江無督而有督皖無撫而有撫而池獨一道臣焉可乎且以昔之道屬割安與廬焉又割徽與寧為一焉僅以池太仍其故銜事既劇于前而地小力薄于曩日又權分界畫其相統承為池道者不益難乎且今帝在南都輦轂伊邇下則徐淮而揚而滁浦門之重雖之複可也上則武昌九江而皖而池亦門之重雖之複可也京口蕪湖斯堂奧矣焉及乎故為今日神京與池計莫若易道臣為巡撫而宿重兵焉則甚善於是議巡撫之人夫道固有署矣堂階弘敞胥徒備具督餉尚書嘗駐治焉無營造之費省廩食之增此至便也惟在得人則愚謂即道

臣程公世昌其選矣去歲之春左帥勤王岌岌洶洶池莫必旦夕公時涖任一月耳內固吾圉外聲大義勤勦談笑使驕兵之至蕪陰者可返而流言之及白門者無徵池人恃以為命是故西江之調民走兩臺爭而還我蓋公自[redacted]平陽龠叛有餘勇焉至池民之感則在肌髓夫天下爭以人心為本眾志成城屹如金湯況所區畫如積粟繕器增城練勇業有成緒亦未可中道捐也駕輕就熟而從池人之所願池先有固志矣于是議巡撫之兵夫池須重兵應撫鄭公已請增三千而池民皇皇求罷者鄭議調之浙又議募之他方也客兵為害池人恐焉今池既開府兵自宜增然愚有策者池舊有池陽營兵六百矣有忠勇營兵五百矣皆駐城內有荻港營兵六百矣池以水師分防池太閒隸道標下固一千六百有奇矣簡練而精治之無虛額有拳勇則一千六百之餉

可勿增也然後募之池不足募之徽寧太廣閒皆撫所屬地取土人親識結狀隸籍伍焉則上游之奸細無闌入而土著鄉己之近氓亦不至悍獷不可制池有三千之兵增於舊者實止一千四百池之撫兵大集而事省矣于是議撫兵之餉夫池人堅不肯增兵者既以苦兵亦先慮餉也即如池陽荻港兩營兵固萬曆間合徽寧太安廣德而隸一道者所以千餘人之餉皆派之七郡閒當時一道臣治之統轄專而氣勢行餉以時至今三析焉矣皖餉首不至徽寧廣德視如秦越十呼而不一應兩營之兵每缺食至數月事甚岌岌也若忠勇營則池鄉兵爾由池田畝餉之按月入手無踰時故夫各郡協濟之名不如一路專給之實得失亦大可見矣愚以除池陽荻港兩營一千餘兵之餉照舊徵之徽寧諸郡蓋諸郡既統吾池撫則符檄所行郡邑奔命此無庸更制爾至所增

千人餉則斷與忠勇營同徵自池取池所解京之銀盡截留以餉此兵不待命于協濟然後士宿飽而事無他虞且池一耳若練遼之餉既獨京運之耗亦減更截留數項以濟吾池愚且謂三千人之餉并可不取自徽寍諸郡而況此一千五百人乎餉不望濟于西江兵自弭耳而聽命雖蹈湯火可也至餉足而池撫之事乃大濟池撫之設無再疑矣夫池得人而撫之兵餉以集北與皖犄角而南引徽宛姑孰以拱神京此豈徒池幸新朝之股肱高皇帝之弓劍實憑依之

嶧桐文集卷之四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劉　城存宗

論

隱公論

三傳曰隱攝也桓貴而幼隱長而賤姑立焉將有所與也歐陽子曰非也生則稱公死則書薨國人戴之一魯君爾何所明其攝也余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攝之說自古有之而隱不必然即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周公子孺子有居攝之號君薨而世子生有卿大夫從攝主之文然皆有所不得已者隱爲繼室聲子之子則適子矣仲子雖貴不稱繼室亦妾子爾即諸侯不再娶隱與桓皆羣妾子而隱又長矣君魯者舍隱其誰餝妖妄之手文借貴援子外氏于理道何居而反指長君爲代遺乎故曰攝之義自古有之隱不必然者也然說有自起事有從來惠之嬖仲欲以立桓審矣手文貴族之論既播之于家庭朝宁之間屢見其意隱賢者也欲承先公之志致之桓以明高審矣是故攝之意常以自予亦以語人則當立之義反不見而攝之形以成昔宋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夫穆公非攝也而自云以攝欲致國乎與夷也隱亦曰爲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與穆公之辭同皆實非攝而自云攝所以爲讓焉爾孰知國者利器不容假人可辭讓于未我立之先不可疑似于既成君之後人方欲就我或避之人方急操我或縱之授奸人以口實而藉之柄隱自處有未盡焉豈謂分實應攝乎哉故曰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迫其後君魯者桓後之有魯者皆桓子孫也借隱爲讓之辭遂蒙隱以攝之實以解桓之惡已爾承譌習舛殆非一日三傳之語必有所師非臆說也而第不深察其情其實隱有即真之理不當被攝之名是以隱自處乎攝而處隱者以爲君內外無不順之辭而春秋之書皆予以正乎君之法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故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

荀息論上

陳乞欲篡齊故諸立荼之說而不沮荀息欲殺驪姬母子故順立奚齊之命而不辭立荼則內亂內亂而我承其隙齊可得而有也是陳乞之情也荀息豈欲殺驪姬母子者哉第順立奚齊之命而不辭則勢必至此而息不知何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奪嫡立寵蓋亦有之然善其終者少矣又況淫嬖殘賊神人冤憤未有如驪姬之甚者也國人不順內外生心不待智者而見息謀士也能以璧馬易虞虢而璧馬如故顧以奚卓易一身而并奚卓失之與使申生君晉或夷吾重耳有一立焉彼其之子以先君之遺簪敝履邀惠後人終其天年豈不毋乎俱全哉違眾推擁坐速其斃併命一朝使之俱盡非息殺之而誰殺與吾嘗思之荀息里克皆晉望也廢立之謀獨難里克宛轉優人之口幾幸一達爾其于荀息公直告之明以藐諸孤爲託蓋公與姬嚴重克而狎暱息此可見矣後之論者以忠貞許息何哉是不明于春秋之義者也

荀息論下

或曰春秋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與孔父仇牧同辭許荀息之死于卓乎其與息者至[illegible]子曰不然事有所相連而時有所相屬則及之及之者同所以及之者異據事直書而是非美惡人自見焉爾宋萬之弒其君捷也君已弒矣聞難而趍手劍以叱者宋國之大仇牧一人而已乎是乎

及仇牧是全乎美之辭也督則以豔妻之故殺孔父矣其君救之及乎弑焉此似以孔父及與夷者然君子謂國有其主比肩事人而擅殺一卿蓋既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弑君以及之此其及爲擇情而書固已異矣且夫君賊于戰民不堪命父爲司馬無一匡正而與爲虐焉督乘眾怨以行其私非無故也則及孔父者若曰孔父亦及此矣是美惡半之辭也夫荀息者主乎君奚齊卓子者也卓子者孰君之晉之臣民無正乎卓子之君者息獨君之已爾事起于息成敗與俱奚齊未已卓子繼之皆息驅無罪而就死地以實已經經不正之言克雖不及息息庸自已諸及荀息者若曰息也果及此宜哉是全乎惡惡之辭也昔人謂美惡不嫌同辭非也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焉爾不追原始之不正而第許後之不食其言所謂不知春秋之義者陷于奚弑之誅死罪之

名皆以爲善爲之信矣

里克論

里克非中立也其曰中立權辭也里克無權辭而於中立一語有遜避焉人故莫之察也夫人不知其始究其末不知其終審其初焉爾里克之傅申生也公使伐山戎則諫明冢嗣之職斥帥師之非一曰太子再曰太子侃侃正論無回譎也至其誨太子又謂子懼不孝不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益教人臣子義理宜然此所謂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者也使必以擁立申生始爲克解則獻之昏庸視漢高隋文唐玄代何如者而謂其臣皆效乎使必以智巧謀術導申生以自脫將大之潘崇陷商臣而次之石德以敗戾太子可乎哉克蓋學術端方行誼淳固不苟爲機變如丕鄭者流此吾審其初知非中立人也申生而既死矣奚齊

儼然君而荀息爲强相輔之矣克苟中立此固可以集于苑也乃其信奪嫡之計行奚齊之誅上存典常而下爲恭世子白誣抑此心蓋未嘗一日忘者安君之老不驚其暮年而始發之今日克豈中立者哉討驪姬之罪止于惑蠱讒邪而拒丕鄭泰狄之計吾故謂克學術端方行誼淳固不苟爲機變者究其末以泝其始愈知克非中立人也中立一語聊以塞優施之望而覘其變懈其防殺其怒以不吾忌吾然後可有爲于後日爾使當時强諫力爭悻悻見面不過與杜原款同死死無救于申生而荀息奚齊相與以有成也吾目瞑乎哉克于晉君臣父子無權辭于優施獨然者君臣父子當以正告而優不以人畜也蓋其始末初終曉然矣故曰里克非中立也若丕鄭者陰陽避就真傾危之士哉是則所謂中立也云爾

趙盾論

盾之弑君信矣無可疑者歐陽子以經文縣斷之不如吾以傳事明覈之爲得也蓋盾之弑機成于君臣相疑之際而穿之振刃受盾指使爲之者故曰盾弑君也何也靈之立非盾志也盾志在公子雍此逆彼來有成謀矣迫于穆嬴不得已而改圖靈焉爾此大卻也靈之既壯得毋曰是志不在我者與芒刺在背怏怏非少主臣此念未或忘也盾得毋曰是且以我爲不立彼者與藏怒宿怨故諫不入而沐自恣我刃在頸矣寧我負人此念又未或忘也是故鉏麑之遣伏甲之攻甚至無策而獒是嗾蓋靈褊心愎志無遠圖大略不勝悻悻焉若高貴鄉公拔劍登車之所爲爾爲之盾者方且世執大權陰行小惠其謀深其備久觀翳桑之餓與爲公介則公之前後左右無非盾私人也或奔而告或謂公養文等正在今

日如提彌明輩此屬何限于是穿爲之賈充成濟抽戈桃園而弑事成矣此謂穿自爲之可乎哉曹髦之薨昭尚自投于地垂涕對人奸人面目譎詐如此謂僅一出亡者無與弑事乎陳泰語昭曰惟斬賈充以謝天下昭曰可復下此否泰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泰見且如此而謂聖人縱舍首惡姑錄細餘哉經曰趙盾弑其君夷皋誠哉弑夷皋者非穿也盾也

伯州犁論

國事不立由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則勞臣袵戟而歎人莫肯致力焉故也有掩人之功以爲己功者則又有掩人之功以爲功于人者楚伯州犁之媚公子圍是已奪穿封戌之鄭皇頡以予圍而已若不與則媚爲太巧焉爾方圍戌之爭頡也犁但曰請問于囚使戌可自恃者然又曰所爭君子也何不知處戌以美名善地俾其坦心以聽者然乃上其手曰夫子

爲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是其手勢口語輕重所在明白曉然頡故曰遇王子弱焉誣以取說冀免死爲脫歸地豈顧問哉第使獲敵者皆如戌以誣罔罰不獲而獲者皆如圍以首功貫人情憤惋疆事懈弛國受其敝將何可言鄙夫之害無所不至此之謂也且風指示囚使相傾陷春秋不多見而犁創爲之又況後世坐堂阜鍛刑具鞫楚之下何求不得或乃微見風采投指所在利啖于前而刑威其後因有不承上意自誣服以冀旦夕之命者哉是皆州犁之教階厲無窮也雖然圍既弑主亦即殺犁犁之巧媚無庸矣

吳季札論

季札可以讓者也抑不可不讓者也而獨孫及猶然非之不成人之美小人之見也季札非適長也即有治命義不爲亂

首古之人叔齊行之矣故曰可以讓者也札之始讓也有兄諸樊焉兄餘祭焉兄夷昧焉而我偃然越而君之三人之讓人人誠然乎一有不然禍及其身及夷昧卒札因讓以逃也札見微知著人也僚有欲國之色札知之矣光有欲國之心札又知之矣身死之後國將誰致且恐不能待身後則已爲大惡而國以不靈札豈貿貿若此故曰不可不讓者也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以國之故子殺其父或父殺其子弟殺其兄或兄殺其弟獨孫及不此之罪而季子是訾所謂比于逆亂皷淫辭而助之攻也故曰小人之見也

晏嬰論

晏子蓋老氏之流其敬與儉非必盡精義之學也致虛處後所以遠害全身焉云爾蓋崔慶莊景之朋幾于君臣相謔其汏已甚不敬則瀆瀆則慢慢則樂易相招而其流必及莊以

見俾亦以得疏疏故事變之來我無所與也且力行節儉即寡所取寡所取即家無贏餘故曰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涉亂世之末流有戒心焉是以安居湫隘而推祿以給舉火者毋陳鮑之欒高我也夫君斃于弑一國沸然徜徉門外而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何脫然也四族並起又端委卻立而無所可否曰何善焉曰庸愈乎何混然也置身事外欲行地而又絕跡後之留侯曲逆而前之老子已爾去聖人之學其間豈止尺寸哉

三桓論

田氏之有齊也舉全齊之強皆爲田氏有故足以有齊也三卿之分晉也三分全晉猶各爲强諸侯故足以分晉也魯爲天下弱久矣世及之君席魯之全業其氣力不能當齊晉一

懷也而欲以不義得之又數裂焉所據幾何其能國乎蓋季
自意如斯肥而來世有失德戴僖之澤斬然豹姑州仇蔑逮
獲泯之屬其材致相若也季不能兼孟叔而有之窮矣不能
兼孟叔而欲以區區之魯爲三諸侯豈不爲天下笑哉隕命
之速不能終日不必智者知之是故三桓者以之霸公弱主
則有餘以之建侯開國則不足勢使然也孔子曰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故者已然之辭豎牛陽虎之事已數見矣私家
之難方作未止而欲以謀公乎微者寖衰寖弱消耗滅沒不
知所終之辭是魯與三桓同究竟之象也

莊周論上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夫舜禹之在當日甚有爲而勞甚勤苦而有

事者也觀天畫地一年而身至方岳者四律度衡量之瑣細
皆屑屑焉厮二渠播九河疏鑿瀹導弱水流沙之險遠罔不
匯處也而孔孟云云者誠以爲其所無爲故有爲而無爲事
其所無事故事多而無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教誅生殺所以
爲器也禮樂文章所以爲數也行乎其中者性命焉已爾性
容與乎其自然而命安于所不得已性命之理順則天下大
治矣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恃以治天下者皆然而
不在乎區區之閒也聖人務盡力于器數者蓋誠以之順性
命也後世塗飾乎器數以擾滑其自然不得已之故則反以
之亂天下也莊周曰後世之器數可以亂天下則器數不如
其已聖人之器數所以順性命而流卒至於亂天下則聖人
之性命亦不如其已是以曠乎游消搖栩栩然齊物化也堯
讓天下于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是孔孟之致中和而天

地位萬物育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是舜之恭
己無爲禹之行所無事也夫曰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爲一而獨出曾史之行訾仁義之言使聖人不
得與大盜俱錄伯夷不得與柳蹠同收烏在其通與一哉故
曰寓言十九卮言日出斯亦可以憮然言外矣嵇康曰少讀
老莊益增其放此不知莊者也郭象曰莊子可謂知本矣此
深知莊者也孰能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乎則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者乎孰能化余之尻以爲輪以
神爲馬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則舜之恭己無爲而治禹之行
所無事者哉

莊周論下

周之觀理也精其憂世也亟觀理精故窮極乎道義之原憂
世亟故憤極乎汙流之俗窮極道義之原則知煦煦非仁孑

孑非義贅贅不可以爲禮而閒閒不可以爲智故欲盡鋤而
去之以爲快憤激汙流之俗則見竊仁者一儼然仁而安忍
不仁者雖至仁亦無如之何竊義者一儼然義而冥頑不義
者雖大義亦無如之何又不如盡鋤而去之之爲安是以辭
指瑰譎洸瀁自恣與聖人和平中正之誨遠矣至其甚訾孔
子多在外雜諸篇蓋後人所竄入文辭淺陋證據乖悟不再
辨而見是不可以重周罪也周之言曰親父不爲其子媒親
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是以周掊擊仁義而我知其志存
仁義周詆訾曾史而我知其意尊曾史也

四皓論

四皓策士也而或擬爲神仙故或疑爲僞飾皆過也夫其山
居而老得至耆壽者策也其不能已於一出以稍見其功名
亦策也何也秦爲無道以烹滅諸侯焚燒先籍寇使其民如

湯火之燎體比其大亂可計日至己自度之非興王之身又不肯爲烹狗藏弓佐命之烈則奈何以其軀橫四通之衝而供劉項之鋒鏑是故逃去人間山居谷汲結此同心徜徉芝朮益自放爲臃腫支離之樗櫟故斧斤不尋而天年得老此不過自處之審而非有他吐納神怪之事故曰策也夫漢興十年矣商山不在絶徼四人之蹤已達于高帝留侯之耳而謂高帝留侯之生平與漢廷之政治得失不詳熟于四人之聞見哉故夫聞嫚罵之習抗手自高嘗卑躬折節之禮則翩然來報殆亦人情非盡飾說何者四人蘊奇抱略人也亦不肯槁項黃馘絶不一見知于世所以聊玩人間欲偶爲一非常可喜之言以不至泯滅而況太子之聘可以不來留侯之招不可不赴彼豈不知滄海力士圯上老人皆從良游而奚有吾四人哉要所以見其爲策士者在聞太子將兵之命而

急謀以止之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已事也然漢廷諸臣未聞有起而爭者獨四老人已汲汲相謂告建成以禍患甚詳而教建成語呂后以乘閒之言甚具使徒深山野老乍至闕廷其能與人幾事如此乎昔者侯嬴一抱關而知王之兵符在臥內惟如姬能竊又知公子之爲姬報仇而姬願爲死也事卒以濟深山老人而教皇后以泣止又教建成以閒語后何以異是吾是以決四公爲策士之雄而笑往者狐突之拙也至于偉衣冠以相耀稱太子仁孝慈敬延頸願死以相劫何一非儀秦范蔡之故智哉若夫太子既定翩然遠引不知所終世益擬爲神龍威鳳而不知策士蓋有之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而終無所取欲以輕世肆志是也夫仲連固戰國策士也嗟乎侯嬴田光皆藏身戰爭之時以至于老徒以貴而下士者誼當爲報遂一爲公子死一爲太子死而不

辭綺黃諸人亦老爲漢太子出事成而乃得爲魯連先生此其成敗利鈍不同而爲策士一也何疑哉

陳平論

陳平事高帝猝智應變出奇無窮至呂后欲王諸呂遂僻居深憂計無所出何也平與絳侯比肩同朝已幾何年矣豈漠然無交者何至用陸賈言始以金爲壽兩人歡相結也蓋平所憂者非憂己之不安劉氏而正憂絳侯之不與己同也其憂絳侯不與己同者非憂絳侯之不乃心王室正憂絳侯之不如己委蛇呂后也何也勃厚重少文人也意其端嚴誠慤正而不譎者事事見之已爲呂后所憚矣使后欲王諸呂勃之爭執豈後王陵哉是則平之阿曲承順無其助無其助則平所以制呂氏之術不得行而勃官太尉又主兵者也使徒伉質無術以與后激爭大之有死亡之禍而小以解脫其兵

柄將盡用呂氏黨以代之夫后之紿彭越殺韓信如弄小兒何有一勃哉使主兵非劉氏之人則平益無其助而呂乃真不可制而此其說平又不可以開口告之勃者何也勃厚重少文人也彼方端嚴誠慤而以我阿曲承順之說進疑于自見短而取輕于勃辭或囁嚅隱約不盡其意則且速勃之疑而謂我實貳心于呂勃不諒我而所以制呂氏之術愈窮此皆平之深憂苦慮計無復之者也此其情狀已盡爲傍立閒觀之陸賈所探見矣夫平勃未始有不和也其所慮不和者非功名相軋利祿相傾而意見有不洽血脈有不通滯礙隔閡此不和之大者也賈自見其情以啗平曰絳侯與我戲易吾言以明己于絳侯親愛狎暱如此也以明己于絳侯無所不言如此也是平所欲得于勃者可一一與賈策而所欲語于勃者賈可代爲騎驛交通其閒也不特此也賈與勃如是其

暱如是其可以言也意賈所爲平讋呂氏事安知不先爲勃讋也安知不先以平阿曲之術語勃也又安知其來見平不先以語勃而勃亦使相覘視也賈但得平語爲證而已曜然可還語勃于是平不可自致于勃者皆賈代之語而所欲勃如此者賈皆導勃使如此也昔者項羽以高帝入秦距關怒欲攻之假使帝身直謝鴻門羽盛氣之下帝必不得盡其意有項伯以先爲之言如此其還軍如此其備盜傍人緩頰羽氣始平帝明日之謝不一語自辨而事已解使平自以偃阿之說進少文之人略說驟聽必有格格不入者安得賈之恣言深論出局外旁觀之口而又往來交通幾爲傳致足以移勃之聽而使之樂從也哉夫平勃非始無交者也至是平厚具樂飲五百金爲壽而太尉報亦如之蓋隱然申之盟約而重以要結云爾自是廟堂之上兩人反可漠然不言所謂深相結而將相和者此也異日者后欲王諸呂平勃皆曰可王若出一口夫平挾知任數其固然耳勃端嚴誠慤漢廷倚以爲重而與彼同聲不一立異豈勃之素哉則平之謀而陸賈教之也然其不結王陵何也勃雖少文而沈厚多思故可徐悟以事勢所必至陵直戇而已必不可以說而動而又爲相而不主兵相已有平太尉又有勃事固已辦矣且留一陵爲正論以撓之使知漢廷尚有人而吾曹祇由意呂所謂無用之用亦平與賈之謀也觀呂后怒陵遂欲廢之遷爲太傅以奪相權使勃且爲陵后何難奪彼兵柄不將使平孤立無與哉吾故曰平之憂者憂勃之不同已術而賈之結兩人歡者蓋尊絳侯以曲逆之術俾同心委蛇而特申盟約以安劉也嗟乎後世宰相欲濟國家之事者有其心而無其用有其用而無其助如賈其人曷可少乎哉

楚元王論

余讀馬班儒林傳歎其於師門授受之稱某守相某二千石某至丞相御史大夫三公九卿大官是誠以經術爲利祿之媒郎哉傳六藝而昧六藝之微言大義也又覽楚元王交傳竊以爲交固漢儒林之首惜史不以列浮邱伯申公轅固開而徒例置之藩王已也夫交固高祖同父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處略同受詩于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即交生平身嘗從侍高帝帝即位後出入臥內傳言語與諸內事隱諱而動無過舉不見瑕疵王楚二十三年歷事呂后惠文際危時遭變故而行無詿誤令名考終非漸漬仁義之府沈湛典訓之林者能有是哉即其與穆生申公輩始終不渝貴而下士學焉不倦猶以卒業長安燕翼郢客總交行事其于邇事父而遠事君興觀羣怨之閒處之有道而應之精審矣是深于詩之教者也夫誦詩而授政不達至有明經大儒沒身邪黨則無以誦詩爲考交之生平行事意其所次詩傳號曰元王詩者精義必有可觀何渠不如韓嬰外傳之牽合破碎而後世蔑傳焉豈以其位在大藩門無私授莫爲之尚家弟乎以相攀翼故卒不顯與惜哉然而數傳之後辟疆亦又好詩能文與子路叔皆清靜謹厚以行誼顯至向遂開源流詳經術精忠爲漢一代宗臣冠蓋所由來遠矣元王之世遂以經義與西漢相終始焉今夫漢興歷高惠文景矣至武帝表章六經厥功始茂然帝神仙土木兵戎之事疵纇百端甚至身以親父殺其愛子而海內騷然後之論者曰秦皇漢武幾以表章六經之盛下與焚燒詩書之惡同歸大惡而莫

別賢愚孰與夫含風吐雅終身寡過之賢王之爲應經義而精道術哉如之何不以首儒林也

貫高論

貫高身被楚毒不悔卒明趙王之不反王生而已乃伏死其誼甚烈余以爲高特俠士之雄要不明乎理道之分者也天下一共主也高等之臣趙王猶趙王之臣漢帝也敖于天子分則君臣恩兼子壻春秋之義王人猶加于列辟而況親天子所至乎上有桀紂逢干不改其度況一語言禮數之怠嫚乎以一箕踞嫚駡之不可忍而撩欲抉胸屠腸于天下之共主斯亦悖理滅義之甚者矣即以其十餘人其爲不佞王與曰事成歸王不成身自坐吾不知以區區之趙弑事顧白內有良平絳灌之儔外有齊楚荆燕淮南長沙之屬趙犇此安之是事成之日固趙滅族之辰也若夫謀一發覺敖即檻車雖以魯元之故不能解豈少而女之疑使帝終不聽高而遽以王坐亦奚辭又使高不幸而不勝刑剟奄忽以死又誰與明王者是王之不族幾幾乎毫髮閒耳此皆高午等不辨理義冒昧冥行而重禍張氏者也然則高之絶吭就死豈惟仰愧天子不亦慚負趙王哉夫身爲之則身坐之堅持本根所以不以累王此自其本分事豈以立名義不侵然諾者事敗而脫己誣人行若狗彘乎斯不足爲高難矣故曰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首惡之誅高徒見戰國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之習又徒喜荆軻聶政慷慨捐軀之風遂以行之天王共主幾陷其國以大逆覆宗而不覺區區一死安足塞責此皆不學之過也雖然深學問析義理儒者或難之吾奈何以責負奇任俠較然不欺其志者哉

田叔論

田叔燒獄辭事乃無有遷史班書皆不載獨褚少孫自以摭拾所聞綴此一語而溫公以之入鑑學者遂甚稱焉余按以當日情事及馬班家言豈惟不可抑亦不必而斷知其無是事也夫漢法即疏叔即負奇能立事未有奉天子專命往按大獄獄具傳爰書矣持以還報近國門而焚之以是稱使臣塞執事者也原焚之之意凡以爲梁獄解而已輕重出入辭不具在乎吾焚之而天子怒我遂事疑梁有大惡而吾與爲陰私盍窮治之更遣廷臣往簿責之事何所底激主怒而開大釁已無所逃罪而累梁以重禍可不可耶且叔之爲梁獄解凡以爲帝與太后開而已夫帝之有不忍于太后叔知之矣太后坐而可以爲梁庇叔知之矣吾抱獄辭而進吾說如所稱無以梁事爲也云云是以無厚入有閒此庖丁之解也左持牘而右責聽而奚以燒爲且叔既久案梁意又主爲梁解梁之陰私宜亦頗聞韓安國之走長公主叔意之矣鄒陽之干王長君叔料之矣一太后已使梁不斃而況梁必竭智力以要游說其精爲梁解者知不止一太后也吾所對帝云云者因勢利導而助爲說獄辭雖具帝可不省覽而聽已移而又奚以燒爲夫遷史即不無脫漏班書即多因遷文乃至承命案獄燒獄辭而以徒手還報此叔一奇節偉事何可脫遺史既已遺而褚爲綴拾使其有實可聽班不應重棄不錄我故以當日情事合馬班兩家而知昌廏之說是齊東之語亡是公之听然笑也且褚所稱叔對帝語獨謂罪在羊勝公孫詭而于梁王無與此則有說可信蓋昔日者叔與貫高趙午等謀逆高祖實不使趙王敖知以爲事成則功歸王不成不使王受禍故趙王卒以免誅而貫高田叔輩以此特著叔或以事相傳合遂用以對帝語亦類此夫既燬獄勝詭而與

梁王無與則獄辭者固坐勝詭而解梁王之具也而胡以燒乎哉

爰盎論

鼂錯刻削諸侯身爲大僇蓋由與爰盎數不相善盎既擠錯東市而勝之遂使錯被惡聲盎獲眾譽史亦謂錯治申商刑名之學而稱盎仁心爲質繆矣余謂盎刻薄少恩傾巧險側殆合刑名縱橫而有之故足以死錯而要之終亦不免也夫絳侯者高帝之所謂安劉氏必勃也豈得非社稷臣哉主新即位而嚴重大臣自盛德事乃首詆訶訐析之欲以聳主聽而賈已名其面折王嘉亦猶是是商鞅之刑黥師傅范雎之攻太后穰侯蔡澤之宣言奪應侯相之意也閉家無術至使侍兒私客亦足姦矣匿情不言而又追賜與之彼其有慊才隱惡之素乎欲以啗人而鉤致其死力將以一侍兒易人軀命也是秦穆公之賜酒食善馬者楚王之一座盡絕纓之術也夫劇孟誠賢矣善待之誠是然後此武帝嘗切齒于魏其武安之招賓客而禍累以滋富人所見不可謂非早識而爰爰氏也盎不聽之卒與孟交斯亦已矣奚事駡之絕不與通蓋不爲富人則好劇孟之說不章不絕不與通則交劇孟之名不固豈以家居失勢無所發舒憑倚名俠自起聲稱乎蓋將曹邱孟而季布我也是平原之斬笑躄者美人頭信陵之從賣漿博徒而辭謝乎原欲裝爲去固四公子相傾之故智也盎最盛德事者無如絳侯繫獄而爲之解夫已嘗欲擠人泥塗矣既在泥塗而始援出之以明德果眞長者乎且絳侯無反狀文帝之終不殺勃漢廷臣畢知之盎亦知之矣爲解者順風之呼而以飾前此之擊排不爲私怨是石顯之尊事貢禹畢不謂殺蕭望之矣盎最慷慨直節者無如卻愼夫人坐不知其先有一人彘故事而借爭執以效忠勤也夫人馳驟足于危阪之顛我止而下之告以履危之不可曰此其上某某踣仆矣人必以爲愛我而誰其怨怒之是向者霸陵攬轡之已事也文帝可與忠言近事可爲切鑒盎料之審矣夫第以爲名而已則王莽亦撤定陶太后席使不在乘輿幄坐矣蓋盎之峭刻深內設變詐以立名者類如此若夫吳楚七國之事盎蓋顯負大罪宜伏重誅竟逃漢法而僅假乎梁客何哉夫盎之議淮南王也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蓋適而削地之謀豈惟賈生言之盎亦發之矣言出于口而忘之邪是諸侯之宜削也盎明知之避事而畏首難之名錯遂任之不辭鼂氏之禍使盎請誅錯時帝憶前語曰削地公亦嘗言之奈何專以爲錯罪豈倡言削吳國者固爲誅邪則盎當死且盎之言曰獨斬錯遣使謝諸侯則兵可無血刃而罷已斬錯矣盎拜太常使吳矣吳且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王不見盎而欲使之將僅以自逃幾至辱命使還報之時帝理前語曰所謂無血刃而罷者安在說前後不相應徒殺一謀臣而奉使無狀則盎當死且鄧公之以軍事見也曰吳爲反謀數十年以誅錯爲名意不在錯也錯始畫計而受大僇杜忠臣之口爲諸侯報仇非計也若是則盎以私怨傾錯已顯然矣況謀之數十年彼爲吳相受王厚遇者何人乎相之不知是不智也知之不言是不忠也則錯言多受金錢專爲蔽匿非過也使帝聞鄧語而還思之刃在其頸矣則盎又當死然盎卒不以此伏法者值景帝之忮而自護既以殺錯負慚天下遂怙其非不更誅盎畏開天下笑口也此非盎計之得幸也其卒死于梁者我意之則又盎計之失也何也天下不嘗傳弟梁王不得爲太子實娶已早折之矣漢大臣十餘人

昌言之矣夫豈徒竇嬰諸大臣我知自太后而外三尺童子皆不許也盎豈大愚而獨依違其閒借起而爭之固也然梁不怨竇嬰諸臣而獨刺殺盎者意竇嬰諸臣第以爲此漢法之常經吾屬之本分旅進而說所固然爾而盎必有沾沾色喜翹之爲名內以摩切兩宮而外以引繩批根于衆論若以爲主意非我莫持國本非我莫定鋪張自聲于一時而冀望恩私于帝之千秋萬歲後時必傾諸臣以獨見所以梁王之怨萃盎一身安陵郭門之視東市也豈徒天道哉則亦舞知之過人事所宜然矣夫盎故安陵盜子事事以盎爲之天下豈有終身盜而不敗者乎商鞅變法斃于法韓非說難死于說蘇秦成名于辯而刺于辯盜縱舍一盎與雖然豈獨盎盜哉其兄之子種與有謀焉衆辱趙談是溫嶠師之所以制錢鳳也日飲毋苛是曹參教之所以容獄市也其他陰謀急知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者必多如帝方殺弟而諫以高世之行帝正憂吳而驟對以今破矣便調捷給幾如李斯趙高之囘二世中士羞爲之而盎出口不慚豈盡盎所辦或者不肖子弟進熟于前種謀而盎聽之皆未可知後盎之傾身劇孟意儻以用客謀得客力幾有如種者羅而致之乎夫一時倚以應機立事而不知蓄毒禍于方來也然盎有兄子以共其謀錯有父而不善其策禍之遲速豈待問哉悲夫

司馬相如論

相如之識度益遠之莊周之亞近之東方朔之流世第以詞人目之非也夫人交物而即繫於物者其心不能出物外也寓物而不與乎物者心常游乎物之先也漢鄒陽枚乘之屬其文辭巨麗何遽不相如若而在吳幾罹吳之禍在梁復任梁之憂纔脫獄中又累刺客皇皇道路娓娓蓋侯其後之勤于所事是也而始之重嗅其餌湛身所暱而與人私謀則過也斯非物之中我者深而我之縻物者固所謂繫物而無以出其外者與若相如未始不爲郎也景帝即不好辭賦未聞役冒上書獻賦不售也相如未始不游梁也梁王詞客甚盛未聞渠于鄒陽之獄介勝詭之閒而謀梁家國事也相如又未始不遇武帝也武帝好詞賦有不得同時之企想有飄飄淩雲之賞音而相如官不過爲郎終身一園令未聞有穹寵厚祿也跡其生平歷事景武出入漢梁多稱病閒居優游澹蕩不肯與公卿國家事何哉蓋其負才擅藻不忍自沒于天地之閒則觸事騁辭聊自娛說如卿雲之適見醴泉之一出爲漢廷生色耳至其胸懷至足有達昭曠之源超塵壒之外者是故不遠人亦不近人不遺世亦不入世彼且以漢廷爲濠上以文園爲漆園以諭蜀通西南爲偶然庖丁之一解而以田竇公孫主父吾丘嚴助朱買臣之徒爲入廟之犧牲被文繡以就死而己獨逍遙扶搖禦風行而泠然善斯已矣子虛所云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蔕意殆以自狀而他書稱其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釋然以睡渙然以興殆其終身精微之所在豈獨作賦云爾哉一時比肩之臣惟東方曼倩同有此意而詭譎恍惚過之無論其浮沈誕謾不屑意功名富貴者與稱病閒居精指無異而時一莊語不可端倪即諫獵之昌言與宣室上林之偉論亦並卓然矣要兩人者其子正論猶塵垢粃糠也而況其他哉或曰封禪不導諛與曰相如死矣何利而爲之其生也引病優游不干權利而死何冀與亦洸洋綺麗之材用之不盡聊以垂文自見夫上古之初七十二君之說猶之謂鯤大不知幾千里也且卒歸于安必思危兢兢翼翼是固以爲諷而世謬以爲勸也夫

寓言十九彼且詆習史非仁義而況湯武肅祇之言乎曲終奏雅而以爲譏諷矣曰卓氏之事不汙與曰事汙矣後人未之詳考而深論也夫相如以宦游不遂來臨邛非以竊婦來也王吉之繆相敬重亦祇欲程卓諸人知令有重客爲治槀中裝已爾及奏琴有相挑之事或亦謂主人知相愛重則王孫可以女歸或文君果亦有心則爲請子父母以待禮聘何至夜即亡奔此非相如所及料也夫王孫富人家僮八百相如以一貧困游士來客曾幾時何由知某爲文君侍者又安得重賚以謝之一識未終而殷勤已致吾不知向人闌闠云云者語何以開口而曲折層複圖之不得者一貧游士獨捷給乃爾此皆誣罔顯然人不知察後人第當罪相如之不拒亡奔不當謂實由相如所爲也且相如固欲處于材不材之間者也納亡之行其不材甚矣其不爲將相通侯之器審矣此固相如所樂居之以爲不中繩墨足老天年而笑竇嬰李廣公孫賀劉屈氂之青黃文飾也夫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織德似隱豈獨朔哉吾於長卿亦云

蕭望之論上

或曰望之再出不知止矣帝始即位而致師傅於獄事已可見尚再辱與余曰以此時止晚矣夫望之傅太子者也二疏先傅太子也太子年十二二疏即決去其言謂不去懼有後悔夫不去何遽有後悔意姿質情性之間已見其大端岌岌乎有鉗我於市之慮與不則亦懼傅之以德義而匡其不及者未有後效則尸官可勝誅與廣之去意蓋如此若望之之傅太子固其強壯時矣即位之年已二十餘所謂鼓琴吹簫自度曲極要眇者豈一日事與所謂韋制文義優游不斷者豈不有徵驗與宣帝且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爲之傅者已八年不一窺見與夫其即位之時尚不知召至廷尉之即爲繫獄也則平日之講經義道古今者安在其臨文滋章乎八年之中如此類者傅豈不早識與嗟乎同一太傅少傅也廣受早見于十二歲之時而已有後悔之懼望之以八年之久授經於二十餘歲之長君而惜不察其姿質情性之所底兩年再獄遂殺其身吾不惜望之不知止而深惜望之不知人也夫披巨奸除故事曠然與天下更始此武宣英主之所爲而不當以冀中庸之下之元帝乃出于八年太傅之望之何哉

蕭望之論下

或曰然則傅人主者知其主之不可爲皆潔身去與責如是塞而誼如是恝與曰吾不責人以必去其主吾望人以知其主之才分而有所用之以庶幾于有爲也夫帝之多藝不過史書歌曲之能宜知之矣弘恭石顯自宣帝朝竊機樞習故事宜知之彌留憑几受顧命者三人而兩人已極同心僅一史高不過恩澤外戚之侯器識材具不逮而位在吾上又宜知之矣夫恭顯以險側刑餘竊據機要此其當去豈待問哉然望之之誤在不量其主在不用史高夫能去恭顯者權在元帝而帝已如此矣則當微論恭顯之人不當厥語以中書不用宦者夫帝已習見先朝任用所謂漢家故事若應然者而遽望以不近刑人帝豈不駭爲非常高遠之事哉但告以去奉去甚使中材之主可勉而及則潛移默奪或可易恭顯而他用其徒使其徒由我進我得制之而後或可徐爲計顧以改易制度之事望之巽懦牽拘之人非也夫欲去恭顯當有其助助無過史高而高與恭顯又表裏矣古今外戚宦豎未有不相結者與主近而禁地同也吾使之功名之間有所

其以爲樂而後道義之説有可誘以來即不盡爲吾用而亦不至驅之予敵以致難于我夫更生金敞之徒濟濟上前稱古則先者非望之所設施邪觀鄭朋龍華覃獻諂攀附卒不可得則當時薦士除吏烜赫可知更生之徒鋭意太平必有揚揚華上走人如鶩者高嘿充位闒如無有心豈能安乎昔者平勃能以王予祿産而祿産遂爲所紿望之不以一功名與高高乃激而走險何怪焉後唐莊宗之伐蜀也魏王繼岌爲元帥郭崇韜副之軍士號令一出崇韜人塡其門貨溢其室繼岌帥府寥落如無則崇韜之禍作矣事雖不同勢有相類奈何不畧爲一樂陵大司馬地而獨自爲之也護之以不足語則恥排之以不可共則忿失宮掖之援踐應和之力是故禁祕益高而幾事易敗此又望之之拙也夫使帝可有爲則高亦奚賴惟望之視帝過其分遂忽視高以爲不足援而恭顯乃不可圖矣夫帝固愚庸然于望之分自不薄觀其涕泣不食與終身祠祀勿絶則敬禮望之之心獨未盡死者使望之浸漬有漸鼓舞有術用史高之徒參和于宮庭燕寢之閒以扶掖其説恭顯之去亦未可知縱不即去而此身未死其設施匡正有裨于漢必多顧僅以一剛直不撓殺身塞責惜矣雖然望之秉經守正古大臣風烈見焉與爲匡衡而生毋寧望之而死吾又奚忍深論之哉

田賦論

今天下無不賦者舟車陂澤之屬靡毫髮遺也而田賦爲甚天下之賦無不弊者官胥奸滑紛紜轇轕其中如亂絲然不可理也而田賦之弊爲甚惟田之賦最多而取重故田賦之弊最多而害深吾一有以斷之賦取諸田者也欲賦之無弊則先治其田而已田多則賦多多者益多則少者益少多少

縣絶則多能弊以害少少亦能弊以害多而墨吏奸胥又展轉焉故賦孔百出而莫可詰欲田之治則先使民田多少不相遠而已此非必奪民業復井授也則斷然限田之法潤澤行之而已矣古者農人受田餘夫口比士工商家五而當一然皆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田非民家所得私也田爲君有君詳於治田無詭匿偏增之患而賦之源清矣夫古之聖王何嘗不賦民哉師徒工役粟米布縷皆取之民而民不困者田之有無多寡較若畫壹賦之科條期約曉然分明奸人無以措其平則正供不耗于旁費故民無遺賦而國用足也蓋田均則易治田既治則田出之賦因之一國之田賦以幾何目日以幾何數數以幾何期期以罷免幾何日一國之有田者無不知也無不見也無倖免無重困也故溯而言之賦不病民者必賦無弊賦無弊者必田無弊田無弊者必田均欲均田則必從限田之法三代之後賢人明主有志復古者嘗概然于此豈無見也哉吾觀仲舒之言略矣何武師丹之議與魏孝文之所規畫皆有條理次第未見其必厲民也顧未之決行行亦不久者豈限田之爲患不力行限田之患也何者師丹何武之建議在張禹占鄭白渠四百餘頃之後人習兼并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皆不便之事寢不行非眞不可行也魏孝文仁明英傑無敵中沮矣值羅宇分裂聲教不通軍旅連年未遑尊壹享國非長而步玉累改亦行之不終非行焉不可者也惟漢武以有爲之姿當去古未遠之日董生醕儒首發此議使當日君臣同力行必有成而帝以攻戰神仙忽此本計失可爲之時致其事益積重難反誠可惜也雖然欲賦之無弊必不可使田之多寡縣絶且限田何不可行之有何武之議魏孝文之施爲自王侯公主刺史太守治中別

鬻之類以官品序次爲多少是限有差等也民所受者露田諸世業桑田不在還受之例是限有分別也遲以歲年樂遷者聽逐空荒是限有漸漬也又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買過所足是限田有所由來也此皆非强奪人田以爲公田但不得各踰所限以恣奸利爾此其意可師而事可損益爲之者豈王莽之影響周官哉嗟乎田不過多蓋有數善乃其大要在敎吏以廉今其制既定士大夫知膏腴延袤者舉非我有也是灌夫不得以橫潁川而田蚡不可以請城南者也由是貪墨無所庸貪墨無所庸則不至剋剝小民以自飽官不剝民民心歡洽則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平居不欺其吏而有急不叛其君皆自限田始區區賦稅又奚難焉夫井田必不可復而限田決所可行謂限田爲非是者非俗儒之不學卽貪吏之營私其意蓋將自便身圖也哉

兵制論

今兵農之不能一也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者然然而事理不同實非不可復也封建者王畿之外盡捐我之土以予人盡捐我之土以予人勢均力侔久而無事者未之有井田者一人之寥遠盡取民之土以自有盡取民之土以自有物盛背蘖久而不弊者亦未之有是二者利闕而害則大故可以無復亦卒不可復夫兵農合一之制則不然民不可一日無君長者也不可一日無菽粟者也以不可一日無者或盡與之或盡奪之斯患有所起是故封建井田有別論焉爾若夫兵非日日用者也或數十年不用或百餘年不用而不可不有其一旦之用若是者非藏之民因之農則不可蓋今召募爲兵農出金粟輸之官而官給養之也曰此吾兵也既別異之以厚糈矣故雖無盜賊之警攻戰之事亦時習其容觀器技以明吾之用然實無盜賊之警攻戰之事也則所謂容觀器技狎而玩焉如兒戲矣爲之主者勢不得以無所用之事日苦人以有爲故聽其商賈傭作耕藝無不之也而不奪其兵之糈及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用向狎而玩者今乃如駭鹿然以爲吾所素習何嘗至是而今有之且夫食厚饟飽妻子者皆數十年或百餘年中人非我始有也彼其人何往乎我適承之而遽責以死蓋不能所以事至而用其不任戰不受甲與農夫等顧獨罷農以供之甚無謂也且夫農自出糈以來曰捐身命赴死亡者有人矣吾悉力以飼之久矣吾出而作入而息卽一旦有事何與哉而不知其所飼之勞且久者其無用與若等夫設兵雖多不多于民就使兵皆可用一郡邑之中忘戰者已十之九一旦有事盡數十萬人皆無用

而謂數百十人足捍衛之勢亦不濟況此百十人又復爾也天下之事是以大敗其患皆緣于盡民以輸兵又盡農使不知兵而已向使此事或歲月數見或數歲一見則兵之玩狎如兒戲者當亦有所震撼淬厲以自新其苟且之習而農之悉力飼兵者亦早見兵之無能爲我衛則羣自精其劍戟擊刺之狀而不待命于兵庶幾事起有備乃卒以數十年或百餘年一用之事優游媮惰于積久而驚悸糜爛於臨時又使有意飭新之人每苦積重難返而更張之莫及兵農不一之害豈不太甚已哉故不若卽民而兵之卽民而兵之是盡民而兵也盡民而兵則凡萬家之邑十室之聚罔不有戰士焉兵可勝用乎盡民而兵則雖百年不試人有干戈之氣雖一日乍用呼之立集兵可勝用乎省虛糜之費免召募之勞減客調之擾廣糾桓之路無銷兵汰士見虛于天下之形有月

歷歲試伏大險于不見之際三代聖王之制至今不可易者此是也而奈何二之疑者曰無妨農與夫力作有時講武有節有故事矣凡麇鹿之逐射御之攻鋤耰句耨爲稼穡設者皆兵事也精而治之即兵與農兼舉爾今天下農之黠者皆竄籍戎伍食兵餼也而未嘗癈其農之實兵之黠者皆專力畦畎收農利也而未嘗損其兵之名上之人不合而下私合之是以兩冒而兩敝上合之則均修矣然其制奈何必如古之鉤連繩貫委曲繁難溝洫塗遂定其居然後比閭族黨詳其事與是又膠固糾紛之說所以便苟安而阻復古也吾爲淺言之易言之則唐之府兵具其略後世之屯田有其端夫唐去三代豈不遠哉府兵之法一寓之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然皆耕于野之民也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

兵之患歐陽子以爲得古之大意斯豈非井田既壞之後三代之制猶有存之者哉若由屯田引伸之則尤較然易見者可以吾戰卒耕而不害其戰則亦可以吾耕夫戰而不傷其耕以邊關障塞之卒秋高刈穫正虜騎衝突之時而耕與戰不廢則以郡國膏沃之農安居綵場習鹽禽蒐獸之利而若樂難易其可行與否又奚待問哉夫府兵之法都尉長史亦繁有徒橫刀礪石厥器不一可考而知可倣而行也其大旨則農可爲兵而已屯田之言清兼井給耕資邊防內地所在異宜而其要歸亦兵自爲農而已故吾不高言三代之規而以府兵屯田近言之精修二者之事則兵制瞭然矣由屯田以復府兵由府兵而堅持之毋致變爲彍騎童奴即三代之治至今存可也夫八門五花戰勝攻取之說皆用兵者也兵制不定則無兵無兵安所得用之兵制之難定也以其事非日日用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試當其未試莫知其利害而至其已用常苦于究圖之不及然兵制之可以定亦以其事非日日用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始試當其不試可以變革推移之及其久而後試則吾已馴習優游漸積矣舉而之于三代耳目不驚服習有素故也此奈何與封建井田并廢閑哉吾故以合兵農而一之是制兵之本論也

將兵論

兵非不貴多不能多也非兵不能多將兵者不能多也韓信之對漢高帝所將不過十萬信乃多多益善豈非少易爲力而多難其才哉今之治兵者吾惑焉無論文臣武帥大將偏裨一以多兵爲請是淮陰所難者人人辨之也今文吏黜陟有繁簡之濶亦以理繁劇者任難勝受簡僻者責易塞也兵之多寡其爲繁簡也甚矣人人自請能勝其繁吾敢信與

昔爲賈料子玉之敗謂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入矣然則不三百乘猶將全師也夫將苟徒剛兵將速敗況中情怯懦而恃多爲援者乎李信議取荊請以二十萬往王翦謂非六十萬不可後信果無功然使畀六十萬而授之信其敗之甚又何如哉用廣其器應博則凶苟非翦也將即他人能以六十萬勝乎狄山之詆張湯也武帝作色謂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又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且下吏乃曰能武之所以難山與山之所以自處者其次第可見使山居一郡一縣斬山頭而去豈待月餘哉比而觀之類可推矣今治兵者一以多爲請何也吾非謂少兵足以勝敵也才任百夫者長百夫才任千夫者長千夫督累而上各揣己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爲恃合十百夫長焉則千人矣合百千夫長焉則十萬人矣督累而上

皆揣己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為恃蓋必少焉而效則多之多焉而效則愈益多之其兢兢受卒與受官同至有受官益尊受卒益少者斯即淮陰不將兵而將將之意吾謂將之自處與上所以處將者宜準諸此夫起徒步之中遂為大將將百萬之眾者亦韓信一人而已唐之李郭宋之狄青韓世忠輩咸自牙將戎卒伍漸積起家其多寡能否可次第知也故將兵者無務多斯奧術也

明見萬里之外論

古之英主其於天下之事舉凡天命人心倚伏向背之幾成敗禍福轉移操縱之術莫不有以逡巡廟堂而坐制遐外談笑几席而洞矚幽陰況乎身經百戰慮切三分私喙息者有人竊土宇者有人我之力足以制彼而彼不投命彼之勢當析而入我而且未脫然為我臣則夫橫人之說連雞之談必有乘其閒而思動其聽者矣我伐其謀而中其所甚忌則可以使彼交綏而易所圖此在中智之主猶能料之所謂已見其形非徒察其影也而以難芟夷羣雄光復大業之世祖我世祖賜竇融書史稱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以今論之非史氏之夸辭則河西之駑下夫世祖英主也此亦何難見之有哉蓋當時河西諸郡如酒泉張掖金城之屬咸斗絕匈奴特遠東面起事乎此固難出而爭地中原矣即事成如尉佗畫然自王一隅則已此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然河西不足以爭天下而可為爭天下者之資其與隴蜀地相接勢相連也隴得之而重蜀受之而饒各欲招徠使相附益又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夫天下強者一而當弱者幾前乎此者秦強而六國弱故六國合而拒秦後乎此者吳蜀弱而魏強故吳蜀合而抗魏夫世祖之于隴蜀豈可以強弱論哉梁浙既舉四關成定天水益州徒欲以區區之螳臂抗延歲月其有不為謀臣遣辯士虛辭眇論以要覬于河西者無有矣此又不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而謂沈雄敏略如世祖者顧難及此哉且融也中智愿謹人也世祖料之矣河西數年宴然富殖意在安百姓而已東向之心日夜不置世祖又料之矣蓋不過一圖書姓號之說已足以破其膽而洛陽土地甲兵之盛已有以攝其心彼任囂之計鼎足之說我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也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璽書聊一及之逆發其行人之辭而激決其小心精詳之慮融之惶恐歸忱一意東向遂絕季孟委身朝廷豈待讀書辭之畢哉故凡此者皆不足為世祖難也而河西之人輒相驚服者融固長厚之質意其所召州郡計議皆中智之姿所謂俗質樸而政寬和其一時人才意可知也故遂以此為萬里之明與然吾又謂融當更始之初即能留意河西卒就功業撫結豪傑遠折戎羌而梁統史苞竺曾庫鈞諸輩相與有成皆以功名終既自決策又能顯書責讓隗囂者豈不謂張玄之說庸人之所必料而明主知其必至無足異者乃以此驚聖天子之明哉此飾說也余故謂非河西之駑下則史氏之夸辭也史臣又謂帝積苦兵閒嘗指囂述曰且當置兩子于度外夫帝豈置兩子于度外者哉帝即端謹直柔無大陰譎狡詭之習其于天下大計未嘗不熟思而審處矣嘗欲招融以逼囂故自料囂之連融此不過一多算之長料敵之智帝饒為之而何遽驚絕若此乎吾所嘉歎予此者璽書有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夫哉數語安所得三代聖王之說而稱之而所見之明無論也且夫伯升死而自如昆陽圍而不懾更始遣而遂自貳交通書焚而反側安一時急智明略出人意

外者何限而其大如抑遠椒房之親以防后戚罷功臣之事
任不爲全其家有遂爲後世法者此所謂號言百里帝之至
明而不在乎區區河西之開也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文集卷之五終

說

貴池劉　城存宗

封疆局面說

臣居恆嘗著狂說曰昔唐有牛李維州之議我明有熊王河東西之爭世之相去久遠若合一轍蓋維州之議言各有故而德裕之見爲長牛所以敗德裕之成者意不在維州而在惡其素異己李所以怨僧孺者事亦不始維州而以其不同黨而早攻之議牛李不識維州是以雖執悉怛謀于境上塞遠人歸化之路而不顧也我河東西之爭亦各有功過而廷弼之才爲優要袒王者文致廷弼之過非從河東起見而特以居右屯者之爲熊袒熊者厚誅化貞之罪亦非論河西而特以棄廣寧者之爲王爭熊王不爭河東西是以雖比武長春于西市不坐失陷封疆之律而亦不恤也若是者今士大夫所謂封疆局面也我皇上手芟逆類與世廓清蕩蕩平平有何畛域而年來政府中樞仍因陋習橫設成心意所可否借題升墜皇上虛公無我第以爲法應如是不知中與有人以封疆之名護局面之實大臣罔上行私殆不可問也往者己巳[redacted]崇煥磔死矣舊輔逮治繫中本兵瘐死圜中斥逐清貞之戎政比誅正直之晉撫懇臣曰法應如是爾後微聞之士大夫曰一二新參欲除異己巧設陰中使麗于法豈其然乎臣不敢信也迨丙子夏秋[redacted]猶故也攻陷城邑殺掠吏民猶故也綑載輜重徜徉而去莫敢以一矢相加猶故也乃閣臣緣以進階大璫且將延世視軍袖手昔被渥恩本兵怖死恩邀厚恤若是者以視己巳何罪同而罰異事一而賞殊哉果皇上之恩威不測抑柄臣之操縱有心欲公孫之及己則先以金吾與人欲縱舍同黨之罪故驟嘉在事之功臣感事至此局面之說雖欲不信不可得矣今[redacted]在內地又數月所破州邑已二十餘焚掠淫殺不可殫述無能堂堂一戰徒有紙上功級其狀殆與己巳丙子等臣憂心京畏此翱翔不已然或徼天之幸[redacted]出之後不知東國者作何舉錯也雖然聞諸道路已有萌芽攷自閣曹置之樞屬邊才之選皆其能驅我異志者也奪其清華擠之險地行閒之用即其顯與意忤者也此形一兆封疆與否局面與否稍有智者不已料乎昔唐相盧杞惡顏真卿之抗己以李希烈反請用重臣夙望如真卿者往諭之是豈不賜與顏以美名而死不可脫矣我明嚴嵩以虜薄城下惡趙貞吉抗言刺己即傾擠貞吉以翰林兼御史齎賞出城幾陷之死賴我世宗皇帝仁聖僅從降謫而嵩志快矣若是者文余封疆實余局面往往而然今茲爲甚夫局面得矣封疆則不忍言臣爲此鰓鰓過計非以贅說既往亦欲懲戒將來也

風聞言事說

自古國家之治亂惟在言路之通塞開天下之口則上下之情畢達人無容其奸否則中外阻深而事莫知其狀宋臣蘇軾有云凡權奸之禍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有味哉斯言可畏哉斯言也我太祖高皇帝著之祖訓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並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闡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大哉聖謨垂慮深遠矣曰大小官員百工技藝是不必有言責立朝班者皆可言也又曰應有可言之事至御前闡奏是不必大機密大急切者皆許言也又曰其言當理即付所

司施行未嘗曰不當理者如何處治如何斥絶也凡以廣諫諍之路則無人不當言廓聰明之途則無事不可言又以寍過而存之以招徠言者無預覈其法以杜絶來告之門然後忠言至計得入于耳也列聖相承遵用諸人直言無隱之諭而不禁風聞言事之條以仰承高皇睿慮鼓舞言者率此道所或者曰機密不可洩臣曰情形當共知夫我用兵防略出師程期與夫翦除肘腋之奸吏革城社之蠹變在呼吸秘同鬼神者所謂機密也此不容洩矣若夫[redacted]城堡陷失之詳攻圍今在何所守禦方有幾端此情形也謂宜傳布臣僚得共知見不煩縣揣可以詳籌人竭芻蕘衆效策力執兩端而用中未必無補今概絶鈔傳閉人耳目雖欲進言無可言者是陽無拒言之名陰有杜言之實非計之得也或者曰譌言惑衆宜禁臣曰風聞言事不妨夫倡興邪教傳播

禨祥事無端而稱引讖緯賊無影而煽鼓逃亡使人惶駭無有固志此所謂譌言也誠宜禁矣若夫奸已謀而未露事有實而無形道路業已流傳特未聞之黼座通國甚多口語第難坐以主名此風聞也謂宜有聞即告勿用稽遲恐遂事則不及圖即未確亦何妨過計臣見先朝名臣奏稿每稱近日聞得云云或曰外間傳說云云當時據以入疏朝廷亦不詰所從來凡以事必待乎親見雖聖人亦有不能語既傳之通國此說必非無自即俟徐察言者無罪盍寬待夫不必然之言以冀得乎有必然之言爾今預行阻止概等誣罔雖事有當言誰肯言者是明爲廷臣阻敢言之氣陰爲奸人快誰何之思非計之得也夫明者見于未形尚先事而料其必至況衆人已實有口奈何置之罔聞必待事勢既成證佐咸具而後許人言則蘇軾又有言矣謂天下事其始言之嘗可爲而

每苦于不見信及後言之既見信而又苦于不及爲豈不痛哉從古帝王懸鞀鐸以招甚且設誹謗之木故不至欺蔽隔絶漏網于呑舟元時命相詔有云諸衙門敢有越中書奏請者以違制論高皇帝嘗引爲殷鑒言路通塞之致亦概可知矣伏惟皇上體高皇垂訓之深心用列聖許言之明諭寍開入告之門無先設辭以拒寍使風聞之言未確毋使成事之說無庸則今日幸甚天下幸甚

將權說

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此言用兵之際呼吸變化得專便宜而非語於平居守官擁兵坐鎮之日也古者卒皆農將皆卿大夫士兵休事已則各還其故而一無所有是以用兵之時余以其權究無極重不返之患後世則不然兵恆爲兵將恆爲將終其身操可以殺人之器

矣我復繼舍羈靮不爲之制勢必至狂走而速害故漢唐宋之明主極馳騁其力于行閒而收魁柄于閒日一坐小法吏刈不遺嗚呼豈無見也哉我太祖高皇帝草昧開天率鷹揚之佐其時任遇頗隆即建官列爵武亦階崇而地峻數十年閒韓彭菹醢若薙草然中山開平而外亦僅僅矣此非用法之嚴夫有所不得已于其閒也列聖垂衣文儒輩進將權日輕中閒事起數端初作難皆不始于兜鍪虎臣明制之善亦可見矣皇上以時值多故蹈白刃冒流矢非若屬不能欲登進其氣崇體貌以優之閒與左班齮齕必罪此以相伸意勤至焉然愚觀繩墨之拘牽如故賢者未嘗盡其才而虛加之文事勢漸漬桀驁者已有以遂其非僭端見矣夫戰陣之事進退生殺大將得行于偏裨偏裨得行于卒伍此所謂權也不此之務而階列公孤力推文吏口語勃蹊必勝後已見賊

不職徜徉自如擁兵逍遙人莫敢問此則長驕習傲作孽之梯耳烏覩所爲權哉然而鴆毒所播延及草木猰狗既斃齧傷已多欲重將權者奈何不思爲之所也

箴

非箴

戊子歲六月二十二日偶念踰一日則行年五十一矣楢省多愆作非箴矢警焉

百年大期半已虛擲君子知非聖人學易顧爾何人戲渝罔惜動念或違其儀則辟爾始衰矣人亦爾射告爾敬其毋以情縱曰欲與思均敝厥躬請窒其隙枘難易終毖乎繹釋與物從容以祈寡過亦保沖融

銘

研銘

爾中剛而外能受物日與交而不損其固有爾德可師師爾則壽

又

石其天也溫而潤所以全也吾鑒乎以自堅也

圓研銘

友人貽圓研一約徑一尺圍三尺凸其中水道環之石質非佳而義類可思也爲銘曰

質者義圓則智多容而無忝是謂大器嶧桐曰吾斯以爲志

贊

湯半李像贊

湯半李有畫像自謂不甚似已陳眉公徵君書所作鄭侯贊于其上半李曰謾也或曰豈無意哉眉公之于半李嘗以子妻之

吳與越不能有其人湯與李不能系其生儒與俠不能定其精神之所存則丹青者誰乃責以恆似其形時似其神古之英雄善藏其用莫可測識者雖朝夕覿面如未聞名是以鄴侯功存唐室位極人臣而孰見其珊然之骨視此一飄塵我思張子房亦猶是也其人宜魁梧奇偉嗟乎亦烏知圖之者之果似與真

孔中甫太史像贊

瀟然絕壁者其氣清邪瑩然遠映者其神凝邪深衣幅巾望之儼然無論識與不識皆知其爲貞臣邪或以爲太邱道廣或以爲仲舉節峻此兩人者皆似之而未盡

蜀人劉嘉復像贊

有美年少翩翩秀娟其立也如望其將行而屢顧也若有深思而不捐其望者意岷江之峨峨磊淋之芴斯在其不能捐者必父書之在笈言世務以成編古之人狀貌著于記牒今吾家通侯將以茲圖畫傳

陳中湛中丞像贊

維公之生夢徵虎祥維公之仕難作貂璫公之再起帝堯明明公之卒蹟乎津彭彭是以公方擢用則山之疾藜不傷公既斥退則朝之鹿馬方張公能以未死之身待旭日之大璜公不能以必行之志抗偃月之中堂嗚呼天與人與世止小康我瞻遺像風烈未亡讀父書者其毋忘乃志承先學者吾儕咸不易其方

吳檀像贊

有酒可漉有茗可烹有石流可枕漱有卷籍可諷吟有宗族交游雲蒸霞蔚可晤對爲樂或曰此去儒而隱或曰此俠而託之耕者與

崆峒像贊

史遷有言留侯狀貌宜魁梧奇偉也而圖畫如婦人好女我觀山同白皙少年美如冠玉也今色加赫而頰上之毛又如許雨者不皆差近與然其髮既斷而參鬖下垂目炯炯而似有所延佇坐大石以盤桓揮如意而若舞盤內有所得而吐棄世之鵰嚇腐鼠山同之神正在阿堵誰謂人不可以貌取乎

劉遠公扁舟江上圖贊

滔滔皆是狂倒無底計將安之乘桴逝爾桂檝蘭橈采蘅搴芷衣無新製書有舊史冠追雲切神隨風起凡此皆所以喻芳潔而精道理也夫豈徒虛相觸而不怒夜藏壑而善徙與自章江維解滕閣帆開南浦雲埋西山雨瀰或以為幼安浮海之風或以為越石擊楫之指要之送君者自厓返君自此遠矣

崆峒像又贊

三年之內圖畫再易無改須眉增此巾幘巾幘既復貌亦改觀我毋作贊石亦生歎

書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城章維賤士樸遬庸人下帷讀書不問外事有年矣二月閒忽奉明公檄召時郡邑君侯闔扉閑試牘城無所稟命僕夫控騎來趣遄發渡江庭見則蒙明公與論文章勉行誼激厲氣節惓切正人云城爾時如蘇轍語見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私心欣懌如是而已歸謁邑侯顧露微指謂明公將以城姓名塞明詔者始惶駭汗下道路之口流傳滋多反覆躊躇亟圖放免以未奉明教議難自發又思漢臣有云言之

為先事不言則情不達故卒言之三月癸丑臨池城輒自陳白乃數語未終而明公莊色相待輒逆折之城分卑氣餒遂不敢畢其說雖然竊再四思之矣城今日冒犯顏色强恥而前其罪小使隱忍不言卒有一蹉跌內負平生上累明公知人之哲其罪大敢嘿嘿但已乎蓋城志有所未安者一才有所不逮者三而時勢之不可不與焉念城自屆胄受書意用遠大同學少年多不賤矣已獨鹿鹿行伍歲有著見夫年非遲暮窳窿衰竭之憂家用粗安無資升斗之潤而中道棄捐以諸生身出曰非戰之罪去而救時其誰信之此所謂志有所未安者也城少溺辭章長工傳注蟲魚脈望似有夙因居恆辨志使作舉諸生事願如子雲所云不受三歲之奉休脫直事之由肆心廣意觀書石渠上則傳經勸史次乃鼓吹風騷譯聖揚休固不多讓若刑名錢穀別有能人非所敢任今翩然反之以彼易此不逮者一城資稟羸弱不耐極勞雖廉潔抗直己分事爾而簿書煩壘奸宄其中度不能如廣漢翁歸敏給足辦汲黯有言曰臣有狗馬病不任郡事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城誠似之今以尪怯之姿驟受不習之事鉤距籍記萬不稱任而意所可否又以非職噤不得言韓愈所稱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以彼易此不逮者二城曲局迂謏罔敢斯弛己食飯多年見庠序為人才根本而卑比非人模範蕩廢途窮日暮相率傾邪自念倘不能他有發舒脩資比格則經師人師尚堪驅策宋胡安定我思景行之夫子衿問字經義析疑以視胥隸呵呼訟牒紛賾事較逸而功亦相當矣今投之民社釋所雍容急圖摘齣意願乖反用違其能以彼易此不逮者三夫城原習舉業志雜進取非有務光不仕之高嵇生不堪之疵也又今除拜有志銓選在人非能如

古度才而處量能而官也然城以爲絲糊名易書射策次第以進則人與職相遭于不可知命也如何試可而已今上也明以此徵下也明以此應而乃知不可而冒爲任不顧能否冀倖有成豈理也哉至若帶甲滿地必居益用凶事之窮科目盈庭當得適從何來之誚此則時勢未易取共之情而非城之所屑慮也夫士誠審己度才不容苟可則聖天子明公卿必無强人以官之事往者崇仁新會名動闕廷業有束帛之使亦赴典銓之門而引決不回卒能自遂雖其人與事非城所例而士之自守聖賢爲師何遽不可引以爲裁乎況此事在明公猶可亟止伏望憐城志有未安察城才有不逮諒兢兢狷潔非盤錯之長即區區藝文豈煩劇之用別訪通儒稱塞詔旨庶城不至上累明公而明公亦不至下誤不肖是乃所謂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也則不肖幸甚國家幸甚冒昧陳佈主臣主臣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池有天幸邀惠主爵者以明公涖而治之蕞爾江城遂屹然重鎮父老欣欣咸爲明公加額而不肖城于今應試外絕未一望見顏色者去年秋冬與友生講藝白門歸來鍵戶讀書公庭嚴肅無緣得至疏賤子衿分固應爾也昨者備兵憲使史公移檄召城城趨而往謁辱論文字勉行誼植節持身諄諄惓切城私自念以槧業浮稱遂動尊者之聽而賜之訓辭至此此辱幸矣已見邑令則顧語曰茲行也殆將以生塞詔旨稱選舉者然某與郡君侯實亦推擇生云城時舌撟駭汗即而陳不可于言次已又列上具辭聽高不報城乃滋懼或曰主上銳意郅隆旁求俊乂嚴旨趣督必不可已生而乞免誰其任之不肖反覆思維竊有以處此矣夫舉爾所知古聖

之明訓也推賢自代昔士之芳規也城有友人貴池縣學生員應箕者少負奇姿壯研名理績學則子長孟堅之流危行茲李膺范滂之屬曾達之辯杜口于人元龍之氣聳身百尺而人所尤難城最畏服者謀君國之事析利弊之由畫地指天絲連繩貫又性諳糾紛略發摘伏度錢穀刑名簿書句會之事觸之直迎刃解爾使其勝任愉快知古潁川渤海治狀非夸也蓋嘗約略計之以城當應箕學不如十之三識不如十之五才不如十之七膽不如十之九城徒以狷訥端愿誤入薦庫之選箕峻博雄杰反逸夾袋之知如天下何如明公知人之哲何即欲渡江謁陳多所未便伏望俯垂清察亟拔英能列牘當道許以箕代斥駑駘而登騏驥黜嫫母而進夷光使天下後世受良臣之福而誦明公立賢之功不衰則宗社幸甚又使城遠罪戾逭樊英殷浩之譏身名無累則不肖幸甚冒昧竭拳拳惟執事實圖利之

辭江西方伯張公薦舉書

竊惟旁求俊乂者聖主之雄圖也以人事君者大臣之盛節也審才度務量而後入不苟自進者貞士之恆操也使一目之羅可以盡士堂吏之簿足以見才則國家不得非常之人安所得立非常之事使侍從貴重之臣承明問而中沮惟蔽賢嫉能之是圖或舉非其人以私暱猥庸爲稱塞是廢格德意營便己私人臣不忠之大者矣又使爲士者感奮知己之遭激切功名之會已分未審情義不詳而冒昧一出有同嘗試究至事機乖忤建樹無聞豈惟自負生平亦以累大臣知人之明重失主上求賢之意也今皇上悼吏治敝壞資格牽拘知科目之途已狹保舉之事近真慨然明詔亟行徵選復唐虞三代與我明已效之法此雄圖也遂有明公不以無才

爲對不以親故黨舉疏賤如城阻越江界既從未掘趣于楊命又無葭莩之親交游之容于左右徒采聽聲聞貯之夾袋何所投契相信遽深部牘已行而乃聞之下走此感節也顧城所自爲則伏而思之矣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存乎己者也事有可爲不可爲此存乎時者也去年春正兵備史公已嘗采擇見及遣騎來迎深論世務示意必用城退而具書郡公求爲沮止中間自述志未安者一才不逮者三今即以別紙呈覽不復更說是則城之審己亦既知所不能矣而事不可爲前書小略今具言之夫徵選之典列聖所行神廟初年猶一再見曠而不舉僅數十年今皇上毅然獨復而貴臣之意弗善秉銓之地勿便也制舉諸公詫爲異類羣揶揄之已見端矣由是兵荒險阻盡爲機穽之鄉侮謾擠排共肆摧殘之力雖東西南北惟命所之盤根錯節亦何不利而忮𢗾出于

陰中折辱非人所堪堂堂丈夫徒死無名學術安在此甚不可也又今世路險巇人情叵測所舉無多待舉者衆就使暗中摸索平流並進忌技不無而況拔擢驟然恐杜賢害寵不止絳灌之屬矣風波微起制科承之無兩榜之人爲之氣力有立槁爾圖君之念空殷澤民之功難就此又大不可者也是所謂事有可爲不可爲合之城各有能有不能斯亦可以蚤自裁矣去秋就試白門伏接手書躊躇改歲尚未勒復以決志不出辭費無庸且小禮苛節非明公所以責不肖者然卒思之昨既佈腹心于史公今敢不盡悃款于執事惟執事憐而察之追還去牘別舉賢才是明公不以愛人者誤人而不肖亦不以謬相附者致相累也如謂部文已達事不中易則不肖更正言之古之君子出處之際寧恬無躁寧三讓而升無一呼遽至豈徒明禮亦以覘時是雖部檄星馳乞許賜

骸雲臥不敢不預白也惟明公舉大度之事擇不肖于關絕不相謀之中故不肖吐衡口之言盡狂愚于不忌諱之側伸紙竭拳拳惟明公裁察

再與張公書

明公以三十年名德重望數歷中外鄉里聞石慶循謹之風方岳著君陳保釐之績顧即入登三事倘在一人爲社稷生民所倚藉者也則培養人才拔擢眾正爲大臣第一義而今茲之役以不肖爲隗始不幾累知人之哲乎春閒披瀝奏記冀回尊聽以事得中止爲禱未幾史公符牒下郡云明公先有到部之文史公且受重薦之駁若是則城雖獲免于此必被推于彼又奈之何哉仲夏咨到郡邑來趣時以歲試之後偶有負薪之憂已具一呈祈免起送夫城幼工舉業即係干祿之恩況際聖明有何鑿坏之節然私嘗忖度今日事勢真

如救焚拯溺然第陳眷揭具纓缶有濟于事豈必焦頭爛額之爲若寒裳濡足與汨俱沒者非所笑夫從井救人者哉苟如昔人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又大謬也量而復入古訓昭然況與病會豈敢造次若夫知己之感即中心藏之無斁矣風便具聞伏惟裁察

答黃赤子論保舉書

三月十九日城頓首赤子足下城無似時苦應酬是日正對客語接足書展誦屢幅不得了客從旁詗之移時讀竟蚪然動色汗雨下客益怪問乃徐語之曰此孝感有道黃赤子書也客故多知赤子文章名城故知赤子不但以文章名昔者易曦侯劉瞿若雍石蓮皆能道赤子行誼略城先後從行卷中想見須眉不啻屋梁月色即不敢過揚之抑亦濂洛關閩之徒矣則相與長言之可乎夫我輩之所以見知于世者徒

以舉子業爾而世之知我輩舉子業者徒以二三呫嗶諸生爾我輩之舉子業雖如此何嘗用之生一人濟一事而世之不爲我輩之如此舉子業者率得氣去羣操生人之器而反用以殺人且率一世之人化爲賊以相殺故謂我輩舉子業一道足以救世此不足信者置之勿復道可也夫惻隱之心所性而有而道濟天下之學又夙昔所求然則遂但已乎觀今日之事壞敗已極非登王途非據可爲之地分則斷無能措手即聖主亦謂人才不盡制科中特復行徵辟顧今徵辟又何可言哉聖主側席之意如彼大臣推折之心如此應之者逡巡如此旁觀者揶揄如彼無論傅說呂望即下之王猛張賓其人縛騏驥之足而責之日行千里有是理哉然此不足道也吳康齋應徵陛見豈無志當世者堅辭館職意有啟沃微衷而南陽不悟遂乃決志還山陳白沙一代真儒吏部欲考而受職致使身赴銓司稱疾至再而主爵者自如不知當日吏部堂皇之上作何靣目然此又不足道也唐荊川之出也以目見東南倭患嬰兒剖孕婦慘烈切肌于是犯險蹈疑遂以趙文華之薦亦乘之以出此真以惻隱之心欲行不忍人之政救斯人于水火也而議者訕之至今爲口實不知荊川出處原商之達夫達夫諒于當時而多口吠于身後賢者用世其苦如此我輩自顧未如康齋白沙荊川而今日人情事勢又大不如三公時夫人所自立身名已爾道義所繫豈敢苟然是故再四審處不欲鹵莽一出者非曰立而視其死亦重有所不得已爾陳士業沈眉生學問聲實百倍于城尚復逡巡何況城乎識者有謂爲達夫易爲荊川難城亦欲二子爲其難許我爲其易者爾已雖然凡此刺刺皆已分外事亦子所謂末也請陳其本本立而一身一室有救世之具即前此刺刺無庸矣蓋制舉之業本乎砥行砥行之本先在倫常倫常之本要在不貪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明理明則君臣父子之閒無他端以晳之而得尊一子忠孝節義之事夫忠孝節義之事修之一室使子弟臧獲有相觀而善者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偕之大道矣即忠孝節義之事存之一身而性命不至澌滅亦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勿死其心矣夫救人之田宅廬舍也此則安居正路也救人之妻孥僕妾也此則親戚上下也洪水夷狄猛獸之害不烈于無父無君也有其救之者其心其事一而已矣如是則舉子業之遇合與否可勿論而在朝在野吾無擇焉皆有以內解于惻隱之心而外不假夫吏部審官之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夫見于世而所以云救者至矣夫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則夫亦子之所謂貪功貪名貪文章之皆足以殘天下者欲仁則皆無之城所謂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明者貪與欲又未可概論也嗟乎以文章救世者昌黎韓子是也然其文非所謂場屋舉子文也三上宰相書數及宰相門者亦韓子救世急也然其事又非今日所可爲也幸無康齋石亨之嫌未至白沙吏部之辱不敢學荊川柳下惠之可請從事吾孟夫子脩身見世之說是不肖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仰答赤子同患救世之意以自附于濂洛關閩之後者乎夫脩身見世砥行其本而著書立說不廢焉七篇尚矣韓子亦猶是也城不揣經史之閒小有譔述倘書成而行世非舉子業可例是或救世之一端也信去索報急對客伸楮語故不次惟嗣音是望

答皖撫鄭公搜關張文字書

承示蜀漢關張諸文字城實學渺聞搜覽不多敬摭拾一二

以復明問若關公告辭曹操書想久入胥鈔故不錄上然此書如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數語真奇聲武人有此非英雄不能或疑其僞作非也公鑒定以爲何如關張諸銘不過數字按涪陵志宋大觀朋掘地得印及佩鉤刁斗上刻張飛二字因立桓侯廟刁斗文似無全文具列以俟審定倘有續得當書油素上典記

再答鄭公書

近苦應酬未暇簡閱諸文字然如關公進玉璽箋雖繫飾文楊用修古文韻語載之近梅禹金有辯要當過而存也又蜀廣記引碑目有桓侯與張遂書有目無文或當于蜀中古掘搜其全耳皆具如左

一關公進玉璽箋

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見楊升菴古文韻語）

一張公與張遂書

按碑目云閬中有張桓侯與張遂書石刻漢文八分書（見曹能始蜀廣記）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池州土瘠田狹雖豐年所入合計之不足半歲之食仰給于江西湖廣及皖桐之米與穀從來久矣每年六月中客船銜尾至民賴濟焉今歲池州先水後旱高下皆災秋收所入又不及往歲之半而江廣始以寡收閉糴客船無至者于是穀少價增郡城十一月內遂至買稻一石用銀一金此池城數百年來未有之價也人心洶洶流言日布即城內富家之有穀者皆不敢留以賈怨盡糶賣矣近者鋪戶無可買之家貧民無可糴之路每日鋪戶之門輒聚飢民十百持錢而來不能人人得米各鋪辰起開扉巳後即無以應或聞有客船一

二皆小艇輕橈所受不多風帆乍泊頃刻立盡惟近水居民得之升合不能入郡城也至各鄉地遠法弛攘奪屢見白晝公行較之夜盜尤劇而要之實實無米爲憂方大則郡城爲甚爲今之計急宜使鋪戶有米而買即價值甚昂不至坐斃則人心可安地方無事不然自今以迄明年麥秋尚在四月一春何以支持事在然眉非難逆覩救荒拯溺不容須臾緩矣明問下及謹陳數事伏候裁擇施行　一募行戶市糴行戶所以不敢遠出買米者有二一爲江廣遏糴一爲舟行多盜夫南京兵部尚書李等久以通糴疏請矣若蒙憲臺一面移會江廣各院曉示地方凡有買米賈客聽其開船出境無許市徒攔阻以抗明旨一面移檄沿江府州縣及哨禦官兵晝夜巡緝稻船所過儻有以失盜聞者該地方文武職官參劾提究一面檄行本府諭行戶聽彼自備資本各給府印批

文前往有米處所市買先回者官給賞銀示勸再換印批往買總計往來多次米稻數倍者申院旌獎以示鼓舞如此則郡城不患無米而米多則價平又不必言矣　一察存留備稻本府原有倉稻備振既係錢糧豈容虛耗若蒙憲臺一面移會按院一面檄察本府預備倉歷年存稻若干變價存貯若干又前院史公存留餉稻若干變價買貯若干俱造確數文冊開報即將所存之粟或散賣貧民或總賣鋪戶變價若干同歷年支賸存留銀兩一并批給有力行戶聽其自往販買俟穀到賣完之日交還官銀原數庶行戶之資本益多則販賣益盛俟冬春足食之後方將此銀著令買穀貯倉以備異日此時但取隨買隨賣不許抑定賤價勒取官稻則行戶不以領銀爲苦所以致米得多而前此官物亦不爲雀鼠之耗實有振備之用矣　一行振濟實惠通豢本府印發募簿

勸輸備振本府首捐百金餘各輸俸有差鄉紳士民商賈等亦隨力書篇矣夫池𦬼土之民不過涓滴之助此須費委職官擇某任使察勁支用凡持募積滑緫許紳士及此斷穀之時早爲接濟之用古人云與之太晚亦不感恩是爲無巢矣

答張爾公書

城白辱惠長書以千子極口相詆而欲爲并山辯艾書者此自仁兄德業所繫弟何敢率然勸止然弟徐思之竊有以廣仁兄願試垂聽也弟卑之無高論姑就事切言之昔者陳羅章艾之見推于世愚知一辭無異議也自戊辰艾選論說出而天下之關千子者十四五自四家摘繆出而天下之戟手千子者十八九矣豈非以其酷加介生大力并辭不雅馴誼微忠告天下之責所以四面至哉今又以加五爾公乎前次尾以東下故信宿皺廬適有持艾選來者兩〻讀至倒言刺心長喟殊不能已天下人情可見弟乃深爲千子惜曰是再自毀也千子過計矣仁兄何庸辯爲昔山谷謂東坡文章好罵自是一病夫東坡之罵豈如今日云爾哉而識者惜之使千子如是爾公尤而效之是爾公爲千子分謗也其奚庸辯爲弟巡覽仁兄文辯發明經傳崇尚理體功在後學多矣即甲戌文辯中指駁弟與次尾一字必嚴尤服古處或一二稍涉苛細非乖大義也若使顧以辯艾行之恐兩家愈氣波及作者深文刻論株連無已仁兄其何用此邪抑爾公之辯也謂千子能屈折我哉弟觀千子之言曰明知非某所評則是不謂所評是而辯之者之非也但以爲非己評而已又曰文不雅馴者略之則是不妹者果不雅馴而不能謂辯之者之非是也千子之言已如此矣又何待爾公呶呶邪然此皆就事切言之者也天下之大未嘗無人理道之在天地開如衡量繩墨多寡曲直不得意爲增損爾公千子有功有過有得有失以至功過之大小得失之厚薄絲髮杪忽都有定之者單辭感氣繁言紙費皆無益事理又奚庸焉昔人謂盧仝茶歌到七椀亦應自止若復滾滾百千何極遠之朱陸異同近之李何推駁一再往復亦遂罷矣爾公已辯矣千子已答辯矣弟願兩家斬然遂止然請從爾公始且弟尤深自痛責者昔考亭嘗言歐公平日但做詩飲酒未嘗理會身心事夫文忠之文其于斯道何如者而文公云爾哉然則今日之文今日兩家之所辯爭毫末中毫末亦定非急矣言念至此吾黨固當汗下解紛已似舍己之田佐鬭更滋鄉鄰之害口語橫恣徒爲高人長者所笑則感甚耳白門有吳次尾陳百史諸君子吳門有楊維斗錢吉士諸君子貴鄉有萬茂先陳士業胡左之諸君子仁兄幸一一商之知不率卒成書也入山鍵戶弟夙具此志誠有如仁兄所言者近觀情事計益決矣以承遠教辱仁兄骨肉我故率剖胸懷不覺娓娓幸投之破紙堆中不足爲外人道也伏惟仁兄裁察爲禱

嶧桐文集卷之六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書　貴池劉　城存宗

答漕撫史公書

公以濟泊之志文武之才約已勤民忘家討賊葢江南北倚爲長城者既數載而中外奉爲砥柱者不幾人也乃者又以淮徐地重漕儲事難借公莅政其上從此給軍國之需蘇君民之困官旗蠹剝飛輓如期真時事之慶城每念本朝定鼎于北仰給者南一水若帶舳艫相銜小有梗塞便爾可虞況今盜賊充斥不止萑蒲之警巨艘連檣翱翔河上皆屬漫藏柁師水手本無良善又即逋逃藪也運官債帥爾猶鼠同眠其何能爲東南諸郡皆當大澇大旱大疫連年疊見之際即如敝邑昨歲船入府門今則三月不雨煢煢孑遺都無聊賴

而無名之征額外之稅百孔千條益深益熱力竭髓空民將安出大抵旁費愈多正供愈缺漕事可慮不在運船渡淮之後矣凡此疾苦皆緣大吏不肯親事層累而下小官爲政胥吏爲奸爾有如我公衣大布之衣食鹽門之食身親行伍日在戰陳閒而乃虛懷旁攬獎拔勤勞墨吏聞風而解綬小人革面以奉公益昨以此治兵兵治而賊懾今以此治漕漕治而國裕又何有焉城昨浪跡都門雖懷韓愈上宰相之書實切孔璋救北海之意已而眾正相尼遂爾中止兩詣門牆渴思提命乃既辱枉駕更錫旅資則自喜不爲有道君子所棄而城亦又徒步歸矣明問下及輒以詳對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日者重兵猝至小郡孤危仰賴淵謀遏亂於呼吸將興之際江南無恙陪京晏如矣城前此執殳登陴四十餘日弛擔交睫殆無數宵今幸解嚴然覽觀事勢苛擾頗多如喜亂之民藉此聲勢因而剽剠劫奪殆同左兵即彼已去而此風猶未衰止一也如各鄉被毒不得不結寨自保然有團結因而有供億有號令有教僇窮民借以資生黠者行其武斷專殺無忌行旅多冤解散何日長此安窮二也又如馬步未盡渡江鄉民終難復業一則爲暴不已恐有激而相圖之事一則留滯招搖仍萌煽動句連之憂耕耨既援秋穫何來衣食無資意外可慮三也至于見今二麥踩躪家鮮葢藏三餉催科勢同星火以析骸易子之餘責急公終事之義雖江南他郡容有不同而池陽久困情在獨苦夫一方不靖則事有相連此背城總練邊計尚欲仰煩臺慮者也若城家承先世衣食本豐往者以好客營書稍稍破產連年兵凶全露衿肘至今日而先人之敝廬不保負郭之磽田就荒艱食并日所不待言

爽皆一身私憂不足贅語池郡邑長昔則有而無今則無而無勞身瘁力身兼僕役惟池太道程公一人耳池人皇皇亟思借寇題留之疏請臺必有同心也相傳朝廷進退頗與往異耆碩老成多就搖落昔人云河北賊易中朝黨難豈其然乎又無怪豫楚闖獻之紛紛矣城俟左兵稍上當操扁舟一謁棨戟先此附報不一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前承明問日來頗更思維欲躬詣詳復暑中褦襶恐涸起居敬列所聞伏候裁擇　一扼險之地就貴池四境內上則李陽河之閘江磯磈礧槎枒直亘江半可據以偵下距郭港梅根大通河而止如流婆磯尚藏洲內不能遠眺仙姑廟正臨大江直望北岸有樹有祠可以栖止先年曾設險瞭視千此一屯寨之人今欲問用船之或官或民當先問設寨之或

民或兵夫民自爲寨則民船可漁船亦可以己之船供己之
用便甚也若設兵偵探定須官自給船即物力不敷不能多
造亦須特買數隻以予各兵不然兵借用船之名以騷擾百
姓弊不勝言矣第謂之立寨未有非民自爲之也民自爲之
之事官一切不當問耳蓋官與其事則動止在官民之聚散
出入飲食攻守不得自由而有所牽制束縛于上其害滋甚
楚豫諸郡城破而寨自如者民自爲守官不與寨之事也然
以大勢論之民之結寨多宜于山有險可據有扼塞可守楚
豫及敝邑皆然沿江一帶平遠瀰漫安所云寨故愚意今日
督臺之論不過用兵守險之舊說而申飭之云爾爲今之計
凡舊有兵船之汛地有哨兵而無船舊年沿江之船盡爲左
師所據則宜用正項錢糧造船以復其舊以原哨兵充補而
力行之凡新欲添設之險而無船并無兵則宜調池陽營兵

數十名踐更以往不過偵探眺望原非大有攻戰而以勸輸
之銀動支若干或造船或買船以給之蓋督兵六百靜坐城
內殊爲虛糜而設險二三處各止數十名按月輪班亦未甚
苦府中勸輸原以督臺文移爲據則用之江干以應督臺之
檄非擅也此役官兵以守險設官船以給兵不易之法也若
外是而民自爲寨則聽民自爲之官一切勿與焉可矣 一
建立之時今農功未畢錢糧爲艱但當定其規模預籌方略
而舉行之亟似或俟之秋中彼時水痕稍落布置爲宜若錢
糧輕動奸胥必至侵漁若牌票驟行隸人徒恣恐嚇蓋講求
斥堠不過游徼偵探之用終非遏寇禦敵之需恐奉行者視
爲故事則設立者止於象人土鼓而已

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文昌星號也唐以前詩人屢用之而祝以爲神謂之梓潼謂

姓張謂即周之張仲謂之亞謂之亞子謂惡子又誤化書附
會之益非一日而稱亞稱惡互有不同致煩下訊雖不足深
辨而各有所承襲搜神記云文昌神姓張字霧夫續搜神記
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
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
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神郡國志云濟順王本張亞
子戰死而廟存昔亞于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
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
安南伐蜀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逐至
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
主客之禮烹食而去按此即世所祀梓潼帝君也唐判度支
蕭遘和王鐸張亞子廟詩曰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
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作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

截蛟鋒刃俟昇平鄭侯爲國新蕭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此皆
以爲亞子也雋永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硏席既得
舉貧甚于索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
窮日夜行至張惡子廟云云王弇州四部稿內神仙類云今
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惡子神也續稿內題文昌祠投
詞後云文昌星也于天官宗爲奎若壁而今以蜀之梓潼張
惡子張神于蜀甚烜烜云云胡元瑞莊岳委談注曰梓潼神
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此皆以爲惡者也城按古文亞惡
通用如昔人得周亞夫印亞文作惡知其相通張之亞惡似
亦猶是也作文昌祠記則字從亞所謂尊之耳天下州郡無
不廟學者廟學無不祀文昌祀文昌無不貌奎星者文昌旁
刻偶爲二童與花蕊夫人所圖畫象異又以奎爲魁其謬舛
僞妄所自始已千有餘年累楮不能盡也

上閣部史公書

城謹齋沐獻書閤下竊以今日之事普天同仇碎首斫頸義當即死徒以昔人有言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社稷既重長君是圖公所以任絳侯之迎代邸躬安世之擁曾孫從此宗祧有主恢復可期繼開爰立之命遂首同升之賢竟樞江左秉軸建炎此皆高皇之靈嘗鬱葱于鍾阜定知建武之業重光大于雒京涕淚之餘頗為欣幸伏有請者國難異常是三月聞事其始也僅得諸咨請之鈔傳其後也乃微聞都門之凶問待檄不下郡國文牒未及監司凡諸下土誰忍信之至今監臨之詔未頒遐方之聽難一官吏茂所稟承智愚胥為惶惑城五品方州十年不字雖仍草莽之列敢忘君父之仇昔在閒閑之敵果有硜硜之誠今三光欲晦則志士畢命之秋百靈來扶宜盡人投袂而起本願麻衣草履奔赴新朝先哭孝陵隨叩殿下已而思之李綱既相則陳東可以無言夷吾復生即顧榮何須再拜然而私憂竊見念不容已當乾坤崩裂之際非臣子隱忍之時豈不知此際艱難倍于往日要以本朝義憤矢不共天敢瀆高深略有條列芻定大計者一審大勢者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枝葉之論其目有五中間節族所云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何能盡知公機務殷煩祈賜乙覽必終其卷無遽以書生竊說僅擬之典記已也嗟乎梅子真終身逃遁已有其書蘇雲卿一言不出情乃太懇君國大倫那許敢愛中興之業仰首竭奉城再頓首頓首

一大計宜定

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旬日以來引領詔旨庶慰遐方而頒布無期賈客從蕪湖傳來翻刻稿本則尚蒙監國之文未有御極之意夫琅琊渡江亟正位號康王航海仍就尊稱良以統一人心奉承宗祀名正而忠義可鼓事定則奸宄易萌也今日既以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如以東朝為疑乎姑無論覆巢之下蛾屯之中仲康安在即祚何人即以先朝事例推之當英宗北狩明知車駕萬安青宮見在而宗社既重長君為亟郕邸之監數日即真當時大臣定見如此況今事勢甚不相同早正尊號事不容時日待矣知郊天告廟事禮殷煩然御極之詔先行典章皆可徐舉況壇壝見在修葺易為夫緜蕝行禮不妨漢業之隆況弓劍留遺皆有高皇之舊茍有主則賊乃可討心一斯事乃可成此大計也

一大勢宜審

昔西晉板蕩江左以興北宋沈淪臨安斯建或謂今日事勢若符自愚觀之實非一致以言恢復有難於彼者二有易於彼者三焉夫晉宋建都皆在河雒江東一葦相去非遙然而南渡之後不復更正龜鼎此人事不臧非形禁勢格也今幽燕閼遠殆近三千里踰淮泗歷齊魯舟必銜尾猶有過洪歷險之虞陸乃長途盡反主客攻守之勢此其難一矣且晉宋所遭皆是夷虜非我族類終不久留是以聰勒不復渡江兀朮粘罕其去也可知其來也易辨今賊本中土嗜欲形勢與我共之舟楫火藥長技皆同細作奸宄不復可詰而我又在瘡痍之後風鶴之餘此其難二矣雖然未足難也晉惠麥粟不分道君花石斂怨骨肉相殘淫靡已久我祖宗功德且無論即大行皇帝之厲精圖治旰食宵衣以英明視昏庸以恭勤視淫侈惓惓百姓仁愛是圖此豈宜有今日者所以薄海

內外無不爲之發憤裂眥飲痛刺骨也人心未忘同仇易作燕人則卒卽墨怒壁三戶可以亡秦一旅足以興夏及鋒而用此人心之可乘者一也昔劉隗刁協參王導之權衡伯彥潜善制伯紀于掣肘所以功不能成變易以作也今建國之始惟公獨立衆政諸君皆佐下風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天下久任之所同升者皆極一時之選共爲四海知名此如房杜同心于唐室方邵左右于周家由此推之進退人才易置守等推擇將帥皆志可合而權不移心既同而功易立此勢力之可爲者二也從來枝葉靡爛將盡無餘則根本仆焉如宛雒之分裂崩隤瓜儀之蹂踐殘毁區區晉宋猶且支持今以吳越豫章閩蜀之全盛而都門失守忽焉一墮此非賊之能也夫秦暴入人骨髓故漢興易于摧枯尚且百戰得之馬遷謂王者受命未有若斯之易今賊何人乎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謂縣焉一喜非爲人驅除難乎夫天下猶未失半也鎮撫岳鄂以聯絡蘄黃招徠荆襄以進遏河雒事尚可爲而況全蜀故在形勢得以入三秦吳越充然物力可以給行在閩粵稟命豫章轉輸此璘玠兄弟所以摧金虜于方盛而文山藉乎尚以起義師于垂亡者也況今日乎從古中國有事則外夷從之今日賊自將待邊難保[redacted]不入也且恐又爲吳三桂輩策之彼于賊人原非佐命之首功或有射鉤之往隙今卽傾心歸服不足當開國之勳就令靦顏事仇亦不過五等之爵誠往偵之或者自爲死戰或連結[redacted]如榆林已事但得彼中擣虛擾亂卽我得以休息承時可圖之端指數不盡此事變之足以有爲者三也審此大端謀非絕望惟諸明公身在事中則情形以目歷而見智勇以久習而生又可以燭照數計强力爲之者此所謂大勢宜審也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

朝廷之氣勢宜立

夫所謂立氣勢者非徒積粟練兵守險設防已也先得人才則積粟練兵守險設防之事舉矣昔晉元建國江左桓彝懼其寡弱後與王導極談乃曰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導又以江左名士如顧榮賀循爲此土之望勸結二子使來則百姓無不歸者今國家雖兩都並建而倍京官多省汰六部無左右侍郎諸司概少員外臺省縣缺不補是官且不備無論人矣粉署庶司又多任子遷謫處之高者嘯詠山水餘盡擾攘官私蠹若食而敗若事視缺官抑甚焉爲今之計百官之制除鴻臚光祿諸署外固宜盡倣北都添設員缺其有缺無人則擇人塡補若東南舊臣久繫人望者宜分別召用存問以收人心至于草莽之中或品行卓越經濟優嫺亦宜薦徵並及用示招徠夫許靖徒有虛名孔明尚勸先主尊禮況名未必虛者乎昔人云楚有得臣子玉則文公爲之側席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彼一將之任如此況廟堂之上乎所謂氣勢宜立者此也

東南之民力宜寬

夫所謂寬民力者非徒赦夙逋緩征輸已也先定經制則供億不煩而民力足辦賦自無逋矣昔南宋立國無論中原盡失卽吳越之京口平江秀州明州豫章之洪州吉袁諸處皆先經金人蹂躪宜掃地無餘矣而臨安既建六宫百官供賦煩侈張韓劉岳稱師每十數萬不知當時物力果饒抑亦因中原之用既減神京在近用多可省故力尚足支與前此謀國不臧加派萬孔弊難縷述今卽以事勢言之三韓何處九邊皆亡最可恨者練餉尤甚夫不練之兵餉之何益既餉之

兵練復何餉然則遊餉可能也練餉可除也漕糧腳耗可免也至他供御諸費尤宜節省蓋財賦盡在東南昔以西北待命三十鍾而致一石而又他端誅求故民力漸困今以東南之物力供東南之支費速定經制去其無名力易辦而不難則心樂從而無怨夫國無怨女曠女而後曆可長也夫民有衣有食而後無怨讐也所謂民力宜寬者此也

閹宦之干預宜慎

夫今日宜言兵食言戰守而言制閹宦非迂也以武侯之才力忠誠董允費禕之勤恪姜維之膽智而一黃皓竊弄其中則恢復大略每牽制顧慮而不能竟文文山之于董宋臣亦有然者至典兵皆亂從古為然此不待贅方今殿下英武睿哲何止照黃門求蜜之奸諳明公貞亮果毅何難行魏公空敕之事然而從龍之際必有近侍飛躍大計或與密謀有高

力士之小心則有李輔國田令孜之縱逆窒隙拔萌不言而默制如禽鳥之以氣此恢復之前圖非迂說也

紀綱之飭治宜尊

今日百事草創宜尚姑息而必飭治紀綱者何也昔南宋初建李伯紀力持偽命僭逆之誅良以名分整齊則人皆斂手綱常弛縱則盜敢生心所以士卒燒第而不問斯哲士興嗟射柳鼓譟而勿禁則奸人拊掌綱紀一空名治亂恆由之未可專踵跡憒憒人以議遵養時賊也然其要皆在未然之防將萌之際小物必勤謹嚴端恪雖今日君臣骨肉當有蕩佚簡易之風為臥薪嘗膽之事而假借宜杜微漸須防早為飭制使奸吏無以伺朝廷之輕重斯忠逆較然而後賊乃可圖也

一枝葉之論其目有五

取才之法宜嚴

夫今日取才宜寬而曰嚴者何也嚴其所不可取則取人之途闊矣祖宗以科舉羅士意甚善也浸假而偏重初場置策論不經心則時務之術疏矣又浸假而專以賄成並初場經義亦庸陋不足言矣鬻賣之風吳越為甚數科以來恬然不怪蓋知推求一同考先費千金因而取償于關節遂為成習價值明縣彼此互簡嗟乎累累陶穀之子家家瞿鑾之兒唐之通榜尚收名宿今之科舉惟有鑽營士既以此得官又以此取償轉展牢固日甚月新當此江東初造取士之制宜稍變更此中科條別有款目須使贗鼎金穴無所售奸又斷乎以薦辟兼行益保任必有實蹟行履不同陳言昔楊士奇與弼輩豈由科目蘇軾謂以孝舉人則強者割股弱者廬墓愚謂割股不愈于不進藥廬墓不愈于食蒸豚者乎推之而

弟友廉潔皆如此推之而經術濟世皆如此固尚賢于貌為糊名易書而實為手授口諾者也中興之士全在得人得人之效係于取士夫倖濫杜絕則賢路宏開然後雖一技一長皆可以所能進大之經國之猷小之庶司之寄乃實有才技可使矣

起用之倖宜杜

國家每一用監軍一議屯田一舉邊才則凡貪酷敗劣邪穢不齒之徒便摩厲以須究亦果取攜而去夫平時尚且貪殘臨難豈能豎立以豪傑束手之地付猥鄙奸詐之儔嗟乎誰為汲引盡喪良心事至今日所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懲前毖後鐵面持之毋使爛羊再謠狗尾復誚蓋敗類之輩不庸則致治之機可望也

將帥之權勿假

夫今日右兵重武予將帥以便宜可矣而勿假以權者何也愚嘗有說矣閫外之令不知天子此臨敵制勝事在呼吸之際而非平日擁纛坐鎮及拜命征伐之常時也且古之將帥皆卿相也敦詩書說禮樂多知道義今何人乎負販無賴陰鷙盜賊得監司一劄制府一咨即循級而上漸登公孤矣夫公孤論道之官也六卿或且不得而以施之兜鍪介冑不大舛乎此皆本朝之秕政不可不漸爲剗除者且宰相至尊貴也朝入政府夕即近夫國家有令一片紙召之而今能得之副將以下乎嘗見守把一官或選授武科方來涖事而先得劄付者輒根柢盤固卒不可去蓋朝廷之選授不及司道之告身紀法陵夷亦已久矣又安怪近事猖披也今通侯大帥或本綠林或由劄委無以小故而漫視之銜轄在御機數由我此中操縱難以言宣知必有以深思而熟處之也

最急之官宜先

愚於朝廷氣勢謂官必備才宜多矣而中有更急者非樞曹地官兵餉之籌畫已也天下之治主德爲本主德之美輔導宜先故講讀之官妙選得人則晝接之閒裨益不少且與相臣表裏可以默制在旁次則言路爲亟夫句龍中丞則盡除異議秀夫去國亦抨自臺章此何等時乎總之銓選之司斷須如王翺馬文升趙南星爲之則諸曹皆得人而一二要關之署自無秕稗此立氣勢之中又大節目也

似緩之地宜備

愚于大勢宜審略及全蜀閩粵矣夫蜀沃壤也財貨爲我資又險道也形勢在我上通秦之棧可絕來楚之帆宜揚即荆襄虞梗而衡沙可問塗也至閩廣與盛紹豈徒貴稱陸海實海徼也財產險要並爲國資茍幸無事或可忘此此有深意

未易猝言若夫淮揚已爲重邊京口江浦並爲衝地句容宜興溧陽太平池州並爲三輔此直當以馮翊扶風視之不當以彈丸黑子度外置之此又審大勢中一小節目也

池州距南京四百五十里甲申三月之變至五月三日始聞其概又五日始得蕪湖鈔傳南京兵部史公檄至二十有一日詔書至池州劉徵君乃與吳次尾先生聚哭于野云聞變之詰朝端午前一日也徵君已治木扶櫬自戒矢殉之誠人咸異其早計端午之次日即具是書上史公故所言皆福藩未登極以前事史公覽之唯唯而已史公開閣揚州嘗以是書示辦一个民部意甚悔之先是吾鄉曾先生亦欲上書聞劉徵君上書史公韙之而漫無所舉措是以止徵君著池州防守後議蓋見當時多設巡撫爲人擇官爲官擇地而不係乎關山之險又用罪廢及逆黨人

補其職勢不得休所謂因而利導之以救其半耳議聞時朝廷以左公懋第撫池太可謂得人左公尋以憂去未涖官又奪其情充國使北發乃以程公世昌代之左公疏薦也左公後矢節燕臺矣徵君又上藩鎮議其開章曰四鎮而既設矣夫何言焉全文今逸不傳余游池州久具聞其詳于吳非是以記之篇末癸巳三月和州後學戴移孝跋

答汪西京書

僕自入山既深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兒子鑾每從郡邸歸亟稱足下逸才儁致一往過人爲近今所希已得所爲尊公行略讀之點染波瀾大有古法中間至性之語血痕透紙背僕信鑾兒言不誣矣近巢友所稱述益詳至僕更自信心所衷服不謬也僕與尊公游久矣尊公慷慨負大略經濟鬱然而僕以雕蟲迂漫爲活計尊公不彼我也是皆作緣於

吾師史公史公不負國尊公不負史公以不負國而僕獨有靦面目偷息人間于君國師友何居此不復當人理而足下固痛心尊公與史公者乃不鄙僕而辱之話言足下又何居當由誤聽巢友諸君過許僕語邪是巢友妄言之而足下妄聽之矣僕今日自顧所謂臣之壯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辱芳削大篇洋洋瑰麗如昔和仲欒城之於韓范者僕何以當之哉於僕分為過量而於尊公史公及一切情事則又古人之誼作者之言矣足下文甚高意甚摯不容不報而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傳之于書益復不盡來諭云春間過我乎倘與巢友肯惠顧山中連榻數宵山巔水曲時復揮麈則僕平日所誦習於師友鑽研于簡牘者尚可一一為足下述之祈相商榷以教我也楮短筆拙茲固不能一一耳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書

一春秋討賊復仇之義

有討賊復仇兼之者少康之殪澆翅武之攻買是也有討賊自討賊復仇自復仇者楚圍之誅慶封齊桓之滅紀是也亂賊者人人得而誅之仇者其身為不共戴天者也春秋之義大討賊許復仇者與人以忠臣孝子懼人以亂賊也賊不得則其君薨之文有所殺以愧其臣子之不討賊者于是知賊在必討而賊懼不敢為矣不復仇則凡與仇構之事必書以譏其臣子之忘君父者于是知仇在必復而亂人亦懼不敢種惡為仇矣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而大要如此或曰康侯之傳春秋也在南渡之日其志有憤而意有所諷是故經之意有至乎討賊復仇者則說因之即經之意有不至乎討賊復仇者其說亦深文傅合之雖然康侯之說猶之乎懼亂賊之意也人第于討賊復仇辨別之而已

一朱子晚年定論

夫朱陸之異也人謂終未始同矣陽明欲為之合非徒謂二家之說離則兩傷也王賁之所近學之所主實大同陸而見後世盡右朱而左陸也故為書如此然羅公欽順已擇中間數書為朱子盛年之筆非晚年論也意以章句之滋蕪本原之欲徹朱豈待悟于末路又豈誠舍所學而從陸者哉顧陸鵝湖塗中詩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是其生平得力亦是紫陽鍼砭文成之學實所從出當時席公書亦有鳴冤錄謂子靜非禪而人輒冤之席與王一本之學故應有此然先是程公敏政已有道一編其序略云人不當以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于終身不同兩家之學初則若冰炭之相反中則覺疑信之相半終則且若輔車之相保而朱子晚年推重陸子有出于南軒東萊之右云云是其說又不始于陽明矣

一陽明致良知之說

大學曰致知孟子曰良知陽明致良知乍聽似合而陽明之所謂致知非程朱之所云致知也則以所見格物先不同耳程朱以格為至在窮盡事物之理陽明訓格為正如格去非心之格葢皆先其本與內而不逐末與外故單提良知而致之傳習錄中論此頗悉王于大學亦止從古本不從程朱分章更定者葢其所謂致知格物全非向外功夫也

一二氏之學

二氏之學少時少有涉獵然皆其麤淺甚者自謂未盡彼法之精微故未敢判彼法之是否也迨壯年學問略覩藩垣遂以孔孟之外可兼仙佛信韓歐之不妄而度闢二氏之說不講矣就二氏中于釋又較有所近葢符籙醮科之策既不肯

爲而服食導引之事亦懶不能耐惟道德南華二經之旨時時胸臆閒耳釋之大乘諸品頗尋味之眞有深爲出人意表而踐所參學未遇鑪錘又自少迄壯皆爲舉業所牽沈薶六籍未得以精心全力闖其堂奧故終不敢云有瓣香在彼教也然舊執愚見謂譯經持律疑于辟支聲聞而尚有苦行實功不妨以漸爲頓嘗見單提話頭命唱宗風者頗爲一切狡黠頑頓藏身之地往年如憨山諸法器其銓疏教典肇有餘妍彼何人哉而未始脫離文字常以喝棒行也故宗門座下往往闕參近日入山已深苦空日近即修煉未遑而面壁已切益將以此終身矣昔陽明三十以前深齊二家之味而吐之卒優入于聖賢之域愚學道無成反取前賢之所棄以爲安身託命之所豈徒古今不相及殆亦時勢所無可如何與

擬東方朔從公孫宏借車書

班史稱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從公孫宏借車書文具劉向所錄矣然逸不傳余意朔俳優持論又以借車必有諷刺如客難非有先生論指今別本載與宏書寥寥不類知非朔文因更僭爲之豈徒代朔亦以規時也

朔嘗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儕輩羣卒中曩者侍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飢欲死所從貰貸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貲爲僦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往貸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儻得比借外廄之餘乘假圉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結主上之知者在此知家無餘車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禔福中外使如朔在上前所稱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云云薄海蒙休四夷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朱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則丞相雖日饜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廄馬食粟苦肥亡損祇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了了猾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具車非以爲高直今貧耳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峄桐文集卷之七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一妙集第三十五

貴池劉　城存宗

記

游暑記

六月十九日度曹山山去峽川寓舍不二里初上有石級逶迤心異之及顛六七折逾不得到到則稻畦蔬圃曠如矣尋下路陡峻欲絕無可留趾從此上可以布踵武也約上下山殆十里許又數里過查村澗流滕縴菁綠怡人又數里遙見白塋隔處長谿窈葉閒厲而就之是爲塾所並塾而菴菴創俞氏僅容鄰顧吾云家人來蘭若山樹周遭景物小異可高枕也明日步湧泉寺寺始唐一鐘臥敗壁間至正中銘可讀有僧舍近泉源積落不容入而返明夜大雨水暴漲凌晨起視濔蕩洸洋生平觀漲此爲第一是夕漲退移宿寺中連日觀泉湧處歷前後山看諸峰泉源遠出崖石夾之崩雪轟雷未足云喻以此名寺宜也廿六日返宿菴明日游仙姑洞洞去菴六七里土人稱彼中靈怪然鮮入者時以沙漲不得進期冬初持炬御袂可成行耳明日至湯園遂三宿其園可流連也七月朔歸峽游事成暑亦漸減矣是行也道路三十里而遠往返以十三晨夕中閒或坐或寢或步或眺或舞或酹或詩或字或僧或友或田畔或谿涯或山巔或雨或風或禪悅或談語佳事娛心以消暑而增游勝者不可悉舉情致多見詩中詩不爲游作而作於游時益實與游暑事涉者皆備載故詩詳而記略焉

游桃波記

桃波見於太白歌余愛其名故數至焉丙戌夏初谿漲陰濃綠紋織水上季秋再過木葉脫而平沙白矣今戊子仲春十日宿霧既收新流初駛土人方壘石中流便徒步水與相搏激而有聲微風拂之如鳴佩環和且善也斥東爲中逵雖兵燹之餘索綯茅屋不數家顧平疇空闊草樹菁葱觸目交心皆有清淑之氣傳謂三月桃花水今扶杖滄浪已若瓣花浮出者水益有是吾意中太白爲之也李詩郡志及今本皆云桃波一片地了了語聲闇闇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按舊本闇作闕猶言人與僧別也或云白雲即寺名果爾則闕義尤長桃波不從坡李詩自有意而土語相沿余別有歌是正之是日先過古仙洞發其幽奇又西渡至殷墓興感古今而皆緣始于桃波也故記

游殷村記

桃波之西爰有殷村楊吳時左千牛衛將軍文圭子南唐左僕射同平章事從義所居處也地從主人故至今以名然土人亦或稱湯而疑兩姓爲異其後裔式微不學不能以故語人按從義相後主宋與國亡主臣入汴避宋廟諱改姓名爲湯悅而子孫留池者多仍本姓故殷爲著而湯亦有之兩家別族以居居相去十里余子繼往來道上詢知文圭墓所在遂相率登覽之墓視今制未爲宏壯無翁仲天祿之屬其甃石亦崩隤敧壞矣而藏內完好白楊青櫸蔓草叢棘縱橫絡繹其上固不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也表碣龜趺都無存者就其家問之主人愴惻言舊爲强有力所謀悅倘失去指泥沙中斷石相示青質脆膩片片剝蝕微有花闌及一文字可辨蓋碑額云低佪久之余曰文圭稱貴仕矣子又歷官至相位即不去黃腸題湊東園祕器也其墓制宜稍與常殊而僅僅如是豈其父子猶有秉禮守儉之風與抑江南小朝廷其貴臣上卿其物力氣勢固如此與抑文圭有知數識時

變如爾時李建勛遺言勿封樹立碑貽異日禍故他公卿冢多被發而殷得全與鑾曰自南唐迄今殆七百年矣唐陵宋寢亦復何似即元宗以鬱鬱殂遺令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而後主不忍竟營順陵豈非欲厚葬之如帝王故事哉今即使珠襦猶存誰爲麥飯一盂上者況一坏之土安在也殷松掀不改狐兔未穴而其後人猶耕漁力食昏嫁如禮寒食上冢伏臘奉祀其先勿絶殷固厚幸也矣視楊李所得孰多因相與歎息而返

文圭在唐末有詩名仕吳有聲或言其攜梁王表薦及第尋爲判官又薦之既乃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追捕之不及愚謂此事乃無有夫全忠之非人臣也審矣使文圭如敬翔李振輩精心事之如可得其歡豈有可以假手取科名復背去者全忠之枝忍橫毒豈捕一書生不得而遂已焉者如謂全忠不可其功名奈何由其表薦得進士官職也故唐詩紀事又稱文圭與杜荀鶴楊夔康駢等皆爲淮南將田頵上客不應朱全忠錢鏐之辟又云登第即南歸則表薦及第與宣諭判官之說爲乖剌無是可知矣詩人多輕肆取忌如皮日休避亂依吳越子孫顯宋代志銘譜系歷歷而史謂其爲黃巢學士誅死誣罔顯然文圭受誣殆亦類是惟從義爲人國相上之不能拓土保疆次不能死社稷而與其主纍俘相隨屬也恥孰甚焉第考其受相命在開寶元年已奉宋朔之後而罷相爲潤州節度使即在開寶二年其時事已不可爲立朝又無多日此必君臣齟齬羣小擠之以出雖管葛才安能有所成立從義即知不如韓熙載而心固賢于皇甫繼勳罪固異于馮延己諸人矣至與徐鍇等奉藝祖命撰江南錄于李氏之亡第歸

曆數而不言其過失徐湯北事斯其人果何如哉是父子皆吾邑賢者吾不可以不辨後既以湯悅顯或云卒汴未歸葬此故獨有文圭墓云余以戊子春二月十日游後一日記又後一日跋

墮星石記

去桃波不三里有二石孫峙田間相傳星所墜化也不知幾千年矣事無可考顧四山迤邐蔑所連接而闖然見石焉一嶷而立一橫而臥聳者皺秀可綴以登橫者蜿蜒可凭以踦以云飛來以稱星墮無不可者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經蓋止言隕石而左氏乃謂隕星也公羊氏曰先言隕而後言石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也穀梁氏曰先隕而後石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石無知故日之公穀皆不云星實也余意使果星隕爲石經豈可不明所自而第書隕石異日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經于星複言之何如其詳而此經言石何其略與杜氏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雨而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而遂指此五石曰是星之隕爲之即聖人敢乎哉是故經第曰隕石亦已明矣余於左氏不能無疑而況其他顧後世星隕爲石史不絶書此或承襲邪明或實有其事不可概論者吾故語同游曰聞玄覽氏之言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使此即小星所隕由峽川至白洋一星覆壓之有餘何僅此如拳爲然吾思石之英升而爲星星以光用者也故虛闊而大星之靈降而爲石石以精用者也故縮結而小此關至理未可以兹石之有無從星作戲論也今去石三里許呂姓者曰墮星呂

古仙洞記

自洞上視之一培塿爾高若止仞丈修不及三十尋也而通體皆洞其大者有三最奇勝者二其一絕頂向上張口路側老樹獨幹穿石樹根其間人俯而入不數武可布胡床六七仰之若高廈焉步之若中逵焉直視之若永巷焉仰觀之若工師所營梁焉睇之側之倚徙之折旋之然後知造物之於猶而巨靈之小為埏埴也有色黝然有紋纏纚然有乳滴纍纍然有苔衣菁蒼然有後戶出于腹坦坦然于石之理粹矣其一闢戶山左門敞豁可容車中高廣與前等而幽陰過之仰視石狀或似奇鬼似猛獸似人似仙真附身于屋壁者顧時有寒慄之氣侵人肌骨以文況之前如韓此如柳以詩況之前如李杜此如東野長吉也而以戶枕田塍非羣眾所經游杜德機而全隱節抑又甚矣其口于路側者得題字僅廬山趙及水利乙巳歲仲春月十餘字可辨然文義難詰字畫

亦在下中可無問也初土人第以洞口稱余按郡志曰古仙洞此必上真所窟當小福庭幽異靈奇時見時闕名不虛也夫

游大樓山記上

人皆言大樓山與府治面遠去五十里而為之朝此大略之辭也山延袤弘闊有絕高兩峰其一與寺近名柏峰巖豐下銳上迥出雲表與府治西南對見今所稱毓秀門門外平湖浩衍空氣濛濛及雉堞睥睨若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其一去寺稍遠在峽川口拔地突出陡起千仞視柏峰尤雄壯與府治正南對見今所稱通遠門郡廳事直焉門外河梁襟帶縈烟生滅及雉堞睥睨亦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蓋大樓之面府治以兩峰而兩峰之與府治面其同異有如此山去江又遠于府治而兩峰見之若一高可知也太

白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女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為我達揚州始余疑大樓與江水迥隔何詩意超忽乃爾及履其地乃知詩言不誣蓋登山實見江水既見江水則掬淚付之無不可達矣西泉宇於吾邑境亦大分明于鑾進曰太白古風鳳飛九千仞一首中云為藥祕海岳采鉛清谿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諸語亦實指茲山而言以既落風塵之後藥物卒不可得所以汎清谿而登大樓非概云仙人樓居意也惟山高遠曠闢心境廓然故羽駕滅景飆車回輪當是登覽時所作余曰然太白他日代內答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又與周剛清溪宴別詩云溪當大樓南觀其言必指稱非雄曠瑰奇不足當乃公意顧吾曹不躬親游歷亦不知詩與大樓親切有味至此此不可不記

游大樓山記下

太白居秋浦游大樓存唐天寶中今寺碣云創自天祐則後太白百數十年矣豈有山既著稱無一蘭若棲息者或悟真之名乃天祐始與或不始自天祐而後之人失所考與一泉出地甃治頗古非近代物顧碑亦不載則山中往跡湮沒必多可慨也余欲為茲山存故實而今日之游頗多歎息蓋自癸未來吾郡屢經大兵今茲春仲又值江上旅興以故郡人久蕭索游屐寡少向所稱靈泉洞諸勝皆荊榛沒徑葛棘胃衣巾余輩如破天荒僅得措足則山固以衰王殊矣見萬曆中寺僧瘞塔壯麗有擬于封君今僧不知何往過之亦無主客禮持糗糧莫為炊抱襆被莫與下榻則寺又以興廢異矣方上下磴道閒遇老嫗持杖少婦襁兒乃附近居人避兵經錄者云乙酉間佛殿僧房盡假賃則登山之人亦欣戚縣判

矣今振衣千仞余則得矣下視州土興慨如何是游也去從間道返遵中澗兩日殊途目無宿物其道引先登俾去來有程疑興有所者二柯生也樂游好事惟恐後人遇險必涉不怖不倦者吳筵也所至考索證據古今而勝情一往輒先人百步外者子繇也不佞城儒茲行一更老而已昔太白登大樓咫尺峽川而不入意既得驪珠無問鱗爪余住峽中久之始得一上以諸子左右克濟吾事庶幾昔賢不笑人哉山有崩石事則別爲之記

大樓山崩石記

丁亥年四月五日大樓山大石崩逾年戊子余輩以游山返過其下欒問居人指示崩石厥狀始詳當日晡時忽大聲如雷奮已殷殷轟轟不絕逾十刻蓋石循山展轉而下故有聲乃爾方其聲近山居民無論心愕咸舉體震撼三小兒亚敢

弼桅墮地破遂僵死久之始蘇牛逸于闌豕奔出圂摧裂震動之狀六七十歲老人云從未之有也已視之碩大石一不可以尋丈計約略如數楹之屋小石從者百餘幸山趾一渠限之躓而止不則碎人宅屋如泥矣農家取石煅灰以糞其田所取財十之三已得灰蓋六百石其餘石固在計灰以石數可數千也形家謂此山正面府治名之朝山故老相傳或小碩石則郡官必有斥罷及死亡者茲崩石特異而事不徵豈其說亦有征與或曰今撫軍建牙吾池而以鐫秩去彼貴臣也巨石之墜非其驗與或曰未也臺使非郡官也節彼巖石以象師尹詩人有具瞻之刺也今官邪甚于昔而崩石亦異于前夫害速見者小而禍遲發者大變不虛生事以類應願語變其書以俟之

峽川山木記

山六從來不具述水口而外諸山亦不具述由三十六峰入峽川是爲曹山峽川諸山斷自曹山始連亘爲西山又連而爲下西山西山之腹孕爲獅山獅山之上爲球山下而水口爲隱莊山其左關拔起爲大樓山處兩關之中以實其虛而補其闕爲齋羅山左之漸內爲象鼻山又內與獅對爲洪家山一稱鳳山山趾連及爲松寮山曹與洪以姓名者也西以方名者也獅與球與象與鳳以形名者也隱莊大樓以古蹟齋羅以齊諸松寮以物色名者也山之屬十有一而獅爲之長獅體小于諸山顧背土面石一身異狀長溪帶之柯氏聚族稱著姓焉徒以獅爾獅之名立而曰球曰象曰鳳以類從之取彷彿云爾大樓之巀嶭嵯峨曹西之龐厚雄杰冠絕他所而皆爲獅用以小主大以少役多山之說固如是矣有山則樹木從之峽之諸山無木諸山非不宜木也耕者鉏犂樵

者斧斤故無木也獅獨有木非獅獨宜木也聚族者以爲廕耕者勿鉏犂樵者勿斧斤故獅獨有木也松杉樓櫸梓柏冬青材木之屬不具載桃李棗栗櫻桃銀杏果木之屬不具載其最偶異者三是名爲榆根不植土抱石以出與石俱化渾同超忽莫之判合疏峭突兀其最奇古者二是名青檀數百年物臃腫詭譎有一中空半腹破裂內可容人橫臥直立輪囷凸凹蟲不齧折其最森茂者數十是名楓林大者合抱大圍幾尋參天蔽日夏午如陰老壽作朋物莫之侵霜不彫葉終歲綠沈此三者嘉樹奇木也吾池不多見然惟榆在獅石上檀植乎地楓處隔溪而皆與獅切近與他山絕遠猶之諸山無樹木而獅獨有也諸山不知幾何年矣諸奇木久者數百年近亦百十餘年矣余客峽川始表而出之知山與木相賀以爲庶見知于後世也戊子春二月二十日記

印記

一人之身而用數十餘私印有是理哉今國家南渡皇帝新鑄傳國寶士大夫始知天子璽綬凡■十有■初印位造黃金符一投冶印成天下咸以為瑞後乃求玉玉至按舊典造焉靡弗備上大夫官爵印信既由朝廷頒給外得一二私印自記姓名足矣而締言怪號長短方圓殊制多不勝狀實始自宋元而濫于今日余生平援私印無慮數十家輒散亡及徙峽川荒小猶存篆刻者八家曰青陽吳光錫曰青陽張大猷曰和州戴本孝曰同里吳鋋曰山東韓璽曰同里李懋曰茂公失其名與里曰新安吳典諸家之篆與刻工拙何如余固莫辨也曰劉城大篆吳光錫刻光錫余嘗酬以二十二句曰我名避齒曰坐看雲起時並古文張大猷刻大猷余往為題其印譜蓋嘗學六書于吳光錫之兄寬生者曰謝髮鄭心

妙三十五　九

小篆陰文戴本孝刻本孝字務旃戴敬夫子也鐫其旁曰皋羽晞髮集所南心史伯宗先生讀之悲其志遇如此命作是印本不敢辭曰鎦城曰城曰鎦城白事曰鎦城私印曰今字存宗曰更字存宗曰嶧桐曰明之遺民曰謝髮鄭心曰嶧陽孫桐曰宋有會孟明則存宗曰大明貫池鎦氏藏書曰鎦城鑑藏曰臣鎦城恭藏曰旡居並小篆城字最小用于扇上題畫謝髮鄭心因戴氏刻乃方者故引而長之與明之遺民嶧陽孫桐宋有會孟明則存宗同作引首余王父舉四子而孫惟城一人城孤兒矣故曰嶧陽孫桐而名其集嶧桐者十餘年余城四世單傳子姓弱媿不死于崇禎弘光奄忽苟活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終恐鬱鬱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余城藏書不可不記每帙用大明鎦氏藏書于開卷其下則用鎦城鑑藏畫絹亦然凡御製類則印曰臣鎦城恭藏明吾志

也汸在甲申乙酉間余城居郡市之試門今轉徙峽川僦一室上漏下濕土坳且不全無論屋壁戶牖故曰旡居本曰旡菴古無菴字即閣字是也故從居山賓自作刻印歌贈存宗存宗傷之矣四方好我者新呼我曰存宗以此曰樂琴書以消憂韓璽刻璽東來人官河南裨將今在池太總兵官幕下璽知吾以髮隱山中不求見余而以此贈余為作韓將軍篆刻歌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小篆李懋刻懋所自勒以示不忘明者懋死其家以貽余曰問蕭樓文不古茂公刻樓吾所構也曰鎦城圖書鐘鼎文吳典刻典吳彝弟諸家惟張大猷李懋死餘皆存諸家惟吳光錫吳典刻近又失之餘在篋中諸家惟吳鋋刻最多凡存者十五六鋋與吾父子朝夕游有失輒復刻有剜輒復刻或紀歲月焉諸私印惟存宗稍規而圜其郭餘皆方者方而長者余致古印無不紐故鋋所刻並

妙三十九　廿

紐之紐以瓦不敢用龜也螭也鵲也韓璽刻亦瓦紐余隱者也諸私印無不石者世寖衰俗諂餽遺士大夫每借金章名用黃物以賂言之醜也劉字本卯金刀而古作丣金刀誤矣許氏說文漢時著而國姓不見于書但有瀏字鎦字之文而俗刻劉字多謬鐢豈皆從鎦不從劉乎明王應電補入劉字抑因瀏鎦諸文而省之乎余論字以說文為本故鋋刻諸私印並遵小篆劉從鎦城字用古文則自吳光錫始山川城郭古人之所不名而余之命名亦妄比先聖之于山矣烏能改諸私印惟問蕭樓十餘年不用餘所在而是童子名露布所謂黑崑崙者侍余作草久善用印而印為之刓嗚呼城以不死之身垂文自見宜自藏書而外一切告罷盡毀諸私印歸其璞然吾將游名山計所至當留私印巖谷閒我即死子孫亦為我散所嘗游處則纍纍者尚存乎見少哉一夕夢老父

持數紐授城曰此守印又授數紐曰此游印游與守何分邪守豈貯之几案者邪游豈挾以歷名山大川者邪城偶記之以戒世之爲私印者勿多多爲累且不適于用而城亦自是守其故不復更矣儻後有從書畫便面識城者有從巖谷憶城者未嘗不于私印見之而城亦如雲烟之過眼爲後世所悲歎矣特明天子璽紱千載下痛心疾首已哉使夫人而如城私印之多已不勝記又況有多于城者乎使夫人而如城記私印記之多即汗牛矣烏乎可

篇

解惑篇

夫子曰四十而不惑不者斷然之辭不惑者自然之效也下此雖及門高弟子第以辨惑請辨者有不辨者也有不辨而後辨之務力是故各隨其所蔽而有事可指蓋臨境治之亦

已勤矣至蒙莊氏有大惑終身不解語夫惑何以解也意辨之在先矣解則爲已然之辭視辨爲差遠然惑至而解如庖丁之奏刀砉然騞然不能外肯綮以游刃也安得如所云不惑者空闊昭曠自無纖芥哉嘗思師與須在聖門雖年歲可考顧其問辨惑不知當幾何時要之皆强盛之年非少小可知以聖人自敘不惑尚在四十則四十以前烏知不屹屹以辨又烏知不惑至而後解也閒即莊語旁推之惑之在事境者無時不有惑與吾身相終始者也吾之解惑與否亦無時不見第使吾惑至而解則前乎所以致此者其辨可知後乎所以引類者其不可冀此之謂終身之學敢擬聖人以年計哉李生敬仲少事科舉有聲庠序閒今感愴改革恥事二姓遂棄諸生將以俎爾老此可謂不昏眩于貧富不惑易于貴賤矣生抱經考古敦四始之義泝六書之文蕭然閉戶不苟

惑世人至學積而美著吾欲異之生遜謝曰此父母之教兄弟之所翼成也嵇何有焉蓋其孝友端愨多類此是生于天經地義忠孝廉節之大端固甚明晳舉世之瞢瞢逐逐利可回而害可疚者未有所惑溺其閒也生意其辨之有素與故事至而應若迎刃解與抑亦當大閑臨大節而辨之又辨故不至有回惑與抑人一身之內一日之閒洪纖畢應細大咸投生固先立乎其大者其他感應果皆批郤導窾如土委地與生今年正四十夫聖人之分勿敢僭也然不可不學師與須姑舍是故以解惑之說相切磨言解則知辨在先而不惑可馴至惟聖人可以四十言學聖人者敢不終身以之哉作解惑篇貽之

題跋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十二諸侯年表實敘十三而篇稱十二索隱曰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意不然表起共和齊晉秦楚時皆未霸也霸雖後無稱乎抑秦晉非夷狄乎其屑食諸且既已敘之矣目削而不數于義何居夫世家且首太伯矣如之何以夷論也竊意子長或始止敘十二故篇稱乃爾後自增吳其世系起壽夢欲更加考系未詳故篇稱亦未及訂邪或褚先生之徒求完備焉增入吳而篇目偶未竄易邪如以傳寫者三譌爲二不應論斷亦復稱二史遷往矣意不可知要以爲夷之故削不數則必不然之說也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往年予變讀史記至年表月表橫行格畫中亦務求明析而於秦楚之際月表頗有疑義以書問余余爲答之今書之亦使讀史者曉然也曰秦楚之際月表除秦以月紀矣趙魏齊

之所謂一二三以至二十三十者如史記中之卷之一二三及漢書某帝紀之一二三某志某傳之上中下因上有秦月而此姑次第之以便省覽非有意義繫乎中也及義帝元年以後則楚分爲四趙齊諸國皆剖析分王諸人矣其始分王者則復以一二次第之起而仍前之人王者則以二十七接前二十六以二十接前十九以三十一接前三十故可推觀也惟漢則以二月三月接前正月尊漢故也且以與上格義帝之月相應至漢王十月羽滅義帝無十二矣而漢仍以月次至十二月又以正月起至五年之二月漢王始稱皇帝耳至諸國之所稱一二三者依然自爲次第亦不以漢之月論也惟中有漢之年月書于前而空格中又書年月後于漢者凡二如三年一月在楚項格中者已爲漢之四年正月而二年一月三年一月在韓王信格中者各後于漢一年此不易解豈楚韓不用漢朔耶何于此特見書也俟再思之

書循吏傳後

自馬班著書循吏創紀[redacted]戍來有竹馬之迎去則遺靴作愛偶爾一時好事飜爲千古禍尸考績嘗期則縉紳子弟日夜甞龔黃之句內召將叉而腹胥屬吏要結創朱召之祠攀轅之費出之乃公橐中赴闕之資派自正供額內至無官不豈弟召伯之樹多于蓬蕀荊榛無地非畏壘文翁之堂倍于民居邑纍德政盈編太史含毫而不勝載豐碑塞路行人眙目而莫誰何然轉盼未幾賊惡可嗤遂有牧童耕豎斧木主爲樵薪亦或烈士酒徒投土偶于溷溺一解不如一解後人更哀後人不知還載叔敖諸君固紀矣公等輩真僞何似始末何如也因覽二書聊綴以此

方密之九將題辭

余讀密之九將慨歎其才往追古情來絕今也夫密之生清華之族資鼎盛之年識才宏覽含玉吐勒卽奚疑焉顧所爲九將者蓋有不得志于世者矣猶離騷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辭尚隱複義取譎詭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密之之所爲不得志者奚在其以是將之乎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將纏綿往復情理無極意將探取雋妙節略識之如昔人所稱拾其香草者卒棣棣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爲文選乎九歌擇其六九辨擷其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以云也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牘卷

昔昌黎抗表佛骨而至潮乃與大顛游朝士多疑之韓辯之孟尚書以自解然所傳與顛三書則宋自永叔晦翁而外皆以爲非出韓手是其徒僞爲之謬甚要以大顛爲彼法中龍象聰明洞達而退之之與往來所謂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則書之有無真贗何足爲昌黎損益而紛紛不已哉今正古上人與吾郡司李李長庚知交久游處略同嘗爲作小畫及贈答之什蔴數十數皆出手筆正古裝潢成冊挾以東下余得見之因論曰先生深宿禪悅素少所可而獨敬愛正古正古可知也余又讀正古詩清真渾樸疏落自如視惠休綺豔若不屑爲者斯所得于甚深微義豈苟然乎後之考古者得是卷而藏之墨蹟如日烏得以僞託疑正古哉余書其首以示來世也

書將一个落卷後

吾友將一个臣自比管樂有年矣近者天子下明詔推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人將以畀任職事利濟元元識者咸舉手一个曰是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微斯人無足當上旨遂以

其姓名聞徵檄再至矣碩逡巡不出退就儕伍試京兆所余覩一个意以為凡吾之出以康王國惠斯民也今科目處極重之勢諸生無易世之貨斯豈所云用我乎俳俑之言童而習之若弄丸矣儻猶以此進而為吾所得為天下之治可幾也云爾乃榜發復不售都堂閱然有失士之謙士者為動色披其落卷歎息移時無及矣余乃正告一个曰子其亟出矣哉夫物名射策之得人不如言揚行舉也審矣彼相倖于不可知而此相覩以其素也以子之才數試而數不中有司之尺度以知人之難一舉而遂得吾子應明詔亦大可見矣子忍當世之憔悴而姑待不可知之遇以有為于仁與智何居而以曲江選勝為工以杜陵獻賦為拙非素所樹立然矣夫資格所以待庸人不可以待非常之士艱難可以困小才而不足以滯通儒以子之不制科也而謂無以相處或遂投之

險阻有意妒成亦曾見騏驥困步于峻阪銜且大丙回策于崎逕也哉夫子之所以對執事者條貫天人指畫[redacted]統紀靡遺機宜具見是先資之言也出而圖之毋濡滯矣盍余既為勸駕如此遂次其語書于落卷之左方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吾觀鄭子孚尹之序悱惻纏綿文亦已工矣鄭子固工文其獨至是者宗侯用章之義有以發之也夫少康之事遠矣更始世祖亦後世得失之林也婦人衣而爛羊吏沈湎貪黷日樂其所以亡者欲不為建武毆得乎試覩徇河北者相從之士如蹋冰啜麥葦茹茶飲痛何如也宗侯宣諭之請不愛毛髮身任艱危義殆類此此已觸鄭子之胸矣鄭子于三月十九日事為泣血詩聲泣實薄宜其于此文益以工爾戴子椒夫書鄭子序後拳拳人心地勢兩者而所謂地勢以江南之

習汨權嗜利狠詐為劣嗟乎此鄭子序前之意句外之憂也夫因書紙尾著之

姚孝子傳題後

姚孝子兆汝傳謔焉兆汝既渡江就醫白門矣聞賊信顧遐曰以親在故也若是則兆汝之死必矣死猶負其母不解生敢以既渡江為之辭乎吾聞和之陷男女死者殆二十萬其趣歸就父母死則姚兆汝而已余故直稱之孝子云兆汝之弟既涕泣道其兄事又言傳中高子卿孝母狀頗類此以身蔽母中數創飲箭鏃卒以其母免友人戴椒夫亦云然余將別為之傳

謝樗全畫聯松圖題後

嗟乎此吾友吳次尾所藏卷也往南都朱元介宗伯妮古特甚所收周漢以下器物為一時最次尾寓南中盡得其一二

而此卷為嘉靖中肇渠家或不以為上駟也其實蒼潤疏秀逼似元人墨瀋所漬神韻渙發養和鍊師吾不知何人而樗全名手真無疑矣次尾既死義釐孫炭炭子鑾拉吾姻柯孟璧往經紀其家吾乃以贈柯焉嗟乎今日何得撫石捫松大伸偃仰豈非蒯子訓賣長房一流人雖然盛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是次尾之志也如以呼吸導引之說進顏常山張睢陽豈有當哉覽卷太息因為題此其善藏之

書吳草廬題李赤傳後

澄之識宗元似矣奇遜溫之廷非大厠溷與于收父妻臣娶主妃帝師偶尊而儒次在民句之閒此非釣天清都也澄委身焉揚揚司成之堂欲以行孔孟之道非以厠鬼為殊麗而妻之者邪澄固知笑宗元之惑也覩其出處取舍向背于宗元何罪哉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草廬儒者而集中宮觀之文累數十至爲帝師殿碑二惜哉文有云聖心眷注俾嘉隆于文廟其以是揚主善乎抑益醜之也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秕政詖辭千古流穢而載筆助瀾焉視孛术魯翀請各不爲禮者尋甚矣雖然其主以爲師其臣焉往草廬元大夫欲不爲帝師碑得乎哉

監本三國志書後

魏吳國號也蜀地名非國號也昭烈稱漢被以蜀名何也志三國矣奪一國之號而獨以地志壽謬盭至是哉壽固蜀產即云蜀缺史官而家世見聞近在耳目㝡輯易矣志顧略甚嗤相亮父子而及其主又固陋其故都焉壽豈復人理哉然則父喪近婢豈真有疾丸藥毋死不歸葬未必毋治命也推壽之爲書吾直薄其人焉爾志頗寂寥賴裴注翼之該洽雋

勝奕奕動人遂得不廢不則難以肩次諸史矣此爲南監本萬曆中祭酒馮公夢禎刻每卷末公輒署已校正月日晨夜皆具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後此大司成皆讀書如公否也

無他技堂類稿書後 劉世珩謹補

先生詩文涕淚千古無論其氣體聲調頗軼同谷而上即同谷當肅代代興鐘簴不改雖麻衣草履負劇拾橡之餘猶有劍外之忽傳捷書之夜報渠亦尚堪自慰先生感遇蓋不可言淋漓醞藉視昔人爲難知視昔人爲工矣

此篇伯宗徵君題吾鄉先輩蔣一个戶部所著無他技堂類稿之作也嶧桐集並未載此蓋徵君詩文雖爲其子孫所刊本有遺軼蔣公行路徵君未死前兩月有寄書今亦不見集中此篇爲蔣公後人刻集載之玩其詞氣似作於順治乙酉丙戌之後古人所云詩文知己者是也近日新

刊嶧桐集所據之本頗有脫譌余既爲假得舊本讐校之復於蔣公集上錄得此作以寄蒽石世講補刊嶧桐集中可與吁嗟行寄懷蔣一个之詩並傳云光緒庚子孟夏月桐城後學蕭穆謹識

書申佳胤州刺劉先生傳後 劉世珩謹補

劉城曰吾先世其家不貧至山泉公而中落又豪舉不爲身謀先大父環堵蕭然經紀生業竭既廪束脩供甘旨身食粗糲而擊肥鮮于鍾百榼以燕堂上歡居喪幾至毀滅其於同產姻親昏喪饘粥悉引爲己任資給之終其身不見德色蓋自秀才時始城稚齡隨之括蒼青田所至山川雲樹人物嘗自教兒必以砥行策勵爲訓曰科名其次也於羣從昆弟不殊而贍族尤力待以舉火者甚衆或反脣焉置不問反厚之人未有不久而戴德者口不臧否雖販夫牧竪與之無町畦

而東躬則以剛勁所謂無事不可語人也致仕歸田田疇閒家塾修竹木敷榮優游歡讌行視地利通泉源頤養閒暇遇道俗義舊恭謹如少年林居二十六七歲吏池者咸折節致禮焉卒不干都邑長以私教養子孫崇孝弟戒輕浮以敦厚退讓爲先好書畫金石文晝觀夜誦蠅頭書筆不停輟幾於牆壁門庭皆著楷墨或諫其非大耋所宜則曰洪景盧手鈔資治通鑑三過今士大夫讀板本不能終吾是以爲子孫勸當萬曆庚申神宗大行詔至先大夫衰經二十七日朝夕哭白衣冠三年而後除先是遇聖節日必齋祝如禮人笑其迂曰此大臣在籍所未行者

茶州刺劉先生傳伯宗先生書後一則從劉氏族譜中蒐得亟爲補入劉先生名光謨字敬儒即伯宗先生之父也少通經傳能文章有聲當路而卒以州刺老永年申氏佳

肖爲之傳論所云禍也而明經綸也而半刺言之愴𢙺然
能以儀範教子伯宗先生終以節行顯其所得蓋已多矣
光緒壬寅十月縣後生劉世珩謹注

嶧桐文集卷之八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劉　城存宗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此記蹟雖靈奇文實質直其非偽妄明矣而或者疑之夫物有其至精精足以相伏神理之制豈不如禽鳥之氣與以其為子虛也吾獨有深疑者度謂鏡與日合日蝕則光闇日復即輝揚是故妖無不照照無不窮乃今覩青天白日之下魑魅雜伎罔兩眩人千妖萬怪紛陳競進彼慭不畏日日亦闕然若不燭之何哉安在日與鏡同功也然吾又有以解之曰鏡雖與日合德鏡已離大而就小含氣而用質是其去日遠矣夫妖無不照照無不窮者鏡之精也有照不用用照不褻者日之大也彼紛陳競進者豈可肆然謂日不如鏡乎哉吾書之以實鏡記亦以為日解焉

讀李空同太康縣安氏塋碑偶書

古之葬者其子孫以昭穆祔無內淩無外擯禮也義也後世惑于形家術厥賊有三曰僭曰犯曰專僭者何望奢也以為吾祖之壤可矣未也富矣未大富也貴矣未大貴也舍其舊而新是圖子不以依父孫不以陪祖可祔勿祔棄遠其先一也犯者何亂次也以為惟祖父之某兆吉下焉弗如也遠焉又弗如也穆侵其昭昭侵其昭穆又侵其穆瀆鬼之序千人之紀而冒為之二也專者何厲錮也以為某祖之壤於吾吉分之他則我不獨有也某祖之吉壤於吾子孫福分之他子孫則福我子孫不厚也應昭者不得昭應穆者不許穆擠同氣於秦越排一本為仇讐三也近代以來三賊橫兆域搢紳尤甚賢者不免痛哉吾覩安氏塋地葬者五世蓋二十四窆矣自一世而下為左為右為左前為右前又稍前秩秩如也安氏可謂秉禮而敦義矣歷世永昌不亦宜乎吾又覩葬一世至三世始有貴而知州者四世有貴而推官者五世有貴而進士知縣者他耆壽文學纍纍不一產此二十四窆左右前後中即又安知富貴福澤所在也空同詳之可以觀矣以此為教後世猶有枯祖之肉腐父之齒以爭福而不葬者

書空同為人墓志中詩語

李為人作傳志無全載詩文者獨鮑梅山賈道成二志各載二詩鮑賈人也其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周知數日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席上為我開須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即無言杜與山谷空同之學杜者孰左右哉賈城隅其泛詩曰波水澄濟澹澹浩浩樓臺藏躡林石矗窈霜露載零徑蘭凋槁

惟彼松筠哀此眾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還邑詩曰郊原曠以修零霜一何淒飢鵶巢枯桑故城委蒿藜黃鶴輕四海游子乃念歸懷贈顧里閭怛焉傷路歧前一章祖述蘭亭集後一章何曾陶阮風規也弘治正德中風雅道盛其不以詩名者且若此矣賈又言月非九月光非日映又云聖人觀象而繫辭三極胡獨不言象耶皆有精義槩見志但稱其學易嗜吟而不云有著集又無子絕悲夫因特表出之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李之言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大羹之味豈雜口所嚥哉云云李言至矣使見今日評注之外益以圈點李何如痛哭長太息也或曰始作劉辰翁也濫觴李贄也然劉以讚他而贄惟譽己劉時一點綴而贄盈溢淋漓矣

題子鑾文丞相東流詩記後

文丞相之東流信矣得山谷及此始東流爲一證又得公風雨秋一葉數語爲一證故曰東流之爲東流非傅會也故曰信乎丞相之三致意池州也余猶記一事崇禎癸未春楚師左良玉率師東下所過成墟駐吾池郭外五十日以兵衙光山程公世昌苦心調御力挽之始有旋師意然畏李賊甚不敢返楚語程公曰吾當暫駐東流以待公笑語之曰大將軍功名事業如何付之東流東流豈可駐哉左聞言色變遂決計渡皖去蓋公以東流屬邑恐其貽害故以詼語沮之卒中左忌如所謂黃石磯者乃竟北渡而池民以蘇公詼言微中每如此此亦東流一佳話而吾池人不悉聞故識之

題子鑾相公墩讀書記後

正嘉間李公昭曠樓今已無指及者書院亦無復稱說者則遠之宋代范文正之蹟黃太尉之冢其湮沒不傳又無足怪

因其漫滅而遂謂無有豈可哉後之考古者但當恨故實之無徵不可悍然謂郭公夏五皆亡是公也

題子鑾六泉口記後

開平勇略肩次中山乃中山兩公並建奕世無虧而常則國統再絶僅以侯傳論者謂常好殺使然夫常之殺降事不他見實止見於九華一役至使高皇有吾不壹將之過之語則徐常德器之分與天人食報之異蓋決於六泉口之日矣夫稱兩公功者不數六泉口孰知六泉口之繫兩公差別固如此哉

題子鑾金鐙巖記後

公過金沙有題壁東松寺有題壁祁陽大營有題壁新淦精寺有題壁知公雖奔命戎馬而山水之間未嘗不流連在念也觀齊山二詩則過金鐙巖必觸目觸目必刺心鑿去金字

事豈無有哉公後改謚忠武今率稱武穆者淳熙初謚也販傭婦孺千古一辭故猝不能易云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開平自靖難革除夷于阜隸至弘治中繼六王後始偕襲指揮使嘉靖中始爵爲侯然于鄂國之舊封替矣真不如西谿數椽薦蘋藻而勤報賽固久久無斁也余往拜雞龍功臣廟幾有臥龍無首之慨今應鞠爲茂草矣聞沐府東西門與常府街都爲[redacted]人飲馬所嗚呼西谿野廟尚稱一片乾淨地哉

題子鑾華盖里宅記後

楊升菴集載華子西諫書及其事直云傳伯成去後華遂瘐死獄中不復言登第杖死楊一時趁筆疏脫乃爾乃陳晦伯胡元瑞掊擊升菴毛舉深文靡所不至而獨漏此則陳胡于宋史亦不詳讀故也弇州謂楊疏于正史陳胡又曷嘗熟正

史哉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跋後

凡夫於字學深矣然亦有大用己見者余心所未安即此序不獨改糸聯所尤於義未勝如同屬韋條漢人語意亦自儁永不必改作同條韋屬也至于成書在前御名在後者後人臨刻一例追諱如唐刻十三經則淵世民等字皆闕老泉管仲論云管仲相威公改桓爲威南宋人爲淵聖諱也老泉何遽爾而至今刻本不復刊正此類甚眾皆無可疑吾獨嘉山賓究心篆籀酣熟許氏而能正凡夫得失也即此跋見之矣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詩後

山賓跋山民詩而追歎西山改姓以爲後有非之者此不足異夫文山遺既出祖母變小人亦借以行嘗況西山在山當時且有偏君子真小人之語哉讀此爲之增慨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嘗細讀此傳其氣體手筆全不類漢人定爲先秦之文事不可詳而文則古甚矣余偶然涉筆別有寄託不謂同心之言更得此十二章也淵明讀山海經詩妙在能說己意余與山賓讀此傳亦是以他人酒杯澆塊磊耳詩之駘蕩儁永固自五言長城也

書男蛾刻樂府變後

崇禎己庚閒余作樂府數十首將入都過維揚友人萬茂先游適至覽之袖焉三日持還余曰後勿以示人會當有讀者指其口相戒曰守此如缾耳既上燕臺不能不爲人見一日梁公狄來熟誦之無遺曰斯指某斯指某何如余不應公狄笑曰或人習其讀而不知不如我解語也則幸甚余竦然悔之今一二屬詞以竢後世采而男蛾必欲持去男蛾不謂非好我其愛我不如萬梁矣夫皋羽自哭何與人事而記語隱譎詭文山爲唐宰相託友人以甲乙斯固已異矣至所南一書以錫鐵層函之更沈井底其謹嚴閟惜何如哉痛之深守之固又不獨銘磨兜堅意也吾戲語男蛾當作中郎論衡觀所謂吾與子共之勿更語人可矣

雜著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古今同哀和事而朔直責之憤矣朔嘗以伏日不待詔割肉去帝使自責朔再拜云云余倣厥體推言之不祇責和而責璧憤益甚故爲辭一篇

和來和來女號言璧而不知人之不知璧一何愚也不量其識而強持前使彼輕詆爲石以形見其盲瞽一何忍也璧辟不祥爲國上瑞宜詔君王齋祓設九賓而廷跪受乃不忍櫝藏一再往沽致茲訕辱又何無禮也薦賢不得士當被顯罰薦璞不得玉何遽爲僇汝不善賈使楚以璧故連刖女世負賤人貴璧之聲于諸侯又何不忠也和女不自責顧怨刖女者邪

擬責和氏璧辭二

倣褒責髯奴頭責子羽而爲辭至吾命義度朔所同也

璧前來聽吾責女稟清潔之姿蘊粹精之德馨馨天神降福人國其出也有爲其沒匪無說今明聖遐徂戰殺紛拏既非急章帝禋宗黃琮蒼璧又無需輯瑞班玉子穀男蒲珪璋埋滅琬琰泥塗即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莫不辱在婦女碎儕黯道高者引避價重者愧赧女躑躅冒昧思見此世如麟來魯哀之年龍漦夏后之季卞氏亡玉人逝知我者稀宜哉出非其時女責奚辭吾聞鄭人稱璞玉之未理周人稱璞死鼠未腊夫鼠玉相萬稱豈等級良以周鄭多方俗尚異嗜也使女擇居入魏則已一見千金食上大夫之饋或自致秦廷亦償城十五羣呼萬歲歡聲而託茲侏儒下邑藍縷後裔睢于傖父曷覩瓌姿自共王戰晉呂錡創深四海之內盲目盲心猖猖獝獝往者白珩倖而一遇埋璧卜君史氏誣詼女懷此都如資章甫以適越奏鐘鼓于爰居國無人莫我知嗟誰吁哉產非其地當責者二且女誠欲自衒楚宮揚聲雲夢也則何不入子蘭上官之手投鄭袖靳尚之胸其人寵薄青身權移斥谷吹噓生風雲咳唾成珠玉不然亦借徑陳軫之口轉輸張儀之舌其人脅鼓雌黃辯易黑白瓦礫可使爲球琅玄圃惟此爲不夜數千誠爲之游談兩主不復生惶惑矣乃今委身野氓寄命單才無蔬華之覲左右之容先于王之醉飽

寢興而又賀直推吶恥學從橫一斥爲石甚復抗隙使占人
得闢其說闇主再淫其刑嗟乎哉如樂克爲孟軻于魯平景
伯直仲由於季氏飛移說詘勢必不企滅趾貞凶痛此罪甚
主非其人女貴爲任然且實不肯竟罔光不使終沈發人涕
淚動人酸辛始懷乎之顛倒終荆王之歡忻陵陽既拜白虹
氣伸覩神賀之灼灼笑昔人之汶汶形彼憝嘗咒女令名淮
陰既侯知亭長之妻非哲曲逆在漢見魏咎之聽不明吹責
女癡女又何堪今蕭蕭適用莫必蘭荃小璣足利焉事莫難
珉礱砥砆易致而值摩爲待是裔之上閬風之側龜采委然
必世歷三主人斷兩足泣盡以血然後受福則和亦何辜有
女璧哉女亟抵淵還返其璞

萬家姓

焦氏國史經籍志載古今譜系諸書帝系凡二十種皇族戚

里二十三種總譜凡五十種韻譜九種郡譜十二種家譜七
十六種書多不概見中有集其成者則凌氏萬姓統譜尤著
若楊用脩希姓略王元美姓說王氏續文獻氏族考雖不在
此例而散見諸書姓氏之源流亦已備矣惟里俗所傳百家
姓或疑爲趙宋人所編又千家姓有二種不詳作者皆不與
焦氏錄爲其近謬也千家姓內府板行之百家姓窮鄉下邑
饘工之子始入學皆習之考其所出其韻譜之流乎楚李靖
孩編次萬家姓一卷合眾姓複姓紀之以韻又集諸方鬼姓
附焉而質之於余余曰族姓之道先儒詳哉言之矣余何能
菹然嘗稽之古有二疑而略觀近今可爲太息者五也黃帝
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世遠人微此孰者之而知
彼十有一人者之沒世不名乎且由帝王世系圖推之天下
之人自蠻狄而外鮮不出于黃帝則黃帝之氏民皆一家可

也或謂五帝之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此誠是矣乃釋
尚書以徵之曰百姓之乎章所以異于黎民之於變夫百姓
黎民猶言天下國家爾執文辭以伸己說此一疑也姓有字
有音有望有氏望與氏固一定之稱字與音非意起之事古
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漢興遂有吹律定姓者理雖精微
近于術數此又一疑也吾足跡未嘗徧天下而聞見多可風
刺者惟强族爲甚夫黃炎之裔降爲皁隸畎畝之子或至王
公時勢使然曷足怪焉世傳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
尚冠冕代北尚貴戚此亦習俗所致也吾江上邑巖而風鄙
凡一姓中有二三成進士去者雖其倡優下賤與人言輒曰
我某家其子弟或多青衿則武斷鄉曲雖有奸如山有司弗
敢犯單門之士修行砥名必羣嗾之要之所謂二三成進士
去者比諸他方若九牛一毛耳又多碌碌貪鄙曷足數哉此

可爲太息者一天下姓望莫夥于張李劉王劉二十四王二
十二張二十四李十一然古未嘗以異望而昏今江以北一
邑之中往往有同氏而昏者至瀆禮也至無別也可爲太息
者二古人非分封受賜雁惠避嫌不敢易姓今吳越之閒士
競名而詭試父子不同姓矣兄弟不共籍矣近者異縣邑遠
者各省會矣又或冒與臺爲假父求以進身恬不爲怪幸而
宦成則一二題復不則終身焉已耳可爲太息者三新安地
饒而俗詔恭勢而藉人其富商大賈時伺同姓而新貴者厚
其贈遺强爲一家貴人利其有不遠千里來焉拜異域之鬼
識假合之親屠沽可與爲諸父先寢易之以新顏于是江淮
吳越巍科高第之士幾似半出其家豈不盛哉貪頑無恥至
此已極可爲太息者四當世名門莫不有譜系所以別嫌統
同敦治修睦也參以疑僞則誣先世而亂人倫矣往見新安

老生掇取古今姓族謬以己意附會成帙以欺物染紙又故
作毀裂狀詑爲數百年物稱曰譜頭市鬻獲利無識之人樂
其遠古寵榮可眩取之冠譜又有家世賤微多出金幣求附
于大姓甘爲人孫子行如崇韜之哭子儀者比比傷風敗俗
職此之由可爲太息者五夫吾之所疑于古可以異日考其
是非吾所慨于今者則不能一朝居也願留心世道之人起
而釐正之靖孩名學沆施州衛人起家明經丞貴池好讀書
能詩

張猷印譜

士大夫之有私印非古也世所存圖譜遺章吾姑未辨其疑
似即秦漢所傳皇帝璽符而外不過官爵焉已耳其後姓氏
名號並載矣上自貴公卿下逮巫祝工賈醫卜一藝之流或
至婦人孺子莫不爲私印其故有三文游汎濫濡札雜而多

端一也好事者署其所作詞章飾觀標勝二也假僞名字幷
其私識而竊之三也賢者章其令名不肖者因以成其奸宄
而工厥事者又類非學問之徒承譌襲謬或點畫偏傍毫釐
有辨者都不復考輒割裂湊綴聊取形似以應俗求若此者
曷可勝歎乎九華張猷少從吳寬生施下之游通古文篆籀
之學下之故者偘寬生則余亡友也張子貧甚讀書無聊賴
偶刻小印自娛而求者益衆于是薄游京邑設肆下簾賣腕
力自食余觀張子所刻必宗匠六書不爲苟可佽習疑神又
所輯略例崙斷碑碣雖鄉者吾楊之侊何以加焉夫張子非
有昆吾之刀藍田之玉岣嶁石鼓之文覆斗辟邪之製也而
良工苦心因物以寓如此余早歲碌碌無能建樹𨻶陲取黃
金如斗大即尋常纍纍者余亦無從繫焉竊自悲歎張子適
爲余刻小印成古勁可寶又以其譜請序于余余第以張子

之私印傳姓名于世乎哉

雜說

北郭之虎

池郡北郭農任氏者畜耕牛一所謂水牯也夏夜有虎入闌
搜牛牛雄健抵觸不受制終夜咆哮任氏知之怖匿不敢往
助牛然相持久虎卒不勝質明虎更數任中堂蹲踞倚臥相
羊不去任乃號衆持械羣撲之虎悦惝欲突出不得遂死觀
者曰使虎見牛之健鬬知不爲己有也早舍之去豈不生全
身逸哉逐物之可欲而不審己之不能制力衰于貪得志昏
于力疲遂以殞死悲夫

峽川之犬

峽川人家多畜犬羣相舐骨相牙無異也中有素馴擾者一
日忽齧一貓折脅死人叱之走而遇貓復齧之斷喉羣逐之

遇數雞又齧焉已遇其類之熟狎者亦張吻向之不置衆乃
恐謀曰是狂猘也矣懼小兒之不及避且將及吾儕然不敢
近以鳥銃擊之糜爛死主人曰是嗟嗟者司昏夜頗謹然人
之遇之恩亦摯矣使安常分而老死疾病死或以職死豈不
有帷蓋之賜哉無故而狂齧不擇物則人將懼焉不得不先
發以制之肢體狼籍卒膏鼎鑊惜哉

梁上之鼠

余所寓屋多鼠夜翻盤盎矢汙卷白晝從枅櫨下衝人走桀
驁萬狀不可耐余乃買一貓至之夕鼠不知也正從橫鬧過
之攫一焉羣驚去一夜技復作貓乃往禽之連斃其三鼠從
此竄伏梁上穴絕跡不下若聚族相戒者殆不敢喘無論晝
出矣油盌盤飧巾箱書篋露置不閉然貓自是亦怠焉日夜
鼾睡臥無蹤跡奮禽之意而鼠得全其軀命其族屬陰繁而

不遘禍患童子曰鼠非悔過乃避禍也然知避即弊不作矣惴惴小心命從以長世之怙終不悛卒與禍會者奚智不鼠若也

劉子曰昔予嘗聞客談麋驢鼠作三戒核之虎鼠犬三事余目見也然爲戒者二可師者一嗟乎至語人以虎可戒而鼠足師豈得已乎苟不竄焉虎與狗同斃矣可不畏與

詛雞文

世稱雞有五德余山居多暇乃稔厥狀歎其不然如主人先有畜雞矣久之復一雞進則先畜者鼓翼張喙啄虐後來欲死人朔朔之不解明日復一雞進則昨受啄者已更啄後來如之方其鬬狠惟力是視强必凌弱多乃暴寡破冠胡摧羽距流血被體略不閔卹又羣雞一雄則徧嬲諸雌日以爲常絕無比翼交頸意不幸而兩雄則終日鬬爭勿已乃雄意未

已又時入他人舍誘導就己致鄰家常失伏雌顧雄或被烹就縛亡去不見諸雌亦相羊自若無哀鳴不平改其恆度者主家貧無所飼則蟲壇之奉甘于八珍脫稍給稻米即不顧微蟲更灑熟飯即舍去春米其意欲奢廣貪進背初類如此然主婦乃陳刀俎沸釜湯睨視若曹將鬻分肌割加諸登豆之上而彼且競殘粒于除前爭半菽于他吻不置豈不太愍也哉夫强己虐物不仁也盜接諸雌生聚死捐不義也先者距後不修主客分無禮也方就死爭食不休非智也貪進背初不信也推原大惡歸于一妒觀其排斥方來專己是固獨攬司晨之勢深忌分粒之羣我思古今人多類是者乃爲文以詛之曰

維皇造之埴物兮緊翰音之無良將擅家而獨利兮羞娼嫉乎同行偶塒栖之先託兮遂力排踵至者之方將惡彼美之

見軋兮羌畢技以深戕昔鄭袖狡兮新人劓衰夫謀兮圖色絕幃長傷兮伎遠刀往襲兮卑悖妒津溺婢兮靚妝臨渡者見懟狂婦痴淛兮遙望接手者立恚思專房而蠱寵兮誠入宮之見忌抑蔽賢而擅爵兮同立朝之剡伎千觸當路兮實均勿庸絳灌畢貴兮賈誼不達龐先用兮同學者刖都妒能兮贇孫者顛凶平津忍兮淮陽去偃月闕兮曲江竄據官位兮家物寵厚糈兮已獨前堂鐘鼓兮後房粉黛綺穀田請城南兮園斂沁水而不足求奢欲侈無窮已兮非悴今榮忘本始兮牢籠權權殆不止兮人怨鬼責禍是遭兮亦奚異乎餘粒未啄刀砧擬兮羣雌倘祥鼎釜滓兮胥飽遺蟲雪渠恥兮復一雞進孰拒彼兮吁嗟乎桃都唱曉晝明喜兮彤日升雒中與起兮爾豈無師爰厥美兮聽我詛辭毋充耳兮

募建痘神廟冊

余素不信禨祥神怪之說獨于小兒痘患不能不然疑其開也或曰痘蓋胎毒云夫受毒于胎固人人殊也而同發一時則何與或曰必緣外感以舉云若是則病也而時乃比屋皆安時或連房夭去夫人不各有感傷輕重祿命修短醫藥良拙耶抑又何與于是智愚咸惑男婦齊聲以爲是有神焉矣夫神怪之說之不必存者以子虛假設姑妄言耳即實有之亦世不多見伯有實沈一二固不足以概萬千也若夫事在耳目之前效徵房闥之內父母清心以目擊童幼忘機而口陳往往皆然如今世所奉聖母者則危乎其神人接幽明通矣又安得不禱祀而求哉同里李天致家世禮法一切吉凶不假巫覡固吾郡所僅也而忽得異夢者再後其家痘患果如之詳見所著廣慈引中嗟乎自天致言之豈不益重吾黨之敬信與余猶記往歲辛酉余兩男一女皆痘時方試南都

歸則已安好如平時內子爲言夢中得神祐狀甚悉余姑領
之葢余從未之見也舊年幼女遘患始亦曰覩此女秀慧足
憐竟殤于痘余內子乃又言夢不吉與前辛酉異而余所見
亦有一二怪徵爲有鬼神無疑者此即所稱數夢見神而痘
疹蔓延吉不敵凶之歲也余讀廣慈引感念亡女因相慫恿
曰此募甚善第持此以往人之投金錢施簪珥者爭相屬耳
然余有私願焉廟成之日余稽首神前曰今天下多事戶口
漸耗折矣丁男力作不足供征戰轉輸女子紡績猶之乎亡
杼軸也使童穉得壯壯者得老則太平有象矣且夫諸君吾
子不夭其生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及鋒而用之豈非國家
之才而單門薄祚僻邑窮鄉亦得以長其子孫大被聚落善
行充溢無悲愁哭泣之聲無夭札瘥厲之患斯非上帝之至
仁而維神之顯相哉神聰明慈聖育物好生知不靳以祈上
帝而隲下民也若夫纖毫區豆之助所謂豚蹄盂酒而祝滿
篝滿車獲償奢矣其又奚怯焉

字說

自說

晉伯宗爲三郤所譖葢以好直言及于難也漢劉伯宗爲朱
穆所絕交詩比之以北山之鴟也是兩伯宗也余性愎口吶
不翹訐人過然亦不能含垢匿怨子瞻所云欲茹則逆于心
故卒吐之余葢未知周身之防之所在也若夫少年結客肝
膽爭投我不負人人嘗負我逝梁不入實繁有徒廣論絕交
孝標自著然鵷鳳同類猶若相嬲不置也是又一伯宗也自
陳廢帝而下名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自老子而下字伯宗
者不知其幾何人伯宗側其閒眇如矣然名字不嫌同顧亦
適有不得異者宋孝宗之名伯琮攺爲眘與諸宗室之同名
伯琮及名伯悰者無論矣
從徵君自說五伯宗而外其見之史傳者高辛氏之後有
伯宗氏氏也漢王龔引進黃憲陳蕃等相爲友耿恭節義
過于蘇武故鄭眾鮑昱稱之夏勤爲樊儵弟子令京宛有
理能名揚數爲赤泉定侯西涼裴黎爲游擊將軍崔剖諡
元賜涼州刺史武陵公元季之紹號果齋以侍講同修國
史夫如龔如恭如勤如數如黎如剖如紹此皆字伯宗者
也而漢人取義爲勝本朝吳伯宗名祏亦以字行後魏員
外郎元伯宗鑒子也與和子顯覲求承襲宋伯宗位侍御
史性清退好學多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宋卜天
與拒賊劭之戰以死子伯宗正員將軍幢主亦擊南賊於
赭圻陣歿何愧於父阮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
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廢帝立安成王天寶洩之帝帝收伯
宗輩賜死葢幾事不密害成矣舜伯宗善禁氣治病嘗以
著唐書甘伯宗撰名醫傳七卷即伯宗可知宋宗室伯宗
李伯宗字會之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與王黼不相
能以罷固得正終元般伯宗年十九即從平江南著陷陣
功其勇略過人本朝趙伯宗儒士也太祖懇李文忠取婺
留宿召而罪之以中官言得解回嚴州鎮伯宗等說文忠
曰再召不得回矣乃使伯宗等密通好於杭州張四平章
謀約降會上復召文忠猝至上大喜撫之甚切文忠尤曰
幾負上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輩於大浪灘
使潑舍醉而縛投於水伯宗自以說致死矣他如洪武閒
之祝伯宗正統閒之朱伯宗是以伯宗名者也而不能伯
宗名字止於此也徵君於古今諸伯宗其自視何等乎劉
乘民之於宋宗室世系不知何若其擧臨濟起義也從弟

伯宗合率鄉兵復北海因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沈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乎弟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是又一劉伯宗矣不盈惟漢有矣不得異亦不嫌于同也不嫌同胡於今日更之是亟焉嗟夫徵君固寓意於嶧桐者夫惡得不存宗也哉乙酉九月余既作刻存宗字印歌復書此以就正徵君曰詎惟伯宗天順成化之間已有劉城爲名中丞者矣劉宇廷高鄱陽人同里後學與非販

鮑士法字說

鮑生可大文祥毋吾姑出也文祥于士法以其名來請字余謂法有二義我于此立制人亦來取則是也按法古作灋傍從水者取水之平平斯法也從廌從去者廌蓋神獸觸不直者觸去不直斯法也天人一身之內日用倫常之閒發言舉事接物應感毫釐舛錯斯失平矣邪曲萌生斯失直矣平直以乖尤悔集矣媒愆召悔承羞是懼我何以立法而物何所法我哉故欲爲可法先去其不法者後世字學不明省廌不用以趨苟簡則觸去不直之意隱而無以起悟故用廌所以去不法去不法所以爲可法也請字士法曰維廌夫人心亦有廌焉非一角之謂也覩畫觸意目擊道存廉隅節度立而始可名士士始可爲法于天下矣

汪漢字序

前三代夏商周是也後三代漢唐宋是也前三代皆以聖人開天成務而惟周爲仁深而曆永後三代皆以英主撥亂致治而惟漢爲近古而功高蓋自秦起西戎雜夷狄之性挾詐任力劫取天下舉古聖王詩書禮樂紀綱法度之盛掃棄無餘務一出於急速苟且貪婪酷忍之狠術民生愀然無所聊賴而漢亟起而救之脫湯火之厄拾煨燼之餘申孝弟重農田敦尚經術整齊邊徼雖封建井田未能遽復而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者皆漢力也推西京之治以剗暴秦繼有周旗千古矣唯然故雖中遭賊莽閹同亂政而建武重興雖陽再造衣冠禮誼歷久不渝非天厚漢漢則有以自食其福也自漢迄今千百歲矣萬方一辭稱曰漢人夫唐宋之人於漢何有哉蓋不例以唐宋遞興遞祧之號而以夏商周後於天地不毀絕者相稱述也人心戴漢有如此非漢之不亡漢所存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不亡漢也夫周之東也詩人思之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曰誰將西歸遺之好音當時姬姓未改而王澤欲竭人之致思已如此又況今日之于漢能無慨想歎息乎哉吾家世命名取五行相生意吾孫行次宜從水今皆以漢字命之爲肇文于江淮並列之瀆而實予唐宋共此之代寄徵尚焉乃汪生亦更其初名一言曰漢客問其指蓋與余所見同生年少修古卓然不肯同流俗即此見其大端余聞而樂爲之字曰西京夫漢有二京焉殆與周同然周之東也不復振而漢以光復舊物乃有東都是又與周異漢之東非劣也以舉西則東在其中贊者之述所以終創者之事也且第以明汪生自名之意非發源嶓冢並流潛沱之漢而實豐沛長安高文景武所漸摩之漢云爾是亡秦不能距于前而周爲之垂其統新莽曹魏不能篡其後而千萬世中國人爲之傳述其號久長其祚者也夫生不忘漢不忘漢所存古聖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也是則西京爲烈矣故夫漢者中國之通辭西京者又漢之最盛視生之名生豈猶夫今人之志意也哉生自視其字生敢不詳求其實而力務所以存古聖王之道也哉丁亥長至前

一日

附與子變家書

研凍手僅萬不能書綾西京賀意稍遲數日致之想知己自諒也字序稿先付爾一閱此所謂借秦爲喩也聊一發揮似仍蘊藉讀之只如論古正不妨也何如將來刻稿此篇要存故題目亦如歐公之於章望之鄭荀張谷皆直書名此古人見到不苟處蓋欲書其原字則此篇無謂欲直書今字則方纔字之知古人一毫不錯也章鄭張三人皆歐公同官者而序目書名如此此亦學問一端不可不講求也第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我書綾當直寫西京二字以從俗而刻稿則書名爲古道耳近時只作字說不復作序我復爲之亦存古也此段道理閒中都可與西京說之近人殊不解此耳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魚

豹變文蔚其氣食牛吾家世積德以忠厚綠其姓未免祚薄而處柔茲命爾名者祝爾以文章顯天下又剛健奇偉起積弱而振厲之毋忘疆字之虔劉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爾生于峽川峽川柯中丞宗祠有前岡面寅之句寅虎屬也爾父生甲寅爾生于面寅喬木之家是爲虎子而有豹奴爲之兄所以仲之字曰仲虎

嶧桐文集卷之九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文集卷之十　貴池二妙集第三十七

貴池劉　城存宗

傳

吳次尾先生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曰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高田里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即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游通都閒鈎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眷講曲膝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襪絷肥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辭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爲復社財

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尚名實擯逆節同而次尾好譏訶特甚又其後社亦不无濫觴也僉人切齒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國用葉公成章金公蘭輩皆國士之不及禍然次尾自顧儕偶人才下中居恆無一差强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悱悄愁又見國事日棘中外大小臣碌碌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歷詆之遂奸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鈎奇度務不復經生自處言當世事益亟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蔑如也怨家用是益深相嗾使持梃刃來欲殺之不可得火其居以去次尾亦恨甚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謝詩于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眾連復建德東流縣聲甚著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兵以勤王權

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且云將進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閒敗頗失援乃益厲有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愧者鄉人怨家咸爲耳目偵閒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既被執不屈與兵官偕輒先踞上座自稱必曰本道兵官亦敬重之不加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于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語訖朗吟二絕句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矣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由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子孌師之得其指授爲多黑面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釋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于卷行于世

論曰今天下知有敝邑則以次尾與余哉余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己藐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疏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才求之今世可再得哉景毅沒齒于元禮王成刻志于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汪思誠傳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信國所爲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盛也如杜滸鄒渢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皆崎嶇險難歷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識知人能得士矣而劚者燕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時幕府鮮赫然著稱纍纍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乙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盡無能載筆志之名湮沒弗章豈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純一世爲貴池人居郡郭西生而倜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

異也自史公備兵池皖清貞淬厲特異君仰而書曰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乎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攬郡才客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略可共大事諸煩雜光劇應屬公所者悉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潛君左右舒潛也公司徒漕淮泗君左右淮泗也公司馬守留都君左右留都也公以閣臣總帥維揚君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閒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瀕危而君能脫公于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君以微詞解紛俾人盡其用公躬親事如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于刑名錢穀碎細閒毫髮歷歷俾無疑慮公于靖南興平之搆持大義直折之無屈辭而君頗兼用游說故言微中關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秘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歷官副

總兵居恒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斷較然不欺故卒慷慨從公得死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君同日隕命如此使公有潤州之脫則君即杜槩閣金路分諸人也使公有庾廣之師空坑五陂之敗則君即周處置趙大監蕭路鈐劉監簿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況其他乎誰謂公幕無客者公得人亦何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興國亦事公授參將先奉公命泝淮去故不及于難次興周郡庠生次漢邑庠生應魁見余別紀

劉生曰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純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固在何耶或曰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爲己不死解也夫公果未死純一何以死哉嗟乎公於甲申冬撰書辭具馬幣招余即幕純一附尺牘至爲趣裝余逡巡未去至明年夏難作余雖未參幕事公固已知而純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惟負

公抑愧純一矣昔謝翺已嘗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悵然不足于心以爲終不若純一之慷慨殉公爲得其正也

李懋傳

李懋者貴池人也字敬仲李爲邑著姓懋父得春明經有儒行生三子懋其仲也懋生有至性好讀書嗜古爲深湛之思自幼及壯時時閉戶坐不樂與人接神清而體羸覓以感憤世事邑邑侘傺死此其大致也蓋李自先世宦達即長老督課欲中程取世資爾懋獨瀏覽典籍上考蒼頡史籀之文旁及方稗戲劇之說咸誦習效爲之又世治舉子程文類尚輭美懋不屑獨搆別體幽渺巉削如長吉東野之爲詩而至所自爲詩抑又淹雅蒼潤彬彬有開元大曆風斯異矣懋所爲詩文手以古文奇字好寫之納藤篋牢鑰焉未嘗一示人懋

爲諸生兄憲又舉于鄉有名矣客履常滿族黨願昵好甚而懋輒拒戶謝時誤相逢即舍去或默無獻酬語人謂懋簡亢懋爲之自若也所謂讀書嗜古獨處深思類古狷狹之爲者此也乃其人有至性焉當明經公拜學官道卒弟繩侍行兄憲往迎喪懋留奉母自傷始不得視含飯繼又沮不與扶櫬事也哀痛特甚既免喪而戚不解逮哭兄母已骨立矣然其死也亦以乙酉世變而決夫乙酉之變豈不有若秦人視越人已無與者然甚則挾策納眷改服異面趨令如不及懷貲急起赴功名之會者哉懋則願削諸生之籍益閉戶自匿或泣或舞或熟睡或琅琅誦離騷其幽愁憂思抑鬱纏緜之意于五七言古近體發之自刻印章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識志也又買一佩刀晨礪石上日以爲常或笑謂敬仲屠狗當不能乎此器奚礪爲懋直視不答礪不輟然竟悒悒無聊容

澤曰癯積乙酉至丁亥冬蠱蹶然曰歲復除乎長吁而歿年四十矣子二弟緦兄子時爲掇拾其平昔詩文若干篇與鼓龍生野查集皆以古文手書者藏于家

論曰愍於吳應箕劉城姻戚有連又好相羔說者也當兩人盛壯時愍文字時一示然不數數也迨箕以義死愍扶病經紀其家城自放山澤愍乃赫𨁂月數至至執弟子禮斯操心取舍抑何與世異哉夫愍卽以所寠箸示人爲頭蟲篆羣對之不能句何厚自祕爲蓋生而有鐵函沈井之志也矣悲夫

劉長公傳

劉長公者青陽人也名來作字長伯侍御光復公伯子嘗謀情請代著孝聲而死特異故稱劉長公云侍御公嘗萬曆乙卯夏以張差梃擊事奏對慈寧宮致下司敗比重典也岌岌矣蓋當召對時自閣臣以下咸噤無語獨侍御公越次抗

聲厲止慈孝卽外廷已息之而事連宮掖交關有口祕不得知人或謂侍御公旦夕不測時長公以諸生家居方就學使者試聞報既而馳騾跪赤日中汗雨下數委頓弗顧也方得入圜扉事饘橐心力竭矣乃謀爲請代相知者戚尼之曰公子無遽夫上怒未易回也在廷在旁有忮與毒莫適爲援也使一辭稍激祇速之禍是故張夫人請代矣而椒山不免鳳洲兄弟遂寢此舉公子其已之長公曰事濟不濟不敢知某不忍吾父罹憲典而子恬焉不以身贖也萬有一焉某死而吾父以生大願也夫吾身非吾有固父之身也緹縈一女子耳書上而濟于以生世貞兄弟不士大夫哉悖不言恩貸公不免某志決矣章卒上不報于是長安中稱長公孝于而薄海臣庶咸窺顧皇帝無必殺侍御公意也侍御公既知上指乃命之曰明主可忠言我久當得釋爾急去毋溷長安爲長

公乃還里持家棣勤農田飭臧獲課諸弱弟學視侍御公日有加一日與其客之田所方暴風迅雷雨雹似有蛟螭物起于其旁石崩土裂長公遂陷以沒事在戊午七月異矣逾年顯皇帝以除夜出御批釋侍御史繫未幾貞皇帝以光祿丞起用而長公皆不及見悲夫侍御公之放歸念長公甚曰吾兒篤孝夫孝行之本乎孫之式也其特祀之勿絕以爲勸乎是長公有專祠顏曰純孝云生二子長紹京恩生次紹仁庠生

論曰天啟中嘗爭三案梃擊其一也夫討賊大義也侍御公昌言之而第不欲諸臣以爲名意良深厚乃賢者疑爲異不肖者妄引爲同均謬矣夫父子之閒人所難言而死生亦大矣故父慈無責而子孝有旌長公以請代得孝聲可不傳之以教孝也哉

姜翁傳

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陰德若耳鳴言人無知之者也況韋布力田之士謹身循理教行于家已爾願安所得赫赫聲哉然內行純備視外翩張而中負匱者遠甚吾故于姜翁夫婦傳焉

姜翁者青陽人也名某字行先世耕讀翁父生五子而翁爲仲翁事父母循循乎孺子也奉養竭其力視疾痹其身居喪過乎戚蓋自十六七歲有至性然迄壯不艾斯誠孝也矣翁處兄弟怡怡如也伯也死撫其二孤若已子叔季也弱扶翼之久不忍析箸晝各有營夜必命聚歡語一堂也終身無閒言斯誠友愛矣當是時邑有施先生達者明道著書講伊雒之學翁命子寅師事之寅從師所返翁輒問師云何嘉言正訓日戒寅書紳又以自誦警焉翁于師亦甚敬而嚴于父子

也甚正而義矣配嫗潘氏相莊白首此無慼而彼無謫雖嫗之賢翁身教亦先之也潘氏出貴池年十六歸翁翁固所稱韋布力田士哉井臼紝績豈得無勞而已安焉矣翁于父母養得歿歿疾得致勞者淅淅湯餌嫗扣之惟謹也翁于兄弟孤幼有字成立有造者睦娣姒而泯怨尤嫗接之和適也翁命子寅師賢者嫗亟贊曰宜交游稍廣即判薦之風不啻嫗後翁數年卒獨及見寅入黌舍爲弟子員猶惓惓師說不亟科名利祿如翁教焉

劉子曰余與寅友也余不逮升堂拜其親矣有友吳鍾先與寅交其几席久爲言如此是非有倜儻非常可喜之事也顧庸言庸行疚心者多而寡過者少故著姜翁嫗俾其後人得覽槪焉

國子生柯生傳

明興首重辟雍士沿積分法號得人甚也降及嘉隆事例開而貲粟進才者借爲科名之徑而多錢而惷目不知書者亦藉以異巾服得抗禮于簿尉故人用簡賤之顧不知有苦心厲意之士欲以取科名而卒不償願往往齎志其中如吾稱國子生柯君益傷之也貴池峽川柯氏族自都御史相而大生本名某後更名親志其名親志者初生王父一鳳舉于鄉官通山邑令矣生二子爲生父若伯父皆不獲入黌舍稱弟子員生父以爲恨而生以是署名自刻厲將以承考意而繩祖武也顧生又困童子試屢蹶矣乃發憤曰吾取足以武吾祖即天子之成均奚翅邦國之澤宮乎遂抑志以貲入朝夕諷誦治舉子業益勤苦意得一當而數奇竟不售每鄉試後登山臨水悵焉感愴輒發之詩多不遇之歎卒以國子生老云生家居罕與人接即族之尊屬歲時伏臘外鮮識顏面洽

笑語者或以狷狹訾然余始入峽川之次日生即盛衣冠來顧族衆詞謂希有事生既卒其二子不脫衰而來贄余從問業曰此先人之治命勿敢稽也生爲人如此

劉子曰余既旅峽川久得生手注乃祖詩與其自爲詩也乃知生益出而無所與語而入而有可以爲者也夫無所與語而語焉不色忤亦腹悱矣不如歸守一編耳顧獨命其子從余游何哉

杜孺人傳

孺人姓杜氏和州人余友選貢士德馨甫女儒生王象坤妻也崇禎八年十二月流賊陷和州杜孺人死之先是賊破巢縣和戒嚴父德馨馳至郭門以石繫書投入城貽孺人城即破女能死吾無憾焉孺人固守其言冬賊大至傳城下戚屬多謀避者勸之徙山居孺人曰吾既適人翁姑夫在焉義安往遂易服索鐵纏紉其相數重謂王生曰君萬一得生辨取密結其嫁時衣者是君妻也幼子奇兒五歲摩其頂不復顧走翁姑所起居畢含淚退閉室自經爲侍女所覺泣救曰今日之事毋寧從衆何自決絕爲孺人曰與死賊手毋寧自死緩將求死不得女誤我女誤我已而城破賊刺殺人無算挾女輩將及孺人孺人厲聲罵吾豈畏死者奴可速殺我以手啟衣領引頸觸賊賊爲之動遂揮刃仆地即舍去乃復昂首罵奴敢再與我一刃耶賊怒刃兩擊支解之相顧駭笑曰未嘗見如此硬婆子蓋孺人之死其嚴整激烈如此時鄰嫗見者哀之取神帳覆其屍後賊縱火焚不盡神帳猶有存已鄰嫗與王生辨識拾煨燼將葬之啟視尚得衣領寸餘嗚呼其即所啟之領以求賊刃者耶孺人生萬曆庚戌五月初九日父夜夢接詔聞鼓樂聲幡幢與蓋儀從甚都俄一女子冉冉

從東至開儉奉讀恍有一貞字未幅似為香所使焚一小孔及旦孺人生幼秀慧粗識文字授女誡七篇反覆成誦及長美容止若儒生德馨語人曰女有異徵慎擇所歸得王生至是殉節符夢中貞字即香所焚侵亦兆之矣嗚呼異哉孺人世系具其伯父學博德璽甫所為狀中予恭貞即奇兒矣德香名如蘭獨立畸行有古風

劉子曰我國家崇表節義敦尚教化益三百年顧一旦有變死生之際皎然明白無論婦人彼號稱男子者可指而數不數數也如杜孺人死節甚偉謹嚴强毅致命不渝殆有烈丈夫風矣即云守父訓不可奪要以天植其性非有所勸而成也免之死則從導之避則不可此豈易見于冠進賢者乎夫女貞與臣範一也彌字多故士大夫擇便而趨見險輒避安所望死封疆殉社稷者彼稽顙從[redacted]脫身逃賊曷足數哉曷足數哉余作杜氏傳以風世云

曹靜娥傳

曹氏名靜娥父世榮貴池西一保人業醫素端謹鄉里稱善家實甚故靜娥年十五未字崇禎癸未春楚帥左良玉率師東下以勤王名師行無律殺僇彌甚二月十一日猝至小江家橋世榮不及避遂父子被執靜娥欲脫其父曰遣此老人吾當從爾父既去即大罵賊求死眾以刃儗之罵益甚有老嫗從旁叩頭勸靜娥屈節以全生卒弗顧奮詈不輟遂遇害事始聞監司程公世昌亟旌之越甲申諸生乃上其事于巡按御史云

劉生曰余癸未簉與城守事從程公于西門公鈴鐸之暇即咨諏節義故娥事得早聞而亟獎之逾年乃達行部使者夫非以世榮貴故邪吾產窮鄉下里持節如娥而食貧如榮其湮沒不得者可勝道哉又聞榮居父喪嘗廬墓為孺子泣嗚呼娥之孝有自來也夫

饒氏傳

饒氏揚州諸生李㻹妾也幼慧粗知文字以早失父獨依母居遂習聲歌恆邑邑不樂形于愁歎生見而異之氏謂知己曰窺為夫子妾遂決意歸生布衣操作唯謹家人咸稱焉乙酉四月[redacted]兵薄揚城氏即為必死計周身衣密縫紉不可解迫城破望見鄰家火有婦女奔走聲遂與母投室旁池中死時生方僧服攜子避他所越數日始出之池中與母屍相抱不脫云

劉生曰始余游維揚與李生交甚善生非徒文士殆蕭然貞靜人也乃一見饒而說之意饒芳烈之概有以深感之與當饒欲歸生時生之戚屬多方尼之生卒致之無黃衫客古押衙之助而竭誠屬意以成饒志生蓋不負饒者饒臨難致命不辱其身有以哉吾聞[redacted]兵入金陵驛所掠婦女倩妝炫服步進城門者五晝夜不絕使皆如饒沈池中渠豈得此而不能然也饒于是為慷慨丈夫哉或曰不尼女之死以成其節其母亦賢也或曰饒至死不棄其母非但云烈孝亦至焉嗟乎饒之死備數善矣作饒氏傳

鄭氏傳

鄭氏歙人鄭之述女適同邑鮑銓從銓受句讀習書法嘗一舉子而殤崇禎癸未銓中浙東武舉試戊子夏以疾卒浙邸訃來鄭痛絕即不欲生已而曰吾夫身後事未一辦治安可死也則為之具輿櫬貲付伯氏往逆之明州曰必以吾夫骨歸既遣行矣則又曰骨歸當亟葬為之擇吉壤治壙明示以同穴身臨穴所督治審視者至再三穴成矣則又曰葬必以

祭爲之議田若干畝以所入供常祀矢之族曰毋以吾夫䰟
餒議定矣則又曰徒墓祭非古也夫宗法下壽無子不以入
祠祀非誼也爲之製主倍輸賞告之族曰必以吾夫主入凡
銓身後事慮無不周處無不當次第秩然矣偶脩銓故籍有
所貰某某金若干則又曰吾夫生不負人豈以其死而易之
以所遺田分償焉無毫髮憾于是謂已脫然無一事者乃自
治棺備斂服概從約省獨以銓遠寄一釧爲殉手書所區畫
事懷之乃拜謝姑以不得終事爲罪又徧拜夫羣從娣姒善
以事吾姑爲託又還家拜其父母來則曰塗長兵興柩歸未
有日吾早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家人侍婢多嚴守之或有懼
容則好語之曰若毋恐吾不昏夜死房闥爲爾曹懼也以七
月七日質明伺守者怠自經于正寢之梁間益自夫死迄千
身殉真可謂從容條理不敖不譁以成其義烈矣銓從兄學

以其狀語余者如此學又曰鄭既殉節之明年有乩降于家
自云即鄭也謂與銓本同仙籍以微過被謫今返吾真耳自
稱如仙或如山人與銓題詠倡和語皆出塵多警句文多不
具錄命其家畫仙像祀之學志節士也不妄語與余善故援
其大要著于篇
劉生曰吾不欲語神怪然世頗有夫世無神仙則已使有之
非鄭氏一輩孰爲之天下豈有無節義之神仙哉世謂慷慨
殺身易今其易者絕響而鄭之視死也如旦日之自中昃以
昏如歸客之由戶堂以室猶次拾級誠若固然斯所爲極難
耳夫星來嶽降古有之即鄭奚疑矣昔歐陽子傳馮道而引
一斷臂李氏以爲愧近世李夢陽傳六烈亦致慨于奄璫時
怯死之臣又具載陳氏歧秋了爪之異知古比翼連理事不
盡誣噴嘖有味乎其言矣

碑

香烈祠碑

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流賊破和州州人光祿丞張公
元楨遇害于北門城上配黃孺人死節于室仲子弘闈伏父
屍哭爲賊執奮躍入水死叔子弘闈猝遇賊向賊索生父被
殺投屍火中兩孫亦同日死皆以張公城守時激擊殺賊首
鄭六王及他守人皆縋城逸賊得登大西門而張公獨堅守
不去盡公既執節就義而妻若子孫從之者若此又踰年事
聞贈公官鴻臚人咸公之烈祠公于州治歲時報賽載在祀
典矣惟是祠有同列者勢不得及公之配與子于是長子弘
開尊祠于華嚴寺隅得並祀父母而以兩弟祔督學御史楊
公額以香烈益賈言之云弘開者即奉公命守舍既見羣守
人皆遁勸公下北門而公叱不顧開會天幸不值賊以至今

在而夙與城友者也又踰年開屬城爲碑辭方和無事時和
之賢士多與城交故于和事最悉當賊勢震鄰和豈不有倡
義捍守與州刺史其章程號令增餉斂貲以食其家卒議定
敖死不去者哉無何未破前二日即先縋逸爲民望矣又何
怪單門庶士旅而登陴者率徜徉下云且還視家也公目覩
他守者逸同事者適獨毅然不去此一步猶指揮申令扶走
卒賊羣至而後及于難公真義烈大丈夫矣吾聞和之未陷
賊實望見北門外陴無人焉者以數賊叙而上周視之果無
人舉手下招眾斯蟻附使皆如公堅立不去其雉堞以礮石
乘之城豈得陷迫其既陷骨肉狼藉充斥閭巷卒無免焉然
後悔不如公之不去北門一步而咨嗟歎服相與祠祀之不
忘豈不晚哉顧國家自有賊患郡邑失事往往皆然不獨一
和矣甚有守土之吏賊薄城則跳匿他所迨飽殺掠去吏復

遐撐堂皇治事如故如公以歸老郎官非受和守任而卒以
死守所謂古之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者非公其誰與惟公
孝友義讓植誼有素蓋道行于家者故孺人執節不辱二子
視死如歸雖其人實賢亦云風之有自矣一門義烈視先世
文昌安國以文章科名顯者且增光譜系他何足言吾又聞
和之未陷前先纔逸去者倉皇斜刃未嘗不同公死而又未
嘗不同公贈官祠祀也和人嗛嗛開是以痛心創胃別為專
祀孺恭之識亦重有感云爾城知和事及公死事詳以雅故
不辭為紀始末又作二歌俾開卒婦子習之為上食醉酒時
迎神送神之曲曰
鄉有桂兮辛有椒潔有白華兮美有琨瑤我則致之以藉俎
兮或以蒸餚類以臭味兮庶與靈招雷闐闐兮雨零零自西
來兮鱗鱗者雲蚪螭導節兮怳惚昭冥奉騑騑望兮蘭服奇

服者靈
　右迎神
若有人兮堂之中焄蒿兮在上者若含笑而左右者肅以恭
入豈不言兮僾僾乎如有聲以發蒙靈嗜飲食兮羊棗在御
栝棬在供歟愉走死兮城郭如古宗祏屹立兮生者有處所
靈嬛娟容與兮可無疾怒兒煬蕭兮孫坎坎擊鼓婦進孰兮
兄嫂與為沛酹靈乘風兮無苦同終古兮時來下
　右送神
墓志
　貢士吳寬生先生墓志銘
吳寬生先生既卒之十有八年少弟光錫以所作家牒七述
來峽川求銘於先生之故人貴池劉城云將以明年某月日
葬于某里某山之原城自念少從先生庠序朋學與游久因

以所覩記合錫所述志之寬生諱光裕豐頎脩頤顏溫粟如
玉早年徧交名碩以毛詩廩郡庠益肆力經學善賦諸體詩
精六書義工大篆小楷八分學使者嘗稱其試牘曰班馬鍾
王以文翰並妍也而郡邑大吏亦或舍之中堂或別作亭館
居之顏曰來鳳以相尊異其才名如此寬生性和易安詳不
以才名自矜異所至人乞詩與書篆上自大吏貴交下及醫
師游衲咸給其求人人各意得去無拒色其器量如此寬生
和而介于財貨泊如也當郡邑大吏尊事之禮交道接則以
受不妄及他事以自點點人故終其身貧晚而搆申椒園草
亭數椽卒不成沒之日竟鬻焉始克喪事其廉潔如此此皆
余之耳目自覩記者錫所追述事則里有兩能生無罪而為
王惟官所撈擊寬生夜衣列狀直諸道府出之兩能生有文
而為諸忌者阨不與試事寬生獨扶掖之俾進學宮而同學

友羅仲源早卒遺孫三歲遂以女字之是時寬生名噪甚縉
紳貴家多來議昏又止一女絕憐愛之羅徒四壁立一室三
孀人視如鬼窟而獨心許死友不欺也時人以為難其篤誼
如此家有從祖叔父子客死西江為解衣醵錢遠歸其骨有
包氏姑年少而嫠家眾撓之欲奪其守則公悉力扶植使其
子成立而姑以耆壽稱完人而至其同產一兄五弟皆治詩
文貧寬生名既重交游閒歲不無餽遺所從講業者亦多束
脯願色養備至日進之兩尊人恣嘗上分甘為羣從嫁昏計
至鬻己田代兄子償逋而錫最弱少則讀書受室之累與詩
辭篆籀之學尤顧虜者悉而訓迪者勤錫所自述如此錫字
少友今里中又皆以詩辭篆籀推少友者宿矣抑知固寬生
所成就長養使然哉其孝友大節如此生隆慶壬申四月二
十一日卒崇禎壬申冬十二月朔享六十有一先是庚午應

貢明年廷對返而疾增劇竟未拜一官以歿娶孫氏艱于嗣晚買妾傅氏一女孫氏出即以字羅一子曰葦復傅出始生而煞之得小畜初爻故以名其辭系則自漢神爵間由桐柏徙九子山西之新城宅五十七傳而至曾祖仕貞以族大系繁又去新城二里居桐村祖諱頌父諱大㢘皆隱不仕云所著四書執兩詩經札觀離騷副墨游[redacted]中板閑集欲和社草天臺游草辛酉八月詩明妃曲若干首焦澹園李大泌屠緯真顧鄰初鍾伯敬余聿雲諸公為之序而李公如真至贊之曰是嘗學下惠得狂之皮得狷之髓者手製篆章為贈前冢宰蘭水鄭公守歸德時迎之衙齋嚴重之而寬生生平推服同邑施徵君下之以為宗聖譯經惟下之為畏友他四方名士如潘景升梅季豹唐宜之林子丣茂之輩固皆相慕說為爾女交者也即寬生可知矣劉城曰余里有李公達博通多才亦知名士固先生高弟子也而與余善先生至郡則舍李生家余從李生與之晚久而深相知世謂文人無行先生亦何篤行君子哉李生未四十不第貧以死而無子余與友生刻其詩以傳先生壽六十矣薦于廷僅有子而亦不保其一畝之園其詩多逸至為族子所竊竄己名以質人此其不遇與李亦未去尋文者也皆余所深悲銘曰

亦既有文亦既有聞而依然食貧其天之屯其人之貞不如是先生胡以名

墓碣

鮑主簿墓碣

鮑君諱師孟以候選卒于京時為萬曆[redacted]辰配周氏以矢節終時為崇禎甲申公有隱德長才不克展而周氏撫其子以成立也至丁亥季冬合葬窖嶺離城南十五里其成屬劉城為表墓而系以銘銘曰

蓮峰尊出清溪瀨流其人霧隱其宅霞浮後者建樹前者貽謀出也盛世沒也高邱

墓表

吳文學墓表

自洪武十七年復用制義取士士非由貢舉進士而得以行誼文章表著於當時顯爍於閭巷二百五六十年間蓋可指而數在萬曆末年民安物阜熙熙攘攘醞釀墳委士之懷才抱德孝者廉者文者學者有志行者困阨於學宮者老死者短折者抑鬱寂寥其不能知于達人君子何可勝計又不幸生窮鄉下里子孫宗族交游莫能誦說即名氏宗系亦沈子蒼烟黃泉久矣況際流離板蕩之餘大姓名門宗枋譜牒且多不保即安問其先之屈首諸生而嘉言懿行之可載琬琰而列室皇邪崇禎癸未高田吳彥初從余游而文尾在座文尾從座起曰彥父諱淶字岱水吾諸父行吾宗族尊屬中所嚴事者一曰青城一曰岱水于吳同高祖而年齒肩隨少以孝聞攻苦下帷夜必達旦補弟子員性侉適不獵浮聲考經據史凡所有之書無不竟讀竟讀無不丹鉛論列館冊恥雷同有今古文如千卷其與寘出共舟車而歸偕角扎也崎嶇硼谷之中念其親無不心動心動無不相感凡甘脆輕暖之可以致養起居訓應之可以敬宗睦族無不先意承志處弟昆分甘讓肥絕不為苟取遭母喪骨立廬墓三年孺子泣遂用是遘疾不起臨沒惟以不終養其父為大恨語不及私年三十有[redacted]竟悒鬱無所聞以死蓋天啟之[redacted]也文尾又曰從常有詩悅之余曰若是殆所謂孝且廉以績學而齎其志者矣泊文尾起義捐軀禍及其族彥具書辭涕泣來告曰先

人之著述如干卷今一旦化爲燼彥孫稱失怙既不舉過庭所聞兄緍弟甲皆嫺文章遭世末流竟焚研爲賈矣不出彥椎不文安得匄一言爲之傳乎敢以請諸先生余曰向所聞于次尾者可以傳且余忝交游奚辭焉雖然傳者藏之徧編不若鑱之墓上使高田後學知其先承學之士在萬曆時人多長者非今日浮薄所幾及也窮達何論哉青城名經邦崇禎中授官主簿以書法傳後岱水十餘年而卒其于孫眾盛與彥才相伯仲焉蓋岱水死[redacted]十[redacted]年而次尾死次尾死又四年而余始爲表其墓于剡谿之陽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吳生名鼒字是式一字眾香少勤于學問爲歙諸生卜築雞龍山下以孝友著爲文章與人言但微有知者即引據經史旁羅稗官小說自旦至宵分焚膏達曙未嘗見倦容條析縷分期其白而後已聞人緩急輒解囊赴之千里命駕然諾不違時人亦莫知其貧也步屐絕健諸都門內外或一日周之登山涉水必捫蘿踞石搨銘碣賦詠自適樂不爲疲藏書滿家嘗曰經籍浩繁多者易求少者每散佚故自四五十卷至百卷以上者非善本吾貧不能備自一卷至二三十卷者吾當南面自誇又嘗惜焦氏國史經籍志有三缺郡邑志未詳一也小說中無元人演義二也元人雜劇不入戲術三也所藏秘本雖殘篇亦讀而庋之撰著無慮數萬言皆草稿曰正氣偏留錄集古之死忠死孝死義可以不死而死者也其若臣之死君子之死父妻之死夫以爲性分固然悉弗錄曰文章靈異上自人主下至宦官宮妾夷狄盜賊奴僕鬼魅禽蟲凡好文者皆著于篇則謂今天下士大夫皆不好文耳士大夫宜好文者也古者士大夫則好文矣悉置之不加褒刺曰禽五倫揖猴舞馬往往而然而人或往往愧焉士君子或愧焉賢士君子或愧焉曰不知名以爲今天下儒生爲小技處士盜虛聲古之人有終身石隱行立言章後卒不知其名姓者因次其軼事而集之自上代始其他經學衛語瑣事短篇手卷凡十餘種大率出于教忠達性其交游至博嘗曰吾固有數百人之友有數十人之友有十數人之友有一二人之友然吾之所以至于友者惟城與壹而已久棄科舉落落人間晚爲故人鄖陵鄭公二陽聘入安慶開府出入和門勉以立身事主安輯兵械絕不及私鄭公在皖三年賊屢犯舒六光固潛桐城邑卒以未破鄭解官爲言者所中踰年從[redacted]騎踩躪中赴京對簿鄭公之客千人蔑有從者獨吳生匍匐往艱難共之逐以積勞遘病崇禎十有六年冬盡病革京邸鄭公哭而歸其殯厚卹其家當吳生之在皖幕也早夜念其母氏吳生或出覲省鄭公具書訊典故及理解無不首以太夫人爲問者其于昆若弟友愛最篤無諸名士所爲夫吳生生而長齋茹素不嘗不娶不啻陽城兄弟今溘先朝露返于無何有之鄉適以去其浮累不足爲生悼使生在今日方有黨錮之禍門戶之仇其死固已幸矣惟吾黨之士討論失所資諮難失所敵然諸失所恃也城自國變以後神思忽恍問啓徵期是可惜也是可傷也乃爲哀辭遺其弟典刻之冢上其文曰

雞鳴之埭廣以幽延陵之人家其陬蓋無求兮百結裘具甘毳兮計慮周其急難兮倡以酬義固失兮命奚尤羽既蛻兮麟既修嗟哉吳生胡爲留幸不覩兮黍離憂遂長夜兮徂春秋名以燀兮身以漚嗟哉吳生何所求

尚實孔君哀辭

崇禎甲申夏延德相國孔公聞先帝血詔痛哭二十餘日捐賓客弘光乙酉夏長公子尚實丞以繼聞國變亦痛哭數日而終州郡傳聞莫不嗟歎丙戌仲春余始得其絶命之詳退而偶諸同人君諱尚蒙字聖初孝謹溫恭其天性也秉禮守義其家法也羣從十餘人睦若同産以兄尚鏞爲家督鄉里共稱其門風也當相公入政府時聖明在上天下騷然諸公卿家人子弟之屬昧者煽勢弱者救過不遑聖初侍京邸自夙夜起居外夷猶自得旁及瞿曇之言絶不以寵辱動其意顧漆室之歎則有之故在京師樂坦而憂益深兩太史門生交譜偏天下未嘗與相涉北其賓有過人者及相公既死義泣血走南都得請予祭葬贈廕諡文忠身任尚實哀思嗚嗚語不見齒但以江南爲慮一聞舊京陷慨然曰吾屬遂如是

乎方議守岩以待援師籌畫未具遂以疾革口不絶云此其顧有過人者齎志暮年之後宗戚愴恩從兄尚鏞述其遺行猶令鄉閭欲泣此其所感有過人者君之沒也頗有識于時然世篤其忠於一身之事已盡夫何歉乎君之兄弟暱交余父子朋不翅骨肉每憶君亡淚零腹痛莫抒其哀遂爲些辭以傳于後

玉步迅改死社稷者誰邪乘輿巡幸死宗祀者誰邪先孔氏而撓節不肯屈志後孔氏而起義不畏覆宗者誰邪始以賣主受封爵不旋踵遭誅屠者今身名何施邪始以全軀保妻子未幾殂殞於疾病暴卒於憂疑者今魂魄何知邪以公輔之胄世祿累朝奔走新室冀策元勳者何其不思邪又有干進希榮卒未見驟升鼎貴者豈不朝露危邪君之死不以寒暑不汙君之哭不以兒女牽情君奚爲而哭哭奚爲而死遽

告斯邪君之聲容慷慨猶在吾耳目君之稍志忠孝使人感歎不忘者非吾師邪若其先負勢噂𠴲致閭里報怨捽軀若鴻毛者奚足悲邪

李母金孺人哀辭

有明故海州學博首川李公配金孺人卒於丁亥夏五故孝廉李源常歿及今文學懋勰之母也孺人出建德名族早歸李氏搢壼以内政無不嫻儀皆可則方學博公少壯時食貧攤皋比上座執經析疑問古文奇字者進則閒大言退則賦既醉未嘗見剉薦之勞未嘗複正杵之說而戶以外莫不誦其賢且材者其佐學博公誨子女若孫濬誦勤摰必以植行爲先源常雖舉於鄉拳拳致戒不去口學博之官海州遇[redacted]大至倉皇訶詆之以疾終孺人稱未亡人而姑存其食息自教兒及源常溘先朝露南北國變繼聞孺人每念及家國涕

淚交下然憤痛之中猶矜持閫範肅若朝典俾滕以下服高曾之短無斁焉余不佞城姊於孺人爲姒姊早世姊之子女皆老矣嘗粗爲城述孺人行事友生吳生應箕孺人女壻也益恆舉孺人懿善相告故城所聞知不謬孺人今以壽考棄巾櫛骨肉忠孝門風昌盛無容悲悼于懋勰孫時來訃曰某倉卒不能言聖善特不及待清以終迪此孤兒弱孫也是不得無誠余故作哀辭遺之併以告諸學博公及源常也地下有知或亦少舒憤惋與

纂幘之嘉令兮管書爲彤庭階之森茁兮絮詠於櫳成夫子以修能兮祀於庠社之宫訓子姓以砥貿兮曰種經者學而必榮叶惠及宗黨兮不獨吾甥之是頌叶年高備福兮不惟吾姊之難朋叶家嗣之薦名兮孫復門風季子之著孝兮仲更困窮皆孺人之弼訓兮均於而翁詒謀兮誠恪惋痛兮家

邦叶治有方兮酒酣耄不倦兮女紅行既懿兮靡閒志得養
兮祿可以不豐夫何渙兮長爪夫何悼兮令躬嗚呼傷哉兮
孺人之素髮爲垂柳閭里之白冠如飛蓬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吳次尾既就義之明年余乃爲之傳又明年復追誄之傳稱次尾從余宿好也誄稱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從公志也爲從乎志公不僞義即不受此署不受此署即不死其死也以其署軍事也其署軍事以其義也志乎義卒乎死故曰從公志也夫仲宣文士徒有羇客之傷子固武臣僅抗圍城之寇陳思猶且摛辭安仁尚爲抒藻況乎節系忠貞不改醮于再姓義富蹇難欲回日于西舂者哉貫父以死事致旌叔持以刎仇蒙䘏竊比茲義大放厥辭誄曰

明興聖作殷匹周倫教深恩厚戶浹肌淪鬱蒸英穎挺此哲人哲人維何延陵之裔闔爭夫亡贏博有窆楚越播居貴池是世舊畿近邑鍾山在睇家有素業一經研田處邑僻壤荒落陋偏英乂崛出遂顯厥前如彼芑蘼夷光爓然誕生岐嶷僉曰星來命名風伯噫氣昭回其究實配翁張多才播揚萬彙若拂繳灰書讀不再文成無點經年之業篇皆琬琰三數公者讀之袵斂屢奉冠軍眾允無忝實大而宏聲高則應吳門響臻金沙盟訂婁松雨江鑣勒一乘唐唐章貢朝宗救聽衡嶽梁岷嵩華恆岱山雖足南窮甌閩北背承學之徒聞聲而戴家有其書人傳其喙名既以高謗亦以成道之所與鬼爲之爭賢書罔舉公府無徵卒此國子祭酒諸生嗚呼哀哉性本偏奇激益岸異人揖我坐人揖我戲輪則泉奔氣亦欲熾正平德祖小兒奚翅乃其立誼魁磊磊落緩急朋需浣濯士

託魏其傾身偉節西逍黨籍所推顧及元作嗚呼哀哉爲炳大節髮繫九鼎周轍不征漢炎欲瞑六臣獻符九虎持梃兕顛恐後捐身誰肯乃奮張良乃恥魯連望拜孝陵告於皇天糾士破產搏虎張拳曰余一旅少康因焉維時同心新安稚侯外臺承制嘉乃忠猷刑官命職軍事監謀便宜既拜福京曰余董治爾師恢此中區乃一厲士二邑摧枯渠長就縛漢法重敷士氣已振壯謀益亟天人舛錯日磾先蹈輔車云孤勢備罔力義激氣奮猶倚前步嗚呼哀哉空阬鼓竭尸鄉不行頭馳十里面故如生巾幘整飭鬚頷崢嶸聞者歎息見者悸驚嗚呼哀哉公未舉事有甚其鄉公既舉事有覥纓紳公未舉事恥與噲覯公既舉事飛檄斷斷纖士壬夫內赧而忮欲害公成欲漸己愧合謀爲倀漏師致媚公自千秋彼乎奚啃宣州旱覆吳江繼躡清漳復亡餘姚被猝三山四明因之顛越泉臺有朋攜手天闕遑爲列星耿光不沒嗚呼哀哉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當崇禎十二年之正月二日[redacted]乘勢出不意進破濟南時大方伯桐城鍾陽張公秉文抗節不屈遇害其配方夫人率妾媵輩赴井死以殉臣忠婦烈天下悲壯之事聞天子將議所以襃揚贈錫以勸來者會公之弟若子已扶櫬歸里以大月十一日至金陵貴池諸生劉城者公丙子闈所舉賢良以應明詔者也感公知己痛公大節喜公得死所遂以門下士之誼酌醴束帛爲文以告公之靈曰嗚呼我公古大臣風懿碩粹美悉數難終余論其大惟茲匪躬誰嘗封疆[redacted]徜徉誰司指授望敵走僵乘勝奄至大藩已殃雖則大藩終不忍言精銳盡出蕩焚無存東平不作勝詭翩翻公於此時一木

是支手掣肘露擐甲誓師巡城而呼勢不可爲正纓伏劍鮫
鮫何玷噴血駡賊衚盥且僭雎陽常山死矣無奈公之未死
自分如此去腦中旬手書一紙與城存亡事前已矣載覯刑
于志合道符象服昭德同委泥塗從容止水側貳與俱臣死
其職恨未殺[redacted]捐脰陷胸責亦已塞婦也殉夫忍苟食息併
命同歸綱常是植天下多事白日爲陰抱頭鼠竄蕭蕭滿林
公乎一死不朽者心況不獨死夫刃妻沈廷津同去光氣千
尋城也不才于公無媒公也閒聲夾袋儲才推賢急士罔或
疑猜公今死國抗義如雷我爲公舞不爲公哀何以報公守
身毋回不疚不辱庶慰泉臺我欲告公舉難以枚意滿口重
氣激雲開嗣子有人坤維未穨

祭張天如文

崇禎十四年五月太倉庶常張西銘先生終于正寢其友人
貴池劉城越在千里聞訃于家爲明友服哭之哀越明年壬
午正月辛未朔乃克爲文致生芻告于西銘之靈曰嗚呼太
上立德大功與言士三不朽身沒道存粤若稽古有張特闡
在周則仲孝友忠勤佐宣協甫歛至策勛宋則橫渠倡道關
中訂頑之訓匡廓鴻同理一分殊仁體昭融於惟先生百世
代興始標侯在繼寓西銘孝友敦固胞與恢闊同父十人均
愛無彝一門之內魚魚雅雅視仲孰多聲施華夏閉戶著書
翼經正史房皇三代揚搉千祀慨自昌啟上下雷同議論逕
濁僉壬輸攻豈無氣節豈無理學逆𤇺既炎推排昌諤於惟
先生內行淳備扶持正人奬掖義類同里同姓有友清剛望
衡對宇立不易方締交砥行道從此始吳門金沙合志雲起
聲氣之盛近古罕比舉成名至廷擇庶常英彥綺合含吐韻
頑素心雅意覽時寡合歸築文圃多士欣託實大聲宏寰海
所望知己當國勸駕趨裝云胡無祿盡焉一朝蒲觴未令鬼
伯哀號宜興初入聖政維新嘉謨盛事累牘難陳云誰講貫
云誰諷諭其言則行其人埋玉雖不作相有相之功凡茲休
美先生意中言念疇昔流連虎阜概論當時移金銷潙今也
志行身可已矣後之君子亦知所自著書滿家意亦在是德
功與言三者並峙我無私痛陳辭遂止

祭梅朗三文

嗚呼朗三不永其年意外倉卒聞者涕漣君有祖德彷彿囿
邐鹿裘石室作手如椽揚扢藝圃其指數千大業欲竟授之
哲孫文紀皇霸縣之國門寶維君力繼述新旋維君早慧逸
才絕倫賦似平子詩準仲宣草同大令真則誠懸文比中壘
畫竟輞川瞿硎爲號書帶爲園沙羨有草賦紀有編業雖未
卒已見一斑時譽霞起知好雲連聞名投贄四海稱天鍛羽
返棹奄忽溘焉蘭摧玉碎一彈指閒瞬息不得踵接彫殘戊
先已矣西銘亦然人亡文喪學者憂煎如吾道合誼亦輕捐
感茲存沒腹痛淚潸有交如是岳立比肩眉生仲馭結髮舁
鞭感維雪庚友則孟璿不朽之託足慰幽魂

公祭孔文忠公文

孔林閒氣篤生世賢既醉五福公其獨專昌啟之際默若淵
騫秋霜春雨正直沈潛弗吐弗茹峙嶽融淵橋門敷教胄子
咸甄秩宗豐鎬寅亮周旋功在獻替言滿經筵聖明特簡棐
綸維宣首揆倚藉坤轉乾旋百辟式則洗心載虔扶植正類
廣廈細旃功高心苦物情身全寵綏方極遽請歸田潞公之
德司馬之年清商一部以當鳴蟬望之儼如即之温然與橐
收豎稱茲華顛一辭羣服至德輝煇內外諸從稟訓無偎紛
纓庭布旗斂巷闐心瞻魏闕變起雍燕至尊蒙塵鳳馭同仙

公聞悲痛擗躍流連尋奉哀詔一慟而捐純忠至性篤摯精
堅在宋文謝異轍同傳老成彫謝通國涕漣追維德廟政府
可詮越有哲水蜀有井研吳有陽羨齊有首川孰端孰詭孰
方孰圓和平悖裕孰爲公先吳橋吉水待公幽玄公其往矣
先帝在天雲旗升卷鑒此戔戔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今代儀型美善難悉備古儒行伯陽道德元禮標
格鄴侯神姿延平軌則幼生望族岳伯芳躅長冠藝林玄圃
積玉維吉水公物論所宗先生孝事養志遺風惟伯仲氏逮
及其季先生友恭田荊姜被譚經析疑蔚爲人師當其指授
並自淵奇張鳳荀龍滕下鬱翁推本庭訓傳業者翁我思古
人學成名登如先生者三事九卿乃艱一第騏驥晚齎秉鐸
拜官長途齋志[redacted]滿匭莫與剪除先生義憤溘焉遂殂其
生有爲其化如遺哲人是痛達者自怡我友令子珪璧楩梓
讀先生書嘗吉士史老泉布衣軾轍雲飛郤一候吏子固杜
齊先生道高百世是做哲肩建豎理一報昭體魄安止魂氣
歸勞九泉有知一笑勿號

祭李源常文

李公源常覲翁以公車計偕北上諸同人且祝轅就道有日
矣忽遘奇疾暴卒邸中變出倉卒人咸嗟異其明年癸未正
月令子時扶櫬歸殯祖山同里世盟弟劉城既率子廷鑾廷
鑿哭于其位矣生平同好盟弟羅尚甲從九華馳至復以辦
香清酌哭之哀城乃更爲文同告於源常靈輀之前曰恭濬
高深世毓明智乃篤之子海內寡二修行砥名中閫外肆幼
承父訓早稱人驥年領賢書嶷然冠異齊年同門皆稱上駟
一詞羣推李也渠帥數入春明抉策失利秘簡瑯函屋連牀
置門罕雜賓食惟耆字孝弟齊魯友乎昆季重泉體魄北堂
精饋幾年孺泣無方養志釋衰披袞遭逢盛治翹首聖明顧
抒壯志令子三雛羣經五笥一鳴驚人齊美可意物望殊殷
明光待試云胡奄忽溘先旅次城等屬在世好姻盟又締過
從無時長談不記酒杯朝寬篝燈夕至娓娓無惹午夜可識
俄頃之間東白方質報君凶聞咄咄怪事長吉長源辞焉如
寄未畢婚嫁蟬蛻一視所無恨者鴻文不墜版行人間秀句
獨歸大志未終則有令嗣薤露勿歌板漿亦匱

嶧桐文集卷之十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一

貴池二妙集第三十八

貴池劉　城存宗

風雅體己丑

靈烏

靈烏閔賢也

倬彼靈烏匪以司晨有如服箱不以命犀豈惟不可抑亦不任

工擇大木喜棟之隆匠斲而小雖木之窮木之窮兮室安崇兮

亦有奔走亦有禦侮穆穆師保惟帝之輔而以執鼓誰其建侯大啟爾宇

天之方蹶則匪其躬執殳匪任亦罔有功褒衣蹟棘莫歸我公彼其之子狐裘蒙戎

靈烏四章二章章六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

鹿呦

鹿呦愍友也

鹿之呦兮行呼其儔豈必得食同黨遨游吁嗟兮不我偕游

鳳兮朋兮其文一兮有苞有翼宜其匹兮吁嗟兮不我卒匹

鹿呦二章章五句

魚潛

魚潛愍生也

魚潛于沼亦自言深有沸其釜以待我羹

鳥集于林亦自言安有矯其弋登我于盤

昔日之日曷不敢死有其在者今已焉矣

今日之日死于何處皇皇謀生誰與生女

魚潛四章章四句

狐之豐

狐之豐愍時也

狐之豐兮則蒙茸兮匪家於野而入宮兮

象之大兮毋則禍兮既乳哺之而死以爲賀兮

明明上天日兮月兮今曷往兮闕然沒兮

以風以雨以雪以霜芒芒禹迹不可以驅我安適爲鄉

狐之豐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五句

冬日

冬日愍歲也

冬之日矣雨雪霏霏夏之日矣凱風亦希嗟此昊天乃曹疾威

誰其干天厥罰不閒而我下民如炙如焚嗟此如焚於我下民

民之暍矣斯飢渴矣我之暍矣疾痛懷矣室亦聒矣

原田圻矣平原赤矣匪無油雲而格其澤哀此中國亦既如滌

冬日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五句

我遘

我遘刺俗也

我遘我友不識之子聽言則是辨貌則否庶見素冠兮俾我信然兮

我遘我姻不識其親匪帶之垂審爾之音庶見素衣兮俾我無疑兮

童子執殳伯也佩觿夫也珈服婦則驂驪孰云古是毋曰今非自北自南自東自西

巷無服馬屋無釜鬵衣無燥縞飲無伏蹲豈其曰無夫人而

能自東自西自北自南

我遘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樂府庚辰

古樂府指事擣辭其事往矣則情無由動情無由動則辭無由成後之自命優孟非優孟也余于崇禎丙丁戊己間頗有雜感而分不得言則取古題傳以時事竊比于微而顯怨而不怒亦詩人之意云爾其文則古而其事與義則別余固不爲擬古樂府者也

鐃歌

朱鷺

朱鷺翔以武𩿧𩿧羽煇煇不食茹不食魚食敵人顱飲于廟鸞不下將以問儒者

思悲翁

思悲翁翁何之失我碣石高盤螭戰聲合鼓聲死翁桓桓紛挐殺不已悲翁也狡兔在走狗烹發縱者誰獍鴞邪人貞魂毅魄安所征

艾如張

艾如張羅置旃于阿田鼠執田豕㩳賓鴻哀雁我則邪悲乎大哉聖王之守今若何我鹽諸利出車敝懍

上之回

上之回祠雍畢揚翠旗仗玉琰升高壇閱臨衛輦后擁百靈降導瀍澗賓宮功昊天説人和同望玉門之外見青海若帶休屠祭天烏孫膜拜皇帝陛下三萬歲

巫山高

巫山高石巖巖谿水深流相環水日齧山趾高陵崩以徙岸谷既移洪流斯瀰昔與爾綢繆今與爾仇讐山川之險使人心憂欲渡無梁我涕洟雲士夢又待何時

上陵

上陵一何嵯峨干雲蔽日鳥不得過其陽橋山承龍之舁玉衣金椀閟深嚴陰即康居大食龜茲月支相繇連穹廬其趾旃裘眈眈客從何方來云自上食回喈自上食回女見熊羆爲守松柏相樛金支翠旗有無風肅肅[redacted]伏衣冠出游不

將進酒

將進酒舉伯雅爲君壽祝何者君子醴以清小人醲以渾歲穰穰賜大酺葡萄來大夏西池宴王母既醉備五福人咸無苦

君馬黃

君馬黃臣紫騮君馬有缺臣懷憂騊駼騄騏相募求大自丞相六卿御史大夫內自巷伯中車于金買駿百金買駑納之天閑日食粟與芻不徒食粟與芻畢于獵邊塵黑內廄出名王騳天子垂衣蒲梢來西極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之側易水之涯彼美人兮聖性惠辭絕世獨立心求所知我欲投之結綠縣黎都梁鬱金雜承之有何王木公老禿且當門讒逐我不敢窺心相思夢與期夢中娛樂未央起視明河蒼涼彼美人哉相望

雉子斑

雉子斑樂彼芳原稻粱粟粟堅堅雄飛雌從行啄不已自謂泰山以安虞人一羅奈何涕泣羅中徒相教勿復過又有小兒彈石膠竿避不得來萬端其母雲中下視雉子哀無窮原田膴膴不可與久居

聖人出

聖人出化隆昌屈軼生檮杌亡般般來美紛哉日月之表帝
所治農豐年獨賦稅脫劒爲鐵嬉而犁道不拾遺於皇哉畢
于稽顙月支臣狗不吠萬國寧

上邪

上邪我與君相知髮始燥迫結褵父毋所命國人知君有他
心見金夫而沈吟棄我中林明明者月服臨反側我不以三
物詛爾斯爾絕我乎則絕

石流

石流涼涼白雲翱翔幽谷蘭生自芳山上有荃不相見申椒
歷亂其我蘭待時乎時乎揚其芬流沙日出亂亂皇帝澤洽
萬國禪云云禪亭亭

獨漉篇

獨漉獨漉渭清涇濁濁者湯湯清者枯陸莫高匪天莫明匪
月高有不聞明蝕而闕鴻雁哀鳴猛虎怒嘷人畏虎怒孰恤
鴻勞蚊吮血飽螳得擅肥笑彼鳳凰竹實胡爲陰雲霾霾朔
風正急禦寒無具我憂孔疾人亦有言勿直如弦寇來矢集
不直寇前

善哉行

來日大難朝饔夕飧盎有斗粟我心則歡一解彼美之服必
綺與紈我求尺布大風欲寒二解夷以餓死跖膾人肝千秋
萬歲枉有愚賢三解伐鼓淵淵出車煇煇雖有旨酒爵不得
乾四解人世大苦萬里眈眈誰其遠游鶴駕驂驂五解大貪
啖名大躁隱山鬼冒偓佺弄日如丸六解

西門行

出西門步長歎百歲紛相會憂來無端一解夫憂來胸舂不
得寬欲語將相公卿高門方自尊二解歸蓬戶擁敝裘作書

言世務書奏或相謀三解人命苦易逝功名得久留不自策
高足視我一蜉蝣四解亦知達人如沮溺耦耕避世心所安
亦知達人如沮溺耦耕避世心所安五解南山田不治四體
亦當勤安得遺世事仙人藥一丸六解

東門行

出東門步何遲日暮望而更非懷中有蒯緱照我面上有塵
緇一解作客長安久僮僕用相嗤不見驃騎馮士有何乎津
脫粟糜二解脫粟糜先吠諸大長秋後飯執金吾兒洛陽年
少輕薄誰堪爾相對太息涕洟三解洛陽年少輕薄誰堪爾
相對太息涕洟出門欲何之東汎海西采薇四解

艷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極歡但嘗射策中籍金門一解丞相安昌侯師戴
崇爲門生二解以此拜官顯融或入金馬侍從出牧守令尊
三解但當以中策拜官快獨美田廣宅使勢通奸四解貪亦
可爲廉亦無膚冠蓋相望根株固盤五解男兒重賢才氣勢
安足爲白衣爲三公卿應憶武皇中有之匈奴數大入盜滿
南山陛上愬蒼浪之天下愧高爵厚貲朱纓華轂月請俸錢
不甞問爲誰六解

苦寒行

驅馬燕山道霜重馬蹶裂黃雲蔽天來慘憯知將雪皮皴皴
木風裘薄寒難月草枯狐兔藏冰堅車軸折道逢流離人單
衣鶉百結云自三輔奔胡騎近宮闕笳吹肌骨消角奏聲悲
咽白檀易水閑凍血成蟣蝨游子在他鄉當寒易凜冽仰天
悲長歎春回何時節

秋胡行

堯用伯鯀殛亦隨之負恩罔績法不可私鴻流泛溢赤縣崩

雜一夫佚罰萬命塗泥知人惟艱任人惟危歌以永志我心
孔悲皐陶作士治刑與兵殄壬黷寇惟帝好生

猛虎行

飢不分盜恥膾寒不衷夏姬衣飢寒豈不急志士微尚非薄
俗多讐讐逐臭相因依祝鮀麗膚樂冉雍物論譏斑斑白額
虎貙人常苦肥喈喈九苞鳳棲梧常苦飢虎肥多弃肉足飽
狼與豨鳳飢無餘粒野雀別山飛眷彼披裘翁逃名得庶幾

君子行

君子貴其真色取未爲仁言貪莫求富言高莫甜身擊奸莫
畏禍好名莫欺人魯連誠高蹈敝屣擲千金田光竟慷慨刎
頸無逡巡周公稱大聖恐懼對至親

鰕䱇篇

鰕䱇處沮洳自云江海寬蜣蜋轉溷圂自命餘合丸小夫敝

所見安知天地閒讀書盡墳索結袂攬荃蘭俯視營營子行
危艮可歎左顧羅姬妾右顧積金錢挾持通奸利湎宴日盤
桓哀哉爲誰收達者見其然

從軍行

今日從軍樂不問所從誰所從況貴要安坐佚無危相公征
襄樊秉鉞受殊知金華前殿接未央左閣馳太官紡玉饌尚
食進金卮文綺賜輝耀長劍摽陸麗天章復雲漢王言更綍
絲襄以南仲烈寵以方叔辭衞以羽林卒右以長侍兒貂璫
盛爲輔輜重溢相隨麾下皆饒飫歡欣擊鼓葦椎牛飫美酒
踘蹴或彈棋襄陽自古樂達臂躍銅騠上兵自不戰戰亦不
差池上將自不敗敗亦何爰疑彤弓及盧矢又自天子來

對酒

對酒歌愁思雜感亂難治民生憔以悴牧長將帥不稱宜三

輔地[redacted]頭出入導引者中行貳師烏飽腐肉浮暈僵屍徧
視陸海鉦鼓旌旗山頭遠望廷尉如嬉太守令宰掾吏各行
其私以攫取厚貲安復問饑饉流離徵租使鞅急不得遲人
無圖治之策容頭過身日以俟後來謂天蓋高謂地卑冬雷
夏雹元日食虧

東光

甘陵孑潰池何不平潰池多腐肉不充飢渴腸丈人方秉鉞
河上兩相望

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北賊多賊多猶可兵多奈何

當牆欲高行

高牆欲利待長風尊官欲利待彌縫愚忠朴直難容陰陽上
下令名顯融巍巍棟柱交關在中旦夷祖伏丙魏終念欲排

[illegible]獨征無與同

企喻歌

男兒欲作好結交必有人蛩蛩與駏虛相倚始成行
本是白鼻騧吳官不一顧著以錦障泥立買千金去
健兒得快馬行步有輝光罷士衣錦襖貴賣亦路旁
可憐無男兒惟有錢交除男兒嗜錢蟲生死不得誇

折楊柳歌

三度入孟津漢兒顏色少惟有楊柳枝不改前年好
漢兒女太怯馬上不成歌將去臙脂山教兒貌如花
來自玉關道出自薊門口不見玉關榆但折薊門柳
馬上健胡兒控弦號十萬借問[redacted]若多漢兒實大半
下馬醉酥酪上馬折柳條行盡馮翊南不見漢嫖姚
來時塞草枯去時河柳綠[redacted]信有神騄駬力不足

幽州馬客歌
作客來京洛本自幽并兒沙場無死戰騄駬換蛾眉
百金買駿馬千金買娉婷匈奴已和好應泥錦衾春
北風行
北風凉陰雲翔幽燕年少弓馬强揚鞭調笑酒壚旁云自榆
關衛帝京問君[redacted]騎何來何當歸莫使馮翊扶風白骨悲鳴
大缸揚大旗封侯者及此時
前緩聲歌
籠中之雀必有海運之鯤大小相笑難與較論世人是非毀
譽以愛惡如蝨處褌當復思人間之苦必有天上之嶽空清
曠蕩下視殺人報怨無端勿短歎復長歎萬里聚斂齊覩
武溪深行
浩浩武溪兮深復深白日照長黑青燐赤地生嗟哉武溪流

殺人
今樂府
余讀崆峒元美集樂府有即事命題者無論其文古其
事覈即不以言語文字諱先朝寬大之象可見也使二
公愁今日其依永長言足備采擇者何限哉暇日有感
聊復和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夫
內教場歌
殷其雷白日恢恢匪雷則鳴講武內庭礮聲斯轟雖有虎臣
帝不敢自寧一解舞干擊劍挽弓揚旗遠人則不見不知礮
聲如此應莫不聞而悖[redacted]至止厥聲斯已二解
叫天歌
彼何人斯昔介而馳殺人如疑今端冕而坐殺人如飴一解
彼何人斯昔我詈之曰賊彼殺我有克不克今跪拜之曰官

我不敢仰視彼殺我無不得二解我昔餽餉戎士往與渠搏
今直餽餉渠省我艱難難省艱難我心則慙三解我今餽餉
渠渠憐而活我我作猶可操刀如昨膾人肝如酪戰艦大作
弓矢鏃鑠硝黃日夜合天乎天乎謀國者邪四解
招安歌
花闌小票百十紙縣縣纏纏免死字宛宛轉轉到塞壘賊首
坐見笑冷齒有人附耳言如此上座回嗔色作喜大言爾歸
報總理吾今賣劍買牛乞恩貸死願受冠裳居市城裏女急
歸言狀本兵應上功總理重賞女
賊逃歌
兵耶逍遙賊使之逃賊耶困急兵使之走疾吁嗟乎乃使之
走疾一解兵逃遺馬騾賊逃遺金珠所遺云誰去議者死路
隅二解

愍災歌
彼月而火此月而火曾幾何時焚如乎亟播我有長技弗以
制[redacted]而爲民禍一解庀材夥矣鳩工哆矣可憐一炬失者
大矣失此不可又謀補弔死扶傷別卜冶我心孔憂告謀者
二解
轅下駒
李何皆有作意各不同余又與兩公異指
可憐轅下駒垂頭聲咽行次且文茵飽噉日復日不見長鳴
振鬣絕塵趨即如鄭當時踢蹐良可嗤心直魏其不肯語勢
懾田蚡莫敢訾俯仰上下囁嚅依違又有首鼠韓安國愛惜
御史大夫舍不得吁嗟乎轅下駒兩不殊
後冬青引
冬青樹今何處精衛銜根海上來杜鵑啼血枝頭訴誰謂嚴

霜零不彫枝枝葉葉隨風雨莫擬上林芳樹秋啾啾鬼哭燕
山阿

樂府變 乙酉

昔王弇州取嘉隆閒事作樂府變二十餘章即事命題比于子美雖云依隱善託固不啻大書特書矣余往于崇禎閒有所感歎皆借古題影略之讀者不覺也今年乙酉五月中多不忍言者乃不能不斥言之以其人其事稍被古聲辭取顯白亦不肯乖于田畯女紅之意閒仍古題皆增字以別之而調亦加變嗟乎今日無不變也聲音之道又其先矣

君馬黃篇

君馬黃臣馬騅二馬首路即參差天閑未具中夜發各自東西南北馳美人扶薄醉駕車馳馬至棘門次美人心怡坐軍

戲佳人辭長信駕車馳馬丞相奉靷佳人心傷琭水駁

將進酒篇

將進酒奉上尊糟如邱肉爲林健兒舞水嬉陳樓船櫂曲吹橫飛廉左輔費仲前丞將軍上公寵命齊申讀策未半倏忽雲屯葪菊正美天日昏

害馬歌

房星無光兮葪梢種絕玉輅金根兮害馬承乏齒若鋸兮似駿破面的盧兮號齧受君寵兮獨渥衣文繡兮處華屋席霄㸦兮啖粟肺苦肥兮不顧首稍奉法駕兮僨轅車折軸兮端冤者顛失轡在淖兮罔與樅害馬何在兮絕景奔

後團扇郎

白團扇是郎書寫偏肯臣時宰持障面

白團扇郎喜持障面木難大齊署門收丞相閣中日夜宴

白團扇郎勿持障面前星煌煌照四方忍作回頭不相見

白團扇郎須持障面病已無恙入明光老拳毒手千人見

白團扇郎不持障面短衣胡服從左賢揚揚復受谷蠡春

白團扇常障面前有褚淵後王郎將一家物與一家芳姿憔悴羞相見

龍爲豬

誰何老公自名爲龍張牙露爪吮血生風羽林佽飛射聲戊已天子命爾亦孔爾恃爾則有二心而外比[redacted]來至止爾以爲市皤腹弃甲都人孔哀爾則喜食君之子跪上紱璽爾則首庸[redacted]笑冷齒錫爾上公寵邪恥昔應龍今塗豕性貪卑汙逐溺矢豬乎豬乎屠伯睨爾意未已

當善哉行

有美將軍以[redacted]自名堂堂行行視屋寫金一解天子命爾于湖之濱帳有貔虎衣有騏驎二解角吹木立旆拂雲生誰云兒戲霸上棘門三解皇輿既狩日照黃營鞭無七寶追騎來奔四解善哉將軍勿念舊恩乃任田父贄以至尊五解執贄獻琛山鯖日昏[redacted]睨爾之勛六解

當猛虎篇

猛虎在山蒺藜生猛虎在山人不行虎來平陸鼠與之爭嗜爾猛虎不使當關使守宮庭誰其併爾狐狸與姻嗜爾虎生世不諧遭李將軍石亦飲羽虎安所施能嗟哉虎性誰能馴虎甘一死報吾君虎若在山君亦存

後瓊花引

此皋羽舊題即用其體或曰與前者並列何曰美惡直書其意自見且不有大美不知大惡之可恨也失猛虎篇變而之正者也故以瓊花引終焉

揚州城門低不如揚州城高與天俱麓極欲折坤挺動亭亭
瓊花屹自扶當城間何所聚[redacted]羣相語女牆車轍
擲成雷猶使穹廬哭如雨明月欲飲影朦朧栽花力盡花隨
風騎鳥爲根種子去誰其死者燕山公

瓊花引

玉鉤草長隋隄沒天上一花時欲發種花仙人力苦辛排風挹露心如髮騎螭喝虎護根莖二十四橋日夜市王孫沈醉花底月踏歌連袂歎不歇那知種花憔悴人此花一折不再活世間貴藥誤人多自名瑤草舞婆娑處君玉堂何閣上笑看瓊花爾若何

琴操 庚辰

倚柱操

李何皆有此李貞作漆室女操余嫌其自表也題從何亦和李爾

棟欲折兮棟欲崩顧無人兮倚柱徬徨孰誚余兮童之狂兮謀夫兮如此吾是以號咷則爾已而已而忍竢其及已

慧蛾操

長蕭之喙兮前後紲以捐兮爾翼幾何堪一斮兮雖不及色舉兮急爾走兮得處所兮

謠

不知誰所作也省其句比而成音

乙酉春童謠

一匹馬走天下騎馬者誰大耳兒

又童謠

劉郎逐阮郎獨王子喬騎白鹿墮入獄去年五月多生口今年五月多生足

市人謠

三家姹女工數錢欲得尊官與之連有一老公鬚鬚須化爲啼烏尾畢逋 尾畢逋傳止處爲鵲食專利耳近弃之唐士雅解天畢皆逋亡也言烏皆無尾將無後嗣也余兼取其說

又市人謠

莫道義付趙二二郎作相公諾

蘆人謠 丁亥

果然洲如月蘆花久已沒也有量洲弓空量月圓闕不量舊洲崩只量新洲長不向看蘆行但踏密蘆丈亦不問洲生亦不踏蘆密所詰主進吏云何不中率大吏量小吏大胥量小胥小胥量萬戶量金不量蘆

後蘆人謠 戊子

與爾期乎蘆之背愁以爲賒霹靂雷發欲碎人家與爾期乎蘆有罠不問其他桃僵李代鯨脫罝緞蘆中人亦何苦不怨蘆如花不怨官如虎但怨大江中無故洲如許蘆花瑟瑟雪花白白雪花寒有時蘆花虐不歇何嘗見蘆花枉殺雪中客

四言

猗園 壬戌

有園負郭未遠人間先人避世以當深山周回數笏容納烟嵐風雨時至寄過屋宇餘地一雙萬竹檀欒以待鳳宿惡者亦刪其裏梧竹峙而參天置軒窗錯不貴矜嚴草解資其花謝娜娟桂香而靜梅瘦以寒非此族類概從其芟維約維樸我園實然約則沖澹樸則意堅

勖志詩

勵志迪志先民有之兼用訓世不以專己也余四十
無聞貢躬而已
大火玄冰倏忽春升朱華芳樹昨悴今榮化以俗移學以時
抗容色雖敝精志可勝
驥服鹽車乃知勞苦鴻淹藪澤始防弋罟多憂文心妙道斯
覩迍邅四十就將可鼓
罪思柔翰風雅焉如抗懷大道曾閔遵途誕登何日落殖是
虔強立勿返盡此微軀
琴師至海官冥移情妙射視蝨大如車輪專精去故積久疑
神黽勉純一道來親人
禹檝伊犂墨突孔席學為物資功為世益嬾狁憑陵蟊賊狼
藉我心孔悲何以奮衆
截怒載笑或忌或疑石以攻玉仇亦吾師秉茲宏毅安步莊
逵不赦不懾不磷不淄
亦有良朋掖我以陟我將自責隸也不力為山增高學水勿
息精華未竭德功是立
先民有作詩誨彼此我何人斯自勖則已親生君成時危年
駛不克究圖非人所茲

題吳山賓非畫扇

松翠可滴山黛如零寒水減沒遙見長汀欲問津去無舟與
筝延頸四望空闊冥冥
竹本從綠朱罣則那請循其質不敢改柯雖數尺爾干霄匪
他有易面目愧此如何

嶧桐詩集卷之一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二

貴池二妙集第三十九

貴池劉　城存宗

五言古

曉發清溪

疏星沈遠水殘月暗平沙迢遞辨天際林樹浸深窪我非王程促亦非玩物華丈夫自有志不樂守田家宿雨幸已過黽勉學浮槎

感事二首

[redacted]風起東隅疆場遂以蹙[redacted]海浸陸沈纓紳號[redacted]鹿巫山劍閣閉積背高陵谷古人避甲兵浣花溪有屋若使在今時西川當窮荒黔滇小郡國又復穴中觸豈其在天杪鞭長不及腹如何齊魯人亂逆紛相逐蓮花捧世尊斗米傳道覆穀氣四方來平原難極目爰止討安之願天治平速

何以耀邑里高軒冠惠文何以尊快樂華堂鐘鼓闐挾瑟趙女麗充袖監奴紛術持郡吏短勢請城南田睚眦多所發賓客日益尊天地苟如此吾窮豈足論

臨川三子詩

陳大士際泰

臨川有三君樂推陳仲舉制義鼎章羅大士奔先軌英姿御羣書馳騁千古走敏妙在慮前文成不移晷才富無惔贅體備無不有黃帝臨洞庭鈞天百靈奏部濩亦凡音極盛難爲後

章大力世純

中原絪緼後是生大力身精微以爲產舉體液與神觀理選老易槩表撮玄真爲文準春秋撰句肅以堅鬼神星律學小數若家珍

羅文止萬藻

文止百代士大雅扶斯文靜音流動秀含風包氣成寂寞非音出理舉脊無間温柔敦厚義無乃似夫君東鄉丈子才品雋古今紛于君獨翕然惟其近天真能令儒者服漢京誰復論

贈沈眉生壽民

眉生沖默人淵鏡一以靜四座韻飆馳異此神清整當其冥理游傍若無爲影後顧患連隨前桂伯也秉大雅渠先民體約風遒冷美稗蒴既多絕鑑亦從省三歎有遺音微文于茲炳

詠史

燧人自天出四佐首明錄宓犧繼御世六弼殿陽侯軒轅暨姚姒官牧甚綢繆洪鈞無獨運淳理匪單謀歎息三王後主賢臣莫猶甘傅不可作殷高思徒悠旦望不並世周武獨懷憂

武安既侈汰至受淮南金平津號廉潔外寬內則深區區慶綦輩碌碌非鼎任諸君共首尾斗杓誰酌斟漢皇本雄姿崇儒表六經志剛白登恥力填瓠子沈惜哉棟橈弱治謝周宣成當時豈無士秉均心不平仲舒與汲黯擠之勿在廷

自古有薄伐聖世無和親誰爲恥辱俑齊虜輓輅人煌煌神后肩遥遥穹廬賓强吏樂媮安壯士翻逡巡一朝鳴鏑至殺略難具陳不見北平守虜避飛將軍不見雁門偶騎射莫中身

思黯日尋戈贊皇亦闘力柳州既斥遷玄都或還陟因熱易成炊反風即垂翼當時多逆謠廟謨不在賊已見中車橫貢之氣鬚得逢初何蕩平晚季滋偏側

屠首既庸恭張儀亦嫚楚抵掌氣爲雲伏尸血成渚當時豔
丈夫子與鄙妾婦投情頼美工奮勢妖冶舉陳樸苑蔡徒沿
箕一風軌惟有魯仲連事成無所取
朱家脫季布乃在困阨時及其既尊貴終身不見之條侯得
劇孟隱若敵國資生有千乘客死無十金郤翁伯猾除賊廉
讓亦自持義多衆盜附家貧不中貲古來氣誼士清潔良可
師剛慾不一本暴俠勿相疑鄙哉曹邱生招權成賂遺
武皇表經術射策得高第孟堅志儒林生徒官爵系巍巍公
孫尊槼槼守相計講授餘百年寵利由六藝所以安昌侯焜
燿成哀際所以義和師赫鑠新莽世
陸機世仕吳入洛誇英藻靈運官元興佐宋新朝造賦文追
琢工肆情游覽好韓給成都軍纓綏臨川道二孟各有辭一
死同秋草鶴唳不可聞風菌誰能保何如晉徵君乞食東籬

老
我愛朱仲卿久吏無餘財魂魄戀桐鄉知其民我哀我愛何
君公居無赫赫能去後乃見思治有遺幹才王成僞增加顯
爲俗吏魁大公多善狀悉數不容枚至其議神爵京兆舍中
來獄空及讓畔使我心懷猜
孤雲淡太清幽籟說空谷雲無雷雨功籟謝笙簧馥慨彼潛
潔姿猶使塵囂肅遼東浮家風峴南采藥躅唐山卑訟田桐
江高置足邈矣彼何人悠然我心曲
聶政事慈親猶卻黃金壽專諸交公子未開華色嫿養勇以
清剛全神戒馳驟云何衛慶卿留燕甘塵垢太牢異物多美
女車騎富田光頸血乾易水寒風吼惜此匕首挺爽絶泰王
走
西施天下姣皮褐勿爲衣毛嬙人所美魚鳥見之逢黃公有

二女修姱世所希讓辭自醜惡終身無子歸曳容毋用恃至
鑒不可幾登徒所好内蓬頭攣耳皺明君盛顏色遠嫁胡王
妃
鴻鵠翔寥廓一目不可羅珊瑚沈溟渤單緪豈能拖漢京得
人盛取士有諸科力田並孝秀對策及荷戈郡國既推舉材
杰亦自誇上書晚見歎讀賦同時嗟白衣拜公相人才良足
多
秉觿速成功牧豕乃晚達洛陽雖早貴利鈍相膠轕翁子及
臨菑中年自奮趣前既困貧窮後亦遭誅戮文采同照耀聲
名皆軒豁遭時不可齊運命誰能脫
結交不可信泜水怨常流杯酒不可使潁川致足憂黃金不
可就茂陵草樹秋著書不可期太玄至今幽況覽千載上誰
何足我求有鳥鳴喈喈揚輝無久留有獸何般般時出不常

游
少小頗儻蕩觀書得大意心輕鄉里兒指掌功名事蹉跎一
折節窺以文爲戲賦去長卿靡學嗤子雲學欽永不明經管
樂豈上治懷抱三讀篇竊比九官義

猗園愁臥

金風起庭樹展卷吹衣薄出門苦周旋攬衾宜索寞非云高
枕安聊用憂心廓[redacted]沙弓正强劇盜聲相攖我勞思如何同
讐不可作枯杪集鳴禽嚴譙散寒柝

白下贈夏彝仲 允彝

卓犖夏彝仲嶽嶽異世趨有骨見衣表而非山澤癯倜儻王
霸略攀提管樂徒清歌豔舞際每見英分舒好讀春秋傳力
申討與誅詩成比開寶傳及雞林隅相逢一長嘯楊柳正藏
烏

過采石

青山亘幾里平楚蔚然深蚪松紛詭異江流自古今春彼夜郎客千載此高岑爰有書生虞破虜一長鐔斯人不可作吾亦倦登臨

黃母姚淑人詩

淑人黃宗羲之母天啟中忤逆璫逮死白安先生尊素配也于其初度爲之作詩

天地昔晝晦白日少輝光狂猘挾乳虎齦齒向貞良浙海有男子赤手搏其吭揮戈欲返日日沒慘不陽力絕騎箕去遺婺隱微茫微茫薇浮雲凜冽泣嚴霜將雛坐荆棘仰首看欃槍善人帝所隲彼哉罔法僵季女飢弗死婉孌表幽芳艱貞有此日象服貴煌煌德配今茲見介福誼所彰我壽未亡人長此真不亡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余行年壯矣去日非少而道不加修因和龜山此詩以自警歎昔邢祭酒讓嘗以此試陳白沙詩成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景想先哲良深慨然

曉起聽鳴鵙春日娟柔桑俛仰咄嗟間白露蒹葭蒼羲和苦促節軀命逐流光至人通晝夜大道亘陰陽下學先敬志所立不易方吉凶從惠逆損益介微茫琢磨猶未若技求焉得臧抗志謝塵累毋爲斧斤戕窮神越澹泊上治猶粃糠乘時既雲雨洗心即退藏此意學易後如蘭幽谷芳無言有怡悅不拔在堅剛負重適遠道策足勿彷徨日省曾氏學養氣孟所長消搖徒玩愒先聖豈蒙莊我愧聞道遲少小溺辭章逐隊學干祿挾藻事名場近始欲棄去幽栖但求羊盤欄雖云

樂性命安可忘嘗食或發憤矼乾願自強修行樹準表濟險作舟航百年神尚畏兩曜景同常奄奄曹李輩在世已云亡登山覲大海涓埃誠足傷不爲古之矜何況今之狂

乙亥雜詩

塗山疇昔會萬國來攸同王氣蘊隆極雲飛起大風定鼎既鍾阜瀍卜欲還豐擬茲開閶闔皋門勢以雄羽林射聲卒貔貅盛軍容坐看羣盜入無人一國中烟高閑閼沒馬怒粟蛩空故都臺笠士狼藉僵成叢長官頗貴重併命等飄蓬我思潁川道申懷渤海龔盜賊不得發弃賢歸爲農

中都自天作文考則康之真人戎衣始祭畢乃興師玄宮百靈侍杯土有神司日精月華力草木盡蚪姿何乃逸狂狴跳擲病難持跋蹇園林外攀綠松檜枝鬱蔥佳氣盛小醜立焚靡遺弓化長劍空中怒欲揭角崩逃死去翠微色尚奇嗟哉

猛士守能罷與共爲

奄尹職掃除園陵故宜女晨夕護松楸春秋潔邊俎云何奸吏民濱獵及禾黍帳前親虞侯能令乃公怒入爲中車離出作南山虎羣外賊在內木蠹蟲斯腐黃巾今蔽天白梃昨如雨瞻思寢廟游痛恨寺人柳

水至可巢居賊至無營窟一日數驚來果然飛上屋巍巍諸侯堂羣奴公託宿官廨馬矢高邑屋烟灰足下令括騍牝草駒如湊輻再令索鈒珠珠少量以斛但呼好女共花容幾行簇座首色小怡行觴徐度曲飽厭欲弃餘殺質乃他逐巢焚鳥亦號巢覆卵遭酷鳩居不多時鵲還無骨肉

昔吟孔雀辭廬江小吏苦今唱廬江行千家哭如雨堂上封使君生性頗爲虎估客少樂歌田隰欣長楚視蔭復幾時何暇謀桑土羣盜久如麻所過無人家薄城城立碎頃刻不得

賒尸有善化術俛仰得變差焦土昔廣廈骨肉今死沙烏鳶
無屋啄城開但落花偉哉一御史失官在田里氣激逐鷹鸇
伏節詈犬豕纓結廳事前歎息此人死
人欲得官爵執政同鄉里人欲美聲名丞相舊知已事乃有
不然禍令禍所倚轅門牙纛高霜臺鴟鵂哆賊遇殺傷多法
重誅夷比謹謝故人情相緣入西市
我聞鄧將軍嬌嬌事戎行又聞張閫帥奕奕威名當建節蒙
金紫秉鉞及樊襄一朝帳下兒殺之如刲羊親爲外宅男迴
戈反自戕賊爲廝養卒剸刃貴人僵弘正苟無故廷湊敢披
猖

昭明廟

朱甍圍敗垣高齋猶自敞伏臘人所矜幽魂有玄賞溪清魚
正肥山秀色相莽攜我七代書心目相游想濠濮未逍遙華
林猶擾擾夜梵時有無冥靈或拊掌

葺小園

城東有廢畦厥土惟塗泥甌脫人所棄結茅我則宜增卑成
小阜剪萊得方池枇杷梅李桃春至亦離離對牀深竹氣清
勁我心怡數笏此容膝長吟足樂飢梓澤不可得微生寄一
枝

觀刈稻

田家天易白早作習能安越陌叫儔侶頭足露漙漙腰鐮即
所事既刈復行攤肥田禾本壯游刃有餘寬瘠土或旱澇莠
盛良苗殘持刀顧躊躇攪之不成摶戚施終日夕揄簸已盤
餐餘秸爲我爨朝饔不待乾一年事如此呼取雞豚歎

觀刈稻了述田父言

今日山出雲早晚天欲雨收穫值雨絲爛浥歸泥土吾苗熟

不齊糞薄旱復苦數畦未堅粟外青內且癟情知早刈非農
事今已覩前村膏沃田連年皆宿莽況此汙萊中稱穗直可
數鄰翁助斂割吾欲滌場圃收責人已來謹視門前牯

烹茶

嗜茶亦妙理端居方可挹經品非不多往說雜異悉解事近
誰能但爭茗粥與始吾淪松蘿濃香罕所及其次則北源素
覺亦屢吸虎邱名太高洞庭味大別老僧自矜貴吳興多偽
製九華閔園地所生殊不給得之亦艱辛窟與眾弁別靈艸
產有期過忽茁敝邑高田半嶺開土氣清且翕石壁側出多
雨前生摘急翦自新安人焙製兼新意芳勁不可云清風真
習習自我嗜諸品聚瓶凡數十標記分種倫取用有等級鑪
火每躬親注泉無宿汲遣盡昏渴神飽受旗槍福往笑子瞻
妻誤入薑鹽汁今苦應酬繁童奴雜驗澀建德與六安狼藉
共掇拾有友豫章來惠茗佐雅集雲霧出西山烹嘗勿令濕

讀周仲馭鑣遜國忠紀

王魏事不類管召意則存廢興自古有成敗從今論文皇本
寬大貪祿盡心言陳瑛斗筲人刻深多煩冤泯棼三百載我
友起平反白日照蒼穹青燐招毅魂不有周昌直徒知平勃
尊

觀朝雨

庭前動曉色旭氣散平林欻忽集飛雨朝曦蔽薄陰露桃沾
重濕宿莽得新涔遠村晨煙鬱近壁候蟲吟登樓一延眺風
吹正蕭森栖鳥出復返征人還擁衾我本忼慨士浩歌復鼓
琴

讀萬茂先時華園居詩卻寄

美人家南州名字重西山至德冠英彥懷抱鬱琅玕三府競

辟薦冥翰正盤桓卜築傍湖濱幽勝非人間疏峰抗高館林
吹響彌漫清流貫灌溉朱華散澄瀞援植見意匠暇整在襟
襟我攬園居什清風滿古歡
伊余負狂簡嘐嘐慕民英夢寐南浦際有客漢之陰結茅日
抱甕辟荔羅戶庭匪故耽泉石聊用齋心靈濟物道所貴幽
人不可貞
贈別陳士業 弘緒
今之陳義府領袖顧與廚風格既標峻淹洽古醞儒豈不疑
道廣淵鑒包眾殊倘徉涉江上目覩意有餘大匠過林麓柏
梁無朽株持此出應詔明堂相助扶嗟我羈季寶敢承將伯
呼管樂時已及何況致唐虞征車馳風發相送此微軀
寒食出西郊取徑昭明廟歷乾明寺歸
今年春色早信步得芳菲尋幽意所便時與侶伴違青蒼在

妙三十九 九

山曲鐘磬相因依螭碑跌燕麥蚪篆蝕苔衣懷古意不盡遂
景暝光微返叩法王象豁我塵情非
秦淮社集分得六魚
夙昔秉遐尚良耒為菑畬抗志錄夷跡恭披姚姒書閉門幾
歲月出門求助余爰有楚狂人三五在淮渠豫章千霄才棣
棣不可除秦隴古奧府有士足權輿龍眠亘江上所產盡瓊
琚生也值同時舍此復焉如闤場奏妙技雕盤鱠鯉魚玉梲
傾琥珀舉手快無餘生平笑結交身命何粗疏酒罷頗申語
慷慨勿躊躇鯨鯢動遼海豺虎徧郊閭昨歲甘泉急十年揚
豫墟新亭正此地臨風可欷歔僇力期茲後德鄰矢今初
讀冀當時 與學 夏登木末亭拜方正學祠述懷詩感有
此作
我讀遜志詩時論遜國事一死自君臣斯人無異議當時歸

劉集十二

附徒後或著勞勤畏豕至清夜能亡媿且忌醜顏紀善傳洸
肇革除志龔生南州彥梅尉風烈擊陳辭見胸懷草木臭味
譬近覲十年中滄桑亦幾易王聖義兒多節甫佐命置[redacted]
[redacted]來搏領赤眉至大雅欣明哲非此悖與悖正學講貫稀
人倫浸以墜木末吟好詩炎蒸變涼吹吾生豈鴻毛仰視白
日馭
古意與徐九一 汧
東海有奇樹鬱鬱干霄姿下蟠萬仞根上垂千尺枝芳香郁
廣野文采先陸離卿雲繞緣之惡鳥不敢棲經年宿鸑鷟鸑
鷟治世儀有時出雷雨一雨四方滋
天清氣寥廓好雲東南征飄風忽飆起雲散不成行雲散有
時聚風起誠無名大人斡元氣至德和神明呼吸見調燮巽
畢息羣爭乾坤方浩蕩油雲覆眾生

妙三十九 十

脩書
我弱不好弄少長亦落拓米鹽數未知嗜欲情尤薄惟有誦
讀懷結此邱壑樂六籍既勤求史志皆廣著諸子醞駁言家
集古今作見即不忍舍閒必轉相託或輟衣食資或取簪珥
鬻市賈直勿爭借觀義不攫秘本未流傳倩鈔尤謹恪誓將
心力專用致收藏博破產為營書茲事頗不惡芸東訖裝潢
部分乃庋閣豈徒多縹緗要在能考索願為老蠹魚盡食其
糟粕披尋勞手腕咀茹煩齒齶對校似相讐刊譌如掃籜進
以尚友心大之經世略覩理豈章句得意在寥廓今始一簣
功且從四庫約勿務宋板名價高易垂橐勿矜元刻好紀年
多改削竄使殘闕存毋受偽妄蒙目前盡搜羅域外待充擴
吟諷必恭虔展曝慎管鑰顏訓戒損傷趙跋豁拘縛西山雖
未窺壘莊吾自度煙雲知幾時聊用申欷謔

劉集十二

寓赤石磯吳園喜倪右臣 天錫 過話

微風散殘暑涼月照秋容積水芙蕖滿香光入座重幽人意欣懌之子況與同令德尼儔匹奇服表西東振衣共飛閣平莚騁無窮

喜范計部仲闇 文光 論詩準爾有贈

我聞詩言志其意亦云特從王臣子分閱俗聖賢思休文彼哉人品節望臺司名節既已備意趣亦何卑瑣瑣辨聲病鵜舌良可嗤煌赫我太祖達識洞軒義哀此中音乖痛彼大義虧考文同律度正韻黜淫奇吹萬地天籟畫一古今宜禮非夏殷往道存小大師俗儒鄙且倍昭代法安施又觀古樂府即事乃有辭大風及垓下相易不能為孤兒廬江婦强哭豈成悲後生千載下境易情已移如何杜陵叟命題皆自諳石壕潼關吏新昏無家兒悼傷繇耳目諷歎出心脾風謠備采

擇得失昭來茲藝苑競修古侶論此者誰蜀人范孟博風烈漢之遺尊主憲章切哀時美刺馳懷抱秉中正離憂感瑕疵作詩聊自見著論故如斯

北征早發

寒雞號斷續驪譙聲有無志士不成寐披衣行起吁金風入塞草鴻雁滿中區斗杓誰共執肅殺令猶逋長安浮雲蔽逞遞路何紆

舟行書所見

彩鷁自何方連檣半江黑鼓吹沸波濤兩岸人爭識銀蒜靜簾垂黃頭擁仗植彼中者誰子坐此徒寮默賈客挈瓶甕漁父守罾罭相視復何殊洪流送爾亟

連日讀陳士業詩

陳生仁且智樂水甚于山石莊好詩句出汲半源潑停橈諮

俗尚推蓬感時艱有言皆𤼵緯起興在澄灣杜陵非詩人自許愚更般

到白門答萬茂先坐月賦贈

中天秋月照夜半凜寒光俯視四海內人自摧肝腸咨嗟意不一欲語意徬徨仕宦出關塞征戍在遼陽思婦坐機杼游子臥他鄉他鄉各異縣獨處同淒涼行行不得息歲月遂難量昔入深閨夢愛此惡參商今為羈客身注目徒自傷君本乘槎客駕言自豫章握手與我約燕游歌虞唐君行已匝月我乃後嚴裝尾舟趨白下促君上巖廊典謁辭負茲引我坐君牀呼朋得幾人問月修離觴長松蘊茯苓為君充饑糧

酬萬茂先送輿且兼問疾瘳

駑駘不可策北望路轉遙故人念我厚脂車來見招勸我荷將往庶幾耐迅飆解贈黃牛革彷彿飾金鑣渡江買白螺長

駕無蕩搖念子體小極霍然須飲瓢賈生泣病痱陶令畏折腰身世竟奚似爽氣增蕭條同為白門客行止異詰朝

答周農父 岐

南人初北去顧慮身紛紛時危豈足計行旅匪所云見事或遲悔孤潔失同羣儒林好誇詡藝苑侈聲聞吾行竟安在況乃邇妖氛語默須獨斷所貴鍊清芬豈必揖卿相觸觸號聘君誦子令德唱再三道殷勤不煩洽尊酒驪首占捐雲

山東贈張鍾陽 秉文 方伯

張公江海客託德桐山陽體大羣族庇德至眾善翔振翮歷章江江流澄以長御風集齊海海波靜不揚保釐績已茂南雍上帝鄉帝鄉谿吹急歷下或能當皇輿宜駿足和璞待匠斤鮑子既管舉太叔亦僑升晏嬰與石父知己重于恩大臣志為國造謝御私門鄙生執謙節固

讓勿呈身古處無儕俗報知矢修名

與吳駿公 偉業

吳子脅鴻藻文筆風雨驟弱冠嘗明主名唱卿雲奏拜官奎壁閉史宬恣討究青宮今豫建東華方敞晝抗法遂授經師傅厥功茂爰有共驩徒首竊斗杓舊傳衣復上相倡議乖且陋慷慨折其奸譴草人皆購屈軼生禁庭貞亮翼我后魏公永叔文鄭公子京句祝子二美兼古今庶希覯

送龍翰 馴 陳孚昭 丹衷 見過

木葉脫已盡寒風吹不休帝城稠刁斗胸春使我憂陳生茹素士排調古無儔念我沒塵土執手時同謀新都有畸人容姱夙所讐謠諑使之困游處聲相求不爲媒進計寒谷亦難留聖代神駿滿金臺成荒邱矯首望睥睨鼓吹雜鶬鶊執殳爛錦褾書生擁敗裘

贈孫魯山 晉

桐山有君子昌啟閉見之烈烈少保公爰爲眾正師氣折節甫逆志規喬固隨應山與高邑峙立植坤維我公起同里蘭臭蚤相知黃門侍從日世道已清夷袞衣故無闕鼎鉉頻多疵中車乘以起苞蘖穴爲窺不有正人倫楨幹亦離披獄獄無曲學侃侃有抗辭陽城每痛哭呂誨獨先知明君豈不鑑薄罰解羣疑勿遺長沙遠宣室易與期直臣逢聖主此恩帝所私歎息鄉先哲際會不同時

贈申公素園 佳胤

邯水何蟠盤漳水開明鏡高者蘊神理清者濯情性黃流美在中英分與雄并典刺得清通濟泊見至性宋相賦梅花風流即屐勁千年此後先兩賢名德競遭時或有難于斯獨爲盛

與胡吉雲 守恒

[redacted]日已遠城柝日已疏春風仍駘蕩玉堂靜可娛四壁積書氣中坐達人殊顧盼姿瓌瑋吐納意閒都京國盛冠蓋秋浦但菰蘆相對亦何晚明日即長途

己卯春暮與孫松石坐語以同道爲朋爲韻

暮春青草長[redacted]去若騰空憶昨入塞始搖落盛秋風殺傷經歲月彌望千里同王恢不可作何況衛霍功魏絳矜遠識云胡不和戎

薺菜得露榮何必申椒好雖喑已絕音烏鵲亦自噪望古苦太遥即事異容悼發憤此詖辭狂歌勿絕倒先賢有格言正誼與明道

汲黯時臥病侃侃大義持平津貴丞相突梯滑如脂所以淮南謀此憚彼如嬉升座講鼎足既折笑胡爲致此[redacted]橫潰師不可治

傾否亦征稟濟蹇必來朋解難須射隼致戎以負乘我思皋作士兵刑裁一繩秦漢逐便利[redacted]賊乃憑陵百爾君子敬履霜戒堅冰

次韻奉酬盧德水見送南還與魯山共載詩

盧公稟令姿齊右嚮先唱食必窮馬肝經不令覆醬詠懷好纏綿體物真瀏亮胥鈔終日勤杜亭千古創入玄愛幽憂七歌黜狂宕此意知者稀斲輪乃巧匠憐余羇旅人鼓舞使之壯告語諸纓綏問學宜推讓數日輒相過百壺命酒量事有不如意銜杯始得暢余與孫子歸青錢亦挂杖同趣鍾阜雲回瞬西山嶂泰岱想朝端玄詮譯河上自顧鄙島傳應愧館閣樣

和孫魯山出都門道中

君子此行役驅車敢嘯歌葵心終戀日竹筠不改柯憶昨田
南山鋤荒植嘉禾籌兵廓青海砥俗挽天河言者徒有罪此
志遂蹉跎卑囊半道擲黃閣快誰何日行萇楚內回首脊蔚
多願言京國友敬正俾無訛我痛未足惜白鷗浩蕩波

德州道中大風

月生昨夜暈風力知不微疾怒應有故君子儆其威曾門爰
居祀宋都鷁退飛寡陋臣之恥災沴經所譏邊關誰猛士胡
馬秋正肥

嶧縣早發

露重林葉黑風清籃輿輕連山月虧蔽荒戍路縱橫誰家卿
相冢已爲禾黍平翁仲獨屹立睨人道上行

盧德水奉命巡漕再次原韻寄之

舉世共一聲千人和一唱任鼎未調梅安居誰饋醬如何當
治平願生瑜與亮治戎民勿驚懲貪法宜創毋使長秋橫莫
學清言宕以此棟隆吉柏梁稱大匠仰首盧德州才全心力
壯伉直能爭持寅恭非退讓衡鑑喻空明山藪比器量古今
得失林歷覽倍曉暢受命特巡方疲癃定扶杖恩波帀地流
高節危天障我自磊塊人絕志金臺上勉旃無他談禮部有
新樣

送王元偉廣北上 先是元偉招集余以出步南郊不及赴

晴冬理游屐驅我不獨飢雖有故人酒貪看山翠微念子當
明發車馬正騑騑況友復長語將無僮僕譏以時急微管王
郎世所依上策戒痛哭夙願薄輕肥行矣臨軒對聖主待垂
衣

題嚴巢縣殉難紀

積風翦淵倒節義若卿雲死事昔云易在今罕所聞鳴鏑縱
冒頓瞰綏避孫恩祖宗教養澤食報眇秋毫嚴公領居巢守
官節自敦風塵蔽天地巢湖涸且渾膝前不忍去遷秋豈無
名慍持干掫死毋爲巾幗生刑子所興起婦孺無逡巡衆服
殉貞魄練色薄高雯汪踦一童子剸刃衛所親義鶻激人肝
何況忠義門銅馬故日益茲事良足存毅魂無不足有于尚
與員

讀漢書

春日意清謐戶牖亦昭融澄心宜几席遺慮在書叢龍門固
奇宕扶風實整弘密裁有醕氣巡檀使神充下視睢與壽纖
瑣若兒童
涪翁愛孟堅客至邀共讀舌本不可緘情氣由茲淑譏遷則
狂誉人表亦錯錄要爲百代書心目宜時畜腐史既絕塵賴
此猶彬郁

朱蔚園統鍾大行坐我小樓閣所藏書感賦

班史志藝文大要沿七略子駿讀父書棄精茹糟粕究彼精
忠心較讎必斟酌乃祖況辟疆典墳自娛樂潔清少欲人披
誦乃旁簿辭昏遠霍氏家風猶謹恪積此素心規載籍斯極
博君系亦天家射策又膺爵意乃簡翰親神對簪纓卻 蔚園久應
興臺省選而不赴 恭持天寶書手澤新如昨澹蕩羽陵開先臣有述
作 父轂儀公藏書甲海內著述百餘種有所聞天寶藏書者 以視漢宗親千載相唯諾我
性稟專愚賤貧本辛索殘闕肯保持易與爲寂寞高懷且若
斯鄙志亦安怍因君益書淫百城可長蠖
逖覽古聞人余宗多好博向歆既紛紜炫焯亦踊躍彥和總
文心知幾擅史略攽敞恕清之在宋尤恢擴墨莊名本尊鈔
書訓亦恪至其矜多識厰公受嗤噱微生得姓後此志敢衰
落斥產典衣裘情懷得栖託君本輶軒使方言隨簿籍況有

先世藏冰屋多庋閣張華所未窺君家藩溷著梘余夸父愚掇拾强弃絡海若笑秋水瀰漫一時泂欲問章門津酉山恣意攫

中公移居

先生以吏部郎忤時左官南國子博士新居梅甚盛

白門楊柳多貴者梅花樹梅信今年遲好花留宿霧我登君子堂清香曲砌度開篋出琅玕縣榻積廚顧詠懷既阮籍五君亦顏句（有懷詩三十首及南雍七子詩）亮節與澄心今古時回互在昔典劇司意與古藤諭（吏部署有古藤四百年物也）今守四門官身就梅爲窠高唱對寒輝清光獨妙悟

廬墓詩

宣州陳龍媒嘗與眉生游京師今聞其廬墓詩以寄之

綱常本自重富貴使之輕親恩有父母官高不得爭煢煢貧賤士乃自致其情宛彼北邙冢宿草亦已生旁有孺子泣晝夜無停聲月黑風悲起鄰鬼叫相驚兒無苦與怖至性守硜硜身爲母氏有心爲母氏精爽寢華屋奉目絕念無祈兒祥與鵲巽況暇及其名彼哉墨縗夫良規徒怒瞪

中秋前一日程公（世昌）招同鄧東之（森虞）燕集齊山得避字

涼風起高秋山容肅清致妙緒散諸峰領取殊不易美人持憲節事劇神安粹情性關烟巒衣裳染新荔懷古振積極采山抱深翠清巖並糾松寂寞久欲闕常此激賞時人與俱奇遂歐公燕湖亭蘇龍翠賢侍浮氣及旌麾野老亦不避風流兼上理茲游良可覬

程公集齊山令弟際甫（世會）留署中不出賦此致悵用

避字

我聞次公名不自今日始城頭一揖開雅人見深致清光不厭多千我亦何悶齊山巖洞幽老松挐拏異非必巨靈爲要是麻姑戲胡不一來觀持身抑已嚴禮固我輩設嫌豈君當避寒霜與明月彼此共氣類引領石上泉相與論文事

齊山翠微亭爲程公落成同用避字

齊山步步好聚景亦有地前人之所亭采勝選其至額以樊川詩山遠微見翠風流久不聞寥落峰容額羣榭一例積菸亭況礫弃豈無强幹人簿書錢穀吏化理匪所知川原眇生意廢壞轉相郵登覽搖手避如山無舊觀不獨兵荒事我公來蒞止軍書亦已閟談笑有綢繆暇整由嚴毖要其出治原清和以爲始敦詩說禮心樂水登山志修廢既引任意匠亦指示俸錢斥有餘不勞民半穗一亭既以復全山氣若備譬

龍但點睛鱗爪皆利器枯藤及敗垣欣欣如已塈和門旗鼓新山寺禽魚萃靜中條理通微以息相吹人和事乃舉功成時無累宣化與民同豐樂亭有記

白門寓孫撥公（中麟）園

佳麗不消歇歲月累行游今年困烽燹冬深始來浮嚴霜零枯柳崩岸狹寒滲清晨過孫子解后西郭頭霞氣服旭日古誼惇時流慷慨指近事冷冷吹我裘坐我讀書室告我卜築邛攜手陟南岡陂塘泓以幽寓公遂專席匪與春賃儔倚竹得長嘯垂竿可狎鷗

與金大中丞（光宸）

青青琅玕樹奕奕朱鳥游爛爛卿雲騰欣欣百族投天門正浩蕩玉京坦以修長鳴思振翰永與堯夔謀一朝雲日翳摧羽墮丹邛丹邛無所恨惜此薄俗訧

寒風吹棘林達人起長歎不歎蕭蕭靡悅此椒蘭幹申椒有
至味谷蘭匪近玩行哀凜冽風蔓草同陵亂堅貞自保持芬
芳自流盟飄霾豈終朝光華旦復旦

紀事答問有序

歲杪入白門友生過而勞苦問春二月兵事舌本不給也拈杜北征韻答之蓋池之爲池而使江南陪京得如故兵備光山程公世昌力也公既不言當途亦無言之者昔人謂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僕竊取此意備風謠焉

皇帝十六春正月頗和吉吾池江以南嬉游如平日羊鐙已
滿衢人勝猶罣箄客來萬里行提手趨余出動色戒戾堂楚
江盡旗幻云非闖獻爲懷光起事卒昔養賊自豐今作賊更
猾截流掠行舟片帆不得脫殺人已如麻括財真若梳舉眾
盡東下氣勢甚狂橘睥睨視鍾山惡意難致詰鄂渚不屑居
潯陽未肯歇余聞復先語然疑意恍惚君恩與臣閑一旦豈
決裂逡巡二月初警報果迫切菊江來告變沿家遭屠滅撫
皖有黃公軍書亦該悉負擔及襁褓泥塗槧嫠哭聲干雲
霄訛言已近實吾池有程公監司官職臬移節自兼陰歷任
未一月邇茲倉卒師百務一身挈醲酒誓明神登城矢執節
埰夫親點排兵器自布列黃硝案方成鈴鐸依時發戰具靡
不工守具靡不豁遣卒往殷匪拖吭彼難突張軍置湖山據
險彼無竄游徼特李陽察見彼出沒飛帖仿姑宛穽罟彼奔
軼郭西秀山門來路當哽噎公遂身其難讓夷心血熱晝夜
罹譙閒風雨巡不輟倏忽接高牌勤王名號揭標精巨萬須
努芟千億設池人束手嗟程公開顏悅謂彼既假名我可施
羈紲一介先馳問羊豕亦備物猛獷雖自矜頗爲虛文折須
臾敵江來牙檣難具說或大如鷹龍或小如蒙艟或舫稱書
畫或舠號吳越或簫鼓滿部或粉黛一抹或漕稍堆山或官
鹽散湯鳥沙至銅陵首尾望不畢北岸接新洲江流失廣闊
池人既土色池官皆瘖疾公獨螳視之云似飢鷹渴但令就
羈籠奚必加恫喝攤纛出西門闉城長跪聒公意同韓愈徑
往庭湊室開諭詞既多尊酒歡亦暱備禦固以嚴玩弄復有
術錫止嬰兒啼法制猛虎齧陰陽操縱神洪鑪化頑鐵弭耳
始投戈令俞撤前卒所到鳩鼓隊返轡若飛鶴徜徉吾城下
初念始欲割又聞劉起禽此輩魄亦奪談笑杯酒閒水陸營
旋拔漸回安慶帆共釋金陵擬江左復晏然東作始相率芒
種雖已過買牛事犂耕合計壇門期春夏雨時閔當公在西
譙余實披短褐執殳左右之夜嵩生戰慄艱危共許時議論
嘗入骨苦心頗得閒秘計悄獨關殘產食壯士余亦拜且勸
開有前籌商賴公明斷決公蓋至性人忠孝生膽烈不偏亦
不吳力行非口舌功高人不言微公吾豈活郡邑非無傑賢
才闒而劣前雉望欲驚左足不窺閫綺我程毅裹肩功可碑
碣嗟哉痛定後追憶成癡兀制淚探交游多屬無家別弟妹
盡天涯宅墓半焚掘腰鐮耕夫死負軛牛種絕餬口計無從
官稅遲有罰山寨雖自保擅殺亦驕佚行旅挾微貲就死多
冤屈遺骼掩不盡路哭喉乾咽獨有從軍樂消搖自饕餮大
帥乃專征偏裨盡金穴中使錫朱提王綸襄閫閾又聞陪京
臣敘績偏舊勞人比禽敵勳家擬分茅伐惟有程不識不直
一毫髮吁嗟先朝事喬字惜已沒饕食有風謠聊以備采達

齊山探左史洞至史巖

游人愛齊山多在山南止山南豈不佳美好取所指未若逾
北閒陰森拔地起華蓋圓高華神工如結綺及探左史洞勵

然總神理到門即窈窕太古雪成澤稍進見夏屋高廣亦清泚石色照肌清穹形千雲峙四方而削成彼外此則裏我聞林屋名秘跡稱殊詭廣長或未幾曠與應止此數武尋丈巖幽險無與比倒石如懸糟稜稜若斷齒壁燕集成黑倒垂大逾咫體性肅且寒流乳皆霜髓遂誓游客心端恭斂張侈山南我所愛山北我敬只平生游齊山幽邃自今始

寄懷厲先生 立身

昔我先大夫通判處州事維時守鄭公瑋人推博邃先君嘗經術臭味草木譽學古與經時相投水乳意屬內閣長官執推別駕治青田號巖邑攝政兩承匱賢者既握符事立神不頹簿書錢穀閒游刃有餘地美政首大綱作人先善類校文勤閱宮遣亡選尤異於時厲與王驚喜得士二遂以告鄭公心好口不啻鄭公憐才人歎息獎藉亟名既傾一時士流乃

屆至余時在童年象勺舞未試風氣或日佳咿唔亦漸肄先君擇嚴師厲也吾師始衙齋有泓池書堂亦敞肄為複亭其間種竹多光翠余誦頗中程持記不勞費每蒙過相夸他日成國器三十年前景彷彿今猶記先子賦歸來隔久如夢寐聚散與存沒感念胃且淚城已髮種種先生老安雖今年挾眞書近狀乃復備敘往善誘多蠅頭字工緻云自秉鐸歸首稽盤中膩買竹種千竿檀欒照晚醉渭濱豈胸中籜孫日孳乎非無洛陽花力貧不可致性亦此君宜儻直無他媚保此樂餘年陶菊周蓮比聞茲予歎風追念先州刺家世萬琅玕已矣賓客棄俯仰潮遺書悲歌遙望跂總雜寫長思三千里外寄何時造竹所承論仍碎明好音幸無遐亂世鄭不易兼此致王生各勖先人志野竹且千霄皓首崇高義

嶧桐詩集卷之二終

嶧桐詩集卷之三

貴池二妙集第四十

貴池劉　城存宗

五言古

茅山宿元符宮道院

四十未聞道茲游欲何之蒼然滿山色應接非所期虛簷既延入一桐飽支頤離離俯平楚奕奕有光儀素秋度枕上咽液甘如飴起視心欲盡空青流妙姿

苦雨

晴日不覺好一雨始欲愁春風失駘蕩長日坐陰幽山容無冶笑麥苗何時修青鞵罔所適眺覽乖初謀鬱鬱銅駝恨袖手年光遒

頗諳田家占陰晴候不謬連朝既淫霖偏昨隙光漏從此二月中冰澌滿山岫逆庚難望晴聽雨何須戊豈但阻幽尋春寒土膏瘦農事遠可憂近亦闕薪樵我欲戕天公白日何時晝諺云正月二十日晴深山樹木盡銀瓶其月前後皆雨而此日獨晴又古語久晴逢戊而久雨望庚晴

避暑嶺僧舍

結廬在道旁喧靜頗異趣曲折地幾弓清幽氣自布疏竹遂為垣山蘭多成聚佛事在蒔花香國藏蔬圃逆計穀雨前旗槍茶滿樹爾時姚黃開重臺復累對我欲再來過出門猶屢顧

詠史二首

武鄉躬耕時兵事有神授八陣古無傳奇出孫吳右況其出草廬參幕如賓友持麾別有人把鉞非己手一自官阿衡漢益居中守永安既晏駕嗣主不可久然後出祁山兜鍪頻攖走威望已積年宿將皆俯首維延雄杰姿吞聲敢開口平立亦俊才廢置如芻狗所以在行間刁斗如壁陡立國豈崇朝

習事亦不苟聲實權籍閒積漸益非偶後世一書生徒步登台斗雖抱葛亮心數者曾無有疑丞遽執殳蹉跌伊誰咎

信國雖書生久與行間事瑞贛屢典州專城固外吏安撫及提刑閫外明相畀糾合既有資恩威得自植所以振臂呼事習能生智半日右相麻皋亭已難避徒以信使往羈縛猶一蹶自脫潤州船始建廣州幟當時燼已微君臣一葉寄號呼併命同將相敢歧視然而空坑朋時實干雲義洎乎五坡嶺子俊猶甘偽得士亦何多就執殊不易杜滸不再生此事勿復覬誰為請黃冠夢炎且多忌嘵嘵炎午文公久知此意惟有張毅甫鬖餒早恭置

病中

中散學養生神仙期可致著論服食功痛為桓侯胃云何乖俗心遭戮如屠彘典午戕械成士季兇機恣劍鍛氣彌空鷙鍛終垂翅吐納既不皇蒸梁亦未企病死何可得藥餌真當弃上品養命書吾疑神農偽

陶公不得意云進杯中物我笑乞食人例槩亦易畢雖貧而非病得酒終如蜜嗟我獨何辜失意得嬰疾連雨濕氣蒸兩目如芒蒺欲讀山海經字眯六與七欲見田子春靦面或恐失新醅雖可傾攢眉俟異日

杜甫始五十耳聾齒亦落臂枯及眼昏又復幾時作哲人養神明舉體何遽惡安史播膻腥人羣醉酥酪家國蕩析時竄走毀疏膈焦灼及肺腑形神應錯莫斯時何等人肥澤而安樂

子瞻喜合藥藥以濟病者及在憂患中養生論屢寫比痔為嘉賓譬身以館假主人既枯槁客自翩然捨此意真可師味淡嗜宜寡我有大醫王薄粥齋盌把有又不須藏囊無餘錢

濶

憶小園

為園如結交久別念伊人如我城東舍幾年交倍親入門小梅里鐵幹具冰魂繞屋多直柏青蒼意甚敦當窗玉蘭樹高潔與雪均牆角數竿竹始種未參天氣勢雖云寡瘦直已可欽海棠四五族西府頗為珍山茶止兩本一本百朵新其他紅白屬纍纍充下陳念此風雨際聚花真坐茵方塘裁止水清兮可濯纓巡隄蔭垂柳酒熱宜漉巾當春憶春事斯地足晨昏深山無塵夢入夢故園頻好友多長別茲園勿復云

予蠶哀殤作此示之

乘化有去來牽情作生死彼殤返其真哀者痛方始所謂父毋恩罔極類如此大恩有窮時不如廓然已

無疾且為憂有別即作苦況當下殤哀難聽忘情語男兒可

憐蟲作父尤多謬毋為造物憐倔強猶起舞

觀雪 用所南韻

空山宜看雪雪滿黏天色幽人聳詩肩天地俱一黑罣壁句何鄙鹽又韻有極獨立欲悟時聰明靜自得

幾人同對雪對雪幾顏色欣賞發浩歌憂傷但閔黑寓矚聊意行空闊渺何極魂魄濯冰壺淺深隨所得

春朝觀雪 用所南韻

春日驚看雪雪盛埋春色將茸樹不禁欲語鶯還黑天地黃昏中高樓黯無極四山豈不多微翠不可得

殘梅當盛雪似與梅添色黃雲絕人影幽香枝上黑騁望一迷離茫茫目何極我思藐姑人今日靜中得

舒生廷韶為余手錄諸書喜有此作

士俗不可醫醫俗惟書好漸漬古陳篇氣致自華藻我昔擁

百城坐臥恣蒐討兵興零落餘存者躬自抱貧來學衍鉏帶經就日杲持竿亦護難麥流不覺潦惟是鈔纂多脫脫幾如槁鈔寫責精良未可雜行草生也小楷工遒秀頗自寶念我獨立艱牛腰捆屬稿春蠶食葉時積楮忽如歸豈徒行墨佳亦將義蘊考知當適意時讀書恨不早相期無倦勤伯業況未老

輯南宋文鑑志感

義軒御世後禍亂誰最劇趙宋建炎間君子獨痛惜陵園陷虜廷翠華沒沙磧豈無宗與李汪黃力能格亦有鼎與飛一檜恣咬嚙小人快身謀君國同一擲馴至厓山時洪流沈宗祏徒聞正氣歌燕山血已赤後來釣臺西哭聲裂竹石

詠史

武安既鼎貴驕橫不自持一日語仲孺吾將觀魏其王孫遂

帳具夙夜掃階墀手明謹伺候日晡尚不來我思蚡正幸言事多所私賓客共輻湊長跪鞭諛辭金玉及狗馬翩連絡繹馳況彼曲旃後婦女若魚麗蘭膏旦方續車茵晨豈施牢籠非一事阻滯有因依褊心灌仲孺不懌奚以為

賦得盧丈梗

盧生佚材士含吐古雲羰抗懷兩司馬濡首一騷經誤遭世俗吏陽浮慕為名從容與期約旦日過先生晨起理簿書既昃杳千旌夫子遂閉戶獨酌進兕觥一觴再三詠淵淵金石聲須臾閴車騎堅臥不相迎墨守愧恨去丈深大獄成當時亢激意彷彿夫與嬰一朝遂遘患龍性故崢嶸

上曹山

曹山時在目今日果此願山跟已稔衍泉路見奔噴曉霧散旭初遙岑來咫健牠犢諳躋攀僮奴曳登頓去地能幾尋犖

104冊 13 頁

42A

翠已來獻人生不游覽禪蟲豕在圈回首俯平疇違緣如絲
蔓

下曹山

秋毫一徑上頂腹乃中達敞豁聚村族旁廣開阡畦筍輿泠
然善私詞非所期坡陀始欲下峻急滑如脂崩沙不留趾積
崖無攀枝躊躇待步踵顛躓比流澌步得至山腳矜人回首
嗤

查村

青山勢欲行其意乃自靜良苗氣已新而理未堅勁敗垣圍
古屋貧氓實舊姓當暑蔭寒流怡情亦濟性樹密夏蟲稠可
中日景正

始至俞菴

遙知此一龕促步不得至既近轉疑非隔溪招手䟦到門氣

自清紫柏貴且稱琉翰景可依屋小居自閟仇池苦難尋草
略于焉寄

行眺

蚤暮有佳氣炎熱變清和前山麻苗秀後山茶本矬荳棚多
孰甲稉塍盛良禾謀生事已足無生更若何三宿遂多戀欲
老北巖阿

村塾

臨流見小築密樹成門屏山溪既敦龎弟子亦修整執經皆
對牀歸餐不踰嶺強立事有時雖和氣已永木榻閒妙香紫
荆落櫓影智士感當通觸物勸深省

湧泉寺

頗熟湧泉名未覩湧泉處亦日屬揭來訪古不辭遠石貌既
夾蹲泉聲亦遙著古鐘苔久埋檀像遷欲去所欣梵唄稀穉

經聲能助所嗟龍象微難豚羣亦與欲卜西枝村難逢贊公
語

水漲

雷聲起枕上雨勢欲拔屋蛟龍一夜爭暴漲彌平陸喧豗聲
未停泛溢勢相蹴昨來一曲流今若倒羣瀆氣昏色正黃意
廣情亦黷因思古滔天浩汗周林麓觀水氣勢奇感事心魂
肅

漲後

朝來混浩勢我謂汲陵谷漸殺及午中故道俄然復逶迤竟
何之灣流仍可掬白砂被黃滓量泥盈止斛昨夜所至痕指
示頸猶縮岸圻塍則崩樹倒苗亦覆快意幾何時盈虛幾已
速

徐生章生先後來過

畏人投深林謝喧息禪觀二子云胡聞不謀來術術先至敘
契闊衰顏方共惋又有濟流人下馬發徽㮣或爲客中客或
已離家半同是遷徙徒泙萍偶聚岸子真不浪出余亦非習
鍛爲我闕行蹤甚恐人親串

雨章生[redacted]來移余湧泉寺

衝暑出家門山行二十里一僮攜襆被一僕肩酒餌精鑿及
肥鮮篔簹殊案案問君胡急行來就豢龍子豢龍術已迁技
不如刺豕篤嗜此奚爲行笈躬爲徙拂我舊禪牀日夕問妙
理新聞與近詩牽連供稗史幼安木榻中如起華陰市

子鑾偕吳山賓自峽川至湧泉

當以眺覽來無爲禮數視山色又一村泉源湧此寺耳目寄
物華屢遷得新意友朋毋久泥偶值發妙義隔此一溪流蟲
響各自媚逐景深夜中節要應殊致且起論一堂誰爲駁與

粹

二十四日諸子畢集湧泉

晨起理巾衣相對得一笑禮乃我輩設道必無名妙竹開泉自流石上雲開照攜手但爽回得意憑狂叫偓佺與王喬已老不復少美酒與綺紈昔人聊自料悠悠千載間何處蘇門嘯

寺後看泉湧處

淵明覩田水云已過吾師左思賦清音亦鄙竹與絲何如此噴湧峻巽罩我肌昨朝雨水漲橫溢但披離今日敝覩此石東如長嘶大白不可淬大運無窮期

姜生先後至湧泉

渚湖深窟裏門限如以鐵歷險至湧泉層崿多頓跌盛夏況日中躋攀氣欲噎多此三子英就我忘勞渴握手欣夙歎看面嗟新纇比來意如何豎義足怡懌深語得微涼念此從前別

今日良宴會寄答陳伯璣

今日良宴會開尊聚林邱酒行氣已酣觴小不中酬顧取伯雅來升量形已修良工出妙制上蟠螭與虯下識姓與字是我舊朋儔故人勸強飯重云酒忘憂寄玆相勉勖受酌敢遲留當前奮清響坐上奏清謳秦女及趙婦白紵舞不休未若執此器日夕醉爲謀

今日良宴會多是田家侶雞黍約鄰翁滑瀡出兒女停杯憶好朋孟公在何許吐氣既傾人弄翰亦飆舉雖復正流離顏壯無消沮知當興會時長筵望江渚車轄積前楹客醉不得去試取幾部書酒中事亂語況與公幹連孔璋得爾女悵我放山椒相望長流阻劉遠公爲伯璣內弟時同家寓

夜夢亡友李源嘗似言天台瀑布之勝指畫恢奇如其平日覺來痛念作此紀之

昔予入天台我作長句送彷彿天姥吟筆走神俱狂子頗愛其辭攜袖逢人誦歸語游覽多使我食指動已矣邈音徽奇言幾年空臨風時苦思感予入我夢顧盼自偉如軒渠傍櫓棟悉數赤城奇瀑布誠飛凍大小龍湫流雪噴亦乳湩指畫作形勢擬議欲相中語意了了明高談無微飆不知何以別怱覺窗鷄呼屋梁無月光顏色難再其欲更回夢中追予將何從攬衣起巡牀懷人腹欲痛

再示男娥

銷夏翫泉源觀水頗極致谿流漲退間達人引深思寘念大申餘爾之先予至詼笑若生平長語昔游備飛瀑石梁奇津津手畫地視其意象中亦類久別事乍到驚成歡欲去恩且喟約略其大端快適無憔悴此夢既非癡因想亦無自要是故人情開中出幽異憐我久索居影隙一交臂連朝得芳訊子弟其氣類接要魂先通勿云來不易

次答伯璣以子鑾過兼相晤喜而有作兼以見訊

狂飆無靜塵崩岸無平浪卬首鶺鴒飛生性惟南向南陽久蓁蕪荒寥失葛亮茫茫原廟積靈來欲誰傍出門躡步閒所遇競新狀念我同心人澤畔遙相望元龍氣本豪中郎才亦曠閔默寄江臯依隱匪跌蕩執鞭稱子懷扣舷霜夜訪深論不余遐聞言庶自壯夢吉與須溪家風有微尚巡繹感遇詩短歌聊一放

讀後漢書

狂秦雜戎翟閏位干常紀炎劉一正之聿刷古先恥昊天鑒大勳奕葉命爲子哀平雖小蹶高文祚未已鬱鬱春陵光煌

煌宛洛軌人出白水真烈纘西京美紫色蘢聲儔豈有長年理

高皇有大度不事家人業文叔惟直柔稼穡勤躬涉酒色婚以興謹厚望尤協斬蛇固恢奇騎牛亦淩躐皇王未起時神龍在井渫送徒猥役親訟租鄗事攝安知古少康脽畔日相接

漢澤入人深人心思漢亟更始牧豎才乘時業幾植子輿亡是公借名人亦得何況蕭王興羣才自附翼河北建行旌東都真宸極哀哉述與囂不度祖宗德

新都既竊據單于亦更名惡虜與盜賊自古共生平閉關誠上策都護亦長城三十六城郭制之奉王正玉門萬里外父子若踐更我思班定遠千秋揚烈聲

紀事

獻歲甫四日兵事來九華始以檀施至既乃義旅譁其徒不百人赤手無鋋鍛問誰主是事燕山史阿耶阿耶正魚服僧菴足置衙或疑公已死或謂貌無差羣緇既羅拜讙奔晝遍遐村農荷白梃大家粃赤緞投身備卒者溫言慰藉加亦有兕數輩瑟此如痡痂告密郡若邑出師禡大牙行行華西址陣鼓未一撾相持若相憶彼此兕路又渠既鳥獸散飛舉亦受穀此乃精盤入搜括無遺蘧龍象失指爪諸天去寶華何況彼兕室盔杖及袈裟鐃鈸曲正奏錫卣勛堪夸惟餘九子石憔悴使人嗟

詠梁史王琳事

桓桓忠武王爽爽粹精委湘東胃肺腑蘭陵賴拄撐受疏意靡恨臨顛節不移授繩鎖名將分金感健兒縞素哀楚帝泣庭請秦師蕭祀冀無廢陳興豈所怡惜託龜茲地致跌壽陽

蹄忠爲異域重義爲戲下悲一叟毀遺血萬眾淚成瀰故吏求元首義士崇封兆葬田東海島死葬淮西碑物以貞誠動事非任俠奇由來號朋雅偉烈信如斯

詠史

公休負盛名不爲典午屈禪代訶逆徒立節誠壯仡志在張當塗稱兵豁拂鬱痛惜少前籌壽春坐自詘文唐弃一城達難困罔尉倡義貴直前迅掃如飄颻戀棧枝栖中受制如絓紼坐聽老奸成千載我心愠

英公舊勛裔意亦荅前愆北朝謀篡代舉旗義獨先當時魏生策大眾鼓行前執言指洛水師壯事百全悼恨營狡窟潤州日回旋操刃不早割時去事徒然羣狐勢日劇李楚坐烹煎秪餘盾鼻檄義憤至今宣

寄懷關中李叔則楷 余別叔則久于燕淮之予湖得其來書用韻寄此

大化有推遷英人亦代謝夙昔同心徒星言何處駕游絲颺晴空離合時皆乍意外得違迎謖謖松風下少年御車還谷色多矜詫畏書理舊曲清商調欲瀉此宇滅何年長留互曉夜我欲往從之所思山有華

答李男蛾

浮雲蔽歲天騰蛇日起陸荒榛大野闃猶逐秦時鹿嗤彼硜硜徒陳編抱空谷好鳥求朋儔嚶鳴常苦獨振羽近山椒遺音時往復

耶且帶是甘朱鳳梧爲嗜萬物盡營營所親各氣類潛魚聽鐵鳴玄鶴翔音肆感者幾相研通匪夷所思所以爨下焦達人嗟其異

讀穆天子傳十二首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乃諸

章載述大荒無一穆滿事者新謠託乘之云固語勢
連及非直詠傳事也我思陶公或有厥指夫穆承昭
後膠舟未返而馬跡徧天下疑于覆轍相尋顧以七
萃之士往還三萬餘里要荒承奉獻賚森然西周之
盛後世嚮絕讀之歎望交心所不忍道余與陶公指
同緒別聊復爲此止十二首者示不敢與陶競也

新秋風力弱餘熱苦蒸煎賃舂人廡下婦子同曲蜷既無圜
可灌亦尠犢爲牽西鄰謀稻穫東家指瓜圓我從盜鼠後掇
拾覽殘編大荒經誕罔周王傳整姸六飛巡萬里徜徉徧八
埏此事不再見望古徒惘然掩卷時太息騶乘在何年

翠華征犬戎彼猶觴天子禮享必敬恭皇心斯說喜後來雷
首何從容再休止聖世有餘威荒服固如此

我觀西王母賓禮亦謹備純組既拜登觴謠多縟致天子歌
東歸豈有神仙意虎齒豹尾形山經何誕異

采石鑄器用嘉禾飽邦民越國取之歸何損古明君載玉至
萬隻獻女爲嬖人後世如追數此過誰與論

羽林既暴書菿邛更誦讀六師行在中意猶勤僩竹宴游雄
才多稽古玄情篤後王孰可希茂陵庶芳躅

和治答白雲氣象何敦宏黃竹哀雨雪憂勞見至情命官謠
歎玉侍從亦霏英縣圃弇山勒悵惜逸其銘

銀精如燭光金膏流爲液寶物出英華何況名賢積循河萬
里行禮聘胡絕跡將無井利菲敝賢從中阨

鄘絮劑閼外人國多僻希渠黃白俄內名號幾陸離事物既
詭譎點畫更瑰奇所以博識人此中字有遺

乘輿所至止進御無怪珍牛馬羊穄麥用物多敢論乃至良
守犬百千亦紛紛因數七萃過耗損難具陳

井公伊何人天王就之博一戲三日留往返再爲樂公誠有
道者胡少諷諭作勝負竟何如上下幾相諠

盛姬寵璧臺一朝疾問至喪禮太侈靡列侯陪哭次悼念發
佳思輩錫淑人謚雄主每多情哀樂誠深摯

留里西土數瀍水迄曠原三萬五千里振旅若家門洗足及
樹竹事瑣亦堪言今雖具駿馬已矣躓樊垣

秋懷

退之秋懷詩十一首如陶公飲酒貧士作寄託深廣
然退之身既通顯又在憲宗元和間故有蛟寒可畱
豈我無能之語余時與地去之遠甚臨兹高秋雜感
紛至積得十六章有讀之者曰彼自詠秋無與他事
幸矣

登邛一騁望百感我心勞天高有雲征氣色但蕭蕭念欲命
斗酒四顧無同袍鷹隼順時擊豺虎尚嘷貙劉在古典毋
俾大猾逃利劍不入掌寒士安得驕

覩兹秋日落憶我渡黃河河流渾以涵秋日漾洪波落木今
紛下洞庭寒更多帝子在河渚渺渺愁無家樓船泛汾濟蘭
菊發謠歌茂陵雄略主老至歎如何

代謝成古今榮悴如流徙金飆從何來著物成凋毀陰生在
午中霜雰由夏始豐亨物忌靡離明帝傷恃銜戀一以弛氣
勢來誠駛搖落日趨多蕭瑟不可止

黃金亦以盡紅顏亦以衰欲學長年術大藥苦無資此身同
秋草豈得久葳蕤繁憂與嚴霜同爲萬里師惟有修名在千
秋不可欺無曰千秋遠有酒斟酌之

高樓有思婦臨秋不勝情朝見桐葉落暮見飛蓬征所思不
可得所願未能成流光一以逝絡緯豈常鳴陳辭告白帝既

踴淚縱橫白帝夜何在迢迢不我迎
羈人易爲感怨士易成悲紈扇欲入篋動我紛紜思我昔盛年日華榱白玉墀雕俎通夕宴綺羅稱體衣何異朱明際西園華莄滋一朝空谷裏蕭索比茲時
昔我游京國驅車望岱宗涼秋八九月氣色冒龍樅念欲上日觀俯視滄海東又欲發玉笥覽古云亭封文成漢代頌意鄗秦時松蹉跎志未就涕淚今何從
秋風既以勁秋雨抑何凄落葉積階砌朱華萎陂池閒庭淅瀝夜栖烏斷續號游子悲遠道弃妾怨空閨達人動慷慨貞士抱幾希吾生豈百年獨傍春芳菲
人生未百年爍若彼朝英被服美紈綺飲食羅圓方要津結高足藝苑擷羣芳策名方爛漫春日正朝陽柯葉日就朊秀萋日就殞霜園根核在獨此良爲常

我欲讀我書夏夜不可燭蟲蠅瑣細徒聒耳噆膚肉涼宵永一鐙抽觀隨手觸澆羿互吞噬嬴呂俱顛撲惟有周漢長東洛仍西蜀浩歎掩陳編砌蛩聲急促
秋夜一以長秋雲一以薄秋草一以黃秋露一以白秋士一以悲秋心一以怯夜長有旦明露白有晞赫黃可計時青白可因風著惟餘秋士心蕭條長廓落
山深涼氣早林茂秋雲陰旅人中蒲寒始驚鴻雁音城闉來素書把讀淚沾襟故人前日逝好友病今深田廬既不保戍卒更侵陵娓娓纏緜語加餐力不任
綌絺不可御躊步見繁霜裁縫問鄉里密綫出新裳感此骨肉聚稱小泥成行秋蔬飽我息涼月照余房亦有同心人飄零非故鄉蒼蒼兼葭遠功名難審量
其羞賤與貧帶索歌常浩莫憂渴與飢糝藜糧堪飽眾卉泣然徂鞠乃猗與好百舌蜩螗天蟋蟀俟秋慄豈怨生身遲笑彼爭時早秋氣窮巷閒不歎東門道
靈均戀宗國宋生傷其師高言多比興咸引秋爲辭後來陶徵士藝植滿東籬九日或飲酒斐然亦賦詩滔滔杏川文煃煃光兩儀嚼彼揚雲閣雕琢愛離奇
梧桐鳳所宿萬鷂不敢栖苓收一秉令綠葉辭高枝靈鳥既不至百尺榦奚爲琵琴娛世耳不如委塗泥夷仲自放廢守正亦知幾秋山有佳色行歌宜采芝

奉寄舊中丞鄭公潛菴 二陽

江淮人憶公公歸失佳麗皖廢如蕪城池枯可淺揭乾坤遂變更人物咸被毳向來帳下兒壯健從嬰鬍猶有游暑棠條垂羣指憩思公教我時牙旗談定慧已知劫灰翻解組授四蹄非阮亦非嵇工拙介夷惠河流渾欲清須爲強飯計辟穀事荒唐良謀在樹藝蒙莊灌溉時人作楚相睨請公兼酒泉醉鄉無戸稅

鄢陵鄭公以種菜詩見貽次韻

無圃得構蔬饞腹求畫菜持米乞鄰家晚食至齋晦備居掃不除敢問南山穢已有鄭監門句圖可相對
鑱有白木柄笠有青雲鉏湘騷栗里句英華亦含茹吾師真丈人迪我農之餘州府況久別不辨貴池魚

寄答陳百史 名夏

威鳳既雲翔苞采爍舉世當其出丹山聲翩亦詳睇容與瑱玕閒迅舉中天戾莘伊有去就散宜有曲計遲之又已久時來不復制至今翊運功只見光華麗
神魚多游戲豈復長泥沙鱗鬣有時損變化忽騰挐任釣不可致且羅安所加英賢開運數留去成隆汙虞亡秦以興其

故使人嗟盍歸乎來者廉仲盍能遮
平陵古荒冢自昔多俠義聶縈一女流深識冤臣志伯桃游
學徒豈濟友生事千秋瀨水芳一抔蕭塘記追懷古處心樂
此非矜異此事勿云希人方執高誼

擬古少年從軍行

朝來鄰老說出車選良家我髮已就束萬里行何嗟有鎧輕
柳葉有熲㷖桃花生來通猨臂騎坐白鼻騧我非自矜麗侶
伴實皆誇燕支山下去應或羨容華多謝鄰毋慈征衣手縫
絮待取名王歸千金報無涯

學書未能竟頗嗜結客場遨游酒壚醉有客睨其旁目我不
轉瞩指語坐上郎謂君無少少此兒貌非常行年餘二十歲
名在邊疆聞言私自負內顧才亦當家有半殘帙云出張子
房略讀識大意兼之身手强相銜若有驗不畏積砂黃

嘗笑秦舞陽當陛色造次如遇沙場敵魂悸安能刺男兒非
伏雌抉圍輕兩翅奪馬縛胡雛乃是超距戲取將萬騎中神
勇如薄醉匕首盜賊才長劍封侯技
匈奴俗賤老馳獵多壯年我今正俊少氣決頗無前何不出
身戰長技占其先近聞兒單于嬰孺殊可憐志士服强暴羞
取此羸孱匹馬幕庭外且縛左右賢
曾持黏竿嬉頗悟誘敵理上樹探鷇巢捉生亦如此殺人在
見血大都如刺豕磨刀即揚鞭戎行貴輕駛宛王毋寡頭已
爲飲器凝人生無百年戰與病同死難學姜子牙兀坐一溪
水
家有嚴親在豈敢身許人私交軀不借國恥義當伸上堂跽
拜白諭我勿逡巡兄嫂持門戶菽水給晨昏此去酷溝北又
踰葱嶺行上馬刀常血下馬草常橫道路難里數歲月難期

程歸來或皓首顏面認難真但斷功名立離別勿酸辛

嶧桐詩集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四

貴池二妙集第四十一

貴池劉　城存宗

七言古

趙公祠堂歌 并序

公名昴發通判池州元兵至守臣適去公攝州力守城陷題詩署所與妻雍並縊云

陳橋氣盡奇渥起幹難河水浸天地分符大纛宋家臣降旗款狀爭相遞池州彈丸江之滸長戈蔽日事可覩伊誰太守抱頭逃半刺維公雙手拄黑雲勢壓孤城陷胡人拍掌乳酥泛索問權州官有無粉壁雨行濃墨醮臣忠婦節自云雙尺練齊將九鼎扛當日羣黎爲掩淚至今馬鬣對寒淙我來展拜風颼颼空山破屋鵂鶹啾冢樹不分南北向祠官尚給豕羊羞短碣長松猶可憐長歌正氣與誰酬匡山大忠知何似荒寥應倍使人愁

羅刹行

吾邑侍中黃公觀死節處

羅刹磯水如箭急中有老蛟日夜泣濤聲怨聲相低昂猶爲孫臣訴於邑自昔文皇起北平耿李敗衄南軍轟江淮欲渡勢已迫襄鄂徵兵義可聲禮部侍中受命往忼慨灑血飛艎上誓同張孟陷堅亡肯從代邸興王賞李傷河過不多時金川門開事竟移紛紜勸進新朝定煨燼依稀故主悲自顧頭顱付誰是早知妻女死能隨拜闕尚稱臣力竭投淵不使榜人持止水革除心皎皎湘纍宗祏恨灘灘憶昔對策高皇帝董生天人占上第又嘗代草答燕藩薄昭指斥辭無滯於今身死族亦沈八口全歸照千世靖難稱師故有名輔臣誅錯晉陽清守經執義多君子危繼余疑培養成君不見千里哀號羅刹水奔流塞洪橋下止

觀世音菩薩二軸是唐宜之內人繡一魚籃女相一比丘身坐蒲團敬歌以讚之

合掌長跽曰不敏聞說眾生蒙哀愍現身普度無定準旋男旋女旋來泯籃中之魚性命緊胡不直走寬其窘欲提不提無乃忍兀坐蒲團兩目眕未發一言但覺賑若疲津梁斷車軫凡夫問難如蚯蚓慈悲開示否耶允良久無聲纔自蠢繡成色相如畫菌我想一鍼一線一出一入之光联俱有大士分身在中爲導引不爾何其微妙而莊縝君試觀須眉爪指顧盼精神與贊賁

十六夜看月感懷歌

昨夜之月不可說量足神酣境已絕今夜看月月乃別寒側光芒稍稍折形容完好雖無缺其中一點疏枝節以我孤懷靜裏閱精氣多爲昨夜竭持此偏照千英傑吁嗟忌滿與忌泄乃知十五之月拙今夜波虧昨夜決昨夜跳梁今夜跌從此漸漸遭嚙齧但趣凹矣不趣凸欲令十五感靈揭須教再發芽與茁追思前此何其哲初三初四意凝結退藏千密甘孤孑初七八九和以說一片虛懷白於雪十三十四地位熱一輪未敢凌等列進退存亡如有訣神其出入鬼莫竊若持十五憂心惙萬古光華無起滅

孺子歌代釋子裘護奉酬大尾鷹箕之贈 小字裘護

丈人酌此金屈卮聽我孺子前致辭孺子自作人門子伏臘曾經九偏移劉家本是漢王孫鴻烈青藜舊有名況我阿翁嘗自教九齡敢似見衆人灑掃應對抑末也咿唔漸畢之乎者他人庭訓不稱詩惟我家翁命風雅家翁得句自高歌四顧無鄰可奈何童子心傷和者寡鐙下微吟記得多高軒花

往亦來過父執之稱識若揆門庭指數誰第一伯也磊落而嵯峨每有長箋飛陸離但看擊節定稱奇薔薇水浣莊嚴罷必曰兒來女志之以茲唯唯熟琳瑯稟教恭虔分所當自是平常無底異何堪佳話矜旋張小時了了大難猜況復蚩蚩猶眾孩員似今年見天子兒也夫何足道哉風氣日上散人懷阿翁愁眉鎖不開料共階除非玉樹奮惕何時表異瑰我聞伯也抱明珠英物纔呱聲已殊他時自寶家雞美肯記劉家一字無丈人貺我亦何深綵筆提攜氣色新君不見杜公先生詩大好今日方知徐氏麟

杏花村

小杜刺州後風流不再來清淺平湖三尺水橫側罥衣十丈萊黃公酒壚不可識稍添紅梅傍亭臺人說杏花村裏去演武揚門相對開

家藏楊升菴病榻手吹真蹟

新都太史金鑾客老死滇南歸不得好奇愛博馬遷心油素鉛槧揚雲宅酉山禹穴肆蒐羅纂要鉤玄淵海多緊自石渠初珥筆直至昆彌行荷戈碎金散錢皆玩弄蠹魚脈望任奚娑即如此編手自輯字畫生動墨光濕一二三卷雖散亡二十五葉堪珍襲參山東軸拾古香烟鬟茶人入行笈增損圖乙意有在藩垣溷廁時應及不同酒罷舞裙書似比藥鑪古方集夜郎長沙昔有之白首青鐙公可師把茲遺蹟生感歎重思往事莫然疑尋家父子爭持日濮議尊親同異時直節高名如不爾讀書萬卷亦奚爲

健婦行

綠鴂帳紫燕釵八字眉五絲幞雲推盤烏龍月照流黃來妾家夫壻游思遠佩去青萍不顧反覓取胡頭快少年盡教昏嫁付閨閣臺前古鏡嫁時妝時時拂拭有輝光一從賤妾持門戶兄嫂安居相久長

少將行

白皙將軍將門子幼弄龍泉如弄水笑言高密封侯遲拔劍辭親征萬里禡牙建節正芳辰畫戟文旗氣色新綠草芊緜驕騣裹黃鬚結束繡麒麟止營萬竈圍紅玉拔角千騎簇寶纛翠裘錦帶帳中人電舉雷轟勒部曲生來猶未試龍沙冠玉朱顏對雪花奪得焉支山下女屠蘇跪進案琵琶少年情性多輕薄早貴不知軍苦樂幄內酣歌百事有風前黑月猶鳴鐸嫖姚十八斬羅姑赴利爭先膽氣麤男兒功名及盛壯豈有人人衛子夫

短歌二首

三寸管裙箋蕉柿曾書滿一尺布經緯纖縷亦共具翰林何用主人居衣繡誰憐露肘初所以二君不肯舍殘裘禿甕愛吾廬

丹砂可學無句漏白蓮可學禁酒肉金吾可得不刺奸虎穴可入難捕寇自疑碌碌欲何從祇有幽蘭是同臭

食土行

江東數歲變交加徵調追呼亂似麻自從宣城水化血十月芳菲桃李花其時黑黍雨吾邑老父驚呼山徑拾是云災異不云祥何事空中有許粒俄傳美土產休寧神人指授石之爲肥潤真同秔稻味烹熬差救鵠鳩形我聞此事淚如雨不食五穀食泥土粟貴金賤勢使然承訛襲偽聊相取今年過糴江之北里人捫腹相欷側忽喧此土出前村長鑱白木爭先得負畚持囊百里來剜膚剔髓萬端開婦子朝炊需此辦貪頑厚積欲成堆須臾山崩人不起骨肉狼籍空阬裏又有

餓食氣奄然中滿踞刪委頓死我該目見重感傷土未生人
人更殃或疑五色石脂藥豈有太乙禹餘糧食池之毛皆賦
斂肯令食土任徜徉天心仁愛啟聖主何不豐穰若雨暘

五人之墓歌

肅寧奄尹如虓虎食人不避賢豪伍崑山宰相白須兒蓟州
御史黃頭豎楊左趙魏黨錮成又向吳門踞吏部吏部清風
天下師鄉里孺婦姓名知陋室不蔽風雨敝薄田每見妻孥
飢今來黃紙是誰出匡衡石顯公爲之誰何校尉執金吾繡
帶盤龍紅錦裾兩手銀鐺意獰獷一行叱咤氣豪粗坐索高
貲千萬倍輕持人命秒分餘此地要離古所有慷慨悲歌猶
在口專趨人急何足云砍取不平時亦偶忍看機阱中祥麐
肯使長衛逸狴狗一人高唱四人同五人傳語萬人洶通國
瀾翻成左袒官廨山立盡彎弓白梃下時風卷葉皁衣散處

火燎空叩頭乞命皆赦使踰垣折足此斜封當時一擊如博
浪斯民直道真堪尚驚魂沮色留路傍建牙吹角仍堂上天
下爭傳義士爲中丞獨奏奸人狀縛向市中同日死暴骸零
落判榛莽憑誰馬鬣封北邙惟有烏號哭萬里凶人勿笑善
勿懼帝堯已自唐侯起檮杌窮奇盡伏辜登元進凱有良謨
戴盆往往日來照荒墳處處露爲濡惟此豐碑更奇傑五人
之墓道周揭溝合精勤唐玨心載筆嶧嵘蔡邕碣客子往事
問再三居人指語意哽咽我從墓道幾經過停舟草際屢摩
挲歎息梁鴻墓遠近獨留巋巋此嵯峩魏氏祠堂斧作薪上
公朱邸等飛塵那知樂削屠沽子抔土寒烟秋復春

綏歌行贈答徐巨源 世溥

洛陽賈少吳公知大陸華亭絕妙辭古來才士聲名早正君
十五二十時大兒小兒不足數青眼白眼那平施注易義軒

相唯諾賦成江鮑定呼奇閉門望古多遙集腰支誰向鄉鄰
揖等身書熟爛重翻潑墨淋漓白練濕髖兼眾妙何足云手
把長纓獨岸立今年芳訊雲中落顧我纏綿述憂樂斕羊狗
尾真可憐隆中圯上紛相託新詩禿筆寫遠思東帛軺車再
三卻嗚呼南州孺子榻空縣中論偉長久寂寞看爾豈是蓬
蒿人可堪兀坐娛嘽閑

清姑曲

姑康氏女正德中流賊過清谿姑遇害甚孝而烈事
見郡志

清谿女兒年十七小字清姑秋水質三尺寒冰刻削成半斛
明珠換不出口誦茫茫女史箴組文刺繡號神鍼勤依保傅
鳴環佩嬌比芳紈對鏡鸞一朝劇賊來江上江口人家皆震
蕩與父相隨同被執倉皇無計抉羅網東家西家多豔妝羣

驅之去如驅羊奮抉殺身何足道白頭老人良可傷紿言賊
首聽父去扶筇已度前村淤抗聲乃罵死賊奴聳身遂入清
流處白刃爭攢向水擲水光浮血射天碧可憐窈窕靜者姝
返照江中見毅魄孝全慈父智能謀節烈身名世罕儔我歌
此曲胡爲乎多少丈夫不如姑

短歌行與梅朗三 朗中

念爾玄鬢聲已起飛揚跋扈無餘子都官遠祧不必言鹿裘
石室家風美屈騷宋賦日編排何妨且與班張儕顏筋柳骨
宜寶惜醉後猶橫折股釵事事那須皆第一天公所忌人所
疾吟詩倦處好安眠畫圖又作王摩詰短歌寫寄恩依依遙
知流水奏金徽王元美劉子威吾吳自此大音希仰首孤雲
眾鳥飛

英山行

美史公也在今討賊之臣史公一人而已

英布既封國都六此山得名千載獨高深緜亙盤曲多大賊劇盜小蚍蜉起自泰關古戰場漸黃汝潁福檇搶制府尚方徒在饒元戎彤矢但藏房二三貴臣不肯戰椎牛釃酒與賊燕乞得孫恩一紙書馳奏盧循皆華而其實此曹都自若戲砍人頭醉酥酪數過村市見不鮮笑向山巖差得樂數年誰與賊爲讎誓申天討染吳鉤生長幽井心是水往來行伍氣如秋横草覇中無樸樕茹龝道上只乾餱病同士卒創常吮義激偏裨手執桴飲冰不寢丹心苦擐甲忘家白髮愁舊辮備兵臬使者至今開府節旄假從昔精鏐鑄作身何時整戈不宿野郎如英山滿豺虎白骨如麻齒爛腐横噬飽臥罔敢攖河上翺翔誰適主惟公勵志薺秋早短衣匹馬齒齗齗引兵日黑猶酣戰割級膏林谷井堙豈無中車率禁旅亦有節度號虎臣何人犄角能同力背指愚忠嗤苦辛噫吁嘻司馬門高未可呼六城堅小夜帶烏愛錢怕死雨不著辦賊惟有史大夫嗚呼辦賊惟有史大夫

隄柳

舊隄楊久枯新隄柳又禿清谿道上梯吏爲斧斤仆黠樵往往不到山居人夜半拔根族近來殺賊銃礮多煅灰合藥云此木三五公爲摧作新抱持猥藉恣踏蹴今春偏插欲成陰絲絲嫩蒻比于金怨逢大水埋高岸長竿依此釣深潭

吁嗟行寄懷蔣一个 臣

吁嗟長安盛冠蓋使爾乞米無人句新書若就不敢言應知辯濉心相害君不見雲中上谷殺傷多濟北淮南請乞怵又下見郡國軍興虎竹新丞相主臣官職大漢文側席正旁求孝秀賢良今好會聖明在御初致身口舌得官原可恥

聽客彈琴

涼風既已勁客至奏鳴琴七絃初拂爪戶外越清音其辭皆近古泠泠開我襟我不能見文王面徒思海上風悲吟安得韓愈好詩句放歌爲爾譜琴心

寄懷王在明 都 俞 兼訊梅惠連之州

我聞全楚有三君易生王郎梅子真角札爭吞雲夢土論交咸斥耳餘心有時指腹示羣輩何止容君數百人一自曠侯罵賊死正氣歌成人已矣惠連感憤變深居變名市卒歧亭裏王郎王郎氣莫當謂今有我豈能藏江左夷吾留自許處沖癡叔未徒狂一舸乘風下白門潤州吳市足夷蹲結交好識卬須友游覽能徹世務言郎今羣盜横如此遼海烽烟青又起眾人但說行路難王郎著足從此始愧我迂疏抱一經不能逐爾風帆美聞爾歸帆何太駛漢陰對宇者誰似

聞鄭大司寇蒙恩出獄

北斗尚書官不小谷口子真性太皎卅年仕宦無長物一纂虛白供高鳥清畏人知人已知明主忠言言不疑貫索豈因廉吏設然灰如爲老臣私皋陶本自重華舉釋之終致漢文恩

苦旱歌

歲次丙子迄今茲三年三見魃恣睢布穀聲催時已去秧馬度閑亦奚爲蒲生之塘盡龜坼何況南山田及陌農夫仰天坐歎息枯乾不比大小麥道士虛傳黃紙符畫空舞手胡爲乎書生扼腕言呪力牢持不見洒平熱我隨長吏眾人叢青衫徒步赤日中精禋未許排閶闔旦晚霞光照地紅道旁老翁色惆悵共說穰穰不可望官稅科條日益多公家程限誰從放屈指揄關遼海閒疾耕轉餽如逝川中原滿地況盡甲

十載兵賊相喧闐千征萬斂出田賦伍伯鞭朴不須憑君
焦土釜石流選他往倒新條去五日不雨可奈何道州刺史
春陵歌

大水歌

十日之前川似漆枯槔欲用無涓滴束手相看計若何洮插
爲秧宜下澇忽看白水來浸漫暴漲非因雨使然一日兩日
深尋丈低田高田盡平川繩牀粟甕煩徙置水痕已過前三
年初望汎洳得種稌今見龍阪游長鱣黃孽紛紛猶在耳往
想大澇誰相憐我公但出郭門望長隄沒盡空寒烟

征婦怨

六月猶防鮀裁衣欲寄君去時擁絮無單袷問盡平安不得
問生女何爲嫁市井六街年少盡從軍

客思吟寄張衡公白門

張子壁立仰山側雪谷寒潭不可即名高未得避牆東幾年
遂住人間客舊冬賊繞宜春臺君家完好沒蒿萊綢繆陰雨
樹谿上車馬逢迎白下來一從丙子初投筆龍文寶劍仍留
室急難幽燕排解多衛道誠淫距放畢重思張子我心欽介
潔羞爲貧士吟風塵猶更都門雅王陽豈有作黃金此時頗
得安眠否寂寞秋蟲又叫音

空倉鵲行

有鵲舊止倉之屋飛去三年何處宿今朝鼓翼復來過俛仰
倉中墮淚哭啾啾更作人語言訴說經時變陵谷自昔翱翔
在此鄉野有露積囷有藏遺滯何論寡婦利紅腐都爲雀鼠
糧記昨決起西村營水到人家禾盡沒東村山下纔有田瘦
根短穗空搖月于今排徊下檐瓦頓見廩室如洗者主人朝
暮事未謀公吏催租門又打已無升斗甕中餘那得絲粒階

前灘不如我在江之北遺齒爛肉飽相食烏朋爲友啄不堯
狐群蝗國多封殖舊知此土稱樂郊翻教一啄無從得孰云
空倉鵲苦飢我今始信盤中詩

君不見

君不見蕭曹昔日皆掾吏掾吏起家萬倍利沛令存亡掌握
閒叱咤風雲千里怜又不見三卿適長稱門子華胄翩翩富
田里百姓今同小吏往一言能令乃公喜我聞黃炎之後爲
皁隸皁隸淵源也莫覷驕奢勢力故應橫抑侮使君何足計
素封世辟與竈仰而不堪承唾涕

天台吟送李源賓

天台之山高萬八千丈周迴盤曲不可上三峰九折盡兒孫
赤城丹霞相與共與公作賦奇麗傳墨獸飛錫神怪往我曾
清夢到石橋苔嶺潾濺風蕭蕭覺來空學吟天姥景物恍惚

思難招自是君家擅仙骨風世名山靈異窟片帆便自清谿
挂五兩輕從會稽發擬坐蒼茫琪樹深飽看豔煙桃花沒待
爾神酣興盡憶人開出門步步誠歸來媞媞論余也褰裳濡
足請從此豈有仙靈不可禁

阻風

篳篥夜半發江面卷起江濤向客濺客身轉仄臥難安僮奴
悶嘿私相嗜主人善鈍不利涉長風但送他船便推被開之
一莞然開看拍浪如靜練猶看澤國有秋成狂瀾不破禾苗
堰

與陳大士際泰

與君相逢白門柳古寺長談晨及酉輶軒謹板能幾何腹爲
囊橐口爲手我齋油素拜散騁大言小言得未有束觭未畢
王程促驅車北去長風逕引領龍阪無與同攬轡瑰琦神自

足今余作客亦燕關寒色常分易水澌塵埃厚尺足踁短衣沙撲而乘馬班方期丙夜同稱古先開吹角悲鳴語攜我登臺指白檀傳說何奴箭如雨

簡章大力 世純

甲戌之秋報恩寺燒燭銜杯論文事授我星辰指掌圖教我玄潛難識字有時攜我雨花臺菲蕩豁我蓬心開時覩弗語亦至教一一推拓小夫懷別來幾度窺梁月故人天上金閨客帝里窮巖隔邈茫卬首不見長安陌聞說才名啟事新彈冠一日滿風塵嵇康不是從前嬾誰復科頭謝絕人

與楊機部

時選宮僚用機部諸君而遺石齋楊疏爭請斥己用

黃

唐虞何處見淳古一堂交讓及龍虎近時何事最偏側一官爭攫擠排得即如我皇建元良疑丞左右選端方得楊失黃誠可傷半明欲晴故難詳清江史官醇儒者夙昔鴻文稱大雅堅深不問于雲奇綺靡直唾大年野筆擬商周渾噩書心師夷契拜稽徒為保為傅誠所愜一辭再辭豈其迂未論抗法他時事即今歯讓敎已爐我聞君意不止此主德成就經筵裏平津刻深長孺出荊國執拗子瞻徒不有發憤陳言人美頓一例真吾恥罷已推賢殿上爭賴有君輩二三子嗚呼賴有君輩二三子

贈朱蔚園

高皇龍種多大雅蜀獻秀才彬彬者臞仙沖舉學淮南銀管牙籤盡日攤鴻烈不煩賓客手風流照耀江之右王孫幾輩讀遺書角札巢門古與稚嘉隆之間偶王李貞吉用晦聲名起華胄迢遙長發祥君先將軍不可當撰句清華陳思敵網

羅淵富中壘望袤及趨庭有令子鸑鷟雛時抱九章平流更與儒生進上第天人策最良官拜輶軒訪謠俗身浮金馬聚縹緗域中方言油素滿西來屑數諸詠詳我見寒士苦不學多君帝胄日勤將我歎古詩行葬闕祝君明威勿旁皇類俊何須求試表睦族無庸賦樂傷夾輔從來貴同姓豈在區區文士長

贈盧德水 世漼

德水即所居構杜亭所著詩稱杜亭草有杜詩大凡餘論又別集名畫扇齋詩始

杜甫不作千年矣本朝為之者二子北地須眉刻畫聞德州津液浮沈裏同是花谿尸祝人相去淺深幾何里有亭榜杜與杜居雨晴冬春及臥起更兼飢飽喜怒情併入龍門奉先紙豈徒含吐沐浴多化我已為唐子美有時開口或手書聲同點畫無彼此古來讀杜繁有徒須谿字句文山理又有浩翁擬議工王之學華形骸爾德州何遽習疑神我猶其本亦有指杜陵愚處比稷高從此滾滾成詩史崑崙源同勢必東請讀畫扇齋詩始

米吉土 壽都 漫園

作客燕臺過半載塵埃撲面須眉改江南好水水生烟眼前斷盡魂徒在我友漫漫郭北園沖融窈窕渼陂存荻根葭葉相因倚鳧侶鷗羣江一村山笑亭中空翠入丁香樹下虛堂濕秉春禊氣方酣跳波魴鯉人堪拾就中奇兀擬華嵩大石小石堅貞同高曾拜丈父呼友耿介特立當寒風是日齊飛城頭發賊已遠夫尉開笑正好波光蕩漾朋到耳蒼茫豎毛髮感此銜杯三五人袖手蘸蘆煙水寬

望嶧

我未登泰山望嶧亦已足浩氣淌青蒼不在形延促平生放意淩千峰到此神工意偕肅學山不至嶧山顛觀海如泛溝與瀆捫蘿歷險在何時四十年來七篇讀

恭謁孟廟石像聖侍鄒國太夫人

古柏森森皆直立屋壁空深氣欲濕意象高明廣大開英奇勃鬱生凜慄坐使詖邪不敢前力扶頹懦升堂入侯王藐矣何足云獨向慈顏孺子泣至今長跽石不移欲學巖巖從此習

贈鄭休仲

古言今言誰者書鄭公端簡誠通儒釋經每刊舊注誤學禮多詳朝史疏開國遜國南史筆所聞所見仲尼徒我讀其書二十年感懷尚論嘉靖開郊社廟祀咸有述奸讒酷佞胡遺編今來乃識文孫面塗乙餘文猶可見馬遷錯落建元事韓同點畫無彼此古來讀杜繁有徒須谿字句文山理又有浩翁擬議工王之學華形骸爾德州何遽習疑神我猶其本亦有指杜陵愚處比稷禹從此滾滾成詩史崑崙源同勢必東請讀畫扇齋詩始

米古土 寄都 漫園

作客燕臺過半載塵埃撲面須眉改江南好水水生烟眼前斷盡魂徒在我友漫漫郭北園沖融窈窕渼陂存荻根葭葉相因倚鳧侶鷗羣江一村山紫亭中空翠入丁香樹下虛堂濕乘春特發氣方酣跳波鲂鯉人堪拾就中奇兀擬華嵩大石小石堅貞同高皆拜丈父呼友耿介特立當寒風是日霽靄城頭發敗已遠去聲開窔正好波光蕩漾開到耳蒼茫竪毛髮感此銜杯三五人袖手蘇蘆煙水窟

望嶧

劉集十四 妙四十一 十三

我未登泰山望嶧亦已足浩氣淌青蒼不在形延促平生放意淩千峰到此神工意偕肅學山不至嶧山顛觀海如泛溝與瀆捫蘿歷險在何時四十年來七篇讀

恭謁孟廟石像聖侍鄒國太夫人

古柏森森皆直立屋壁空深氣欲濕意象高明廣大開英奇勃鬱生凜慄坐使詖邪不敢前力扶頹懦升堂入侯王藐矣何足云獨向慈顏孺子泣至今長跽石不移欲學巖巖從此習

贈鄭休仲

古言今言誰者書鄭公端簡誠通儒釋經每刊舊注誤學禮多詳朝史疏開國遜國南史筆所聞所見仲尼徒我讀其書二十年感懷尚論嘉靖開郊社廟祀咸有述奸讒酷佞胡遺編今來乃識文孫面塗乙餘文猶可見馬遷錯落建元事韓
悉殘闕元和傳吁嗟著書亦不得前有崔浩後李獻精杞難傳大幹柯屈軼聊存數枝葉生也奉此如拱璧袖中簡記比無恤與余月旦水同明出口陽秋繩作直君不見當今一世無史才點夷與跖良可哀請爾祖書浮爾白實爾名山志勿回

河間道中一日驟三躑感懷題壁

我非曼卿石學士駕馳屢蹶能無碎又非杜甫諸侯客何嘗快意多蹉跌未能壓塊心徒驚繞欲注坡足使折吁嗟噫心鄙裔黃末之難低頭小草入長安[redacted]西賊箭滿眼忍能袖手垂漁竿髀肉未消年紀大即有蒲輪故事者天衢何日泰階平勞勞襆被斜陽下

舟過梁山訪曾孺發 可棠 劇談一夜率贈以歌

君不見姑孰之郡天門山長江浩浩流其間東西二石迴相

笙烟蘿靳絕誰能攀東峰月出江村暮江草芊緜隱江樹數家籬落半樵漁中有美人託芳步美人昔在鍾山陽韶音令旨聞四方手抱瑶琴弄清曲華林日夕翠鴻翔可憐世亂遭遷次幾度上書不得志江湖常有廟廊憂逢人好談天下事白門楊柳秋復春客路蹉跎愁殺人一朝迎親挈妻子乘潮直至烏江濱故里彫殘不可反停舟且息天門阪白沙翠竹宜垂綸谷口樵風幸未遠吁嗟乎子敬偉略王佐才豈應戴笠栖江隈天門雖勝苦離索勸君石城還復來無爲輒作江南哀斯言非獨我如此同人某某亦云爾

送方爾止丈之泖水幕中

江南春滿平蕪綠江北陰燐猶夜哭聞君此日渡江行結束殘書財一簏憶君十五二十時氣横寥廓多恢奇清酒三升發妙論抗言已自足人師即今三十平頭至坐看青雲人自

致朧毗猶高甯戚歌門前秖有侯芭贊慷慨直走淮西道道上哀笳亂荒草郊原銅馬正縱横侍中開帥徒潦倒憲府牙門旗鼓新莫將此處著閒身授經應解師貞吉講藝時教墨盾親平生恥說狀風席女樂靡靡皆遠斥滴露研硃有閒時草檄提刀亦自適我住江南困轉輸蝗螟水旱共追呼祝君早助昇平略河上翱翔豈壯圖

喜蔚園更爲余留遂展九華之期歌以志之

戊寅之冬長安街識公伊始愜余懷博蒐篆隸窮斯邈抗溯渾灝追軒媧有時西曆閒指數亦或漢碣共編排長談欲倦客子冷飲我內酒玉河鮭已卯初春先後出從此羽翰多違失星車時載東平賢鴻寶獨枕更生室撫桐彈曲定相思知音辨誤更何日昨朝坐我皮書樓次第縹緗館欲周嶽麓禹碑搨本好明誠金石錄堪抽升菴手畋真墨蹟彙臣近著亦

新收（蔚園稱余數種爲善本）相期更作十日住摩挲討論奇堪哀不須便凌白雲去淮南且爲九師留

贈張二無先生 甫

蘭水鄭公向余說天下清修有幾人山陰毗陵與漳浦劉張我友黃門生劉既退耕黃岡土張亦排擯在陪京張雖排擯在陪京清霜寒玉表江城京兆府中無滯事大官鼠雀少逢迎家無斗粟傾千廩起活溝中數萬民祇今治亂未可信但向三君出處問果然白日回青旻側席唯求君子進典銓已任甘盤入請室又解陳蕃轡遂召毗陵執紀綱人官峭肅兩相當持斧諸公得表率解綬從知有激揚吁嗟乎鎬京既飽仁人菽黃閣應有荒年穀救時今日誰者先廉則生威潔不辱鄭公從此臥席安天欲治平請君足

送張二無應大中丞命北上

列聖由來重儒術理學名臣肩背出文清密勿三公閒文成戡定五等秩纖道惟憑大者賢救時應用右爲弼即今天子契義軒宋注唐疏細與論順風欲下崆峒拜入學重尊濂洛言未有丹書答北面已將端冕揖朝元如此憂勤神鬼泣一時雒社承明入我公分陝久居南御史大夫須公急試看黃河羽檄多中原狼藉困干戈豈無冠蓋道相望持斧歲月空蹉跎長官執法有賢者諸君努力更如何祝君趣駕勿宿命主聖時艱兩者並上客應知不速來救焚豈俟三揖請看公坐論變理成乃知無欲王佐正又知大行不加吾所性

投鄭大司寇

城也欲作崇禎聖德詩宣鼓韓碑難勒辭典學獨推濂洛理尊師重見拜稽時內操既撤察子斥逋租盡放黨禁弛湯網闊疏舜門闢周公迎復甘盤來盛事龥記不勝載佳話傳誦

欲忘疲即如先生特召起御墨親題濕黃紙人情想望固同然睿斷虛明遂如此三孤仍領秩階崇六計首褒廉法始懷昔先生初被春節甫餘生天日見平反欲仆黨人碑出入潛解同文難布被平津正刻深墨綫樞密方搖煽路人徒指一尋凝輦上漸多攜手歎纖有浮雲能蔽空旋看白日正方中求舊潞公重見用維新溫國再趨公老臣曳履莫辭讓明君側席方沖融領朝引領待坐論我擬聖主賢臣頌一通興學以下六詔皆聖明新政

莫相疑行

君不見孤竹逃大國逆旅皮冠人謂竊又不見六月翁披裘道旁遺金或欲投海燕乘春鷹隼猜門人泪魚曾子哀丈夫胸懷如白日危酒未盡心肝悉豈將粉澤較妍媸兒女細碎莫相疑

去矣行

君不見簷上雀爭粒啾啾羣起聒又不見幕外蠅伺隙營營亂作聲就中百舌尤機巧誕謗譸張不得了使我清夢無能成異此啞啞晨夜攪我有虛室堪容席去矣辭君萬事畢

上元曲

紀異也吾池放鐙有常諸戲不乏而今年特早且甚盛羣競如狂余異焉

柏椒高盞纔傾綠家家蠟作元宵燭七人八穀期尚遙九陌三衢歡已足炫服爭爲鄭奭妝畫眉擬轉夷光矚高鼻黃須日逐雄金目文皮猛獸撲將軍列戟白如霜丞相幞頭金以鎣帝釋人天故事多貝玉綺紈裝飾足別有假腳十尋長錦緣香袖空中颺倦時聊倚高簷坐險處都無寸杖將子夜嬉游猶未已平明大隊相譸張銀花火樹層層簇珠簾粉面朝熟雙鬟笑指不成聲行人緩步常留目寶扇偏從梵宇遮湘裙恰值微風蹙明月朦朧鼓吹闐誰人聽我上元曲

淮上行

我聞史大夫我知史大夫兩年長城淮水上百萬杭米冀都輸軸轤尾財一北去旌旗迴指潢池徒翻身騎馬日殺賊只今擐甲又[redacted]妻入神州縣巾幗將軍無一戰畿南東魯盡飛塵鬱洲郯國危如綫公也義憤不可當提戈祭纛整戎行躍馬嘗先徒兒走茹糲同餐羸卒糧叱渡黃河不返顧日被風沙夜霜露壯氣能教懦士興先聲已向[redacted]度紫髯碧眼似知名逡巡漸覓來時路天生李晟爲社稷吐蕃回紇奔無處至今淮水流湯湯風靜瀾安天與長轉漕又見萬艘艫

春陰曲

東風初試嬌無力晴光欲開開不得同雲黯黯傍簷垂薔薇小院沈沈默流鶯無語過房櫳鏡臺遠照昏黃色金縷春衫黯不鮮沈檀香滿鬱無烟臙脂暖日人人見別作朦朧一段妍

官鹽行

大艑峩峩百尺牆白皙商人號鹽賈自云官裏作交賒買得皇家海上滷諸君吾子待夕昕塞卒邊臣共鬻鬻年年百萬入司農歲歲三春樂事重徜徉嬌泥銅鞮曲偃蹇華鐙白紵容一朝鼙鼓截江來箭滿高檣身滿鋪白衣散盡皆鞍韎戲髲亂擲成灰埃提向人家不論錢十千一醉鼓鼕鼕那知納鏹開場日萬轉千辛亦可憐有時紅旗馬上建傳說官鹽不許販將軍令下似轟雷水卒齊拋如塞堰長江沈鹽亦沈人對面坐觀不敢論樂府休歌昔昔鹽行路皆謠估客怨

歇艎行

燕山神京帝所都萬靈百辟羣蹌趨玉食年年須鋌秸轉漕歲歲倚東吳衞霍金張列鼎食佽飛宿衞籍名餔遥遥一水浮淮泗望望千艘待轉輸雲夢既乂壤沃美彭蠡瀦後稻肥腴連檣鍾石不計數銜尾進發恐遲濡歇艎豈載習流卒上供盜爲茭秣需組練忽教爲戰艦豆區喪失任胡盧蕩舟羿自臨流喜待哺誰爲虧額吁昔時雀鼠猶堪問今日熊羆勿敢呼健兒翱翔飽欲死薊門飢困勢方蘇將軍既是勤王者王家正急今年租

答光生 廷瑞

我生好友桐山多積玉玄圃皆嵯峨晚交韓侯更年少大器渾灝難名它著紙耀豔深華句開口穿雲裂石吼有時沈毅言世務指顧神州奐奈何哀我江南枯槔火貽我撼石登碑歌我衣短後執殳立讀之歎息涕滂沱相看時事已如此虎仲懷光蝟毛起長江量人蒿不如畫圖誰告明光裏

嶧桐詩集卷之四終

貴池劉　城存宗

七言古

忠孝詩爲王孫潤生（議淞）明府賦

漢有德向宋愚非亮節精忠竟齊等丈夫同室急纓冠何況
天家肺腑迎君侯高帝之子孫隆準修髯鴻寶存夜觀象緯
愁熒惑曾愛郫筒入汶源十年豺虎中原滿至尊勤瘁羣工
懶慷慨悲歌走帝都[redacted]武烈纘一朝白日沈地黑九
土無聲哭不得郿隖金多競進身美新草就真歌德此時一
死已如歸更念宗祊始願違高廟有靈終夷武北堂護在欲
何依其茹而割須行遯客青旨取瘠追在昔葵心惟有幾陵知
魚服何從十日索只今江左果重興淮海舟中痛不勝涕零
霜雪燕山墮策定雲龍代邸升宋昌猶御封侯實變亂聊作

華陽長但願鍾山氣鬱蔥不辭外吏多執掌我聞君侯念母
時室中有婦戶能持瀟灑既怡晨夕色割肌又作羹參嘗噫
吁嘻多少須臾膝下兒白髮呻吟子不知生成鞠育弃如遺
掉臂天王亦若斯君侯不負宗臣義彤管應傳孝婦奇北望
闕廷淚如霰爲君寫作忠孝詩

相逢行贈程際甫（世會）

二月送子清谿上春水方生勢可往冬日相逢長千里秦淮
一綫龜坼底中閒滄海變桑田薊門宮闕真可憐銅駝何處
埋荊棘十二園陵烽復烟吾子今對彤廷策上第同升戴德
籍說禮專家既有名談易成書尤不易（廷對戴叔夫第一際甫大之戴習禮際甫治易）
吁嗟乎江左臨安往事多茂宏伯紀竟如何大梁伊雒君
鄉里夢寐能無時一過應向采恩寫所思禱祈努力孝陵知
當春且莫諫折柳家有衛尉兄可師

斷頭歌

斷頭先生吾好友江南次尾知名久昔日旗亭少伯同今朝
大澤吳廣首舉世人將[redacted]奮椎一擊書生手憶昨龍種
安眾侯草創滅裂用吾州天下莫先劉氏恥肆然遂帝魯連
羞空拳直把白刃冒捐腹爭持縞素號反掌蘭谿菊水收拭
目清漳平海到亦知王邑嚴尤鋒正恐螳臂濡毛不敢回顧
卻吁嗟事幾一跌恨彌天東手山岡徒聞大笑嚎抗懷正氣
能如此文人名士豈徒爾延頸怒目事不成生面猶馳十五
里嗚乎斷頭何處起悲風[redacted]元年一死忠千秋人指石灰
沖（石灰沖大尾死義處）

峽裏大風歌

大風怒號將倒牆欲雪不雪天鵝黃半夜濤聲湧枕上狨啼
狖叫如羣羊楓林葉脫徒骨立舞勢尚作千尋長南郭子綦

聲雨耳杜甫茅屋纔飛揚江南深山猶至此幽燕沙起應茫
茫登樓排窗我眺聽此風不雄多怨傷有客來傳新安事中
丞鍾鼓失訇鏜[redacted]吁嗟無計一拊牀裂眥直髮身爲僵
脅書正得大統爵郎鈔頻見[redacted]

春雨歎

九十日春在何處總置盲風妒雨中夜夜翻盆驚簷溜朝朝
泥滑啼牆東大麥垂垂小麥立陽光不照難堅實菜花開好
爛成堆時聞田父長太息
風鬟霧鬢怨鷹深驅使羣羊苦作霪漲隄傷農豈暇惜錢塘
怒濤是知音亦有葵心終戀日杲杲不出雨中泣抉雲放霽
定何時皇天回斡豈無力
我向春山學藝穀豈知連雨將傾屋行藥曾無寸步乾沒踝
時埋泥百斛海嶠飛龍已在天乘時行必指幽燕愁霖不歇

組練濕甲光何日照晴川

寄題韡韡齋次原韻

九華劉子久築讀書舍曰松竹居曰韡韡齋曰明發
堂有終焉之志其族孫德先來索題爲賦此

千載茯苓萬束玉本自亭亭在巖谷俗子清深鋤欲開北山
移文比公牘誰使天性化仇讐受爵觴酒與豆肉我聞華西
好兄弟不殊大被歌續竹陽城篤行在天倫豈必垂紳享夏
屋哦松看竹儼胷庭酌醴酤酹速伯叔宛鴒棠棣挈懷思莫
使門人廢誦讀此處桃源無魏晉它人輦上多慚恧老我擬
欲習家風十日高齋問尊宿

德先屢顧余山中用韻贈之

退心能使音金玉況余戢羽真空谷多君車騎問陳人側理
履索塗鴉牘作詩欲學飯顆瘦論書不貴玉環肉偶然手口

總師心頗似東坡無節竹君家詩學近崢嶸瑣玕瓊玖方盈
屋碎璣視我何足云大小兒中次季叔名臣有後自古然諫
草留詒子孫讀雅懷逸韻似君稀對之形穢凡夫恧遲余乘
興到華西相拉芙蓉頂上宿

德先與我山右諸志再用韻贈之

鄧林之材玄圃玉大澤龍蛇蘭在谷縹緗應向世家求飽死
蠹魚塵滿牘縱橫鄴架亂牙籤十日飢人太牢肉我亦書淫
比孝標燎麻爇髮還折竹貴新買紙廿年來塵窗塞座頗連
屋君家奕葉網羅多廿史先生視吾叔石室龍門祕簡收涑
沱媧納靈文讀此昔此地今難言異域相看舉世恧借鈔未
有東脩羊一瓻仍就君家宿

僉言

刈麥插禾余歲歲聽之今避居深山無日不從枕上

入耳也感而有賦因取昔人所擬皆作之世無鳥官
或不悉公冶長杜甫拜杜鵑應爲杜鵑可與語耳

刈麥插禾

刈麥插禾莫更延俄爾不見楚江二熟三熟地今只青燐白
骨迷蒿多兵需悅備急馬發結芻馱待勝來如火里正又重
科爾不能短衣帶劍豪豬韝祝爾驅犢插秧歌刈麥插禾

行不得也哥

行不得也哥前長箭後銳戈爾頭未禿髮猶鬖路滿榆儆途
譏訶無諸之域修阻多雖有兩翼不得過可奈何行不得也
哥

脫布袴

脫布袴君莫顧貴無爲紗賤無憤手無長袖足無屨有袴何
欣無袴何惡吳蠶不成絲蜀錦來無路萬莫問齊綱莫潞上

棉花價如寶璐珍重一尺布脫布袴

春去了

春去了如何好紅紫付東風一行何處討聞雞鳴宜起早髀
肉生空坐老秋霜冬雪好打熬轉瞬春光來樹杪莫待春來
又草草春去了

泥滑滑

泥滑滑二三月來雨霖殺晝昏不見天足重身難拔淖中有
掀人可生大澤一迷重瞳瞎天步艱難路坎軻英雄蹉跌十
常八泥滑滑

提胡蘆

提胡蘆何處沽人家朝餐無秔米豈有餘秫酒家胡十年舉
世吸烟醸近日相逢醉酪酥有酒真爲瑞不醉亦何愚營糟
叩提胡蘆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算來餘幾箇昔日怡堂昏坐臥風雨忽來禍事大飛彈流矢況復多得一飲酌宜相賀請看鳩巢爲誰作得過且過

力作力作

力作力作百爾君子有爲必恪田父不力一家飢君子不力大業落手斂足折黍稌多櫛風沐雨麒麟閣作不力如勿作力作力作

游杉山水竹谿放歌

昔生誇我水竹谿我今扶杖試攀躋前人度龍沒復出憐余拙步煩提攜心貪奇勝忘蹇劣到門亦與諸公齊雙扉面勢便得地平遠空青來猱躋妙氣微茫鍼度髮雄觀奮躍象搏猊室旁斜去高臺出一松端好如植圭茯苓雖未成仙藥偃蓋將橫蔭別溪錯置拳石堪倚望下臨遠景似萋迷金碧精工思訓蹟灰阜黯淡元章題因思日昨蒼潭峽亦賴邵子穿蒿藜諸僧不說徑欲塞我到叫絕如駭犀劍削琅玕千尺壁泉倒黃河萬斛澌潭深自昇龍爲窟樹拗時便隱作梯枕流漱石去不得至今冰骨把金篦佳處不逢吾輩識直令鶯鶩等山雞此中好劚黃精食勿更生心逐馬蹄數子逢人如問姓被衣齧缺與王倪

別杉山蒙公

屈指山中十日住臥我百尺高涼處嘗翻縹錦貝多書每穿窈窕無人路受風坐月寺前門數山聽水崖邊樹觀化畦蔬膝穩閒澄懷竹隖松臺夫鐘聲共飯鼓聲茶眉公記壁慈公句有時序說五燈宗勸余着意三乘悟分贈孫節作證明重屬冬初與秋暮閣上直鋪寒夜單山中或見天花雨君不見

贊公土室已公齋子美詩傳千載某

歲行盡矣廚饌蕭然適舒生廷詔汪生之泓遣信齎糟蝦鹽鯿豚蹏巨鯉蔬燭諸物至戲爲長歌

閔叔豬肝庾郎韭口嗟腹怨稱窮醜自我流離值歲饑盤空餅罄曾何有陝川種麻不種菜芥蔥希見如瓊玖蘿蔔遠自櫧山來近者大河荷以簍（大河村名去陝川三十里）十日五日一封豬價昂秤縮難常有客至千錢市不來何況無錢貫徒手長溪有水不中漁小白寸餘時罷罾居人寶此上賓筵得錢肯留誰溪友以茲晚食是良方成糜脫粟徒充口先生更莫賦老饕食經饌法虛傳授置身古處成三人左揖黔婁范丹右窮冬日旰廚未烟何處提攜來大瓿糟糟汁滓味能香搓頭縮項薰蒸久更有彘肩堪大胾巨鯉三尺橫如斗便燒絳蠟待熬烹腹中已覺車輪走舒生汪生意氣人好事年年嘗載酒過

來蹉跌已坎軻尚能輟箸爲吾壽歲晏荒寥篷作豐諸君視吾事濟不春來盤與將仗誰欲看村村花與柳

後孤兒行爲麻乾齡作

有客頎然一丈夫崢嶸白皙美如瓠問年二十頗有餘身上緋袍下髾襦對人不敢道姓名我知此兒孤復孤孤兒有父諸生傑文山之髮常山舌赤手將扶炎鼎顛長繩欲繫陽烏滅事之不濟遭蹉跌諸陵風雨空中咽通濟門前歌正豪敵亭山下梟已折孤兒此時孺子啼血淚徒枯影亦孑鵑鵑晝嘯對夜嗥罟網張前戈後列孤兒有心不敢死拔身能自叢矛裏越峰闥海路迢遞繭足蒙頭幾臥起麻衣雞骨入行朝剸鈇龍文申父理褒綸一再下天興義烈紛紜滿人耳此時哀悲未留平轉瞬燃諸業又傾壓山欲破樺興殿宛水仍藏廣柳軒石根木杪頻登頓里門望見猿梟迎追亡伍伯朝持

牒胥賦胥徒夜械覺太僕當年容駟第斥賣屠沽列酒舖此身躑躅何處去孝陵草滿都無樹連昌宮中駱駝游有人屍視髮猶怒碧翁如醉如夢閉孤兒吞聲淚如雨不爲兄嫂難與仕未亡人在苦役苦翹首朱家於季布

桃波歌

土人率稱桃波按太白詩諸本皆作波思之良是蓋茲地平衍無他委折實賴一水襟帶之遂多生色故山僧白雲之句總入秋浦歌內從水無疑余復作歌申昔賢之理

邱陵起伏稱坡陀茲地寬夷平不頗直望長逵盡氣勢四顧山色無巖阿賴斯一水相瀠蕩潤枯散滯足婆娑春流漸起平沙滿靜澄如練風如羅激石搏崖聞佩玉有時漲急比投梭采蘅牽藻上短筏垂綸濯足玩漩渦當時定有桃千樹人

家夾岸植根科和露疑從天上種蒸霞似向武陵過亦或水光香且豔倒影羣芳紅濕和微瀾動處多嬌靨絶似桃花著面酡玄都景陽何足道一片錦浪奈延俄僞豁方識語聲小乘流難返別僧衲白雲在天亦在寺余且鼓楫叩蛟鼉以斯平野增佳勝斥鹵如長平嗟哉先賢好語定不妄云坡非是宜從波我曾三至低徊久遂作長歌訂俗譌

殷將軍墓歌 南唐殷文圭墓子南唐宰相殷崇義入宋易名

誰何古墓橫荒野農人語我殷家者拔榛尚見土如坊尋題未有碑堪打千年老表已無存幾尺新松尚盈把埋者何人此一邱將軍鼎貴左千牛早年及第紅綾餅半生遇主紫貂裘珠履淮南稱上客蟬冠西府比通侯階前廝養開金穴座上賓朋毀玉差繁華正盛秋風早晞露旋歸原上草方相紛靈塞路多輓郎送客彌山縞器擬東園人不知冢象祈連世

驚倒兆域初開萬杵相輻輳既下千峰抱歲時上冢者何誰又是平章僕射兒來日縣官身負弩祭餘枌社餕遺菜青天松柏能教蔽白日牛羊詎敢窺興衰忽復成今古基田將去幾更主牧兒雖未逐長犁樵夫漸欲持短斧亦有人家墨紙錢力耕每爲差徭苦盎中量粟茍收魚買酒來澆墳上土

斷碑歌

殷家片石在泥滓剝殘財賸尺有咫洗滌推移拂拭看色如青銅薄如紙脆處膚撓無寸完蝕久文埋餘半字憶昔將軍既葬時基門始閉議豐碑穹窿定斲南山骨瑩潤須求碧玉姿馱曳應回萬牛首琢磨已役千人治靈龜高座盤螭走蚪蚪古篆寫鴻辭上言勛業多夸誕下紀官閥無參差王家告身既載錄撰人姓氏亦貽垂作者高官大手筆鐫者巧匠名工師當時赫奕表神道幾世嵯峨指路旭後來雲耳漸彫落

牧童畫埸牛礪角風雨先教白屋摧烏鳶直向丹書冢倒傍山限已歷年散入鄰牆人不覺彝餘徒使子孫憎寒不可衣飢不嚼誰家華表又千雲蔡碣雄文四遠聞城南好田直自請冢中枯骨何足云螺書扁刻日卓午斷碑請看故將軍

大樓山歌

大樓之著亦始太白詩累及之至秋浦歌云行上東大樓蓋秋浦在邑西大樓在邑東也纂舊志者不學誤以東大樓爲大東樓遂指東城樓當之可發一笑今曹氏名勝志亦承其謬矣余游山歸既有記復歌之

大樓之名必有以圖經志牒都無紀何人誤讀太白詩東指麗譙說遺址我聞神仙好樓居十二之樓黃帝起漢王遂作通天臺蜚廉桂觀排空峙并幹高騫五十丈欲窮蓬萊建章

裏方士荒唐固可嗤文人妄聽聊憑耳君不見茲山拔地起千尋兩峰去天不盈咫山下經過面面殊峰頭直望層層齒城郭炊烟到眼多江流帆影眉間駛疑將插漢敵交疏何異干霄夥結綺平通雲鳥入罘罳參差巖洞成階戺因逢好事命佳名大樓標目差堪擬孫卿如受申公書蔡經或聽方平使定可茲山信宿留不比漢宮彷彿似愛說大樓山者誰正是謫仙人姓李

古仙洞歌

世盡妄爾豈有仙此語名通亦未然瑕畐姓字幾百輩不止王喬與偓佺我知真人栖遯遠豈肯黃屋相流連祖龍茂陵徒想望阿房五柞枉纏綿有仙餐芝復辟穀丹鑪應置窮崖巔頑山拙石未堪留知在玲瓏窈窕谷蕭然此洞隱荒村中空四壁如夏屋蜿蜒門徑已嬋娟校猶形容尤凜肅嶄削疑

經鬼斧成靈奇定有神人宿此間白石可煑烹此間羣羊可畜牧對弈能令樵者觀縱博何須橘內蹴縣崖儘足繫青牛側石尤堪放白鹿餘杭老姥油囊酒何妨共坐飲百斛我爲此語非誕迂要見古洞幽且都齊山華蓋及左史譎詭恢奇皆隩區彼以負郭成名早上真弃名如弃污固知此洞仙來居

大樓山洞相望圖歌爲山賓作

大樓樓閣聳千丈仙洞洞房深曲象一水中分幾里遙形殊意閑般來往誰其寫作相望圖此如招手彼如呼又似目成流睇久神魂欲接意爲娛牽牛織女住河漢石公石母江湖岸翹首跂足其千年未若此圖望中見吳生本是顧長康胸中邱壑意思長自云游覽歸來後幾度成圖筆墨狂橫見側出真可喜以鐙取影亦如此時似是神恆似形意之所在而已矣吳生自署今吳生欲爭乃祖道玄名作我便面十數幅意匠到此尤縱橫還君懷袖不忍攫爲君長訂臥游盟他日大樓仙洞過三人相望共生平

游萬羅山歌

我來茲山讀舊碑亦云萬羅之名義莫知或言遠近諸峰繞有似兒孫拱立羅階墀天公化物不一狀安得處處五岳與須彌一重一掩小結構聊當拳石置盆池入門人從山罅度壘石鬼或爲累碁孫松罩日成假蓋亦有虯枝倒兎絲清豁幾曲如碧色錦字千年猶畫姿空王玄帝同窟宅丹經梵夾總塵翳樵人偷摘楊梅果村婦纔供香燭資別有尌榼長菴業低回畏壘我生悲當年擬近東阿礜今日真堪召伯思偶乘野興逃初夏便集心知話亂時萬感紛紜來耳目幾宵雲物見推移覽罷鄭公題壁句長吟李白釣臺詩皆山中所有

曹烈女歌

君不見漢代有女名曹娥至孝沈江擬汨羅又不見宋時小娥亦曹氏痛親拒虎甘趨死古今闔烈頗不少指數曹家尤皦皦貴池女兒靜娥名生小冥冰刻削成從來不識門前路長大誰聞壺外聲一朝蘇峻來江上戈鋋兩驟彌林莽望屋竄惟白梃橫搜山難避黃巾網十五爺孃掌上珍須臾血肉道旁塵問渠何遽刀砧委罵賊能成慷慨仁當其猝遇無回曲詆以狗彘爲翁哭延頸惟全白髮親抗聲矢不紅顏辱鄰家老嫗見生哀叩頭勸娥何苦哉絮語徒多明哲說裂斷肯亂潔清懷叱之使去毋辭費惟告高堂入夢來我聞此事長太息癸未之役我能憶巨萬豺狼濫郭郛壯士低眉元戎匿悉索敝賦不敢辭捆載攜持惟視力誰其一語逆顏行靜娥呵斥如弦直弱質錚錚大義張強死煌煌徵名植娥死可敬

不須悲韓康阿姊痛何居誰其采風愍世者我為黃絹外孫
碑

欲雪行送山賓還高田並示長曾兄弟

欲雪不雪天昏黃欲行難行人旁皇入門復出叩首祝密雲垂下雪衣裳問君底事含愁去歲晏高堂仍待絮貝米身歸慰倚閭㲿難留進非客箸又念疇昔紫羅兄慷慨徒將身命傾正氣故曾還列宿遺孫猶復苦羣狎廬焚田沒不足道里正糧長難支撐娟娟弱息本尺玉嫋嫋風前一短䇿歸去豈云能較理庶幾抱手共憚憚以此芒鞋敢愛濕踏冰踱行衝寒急我欲一語斯須立歸諭孫兒無啼泣煨爐遺書宜掇拾敬共讀之有血汁君其行矣不再揖知到家時雪霰集

雪中送兒充役歌

歲戊子十二月十六日縣攝余充蘆賦長鑿冒雪出代役謳此送之長歌當泣此之謂矣亦云蘆中之詩

歲云暮矣雪花飄雪高堙谷失谿橋正擬賡詩選鹽韻亦欲烹茶笑酒羔有童赤腳連泥至面如土色魂如悸告我官司禍事來氣結移時吐一字打門皁隸勢麤雄花闌大票筆硃紅上寫阿翁名與姓下綴郎君兩位同江中有洲洲有蘆蘆應有課課應輸受輸有長解有戶往役不得少遲聯我聞此語垂涕淚蘆中待事我能記萬曆初元賦稅寬官清吏平輸納易通邑蘆租劣二千官微官解若鄉然徵雖有羨未云甚解雖有費官亦便被苗已飽前年變處衡除下今年案蘆井騰炯復貿金飆利歸公何足昇老胥豫裏出窮奇生憎省事我何為飲點行時比屋擾營求競作柄魁持總報東家一立威朱提進後姓名非又捉西家如舜處孔方兄解攻心圍甲乙紛紜猶未定老胥屋潤騎肥乘昨者三旬九食人今日千金貞妾賸此事怨憤益已久邇開諸生一開口官徵已復舊章行云何更出移天手況自干戈滿洲渚荻蘆如掃三年許童洲空使賦增利兵搖蘆根不敢語徒將遊水擲金錢額耗相平已倍前賣兒不了公家事仍教身命共牽纏爾胥本自梟獍徒堂上坐者胡為乎側香能令乃公喜利孔豈止心為糊士族清流更不問妖蛟翔舞龍在糞雨手持洲券贈人搖頭無一人相近含淚衝風送兒去雪深沒踝腰埋泖短日長途膚裂皴癡花那得猶爲製此去低頭最可憐貧錢娟寵恐無緣興懷羨殺袁安福忍飢僵臥是神仙

篆刻歌贈韓將軍璽 首尾戲用杜體

將軍何王之子孫多年建節立和門景鐘兕鼎不足道嶧碑石鼓時相捫止戈每罷龍蛇陣煮字嘗翻蟲鳥文首山之銅鵰鶚膏大鑄干將小鐫刀大者刮冠如刈草小者切玉同吹毫籀史斯相既唯諾運斤成風真不勞昨朝忽念窮巖客小印雙鐫來妙石腐儒姓名費雕鏤拙癖琴書篆刻畫篆法摹秦既逼真鼎文仿古尤精魄藏之笥篋累摩挲鴻蒙古氣噴人多看時傾見蝌蚪走用處猶餘蒼翠波將軍此技蓋疑神奏刀未到氣嶙峋時棘民稀愁枉殺太阿韜匣是仁人不如小試剸犀手金石娛情竹素親他日自有斗印懸其身

今蕩子從軍行

蕩子從軍昔人賦之多用古義余記見聞述時事焉爾故曰今

高旗大纛褊招搖繫弱忘歸繫臂腰蹋歌連袂羣成醉竪目橫刀氣自驕問君揚揚何所往自言身屬千夫長抽出龍泉已血腥跨去烏騅遂封賞傍人指語此博徒昔年大姓爲監奴竊貲羽化智難問收租鼠耗復無餘摧雞烹狗從白丁擲

雛呼梟到夜徂夜徂白晝更遨游瀾醉壚頭不計籌絃索每邀謝越女酒錢但貰挾吳鉤扞綱時時受官捕抵罪朝朝復亡大鬼新白槃幾爰書刳骨鉗肌亦已數蕩子從來舊有名狹斜年少結橫行無計借軀償夙負時來兵起蒸從征從征況不出榆關江漢滔滔內地開未有朔風衝瀚海不愁嚴霜度陰山振臂歡呼入行伍乘籍扣門脫罪罟一朝便著羽林兒鼻息衝天誰故主何須劍術從猿學不用彎弧射雕落捉生伏路亦無能椎牛釃酒差堪樂喜聞主將左賢王骨都當戶更豪強車騎早踏鬱孤臺樓船更渡洞庭霸尉佗遺孽猶山積章華美人如堵牆此去但跨紫騮馬短刀聊效關東語撲金校尉技真長發卯郎將誰敢近應擁如花肉作屏幾斛明珠看似土牛衣往事更休論虎頭奇表人堪覩日日閨中少婦啼空房難守累牽衣況復爺孃白髮在聽說長征涕便垂生憎骨肉齊聲哭揮手提戈去不辭蕩子從軍誠若此書生投筆豈如斯

大功坊行

有客近自金陵至咨嗟語我大功坊千雲棹楔已斧斷盤螭礎石委道旁坊裏朱門無舊主上公賜第毀垣牆紛紛臺笠誰家子呵入廳事寢其牀故老經過每飲泣指說先朝事頗詳伊昔中山異姓王濠梁同起佐高皇親軍首授心膂託秉鉞先開荆棘場渡江遂定鄴鎬業北伐全收幽朔方中開縛虜並殄漢一一虎螭與鷹揚沛上結交蕭相國橋邊恭謹張子房以此差功皆獨最大國名封莫與京生曾虛位雞籠廟堯許陪陵鍾阜陽當年縣官來治第水衡給費孰稱量金鋪銀榜沈檀壁畫棟綺疏白玉堂別有潭潭深寢室更多曲曲號迴廊繢節雕梁雖具說大抵珠宮玳瑁梁錘叉覃枝鳩工

日御輦親臨作寵光蟬冠累葉瑤階步鴻藻天章寶閣藏堂前鐘鼎尋常宴廁上羅紈脫換香鬟錦煎蘭迷曉夜火珠金彈抵蚍蜉飛虎三千充列校鶖鶬七十鎖偏廂衙參不道千官擁放直猶看萬馬驕寒乞武安何足數豪奢郭令未爲强自是功高賞逐厚祇緣功大澤應長六代風烟歸戟里兩都帶礪況相望繁華一旦成銷歇哀居舊內已淒涼大風前日同乘運離黍今茲亦共傷痛有袞衣殉社稷恨無貂珥扶皮腸繫頸以組咸北去徒餘夏屋付蘋唐行人不見大功宇啼烏羣起噪垂楊武寧靈爽且若此一時勳舊盡披猖常府之街巢燕子沐府之門隔要荒我今且說大功坊

虞美人草歌

纖妍弱質當階舞彷彿蛾眉猶可覩一片哀魂怨魄多訴向春風與秋雨有情未謝美人名無香不受游蜂取笑彼夭桃豔李儔紛紛蛺蝶來無主我試歌君再舞世世楚將莫負楚如何義帝崩江滸重瞳早已失晴光不到陰陵迷處所八千子弟散如烟一姬一馬尚流連烏騅竟逐亭長去紅粉捐生故主前躊躇此際艤舟事前日江中心可憐布乎布乎抑何如虞兮虞兮羽不如拔山切莫拔靡蕪

金銅仙人辭漢歌

辭者有不辭者也觀其泣可知矣長吉以下作者好沿鬼語不達仙義聊爲正之

瓊漿瑤草不死藥爛煮黃金尚方作造天吸露已通靈仙人活立漢皇庭忘情猶記茂陵烏有性寧同塘上蒲新家威斗小兒嬉近來銅雀如醜雞萬人沒泗無周鼎萬卒移盤吾豈肯雨丸爲目淚爲河數百里開怒聲多當塗之高高有幾不及仙人一踵趾斬蛇之劍五金精銅仙從此合延津

煙酒行

儀狄無蹤杜康死酒經焚燼糸阮裏真珠不用糟牀滴從事
何煩麴部理摘來草葉汁偏醲爆爐成時糟粕空一尺紙裹
三寸筒火焠斗發煙撩風口中出煙酒在胸微醺何嘗醉千
鍾共笑蒲萄百不如一縷氣薰勝佛鉢坐酌生憎勞把盞行
吉廠毀斝與壺與罍到毋多易定飲小戶亦是高陽徒此酒如
何不可勸一滴不吞煙亂空若使如泚牛飲同瀰空無復存
人而吁嗟乎麻姑九醖徒耳聽中山千日太酩酊抑藤清醒
可一嚼何用煙蒸肺腑肓下地煙蒸肓肺腑衆人皆醉誰爲
醒

徽宗畫鷹歌

素翎鉤吻眼愁胡鐵腳雙距猛腦軀意思慓鷙條墜欲颺
且立勢可呼誰其圖者道君無學士臣京贊且書藏嵩之牛
韓幹馬挂滿村家酒舍堵唐寫蘭亭五千本豈有山陰但定
武意殊神王毛可憐便是當年艮嶽主我思杜甫觀鷹贈楊
監猶凡惆悵追憶含元殿三郎閤道雖郎當翠華返正胡血
濺五國城寒沙朔風孟婆終不行方便秋風自高鷹不揚飢
則依人鞴上旋岳家好爪不容飛西湖一曲描鷹燕淚盡冰
天寄帛書此時應不畫鷹獨畫雁

征人新怨曲

家住沿江近山麓歲歲腰鐮刈麥菽老婦提筐饁旦飢少子
持竿收菲犢連舍推聽社鼓鳴舉家不受寒門扃誰何[redacted]
忽成犁抉扉倒篋語難分雞豚屠割斷罌罄乃驅家長出從
軍千呼萬哭那肯放繩牽刃脅夫如雲須臾已在舴艋底舉
頭同輩多如此敘說都遭束縛來制淚交詢鄉與里向來戶
長驅人者爛醉亦言心裏事我無燕頷望封侯絕少龍阿欲

報楊祇爲閒身聊繫籍意圖充口得乾餱蒜府不問時給餽
將軍何日一椎牛昨年已遣江州戍及瓜又渡瀧陽去在近
猶得問爺孃不戰只堪江赫揚如今五嶺路迢迢三湘水闊
徑於刀溪蠻纏戶鋒銛利身命雖敎擲一毛我有紅顏年少
婦臨歧脩前留密語不須遠夢到余機切莫夾衣橋贈於此
去一程兩程開左目六日看刀環兒脫自能生羽翮鬻薛應
巢窠破還前部已聞逃隊主左營今復脫空旃同伴漸希我
亦逝人生離別多歎田丁聞言私自喜莫且云然我亦爾
跳身半夜拆鈴中乞食尋途蘆荻裏歸來妻子怨嗔兼亦是
從征人未死祇身骨棄求狀剃向南山打

鮑烈婦歌

寒風獵獵自天來冬青一樹忽摧殘樹摧根魄常不死請君
聽我歌所以鮑郎氏自少君初雅志同操挽鹿車徐淑書辭
多麗藻高柔玩愛春閒居一朝忽覺封侯好射策論兵甬東
道往來從此比飛蓬別離幾度愁芳草人生朝露可奈何旅
館游魂客怨多杳杳虎頭成夢嫂守孀僧羅描蛾此身願
向蛾先驅此心且辦郎後問骨肉難忘瘋博遠柔腸莫似若
敖無薄田桑盛堪供祭木主髽栖鬼不餒絲粟分明不負人
慈姑爲獻斯延世胥將水玉珮人除死勸勉幾決旬癡手
咄嗟諸事畢振襟發憤志纔伸但得相從地下遙迢遙廣柳
馮兄嫂練光三尺照銀河從今不乞鍼頭巧豈無娣姒苦相
留亦有僕隸伺不休寡婦已去人間世義不生存看女牛前
日從容今陳既不死時心志在大夫嬰臼若難兼少婦恬
行如殺紋黄山峨峨高墳傳形管紛紜應紀載昨朝又自說
新聞丁令歸來淸肯文附箕女士原仙籍前世夫君亦上真
采鸞爲韻三生夢瀟史乘雲萬劫身世人少見多所怪康金

祀竈求仙界閬苑應高節孝班神霄豈納愚頑拜不須更說
香粢吏婦死其夫倫紀事有如執手大羅天寶劍無慚繫在
臂

嶧桐詩集卷之五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六

貴池二妙集第四十三

貴池劉　城存宗

五言律

水中樓屏秦淮作

樓上誰家子憑闌照靚妝蔽虧垂錦袖彷彿看沙棠汲月銅缾近臨風石徑長豔香天外隔影在水中央

聞新蟬

高柳藏幽響今朝第一聲清修悲壯士振厲警平生驟雨因時默衝風又早鳴秋光雖尚遠吐咽感吾情

觀蓮下游魚

照眼池塘裏香光上下勻綠藻初放蒂白小正纖鱗出水疑珠實衝波狎釣緡偶驚疏雨過錢葉乍藏身

湖心閒望

春流欲漸盈春草與沙平郭落千峰遠微茫一氣迎牛羊歸日夕鐘磬度鐙明隔岸城闉裏勞勞百慮并

示內

安之勿復疑歡怨自前期看我度當勝知卿好不爲低頭宜以諷捉鼻是其癡法喜妻何似閒庭靜夜思

寄吳寬生光裕

與君不可別別況遂經時瓣肉今何似寬生有瓣欵三十首唾壺久已知漸疑貧共病應悔賦兼詩狗監或當識他人安望之

期次尾不至

積雨隱黃鸝酤筒倦小奚對窗花信減隱几月魂迷遙憶山中好因忘此地棲朝來又起望可不在前谿

喜次尾至

逢迎吾自苦歎爾白雲深薄俗疏狂謝孤懷風雨侵感時賈

傅涕卯宰范滂心碌碌輕餘子高談一坐陰

湖上與楚僧話憶諦公

問爾洞庭秋如何客思愁濤聲他處有寒色此中留閒默微香至沈陰小磬收遠公今若在門徑倍能幽

夜不得眠

孟冬寒不至長夜思紛紛屈首原非策雄心未可云冰霜成劍氣昴畢指星文擁絮難呼僕嚴更獨盡聞

詠小兒采菱

羣兒踏濁水赤日摘生菱翦葉舒前足推船下右肱獵爭喧五月裸戲祝三登輭角誰爲蓄難將渤海徵

答泰和曾房仲見過即貽二詩及子鑾之作房仲爲吾邑廣文好澤屏之讀詩尚竟陵

寥落蓀廬士何當玄賞偏到來光氣滿坐久性情連楚澤歌堪和曹谿語不傳引人趨著勝使我愧從前

傳經差有志家世總尋愚一誤書連屋重儓古且走康成來授學子慎始稱儒從此風期在微言道不孤

村夜

日暮天新雨山窮道少人當壚有寡婦繞家盡罷民水壓平沙遠扉憐獨樹鄰支牀不敢寐中夜起酸辛

夏苦寒

伏日霖如故寒風若爲吹皆言愁足賦不用雨催詩亭午翻陰晦園丁願赫曦捕蛙償給賣猶復禁纖兒

雜興

曉起懷佳句晨鐘已數撞看花逢犬吠燒筍見雞腔甲子憑誰記壬人語獨哤行吟兼散髮好去隱南淙

馬肝爭漢殿駿骨列燕臺羣冦洶洶滿諸公袞袞來三鑽真

妙術五餌見弘裁但得投時好何曾乘不才
花飛卒雨後日靜獨披雲徼守書輕讀簫聲自遠聞小園魚
一寸東壁鹿三斤意氣知何益陶然送餘曛
載酒人相問探奇我亦隨昭明存爪髮供奉有陂池豔曲除
三婦詩成示兩兒霜華吾已見昂首思雍熙

羣盜

羣盜尚如此江城未可依健兒身手劣祈父爪牙非鼯鼠能
中飽飛鴻恆苦飢從來比管樂今欲泣牛衣

效唐樂府十二首

感觸古題皆傅以時事與初指絕不同

上之回

鸞旂百辟導玉輅指回中雍祀歌時練汾祠頌物桐崇儒卑
樂泮閟武陋蒐紅不欲徒垂拱乘龍勞聖躬

戰城南

漢塞無天險匈奴有老謀直趨城下戰用作聖人憂烽火睥
睨照攻圍殿閣籌君王同自將頗牧急難求

巫山高

巫峽青天上叢叢日蔽虧客愁棧道險吏恃劍門嬉秦將山
方鑿楚臣夢莫疑往來今有路容易直如逵

上陵

上陵美無極盤礡樹綢繆弓劍神祇守衣冠寢廟游妖氛命
正短葱鬱氣方浮豐畢橋山地無勞聖后憂

芳樹

上林蔵嘉樹翡翠玉菁葱春早枝枝豔雲深色色瞳池無鱗
甲動地絕馬牛風蔑萌關王化榮枯歎此中

臨高臺

排雲天際合悵望一登臺碣石千年在黃河幾泝來貢珍輸
不至鳴鏑響方哀回首[illegible]原地悲思麟閣才

遠如期

四序易爲變一言難具陳羽書常歲月塞外幾冬春白髮老
征戍青萍坐遠巡封侯事可晚殺賊志須申

隴頭水

隴頭獨流水嗚咽感征夫昔飲單于馬今吞張角符澄清無
歲月來往此哀呼無限泰涼客爺孃淚眼枯

洛陽道

冠蓋天津城遨游洛水旁佳人開寶瑟公子控飛騄盜滿息
嬀國兵屯貴赫家自從征募急鼎食減繁華

長安道

九陌連雲第三橋錦幰車從來幾甸服今尚俠游居歎息前

張後縱橫原豬初殺人軋道慣延及四郊虛

紫騮馬

玉勒銀鞍飾青虯紫燕姿馳驅關稽洛騰逸奪焉支一自張
騫死胄無昧祭遺岐人況盜食蒯拂莫言疲

劉生

東平有劉生經術自西京樂道輕千駟觀書勝百城鴻飛當
日志龍臥此時情感遇酬知重荊高未足名

虎邱坐月

生公既已夫此月至今存一石平如掌千人聚若萍寒光原
野合劍氣水雲行共是登臨客興懷各有情

答張西銘溥虎邱見贈兼致張來章采

惟我知張仲人傳博物編蟲魚注釋小麟鳳德儀全妻子江
悲咽王夫語曲卷相攜宜藪澤有友漢陰前

輓宮詹姚現聞 希孟

兩曜經天在斯人不百年文章還造化勛業付先賢紫極前
丞關黃扉左席捐徒深廚顧憾有識共潸然
昔年嘗瑾直不死主恩深碩果遺留意香荃初佩心一朝馘
大窒白日復重陰感逝傷元老蕭蕭徒滿林
玄宰收真氣元臣謝世氛甄陶既不願服食豈須云國是憑
誰付羣賢責自分雞林問遺跡沅灆有高文

王正二日吳湯日 道新 北上渡江話別

昨日當元會君來喜氣流辛盤初獻爵華褎拂重裘淮北無
堅壁江南盡戍樓金門方詔問好去急同舟

寄周勒卣 立動 兼訊徐闇公 孚遠

錫山無事好著屐有周郎曲水尋觴跡梅花映鐵腸前身公
瑾是攜手伴長狂游處今同否玉臺辭正芳

采石得眉生書因懷仲馭

相持咸塞默競看一書生不識批鱗逆猶將敝舌爭聖朝優
懃直名士嗜孫清待女周郎久山居得耦耕

用韻答魯孺發

驅車雖止首何以入承明奉檄容吾緩離歌爲爾賡漫游觀
壁壘極望志澄清勿謂秋防過搖搖是漢旌
君自新亭客單衣看此時塵霾高朔暮羅網滿茅茨氣激飄
萍合歌酣逐葉遲朱雲寂寞後白日到今玆

揚州

不作揚州夢真成此地過琴聲知已絕濤色近如何懷古猶
烟月遭時難嘯歌一亭雨使者意氣許人多

高郵道中

路漸入淮海風全自廣陵酒帘行客逐米價倚人凭磨瓦齊

臨水莊達直似繩鷓鴣艇架立不解有漁督
我觀湖上色真駭廣陵濤底定猶如此微生識一毛混茫何
處接魚鳥自爲曹儕俗論時事梯航漸覺勞

清江浦重九贈主人劉生 生本武弁去而爲諸生浮沈作北道主人能詩而敏捷是日余不見菊

此日名堪愛征夫情奈何有家在秋浦前路已黃河戍古霜
先劇思清句易哦東平自昔俠使我旅顏酡
我未逢南翰君方種邵瓜浮沈曲狗禮隱見儈牛家刻燭詩
能速銜杯氣欲奢驅車北渡者回首望平沙

贈大理葉公 成章

金沙好氣節淵鑒早能收吾道本如是諸生同此求相門羞
執帚宣室望難留坐聽吹笳角徒爲燕市游 周仲馭出公門下
捧檄情難已談兵意豈爲久思宮闕壯不擬士人窺絳灌吾

宜避般樊敢受知行藏莫問卜就正有師資 公嘗皆學南雍

贈馮躋仲 京第

黃羊逐近甸赤縣盡穹廬試看鳴笳月難彈長鋏魚經生空
短劍上將苦中車及爾馮公少宜招問素書

都門逢青陽熊文詒舊賦贈用壁間韻

年少芙蓉秀晚成燕薊游銜杯闌咸里走馬看[redacted]頭奴畜荊
高客笥餘管樂傳笳聲吹正急試拂舊吳鉤

姚都諫以抗言兵事左遷諸公贈詩和韻送別

共是籌兵者偏分逐與安孤臣飄泊易送客和歌難猶自風
烟滿真知刁斗寒功名憎疏草不忍教人看

昌平道中望陵後諸山

自有天爲險況當眾作城軍容犀鎧滿山勢鳥飛輕魏尚如
能守匈奴敢復橫問人丙子事[redacted]正此中行

恭謁長陵

化國成天下因夷介作華龍乘曾自將蛸石敢誰諱日月松
楸照乾坤豐鎬退卜年應過曆總是孝陵家
榆木蒼梧事南巡北伐同勞心真二帝藏劍自羣工代邸承
高廟興池近閟宮人天神鬼肅石馬但嘶風

行經昭陵

恭默無爲德明融有象朝故應宗作穆誰號寢爲昭翠嶂安
龍馭丹霞靜鳳韶羣真佳氣聚祿羽在層霄

恭謁定陵

鳳曆萬爲紀龍髯百爾空成康思聖德橋畢見玄宮蓮海涵
濡久羣靈雍肅同至今遺老泣熙皞鬱葱中
殂落放勳死其神又百年音容留樂利弓劍寄山川此日恩
惇大當時類靜玄小臣識天實歎息翠微邊

萬壽寺大鐘 是永樂中鑄天啟間作之地內外皆法華諸經字畫如刻

五金銅作貿萬杵帝爲施宇滿恆沙數聲聞浩劫知苦沈因
法重山應動人思象力雄如此西興大導師

玉泉寺

泉源真出此京國小崑崙盡滌衣冠想能留雲鳥痕天花存
散木古德住荒村徙倚斜陽好憑虛思曉暾

呂公洞 洞有夏文愍公題句

洞亦非林屋泉堪作虎谿層臺空氣接曲磴古香栖斷碣存
朝貴晴嵐待客攜前山皆俯視回首聽天雞

香山寺得中字

寺有神皇御書來青軒及秀巒諸額肅皇曰惟香山
獨有翠色

翠青來几席獨翠散林叢帝釋宇皆滿人天句最工振衣觀

法界遣慮受天風欽止開神語乘輿杳靄中
妙香何處至云在此山中秀巒羣峰立清華一氣通泉甘皆
出石松老亦成翁近說諸天尼彎弧見射空

碧雲寺得天字

空王原勝好帝里倍華妍金碧成巖广雲霞照法筵真稱眾
香國何處小西天獨有除凡具靈泉一道劃
低回此佛土悲喜想諸天妙麗空中構豪華教外傳鑿山常
侍隧志墓宰臣篇瞻望諸陵近威靈懾旄旃

祕魔崖 崖傳二龍又有懶松奇甚記亦云謝

二龍海底去一佛石龕存樹杪成樓閣盤空但影痕有魔何
處祕無法亦爲尊狡獪蒼松伎拳奇使我捫

臥佛寺

津梁未可疲勝地皆相宜山冷昔無跡臺閒鳥亦慈諸天蒼

璧迴古德老松怡夢覺何年事貪眠直在茲

過武清侯故第

恩澤有今日容華自昔時連雲羅雀地覆水定昆池扞網緣
何坐蕭牆豐自貽壽盈近代事前轍豈難知
路人夷圮埒高棟落眾恩門客新侯致監奴獄吏持城南田
轉貫沁水里空爲金穴真餘幾毀家亡國遲
君恩念簪履家難自傷夷往事人能說明廷法不私金張成
代謝田竇久推移近見王都尉爰書又有辭 時王駙馬昺亦奪爵

劉羽長之鳳大行索題其隱德錄

古德鴻光遠杜陽今有之桃源難黍意舍衛鉢衣思井臼爲
良友沙門戀導師五男供紙筆隱見總何知
我過輶軒使云爲漢代孫憂時論表餌履霽感晨昏貲父當
國國揚名乃報恩欲知隱君子亦賴鼎彝存

西隄道中

到此是江南清渠出遠潭諸峰微見翠雜樹每蒙嵐耕牧閒
能鑿蟲魚樂亦酣一龕財倚徙數武又精藍
頓爾失繁華清光逐處遐平沙鋪淺縠弱柳墜新鵶紺碧遙
岑寺開含別院花籃輿憩疏樾欣見老農家

贈答孫松石太僕 三解

惆悵今朝別相知定白頭東林餘碩果平地有推輈世以忠
為謗公因直報讐曰歸無一事長誦畔牢愁

答李括蒼太史 建泰

大道榛蕪久如公復幾人儒生空隕涕丞相但能嗔凱奏誰
拋甲離歌最苦辛自憐經術短何敢佩青綸

答張季筏

我行車齒利握別北風便玄草蒙醯頂青蓮費錦心更生徒
照火傳說未為霽最憶清谿曲維舟柳十尋

酬王敬哉 崇簡 贈別

筆札無人給蹉跎賦上林別君春暮後動我歲寒心文宇時
名溢交游黨籍尋不須頻拔劍昨夜酒杯深

再題任邱壁

去年丁計部 燿 抗義此南陽墮珥依弦月餐氈抱劍霜不降
丞相後引辯尚書郎赴闕麻糗斷悲歌禮國殤

汶上題壁和李小有韻

抗節賢人地教吾促舊裝華夷無界限士宦有桑滄歸抱車
塵債行蹤芰製裳石城通浦水去去耦耕忙

感懷未已再疊前韻

感遇慚纓壁歸耕守樸裝風霜方黯淡星日混溟滄社櫟拳
拏質犧牛被繡裳巢由逢禹稷相笑各為忙

訊周仲馭山中

別君抗疏日今看著麻衣會蔚猶朝氣松楸對落暉龍鱗霄
漢迴雞骨草萊依諭吏孫兒意山阿遯敢肥
磨鈍余來晚千車散道山寒林稀熱客[redacted]墮杖悲
時世長歎激懦頑毋為孺子泣心棘滿人間

答劉杜三 自燃 太原韻

其茲豪俠意獨我遯思幽爾有金門策誰言榆塞秋縱橫才
子意勤懇聖人憂待刷虛聲恥驅車謝許誣

長沙馮攖公 一第 遇余白門貽詩并禹碑李北海石刻

爾鄉風日好憐我此登樓禹搨傳荒邑碑紀遠猷摩挲神
鬼集句讀俗儒愁賴有搜奇客相將到上流

晤江都歐陽宰即日具舟邀游城北得齊字

繞郭生春水挐舟尋古隄綠楊寒食色蕭寺宋人題歌吹前
船發清香此座齊宰官仍永叔文酒正堪攜
何處亭名水此中樓號迷昔曾文宇飲今看主賓齊古色廷
荒野幽棲想別蹊湖洄情未已前樹有黃鸝
政簡民輕隸時和農早犁雅懷消簿領春日滿郊畦漠漠含
烟樹呦呦馴水鷖此中占上理我亦樂羈栖
自入揚州路逢人問竹西畫船今載酒才子舊扶藜一榻他
時設長談此日低舟停意不盡那為看纖穠

揚州上方寺

不到上方寺揚州只是喧平疇開寥闊荒殿自朝昏從古猶
胥井妮人但白蘩市城曾幾里此處可南村
半全身寄法大小麥搖風[redacted]大時人鳥空井云通
蜀水碣是刻坡公只此幽栖足烟花任暝鐘

將游平山堂沿郭一路觸目交心

一水風流在三山意象存昔人猶著姓名士盡爲園木石漸成古亭臺遂作村不須明月夜芳草帶朝暾

夏初過馬頭

馬頭從地號客子自天涯五月輪蹄疾三年猿鶴嗟遠烽紛羽檄曠土絶耕畬昨過盤餐處哀鴻蔽野遮

感事贈宮詹黄公東厓 景昉

閩山君子宅誰最企余懷鎮海嵯峨石晉江紡冤厓峙同表兩戒精並應三階近事差難說[redacted] 時已遣逮石齋 橫經席正接抗疏檻將攀毛玠司銓少泉陶折獄艱昌言類拜于大智得迴顏如此金華敞儒臣未等閒 時公在講筵率同官面奏救大司寇建德鄭公及銓部不決 來看京朝事應成聖德詩大訶驅李蔡霽色受程頤啟沃功

原隱平陂道所持埽門吾亦恥志合願師資

補梁公狄夢中句

得意身能病耽奇夢未休遲余今日晤動爾昨宵酬書氣充官料松花釀客秋銜杯[redacted]一座白雲流

感事用韻重與密之

升天舊曲好行路此時難鹿起君應得龍眠人未安將軍窮五伎元宰闕三端策寺才誰及飢當不及餐

弔張德瑋 以徽車卒都

招魂不可得章水怨聲悲如子軺車日斯人掩袂時家貧偏作客才廢貫嚴師歎息蒲輪苦秋深白露垂

七夕劉引之 光翁孫子輮 象壯 招集

帝城逢令節舊友共他鄉瓜果一時韻機絲中夜涼侯門鐘鼎遠客舍燭鐙長恥乞人間巧[redacted]狂

乘槎津莫問擊筑酒堪呼鍼綫從兒女文章自大夫星稀歌未罷河沒影皆孤游子經秋慣[redacted]殊

答吳鑑在用來韻

燕市翻連臂江鄉徒望衡學游京國好意有結交輕同舍生亦札旗亭人解名[redacted]明

送胡文瑜 士學 之烏程令

人合當浮玉官今長太湖菰城堪望古若水足師吾暇整臨衙仗神明起吏呼酒名彌一縣官庫自爲酤史胥歸牧犢經術始爲高樸棫諸侯事催科長吏勞拜官逢[redacted]考績賜旌旄視草承恩日方知大邑褒

除夕答大尾三首用來韻

又見冬春改漸知兒女親兵戈聞近事尊斝數生塵此意誰相問非君無與陳寒鐙風雪動一夜髮華新

歲儉盤餐重交稀朋友親問年惟指曆閱貌總生塵舊俗誰能免臨風自覺陳賴君今郡宿覓句一時新

悔入迂儒業徒遲老圃親叩門驚督賦展卷笑成塵芋栗今年貴酤漿趁俗陳高人吳季子那耐應酬新

王正四日詣柯賢甫先生語及余除夕元日之詩

旅謁聽時輩先過者舊家坐存金石牘屋受雪風斜較藝卑繩削探微棄土苴懷憂獨不禁今歲急桑麻 先生稱余近詩有不煩繩削之語又自云吾如宋儒所云不是記故事時

名德古所貴如君今隱淪薄田逢水旱殘帙度冬春伯業老能學杜陵詩益貧昨來箴恤語勞共說酸辛

傷逝四首

余友楊偉郎名之煒其尊甫齊華公日森與先君爲石交余與偉郎又同席研殆十年偉郎奇余長子鑾

遂以仲女歸之自天啟辛酉食餼于庠爾後多病又
性本緩滯益厭應酬不通客客亦無過問者家漸落
竟鬱鬱死死未三月而崇禎辛巳首春饑與其孤扶
櫬出葬是日大風雪余往執紼見親戚故人無一至
者嗟乎當齋華公登進士官桐鄉及偉郎家未落時
客如是哉翟公書門之語西華葛衣之事余爲涕下
步至郭門還成三詩薄暮饑眼蹌返則族子難益作
是日不克葬復有末章

兄弟稱三世婚姻又兩家[redacted]儉歲死甚嗟賤亦諸
生長貧因廉吏爺柳車風雪際妻子葛衣遮
高門徒有壁儒者性當迂廩餼兵興減交游病後無殮含葬
以士倉卒反而虞薄俗何須問寒風夾轜趨
萬里多悲曲如君特更深能文老戶牖積病飽蓬蒿八口凶
荒過一棺風雪侵斷斷諸輩在尸祝比山岑
痛君不克葬不爲雨無端末世誰敦睦哀宗每擊搏青蠅來
弔少馬鬣作封難後死真當愧孤兒袖手看

後傷逝二首

余既聞其不克葬扶其孫爲直之邑令王公家柱立
遣隸按治之自辛卯迨甲午乃克葬因成二詩俾鑾
告之主前余他日庶有面目拜君墓也

義當制訃赴忍作路人觀知有神君在能令鼠輩寒雪中移
葬嬰關後肅衣冠生死多遺難方[redacted]
昔人云渴葬愴極此時情一日三斬舉千秋萬古成誰來范
式夢聊識孝標生宿草余將過悲風勿不平

答徐州曹澹如 志明 過訪次韻二首

何處凌風客驚看鶴立人黃河家世遠衡麓去來親僕被輕

飛擲文章解斲輪昨從湘水過應一弔靈均
坎坷何年始飄然吳楚濱九華行可把四壁寠堪鄰舊業倉
皆石新詩車有鱗誰來客舍問僑肸此中人

送澹如還彭城用前韻

去住能無恨從今梁月親對談寒食雨遽別杏花春漸見黃
樓近應憐泗水新經過勞記識幾處廢耕畇
遠行須吉日此去是歸人淮海幾千里帆檣止一身詩書華
氣色莽覽壯風塵況有綈袍在還家殊未貧

寒食

衛時節物變我意倍潸然[redacted]徭煩指墓田看花思
往事酹酒缺新阡豈必能懷古今朝多斷烟
獨有柳條色猶同昨歲青貧煎顏面改時化舊家扃伏雨亦
何極高天竟欲冥杏村休去問寂寞一郵亭

鹽官贈錢虞鄉陳靈遠緯度

海上一槎至意中三子來談經象繫表作賦惻悱才激浦吝
時務泰山放古懷我情移不盡還望刺船回

舟次送別蔚園大行

誰識宗臣貴諮諏一葉將父書行笈載國事客杯商心本趙
元鎮名齊劉獻王西江盛芳艸間樂勿多傷
剌盜宜何策王孫應更歎擁書余布素毀室爾纓冠賓客思
冲舉宗祊溢沉瀾毋爲戀雲壑極諫到長安

春暮田家

晴覺攜鋤好山隅地幾弓柳垂鉤瓦綠花隱蔓坡紅犢懶秧
田外雞栖草鴨中客來先被肘不復東飛蓬

雨後

日逗深林外風輕樹未休麥須寒欲豎石乳濕初流蛙擲陂

塘亂烏啼澗壑幽青山開霽色早已翠微浮

白下得徐巨源書

羈旅嗟吾久書開孺子題字林移燕北詩派變江西浣罷嘗薰鴨觴餘當聽鷳所思憑積水愉色暮雲低

忠節祠拜黃侍中公夫人二女基

豈為尋幽勝臨茲展拜虔荻蘆風自冷竹柏性猶堅過客談興廢孤墳隔歲年汨羅止水意重數到閨賢

夏日讀書忠節祠與敏上人語雜識成詩

往事何嫌說興朝重典尋戕琴法吏意沈族闔門心殁死欣從昔易名缺至今一時王魏輩際會各簪纓

鐵家有二女死異節能同不敢從容日知饒父母風松楸來後學蘋藻薦群公畏豕當年客慚茲抔土中

當茲長夏日常有氣如秋古色延貞木清風激懦流泊船人

蔭樾讀碣客登耶城內昭陽殿蕭條又自愁

革除湮鬱後祠宇自何年太史傳彤管司徒買墓田焦澹園先生聞幽州祠建德鄭公為大司農措置寺田讀書種子在釋菜歲時延承學兼同里能無思憬然

金川門未啟此地豈荒烟石影陰雲見柳棺異代全到今寒色照自昔斷編傳生死清谿上吾家近大賢

楊機部太史餽米分其半餽黃公祠僧

我梨乞米帖公念樂飢詩快得香秔飯留當玉粒炊與僧同并寵呼僕說耘耔道社窮元亮因茲有問遺

贈別機部北發

著占攜斑筆時鈔黃公易數蘭楫拂荷裳獄自明時雪書非此日霜三山知北首一葉截西揚莫歎東陵遠還君舊玉堂

贈蕭伯玉儀部

今代蕭夫子為郎衔在茲家奴依博識異域望師資金石歐陽集谿山靈運詩六朝懷抱好事事得相宜

妃古輕人爵逃禪長道心住巷曾屢日執戟到于今闞史沁顏色兵戈動歎吟春浮知最勝此地亦陰森

夜誦劉安期所遺先世文集

我亦麤寰客君兼黨錮家宋時遺獻近今代直聲遐聚芴尋常事傳書氣色華蟲吟和永夜燭影久疏斜

獨坐懷張爾公

秋氣來清霜伊人特似之鈴岡白露遠洪洞暮雲遲好辯書傳世閑邪志共誰莎雞方響切知爾有長噫

寓目

兩岸開千靜輕航一酒鐺引喉聲過竹拋杏汁沾裳似指青谿女言穿朱雀桁殷勤頻拭研憔欲賦襄王

即事

聞道廬州破孫恩有幾人三年榆秀孝一夜化灰燐諸士微名死嚴城無故淪獨餘冰鑑使魚服走恍恍

舒城一大邑幾載屹然存衷甲開同室降書到賊門濮公猶不死孔逆尚何言琰烈崑岡後多才未足藩

忠烈祠遇夾尾舟過

此地經過少藏名仗澤菹一船文卷滿半日睡鄉疏茗粥憑僧設芻箋向墓書催人鼓枻去哀響振林於

雨中金天駟過別余遂登舟遇陳士業於中河口

去豈天涯別來從省試歸良朋紛戴笠勞吏濕塵衣江水初清淺家山應翠微平生故人意行藥不相違

舟中簡別諸子

夏聞王元倬唐祖命錢幼光吳鑑在金天駟余澹心

孫振公輩數過從以文社事屬我也以病歸留蠻于
南臨發賦此
客病歸宜早秋深衣畏單蒹葭真照水星月孰凭闌蕭統文
稱選韓非說覺難結交吾欲謝雞栅付兒看
賦得賦斂夜深歸余爲里正積歲感此語之真至故賦
水旱連年甚催科欲中程發倉誰汲黯增戶有王成肺石消
朝暮苞苴費送迎輸將氓庶分應得到三更
蝗蝻蔽野日長吏胥粗時卒伍持符急錢家受貸遲經營防
木索蹴蹋及階墀但得歸來喜更深未厭疲
昨夜歸何晚今晨隸到門科條新有例逋負又應論邑小難
豚盡年荒豺虎繁獨行月黑地身命豈當存
夜半嫌身在含愁暫到家入門烟火冷發歎月星斜事事增
官額朝朝待隸拏姓名誰作俑父老至今嗟

王集止馮時侍其尊甫鍾淑公芝瑞督學蜀中以上游
兵營暫留
莫問我眉秀先愁沔漢流諸生嗜使節新盜刻行舟遲訪揚
雲宅留觀蕭統樓藍田席上坐好共論神州
得次尾書卻寄
念爾攜家好吾鄉不可言樓船幾十里瓦屋二三存古墓稀
松柏新魂集弟昆高田獨無恙隔在遠山村
偶憶李獻吉有癸未中秋不月詩今夕既雨兼更月食
追和悵然
玉闕何因掩光華不肯流南人偏愛月北地故驚秋伐鼓占
當救翻盆雨未收蟾蜍知好在斧戶未須修
九日漫懷
不落參軍帽長衝壯士冠何人橫槊賦遲我覆杯歡把酒開

雙鯉封泥定一丸朝霜知甚烈極目憶桑乾
祭纛明朝是簪花此日非何心開口笑戴目舉皮肥我本傷
秋酷誰當解楚圍獨因程不識刁斗帶新暉是日迎霜降
目擊程公意欷歔司寇年散難持綠酒詩不擬藍田節物因
情見風操觸景傳登高收近事天遣菊花眠昔王弇州九日不登高今程公以生日亦然
得稱非因賜持螯可共烹弟兄稱異姓父子願同聲漸見江
楓赤遲餐秋菊英回思虛令節戈戟送清明
贈吳發若應夢
君擁橫山秀長歌秋浦途談經留女樂注史共生徒墨妙驚
翔異詞華鳳采殊一門將進酒玉樹最扶蘇
渡江感事與范小范又蠡
我自江頭客因君累扣舷酬恩幕府外余以撫軍見屬監軍堅辭之求友

脫公前相骨非寒士搦毫似古賢相將看烽火袖劍倚長天
帶甲到江南吾家百不堪見人襆被去念爾素書諳亂久忘
憔悴兵多敢戲歎買山徒有約何處得清酣
和游字詩
余澹心陳伯倫方亦千唐祖命聞余至即同步南岡
見過不值余諸君倦而歸忽雨衣履沾濕遂就伯倫
燎衣命酒達旦宿樓上同用游字各賦二詩後數日
余始見之以其事起于余也亦和一首
客有深冬至君皆念去秋名園尋笑語新雨助風流意外成
佳事悠時得勝游角談無飲際應共指神州
李涉
李涉詩難再青氈用亦春客來窺舞夢將去度簷花敗帙蟲
皆散薰爐篆尚斜偶然虛白室一笑慰僮嗟

人日齊山

人日喜非陰春苔愛展侵山光初試暖洞乳未成深狖猶巖
生影夷猶我動吟閒看題壁句屢和總秋砧

遂上翠微亭是程公修復者

春山真淡冶峰近翠尤微幾處此亭古一朝好振衣廢興閱
世有游宴及今稀可惜已公屋淒涼沒半扉

桐公墩湖心寺示僧珂二首

廿年常住處每到意能新佛與人俱靜廚因客去塵出林傳
梵放登閣見車轔彌望平湖氣雙龕贊與身
門前萬正茁屋角柳將芽其謂貧當餓知兼饌與茶南唐宇
相地西土法王家豈有窮難活香秔飯比沙

送程際甫 世創 於清谿時將自白圖還省汝南

可知村市靜秋浦建旌旃流碧如圖畫山青穩坐眠交游吳
下好文字汝南傳芳草深相憶征衣計日還

西郊

晴好出西門杏花空有村廢畦留菜甲古佛閟苔痕樹隱遙
山宅人傾近市尊不堪談昨歲戰馬度高原
覓時來物感妮古亦心遐寺始梁天監碑存元會花藥苗隨
意茁麥穗待風華俯仰多興慨西春日易斜
闕心最幽勝古廟祀昭明帝子文章伯巫人耕牧生書成傳
選體魚美錫佳名此地堪長憩林深著霧輕
紺園積亦古豐碣蝕猶佳僧鉢遺兵燹神龕綴壁蝸分經小
果法賽社眾人俳宴坐驚幽響啼鳥過水涯

北郭

吾家有修竹兵後已無餘田父初邀社樵人共指樗柳新眠
意乍鳩老雨聲疏歎息犁鋤舍炊烟及午虛

展墓松楸在心忻記去年鄰家金盌出吾祖石碑全越陌懷
高士臨風激後賢陽坡一片地差見菜花鮮去先隴十數步即漢高獲墓有清風亭是光武所不能臣者見後漢書

五月初三日聞變

郢鈔近始斷宮闕遂如斯涿鹿曾無戰奉天不及馳乘輿杳
何處羽檄近安之神武有今日諸陵共淚垂
三月十九日事忍信為真祖烈宜過曆皇仁未發身射天翻
得志墜地更無人痛恨龍髯落紛紛襆美新

大行皇帝詔至池州

慟哭豈西臺天王率土哀陟方依廟社遺詔護輿櫬金掌盤
承淚銅駝陌墨萊大紅須已下念此憤殛雷
父老入臨聲繁冤神鬼驚帝堯松棟素織女奈花迎北地王
差並東華事未成椎秦與蹈海愧死一書生

無星伴使車匝地泣衣麻羿浞尋相斃高光猶一家獨悲含
玉闕忍聽摘瓜嗟日落戈能返申胥哭未賒
忍復問山陵德音空拊膺三良誰手刃一馬已雲升祚異哀
平短功宜肅代興同仇釋服後僭作願蒐乘

追恨詩

黃屋何曾樂憂勞十七春布袍常服御暖閣累咨詢貴近無
撓法狂愚得上陳聖明成覆敗誤國總諸臣
卜甌勤命相授鉞屢登壇鼎折容人笑旗靡衎敵觀中堂已
養寇閫外合尊官坐看文皇業平將與賊殘
事劇須才久明君意倍嘗天曹王恕老樞部晉谿亡有帥皆
稱僨無官不載裝煌煌宮闕迥拱揖待披猖
連年失大藩此勢已燎原更進何堪問從前乃不論折衝幾
何晚開府北平繁一戰離城下含元任濺屯

除苛及復稅罡壁詔書存帝德哀民隱官邪格主恩助荒行
慘酷與盜共喧吞罔志摧殘盡壺漿到賊門
司敗明刑意金吾設詗心從貪與自重失律法應森偶漏吞
舟網𣃼成蔽日陰牢犇賊至此蠹國亦何深
士夫不愛國隱忍用刑餘獨使朝紳愧難將兵氣紓貫京同
作孽瓘涉共推譽寥寥王司禮捐軀鼎泣初
恩澤有諸侯尤聞田與周皇王連胏腑富貴等山邱家毀堪
紓國心精足效籌忍教城闕破金穴獨安留
魏崔幾改玉闖獻竟迷天神武原無異陰陽或有愆碧翁未
可問鬼朴每來牽自古多興廢吾皇特不平
負國人人是延災事事訛錢神近刀劍土偶出搓挼召募普
天賊沈淪雜闒駝罪名重指數將相上刑多

九日荻港

舊時分闖地一聚萬家藏古戍人憔悴新愁兵慘傷風高雁
影急酒淡客衣涼問菊無從得殘旗卷夕陽

茅山道中看紅葉

秋氣雖深霜寒未重殷紅既有淺綠亦無雜複層稠
嫣姿獨著平生看秋山惟此妮人爲甚遂與張菊人
芳爲豔體

莫問桃花津秋山樹勝春交柂烏相老遮觳赤楓新日暖臙
脂潤霜輕翡翠馴前峰多道氣嫣笑此芳茵
仙窟有神皋丹砂滿樹高陸離迷近遠層複有周遭紺碧參
差出深殷虎敲勞纖纖別見豔紅綫罣長緌
何事妮人嬌橫陳著色邀妙孃纏絳臂弄玉障丹綃深淺皆
宜稱疏斜一動搖停車欲就問面赤更生潮
望望佳行車迢迢錦憶遮太真酲酒頰阿母繫囊紗身滿相

思子（小紅豆名相思子）姨兼蔦綠華半全癡絕處不必盡朱霞

山趾懷望

訪道乘秋色尋山觸晚紅天空思煉石林密快征鴻凹凸峰
容變陰晴肺氣通三君定何許徙倚一修桐

上山歷華陽洞曲水池喜客泉

身在秋光裏堂開石磵隈香聞人擊竹聲靜水沈苔丹藥層
層息輕雲冉冉來微生須伐髓憑此蛻凡胎
落葉徑堪尋山空水氣侵黃庭白日敞蒼朮赤崖深服食魚
千歲琳瑯龍一吟行行生悟賞披覽思難禁

二十四日是先帝萬壽節

年年歡此日拜舞祝無疆令節移天地非常起雪霜雞人何
處唱鶴馭竟誰翔徒有山陵使[redacted]問渺茫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六終

貴池二妙集第四十四

貴池劉　城存宗

五言律

園居

頗悔逃名晚蒼黃置此身十年梅已老千日酒眞醕沼靜容漁隱籬疏過竹約無懷差自領腹豈有輪囷

深山何處是牛儈姓猶傳枯柳當生肘虧琴未有絃江東土窟室郭北漢陰田安得長留此吾今學尚全

才自慚馮鄧縣知抱甕宜陰晴占鳥語草樹看春移把卷人思睡支牀龜耐飢閉門多勅斷新事聽從誰

遇道開上人於白門感時賦贈

兵氣江南始吾生孰可憑丈羅古有曲丁卯世多能入耳惟蠻觸開心誰土崩祖劉不可得祇望佛圖澄

乙酉首夏與戴敬夫決策去金陵

羣鵲尚怡堂吾徒攜手行狡童稱有命皇父用無良畫角吹江水輕裝犯曉霜景陽鐘井處不忍重徜徉

豈敢怨無愛驪鞍好說愁隋隄牧馬滿晉室罪人咻與爾雙留劍他年共濟舟癡兒不了事歎息此神州

居敬夫石臼湖寓舍贈其長公本孝用多字（長公字虎旃好古博識世授曩經精篆刻書法詩律畫苑古著常楷柎百章成帙諸多得之庭授云）

疏豁此堂古檀榆入望多連牀堆籀頡拂几見羲媧學禮戴稱聖緊衡村號河（印記自署河村氏）子而翁時著膝雛鷟定如何

眾妙何門出藝因不試多圖裁惆川豹紙博右軍鵝苦縣光和刻杜陵同谷歌異門誠譬儒庭下幾趨過

旅泊丹陽湖憶吳空之劉沖

相招曾幾歲叔子在華西茶益留仙掌林開念佛啼（吉九華產）雙峰餘白石一綫繫丹梯落拓尋歸路湖頭訊鼓鞞

冲是吾家號山開蜀帝啼中原疑朔北片地自京西堂寢祠新主（吳子祠貴劉及其先奉常之主于中）倉箱付小妻此間能對字勿復問撐犂

湖州忽逢孫新齋廷評（鼎）攜家若水在此（是日即下榻縣舍念去年冬月遇大宣于句曲亦彼此欣得今事又不可言矣）

句曲寒霜月苕谿盛夏風遭逢兩意外飄泊一時中國事痛何極吾曹心自同脫衫纔發語穆駿問西東

衛八恰然故少陵眞若歸呼牀自踞坐倒屣共披衣江上胡雛滿林閒宿鳥飛旅人吾黨在不歎一身微

懷吳山賓

往歲共圍城銜杯日數行書囊兼漢隸畫絹費陶泓兵後多文字人前說姓名得歸尋寄隱何處種黃精

答吳山賓見懷賦得欲問平安無使來次原韻

無雁過汀洲書裁何處郵兵多空野店客斷靜村流漲飯那從勸貪茲亦可愁華顛不易得新政欲髡頭

答吳山賓喜余書至賦得消息眞傳解我憂次原韻

自因兵事劇豈有故人疏嚴壑居方闊平安信出稀留身看刈稻引睡每攤書他日團知已此生眞覺餘

答山賓二首

山賓至峽用杜韻見贈謂余以弱女幼子慰情遣意几上惟離騷經及淵明阜父所南諸集云知余意之所在答次二詩其聲甚緩志孔悲矣

對時當匿影豈自醜無鹽骨肉倉皇聚飢寒轉徙添賃舂聊寄廡讀易不開簾俯仰南陽事長歌與涕兼

肺病餐宜淡村饑估少鹽落英攬易飽瓶粟竭難添石磵書

沈井瓊花曲罕簾君看富春釣馮鄧豈須兼（鄭心史以所南命篇百廿首謝後瓊花引哀李芙揚州死事也有宮花粹簾塵撞鐵之句）

子變以次尾次子長魯至

玉成我子是傭卜且相爲敢執古人義無慚地下知報韓他日事存趙此時思君友無窮根艱危繫一絲

歲暮答空之次來韻

髮留堪對鏡絮敗不知寒米乞謝仁祖人羞杜小冠攜家居客舍憶友廢吟壇吾接華西信清芳欲勝蘭

好友死復死朔風寒更寒林高蟬有蛻兵盛鶡成冠見志存詩卷澆愁近酒壇恭聞甌閩詔荃草正思蘭

即事用齋字

廡下流離後廚烟日漸低無錢難斫鱠有味是鹽齏盎粟頻從借村醅更勿題吝嗟僕妾輩慰藉幸山妻

經年武負貰券帖與山齊欲償襟難捉長道面合低挽須喝稱予數米屬山妻屈指爲生計家風只斷齏

送山賓歸高田屬以次尾後事

爾歸告嫂氏茹苦且吞聲溝壑先生志棺衾後死情程嬰終立武李燮暫更名急難今朝是原鴒一羽橫

二日雨雪

我心宜著雪此日不須晴歲月深山古風雲異域生碧翁真漭倒紅友莫縱橫試取離騷讀空階助怨聲

晴步

亦自明人眼村光始見春好懷浮野動佳氣著山新冰解渠聲急泥乾屐步勻相逢多被肘傾釀入吾脣

放箸宜行飯況爲晴色邀雞豚欣旭氣麥菜長春苗古屋生人敬山田待水滋相期風日好此路到僧寮（是月始至柯氏西山莊）

泥飲

頗因晴色出翻爲酒杯留比戶新觴滿連朝折簡稠情親姻婭誼風朴燧巢游不醉真成錯春風著面柔

策杖無虛日招尋是處來槎頭迎遠市（山中惟魚難得）竹葉倒新開儺蜡嬉連夕賓朋主迭陪指男兼叫婦吾忍卻盃罍

日望山賓至以近事相語十一日

魏澤不可作朱家事苦辛我慚吞炭友爾念覆巢人坎險當前路需遲何日身雪霜看又至握手一沾巾（魏公天台與史能齊方正學後者）

門人蕭傅次尾題壁遺詩余以命其子長魯誦帆上口了了明日問之諷對無一遺誤因有此作

靈運韓亡句荊卿易水歌吾徒能受記驥子遂高哦奏簡袖中出奉書手澤多盈虛他日理爲爾思如何

答劉引之來問近事次韻

南宋無高孝江東更愍懷所思惟趙海勿復問長淮信國時真左街亭事又乖君聞應痛哭抵几臥高齋

莫放漁人入谿山遠作繇鄧焉誰命世黃綺是吾師華髮短猶在荒村春欲遲寒梅開有日折寄向南枝

松寮山寺

一路得佳石登躋未覺疲山坳始有寺松盡更無枝鉢飯能分客珠瓔苦臥鷗塵襟聊自滌躋步亦奚爲

上天堂菴

屢輟欣然興茲行未預謀谿流循曲岸山腳插平疇陰喝來新竹披榛問舊游鐘聲不到耳何處翠微浮

天堂菴

三十六山中慧雲起太空林高成國土食淡見宗風梵唄循

衙裏僧彌衙犢同真如且勿問栖息亦幽蹤

信宿小山堂陰晴難計益千峰明永夜萬木響微涼客枕來
朝課樵薪帶晚香相攜趺古洞欲我說真常

放眼立危岡空高接渺茫大通（銅陵地名）江影白峽裏樹烟黃坐
覺群山扯低窺去路藏兒童饒勝異逐景亦先忙

寄吳子相（遷）

寂莫橫山道驚心兵幾過率妻偕亂帙躡屩去巖阿三戶人
誰在一成事屢訛山田如可種相屬老烟蘿

杉山喜逢諸子

舊識與新知無端此聚奇幾年問字客一月住山師（邵生先余入山一月）
天下華夷異吾曹泉石宜空王微笑處長語未除癡

鎮國寺覽眺得次尾壁間詩

猶存古意相不必近莊嚴樹老西峰塔泉寒卓錫巖豐碑銘

可譯敗壁句當函我友宜長在悲風到晚簷

水竹溪

選勝宜如此山腰得沃膏遠嵐皆[redacted]平楚一秋毫竹好名
谿舊松奇累土高廓然彌望處李白首重搔

參差松下石縹緲屋中雲地滿雯華色天開偃蓋文隨方堪
猶瞩坐久欲平分采隱誰先此玆山首冊勛

伴雲菴高處

更上得如許奇觀翻不遙坐呼雲作伴看到海生潮起伏千
山至周回萬丈邈削然如掌頂豆粟滿柚苗

送子繼之金陵

此行非厭顧事勢使之然完卵從人賜炙雞宜自前鍾山應
抱十大內看宵換[redacted]交游尚慎旃

得子繼金陵書稍聞近事見其沿途新詩

有客來何所威儀自漢官黃河指若帶玄髮尚勝冠弓劍遙
猶赫窮荒邑本寒皇天真助我早與逐胡殘

舊感紛來會新詩漫獨哦螻蟻空壘堞魚服竟罹羅鐵弩廬
根勝旅綴榜首多長江原浩汗從不渡沙陀

寄子繼金陵時游大報恩寺

爾所居蘭若應懷舊事新報恩成祖命正學建文人完塔留
宸製長干躡古塵廢興無不有聲相自冬春（寺有高皇帝資作興完塔記地即古長干里也寺學基近寺左里許）
尚聽鷄啼樹知傷鼠滿宮青衫當此日黃面正同風江總幾
朝貴生公一雨空行吟梁翰際應望氣葱蘢

明覺菴二首（土名巴山）

欲到樹松合纔看石竹勻瓜柳成屋壁犂犢上嶙峋井汲時
逢虎薪樵不問鄰緇徒三五輩猶未染胡塵

引我登高矚真教遠望開疏林指棗栗舊姓說汪梅應有雲
成海徒聞兵過灰恩怨誰氏子云避賊初回

哭史公六首用啼髮集韻

城于公有知己之感始揚州破即聞死義城下後公
之幕寮傳言彪夫欲有所為也已而寂然知公死矣
感謝翻西臺之痛用其韻作六詩

西臺哭所思韻

大臣誰死國賤子哭燕臺力竭告無罪魂招誓不回到今真
取義自古所難才南渡從前有惟公獨可哀

哭所知韻

建牙池皖日雞犬靜山村步伐嚴軍壘玄纁到華門身甘草
具食殤禮鬼雄魂許劍曾知己長號愧獨存（公曾為余應詔又遣幣招入幕余不果赴）

哭廣信謝公韻

南北江淮際功名在水濱飲冰生已慣[redacted]草死常鄰相枌來爲侃文山見後身祖宗養士報不負有斯人

哭正節徐先生韻

支天殲太蹇夾日入重陰不敢效友逃猶云誤國深惟餘將毋在豈惜舉宗沈正氣歌成後江流自古今

哭肯齋李先生韻

一身係天下率土望無涯共說潤州去將歸有㝢家魂依盤古冢血照玉鉤斜張陸云亡矣厓山空自遐

重用西臺哭所思韻

臨風常一痛何處是西臺邗水流空漲燕山峰不迴冰稜猶記貌天𨈬竟違才帝所魂應到頻冤萬古哀

哭黃先生六首用晞髮集韻

三月五日之事余有哀歌矣以用謝韻哭史公遂廣之先生廷杖之歲余親餽橐于獄其戍楚過白門也余問道于靜海寺海涵地負之蓄既累扣而必鳴寒冰冷鐵之神亦時觀而若語故此一語備見之

哭廣信謝公韻

在昔盧陵者先生閩海濱支天力並詘畢志道爲鄰事急馳驅客時閒廢斥身共愚不可及自古有斯人

哭肯齋李先生韻

受杖端門際荷戈楚水涯躧人有泚鉤黨士無家北寺身財脫西春勢已斜捐軀猶殉義事事使人謂復社事起及武陵奪情皆抗疏爭從貴官外謫已至廷杖繫詔獄及遣戍永州逾年復召而國不可爲矣

哭正節徐先生韻

傳聞貂玎客肘腋伏重陰相國執殳出將軍坐閣深隨珠輕

鵲抵碣石遽淵沈廿一史中事傷心不獨今先生以首輔在閩亦陰陷之云師而鄭氏多挾

西臺哭所思韻

襄屍傳堠子漆匧出燕臺天上星歸舍江頭浪欲迴死來成一笑事去不關才滿目梁江總無人國可哀先生一笑曰吾事畢矣義時或諭以好語先死後以蒲包裹屍擲視江上就

哭所知韻

欲貌先生骨寒流古樹村生來顏魯郡勝有李龍門儒者臨戎事明人作毅魂洗心無不洗正氣獨常存將之永戍有洗心詩二十五首

再用哭廣信謝公韻

請室親經席禪房問水濱曾聞大義授敢與太初鄰事有難爲日古無不死身祥興何所記惟此二三人

哭戴敬夫六首用晞髮集韻

敬夫名重和州人有古學敦行誼不苟同俗余與交十餘年道義相劘如一日甲申以次貢于廷試第一時議授京官敬夫落落失要人歡弗與也乙酉四月挈余同避兵轉徙至湖州余歸而敬夫有所事遂中箭洞腹乃薙髮爲僧卒以創死余以哭史公黃公例哭之即敬夫可知矣

哭正節徐先生韻

猶記分攜處停帆桑下陰聞余婦子在感爾痛歌深去住煩長策興亡痛陸沈當時杜濟意珍重到于今與敬夫同去者鄉相去三十許里余歸時往別語于舟次知余家無恙爲書[redacted]余兩人益有望云

哭所知韻

自我歸山峽思君客後村有朋割寓舍令子當應門日慘迷江路林青黑夢魂丁寧重握手半壁冀猶存敬夫寓地名後村自歷陽依之

所挽者數家其長公本孝寳孝甚事敝夫起居躬侍假之勞焉

哭廣信謝公韻

苦憶栖遲者山根逐水濱魯朱家作客程不識爲鄰戈竭回陽力矢加蹈海身青城徐道士忍痛爲何人敝夫與中丞程公皆主後村潘氏程公寄語余云敝夫中箭潛亦破家救艾之

哭肯齋李先生韻

刻深冤刻骨贅禿恨無涯不死難酬國空門豈問家鳴鐘摅楚怨翻傷送暉斜靈隱吟詩好賓王跡未遐雜裂令下敝夫日我不如僧也遂僧于吳興已乃歸里

西臺哭所思韻

乘舟方訪戴入里哭空臺精衛魂難斷沅湘身不返留青心有友遺恨世無才客子長號處驢鳴一座哀兒子纍約張丈伯具舟往問敝夫劍及至則捐館矣遺書訣余父子辱許以高蹈語書辭古勁墨蹟精華遂爲絕筆時欲伏哭殆不能起

妙四十四　九

重用哭正節徐先生韻

青山來此赴白日欲成陰已痛故人絕更傷節士心衣冠猶就殮宗祏不俱沈洞腹逃禪事千秋名自今敝夫治命曰吾易簀時神志不亂則以初服殮長公遵行之先見中箭洞腹竟死此則云

峽川谿閣用所南多景樓韻

屋裏青山滿開門當遠游風來仵日顙日俯稻粱謀樹老形成怪人悲物自秋望逾墟落外曠士亦多憂

感事二首用所南郊行即事韻

漂搖已毀室繞市又誅巢馮鄧無勛府宣光未卜郊競傳同破竹昨恨失前茅指不齊征希也一寸中華地君王且勿拋

天心如有在江漢出潛沱新室徒咸斗夏允誰處戈中原方烈燄海嶠亦積波大雅浮浮句勞余夢作歌時推楚撫何公騰蛟甚

鮑甥可大來山中

昨歲春黃後過余已再三服膺母氏訓餉足河陽談屢推茅屋删情及佛龕紛紛薄俗日有爾古悽耽

落葉霜高路啼烏日暮村亂離天性見悲難道心存念我平安訊閱時氣誼敦棲山一片石賴爾護雲根大兄死後甥寔有經紀之勞

丙山謁宋蹟是淳祐五年柯某開厓路刻石供勝某亦別名詳見余游記

四百年前蹟兩三人自來華表閣世界風雨淨荊苔路絕摩厓客天高累劫灰衆山雖未磬懷古獨堪哀

淳祐嗟何日山中可策勛鑿空通左傳指摩助恭簡亦自留名姓真堪廣見聞邪孫畢嶧上斯相有高文

哭麻孟璿用原韻

同昏將八表隻手賴君留二客皆延頸千金早購頭此生沈痛了何日烈風休贊出衣衿際鍾山樹樹秋

臭味余今愧儀刑君自留好詩皆瀝膽抗節恥髡頭火德炎

妙四十四　十

疑燼冰心潑未休書生轟烈外舉世黯如秋

騎箕還爾去臏蛻聽誰留寒士羞障面將軍只斷頭願隨精衛盡拜向杜鵑休我作招魂曲悲哉氣果秋

時移道自在事去志能留鼎鼐聊伸臂臨風一擲頭空坑失鳳叔獨柳待源休往復平陂理春回不久秋

村步雜感用所南郊行即事韻二首

世絕麟游藪余同鳩寄巢畏人藏短髮問信斷荒郊度日薪如桂全身耤用茅歸來就鐙火詩卷未容拋

屐重泥沾齒風高雨欲沱刑天方舞戚蝸角尚稱戈犁計田分糲誰言海不波榮期雖有樂滯索未成歌

晚步谿閣用所南倚房夜坐韻

烟際莽回互參差見幾家古楓齊自列寒水曲成涯佛令鳩啼髻坡陽藤著花憑高來曉霽何草不成芽

重尋西山宋蹟
歷險疑非舊重來意欲迷春深苔色潤雨過字痕黧山鳥銜
人起樵夫度峽低摩挲懷未了遂見夕陽西
撫時聊望古宋代足重尋語模名巖記崖高字不沈一村猶
稽姓今日發長吟（前此柯氏無稱宋蹟者）聞有桃花隖還須度遠岑（度嶺
有桃隖昔人避兵之處以度處險絕後之異目）
茶排沖
愛此一徑入投身兩壁開清泉漱石出白日照谿開行盡無
人路惟餘太古山相攜采藥去何事更言還
寒流真化我舉體得沖融靜極人開世喧除雀噪風羊眠徒
有石茶好亦無叢小築空諸累心期誰與同
寄子鑾於郡
豈有低頭就飢來學扣門交游亡祖少宰牧甯成尊過市難

妙四十四　十一

攜筑催租欲斷魂詩懷對苦雨知憶舊山村
貧味
市交君自熟貧味我能諳君狗初衣白青天或蔚藍槐安官
是夢蠻氏角徒酣谷口幽栖者清風正吐含
雨後送山賓返高田
讀書去住好踯躅往來輕山色初看霽谿聲未肯平高堂翦
指待新婦下階迎更有低徊處荒邱宿草生
山中
晏起妻需病朝啼兒放憨插秋歌可聽糴米價難堪問字門
稀酒弛巾髮勝簪山中苦樂事各半不須慚
無地容爲圃有家略似菴乍貧奴僕怠漸老旨甘貪況愛諸
君厚依人歷歲淹大兒勤諷詠每有起予談
田父語

怕聽山禽叫勞勞割麥聲雪多苗已怯雨久穗皆傾餅餌富
休望青黃接不成固應米價長那得穩殘生（俗以五六月間爲青黃不交接）
（多食麥以肖秋成東坡有詩君欲富餅餌須指麥也）
和子鑾湖上詩紀聞也
驄馬從天下樓船傍郭浮青衣蒙顧曲白紵貰搔頭樂合軍
威解宵分酒力稠接離敧倒後扶侍有虞侯
大無詩和子鑾作
鑾所云無余皆同之近賃得一空屋客至可坐矣故
惟此篇弗和
無花
昔看芳菲眼今來掃舊痕婕蜂饒有翅棓蕊著無根四壁莓
苔室三春風雨村不知窮杜甫惱徹發狂論
無酒

妙四十四　十二

徙家失釀具儉歲急秔田謀婦安能得賒鄰屢未便餔糟曾
有諷飲濕偶隨緣一醉殊難致中山路幾千
無錢
銅官新曆紀蚨母舊方疏世盡兄相事余當奴不如交賒畫
地少貧瘦作人虛白水黃牛語猶懷古讖書（古樂府無錢但共數畫地作交
賒又曰快馬常苦瘦勤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方作人）
無米
葬婢時窺甕老妻顏色同莫言舂得細祇見釜懸空盡折花
鈿買猶遭糠覈充神仙今願學辟穀保微躬
無蔬
無圃許我灌不是仰園官春韭秋菘事駝峰鳳卵看捉筐搖
野本減米乞鄰殘笑有天廚饌伊蒲更水餐
無寒具

庖厨寂寞後飢飽分皆過小食不時至觀頤頗失和饆饠徒想外粔籹孰惜多家少金纏臂細綫腹負他

無茶

往年經茗戰此日空茶寮渴疾侵脾久清風去腋遥山僧製頗略賈客價多邀無賴尋生計齏鹽汁自澆

無衣

六月披裘客三冬衣葛身昔賢傳篤行今我見長貧寒不受人賙浴當何所悲欣欣從露肘小[redacted]畏時人

無燭

莫歌華燭引鳥相賀鼎條堂上客同散風前影孰揺夜游成寂寞恨韻總寬饒掩卷多惆悵殘書待詰朝

無俠客

少年曾結客雜沓任輕肥緩急時時有恩讐事事非夷門刎頸少軹里借軀希寶劍詩徒作中宵擁敝衣

無日

恒雨占真惡舉頭失至尊僭戈三不返羿射一無存甚苦傾心向徒思曝背暄虞淵誰夾取賚色滿中原

無月

春月原堪説淫霖祇惡氛關山愁不見砧杵濕難聞白髮紛誰照青鐙勢莫分海潮夜夜長念爾苦離羣

無春風

頗愛春風好嬰兒少女看傾盆既歷月噫氣只深寒明庶時無使飛廉令頗妒多情子夜曲欲罵不成歡風從震來名嬰兒與少女的對子夜歌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又曰羅裳易飄颺小開罵春風

和子變大有詩

余與虁所無者人不必無所有者人不必有故或即

知余無之苦不知余有之苦也峽中蛙聲頗少鼓吹稀聞野興欣然方以為適兩者不吾患故亦勿之及

爾

有酒債

銜杯非大戶設客也微醺酒子杓爭滴當壚錢辨文牆頭過累累籍記數紛紛莫謂尋常有如山帖未焚呵止絶舊錢用斯轉新又多私偶買物并誤開斥故有第四句云

有詩題

三年村與郭萬感見兼聞即事思歸引興懷弔古文愁人句易好怨曲解難分自昔稱詩史吾今亦欲云

有荒田

薄產承先世拋荒自近年青苗嬰戰馬黄草集飢鳶阡陌埋無跡犂鋤力苦牽農夫先悵望何處有茅椽

有廢址

郭外千竿竹兵來兩度灰高曾詩酒所躑步爨薪材三角亭留礎雙朋槐有臺荒榛幾世處寂寞菜花開

有逋

不解問生事因茲逋負增打門租吏伎收子債家能汲黯賑難望馮驩焚未習幾時破產了清唾夢騰騰

有齊東野人之語

妄言不妄聽野老肯相喧曾否鷹揚出依稀龍種存四年鐫斷碣雨日亂朝暾謠語兼圖讖都云劉伯温

有答書

汎愛來芳削頻頻作報勞加餐徒素經亡恙孰綈袍側理價方貴偷糜筴已耗寒温吾欲斷石戶免相撓

有懶童

我有黑崑崙耽閒不耐繁希夷傳穩睡便了避提尊炎熱聊
持匕朋來失應門主人稍惘甚與爾足朝昏余有童實黑而憫當其睡酣可然日不食然自奔約之外投赤腳踏泥爲問酒之事無有也余與錄各爲其童存實錄耳

有老嫗

吾家數世婢齒落髮皆皤一夫絕城會連年守舍過盤餐缺
歲儉行步怯山披內外諸孫在誰爲念阿婆

有客

避人閒小隱剝啄尚相尋賃廡難投策窺簾匪抱琴點茶搜
果餌廢巷失哦吟幽事頻遭恩投林須更深

有僧

豈不愛禪悅曾無名宿參乞書于貴紫題疏說精藍毅食猶
分米解衣助入龕支公識劉尹應爲此曹慙

有夢夢無所苦苦徒有夢而已特識之

白晝事不見清宵夢頗賒樓船迴紫蓋車騎淨黃沙食日復
出日內蛇勝外蛇鐃歌曲半奏殘月墮窗紗

寄懷歷陽張文伯 弘闢

我愛張公子承家古誼兼文昌韓好友安國檜深嫌萬里船
時泊雙祠祀獨嚴修能真負荷一笑鄙夫纖文伯出文昌于湖翁父爲嬴公以乙亥城守遇賊害族中祀之
爲有鴻臚事尤傷羔泣心枌榆當守土骨肉聚長鐘閔嘿思
君父浮沈度古今華嚴酬真後往往發悲吟母及兩弟皆遇難華嚴即祀所也
我子登堂日君家設榻時秋風吹暗雨落葉伴寒鴟禪客金
創死新耶玉靶馳烏江多恨事寂寞一舟檥去秋于鑾信宿文伯舍即弔戴毅夫逕谷

寄金椒金天馴 光房

每念南譙客離羣意惘然舊編復社業今種鄭湖田講席猶
矜慎書牒息播遷一庭鐙火際何史最流連
昨歲蒹葭老來君雁字書平安兩地在數憤一身餘玉樹臨
風露銅駝散酒醆故人勤致訊惟擬不才樗

大水

萬曆戊申事年多已沒痕愁霖苦屢月害稼遂淵村四望惟
隄樹一帆到郭門長官微斂急爭渡故相喧
連年遭旱魃今復見天吳暫可寬牲璧同歸沒黍稌魚蝦未
遂賤鹽米已云無戍卒操舟渡邀錢比負嵎

山賓以長會返高田

攜爾新秋去牽衣絮語時戒無忘死父曲有告孤兒畏路艱
難甚袁門敬慎宜此行真足杖慈母與嚴師

得陳伯璣書有感

野寺來芳削重言歡舊都詩雖金管積史且鐵函無我友防
傳鯉狂生正怨烏酌流還自歎爲叟不嫌迂

酬九華諸宗人

帶雨出柴荊村村問督耕長鑱虛有待大斗不能傾竹鳴龍
成節桃谿鷺盡盟隔山看九子偏切故人情

、陳伯璣初度次韻

高人歡命酒羈客並題詩祇合吾徒聚何須舉世知北風吹
鬢日寒木傲霜時服食從年少支鐺煮肉芝
澄慮先幾學長才壓韻詩風塵供寓目水乳自相知何處武
陵路徒思正始時相羊三雅促羞爾玉爲芝

游大樓山雜詩

尋幽宜閒道谿願足高峰望有飛樓意行無游客蹤清泉荒
日照古洞密雲封好事來余輩空山亦動容

滾滾雙峰上迢迢一水多昔賢語不妄相對果如何郡閣來
青氣兵容到碧阿昨年崩石事吾欲問嵯峨
凭高真愜意寓賜亦生愁寺遂無精舍山猶名大樓舊渠寒
水在佳樹石楠留天祐興衰後飆輪閱幾秋
僧伽真草略春日欲蹉跎執上巖稜長雲中雜犬多亨茶疑
杜擬買酒到桃波何處鳥巾子蜿人不敢過
乘興看山容青鞵到處雲枯藤充臥具風雨送宵分難得人
爭席妍發淵不酬田更買暇我押寺淵縮砦
意外招邀好盤中雞黍難丈人能愛客諸子猝成歡住傍山
三世家園竹萬竿吾園荒落後看此獨平安

談虎

市上已言爾山中定有君變滿技故在探穴事無聞但肯賢
豪避盡論蕬角幸昨宵闌豕失變色始紛紛
愛攫負塗豕知君定姓封戴冠虞吏猛傅翼眾倀從亂後難
爲槌泥中無數跡像虎頗可得勸去遠山峰

憶齊山詩十二首

山在郡南郭余以絕跡州府故別去數年予攀有憶齊山六詩自蒼玉峽迄史巖是也又作重憶齊山六詩無主名余補作六詩自翠微亭迄石林菴是也亦十二首皆用其韻次之

蒼玉峽

登躋從此路門設未嘗關象異石搏手馬蹴詩慘顏老根穿
磴級大跡未皆班應接知無暇蒼然一峽間

上清巖

猶記鐫題處登高見大夫崖懸絙度足雲起寸爲膚清氣園
孫掛幽觀限遠湖此間疑上界擲局可成鳧

繡春書院故址

菽山春色好一徑又斜穿弦誦諸公盛中和太守賢遺文傳
錯綉廢礎立寒煙斥毀誰階厲江陵柄政年

九鼎洞

大藥何年就應從此洞分羣仙都故宅九鼎略留紋彷彿餘
鑪爐低微納谷雲游人指點處猿嘯亦時聞

陽春嶺

幽奇山以北度嶺客方知棘滿塵蹤亂坡長石齒差谿流看
不遠夕照落偏遲一杖風篁裏扶吾任所之

史巖

前哲棲遲處巖幽石骨清撥雲尋路入放膽擬妖迎深黑羣
靈祕懸垂亂乳生外人不足道心與史公盟

翠微亭

名賢來作牧山水定相關杜氏詩開口程公酒散顏古今留
壁翠興廢看碑斑丈石如林立華峰在此間

妙空巖

陡絕留鸞入空空待鄙夫補陀微具體鍾乳滿凝膚窪處真
成谷潮生似應湖喀然觀妙處我欲化爲鳧

涵秋亭

此亭亦已古秋色繞簷穿入眼留飛雁攜壺想昔賢遠江遙
落景殘盞滿浮烟檻砌積霾際永和誰紀年

華蓋洞

林屋知何似丘靈小學分實車疑入華蓋儼成紋琢石爲
連舍蒸虛出斷雲往年徙倚後笙鶴久無聞

左史洞

史公又有洞別舍也難知生客向誰問老僧引尚差沈沈大

屋好戀戀出門遲萬一逢毛女趣風得就之

石林菴

我友誅茅始疏椽亦自清僧炊松子煮客至竹貍迎左右巖泉近高低豆麥生他年期小築山鬼聽吾盟

讀劉須溪評閱杜詩莊列諸書

趙宋之遺老廬陵又逸民冠裳誰問世卷帙自藏身與古為朝夕論心到鬼神笑人玄尚白娓娓說新秦安史干宸極彭殤共太荒昔人多怨憤讀者亦悲涼子細分毫髮音文墮渺茫無聊皆寓意墨汁到今香

偶賦（次指南韻）

我豈悠悠者雕蟲苦費吟𩃎衣徒有淚結客已無金雙鬢晨昏改幾年天日陰靡蕪看又𡢃祇得一山深

不睡（次指南韻）

何嘗設警枕無寐聽晨鐘永夜如奔馬古人有睡龍攬衣起坐月聞嘯在前峰已懶劉琨舞頹然撫短松

讀史（次指南韻）

古帝難留世皇天恝視人周秦成旦夕日月自由旬葛亮生先殞蚩尤死豈神陳編徒謾我幽谷又徂春

南社

稍覺風烟靜猶看童穉嬉度阡越陌地呼犬椆雞時官道縣東斥兵燐憶左師踉蹌吾到此何異小仇池

旋縛柴為戶忻觀麥在疇虎蹤云歷歷鹿響自呦呦磴石容渠過菴茅帶樹樛尋家疑覽勝愛此小山幽

南社僧菴逢吳生

意外相逢處憐余日益遒別來詩欲進兵後膽雖麤瓢笠留茲地悲歡幸有軀談經思勝所水閣滿芙蕖

喜吳孟醋（希孟）過來南社村菴明日見貽衡山字卷侑以果餌

不因勤避地那得到南村命駕無千里相思空一言懷高珍舊蹟別久發新論此處猶芝𧀥知容黄綺存

斯士不浪出懷人可若何罷官分社胙教子習田禾實墨留筋骨推餐製餺飥望衡如許我幾向漢陰過

予鑿𡙡家督耕金阬其兄鑾有詩送之余和以示

僱所扶犁處高曾墓下田牛羊勿上冢鹵莽豈逢年土辨肥磽界苗疏風露前先民分立穀此學正應傳

謀生吾悔拙充口爾當圖納甲知穰毀備丁辨黍稌賽先牲欲壯勤饁力能麤祝得篝車滿身輕積歲逋

不忘儒生業躬耕也有之書于牛角挂經亦隴頭隨氾勝言皆妙神農意可師陰晴種穫理處處足人思

古人當亂日惟有入山耕累漸多兒女供難少秫秔爭時看種茂餘力治蔬羹酒熟雞肥後余來醉報成

以詩代書寄山賓兼問高田近事

銅馬滿村鄰昏朝走避頻此身同長物舜盜號王人江上雲兒遁山中魚鳥屯高田應一概多少起新燐

病妻兼弱子山麓或谿濱看我流離客憂君嬰以身破巢應更破新室尚如新何日安耕鑿羲皇以上人

戴敬夫次子移孝亦僧矣來過留數月送之去兼致長公本孝

三年前弱子歷險遂辭家衣盋從庭授腥葷動俗譁寫蘭根去土擊竹碎如麻寂寂先賢意帘持弄水花

衲補從但牒誓占祇易文燕山青欲問漳浦句全鈔試力謀椎鐵滅軀拄渡匏功能圓滿日始結一峰茅

而翁真勇決我愧到於今髮宜髡原易膚清鐵不禁乾坤又
幾載詩畫有何心祝爾惟恭慎緇衣塵也侵
我亦客中客相將叚苦爰通家寛禮數父執忝生平西土何
留佛東軒尚有兄迢迢一街在歸去且徐行迢谷亦名迢迢鋪和州地名戲氏居
飽甥可大同住萬羅山中始終游事者五日乃各別去
近郭久無跡玆山可一尋禪玄皆說法爾我共投林身在危
時保心乎永夜深石門松下露偏喜客衫侵
蟪蛄聲已遠蘭莁又紛來桑下過三宿髡餘只兩鬆住山容
放口入世患多材林密寒流裏仍期幾萬回
和子鑾枕上聞聲詩
鑾居郡舍聞曉雞以下五十二種聲作詩見志余和
焉且叙其意曰昔觀音受記從聞思修入蓋以初機

方便音最虛通響自彼來悟由我出非聞彼也自聞
而已故鑾聞諸聲感焉有作夫詩亦聲也言固心聲
聲文入律然則余聞鑾詩與鑾聞五十二種聲等矣
余山居寡事無厭公三上之忙而擁鑪凭几觸悟濡
毫實未如鑾之偃臥謝客故詩中無枕上意
曉雞
高樹何須爾辰窗得幾聞有時占曉色無賴急宵分風雨音
常在衣裳倒孰勤此聲殊不惡襆被去從軍
零雁
果爾關兵氣奇零斷續聲雖猶人作字幾似旅孤征奴散乘
風勢賓希避弋情子卿持節返豈有衆同行
牧馬出
胡地宜孳畜驕嘶赤縣中識途偏害稼滿野聽皆風未飲長

劉集十七

城窟幾鳴脣猶宮欲空凡馬蠹誰貌玉花驄
大嘴烏
啄屋啞啞者長安城上來雌雄迷晚世休咎攫凡才八九子
何哺萬千歲總欵顧瞻誰與止頭白重堪哀
燕
寂寂無可賀呢喃來羽衣爾胡猶未是我領已全非舊壘泥
初落新腔舞厭肥茂陵誰上食含豆欲何飛
送軛
哀響欲成河知隨廣柳過人生皆有此鬼伯可如何龍亢曾
聞醢鴻輕亦麗羅士衡與元亮各自預爲歌
鶯
好鳥不可致鶯鳴忽爾聞流聲真百囀隱語作雙文黃栗種
留我金衣號自君詩腸方澀甚鼓吹有奇勛

妙四十四

塘報馬
一騎何爲者飛輕人帶鞭非時達寢所以筆叩軍門北至誰
牛鹿西征或鵂猿鈔傳憑若語虛實莫深論
鼓吹
一部何時給貴人都有之鼓非畫朱鷺吹或帶龜玆鹵簿行
當具牙門坐亦爲我思古漫士偏愛亂蛙奇
騶從
開說諸臺笠前呵也聳聽褰帷衣見毳簇仗氣成腥立馬排
垂石行人辟在桐車騶真共飲此見幕南庭
驛馬
鉦響小而急情知驛騎過逸號迸石急疲骨啄瘡多里正千
金購郵符四面駝賣兒供駿乘可奈使星何
鼓刀

聽此愴然者因之悟數端既標時可劃有問入無難感遇攜
椎畚辭榮返肆安奏刀非溥技羞比鋏長彈

開門礮

鼓槌幾聲雷衙參門放開萬人皆逐響主者獨持魁折客堂
應絕枝官幕若推莫將韓范地名與礮俱灰

布穀

我已學為農催耕正譬慵插禾聲自別芒種節先逢出水鋮
須刺教犂犢有功郭公非早計縣釜待烝春

送義兵棄市

獨此鼓鉦異鬼雄又可知平陵千古義萬里一時悲定有人
求肯何須自抉皮蹶然起大息為擬弔橫辭

賣卦

季主君平後盲人黠婦兼有靈嘗自唱幾伯為人占竹筴無

文緣背去詩嚴過鄭詹不疑何待卜我老在嵁巖

滿鞵

所躡遷如許鏗然欲徧街屐人疑未慣長拗有何佳反趾雕
題遍華韡革履乖市闤無我迹自有舊青鞵

茶鐺

漫羨西江水鑪聲且膩懷湯華輕正好雲腳散難佳魚蝍形
從沸酥椒汁豈諧傾鐺長一歎真作酪奴儕

八哥

小物關君國童謠幾世曹能言勝鸜鵒別號又寒皋句足情
為果街魚宜欲高何哥休絮語剪舌避兒曹

木魚

緣木可求魚緊聲出太虛生從舍衛國職伴貝多書响濕僧
衣飯縣枯佛腹餘兒顱我亦似擕爾當園蔬

鵲

好語出玄衣遠游歸未歸印縣時貫絨玉抵哲人稀神女名
偏麗須尼報豈微南飛差似我繞帀尚無依

鷹

未見愁胡眼欣聞掣臂聲佳名吾欲命積怒爾應生霜後摶
添捷韝邊氣已橫驪山神王事惆悵憶昇平

唱邊調

氈甸烟花地茲聲何遠多關山度有曲楊柳折成歌客自幽
州至姬從塞馬馱吹笳煙酒罷高唱最相和

簫

肅肅來天籟小筊吹未勞骨移調律細耳帶飾瓔豪慈姥山
珍近秦家摺韻高知音元漢帝那復誦王褒

三絃子

自古無斯制稱名實可尋六幺存半索幾指發新音戍卒操
浮盞閨娃撥倦鍼淵明猶愧此絃絕一空琴

琵琶

名士曾操此佳人雅亦優漢妃嗟塞外商婦怨江州抱月光
襟袖彈珠潤柱鉤我因胡部造每不喚靈侯

箏

我不愛秦聲嫌其俗好爭瑟分雖誕說絃貸有哀鳴小婦彈
能妙勞臣泣欲橫開元朝士少誰與問瑱瑱

優戲

院本誰家奏紅牙度夜闌尋情皆假合諸態落旁觀禁忌刪
胡舞留遺見漢冠周郎坐上少概是淚悲歡

酒樓

犀依誰為禁醸王今在樓健兒嘗得醉兵子號無愁把盞多

泥曲交錢一蒯緱伯倫雖渴甚不上最高頭

蜂

豈出仙翁口知參共主衙通靈呼叱叱射覆識華華爾自君爲奉人看蜜是家箭師音韻好恰得到窗紗

雀

占爵吾無意稱賓爾自嘉野田猶畏彈階食豈爲家化蛤感非類銜書事近夸紀年同漢代嘖嘖動人嗟

西風

新政時傳北斜風又自西幽人披茅屋宿鳥毀朝栖亦以金爲氣雖將雄作題封姨拗石醋勁草未容迷

剪刀

鍼綫紉練具裁量待爾齊縫人斷江水寒女伴織袿廣袖删如箍縕袍鮒贈綈圻圖紫鳳倒聲與歎俱低

羊

爾宇從形衆諧聲亦得祥曾聞種地出我以讀書亡主簿羜誠美通侯頭故香左公狎亂世故向此中藏

蠅

爾適從何至營營遶此中摘豪吾已厭費豆客徒工畫妙真堪拂詩窮聲遂同懺思漢代事重集未央宮

乳燕去

辛苦銜泥後羽毛今見豐受風斜已習掠水翦初工喜極翻成別情多語不終他年如遇主姊妹或相同

追呼

動用軍興法時聽隸到門喃絲求上考鶉結任窮村記揵稱痕典夠余引禮言使君留弱目今有幾家存

早蟬

蟲鬧蠅狂日新聞第一聲潔清露下宿福魂腹中鳴裁影冠如貴移情琴已驚人生泥滓內如爾退方輕

藥碓

餅藥因多病尋方學養生石砭真樂受玉杵誕多情黄帝師難作王駘疾已成牛衣兒孰是吾欲與交盟

圍棋

一鄧勞爭戰兩家如夏夷置君心貴定吞子事非宜我恐不得爾公胡以此爲黑甜初半局譁笑說相持

牧馬還營

逐草曾從善還園頗苦肥歸心邊地有瘦骨路傍非華屋方爲寢連錢不受羈鹽車太行下有驥淚長揮

聚蟲

亂入賢人舍偏餐孝子膚秉秋尤蠹劇入暮已雷呼豹腳稱

名別蕉螟巢睫甑掌捫煙燎後可靜一時妖

定更礮

積火釭初置昏雅枝正分銅壺方辦水鐵礮已穿雲學子還當捷將軍故豈聞從今五更轉夜夜爲誰勤

磬

拊石談韶後鏗鏗鐵至今音含秋氣重辨感主思深世俗供祈禱皇王協瑟琴果哉吾可學荷蕢是知心

竹響

劃爾來何所天然笑幾竿筠柯原不改疏密聽多端慈孝吾庭有平安世路難雪欺霜壓後此響未容乾

杜宇

欲拜無由見聞聲尚可尋雲安終古地望帝不灰心血染花成色魂依鳥作音孤臣亦精衛起立看横參

柝

警夜傳聲遞隨風散響高軍聲刁斗發馗路鐸鈴號何處可憐子長將氷夜勞抱關雖薄仕吾亦弄秋毫

鼠竊

鼠子何敢爾窺人遂觸鐙時來穴空櫝不去齧枯藤萩氏家前徙仲能吾豈憑銅丸差欲試雖黠恐難勝

深巷犬吠

何處聲如豹知來曲巷籬莫因投骨競豈有竊裘奇未雪驚何自無鈴守屬誰近來貂不足嗟爾必逢時

蚼

撼壁余曾是鳴雷他亦然勞生塵世內吐氣夢魂邊諷息丹經訣游神炊孰全何人臥桐側竟許爾同眠

鬼哭

昔僅聞青海今茲聽市門月昏雨濕夜欲語半吞言意似悲身世哀當叫子孫劉聰運去日百里盡騰喧

骰子

寄託英雄意深藏盜賊軀何人能帽白恨我不梟盧拋擲甘從久盤旋叫自孤遠湖深夜火那解動長吁

和山賓樓夜雜鬧詩

子鑾入郡舍作鬧聲詩五十二首山賓居峽授經做其意作雜鬧詩三十章余前後皆和之夫詠物之體詩家所難和人之作豈不由己余非體物則詠懷而已亦非和他則自道而已故言直辭複而有所不厭也至兩人題目錯見異同如西北殊風韻響異竹瓜分警竊雞別曉寒蠅判夏冬鬼吱嘯哭類總緒別余詩思亦因之惟茶鐺了無異今亦別作一章

北風

未雨豈共涼風來自彼方怒聲傳朔色噫氣自沙揚難解吾民慍徒思猛士揚窗前偃臥者夢或到羲皇

山鬼嘯

長嘯此何物索之不在梁女蘿衣或帶木客韻能長逸響疑非厲吟風未足倀楚臣哀怨意許爾及雲湘

冬青子落屋上

有實敲簷累更深入聽重子雖如雨散女不受霜封蔥蒨冬深色飄零屋角蹤誰能數點滴鐵漢愛相逢

鹿鳴

豈自清谿出長穿豐草鳴麌中爾號大鹿類此諧聲毛異犀能辨音聞客問名邛樊余亦住仙隱幾時成

猴鬧

獨有孫供奉懷唐悲不勝今茲囂以諍應是躁相陵賦聽狙公否人譏楚俗曾吹吹清夜嬲我與柳同惛

野燒

天與火幾交寒空欲燎毛蒸霞來樹杪烈燄到山坳燐血疑相亂畬田豈及磽焚如莫共盡旅鳥愛栖巢

冬蠅 山賓云十月末向爛來身上

嗜汁神爲王經霜聲亦孱鞠躬占代國集鼻喻天山闌處歐曾賦寒來張更訕莫言癡絕甚驥尾本羞攀

村人唱

高唱出前灣聲長響眾山似從社酒後或有負薪還調豈商兼羽音疑土帶蠻我將歌白雪誰一動歡顏

竹韻

似此泠泠韻悠然萬个齊豈因翠袖倚仍帶好鶯啼人夏須

開山風吹鸑鳳棲感懷先世澤我亦有鵷鷄

獨犬吠

三狗曾傾魏茲村不再逢千秋幾黃耳比戶一烏龍食少裁
供口家貧任盜蹤林聲爾亦吠破我睡思濃

繰車聲

亂日資生計女紅未可慭木棉近世見絲繭古來諳紡織蟲
猶號緩僅婦合甘鐙前宜入聽高誦與相參

枯樹搖

搖落樹如此我將何以堪微風搖欲仆病葉脫如撏丞相祠
堂柏詩人茅屋楠同歸庾信賦哀又到江南

山鳥

眾鳥名難問群啼入聽遙山光誠可悅林茂亦堪招飲啄糜
無咎樊籠靜豈邀鳳凰所以貴希見在丹霄

鼠警

我與貓俱睡牀前已幾巡穿墉雖苦物作響正驚人行跡留
真好銜珠報況神堯囚舜野死虎亦爾同倫

鄰貓 山賓云鄰貓與犀鼠傳而不捕也致詰焉

不職有如爾迎來誤我深鄉鄰賊正劇禽殺義當任金鎖飛
徒捷魚餐費莫禁同眠復同乳悵恨淚霑衿

村童鼓吹

鼓角喧城市鶯聞到草窗漢胡聲雜見雅鄭器齊撞娶婦吹
前陌迎神奏近矼頑童雖試敲不似葉笳哤

迎佛

社鼓歌前朝金鐃又徹宵疑將賽報典雜向鬼神邀釋未覩
僧呪除堂倚梵家近來尤佞佛投首逗鵷橋

虎過

眞客瑞鶯驚林前風正腥知從使君化莫叩秀才扃跡辨天
人指行呼大小青夜來衡爾過奇語未曾經

野鐘

歷亂鐘聲乍知來遠近葉寒山疑夜半天闕發晨參不信聲
從石誰將定出籠景裏銘有幾那得訪瞿曇

寒雞

客至豈中夜爭鳴應爲寒埘疏霜氣重翠少羽衣單承露殊
方絕司更冬月難桃都回暖日引吭看征翰

歸人語

越陌還家客斜陽晚照身似云犁犢瘦亦指菜苗新困廪商
難繼催科歎苦頻感時思往事小立數君臣

擣衣

清杵寒閨事從來詩苦辛風前空裏力月下意中人衣不如

新好砧爲夫子身擣成非寄遠胡馬在南津

逐狸

怪得人相逐胡羣似又睽興妖老表誤射首列侯題遂盜社
公馬日擾鄰者雞不來名爾意詛祝遠吾栖

斲木

匠氏顧山木丁丁良可猜大都未耜具亦或轂輪材斷飾青
黃好朽經雕琢灰天年我欲老擁腫不堪裁

野哭

中野茫茫處悲風助哭寒政苛宜亟去病死有何歎疾痛呼
天遠踟躕留命難行歌又已有哀樂總心酸

茶鐺

今歲旗槍劣鑪紅手爲煎麤人那取雪博士竟支錢自潑意
何限有花浮正圓觀書殊引睡賴此一醒然

誦詩(譜者余孫豹奴也時學爲詩)
小子學夫詩洋洋入聽宜周宣雅有什杜甫史爲詞發憤古
人意興懷余自知東籬一臥瘦鬱屈語多奇
稺子擊飾
竹馬嬉難馭滄浪歌欲南霜毛見焦殺齒有英咸古擊淳
風壤今敲窮谷杉一般天籟出治亂各爲鑑
磨刀
日礪何爲者將無是孟勞不辭刃傷手欲刈麥如蒿江水取
相淬妖腰爲我齎頭環那用問報國一吹毫
鄰舂
儉歲難精食茲聲感慨重余方就廡賃誰正隔籬舂漢法寬
爲役鄰相力勿慵定交求好友此際或初逢
除日得和州戴本孝書及所貽詩畫卽便寄答倂問其
弟移孝以僧服歸者
遠道崎嶇札臨開恰歲除寒風催改朔枯樹寫遺余到眼河
山色懷人涕淚書鐙前林吹急歛羽憶當初
悠悠江水闊恨恨歲華移以我山堂坐生君墨汁思詩成兩
地寄夢去幾人知爲問天親聚遺經共讀宜
元日小飮孫漢系輒呈二詩喜有此作
藍尾從吾殿青山看物移雲古心已懶鷇語喜能奇耕研成
三世珍書卻一瓶他年光燄在人比杜家兒
貧來未廢學客處少分甘愛爾不好弄猶吾性所耽辛盤五
字侑舊臘一家諳胥雅從前肄詩闌行共探
再用韻戲示漢系勉之(系小字豹奴)
得姓龍馴日承家蛇斷時中原皆號漢華胄遠如絲系鼎嚴
彝夏維衫稟父師嘉名吾肇錫挺耳足長思

亦嘗戲乃父云爾有佳兒豈誦老夫句遂成童子詩朗吟如
健犢把玩慰流離玉勒驕嘶者新駒最善馳
小字先呼豹文章蔚可諳守廉水幾勺抗隱霧常含溫厚詩
之教雪螢古所耽袁家有學海一半也宜探
說棋徵智慧讀賦諱堪潭自昔多奇慧兒今勿放憨易云過
其祖人詫勝於藍風雅還刪後茲薪有荷儋
人日見持折枝梅者有感因憶漳浦公丙戌有是日[redacted]
悵勉觀梅花詩追次其韻
嘉樹果爲梅冰天恰恰來寒深淸藥結雲重拗枝開破碎玉
何恨黃昏月可哀桃符隨世換看爾忍銜杯
神荼方易面羣卉學趨時獨有梅存古能同石不移巖霜先
犯色橫水老撑枝休說羅浮夢疑天亦未知
楊補圖千幅林逋臥一方但能高戶閉未足使軍張蓋以老
獨辣梅當東見香流澌龜手日遠者正褰裳
風吹及枝折知與本根離縝幕豈長駐泥塗亦有時蘭心差
可語荃草尚縈思人勝知何日羣兒競髮絲
踏靑節有感和山賓作(二月二日踏靑蜀俗也先一日唐置節名中和)
昨憶中和節今辰喚踏莎唐家曾盛事蜀士近如何柳澀稊
全隱燕新色尚謠當春愁寓矚眼暗幾捫摩
寒燠誰爲使彫榮苦不停一時又草綠萬古獨山靑望望愁
成感萋萋兩復經出門迷去所行藥亦中庭
寄懷方淑人(學聖前秀水令)
可愛鴛湖長眞稱彭澤徒五年一入郭八口半成逋井臼依
巖壁盤餐但圃蔬欣然有[redacted]護記捕魚圖
寄吳緖倩湧泉寺
之子談經處余曾游暑來泉聲度枕席屐齒沒莓苔峰老僧

常在堂潼龍未回欠伸拋卷際眺聽幾徘徊

姜生可久來過有感贈別

古寺泉曾樹平疇綠又移論詩知進昔剃髮已隨時近事傳幷代姜生父至自晉微軀寄鹿麋春秋家世讀抱此欲何之

多訪丹鉛錄勤繙宛委編氣華書在腹石斷斫無田憶弟從容際姜生弟沐死難可稱師句讀前楓林如入夢命駕晚秋天

空之五十詩

結髮知吾子相期意頗奢遭時甘放廢采隱到幽遐傴奉先臣牘林希俗士車何須更服食散木歲年賒

厤日知無有友生記爾年田閒逐半百海上誕三千得句教兒誦謀觴喚婦前灌畦與飲犢何事不天全

微尚期能遂臨觴也可歡數椽劉費築八口蕨薇餐物外田園起危時膚髮完故人通一訊如在白雲端

和遠公湖居詩六首

遠公晨起午睡夜坐放船納涼畏人六詩詞旨清遠而又與余山居事合也故為和之惟峽谿無船濟以竹筏土人謂之簰矣當其御風乘流亦復何異故詩詞差別而題則因仍齊物之意我得之濠上也

晨起

客夢易為斷晨興自啟門展書除夙𣺌占雨看朝暾花露濕方重山嵐氣尚渾鄰家聞早語出沒喚童孫

午睡

物役山家寡寢寐足亦便有時行樂罷小復就牀眠睡美難為狀日長真比年曲肱尋樂處簷影漸移前

夜坐

看盡斜陽沒宵分百慮澄警余聞砌語好友是孤鐙惜日收

殘帙觀心學老僧朝來得失事勿復記吾曾

放船

亦有沿洄事長谿學放顛乘桴真可喜舍筏在何年倒影沈波壁生香近水荃此中風浪少容得我流連

納涼

熱毒今年甚微風亦已希偶然搖樹影便欲挂吾衣懷與良苗樂情同籠鳥飛輕涼倚徙久處處發清機

畏人

知古幽棲者非徒鳥倦還物情誠可畏塵事自應刪秖讀牀頭易相看屋角山故人車亦返余意得安閒

即事感懷六首

一日遂如此百憂真奈何輕人吏胥慣憎主盜心多奴誘從軍樂鄰申逐客訶我身同野鶴忽忽及罝羅

晚食已縣釜荒田又大雩增科到穗秸裁口獨妻孥世亂榮亡命年饑困腐儒尊空人亦散結客抑何愚

癡想從前悔留生只益愁曾無刷國恥亦不補身謀病妾親廚爨亡奴挾矢矛應門我即是土室築何耶

兵子日益劇吾兒亦已迂空倉惟歎雀大屋總輸烏殘帙行當燼枯魚豈解吻西山峽裏在獨有抱髭須

嚴瀨亦老子淮陰多少年能為同室鬬肯向寓公憐守黑甘成蠖如黃且挾鶵此來同墮葉飄忽又他遷

為遠市朝跡難容薇蕨身旌旄吾僕美鉗赭幾家新兵鶴猶逢簡神魚豈受緡雪霜嚴苦日尚有竹稱筠

藏書亡戲成

長物吾無有高吼世所迂登梁縣盎粟穴壁得藏書趙麓仍存幾晉倉可厭餘衣蟫曾誤我笑爾盜何愚

廿載存心力連朝等驛郵酒家盧藥肆裹餅抑蒸餻飢不曾
余救貧翻助彼謀亡書亦負義陌路聽悠悠
漂麥妻常怪亡羊我自疑都緣故紙祟屢致斲輪嗤羽化仍
存槓魚乾祇似絲悔吾徒忍渴未及換清瓻
我有負書處情知不肯留持杯當下物校字儼成讎絕愛偏
專帳平流徙滿樓𢬵謀因自起故合致羣偷
聚散尋常事問君何所之倉皇辭莫夜容易受輕貲三篋難
强記一經尚可師但祈諸鼠輩爲送好新知
慢易常攤設疏虞缺印章是人皆小攫爾僕遂全攘論字金
無量稱斤價未昂預愁入手客又或睨其傍

中秋薄暮柯生招余及子鑾孫系小酌待月因憶山賓
高田

羇客幾年聚高秋今夜分張鐙爲待月呼酒欲開雲久敬盤

餐數初涼鴻雁闊吾家三世具歎息有離羣

山賓貽新栗到

意料觀稌穫封題乃栗魁深秋山果熟涼月素書來千戶侯
難比七歌客可哀吟成正消渴盤飣口須裁

作客峽谿柯生歲一送菊余亦歲報一詩昨年菊至而
病緒廢吟今當九日又復分貽感此寒花之來倆彼
秋雲之薄爲賦律句謝與歎俱

昨歲曾貽菊慚余闕一詩病中秋思澀亂後客懷衰又見寒
花到仍當落帽期感茲同好意舊識有如斯
九日名堪愛五年情不移題餻吾趁筆分菊爾巡籬節物催
顏變胸懷抱瓮宜霜前猶半吐著意與寒遲

半開白菊

不與羣芳競寧爭同類先迂遲非繆巧含吐有貞堅待月照

秋色憑霜見素妍看君憪慢意闕撻愧時賢
亦有佳人喻纖辭未敢題縞衣留繡閣皓腕斂羅袿歌雪發
聲緩窺牆引面低離騷多比興遲暮故哀啼

柯生再送白菊仍半開者

白衣人再到兆意尚深藏閏位宜仇紫中心欲近黃徘徊寒
雨外隱躍敗籬傍知爲同儕殿蕭蕭最晚香

和答山賓子相九日登高見憶之作

節物茲晨共悲愉各有家傍籬徵士怨戲馬上公奢小石躋
仍緩遙天思莫遮吾曹子細意俱付雁行斜
數子沈冥處南山或北山有峰皆信步無菊豈開顏薄露疑
霜白單衣對樹殷感時淚已竭此日不成歡

答陳秉文希呂書問

暑病支頤後秋風落葉初好朋來遠訊佳句入良書遭世難

寬適謀生漸闊疏吾曹例若此悔不早樵漁
安穩勞關念分貽見雅珍啜茶開睡眼吮墨笑磨人文事知
難斷鑪薰尚可親天都戎旅外書到若比鄰

寄懷王公儼心齋

白日羣看沒青山獨往孤扶犁消歲月枕石夢黃虞非不戀
城市何如愛髮膚一邱先世地真可卓屠蘇
知有山中事春畬亦夏畦旨甘進壽母句讀授羣兒庭愛棠
枝郭窗吟榮木詩遠懷常不解無語但支頤
豈不知需次升廷薦未遥撫躬慚屢食襪服謝弓招一片石
堪語誰何容解嘲悠悠秉耒意斜日對山樵
愛石古人事如君別有因補天思未已礪齒意常新貞介承
先志磨礲鄙世塵檻池門壁處一一見吾真
[redacted]世真還巢燧風親耕傭隸散改井里鄰通殘帙牀

猶積新離菊幾叢有家原可隱不擬瀼西東

黃菊一本獨晚開

亂草多相隱乘時亦已宜軒轅稱號晚靈武著衣遲色正羣英伏期過一雨滋在中文閎日籬叟獨先知

本以東籬種疑成金屋嬌纏衣歌欲爍宮額點初描杏子裙文掩釵頭鳳勢遙陸離荒院雨終不受飄搖

答周女爲南兼簡異父（岐子韞日赤）

落葉散好友寒風來客舟深山看雁字掩戶試羊裘諸史從何說吾曹真欲愁莫將顧曲意祇作少年游

新歲四日送子鑾之高田

晴色差宜屐冰融不躓驢遠山新杏靄又路舊衡廬心目隨春到交游入夢初好將懷抱去子細問安居

井里遙難共風塵知也新荒原留穀魄敗屋聚儒人誦讀存遺帙犁鉏指屢畇春盤細生菜應與見酸辛

客秋吳少友過談數日贈詩四章用韻以答

秋雨侵簾日高人命駕時事奇成意外願愜若前期風雅隨談笑綺黃見鬢瓻詩書燔燼後欣此舊容儀

別後咨斯事逃名未淺斟釀王辭大號歎伯祇幽尋嶺嶠揶揄薄爲程谿味深近村傾榼編聊抱峽川琴（少友嘗游東粵西吳）

名德君家仲荒寥泛士初蔡碑嘶滿世玄墓痛憐余撰箸多歸竊巢枝不屬渠玩兹七述意仁孝勝班書

長語欣連夕高懷敵薄寒事徵興廢感詩雜宋元看攬鏡心難壯銜杯氣始寬花時重度嶺有釀續清歡

已矣

已矣吾何憾飄零異域臣濯儒同子夏亮節敢嚴遵秋浦非吳市桃波學富春自欺多病起曬藥不須人

已矣吾何望閑評旅枕書多年親暫墓近日挾無居貽海國先慶依山旅似虛雖留殘史在友伴鑿溝餘（吾寓順日尼居）

已矣吾何戀難酬鄉土恩指教之字子（廷鑾廷麻）心託作詩孫（漢系）有鐵須函井無金莫閑門峽川非久客僧笈問桃源

嶧桐詩集卷之七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劉　城存宗

七言律

宮人入道（用備遠庚韻）

帥氏休驚進羽衣洞天深處總宜妃便持團扇看丹竈好繡靈旛當赤旗石室一心隨在可趙家萬事已全非他年擬有君恩報鱗脯瓊飴雜蕨薇

寄沈雨若（春澤）

蕭然孤閣只僧期乃爾劉郎一上之照檻片雲縣淡遠穿橋微水送漣漪望中盲緲神能領世外歲糵名不知有客其開高獨坐秋心秋雨可相宜（雨若有僧期閣又近刻秋心草）

八月二十五補十五夜示李行季（達）十五無月

生來情性獨宜秋宿昔何因句未酬月爲狂夫先匿影詩難悲響不成謳河山大漠同誰語輪戶孫衷祇自留今日忽關搖落色湘君哀郢舁邊流

讀丁太史講筵恭紀詩私賦

神龍久已寄高旻賴有文華片席親稽古原爲經世事授書合是革心人堂廉霽色思千載牖巷微權在一身我自草茅勤問禱救時何以答楓宸

丁介之新娶嫂氏工詩宇作此爲花燭詞

美爾修髯偉丈夫又從長爪上仙姑前因香案同爲吏今好綺疏並作儒逸少上書稱弟子馬融博學號師徒古來閨秀皆輸此宛轉悲歌曷有無

九華雜詩（用竹枝體）

癸酉春余再入九華迄夏半始歸愛山日久諸所涉歷具前後游記中即事興感語故近俳觀者或采焉

自入層雲精舍過如經歲里奈歡何全除酒禁陶潛喜盡解情言湯惠多檀板每隨香積至棋聲時與海潮和空王門際紛相值古洞千年掩薜蘿

陽明祠內有精廬我住西偏臬使居題榜尚存新建字遺文誰識則言書行看牆屋風雷失已見芹滌歲月虛自合姚江魂氣老孔林不似學宮疏

臺廠寒空樹一圍甘泉去後轉霏微傳經門下諸生散習禮祠傍往事稀斷碣儘教風雨據化人時擁鉢衣歸愛他危構高山半雨度憑闌坐息機

纔向幽巖一月留再逢臺使氣如秋大夫自愛蘭亭至小吏偏欣金谷游呵導人喧悲磨蟻譯經僧散議椎牛但能買笑求顏色散盡虛空不敢愁

水沸茶香正角杯忽然重客馬卿來輿臺盡喻臨邛意猿鶴齋生蘭若哀徒我登樓能嘯傲幾人聚族苦徘徊一瓢好入雲深處坐待西春百事催

山中生事自清幽刳木通泉爨下收石筍四時供客住閣茶一梡足人留放懷隔宿雲成海乘興牽情水滿樓世出世間皆最勝道林買此更何求

梵夾塵封不紀年也多幽事足人憐每臨青李來禽字或動高山流水絃百尺樓臺勞慘淡一家眷屬儘留連銜杯忽起扁舟興盡在瀟湘彭蠡邊

閑從高處閱來人盡道熏修居士身姑孰客多喧鼓吹新安氣至識金銀往還崖洞徒來速酬勸杯盤不厭頻最是過江舒六國一聲佛號海天塵

好去天台問舊游攜來幾衲也風流松杉一路皆新植茅屋三家盡古邱祇爲綠林過北道致教黃面繫南洲但蒙胥吏

來稀少恨別浮橋最可留時天台僧坐事入縶故漫引南洲滸冷爲喻
赤日登高步步遲輸他作苦半山時長鑱不肯留磽确小犢
都將上險巇衝霧采新過絕壁卷衣擔米度窮涯一家終歲
勤供賦未到王正已賣絲

天台高處不勝寒四望悲風獨立難我以輕衫當囊解僧言
嚴雪昨宵乾木皮覆屋冬能好竹葉編籬臥亦安忽視金光
開樂土滇南一塔日中看

相從絕險上天台願試猕巖萬壑雷撒手愧難如古德依人
恥復近中才耐將此地蟠爲道到得前途花是臺最苦化城
飛錫客十年一度白雲來

李白祠堂累改營何人遂附齋餘名蒹葭玉樹從相倚濁水
青蓮本自生爲客偶然逢賀監在天仍已是長庚風高月照
千峰夜總有橫空絕唱聲

九華最絕霧光寒忽爾瀰漫海國看鐘磬希微天外度樓臺
滅沒水中殘亦知幽勝皆堪戀不似瑰奇此足歎我每凭闌
成卹駭乘風御氣欲生翰

答方密之

去歲桐城作難密之止金陵猶招余輩雅集也今流
賊及其郭門殺傷彌甚密之書來頗有憂生之歎

相攜擊筑鳳皇臺蕭瑟人從鄉里來排難有懷天下士登高
誰辨大夫才於今羣盜區中滿何處深山境別開自昔亂離
偏我輩江南此日倍堪哀

讀和州失城本末有感魯孺發紀乙亥冬事

亞父堅城一夕瑕骷髏十萬盡人家幾年墐戶多長策此日
追鋒少急車太守猶存張許節諸生私志董南嗟征旗颭颭
中流上誰向難龍寺看花

諸將

諸將新承寵絕奇軍中氣色變旌旗異時刀筆輕橫草此日
兜鍪笑賦詩決表盡稱司馬法服襟誰使祭人知星軍每自
來王所看爾酬恩燕[redacted]時

泰盜猶徉大出關中原踩盡又將還朱提文綺恩頒錫羽扇
綸巾意尚閒士已飽酣應踏踘軍無斥候任猵獺諸公但使
欃槍滅萬戶雲臺好破顏

洛陽無復舊名園江漢雄都晝閉門白骨撐了廢子國青燐
歷亂皖公藩僅遺南服巢多燕[redacted]陣化猿近日元戎
來錦繖昇平願晉秦義軒

寄題萬茂先溉園

幽思忽到溉湖雲繞屋桃榔隔世紛小隱或疑耽寂寞大儒
要自隔囂聞平沙十里川流曲高畝三時場事分正欲窺園
身未老莫將不遇索靈氛

剩塚閒園好問奇烟光四入照新詞著書不廢吾通德斬木
知當譚伯夷行數晨星趨上隴坐看殘月偶臨池輞川人地
同今古可少邱裴唱和詩

去白門留別諸子

太息無從上諫書崎嶇行路獨難余同心蘭蕙能籌國異地
風烟未索居此去西泠懷武穆先于吳市弔專諸飛鴻到處
尋常事作客何須食有魚

贈別方密之限元字

物華全盛自開元底事紛飛羽檄喧如子懷繻猶未棄何人
挾策更能言稱詩但擬車攻雅命酒聊同鄴下園我去相違
交結徧應知回首一平原

虎邱贈韓張甫 四首

寒塘澄水照門開有客栖遲首重回七略校讐曾禁密九重
顧問尚徘徊人生慷慨悲歌地學總經綸雅瀞才近日綸扉
如傳舍何憂文字不蒿萊

送萬大謙大吉應詔北上

早年僑肸已知名忍向章江鷗鷺盟赤羽探丸人見慣玄纁
加璧俗翻驚書言世務推徐樂郡請便宜有少卿此去霜寒
多氣色燕臺待我說生平

園居雜感

偃息牆東一布衣巳嘗籬易遜言肥蜻蜓點水黃唐草紫燕
銜泥白板扉漸奉盤匜人錄錄愁看楊柳色依依獨欣樞要
無相問不用嵇康肆嫚譏
叩門人至說通家輒乙長書逗客車便了不聽行買酒樵青
那得賜煎茶擲來堆案皆元草偶立閒庭看落花穠纖去時

纔便下滿垂蘿薜亦風譁
上林花發自年年首宿誰從塞外搴回紇曾覘唐殿闕匈奴
屢入漢郊壥傳言熱虜惟要幣獻策諸生不值錢安得長公
抒宿憤橫將十萬入居延
上將全依寇養安看他白晝脯人肝中郎擬畫麒麟閣御史
求弛獮豸冠作賊那能齊斗米承恩早似斬樓蘭書生不及
千夫長空負朱顏牖下歎
共說桃源水已腥先磨片石持班銘墨纈煩異魚麗色被練
疑成鶴化形幾月盪平期屢展萬方權算事難停無聊摘葉
閒書柹乾死花前箇箇瑩
談兵夙昔傳閫海吹角于今坐楚江未見虎牙深擊賊何來
鷹眼化羣嘷元戎勝算真無戰大將成功只受降五月披裘
何所樂鐃歌擬就醉殘缸

營書

三世藏書擬鄴莊儕余徒讀未升堂東脩客遠難投好秉彥
人今盡道狂攻戰漫從求鴆冶縱橫深鄙著聊脩殘編但可
傳經術廢著何辭典鷫鸘
江左懷憂幾載餘匡時應得覽穰苴神仙莫設言鴻寶溝洫
先知紀地輿但織牛衣能給費俱亡羊牧豈爲疏斲輪相笑
吾無臧耽道先生賦讀書
天祿蘭臺翰墨林草茅何自作書蟫一瓻懶向名家借三峽
聊從估客尋日月爭光思在昔文章緣起到于今小船滿載
歸連屋南面應誇好坐臨
聚書何慮後人癡卓犖從吾且及時王蔡助談徒作枕子孫
充食即爲炊家無女樂婧連帳座伴嘉賓阻下帷高足若能
相轉授盡傾倣篚與清巵

卜築先人傍市闤那知車馬動愁顏浮名漫自傳文見載籍
恆將小說刪鳥跡螺書探絕嶺龍門馬走副名山久思避地
惟言易賣藥韓康一往還

覽江防圖有感

一時況覽起長吁掌上岷江萬里途郭璞游仙曾作賦遠公
出世尚爲圖應知浩淼南通北試問津崖楚共吳此水廢興
千古閱莫言大帝恃濡須
豐鎬泰淮一曲隈水犀全倚出羣才擨侯開府張三翼御史
分司轄萬桅可惜艅艎供薦寢未聞秣䩓習登臺孫恩近日
焚棠邑火照鍾山畫角哀
高皇神武渡艨艟采石勳臣鑄景鐘運斗祥徵江吐貝橫秋
人盡水中龍逆流破漢康郎戰乘艦趨滁穎國封自昔開天
多作棋誰能鐵索限輸攻

天塹東吳事不然時勤廟算急防川繁華京邑芙蓉艦宴落江干鸕鶿船野港荏蒲沾雨靜潢池鉦鼓與雲連漁磯自道披蓑好欲俟河清定幾年

消夏

聽罷新蟬撥壯懷宿雲那得起高齋買愁大略窮韜伏莊老玄關漫觝排但好著書人取去儻令執戟自詼諧科頭巡檻消長日欲賦閒情斥錦韉

幾頃荒蕪幾歲年早餘水長沒湖田微求使者持三尺斥賣先人業萬錢敲案隱囊何處是營書蓄墨不徒然綠陰容席妖氛遠澹蕩薰風伴晝眠

魚銜荷葉水流涼鷺立蛙蹲語太嘵詞客安貧惟錦里狂奴養拙在桐江驟馳便可登三五風貌何須並一雙出處升沈棊弈事晴虹高影到南窗

開襟擁月上闌干默數花須秉燭看千歲繁憂消促漏一時羣又集長安進賢受賞誰雕璞察子張羅但索瘢暑夜接來芳訊遠白蘋風起頓微寒

璀石蓮鳴鸞戶部自黃州寓張來章采見寄書作此奉簡兼訊賊情

去歲相逢正篤寒持籌不廢論文歡軍前飛輓誅求急幕府從容禮數寬一自九江持使節又聞三峽走征瀾邑書迢遞來天際未讀先吟蜀道難石蓮以丁丑春移駐九江越戊寅春書至是時秦賊入蜀矣

臨川舊令澹孤清家食蒓鱸豈質名冠蓋京華無間訊褰帷講授有逢迎幾年東嵇鄭高士此日南冀馭學卿誰昔同門多勝好惟君空谷見交情

彈丸江國易周章行路傳聞事萬方天上禁軍魚麗陣軍中常侍象牙璋有無李祐偷同黨果否楊幺解舊裝君自轉輸

功第一開遺佳句滿西陽

飲楊維斗書屋

知君堅臥正黃梅載刺殷車望屋迴忽為相思邀折簡遂忘稱疾試新醅盱衡涕淚因鉤黨譚藝軒渠薄玉杯氣節有年吾最服公車[redacted]

向許孟宏鈔書兼致令子孝酌

芸閣初開座有銘索邱古色照中庭爲因玄度風流勝故與真長日月停借讀未能周瑰珍倩鈔聊復與尊銅何時史就多成帙乞我陶家數十瓶

懷陳臥子子龍里居

有白雲開迎上峰臥樓安得久高蹤論官佐郡爲司寇持服依廬辨老農三略蓋欽究慷慨九州大被好從容得君數章澄清早我自長謠古樹鈴子有白雲草近臥居日臥樓

相公撤閣上作是南唐湯悅精舍處

逃暑扁舟路轉遙偶來危閣訪僧寮當門淺岸留青草繞寺枯楊掛白鷺送盡江風來此暮生殘海日待明朝穿波野屋生秋色指點滿東對麗譙

南唐使相好文章留此垂竿對夕陽華勢際山成棄簡篁紋接水上匡亦功名雖滅朝廷小邑里猶傳制誥長所讀何書吾不問孫弘開閣幾賢良

馮千秋延年來池州司理署中約以五日出共劇飲不及期忽過歸寄此聊小詰兼致張嚴諸子

樸被相過正點秋約從轟飲選良辰尋源擬入秋爲浦倚玉由來山服人馬首忽回無一字魚書追上巳三旬湖頭偶問諸兄弟峰北峰南爽氣新

觀戍兵還自安慶

禡牙吹角赴堅城又見翱翔返舊營賊揭舟傳符檄去兵還時見篋笥盈將軍自不言刁斗僕射真當如父兄聞說叉瓜農婦喜爾來渠得有西成

烹魚有感

池上多魚擲水汀頻年曾留落三星剖書每笑呼王涉注雅空能識丙丁抱鈎豈因爲客困釣盤須使作仙靈試將遠汲烹雙鯉尺素無人勸酥醽

夜望單飛雁

吹月涼風葉半枯樹頭斜影落哀呼渡江自合形成乙入塞誰令羽獨孤急難弟兄中道失劬勞鰥寡淺沙連稻粱熟處多矰繳留取微軀作雁奴

寄宣城令余廣之 颺

夫君夙譽動明光畫裏江城新繡章文采雙旌游謝朓謳吟幾日見陶汪景梅亭上誰爲友原翰堂前許若狂花滿錦城他日去齊山烟岫但相望

雜感

慕雁池魚一水分腥風自北客舟聞淒涼況見江村柵零亂誰當澤國軍巷伯真成都統使樞曹堅樹止戈勳書生空佩寒光鐵短棹孤洲看暮雲

江行即事

蘺繞衰楊半畝宮小舟瘦荻共搖風自憐婦子幾爲虜更訴征輸苦在公守土未聞逢杜父論兵誰得似終童學書說劍皆何事坐歎長江冷落紅

聞黃宮詹劉趙兩翰林謫譴

百感攢眉弈局非又聞禁苑諍臣歸羅倫自昔聲名大居正從茲事業微關月孤山驕獵騎江風帶水保漁磯夏官假武

戈矛在一戰雖禁敗牒飛

答雲南王升如閒 爲屛中給諫伯與公子也送余北上詩有如君痛哭入承明之句

先臣諫草夙聞聲予更離奇旅舊京到市胱青螺鳥跡登臺求友鳳凰城滇雲洱海人千嶺江雨飛蓬鬢數莖我去仍聽歌斫地不能痛哭學詩鳴

答熊仲平 坡

飄然江際泊孤蹤猶似支牀一睡慵處士虛聲純比盜迂儒應召必歸農笳營鳴將徒吹角野草閒人幾臥龍嘉話相推勞遠祝燕臺寥闊有奇峰

渡黃河

大漠茫茫風正高吹人北渡此綈袍黃沙一色同雲慘青雀千帆拍浪豎塞外蒼涼曾幾折中原襟帶獨多勞時危況復烟塵滿坐見秋陰起怒濤

輿中雜詩

野闊天低氣色黃北風盡勢薄衣裳霜零柿葉皆搖落塵沒車輪欲渺茫此處幾成甌脫地吾家猶自海王鄉稻粱山樹連朝絕始信中原各一方

德州逢李小有 槃

立馬黃河古戍瀕逢人盡說北征難誰來霞氣千軒舉我覺松風謖謖寒長語班荊皆表餌綴歌折柳論纓冠幾年御李欣懷抱大陸塵飛試共看

寓慈氏寺六日寄家書

濟南紆道倍行勞來寓仁慈雁夕敷爲寄北書煩驛致但逢東竄勸逋逃狼烟隔處無消息羽箭何時得服弢七尺不須多顧忌安危自有漢官曹

讌南雜詩

片雲日暮為誰悲御府中車宴樂時關塞有榆憑壁壘幽井
邐迤門兜離紅可入豔舞留客玉帳追歡醉擁姬邊警但如
充耳捞不防馬革各天涯
戎從彭蠡旅魂驚逐隊蕭驪達順城三設團營如上鼓九關
丸塞閉雕甍大誰狂叫蒼頭走中謁親猾散髮行自喜遭逢
漢武帝褰衣行稽顙不知名
尉候平都設殘霄又添幕府鎮漁陽上陵芳樹渾無恙乘塞
恒山或式蛭安得[redacted]頭為虎子漫憑漢劍忤貂璫侍邊舊策
今何在京觀如天是國殤初設京營以職方抽其精壯
漢京非小步難移來往朝天快數奇九陌三條多列幕千官
雙鬢半為絲披裘白日看旗幟策蹇黃昏畏蒺藜試按國朝
舊理舊朝鮮肅慎外藩籬都門城內路口皆柵
獨負威名擁萬騎從戎哭泣夜烏啼鋒車天際馳專閫鐵騎

關前誓塞泥練甲衷縲殘月落麻鞵橫槊冪雲低盧郎馬革
歸麟閣生貌長應畫慘悽起復盧尚書督師
倉皇重足立京都街鼓難衙夕禁呼常侍視行賊捕掾中涓
兼領執金吾嚴綸夜發封潛降羽檄陰傳哨似無戚里誰家
張夜宴內人舞柘更吹竽總捕內臨嚴夜巡時禁賊報妙傳
草盡城隅戰馬多[redacted]況復近郊過盧郎忽下銜枚令泰相
前謀歃血和廟勝折衝姑偃仰魂游在釜又蹉跎有征無戰
原王略何用蘆溝血染河
競看並轡出中朝樓櫓同登入絳霄祕計無人窺雉堞機宜
何自及貂蟬城隅攜手麾鏗策宮府同心布詔條俱是股肱
依帝座綸扉終不及金貂
白旗又度帝城邊大隊鐵南緩步前彷彿知兵金兀朮徜徉
索駿鐵連錢木誰徒設千尋械火器誰攻萬竈烟眼看加遺

無斗矢諸公帷幄亦悠然
高陽故國斷栖鴉易水悲鳴總落笳馳去名王歡乳酪拽歸
漢女奏琵琶孤城已矸隨亭障一陣誰思勝恭沙朝士驚聞
初失色不知餘有幾人家
蠟書無數刺都門連日燕齊鬼夜喧血碧古墳餘伯縣清河燐
青荒邑想平原縣德馬垂革箭方南指戍乏瘢書可止援最近
急防臨與德運河自昔水流渾
齊晉勤王命最先徘徊未欲趁殘年空拳相避逾三舍犯鋭
長驅計萬全拾得留犁驚碧眼佩來短刃宰烏犍元戎四面
張金鼓誰掃欃槍近日邊
相國臨戎也出關尚方親授五雲開弄兒杖下俱緋帶押客
軍中兒黛鬟匆得趨和交寺尹急須刷齒轉朝班賞功效首
知多少諸將歡呼早破顏劉宇亮請往行間

勳名早振未央宮前隊親騎白玉驄三十專征才召虎一朝
矢節氣如虹聖明豈信青原野大史還應勒戰功諸帥安眠
無坐法有誰永夜泣西風盧督師戰死賈莊上疑其偽督察劉宇亮請宥諸帥
將毋汗血大宛謀漢使張騫見跡不在市玄黃翠款段入宮
牝牡傀驊騮肥因月旦槐皮舉簞為風高峻耳愁天廄幾年
將北伐驚看下駟淚空流時請臣進馬
司農仰屋歎空罍南國枝官署久裁四壁未焚馮子券千秋
欲築報王臺外丹鼎火無容煉內庫琴絲或阜財減膳至尊
皇古少急公還信有三台時議捐助
司馬門無片語開翰林諫草動三陔狂夫不信賈終略儒者
誰為絳灌媒經術正須觀壁壘王纖何惜走塵埃請公色變
先箝口可築黃金比舊臺時禁言兵楊編修廷麟以抗疏改職方贊畫
晉州循吏本文儒幾月孤城得剖符堞守親麾山後[redacted]郊迎

不媚霍家奴萬方悉索烏難集一戰何時馬亂呼覓以飛章
勞校尉轞車首報大金吾陳弘緒守晉州兩月有功以大將宗劉宇亮宋丁獻被逮
賊得獨奏邊機出殿遲
帷幄從容決勝時甘泉烽達照雲螭起居雖令詞臣注密旨
惟同近侍知笑往平城無祕計詔來別殿奏便宜諸曹朝罷
歸青瑣誰比中堂退食遲外庭不知樞輔出閣獨遲報

贈丁天心 時學

乍來燕市問荊高初說丁鴻第一豪家木金閶工視草人如
軹井急同袍榻邊胡漢紛挐久紙上樞衡學畫勞揣手登臺
霜月際自看犨甕與鉛刀

簡汪長源 濟

帝里風光在玉珂禁林詞伯更如何幾年慈水奇花滿今日
燕臺芳草多仙骨未妨元宰業雅懷宜得友生過康成寄語

長相憶卓犖偏人可許他

投馮鄴仙 元飈

慈水馮家有二仙黃門諫草更爭傳早知李泌餐霞志仍作
陽城渦哭篇眾正安危差得此諸公喜怒亦徒然書生挾策
難言事閒看京華車馬闐
霜風吹客渡寒橋恰聽胡笳聲不遙恭望闕廷真縹緲流覩
睥睨有招搖驚心襆被來何事抵掌長纓未可邀欲計折衝
須禮樂正欣玉瓚擁層霄

和人寒夜詩

幾見從軍載櫓車上林帛足亦亡書喪屍但願橫金革蒙葬
何煩賜玉魚誰料先聲成漏洩漫教兵法犯孤虛一時士馬
長平沒李廣無功豈計疏
戒心那有稻粱謀雀俯空倉得下不纊挾蒼頭猶似薄層穿

從者莫為廋藏無燧綠金垂盡價重烏銀炭亦愁萬歲山前
寒樹茂遙聞戍鼓向南流
長城馬窟奈秋何自昔神皇縱遇多邊將養奴呼義子[redacted]
[redacted]婁轉婁粹婁琵琶也見顏會參羅雖卻彎弓向表餌空談棄甲那
顛倒裳衣悟不寐主憂臣辱百回哦
待邊誰有郅都才漢法雖寬不自裁向內輜車原欲裂征西
金鼓未聞催牛闌穹帳平山谷馬過燕城數闔枚一月敢期
三捷顧問人暈缺候葭灰

集行人張來初 一如 齋中用韻

古香曲室小垂簾煨芋烹葵手放鐮人靜欲忘尊俎列道深
真覺語言纖觀書清宴聊成適挾策危時只自嫌眼色金吾
齊促別[redacted]恐報刺閨籤

苦寒有感疊韻重贈張來初

草衣安得卻寒簾擁絮生憎被似鐮狂未呼兒分大小情非
神女賦濃纖淡交如子真無愧寡合逢人輒引嫌誰似至尊
憂社稷玉階夜半輒投籤

借人暖耳追和謝方石李西涯王鳳洲韻

適見李謝同聲集謝詩曰有旨百官用暖耳陸庶子
廉伯限韻遂成四首用簡西涯謝自注云余嘗有別
暖耳詩又云余暖耳比諸公微甚李詩曰陵祀歸得
賜暖耳詩四首輒敢依韻而加其一幸勿以爲哂也
李自注云時和者頗眾類爲騎字所苦雨公前輩風
流于此可見王鳳洲續稾曰李文正吳文定諸學士
于海月菴賞十月菊五七言律俱以前用騎字押和
頗成險窘余戲悉爲步之詩止一章偶按其韻亦即
用暖耳詩蓋當時賞菊亦限此韻余在燕邸不及尋

劉集十八

究吳文定諸詩偶借故人暖耳遂得禦寒深以爲慰

旅夜追和聊用自嘲而雜感寓焉得七首

朔風無日不寒颸欲假輕貂出致辭莫傲長途難市酒步艱天際始從騎與君同有綈袍贈似我方爲新沐時風項于今初借暖先朝和取翰林詩余素不善騎抵京乃買以代步

十月深宮早退颸皇恩歲歲賜溫辭公卿承旨朝前著隸卒呵呼馬上騎墮指從軍挾纊日容頭諸老錦袍時此身寵復觜貂珥諷諫惟吟退食詩

燕市終風最颸颸賣貂朝暮費浮辭西皮爭作東皮看借馬如同我馬騎常侍爭華紛此日隅夷不貢許多時低頭傾涕恩先輩侍從文章好奏詩內臣璞耳極多貂以東皮爲上自遼左貂而直貴矣鬻者偽以西皮爲市

偶過公門拂面颸不爲耳語況度辭金蟬柱下皆張翅駿骨臺前遂作騎七葉珥貂誇漢代四支無恙負明時京華恥復爲游說夜擬崇禎聖德詩

清風何日起南颸早送殘衣歸去辭家兼貂冠曾自著市多駿馬別人騎邊關猶數文皇事天下今非萬日時貂產遼東真不賤傷懷附耳須新詩

複壁重門障夜颸歌兒曲度管絃辭侯家按去燕姬伎衛卒驕嘶胡馬騎幾輩貂璫歎聚日千齡狐白集成時笑余被褐飄零久漫著高冠續小詩

萬里無衣敢怯颸旅寒辭曰亦空辭獨眠耳熱如貂賜危坐身安當馬騎豈有千皮誇貨値也同八座拜恩時聖明飢溺皆由己雨露常吟出使詩

聖節日

紫宸端拱慶雲令兵氣全消馮翊南稽額四夷瞻尺五叩頭萬歲盡呼三華封祝早增憂懼肯雅聲應奏樂耽臣是書生何以報不能封禪侈雄談

送楊職方廷麟軍前

推轂初看侍從臣椒聊如意指塵新羞爲玄草空稱蜀恨說桃花但避秦玉帳即今行陣客細旃稽古讀書人彎弓馬上兼能筆露布先歸好畫麟

真如寺守歲

鹵簿將陳正直廬宮中未點六更初僮奴幾輩齊傾酒親串憐人共食蔬聽直莫超交午木紛紜誰記秘辛書貴游邸舍招提滿長樂鐘聲動索居

展轉宮中有聖人安眠忍共草茅臣將開閶闔朝儀肅莫問京畿陣色新宵柝猶然尊白簡夜衣不復羨青綸鄉心客夢風吹劍豈逐雞籌博告身

元日

黃屋雲生如白鶴青陽天子駕蒼龍國中豈必憂[redacted]郊外何人逐[redacted]元會賦成惟吉日初年詩就起和風小臣不佞衣冠肅私祝凌烟大戰功

王正二日逢李小有自廣平至時與城守事四十日矣

柏葉杯乾畫角鳴洺州馬足朔風橫忽逢仙李雲中墮知自龍沙道上行親見甲光開大漢故留玉貌佳圍城陳陶近事君應識取次何妨極語兵

春日畿南雜詩

古來歷下號金城遂使裨王夜鏑鳴調度早移東撫幕救援安得朔方兵疾呼喊少秦庭哭待詔空多漢射聲[redacted]經旬纔有奏又令千載痛長平

去冬山左數晨興別殿嗟我第幾層齊國官僚誰尚在[redacted]

宮墳可能勝雲殘雁叫傷藩服雪散猿鳴想裕陵北狩東征
時事異舉朝知其憤塡膺

新春物色似窮秋極目畿南不盡愁百二漢關[redacted]婦徧萬千
禁旅內臣籌金鈿駝馬遺山谷釵珥鸞凰墮道周稍喜黃河
洶涌舊邊塵未數逐冰流

戍師最愛近春城宿飽傳餐令不行已絶雞聲虛野店初來
馬足柵新營號稱天上千夫長謠畏高家一部兵試看爐餘
何處好休因[redacted]錯征程

幾見嚴城或潰圍甲兵天洗待春暉鞅張況欲優身手騎飽
兼應趁肉飛亦有王孫思綠草漫勞丞相出黃扉春農莫忘
驅耕犢笳吹駝峰信步歸

幸有鳴笳出塞時喜聞酌酒更長棋關山久狎塡[redacted]寢廟
方知守虎羆爲憶冬初誰主戰卻憐春色自相宜莫憂後勁
開強弩更不窮探與北追

詩人史玄納姬都門自命曰傾城悅名士盧公德水首
唱一章次韻贈之

有客風流在帝城仙鬟斂袖事爲兄才名端自深閨識豔好
如通御水情但望筆牀成愛惜定將蘭夢見分明漢家通德
長相伴香案何須憶夙生

雪朝懷朱白石 荃宰

幾年姓氏記朱家擊筑相逢易水涯貫主未聞新案拍名流
時過舊門車擕來楚澤行雲賦聽龍燕臺落日笳我亦飄零
靡所騁雪深憶爾徑全遮

贈孫碩膚

班馬鳴烏毳幕空霄邊誰使逍宵中有人魚雅閑機略教爾
龍庭失戰攻忠烈家承心法在文成地近素書同輕裘已見
真名士愧我長房[redacted]弓

弔督師盧公 象升

一夕旄頭落大星毅魂應帶血衣腥營分西路成偏隊離失
中軍笑刜庭衛將誰爲殉好水重臣自比死抜亭[redacted]來漢輔
從無戰關日黃雲陣色冥

中書朱湛菴 帝渭 王孫奉使謁孝陵舟泊白下爲我載
都門所賭書數百卷見還且將從斂里過也感贈七
字句

烏號彷彿白雲閒銜命瞻依禮數嫺守令滇黔傳鳳詔子侯
日月識龍顏乘槎書卷還千里譽我文章比二班若問水程
過下國大通江際九華山

逢陳定生 貞慧 於秦淮時擕其令子 維崧 同止書舍

輕衫赤日度闌干笑將長鞾坐欲寒能裏傳經忠孝守懷中

黨籍顧廚歎差稱陽羨書生技差許龍川老子看戴得箕裘
玄共擬將山晴色照琅玕

贈方孩未 震孺 侍御時偶相遇侯雍瞻 岐曾 邸中

猶及清秋白露天侯嬴攜手拜高賢豸冠解處曾攀檻龍性
馴時已在田三事借才推舉首四朝礪節未華顛書生得失
談今古太息從前黨錮年

楊龍友招集楚陶仲調 汝鼐 滇潘蓮華[redacted]即用仲調
扇頭韻送其北上

花影今宵失積陰古歡勝義此中尋坐圍吳楚黔滇客道總
賢詩書書林士行愛時戎略老公榮于昔酒杯深黃河渡處
雲堪寄飛羽休猜漢水音 陶有雲寄傳 詩是日楚譬

寒食日到江都喜與孫大宣晤語

昨冬霜雪君臨眺此際春風我到遲隔歲開尊思異地一朝

寒食正同時子荊華鞍烟霞在劉向芸編日月馳莫去黃河問舟楫故人厄酒未應辭（己卯冬日孫廷評使楚過此則見訪）

宿歐陽憲文（燕）公廨中兼喜晤其令子

平山堂倣舊家風樹老人閒四座中舉爵茂陰看玉樹揆脉永夜愛焦桐牒稀爭訟由玄理閣有實朋識大公柱頰憑闌多古思蕪城隋苑指西東

孫氏園亭

累日名園花事新深紅大白總宜人嬰鳴坐樹聲聲友香氣穿簾步步春石壘小軒疑窈窕叢臺半敞俯嶙峋翻書永夜談長策傾斝消愁又一旬

同孫日乾釋雪耕出郭乘小舟至梅嶺游覽登官梅閣

一云謝公別墅

岸楊春水郭門東望古深懷一路中艇子欲浮隋苑去土人指語蜀岡通遠林秀色先侵屐比屋縣帘盡颺風放廢行吟應戀此僧節客夢況相同

梅老何之雖[redacted]森陰萬樹得來難荒陂留照浮雲黯亂石孤蹲落日寒幾輩游人趺斷碣一圍野色上闌干東山舊事徒憑弔緩步深林雀語殘

贈錢孚于（嘉徵）

孚于於天啟丁卯秋以太學生首疏擊魏璫者也

人傳江上青峰句我愛湖頭射弩心無恙陳東恩勝昔竟尸王甫快從今十年往事滄桑感一日長談山水音懷古煮茶亭畔客當時名在黨碑陰

送姜如須（垓）舉南宮給假還里次來韻

秋風漸欲動霜鼙宮錦身還李子栖上國文傳貂珥震故鄉人逗馬蹏擠相逢似立之采石曾去應憐介羽雞高議金臺惟女待長吟莫戀舊漁谿

胡吉雲[redacted]直東華講請假還里

新秋樹色上宮庭恩予詞臣報授經箭浦波原通少海斗垣舍亦近前星輕裝驛路兵過地下馬鄉園別後形莫倚飛霞亭好戀禁中深夜每牽鈴

送王子美（勳）之官巴縣

至人何必蹋通班揮手東湖舊釣灣萬里單車巴子國雙旌四照白君山匡時策對淵雲似懷古功高廖傅儔奏最他年來帝闕爲余問卜錦城還

送鮑碧亭[redacted]司理惠州

漢宣宋照舊家風勿謂威儀迥不同千里芝山來秀潔一官槎水見清通梅花香伴平反牘瑤柱奇添唱和筒莫問神仙遺履事承明虛席倚崆峒

送黃無伎（廷才）司理南雄

擁書人自偃王城佐領雄藩出上京建旆正膺司李貴看花喜得嶺梅清黃塵驛路迎風節青嶂崖碑表姓名禁苑遲君來草制奇功莫學棄繻生

八月十四日李臨淮玄素招集諸同人分得真字

蘭心好許洽芳鄰此會堪傳舊李真書畫氣移朱邸相梧桐秋上紫貂身南山詩擬驢轎句石鼓文摩斑剝珉狂到月華生又落皆言明夜色還新

侯家絲管本宜人爲愛玄文寂寞親酬唱鄒枚詞賦客摩挲哥定鼎彝珍分來禁苑秋光滿占盡歡場樂事真獨有江南游子意明河在望總迷津

京華冠蓋總生塵文酒今宵似上真刻羽有歌齊奏伎鬱輪無技不呈身先臣王李爭盟主此座應劉忝上賓忽憶榆關

人看月長思高閣又圖麟
送金樊桐[redacted]備兵蒼梧
清風擁仗出江城萬里交州驛路輕人自南譙儲偉略官于
新息繼高名蠻谿童舞齊迎穀藤峽兵消待勒銘報最南荒
休久滯中原側席望昇平
辛巳元日
四十年華夢裏消從頭蕉鹿又今朝憂時早問農占候念亂
愁聞壁動搖敢向諸生推祭酒應同狂客貯詩瓢夜來猶畏
催租牒誰似鄒枚在漢朝
元日書懷與次尾以其有移家入郡之約故云
筆林試寫又王正樂事相期對宇情聲上諸公多與黨江南
父老總談兵讀書未謝家人誚領酒何關世上名客刺門前
稀可歎杜陵廣廈共生平

連日感歎與柯賢甫之來
時事至今差可見先生何以著生平管寧垂老難浮海龐德
無田豈任耕人日殺日皆雨雪大江大淮總甲兵相逢菜色
不得語架上殘書徒爾橫
空堂
空堂積雪坐朝飢耕研偏驚吏打扉天上羽林須饋饗縣中
伍伯職呵譏次山無復舂陵句房琯常爲青坂啼自古流亡
因歲歉俸錢能愧此人希
孔璋
孔璋不救李邕死大用能弛時勉枷豈是書生乖語默祇緣
柄政異貞邪當關有虎猶排闥游藪無麟今在籔北望同雲
真黯淡看他鳴仗足生涯
同朱雲子隨入華山道中雜詠

青苔在望意成涎頗怪鹽輿滯不前夾路交垂松任撫一巖
接引佛諧鐫身非濟且情堪勝學有同參義可宣磴道應趺
相勗起梵聲已落寺門泉山半高峰爲接引佛像其朱白民鐫
山光遠照影紛披夠下遲迴觸我思趙氏雙墳凡夫父子人指點
范家萬笏路參差古碑漸蝕媧爲沫大麥方枯蝗已窺亦有
短牆遮少婦種茶遲日插槍旗
虎邱月夜程穆倩邃過語用社集韻
新陰如沐照棲烏有月窺人與客俱一座香光歸梵寺半宵
欣慨在江湖賦心蕭散同司馬晞髮蕭修問給孤頑石寒泉
千載共知他麋鹿去來無
姜如須垓乞假南游結班荆社余爲作詩
細數班荆曾幾處帝京白下與吳趨相看漆室悲吟意共託
高陽跌蕩徒滿目旌旗迷去住別思壺嶠亦虛無蛾眉多少

新承寵辭登方知與眾殊
贈沈次斌棐考叔彥章
堂敞高涼夏似秋星占雲合盡應劉角杯徵事文爲睹奏伎
移時漏失籌連夕長談堪累牘明朝佩去是純鉤月梁從此
寬顏色兄弟風流出隱侯
題王氏小木天
過門已是山陰道入徑真同蔣詡家半敞軒窗來莽蕩偶拈
蘭石見叉丫此中圖史堪浮白何物蓬瀛更泛槎綠竹青箱
千古勝木天大處舊官衙
野望
沙外游閒挂錦綵輕衫斜擲匈吹毛隴頭半黛非平楚湖底
全青是淺薔一綫長隄童引犢雙扉小舍婦傾醪又傳舒皖
雲生陣擲石谿流淚自淘

行色

數里春光柳外迎小山環抱有人行沙頭白髮風三鼻渡口牙檣日雨旌旗見網魚來市儈或疑牽犢待刑牲垂天忽作烟兼霧芒履長衡第幾程

黃石齋先生同涂德公 南吉 以戍出都至白下

當年大杖不知逃減死蒙恩敢怨勞侯勝授書儒者事孔融請繫少年豪明時應自無鉤黨畏事人將記諾皋一代龍門容易是石頭城下短篷舠

弛獄皋陶許執殳談經共載建安儒三年晝地題飛燕一往蓮山賜螻蛄僭百不煩攜幼小龍揚定復授生徒威儀應比都門好解葉曾經疏網無 都中丞戶部雨公

送黃先生戍楚自蘭水匡山溯流上永

子厚尚教鉆鉧辱汨蒼真得用修尊荷戈行伍原君請呵壁巫咸休楚言瀑布自縣匡氏洞鋒車已遇鄭公門共知努力期宣室且看湘江白浪吞 先生抗疏奪情日荷戈上任時蘭水太宰已起用

聞陳百史遷自黃州泊清谿見訪上余先隴留書見懷

不見頻年赤鼻中兵戎隔絕斷書筒健兒衝浪尊前白老友褰霞岸外紅 與梅惠連同舟東下 五世何人銘馬鬣 此先隴余五世祖也 一邱勞爾問漁翁卻知新句全哀激江漲今看上柳叢

南大司馬范質公先生諫諍歸里詩 和方孩未顧

虎豹當關已見能浮雲蔽處總陰凝中朝一范如椎擣前代三楊未續鐙忍看壘縫成世界甘從青箬任憑陵樞曹南北原同秉雌伏雄飛各自應

不耐蕭蕭正滿林憂時敢愛入山深三綱父子難偏廢一味金繒定陸沈鋤盡門蘭排異議激成黃髮勸長吟卜居莫擬元臣意自有風雷鑒此心

嘿取黃扉豈不能投林願隔幾千層昔年居正曾元輔此日清漳是好朋 謂黃石齋也 共惜蟬寒兢抱葉未聞鯤徙懼羅罾耶承嚴譴葵心在莫乞安閒信老僧

洛社多耆司馬少 謂少詹 夏人未滅仲淹休退耕身自尋紅友埃罷旁觀賜紫裘癡處猶憂難鼻鵝達時已狎一羣鷗獨看弓劍曾留守此去真成錯六州

贈光祿吳公

猶記平津為上相曾擠汲黯去明時百年計不容狐鼠一日冠堪失駿驥家學草廬傳注易官階光祿好名詩從今應有同舟濟共致昇平答主知

奉別皖棗鄭公潛菴去京口得衣字

鄢陵故墅無家別京口看山遂賦歸草具士同雲子飯齋餘客半水田衣 陳昊昭吳眾香皆以禪悅與公友善 胥鈔盾墨傳旌節吏誦真書當佩韋 公有保和堂諸書 此去可嘗收箭服[redacted]莫不近王畿

陳昊昭 丹衷 數以漢宋舊物見遺

古色斑然足照臨輕拋綱處是禪心摯囊僕輩參黃檗出袖哥窯真綠沈譎諫擬將新畫寫廋辭聊用近人吟 陳作畫皆隱語諷世自云比于廋辭 寓公拜受難長語憑几時嗟土血侵

吳眾香 諱 許出藏書借讀因賦贈示其兄弟

腕脫鈔書饞盡盌蓮花橋外色多晴五官未廢愁腸結數口能飢恥舌耕馬上聲調推賈島庭中法喜比陽城豈知譬校雕龍客無著天親真弟兄 吳居南京蓮花橋者十餘年兄弟皆廢晉宦

又遇石齋機部靜海寺中

握槊行吟是路難一囊挂易雜征鞍寺前來客皆懷刺門下何人不整冠禿筆字多聊應乞洗心名重亦非安 兩公並有洗心詩 道卿更共元城住豈有琵琶曲可彈

孝陵道上感懷

慈鑾相迎極目多十年大度下疲驟諸生敢向高皇拜衛卒曾傳奉使過[redacted]誰聞榆塞監軍與未設力田利我來每對車轔泣日暮長逢白玉珂

有懷戴敬夫 并時卜居銅井陶𡒋

漁隱還扶樹下筇壯齡避世興全濃愛山一力兼樵采近水雙鬟足賃春令子階前收賦草良朋江北聽傳烽 時魯藩發居天門山 閭門不復談閒達酒熟新芻雅自供

泊荻港遇子鑾來自銅井因聚鄭公舟次

月滿江灣樹色同忽看小艇挂詩篇颿收近問欣兒至樽散誰知向鄭公新事偶談榆歷歷長途不盡鼓逢逢五更各自聞雞起猶是前宵訪戴風 子鑾曾自銅井訪戴敬夫

驚聞河決開封偶讀汴京遺蹟志撫筆成詩

游展年前夢大梁低徊故蹟慰行藏東京遂作黿鼉窟西賊徒爲鳥鼠亡白水橫翻周棟宇黃河倒瀉宋宮牆飄零儻得聽明詔舉目長天淚幾行 梁公狄約爲梁宋之游余還不果聞賊亦因水而遁

聖代陪都本豫州即今桐葉嫿孫謀隋隄宋寢牽長纜帝子宮妃受小舟 共聞周藩率妃嬪僅一舫渡之河北 城近諸陵交濁浪河行高岸見清流誰承遠救中原命任遣馮夷擊鼓游

吳緒倩 應纂 將以周仲馭書入永謁石齋先生作此送之

何事風帆楚澤浮洗心學士服弓弨榕壇鄴就袁家渴鹿蹟書傳西小邨鐵漢幾年留瘴窟詩脩有日到儋州瓣香我亦從中寄漁父相傒杜若洲

答白瑕仲 瑜 依韻秦和

清嘯長談氣欲振故交相對歎俱浙衢門險失神州急皖國

兵多大姓資幸有河陽雄色變差同西蜀草堂親即今命酒猶成樂試共登陴已是春

軍城夜坐

油幕從容佩劍長雁橫斜月挾殘霜海門諸將非兒戲戎府元臣宿女牆召豈歐公辭記室願乖溫造赴河陽侵晨老卒催人起賊騎傳川出皖疆

皖歸

應教戎行聽賊笳綸巾漫遣布袍遮功成難待先長揖禮數雖寬厭坐衙從事未容文更弱參軍誰是吏而華朔風曉月江村遠晝舫高眠憶浣花

守歲

除夕還家自獻觴今年風雪最相滄草衣耽可傾千盞脫粟何妨共一肴僕效幽州橫短劍兒歸霅水擊長鞘仰占斗柄低窺鏡虛倚明年結小巢

元旦有感

曉漏新催徹紫衢舊年雙燭照屠蘇雲橫銅吼龍文鋏風起灰飛雁帶蘆 風甚日 未信逸人能石隱閒看仕宦到金吾遲明先爲田家祝阻寇西山塞外逋

青陽左个集夔龍[redacted]朝正甲幾重九牧須前瞻漢闕千官尚復滯堯封卻憐吳市能春酒猶憶長安聽曉鐘恣意讀書移歲月似緣新沐改吾容

又聞楚警

謀國誰教[redacted]頻屢從內地度冬春哀笳已近臨淮戍大纛曾無細柳人禮部輟科文似緩考功展計法徐申武昌忽報樓船發竟說懷光起事新

雨中送子鑾之湖州先過九華

雙騎相從塞更嘶青連霧出半天低少年何畏行千里今日還須過五谿已見梅開凍後萼定知柳長雨中稊越山疏淡雲如畫好著新詩寄赫蹏

警至

辮髮雖麤鼓煮片東流忽報左將軍旄頭黯接天東雨掉臂陰連塞北雲半壁黃沙金鎖甲雙鬟白馬石榴裙不知符竹憑誰遣兵氣彌空鶺落聞

危城雜作

不寐周巡出曉昏提戈扶植自西門百年江左遲遙到十里湖濱戰馬屯開府哥舒功已錄乘流蘇峻法難原誰為鐵索橫相截看爾逍遙夜竪旛

事起倉皇賴部分身兼數器有夫君當關自選蜂屯路設險仍張虎步軍漸使周遭成鐵甕偶然馳突見羅裙曉殘鈴鐸談經後磨盾惟裁露布文

諸道勤王並檄呼將軍大義獨援桴部不奉檄始知武俠從今有直信花卿絕世無萬騎稍徉期白下片言談笑轉西鄂祇憐遠落生荆棘又帀舳艫列錦鳧

傳堞高牙盡水屏樓船簫鼓湖清谿誰將猶領駢投北何止聰夷載姓西列幕大開雲外戟緣城罥縛雨中梯紅旗閃處時無幾痛哭桃源道路迷水師數萬多婦人左兵幾成為守者耕紅旗令旗巖行掠所獲掌見旗幟掠之

大纛頻教折箭呼使君誰不佩銀菟昌黎獨入麾廷湊郭令單騎見佗奴身手好看投石戲孺倪多自打糧停一從承檀酤相飲草色差存綠湖渤扜尖招左帥丁湖鄉數興之飲郡邑兵熟出見者

布穀聲乾芒種過高低田滿馬蹄多陂塘掘穽生春草菜麥供芟什逃波上冢已無寒食酒扶犂難插早秋禾吾池百困

單贏一賤值官鹽可障河晚掠鹽船㨂賤賣之

古瓦荒燐曉霧濛偶迎舊識夢魂中五官尚在欣相賀一姓生還喜不同鎮口縣帘尊盡綠江邊增壩上多紅最驚禹貢漕儲舶入隊皆乘戰艦風逆之者多懼投戎利西盡買城內將仍自開法市馬甲既居人屋舟師亦張幕飲食于岸沿江為赤盡掠漕艘

他年弔古戰場文秋浦千村帀陣雲白鳥驚飛看弩斷烏犍絕跡盡椎分偶遺乎楚連枝樹未犯衰楊異代墳荷戟女牆兼寓目依然谿曲繡為紋

栖遲不覺戰飛揚元老嚴辭片紙長楚戰尚留成子玉吳軍偏異左難當紈衣卒鼓沙棠檝錦纜人安墮馬妝卬首中原徒隕涕躬耕何處是南陽程公既止援師不下淮督史公書請王亦力折之師先敗于李賊

將軍部六戰功多一旦猖披棄甲那鶴唳豈堪驚鏑雉虎牙端合返滹沱頹菰曲逆捐金早不使無陰匹馬過此際徙薪無上賞諸公敘績欲如何兵執土人皆問清明日云精以是日會燕湖開戰場也

對書而歎

金石盈樓字未翻素心擬列小東園丹鉛殘瀋思吾父錦軸新籤示幼孫譬校每嫌虛白日和吟不復贖黃昏一瓶圍室相媚笑二酉寧須傍塞垣

湖州健卒至

赤脚單衣數斗泥懷來縣牒印文迷寒亭新寨惟荒馬幕府前旌斷午雞遂見江村成蜀道欣從越使問苕谿深山容易庭聞訪誰許烟波借我栖宣州青陽一路皆結寨自保行人頗詰難胡文諭遣沈家健兒省其父兄

以詩代書寄子鑾茗水

爾僕還家帶淚痕其妻剪紙早招魂猗園梧竹悲先盡近隴松楸幸獨存虎旅那堪供孝食豹奴已見具壺飧孫名豹奴江南

猶有谿流好程尉功高予細論
城上作書答胡文瑜士璧沈考叔彥章見憶
豈意江城壓黑雲郊原鉦鼓日相聞女書不覺盈千字燭本
曾還刻二分蓋信治軍宜暇整何煩擊柝漫殷勤礮車作枕
聽譙漏纔夢蘇灘不見君
得嚴子槩洵兄弟書因憶西泠諸友
夢繞明湖不見君開書先復誦顏筋予觀工顏書似其伯父廣翁北峰青
草沾朝雨南國黃巾起陣雲每憶諸公談好武豈知自我賦
從軍泰樓簫鼓今何似千里緘愁寄練帬
萬戶
萬戶千門足我悲飄風南北自支離邊庭未勒燕然石漢室
曾鎚黨錮碑左相翁[redacted]知此月右丞破賊尚無時江東正見
青燐色戡定還應問大誰

兵後
誰挽殘花數日春驚魂不信暫時人畏行馬渤盈千斛怯舞
雞號已四旬避世何從穿木榻養生豈待冠金巾漫消苦恨
杯中物握槊猶看月半輪
遂飲酒賦詩
淮右烽烟直北奔撥師返棹過江屯陳編好簡新和律古韻
欣敲老瓦盆盡典布裘賸鼻滿酤倚眼學鯨吞杜陵狂喜
差相似更少穿巴聽峽猿
過北門猗園
園有竹萬竿有月補亭先大王父石溪公所闢園記
載之詳士大夫出北門者憩焉左兵去後僅存椽瓦
而已
翠篠今春掘紫荊鵝谿拂馬小堂行兵所居必蛾屋養馬懸鉤痕斷知

弓服倚柱烟埋定酒鐺出架牡丹餘股折寒牆薜荔尚絲縈
傷懷手澤芟除盡忍聽園西婦歎嗸
重送王鍾淑芝瑞提學赴蜀
真筋旌麾趣曉裝勿疑蜀道復青陽僮奴身莫攜弓箭村寨
人今識冕裳劍外若傳收閬獻峽中好自徑荊襄三升別酒
重歡聚大雅堂詩勸幾行王先取道西發以青陽寇兵阻返
買牛
軍令家傳徧督耕村農稍復望西成鷄衣我典裁縫裂牛契
誰書字畫清劍欲防身無敢賣儈惟增價任相評左師去盡
收餘喘吳月橫天不用驚
胡嗣玄司訓吾邑有秋浦游覽諸詩因贈
薔薇浣手十尋哦鉆鏘愚溪未足過邛壑置身情性共文章
持世飆規多湖州安定原風雅南渡康侯斥講和我欲清谿

相傍去獨攜詩卷入烟蘿
贈撫軍黃公配玄
七年江國勤勞宰幾日西京獻納臣天子非常贈盧矢野夫
重喜擁朱輪新開戟色清宵月舊種花香滿目春節使身甘
同下客扣門惟有訪賢人
贈安慶司理來公元成公蕭山人時左師駐皖
去臘雪深愁歲暮文章魚酒對詩人今來六月舳艫滿同歷
三春艱苦身究委藏中饒秘笈羣舒江上少新燐皋陶作理
兼兵獄引領君侯古與倫
與杜總戎
指岸驚濤勢作鐲指麾閒説舊征南家傳觱史忠貞熱人是
虯髯閫畫堪豐鎬遙從帆影真鉦旗不礙雅歌眈慷余烽火
驚心後捐客能來一睡酣

張將軍以舟師防守吾池贈之
何處樓船建犬牙清谿一曲鐵城遮受書可進圯橋履橫海
真乘博望槎此日江流安砥柱前年澤國滿哀笳看君投筆
威名立我亦從戎學免罝
金綠隄文光將軍過話因感歎張二無璋中丞金張曾
共事粵東
阜帽青鞵上小堂虎頭無復繫鞶囊舊時厮養誰堪用此日
貂鉁獨善藏顧盻談餘沙苑馬聲名史共富平張隆中何必
他山覓我郡桃源七里傍七里石塘地名
十月五日悽集令李小有盤以外艱歸停舟訪余與程
公即夕南發
載石仙舟自越來雪衣促坐訴笳哀話兼饑右成三笑讀及廣平
宇游郊南幾萬枝我輩古歡兵氣解健兒新簇壯顏開布帆

半夜猶長發疑似平原邂逅回
寄題石船山顧夫人祠用方憲副孩未震孺為李小有
悼亡韻
洛神新得董狐徵月湧英州影自怪千里曾迦迎羽葆六時
佛火換漁鐙空中貝葉疑翻浪嶺外雞鳴戒飲冰可憶清谿
姑尚小定聞環佩到金陵
舟中書示吳山賓趙
擒觵人頻見短衣曉霜犯月夢先歸鳥鳴隔岸巢疏樹漁網
低橋纜上磯入畫江流殊未了論書漢後莫全非與君幾度
風波過此去耽玄下破幃
除夕簡柯賢甫之來先生兼食爲錮時年七十有八
客枕新歸孰起予計違函丈半冬餘還思昔歲申姻講丈子廷鍪
爲柯陳附交勉積齡讀父書齒髮衰猶抽鄴架旨甘少可過吾盧

寥寥誰主者英會自擬觴尊奉竹輿
唐費子重宋錙世疎隱處吾友空之小築其閒寄此以
贈
把卷長欣挾乳雛采桑深處曾奚奴費錙往蹟書存石爾女
新交飴共壺抄白飯同金地茗樵青貯在錦屠蘇卻嫌九子
喧車馬不及雙峰二隱俱
讀都諫吳忠節公絕命詩
封事從前急塞陰豈知暴有羣華臨御牀未寫彌留詔內省
先傳正氣吟卻笑羣公猶袞袞幸隨先帝共沈沈名卿多少
梁江總血濺朝衣不解簪
太僕中節愍公輓詩
憶公尉我答昇平我隱公還各退耕冀北固人思太僕江南
國子誦先生豈將大節垂天地恥有微軀報聖明掌露金銅

辭漢早烈風千載起泉英
秋杪同張菊人芳游茅山懷李小有盤有約不果
展期相待並雙騣大醉今朝約又空君是重來如病鶴我當
初去學飛鴻丹楓著意勞行客白石含情欲惱公賴有詩人
張祜在芙蓉踏徧句能工
游茅山歸呈潤生明府
神仙奧宅真如此莫更登封云與亭卧處一泓虛室白看時
幾點海山青雲中雞犬王家物道上桑麻政術經怪得雙鳧
翔寥闊鬱岡丹竈卧公庭
霜降日小有招同曾庭聞傳燈張菊人芳天生玄三石
森雨季校書烟巖佐酒同用煙字丈小有韻
客身鴻跡已如烟又值微霜小雨天最喜蘭心談素業況來
螺黛闘華顛論交徒想高難𢧐得句先傳李白篇無計救時

聊作態歒人叙鳳不教仝
合尊鄰澤梟鑪烟此夕清歎別是天豪容感懷兼笑怒佳人
監酒制狂顛風前樹結交鄰㝵匣裏劍吟並有篇若放愁心
淮水外絕纓滿座復誰仝

別曾庭聞五年喜遇之華陽用韻賦贈

燕臺游處總飛烟狹路華陽小有天念我新逢歌舞豔看君
依舊語言顛紅牙按拍人成隊紫管連牀錦作篇豪舉風流
堪命世誰能搯啞一身全

贈李侍御嗣京

旗亭游處識金昆今見朝廷得勉尊高士湖邊嘗設榻閫王
海上散長屯當宵吟諷真藏史持服招尋肯倒樽自笑復愚
文作家華鐙許共蝨猶捫

聞蔡虬侯[redacted]不及待余而去寄語悵然余歸自南都贈
之以句虬侯故金谿相國子

君去吾歸木上氷齊山空自戀霞蒸魚緘頻歲違千里虎踞
前宵泣二陵業自韋門思握手經傳劉氏歎垂脣扁舟重作
江干夢挹墨臨池定幾升

嶧桐詩集卷之八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貴池劉　城存宗

七言律

柯先生八十之來

此身猶及世宗生七葉清和沐浴成學自姚江通洛水變觀
西土到東京直宮藏柱徵文獻何處橋門拜老更我為耆儒
無恙處殞谿康節世人情

酯儒眉壽幾人兼康節于今覩建炎壯歲研書成蜕棄老來
學易愛龍潛德機杜處無瑕剩高行全時闕米鹽多少執經
蒲柳質師峰獨自挺松耕

贈嚴別駕御風

癸未秋公自溧陽蒞池政聲籍籍應撫程公閣督劉
公並奏辟軍前遣官趣其行貴池銅陵德公尤甚賦

此錄別

公庭談禮雅相知謂我齊年淡泊宜虛席爭來軍府聘辦裝
屣促舍人遲銅官小聚無驚犬秋浦良家有釣羆忍聽途歌
遮攬轡青峰江上贈將離

雪夜寄上程撫軍世呂蕪陰

題劍專征引旆紅雪花梅蕊舞長空麾前講臂三千旅磧外
關心六七公雛伏曾沾幾里霧鳩茲今作右扶風畫旃多擬
鐃歌曲野客春江獨釣筒

送劉壽艾星耀司理之任武庫

共看整槊賦重英甲仗從茲近紫清憶昔鍋豐龍劍隱如今
淮海豹旗橫東人可復俱西討南史方將紀北盟驛路花香
無可戀春風有客老邊氓

長慟詩

一夜羣童唱董逃漢家宮闕付兒曹鴻都正榜三公價駝陌
俄生幾尺蒿穆滿駿馳瑤水宴平章舟潰魯江皋孝陵烟樹
猶堪望睎髮長號擬謝翺阮大鋮師潰于蕪湖與賈似道同

屈指興亡一歲中昨年五月立江東覆杯未有夷吾諫衣踢
多聞更始夙金穴郭家猶未已冰山相國早成空西湖數世
能歌舞不似今朝石火紅

漆室私憂早已知冬春歷盡愧過期倒戈翻向[redacted]宗怨左右
曾無蒯北窺一挂李綱推虎吻七人皇父更雞尸兒婚不是
終朝計走馬何山更有岐左良玉檄討馬士英而下六人有曰事事與先帝爲仇天下進其言東漢左雄疏七子黨進注指皇父七人馬阮輩擠史相公丁揚從中沮敗計欲死之

下馬辭城上馬逃神堯舊域付腥臊長江北久成甌脫大內
中今似解弢奴僕通侯頻進對翟珈后服總成曹雨淋鈴夜
如回首悔不從前軍國勞

先帝憂勤猶遘禍諸公嬉戲可堪支從前我亦輕王導此日
人方恨會之禦寇防[redacted]誰半語元兇匹馬有同嗤自教逆案
翻翻後著著途窮日暮棋南都人謠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去擾中原指馬阮也

初歸就峽川山居

不死儒冠已負慚謝翺鄭肖欲成三奮椎力士時難得蹈海
先生夙所甘此地浮麗人友鹿我生廢編簡藏甕急務舊擁
書千卷抱石支牀且自探

峽居

山圍硼窄雨成湍羅稏聲稀風漸寒信斷不知誰魏晉民頑
猶自舊衣冠登樓微覺秋容重拖杖何人社酒闌郡郭敝廬
無日到近來只有睡鄉寬

置身猶見古豳風剝棗薪樗納稼同雞柵宗文孫可樹水筒

信行僕能工新詩句句吟泉父舊史重重續億翁精衛凝心如不斷高郵時望大江東孫豹奴早慧能誦文選以陟宗文不啻也

偶成

獨留種種坐清陰埶角當風尚可禁栗熟幾家從我拾雞喧無客入山尋寬租役稅農夫語南國西方父老心秋盡峽深來雜感啞壺缺處意森森

九日雨甚

門前屋裏青山滿苦雨酸風布幾難展卷恰抽五柳傳登樓猶見兩峰寒獨蒙瘦菊孤相對旋漉村醅意亦寬莫說從前高會事傷心陽九此時看

漫成

少不如人今可知敝裘聊復學畬菑抽書老眼評青史攬鏡兒嬉鑷白髭榾柮圍鑪團骨肉滄桑閱世數興衰哭庭擊筑

都安在絡緯啼聲又已移

輕霜一動樹容衰朔氣深侵南向枝但有叢存斑亦好若無巾漉醉何期烏皮几自山中穩黃隊軍應雲裏麾村鼓報晴歸犢早放懷原是義熙時

恭聞

恭聞紹武傳新詔喜見高皇自有孫建國兆同堯帝號遭時功並少康論清風元宰興頑懦石齋黃公偉烈通侯起弟昆十世運回陽九復普天難忘孝陵恩

人送白菊

峽中也自有寒花隻立從教亂草遮京洛緇塵生不識染人湛練孰能加霜風勁處爭持力澤畔吟來采擷者坐對不須重問酒白衣已遣到陶家

克捷

克捷欣聞道路喧樓船組練若雲屯翠華露次昆陽戰貂珥交馳霆武尊幾處拊心翹首在誰容髣面白題存即收江浙兼河漢便下金陵復薊門

冬杪雜成

何事深山作寓公為留短髮避金風書生尋甚文丞相前輩欣看黃侍中引領真人南頓後傷心舉族北轅同吾家會孟無聊極點閱尋書豁怨衷

奚衾羞擁繞簷行上念君親下友生骨肉樓山能取義偉奇宛水竟成名四方不少田橫島萬馬猶屯金亮營極目闌甌天際出諸公麟閣我躬耕

禦冬旨蓄不須憂秔有豚蹏粟一籌苛禮山中刪已盡窮交兵後少相謀老妻善病親鑪火稚子恆啼攪粥甌讀罷離騷煩渴甚時時濁酒過牆頭

畦丁田父已論交欲避嬴秦此結茅太古雪留千嶂頂歲寒松老半塘坳門無問字能容懶架有藏書不待鈔正似變名吳市卒羞為奇計學居巢

贈柯君柯君余姻也素不識犬尾犬尾死余與予鑿百計請主者許以埋葬乃要之往棺斂之數然星行經紀其事既竣感而騎此命鑿同作焉

石灰沖裏文山骨毓秀門中麥朮心亦幘楊匡余冒險褸衣董季爾臨深三更月照於菟塚四面風生木客吟欲作大招嗣楚些幾人哀響最沾巾龍發之後月下大聲忽作若鬼哭云柯有口號記之

久欲報鄭公書有近聞賦此

漢業重興訪上台星車欲伴璽書催夢符日月新宸極願切雲龍起月臺身自抱兒湯餅會門人出將節旄來峽中野客雖晞髮卯首麒麟閣與陪

元日口號

元朔年來例有詩只今兀坐晷西移昨宵似數庚申訣後日
惟書甲子期寒暑缺圓差可驗建除宜忌更休知抽毫欲試
新正帖展得遺文雨出師

上元即事效俳體

面具登場簇鼓撾蛸蛸僛舞共謳啞連宵分直三更罷此夕
同堂萬眾譁坐給飛觥扶目倦歸看列炬照塗叉高曾遺矩
兆熙日云比豳風樂歲華

是夕未夜半風雨大作感賦

揮戈投筑愧無能坐度流光感憤增有目不覩[redacted]何心
更問上元鐙東皇山鬼村相賽怒雨狂風天亦崩回想兩都
無恙日人魚膏火照諸陵

寄懷劉引之光衍用來韻

問愛泉明穎所居琴尊一室未全虛引之書舍名潛菴只緣遯世東

離好不問封侯卜肆疏閒日期僧翻貝葉有時趁雨種園蔬
吾家多少遺風在荷鍤清狂且勿如

蒙公藏經閣是杉山稱燕窩處

千巖競秀果如何山裏淹山又曲阿阡陌可通生事具風幡
欲動決音和傳來寶笈天人供散去廚香林鳥過笑乞遠公
長許住吾曹安樂亦稱窩

蒙公贈我竹杖一

六尺枯筇是導師從今臨險力能支右軍徒索邛州遠杜甫
真歌桃竹奇此處幾峰成濟勝他年五嶽亦長隨生平自了
嘗爲恥虎鬪當持一解之

累日山行有作

修徑疑窮且勿回旁行又進躡莓苔平分大地茶瓜菜獨少
多栽進蒴梅盡日不聞人語響空山時見片花開灰心聽法

劉集十九

從今事莫說前身老辯才

答山賓送游杉山之作次原韻

意先籃筍到山顛回首楓林二子旋同有膏肓在嚴壑故隨
去住任風烟路驚麻嶺將枯樾手拘霞光最冷泉喜得披榛
名峽出入山新事已喧傳

聞蘭水消息

夢想鍾山氣正佳履聲度閣菁芒鞵騷成止欲呵空壁表上
曾傳達奏階誰抱絲綸從閒道獨抛邛杖度危厓知看吏事
三公辦莫便辭榮早乞骸

寄白門余澹心懷

江左經年景物移有人腓側對佚離草堂猶傍黔王里椽筆
徒追軒帝辭橋頌盟心成往事蘭橈儔友見新詩傷心異地
興思日落月梁閒獨夢知澹心宅近黔盧王賜第處曾著補黃帝捐鼓曲又有畔橋頌

重問當年舊六朝子戈經處可蕭騷隱囊麈尾應零落石闕
華林自寂寥白板扉存知爾在黑頭公貴有人驕孝標著論
交堪絕猶向蘭心說夢蕉

秋感憶子鑾

落日黃雲秋正閒凭闌無處一開顏王孫草委風霜際山鬼
衣疑薜荔間峽裏又驚聞鼓角梅岡遥憶有躋攀過庭延壽
驅車遠獨把新詩手自刪

感懷八月二十八日作

病葉飢鴉共贅枝森天吹雨度疏籬傷心盛夏飛霜事閒筆
中秋看月詩失信浙江潮寂寞改時寒露節參差小樓倚望
徒願賴縱有村醅懶盡卮
淒迷風雨已連朝暗盡荒村亂葉飄市上有家身不到山中
無侶手難招臨秋愧少陶潛疏論古思多稚讓橋蜷局一邱

誰氏廡敢言容與復逍遙（余家世居郭內試門叩今兩年不入郡矣）

重寄子鑾

累俐違心常作客成余避世得全身當風最苦新刪竹聽雨
猶同宿好人幾處登臺曾擊竹歸來墐戶欲樗新遺文多乞
西都士他日爲書擬獲麟

寄懷林茂之次來韻

茂之閩詩人客秦淮久爲鍾伯敬先生好友萬曆戊
午冬余始識茂之事三十年往矣丙戌秋予攣獲拜
晤尚辱其追念昔游貽詩太息因次韻奉寄蓋不獨
交游離合之感矣

追昔今當老大年竟陵壇坫積新前數來耆舊君猶在說到
閩甌事可憐衝口風騷叉手就刺心哀怨逐人傳陳昂草屨
留遺否孫楚樓邊日幾旋（茂之詩筆敏捷陳白雲集其所表章也）
知君飽歷義熙年新樣應驚滿目前談藝郤曾風已細閱時
王謝族堪憐交游生死趨相異鄉里存亡信幾傳垂老詩人
風味在可能[redacted]旋

重寄茂之仍用前韻

寓公恣意擲流年三十年來一瞬前楚調變風亡欲盡（指竟陵也）
漢仙辭渭泣堪憐月泉舊社誰爲續井史遺書君已傳寂寞
韶卿子善後知應我與我周旋（鄭所南井中心史茂之再校刻之謝皋羽與方鳳交謝亦閩人）

鵝羅山與鄭公話別

一路看山更問津先生來此爲遺民風流坐指鵂節穩日暮
行吟蝶化頻旅犬共篁皆衲子寺邊有石號遲人（見太白秋浦詩）立
談未幾匆匆別恐遇兜鍪訶角巾

春日漫興

入春七日始關情詩思文心總未成把卷睡多兼懶慣看山
興較雜陰晴空村恨少梅千樹曉枕欣聞鳥一聲舊識新知
何必問閉門猶自抱生平
真閒五袠是今年客寄曾無屋一椽兒女壯強兼稺幼田園
典鬻又荒捐舊時月旦虛聲滿此日行藏肥遯偏春色漸看
來草樹平晴何處不流連
真覺從前事事非息黥補劓破重圍不求甚解書曾讀亦欲
無言麈豈揮衣製水田領尚闊冠裁竹籜髮堪晞欠伸曝背
茅茨裏惟待春深理釣磯
步屧谿橋試小娛已蒙喧暖日相扶山同黛綠何嘗遠酒似
雅黃也用酤祈賽傳芭人說鬼邀留勸飯米名菰春來得此
消清晝猶看南飛有鷓鴣
並居那得不關渠爭席欣同散木樗豈有園官能送菜亦無
谿女爲留魚巡簷誤憶銅駝在發篋空知銀鹿疏欲作東京
夢華錄舊聞零落不成書

正月二十六日暮山賓以長魯至同用衫字

禁令新申四遠緘鐙前爾我尚寬衫幾過村落涼如水說到
樵漁快似驪連日雪威半夜劇遭人茶苦百年銜（指長魯）舊來
好夢無從覓惟有相期白木鑱

二月二日寓樓觀雪山賓朗吟急雪舞迴風之句因各
賦一詩

常年二月曾無雪今日春深雪不晴黯黯黃雲垂地合沈沈
碎玉受風橫虛窗散帙多沾笑密坐圍爐亦點鐺犬猶恢奇
何所似盤中白紵掌中輕

徐生（翽）以數詩見訊索贈漫興答之

爾馳長句問潛夫隱几如今豈故吾潦倒杜陵齒已落蕭條

陶令薪都無笠山雪滿人堪臥濁酒杯多氣始麤更有新聞
添大嚏雲藍小袖又生雛

念爾行吟古寺中一身孤榻與僧同陽城不娶誰難弟羅隱
工詩少郡公幾處徒操齊后瑟有時遙望故鄉桐何年卻碎
珊瑚管逐我冥冥天際鴻

乙酉四月余在金陵長干寺何生見過不值歸遇塗次
有詩見貽追和一首

風急誰為共濟舟正思高舉息交游得逢詞客身偏健頻遇
封藩跡敢留方欲騷壇時復探驚傳鉤黨更重蒐騎驢若遇
家京兆好句敲成莫惜郵

何宿明[illegible]見懷有作以近狀答之次來韻

水號滄浪谷號槃此中抱璞尚堪完書淫時復稱劉峻騷怨
能無恨子蘭人病慨慷應亦減山深禁忌略當寬何郎麗句
難為答一奏箜篌四壁寒

聞孫啓山以為僧至自台州不及晤余貽詩而去用韻
奉答二首

避地先吾蹈海濱買田原不為鱸蓴友朋雨集頻招手兄弟
雲臺各致身行遇彤庭俱返轡歸來白氎獨籠巾過江辱問
遺民宅惆悵谿山隔釣緡（父自二歲前既避地實開已入越入閩皆未任兄儀之官仙居命弟武公職方監紀）

遂初正是盛年人繭足重經越更閩扶漢請收丞相命逃秦
豈見宰官身捻珠自定通三世汁米同齋度一春半乘嫁昏
憐我似尋山何日締前因

苦雨遣懷用衫字

連旬苦雨暗松楸不見青山日半銜皋氏廡舂容偃蹇庾郎
韭桃雜酸鹹衣裳由我無新製斛牘酬人尚數函早夜尋詹
愁點滴深寒那得試春衫

漫興效八音體

金莖仙露已荒唐石髓曾無鍊服方絲吐蠶眠終困繭竹抽
筍出便淩霜匏瓜天上原難食土鼓人間總不揚革韠誰分
文質異木雞寓馬亦徜徉

用八音體自賦

金盡貂殘故舊疏石牀猶擁等身書絲聲自鼓高山調竹色
誰栽寓客廬匏擊荒村留俎豆土苴貴仕笑軒渠革囊視彼
天魔舞木客相攜狎眾狙

雨寒即事用八音體

金風餘厲薄春衣石燕長垂翅莫飛絲貿有窮憑肉顫竹寒
無力出孫微匏身總苦徒多棄土室延光誰啟扉革履差賢
雙不借木橋水漲躡泥歸

即事

大麥彫傷小麥無寒風冷雨爛平蕪榴花已照秧鍼水鳩婦
猶將姑惡呼市米頓增三倍價炊糜能給幾人餔食薪何日
朝烟斷應有流離足畫圖

汪生授經峽川雨久不數見戲爲簡此

鶴枝同借峽中眠屐斷愁霖似遠天知折經生角嶽嶽誰嘲
師度腹便便寒塘入戶清堪照奇石沿谿靜有年持此春韉
堂上壽歡然當進酒如泉

始聞孫武公訃哭之

武公名臨字克咸崇禎甲戌後以賊事劇學兵精騎
射吏字武公死義于處州府龍泉縣界

文士名銜署武公短軀瘦臂挽長弓豪華信國娛年少慷慨
孫炎死括中有母付兄能養志無君何地置微躬雕蟲井邑

紛如蟻誰其憮戈作鬼雄
報君戀友念相仍誰請移師叱不麾南八男兒頭可斷朱三
盜賊角皆崩雲旗牙仆悲華嶺龍泉發華山與闘拶者雪洞魂歸傍孝
陵武公讀書別業在鍾山下室旁白壁名雪洞同學歧途多早貴飄零有我舊交
朋

魯山有述恭賦二首

帝堯真自性欽明宸翰洋洋灑至誠擐甲何曾安燕寢代言
從不假鯫生賢書已舉興朝與孝士新更中祕名倉卒六騎
何處去負恩貂珥總猙獰

兗州行殿渡錢唐亦自規模舊紀綱巧拙[redacted]分馬阮輿亡
末路合朱張儲材不少龍爭勢柄事中多冤窟腸賴有[redacted]
橫海將舟山一旅繫南陽朱公大典張公國維也

答吳山賓見貽五十詩大韻二首

壯年許國取螯弧半百蹉跎老病俱四世讀書先業負五朝
食土主恩孤素心元亮風能守蹇足無諸域未趨華髮鹿車
深峽裏自看雞栖自呼雛

莫指天心近傍弧幾年連榻抱愁俱大無大有詩多和題竹
題松意未孤清節誰知縣釜樂妙才我欲下風趨白頭差負
人倫鑑許爾橫山一伏雛

初度雜感祜得九青韻

兩鬢雖存已不青百年塗路半曾經瞻依屺岵遭偏苦誦述
詩書性頗靈名自諸生稱祭酒身隨前代比爇劍從今荷篠
長爲號臺笠叢中抱獨醒

萬里常來客滿庭終身不嫁此娉婷傳家鴻寶徒存祕報國
燕然未勒銘裏幘親朋驚種種挽須兒女摘星星無聞今日
誰相畏擬學吾宗老醉伶

近市吾廬郭外亭析薪弗荷負先靈移家白帖亡三饈開徑
黃花待五經樗櫟老來堪作社鐘鏞大廈任相莛戔琉呵護
多爲助著膝添丁與勝丁

歲月如流星建瓴黃唐魏晉似移萍三千舊牘明時乙五十
新觥亂日丁鼠作廣宮焦共蝨角能無跡挂爲羚變名賫藥
疑多事爭席耕樵野語聽

勞君祝我楚冥靈莫聽荒唐且倒瓶周已爲秦天未旦强而
及艾髮皆星逍遙但看程生馬吳博何須鼠變蜓脫帽北窗
消夏日有時嘘吸誦黃庭

芥舟稊米置微形大化推遷不暫停了了童年能破甕冥冥
晚節懼羸瓶罰王豈善謀龜尾時帝知方重豕零百尺孤桐
曾自擬至今嶧頂尚亭亭

曾圖五嶽寫真形學易今占損卦經褊性久知韋作佩平情

應仗忍爲銘山從靜理中通壽著以耆名用箸靈老我渾無
年少色海鷗羣下共寒汀

水旱干戈幾歲經我生難卜不須筵鵲形人盡呼庚癸龜鑑
書當續丙丁休夏況宜疏醆斝扶衰祇合辦參苓佛菴暫憩
除苛禮待取籬花泛醁醽

初度山行答李敬仲懋

未見猶龍學杜機敢言從此已知非溯泉洗藥方芒屨濟水
遺魚得玉徽數世通家元禮在三君鈎黨仲承徽獨欣志合
來公等何處藏名遯更肥

讀敬仲見寄鼓龍生詩皆其手書多古文奇字賦此

知君不盡歎余蒙閉戶長吟有許功好句得來疑李白古文
識處竟揚雄真碑可譯衡山石唐律真傳垂拱風絕學云亡
常獨憤驚看今日有人同

蕲蕲豈不泣王宮音節猶存正始風耽句全身摹子美變名
半隱晋文中歌成衰鳳兼羅雉學擬潛龍偶侯鼎和曲剛裁
人自笑倩誰史籀寫詩筒

寄沈崑銅

家瞰江流日夜馳恩仇回首夢中棋望門隔歲思張儉複壁
移時出趙岐南渡只餘花作曲北來每聽角橫吹故人寥落
晨星在勞爾臨風勸酒卮

寄劉遠公 南昌相國文端公孫翼卿子也

元臣彫謝世沈淪華胄清英尚有人堆笏懶持吟澤國燎麻
勤讀避車轔玄成經執多傳舊中壘文高異美新我亦王孫
零落甚嵗糓猶憶漢宮春

寄丁介之蕪陰

卅年回首幾連牀飛伏猶同閱海桑避地子能占澤畔秉家

我已集山梁壚頭索酒思頻醉屋角褰蘿黯獨傷楚越功名
知入夢何如磯影照江長

答李男蛾

念爾先人獨好予屏山從此託交初每來赤牘藏三歲屢見
蒼文正六書鼓調雲門時莫尚刺船海上事疑虛應知古處
同癡叔易在牀頭試問渠

喜麻天爲 乾齡 入峽見訪次韻

破涕翻歡倒屣迎兩家不負世爲盟荒山落日人偏到戟手
搏心事未成嵇紹忠臣吾弗取張堪知己孰能爭此中複壁
聊相共門外從他說[redacted]

答吳孟醅

幾年季子足吾師聽樂歸來世已移皴秀有無仍寫石清新
聊復見裁詩英兒著廗頻分果少婦當眉故進卮深柳長蒿

遮寂寞閒情猶及故人思
我已無家作寓公深山贏得桂爲叢切雲冠在聊存古下酒
書多不送窮苦憶心長疏鬢白開看樹老夕陽紅故人頗住
南村近莫惜頻題五字筒

送麻天爲還里

風雨飄搖已覆巢遺雛戢羽敢譊譊閒關謁帝君親事變姓
投人任俠交無力運椎徒皆裂有歌和筑未牙聲欲爲決策
馮詹尹知在全乾第一爻

奉酬蘭水鄭公

正奉當年賜杖游桑田三變狎輕鷗籃輿不用門人舉黃石
何勞力士收偶放漁津知魏晋尚存史藏歷商周肯憐半百
無衣客許與加餐共白頭
朗吟但把薜蘿捫著郲新添稺子飧海上鶴書徵不起山中

虎旅憤何存棋劈未肯輕殘局筆勢方當帶漏痕我已幾年
無劍鋏慵將短髮問中原

答孔仲石 尚鏞

學史彫殘文定亡君家世學與誰傷變名人自知梅福守業
時應屬孔臧世已衣裳忘楚楚我今歲月去堂堂賢昆灑淚
騎箕後莫問中原大小匡

答王季思

竹谿窈窕不容車闊絕欣看杜索書人世君親誰切已爾家
兄弟獨憐余文隨退筆封爲冢禪與誅茅結作廬六月披裘
緣底事行歌然自愧申胥

孫魯山書至

江畔裁書問僻村谿橋新退漲餘痕長庚未信誰當應曆甲
空憇我尚存猿挂怯啼斜倚石兕觥持換欲傾尊健兒來訶

雙垂䰂袛合披裘種竹孫

答吳空之(鍇)

一年長爾遂稱兄異姓嬰鳴骨肉情每𡚶騾驍同歎息齊拋雞肋見生平化螢腐草時無用既蟄飛鷹舊有名(皆指六月事)爲問袁宗曾隱處幾雙留待我來耕(劉沖也)

九華劉若失(光符)六十

橙橘逢辰正陸離累朝生在盛明時盡呼羣從拋雞肋早引賓朋進羽卮三世情親行共式十年長我鬢偏垂待清何必蒲輪急海甸方喧赤白旗

傳說

傳說雲開戍卒非一時同異泣王畿泖湖缺月通魚服航海薰風待翠旂便自佩符脊討義憑誰丸蠟足沈幾枉鐃不見頻呼捷可惜關前舊鐵衣

羅氏義士胡公孫詩(胡公孫本九華羅氏蒼頭羅坐法公孫代死是洪武時事)

傭作初疑力食謀一時赴難主恩酬春秋失記公孫氏今古頻封不義侯望族簪纓銘往烈鄰家壺榼拜高邱看他執節爲臣僕江總真羞自黑頭

自詠用韻寄丁紫芳(燿)

多聞煩亦似何難觔𣪘流螢分欲乾塵垢輕時疑霧釋夢魂清處是雷鼾交如昆季窮猶密道有師資取必端何日雲臺成突兀與君同步富春灘

戲贈山賓用韻

才多險韻未爲難陸海文瀾豈易乾和就松陵綏欲退聯成石鼎睡方鼾思沈魚出重淵底技妙猴棲寸棘端笑擬昔人船下水風帆一日過千灘

隕星石有感

頻年翻與玉京違化石人間遂不歸碧落有司輕失次黃埃無主欲何依王良策馬干戈滿傅說巖空霖雨希我意乘槎將爾去仍支天漢七襄機

哭李敬仲

看來歲歲在龍蛇慟絕斯人淚莫遮松管每裁蘄麥句巖栖長住覆巢家著書封禪無遺草寓意詼諧有賣花開篋籀文猶可把一時風雨識横斜(有賣花樓雜劇)

病後傳聞體更孱加餐曾祝就安閒窮愁亦仄猶揮手消渴黃精不駐顏書範只今餘鳥跡藥欄何事淬刀環鐵函藏爾名山句副本吾當出世間(近好佩刀病中不輟)

學古傷今道正同起余每見赫蹄中後來子定過張籍老友吾真讓季通野鶴不淹雞鶩隊孤松難植艾蕭叢竹林阿季堪長住何遂拋人入閬風

閉門妮古坐更殘性自孤巖亦近寒君友因緣清夢結父兄恩愛夜臺歡幸藏古字書三歲恨少仙人藥一丸四十儒生縣磬室能將得去漢衣冠

悶

章江一夜怒生濤萬眾歡譁拭目勞底事樓船天上坐虛煩牛酒道傍操欲呼風順能加饗不割時過或失刀麥飯渡冰思往蹟豈容瞻顧愛堅牢

題予彎舍半山樓用雙字

槐安蝸角亦稱邦小寄何須地幾雙本擬門庭羅有雀不妨人口聚如尨割來突舍容書几借得危峰到紙窗千載翠微無領受山靈似爲可兒降

丈仲少縱壓簷撞賴有來青色滿窗一室無多真號丈兩峰各半亦成雙炊烟時與晴嵐亂風響能將朗詠扛但擁羣書

高淯眼此中陸海又潘江

感事戲成用雙字

我今全是鹿門龐豈有英雄氣未降身子道高人宴合村鐵

學廢語多哤感時自裁詩百一好客誰開地廿雙莫笑夜郎

王自大從來不識漢家邦

正着紅巾正擁鏦鞠躬敢出語言撞無腸公子橫江岸忍辱

仙人坐法幢不見不聞仍用伎琴噪聾吠自爲腔最憐二客

余雄甚常佩腰間劍有雙

眼暗

眼暗何須問幾時蠅頭久讀已難支望中桃李迷分辨鐙下

之無每誤疑髮脫齒搖朋引類風吹笑動淚同滂老而能學

生平志如此神明伯業嗤

李善承 元甫 罷太倉司訓歸里

憶得之官正亂初干戈絃誦竟何如飽看妻子江濤色多讀

王家說部書身返枌榆當社祀路經麋鹿舊邱墟歸來屈指

如君意瓮有新簩網有魚

移寓舍題壁用雙字

擕奴再徙避聱哤數武穿來未過杠上室尚堪通信問繩牀

應得臥恐懸鼠因空盎曹移穴雞不談經冊在窗茅屋且愁

風欲拔莫言斗印壁加雙

卑濕無憂苦雨涼耐他固陋亦心降身同野馬聊過隙廬似

蝸牛且繫樁腸第知餘書棟幾浮家尚少小艭雙相隨獨有

琴書在作計堆牀與塞窗

借得蘧廬度贅疣何須疏豁杜家腔三竿容懶晨與杖一几

能安夜讀釭下客程材羞九九誰人書戟植雙雙席門以外

諸山好隨意青鞵度石矼

客來茶鐺響前宵何處能容奉佛幢人老驚花難枕藉家貧

醯甕少罌缸殘書欲乙尋當再弱息呼丁近有雙可惜詩成

嫗不解徒將赤脚放奔瀧

雨中漫興用雙字

急雨斜飛竟打窗中庭汎濫遂爲江生涼衣悔疏絺御避溼

書連几案扛塵釜烹魚徒賸乙坳堂數鴨尚云雙淋漓知是

催詩意得句慚無筆似杠

裩曬長竿正擬幢空堂水滿不加艭老來作伎多爲戲懶去

閒吟不用腔指字教兒常展卷藏醅謀婦欲傾缸牀頭尺鐵

聊堪舞何必廷津定有雙

午日即事和山賓作用雙字

此月此日五爲雙千年傳憾楚湘江客中盤粽誰加理亂世

丹符我笑惷小飲尊空難爛醉高吟鐘豆莫莛撞頗聞別館

榴花發深鎖紅英落滿窗

幾截羈栖不繫樁菖花又泛嗄醻缸潔身我挹蘭湯浴混俗

兒持艾虎降佩絲急思兵辟五讀騷真歎調無雙短衣禿鬢

慚窺照鑄鏡何須揚子江

和子鑾雜感仍用雙字

鴻都價就辦旌幢槊戟朝來列幾雙官未趣裝油幕出客曾

持券璧門撞共知爪子金隙廉何止葡萄酒數缸安得好音

持露布銅山羣賊破皆降

銜號來綏此一邦徒聞斧鑕日相撻夜叉望屋人皆攫赤郭

當塗鬼亦懾開嶽穿垣通賈客慮囚流血比泉瀧拔釘猶幸

錢千萬何代無賢今有雙

杳杳旌旗何處鏦秅侯望爾漢爲雙已多鳴鏑來吾土聞說

旌旗渡皖江遂使糗芻勞父老幾時冠帶見家邦深山桃借

劉集十九

奸人號鉏梃紛紛亂未降
塊土支天是冉駹南荒猶自漢人邦歐書頗傳臣惟六唐祀
單稱𪆖有雙風雨使埋存硤石興亡淘汰付長江被袞雖伏
行吟客聊與兒曹話一腔
枳棘栖鸞已笑龐漁竿況復坐春江丈夫既辱不可再國士
何人更有雙此日謀生無牧豕他年遣女定牽尨假份飢饔
休相怨剛拙從來未易降
四壁依人敗紙窗黃金曾用似流淙抗章忠諫前賢獨荷鍤
清狂到我雙親戚莫通貧後問詩書難奏得時腔五噫歌就
逃何處歎息猶吾又一邦

戲和山賓題窺天堂作用雙字

皋比擁後絳紗幢一纔容光略透窗敢說陷身井底坐差同
蹇額管中撞狂時也欲州游九狹處難教眼著雙我學莊生

齊大小高天直向芥舟降
庭除要欲敞軒窗意匠誰為借箸雙十尺堂開虛不見三竿
日上晴相撞犄牙遂滿青天幕屋角須然白晝釭卵色好看
搥碎管莫教裩蝨笑人咙

寄訊源頭李寅公觀男蛾時叔姪用雙字源頭地名

濬源族比子男邦邇日頻喧鼓角咙岳伯祠前曾繫馬孝廉
宅畔可驚尨短衣知有新裁袖妙醞應無昨歲缸我欲仙巷
來問訊辦將不借㑥頭雙
父老驚嗟兒女愯深山風驟走羣駹圖書此日難無恙鬢髮
前時已就降天下倘操盜有兩爾家湛濟僅餘雙遺民正是
南村侶也學籃輿到虎杠

寄關中韓聖秋詩

聱牙舊業幾人採學古堂中與世酣賦有貢奇嗟烏二書無

時寧及門三儒林好纘西京緒文苑還馳北地驂浮漢渡江
游歷徧察言應鑄鐵為函

答陳秉文希昌用韻

文苑曾傳鍾鼓撥邦曹欣附大侯邦摛辭每見如黃絹草檄
時飛到碧幢興遣微吟酬大塊揭來舉酒酹長江編珠滿就
驚人句寡鵠憐余不再雙
衣裳俎豆總新腔筋絕何人鼎足扛漢室頗多青眚信梁家
曾貴黑頭江人閒歲月句過五天上星辰縣有雙知爾弟兄
冰雪立不須才盡意先降

連日有酒食筆墨之苦山賓長句見訊次韻答之

逢場我已辦優俳龍鮓憑人指作鮭治具有珍皆桂玉傾家
為醵勝茅柴鴉塗久盡雞毛筆蠡測時知鹿角牌德操自來
能玩世客咨婦諫總言佳

寄懷陳昱昭丹東

上黏簾幕下泥塗天遣花飛分爾殊繡斧子曾稱柱史綸竿
我固號潛夫久知妙偈傳多葉可更虔辭入畫圖函丈正依
鍾阜近伽陵音亦似鴟烏

和王元倬南陔詩同用一先韻

一堂雙菩地行仙此樂三公不值錢瀡瀡甘時醾作脯衣裾
浣處醴為泉天人策秉供泥詭子婦觥持擁竹馬糞蟬冠
何足侈將山淮水共年年
細數南陔樂事全烏皮鳩杖序庭前才人抱膝嬰兒態佳客
升堂稚子緣偶過名藍修佛地閒看薄霧養花天春醪旨蓄
雍容奏此是逍遙第一篇
莫貪呼問孝廉船子舍長依更怏然舊業白華兒志竭新酷
紅友老人專閒顏不搘鬢魚帶佐匕惟多芋栗拳可愛日長

暄暖甚扶衰未用早裝緜
齒健顏頳花著頰瘦修蔬佛正齊肩采陶佩潔因馨膳掬水
懷清又擊鮮豈有移文稱偽然但知洗腆事牛牽新詞自唱
班斕舞不信逢壺更借仙
將東作隱自家傳孝弟爲科也力田悔有高名廿載外幸存
孺色兩人前莫言春事長安馬且辦朝供緇項鯿博得高堂
開口笑此功何啻勒燕然
盥饋晨昏近膝前談經又是介眉篇婆娑靜閱長千里歡好
欣同自在天剝棗獻甘歌纂纂種蓮溜綠愛田田太和至樂
原難譜頓爾長謠句可傳

金陵八代懷古詩

往者金陵概云六代石倉曹公謂吳有建業開先隋都汴水殊別故與一時詞彥作金陵懷古詩取吳晉宋齊梁陳爲斷審矣代限一章體用七律悉弔斐然殊爲定論昨于鑾丙戌過舊內感而作金陵八代詩益以南唐皇明明以洪武建文弘光分三章合十首從周論世意用良深戊子冬乃和之并稱懷古矣曹當萬曆熙洽文事雍容故每以才人韻客爲一代之重今遭離亂觸緒多傷則于英輔抒猷壬人釁主亦三太息云

吳

城闕風光建業開天教南北盡雄才大航鷺革遺圖在西苑
歲麰耒犛來星落樓前疑可摘銷橫江上亦成灰不須惆悵
龍驤入銅雀臺傾久綠苔

東晉

南陽事後數瑯琊一代風流接永嘉撰甲臨江稱帝子賭棋
卻敵見名家至今征虜亭頹古何處邀人笛步斜爲有夷吾
經壹在塵談猶足制長蛇

宋

禪草欣然事業多元嘉盛後亦蹉跎凄迷馳道誰調馬黯淡
浮恩失瑞禾橘樹連枝難問種梅花點額自成蛾彥回當日
修名行早向齊門曳玉珂

齊

長桑華蓋事纔成又見芳林苑草生畫殿分廂撾鷺鼓錦車
蹀埭聽雞鳴雲埋仙館東田色鐘斷宮樓西弄聲惟有玉兒
能不負蓮花應得擁傾城

梁

亦是蘭陵亦石頭東昌好景又全收千鐙僧挂無遮會三表
人歸大捨修棫藻至今宮體豔談經當日雨花浮可憐寂寞
臺城外到處惟傳文選樓

陳

正歌巴馬起黃塵數里香風遠撲人石上鎗然留帝晉檻前
飄若舞仙真劈箋麗句餘殘曲夾坐深杯渡幾春千載臙脂
染井色不隨江令逐朝新

南唐

知與神堯事若何昇州駐得古山河霜髭一夕驚隆準銀汞
千年想黛蛾堂敞澄心傳妙思池吹春水當賡歌至今猶美
徐常侍載筆江南錄頗多

明

興王大業始基吳萬國朝宗此帝都調露金莖分鎬宴閶江
寶翰奠遷圖六王麟閣無先魏十廟雞籠許闡胡當日成賢
街柳滿人才應得數前夫

祖烈孫謀正代興鍾山紫氣鬱相蒸金華啟沃周官熟桐葉
封靡漢制承古昔家君曾讓帝王家文佛亦皈僧朝陽避去
烏鳴日慷慨諸公笑魏徵
忽歌浮渡自淮揚想望周宣與漢光貂珥勳名爭鳳翼羽霓
歡舞醉霞觴經營誰辦盧龍戍佳麗重開射雉場遂使清談
人笑我邇來小阮更猖狂

答順德黃更生(袖)有懷中節愍太僕(黃怡齋工詩字)
年少南來避朔吹客船秋浦賦新詩一生不識[redacted]三略
宜開虎豹旗倚腕釵痕柳是骨前身金粟玉爲妻開君話我
游燕日共聽中公說解頤

吳緒倩見過信宿長談見贈新詩即韻奉答
乘霽衝泥雨尚殘遠岑驢背說平安驚弓昨歲疑逃景耕研
今時起閑瀾指我面紋添幾縐喜同枕影足三竿追談往日

行藏事曾爲諸公不及餐
闌珊花事已成殘一榻將穿坐幼安祇有義軒來舊帙何期
非惠起新瀾雉甘泉澤游辭禍魚笑璜谿餌誤竿留得漢家
藜火在也非尸素對盤餐

行人聶宗鼎過池見問
麾羽論文問舊游梅枝何寄即清修閒吟驛路臨秋浦欲畫
監門過石頭風節漢亭推上客星軺江瀣會諸侯嵯峨亟訊
孤桐在學得鉏經靜者流

寄問徐羽先
化鶴奇蹤何處淹題帬寫葉與應酬秋深曾共寒谿月兵劇
當依古寺龕猶是無兒更無婦幾番江北又江南不知飯顆
山頭句譯向侏離孰與談

寄贈劉西佩(斯琦)璽卿(南昌相國文端公子時攜家于湖先是曾貢潮放生有吳畫贋)

曲
時移經業寄江潯泛宅猶操玉軫琴書畫名船人似晉璽符
挹秩事非今逃潛頳尾欣禪悅按拍青衣識道心爲問先朝
綠野處西山霧雨共陰沈

山賓至自商田
客至如同墜葉驚風高撼樹正聞聲授衣鍼綫從慈毋煮字
鑪鎔傍友生一路寒潭霜後淺幾行零雁日西橫比來郊籍
方乘候應有文章說善鳴

讀伯璣戊子詩
縈響猥多各有聲玉徽古調尚孤鳴清奇常建破山寺高潔
岑參古鄴城不少餘霞成綺麗應從寒雩淨聽明空山皎月
茅簷下何處金莖露滿傾

寄林茂之白門

石倉化去歎詩亡離黍聲微拾斷章書到旁行文欲變語從
譯出韻難長羣烏噪亂臺城夕衰鳳輝沈鍾阜陽尊宿祇今
誰矍鑠加餐吾勸老靈光

憶余澹心
豈意金陵澹蕩客道歸堂亦不隨身倦游豈作求凰曲飲酒
偏多近婦人石鼎頻聯驚巧匠羅花可共是遺民何年更劇
聲名盡就我深山半畝春

寄懷梁公狄用來韻
嗟乎僕入燕市握手梁氏兄弟慷慨作酒人態也何
時哉公狄領解頭官中州赫赫昨日事而高岸爲谷
如此矣公狄去燕山而湖處余亦逃市門而山栖皆
若恨惝醉寐乃者公狄從何竊明所見余手書知尚
爲人顛跋纏綿長句於邑嗟乎尚何言哉先是公狄

一夕夢贈余詩有松花餉客秋句遲明余至相與詫
異各足成詩一時傳爲佳話今來章復理此故余諸
篇皆入夢字第今者夢中說夢吾曹皆癡人矣徒以
墨汁淋漓瞖于屋梁月色牢以是往仍冀其來
送使宮庭麥秀漸遺民都作寄公淹秋闕窮冤家何在春夢
依稀事更拈父老猶談前代事詩書多散亂山嵓一枝不似
鳩爭鵲尚可相容舉足潛
松花記得滿垂簾文酒曾同事事兼雪後登臺看玉屑市前
搜祕簡牙籤天街刁斗情多慄午夜琵琶語愛纖回首主賓
俱異地夢華有錄試重添
同學相推最弱纖朱顏應已著髭髯科名高第卑鱗爪兄弟
齊聲著桂枏春夢姿今成一笑夏黃公輩守皆嚴自憐作客
吟秋後窮谷長饑更石銛
汴京陳跡幾年淹懷古先將近事占吳市司門常見福義熙
舊令遂名潛麟經在抱宜多讀鷹武充塗不一覘我亦西臺
同哭客夢中顏色月窺簷
豈有夷猶避詔嚴耕當負耒刈須鎌瞻雲真見天方醉窺井
傳云火欲炎引睡抽書將覓夢杜機爭席既生嫌焦螟我不
須枝宿聚族秋蟲一睫尖
露蟬壤蚓宿稱廉一餉無貪味豈兼麟士織簾勞可習胡奴
送米卻當嚴天高木落條枚盡風急霜零蟲豸殲留得孤松
頻入夢蒼鱗猶自結冰髯
芳札奇嶇鄭屢淹故交無恙見題籤羲皇夢覺由來遠樵牧
生涯到底恬大海好因秦帝蹈微躬莫受楚人鉗湖寬谷邃
憑相選州郡從今也姓嚴
未能盡謝是鉛槧檮杌齊諧可厭厭此處容吾椽作筆有時

對客口如箝田邊黃雀知難奪夢裏陽烏尚欲遲地闊窮途
思未斷素書莫惜寄飛鵝
曹日贊 參芳 六十用周汝爲韻
如子何須祝大年戊曾回日石縫天青驟未入青城谷白髮
猶耕白笥田渡問樅陽嗟往事研鈔遜國有新編蕨薇已就
長生藥可許分余共得仙
予鏊自句曲返問之
爾從通濟買驢鞍懷古情應道上看曾否鬱葱仍寢殿有無
禾黍滿郊壇譚經挾策猶多士戴髭蒙裘是長官舊國新聞
吾欲問峽中醲熟未深寒
送山賓還高田省覲即議昏事
臘月流澌滑路苔愁聞歲晏去心催欲豐旨蓄須迎婦要逈
桃夭合款媒如子長貧無此理有人偕隱莫言財遙岑好景
吾能料別後詩題是早梅
和子鑿窮極詩
歲暮多愁正欲和此適何寤明寄到丁亥唱和集遂
盡用其韻得十二首
一東
栗烈吹羅敝篋空大裘惟待日輪東生憎善化踰淮枳隻愛
孤根產嶧桐畫粥暫教炊突黑簡書難借續鐙紅欲將皁帽
浮家去遼海于今路正窮
三江
莫將名士作旌幢劇采人閒坐敗窗已辦埋身爲蝌蛹計將
晚食當鼇腔饞鴟得鼠矜餘腐涸鮒無心汲遠江記得奇窮
何日始石頭一片舉帆降
五微

先朝遯跡藏芳菲傭保終身挂葛衣爭粒豈無羣鶩飽摩雲偏有乙鴻飛苦遭坎壈生塵釜借得居停缺板扉頭白固窮猶未晚心知今是昨皆非

七虞

悉數多般大率無盤桓一谷亦名愚相依未去惟妻子諸苦能經是丈夫裁口正謀仍買藥閉門難謝爲追逋持書就日真生計此外安眠獨據梧

八齊

驚鳥繞樹未成栖索飯癡兒苦對啼米盡或知居士屢寒深誰贈故人綈已知琴奏無方響豈可杯關學滑稽去菜滋蘭終異種不容誕論物皆齊

九佳

賃來廡下作高齋客至施牀且笑諧囊裏一錢如拱壁盤中三韭是名鮭飢逃元亮貽兒僕富擁顏公折股釵萬事蕭條霜後葉獨憐釋小散人懷

三肴

拔得餘生物外拋河梁揮手謝知交盤空且拾山中橡風急猶憂屋上茅燒卻車船留鬼住泯然玄白免人嘲赦危行步谿橋側覓句從無驢背敲

九青

卜居莫更問尊筳食氣飢龜自有靈俗薄從戎亡僕隸價高忍病卻參苓幸無歲朔新從亥豈望寬仁老復丁錦縛卷還安枕褐竹筠未改舊時青

十蒸

秦短周長幾廢興夷貪呆富孰堪憑潭潭家亦同爲旅種種余終不似僧寒劇雲垂天欲暮路窮林失鳥歸矰人生墮地無餘物況近窮廬合哭冰

十一尤

陸沈灑淚向神州一室原思未足愁廢井不波經歲月殘書未賣是春秋久知熊掌難爲舍恐累豬肝嬾出游到骨嚴寒何所用試看梅蕚在枝頭

十三覃

遯世高名且不貪況從行蟻逐餘甘秋蟬咽露胸皆淨瘦鶴穿雲性所諳帶索由來堪石隱休糧正好學瞿曇衝風凍雨呼嗟盡杜甫詩中說病耼

十五咸

微尚孤存天所監黃精終歲負長鑱鈔書已盡磨人墨謀醉都無貰酒衫碌碌誰何扶日月蕭蕭獨自倚松杉屨穿烟斷歌聲浩始信先生此不凡

伯璣將歸南州寄此留之

幾年澤畔見平生秀句頻傳驛騎輕芳草故人皆可戀寒江雪棹豈成行篋中疏雨猶堪滴夢裏青林杜自驚惜別望歸都有意未容南浦獨關情

伯璣書來決計言歸再賦此

風帆美滿掠菰蒲上冢除宮敢緩圖春草荒荒埋灌井寒流瀰瀰烟蘇湖舉家作客非離別幾載歸人問有無已慣長江來往便相思命駕直須臾

寄懷唐祖命 允甲

春山空聽喘黃鸝有美離羣繫我思墨榻已多登石本詩瓢應滿泛江湄朋諸擁髻成諧史坐愛過庭正學箕可憶梨園南內日猶然侍從鳳凰池

有懷蔣子卿 臣戶部

拔身羣盜故山來初服先曾破衲裁幹國有籌繩豈算浮家
無竹徑難開瞿曇見相明貽死愚曾名兒見不才猶記翹車
陳大計主恩霧色對平臺

山賓花燭詞

上元鐙火正連宵暖日晴雲護阿嬌詩妙催妝纔出閣家便
侯亡不須橋到來荊布欣相答偶作羹湯性已調從此晨昏
知有託采毫盛泥黛眉描

趙友沂孝廉還楚潭過池州留書見訪因述姜如須冒
辟疆李玉潤孫坦夫方爾止何寤明垂念老夫即次
其荷池分韻六首寄懷

山陰流香草正青怨傳短札擁邗亭歎誰秋浦誇貪道勞自
江潭問醉伶商亂不言金匱訣宋衰但祕鐵函經相看俱是
王孫怨缺劍猶存漫號萍

錦帆遙指孝廉舟浴研囊琴尺素修揚子之間淮共海大姑
以上水中邗一時流盼俱相戀萬里還家莫便留儻與何郎
尋石隱風烟同上半山樓

麈尾那從對小談愛君律細筆先酣雨開噫氣空悲萬一唱
悲歌更歎三食減淵明乞倍拙嵇希叔夜嬾何堪雖存短髮
難濡墨坐聽啼鵑不向南

琴絲茶鼎響相應柳色當時快廣陵歐鄭連宵開綺饌李孫
五夜僃書鐙縱觀紅粉歎何限欲散黃金笑未曾藩鎮爭餘
笳吹滿河山雖沕月猶恆

黔首如吾敢自頑典籤研北缺雙鬟冒家樸樹巢方穩梁子
松花餉莫刪但憶盤匜當日盛爲鐇金石幾時閒可憐六載
鶴枝寄真學高人不買山

以詩無敵我心降況復交游徧過江待徵姜公才十倍祝雞

方子跖千雙（近聞方文祝雞之樂）盟壇久別真冠笠野社羸安不見蝗
新雨撩人吹禁火蒼茫客思立春矼

別男蛾後有懷不已賦寄

此去應歌行路難亂鴉啼樹水聲乾新妝奇服酬識察舊習
唐音代睡酣三宿豈當書十載百年徒有恨千端相期欲紀
今良晤甲乙藏名擬釣灘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九終

貫池二妙集第四十七

貫池劉　城存宗

五言長律

吳少友光錫爲刻私印酬以二十二句

我與滔滔者俱非識字人偏旁常借讀險僻遂徒嗔喜得君兄弟能稱周漢秦鳥龍分所以蝌蚪溯其真意古鴻濛近精通點畫塵跡蹟于奏刀盤礴爲操釿黝渺經營趣飛翻位置神當其之凹凸未有不輪囷造妙工驚譜搜玄鬼放燐瑰奇豈小道龐讙見先民祝子能無倦縣知境日新

遙哭萬郎中爆

一隼乘高日諸公用射初朝儕多命苐行亟眇同車馮社機方迅揚庭氣未殊雹雷沴氣挾萁莢侫人鋤已苦弘恭擅誰堪王聖胥老奉孳小鮑大杖至尊居性命宜強死妻孥怨諫書浮雲蔽日慘驕尾上天虛戰血玄偏有張弘則不如擊奸心自壯謀已術非疏草莽悲譁後班行怖慴餘賜緋衣紫者爾竟欲何歟

送鄭際盛三選北上

經術文章事康成舊有名帳中傳秘笈象外領玄聲欬唾圖書出周旋岳瀆盈幾年藏大澤今日榜都城筆墨靈方見文游氣始平夫誰無遇合爾乃見精誠不是良工詭徒然國士榮

張彥先一儒至自采石同游齊山

張子東南美風流博物兼三年前把臂十日裏掀髯別久郵難語思多夢莫占濤聲舟忽遠霜色僕皆黏奉石齊山有然犀牛渚潛登臨吾未倦悲喜爾能恬豪飲知誰似孤吟任俗嫌宗之偕李白乘月夜厭厭

答贈劉客生相宗用佳字

逢君何所似朗月入人懷握手寒温罷掀髯身命偕恢奇聊任俠談笑豈優俳得句兼霞霧揮毫折股釵所思閒要渺不廢狎名娃挾笑纓兼餌長歎風且霾無憂天豈問有照醉難埋空闊長安路殷勤秋浦涯猶將復相士那得盡言佳在昔多吟詠劉生爾我儕

贈謝孺玉璠會玉爽用友字

客自瀟湘出游從燕薊來根枝連棣萼名字重瓊瑰妙句澄江合幽思春草迴烏衣尋舊跡白紵擬新裁密識原同阮清言復勝裴論交因問道求友敢矜才氣隱芙蓉匣心傾琥珀杯風期一諾在襟度眾人該所以應劉輩教令儀廣陪兔園辭固好溉水事相催祝爾難兄弟匡時志莫灰

漫園懷米友石太僕

勺園數笏在太僕百年憑地以水爲國人呼石作朋堅貞存內美浩蕩見修能妙理青蓮悟綺情紅樹徵蒼茫成出沒筆墨與因仍真自南宮系聊同大令稱圖書有所付爪髮此中勝冠蓋至今盛風流竟未曾我來欽止肅首夏起層冰

贈徐黃門蓼莪

諫院名流在邗溝賢者多談兵雖鍛羽執禮正鳴珂張膽酬君聖掀髯折俗訛擊奸根痛拔愛士莅蘭和諷直誰爲與艮朋古有歌江南北安倚從此挽積波

山堂夜雨共用傳字得十韻

此集不徒然寒生屋角泉連朝山色異一坐客星懸陰滿松筠沒杯行意氣傳隔簾飛瀑靜對燭古歎延酒戶推公等書淫笑我偏耽聲亂積溜雲笈佐疏筵僧樸容諧謔時艱動怨悁何人倚長劍今夕思香茎正欲高吟共彌明向壁眠

過姚北若 渊

鴛湖本北海文士忽瞿曇書以廣爲業居將訶作菴避人當小隱把卷得長酣佳句澼成性名山志盡探占經會壁古叢氣谷神甘舊夢通梁月新懷破定龕嗟余有底事共看羽陵函

記答次尾語

我有亡韓恨寧甘羯與羌委身須擇主大度待興王結客先傾產嚴兵豈打糧停車屠販輩連岩楚吳鄉小敵原宜怯虛聲未易張穰苴教處女宋義黜貪狼莫倚孫忠壯當知多算強居巢誤認羽黃石曲成良此舉天應祐要之人用臧園陵俟洒掃父老勿戕傷事異摶沙戲功成胙土長聖公與李軼吾不共壇場

寄答陳伯璣二十韻

陳子伯璣宣州坐雨樓余近作廬中諸詩觸事生情成十韻來既交誼詩思並自遙深清峻余用韻申懷遂倍其數身所茹苦不能中咽不吐也亦見余顛倒於陳至矣

感事兼憐友澄懷發妙吟正當風雨晦念我尉羅深幾載山居慣非時縣帖尋微躬如病葉新政欲焚琴勢劇石壕吏殃延楚國林輿臺驅照練縫掖射檻襟有物憑城社無炊執釜鬵報經趣齋鍊輿儳去轉衾歲儉羣辭券官尊敢獻箴大呵辟士受小怨隸人禁學道身難庇貪生患自侵低顏耐白眼結客誤黃金世路崇張耳吾徒失季心先生海已蹈翁伯族曾沈名到徵輸賤交看緩急臨分憂頻夙好閱俗動清音指諭誠溫厚胸春故鬱森希聲疑在昔古調見從今神樂和平聽師與鄙薄欽何論執高誼詩格亦儲岑

即事寄伯璣三十韻

伯璣書來云洪都破後兵過子湖諸所椋物遂有士業撰著槀本對之惘然先是吾池卒返亦爾彙彙余見有評點左氏印記爲徐艮齋字成叔當是巨源族屬其字畫姿狀亦原本茂先筆者因念去春奴竊藏書余方忿甚詎知陳子石莊亦復散佚不必遠歎廬山之李近徵義烏之胡矣感慨率成以語伯璣兼寄士業努力譔述正不懈吾曹妮古意也

聞道晉州守玄文已播遷醉翁塗改記溫國謹嚴編屬草原將定藏山俟久傳抽思曾丙夜秘事或辛篇構杌應成史蟲魚未廢箋崎嶇心口際慘澹茗香邊此物神爲護宜看鐵共堅云何兼閣索遯泛兼湖船戰馬芻書帶兵人刈研田紛紜迎劍戟倉卒散雲烟委宛笳鳴入黎邱車載還豈惟三篋失

定致百城捐池卒初回棹軍裝亦滿闐零殘曾寓覽印記尚堪憐左氏鑽研細徐家名字全是爲我友族妙作素臣詮墨汁猶新濕江流已亂沿玉臺今放佚徐指義府必危顛陳指東壁晶星闇南昌大姓遷旁行得氣日載籍就燔年余亦稱耽志陳生許大肩典衣蒐欲偏槖被箸非埏昨歲銀杯化連朝金市縣偵尋璧不返歎悔夢徒牽自古多如此於吾誠偶然秦灰曾幾劫汲冢固先穿竄志徒存略唐厯但信緣早知幻泡理益覺諷吟賢弄翰聊怡悅觀書省過愆寄言幾部客牢把筆如椽

柯醫士年五十索贈爲賦十二韻

君今稱丈者聞昔是孤兒冰雪名家有芸編手澤貽夙搏虎壯志壺隱度明時俗薄儒難用才兼國可醫仁心斷濟物妙智欲過師捲耳喧囂疾虛懷澹蕩詩天全由守樸真祿得年

書命既惟人造非緣此日知樂山長歲月學易㝡瑕疵臃腫
誠樗質穠華豈杏枝自他俱可壽理數本無私白首相莊侶
從今祝介眉

答贈王元倬次韻

酬唱來春峽烏衣舊巷人靡羞稱槁咧孝不待冰鱗盧側我
方廢山幽桂尚辛傲餘南翥性愁憶北征身上計辭偕吏歸
耕衹事親長安書已斷句曲誥爲真積墨莊何富多鮭韭豈
貧門無慚淵鑿階下蔚嶙峋丹管披荒籍麻衣服古巾澄情
尋木檻決眥倚霜筠哭過懷沙誼狂求佩印秦年華殊未丈
孱數遂先屯象邑雕文徧旗亭曲奏陳交游希更密將卒欽
其醕共宥魯連隱難呼孺仲臣東南佳麗歇陵廟草萊新補
譜重箋鄭傳經妙說申（王精毛詩）六噫存永日一雁叫孤辰憐我
通詩卷憑誰得酒緡月明顏色好識路夢中頻

七言長律

與孫大宣（鼎廷評）

舊從藝苑識興公冠蓋相遭鳳闕中棘寺清時談老易金臺
高處策兵戎思深不悶悲歌俗誼重猶存緩急風豈少投人
將滅刺胷無射虜大黃弓躊躇攜手傷行路仰指浮雲蔽太
空

訪朱雲子山居

一徑桑麻逐水灣蓬蒿交座未須刪有人笑歎因觀史無日
眠餐不共山玉貌仲連持大義花谿杜甫詠時艱高名豈屑
燕臺市亮節知當漢檻攀古調擬成多白紵閒情泥處是烟
鬟耽玄偏入蓮邦社絕俗全驅蝸角蠻此地督華迷去住賴
君閒靜帶癡頑我閒擇對新相敬莫作噫歌便出關（時雲子續娶故云）

送少司馬馮公鄴仙

鍾山雨過曉雲開似爲元臣應詔催天下用兵多歲月明王
側席感風雷家承當世廷爭慣（公舊直省中多奏議）人是長源戡亂該
事劇官惟司馬重才兼命自后龍來（以南大銀臺召）舞干化遠戎宜
詰銷甲情殷運欲回樞密到今真拜富中書從此定尊裴功
成耕牧嬉游日封禪云亭劍履陪

送別廣文沈玄贊先生（沈廣文號湖人諱[redacted]爲吾池司訓以遷令行時在左兵解嚴後）

鳩茲遠不在天上何事傾觴惜袂分衹爲道尊同胡瑗非因
句好似休文七年雪立春風暖一日帆開秋水紋蘆荻初經
兵後長觴篙新自港邊閒爾時南浦難成別況我清豁誼獨
殷相送都應至崖返諸生從此歎離羣

乙酉首夏至南都以近事寄示子鑾

格天傑閣入青冥司馬門深虎豹扃能使長秋埋故劍更教
貫索隱前星宮槐句好猶尸市仙李名高竟雉經恭顯兒孫
皆熾盛顧廚賓客總彫零祕辛日日昊姁奏令甲人人崔烈
馨麹部尚書依黼座羊頭都尉擁雲軿膠傳卹慎喧昂貴丈
到新羅概勒停我已過河羣口笑此盜重事客談聽逗遛不
見難當左機弇將傾眼裏丁成敗只今鑄就錯是非俟後史
稱桯宛平盡瘁邗溝上徒恃高皇有赫靈

六言律

和東阿舊縣題壁詩

作者何人意滿讀之令我情酣婆娑未能旬十蹣步盜止歎
三小語低窺月白高歌上有天藍試觀如泣如愬不必以雅
以南

荒烟野色殊亂水火廷爭正酣閒網祝辭面一上書太息過

三爲周柱史守黑有楚大夫姓藍投虎謔原畀北鳴鵲象巳
生南董尹藍楚大夫藍姓之始
聖主年年減膳豪家日日沈酣枯桑鼠穴吹萬繞樹禽鳴帀
三曉把攊頭歎白午餘因噎思藍敢稱代北分北不用周南
召南此能治噎
楓宸何以衣布臥側難容睡酣女真兵恆猖萬華封祝但多
三撫塵不能當飯業紺空爭植藍欲問廉頗用趙須遲馬援
征南染紺者爲業紺
虜去驕因病飽兵橫苦爲樂酣連仟非不勝萬失伍何止待
三當賊人爭具粮思家婦只盈藍請看冀馬空北猶勝吳牛
喘南
秦人莫不禁食楚子猶然虎酣變倖豈由二五紛爭定始摹
三張蒼苟免身白盧杞無勞面藍等是朝生碁死姑令春北
秋南
未必無須謹密兼之大肚婁酣四民古已增六二府今當配
三縷斬綫齊拖紫染青染綠皆藍腸中別有輪轉局外空恩
指南
太平有象非遠如泥吾黨醉酣風雅頌詩部四蜀洛朔黨分
三鹽山色亦能赤玉海種因自藍誰令走胡走越生憎轅北
轅南
旅店言愁相向當壚踏淡難酣才空鄰下步七吏送咸陽錢
三雨壓孤城陣黑風飄大樹隨藍卜居從此心戰莫辨西北
東南三昧經云譬如隨藍風一起時諸樹名大樹而不能自制
來錢奉粟傷飽鬪蟻鬪蝸戰酣楊子愛毛拔一儒家圓極含
三酒須大白浮白食必甘藍采藍塞上惟談冀朔坐中亦有
江南藍種凡四五甘青可食

休諷驕奢欲減相逢任達須酣知非君千半百勸善戶蟲各
三郊色紛紅駭綠山容點翠拖藍漢家袒左袒右阮氏居北
居南
黃粱可夢可醒魯酒自飲自酣餉客烹魚去乙游人與馬成
三去冬天已殺菽入夏人先刈藍不走長安直北徒知王氣
鍾南月令以仲夏禁人刈藍
肉或黃羊未喫鯖如龍鮓方酣應璩詩稱百一關駟州志十
三日月運行道赤陰陽易病需藍人情不可名狀我輩還須
道南病有名陰陽易者藍主治之
與人之酒難醉飲我醋醪定酣古聖常明目四艮醫先折肱
三胡沙有氣吹白奸色何方是藍蝟浦魚梁左右美如賓主
東南
如我徒爲落落逢人盡巳酣酣否來仕宦陽九晉棲中涓畫
三淫風虹常貫赤應聲蟲實驚藍狄公局促殊甚遂是北斗
以南應聲蟲聞人讀藍而止
請張恐喜可聽淡泊何人興酣路未九州到八山如萬歲呼
三阮家校尉能白孔氏門人謝藍聞道泉枉怨朔望將北斗
挹南永樂北伐時南望北斗
吾爲貧賤心餒公尚逍遙氣酣售世術非九九閉門桎且三
三王孫草長鋪綠野老杖輕剪藍回視劉生安在自矜周北
張南
陸茶有椀稱闕堯酒何尊得酣愚慮或當千一稗官常取什
三閭閻有鍇徒白陳留無田種藍朔氣偏衝車朔南風空老
承南樂府名唐詩閭閻徒白鍇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客子且歌且舞主人半醒半酣單鴻陣自非一狡兔營常窟
三畢畏雌黃雄白藥分石殺吳藍勇敢原因氣朔溫和須是

風南
忘憂不能袪憤極樂惟爭宴酣開口闔人呼六撫心豫子躍
三墨妙疾書練白素絲附近朱藍聽明畫左畫右險阻戒北
戒南
彭澤小官足醉中山大飲方酣還兵尚得半十勝略誰授全
三漢家御史簡白古有神農品藍拱極猶然向北來蘇不止
西南 本草經藍上品
窗前挂易纔了枕上攤書甚酣十數天參地兩二終與一爲
三燕丹誓令烏白爾雅减同馬藍但看文移斗北休誇字值
雙南
漁父忘筌獨寢我曾破夢猶酣亦知大明乘六猶願小雅戡
三生客須憐面黑諸生誰助供藍鴻飛暫爾賓北鵬奐從前
志南 後漢楊震植藍供毋諸生有助種者

浮沈俛仰如淡頓剉淋漓是酣蘭子空中劍五王郎夢裏刀
三仕榮皆在紆紫學就原期出藍胡馬北風久矣愁人惟有
江南
面壁不禁墨飽惟鄉風日清酣既知二五成十何用掛一象
三臨川池水變黑洛陽寺記伽藍老生壯志何若掃盡王庭
幕南
恥過屠門大嚼歡來蕉葉能酣千人不如諤一二仲將開徑
三果腹常推置赤黛眉何用描藍祕書行處自有吾愛虞家
世南
蔬畦未足饕餮沈湎何嘗痛酣國士漢庭寡二刑人關約惟
三山禽燦爛抒綬水蛭尋常化藍偶拾毛詩斷簡王風自北
而南 以板者爲水蛭所齧以藍傳之而愈
儒門淡薄堪戀收拾菜根可酣萬舞日看佾六百錢月息收

三徒行未救衣白好唾邪從服藍誰尚頭風不愈須尋虎掌
天南 藍治多睡者虎掌天南星皆藥名
擔囊負日交瘁草木薰風自酣行坐朝朝暮暮往來四四三
三黃衣裏或施綠紅綫絲原染藍目眩非因戰北心驚急欲
翔南 白樂天紅綫毯詩紅綫毯揀絲練綫紅藍染染紅綫紅于藍織作披香殿上毯
欲言不言語澀可已不已神酣待詔曾由格五達君謂足登
三孫弘矯情衣布趙岐攄懷賦藍人望燕山撇北我同汀水
流南
白洋 昨歲義師營所
寒河水痕欲白峭壁苔紋尚青宿鷺銜烟將沒歸牛度隴如
停斷蝕平陵曲彴高低萬里露零然其擊缶感歎藉草攤絜
若汀
五言絶

明妃怨
未識胡沙色輕辭漢殿春和親高帝始不遣戚夫人
班婕妤
長信秋風早春華容易過誰聞亦鳳曲高唱入雲和
出塞
昨夜寶刀鳴今朝出塞行名王我自得校尉莫相驚
漫野但黃羊閼氏幕何處上將自前行一軍此路去
漢宮詞
月色如君恩只照昭陽殿女我不身輕莫使將人怨
魏宮詞
銅臺高冥冥漳水去湯湯相值不相問誰言共一鄉
長卿
長卿千載才四壁足人哀臨邛能薦士狗監亦堪媒

看騎馬

疲邑原無駿何來此內駿皆言自楚產錦障入江東

鳴騶多款段老病具威儀傷女玉花貌高馱帳下兒

秋盡平沙遠鳴鞭試馬肥小橋長飲水不自戰場歸

平明常佩箭騎馬酒家胡倦戲聊彎弩馳禽付阿奴

縱博皆拴馬驕嘶向柳隄醉來無一事解控拂霜蹏

汗血比其彝匃奴久絕親何如凡馬好豎鬣出風塵

懷麻孟璿沈治先

江南佳麗滿有爾玉爲人落月深相照離思又及春

何限風流意翩然並逸羣別來游處共想臥敬亭雲

游九華早發

共說懷禽向飧雲臥蘇苦果然百里內不見一人來

三歸臺

九合功堪許三歸蹟自留到今戎患劇微管使人愁

黃石蹟

前有滄海士後逢圯上翁千斤椎不起隻履意無窮

董子下帷處

有策昔已遇無園今可窺讀盡春秋學孫弘總不宜

過易水

燕秦事渺茫流水閱興亡過客衝風立歌聲在夕陽

嘉禾早發

犬吠平林遠風輕岸草柔蚌殘星欲盡孤舫客如浮

看孫武公畫

天外雙峰起憐君怒筆題平川如掌處半畝我扶犁

長風沙

李白裁詩處劉生覓句時平沙悲莫色零亂見旌旗

題昭君圖

漢代天山遠愁心馬上彈如今不必怨帝里即呼韓

重九前一日柯君送白菊一本是昨歲曾貽余者

煩君再送菊秋色入籬深相對不相愧白衣猶至今

明日名堪愛今年花見遲素姿欣入座照我鬢邊絲

花與寒俱至秋將色寫真此朋殊耐久莫問武陵津

深山藏國色客舍見微香涕淚高皇語西風戰一場（高皇菊花詩曰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渾身被上黃金甲）

九日雨

不作中秋句寧傾九日卮只今愁更劇風雨到東籬

雨度重陽雨三秋半百身攜家成栗里問姓是遺民

令節荒村裏高樓破硯旁飢寒見五柳風雨送重陽

鬢與花俱白顏從酒借紅千方思屐蹟一雨恨途窮

偶題

茹芝蹤跡在采藥姓名微城郭雖無改令威何用歸

絕句

玉樹歌殘歇蘭亭禊不豪無情揚子水負義伍胥濤

題山賓畫扇

秋色在何許霜葉姿堪悅我欲過橋看即亭人跡絕

春山真淡冶況有枝頭色盡室住此中閉門亦自得

僧送新茶

破睡正無計開緘得首庸自云春雨久恐遜密雲龍

谿柳

絮自隨春盡條當入夏濃他時塞北望此日漢南逢

折枝榴花

石家阿措到誰不妒紅帬閒步離妝閣封姨未遣聞

劉詩二十

融上人至自天堂菴
霑雲來樹杪不借下山輕盃裏伊蒲饋分來餉野生
懷祖公
爾携羅浮梅往看醫閭瀑閱盡乘離秋穹廬亦可宿
陶潛詠荆軻事乖存亡願半偶何崢嶸殊非惠休怨
莫覽古長城莫訪華表柱令威何用歸胡馬枕上度
迦文王者子開士尚書見情空恩不斷永劫問南枝
別九華十餘年矣客有往者感焉用漳浦公辭九華韻
不躡芙蓉峰如坐陶人甑登高失采擷徒受幻師眩
我欲往從之相去踰一舍憑高曾決眥低昂與上下
雲海日洪流危峰露章甫我曾白日看狂擊漁陽鼓
出雲要與迎奔蹔誰爲殿曾聞義師屯淚滿迦文面
春日懷齊山用漳浦公辭齊山韻

山亦載榮名微軀豈爲寶秀骨扶靈心閱世殆已老
南巖固磊砢北壑尤奇變至今春游人得山只半面
樊川泥齊山青蓮湛秋浦山亦有湖光澄波浸疏樹
五載失摩挲翠微無見處隱几意行時龍門上砥柱
題山賓畫扇
鐘聲何處峰獨往迷行蹟欲憩長松陰徜徉日未夕
蒼海莫由臨碣石無從問寸幅有高深清音時欲奮
題種菜圖寄鄭大中丞二陽
補天蒼欲雨辨土綠成陰知是明農事初非遲覺心
夢中作
新詩夢中作舊恨酒邊深莫以今人耳來聽古曲音
七言絶
冬夜

粟冽寒風入夜高時聞擊柝響清寥挑鐙偶讀袁安傳自顧
猶多一布袍
題畫
如此山川別有天蒼茫去路卻疑還乘帆策馬緣何事閒殺
高林草閣前
湖心寺汎月
暝烟欲布似還收積氣空山遠樹稠指與輕橈從此去去達
夾岸更堪留
澄湖平闊有光浮惝恍風前氣作樓此夜渾疑天際遠不知
止繞寺三周
羣動全歸天水幽微茫無復半聲秋同舟相視言佳甚明月
應知第一流
題浯谿藏玉卷

陽克揚先生立身浙之青田人城童子時師也其尊
人墓在浯谿自述形勝之美貽諸好事者
聞說浯谿佳氣浮一抔鬱鬱帶松楸小人學射源何處欲挂
吳鉤風雨愁
學畫
未必前身是畫師只今生性獨能癡自知邱壑宜相置慘淡
何須著筆邊
降盡生平付遠烟墨痕淡處有誰憐閒觀相士皆多肉曹霸
於今不值錢
天啟宮詞
閶闔新迴暈月風龍旂斧鉞下高空依稀偶語聽難了南海
子裏老王公
蓮漏投籤已幾回金鋪屈戌鎖難開火城忽簇仙韶動奉聖

夫人休沐來
經筵故事不容差一例先生賜喫茶早與叩頭宣謝去排當
大內好喧譁
先皇憑几有諸人快快俱非少主臣一自厳公駿法駕聖躬
安逸樂周親
樂撤更深御寢安喧爭驚起玉闌干聖恩問取人情願判許
和鳴結采鸞
漢帝椒風絕等儕六宮粉黛枉金釵高家小姐蛾眉好那用
凌波窄錦鞵
旌旗鉦鼓徹雲霄講武彤庭蒐與苗堪笑諸臣勞諫草豹房
戎服自先朝
上谷雲中有奏題似云烽火接城西聖人正業翹兹舞未可
張皇說鼓鼙

妙四十七　廿五

聖人自是人倫至規矩方員百世師小閣運斤多秘製唐虞
何用命工垂
水殿蒲觴太液游柘袍親自轉船頭不因蔡女舟能蕩誰見
黃龍負觴浮
玉管瑤笙別殿喧朝看金屋暮長門漢皇不好相如賦莫把
黃金買淚痕
青鳥時稱王母宣黃河如瀉水衡錢老嬙偏月天宮裏福澤
人間誰許先
玉面真欺桃李紅年年春到怨東風自從王聖承恩寵對食
相憐滿漢宮
封章連日奏重瞳鑄德銜恩祀上公早見丈書房奉進溫綸
已票速批紅
郎題閣票舊章同墨敕何妨自聖衷昨日言官解經好舜湯

執用總皆中
梅朗三趙寧度沈崑銅見過座寺寓
秋色偏從何處來白衣有客正登臺素蓺傳盡悲歌事共指
浮雲幾片開
風塵游處早相同知有新詩曲部中我作雙嚢歌妙句自憐
有賦亦摩空
送別黃生文玉歸天都爾樹從余游以父在廬江遣奴訊賊書因歎歸余送之時金正希侍御亦里居休寧也
扶風經術近誰多能使康成負笈過古調祇今原自致贈卿
尤歎意如何
畫閉城門夜點兵石壕吏事見今生脫身爾去歸鄉里短後
吾從卒踐更
漢家俞叔書知名借箸嘗爭城下盟爾見有人秋浦上垂綸

妙四十七　廿六

何處得長纓
為問天都事若何舊時丹竈在烟蘿扶笻高處叩須友待我
他年釋荷戈
喜黃生復留生所遣人還知家人無恙故復留也
赤腳盧中跋浪回一天愁思兩邊開似聞賊戒公無渡減得
江頭野老哀
隔江有虜訪庭闈書到為人願不違且作伏虔聽崔烈莫將
遠志換當歸
登陴我未廢談經玉貌先生臥草亭聞說新安府帖下肥男
送出更無丁
虎邱逢栖笻上人戲贈
好事相傳有老叟河干對笑握交親龎眉深目鳩頭杖十八
尊中似一人

王公儀以天女散花圖扇索題
何處香風送落英綠雲紅蕊雨輕盈知他桃葉桃根是顧我
維摩已瘦生
寄題冒辟疆樸巢
浣花杜老覓栽榿野興谿陰或雨宜可木終童應早對如今
先誦樸巢詩
謝雍戶曹遺蜀箋
彩色綾紋辟氏開蜀中才子寫詩來他年覓得芙蓉粉尚欲
相期九萬枚
示休盛方生 生名舟字仙侶皆余爲更擇者詩以視之
元禮龍門謏謏風林宗墊角意冲融論交如但從皮相越水
燕轅那得同
朔謖橫流炎火微布颿破浪未言歸同心擊楫人方遠送客

依依看落暉
酒品九絶戲詰王元美詩用韻
內酒余入京始飲然不過索嘗市肆未如元美四沽
燕賜及諸大璫所釀也
美祿何曾拜御筵亦無軍法政觴前酒家縱比黃封好未敢
長安市上眠
薏苡酒亦自京師飲之然在市肆其與內酒盪觴極
矣薊門周氏三屯營帥師未之聞也
薏苡車裝汁滿壺糟牀名美味如無薊州風景殊難問醉後
相逢說桂珠
山東藩司出秋露白余前飲張方伯署中未之有也
何暇問德府王親辟生之釀哉
彫傷玉露歎罍空夜坐華筵燭影紅休道王門仙醞美不如

杜老憶郫筒
童子時在處州飲酒甚甘不知其爲金盤露否憶而
賦之
兒時勝氣亦籠貫猶憶銜杯拜酒槽可是少游監税日青田
釀取惡谿醪 秦少游謫監處州酒税以詩再貶先大夫别駕此邑又府治內有惡谿水故及之 貫字出蕭韻
高郵五加皮酒美甚不必以甘貴之矣
高郵尚未徹狠烟過此開缾醉欲眠益壽延齡猶後事風霜
遂不畏窮年
淮安苦蒿酒元美以爲味近苦而烈余往飲友人稱
首酒亦似近酸而清也世人重甘吾固笑之然使酸
與苦豈亦可嘗哉
試評酸苦味如干抱甕長吟總耐寒何日投醪淮水北願同

軍士一分甘 甘出覃韻
麻姑酒亦非余所嗜然存其名可耳
背癢難搔祇自憐一間仙酒實饞涎麻姑久別王家會不使
凡夫濫乳泉
池州不以酒名元美謂其色深而味甘且釀土人極
貴重之又云余絶不喜飲今觀歙郡不可謂之有酒
矣余家所釀頗足自給味亦清且醋邑之西曰濬源
高田居萬山中泉甘水冽雜石爲麴和味亦佳絶使
元美過池州飲諸家十日又余輩觴詠其間酒豈在
靠壁下哉且蘇州之老酒南京之玉蘭潛山之燒酒
難言之矣元美詩曰池州酒美直如油重碧濃甘瀉
不流甚故家珍藏臘酒比於琥珀荔枝今實有歷百
餘年而以宴客者尋常安得似之

飲來三爵自油油白墮醲成第一流盌與村農充介壽嬾教
卿相換貂裘

三白酒甚佳而蕪湖所市水陽酒不足飲然冽而不
甜

顔酡尚不勝蕉葉浮白如吾信可憐瓶似嵩高槳似海蕪陰
賈客上樓眠

謝恩感述

聖世何勞誦伏蒲隨行今始效嵩呼羊裘儻入承明裏王會
先須倣畫圖

同諸子夜集楊氏園中

帝里豪華半醉醒楊家別有問奇亭夜深花氣侵簾入兄弟
談芭共擬經

西園愛客不言疲終夜觥籌絶妙辭獨有偏人能卓犖也教

君輩說經奇

白溝河題壁和韻

回時花滿去時霜弔古文通此戰場投筆未成猶作賦[redacted]
[redacted]度羊腸

高唐州竹枝歌

城外紅招千百過城中白鏹萬千多城中一夜送城外胡兒
拍手漢兒歌

符追隸攝不曾休賣兒貼婦莫言愁百姓苦來百姓用長官
買命長官收

抵南都寓靈谷寺

北客初回輒問僧解裝談藝月如澄松濤最好消孤憤旅夢
時時繞孝陵

己卯初夏返自都門友人孫克咸賦徵車回十章見訊

依韻奉答

君衣短後我輶車同是霜黃露白初宮闕纔瞻聞有詔詞臣
莫上用兵書楊編修廷麟也

檀州一夜黑烽高上將全軍半死逃傳說漏師人責宰書生
空淬匣中刀總督吳阿衡鎮監鄧希詔也

紅招盡渡白溝河笳吹千雲馬上歌共飲麗譙成秘計漢家
婁敬隻能多司禮監曹化淳總監高起潛及武陵楊相請盧督臣象昇欲平則門樓怒其獨主戰

誰來金井鳳池梧每說知臣臣不孫景監薦才真有效天街
騎馬自呵呼給事中陳啟新也

車牛本劣路行疲莫便嗔他雨不時多謝平津空閉閤丈夫
豈用掃門知

未便逃名比子真且離京國陌頭塵長安卿相多才傑獨死
區區盧督臣

一時治吏號持平功罪都教入貫城怪得畿南流血徧聚爲
獄氣散爲兵

不少知交燕市逢看他瘦馬避驕驄合情多有葵心日一夕
飄零盡逐風

長林臥處草宜豐何處人稱當道熊憑子好爲梁甫詠大黃
空挽對秋風

盧死楊遷次第行晉州恩貸獨持平椅衣未裂君應見看射
南山過一生

爲顧與治題滑稽酒隱圖分賦

米元章

乘㸃驚呼石丈人袖中有物與爲鄰生平愛說南宮事最好
東牀字去塵

蘇子由

元祐名先黨錮碑如何搖筆欲成辭若非類上閒居日猶是
黃樓作賦時

九日抵家

破浪長風發槳牙清谿水蓉舊漁家日西猶飲登高酒故是
荷裳對菊花

唐宜之右史之襄陽見過劇別

盤飧盡廢罷離觴二十年盟過草堂分袂悤悤何用恨夢隨
夜雨到襄陽

撥悶復之金陵舟中漫興

頻年寒盡旅爲家充耳童識與俗諱如此飄零何所事堯時
嘗有桂星槎

與韓人穀 曾駒

正逢水旱卷殘衾共奏清商苦雪吟一夕深杯懷未已指余

沽酒到南潯

贈陳閣仙 騎

十年千里慰離思宿舸平沙載酒時我本勞人懷極諫因君
長語意遲遲

三過揚州與鄭幼惠

三度揚州百事虛長河惟照鬢毛疏數年與爾俱南北及壯
方深悔學書

紅花旅店題字滿壁皆主人索書者感賦

草具悤悤駐客車乞將題句等籠紗平津死後無賓館賴爾
殷勤天一涯

白鋪至砦家疃道中

周遭亦有山爲勢高下時逢石作橋除卻盤飧與婦女江南
風景一般饒

長途

男兒久客應來賤僕馬輕人亦作驕料得長途蘇季子不須
兄嫂始魂消

舜祠

寒風枯木道旁祠荒冢真同舊土茨日落烏啼人下馬傳言
象廟壞多時

望泰山三日至杜家廟大雨

不爲驅車怯暑蒸岱宗可望未能登仲尼沒後吳門遠風雨
乾封代代稱

頻從山腳度朝昏梁父云亭誰與論回首石膚雲氣合真教
雨下洗頭盆

蒼茫未了至今青雲起朝宗雨號靈漫滅平林客步少知因
去歲[redacted]

過齊河 己卯春[redacted]以吾友周士英知縣事曾通賊者如星火周力爭不得未滿三月遂移疾去邑人感之

道州貧小賊猶憐[redacted]齊河竟不全可惜催科拙元亮秫秫
未熟去如烟

贈竹君 驚 同羅文止 將 藻 先余出都歌四闋送之

燕市相逢宮樹秋輕裝忽憶虎頭洲論交命酒尋常事看爾
登車始欲愁

誰云子固不能詩經術風流一代奇同時貢父休相蔑到得
分攜便可思

羅家鄰隱未成名笑殺紅綾餅價輕爾去同車仙欲似章江
水比曲江清

歷盡清谿過九華廬山入目始爲家此時不用頻回首客在
長安酒獨賒

少年行

貰酒平吞不解裝日西猶指到咸陽酒錢擲任當壚數自看
要聞舊大黃

出塞

一夜驚傳獵火紅騎駒結束盡彎弓連年漫醉椎牛饗今日
沙場上首功

從軍行

籍隸輕車署捉生常教遠出受降城可憐甌脫閒青草不遣
將軍立漢營

家園

槐枯竹老壁蝸黏出郭荒園好下簾落盡寒花蟲響歇入亭
蒼翠有峰尖

追昔游口號

歲行盡矣風雨寡歡念廿年游好先後早彫雜感紛
來麼口爲句不復成聲聊注里氏而已

李達乘風直上天猿號斷續十餘年不留子女青山下婦抱
殘詩守墓田李字行季余已刻其遺詩同里之友李最先亡其內人率姬侍矢節食貧至今

慶曆文章更勿疑青峒方子是吾師鍾山講席今猶在大雅
何人復起衰西安方孟旋先生甚愛余文語唐宜之曰是又一鼎貲也

楚澤歌成變雅南公安已往又鍾譚唐家白傳元才子不把
詩文付阿男戊午余始見怡敬先生論詩

古文篆籀吳光裕豪氣崢嶸傳汝舟蓮社一宗迷九子楊枝
七幅散三秋吳字寬生青陽人開青蓮社于九華博字逵度金陵人所居多種柳樹有七幅菴

即今四海誦西銘門下黃麻似六經漢遺所忠求著作卻非
封禪侈云亭奉旨張溥書著准覽

濟南不守失張公就義蕭然闔室同最是鏡臺詩句滿[redacted]

陣陣訴西風桐城張公秉文以東藩死難夫人方氏殉之姑也早以詩文著清閨率家人殉義焉

文傳海外識名流屬草長盈萬斛舟四十年來陳大士使星
滅沒近揚州陳際泰時文最擅名

萬子遲回奉鶴書廣陵風雅接黃初人生只合揚州死張祜
前因樂有餘萬茂先本維揚人起宗爲編廣陵散

棋枰不見李生念醋甕誰聞張一儒痛飲狂言皆絕響公榮
救斷酒家胡余甥李生念好狂言張彥先金陵人居余園時痛飲皆取碗醋盡之

未嘗謀面劉斯陛頗共談心周立勳魚斷章江悲破月鶴飛
溉浦散孤雲南州劉士雲墨淵澗物色

嚴渡才名繼廢翁忽爲散吏玉樓中箭橋烟月西湖雨定向
聞家說異同丁丑秋武林聞子將卒嚴印持先生卯繼游乃子岸亦以今夏亡也

青青直節一孫陽孫憤騎箕日月旁聖世于今求舊德國人
太僕倍淒涼青州孫太僕名三傑

佳句巴西一錫公傳衣如是即龕東齊山不復[redacted]老方外
游溪滂正同蜀僧韓公楚惜是公[redacted]惜虛公

巖文望壯已通禪酒溺詩窮似鄭虔幸有石林菴際月左巖
史洞共千年奉和曾世長司訓貴池覺游齊山劉蘭若曰石林

宣城詩畫擅梅家朗更豪雄掩物華江左風流今已絕草餘
書帶正瑯琊梅朗三有書帶草以王季自任別未一月輒有凶聞

詹振丹青今邈矣李澂浮白忽飄然池州遂缺佳山水燕市
誰思共槧鉛詹子先能作淺絳山水沒已十有二年日者李源常方上公車日夕歡會語次偶及詹也一夕忽無疾而卒

夜讀書以三鼓壺爲節

燭淚頻盈落卻梢霜飛平野溼新鐃寒雞啼亂驚深巷擲草
成編午夜鈔

王季豹文南公車阻[redacted]南還見過

天壤人推姓字高北征還復帶弓刀自言勿爲尊中㺃黄鶴樓前盜似毛

十月桃花詩爲陸孟文孝廉作

忽復霜天點絳霞小春也作武陵誇通津莫向漁人問君去長安偏看花

徐元翥

珊瑚爲筆玉爲牀新詠徐陵最擅場縱是過江憔悴甚麗辭猶作返魂香

天目山人田水月本朝徐氏總能詩若將八法論工拙惟有家雞浩是師

贈畫者

我有烟雲在意中吐來紙上不能工憑君斧劈披麻手幻出莊生竅號風

紅衣垂釣秋江上綠葉芭蕉雪裏開韻事古今曾幾見風流看爾畢宏才（戴文進待詔宣廟畫秋江獨釣圖著大紅衫爲中貴所譖此畫者爲老儒嵗有畢宏句）

去婦

長信長門又一時承恩應自有蛾眉遠吟阜女新人句近續空峒去婦詞

陛楯郎

上帝清虛白玉堂雲璈縹緲只聞香如何肺石連螭柱伍伯粥爲陛楯郎

永巷

詔求永巷舊蛾眉萬轉崎嶇近御帷寸步天顏看不見含羞掩淚去彤墀

戲贈曇裔上人

辯才妙偈又生公吳楚飛行一葦中何處深山堪入定到門

有水不流東

漫說彌天釋道安多聞妙麗已阿難逢人乞食須平等遇著摩登一樣看

漫成

火城滅處號元臣十七年來五十人風掃饞殘留幾輩納銀腰鎖勸維新

穀城外吏蒙殊眷靜海書生受特知一死曾無國士報搊猴舞馬是吾師

大好公安給諫書雕蟲小技只浮誇請看范李倪凌輩畢竟曾無名下虛

作賊當封萬戶侯烟花占斷古揚州可憐軍府開僧舍明月丹心欲白頭

茅山雜詩

厚石長牆大字鑱禁他雲鬢曳羅衫黄冠語我徒爲爾日日金釵扣法門

玉柱蓮壺浪得名仙人小幻俗人驚我來振袖穿林去秋葉寒空響玉聲

方礎排楹比戶成栅雞剌豕亦時鳴數拳巧石沈荒草夜夜無人冷玉京

蝌紋蝕灑將疑漢璽色精瑩說自秦我顧松風谿月好三君何事著埃塵

度阡越陌到乾元我友曾經此閉門誰復玉皇新廣殿內家卷水瀉崑崙（周仲馭讀書處）

爲看顏碑入玉晨二猶趺立一橫陳風侵雨蝕年年損致祝雙亭待後人

崇禎猶作下宮稱已見深紅萬樹蒸最喜平疇連洞府何妨

丹竈置溝塍
連雲石磴大茅峰陡絶縣厓望欲㣔聞說年年春月裏弓鞋
繡韈徧扶笻

漫成

蘇武原交李少卿河梁贈句並知名自從忍死頭椎髻辜負
餐氈一友生

崇禎宮詞

天亶吾皇達四聰早從興慶受分桐令孜王聖芟夷後桂殿
蘭房日正中
蛾眉巧笑溢三千選藝徵歌盡可憐不是恩輕及命薄清心
寡欲搨宮前
水晶簾照月微明鴛被迴身夢始驚門外稍聽牌子過鸞輿
警蹕已聞聲
昨朝暖閣詢邊計今日平臺議用人內宴排當遲不御相傳
弘治事重新
御鑪縹緲裊香烟聖體虔恭再拜天欲卜金甌如往事願拈
良弼似商賢
講章進到聖情欣玉几旋攤披覽勤昨日經筵無逸舉回宮
猶問尚書文
升天大祀曠多年聖主精禋格上玄始自致齋成禮返祥雲
直到掖庭纏
貞靜坤儀紫極俱兩宮賓妣亦規模聖王風化從宮閫不覓
平陽衞子夫
絳蠟宵分跋幾除至尊永夜覽文書每逢水旱兵戎事共覩
龍顏慘不舒
宸極深嚴兼聽全刺奸密奏戒傳宣打來事件朝朝進短紙

牢封到御前
文書識字缺常員掌監循規也補遷睿聖命題親試取掄才
不使費金錢
大官玉食每從裁茶飯難循往例開近為恆暘憂側席青袍
步禱外郊來
未容戚里闕繁華請乞常裁望聖奢御帕黃封恩澤重時時
宣賜到田家
尚衣三澣敢言勞修省連朝又布袍怪得蘇杭頻減織冰紈
阿錫念民膏
宵衣每動鼓鼙思重遣中車往視師敕約頻聞救水大戀街
原不假恩私
御案瑱函入覽多孝經小學日編摩代言票擬仍塗改那有
閒情看舞羅
吾皇從不語禨祥忽詔因緣事闡揚因感掌珠天籟語依稀
得見老孃孃
拜舞天顏喜氣融東朝冊立出中宮齊傳列祖希聞事千載
元良迥不同

小除夜西江友人吳石卿守歲余家

明日真成歲欲除挑鐙惟憶暮春初西京長樂今何在莫向
天涯怨索居

除夕

十七年來事忽移崇禎曆號盡今時冬青有樹迷何處燒紙
長空望帝知
聞說金陵事事新千官此夕好容儀闔門守盡思陵歲不作
明朝元旦詩

元日喜劉及叔嘉還蜀見過

此日方稱建武年春陵佳氣與雲連忽逢萬里將歸客又說
黃巾滿蜀川
裂繻出峽幾經年建業清流虎阜烟擁傳衹今尊畫策也知
諭蜀有新篇及叔以諸生出游吳越數年今奉旨贊畫軍門
安國春秋誰進講陳東支黨更相牽逢人莫說西湖好歸去
傷心聽杜鵑
旁人徒豔相如節歸客真行張儉權我願開門延一宿恰逢
爛醉五辛筵
莫問成都桑與田燕山何處不堪憐若逢望帝魂相語惟有
劉琨願著鞭
萬里橋如在目前擲杯馬上氣衝烟把君雙袖殷勤說昨日
崇禎猶紀年

三日雪與李廣文聯

改元獻歲到今朝兩字崇禎去未遙兩雪似知人意惱斷除
投刺坐蕭蕭
宮牆老柏萬年枝衝雪千雲凍不知便與先生爲好友添來
鐵漢亦相宜

送雪上人游天台

虎邱烟月浸衣裳又躡飛流渡石梁華頂峰頭堪四望須哀
萬里入慈航
霞起高城未可量軍持滴水足資糧道間拾得嬰兒小更與
殷勤伴七娘

喜康三一雉髮爲僧

兩花臺上振春衣看盡登場欲息機劇曲易終人易散送君
緇盔故山歸
曾過侯門曳短裾終年猶自食無魚可知瘦骨崢嶸甚酥酪

雖甘總罷除
烏尾茅田巳罷謠脫身張儉手堪招西行解難英雄事持向
空王似雪消
誰說南朝一侍郎只今三士氣猶張黃公端伯泥坊者及爾
桑門鼎足狂
千真皋羽是吾師贏得華顛及鬢絲脫帽湧泉同梵唄全留
盡雉一般奇康僧時居湧泉寺

題畫遺江生戲用江字

屋角微茫不見窗大山宮處石爲矼此中應有逃秦客豈放
桃花出楚江
烟林盡處是長江江外千峰與浪撞小構此中爲大隱務光
石戶始堪雙

金陵重怨曲

予鑿乙酉作金陵怨金陵後怨及弘光宮詞皇輿復
幸南京歌盇備其六月以前事余欲賡和度不能更
有加矣自秋冬迄今春事又多可紀者夫見則感感
則怨不可謂鄰人遂沒其懷也作金陵重怨曲比于
俳諧庶諧里耳鑿又有廣陵前後怨則吾兩瓊花引
當之矣

自是神皋舊帝區六官京兆號西都如何平署江南道父老
悲聽說版圖
朝陽門外望鍾山神烈碑前下馬鞍今日乘騎馳寢殿紅門
不見有祠官
衛卒誰何護鬱葱傳鐵歲食太倉紅傷心弓劍憑風雨此輩
鳩形椎髻中
長干自昔新如桂驚說朝炊減價多試問爨材何處得上陵

芳樹盡枝柯
連日昏霾風起沙路人含淚不容髭臧洪已死陳容繼不是
金家即是麻
傳來秋浦吳郎首死就宣城麻子名暗有金陵人墮淚近畿
贏得兩書生
木末亭邊正學墓秦淮渡口侍中祠當時楚弓十族殉今日
秦帝三戸誰
又見蒼頭子密儔縱川公子網羅收家翁縣首奴求賞未許
真封不義侯
欣聞公相執殳前豐鎬應開日月天忽得五坡嶺上報恨無
時賞事同傳
火樹銀花正上元忽傳告密匭書繁城中大索椎秦客城外
平湔翟義門

三牌樓是田橫島五大營成薤露歌狂楔千秋同指罵王奇
兒外又周哥
豹死留皮人死名平陵哀曲有遺聲此中爲里誰堪羨神策
朝陽及太平
雞鳴山下國學空桃葉渡頭分泮宮成賢垂柳依然綠貢院
迎人身挂紅
藩臬題銜謝帝畿青黃馳蓋擁光輝鳴騶最盛堪漁獵司隸
威儀何日幾
莫將歷代比興亡高廟巍巍胙自長不信過江剛一載纔歌
玉樹入隋煬

侍御高君索書扇絹漫題
釜中煮雪自榴瓠寒峽雲深虎不驕慚說金華當殿客肯尋
桐瀨問漁樵

雙柑詠何氏烜孝也已又有芝草之異故及之
園林鬱鬱果離離共詡雙柑意外奇此是王家冬月鯉不關
戴氏早春鸝
尋常斗酒家家熟此日雙柑得得生石窟味從柴血漬金衣
色自彩衫成
笑人工爲子孫圖千樹林林菁木奴試看蓉城平蒂種偏從
孺子泣中扶
篤孝君家有子平食無鹽菜屋無楹何如種得宜都果秀草
神芝繞砌生
螢火龍仙芝有名朱英紫脫草難生憑君至性通神理難骨
林頭百瑞成
兒瑞芝祥古有之雙柑事後復如斯因君好語人間子又補
南陔東皙詩

絕句
傳聞山左義人多周蔡騰驤氣不磨可憐甌越通侯力一夜
西風盡倒戈
巴中張眘又成灰劍閣無人似朽摧我自聽誅李勢後一番
舞劍一番哀
聞說潛師枕上過五羊諸嶺失嵯峩倉皇抱恨諸龍種不及
秦時老尉佗
四海西江一萬楊虔州塊土見綱常即看戲下陳偏將猶自
臧洪烈士腸

絕句
上書言事日紛紛滿紙皐夔贊放勲試閲繫銜臣某奏元時
危素漢揚雲
銓除札委雨紛拏價比鴻都數更脊若祝使君休吮血索逋

難謝子錢家

藥名體擬豔詩

宵記車前子細聲為防風露屬卿卿瓠犀角枕纏綿語笑指天南星已傾

輕輕粉澤略成妝杏子衫襦拂地黃閒步艷金堂下去倩人和葉摘丁香

額黃連暈頰生潮手撚金櫻作意嬌微醉玉蜻酥困甚錦茵陳處帳垂綃

一簾香澤瀉深房蘭桂心情烟霧妝天姥祕圖稟本在芙蓉開半夏微涼

金屋沈沈香篆微紅兒茶罷整纖褌掌中肌肉從容舞坐見天花粉亂飛

雪乳香肌可奈何肯容輕薄荷情多吹鐙心自輸郎腕月黑牽牛也渡河

流蘇合處雨心知香比都梁花桂枝他日寄奴勤預屬小紅豆裏號相思

夢回香裏帶微酲挽臂雙吟續斷聲暫到烏頭白後梅莫當歸日便忘情

即事

舉家清夢日三竿老我殘書向曉看新汲無人茶竈冷且酣清露倚闌干

口號

均田制賦令多方約正弓人色色忙正報犁鉏青算訖新來又棣削增長

食鰣魚 是年鰣出甚晚峽川少有魚至無言時矣

我自無錢難早致爾今晚出亦非時怪他老杜譚何易頓頓

黃魚戲作詩

僧房再看湧泉處

交柯隱見雪成體我意真同天上來刹竹便成符調水人間從此不容回

杈枒橫木是梅枝想見梅開水溜時六月猶同冰濯骨春寒我欲一窺籬

和尚峰

兩中入定雪中參長立山巔不住巷此是老僧狡獪處合將法語喝歸龕

古鐘仆地

蝸涎苔繡臥無聲似倦津梁懶已成我欲大撞來問法摩挲至正尚存銘

夜坐

大星小星閃閃見水聲蟲聲歷歷聞與無町畦是莊叟纔有差別非迦文

游仙姑洞

不辭登頓衝炎熱欲拜仙姑水石中沙擁泥封迷去路難開環佩響微風

山僧語我諸靈閟堂室谽流有幾曾十月拚他千句入記他詩字看余能 僧云內多題句人熟記之出洞即忘余不信也

章去謀再攜尊至小飲樹下

盤中米粒如金貴村裏雞豚似寶希怪爾但貪奇字問菴前柏下又披衣

出俞村

幾宵危酒幾留題爪跡經旬著在泥我與諸君皆記取一方故事足人稱

題贈楊園

三年峽裏籠中鳥幾日楊家海上仙修竹檀欒清可倚明窗窈窕靜堪眠

圖無梓澤繁華象架有東平點定書姓字幾年通夢久巾車今日到門初架上多余昔年選著諸書

滅沒烟雲倪瓚畫蕭條栽插橐駞材秋深已許分香橘冬杪還須問臘梅

吳郡新芻水晶白楊家舊醅琥珀紅生平飲少如蕉葉此際歡多倒碧筩

幾弓園圃因山起一面軒窗逐水開客到烹鮮舉網得夜深把炬過牆來

子弟秀頎齊玉筍亭堂靜整在雲根上人爲樂真自足上客不飲更誰論

先生嵌經頤可解野客作字蕉也書若教肯復十日住鼠須方麴更無餘

避人儀成河朔飲逃暑遂入武陵源此來主客俱無欠不用松菴遠扣門

師姑橋

橘柚成園見幾家小橋曲水足桑麻問人不解師姑義但指前行路有叉

望自己山

只今須鬢皆他物何處峰巒說自家從古山河俱不改笑他楚漢好紛拏

楓樹嶺上松

都無楓樹有孤松夭矯蒼鱗勢若龍人指嶺頭猶舊號真甘冷落卻春封

荒祠𣪠脚人來聚古樹拏雲龍正蟠記得齊山壇下路五株奇處更驚魂

麒麟山

豐草從多犬狐兔小山何事號麒麟谿流叢薄堪眺悔不來遊及早春

過隱子山

遊行度此兩三回不負山名老不才欲隱深山更深處此中猿鶴可能來

峽中人云自己山實寺基山而訛也要皆不可考

何年宮殿遂成灰不見排檻見綉苔老鼠松風消受後僧留疑義教人猜

三年三度三絕句

余寓峽三年重九皆苦雨也先是柯君輒以九日前送白菊一本米樓孫對雜披雨中使我興慨今年花發特遲至是月二十四日始貽我然增一紅色者共盆而植

三年三度重陽雨兩度黃花入酒卮正憶傲霜好友缺那知梧藥在東籬

三年三度送黃花喜得幽人興也賒君與寒花同耐久晚香不倦寓公家

三年三度菊如銀纔著深紅意欲新知試老禪風裏禦閑情賦出姓陶人

舒生巢友貽我筆牀一竹製精好有感而賦

塗鴉終日受人忙研起眉冰腕欲僵好作中書君九錫松枝爲管竹爲牀

攻竹之工濮有名堅光瑩滑水磨成一從劍戟乘權後剩爾

匡牀臥管城

饒烈婦歌（友人李玉潤妻也北兵破揚州衣寸寸縫沈水死艶母死不祝詳見本傳）

淺藻深蘅葬斷香滄浪清照嫁衣裳亦緣辛苦吾夫意不是當年李十郎

回首蓮花不染泥彩鸞已自共雙栖人間只少冬青樹特赴清流待品題

萬花飛謝萬流東菡萏孤存止水中多少驚湍推不去獨依萱草共寒風

寒塘浸骨絕塵緇不負吾家字藥師記得宮闈亡國語更無一個是男兒

男蛾來顧山中三宿始去賦別（三首之一）

霜高木落夜烏啼蜀魄頻更月漸低多少離愁說不盡長歎都指美人西

寄答蔡大美次來韻鄭之者孟璿子乾齡也

舉世茫茫幾丈夫向南飛去一啼鵑敬亭山色知常在回望長汀氣有無（長汀麻氏地名）

霜寒風緊月微明一羽孤從浦水橫寄問蔡經常學道滄桑閒處可更名

寄題鄭公雲影菴

僻隔蕭疏草樹深老因禪悅返東林一籬米汁軍持伴門外鐘聲帶濕侵

幾時著笠侍浮屠不飯腥羶分自癯未演法中三昧在曾邀詩裏十僧無（鄭公嘗和十僧詩）

聞黃老山姜之熊過峽川

紫游韁到竟逡巡偶作山潮策杖人炊黍吾家曾草具莫嫌野客鎖松筠

報諸游好

夏木濃陰正滌煩遠尋泉石幾家村還豁散髮商生事欲灌終無隙可園

除夕前五日汪生（漢）訪我山中信宿賦別

歲晏風乾起暮雲寒林鵙叫不堪聞何人策馬尋橋渡重理淮南幕府勳（生言史公揚州事頗悉）

漫成

昔賢辛丑稱爲艾丁亥今年我亦然正借峽谿名寓客人間何處不斜川

晴光日日照殘冬雨雪都無怨老農占得旱蝗疑不中[redacted]豈合說乾封

羅季先（尚甲）維楨（夢楨）男占（夢麟）見過峽川

荒村猶儗五辛盤有客崎嶇下馬鞍石戶爲農俱幾載相看真各喜平安

論文久罷刑牲社命酒全疏飛羽觴乍可相逢成一醉嶺雲隔處路茫茫

題山賓畫扇答姜汝亮（貢）

穆如風屢到西山知我機芝意正閑爲寄山根圖一幅清流白石此中頑

與吳空之

又見黃花發短籬故人亦是傲霜枝小妻弱息團圞日應有西田穫稻詩

贈朱氏隱者（靈璧人）

丈人高蹈遯真蜚解御青衫賦采薇草植忘憂堂愛日耽閒常自掩雙扉

揮手榮光理釣緡一塵真號葛天民遺經在抱猶難舍日共

劉集二十

兒孫許幾巡

德先舉子數月矣歌以贈之

春風初暖桂初芽緗閣英聲聽已嘉阿母尊房方摣盬掌中麟角又堪誇

王公儼以山中諸石名狀見示索題各賦一絶

石檻

參差數石作欄干倦倚行凭奈歲寒賴此鴻溝與世劃更誰闌入問平安

石門

幾處佳山石作門竹谿有路亦從捫升堂自此尋虞夏石戸名豐見冐孫

石笏

瑞輯蒲桓事邈然小山有笏草亭前堆牀欲滿成何用拄看諸峯爽氣鮮

石壁

半壁於今勿復論千尋陡立在孤村摩挲苔緑思題字除卻嚴遵無可言

石池

聞君洗石卻成池一沼粼粼意外奇曾服須眉差不負臨流好賦義熙詩

石泉

甘潔寒流滴瀝來石魂冰魄絶纖埃莫將一勺通漁棹纔到人閒不復迴

石柱

中原大廈盡頹然棟弱梁摧質不堅賴爾崚嶒能獨立真稱砥柱古堯天

諸石

拊擊虞廷未有期怪頑靈醜總相宜蹇余亦是硜硜者不賦平泉醒酒詩

寄塞洪橋黄公忠節祠主僧

竹柏芙蕖近若何一杯荒冢客誰過月明梵静更深後應有羣烏哭與歌

楚弓漢鼎在何年留得芳魂寄野阡君向此閒明佛性定將寒水薦香荃

恆公見訊法語答之

說法知教石點頭洪鑪何鐵不兼收曹谿潤閣橋梁絶今見褰裳濟亂流

未辭脊屬未髡頭瘦極維摩佛也收我病那能款不二閒看漚沫在春流

年來萬事錯從頭欲向桑榆一照收有日登堂求法施門前應見水西流

百丈登躋最上頭大千空盡孰堪收惟餘未斷兜羅手欲引人閒下下流

六言絶

隱壯嶺 土名隱子山

應有幽人避地未容長者行車東柯西枝兩戒南鄰北舍三叉

大樓山

小隱我思盤谷大樓齊指名山一静真當太古夾岸猶到人閒

桃波 即太白詩桃波一片地處

青蓮去九百載桃波餘兩三家昨歲新經戰馬今余飽聽啼

鴉

洞口 洞容數十人樹穿石出土人不之奇也以李氏居其傍彿稱洞口李而洞無稱名焉

樹長無根無土石奇將崩未崩林茂風飄坐地洞深雲濕行
滕

題山寶春山霽景圖扇

無舟且橫短彴有樹自結高籬虛室納雲當客空山吐霽催
詩

雜體

數詩 乙亥仲春作

一夕警報去蒼黃議學宮二騎遣覘視逡巡行步工三言成
市虎賊在近郊中四民胥挈室野竄紛相從五家連卒黨故
事今中重六門堙塞半上策先泥封七年病急艾聊且畜蔓
菊八公盛草木兵但貴形容九天忽脫兎噂沓未能通十全
何所恃湯湯一水功

又數詩 舟夫大通河作

一舟如身輕意將散髮游二月積陰重霾霖苦莫休三竿無
日影吹濕入寒襴四顧童僕默炊烟鬱不流五松彈丸子賈
客船煩襴六博呼飲酒琵琶或啾啾七尺困達下聽之徒離
憂八區多帶甲小邑亦修矛九華望中秀道阻嗟未由十年
能鍊賦一朝今始愁

十二辰體歌 乙亥暮春作

建子之臣溯流至昏黃下教除戎器滿城讁發盡良家平明
驅上陴睨置排點丁男定屬誰掾史五百執筆爲但破金錢
買主進可無乘障受艱危象人土鼓成何事竹馬收歸罷兒
戲況復中丞彩鷁開散衙閉戶高歌醉

十二屬體歌 見所募勇士作

碩鼠碩鼠我住此賣牛買劍從今始市中杖劍虎生風拏攫
追呼如兎起短後斕斑壯士龍巴蛇呑物氣能雄聯翩走馬
垂楊下刲羊飲酒樂千鍾君休笑我冠沐猴我昔鬭雞喜塞
游投骨相牙狗暫爾賊到騎豬走莫愁

種樹漫成三韻

畏人思老計偃臥在花陰屋後營梅李牆東植桂林草堂如
得構消我壯夫心

俗人何用否花下早相矜鄰棗恆供啖哀梨果欲蒸蠹蟲須
便摘慎勿斬枯藤

野老惜花吏誰於我獨親灌園宜食力種樹學治人相助成
陰好暄風氣已新

吳石堉寓茂先巨源書至

又及芳春後西江落鯉魚褚隊新捐字晁鄭舊藏書道故傾
杯酒鶯聲樂有餘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八

嶧桐詩集卷之十終

貴池二妙集第四十七卷終

跋

吾邑吳劉兩先生皆復社巨擘也樓山存仁取義死於兵嶧桐則遯跡深山窮谷中願以逸民老亦各行其是而已今讀嶧桐全集中之詩直得少陵具體兼出入於皋羽所南之間者於黍離麥秀銅駝荊棘尤三致意焉後之人味先生之詩不可以見先生之志哉昔韓柳並驅說者謂柳不逮韓顧柳詩實勝韓嶧桐之文其光燄縱橫稍與樓山有間然其詩則超然獨上矣邑後學章永祚書後

吾鄉先正劉徵君伯宗先生以高義文章名世與吳忠節公次尾同時同里爲莫逆交當明之末流中原板蕩時事阽危吳忠節公倡立復社於南畿時出清議以維持國政徵君亦與抗席社中所交皆天下賢豪極一時國士之盛顧徵君抱道自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觀集中所上當道卻聘書洋洋數千言志決而詞婉品潔而行芳是必有樂乎斯道不屑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也然又不得以石隱之流漠然無情於世者同類而共議之也讀所上疆吏書慮時危而抒籌策躬戎陣而衛鄉閭悲天憫人之心猶惓惓不能自已殆所謂出處不苟居草野而不忘君國者耶其行誼載志乘儒林文苑傳中可按而稽也徵君生平撰述綦富有詩古文詞名嶧桐集者當時已錄傳於世歷數百年經兵燹之所摧殘原板久已燬失即文集之留傳亦如吉光片羽不可多得重可慨矣同治己巳冬余以歲試返里奉　先君中丞公命訪求徵君遺集因於坊間殘書中購得之歸以獻諸　先君喜不自勝重加裝訂寶而藏之欲翻刻而不果茲因讀禮閒居反覆卒讀以爲祕諸私篋隱而不彰何如公諸同好以垂久遠用特校而讐之付諸剞劂俾先生之文如日月經天如江河麗地彪炳常新行亦先生之志而　先君之所厚望者也若夫貪夫廉懦夫立是在讀是集者之自爲感發興起之又豈先生所能必者哉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仲春二月同里後學劉世瑋謹跋

劉伯宗先生嶧桐集明崇禎間刻數卷罕傳於世先生身後長子輿父屬和州戴无忝移孝彙前後稿分爲文詩各十卷吳山賓非爲之序縣志所謂嶧桐集十卷峽川集十卷不知已并入一集矣我
朝康熙戊午鋟板始成歷二百餘年原板久佚更經兵燹流傳無幾藏書家往往求之而不能得先二兄世璂在同治己巳獲一本於坊間光緒癸巳刻成乃得與樓山堂集同播藝林然所據本頗多譌舛詩中卷七又奪二十九三十兩葉夔嵗己亥春初蕭敬敷文穆言六安舊家黃氏有康熙刻本爲作書假之以來則脫葉俱在校正互異可爲完本於戊戌開雕庚子刻成後復搜得各傳記並先生家譜爲譔年譜一卷惟陳士業撰先生墓志終未能得辛丑八月臨桂王佑遐給諫鵬運於江西歸過江寧曾貽陳士業集又復不全內缺寒崖近稿一冊僅見先生易選序墓志載在寒崖近稿仍付闕如不無怏怏嗣嘉興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兩提學濟寧孫孟延郎中葆田爲訪求於各藏書家亦未之見今年六月貴陽陳松山給事田從李桓
國朝耆獻類徵中搜得陳譔墓志一篇錄以見示不覺大喜過望十餘年求而未得者一旦獲之直若接異珍也於蔣一个臣無他技堂類稿得先生書後一首又於先生家譜得書申嘉肩州刺劉先生傳後一首皆依類補入先生著書甚富其未刊者聞有兩櫃歸縣雞兒巷王氏王爲劉氏孫之壻成都道光初年

尚存迨壬辰癸巳之間頗遭水患王氏中落售諸涇縣趙琴
士先生紹祖趙時官吾郡學博後不知歸何許亦一恨事今
所傳者僅此嶧桐集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九月初九日縣
後生劉世珩重編謹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６２
作者＝
页数＝７５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